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一五冊目次

子史精華一百六十卷（三）（清）吳士玉　吳襄等輯　清雍正五年內府刻本　〇〇一

子史精華一百六十卷（三）

（清）吴士玉　吴襄等輯

清雍正五年内府刻本

釋道部三

道上

長年長心長德【管子】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此爲身也　掃除不潔【管子】

虛其欲神將入舍｜｜神乃留處　養生【管子】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　節欲【管子】｜｜之道

萬物不宮　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管子】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蚤爲圖生將巽舍｜｜

｜｜｜節適之齊彼將自至　不和不生【管子】｜｜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平直擅胸論治在心

此以長壽　萬物之母【老子】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虛心實腹弱志强骨【老子】是以聖人

之治｜其｜｜其｜｜其｜｜其｜常使民無知無欲　象帝之先【老子】吾不知誰之子｜｜｜｜｜　橐籥【老子】

天地之間其猶｜｜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守中【老子】多言數窮不如｜｜　谷神【老子】｜｜不死是謂元牝元牝

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川之不勤　天地根見上　不自生故能長生【老子】天長地久天地所以

能長且久者以其｜｜｜｜｜　載營魄抱一【老子】｜｜｜｜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　能嬰兒

見上　天門開闔【老子】能爲雌【注】天門謂身法開闔喘息閭謂呼吸也　夷希微【老子】視之不見曰｜

聽之不聞曰｜搏之不得曰｜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致虛極守靜篤【老子】萬物並作｜｜｜

吾以觀其復　歸根復命【老子】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曰靜靜曰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見素抱

朴【老子】少私寡欲｜｜｜　未孩【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　食母

老子我獨異於人而貴｜｜　恍忽窈冥【老子】道之爲物唯恍唯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兮｜兮其中有物｜兮

｜兮其中有精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

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道法自然【老子】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善閉

【老子】｜｜無關鍵而不可開【注】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不如門戶有關鍵可得開　安平太【老子】往而不害｜｜【注】

治身不害神明則身安而大壽也　無名之樸【老子】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　下士大笑【老子】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聞道｜｜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知子守母【老子】天下有始以爲天下

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其｜復｜其｜沒身不殆　塞其兌閉其門【老子】終身不勤開其｜｜｜｜

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骨弱筋柔而握固【老子】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　長生久視【老子】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之道【注】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

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　三氣【子華子】失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元

元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制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　三

三六六【子華子】上決而成天下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命之曰和中和元同萬物化生夫是之

謂｜｜　坎離獨斡乎中氣【子華子】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

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水立兩端不形是以｜｜｜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　風輪水樞【子華子】

子是以樓三陰之正氣於｜｜其專精之名曰太元樓三陽之正氣於｜｜其專精之名曰太一　神之舍【子華子】古

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也　太初中氣【子華子】

子)元者｜｜之｜｜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彊人之有元百骸統焉

精氣以三成(子華子)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爲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惝怳而有所遁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渾淪鴻濛(子華子)｜｜｜｜道之所以爲宗也

空洞(子華子)大道有源其源甚眞名曰｜｜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元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爲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

三元(見上)

太一天一帝一(子華子)萬物元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之｜｜天得之謂之｜｜帝得之謂之｜｜

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列子)有｜｜有｜｜有｜｜有｜｜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無爲之職(列子)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也

列姑射神人(列子)｜｜之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原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仙聖爲臣(見上)

乘風而歸(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

我乘風乎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見上)

潛行不空蹈火不熱(列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純氣之守(見上)

其天守全其神無郤(列子)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物奚自入焉

揮斥八極(列子)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神氣不變

處石入火(列子)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奚道而｜｜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

游金石蹈水火(見上)

瑤池西王母(列子)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

冬起雷夏造冰(列子)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四時｜｜｜｜｜｜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學幻(見上)

仙聖之種飛相往來(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爲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

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隣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一日一夕｜｜｜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 六萬歲一交五山始峙上見

乘雲氣御飛龍【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而游乎四海之外 肌膚冰雪上見 泠然善【莊子】夫列子御風而行｜｜｜也旬有五日而後反 陶鑄堯舜【莊子】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道樞【莊子】彼是莫得其偶謂之｜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環中上見 葆光【莊子】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 眞宰【莊子】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眞君【莊子】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存焉 騎日月【莊子】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參萬歲而一成純【莊子】衆人役役聖人愚芚｜｜｜｜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天倪【莊子】何謂和之以｜｜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 寥天一【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注】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人於寂寥而與天爲一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莊子】瞻彼闋者｜｜｜｜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狥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鬼神來舍上見 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莊子】若然者登高不慄｜

｜｜｜｜｜｜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息深深上見 息踵上見 可傳而不可受 可得而不可見【莊子】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莊子】｜｜｜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西王母坐乎少廣【莊子】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得之｜ 登天遊霧【莊子】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鑿萬物【莊子】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刻雕衆形上見 廣成子千二百歲【莊子】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

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抱神以靜上見 **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上見 **守一處和**上見 **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上見 **解心釋神**莊子——莫然無魂 **上僊**莊子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明白入素無爲復朴**莊子夫——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 **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莊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

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人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采眞之遊**莊子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 **吐故納新熊經鳥申**莊子吹呴呼吸——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道引**上見 **守神**莊子純素之道惟神是—守而勿失與—爲一守之精通合於天倫 **以恬養知以知養恬**莊子古之治道者——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矣 **棄事遺生**莊子——則形不勞——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鞭後**莊子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遊於物之初**莊子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 **萬物自古以固存**莊子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以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內揵外揵**莊子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 **衞生之經**莊子老子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 **兒子**上見 **嗌不嗄手不掜目不瞚**上見 **發天光者**莊子宇泰定—乎—— **天**

均莊子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 **鬼入天成**莊子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七年而——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毋易天生毋散天樸**鶡冠子——自若則清動之則濁 **神不淫於外**韓非子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 **外景內景**荀子故濁明—清明—— **禁重**呂氏春秋黃帝言曰聲—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 **精氣之集必有入**呂氏春秋———也———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敻明 **嗇其大寶**呂氏春秋凡事之本必先治身————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眞人 **電爲鞭策雷爲車輪上游霄雿下出無垠**淮南子令雨師灑道風伯

揺塵｜以｜｜｜以｜｜｜｜｜於｜｜之野｜｜於｜｜之門 **抱德煬和** 淮南子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而萬物雜累焉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 **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 淮南子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

大帝之居 淮南子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脩五尋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横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於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

疏圃懸圃 上見

奔月 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

鳧浴蝯躩鴟視虎顧 淮南子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則是合而生時於心也

與物為春 上見

幻化之事九百有餘 抱朴子若道術不可學得其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為水消玉為粘潰金為漿入淵不沒蹴刃不傷｜｜｜｜｜｜按而行之無不皆効何為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

風驅雲軒 抱朴子仙人踏炎颷而不灼躡元波而輕步鼓翮清塵｜｜｜｜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

飆息 抱朴子仙家象｜之｜

與天相畢延壽無極 抱朴子仙經曰服丹守一｜｜｜還精胎息｜｜｜｜此皆至道要言也

召神劾鬼 抱朴子又神仙集中有｜｜｜｜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

天仙地仙尸解仙 抱朴子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中士遊於名山謂之｜｜下士先死後蛻謂之｜｜｜

咽九華咀六氣 抱朴子｜｜｜於雲端｜｜｜於丹霞

還丹金液 抱朴子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為大要者焉

九丹 抱朴子｜｜｜之要非凡人所當聞見也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元黃用雄黃水礬石水一鉢作赤戎鹽鹵鹹礬石牡蠣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觔以六一泥封之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元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觔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可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之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觔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合火之即成黃金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又辟盜賊虎狼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而害之矣

丹華 上見

神丹柔丹寒丹 上見

宕人水居梁母火化 抱朴子｜｜｜｜｜｜｜｜｜子伯耐寒熱仲都堪[illegible]

寒。**正機平衡飛龜授祑**抱朴子靈寶經有｜｜｜｜凡三篇皆仙術也**紫文金簡**抱朴子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仲尼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禹將仙化封之石函**上見**顧影含歡漱流忘味**抱朴子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而昔有絕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悟言得意｜｜｜｜｜｜者又難勝記也**石熟如芋子**抱朴子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子中以木煮亦立｜｜｜｜可食以當穀也**黃裳子**抱朴子或思脾中神名名｜｜｜但合口食內氣**乘龍駕虎簫鼓嘈嘈**抱朴子侍從雕騰力士甲卒｜｜｜｜｜｜｜｜｜**鹿盧蹻**抱朴子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

曰虎蹻三曰｜｜｜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龍虎蹻**見上**諭守天廚**抱朴子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三年**流霞一杯**抱朴子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與一子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曼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其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杳杳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巇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但以｜｜｜｜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今當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復矣**眼有方瞳耳出長頂**抱朴子若今吾｜｜｜｜｜｜｜｜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為天神地祇異類之物豈謂我為學之所致哉**咀吸寶華**抱朴子爾乃｜｜｜｜浴神大清外除五耀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

以鍊形味靈液於金梁長驅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瑤鼎俯爨藻禽仰鳴塊華權頳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官潛九光於洞房宴雲碧鬱而運天長谷湛而交經履躡乾兌召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履蹻乾兌召呼六丁**見上**二山**抱朴子或曰竊問求生之道當知｜｜不審此山為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大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絕險緬邈崔嵬崎嶇和氣絪緼神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留離坎列位元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金玉嵯峨醴泉出阿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元氣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狂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六甲行廚至**抱朴子淳漆不沾者服之則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也**毛女**抱朴

子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逮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乃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澀後稍便之遂使不飢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三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為人所得便成仙人矣**入海求仙**史記秦始皇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人**三神山**見上**羨門高誓**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不死之藥**史紀秦始皇紀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形解銷化**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

見尙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仙道｜｜依於鬼神之事 **金銀宮闕望之如雲** 史記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爲｜｜未至｜如｜｜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

老方 史記封禪書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見上 **丹沙化爲黃金** 史記封禪書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可｜｜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

作巨棗大如瓜 史記封禪書安期生｜｜

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 史記封禪書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夜｜｜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

老父欲見巨公 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牽狗言吾｜｜｜已忽不見上卽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

好樓居 史記封禪書仙人｜｜

殊廷 史記封禪書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冀至｜｜焉

石閭 史記封禪書｜｜者在太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閭也

無爲自化淸靜自正 史記老子傳李耳｜｜｜｜｜｜

本師河上丈人 史記樂毅傳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號曰｜｜｜｜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敎安期生安期生敎毛翕公毛翕公敎樂瑕公樂瑕公敎樂臣公樂臣公敎蓋公蓋公敎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陽子纖阿 史記司馬相如傳｜｜驂乘｜｜爲御注漢書音義曰陽子仙人陽陵子纖阿月御也

偓佺 史記司馬相如傳｜｜之倫暴於南榮注索隱曰郭璞云古仙人也列仙傳云槐里採藥父也食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逮走馬也

靈圉 史記司馬相如傳｜｜藏於閒觀注郭璞曰靈圉淳閒仙人名也索隱曰張揖云靈圉衆仙號淮南子云騎飛龍從靈圉是也

浮闕 ｜｜見上

青琴 史記司馬相如傳｜｜宓妃之徒注索隱曰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

玉女 史記司馬相如傳載玉女而與之歸注正義曰張云玉女青要乘弋等也

嚼咀芝英 史記司馬相如傳｜｜｜｜兮嘰瓊華

芝成宮闕 史記淮南王安傳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卽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卽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注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薛綜曰振子童男女

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 ｜見上

獻令名男子振女 ｜見上

枕中鴻寶苑祕方 漢書郊祀志大夫劉更生獻淮南之｜｜令尙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

不終 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獲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蕩蕩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倒景 ｜見上

耕耘五德 ｜見上

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 ｜見上

穀仙 漢書郊祀志又種五粱禾於殿中各隨色置其方面毛鶴髓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之術也校此王莽事

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 漢書藝文志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眞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而無怵惕於胸中

練臧適神 漢書王吉傳吸新吐故以｜｜專意積精以｜｜

赤精子 漢書李尋傳｜｜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

大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
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眞人——下教我此道祠老子用
郊天樂後漢書祭祀志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
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九年親祠老子于濯
龍文罽爲壇飾淳金釦器
設華蓋之坐——也託身於月後漢書天文志注張衡靈憲曰羿請無死之藥於西
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
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其大昌姮娥遂——
|是爲
蟾蠩合金沙白後漢書郡國志注荊州記曰縣東四十里有大山山有三石室室中有石牀石臼父老相
傳昔有道士學仙此
室即——之——太平清領書後漢書襄楷傳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
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
——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
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
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能作五里霧後漢書張楷傳性好道術——時關西人裴

優亦能爲
三里霧方回支父後漢書周燮傳——責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毀壞房祀剪
理姦巫後漢書欒巴傳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
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
——於是妖異自消葉君後漢書王喬傳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
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
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
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網
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
履也每當朝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
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
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
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
乃爲立廟號葉君祠雙鳧上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上見天下
玉棺上見五禽之戲後漢書華陀傳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陀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

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能生
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
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一曰虎二曰
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
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
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壺中老翁
後漢書費長房傳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
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
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
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
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
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摩挲銅人後漢書薊子訓傳有百歲翁自說童兒
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
城見之與一老翁共——————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
矣青牛師後漢書甘始傳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

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爲操所錄問其術
而行之君達號——————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山圖
後漢書西南夷傳莋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莋都縣其人皆被
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
人——————所居焉投數萬斤金於海魏志華佗傳注辨道論曰甘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
作金前後數四——————之事養性服食晉書嵇康傳常修——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
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
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神仙稟之自然上見石室素
書晉書嵇康傳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
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中見一卷——遽呼康
往取輒
不復見石髓上見栖心絕穀晉書郗愔傳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邁世之風俱——修黃
老之
術葛仙公晉書葛洪傳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

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
鮑元元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 內學 上見 煉丹
所請 晉書葛洪傳以年老欲｜｜以｜遐｜聞交阯出丹求為
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
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 天師道 晉書何充傳于
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 郗愔及弟曇奉｜
｜｜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 一氣于息 晉書許邁傳初採
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藥於桐廬縣之桓
山餌朮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
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為樂常服氣｜｜｜｜餘｜小
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耳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
名元字遠遊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羲之
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元遺羲之書云自山
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
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為之傳述靈異之迹甚多不 登巖茹芝 見上
可詳記元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金堂玉室仙人芝草 見上 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晉書殷仲
堪傳 能清言善屬文每云｜｜｜｜｜｜｜
｜｜｜｜｜｜｜｜ 煮白石 晉書鮑靚傳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
甚取白石煮 晉書吳猛傳年四十邑人丁義
食之以自濟 白羽扇畫水而渡 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
急猛不假舟楫以｜｜ 晉書單道開傳常衣麤褐或
｜｜｜｜觀者異之 服細石子 贈以綺服皆不著不畏寒暑
晝夜不臥恒｜｜｜｜｜ 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 如蠋蛻 晉書道
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
開傳 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敕弟
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
弟頴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
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耳 五
斗米道 晉書孫恩傳 恩字靈秀琅琊人孫秀之族也世奉｜｜
｜｜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祕

術當就人借爪刀其主永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
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爪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 破
魚得爪刀 見上 見西王母謁東君交赤松及羨門 宋書樂志駕虹
九疑歷玉門濟天漢至崑崙｜｜｜｜｜｜｜｜ 蜺乘赤雲登彼
受要祕道愛精神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絕人事游
渾元若疾風遊欻飄颻景未 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
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不忘愆
見 絕人事游渾元 上 參駕六龍游戲雲端 宋書樂志淮南八公
上 ｜｜｜｜ 要道不煩｜｜｜
｜｜｜ 乘白馬西行 宋書劉懷慎傳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至
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藥成
而未出火毒亮取井華水服心動如刺中間便絕後人逢見
｜｜｜將數十人出關｜｜｜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
按亮 手白青箱 宋書羊欣傳素好黃老常｜｜｜ 飲符水 見上
劉亮 ｜｜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 柱下

經二篆上篇七 宋書謝靈運傳 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
啓縢剖袠見｜｜之｜｜觀｜｜之｜承未
散之全樸救 雲飛天居風行水息 宋書顧愷之傳神仙所序題
已豁於道術 明修習齊窮機不應驗未甚
李莊蓬芬其效安在喬松之侶｜｜｜｜真列
之徒｜｜｜｜良由理數懸挺實乃鍾茲景命 乘黃鵠 齊書州郡志夏
口城據黃鵠磯世傳仙人 昔士神中琴高道外 齊書張融傳
子安｜｜｜過此上也
｜｜袖輕羽以衣風逸元裾於雲帶延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
瀨曠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遐日以飛柯嶺四峯以蹴
月 事黃老道解陰陽書 齊書顧歡傳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
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為數 質而精實而抑簡而幽 齊書顧歡傳佛教文而博
術多效驗 道教｜｜｜｜ 精非麤人所
信佛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抑則明者獨進引
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

路劳遊此一 山中養鼠 齊書杜京産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
洪之辨也 姓蔡不知名||數十頭呼來即
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 蘇生騎龍虛靜仙庭 梁書張纘傳至於
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林庭之客亦鄉之
賢神奔鬼化吐吸雲烟玉角發之而郡老金人樞杖以導泉|
|一而出入||一以周旋配北燭之神女偶南榮之侶
伶時髣髴其遙見 北燭神女上 仰青雲視白日不覺為遠 梁書
亦往往而有焉 陶弘
景傳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 梁
有養生之志謂人曰||||矣 三茅君 書
陶弘景傳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
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得道來掌此山
故謂之 茅山 太山錄事 南史沈僧昭傳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
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燒香於
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兩司中別有收
錄必付昭署名中年為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
子史精華 卷一百九 釋道部 道上 十九
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咒厭十許口便息及日
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又
嘗秋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
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後謂人曰吾昔為
幽司所使實為劬勞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 見上 聞虎嘯知
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
有邊事 上見 勝肅作此州 南史齊始興王鑑傳自晉以來益州刺
史皆以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
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為刺史齊前
石樞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潮狂華宋譜劉滅亡之象
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滿後有王||來||冀臨
時蜀土年碩始康人凡撤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臥而死後
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納左腳而行甚疾遂不知所
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為益州刺史督
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 勝 南史梁宗室昂傳徵
憲及語為始興碩言於此乃驗 散髮黃衣 為瑯琊彭城二郡太

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在武寵山石宇市無所修行
來不共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敬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就求
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 印樹樹枯 南史顧歡
對以為妖惑鞭之二十創卽差失所在 傳歡好黃
老通解陰陽書為數術多效驗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 澗水服
林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歎||||卽||死
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 南史鄧郁傳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
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陵殺上
十餘歲唯以||||||梁武帝敬信殊篤
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
白日內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
羅繡袿襦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豔桃李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
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一青
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扶方去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
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
疾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 魏夫人 上見 青鳥既來期會
子史精華 卷一百九 釋道部 道上 二十
至安上見 飛丹 南史陶弘景傳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
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
|||色如霜雪服之體輕
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 色如霜雪 上見 一眼時方瞳 南史陶弘景傳年逾八十
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
歲弘景末年||有||而||

子史精華卷一百九

釋道部四

道下

家人筐篋中物 魏書崔浩傳浩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不可揚於王庭也 神中錄圖新經 魏書崔浩既得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之術而寇謙之有——浩因師之 餐玉法 魏書李預傳預以書令齊郡王友出爲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積數年府解罷郡遂居長安每羨古人——之——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麤黑者亦篩盛以還而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

餘多惠人 神王之宗飛仙之主 魏書釋老志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峨嵋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元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如此之文不可勝紀其爲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 丹書紫字昇元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 上見 天官章本 魏書釋老志及張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秘非其徒也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勅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 化金銷玉行符勅水 上見 仙人博士 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

魏書釋老志太祖好老子之言誦咏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因獻服食仙經數十篇於是置——立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試服之非其本心多死無驗太祖猶將修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乃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辟穀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爲造靜堂於苑中給灑掃民二家而鍊藥之官仍爲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未便得仙政可爲帝王師 魏書釋老志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孫早好仙道有絕俗之心少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幽誠上達有仙人成公興不知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傭賃謙之嘗覲其姨見興形貌甚強力作不倦請回賃興代已使役乃將還令其開舍南辣田謙之樹下坐算興懇一發致勤時來看算謙之謂曰汝但力作何爲看此二三日後復來看之如此不已後謙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興謂謙之曰先生何爲不懌謙之曰我學算累年而近算周髀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勞問也興曰先生試隨

興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歎伏不測興之深淺請師事之興固辭不肯但求爲謙之弟子未幾謂謙之曰先生有意學道豈能與興隱遁謙之欣然從之興乃令謙之潔齋三日共入華山令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與謙之食藥不復飢乃將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之住第二重歷年興謂謙之曰興出後當有人將藥來但得食之莫爲疑怪尋有人將藥而至皆是毒蟲臭惡之物謙之大懼出走興還問狀謙之具對興歎息曰先生——耳興事謙之七年而謂之曰興不得久留明日中應去興亡後先生幸爲沐浴自當有人見迎興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及錫杖謙之引入至興尸所興歘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先是有京兆灞城人王胡兒其叔父亡頗有靈異曾將胡兒至嵩高別嶺同行觀望見金室玉堂有一館尤珍麗空而無人題曰成公興之館胡兒怪而問之其叔父曰此是仙人成公興館坐失火燒七間屋被謫爲寇謙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謙之精誠遠通興乃仙者謫滿而去

仙人成公興稱上雲中音誦新科之誡魏書釋老志謙之守志嵩岳精專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鎮靈集仙宮主表天曹稱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首處師位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誡自天地開闢已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為首而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王九疑人長客之等十二人授謙之服氣導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

牧土宮主 魏書釋老志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上師李譜文來臨嵩岳云老君之玄孫昔居代郡桑乾以漢武之世得道為——領治二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里有奇蓋歷術一章之數也其中為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

萬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統廣漢平土方萬里以授謙之作誥曰吾處天宮敷演真法處汝道年二十二除十年為竟蒙其餘十二年教化雖無大功且有百授之勞今賜汝遷入內宮太真太寶九州真師治鬼師治民師繼天師四錄修勤不懈依勞復遷賜汝天中三真太文錄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錄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宮散官五曰並進錄主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真經付汝奉持轉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難但令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若家有嚴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練藥學長生之術即為真君種民藥別授方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皆有訣要上師李君手筆有數篇其餘皆正真書曹趙道覆所書古文鳥迹篆隸雜體辭義約辯婉而成章大自與世禮相準擇賢推德信者為先勤者次之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趙名道隱以殷時得道牧土之師也牧土之來赤松王喬之倫及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為翼從牧土命謙之為子與羣仙結為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謙之具問一一告焉

嵩岳所統廣漢平土萬萬里授謙之 見上

恒岳仙人 北齊書由吾道榮傳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尋是人為其宗族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咒陰陽曆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帥宜送吾至汾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

開心符 北齊書吳遵世傳少學易入恒山從隱居道士遊處數年忽見一老翁謂之云授君——遵世跪取吞之遂明占候後出遊京洛以易筮知名

金科玉篆祕蹟元文 周書武帝紀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元但岐路既分派源逾遠淳離朴散

形氣殊塗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之崇挹涓流者悟渤澥之浚遠不亦可乎

天書 隋書經籍志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沖虛凝遠莫知其極所以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以為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為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奧謂之——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

授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 隋書經籍志天尊之開劫也乃

命天眞皇人改囀天音而辯析之自天眞以下至於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祕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靜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

剖璞〈隋書經籍志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授三洞籙次授洞元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齋金環一幷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金——各持其半云以爲約子弟得籙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爲壇三成每成皆置緜蕝以爲限域傍各閑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於緜蕝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緜蕝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諸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幷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

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餅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爲醮又以木爲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刃入火而焚勒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熱而又有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英蠲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黃帝帝嚳夏禹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籙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隋書經籍志推尋事

爲上章〈上見

漢時道流無上天官符籙之事迹〈——諸子——書之——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冲虛而已——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脩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眞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令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絕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爲然敬之尤甚

道月〈隋書李士謙傳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

跡不粱而去〈隋書徐則傳初在縉雲山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鎭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元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冲玄怡神虛白餐松餌朮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悆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佇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眞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朮棲隱靈岳五十

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眞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於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棺餘衣詎藉墳壟但杖錫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變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

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上見

全眞〈舊唐書高祖紀且老氏垂化本實冲虛養志無爲遺情物外——守一是謂元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

神仙不煩妄求〈舊唐書太宗紀十二月壬午上謂侍臣曰神仙事本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爲方士所詐乃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徐福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

之還李沙邱而死漢武帝為求仙乃將女嫁道術人 女冠（舊唐書則
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也
天皇后紀夏四月令釋教在道（舊唐書明皇紀陳王
法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 升平故宅 府參軍田同秀上言
元元皇帝降見於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符在——之——上
遣使就函谷故關尹喜臺西發得之乃置元元廟於大寧坊
置博士助教（舊唐書明皇紀莊子號為南華真人文子號為通
元真人列子號為冲虛真人庚桑子號為洞虛真
人其四子著書改為真經崇元學——各一員學生一百人 賜名摘 真公主凡為女道
——上讓號及實 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舊唐書宣宗紀八月乙
對——已朔乙亥上於訓軍臣
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所宗老子五
千文為本老子指歸與釋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
之說故秦始皇遣方士載童女入海求仙漢武帝嫁女於方士
求不死藥二主受惑卒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遂致暴

子史精華 卷一百十 釋道部 道下 七

疾不救古詩云——誠哉是言也君人 金
者但務求理四海樂推社稷延永自然長年也上深然之
錄道場（舊唐書武宗紀帝在藩時頗好道術修攝之事是秋召
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
帝幸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籙右拾遺王哲 兩卷老子一軀天
上疏言王業之初不宜崇信過當疏奏不省
尊（舊唐書辛替否傳臣聞出家修道者不近人事專清其身心
以澹泊為高以無為為妙依——悅——無欲無
嘗不損 莫知甲子（舊唐書張果傳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夭
不害 壽善惡元宗令算果則懵然——其——
飲堇汁（舊唐書張果傳元宗謂力士曰吾聞——無苦者真
奇士也會天寒使進汁飲果果乃引飲三巵醺然如醉
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燋且黧命左右取鐵如
意擊墮藏於帶乃懷中出神仙藥微紅傅墮齒之斷復寢良久
齒皆出矣 金骨珠光（舊唐書葉法善傳詔曰故道士鴻臚卿
粲然潔白 越國公葉法善胎氣純粹貞風無塵——外

——外——而應斯乃 神仙宗伯（舊唐書王遠知傳父曇選母
體應中仙名昇上德 梁為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
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
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之——也 太上元元皇帝
唐書高宗紀己未如亳州謁老子追號——（舊唐書武后紀
為——縣人宗姓結一年 先天太后 追尊老子母
道舉（舊唐書選舉志開元二十九年置崇元 養和（唐書孝
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敬傳湯
嘗服松栘枝以隱居名曰——後得 使臨行氣如烟（宋史方技
如龍形者因以賦帝四方爭效之 傳泰州民
家子趙抱一者常牧羊田間一夕有四門名之者以杖引行
——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食飲音樂奏
與人間無異抱一睇而不測會迎德可遇其下聞樂聲漸益
歡娛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後以下之具
其故凡經夕若饑頃自是不 霞裾雲袂輕紗綵龍
言禍福凡火化者未嘗歷口 宋史夏侯嘉正傳——一異

子史精華 卷一百十一 釋道部 道下 八

人於蓬萊之際——為——為——水晶宮凱金珠玉瑞傳所——老上
萬門斯質其對彼——之賢——之仙乃吾之肩也
清元史世祖紀以——山——四十三代 黃金神仙符命（元史
宗師張道紀所轄有驗命別主道教 文宗
紀錄——卯賜 三山符籙 元史張與材傳大德八年授
掌全真教道士苗道一 召見於上都賜——王屋所居
王一教王志 豹尾虎齒蓬髮戴勝（山海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
領——也西王母其狀如人
——而善嘯——崑崙九井（山海經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
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帝之下都——之墟方八百里
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以玉為檻——
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 十洲（東方
朔十洲記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元
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乃人跡
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東方朔
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 養神芝 十洲記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爲｜｜｜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

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 東方朔十洲記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爲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也

反魂樹却死香 東方朔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真仙靈官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

因名之爲神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爲｜｜｜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餳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爲震靈丸或名之爲反生香或名之爲震檀香或名之爲人鳥精或名之爲｜｜｜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

閬風元圃金臺玉樓 東方朔十洲記崑崙號曰崐崚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迴繞帀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是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輝名曰｜｜｜其一角正西名曰｜｜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角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五所｜｜十二所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

玉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璇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

紫水汚衣過虞淵湔浣 郭憲洞冥記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三歲天下秘識一覽闇誦於口恒指揮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仍｜｜｜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行朔曰兒湔衣竟暫息都崇堂上公卿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元天黃露半合即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腳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裹兒之腳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挂於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濛鴻之澤忽見王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爲吾妻託形爲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郤

食日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剝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飲丹霞漿飲元天黃露 見上

騎虎 見上

脫布於樹布化爲龍 見上

洗髓五伐毛 見上

擢五嶽真圖 郭憲洞冥記東方朔爲黃人也自言三百歲仍存骨｜｜｜而至帝避行之亦號我國先生也

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 郭憲洞冥記孟岐河清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作周公舅嘗上岐以｜｜｜｜｜｜｜｜｜｜岐常竊就帝以衣袂拂拭笏厚七分令銳斷恒切桂葉食之

行地無迹 郭憲洞冥記郭瓊東郡人也形貌醜劣而聞帝好仙披草蓋而來謁帝焉蓋屨過人皆宿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

坐神趣 郭憲洞冥記黃安代郡人也爲晝眠眼不閉｜｜｜｜帝問其異後爲代郡卒自云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懷刺而讀書畫地以記數日久地成池矣時人謂黃安年可八十餘貌如童子常服朱砂

舉體皆赤冬不著裘｜｜｜廣二尺人問子坐此龜幾年矣
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吾坐龜背已平矣此蟲
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即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
五出頭矣行即負龜以趨世人謂黃安萬歲矣夜暝時轉見腹
光通外〔郭憲洞冥記〕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
言遠國遐方之士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帝曰大
大為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
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
草夜如金燈折枝為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甯封常服此草於
｜｜｜亦名洞冥草帝令剉此草為泥以塗雲
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
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沉
欲在草中隔紅泉不得渡〔郭憲洞冥記〕
武帝末年彌好仙術與東方朔狎暱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
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耶朔曰東方有
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草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烏數下
地食此草羲和欲馭以手掩烏目不聽下也食此草能不老他鳥

欲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矣帝曰子何以知之朔曰臣少時掘
井陷落地下數十年無所託寄有人引臣｜｜｜九｜｜｜
｜｜其人以一隻屐與臣臣泛紅泉得至此草之處臣采而
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為業邀臣入雲韜之幕設元琚雕枕刻
黑玉銷鏤為日月雲霄之狀亦以縷雲枕又有蛟龍之白褥以
蛟毫織為衍也此毛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褥又有
水藻之屏臣坐手拭之恐
水流濕其席乃其光也
折蝦鬚為杖〔洞冥記〕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
其鼻如鋸載紫桂之林以鬚纏身急流以為杖思之處　玉女投
馬丹當｜｜｜後與杖而飛鬚化為丹亦在海傍
壺〔東方朔神異經〕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
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載一黑熊左右顧望恒與一｜｜
｜｜每投千二百矯設有入不出者天為
之噫噓矯出而脫悞不接者天為之笑
生不知老與天相保
焦氏易林弱水之西有西王母｜｜
｜｜｜｜｜行者危殆利居善喜
為門為戶〔嚴遵道德指歸論〕老子之作也

功經列首兼行列驗以見端緒下經｜｜上經｜｜智者見其
子〔勿〕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
儀萬物
通乎數紀
上見一如麋鹿一如鴻雁〔嚴遵道德指歸論〕其
放矣　大情無所異作無所
喜心無所安志無所利疾不知孝病不知弟既不識仁又不識
義無有與禮守其與幹｜｜｜不在憂喜亦不離
亂若喪若迷
王子登〔班固武帝內傳〕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
無所聞見　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
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也乃為王母所使從
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
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日清齋不關人事至七月
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
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
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元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
召還使領命
紫蘭宮玉女
上見
缺與衆宮也
七月七日王母暫來｜見
仙靈方曰

可得瞻盼〔班固武帝內傳〕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卷書盛以
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邪不審其｜｜｜
「否王母出以示之
曰此五嶽真形圖也
三光陸沈〔魏伯陽參同契〕內以養己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閉塞
其兌築固靈株｜｜｜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易求黃中
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一者以掩蔽世
人莫知之
偃月爐〔魏伯陽參同契〕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法
鼎｜白虎為熬樞汞日為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
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
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
黃輿〔魏伯陽參同契〕
以金為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銖
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為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與
之俱二物相合受變化狀若神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先液
而後凝號曰｜｜焉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為灰土狀
若明窗塵擣治并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
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除候視加謹

與衛榮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絕休死亡魄魂色轉更為紫赫然稱還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為神 文武上見

刀圭上見 陽神日魂陰神月魄 魏伯陽參同契將欲養性延命卻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體本一無元精雲布因氣託初陰陽為度魂魄所居丨丨丨丨魂之與魄互為室宅性主處內立置鄞鄂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為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真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類如雞子白黑相符縱廣一寸以為始初四肢五臟筋骨乃俱彌歷十月脫出其胞 骨弱可卷肉滑若飴上見

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 魏伯陽參同契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丨丨丨丨丨丨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為己之樞轄動靜不竭窮離氣內營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三名陰關鍵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證驗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顏色浸以潤骨節益堅強排卻眾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升往來洞無極怫怫被谷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耕耘宿污穢細微得調暢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

流珠金華 魏伯陽參同契太陽丨丨常欲去人卒得丨丨轉而相因化為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為水馬齒闌干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

首尾武中間文 魏伯陽參同契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均腹齊三坐垂溫陰在上陽下奔丨丨丨丨丨丨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調勻陰火白黃芽鉛兩七聚輔翼人贍理腦定升元子處中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情性純卻歸一還本元善愛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遠復幽元若達此會乾坤刀圭霑淨魄魂得長生居仙村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銖分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莫傳文御白鶴駕龍鱗遊太虛謁

仙君籙天圖號真人

黃芽上見居月之旁其寒淒愴 王充論衡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丨丨丨丨丨丨口飢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日不飢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為過忽然若臥復下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

色如桃華 三輔黃圖漢武帝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乃求絕穀八十餘年少壯丨丨丨丨一日與親知故人別入華山後五十年先識者逢女於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人因識之謝其鄉里而去

五彩囊盛柏葉露 三輔黃圖華山記弘農鄧紹八月朝入華山見童子執丨丨丨丨丨丨食之武帝即其地造宮殿歲時祈禱

常致氣於關 荀悅申鑒鄰臍二寸謂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氣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脈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丨丨丨丨丨是謂要術

存吾春 荀悅申鑒夫物不能為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丨丨丨而已矣

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 張華博物志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太陰之草名曰鉤吻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

萬民皆付西王母 張華博物志老子云丨丨丨丨丨丨唯王聖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耳

乘青牛車過關 皇甫謐高士傳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丨丨丨丨丨去入大秦丨西丨關令尹喜望氣先知乃物色遮候之

隨老子二百餘年 葛洪神仙傳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為作辭者亦不知甲已丨丨丨丨丨矣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

死吾昔貸汝爲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元清生符與汝所
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
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元真符立出於地丹
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吾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
爲甲叩頭請命乞爲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元符
符投之甲立更生宮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 假借爻象
以論作丹之意 葛洪神仙傳魏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
卷其說是周易其實||||||
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 隱遊仙人 葛洪神仙傳白石先生
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性好朝拜事神好讀幽
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
比人間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
人呼白石先生爲||||以其不汲
汲於昇天爲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 叱石羣 葛洪神仙傳黃初平者丹
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
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

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
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占之道士曰金華山
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即隨道士
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
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
羊在耳兄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曰羊
起於是白|皆
|爲|數百頭 見東海三爲桑田 葛洪神仙傳麻姑至蔡經舉
家見之入拜王遠遠爲之起
立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向到蓬萊又水
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
中行復
揚塵也 去三尸 葛洪神仙傳必欲長生先||
|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慾除也 八公 葛洪神仙
傳漢淮南
王劉安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
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
密以白王王使閽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
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
鼎蒸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賁
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鉤深致遠窮理盡性乎
三者既之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遠
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逆見嫌
耶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
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
登思仙之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
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 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葛洪神仙傳八
公使劉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昇天時人傳八公安臨
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盡得昇天故||||
也 黃櫨倚青玉函 葛洪神仙傳陰君自敘云漢延光元年新
野山北予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
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真人行乎去來何爲俗間不死之要道
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
至乎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爲合神上士爲之勉
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安於是陰君裂

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之|漆
書之封以||之||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
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封縑書合爲十篇付弟
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 青泥如髓 葛洪
神仙傳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中散大夫譙國嵇叔夜甚敬愛
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
崩地殷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裂數百丈
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徑闊尺許中有||流出||
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
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攜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
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瑽瑽 病愈者使栽杏
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
葛洪神仙傳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奉居山不種田日爲人
治病亦不錢重||||||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
得十萬餘株
鬱然成林 米成真珠 葛洪神仙傳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
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

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㸔其｜皆｜｜｜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猾變化也

唾盤成魚〔葛洪神仙傳〕樊夫人者劉綱妻也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相鬭擊良久綱所咒者不知數走出籬外綱｜｜中即鯉｜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滅之夫人徑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於牀腳下

繫虎牀腳下 見青牛道士〔葛洪神仙傳〕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與訣還鄉里欠授還丹訣及五嶽眞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將相迎何而內鬼擇物無不窺避人或疑之以矢刃刺射皆不能害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

餌松〔干寶搜神記〕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七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松者｜｜也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干寶搜神記〕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爲羊

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多桃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

生羽毛騰青雲〔干寶搜神記〕淮南王安好道術設廚宰以候賓客正月上午有八老公詣門求見門吏白王王使吏自以意難之曰吾王好長生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公知不見乃更形爲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絃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余｜｜｜兮升｜｜｜躡梁甫兮觀見三光遇北斗兮驅乘風雲使玉女今所謂淮南操是也

青鳥銜符 白羽盡江〔干寶搜神記〕吳猛濮陽人仕吳爲西安令因家貧性至孝遇至人丁義授以神方又得祕法神符道術大行嘗見大風書符擲屋上有青鳥銜去風即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道士求救驗之果然西安令于慶死已三日猛曰數未盡當訴之於天遂臥屍傍數日與令俱起後將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猛乃以手中白羽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路徐行而過過訖水復｜觀者駭異

餌飛魚〔王嘉拾遺記〕仙人甯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甯先生遊沙海七言頌云青粱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

貫月挂星〔王嘉拾遺記〕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查亦謂｜｜查羽人棲息其上羣仙含露以漱日月之光則如暝矣

玉帳高會〔王嘉拾遺記〕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麏丹王之履數碧蒲之席黃莞之薦共｜｜萬清澤琬琰之膏以爲酒

耳出於頂 瞳子皆方〔王嘉拾遺記〕老聃居反景日宮之山與世人絕跡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衣｜｜｜｜面而來手把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

玉牒金繩〔王嘉拾遺記〕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者二人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編以｜｜貯以玉函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佐五千言

面清骨勁膚實腸輕〔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召其臣甘需曰寡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遊崑臺之山見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貌如冰雪形如處子｜｜｜｜｜乃歷遊天而起紫雲而升升降遊往無窮此爲上仙之人也

芝田蕙圃〔王嘉拾遺記〕崑崙山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皆數百頃羣仙種耨焉

金堂玉女〔王嘉拾遺記〕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數百間｜｜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

斧柯已爛朽〔任昉述異記〕信安山有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二童子方對棋看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伐薪｜｜已爛朽｜遽歸鄉里已非矣

金雞玉犬〔任昉述異記〕濟陽山麻姑登仙處俗說山上千年｜｜鳴｜｜吠

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酈道元水經注〕東方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也按今本十洲記無此語

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 鄭道元水經注昔邑人班邱仲居水側賣藥於寗百餘年人以爲壽後地動宅壞仲與里中數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屍棄於延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裘從而詰之此人失怖叩頭求哀仲曰｜｜｜｜｜去矣後爲夫餘王驛使來寗北方人謂之謫仙也

子晉控鶴 鄭道元水經注又發側緱氏原開山圖謂之緱氏山也亦云仙者昇焉言王｜｜｜｜斯阜爲王望而不得近舉手謝而去其家得遺屣俗亦謂之爲撫父堆堆上有子晉祠或言在九山非此世代已遠矣莫能辨之劉向仙傳云世有簫管之聲焉

能忍寒暑 鄭道元水經注桓譚新論稱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乃以昆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於池臺上曛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

隱淪仙路背謝懷壺無會而返 鄭道元水經注昔費長房爲市吏見王壺公懸壺郡市長房從之因而自退同入此壺｜｜｜｜｜｜雖能役使鬼神而終同物化

乘赤鯉魚 鄭道元水經注涓人有琴高者以善鼓琴爲康王舍人行彭涓之術浮遊碭郡閒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屋祠果｜｜｜｜出入坐祠中碭中有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也

賣藥齊市 鄭道元水經注列仙傳曰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爲府小吏才巧舉手成器岑山上有神象人不能到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造縣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成上其巔作祠屋留止其傍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七十餘年淄水來山下呼宗族得六十餘人命上山半水出盡漂一郡沒者爲計小吏辭遣家室令下山著鹿皮衣升閣而去後百餘年下｜｜｜｜也

鼠乃感激吐腸胃更生 鄭道元水經注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唯以鼠惡留之｜｜｜｜以月晦日｜｜｜｜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公房升仙之日壻之行未還不獲同階雲路約以此川爲居言無繁霜蛟虎之患其俗以爲因號爲坍鄉故水亦即名焉

問釣車所在 鄭道元水經注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爲旋溪水昔縣人陽子明釣得白龍處後三年龍迎子明上陵陽山山去地千餘丈後百餘年呼山下人令上山半與語辭中子安｜子明｜｜｜｜後二十年子安死山下有黃鶴棲其家樹鳴常呼子安故縣取名焉

不談不對 鄭道元水經注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今郁洲治故崔季珪之叙述初賦言郁洲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往觀所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顧非己及也即其賦所云吾夕濟於郁洲者也

竊寶欲示世人梁即化如指 鄭道元水經注尋陽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漿與猛又至一處見數人爲猛設玉膏猛弟子｜一｜｜以來｜｜｜｜｜猛使送寶還手牽弟子令閉眼相引而過

化鵠徑 鄭道元水經注餘徒明南康記曰昔有虞翻仕州爲治中少棲仙術善解雲飛每夕輒淩虛歸家曉則還州嘗於元會至朝不及朝列爲白｜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覡驚遽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

以虛寂自然無爲爲宗 唐六典凡天下觀總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觀觀主一人上座一人監齋一人共綱統衆事而道士修行有三號其一曰法師其二曰威儀師其三曰律師其德高思精謂之鍊師而齋有七名其一曰金籙大齋其二曰黃籙齋其三曰明眞齋其四曰三元齋其五曰八節齋其六曰塗炭齋其七曰自然齋而禳謝復三事其一曰章其二曰醮其三曰理少大抵｜｜｜｜｜｜

屏風上立薰籠上行 李蘩鄴侯外傳當其爲兒童時身輕能於｜｜｜｜｜｜｜｜

修月戶 段成式酉陽雜俎大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嘗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夐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襆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

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即一數因開襆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仙位有九 段成式酉陽雜俎鬼官有七十五品——大帝二十七天君一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三十二司命三品九品七城九階二十七位七十二萬之次第也

曰誌見腹名在璚餡 段成式酉陽雜俎太極真仙中莊周爲闈編郎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上靈官萬善升玉清——者曰有綠筋名在金赤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扎青書者胸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因規名在方諸者掌理洞菌名在綠籍者有前相背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其次鼻有元山腹有元卯亦仙相也或曰氣不潔性耐穢則壞元卯之相矣

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見上 **陰有伏骨名在琳扎青**見上

求者投金環一雙石間 段成式酉陽雜俎句曲山五芝——之——於——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食之爲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爲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爲三官真御史

蟬化上品 段成式酉陽雜俎凡人用寶劍以尸解者——之——也鑄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九寸名子干字良非青烏公入華山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三不過後服金汋而升太極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真人位

十二試見上

木鑽穿盤石石穿得神丹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傳先生入然山七年老君與之——使——一——石厚五尺曰此石穿當得道積四十七年——

穴口有爪數徧欲取乃化爲石 段成式酉陽雜俎衛國縣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出焉相傳苻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術入穴中行可三百步廓然有宮宇牀榻上有經書見二人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於牀下一人顧曰卿可還無宜久住班辭出至——寺故道得還至家家人云班去來已經四十年矣

二桃兆二年 段成式酉陽雜俎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鐘鳴繹世彩門釋惠霄者自廣固至此聽鐘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謂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頭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霄始知———矣

元暉升樓 段成式酉陽雜俎貝邱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太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過之至此山廓然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世自彈棊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之曰——何謂獨——球樹下立覺少飢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逆恚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懼而出門迴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

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爲墟墓矣

炭化玉女 段成式酉陽雜俎晉許旌陽吳猛弟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猛將除之選徒百餘人至高安令具——百斤乃度尺而斷之置諸壇上一夕悉——爲——一——惑其徒至曉吳猛悉令弟子無不涅其衣者唯許君獨無乃與許至遼江及遇巨蛇吳年衰力不能制許遂禹步勅劍登其首斬之

龍宮仙方 段成式酉陽雜俎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參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有——三十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悋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弟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元宗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

乃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嵋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
被褐鬚鬢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夾侍立屏風側手指大盤石曰
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使視石上朱書有餘字遂錄表
之隨寫隨滅寫畢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
入殿柱中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宗學隱形於羅公遠或衣帶或巾脚不能隱上詰之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脫屣天
下而以道爲戲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將困於魚服也元宗
怒慢罵之公遠遂｜｜｜｜｜｜極疏上失上怒令易柱破之
復大言於石礎中乃易礎觀之礎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
餘因碎爲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後中使於
蜀道見之公遠笑
曰爲我謝陛下
帖月壁上朗若張燭 段成式酉陽雜俎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柳州
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止宿及
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於｜｜如片紙
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
賜光明言訖一室｜｜｜
天鐘天磬天鼓 段成式酉陽雜俎夫學道之人

須鳴天鼓以召衆神也左相叩爲｜｜｜空遏西惡不辟叩之右
相叩爲｜｜｜若經山澤邪辟威神大祝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
｜｜｜存思念當道鳴之叩之數三十六
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或十二 婉衿 段成式酉陽雜俎西王母姪楊詳回
詣崑崙西北隅以丁
丑日兀一曰｜｜｜ 脉望 段成式酉陽雜俎建中末書生何諷常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
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
髮氣諷嘗言於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
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夜以規映當天
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賓因
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
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哭伏 流綠漿 蘇鶚杜陽雜編處士元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
之孫也隋煬帝時官奉信郎大業元年爲過海使判官遇風浪
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救而藏幾獨爲破木所載殆經半
月忽達於洲島間洲人問其從來藏幾具以事對洲人曰此乃
滄浪洲去中國數萬里乃出菖蒲酒桃花酒飲之而神氣清爽

爲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亦出
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又產分蒂瓜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
顆二蒂有碧棗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戴遠遊冠
與之語中華事則歷歷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
奏簫韶之樂飲香露之醴洲人有久視山山下出碧綠水其泉
闊一百步亦謂之｜｜｜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沒故洲人以瓦
鐵爲船舫又有瓦金池可方數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
有四足魚又有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間彩繪光影煥爛與
眞金無異但不能入火而已更有金莖花其花如蝶每微風至
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爲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
得在仙家又有强木造舟楫其上多飾珠玉以爲遊戲强木不
沉木也方一寸重百斤巨石縋之終不沒藏幾淹駐既久忽思
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達於東萊
問其國乃是唐也詢年號則貞元也訪鄉里則榛蕪也追子孫
皆疎屬也自隋大業元年至貞元末殆二百年矣有二鳥大小
類黃鸝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則至或令銜珠或令授人語乃

謂之侍信鳥本出滄浪洲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無拘檢數十
年間遨遊無定人莫知之惟趙歸眞嘗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
葉通微相遇遂得其實歸眞往往以藏幾之異備奏於｜上令
謁者齎手詔急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惶怖即上疏具言
其故上覽疏咨嗟曰朕不能如明皇帝以降異人後有人
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者至今江表道流大傳其事焉 不戴
金莖花不得在仙家 上見 凌風舸 上見 目光長數丈飛登空中可届
千里 蘇鶚杜陽雜編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牀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可｜｜｜每採
藥於深巖峻谷則有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
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
纔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即百斗
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糵之香輒無減耗或
與縱人同舟有非明遊者俄而見十數人儀貌無不間別或；
朱力於｜｜｜則｜｜｜有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

能一」漢武時事〈張讀宣室志〉開元二十三年秋元宗皇帝狩於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於前頗然其軀頗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引發一中及駕還乃勑廚吏炙其胾以進而伺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爲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安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聞之上笑曰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獵於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御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誤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歲而亦爲畋所獲乎況苑囿內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爲他鹿耶果曰最時武帝既獲此鹿將舍去之但命東方朔以錬銅爲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繫於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即命致鹿首如前詔內臣力士具驗之凡食頃絕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誤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索之即顧左右命鐵鉗令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

年月懸久爲毛革蒙蔽殆不可見且持以進上命屠拭視之其文字蕪漫殆不可識矣上於是驗果之言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爲我一言之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四十二年上即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少差顧謂力士曰異哉張果｜｜帝｜｜眞所謂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前宵盜喫卻　今日碧空飛〈張讀宣室志〉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道士寓居常以千數文宗時道士鄧大元煉丹於藥院中丹成疑轉功未完留貯甕內後人共掌之太元觀化其徒周悟仙主院事蒲人侯道華侍悟仙爲供給召諸道士皆以奴隸視之灑掃井臼無所不爲而道華愈欣然性好子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安用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棗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輒得食之一日道華執斧斫古松垂枝且盡如削院中人無諭其意明日昧爽衆晨起入道華房中一無所見惟古松設案下置一杯水案上仍脫雙履於前道華衣掛松上院中人視之惟留偈一首云帖裹大還丹多年色不移｜｜｜｜｜｜｜暫偎深珍重鄧天師他年煉得藥留著與內芝吾師知此術速煉莫敎遲三清專相待大羅的有期下列細節稱去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姓今名內芝能住上清進吾院以次十數言時皆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驗道華爲太元藥仙去因相率向節度使尚書鄭公光按視蹤跡不誣即以其事聞奏詔賜絹五百疋并賜御衣修飾廟殿賜觀額名昇仙院

玉蘂院眞人降〈康駢劇談錄〉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蘂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女僕僕者皆丱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者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

堵咸覺烟霏鶴唳景物煇煥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烟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稹劉賓客白醉吟俱有閒｜｜｜｜詩嚴給事詩曰味道齋心禱至神魂消眼冷未逢眞不如滿樹瓊瑤蘂笑對藏花洞裏人又云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無由覩舜顏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元相國詩曰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劉賓客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云雪蘂瓊枝滿院春羽衣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記吹簫別有人白醉吟詩云蘂女偷乘鳳去時洞中潛歎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嚴使君遇終南山隱者〈康駢劇談錄〉｜｜｜｜｜｜大中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爲尚書郎頗好眞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林巒迷誤於巖嶺之間不覺漸行數日所齎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巒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

於松竹之下烟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造扣其門良久竟無出者窺其籬隙之內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於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幾年云自安史犯闕居此迄於今日士則具陳奔馳涉歷貧糧已絕迫於枵腹請以食物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烟爨有一物可以療之念君遠來相遺自起於叢棘之間脫紙囊開啟其中有百餘顆如藊豆之狀傅於藥臼取鐺拾薪汲泉而煮良久甚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取鐺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渴豐飽復曰汝得至此當有宿分自茲三十年間不飢渴俗情塵慮淡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取羅浮相近倘能脫去紛華兼復長生之道蘇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歸因進處失道曰勿憂此去二三里與採薪人相值可以隨之而至國門不遠既出於山隅果有採薪者在路側或問隱者姓名竟無所對纔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還顧穀不甚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終焉敗塵之意衣褐杖藜多止巖岫居守廬僕射號味元黙世說異人有道流

述其事延之致於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佐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經周歲解印乃歸羅浮及韋相公宙出鎮廣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時蕭相國觀風浙右於桂樓宿宴召之唯飲酒數杯他皆無食也

吒白龍 杜光庭錄異記鄂州黃鶴樓前江中云有羅真人碑云是羅真人曾於鄂州化見頭鬢皤年可四十餘於民家傭力未嘗言語忽一日郡中大設於衆中吒貢一人令其速去此人驚懼拜謝奔入樓下江中衆皆異之太守問其所以答云此一一者江中一一也潛欲害此城池吾故吒之遣去太守疑其詐試請一見白龍驗其虛實此人與太守登樓以符投之俄而江上晦暝白龍即見長數百丈衆皆見之尋復遣去

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千齡葉萬椿鳴九皐修三田登一峯 杜光庭錄異記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上方士從其遊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王曰爲山遠降何以教寡人問其姓名答曰我等之名所謂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也各能吹噓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廻日駐流役使鬼神鞭撻魑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

白日判陽夜判陰 杜光庭錄異記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叶皆間酒氣自云起與天人共飲後任漢陽令道說豐俟

身居赤城 有驗一一一一一忽乘雲而上天不知所在

名在絳闕 邵博聞見後錄謝自然欲過海求師或謂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一一可往從之自然乃還授道於子微白日仙去

賓廳 張邦基墨莊漫錄世傳呂公得道之士唐僖宗時進士能作詩傳者僅有首往往一一世間眺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善談易衆論講於佛舍至小齋有墨者靑巾布衣寒韓直入邵見之掩卷而問曰何來曰賓墨耳適聞講易爭小岳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留案上取墨一丸曰此墨價十千一字皆笑墨者納履取硯滌之試墨留日影中斯墨而出曰抵暮復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爲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悅恨不已必呂公也

吸初日光 蘇軾仇池筆記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飢甚見竅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一一一噏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飢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

十賚 趙德麟侯鯖錄少遊嘗作遊仙詩稱之云本是瀛|穜杳入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到請看仙家一一一文余聞仙家十賚猶人間九錫也

與蛇虎雜居數十年顏鬢不少異 陸游南唐書陳曙傳居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一一一不設窓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闚之者一一元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曙必自外來凡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醉岳陽 鄭景望蒙齋筆談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明州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嘗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而去其一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一一一一一人

不藏邱吟飛過洞庭湖其二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
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一大古
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顛
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人使余誦之**過洞庭**見上負笈賣藥如
韓康伯(王楙野客叢書倦遊錄序中謂有彭納者於倉橋凍
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擇通和珊先生律其
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返於台
州上昇徧於人聽元和已亥先生過之云云此碑下元和間所
作相去**綠毛覆體**(王楙野客叢書昔遊吏載唐南嶽僧有人——
未遠也——來僧前云是昔姚泓當時我閒為劉裕
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水仙**(王楙野客叢書昔神河圖曰
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末歷代事如指諸掌
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聖賢冢墓記亦曰馮
夷者弘農華陰潼首人服八石得為——為**河伯婦**
見**吉人之津**譚子化書大人當物知身體身**正一**譚子化書太
上知神體神知真是謂———虛一虛也太

神——神也大氣——氣也大形——形也命之則窮微合萬帝之氣
四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
伏尸役五星之精譚子化書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由
母也氣由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
至也夫——者必———苟召不至復何以為——者必
——————苟伐不至尸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
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於**為珠玉之房**子
外不如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
況昔大人節悲辛誡憤怒得灝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
之舍所以收其光若蚌內守若石中藏所以————**魄**
藏魂藏(張仲才文始真經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如白**
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之
金道(陶宗儀輟耕錄釋如黃裔鶴**化**陶宗儀輟耕錄王氏守素錢
————儒如拉殺鳥雞原民家女其夫丁渠家為全
真道士於吳山之紫陽庵一日召守素入山自付四句云嫻散
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

方外者流謂**借**陶宗儀輟耕錄道家者流為人典行醮事曰
之——衍高功其有行業精白者則必移檄南岳魏夫
人請——仙——或二隻或四隻青鸞導衛翔鶩洛空昭揚道妙往
往親見之偶讀本草有云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烟直
上天召鶴得盤旋於上往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醮星辰燒
之甚為第一度籙燒之功力極驗若然則鶴之來香所致也非
歟**浴室有光皎然回如初日**陶宗儀輟耕錄趙公與𥲅字元德官
至贈湖廣行省參政謚文惠臨淄
人飄然有神仙思嘗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為神
丹以資服食有玉筍李倩易先生者得道為神仙數訪公授以
奇術久久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留
之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即具浴先生就——久之不
聞聲日暮公親候之見——————在
水上————出不復見先生所在
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枝玉盤**碧落侍郎**林坤誠齋雜記沈羲為仙
弱之役授官為————**種頃刻花**劉斧青瑣高議韓退之在
侄湘有仙術方退之在

朝假日湘——上——擁雌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
藍關馬不前未幾退之言佛骨貶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
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公
詢其地乃藍關嗟嘆久之為續其詩載集中

子史精華卷一百一

靈異部一

神鬼上

流於天地之間（管子）｜｜｜｜｜｜謂之鬼神　胼使（管子）｜｜以胼使　虎胼役使鬼神（管子）能關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元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而愚者信之

堯五吏（管子）昔堯之｜｜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殽

濟商（管子）其下｜｜不可得泉涸濟商神怪之名

慶忌於蟡（管子）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

長尺而人物具（管子）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弓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

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上見

俞兒上見

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老子）治大國若亨小鮮｜｜｜｜｜｜｜｜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神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輔道德（文子）積道德者天與之地

助之鬼神輔之

山水鬼神（墨子）子墨子曰古今之爲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

天鬼上見

生者理之必終（列子）道終於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

歸其眞宅（列子）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歸也｜｜｜｜

入門返根（列子）黃帝書曰精神｜｜｜其骨骸｜｜其｜我尙何存

夸蛾氏二子（列子）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

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注形當作行

操蛇之神上見

化人（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旣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

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日日獻玉衣旦旦
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
變物形易人慮上見
委蛇
莊子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
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
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
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
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
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
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丨丨
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
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
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
坐不終日而不
知病之去也
沈有履竈有髻上見戶內煩壤雷霆處之上見倍阿
鮭蠪上見洪陽上見方皇上見無命有命無鬼有鬼
莊子莫知其所終
若之何其丨丨也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丨丨也有以相應也若
之何其丨丨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丨丨耶
風采光景
[illegible]也
子神
微者丨丨
所以序怪也
伏鬼立魅
荀子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
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
其影以為丨丨也卬視其髮以為丨
丨也背而走比至其家者失氣而死
勾芒
呂氏春秋其神丨丨
注勾芒少皞氏之裔
子曰重佐木德之
帝死為木官之神
祝融
呂氏春秋其神丨丨注祝融顓頊氏後
老童之子吳回也為高辛氏火正死為
火官
之神
蓐收
呂氏春秋其神丨丨注少皞氏裔
子曰該有金德死託祀為金神
元冥
呂氏春秋其
神丨丨注少
皞氏之子曰脩為元
冥師死祀為水神
黎邱奇鬼
呂氏春秋梁北有丨丨部有丨
丨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
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邱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
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
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
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

游後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
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
傷死
鬼嬈時侻神瀆
淮南子氾論故丨丨者其丨丨丨丨
者其丨丨注嬈煩嬈善行病人
九嬰大風
淮
南
子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
丨丨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
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
斷修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注九
嬰水火之怪為人害大
風伯也能壞人屋舍
循虛出入
淮南子枕戶橉而臥鬼神蹠
其首者使鬼神能元化則不
待戶牖之行若丨丨而丨丨則亦無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之
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捔者也離者必病故託鬼神以伸
誡
之
上駢桑林
淮南子黃帝生陰陽丨丨生耳目丨丨生臂手
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注上駢桑林皆神名
聖人曼云
揚子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
怪茫茫若存若亡丨丨丨丨
靈場宜夜
揚子丨丨之
威丨丨矣乎

注吳祕曰靈場鬼神之
威施於暮夜則見慄
司過之神
抱朴子按易內戒及赤松子
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
有丨丨丨丨隨人所
犯輕重以奪其算
神降於莘
國語十五年有丨丨丨丨王問
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
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
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
觀其政德而
均布福焉
鬼道
國語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
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
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
亦不祥犯丨丨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
面白毛虎爪執鉞立西阿
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于丨丨公懼
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
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
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
刑神上見
神叢
戰國策應侯謂昭王
曰亦聞恒思有丨丨
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
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

求之逐弗鑄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精神三日**上見**陽侯**戰國策漁舟而輕淵——之波則舟覆矣

社史記秦始皇紀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

滈池君史記秦始皇紀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

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上見

白帝子史記漢高祖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

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老嫗夜哭上見

如蒼犬史記呂后紀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據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

光輝若流星史記封禪書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陳寶上見

八神史記封禪書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

小鬼之神者史記封禪書杜主故周之右將其在秦中最——

氣成五采若人冠絻史記封禪書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焉

若見五人於道北史記封禪書文帝出長安門——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

聞其言不見其人史記封禪書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云

嶧山君地長史記封禪書其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

武夷君上見

陰陽使者上見

八通鬼道史記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

竈鬼見上史記封禪書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

書法史記封禪書上有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索隱曰策書之法也史記作書法師古曰衛宏說

聞若有言萬歲史記封禪書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云

當道野人史記趙世家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

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宣室前席 史記賈生傳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所以然之狀 見上

長桑君 史記扁鵲傳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

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

靈之下若風馬 漢書禮樂志九重開靈之旂垂惠恩鴻祜休靈之車結元雲駕飛龍羽旄紛｜｜｜｜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怫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

富媼 漢書禮樂志后土｜｜昭明三光注張晏曰媼老母稱也坤爲母故稱媼海內安定富媼之功耳

迪嘗 漢書禮樂志祭成甫田百鬼｜｜

金馬碧雞之神 漢書郊祀志或言益州有｜｜｜｜｜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火祖 漢書五行志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

五帝 漢書魏相傳東方之神大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所司各有時也

職室 漢書揚雄傳高明之家鬼｜其｜

還帷坐而步 漢書外戚傳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白衣老父 後漢書光武紀至呼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在道傍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注老父蓋神人也今下博縣西猶有祠堂

凡千五百一十四神 後漢書光武帝紀注續漢書曰制郊兆於洛陽城南七里爲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皆在壇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爲壝重營皆紫

以象紫宮營有通道以爲門日月在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外營中營｜｜｜｜｜｜｜｜高皇帝配食爲北郊在洛陽城北四里方壇四陛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皆在壇上地理羣后從食皆在壇下中嶽在未四嶽各依其方在海俱在東河在西濟在北江在南餘山川各如其方漢初土德色尚黃至此始明火德徽幟尚赤服色於是始正

地理羣后從食山川各如其方 見上

伏閉 後漢書和帝紀六月巳酉初令｜｜盡日注漢官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它事

伏日萬鬼行 見上

桃印五色難止惡氣 後漢書禮儀志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長六寸方三寸｜｜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爲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

葦茭螺首桃更 見上

十二

神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
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皁製執
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
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
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
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
子和曰甲作食殈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
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
騰根共食蠱凡使一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
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
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
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
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儡葦茭畢執事陛者
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

後者為糧｜見

東陵聖母 後漢書郡國志注博物記女子杜姜左道通神縣以為妖閉獄桎梏卒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因以其處為廟祠號曰｜｜

｜｜｜**山神謂我人** 後漢書郡國志注巴記曰南有瀆六山似犬蹲有神劉記出西都教此山犬吠之聲
曰｜｜｜｜也 **松子亭神** 後漢書郡國志注異苑陽新縣傳有｜｜下有｜陂中有負人捕不可得南都賦
所以杖擿地輒成井 後漢書郡國志注荊州記曰縣南十里有平岡岡有金井數百淺者四五大深者不
測俗傳云有金人｜｜
拔之餘鏁 後漢書馬援傳注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
有蛇如百斛船大 **竈神形見** 後漢書陰興傳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
云是｜｜｜也 ｜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曰
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
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 **臘日薦黃羊** 上見 **竈神黃衣被髮** 後漢
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書陰識傳注雜五行書曰｜｜名禪字子郭衣｜｜髮｜｜
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豬肝泥竈令婦孝｜了

邪｜見 **神數下言** 後漢書琅邪孝王傳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
人奉祀｜｜｜｜官中多不便利京上書從
宮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 **江有子胥神** 後漢書
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
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士民皆以｜｜｜之｜難於濟｜
禹將度吏白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神知吾志在
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 **女魃** 後漢書張衡傳｜｜化而應龍翔 **游光** 後漢書張衡傳注
方相驅厲疫走蜮祈捐囚
而拂｜｜枷天狗縲墳羊 **敕鶴陂君** 後漢書費長房傳後東海君
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謁府君惶懼不
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
即成老鼈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罪付其一
札以｜｜｜｜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地上鬼神 後漢書費長房傳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
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為作一

符曰以此｜｜｜｜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
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 **鬲水神**
女 後漢書南蠻傳巴郡南郡蠻｜｜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有
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
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
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
姓皆 **光景時時出見** 後漢書西南夷傳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
臣之 金馬｜｜｜｜｜｜ 注今襄州揚波縣王
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
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
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雞光景人多見 **黃衣拄杖** 魏志三少
之前漢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 帝紀襄武
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 **為求相代** 魏志杜畿
｜單｜黃巾｜｜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
傳注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吾召子畿固
請之童子曰今將｜君｜｜｜｜｜有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

至此一十年矣纔 遣婢相問 吳志吳主傳初臨海羅陽縣有神
乃言之其日而卒 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
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
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
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 石印三郎 吳志三嗣主傳注表傳曰
山川｜｜｜與其神｜｜｜ 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
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
傳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覡言｜
｜神有 問車馬聲 晉書魏舒傳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
｜｜｜｜｜｜｜之｜ 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
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
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 卽侯
便是鬼 晉書阮瞻傳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
可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
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
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於

是變為異形
須臾消滅 談老子 晉書陸雲傳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
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
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辭致深遠向曉
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
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 蔣侯 晉書王悅傳悅少侍講東宮歷
無學自此談老殊進 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諡貞
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
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
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也
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
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 朱衣介幘歛板 晉書陶侃傳嘗如廁
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 見一人｜｜｜｜｜
｜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 罪福不虛 晉書王坦之傳初坦之
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 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
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
已死｜｜皆｜｜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

自稱徐伯元 晉書殷仲堪傳先是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
葬之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
堪｜｜｜｜曰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
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
臨荊 予舍西土井中人 晉書鄒湛傳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
州 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
宅西有積土敗井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 天使為
｜｜｜也檢之果然厚加殯斂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酒藏吏 晉書戴洋傳洋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其
｜｜｜授符錄給吏從師履上蓬萊崑崙積石太
室恆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 天上京兆 晉書王機傳矩
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 豪爽每出遊觀
諸盜賊初為南平太守豫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
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答稱｜｜｜｜被
使召君為天上京兆矩意 草木皆類人形 晉書苻堅載記謝石等以
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

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步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
｜｜｜｜｜｜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
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
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 深山父
老 晉書苻堅載記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
以鬻畚為業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
云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
｜見一｜｜鬚髮皓然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
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
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十倍償畚值 見上 苑
窳婦人寓氏 宋書禮志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
中蠶室祭蠶神曰｜｜｜｜｜ 鬼歌子夜 宋書樂志
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瑯琊王軻之
家有｜｜｜｜殷允為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
子 三十二璧鎮金一餅 宋書符瑞志冀州有沙門法稱將死語
夜｜ 其弟子普嚴曰嵩高山神告我云江東有

卧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與將爲信二十二璧者劉氏卜世之數也普嚴以告同學法義法義以十三年七月於嵩高廟石壇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黃金一餅

殿窓戶應聲開宋書文帝袁皇后傳后亡後嘗有小小靈應沈美人者太宗所生也常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閒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諸｜｜｜｜窗戶豁然｜職掌屢白太祖大祖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

錢二十八文釐宅四角宋書徐羨之傳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可以｜｜｜｜｜｜｜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惟羨之在外獲全

長鬼宋書謝弘微傳時有一｜｜詣司馬文宣家云受遣殺弘微弘微病增劇輒豫告文宣弘微既死與文宣分別而去

劉湛爲祟宋書殷景仁傳劉湛與景仁素善湛居外任景

仁引湛還朝湛既入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太祖大祖遇之益隆收湛之日詠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性本寬厚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兒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閤何得有大樹既而曰我誤邪疾轉篤大祖謂不利在州司使還住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卒或云見｜｜｜

蔣王出遊齊書東昏侯記又信鬼神崔慧景事時拜蔣子文神爲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揚州牧鍾山王至是又尊爲皇帝迎神像及諸廟雜神皆入後堂使所親巫朱光尚禱祀祈福又虛設鎧馬齊仗千人皆張弓拔白出東掖門稱｜｜｜｜

百穀總神齊書禮志稷是｜｜｜｜之｜｜非陰氣之主

還神十牛

並斬諸劫齊書王敬則傳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啓神若負誓｜｜｜｜今不

違誓即殺十牛解神｜｜｜｜｜｜百姓悅之

不與神牛齊書李安民傳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大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及安民卒世以神爲祟

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齊書周山圖傳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啟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

事神詎得先還齊書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從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牧｜｜｜

賜弓二張齊書扶南國傳在日南之南其先有女人爲王名柳葉又有激國人混塡夢神｜｜｜教乘船入海混塡晨起於神廟樹下得弓即乘船向扶南柳葉見船率衆欲禦之混塡舉弓遙射貫船一面通中人柳葉怖遂降混塡娶以爲妻

摩醯降靈齊書扶南國傳永明二年闍邪跋摩遣天竺道人釋那伽仙上表那伽仙詣京師言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天神神常降於摩躭山詔報曰

具｜｜｜｜威施彼土雖殊俗異化遙深欣讚

憤王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爲｜｜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

見識貴臣被知英主梁書周興嗣傳嘗步自姑孰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初當｜｜｜｜｜卒｜｜｜言訖不見

此中殊吉梁書何胤傳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遊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元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忽不復見胤依其言而止焉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胤所居室巋然獨存

手各有所持梁書扶南國傳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

自稱少從武帝征伐南史宋孝武帝紀三月乙未建牙於卓門是時多不悉舊義有一翁

班內｜｜｜｜｜｜｜｜頗忿**患腰痛請療**南史張融傳東海
此事回使指摘事畢忽失所在徐秋夫仕至射陽
令嘗夜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
｜｜死雖為鬼痛猶難忍｜｜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為芻
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為鍼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
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顧吳郡**
部伍尋至南史顧琛傳初琛景平中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於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元衣介幘執
鞭｜訴諸船云｜｜｜｜｜｜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
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
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與不當佳琛意竊知為善徵
因謂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于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
白馬廟云**方山白馬廟上**見**授玉手板**南史齊豫章王嶷傳嶷薨後當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揮處
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與之謂曰椅若廟重
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指後園閤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去四凶南史崔祖思傳年十八為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
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神影**
｜｜｜｜由是諸雜神並除擬監不作廟堯在四凶｜｜廟神
有酒色南史梁宗室猷傳猷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亦｜｜｜｜所祈神
從後為益州刺史值小巾護軍時江陽人齊苟兒反衆十萬攻
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
今徵往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時日已晡騎與相同後
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城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
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所請無
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月猷大破苟兒**巨**
蛇繞壇南史梁眾與王僧傳大監四年荊州大旱恬使祠於入井有｜｜長二丈出｜祠｜俄而注雨歲大豐**廟**
中人馬腳盡有泥濕南史曹景宗傳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

日閉朗欲起火當廟｜忽有雲如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
皆自震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而後復遂深自咎厲
以求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是時魏攻鍾
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
力焉凱旋之後｜｜｜｜｜｜｜｜｜
｜｜｜｜當時使日觀者**此巾有二人相**南史[illegible]
餘尚之妻方氏有鬼在牀時有彈指聲南史[illegible]
外日｜｜｜｜｜｜｜｜
世祖疾及死有鬼見尸來上靈床當前受**二小鬼抄書**
祭有夫而復來者有餘日｜｜｜｜｜｜｜
字南史張融傳叔字是齊南蘭陵人也[illegible]
叙[illegible]時亦嚴下次為之冰如[illegible]上叩頭血出
求不[illegible]有一人以小石按之曰此痛大人病[illegible]受之
忽不[illegible]母服之[illegible]
平[illegible]
乃[illegible]人無

今[illegible]求自石鍼之**大女相偶**魏書武帝紀初聖
不見明日如言[illegible]也帝乃數萬騎田
於大澤中見自天而下既至見夫婦人侍衛甚盛帝異而
問之對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周時
復會此處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先所田處果復相見
大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
為帝王語訖而去子即世祖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
力微皇帝無舅家**有見夜夢**魏書高宗室傳高祖
[illegible]高祖曰朕昨
夜夢一老公頭鬢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稱
是比干[illegible]世之亂
[illegible]
[illegible]
下從御[illegible]洛陽而過比干[illegible]當足｜｜而
｜｜高祖曰朕何德能同殷臣之道上遊[illegible]先賢揚
遂比干孫紹[illegible]古之[illegible]烈而[illegible]務[illegible]於此[illegible]於紹情

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弟祭焉

請雨不驗鞭像一百 魏書南安王楨傳以旱祈雨於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遂——是月疽發背薨

豺山雲霧 魏書和跋傳時臣羣皆敦尚恭儉而跋好修虛譽眩曜於時性尤奢淫太祖戒之弗革後車駕北狩豺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太祖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產業各相勉厲務自纂修令之背己曰汝曹何忍視我之死也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亡奔長安追之不及太祖怒遂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校獵忽遇暴風——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羣下僉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其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散後世祖蒐狩之日每先祭之

太山府君子 魏書段承根傳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奉敕遊學今將欲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被處分為高崇妻 魏書宋顏傳顏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顏夢見之向顏拜曰新婦今——故來辭君泫然流涕顏旦而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按鄧氏北史作劉氏

執杯酒似若獻酬 魏書夏侯夬傳初夬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暗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但無語耳時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歐夬從兒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歐其僧明便穌而欣宗鬼語如夬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擿陰私竊盜咸有次緒

縮水脉 魏書尒朱兆傳尒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元曄立授兆大將軍進爵為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仵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尒朱家欲度河用爾作灅波津令為之——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道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

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辱 魏書劉蘭傳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不平中為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自稱湘女 魏書[illegible]傳有神降於鄴——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

單騎從北門入 魏書禮志帝嘗於白登廟將薦熟有神異焉太廟博士許鍾上言曰臣聞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饗親伏惟陛下孝誠之至通於神明近嘗於太祖廟有——殷殷轄轄聲動門闕執事者無不肅懼斯乃國祚永隆之兆宜告天下使咸知聖德之深遠

瞻相 北齊書神武帝紀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善——遍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貴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

青衣人拔刀叱 北齊書神武帝紀從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為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

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閑曠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壘之留而不毁至文宣時遂爲官

陣外士馬四合北齊書神武帝紀初韓陵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敕紹爲軍導向鄴云佐受命者除殘賊紹迴顧之兵不測將疾無敢將至鄴乃放焉及戰之日尒朱氏軍人見——蓋神助也

兩齒絕白長出於脣北齊書武成帝紀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大不辨其面——

——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惡之

遺絕之內忽有車軌之轍北齊書後主紀癸丑頓皇祠壇——按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

城隍神北齊書慕容儼傳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茝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略兼濟忠勇過人可受此寄耳衆咸共推儼岳以爲然遂遣鎮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

能克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葓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歘起驚濤涌激漂斷荻葓約復以鐵鎖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

神皆從行北齊書陸法和傳梁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諸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故也

「已動輕

慓有異生人北齊書權會傳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驢上下且其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退食非晚不歸會夜出城東門鍾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驢之處乃起郭外樓去家數里

白衣人周書達奚武傳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天旱高祖敕武祠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靈奧岳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險絕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惟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一——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雨降遠近沾洽

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隋書韓擒傳鄰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

輿馬自北飄風旋繞隋書周羅睺傳漢王諒反詔楊素討平之諒餘黨據晉絳呂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

矢所中卒於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之不動有——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咒曰公恨小逆不平耶即除殄無爲戀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弓箭刀劍無故自動上見三童子隋書王劭傳陳亳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一

靈異部二

神鬼下

此神不欺趙無恤 舊唐書高祖紀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圖關中以元吉爲鎮北將軍大原留守癸丑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丙辰師次靈石縣營於賈胡堡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饋運不給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豈負我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斬宋老生平霍邑

少姨廟 舊唐書高宗紀親謁——賜故王遠知諡曰昇眞先生贈人中大夫

水中湧沸 舊唐書羅道琮傳貞觀末上書忤旨配流嶺表時有同被流者至荆

襄聞病死臨終泣謂道琮曰人生有死所恨委骨異壤道琮曰我若生還終不獨歸乘郵於此瘞之路左而去歲餘道放得還至瘞所屬霖潦瀰漫尸柩不可復得道琮設祭慟哭告欲與俱歸之意若有靈者幸相驚示言訖路側——忽然——道琮又咒云若所沸處是願更令一沸咒畢又沸道琮便取得其屍銘誌可驗遂附之還鄉

天帝人帝 舊唐書禮樂志以高祖配五——大宗配五——

爲公呵禦 唐書蕭遘傳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拾遺與韋保衡聯第而遘姿宇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爲人保衡才下諸儒輕薄之不甚齒偶呼遘太尉保衡銜焉於是保衡已爲相摭遘罪由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遘三峽方迫畏不測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遘倪皆餓過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覩異之

妬女祠 唐書狄仁傑傳帝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元以道出——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淸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眞丈夫哉

鬬戰神 唐書安祿山傳本姓康母阿史德爲覡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犖山虜所謂——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

室中光耀見星冠絳衣 宋史禮志先是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帝謂輔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神人——告曰來月三日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將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命筆識之

人皇九人中一人 宋史禮志帝於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元元皇帝既而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當設六位以俟是日帥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蔽燈燭覩靈仙儀衛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黃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陛升見侍從在東陛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設榻召朕前曰吾——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丘後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

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即召旦等至延恩殿歷觀臨降之所并布告天下

有形有像若人若鬼持牙執戟列於空際 宋史禮志政和三年帝製神應記略云羽衛多士森森武夫與陪祀官願瞻中天——見者駭愕

文成聲息 宋史辛棄疾傳謝枋得過棄疾冢傍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枋得至二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且祭之——而——始——

予三壘如餅 宋史文同傳崔公度嘗與同爲館職見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予與予話公度意以話爲畫明日再往同日與公語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非畫也同日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之——狀引之至眉間公度人驚度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

覩紅衣軍來 元史王伯顏傳至正九年遷知福寧州居二歲陞福建鹽運副使將行憲府以時方儆擾留伯顏仍領州事未幾賊自邵武間

道傴瘺等乃與臨州阿撒都刺募壯兵五萬分扼險阻賊至楊
柳嶺立柵伯顏與子相馳破之賊帥王善俄擁衆直壓州西門
脅隸皆解散伯顏麾下惟白挺市兒數百人爾伯顏射賊不復
反顧賊以長鎗舂馬馬仆遂見執善說伯顏曰聞公有惠政此
州那可無尹公爲我尹可乎伯顏詬善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
守義當死肯從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檻以蘧篨遂毆之伯顏
嚼舌出血噀善面罵曰反賊殺俘殺何以歐爲吾民天民也汝
不可害大丞相親討叛逆百萬之師雷擊電掃汝輩小醜將無
遺種須敗爾耶賊亦執阿撒都刺至善厲聲責其拒闘喋不能
對伯顏復唾善曰我殺賊何言拒耶我死當爲神以殺汝言訖
挺頸受刃頸斷涌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連巷
賊既殺阿撒都刺欲釋相官之相詈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不
寸斫汝我受汝官耶賊殺之相妾潘氏挈一女爲賊所獲亦罵
賊母子同死伯顏既死賊時覩其引兵出入明年州有僧林德
誠者起兵討賊乃望空呼曰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
賊時賊正祠佛|||以爲僞帥康將軍亟往迎之無有

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首江二靈福宮遂斗事 **飛獸**
聞贈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
山海經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鈴山至於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
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
而一臂操杖以行是爲||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白 **十輩** 上見
菅爲席其十輩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雞鈐而不糈毛采
各在一搏 山海經東望恒山四成有窮鬼居之|||爰有
淫水其清洛洛注搏猶脅也言群鬼各以類聚處山
四 **帝江** 山海經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
脅 於湯谷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
無面目是識歌 **紅光** 山海經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泑山神蓐收
舞實惟||也 居之其上多嬰短之玉其陽多瑾瑜之玉
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望日之 **天吳** 山海經有神人八首人
所入其氣員神||之所司也 面虎身十尾名曰||
帝之二女 山海經洞庭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
柤梨橘櫾其草多葌蘪蕪芍藥芎藭|||居之

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
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
二八連臂 山海經有神人|||爲
帝司夜於此野在羽民東
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
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
呼爲夏 ||不飲不食不息息爲風身長千里在無脊之東其
爲物人面蛇身 **燭龍** 山海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
赤色居鍾山下 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
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 **後世爲聲響** 越絕書公孫聖至姑
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 胥之臺謁見吳王吳
王勞曰越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臥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
入門見兩鑠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鏵倚吾
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墻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
扶扶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
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嘆曰悲哉夫章者戰不勝
走傽傽明者去昭昭就瞑瞑見兩鑠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

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散也見兩鏵倚
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
墻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爲器用但爲俑
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可
矣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爲兩頭聖仰天嘆曰
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我家無葬我提我山中|
||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
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爲聲哉伐齊大剋師兵三月不去
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興師擊之大敗吳師涉
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
之山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餐之顧謂
左右曰此何名群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
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閑燕可以休息大
王亟食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
試爲寡人前呼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
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 三呼聖三

應見上彷彿之聞音兆常在越絶書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吳王來也洩言曰王
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
人入吳也我王親為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
聞以為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
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
｜后世稱述蓋子胥水仙也 神不勝道妖不勝德劉向新序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
道見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脩德大夫夢惡則脩官
士夢惡則脩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
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
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而｜亦｜｜｜
禍福未發猶可比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
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歛重刑罰罪
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歛赦罪人舊田半稅
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

道為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
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畏鬼焦氏易林朝生夕死名曰｜｜不可得祀 風吹雲却焦氏易林魅為苗虐｜｜｜｜ 死聚焦氏易林
衆鬼｜｜中有大怪 守門破盆毀甑傷瓶焦氏易林貧鬼｜｜日我｜｜｜｜｜空虛無子 貧鬼
相責焦氏易林躝躝躝躝｜｜｜｜無有懽怡一日九結 治陰殺偶嚴遵道德指歸論鬼神｜｜聖人治陽治
陰者｜｜治 養物於陰嚴遵道德指歸論聖人在上故鬼以其神｜｜｜聖人以其道養物於陽
陽者殺奇
風雨還軍吳越春秋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欲入胥門未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
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
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
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
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

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
心又不忍故為｜｜以｜汝｜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
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
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
越軍遂圍吳 前潮水伍子胥後重水大夫種吳越春秋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樓船之卒三
千餘人造鼎足之羨或入三降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
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潘侯者｜｜也｜
｜｜者｜｜｜也 食虎王充論衡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
鬼無道理妄為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 思念存想所致王充論衡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
為之也皆人｜｜之｜｜ 象氣為鬼王充論衡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
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為之也
象星之體為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度朔

山東北有鬼門萬鬼所出入蔡邕獨斷疫神帝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其一者居江水是為
瘟鬼其一者居若水是為魍魎其一者居人宮室樞隅處善驚
小兒於是命方相氏黃金四目蒙以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
常以歲竟十二月從百隸及童兒而時儺以索宮中毆疫鬼也
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疫殃已而
立桃人葦索儋牙虎神荼鬱壘以執之儋牙虎神荼鬱壘二神
海中有｜｜之｜｜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卑枝｜｜｜｜｜
｜｜｜｜也 太乙之精三輔黃圖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
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
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
請問姓名云我是｜｜｜｜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
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曰余畧授子焉至子歆
從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司命應劭風俗通謹按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周禮槱燎司中｜｜文昌也司中文昌

上六星也燃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
寸爲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重之汝南
餘郡亦多有皆祠以
臘率以春秋之月

立服帶綬滿罷官扈　應劭風俗通謹按漢其朱虛侯劉章齊悼
惠王子高祖孫也自瑯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
爲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
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詐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
載彌久莫之匡糾惟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
然政清陳曹之

後稍復如故

鮑君神　應劭風俗通謹按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
中行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
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
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祠舍衆巫數十帷
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
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
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李君令我目愈　應劭風俗通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
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後人見桑
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
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
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
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斷也

石賢士　應劭風俗通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
老母到市買數片餅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餅去
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餅客聊調之石
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人頭腹痛者摩其腹
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
輒致祭殺擊帷帳絳紳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年
亦自歇沫

天孫　張華博物志泰山一曰||言爲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
復其故矣

破魚腹得書刀　干寶搜神記宮亭湖孤石廟嘗有估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兩量絲履自相厚
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書刀亦內箱中既還以
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
||||||焉

巨靈手迹　干寶搜神記二華之山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擘開其上
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爲兩以利河流今觀||於華嶽上指掌
之形具在腳迹在首陽山下至今猶存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
巨靈贔屭高掌遠跖以流河曲是也

催放雙甘乃聽汝去　干寶搜神記南康郡南東望山有三人入山見
山頂有果樹衆果畢植行列整齊如人行甘子正熟三人共食
致飽乃懷二枚欲出示人聞空中語云||||||||

如願　干寶搜神記廬陵歐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
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
道有數吏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臾達見有府舍
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無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故要君
必有重遺君者君勿取獨求||耳明既見青洪君乃求如願
使逐明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夜叉駈跋　王嘉拾遺記丹邪之地有||||之鬼常以赤驅
腦爲瓶盂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人有用者則魑
魅不能

蛇身人面　王嘉拾遺記禹鑿龍門之山亦謂之龍門至
遂之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
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
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著
玄衣又見一神||||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
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
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
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

雷杵　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梓潼縣
有高板祠一口雷杵民歲上|
||十枚歲器不復見云雷取去

後帝　劉敬叔異苑陶侃曾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
人朱衣平上幘自稱||云以君長者故來相報三載勿言富
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處左行書
曰如神

青溪小姑　劉敬叔異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扶疎鳥嘗產育其上晉太元中
曰後帝

陝郡謝慶執彈馬織殺數頭即覺體中慄然至夜夢一女子衣裳甚茂怒曰此馬是我所養何故見殺紓日謝卒慶名與榮運父也

紫姑 宗懍荊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其夕迎｜｜以卜將來蠶桑并占衆事注按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呪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壻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於廁邊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平原孟氏常以此日迎之神亦穿屋而去自爾著以敗衣蓋為此也

朝產暮食 任昉述異記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天地鬼一產十鬼朝產之｜｜之今蒼梧有鬼姑廟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今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龍首牛耳連眉一目

神女擣衣 任昉述異記擣衣山一名靈山有琅琊郡山有絕險巖有方石昔有｜｜於此｜｜其石明瑩謂之玉女擣練碪

采珠戲帝前 任昉述異記秦始皇帝至東海海神｜｜於｜｜今海碑有秦皇受珠臺

金魚神 任昉述異記關中有｜｜人周王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生湧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唐述 酈道元水經注羌目鬼曰｜｜

祀祠有感則靈與之平 酈道元水經注南上四里路到石壁緣傍稍進一百餘步自此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名曰胡超寺神像有童子之容從此南歷山嶺嶮峻尺餘向箱崖數萬仞窮不見底｜｜｜｜也然後敢度

石婆女母 亦作祀南人 酈道元水經注谷七里又屆一祠謂之｜｜｜｜石龍木主存焉

造山川出河 酈道元水經注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為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嶽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能｜｜｜所謂巨靈贔屭首冠靈山者也

璧流漂上波蕩上岸 酈道元水經注建武中造浮橋於津上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瓢流去用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閣作工沈璧於河明日｜｜｜｜｜｜遂斬匠而還

悲鳴則河決

馳走則山崩 酈道元水經注西南側城有神馬寺樹木修整西去白馬津可二十許里東南距白馬縣故城可五十里有門間山岡之所謂白馬山也山下常有白馬群行｜｜｜｜

鼓動泉流聲絕水竭 酈道元水經注霍太山有岳廟廟甚靈烏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事｜｜｜則｜｜｜則｜｜ 泗東陰山將有侯崇山上有靈壇壇前有石井深數丈居常無水及臨所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亦其比也

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 上見

首陽之神有大狸身狐尾 酈道元水經注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於澮上見乘白驂八駟以來有大貍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公問師曠對｜｜｜｜｜｜其名曰者飲酒得福則徹之益於是水之上也頭名曰一作運君

鬼見白日 酈道元水經注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大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畝僮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淵推衣服偷竊

銀交劉尋大官易護角乘識高之謂臣不勝鬼亦門千里驛聞行高上之使西北去二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錢穀以光代以旌陶中之正

陶中之訟 上見

改葬孤竹君子 酈道元水經注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槨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焉吏嗤笑者皆無疾而死於是改葬之

海神竪柱 酈道元水經注三齊畧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為之｜｜始皇求為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而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

鐵將軍 酈道元水經注又有｜｜｜｜｜｜題實碑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

忖留神 酈道元水經注渭水又東注此水水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宮故三

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橋廣六丈
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北馮翊立之有一石
二十二梁橋之南北有隄激立石柱柱南京兆立之柱北馮翊
立之有令丞各領徒一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石
柱橋也舊有｜｜｜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
我貌獰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
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腳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
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遂更
脩之橋三丈六尺忖留之像鄭道元水經注故道水又西
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
聖女
南人秦岡山尚婺水注之山
高人雲遠望增狀若嶺紆曦軒峰駐月駕矣鬱崖之側列壁之
上有神象若圖指狀婦人之容其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
神至於福應愆
違方俗是所
不齋者至藏輒有獸噬其足
鄭道元水經注山
有梁孝王墓其冢
斬山作郭穿石爲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數尺水水有大鯉魚黎
萌謂藏有神不敢犯之凡到藏皆潔齋而進｜｜｜｜

｜｜｜歎難得見
酒杯恒沸
鄭道元水經注風俗通曰秦
見者似狗所未詳也
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
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以其女與神爲婚徑
至祠勸神酒｜｜｜｜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
兩牛鬬於江岸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疲極當相助
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
慕其氣決凡壯健
者因名冰兒也
衣苔帶藻揚聲悲歌
鄭道元水經注揚雄琴
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
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惟
養親｜｜｜｜船人聞之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
援琴作子
安之操
布裹篙足
鄭道元水經注峽中有瞿塘黃龍二灘夏
水迴復沿泝所忌瞿塘灘上有神廟尤至
靈驗刺史二千石逕過皆不得鳴角伐鼓
商旅上水恐觸石有聲乃以｜｜｜｜
以三月還鄉水漲長
鄭道元水經注有車騎將軍馮緄桂陽太守李溫家二子之靈
常｜｜｜｜｜｜｜｜郡縣吏民莫不於水上祭今所謂馮李

也
精魂爲草實爲靈芝
鄭道元水經注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
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
｜｜
枝江白虎王君
鄭道元水經注漢有陳留王子
香於漢和帝之時出爲荊州刺史有惠政
天子徵之道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逾境百
姓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銘德號曰｜｜｜
｜｜
何不豎豹尾
鄭道元水經注昔記曰吳口南有大姥廟
孫權嘗獵於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
得曰正得一豹母曰｜｜｜｜｜
｜｜｜忽然不見
分風擘流
鄭道元水經注山下又有神
廟號曰宮亭廟故彭蠡亦有
宮亭之稱焉余按爾雅云大山曰宮宮之爲名蓋起於此不必
一由三宮也山廟甚神能｜｜｜｜住舟遣使行旅之人過必
敬祀而後得去故曹毗詠
云分風爲貳擘流爲兩
擿花釣魚皆當先請
鄭道元水經注
溪水西南歷穴
穴在射堂射東六七里谷中有石穴清泉濆流三十許步復入
穴即長楊之源也水中有神魚大者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釣魚

先陳所須多少拜而請之拜訖投釣餌得魚過數者水輒波湧
暴風卒起樹木摧折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得
輒
取
風吹別分隨假而輸
鄭道元水經注從平樂溪流五六里東
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容東西
廣二丈許高起如屋中有石林甚整頓傍生野人往乞者神
許則｜｜｜｜｜不得過越不假而輸但因往觀者去
時特千餘處
自然恭肅矣
君奴不謹盜銀三餅
鄭道元水經注江獻始興記
曰林水源裏有室室前磐若
上刻羅十龕中悉是餅銀采伐過之不得取取必迷悶昔太元
初民封驅之家僕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齧之而死湘州記
曰其夜驅之夢神語曰｜｜｜｜｜｜｜｜｜
日即日顯戮以銀相備視則奴死銀在矣
河伯下林
鄭道元水經注溱水
又西南逕中宿縣會一里水其處隘名之爲觀岐連山交枕絕
岸壁竦下有神廟背阿而流壇宇虛肅廟渚攢石巉巖亂時中
川時水洊至鼓怒沸騰流水淪沒必無出者世人以爲｜｜｜
｜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事訖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

吾家在觀前石問題勝即其處也但扣勝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水府衣不濡濡言此似不近情然造化之中無所不有穆滿西遊與河宗論寶以此推之亦爲類矣

桃人茅馬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約河內人向子集爲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弦而倒即變爲——所騎之馬亦變爲茅馬從者數人盡化爲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爲寺

女青亭 顏之推還冤記——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

五通 柳宗元龍城錄柳州舊有鬼名——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爲灰燼余乃爲文醮訴於帝帝懇我心遂俾龍城絕妖邪之怪而庚上亦得以寧也

覆鼎 李德裕柳氏舊聞元獻皇后得幸方娠明皇懼太平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與言者張說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宮中開與從容謀及說說亦密齎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煮劑以獻明皇得藥

喜盡去左右獨構火於殿煮未及熟怠而假寐肸蠁之際有神人長丈餘其狀身披金甲操戈繞藥鼎三匝煮者盡覆無餘焉明皇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於鼎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神——如初凡三煮皆覆之乃止

無支祈 李肇國史補楚州有漁人忽於淮中釣得古鐵鎖挽之不絕以告官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青獼猴躍出水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爲害禹鎖於軍山之下其名曰——按今本山海經無

攜雙鯉咤於營門 段成式酉陽雜俎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曰皇帝何在衆謂風狂遽白上潛覘衆止婦人言已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觀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歸京闕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沉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涌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進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其神也

數人運斤造雷車 段成式酉陽雜俎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窗櫺中觀之見——顛——如圖畫者久之一噓氣忽斗暗其人兩目遂昏焉

得大臣爲夫 段成式酉陽雜俎旃檀鼓於闐城東南有大河溉一國之田忽然絕流其國王問羅漢僧言龍所爲也王乃祠龍水中有一女子凌波而來拜曰妾夫死——水當復舊有大臣請行衆送之其臣車駕白馬入水不溺中河而後白馬浮出負一旃檀鼓及書一函發書言大鼓懸城東南俟寇至鼓當自鳴後寇至鼓輒自鳴

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 段成式酉陽雜俎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日故——————已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兒硎上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

弓隆執明 段成式酉陽雜俎甲子神名——欲入水內呼之河伯九千道引入水不溺甲戌神名——呼之入

火不燒

驅除大將軍 段成式酉陽雜俎處道施義興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從上車言寄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別請施曰我是——————感爾相容因留贈銀鐶一雙

鬼言三年人間三日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常攘狗及貓食之爲坊市之患常臂鷂立於衢見二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遽祗揖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給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窠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爲貓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鷂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爾必爲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獨言人以爲狂也遂索酒九碗自飲三碗六碗虛設於西座且求其爲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須爲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爲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諾許以翌日及午爲期因酬酒直且返其酒賓之味如

水矣冷復冰尚和子還歸貨衣具饌揖如期備酬焚之自見色
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下||蓋||也
如藕絲日中無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中有淮西道軍將使
汴州止驛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壓己軍
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手中革囊鬼闇中哀祈
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我當相還良久曰此搐氣囊耳軍
將乃舉甓擊之語遂絕其囊可盛數 墻上有青烏子嗅聞是竊
升無縫|||搐於||||
貴賤有殊 段成式酉陽雜俎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
鎮緇青署懷玉爲兵馬使尋搆飛語侯怒囚之將置於法
懷玉抱冤無訴於獄中累石象佛默期冥報時近臘日心慕同
儕嘆咤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卽驚覺
顧不見人天尙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
及覺不復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靑烏數十
如雀飛集墻上俄聞三軍叫喚逐出希逸壞鎖取懷玉扶
知留後成式見台州喬庶說喬之先官於東平目擊其事 鬼市

帝下歲時記俗說務本坊西門是||或風雨曉暗聞其喧
聚之聲秋冬夜聞賣乾柴云是枯柴精也又或中秋望夜聞鬼
吟六街鼓絕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有和|者 三品以上食料
者云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
錄幣爵定錄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晉公怒將撻之吏
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
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爲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
主吏曰某|||||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
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爲驗乃恕之而縶其吏
明日遽有詔令既對適遇大官進食有餤饢一器上以一半賜
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
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啖漿水粥明日疾愈思前夕吏言
召之覩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也答曰
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
季支其不食 段司農劉滋寶杖戈鏡戟相敵 鄴騾杜陽雜編朱
祿者歲支 此廷涇原而兵十

纔餘數百人皆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田父對曰豈
非朱太尉耶僞寧相懷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曰天不長因地
不生惡蛇不爲龍鼠不爲虎天網恢恢夫將何適泚怒將殺之
忽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稱乞命而手足
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
見|||||||||與朕|||不堪其苦也時將士聞
者益懷 神人足跡 宋廣異記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
異志 里開業寺有|||其長自寺門外至佛
殿先是閽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披金甲執銀槊立於寺
門外俄而以手軋其門扇鏘然有聲神人卽俛首入寺行至佛殿
顧望久之而出閽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開矣因以夢白於
寺僧衆往共視見神人之跡告於京兆尹具以聞肅宗命
使驗之果 陸大夫神 廣異記故相李峴少時嘗久疾其兒
如此久者 峴作床視于旋中設酒食以與一方面望
所以怨間庭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衣紫黃衣鬚髮競接
其所除之良久將散其人咸識其府忽有一神自空中而降左
右清風研易四散且曰||||||今令人將亦營陸

大夫神來即命設酒食於是其首俯於廷上食之且盡乃就飲
其酒低頃其貌頹然若有醉色遂飛 天鼓動 宣室志陝師
大將某亦隨而去後數日因疾愈 德宗衣湯者因疾
歿夜夢一人紫衣象笏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
門引公出忽覺乃其捷自謂疾愈行數里見路傍有解署左右
吏卒朱門且扃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
對曰冥途固與人接迹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
易而退見一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王世人祿命之籍也
公因入室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綠衣者稱爲按掾公
因命出己之籍按掾取十軸以進公閱之書已名載其祿位年
月履歷富貴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竊謂按掾曰某一
布衣耳無他凍餒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公
從而下震動簷宇按掾驚曰||且|君宜疾歸不可留矣問
其聲遂驚始悟爲夢遊爾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鄰有
佛寺擊曉鐘益按掾所謂天鼓者也自是疾亦瘳焉 擁嬰兒魂

張讀宣室志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貌常若童兒吳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寶曆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常一日里中三數輩相與泛舟俱遊虎邱寺時任生在舟中且語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然頃一婦人衣青衣擁嬰兒步於岸生指語曰此鬼也其丨者乃丨丨也生丨耳楊曰然則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卽爲辨呼曰嘶鬼也孫生人之子乎其婦人聞而驚懼遂疾迴去步未十數遽亡見矣楊生且嘆且異及晚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筵席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楊生與任生俱問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寤矣故設筵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向婦人所擁者請客驚嘆之謝任生曰先生眞道術者吾不得而知也

陸喬見沈約范雲 張讀宣室志元和初有進士丨丨者好爲歌詩人頗稱之家於丹陽所居有泉石號爲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觀之丨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爲

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待談笑旣而命酒約曰吾生平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我友人丨僕射丨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嘗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我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卽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乃至此遂相談話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年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明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學也不幸先我逝今令謁君因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爲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命爲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創誦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嘆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嘗覽昭明所集之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爲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爲之而爲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元暉彥昇俱遊於丘隴之門日夕笑語廬博此時之權不可追矣及蕭公稱代吾與君俱爲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輟日之懽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蹈危機此言不虛哉約亦吁嗟久之又嘆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换耳能不悲乎旣而謂雲曰吾輩爲蔡公鄂州記室常夢一人告我曰吾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爲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歸矣因相與去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歲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話於親友後歲寇將叛又一年而喬卒

上帝責蛟螭詞 張讀宣室志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鮫鱷常爲人患人有誤近或馬牛就而飲者輒爲吞噬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遠其患元和五年一夕閒南山有雷暴聲聞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洎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汗流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顚拔行及于雷電方息明日往觀

之其山摧野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塡其潭潭水溢流注滿田野鮫鱷之血遍若元黃而石壁之上有凝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聞者俱息遠者亦歸結屋架廡接比其地郡守因名其地爲石銘里蓋因字爲名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爲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之鮮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則詳究其義似丨丨之丨合戮其害也其字則科斗書故泉人無有識者矣丨丨丨

常有二物狀如猿玃出入寢興無不相逐 康駢劇談錄通事舍人郭鄂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委困方甚聆玃閒丨丨丨丨丨丨丨衣以青衣碧衣丨丨丨丨丨丨凡欲舉意求索必前與鄂俱往所造之間如履棘匪惟干祿不遂方且病於寒餓親友見之俱爲驚懼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如此數年竟莫能絕一夕處於靜室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離者久焉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鄂旣喜其去遂詢所之云世路如某

名甚多何人不見耳今之所論乃勝業坊王氏其家大積金帛將往散之不久當竭罄復問云彼之聚斂豈爲何以遂令散去云先得計於安品子其餘沐銷霧散而曉鐘忽鳴遂失所在郄既興盥漱便覺愁憤開豁是日試詣親友無不敢覩相俟未浹旬於政事堂見宰相自内遂除通事舍人郄有末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驕駿好奇聞之亦甚爲化知勝業坊王氏於古廟刻職其後往伺之王氏闔屋之資幾仵何頓然爲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婢僕聲樂其間端麗者至多外之妓服冶容遣決莫迴其意一日與賓朋驟過鳴珂曲有婦人靚妝立於門首王氏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命酒開筵爲懽頗甚時張生預其末密訪於左右即安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氏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隔貲自此與蠻貨貲日輸其門每懽洽酒酣略無所恡繇是治可以當時惜酒康騎劇生之業漸屬他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何似談綵破通中有中年尉李郁寓居闡田別墅稟性剛戾不以鬼神爲意每見人銜杯酹酒無不怒而止之一日晨得風眩方臥疾麾之

下忽有田父立於榻前云隣伍間欲來省疾見數人形貌甚劣服飾或青或紫後有婢僕挈酒而至相與歷階而上左右喜笑悉無所覩謂郄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至於醪醴之間必爲他人愛惜今有醇酎數斗衆欲遺君一醉儀以巨盃滿酌逼飲兩壺俱盡狀若委禍首是餘瀝將出謂郄曰｜｜｜｜｜｜自茲百骸昏悴如病宿醒瘵儼然數月方愈馮給事宓鄭州刺史視召李生而說之

鍾離大王 杜光庭錄異記遂州東岸唐村云古有一人寬衣大袖者古冠幘立於道左與村人語曰我｜｜｜｜也舊有廟在下流十餘里因水推壞今形像泝流而上郎將至矣汝可於此爲我立廟村人詣江覩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於所見處立廟號唐村神至今水旱禱所無不徵驗或云初見時似道流形

盤古三郎 杜光庭錄異記廣都縣有｜｜｜｜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必加顯驗或爲人毆擊或道途顛蹶由是遠近畏而敬之縣人楊知遇者嘗受正一盟威籙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因廟門過大呼曰余正一弟子也酒醉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以歸路儀有巨火自廟門出前引之比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狹橋細路略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驚異之 岳

神迎天官 杜光庭錄異記進士崔昇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無人行惟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旌幟戈甲二百許人若節使行李生映樹以自匿既過乃行不三四里前之隊仗復迴又遇之然後徐行隨之又一步健押茶擔其行甚遲生因問爲誰曰｜｜｜｜也大官姓崔呼侍御秀才方入關應舉何不一謁以卜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步健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步健約生伺於門側押茶擔先入良久出曰侍御請秀才虔引相見欣喜異常郎留於下處遂遊嶽神至立語便邀從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妓樂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在既起宴約數侍者祗待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從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顏色憔悴衣服繿縷泣而相問生因曰丈人歿似久離人間何得於此相過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敷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迫不可濟知

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求謀願爲述姓字君得南山猪神郎粮免飢乾此後還轉得居天秩去離幽者矣生辭以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爲道之言罷復下廳侍御詩亦罷宴而歸郎門久之日後生方及第今年不能試亦得分少項公事亦畢郎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告求之侍御曰猪神似人間遭稱極是清資敷水橋神其位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爲言之嶽神必不相阻郎復詣嶽神道之生謂近何之庭歷闔所託嶽神果許之即出牒補署候而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甚齊整生因出門相賀精神沮喪相感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他後一轉便入大司矣今年地神所申渭水泛溢姪莊當漂壞上下隣里一道所損三五百家已令爲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緡相贈須與猪神驅殺而去侍御亦發嶽神出送生獨在廟中嶽加歎異出門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闔却回止別墅其夏渭水泛溢漂損甚多唯崔生莊獨得免難前後一空船水船之後船有渭五百疋生益信不虛復明年果擢第矣

宗正王大 乘白馬帶朱弓撚形矢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楊相國
卿部說 收貶死嶺外於時鄭愚尚書
鎮南海忽一日客將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尚書八座驚駭
以弘農近有復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因曰某爲軍容使
楊元价所謂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托
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榮陽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
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榮陽曰若此則固得遵副
從容問長折而滅榮陽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相犒
子有典青陽若見相國丨丨丨丨丨丨丨有朱衣天吏捨
馬謂之曰上帝許我讎殺楊元价我射著其脚必死也傚而揭
中尉蔡棗 十神太一 沈括夢溪筆談 丨丨太一一日太一次日太福
脚疾而殂 一太一三日天一太一四日地太一五日君基太
一六日臣基太一七日民基太一八日人遊太一九日九氣太
一十日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此謂之大一三年一
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太遊而謂之小遊太一此出於後人
誤加之京師東西大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有廊廡祠爲失

字熙寧中仍曾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子亦領太史時預
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 別爲後殿各全其尊深爲得禮
然君其臣基民基避廟明帝諱 改
爲其至今仍襲舊名未曾改正

鍾馗始於開元時

沈括補筆談禁中
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
幸翠華還宮上不懌因痁作將踰月巫醫殫伎不能致良忽
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屨一足跣一足懸一屨
搢一大筠紙扇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大者戴
帽衣藍裳袒一臂鞹雙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後擘而啖之
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誓
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痁若頓瘳而體益壯乃召畫工吳
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爲朕如夢寫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
圖訖以進上瞠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
道子進曰陛下憂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痁得犯之果有蠲邪
之物以衛聖德因舞蹈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
祇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頒顯有司歲

恭驗除可宜徧識以祛邪魅兼靜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熙
寧五年上令畫工摹搨鐫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
遣入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丨丨之象觀此題相記似
丨丨丨丨丨皇祐中金陵上元縣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征西將
軍宗慤母鄭夫人墓夫人漢大司農鄭眾女也慤有妹名鍾馗
後魏有李鍾馗隋將喬鍾馗楊鍾馗然則鍾馗之名從來亦遠
矣其起於開元之時開元之時何遂存諸祀閣政和二年
始有此畫耳鍾馗字亦作鍾葵 禍麼 襄邑民因丨元禱紫姑神
爲設院畫紙開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更能大書否即書曰請
連粘數丈二百幅當爲作一丨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
曰請用麻皮十斤縛作令徑二尺許繫以大器貯備濡染也
諸好事因集紙筆就一寫人麥場舖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人
繫筆於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踔往來場間須臾字成端麗如顏
書復取小筆書於紙角云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文既而縣
以妖捕械送之大府開之取就鞫治詐無他狀即具奏知有
旨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上皇爲之苑中臨視乃書一丨字與前

書字大小相稱字體亦同上皇大

危髻古裝笑畫花

邵博聞見
奇之因令於襄邑擇地建祠歲祀之
後錄近李西美帥成都士陳甲者館於使宅夜月色中有丨
丨衣婦人數輩丨丨前丨丨中甲殊不顯有甚麗者謂曰
時衣服盡當設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摧不識只餘古木
記宜華又小雨簾纖梅子黃聽雲收盡月侵廚樹陰把酒不成
醉何處無情杜
鵑怨忽然不見

綵舟婦人

馬令南唐書義養僧知誨先覺異功
臣呂師道女非嫡出知誨常切齒曰
酢刺殺之後呂氏數爲厲知誨惡之請僧誦經爲陳因果僧亦
見呂氏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爾及鎮江西歲餘呂氏不復見
知誨疾甚有家人自淮南渡於江心過丨丨有丨丨漸逝覩之
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爲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他適矣因遺繡
履曰相公謂爾不信以此示之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以履示
知誨知誨熟視未畢輒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真不來耶頃刻
知誨
暴卒

犂牛衛突越兵

馬令南唐書柴克宏傳常州有隋末陳果
仁祠果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助爾

及戰有｜｜二頭｜｜｜｜克宏繼之大敗
越人俘馘甚衆克宏奏封果仁爲武烈大帝 **衣黃羊僻埤手倍**
馬令南唐書義死傳金陵既平廢祭喬切未爲廐不得或見
面丈夫｜｜｜｜一｜｜｜及發其疾以右手加額如所見
焉按喬 **縣竹之聲起於府下** 獨升談闡呂柯端不使高處過亦見
陳喬 說之曰姐曰鄉慶當以金書細件
經爲謝比旭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間｜｜｜蔡王 莫發行
｜｜｜｜自韻詩遂非人間北經沉隨隋而去｜ 行林蒜
語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錢爲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
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 蒼頡 谷以倉頡造
字故胥吏祀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
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爲禍
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 商廳龍閉窓括異志
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 **空中黑旗** 紹興間方臘扳浙右
嚮恐時詹氏居東武家尚饒徽門多之留於蘇移弁走四出村
落居民大不安詹氏家事與八極宗門約謀遂逃門避賊神不
許未幾賊卒將及境忽｜有｜｜現奚寇閒命卒大恐 **西山**
引去問境獲免遂於市西建道院事之今有崎觀應
下二真君 陸游老學庵筆記｜｜｜冬有詩 **鷄頭神**
多詼誠語後人取爲箴以占吉凶驗
老學庵筆記臨江蕭氏之祖五代時仕於湖南爲將校坐事當
斬與其妻亡命爲王捕之甚急將出境會夜阻水不能去陽於
人家霸櫥中湘湖間謂窗爲兒大將日有知覺語之曰君大婦
逃去抽屬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脫卒不知告者何人以爲神物
乃世世奉祀謂之｜｜｜｜ **四金剛人** 王明清揮塵後錄曹功顯
今參政照鄰乃其後也｜｜ 勛昭同時以昨從徽宗北
行至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曰｜｜爲康王再使虜中欲就鞍
時二后泊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者見｜｜｜｜狀貌雄
偉各執弓劍擁衛上體婢指示衆雖不見然知其 **麻胡** 王林野
長慮后即悟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助 谷爲其
會稽錄載會稽有鬼號｜｜ **烏野七神** 王林野客叢書老杜詩
好食小兒腦遂以恐小兒 家家養烏鬼嗚者不一

娜奭子以爲絅祭覔夫以爲｜｜｜｜ 洽齋夜話以爲烏蠻鬼
沈存中筆談綳泰雜記遯隱發話陸農師埤雅以爲鷗鴿四說
不同惟洽齋之說爲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鬼大部落有
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
人衣黑繒白蠻則婦人衣白繒又以驗洽齋之說劉禹錫南中
詩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蓋唐南
川峽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 **烏蠻鬼** 見經幃
杜詩以與魚對烏鬼知其爲烏蠻鬼也審矣
邢家炊中志泉州於官陳了水淋每夜用獠氏法詛咒施食仍
焚毋勝咒幡數紙當衙鉛以驛舍中夜有婦人立杌前咒之云
無恐我來從官人｜｜｜耳前之怨不 **翠衣赤幘** 引管密實總厲
見明日視而燒之夜復來拜謝而去
唐年補錄潤州門品下忠政云閏成中死十一日復活所見
人｜｜｜｜｜｜曰大名汝行兩隸於左右落隊其左右落
隊各有五方甲馬旗於雲頭俯向下禹穆游宮紫雲之內細
恐見其異者見木粒長數尺凡兩隊而一隊手小項餅子則人
間次一隊所貯如馬牙稍未詞 **林淺子** 異聞錄作大雅
之說用雨皆在前風東爲毁 自衍苑夜自出爲忽有
內降撰文字不端視之乃撰祭｜｜｜文既然不知所式又無
爲気可據其以爲詞忽思周丞相爲其來早有例見使人延
過院中高聞云亦有故事何如當式自高選 **宗家如雞行聲** 聞異
見人致祭於林泉子之神曰汝典可狀鄭六
總錄邢大尉初內渡寓家湖州他請驛獄陥不足容謀居於歸
安甚切得爲橋門王跋大尉宅｜綴得錢二十緡或曰都物中如
此第舍宿而丐鴆緝令不能什一亦如其說乎是宅久爲妖崗
所據人不復堪處故以相付耶之內子及妹慶國夫人者皆
倘言不可用邢思之稍稍訐內了曰人言是否固未定我將先
蠱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爲信氏擇日陳 婢子偕行庖可
詁其實遂往見留半月中外以爲無歉不陷孩復於正堂寂無
一怖歸家具言且力武前安二乏亦深然之又始造室徒
之從之日物怪卽見家人聞蜂聞窗語輒應於屋上時俯瀍簌
無所聞隨至蠱惑娘妄怙不避人於是恤悔其來時朱安國在

德侍亟遣招致爲作法考擒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出又捕治之俄復然鬼自述兄弟四人又有他宗從奔屬并同儕極多宋施術已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茲地經兵虜之殺後人無數今日何勝治不若建黃籙大醮拯拔之吾當爲主行使超然受生不與鬼爲怨府亦上計也邢如其戒捐錢二百萬辦醮筵餗之夕置瓮架上羅以布悉召諸魈集於中宋約邢視畀至前發力不能舉但覺瓮內——說事用八從卒負出門皆云瓮有上甚重各若荷百斤耳投之竹園深坎下宅至今平

長恩（秘閣閒話司書鬼曰——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力小地卑不能與寧致雲雨（釋文瑩續湘山野錄太平興國五年秘書丞安德裕知廣濟軍是歲亢旱因禱於梁山神祠方汴奔神自幃中冉冉而出古服峩冠拱揖而前立安以至誠所感亦不爲懼遂訴愆亢之災答曰某雖卑之神也竊湘人之爲熟與朗答恨——雖云龍司職動息由天某當爲公至上帝之所密候雨信必先期奉報一夕而降安是夕夢神曰雨

侯甚遲只在來朝及期大澍于里告足翌日公具牢醴以謝之）

盤塘江水仙（陶宗儀輟耕錄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遊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渎夜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一櫂漸近舟側中有素粧女子斂衽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迎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風緣非同人間之淫奔者幸勿見却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上是奴家郎君閒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即盤塘鎮行數步見一——祠墻垣皆黃土中庭紫荊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二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三

靈異部三

徵應

黑牛生白犢（列子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視門見血便上北山（淮南子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

當沒爲湖謂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閫閽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塗門閫明日老嫗早往——國沒爲湖）

援戈撝日（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而——之——爲之退三舍）

殺降不得侯（史記李將軍傳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已——此乃將軍所以——者也）

一身盡痛若有擊者（漢書田蚡傳蚡疾——謼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見魏其侯與灌夫共擊笞欲殺之竟死）

高大門閭令容駟馬（漢書于定國傳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

寃子孫必有興者于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祭孝婦天立雨（前漢書于定國傳）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冢因表其墓｜｜大｜歲熟

揚水示虜（後漢書耿恭傳）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以｜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冠雀啣三鱣飛集講堂前（後漢書楊震傳）常客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魚｜｜｜｜｜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大鳥（後漢書楊震傳）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

兔擾室木連理（後漢書蔡邕傳）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馴｜其｜傍又｜生｜｜遠近奇之多往觀焉

竇氏之祥（後漢書竇武傳）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蛣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焉

舍側湧泉味如江水（後漢書姜詩傳）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饍呼鄰母共之｜｜忽有｜｜｜｜｜｜｜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

玉衣覆（魏志甄皇后傳註）魏書曰后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其上者常共怪之

天子哀思慈親（魏志甄皇后傳）太和元年四月初營宗廟得玉璽一方一寸九分文曰｜｜｜｜｜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

入林哀嘆笋為之出（吳志三嗣主傳註）楚國先賢傳曰孟宗母嗜笋冬節將至時笋尚未生宗｜｜竹｜｜｜而｜｜｜｜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之所致

感冰解鯉躍（晉書王祥傳）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焉

黃雀入幙（見上）

放龜（晉書毛寶傳）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鷹雉棲梁猛獸擾庭（晉書許孜傳）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其｜鹿與｜｜其｜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

錫金薦玉（晉書孝友傳序）功自天誠上感明祇下贊郭伊致｜｜之慶陽雍標｜｜之祉

烏馴丹羽鹿呈白毳（見上）烏馴丹羽集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孔文之廬

雙鶴警叫（晉書吳隱之傳）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雁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

收淚視地便有菫生（晉書劉殷傳）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菫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

七年粟（見上）

誦經械脫（晉書苻丕載記）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

之義｜觀世音｜至夜中土開｜｜於甬裝之中硯箭而忽生
若有人導之者遂奔陽往期以爲洛陽令
泉水宋書王彭傳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
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
力助作磚磚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
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散｜
｜｜｜｜｜鄉隣助之者並嗟嘆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焉｜
葬事既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
爲通靈里蠲租布三世越王石清澈無隱齊書虞愿傳海邊有｜｜常
隱雲霧相傳云南康太守乃得
見愿往觀硯｜｜｜｜廠兩楯流來接之得過齊書顧歡傳始興人盧度亦
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
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
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鹿隨聲去魚次第
來齊書顧歡傳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後隱居西昌三顧山鳥
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屋前有池

養魚皆名呼之｜｜取食乃去朝採苽子暮已復生齊書韓靈敏傳早孤與
兄靈珍並有孝性尋母
又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苽半畝以此遂辦葬事雀三足飛集廬戶梁書夏侯
禪傳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於
墓嘗有｜｜｜來｜其｜眾咸異焉空中忽見聖僧梁書鄱陽
王恢傳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下不豫
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惶便廢寢食俄而都信至
太妃已瘳後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
恢請之既至｜｜｜｜｜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
所致當避善人梁書傅昭傳出爲信武將軍安成內史安成自宋
以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爲郡郡內人夜夢見兵
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軍眾相與騰虛而逝夢者
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兵馬
踐踏之所也自后郡舍詣門貨漿量如方劑梁書陸襄傳襄母
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常卒患心痛醫方

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兩
｜｜｜｜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爲孝感所致也
瓜分一相識梁書滕曇恭傳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
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士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
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
｜｜｜｜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
門莫知｜｜｜｜慧眼水梁書江紑傳江紑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蒨
所在光祿大夫紑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紑侍疾
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必差及覺說
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
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啟捨同夏縣
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勅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智者
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飲慧眼水
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
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稽顙北辰求以身
者爽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

代梁書庾黔婁傳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
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
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
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苦至夕每｜｜｜｜｜｜俄聞空
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性冥通梁書阮
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易黔婁父孝緒傳
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
｜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薓舊傳
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
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嘆其孝
感所致鹿滅所獲枯草更生陳書吳明徹傳明徹幼孤性至
孝年十四感墳塋未備家貧無
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明徹哀憤每之田
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已｜｜明徹疑之
謂爲紿已及往田所竟如表奏通天臺陳書沈炯傳荊州陷爲
其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

授炯儀同三司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
留之恒閉門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嘗
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歸之意其辭曰臣聞橋
山雖掩鼎湖之靈可嗣有曾既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
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學射之宮於游澗醴日觀
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歟既
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宛出人
間陵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別風餘址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
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
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徵擯之說其夜炯夢見有宮禁
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
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
還上見白鶴集庭陳書沈炯傳……隨亂……所居之處每晚不入
依托者常數白家日精洞蔬能開中物常有
一雙｜其｜樹馴狎欄廡豺狼絕迹陳書司馬暠傳丁父
時集几案春來秋去幾二十年艱哀毀逾禮廬於墓

側一旦之內惟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
爲結廬數載｜｜齊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新林至
今猶 華竟齊不萎 南史齊晉安王子懋傳母阮淑媛嘗病危篤
傳之 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罌盛
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
諸佛令｜｜｜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當
世稱其 竹爲燈纘枝葉大茂 南史齊南海王子罕傳母嘗寢疾
孝感 病子罕晝夜祈禱於時以
｜照夜此纘宿昔｜｜｜
母病亦愈咸以爲孝感所致 雙鶴來下 南史庾域傳母好鶴唳
一旦｜｜｜ 域在外營求孜孜不息
者以爲孝感所致 論灧澦如帙本不通船塘水退爲庾公 南史庾子輿傳
及父亡哀慟將絕若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
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侶忌之部
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
下及渡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

南史邱傑傳卜四道貨以熱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
｜三九藥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啖生
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 魏
得蝦蟆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邱氏世守此藥果 吳疫平 書
太武帝紀去春小旱東作不茂憂勤克己祈請靈祇上下咸秩
豈朕精誠有感何報應之速雲雨震霈流澤沾渥有鄙婦人持
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玉色鮮白光照
內外印有三字爲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吳疫平
推原其印蓋神靈之 捐灰 魏書崔浩傳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
報應也朕用嘉焉 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
｜｜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
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夷未有如浩者世皆
以爲報應 繡衣丈夫再拜謝德 魏書裴安祖傳安祖嘗行值天
之驗也 熱舍於樹下有鳥逐雉雉急投
之逐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安
祖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

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 能道無風市之異 魏書崔挺
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傳除昭武
將軍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十九年車駕幸兗州召挺
赴行在所及見引論優厚又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
悅謂挺曰別卿以來條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
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
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兼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
曰彝受使省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舊掖
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拜遊觀
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
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
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惟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
｜｜挺既代即爲風雹所毀於後作 地陷得銘 魏書吳悉達傳
以每壞隧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 刺史以悉達兄
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
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

父｜詭因遷葬合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禮役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蛇頭齧袴襠 北齊書陸法和傳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

斷頭牛徵命 見上

孝魚泉 周書陸通傳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

猫為犬所乳 舊唐書李迥秀傳景龍中累轉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又持節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所居宅內生芝草數莖又有｜｜｜｜中宗以為孝感所致使徵其門閭

漂材木克堰 舊唐書張守珪傳守珪都督瓜州地多沙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盡為賊所毀旣地少林木難為修葺守珪設祭祈禱經宿而山水暴至大｜｜｜塞澗而

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於是水道變舊州人刻石以紀其事

青蛇乘高而下 舊唐書楊朝晟傳朝晟次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遠有｜｜｜｜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防環之遂為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茅土之慶 舊唐書李全忠傳廣明中為棣州司馬有蘆生於室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蘆母乃怪歟建曰蘆葦類得澤而滋公家有｜｜｜｜始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節鉞者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斯言

盧老 唐書崔成傳成父銳初佐李抱貞為潞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曾事隋朝實際寺李先生預知過往未來之事為河朔禁遊客銳留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與君為子因指口下黑子願以為志成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即｜｜也父即以盧老字之既冠棲心高尚志於林壑往往獨遊南山經時方還

禱解必雨出游必霽 舊唐書段文昌傳文昌節荊南州或旱｜｜｜或入而遇｜｜｜｜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得雨不愁公出游

常產芝之草 唐書李迥秀傳母少賤妻崔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犬乳隣猫中宗以為孝感旌其門閭

神許 唐書鄭潛曜傳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靧而毛疾使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

劍躍 唐書王潮傳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悉視魁梧雄才皆以事殺之衆懼及南安潮說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絕衆者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怖始不自安與左右數十人伏叢篁伺緒以狗衆呼曰殺推行全為將軍辭曰吾不及潮請以為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制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吾以為主至潮｜｜｜｜於是衆以為神皆拜之審知稟潮自為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

羣鹿馴擾 唐書張無量傳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不復狀屢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

馬不嘶 五代史唐本紀克用掠常山西以十餘騎

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偶不嘶以免

六子皆赤 五代史吳世家徐溫與劉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為惡采苟無二心當成渾化溫遽止之一擲｜｜｜｜

渾化 上見

髻上花 宋史五行志紹興間郡獄有誣服孝婦殺姑婦不能自明屬行刑者插｜｜｜｜於石隙曰生則可以驗吾冤行刑者如其言後果生

鑿冰得鱖 宋史查道傳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於河｜｜取之｜｜尺許以饋

竹杖生柯葉 宋史孝義傳王珠以孝聞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側植｜以為｜後｜｜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雲芝之祥

空中大星如月者三 宋史列女傳呂仲洙女名良子父得病瀕殆女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刲股為粥以進昨夜中羣鵲繞屋飛噪仰視｜｜｜｜燐燐｜｜｜越翌日父瘳

臏上書背 遼史孫甲傳孫甲素信浮圖清寧初從軍墜馬潰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至

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導孩兒升階拄
牘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欲僕執汝——｜官至使相壽七十
七須與還擲之大壑而寤道
宗問之命書其事後——｜ 蛇白鞾中墜 元史察罕傳常行困脫鞾藉草而寢鵲鳴
其傍心惡之擲鞾擊之有——｜歸以其事聞帝
曰是寡人所惡者在爾則為害神宜戒子孫勿殺其類 湖生雕
胡 葛洪西京雜記會稽人顧翱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
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贏儲
家亦近太湖——｜中後自——｜無復餘草蟲
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 青衣童子授蚺蛇
膽 干寶搜神記顏含字弘都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
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
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
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種玉
干寶搜神記楊公伯雍雒陽縣人也本以儈賣為業性篤孝父
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

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
平好地有石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楊公未娶又語云汝後當
得好婦語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生石上人
莫知也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時人求多不許公乃
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為狂因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
至所——｜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
聞而異之拜為大夫乃於種玉處四角作
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虎送野肉 干寶搜神記蘇易者
廬陵婦人善看產夜忽為虎所取行六七里至大壙厝易置地
蹲而守見有牝虎當產不得解匍匐欲死輒仰視易怪之乃為
探出之有三子生畢牝虎負
易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內 鶴銜明珠以報 干寶搜神記噲參養母至孝曾有玄
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其瘡愈而放之後鶴
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見鶴雌雄雙至各——｜——｜參噲飛
鳥銜火 王嘉拾遺記邢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夾之谷山傍水號泣不息以淚洒

石則成根皆朽木枯草皆重茂以漑浸地即鹹俗
謂之鹹鄉昭帝嘉其孝與表銘其邑曰孝感鄉 鹹鄉見甘泉
自漑 王嘉拾遺記曹曾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為曾事親盡禮日用三牲之養一味不設為客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
而歸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清之水
曾跪而操瓶則——｜——｜湧美於常 應聲榮茂 吳均續齊諧記京兆田真
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均惟堂前一株紫荊樹共議欲
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
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
勝不復解樹——｜——｜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為孝門真仕至
大中大夫 銜環報德 吳均續齊諧記弘農楊寶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樹下傷復
為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親自照見
為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唯以黃花食之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
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群雀俱來哀鳴遶屋數日乃
去是夕三更寶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為

鴟梟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白環與之
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
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名公 榆鞭豎地成林 酈道元水經注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
遭亂入羌後其祖父為羌所推為渠帥而居此城土荒民亂暉
將移居抱疾出頓此山為羣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
以青羊祈山神泉
湧出榆木——｜ 紫衣起甘雨而降 酈道元水經注長沙昔舊傳云說民字石鄉為
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民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
晨至午——｜——｜人為歎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
王自出祝令特苦精 曾參居此梟不入郭 酈道元水經注門南隔水有雲壇壇高三
誠感應滂沱下雨
丈曾子所欲匱風擊高門一里餘道西有道
元君碑是曾相東君立昔——｜——｜——｜ 虎乳 空注河南
蔡氏性至孝事親無倦親沒之後負土成墳廬於墓側人有
一承將收名氏為虎母不自勝於墓所得病不能食——｜常之

百餘日乃今林木幽茂號曰孝子墓也

天爲出平石至江管中 酈道元水經注水有孝子石西縣人有隗叔通者性至孝爲母給江管水｜｜｜｜｜｜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誠發中而休應自天矣

敬君之義感還二女 酈道元水經注昔吳郡太守張公直自守從還道由廬山子女觀廟婢指女戲妃像人其妻夜夢致聘怖而遽發明引中流而船不行合船惶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而船得進公直方知兄女怒妻曰吾何面於當世也後下己女於水中將渡從見二女於岸側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君主簿｜｜｜｜｜｜故干寶書之於感應焉

羣烏銜鼓 酈道元水經注縣先曰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後有｜｜｜｜集顏烏所居之部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烏至孝故致慈烏欲令孝聲遠聞又名其縣曰烏傷矣

鄭風 酈道元水經注谿水下注大湖邪谿之東又有寒谿谿之北有鄭公泉泉方數丈冬溫夏涼漢太尉鄭弘宿居潭側因以名泉弘少以苦節自居恒躬采伐用貿糧膳每出入谿津常感神風送之路憑舟自運無枝檝之勞郡人貪藉風勢常依隨往還有淹留者徒輩相謂汝不欲及鄭風邪其感致如此

誦書愈病 柳宗元龍城錄國初有孝子王勃作孝經義疏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本性鄙朴凡鄉里有鬬訟衝郎南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衡明後有病者郎請衡水誦書孝亦得愈

丘燕 劉肅大唐新語崔希喬以仁孝友悌丁母憂哀毀過禮爲鄴縣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能盈盈尺州以聞選監察御史轉并州兵曹溫邶合貧乏徒荷其仁恤時有雲氣如蓋當其聽事須臾五色鵲雜遶於州郭以狀聞勅編入史其在并州聽前叢篁有小鳥如鶺鴒來巢孕卵五色且如雜子數日鷇毀雛見已大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鵝驛擾倒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入到於今號爲｜｜｜

芝生一宿能盈盈尺 上見

雲氣五色遶於州郭 上見

放黿報恩 李肇國史補韋丹少在東洛嘗至東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乃漁者網得大黿繫之橋柱引頸四顧似有求救之狀丹問曰幾千錢可贖答曰五千文丹曰吾祗有驢直三千可乎曰可於是與之｜｜｜水中徙步而歸後｜｜｜

一酌而堅冰陷一釣而沉詔獲 段成式酉陽雜俎李彥佐在滄景大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延舟水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暴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沉浮於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內祀未嘗匱爾河伯泊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返溺之予或不獲予齋告於天天將謫爾吏酹水辭已忽有聲如震河水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沉鉤索下一鉤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推誠於物著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芥頃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得非精誠之至乎

犢頂白毛若縷織成文字 張讀宣室志有崔君者貞元中爲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

苦之嘗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酬其寺僧亦以太守終不敢言未幾而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者其｜｜上有｜｜｜｜｜｜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嘆且異曰崔君爲吾郡太守嘗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之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毛上文字已而復生同至其家雖豢以芻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爲異亦竟歸其寺焉

犬能感惠報德 張讀宣室志郭司空釗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京府時有閽者甚謹朴釗念之多委以事嘗一日釗命市紋繒絲帛百餘匹其價倍且以爲欺我即囚於獄用致其罪獄既具釗命笞於夜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釗大異之且詰其事閽者曰某好閱佛氏金剛經自童丱嘗以食飼羣犬不知其他釗嘆曰｜尚｜｜｜其｜｜其｜吾安可不施恩信遂釋之

鼠人立以前足相鼓 張讀宣室志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畜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上而門

外有｜｜數百俱｜｜如甚喜狀家童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圯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而羣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況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澤而報德者亦宜竭其誠有不顧者當視此以愧諸

歸魚直〔張讀宣室志〕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者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嘗用巨舫載魚詣於吳越間唐天寶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間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人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勁即匿身蘆中以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盡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豎子安得為妖妄乎唾而罵言且久成無以自白即用衣貨酬其直既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於岸明日還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汝｜｜成益奇之是日於瓜

洲會羣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汧陽令退居瓜州備得其事傳於紀述

鼠報〔王泉子〕進士李昭眼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托之地主司晝寢忽寤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眼之卷令還於架上復寢睹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眼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猫皆云｜｜

不根而生滋茂殆一畝〔彭乘墨客揮犀〕寇萊公卒於雷康詔許歸葬道出荊南之公安縣邑人迎祭於道斷竹插地以掛紙錢竹遂｜｜｜｜｜｜邑人神之立廟於側祠宇嚴潔祀奉甚謹今侍讀王公樂道文其事於石

城破乃批奏狀之曰〔司馬光涑水紀聞〕太祖皇帝潛龍時雖屢以兵著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下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勘｜｜｜｜｜｜｜也

菜花成荷佛坐花中〔沈括夢溪筆談〕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蓮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熙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園中｜｜悉｜｜花仍各有一｜｜於｜｜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敬佛甚篤因有此異

出入乎犬聯隨〔馬令南唐書歸明傳〕黃載字元吉其先江夏人諸生隸金陵市羊以備饌戲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綰僧謂生而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明悟｜則｜｜譚倅夏中正為作犬羊仙序以記其事

天賜酒量〔葉夢得石林燕語〕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為太祖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宴近臣常盡懽而審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滿一日酒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可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必｜汝｜｜可試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盡連數大杯無苦自是每侍宴輒能與衆同飲退還私第則如初

飲水不饑〔郭彖睽車志〕滄州有婦人不食惟日飲水數杯年四十五六而面貌悅澤人問

不食之因自言幼年母病臥床無父兄日負果於市得顧錢數十以養母值歲歉穀貴艱食乃仰天禱曰今日所獲不足以活二人願天憫之使我｜｜｜｜庶所得可盡以供母遂歸再飲一杯果不飢自是亦不思食又數歲而母卒時不食已三十年矣

冥寫般若〔廣異記〕陳文達持誦金剛經有人入冥見，堂云名｜｜｜待文達也

金蝦蟇〔李玫纂異記〕陳宏泰家富於財有人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將鬻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悉令放之江中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躍出也

讖

大螾大螻〔呂氏春秋〕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

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於土

草木秋冬不殺 見上

金刃生於水 見上

赤烏銜書 見上 晉史記之 周語｜｜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

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 史記三代世表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白燕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為臣言豈不偉哉

秦讖 史記趙世家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之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於是出矣

三神之令 史記趙世家知伯率韓魏攻趙襄子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髯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

朱書 見上

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史記灌夫傳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

赤精子之讖 漢書哀帝紀待詔夏賀良等言｜｜｜｜｜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注應劭曰高祖感赤龍而生自謂赤帝之精良等因是作此讖文

璧有七張伯藏一 後漢書郡國志注漢晉春秋曰鍾離意相魯見仲尼廟頹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歎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況見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周觀輿服之在焉自仲尼以來莫之開也意發視之得古文策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堂鍾離意｜｜｜｜意尋案未了而卒張伯者治中庭治地得六璧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懼探璧懷中出咸以為神

當塗高 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

劉氏復興李氏為輔 後漢書李通傳時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讖云｜｜｜私常懷之

彭亡 後漢書岑彭傳彭所營地名｜｜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

王梁主衛作玄武 後漢書王梁傳世祖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帝以野王衛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為大司空封武強侯

增益圖書矯稱讖記 後漢書桓譚傳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

孔為赤制 後漢書郅惲傳漢歷久長｜｜｜注言孔子作緯書歷運之期為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為赤制是也

五七 後漢書蘇竟傳｜｜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與焉注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

繇袠秘記 後漢書楊厚傳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中有先祖所傳｜｜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

內學 後漢書方術傳序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挾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負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

與賈謐以附問稱頌桓譚尹敏以亂作論敗曰是習爲｜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白首同所歸**晉書潘岳傳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耶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截齊便去**晉書齊王冏傳初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耳識者聞而惡之又謠曰著布袙腹爲齊持服俄而冏誅**張字分明**晉書張軌傳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元石白點成二十八宿**白點成二十八宿**上見**華山玉版**晉書載記僞趙石季龍使人採藥於｜｜得｜｜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爲儁之應也**以蒱擲柱**宋書劉秀之傳秀之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此｜若能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惟秀之獨入焉

錫爾金鉤既公且侯梁書夏侯詳傳先是荊府城局參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鉤隱起雕鏤甚精巧篆文曰｜｜｜｜｜｜｜｜士瞻詳兄女壻也女竊以與詳詳佩之期歲而貴矣**得八車**梁書樂藹傳天監初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魚登日輔帝室**南史宋武帝紀初雍州刺史魯宗之頑力好亂自虞不爲帝室所容帝常爲讖曰｜｜｜｜｜｜與休之相結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軌會於江陵帝至江陵休之衆潰與軌等奔襄陽**樵所得貂蟬一具**南史江淹傳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時著之至是果如母言**蟬珥之兆**南史朱异傳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太原王宅**魏書王椿傳初椿於宅構起廳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人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銅拔打鐵拔**北齊書神武帝紀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爲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高末**北齊書幼主紀游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隋書劉昉傳昉入佐相府便爲非法二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劉氏應王爲萬日天子**射雉之符**隋書龐晃傳高祖出爲隋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爲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爲嵩山太守高祖爲定州總管遞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悅晃

因白高祖曰此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也晃亦轉爲車騎將軍及高祖爲揚州總管奏晃同行既而高祖爲丞相進晃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祚謂晃曰｜｜｜｜今日驗不晃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萬國乃猶憶疇昔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黃班青驄**隋書韓擒傳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焦梨狗子**北史魏孝武帝紀宣武孝明間謠曰狐非狐貉非貉｜｜｜｜齧斷索識者以爲索謂本索髮焦梨狗子指宇文泰俗謂之黑獺也**爇然兩頭河邊羖攊**北史齊文宣帝紀先是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攊飛上天｜｜｜｜於文爲高｜｜｜｜爲水邊羊指帝名也於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且讖云羊飲盟津角挂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角挂

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河星賜傍有大水上人常見羣牟數百立卧其中就是不見事與讖合顯王勿疑**羊飲盟津角拄天**上見**扳肆**舊唐書懿宗紀又人中木京城小兒謠布頭豆水紐之向日謂之帝果以鄭王降大位豆舊唐書竇建德傳建德紀陣於汜水奈上人破之建德**入牛口**中檢嶽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王謹楊武威作殺之久是鍾中有童謠曰———勢不得久也舊唐書竇建德傳大建德行至牛口渚其惡之果敗於此地也以———三有岳州校尉華景珍富世猛族師鄭文秀同九欲為獨孫稽其部萃沔州人張繡等同謀叛隋郡縣官屬衆欲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雖假名號衆必不從今若推主當從衆望羅川令蕭銑梁氏之後寬仁大度有武皇之風吾又聞帝王膺籙必有符命而隋氏冠帶盡號———斯乃蕭家中興之兆今請以為主不亦應天順人乎衆乃遣人喻意銑大悅**五娘子**舊唐書李君羨傳貞觀初太白頻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謠言當有女武王者太宗惡之時君羨為左武衛將軍在元武門太宗因

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羨自稱小名———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猛勇又以君羨封邑及屬縣皆有武字深惡之**牛繼馬後**舊唐書五行志———有———之象魏收書史以為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沖推尋事跡以後魏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考校謠讖特著論以明之**打麥麥打三三三舞了也**舊唐書武元衡傳先是長安謠曰———既而旋其袖曰———解者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盗謂賊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日月照霜雪**舊唐書五行志貞觀十四年突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伐高昌先是其國中有童謠曰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回首自消滅**側堂堂撓堂堂**舊唐書五行志永徽後民歌武媚娘曲調露初京城民謠有———之言太常丞李嗣真曰側者不正撓者不安自隋以來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者唐再受命之象**契苾兒歌**舊唐書五行志永

淳後民歌曰楊柳楊柳漫頭駝垂拱後東都有———皆淫艷之詞契苾張易之小字也**心下**宋史后妃傳李宸妃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叙完當為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左持干戈右持俎豆**宋史曹彬傳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手———手———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六齒皆亦**宋史王繼升傳子昭遠與兒中惡少遊一處一日衆祀里神昭遠適至衆以傳投之謂曰汝異之他日倘有節鉞試擲以下———有———之昭遠一擲———**古碑隸書**宋史聶冠卿傳初世卿監延豐倉掘地得———有———字半漫滅其可辨者云公先世餌霞校雲高尚不仕累石於江濱又云昭王大水相屬又云水龍夜號夕雞驚飛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是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按世卿冠卿弟**夢亭**宋史余靖傳靖嘗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死之故靖常畏西行及卒則江寧府———淮———也**抽書占**宋史陳堯佐傳堯佐自娛於泉石

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戒其子———哭上———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誌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歿於辛丑歲填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天水碧**宋史南唐世家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会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及江南滅方悟天水趙之望也**柴入火必焚**遼史魏璘傳應曆中周兵犯燕上以勝敗問璘璘曰周姓柴也燕分火也———其言果驗**風吹幞頭與浮圖齊**遼史張孝傑傳初孝傑及第詣佛寺忽迅———孝傑———墮地而碎有老僧曰此人必驟貴然亦不得其死竟如其言**玉版金壁**王嘉拾遺記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鳥鳴似語蟲蝕成字**劉勰文心雕龍昔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

｜｜｜爲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酈道元
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亂矣 菟見犬其勞必驚 水經注
典畧曰雎陽字自菟或戒固曰將軍字菟而此邑名犬｜｜｜
｜｜｜宜急去菟不從漢興平四年魏太祖斬之於此 鶴
｜｜｜劉餗隋唐嘉話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
鶴銜一魚袋 有｜｜｜物入其堂前架上而去乃｜｜快快
數日而鵲墜寸紙有補闕二字 趙璘因話錄河南孔尹溫裕任
加大夫 補闕日詠討寃項事貶郴州司
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湜業書報云憲府欲取爾作侍御史日望
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鵲喜於
庭自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願早得官｜既飛去 我兄例到豈
｜卞方｜｜｜極異之每幾却除此官｜
奈我何 鍾輅續前定錄長慶中鄧州里巷人每語輒以牛字助
之又有僧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
｜｜｜未幾而相國奇章公帶平章事節制武昌軍其語
乃絕而牛師尚存僧者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哉

遇牛迴 蘇鶚杜陽雜編代宗廣德元年上至陝因望鐵牛蹶然
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
神驗擾撫吾背曰天下有災｜
｜方｜今見牛也朕將迴爾 鏡形成相字 王仁裕開天遺事宋璟未第時因於
日中覽鏡｜ 明堂火珠詩 孟啟本事詩崔曙進士作｜｜｜
｜忽｜｜ 贈帖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
當時以爲警句及來年曙卒惟 糾紛成及字 張耒續明道雜志
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識也 某應舉時已獲薦
赴南省假居省前汴上散屋中初入屋懸寢帳忽見余帳後有
一黃草新繩子垂下草長數絫自相｜｜｜｜一｜｜余曰此乃
任兆甚問人謂登科及第也省試罷歸省榜將出復至京師寓
相國一鄉僧院中晨起嗽口噴水門上覺水凝成隱然有字因
洗視之乃四字云榮登 榮登在郎上 見賭彩選 吳處厚青箱襍記
在即也是時余明奈 原武鄭公戩天聖
中舉進士嘗與同輩｜｜｜一坐皆 半堂食 吳處厚青箱襍記
負獨戲真教有當是歲第一人及第 李瑒時朝中大臣

多蔬食月爲十齋至明日大官具晚膳始復常珍謂之｜｜
其後周師至淮上取濠泗楊楚泰五州而環又割獻滁和廬舒
蘄黃六州果去唐國土之半則半堂食之應也 龍舉頭猴掉尾 吳處厚青箱襍記唐末劉建峰定長沙遣
馬殷領衆攻城濠得石碣有古篆十八其文曰｜
羊爲兄猴作弟羊歸穴猴離次解者以殷乾寧三年丙辰歲代
立乃龍舉頭也至乾祐辛亥歲國亡乃猴掉尾也殷子希範以
己未歲生又以開運丁未歲嗣乃羊歸穴也又子希崇壬申歲
生後爲江南所 三字五馬 吳處厚青箱襍記龐巨昭善星緯之
俘乃猴離穴也 學唐末爲容州刺史惡劉恩殘虐乃
歸長沙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短長巨昭曰吾入境內聞童謠
曰｜｜｜馬子離群年子無舍自今以後馬氏當五主楊氏
當三主後 去海十里過山萬重 吳處厚青箱襍記寇萊公少時
皆如其言 作詩曰｜｜｜止｜｜應
｜及貶至雷州吏呈州圖問州去海幾里 人踏金鰲背上行 吳處
對曰十里則南遷之禍前詩已預讖也

厚青箱襍記本朝翰林蘇公紳嘗題潤州金山寺｜一聯云僧依
玉鑑光中住｜｜｜時公方舉大科識者以人踏鰲
背上行乃榮入玉堂之兆已而果 秋風亭句 王偁東都事略寇
然公位止於內相豈亦詩之讖耶 準舉進士爲巴東
令巴東有｜｜準析韋應物一言爲二｜曰 黃樓玉局 張邦基墨
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必大用
莊漫錄東坡知徐州作｜｜未幾黃州安置爲定帥作松醪賦
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
矣在京師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他年 寫八賦不
歸幾人比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識也
脫誤一字 周煇清波襍志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曰我決爲海
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焚香｜年生
所作｜｜｜當以卜之寫畢 大金帶圍出則城中當
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月廉州之命至
有宰相 周煇清波襍志紅藥而黃腰號｜｜｜初無種有時而
｜｜｜韓魏公爲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

選客具樂賞之時王岐公爲倅王荆公爲屬皆在席缺其一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傅入門亟招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後皆爲首相一出四枝上見

曹門高

陸游老學庵筆記天聖明道間京師盛歌一曲曰｜｜｜未幾慈聖太君受册中宫人以爲驗矣其後宣仁與慈聖皆垂簾攝政而宣仁實慈聖之甥則微兆之意若曰曹門之高當相繼而起也何其神哉

玉帶圍頳

周密齊東野語鄭丞相清之在太學十五年殊困滯無聊乙亥歲甫升舍選而以無名闕未及奏名遂仍赴丁丑省試臨期又避知舉袁和叔親試別頭愈覺不意及試青紫明主恩詩押明字殆料適窘思索良艱漫檢韻中有頳字可用爲末句云他年賡渥澤方｜｜｜｜歸爲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綠衫尚未能得著乃思量繫玉帶乎已而中選舉附驛貫官至極品竟此賜遂成吉讖以此知世之明窮富貴皆非偶然也

一竿岐爲二

陶宗儀輟耕錄白廷玉先生號湛淵錢塘人家多竹忽｜｜｜上｜｜人皆異之賦雙竹杖詩未幾先生殁先生有二子或以爲先

兆云

鑿成金世昌三字

陶宗儀輟耕錄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紹夏氏嘗買廢宅修葺前廳梁內有｜｜｜｜｜｜｜必昔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爲有定數云

唱胡十八小令

陶宗儀輟耕錄至元甲子阿合馬拜中書平章領制國用使司時樂府中盛｜｜｜｜｜知讖緯者訣其當擅重權十八年人未之信果於至元壬午伏誅越五年丁亥閏二月桑哥拜中書平章立尚書省貪暴殘忍又十倍於阿合馬人亦謂桑字拆而爲四十八桑字後改作相字亦拆爲四十八竟不知應之於壽或應之於賦然自立術之日至辛卯正月敗積恰四十八月其神驗如是

自題桃符

陶宗儀輟耕錄張之翰字周卿邯鄲人由翰林學士除授松江知府｜｜｜｜云雲間太守過三載天下元貞第二年是歲卒亦讖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三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四

靈異部四

夢

二丈夫

晏子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晏子俯有間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散師不果伐宋

五丈夫

晏子景公畋於梧邱夜猶早公姑坐

睡而夢有｜｜｜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邱此其地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

二日鬭

晏子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鬭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鬭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曰公日寡人夢與二日鬭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遊華胥國

列子黃帝晝寢而夢

丨于丨民之丨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寢虛若處牀上見

通於天地應於物類列子一體之盈虛消息皆丨丨丨丨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甚飽夢與甚饑夢取上見

神遇列子丨丨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真人不夢上見

八徵六候列子覺有八徵夢有丨丨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者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神交上見

君僕列子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趨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丨丨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丨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蕉鹿列子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

夢分人鹿上見

君乎牧乎莊子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丨丨丨丨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

胡蝶為周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丨之夢丨

丨丨與丨丨之夢丨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夢為鳥厲天夢為魚沒淵莊子且汝丨丨為丨而丨乎丨丨為丨而丨於丨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髑髏見夢莊子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丨丨丨丨丨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駁馬朱蹄莊子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頿乘丨丨而偏丨丨

清江使莊子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丨丨丨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

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
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
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
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 **秋柏之**
實 莊子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
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
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 **煬竈** 韓非子衛靈公之時彌
闔胡嘗視其良既為丨丨丨矣 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
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
公怒曰吾聞夢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
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
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
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 **衣形斯得** 呂氏春秋齊莊公之時有
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
縞之冠丹績之袧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
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

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丨其丨丨之則可 **夢**
不得之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歿
受秋駕 呂氏春秋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丨丨丨
丨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
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
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 **醜夢** 淮南
子身有丨丨不勝正行
國有妖祥不勝善政 **不勝正行** **見行者思居者夢** 淮南子丨丨丨於道
而丨丨丨於寢 **規其臀以墨** 國語且吾聞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
丨丨丨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
名之曰黑臀 **虢夢** 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
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
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丨 **黃能入寢**
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因之且使國人丨
國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
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而無除今

夢丨丨於丨門不 **與海神戰** 史記秦始皇紀方士徐市等入
知人殺乎抑厲鬼邪 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
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
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丨丨丨丨如人狀問占夢博士
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
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
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 **黃蛇自天屬地** 史記封禪書
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 文公夢丨丨
丨丨下丨丨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
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秦繆公上**
天 史記封禪書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
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丨丨丨丨
丨 **[illegible]蘭為符** 史記鄭世家文公之賤妾曰燕姞夢天與之蘭曰
余為伯儵余爾祖也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以夢
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 **顏若桂華** 史記趙世家王遊大陵他
丨丨丨丨遂生子名曰蘭 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

詩曰美人熒熒兮丨丨之丨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
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嬴孟
姚也 **衣偏裻乘飛龍** 史記趙世家孝成王四年王夢丨丨丨丨之衣
丨丨丨丨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
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
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 **日入**
懷 史記外戚世家男方在身者王美人夢 **黃頭郎從後推之上**
丨丨其丨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
天 史記佞幸傳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
丨丨顧見其衣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
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 **[illegible]青蠅矢** 漢書昌邑哀王髆傳王丨丨丨丨之
丨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板瓦
覆發視之青蠅矢也 **雀居樹上** 漢書霍光傳顯夢第中井
水溢流庭下丨丨丨丨 **銅人起立** 漢書王莽
傳莽夢長樂宮丨丨五枚丨丨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
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 **飛虫著**

身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爲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無數赴｜｜又入皮膚中而復飛去

捫天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后嘗夢｜｜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迺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咶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

首陽神馬 後漢書五行志注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元成夢陟｜｜有｜｜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拜要曰君況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也

八ム子系十二爲期 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夢有人語之曰｜｜｜｜｜｜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有十二乎

乘赤龍上天 後漢書馮異傳諸將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爲社稷下爲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太極殿上三穗禾 後漢書蔡茂傳茂初在廣漢夢坐｜｜｜｜｜有｜｜｜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爲掾

不失爲秩 上見

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 後漢書鄭康成傳夢孔子告之曰起起｜｜｜｜｜｜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講

於陰堂之奥 後漢書周磐傳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

帶印綬登樓而歌 後漢書張奐傳初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奐｜｜｜｜｜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而既生子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

商州兵閉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虎銜雷公 魏書曹爽傳注世語曰初爽夢二｜｜｜｜｜｜｜雷公若一升碗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

兩手捧日 魏志程昱傳注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爲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曰更名昱也

山上流水 魏志鄧艾傳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八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瓦化雙鴛 魏志周宣傳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

三夢芻狗 魏志周宣傳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餘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

夢豬嚙足 蜀志關羽傳羽初出軍圍樊｜｜｜｜其｜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

井中生桑 蜀志楊洪傳注益部耆舊傳曰何祗嘗夢｜｜｜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

牛角及鼻公字之象 蜀志蔣琬傳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君位必至公大吉之徵也

腸繞閶門 吳志孫堅傳注吳書曰堅母懷姙堅夢｜出｜｜｜｜｜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

松生腹上〔吳志三嗣主傳注〕吳書曰丁固爲尙書夢丨樹丨其丨丨謂人曰松字十八公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卒如夢焉 吞易三爻〔吳志虞翻傳注〕翻別傳曰又臣郡吏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丨之道士言丨道在天丨丨足矣 三馬一槽〔晉書宣帝紀〕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丨丨同食丨丨甚惡焉 日環城〔晉書明帝紀〕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敦正晝寢夢丨丨其丨 三刀〔晉書王濬傳〕濬夜夢懸丨丨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 生八翼飛上天〔晉書陶侃傳〕侃夢丨丨丨丨而丨丨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 得大象〔晉書張茂傳〕茂少時夢丨丨丨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

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晉書謝安傳〕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至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 斷盤囊〔晉書鄧攸傳〕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丨其丨丨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一烏文彩異常飛入口中〔晉書羅含傳〕含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尙嘗晝臥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因起驚說之朱氏曰烏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 羣魚負羊〔晉書佛圖澄傳〕季龍常晝寢夢見丨丨丨丨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 立氷上與氷下人語〔晉書索紞傳〕孝廉令狐策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紞曰氷上爲陽氷下爲陰陰陽事

也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氷上與氷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氷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 脚肉被啖爲却〔晉書索紞傳〕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紞曰丨丨丨丨丨丨字會東虜反遂不行 魚變爲人〔晉書劉元海載記〕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丨丨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丨丨精見精上 金面丹衿〔晉書劉曜載記〕咸和三年夜夢三人丨丨丨丨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 天神遣使者命拜龍驤將軍〔晉書苻堅載記〕健之入關也夢丨丨丨丨丨丨丨朱衣赤冠丨丨丨堅爲丨丨丨丨健覺日爲壇於曲沃以

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勵士卒莫不憚服 鬼兵〔晉書姚萇載記〕萇在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丨丨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 夢聞鼓吹〔宋書樂志〕晉江左初臨川太守謝摛每寢輒丨丨丨丨有人爲其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當得死鼓吹爾摛擊杜弢戰沒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 白龍夾舫〔宋書劉穆之傳〕穆之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丨丨丨丨既而至一山峯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悅之 丸土〔宋書劉敬宣傳〕敬宣數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夢丨丨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 此絹足度〔宋書沈慶之傳〕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丨丨丨丨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 天門開〔宋書薛安都傳〕安都後征關陝至白日夢仰頭視天正見丨丨丨謂

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至是
歎曰夢天開乃中興之象耶　**乘龍逐日**　齊書祥瑞志太祖年十七夢｜南｜西行｜｜｜
日將薄山乃止覺而恐懼家人問占者云至貴｜　**執龍**　齊書祥瑞志太
之象也蘇偘云青木色日蔡者宋氏末運也
始七年明帝還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當九會不仙與太
祖同寢夢上乘龍上天於下｜｜｜不得從明太祖曰宋州當
大庇生民弟不見　**弟十九子**　齊書祥瑞志清河崔靈運爲上庸
也奉伯令於宋｜我去年已授其天子位自豫章王凡十不足　祥瑞
三王五帝至齊受命君凡十九人也｜
志世祖年十三夢｜｜｜｜｜又夢人指上所踐地曰
周文王之田又夢虛空中飛又夢著孔雀羽衣兩翅云孔雀羽衣位
也又夢鳳凰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　**乘龍**　齊書祥瑞志世祖在
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氣｜｜｜｜｜行度
太極殿階庾溫云歲者運應未極與崇志世
字爲四十兩二點世祖年過此即帝位郢州夢人

從天飛下頭抱筆來｜上｜兩邊不
言而去庾溫釋云畫者山龍華蟲也｜｜｜大祖
太祖年二歲乳人之乳后夢人以｜　**吞玉勝**
｜｜與之覺而乳大出異而說之　齊書始安王遙光傳遙光不敢一
｜生右臍　**有紫光滿室**　**蟠蛇繞城四周**　久城內皆夢｜各其
說之咸　**生身熱如火**　齊書張欣泰傳曰
以爲異　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
｜而君得木州今復夢｜｜｜突有聞人問其言說之乃遍世
衡陽王道度傳永明元年教朝臣集林入關猶於坐收斂
見少日騎五色師子　齊書王儉傳儉則年長兩腋下　**黃衣老**
伏誅　小兒名長數寸夢｜｜｜
公　齊書孝義傳所生母嘗病哲躬自夢見｜｜
｜｜曰可取南山竹筍食之疾立可愈如言而疾
瘳　按靈哲　**鼎中庸九五相追逐**　齊書荀伯玉傳初太祖在淮南
懷珍子　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

樓上有一青衣小兒語伯玉云｜｜｜　**時乘之夢**　齊書荀伯
｜｜伯玉觀城下人頭上皆有草　玉傳泰始
七年伯玉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上兩腋下有翅不舒伯
玉問何當舒上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咒師向上唾咒
之凡六咒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而復斂元徽二年而太
祖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
效矣
｜今見　**蕭生斷流**　齊書紀僧真傳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
勿廣金席　之太祖曰詩人采蕭蕭即艾也｜｜｜　卿
言　齊書南夷林邑國傳林邑王范楊邁初在母夢人以
故以　**太尉以褥席見賜**　梁書柳慶遠傳初慶遠從父兄衛將軍
爲名　｜｜｜精之光色奇耀中國謂紫磨金夫人謂之楊邁
｜｜吾適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　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
汝必光吾公族至是慶遠亦從世隆焉　**墜鈴人懷**　梁書任昉
中散大夫遙妻裴氏嘗晝寢夢有彩旗蓋四角懸　傳父遙齊
鈴自天而墜其一落入｜｜懷中心悸動既而有娠　**著朱衣行水**

上　梁書胡泉傳初泉之爲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
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而
｜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　**折臂太守**　梁書劉之遴
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任皆如其夢　傳之遴出爲
征西鄱陽王長史南郡太守後轉爲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
如故初之遴在荊州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
後當爲｜｜｜即居此中　**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　梁書
之遴後果折臂遂臨此郡
劉勰傳子而在踰立嘗夜夢｜｜｜｜
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　**授**
丸一掬　梁書何點傳點少時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
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
夢中服之　**衣帢行列至前俱拜牀下**　梁書何胤傳先是胤疾妻
自此而差　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
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
疾乃瘳至是胤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

｜｜覺又見之便命營齋 青龍自懷出 梁書陶弘景傳母夢
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 ｜｜｜而｜并見兩天
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 仰見天中字 梁書沈瑀傳初瑀在竟陵
已而有娠遂生弘景 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
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 ｜｜｜曰范氏宅王
是瑀爲高祖說之高祖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 中國今有聖
主 梁書于陀利國傳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陁羅以四月八
日夢見一僧謂之曰｜｜｜｜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
若遣使供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
得自安修跋陁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
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
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
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高祖形以還其 三分取一 陳書
國比本畫別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 世祖
紀梁太清初夢兩日鬭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墜 陳書
地色正黃其大如斗世祖因｜｜｜｜而懷之 懷夢賞慶 張昭

達傳克定閩中以功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世祖嘗夢
昭達升于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讌世祖顧昭達曰卿｜
｜不何以｜｜昭達對曰當効犬 陳書徐陵傳母
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五色雲化鳳 臧氏嘗夢｜
｜｜而爲｜集左 陳書鄭灼傳灼性精勤尤明三禮
肩上已而誕陵焉 鄭郎開口 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
曰｜｜｜侃因唾灼 南史王元謨傳初元謨始將
口中自後義理逾進 誦觀世音 見殺夢人告曰｜｜｜｜千
遍則免元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 天子在門 南史
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 孔靖
傳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臥有神人
衣服非常謂曰起｜｜｜｜既而失之遽出而見帝延入結交
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爲 引鹵簿入廁 南史沈慶之傳初
託於是曲意禮接贈給甚厚 慶之嘗夢｜｜
｜｜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
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此謂後

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申 夢母如平生 南史齊宜都王鏗
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 傳生三歲喪母及
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
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見一女人云是其｜鏗悲泣向
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 犬子有角 南史張敬兒傳始其母於
｜｜問者莫不歔欷 田中臥夢｜｜｜｜敬之
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 鹿皮十一領 南史吉士瞻傳
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豬兒 士瞻夢得一積
｜｜從而數之有｜｜｜及覺喜 標度處所有若人功 南史庾
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也 子輿傳
欲爲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豈南原
印可營造明往驗履果見｜｜｜｜因立精舍 一匹
錦 南史江淹傳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
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 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
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邱遲謂曰餘此數
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

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
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五色筆 南史紀少瑜傳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
上青鏤管筆 ｜｜｜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
其善者其文 魏書道武帝紀太祖道武皇帝諱珪昭
因此遒進 日出室內 成皇帝之嫡孫獻明皇帝之子也母曰
獻明賀皇后初因遷徙遊於雲澤既而寢息夢｜｜｜｜寤而
見光自牖屬天欻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
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成 日化爲龍 魏書宣武帝紀世
大悅羣臣稱慶大赦告於祖宗 宗宣武皇帝諱恪
高祖孝文皇帝第二子母曰高夫人初夢爲日所逐避於牀下
｜｜｜繞已數匝寤而驚悸既而有娠太和七年閏四月生
帝於平 日照之徵 魏書孝文昭皇后高氏傳初后幼曾夢在堂內
城宮 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
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后自怪之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遼
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貴不可言颺曰何以知之宗曰夫日

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也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及之女避猶照者主上來求女不獲已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況丨丨丨丨此女必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遂生世祖後生廣平王懷次長樂公主

老翁賜子 魏書宗室瑞傳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丨丨丨具衣冠告之曰吾丨汝一丨汝勿憂也寤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頗以為協夢故名瑞字夫賜

豪盛齊下 魏書鄴範傳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曰史武進云丨丨於丨丨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臨營邱矣範笑而答曰吾將為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

攜酒言別賦詩為贈 魏書盧元明傳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丨丨丨就之丨丨丨丨丨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游元明嘆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今有夢又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二月果聞由為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得夢之夜

星墜壓脚 魏書陳奇傳奇初被召夜夢丨丨丨丨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起耳

數年中當夢兩人教授 魏書江式傳式少專家學丨丨之丨丨時相丨丨及寤每有記識

履衆星而行 北齊書神武帝紀神武自隊主轉為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丨丨丨丨丨覺而內喜

以筆點額 北齊書文宣帝紀既為王夢人丨丨丨已丨丨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賀曰王上加點成主字乃當進

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 北齊書後主紀母曰胡皇后夢於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

孕六男二女皆感夢 北齊書神武婁后傳后凡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蝸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

電光奪目駛雨驟 北齊

泰傳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丨丨丨丨丨丨寤而驚汗遂有娠期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從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

光照先人 北齊書李元忠傳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此謂丨丨丨丨終致貴達矣

山上挂絲 北齊書張亮傳亮鮮瑕嘗夢亮於丨丨丨丨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亮出為幽州刺史

超棘 北齊書馬敬德傳世祖為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為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丨衆丨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超棘過九卿也衛伏地夫人也

見一人出身中 北齊書李廣傳廣曾欲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云吾向似睡忽丨丨丨丨丨丨吾丨丨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

抱子昇天 周書文帝紀大祖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孕五月夜夢丨丨丨丨纔不至而止寤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

賜爾兒子 周書宇文貴傳貴母初孕貴夢有老人抱一兒授之曰丨丨丨丨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

浮磬之精寶持必生令子 周書高琳傳琳母嘗祓禊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謂其母曰夫人向所將來之石是丨丨丨丨若能丨丨丨丨其母驚寤便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焉

與坐席 周書柳霞傳霞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夜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記憶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厲以應嘉祥也

金錍治目 周書張元傳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又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

菩薩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聞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
公以丨丨丨丨其祖丨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
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
遍告家人居三日祖目果明
柱轉三匝北史楊休之傳初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黃河
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
一銅柱趺爲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扶一柱柱
遂右轉休之咒曰丨丨丨丨吾至三公柱遂三匝
而止休之尋磨忌如在鄴城東南若其夢竟驗云
乘龍昇天舊唐
書宣宗紀嘗夢丨丨丨丨言之於鄭
后乃曰此不宜人知者幸勿復言
遺大秤舊唐書上官昭容傳初婉兒在孕時
其母夢人丨丨丨占者曰當生貴子而秉國權衡既
生女聞者嗤其無效及婉兒專秉內政果如占者之言
神人覆鼎舊唐書元宗元獻皇后楊氏傳后景雲元年八月選入太子
宮時太平公主用事尤忌東宮宮中左右持兩端而潛附太
平者必陰伺察事雖纖芥皆聞於上太子心不自安后時方娠
太子密謂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禍及此婦人其如

之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煮藥醺然似寐
夢丨丨丨丨既寤如夢如是者三太子異之告說說曰天命也
宜無他慮既而太
平誅后果生肅宗
車中載日月光芒燭六合舊唐書憲宗孝明皇后鄭氏傳后弟
光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占者曰必暴貴
進讓言有如平生舊唐書虞世南傳卒後數歲太宗夜夢見
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
淳備文爲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歲序昨因
夜夢忽覩其人兼丨丨丨丨丨丨丨之日追懷遺美良增悲歎
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幷爲造天
尊象一區又勅圖
其形於凌煙閣
講堂照鏡舊唐書崔湜傳行至荊州夢於丨丨丨丨丨丨丨曰鏡者明象吾當爲人主
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田對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
者於文爲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
神人遺雙
筆舊唐書李嶠傳嶠爲兒童時夢有
丨丨之丨丨自是漸有學業
紫色大鳥舊唐書張薦傳祖鷟字文成聰警絕

倫書無不覽爲兒童時夢丨丨丨丨丨五采成文降於家庭其祖
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
瑞於明廷因以爲名字初登進士第對策尤工考
功員外郎騫味道賞之曰如此生天下無雙矣
屋棟飾黃土
家從皆所識舊唐書鄭濟子處誨傳處誨族父朗初闢爲定州
節度使處誨爲工部侍郎朗早朝假寐於待漏院
忽夢已爲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朗爲汴帥留連飲餞仰視
丨以丨丨丨丨丨丨丨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
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秋
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滻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至手書令先疏所
夢此至汴宴於清暑亭宵併悉符夢中
則仰視屋棟曰此亦黃土也四座賦歎
炯然雙光舊唐書劉沔傳初沔爲忠
武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爲抗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
幾死者數四嘗傷重臥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
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丨丨有丨
丨在目前自後破虜危難每行常有此光及罷鎮後雙光息
鑿

心舊唐書尹知章傳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丨開其丨以藥納
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
靈鳳集身舊唐書王遠知傳父曇選梁駕部郎中丁超女
也因晝寢夢丨丨丨丨其丨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
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
子當爲神仙之宗伯也
日墜背承唐書賈循傳循從子隱林爲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
朱泚叛帝衆扈行在德宗引至臥內以手板畫地陳
攻守計奏曰臣嘗夢丨丨丨以丨丨之帝問其朕耶
論大衍數舊
唐書李適傳嘗夢與人丨丨丨丨窮而曰吾詩盡此乎數其子
日覽陵原西覩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
往寢石榻上置所譔九經要
句及素琴於前七日其逝
漢字方丈餘宋史安守忠傳初守忠嘗夢一丨丨丨
丨及領是郡幾二
十年於是始寤
牛相公來宋史劉沆傳沆母夢衣冠丈夫曰丨丨丨丨已而有娠乃生沆
呂
丞相至宋史梅詢傳在濠州夢人告曰丨丨丨矣既而呂夷
簡通判州事故待之甚厚其後拔詢於廢斥中以至貴

題眞簡力也

懷玉山人 宋史楊億傳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逸南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來謁未幾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

六印加劍上 宋史淩策傳初策登弟夢人以|||遺之其後往劍外凡六任時以爲異

授玉像 宋史龐籍傳籍父方娠夢登山遇神人|以||及生父異復夢家庭積笏如山

積笏如山 上見

旌旗鶴雁降庭 宋史富弼傳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其|云有天赦已而生弼

金書名循人 宋書趙槩傳槩初名禋嘗夢神持||||有植槩遂更云

六刀 宋史儒林傳洪興祖從知饒州先夢|||覺曰三刀爲益今培之其能乎已而果然

神擇土培缺 宋史吳越世家惟治初鎮四明嘗夢神人披甲自稱西嶽神謂惟治曰公向有缺文師擇土培之後領華州節鉞三十年繇

衣中人召賦曉寒歌 宋史文苑傳蘇貫初感疾夢至帝所|禁中||||詞語清麗人以比唐李賀

後七年復爲君婦 宋史列女傳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與人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汚辱若後娶當告吾墳之夫婦後被俘有惟千戶強使從已婦紿曰夫在仇儷之情有所不忍欠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並與一矢以爲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即之婦拒且罵曰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實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時有同俘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是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當|||||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持巨鑑剖腹納之 宋史方技傳王處訥少時有老叟至舍煮洛河石如麪令處訥食之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爲人師又嘗夢人|||星宿燦然滿中||||覺而汗洽月餘心胸猶覺痛因留意星曆占候之學深究其旨

羊去角尾爲王字 遼史耶律乙辛傳初乙辛母方娠夜夢手搏羖羊拔其尾角既寤占之術者曰此吉兆也|||||汝後有子當王

神人授寶珠 金史顯宗皇后徒單氏傳后以皇統七年生於遼陽母夢||||以||光焰滿室既寤而生紅光燭於庭

二玉梳化月 金史宣宗皇后王氏傳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微時嘗夢||||爲|已而生二后

鼠銜明珠 金史黃久約傳母劉氏尚書右丞長言之妹|其夢|||||寤而久約生歲實在子也

夢元夷蒼水使者 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泝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見赤繡衣男子自稱||||||聞帝使文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 王符潛夫論凡|||||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而爲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蓁蓁此謂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即爲祥賤人夢之即爲妖君子夢之即爲榮小人夢之即爲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大惡也及戰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發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寒外病夢發有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性情好惡不同或以

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占所從此謂性情之夢也

十者占夢之大略王符潛夫論晝有所思夜夢其事作吉作凶善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有驗謂之性凡此｜｜｜｜｜｜｜也而決吉凶者之類以多反其何故哉豈人覺為陽人寐為陰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夢吉事而己意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己意大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為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凡察夢之大體清絜鮮好貌堅健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為吉喜謀從事成諸臭汙腐爛枯槁絕霧傾倚徵邪劓刖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為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可憎可惡之事皆為憂圖畫胎刻鏤弄器虛空皆為見欺紿倡優俳儛侯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為懽笑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

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懵憒冒名也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況於忘忽雜夢亦可必乎惟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有告者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桀而已也時有禍祥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傅說二世夢白虎而滅其封夫奇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為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故也

張車子賜錢干寶搜神記周擥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息臥夢天公過而哀之敕外有以給與司命按錄籍云此人相貧限不過此惟有｜｜｜應｜｜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夫婦戮力晝夜治生所為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嘗往周家傭賃野合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外駐居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問當名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屋下而生夢天告之名為車子周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富於周家

羽人王嘉拾遺記昭王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白雲蓊蔚而起有人衣服並皆毛羽因名｜｜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

授以芳茅王嘉拾遺記孫堅母姙堅之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閶門外又｜｜｜｜一莖童女語曰此吉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

名在月中謝承會稽先賢傳淳于翼字德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年十二夢見｜字炳然｜｜｜｜

日在臍中崔鴻後燕錄慕容[illegible]人公孫夫人方姙夢｜｜｜｜獨囂而不敢言晉咸康二年吉夢生德

皆得肉食劉昞敦煌新錄宋稱夢內中有一人著衣幘一手把兩杖極打之索統占曰內中有人是肉字也兩杖者之象極打肉食也過三日過三家｜｜｜｜矣

當令君延一算余知古渚宮故事梁劉之亨任南郡常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

赤衣人持鑿破腹柳宗元龍城錄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惜夢｜｜｜｜｜｜其｜若內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為流輩所許

吞丹篆柳宗元龍城錄退之嘗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由記其上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詩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子建求序柳宗元龍城錄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為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閣下仲卿諾之去復問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魄妖段成式酉陽雜俎讀儀大儺侲子辭有伯奇食夢道門言夢者｜｜或謂三尸所為釋門言有四一善惡種子二四大偏增三賢聖加持四想念微解成式嘗見僧首素言之出藏經亦未暇尋討又言夢不可取取則著著則怪人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為街鼓也又成式姑婿裴元裕言群從中有悅鄰女者夢女遺二櫻桃食之

及覺核壁枕側**善惡種子**見上**四大偏增**見上**賢聖加持**見上**善惡徵祥**見上

夢中身人可見段成式西陽雜俎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聞之驍皇百夕無一夢也

衛生相負足下不詰段成式西陽雜俎秘書郎韓臯善解夢衛中行爲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選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駮牓將出其人忽夢乘驢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焉選人與韓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及牓出果駁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

瀉白米段成式西陽雜俎威遠軍小將梅伯成以善占夢近有優人李伯憐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晝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佇思曰凡人好反語洗白馬｜｜｜也君所發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炊臼段成式西陽雜俎卜人徐道昇言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夢賈客張瞻將歸夢｜於｜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其妻矣臼中炊固無釜也賈客至家妻果卒已數月方知王生之言不謬矣

萬歲樓掛水也趙璘因話錄初公自貶所量移錢塘與今人不協後公在鄂州錫夢｜｜｜上｜｜因自解曰水名也樓者高也豈韓臯來代我乎意甚惡之其後公果移鎮浙右焉

生則柳樹仆則柳木趙璘因話錄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吉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爲遠官耳徵其意曰夫｜｜｜｜｜｜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裁錦馮贄雲仙雜記蕭穎士少夢有人投錦乃番陽之皆是霧花又夢｜｜因此文思大進

四者甚佳鍾輅前定錄呂廬署不名輔貞元六年與進士下第將遊信安以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子復姓不宜兩字爲名將爲改之何如署因起謝者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處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

名子當四舉成名｜｜｜｜後二十年爲此郡守因指郡際地曰此可以建亭臺既悟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爲名既二年又下第以爲夢無徵知者或謂之後二年果登第益自吏名後四舉也太和九年署自秘書監爲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際地遂命建一亭名曰徵夢亭

安吉鍾輅前定錄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歷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闕已前三月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女子云某只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邪宣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日依在貫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因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安字乎十一口吉字乎此陰隲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秋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東同求宋毫一官將引家住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某已爲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卽遷居令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闕裘器盡今止三口爲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問官曰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發乎到任半年而卒

臨安見上

衛公精爽裴庭裕東觀奏記太尉衛國公李德裕上即位後坐貶崖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一日丞相令狐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且爲其子滈言滈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魏二丞相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召其子滈曰向來見李｜｜｜｜尚可畏吾不言必擬禍明日入中書具爲同列言之既於上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縣尉護喪歸葬

昆脚皆頭玉泉子杜紫微後填於宰執處求一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與｜｜後果得比部員外

剪舌杜光庭錄異記夔州道上王法元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爲恨因發願誦道德經夢老君與｜其｜覺而言詞輕利精誦

五千戶頗有徵應

大槐安國 李昌齡樂善錄淳于棼嘗晝寢夢二紫衣吏引自宅南古槐下入俄至一城頭傳係閣金題其榜曰｜｜｜既入城又見一吏迎揖曰駙馬遠來且少憩於此此東華館也居數日王引見一見大悅即以公主名瑤芳者妻之未幾出典南柯郡政大舉王甚禮焉在任凡二十年許生男子五人女子二人無何主卒方悲慟間忽然驚覺乃知是夢立命發掘其槐下果有二穴中有一臺色赤如丹二大蟻處之即所謂大槐安國都邑也又窮其穴直上南枝即棼所典南柯也棼大駭異復命掩之

鬚髯剃削俱盡 見處厚青箱雜記李文定公迪美｜｜未御試一夕忽夢被人｜｜｜趯亦惡之有解者曰秀衣須作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第一人

替滋 見上

在西漢為鄒陽 何蘧春渚紀聞蘧一日謁水華丈於其所居炳雨堂語次偶論人祭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纘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水華笑曰此老夫所為者因請降鄒陽事水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案間文牘甚多偶取一牘展視云在宋為劉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蓋如黃帝時為火師周朝為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五葉領之 韓元吉桐陰舊話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子摘｜｜｜後生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宮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

魚袋墜地 魏泰東軒筆錄石參政中立事大宗為館職至真宗末年猶為學士一夕夢朝太宗面諭以將有進用之意再謝訖將下簾不覺鏘然有聲顧視乃魚袋墜於墀上及覺大異之不數日有宗預之命謝日方拜起亦覺有聲顧視則｜｜｜矣

銘鞋 趙德麟侯鯖錄東坡少時夢召入禁中既至小殿移陵坐其上脫絲鞋命披銘之坡即書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生雷起稱陵稱貴

相公來謁 趙德麟侯鯖錄梅詢侍兒嘗從真宗東封因卜命於岳神夢三牛闘於庭有稱｜｜｜者雖異之而不曉其兆既而得濠梁守廨有三石牛後呂許公夷簡以殿中丞來倅詢見之疑若所夢詢者於是委遇至後不數年許公果大拜

相公食料 維周

清波雜志淳化宰相張公齊賢布衣時嘗春遊嵩嶽醉臥巨石上夢人驅羣羊於前曰此張｜｜｜也既貴每食數斤猶未厭飫從啖世無比者

油沃首 岳珂桯史清源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其｜髮而寤殊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設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成寂有僕曰劉五卧西廡下呻呼如魘並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就炙之勘剛博方細幸主人不呼歸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甖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坐也就而注之我怒而爭先以鑿汝南開之大駭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歎咤為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而其名儼然中焉觀榜陳於地黠者有述振衣擁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泣書淡墨以夜食粹覆器吏不敢以告也

衣褐挽車 郭彖睽車志平江滿擇可崇寧五年以舍法貢入京未至夜夢｜｜｜｜三十輛其弟端夫衣綠隨其後至政和三年擇可以上舍釋褐後三十年端夫始就恩科乃悟挽車三十者三十載也

四克 張世南游宦紀聞先伯字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隆興乙酉諸鄉舉時主司命題云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過｜｜始克有濟自以為經旨中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試題云撫於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適程三畏字景宜厲聲云汝衛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宜為解首嘉定辛酉鄉人王佐起莘以免舉赴省忽一日告從姪慶辰云昨昔夢趙宰拉赴鹿鳴與公降坐已而查然後三舉庚午慶辰豫薦時新舉只六人宰招已第者十人同宴起莘緣焉果與慶辰降坐宰亦天族什知得失莫非前定云

人人異夜夜異 張仲才文始真經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之夢各｜｜之夢各｜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應計

天地通我 張仲才文始真經將陰夢水將晴夢火｜｜｜

老叟引渡 陶宗儀輟耕錄世皇取江南大軍次黃河苦乏舟楫夜夢一｜｜曰陛下

欲渡河背隨我來｜｜至一所指曰此卽是已帝遂以物標識之乃覺歷歷可記明日循行河滸尋夢中所見據果是方驚愕間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時帝微夢中語因詔曰汝能先涉否其人乃行大軍自後從之無一不濟帝欲重賞其功對曰富與貴恐非所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爲答刺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食之今其子孫尚有存者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五

靈異部五

怪異

豕人立而啼管子齊人殺彭生以謝於魯襄公田於貝邱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公懼墜於車下傷足喪履按此與左傳文相似管子在左氏前故錄之

數眯莊子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焉注厭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沙邱銘莊子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

藏血化碧莊子萇弘死於蜀｜其｜三年而｜爲｜

星墜木鳴荀子｜｜｜｜國人皆恐問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怪星黨見荀子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至者無益也

牛馬相生六畜作祅荀子勉力不時則｜｜｜｜｜｜｜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呂氏春秋審己｜｜｜｜｜注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

化空桑呂氏春秋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爲｜｜故命之曰伊尹

牛哀化虎淮南子昔公｜｜轉病也七日｜爲｜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

梟陽罔象畢方墳羊淮南子山

出|水生||木生|井生||注知其物名不能爲害

熒陽山精畢方狀如烏青色赤脚一足

抱朴子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兎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僊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婦人者金玉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則|||也

虞吏上見 當路君上見 東王父上見 雨師上見 河伯上見 無腸公子上見 成陽公上見

雲陽 抱朴子山中有大樹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

蚑內 抱朴子人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蚑知而呼之郎不敢犯人也一名||亦可兼呼之

衣裳戴笠 抱朴子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九尺||||名曰金累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郎不敢爲害也

金累上見 飛飛上見

如偃蓋 抱朴子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

夔蝄蜽 家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化爲黃能 國語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以入於羽淵

龍漦 國語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亡而|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元黿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旣齔而遭之旣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乃笄在路大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爲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

桑穀共生 史記殷紀亳有祥|||於朝一暮大拱

南山大梓豐大特 史記秦紀文公二十九年伐||||||注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風水之中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史記趙世家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我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以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賜二笥有副上見

覩地生毛 史記趙世家幽繆王遷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之||

山下黃石 史記留侯世家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取而葆祠之

天雨粟馬生角 史記刺客傳贊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也太過

烏嗛肉狼乳之 史記大宛傳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蜚其上||往|||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

夏后啓母石 漢書武帝紀見|||||注師古曰啓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按今淮南子無此文

兩月相承 漢書成帝紀建始元年秋八月有||||晨見東方

鐵不下

隆隆如雷聲漢書五行志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為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石鼓鳴**漢書五行志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埜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有兵**雌雞化雄**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為｜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鼠舞**漢書五行志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鼠為巢**漢書五行志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銜黃蒿柏葉上民家柏及榆樹上｜｜楡柏尤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蟲食葉成文字**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其｜｜曰公孫病已立**天雨草**

漢書五行志元帝永光二年八月｜而葉相樛結大如彈丸**脂夜**漢書五行志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霧則冥晦故有｜｜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為妖若脂水夜汚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五足牛**漢書五行志秦孝文王五年斿朐衍有獻｜｜｜者**馬生人**漢書五行志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男化為女女化為男**漢書五行志史記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為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為陰勝厥咎亡一曰｜｜｜｜宮刑濫也｜｜｜｜婦政行也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為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葬陌上聞嗁聲**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月兒嗁腹中及生不舉｜之｜｜三日人過｜｜｜母掘收養**趙春**漢書五行志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病死斂棺積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以聞**人生角**漢書五行志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年七十餘｜｜角有毛**行詔籌**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稾或棷一枚傳相付與曰｜｜｜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止**棗水魚鼠之怪**漢書廣陵厲王胥傳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甚可惡也**舊宅聞鐘磬琴瑟之聲**漢書魯恭王傳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以廣其宮｜｜｜｜｜｜｜｜｜遂不可復壞**人居屋上**漢書霍光傳巷端人共見有｜｜雲｜｜徹瓦投地就視亾有大怪之按雲光子**鼠以尾畫地**漢書霍光傳第中｜暴多與人相觸｜｜｜**大石自立僵柳復起**漢書睦弘

傳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按孟弘字**矛端生火**漢書西域傳車師復城長國姑句家｜｜｜｜其妻股紫陬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小人景**漢書王莽傳池陽縣有｜｜｜長丈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各相稱三日止**白頭公青衣**漢書王莽傳殿中釣盾土山仙人掌傍有｜｜｜｜｜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乃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草狀似烏獸**後漢書五行志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冤句離狐縣界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鳩雀龍

蛇｜｜之形五色各如其**容樹中人面**後漢書五行志中平中
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長安城西北六七里｜
｜｜有｜**化黿**為後漢書五行志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
｜生髮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
見猶在**闕里自開**後漢書鮑永傳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從
其首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
今危急而｜｜｜斯豈夫子**匹練昇天**後漢書虞延傳延初
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生其上有物若一｜
｜遂上｜｜**天下玉棺**後漢書王喬傳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
占者以為吉擊自鳴聞於京師後｜｜｜於堂前
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
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
而人無**呼穆者三**後漢書公孫穆傳居建城山中依林阻為室
知者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
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盜社公**後漢書費長房
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他妖異傳長房曾與人

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
還他馬赦汝死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耳**氣如雞**
子來降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
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
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
前見天上有｜大｜｜｜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
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魚鼈聚浮水上**
蘭馬亦如之王以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
後漢書東夷傳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
南至掩濊水以弓擊水｜｜皆｜｜｜東明乘之得渡因至
夫餘而王之焉**世為白虎**後漢書南蠻傳廩君死魂魄｜｜｜
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竹王三**
郎神後漢書西南夷傳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
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
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
夷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

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天
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是
也**觸木懷妊**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
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沈｜若有感因
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
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
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
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景象**
如虎為其蔽火後漢書西羌傳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
｜｜｜｜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
於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
三河間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為豪
雹入口姙身後漢書鮮卑傳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
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
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其｜因吞之遂
｜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

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
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
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
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
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
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
大討曹魏志明帝紀注漢晉春秋曰氏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
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
尺白石畫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
曰｜｜｜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窒之
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地陷有二鵝出**晉書懷帝紀洛陽
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步廣里｜｜｜｜
｜色蒼者沖**玉龜出神馬鳴**晉書愍帝紀時有｜｜
天白者不能飛霍水｜｜｜城南**雞三足**
晉書五行志彭城人**木如人面**晉書五行志明帝太寧元年
劉象之家｜有三足九月會稽剡縣｜生｜｜｜飯

化螺晉書石崇傳崇家稻米｜在地經宿皆｜爲又衛瓘傳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取金環晉書羊祜
傳祜年五歲時令乳母｜所弄｜｜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
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大蛇垂頭而吐晉書杜預傳預初在
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闚者異之化龍晉書張華傳煥子華爲州從
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
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矣按煥雷煥黃衣人晉書謝鯤傳嘗行經
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呼鯤字令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窗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
後此亭無復妖怪素衣小兒晉書趙王倫傳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言是服

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見明日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服劉鳥上二客化爲雙鶴晉書
陶侃傳以母憂去職嘗有｜｜來弔不哭而退｜｜｜｜沖天而去時人異之燃犀照水晉書溫嶠傳至牛渚磯水
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怪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
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金櫃鳴聲似槌鏡晉書甘卓傳其家｜｜｜｜｜｜清而悲巫云金
櫃將離是以悲鳴見物若兩眼晉書卞壼傳初粹如廁｜｜｜｜｜俄而難作按粹壼父郵亭驢山
君鼠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
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
二午法當爲禽兩靈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

請叙之可曰劉神不悅此兒｜｜｜｜使者判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開棺婢如生晉書干寶
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少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而｜伏棺｜｜載
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擣衣
杵相語晉書諸葛長民傳｜｜｜｜｜如人聲柳化爲松火生泥中晉書張天錫傳自天錫之
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而天錫荒於聲色不邮政事食蠐螬目開晉書盛彥傳母
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
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童子
化成青鳥晉書顧含傳含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

疏方應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
膽也｜｜逡巡出戶｜｜｜｜｜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得二物似烏鴨晉書紀瞻傳王機時爲廣州刺史入
廁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覩門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二鯉化鐵
晉書范文傳文嘗牧牛澗中獲｜｜魚｜｜成｜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咒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
進斫之石即破解照鏡不見面晉書殷仲文傳仲文將｜｜｜｜其面數日而遇禍斂手狀晉書潘驛
敕記內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長一尺頭什長二寸皆黃白色有｜｜之｜亦有兩脚著屩之形惟無
白身備夜有聲十日而生打竹遂成大樹枝葉甚茂兩脚著襪形上見履長七尺三寸晉書苻健
載記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徙以

為妖下請似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於河｜｜｜人跡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鍵數口獲戴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小人黑衣**晉書苻堅載記初堅之將為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敕外窮推之咸言有一｜｜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勿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長安水影**晉書苻堅載記｜｜有｜｜｜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響言**宋書五行志吳孫休世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不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貽物者以為鬼神所傾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

所以然也**三公鋤司馬如**宋書五行志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地狼**宋書五行志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民家聞地中有犬聲掘視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宿昔失所在元帝太興中吳郡府舍又得二物頭如此其後太守張茂為吳興兵所殺案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同實而異名也**自謂當一再宿**宋書五行志晉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附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頃漸覺問｜｜｜｜｜｜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青衣攜食白狼銜衣**宋書王懿傳年十七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困臥林中忽有｜｜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飢兒去頃之復來｜｜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至前仰天而號號訖｜仲德｜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又仲德之歸徐州咸從者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白狼童子像上見空中投芒屩墮敬宣食盤**宋書劉敬宣傳先是敬宣未死嘗夜與僚佐宴集｜｜有｜｜一隻｜於坐中｜｜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喪至**鳥飛入帳**宋書胡藩傳夜佐史並集忽有｜大如鵝蒼黑色｜｜高祖｜衆皆駭懼以為不祥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斗覆雀殞**宋書蕭思話傳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得二死雀思話曰｜｜而雙｜｜其不祥乎**官須髮為鞘毦**宋書竟陵王誕傳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既覺已失鬚髮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禍不入六慎門**宋書竟陵王誕傳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循行有人於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聞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時有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馬芻苗秀**齊書武帝紀臨沂縣麥不登刈為｜｜至夏更**青牛入草**齊書州郡志宋泰始中西江督護陳伯紹獵北地見二｜｜驚走｜｜使人逐之不得乃誌其處云此地當有奇祥啟立為越州**吹灰火燃**齊書祥瑞志世祖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夜坐無火婢｜｜而｜自｜**空中簫鼓調節相應**齊書祥瑞志世祖於南康郡內作伎有絲無管於是｜｜有｜｜｜｜｜｜**一角羊頭龍翼馬足**齊書祥瑞志宋泰始末武進舊堂有獸見｜｜｜｜｜｜｜｜父老咸見莫之識也**木理有法大德三字**齊書祥瑞志永明九年秣陵縣關場里安明寺有古樹衆僧改架屋宇伐以為薪剖樹｜｜自然｜｜｜｜**湖水出綿**齊書祥瑞志建元元年郢州監利縣大井｜｜色忽澄清｜｜百姓探以為纈**柏柱生花**齊書五行志建元四年巴州城西鼓樓腳｜｜數百年忽｜｜**野火生**

精（齊書五行志）永明三年三月庚午丙夜北面有｜｜五色幡光上｜｜長六尺戊夜又有一枚長五尺並黄赤色

飛翔雲中（齊書五行志）崔慧景圍臺城有一｜｜｜｜任｜｜半日乃不見衆皆驚怪相謂曰幡者事尋當翻覆也數日慧景敗

蘭馬走逐路上女子（齊書五行志）建武中南岸有一｜｜｜｜女子窘急走入家牀下避之馬終不置發牀食女子股腳間肉都盡禁司以聞敕殺此馬是後頻有寇賊

淮魚浮水向城（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中｜萬數皆｜出｜上｜｜門尋薨

持璽刷門（齊書到撝傳）弟遁元徽中為寧遠將軍輔國長史海南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以應朝廷遁以猜貳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其家｜須臾滅明日而遁死問至

移公牀（齊書徐孝嗣傳）初孝嗣在率府晝臥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遂云｜｜｜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

石鼓村地自開成井（梁書武帝紀）始平郡中｜｜｜｜｜｜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

殿柱繞節生花（梁書武陵王紀傳）紀將僭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內寢栢｜｜｜｜｜｜其華四十有六靃靡可愛狀似荷花

青衣童子擣藥（南史宋武帝紀）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

地鏡（南史宋文帝紀）二十五年冬青州城南望遠見地中如水有影謂之｜｜

錢龍（南史梁元帝紀）帝與宮人幸元洲苑見大蛇盤屈於前羣小蛇繞之並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帝敕所司即日取數千萬錢鎮於蛇處以壓之

栢樹變梧桐（南史王晏傳）父普曜齋前｜｜忽｜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方以紙裹桷子猶紙內搖動簌簌有聲

屋桷子悉是大蛇（見上）

塹中小兒呼蕭丹陽（南史齊宗室新吳侯景先傳）沈攸之於荊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盆城景先夜巡城忽聞｜｜有｜｜｜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為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盆城塹中空中言耳

碑石涌起（南史梁宗室恭傳）恭除寧遠校尉雍州刺史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為德政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明旦視之碑｜｜一尺恭命以大柱倚於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

黃霧冢（南史邵陵王綸傳）葬之日｜｜｜｜唯冢域所獨不下霧

人頭魚身龍形馬首（南史康絢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金龜（南史王僧辯傳）時有安城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蛇化為｜｜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多驗無賴者多依之

蛇上靈牀（南史何伸傳）紳雖有才而每懷傲慢為當世所疾及死有惡｜來｜｜｜當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

神獸導引（魏書孝武帝紀）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歷年乃出

天池鐃鼓（魏書尒朱榮傳）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也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之音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暮當為汝耳汝其勉之

一局之子盡皆倒立（魏書尒朱世隆傳）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歘然有聲｜｜｜世隆甚惡之

日子河伯外孫（魏書高句麗傳）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娠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棄之與豕又

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於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畧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丨丨丨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浮爲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鼈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焉 馬登牀 北史崔光傳光及爲京兆而後部令光是數有妖怪前後鄰將御叔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丨丨忽升廳事丨丨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井甃生花如蓮 隋書李景傳景府內丨中丨上丨丨並有龍見時變爲鐵馬甲士 黃蛇有角 隋書蕭濟傳濟初爲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於瀆濟見一丨丨丨丨及足召羣兒共視之無見者濟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適而問之濟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濟母怖而問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 未生銅研 北史齊文宣帝紀四月夜丨丨丨丨於魏帝丨丨其長數十有穗五 石佛舉頭 北史盧淵傳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會萬人於寺丨丨低丨其丨終日乃止帝禮拜之稱曰石人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 石燃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三年壬寅雲陽丨丨者方丈晝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於上則焚歷年而止 小鳥生大鳥 舊唐書高宗紀永徽五年七月辛巳有丨丨丨如鵲丨丨丨如鳩於萬年宮皇帝舊宅 連心異體 舊唐書高宗紀涇州獻二小兒丨丨丨丨年四歲 地色如水 舊唐書中宗紀洛陽城東七里

削丨丨丨側近樹木往來中馬歷歷影見水中經月餘乃滅 金剛臂有黑汗 舊唐書代宗紀大曆十二年甲辰太僕寺佛堂有小脫空丨丨右丨忽丨丨滴下以紙承之色類血 猫鼠同乳 舊唐書代宗紀隴右節度使朱泚於軍士趙貴家得丨丨丨丨丨丨不相害籠而獻之 雨木 舊唐書德宗紀陳留丨丨如大指長寸餘有孔通中下而植於地凡十丨里許 啣柴爲城 舊唐書德宗紀汴鄭管內烏皆入田緒李納之境丨丨丨丨方十餘里高二三丈緒納惡而焚之復如之烏口皆流血 海凍 舊唐書穆宗紀青州奏丨丨二百里 石麪 舊唐書文宗紀太原鄜坊綏奏雲代蔚三州山谷間丨化爲丨人取食之 衆禽成巢 舊唐書宣宗紀舒州吳塘堰有丨丨丨闊七尺高七丈而水禽山鳥鷹隼燕雀之類無不馴狎又有鳥人面綠毛爪觜皆紺色其聲曰甘人呼爲甘蟲 稍刃有花文 舊唐書義元傳人業末往依李密初不見用義元見李日丨丨設洛又丨丨丨丨謂所親曰此王衆敗亡之兆也丨

關 舊唐書僖宗紀十一月關內辰兩丨並出而丨 池中龍鳳形 舊唐書五行志乾符二年九月己巳鄆州雨雹鄉大風雨雷電有山河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丨有丨丨之丨米參之異武后以爲休徵名曰慶山 魚頭戴蚓 舊唐書五行志貞元十年四月江西溪澗丨丨皆丨蚯丨 風陵堆 舊唐書五行志乾元二年六月乙未夜陝河人側有風雷聲俄見其堆踊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丨丨丨占曰塚墓自移天下破 石鳴 舊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乙巳龍池聖德頌丨自丨其音清遠如鐘磬不與金同類石於傳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石鳴近石言也 鼠變爲狗 唐書五行志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晨起盥飾將朝取書囊鼠之中有物如丨丨躍於地即丨丨丨壯大雄目張牙瞬林甫林甫射之中殺然有聲隨箭沒 聖水 舊唐書裴度傳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丨丨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 肉生帶上 唐書鄭注傳注嘗前丨丨所服帶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

大蛇垂欄楯（宋史魚周詢傳）在安州時閽吏見｜｜｜郎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世傳其異｜｜

丹砂化變雞（宋史李大臨傳）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妖巫貢｜｜道葉縣其巫與｜｜爲｜｜關小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爲盜械送於府大臨識其異就得實釋耕者

一綹起立（宋史文苑傳）夏侯嘉正端拱初太宗知其名召試驟賦擢爲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上依韻和以賜之未幾被病以爲蠱上小黃門使所獲金幣璧得錢帛歸家忽｜｜自地｜｜良久而仆幽者異之

蛇進身（遼史蒲奴傳）幼孤貧傭於醫家牧牛傷人足數遁至醫家醫名者嘗見蒲奴熟寐有｜｜｜異之教以讀書聰敏嗜學不數年涉獵經史習騎射

生焰（元史順帝紀）石州民所持鋤忽｜火｜｜林之印無攜之印有

紅赭黑字（元史五行志）至元十六年六月彰德路有桑有生成文｜｜其上節云天下太平其下節云天下刀兵

樹瘿裂得嬰兒者五（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傳）先世居

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神光降於樹在兩河之間人即其所而候之樹乃生癭若懷妊狀自是光常見越九月又十日而｜｜｜｜｜｜土人收養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

逐日杖化鄧林（山海經）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

貳負之臣（山海經）｜｜｜｜｜｜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

黑羊白血（穆天子傳）天子戍至於雷首犬戎胡觴天子於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寬人其犬馬羊牛爰有黑牛白角爰有｜｜｜｜｜（注）記異也

鐘鼓化黃蛇（穆天子傳）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於留祈射於麗虎讀書於藪鄭獻酒於天子乃奏廣樂天子遺其｜｜乃｜爲｜｜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乃樹之桐以爲鼓則神且鳴則利於戎以爲琴則利其所謂鼓琴也

巨靈化青雀（郭憲洞冥記）宣帝仙

一女子愛倪於帝名曰｜｜帝傍有青珉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成｜｜因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則不見巨靈也

椽桷化龍鳳（三輔黃圖）通天臺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漢舊儀云通天者言此臺高通於天也漢武故事築通天臺於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望見長安城武帝時祭泰乙上通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祭泰乙云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自毀｜｜皆｜爲｜｜從風雨飛去

狗請火（應劭風俗通）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狗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纓挂著之耳｜於竈前｜｜家益怔忪復云兒婢皆作田中狗助爇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太尉

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

大樹白頭公（應劭風俗通）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鄢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羨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乘槎到天河（張華博物志）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查上多齎糧｜｜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日月辰自後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

某年日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胙也

細腰 干寶搜神記魏郡張奮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財散遂賣宅與程應應入居舉家疾病轉賣鄰人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曰——細腰應諾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使去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為誰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為誰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為誰曰銀也在牆東北角柱下汝復為誰曰我杵也今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五百斤錢千萬仍取杵焚之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五酉 干寶搜神記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為妖怪故謂之——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為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

烏獸能言 王部七觴甲——皆——語狀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居於山阿海濱地中聞雞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亡材然卒落更生久乃悔澤

雞犬更生 上見

華表照形 吳均續齊諧記張華為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為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否華表曰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詣華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略三史探賈百氏華無不應聲屈滯乃笑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豐城人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惟千年枯木照之則見——之聞——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洛陽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

小兒驅烏 吳均續齊諧記東海蔣潛常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臭爛烏來食之輒見一——長三尺——烏即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死頭上著通天犀簪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以去見衆烏集無復驅者潛後以簪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襯衆僧王武岡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嶷嶷薨後納入江夫人遂斷以為釵每夜輒見一兒繞床啼叫云何為見殘宿必訴天當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亡

我能書生 吳均續齊諧記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腳痛求寄——中彥以為戲言——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少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餚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敘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為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龍妾 任昉述異記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為——告桀吉凶

封使君 任昉述異記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為虎食郡民民呼之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語云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夫人無德而壽則為虎虎不食人人化虎則食人蓋恥其類而惡之

青羊 任昉述異記樹——之精化為青羊——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色白

螺中女 任昉述異記晉安郡有一書生謝端為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岸觀濤得一大螺大如一石米斛割之——有美——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令為君作婦端以為妖呵責遣之女歎息升雲而去

兄弟石 任昉述異記隱其郡明山有二石如人形云昔有兄弟二人向海捕魚因

化爲石因池中風鋒有禽輒有小鳥銜出酈道元水經注池在
號——山原之上世謂之天
池方里餘其水澄渟鏡淨而不流若安定朝那之湫淵也清水
流潭皎焉冲照｜｜｜着無片草及其｜｜｜｜｜翠色
投淵——若會落翮酈道元水經注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
稽之耘鳥也 及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時
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
至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命檻車送之次
仲首發於道化爲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酈道元
二——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 赤厥毀水經注
故道歷有怒特祠云州本南山大梓也昔秦文公二十七年伐
之斷擔隨合秦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斫之猶不陷有士一人
傷足不能去臥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曰足爲勞
安文曰秦公必將不休答曰其如我何又曰——於子何如
乃默無言臥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創 樹腹蛇 酈道元水
以灰跋樹樹化爲牛入水故秦爲立祠 經注城南

門外舊有都尉柏樹大三十圍蕭紹爲郡伐之樹有大蛇從樹
腹中墜下大數圍長三丈群小蛇數十隨入南山聲如風雨伐
樹之前見夢於欣欣不以酈道元水經注按郡公世
居意及伐之史少日果死 月朔白正 諸及乎管嘗紀華言中年
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
南指不可動止——以爲晉氏中興之瑞而今不知所在
飛夜遊女 酈道元水經注西北流逕陽縣故豫章之屬地多女
鳥元中記曰新陽男子於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
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閭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
塵於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矣 石豬 酈道元
水出蟠蛉縣西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有石豬圻長谷中有｜
｜于母數子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爲石迄今夷人不
敢往 鬼彈 酈道元水經注此水傍瘴氣時稟氣中有物不見
狀 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數
女取螺化石 酈道元水經注漢水下流歷峽南出是岐謂之貞
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祭有石如人形

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於此遇
風雨晝晦忽，爲——斯誠巨異難以聞信但啓牛石中蟄呱空
桑抑斯類矣物之 旱則鞭陰石多雨則鞭陽石 酈道元水經注
變化寧以理求乎 夷水自沙渠入
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東逕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西
面上里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磧並立穴中相去
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
儀服飾往入穴中——｜｜應時雨——｜｜｜｜儀而天
賜相承所說往往有效但捉鞭 蘇秦家金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
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爲也 大統寺在景明寺西
即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略宅每夜見赤光行於
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片銘云——
｜得者爲吾造功 崔鴻夏錄赫連昌承光元年
德顯略遂造招福寺 清石浮水 武劉時月有——大如其
在｜上逆 鼠渡 崔鴻北燕錄曰——元年八月有——集城西嵐數
尤兩行 里地中西行至水自噬其尾後者追相啣尾而

｜識者以爲 銅佛生毛 崔鴻前涼錄張天錫 樹變人形 崔鴻前
民還之象 三年東苑——｜｜ 涼錄劉
曜光初二年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撥——爲——髮
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履之形
荊作黃鳥形 崔鴻西涼錄李暠二年燉煌 提茗鬻市至夕不減
有——綠木而生——之——
陸羽茶經廣陵耆老傳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獨——一器往
市——之——人競買自——至——其器——所得錢散路旁孤貧乞
人人或異之州法曹縶之獄中至夜 羅浮梅花 柳宗元龍城錄
老姥執所鬻茗器從獄牖中飛出 隋開皇中趙師
雄遷——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於松林間酒肆
傍舍見一女人淡妝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
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
家門得數杯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
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雨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
視乃在大——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

巳

小兒化龍〔柳宗元龍城錄〕茅山隱士吳綽素擅潔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奔忙入洞中綽恐爲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捄之行不三十步見兒｜作｜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劚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

中箭孤鶴〔薛用弱集異記〕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歘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東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脩習精慤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接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愼無隳失仍援毫記壁云

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明皇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過幸道室既入此堂忽覩其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即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上帝失樂神二人藏於君女鼻中〔段成式酉陽雜俎〕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鏹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五豔麗聰晤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白金梵僧曰吾脩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蹶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

曰｜｜｜｜｜｜近知｜｜｜｜｜我天人也奉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意舉首而失

磬神聖戀光政〔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縣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膩光若滴扣之聲及百里北齊時移於都內使人擊之其聲杳絕却令歸本寺扣之聲如故士人語曰｜｜｜｜｜

滿山悉是黑漆匙筯〔段成式酉陽雜俎〕近有海客往新羅吹至島上｜｜｜｜其處多大木客仰窺匙筯乃木之花與鬚也因拾百餘雙還用之肥不能使後偶取攪茶隨攪而消焉

常見燭影在雙旌上〔段成式酉陽雜俎〕成式見大理丞鄭復說崔西用兵時劉沔爲小將軍頭頗易之每提生踏伏沔必在數前後重創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起又合沔抗生沔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困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存此燭在無憂也沔後拜將｜｜｜｜及不復見燭乃許疾歸宗

海影翻〔段成式酉陽雜俎〕諸曦朱某又見鮑容說陳可徙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則如此

石破有鳥飛去〔段成式酉陽雜俎〕崔元亮常侍在洛中常步沙岸得一｜｜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攜之行一里餘若然而｜｜｜大如巧婦｜｜

斫鱠化蝶〔段成式酉陽雜俎〕進士段碩常識南孝廉者善｜｜穀薄絲縷輕可吹起操刀響捷若合節奏因會客衒技先起魚架之忽暴風雨雷震一聲鱠悉｜爲胡｜飛去有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

池柳化魚〔段成式酉陽雜俎〕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有小池邊巨｜數株開成末葉落池中旋｜爲｜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至冬其家有官事

龜碑入水〔段成式酉陽雜俎〕臨邑縣北有燕公墓碑尋失唯趺龜存焉石趙世此龜夜常｜｜｜｜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叫呼龜乃走墜折碑焉

壁影〔段成式酉陽雜俎〕｜｜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車馬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莽可辨壁厚數尺難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十餘年矣或一年半年不見成式大和初揚州見寄客及僧說

甑中人〔段成式酉陽雜

俎瓷椀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餘常病癖其父一日飲茗甌中忽—起如漚高出甌外瑩淨若琉璃—有一—長一寸立於漚高出甌外細視之衣服狀貌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所見茶椀如舊但有微璺耳數日其子遂著神譯神亦斷人休咎不差謬

染翰題頰段成式酉陽雜俎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瞚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閑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及肩髮及地腰勢如規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名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骨珠隨視而長頃刻及人段成式酉陽雜俎和州劉錄事者大曆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鱠常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亭觀其下箸初食鱠數疊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於茶甌中以疊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長——遂捽劉因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惡鱠

出蔽地著牆勻若蠶子段成式酉陽雜俎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莊在城東狗脊觜西嘗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功不至乃率莊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數斗悉————————無一粒重者矗牆之半如界焉因詣巫所地測之亦無他焉

猪都鳥都段成式酉陽雜俎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巳其說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江皆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爲鳥都皮骨爲猪都婦女爲人都鳥都左腋下有鏡印闊二寸一分右腳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名——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在樹尾者名——其禁有打土壟法山鵲法其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山都壟右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窠表可爲履屧治腳氣

月夜有小人五六遊花上段成式酉陽雜俎東都尊賢坊田令宅中門內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朵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

石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段成式酉陽雜俎于季友爲和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重壞網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置於佛殿中—遂——————張周封員外入蜀親視其事

異蜂如人段成式酉陽雜俎東都龍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北宗雅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古桐枝幹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聲——吟詠禪師諦視之其聲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以筏竹羅巾網獲一焉貯於紗籠中意嗜桐花採華致其傍經日集於一隅微聆吁嗟聲忽有數人翔集籠者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於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懼人禪師隱於柱幾之有曰孔昇翁爲君筮不祥君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吡吡子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爲禮星子詞當爲料理語皆非世人事終日而去禪師舉籠放之因祝謝之經夕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屬蘇的狀如天女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間失所在自是遂絕

小兒衣豹犢鼻攜五色繩覓趙相韋絢劉賓客嘉話錄趙相將薨時長安諸城門金吾官見—————————子—不經旬日趙相死

宰相碑韋絢劉賓客嘉話錄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也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列名於上杜開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腳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即世世名鳥旁而曳腳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況其官與壽乎

黑松使者馮贄雲仙雜記元宗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即墨之精————

｜｜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
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　世上有文者墨上有龍
賓十二上見具見冥中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張孝師爲驃騎尉尤善畫地獄氣候幽默孝師曾死復蘇
｜｜故備得之異道　鬼使請馬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韓君端居以事忽有人詣
元見其畫因號爲地獄變
門稱｜｜一匹韓君畫馬焚之　碧芙蓉唱玉樹後庭花　蘇林
他日見鬼使乘馬來謝其感神如此
杜陽雜編寶輝之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蔟陽花亦類
白蕖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更有｜｜｜香潔尚
者傳於宮者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子
｜爲其曲則｜｜｜｜也藏俯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
容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甚惡之既甚遂剖其花一無所
見即秘之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逐奴爲平盧節度人故得其
寶按載　金玉化蝶　蘇鶚杜陽雜編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
謂元載　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朵千葉大而且紅上每

覩芳盛歎曰人間未有自是宮中每夜即有黃白蛺蝶萬數飛
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
上令張網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爲娛樂遲
明視之則皆｜｜也其狀工巧無與爲比而內人爭用絲縷絆
其腳以爲首飾夜則光起粧奩中其後開寶廚
覩金錢玉屑之內將有｜爲｜者宮中方覺焉　響石　鄭常洽聞記南嶽峒
嘷蜂有｜｜呼喚則應如人共語而不可解也南州南河縣東
南三十里丹溪中有響石高三丈五尺潤二丈狀如臥獸人呼
之應聲亦應之塊然　黑犬化丈夫　張讀宣室志貞元中有大理
獨處亦號曰獨石也　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
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
殆者圉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
誰之咎乃令朴焉圉人無以辭遂受朴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
圉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圉人臥於廄舍闔扉乃於隙中視之
忽見韓生所畜｜｜至廄中且嗥且躍俄｜爲一｜｜衣冠盡
黑即挾鞍鞭馬馳騁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策

馬馬竟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復歸既下馬解鞍其黑衣人
又嗥躍還化爲犬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而
往遲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其爲蹤歷歷可辨至
南十餘里一古墓前其蹤方息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
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
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語極歡圉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
近數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穴於內有一褐衣者顧謂
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搗練石下吾
子無以爲憂褐衣者曰慎無泄茲事泄之則吾屬不遺噍類矣
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者又曰韓氏稚子有字乎曰未也吾俟
彼有字即當編於名籍必不至弛懈也褐衣者曰明夕再來當
得以笑語黑衣人唯而去及曉圉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
生即命肉餌其犬犬既至因以繩系及於所聞逐窮搗練石下
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紀與不具載益所
謂韓氏名籍者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黑衣人所謂稚子未
字也韓生大驚命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

率鄰居七千餘輩執弓矢兵仗至郡南古墓
則發其冢穴中有數犬毛狀甚惡盡殺之以歸　生魂未歸　張讀宣室
志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愛之
而自幼多疾若沖瘵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
乃｜｜｜｜其身鄭君詢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即此女前
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爲善故幽明佑之得過期今年九十
餘矣令卒之日此女當愈鄭君即遣人馳訪之其令果九十
矣後月其女忽若醉醒疾愈鄭君又使往驗之令以此女病愈
之日無　般化爲白馬　張讀宣室志沂陽郡有張文郎廟上元中
疾而卒　有韋氏子客於沂陽途至其廟遂解鞍以
憩忽見廟宇中有二般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
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至收貯於囊中既而別去及至郡郡
守令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以所得般置於前而寢明日已亡
其所在矣窮其處僅食頃乃於館亭屋尾上得之僕夫驚愕告
於韋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於前明日仍失其般復
於尾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

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窺之夜將半其｜忽｜｜｜飛於屋上韋乃命取之卒飛而去

諸葛武侯後身

張讀宣室志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皋既生一月其家召羣僧會齋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以弊席坐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因問之胡僧曰此子乃｜｜｜｜之｜｜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將生於世將爲蜀門帥蜀人當受其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生於韋氏吾固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左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門下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鬼在臆中

張讀宣室志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亾其名病熱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藥亦可療於是煮藥而飲之忽覺臆中動搖有頃喉涎于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自涎中起初甚幺廖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起出降階遽不見自是疾愈

隨手作瘢深可數寸

康駢劇談錄咸通中有左軍張季弘勇而多力嘗雨中經勝業坊遇泥濘深隘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季弘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無不驚駭後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有老嫗謂其子曰惡人將歸矣速令備辦祭飯勿令喧噪既而愁蹙吁嘆咸有所懼季弘問之嫗曰有新婦悖惡制之不可季弘曰向來見嫗憂恐有何事若是新婦豈不能共語嫗曰客未知子細新婦壯勇無敵衆皆畏懼遂至於此季弘笑曰其他則非某所知若言此勇當爲主人除之母與子遽叩頭曰若此則母子無患矣雖然躬闘當爲酧贈頃之鄰伍耐悉來觀目新婦人負束薪而歸狀貌亦無他異逆旅後圃有盤石季弘坐其上鞭驢鞭於側召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城聞汝倚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豈敢如此新婦拜季弘曰乞押衙不草草衆新婦分雪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偏嫌新婦其媼在傍謂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詞理新婦因言曰只如某年月日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於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畫之｜｜｜｜｜季弘汗落神駭但言道理不錯闔屏假寐伺晨而發及明問之新婦已他適矣

劉敳

杜光庭錄異記廬山九天使者負君廟門外有石如虎龍光澤潔人皆石視之頗有靈異或廟中職掌者多使官執於石虎撲之忽有寄居士人家小童戲弄此石或坐或騎知此數四俄有｜者詣州陳狀訟此小童州官差人就窮所追尋俾有小童戲弄此石之事而無劉敳廟前居住蹤跡時有王尊師言止廟中云近有官人劉敳云在廟前相訪言訖其足風雨稍杳之人亦曾訪之不知居處既言坐其頭上又云弱之恐是此石耳因與衆人劉掘其下纔三四尺即連大石根甚｜｜廟衆共神異因立小亭作紗窗以護淨之

蝘集化石

杜光庭錄異記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翫用爲書鎮｜偶有｜｜其上蝘之不去視之已｜爲｜永他撫試之隨亦化焉遂落堅重與石無異

餐物之僧立化爲石

杜光庭錄異記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東游海縣

界得一洞穴同志僧相將挈之仞一二十里徑路低後李多泥淨白外稍平闊漸有山川十里許見市肆居人與世無異此僧索習嘯氣不覺饑渴其同行之僧饑甚詣食肆乞食人或謂曰若能忍飢請速還無苦或餐啜此地之食必歸出矣僧甚困未食焉食畢相與行十餘里路漸隘少得一小穴而出｜｜｜｜｜｜矣天台僧出石逐人問其所習已在本處僧實矣

金鼓山雁鳴

孫光憲北夢瑣言嚴司空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金鼓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中｜又｜嚴曰只是除必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以足何異也

天帝取若某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棊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近十四來謁覓棊請饒一路滑生棊思甚遲沉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於庭際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家將行張生曰不必前適

某非恭容｜｜命我｜公｜｜兩宿揮家事滑牛煞傑妻子嫂疪奄然而逝京都其知

竇校書（錢希白洞微志）汴都之南百餘里有周令公墓墓前一石人能爲怪人或過之多佛｜｜｜或云石押衙

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沈括夢溪筆談）有文多是柿木丙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中｜｜｜｜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眞卿有畫力國字中間或字仍挑起作火只个是脚乎如其引作名其橫畫即是橫理斜畫即是斜理其木直剖便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脚皆橫挺出半指爵如水中之飾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

朝廷頒詔池中黑（方勺泊宅編）山陰蘭亭有鵝少現池寺曰天章以藏累朝御製故也當時｜｜每有｜｜｜禮助｜｜可以桑經太常少卿尤紳常記其事

如人月下吹笛像（范正敏遯齋閒覽）余尙書當慶曆中知林州州境有術遂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於林中其音遠土人入問之巳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北岸有一大栢木中出乃伐之取以爲枕萃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卽｜｜｜｜之｜蹟善畫者不能及事以膠合之則無隙矣

海市（范正敏遯齋閒覽）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城闕市人物往還若謂之｜｜東坡嘗一見之

馬死剖得小蛇於心間（吳曾能改齋漫錄）杭州王建所乘｜｜｜之一｜｜｜｜私自異之

石鬪（齊澄龍閣窗括異志）陳山龍王廟後有觀音殿簷間忽有兩｜從半山｜墜而下一從殿後壁滲入觀音坐下一墜殿之西庑瓦無所損不知從何而入殿中也今二石尙存亦可異留題者甚多余乙卯歲到廟中嘗賦詩於壁以紀其事

楊戩乃一蝦蟆（陸游老學菴筆記）中貴｜｜於堂後作一大池環以廊廡鋪周密華浴時或浴其及衆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游泳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但謂其性喜浴於池耳一日戩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堂上｜｜｜｜兩目如金光彩射人盜爲之驚仆而蝦蟆巳復變爲人乃戩也起坐握劍問曰汝爲何人盜以實對戩擲一銀香球與之曰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切勿爲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而出後以他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兩目如金光彩射人　上見

螺婦（皇甫氏原化記）義興吳堪爲縣吏家臨荆溪忽得大螺巳而化女子號｜｜｜

冰自成花（李玫纂異記）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於瓦上工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花葉者細花如萱草海棠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摹之無異石刻

王城崖裂若萬頃琉璃（周密癸辛雜識）異聞錄云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廣寒清虛之府下視｜｜｜｜｜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十餘舞於廣庭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

劍化金蝶（周密癸辛雜識）藏金泰和四年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鳳凰見鳳從東南來衆鳥隨之大者近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地有屯聚村村民懼爲官司所捜深遂去之驅牛數十頭擊柝從之牛未至二里即自驚鳥散巢而起巢長丈餘下擊二水牯肉盡見骨水牯即死於是衆始報官鳳凰高丈餘尾作鯉魚狀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傍鳳爲日影所照則有二大鳥更迭飛旋庇蔭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無鳥省厭去後人觀其處有鯉魚重五六十斤者食餘尙有數頭窠旁禽鳥糞溺皆滿小食不敢飛動餓死者不可勝計村民疑臺下有異私掘之三尺餘石罅中直插金劍一取不能盡擊折得其半以火煅欲分之｜見火｜｜｜散飛而去

木乃伊（陶宗儀輟耕錄）回回地有年七十八歲老人自願捨身濟衆者絕不飲食惟澡身嗽蜜經月便溺皆蜜旣死國人殮以石棺仍滿用蜜浸鐫志歲月於棺蓋瘞之俟百年後啓封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少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

鬼賊（陶宗儀輟耕錄）陝西某縣一老媼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爲妖異所苦乎媼曰然曰我爲汝除之即命取火焚囊中符篆頃之間他所有震霆聲曰奴巳訴殂總道其一廿年後汝家當有難今以鐵簡授汝至時亟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媼之女長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請

騎從甚都借宿娼家遣左右謂曰問前得與人錢簡可出示否蓋娼平日數爲他人借觀因造一僞物而以真者懸腰間不置也遂用僞獻留不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侑觴大王怒使欲爲姦意媚竊思道流之語計算歲數又合乃辭所留錢簡[illegible]洒竈火内既而雹雷轟烟火滿室須臾平息婢死擒賊一其一最鉅疑即向之逃者所齎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實上記告有司捡入官庫泰不華元帥爲西臺御史日聞其案未尚上一云余親聞泰公說甚詳且有鈔其案文惜不隨即記錄今則忘邑里姓名歲月矣

黑雲類人馬火光若燈燭

陶宗儀輟耕錄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聞東南方軍聲且漸近驚走胡視他無所有但見｜｜一簇中彷彿皆｜｜｜而前後｜｜｜｜者莫知其數迤邐由西北方而沒惟封門至婁門居民屋脊龍腰悉揭去屋内床榻屏風俱仆醋坊橋董家雜物舖失白米｜餘石酒一缸不知置之何地此等怪事竟不可曉

樹鳴

陶宗儀輟耕錄余不草木之變異雖見於傳記數年來人卜嫂接怪事尤甚信前人之書不誣也至正丙申浙西諸郡皆有兵正月嘉興楓涇鎮戴君寶門首楓｜若牛｜者二主人與僕從悉聞之斬其樹不一月苗軍抄掠貲産又兩月屋燬於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李子姓張諱先堂汎掃於墩忽聞如老鶴有聲纍纍不絕審聽所在乃是一栢樹填闕桑樹同聲和之一二時方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貲財婦女而姪善如死於難予親見君寶舘賓黃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或元衡善如子也其事雖遲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禍則一吁誠異哉

作牛鳴

陶宗儀輟耕錄義興王子明家饒於財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來法書名畫實冠浙右每年必新一簽於烈帝漸以卜作答一歲籤詞有曰開滿鑿井當得古鼎外不以爲意家人以商賈至汴央谷郎中名藏一鼎彝絕精妙示之曰恐與主翁未必有此物也歸以白郎遣齎金購得之比萬藏皆不能及至正壬辰寇起蘭黃將由義興取道犯浙西子明匿其所藏鑿深窖以埋之｜亦在列既入窖｜｜｜者七夜頗可怪取出寄冑家其害後遭發掘獨此彝獲存

鼎開花

陶宗儀輟耕錄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又嘉興儒學閣人陶氏磨上木肘發青條開白花又吳江分湖里蝦上一柳樹樁以芟鐵磓者且十餘年矣發長條數莖如葦三家雖有此怪而皆無恙豈非關係國家之氣數乎

犬腸生子

陶宗儀輟耕錄元貞丙申秋大都城南武仲祥家有乳犬懷胎在脇下忽腫成瘡六七日後於瘡生五子色皆青蒼毋當脊梁白頂至尾生逆毛一道他無所異又數日瘡亦平復

馬絆

鄭元佑遂昌雜錄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馬公秀弼字士啟其始仕由八蕃雲南宣慰司吏繼解掾湖廣省士敗當言其在八蕃時乘驛出向某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出在江上不若毋行士啟謾不省即選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有刺赤者急下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啟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啟亦下馬詰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選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覩一物如小屋大意象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刺赤向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啟問馬絆驛吏乃曰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爲所啖

狙猿朝廟

仇遠稗史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於祠旁以千百數跳躑奮擲狂奔疾趨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年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五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六

方術部一

五行

水陽伏爲陰（子華子）ǀǀ也而其ǀǀ風陰也而其發爲陽 水涵太一之中精（子華子）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元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 陽之氣爲火陰之氣爲水（子華子）ǀǀǀ火勝故冬至之日燥ǀǀǀ水勝故夏至之日濕 火明木並金旃水藏土發生（子華子）ǀ氣之喜ǀ也ǀ氣之喜ǀ也ǀ氣之喜ǀ也ǀ氣之喜ǀ也ǀ氣之喜ǀǀ也 天降一氣五氣隨之（子華子）夫ǀǀ則ǀǀ尙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

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 地濕火生天燥水生（鶡冠子）五者神也地者形也ǀǀ而ǀǀǀ焉ǀǀǀ而ǀǀǀ焉 華物照物割物沈物（鶡冠子）以木ǀǀǀ天下盡木也使居東方主春以火ǀǀǀ天下盡火也使居南方主夏以金ǀǀǀ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水ǀǀǀ天下盡水也使居北方主冬以土爲大都天下盡土也使居中央守地 義保專制用（淮南子）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ǀ母生子曰ǀ子母相得曰ǀ母勝子曰ǀ子勝母曰ǀ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皆昌以困舉事

破滅死亡 土與金木水火雜（國語）故先王以ǀǀǀǀǀǀǀǀ以成百物 終始五德（史記）孝文帝紀魯人公孫臣上書陳ǀǀ傳ǀǀ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 建除叢辰（史記）日者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ǀ家曰不吉ǀǀ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以五行爲主（上見）木者貴臣卿大夫之象（漢書五行志）春秋成公ǀ六年正月雨木冰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ǀ少陽ǀǀǀǀǀǀ北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 木介（漢書五行志）今之長老名木冰爲ǀ介者甲甲兵象也 揚光煇爲明（漢書五行志）火南方ǀǀǀǀǀ者也 㶭炎（漢書五行志）自上而降及ǀǀ亥起是爲火不炎上 金爲水宗（漢書五行志）ǀǀǀǀǀǀ得其氣而昌 水火牡火水妃（漢書五行志）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ǀǀ之ǀǀ也ǀǀǀǀ也 陰盛水長（漢書溝洫志）ǀ氣則ǀ爲之ǀ 羽氣聚宮（漢書李尋傳）ǀǀǀǀ（晉灼）曰羽北方水也宮中央土也 以水爲本（漢書李尋傳）臣聞五行ǀǀ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 六甲窮日（後漢書鄧禹傳）明日癸亥王匡等以ǀǀǀǀ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 五德千五百二十歲（後漢書郎顗傳）三百四歲爲一德ǀǀǀǀǀ五行更用事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改變也 反支（後漢書王符傳）公車以ǀǀ日不受章奏

注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

變火 隋書王劭傳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絶於是上表請曰臣謹按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之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内厨及東宫諸主食厨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

木中出火 五代史吳世家十二年江——可以燃

不與火分功名 董仲舒春秋繁露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

父子之序相受而布 董仲舒春秋繁露木

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

相據以生 魏伯陽參同契五行錯王——

更爲父母 魏伯陽參同契五行相克——

子卯日沐 王充論衡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

日氣 王充論衡日火也在天爲日在地爲火何以驗之陽燧向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也

寒炎 劉晝新論火性宜熱——而有寒耶——

貴人爲主 沈括夢溪筆談六壬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之其前有五將謂螣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大陰眞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唯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其有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綱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咨唯求對見及有所伸理於君者遇之乃吉

戊在戌 己在辰 沈括補筆談世之言陰陽者以十干寄於十二支各有五行相從唯戊己則常與丙丁同行五行家則以戊寄於巳己寄於午六壬家亦以戊寄於巳而以己寄於未唯素問以奎壁爲戊分軫角爲己分奎壁在亥戌之間謂之戊分則——當——也軫角在辰巳之間謂之己分則——當——也遁甲以六戊爲天門天門在戌亥之間則戊亦當在戌六己爲地戶地戶在辰巳之間則己亦當在辰辰戌皆土位故戊己寄焉一說正相合

驛馬是先天三合數 儲泳祛疑說纂——八卦未畫數泯於理自天出河圖而後有先天之八卦先天之數由是出焉故大撓氏作六十甲子亦以一二三四五而定火十木金水之數聖賢立法未有不參於理本於數者也今世之所謂驛馬者先天三合數也先天寅七午九而戌五合數二十有一故自子順至申凡二十有一而爲火局之驛馬亥卯未之數四六與八合爲十八故自子

順至巳凡十八而爲木局之驛馬水火陽局也從子一陽而順轉金水陰局也從午一陰而逆行故申子辰之數七九與五合爲二十有一故自午逆至寅凡二十有一而爲水局之驛馬巳酉丑之數四六共八合爲十八故自午逆至亥凡十有八而爲金局之驛馬此驛馬之法所由立也

三刑是極數 儲泳祛疑說纂——子卯一刑也寅巳申二刑也丑戌未三刑也自卯順至子逆自卯極十數而爲無禮之刑寅逆至巳巳逆至申極十數而爲無恩之刑丑順至戌戌順至未極十數而爲恃勢之刑故皇極中天以十爲殺數積數至十則悉全其數大道惡盈滿則覆也此三刑之法所由起也

六壬三殺乃先天四衝數 儲泳祛疑說纂——壬式之忌莫大於三殺命家謂之破碎陰陽家之用莫先於身壬而身壬之忌亦莫大於三殺化之則謂常不赦世人徒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蓋巳酉丑者五行之殺氣也而巳酉丑之所以爲殺者先天數之四衝也夫子午之數各九卯酉各六總爲三十自子順行極三十而見巳是爲四

仲之正殺寅申各七巳亥各四總二十有二自子順行極二十
二而見寅是爲四孟之正殺辰戌各五丑未各八總二十有六
自子順行極二十六數而見丑是爲四
季之正殺此五身三殺之所由起也 **貴人是十干合氣**（俞琰席上腐談）
說疑——甲戊庚牛羊乙巳鼠猴鄉自昔相傳以
爲貴人或者謂當以甲戊在牛庚在羊遂爲虎爲是兩位各主
兩干在字與庚字相類六字與庚字相肖此乃傳寫之誤始亦
疑之後得其法則知當以古法爲正此特後人妄議之耳論貴
人各十干之合氣也其法以十干布十二支而辰戌不居對衝
爲虛夫辰戌乃貴人之獄所以不居貴人相對爲天空故虛其
衝也日貴順布甲在子乙在丑丙在寅丁在卯戊在巳午爲對
衝則虛之巳在未庚在申辛在酉壬在亥癸在丑十干順布十
位巳過乃再以十干起申逆布之以求夜貴以甲在申乙在未
丙在午丁在巳戊在卯寅爲申之衝則虛之巳在丑庚在子辛
在亥壬在酉癸在未一逆一順而晝夜二貴定矣且甲之起于
子申何也蓋貴人屬土正位丑未乃坤卦二五貴中之合氣也
先天卦之坤在正北子位河圖之坤在西南申方故各兼信得
晝夜二貴所以起於子申也布而爲圖一見可決
見逈羅氏客話水 **人火龍火**（宸世南游宦紀聞）內典云——得水則滅——得水而熾 **陰錯**
土二行——
陽差（王逵蠡海集）——自甲子巳卯甲午巳酉各得十五辰甲子之前三辰值辛
酉壬戌癸亥爲陰錯巳卯之前三辰值丙子丁丑戊寅爲陽差有十二日蓋六十甲子外爲四段
甲午之前三辰值辛卯壬辰癸巳爲陰錯巳酉之前三辰值丙
午丁未戊申爲陽差蓋四段中每段除十二辰各餘三辰三四
亦得十二辰是爲陰錯陽差也甲子甲午爲陽辰故有陰錯巳
卯巳酉爲陰辰 **四極四藏**（王逵蠡海集）地支內所藏天干者子
故有陽差也 午卯酉爲——寄四隅焉辰戌丑未
爲——窟四墓焉故此八支各藏一陰於寅申巳亥爲四關闔
就生四隅焉故各藏一陽於戊藏於辰戌巳藏於丑未陰陽各
歸其所戊藏於巳巳藏於 **合異爲一**（張仲才文始眞經）——金之爲
午則亦就寄隅而藏焉 物可——金而鎔之——

金水潛火飛木茂金堅土和精（張仲才文始眞經）——故組爲五
五色——故貫爲五 精——故達爲五臭——故華爲
聲——故滋爲五味

醫

痝雖癒有母故者（管子）故有痵焉之季發 **風生骨**（管子）東方曰星其時
曰春其氣曰風——之——也
木與——南方曰日其時在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中央曰土
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肌膚西方曰辰
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 **陽生氣** 上見 **土生皮肌膚**
見 **陰生甲** 上見 **寒生血** 上 **督理藥淪**（子華子）——者——也理者意
上——者——也淪者發也 **四**
然二反（子華子）腑臟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竅之塞也關隔之
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者而謹

訓於理夫足之謂智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之也以其所益
多也而發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
餘者彌之矣察於——者 **樽蘖**（子華子）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
府化穀精液布湯故久長而不
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
上則滿神游則伏魂拘則沉魄散則耗心煩則惑志慧則陷
營則悶思流則殆慮滯則蒙智礙則思故
所謂——者特此者也所謂——者養此者也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
見 **脾藏意腎藏精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子華子）脾腎心肝肺
上 五官之司口舌鼻耳
目五官之候——之——之——之——之——之 **知**
——金木水火土五積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
疾所自起（關尹子）醫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之——
——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 **化心**
變慮（列子）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
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

史而卜之弗占巫而禱之弗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其｜｜其｜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向明見心 列子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而望之既而曰嘻吾｜子之｜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

攻偕生之疾 列子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

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換心 上見

衆醫　良醫　神醫 列子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矯俞盧 上見

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莊子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

積簿成疵 鶡冠子｜｜｜｜工以為師

鬼神避之 鶡冠子王獨不見夫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

扁鵲最下 鶡冠子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為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

視神 上見

良醫化之 ｜鶡冠子｜｜｜拙醫敗之

攻之於腠理 韓非子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

在骨髓司命所屬 上見

苦藥 韓非子｜｜者夫痛飲者｜｜也彈痤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精不流則氣鬱 呂氏春秋流水不腐戶樞不螻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處耳則為挶為聾處目則為䁾為盲處鼻則為鼽為窒處腹則為張為府處足則為痿為蹷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

叱而起疾遂已 呂氏春秋齊王疾痏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乃｜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

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爲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
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
乃死 藥旣變（呂氏春秋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治十起九
（呂氏春秋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類推 鍼石（淮南子病者寢席醫之用鍼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
狸頭愈鼠雞頭已瘻虻散積血斲木愈齲此類之推者也）擪息脈血（淮南子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
藥貴其｜｜｜｜知病之所從生也）醫多盧（揚子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
擪首藥一人之喘息脈之病可知｜｜｜｜
治疾之聖（抱朴子附扁和緩｜｜｜也）鍼艾之伎（抱朴子疾病之時則以爲貴聖與口同斷推論藥石當可便
部｜｜｜過於生枯起朽（抱朴子雖有｜｜｜之藥）述方
長生久視之道舊謂不及和鵲之所合也
（文中子銅川夫人好藥子始｜｜）先飧而後針藥（文中子謂
｜注使衛其事親不暇爲也）北山黃公善

醫｜｜｜ 上醫醫國（國語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出曰
疾不可爲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若君不死必失諸侯
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爲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
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
謂蠱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
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
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
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
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
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
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蟲皿爲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
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
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投石（戰國策
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
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

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
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嘗百草（史記補三皇
紀炎帝神農氏始嘗百草
始有醫藥）禁方（史記扁鵲傳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
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
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
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年老欲傳與公公
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
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
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
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徐廣曰鄭當作鄚）飲上池
水（上見）知物（上見）視見垣一方人（上見）盡見五藏癥結（上見）特以診脈爲
名（上見）當生者能使起（史記扁鵲傳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
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
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
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扤毒熨一撥見

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
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
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
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
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
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眾不可曲止
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
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
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
中闕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
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
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
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
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
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
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

蕭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
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
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
也此自|||越人||之|耳 **俞跗**見上 **練精易形**見上 **開病**
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見上 **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
見上 **良工取之拙者疑殆**見上 **能生死人**見上 **隨俗爲變**史記扁鵲傳
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
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秦
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
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帶下醫**見上 **耳目痺醫**見上
小兒醫見上 **黃帝扁鵲脈書**史記倉公傳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
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
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
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

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
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
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
||之||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
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
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
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
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
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 **練五石**史記
年所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技意倉公名 倉公
傳齊王侍醫遂病 史記倉公傳||以|
自||服之 **陰石治陰陽石治陽** |病||以||病夫
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則爲陰
石柔齊治之中熱即爲陽石剛齊治之 **柔齊剛齊**見上 **脈法**史記
倉公傳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
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以起度量立規

知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
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
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
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
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
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 **診籍**見上 **國工**史記倉公傳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
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
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
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
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
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
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
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閒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
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
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
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

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
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
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爲書以意屬陽慶
以故知慶慶得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精方妙方**見上 **聖儒**見上 **順**
者乃治之史記倉公傳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
其|||||心不精脈所期死
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 **五診**史記倉公傳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
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以五
|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
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
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
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
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
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 **經脈高下**見上 **上下經脈**見上 **守數精**
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

明 史記大史公自序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度鍼石湯火 漢書藝文志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目物相使拙者失理目瘉為劇目生爲死

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 上見

通閉解結 漢書藝文志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目｜｜｜｜反之於年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上見

論病及國原診知政 漢書藝文志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目｜｜｜目｜｜

蹈背出血 漢書蘇武傳武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熅火覆武其上｜其｜｜｜武氣絕半日復息

竹筳導脈 漢書王莽傳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

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目｜｜｜其｜知所終始云可目治病

發精於鍼石 漢書敘傳和鵲｜｜｜｜｜注師古曰和秦醫緩也鵲扁鵲也

運手爪 後漢書崔寔傳鍼石｜乎｜｜注古者以砭石爲鍼凡鍼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搔而下之此運手爪也

涪翁 後漢書郭玉傳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側之術

四難 後漢書郭玉傳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意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目承之其爲療有｜｜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爲不愈也帝善其對

處齊不過數種鍼灸不過數處 後漢書華佗傳精於方藥｜｜｜｜｜｜心識分銖不假稱量｜｜｜｜｜｜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漆葉青黏散 後漢書華佗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目｜｜｜｜｜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目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

齏酢吐蛇 魏志華佗傳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大｜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

灸處如引繩 魏志華佗傳注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腳躄不能行舉詣佗佗望見云

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也

善別死生 吳志顧雍傳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

目疾方六物 晉書范甯傳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得此｜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熬以神火下以氣篩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高手醫 晉書謝元傳詔遣｜｜｜一人令自消息

蝦蟇膾 宋書張暢傳弟牧嘗為猘犬所傷醫云宜食｜｜｜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

飲乳 宋書何尚之傳還郡因患勞疾積年｜婦人｜乃得

見以百瓶水從頭自灌齊書褚澄傳東陽徐嗣妙醫術有一伧父冷病積年重衣累茵牀下設爐火猶不差嗣為作治盛冬月令伧父髁身坐石上｜｜｜｜｜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守垂泣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舉體出氣如雲蒸嗣令徹牀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熱病也

吐雞雛南史褚澄傳澄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眾醫不差澄為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出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

為芻人案孔穴鍼之南史張融傳融與東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𤬛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吟聲甚悽愴

秋夫問何須答曰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

下火而壯重衣以覆南史范雲傳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為之有頃流汗於此即起二年果卒

以石為鍼南史王僧孺傳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

經方浩博務存精要魏書宣武帝紀詔曰朕乘乾御曆年周一紀而道謝擊壤教慚刑厝至於下民之茕鰥疾苦心常愍之此而不恤豈為民父母之意也可敕太常於閑敞之處別立一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嚴敕醫署分師療治考其能否而行賞罰雖齡數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賴針石庶秦扁之言理驗今日又｜｜｜｜流傳處廣應病投藥卒難窮究更令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簡｜｜｜｜取三十餘卷以班九服郡縣備寫布下鄉邑使知救患之術耳

隔而脈之深淺病形獲知色候魏書徐謇傳謇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謇｜｜｜｜｜｜｜｜｜｜被寵遇

抽針即愈魏書崔彧傳彧少嘗詣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針之｜｜｜｜

不問貴賤皆為救療北齊書李元忠傳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性仁恕見有疾｜｜｜｜｜｜｜｜

精習經方洞曉針藥北齊書李密傳密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按密元忠族弟

蛤精疾北齊書徐之才傳有人患腳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也由乘船入海垂腳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

三縛悉除周書姚僧垣傳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腳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為診脈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而兩腳疼痹猶自攣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伸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

灸頞歕鼻隋書麥鐵杖傳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瓜蒂｜｜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

入靈府中隋書許智藏傳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比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即當

陽不可救也果如言後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

九針 舊唐書職官志針博士掌教針生以經脈孔穴使識浮沈澀滑之候又以——為補瀉之法注其針名有九應病用之也

未聞良醫能治老 舊唐書賈敦頤傳弟敦實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孫迎醫視之敦實曰——也終不服藥

猪肪穀漆 舊唐書李抱真傳晚節又好方士以冀長生有孫季長者為抱真錬金丹紿抱真曰服之當昇仙遂署為賓僚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元以——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

無故不宜服藥 舊唐書裴潾傳穆宗後進方士時有處士張皐上疏曰高宗朝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道深達攝生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於代其序論云凡人——藥氣偏有所助令人臟氣不平思邈此言可謂洞於事理也

意之所解口莫能宣 舊唐書許胤宗傳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脈候幽微苦其難別——且古之名手唯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脈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

陽用其形陰用其精 舊唐書孫思邈傳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臟一覺一寢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贅瘤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

按摩咒禁 舊唐書百官志太醫令掌醫療之法其屬有四曰醫師二曰針師三曰——師四曰——師

外臺秘要 唐書王珪傳孫燾性至孝為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討繹精明世寶焉

佐使相須 唐書于志寧傳初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注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為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為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附經為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

今古集驗方 唐書陸贄傳既放荒遠常閉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為——五十篇示鄉人云

太醫箴 唐書柳公綽傳憲宗盛武功且數出遊畋公綽奏——以諷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高卑以均人護好愛能保其身請靜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浹肌膚於外好愛在耳目誘心知於內端潔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謂天高矣氣家蹐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從則生慢唯過與儉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同之敗遊慾樂流精瀉志馳騁勞形叱咤傷氣不養其外前修所忌人乘氣生嗜慾以蕩氣雖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真智寶務情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克施藥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大醫敢告諸御

氣與心流疾乃同之 上見理於未然

上見鍼石 唐書甄權傳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

遂爲高陽曾州刺史庫狄𣝣風痺不得挽弓權使校醫術優者發矢將堋立一其一隅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

爲翰林學生 宋史太宗紀雍熙四年九月癸亥一一一一一人

十道六通 宋史仁宗紀詔試醫官須引醫經本草以對每試一一以一一一爲合格

九艾 宋史龐懷忠傳懷忠使江南還中途遇疾肩輿歸京師太祖遣醫一一以賜之

國醫屈服 宋史高若訥傳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一一一皆一一張仲景傷寒論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

高氏學 見上

燒地灑藥 宋史王克明傳廬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爲克明令熾炭一一一一置安道於上須臾而蘇

觀形色知病所在 遼史蕭胡篤傳曾祖敵魯明醫人有疾一其一一一即一一一一

馬上視疾亦知標本 遼史直魯古傳吐谷渾人也善醫鍼一一一一一一

有十全功 遼史耶律敵魯傳敵魯字撒不侻其先本五院之族

始置官分職敵魯精於醫察形色即知病原雖不診候一一一

視疾若隔紗視物 遼史迭里特傳迭里特有膂力善騎射馬蹶不仆尤神於醫一人一一一一一一莫不悉見

六門二法 金史張從正傳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所著有一一一一一之目存於世云

開竅納書 金史張元素傳元素八歲試童子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一一一一一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

古方新病不相能 金史張元素傳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一一一一一一也自爲家法云

十三科 元史選舉志其隨路學校每歲出降一一一一疑難題目具呈太醫院發下諸路醫學令生員依式習課醫義年終置簿解納送本司以定其優劣焉

調陰調陽 桓寬鹽鐵論扁鵲撫息脈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一一寒氣盛則損之而一一

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治病 張華博物志神農經曰一一一一一一爲五石之練形六芝之延年也一一一

一一一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一一一一一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和痛之所以止當其藥應以痛也違其藥失其施即怨天尤人設鬼神矣

橘井 葛洪神仙傳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來年果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

杏林 葛洪神仙傳董奉居山不種田日爲人治病亦不取錢病重愈者使栽一一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餘萬株鬱然成一乃使山中百禽群獸遊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

鞭百草 干寶搜神記神農以赭鞭一一一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天下號神農也

病龍求治 干寶搜神記晉魏郡亢陽農夫禱於龍洞得雨將祭謝之孫登見曰此一一雨安能蘇禾稼乎如弗信請嗅之水果腥穢龍時背生大疽聞登言變爲一翁一一一曰疾痊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見大石中裂開一井其水湛然龍蓋穿此井以報也

陰陽配合子母兄弟 唐六典藥園師以時種蒔收採諸藥凡藥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根葉花實草石骨肉之異及有毒無毒陰乾曝乾採造時月皆分別焉皆辨其所出州土每歲貯納擇其良者而進焉

以經脈孔穴使識浮沉澀滑之候 唐六典鍼博士掌教鍼生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又以九鍼爲補瀉之法凡鍼疾先察五臟有餘不足而補瀉之

使內疾不留外邪不入 唐六典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導引之法以除人八疾一曰風二曰寒三曰暑四曰濕五曰饑六曰飽七曰勞八曰逸凡人支節府藏積而疾生導而宣之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若損傷折跌者以法正之

祓除邪魅 唐六典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一一一一之爲厲者

灸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近有善一人一治病者

貝母試瘡閉口 段成式酉陽雜俎許卑山人言江左數十年前有商人左臂上有瘡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

覺髀內肉微起疑骨中也或不食之則一髀漸小有醫者教
其服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乎貝母其瘡乃聚得開口內入
戲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段成式酉陽雜俎虎
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虎鬚治齒

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唯得虎鬚及熱
插齒間即愈鄭爲拔數莖與之因知｜｜｜｜也

黃帝針八邪

祖士衡西齋話記龍圖待制李行簡言隴州道士曾若虛者
善醫尤得針砭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遇疾且卒經日而
心間稍暖家人因奔告若虛家所一往庶幾可救若虛既至熟
視之且止其家哭泣引針針之即時而蘇良久乃能語曰始者
若夢遇故夫相隨出郭外遠歷郊野橋梁後人叢林莽卉展轉
不相捨俄而故夫爲一物刺中其足不能履步由是獨行忽若
夢覺耳鄰人競詣若虛詢之若虛
曰向之所針乃｜｜｜｜穴也

一壯

沈括夢溪筆談醫用艾一灼謂之｜｜者以壯
人爲法其言若干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一君二臣三佐五使

沈括夢溪筆談舊說有藥
用｜｜｜｜｜｜｜｜之說其意以謂藥雖衆主病者專在一
物其他則節級相爲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爲宜不必盡然也所
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
定以爲君其次爲臣爲佐有毒者多爲使此謬說也設若欲攻
堅積如巴豆輩豈得不爲君哉

處方用藥幾似古人

張耒明道雜志蘄水縣有高醫龐安時者治疾無
不愈其｜｜｜｜｜｜｜｜

三斗火一盤水

方勺泊宅編醫人石藏用以醫術遊
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
都城其名甚著餘杭人陳承亦以醫顯然石好用暖藥陳好用
涼藥古之良醫必量人虛實察病之陰陽而後投之湯劑或補
或瀉各隨其症二子乃執偏見一槩於冷暖而皆有獨於
一時何也俗語云藏用擔頭｜｜｜陳承篋裏｜｜｜

得術於高參政得脈於郝氏老

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曰昔居
衛之共城有趙及詩識者自三司副
使以疾乞知衛州多名醫故也有申受者並衛人自言｜｜｜
君納｜｜｜｜｜｜其說謂高參政醫學甚高既貴診脈

少故不及郝老其郝老不可治趙如其言郝至診其脈曰有沉
積當下趙服其藥暴下不止已垂殆郝老乃坐趙於大盆中用
梳淺其頭項以湯沃之遂甦趙呼申受罪之曰君診與郝老者
申受曰某之術不及郝老遠甚公病當下但氣虛藥劑者大不
能某然宿疾良已｜｜｜｜邵伯溫聞見前錄郝老本河朔人
可斃自此疾平復

臨時增減

既死張峋子堅誌其墓載其平生
所治甚異郝老平時不合藥未嘗藥遇病｜｜
｜｜之服者無不驗外從其學者皆名醫云

能解人而脈經絡

邵博聞見後錄無爲軍醫張濟善用針得訣於異人云｜｜
｜｜其｜｜則無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
人以行針無不立驗

木王則金絕

馬令南唐書方術傳吳廷紹爲太醫令
初不甚知名烈祖喉中癢澀進藥無驗廷
紹進楮實湯服之頓愈羣醫默識之相馮延巳苦腦痛醫工旁午罔措
不瘥及廷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酷嗜何物對曰有食山雞
鷓鴣廷紹進甘豆湯一服立差羣醫默志其方他日以楮實治
疾并以甘豆治腦痛皆無效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常服金
石合故以木之陽氣勝之｜｜｜｜｜矣馮公嗜山雞
鷓鴣二鳥皆食烏頭半夏甘豆乃解其毒耳羣醫大服

腦後下鍼

薛用弱集異記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
關路由華州闤闠之北聚觀如堵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
云能療此兒酬絹千匹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
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筯或觸之酸痛刻骨
公因令扶起即於｜｜｜｜｜寸許仍詢病者曰鍼氣已達
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鍼而疣贅應手而落贅無病痛

列竈救藥

趙德麟侯鯖錄王彥伯醫名既著｜三四｜｜｜於庭老
幼塞門而來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
各飲此皆飲而去動者各負錢而酬不
來者亦不責之其昔服長者之流與

醫之六經

葉夢得避暑錄話古之名
醫扁鵲和緩之術世不得知自張仲景華佗胡洽深師徐嗣伯
有名一世者其才術皆｜｜｜｜其傳有至於今皆後之好事
者集取之方也孫真人爲千金方兩部說者謂凡修道養生者
必以陰功協濟而後可得成仙思邈爲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

因已妙盡古今方書之要獨傷寒未之盡似未盡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論後三十年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蓋始得之其用志精審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醫者皆以二書爲司命也思邈之爲神仙固無可疑

協濟成仙 上見 **妙盡古今方書之要** 上見 **二書爲司命** 上見

地漿 葉夢得避暑錄話四明溫台間山谷多菌然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毒往往殺人蓋蛇毒氣所熏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自見本草陶隱居注謂之||

八言勝服藥 葉夢得避暑錄話素問勞佚有常飲食有節||似||||也

食掛 郭應能閑窗括異志宋師古信州人年三十時得疾不能食聞蕭郎中驅用火鍼艾灸湯沃淡飲數數食之醫莫能治史載之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嘆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疾則肺不能舒脾爲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倚熱掛遂授一方買藥服之三日聞人食肉其香取而啖之遂愈

五臟蟲上行肺蟲下行 鄭寬內翰叢話許微叔精於醫云||皆||惟有||最難治嘗用獺爪爲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蟲上行也

衙推 陸游老學庵筆記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萬城人賀李||李乃亞之舅爲醫者也北方人市醫皆稱衙推不知何謂

金杵臼嚴防拶家 顧文薦船窗夜話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局遂宣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曰專對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胗脈醫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而愈德壽乃大喜就以金杵臼賜之乃命以官至今呼爲||||||可謂不世之遇

三點 周密齊東野語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者以三指點間知六脈之受病世以爲奇以此得名

鬼宮鬼壘鬼枕鬼牀 周密齊東野語余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二曰鬼信三曰||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七曰||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

鬼市 上見 **鬼臣** 上見 **鬼封** 上見

隔垣知病 賈似道悅生隨鈔溫陵醫僧圓通大智禪師文宥善脈晚年不按脈望而知之又臨終五七年隔垣而知之凡病人骨肉往問視之而知病者之候

前舌 陶宗儀輟耕錄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哈剌咱王因墜馬得一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臍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卿聶只兒乃也里可溫人也嘗識此症遂||去之頃間復生一||亦如之又於其舌兩側各去一指許小塊以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廣惠司者回回之醫者隸焉

割額取蟲 陶宗儀輟耕錄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時鄰家兒患頭疼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開||上||一小||堅硬如石尚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遂止嘗求得||至今藏之又嘗見人嘗於平江閶門見過客馬腹膨脹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見之於左腿內割出小塊出不知何物也其馬隨即騎而去信西域多奇術哉

天灸 [illegible]錄八月朔以盌盛取樹葉露研朱砂以朱筆染點身上百病俱消謂之||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六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七

方術部二

卜筮

據粟而筮（管子）守龜示兆｜｜｜者屢中 神筮不靈神龜不卜（管子）（注）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爲卜兆 句虛期於月律（管子）柱｜｜

能動地 晏子見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駟心之閒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怪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于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

太歲（列子）犯之以四時災之以｜｜

小筮［illegible］｜｜而後決大事

先人事而後說卦（文中子）謂淮陰侯生善｜｜｜｜

挾以銜骨齒牙爲猾（國語）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

離散（國語）我卜伐驪龜往｜｜以厭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

得國之卦（國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也

祭地爲祟（戰國策）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趙乃還之

太卜 上 數策占兆（戰國策）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子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子錯龜｜｜｜｜以視利害何國可降

大橫（史記孝文紀）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注）應劭曰以荊灼龜文正橫

鷄卜（史記封禪書）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

上信之越祠｜｜鷄卜始用

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史記齊太公世家）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所獲霸王之輔

遵厥兆祥（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云

棓生（史記袁盎傳）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所問占

神馬當從西北來（史記大宛傳）初天子發書易云（注）文穎曰秦賢士善術者｜｜｜｜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注）漢書音義曰發易卜以卜

觀采（史記日者傳）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占

旋式正棊（史記日者傳）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

此蠡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史記龜策傳）或以爲｜｜之｜｜｜｜其處吉

因別然否史記龜策傳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
多中於人預見表象收百越卜筮至——先圖其利及猛
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擢策灼龜史記龜策傳夫——定數
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觀兆變化無窮是以
擇賢而史記龜策傳——祓以卵灼以荊史記龜策傳卜
用占焉荊支卜之必制其創禁曰子亥戌不
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徼也不可以卜庚辛
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祓龜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乃
持龜而遂之若常以為祖人若已卜不中皆——之——東向立
「——若剛木土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
謹以粱卵焍黃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
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
向龜甲必尺二寸卜先以造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
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
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荊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
淵諸靈數箣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某欲卜某即得而

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粱卵焍黃上見
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假之玉靈夫子上見龜厭漢書藝文志——不告詩曰為刺射覆漢書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
「——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
迺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
脈脈善緣壁是別蓍布卦上見漢書王貢兩龔
非守宮即蜥蜴賤業而可以惠衆鮑傳序君平卜
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人有邪惡非正之
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
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露蓍漢
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書
襃為傳為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潔齋——正衣冠立
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因為感動憂色乃服度曰露蓍
易蓍於星宿下明旦宜有聖女興漢書外戚傳昔春秋沙麓崩
乃用占得天氣也宮史——之曰陰為陽雄土火

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漢書王莽
五年——其齊田乎金水王相文其得位傳莽白願
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
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
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卦康強之占逢吉之
遇————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
符上見仍物鬼諏漢書敘傳晉——而————兮迺窮宙而達幽
應劭曰晉須也仍因也諏謀也易曰人謀鬼謀
百姓與能往來古今曰宙聖人須因賣卜自奉後漢書郎顗傳
卜筮然後謀事神極古今通幽微也父宗字仲綏學
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九宮後漢書張衡傳聖人明審
能望氣占候吉凶常—————律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
筮雜之文君端蓍後漢書張衡傳——為我——兮兩赤虵分
曰——利飛遁以保名注文君文王也
南北走後漢書許曼傳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
有——————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

君當為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為大將軍
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為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
軍擊武陵蠻灼骨後漢書東夷傳倭流光如燕魏志管輅
賊省如占——占卜用決吉凶傳清河王
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
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若八
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
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為江
夏太青囊書晉書郭璞傳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
守之受業公以——中——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
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
能過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按卦名之
是為驢鼠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
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腳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
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
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

鬼井精見二年決當爲價兩翼不許遂破一劍還其本墅丨丨
丨丨丨丨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
綱紀上祠請殺之丞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郡亭驛山君鼠使詣
荊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枝驛字誤非連上文也
是廬山君鼠耳期亭郎宮亭湖也

卯爻發而沴金 晉書郭璞傳廟遂不須猶陵

璞後除之時有鼯鼠出延陵
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
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
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
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以問璞璞曰丨丨丨丨丨丨此木
不由直而成災也

震柏 晉書郭璞傳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
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
矣導從其言數日果丨丨樹粉碎

武進符鐸 晉書郭璞傳元帝初鎮建鄴
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
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丨丨縣人於

田中丨鐸丨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使
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
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
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
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
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
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
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
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而甚重之

歷陽井沸會稽出鐘 見上

南樹變柏 晉書郭璞傳敦
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問卦因乃
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
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
收璞詣丨丨丨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
在丨丨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
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

支柿生金 晉書郭璞傳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
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丨丨丨丨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
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祕
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
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
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忽稱生金俄而爲桓溫所滅

用三陽可有後 晉書庾冰傳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丨丨丨丨以丨丨故希求鎮山陽友爲東陽家于暨
陽

卦與吾同 晉書桓彝傳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丨丨丨丨丈夫當此非命如
何

會明隱遁 晉書隗炤傳炤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使
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
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
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
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

夫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
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丨丨丨丨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
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
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
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
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青版筮驗 見上

往東而小還東而大 晉書苻健載記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
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祇官繕宮
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
俄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
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
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
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
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牋於洪并送名
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

之衆來距健戰之過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指丨丨丨
今丨丨丨丨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為百姓還
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遇雄界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
之諸城盡降著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弁
苻竹健人遺三枕避三沐（晉書苻融載記京兆人董豐遊學三
而都之 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
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
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
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
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
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丨丨丨丨
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
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則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
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
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
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乘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

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在兩濕之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
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于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
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
沐枕枕為驗是以悞中婦人 **亥年當作公官**（宋書蔡興宗傳初興宗為郢州府參
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丨丨丨丨有大字者不可受
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之號）**賜名**
背（宋書于徵傳徵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筮丨以丨丨丨）**別範甲**（南齊書柳世隆傳世
降善卜丨丨丨）**封侯之瑞**（南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少時於草中射
丨傾至一萬丨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
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
士曰不須憂此丨丨丨也）**如期而至**（南齊書徐伯珍傳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
歲常旱伯珍筮之丨丨丨）**安知後爻不為上九**（梁書阮孝緒傳時有善筮
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
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
此將為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丨丨丨丨

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
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
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之
末斟酌分為三品凡若干卷）**象實應德上北下不避行合長**
南入則為公侯（陳書周文育傳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文育曰有錢便
可惜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可怒得銀至二千兩以此為天
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
帝名散（南史賀瑒傳瑒宿祖道力善相墓工丁賢遇上歡女人病死為
殺之曰此井死也丨丨丨之丨耳乃以土塊加其心傲）
頭而下鑄金人（魏書后妃傳序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丨
丨丨丨以成者為吉不成則不得立也）**十中**
蘇八九（魏書高允傳允元鈕龍宋子人也善卜占生於室內有客
扣門允已知其姓字并所齎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
丨丨丨）**用五十蓍**（魏書高車傳倍侯利貸屈勇健過人奮戈陷陳
有異於衆北方之人畏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
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衆如
此善丨丨丨丨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飛龍九五大**
人之卦貴不可言（北齊書清河王岳傳初岳家於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於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
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即移高祖於別室如前所見
怪其神異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
大人造也丨丨丨丨山氏歸報高祖後高
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
可間行從之共圖大計岳
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奇精女子**（隋書楊伯醜傳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
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
丨丨丨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買魚得馬**（隋書楊伯醜傳人有失馬
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
成曰我不遑為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二店為我
丨作膾當丨丨矣其人如此言須
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鳥卜**（隋書女國傳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

邪八山風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
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著占（隋唐書　唐紀同作）
中宗將祀南郊來朝京師將行術士韓禮筮之者乘大馬（唐傳）
堂子然獨立驚曰｜｜奇瑞非常也不可言大
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傳后舅高士廉媵張氏於后所宿舍
外見大馬高二丈鞍勒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筮者
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牝馬地
類行地無疆變而之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是天地交而
萬物通也象曰后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龍乾之象也
馬坤之象也變而為泰天地交也繇協於歸妹婦人之兆也女
處尊位履中居順福弟（唐書張大雅傳）大雅將改葬其祖父
也此女貴不可言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大雅曰
若得弟家永康我將含投龜於地（唐書張公謹傳太宗將討隱巢
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
｜｜｜｜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當為卿輔（唐書李
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綱傳綱
子史精華　卷一百十七　方術部　卜筮　九
仕隋官不進爭之得職筮人曰君｜｜｜｜以傳易姊乃食
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為敗故瀕蹶顛於唐數橫族罷位云
其墮而火以貫（唐書隱弘智傳弘智祿於冷州襄陽永祿州官
喪不得歸哭再問何卜人卜之為筮曰｜｜｜｜｜其
墓直北在道之右南有貫柳家上是守宜遷而人保日而得乃
得其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於墓前北寶物（宋史孫守
遂歸葬弘安墓次時人哀其孝皆為出涕云
榮傳生七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從南師李伯
萬詔朝廷至謁丞相史嵩之丞相一見奇之曰是數出人但
府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晡時當有｜｜至
有｜｜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為獻當易之卦（宋史宰為錫傳錫合術自
推直生日年庚寅日乙酉時壬午當易之歸妹同人初中末｜
｜以世應飛伏納五甲行執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卦
合七十五年約半稀
秋算數盡於此矣驍馬當勝（遼史魏璘傳以卜名世天祿元年上命驍馬較座孩以為勝負

問于日及璘孰勝白奏曰射者勝璘曰臣所見｜｜｜｜既驗
竟如其言上異而問之曰今日火下旺知水者勝所以不然
人驚丁而上有煙以煙之炙勃焦（遼史西夏傳凡出兵先卜有四術
去之告者必勝上嘉之｜｜｜以艾灼羊髀骨二術
算擲竹於地以求數若揲蓍然二咒羊其夜牧羊焚香禱之又
焚穀火於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以矢擊弦
聽其聲知勝負擗算上見咒羊上見矢擊絃上見其占如響（金史武禎傳禎深數
及敵至之期
學貞祐間行樞密院僕散安貞聞其名召至
徐州以上客禮之每出師必資焉｜｜｜數卜（劉向說苑孔
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人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
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
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
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
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亦不自專（班固白虎通天
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乎子下至士皆有
子史精華　卷一百十七　方術部　卜筮　十
蓍龜者重事決疑｜｜｜｜龜久蓍者（班固白虎通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
以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
問之也龜之為言久也蓍之為言耆也究奇（班固白虎通卜何以荊火灼之何
之為言｜也久長意也禮雜記曰龜陰之老也蓍陽之
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鑽龜（王充論衡
以荊者取其｜｜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荊以其究奇傳或言武
王伐紂卜之而｜｜占者曰凶大公曰龜猶德斯益否斯損
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
中黎或問卜筮曰｜｜｜｜｜日何謂也曰吉虎卜（張華博物志虎知衝
而占因而救之謂筮吉而悖因而忘之謂損
破又能畫地卜今人有畫物老雞緣枯桑（常璩華陽國志王長
上下者推其奇偶謂之｜｜文聞益州亂以通經
筮得｜｜｜｜之卦嘆曰吾無十二棋卜（劉敬叔異苑｜｜出白張文成
葉龜以卒也吾亂人矣於是矣
受法于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
自此以後秘而不傳晉寧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見一老公

著黃皮衣竹筒盛此書目授法昧 五行卜二氣 唐六典太卜令掌卜筮之法目
無何失所在遂復傳流于世云
占邦家動用之事求爲之式一曰龜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凡
龜占辨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凡兆以千里徑爲母兩
翼爲外正立爲木正橫爲土內高爲金外高爲火細長芒動爲
水兆有仰伏倚著落起發摧折斷動之狀而知其吉凶又辨
凡五兆之策三十有六凡易之策四十有九凡式占
辨三式之同異凡用式之法凡曆注之用六凡祿命之義六皆
辨其象數通其消息所以定吉凶焉 著三僵三起 劉恂嶺表錄異今上之爲潞州
謂知兆上因目食肴試之既布卦一一無故自起凡
觀者以爲大吉徵既而詠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 鴻臚起家五
品 失牛 張鷟朝野僉載洛州杜元有牛一頭元在枯之後夢見
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
經數日果失之 注太元經常取以卜 李肇國史補王相注太元經常取以卜自言所中多於易筮 取

雞卵以驗其黃 段公路北戶錄邕州之南有善行術者取雞卵墨畫而煮之剖爲二片 然後決嫌
疑定禍福言如響 兩頭點土中心虛 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 成假
令據此乃古法也
式 酉陽雜俎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
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
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蓍布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
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悞乎錢曰請爲韻語 其人本
意賣天津橋絡之其精如此 君除拾遺可發此緘 鍾輅前定錄李栢陽
登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
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至酉不得次而有空反者
授時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
道一尉授負才華不宜爲此色悒悒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
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授怒未解生曰若果然
幸一枉駕授曰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信王生之言有

徵後而之生曰凡卜取一緘書可十數紙封授之曰
不偶當大咎授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
授才依旅寄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
授乃請行開元中郊祀上專以李名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
長適遇上尊號授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
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佳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
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授所爲乃下詔召授時授寓宿於懷遠
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不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
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一篇其一曰蠶絲
爲綵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授自午及
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忌服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
之乃許拆其緘書八字旁注兩句既遂翼日授左拾遺旬餘乃
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 死跛焦生跛焦
如之遂命爲往宣平坊訪王生則不復見矣
沈括夢溪筆談西戎用羊卜謂之跛焦卜師謂之厮乩以艾灼
羊髀骨視其兆謂之 其法兆之上爲神明近脊處爲坐

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處爲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
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
主客勝負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
視其五臟謂之 其占極有驗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跛
其土人 不必專用龜策 異苑劉敬叔說又有鳥卜東女國以
元呷之 一月爲正至十月令巫者齎酒肴詣
山中散糟麥于空大咒呼鳥俄頃有鳥如雉飛入巫者懷中即
剖其腹示之有一穀米歲必登若有霜雪則多異災又或擊一
九或打楊枝或於聽旁人之語亦可以卜吉 庚午春秋 邵博聞
因蓋誠之所感觸物皆通 也 見後錄
予見王廣曾言吾曰驛館嘗從一頭陀占卦象其詞云須逢庚
午方守快牛是春來李花秋頭陀曰豈君運行 之間
步決邪久之無驗晚用李相君薦至參知政 醫學紀年 邵博聞
中相君庚午生年春牛伏李字也其異如此 見後錄
殿中丞邱濬頗知數嘗十年秋謁林學士楊元素時官荆州
過地陽見之濬曰明年當改元以易步之豐卦用事必以

—如斯卜卦影魏泰東軒筆錄唐坰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爲
改元豐云卦影作——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雞坰語
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即雞也必因我射而去位
則我亦從而貴矣翼日抗疏言彈荊公又乞留班頤喧於殿陛
王怒降坰爲太常寺太祝監廣州軍資庫以
是年八月被貴坰笑曰射落之雞乃我也 推圍中牡丹 張邦基墨
莊漫錄康節邵先生堯夫在洛中嘗與司馬溫公論易數——
——云某日某時當毀是日溫公命數客以觀日向午花方
穠盛客頗疑之斯須兩馬踶齧衝斷營自外突入馳蹂欄上花
果毀焉嘗言天下不可傳此者司馬君實章子厚耐而君實不
肯學子厚不可學也歸終焚其 王宏卜記——老春秋役
書不傳庶以皇極經世行於世 蠡卜 語曰儀蘇蟲鬼谷子學終
餘歸道之田行以盆 擲蒲卜 王宏卜記——若博物志曰老
人——傳說自給 子入西戎造樗蒲樗蒲者五木也
或云胡人亦 折足之象 陸游老學庵筆記晁以道爲明州船場
爲樗蒲卜 日日平旦其衣冠焚香占一卦一日有

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占卦有——然
非其此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港口跌
滑而仆脛幾折 巡官 陸游老學庵筆記今北人謂卜相之士爲
療治累月乃愈 ——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謂以其巡
遊賣術故 帝弃之兆 史龜策傳今之瓦卜蓋有取於用
自此稱 太卜之瓦兆法云瓦兆————其象似
瓦原之璺罅 賣卜臨安三橋 周密齊東野語紹興末有韓楦者
是用名之——於——之——多奇中庚辰
春官侍郎仲躬居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先一人在焉問其姓宗
子也次第請命首言趙可至郡守却多貴子不達者亦鄉郎次
及曾問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
終身無科第次至呂問何幹至此呂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
今次得省試曰赴詞科曰却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詞科別有
人矣後三年而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抑其所至沉吟久之
曰名滿天下可惜無
福已而其言皆驗
兆龜數若破瓦文石 張仲才交始篇經——皆

能告 跪龍儀仙 陶宗儀輟耕錄吳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婦人女
吉凶 子輩多能卜九姑課其法屈草九莖屈之爲十
八握作一束祝而呵之兩兩相結止留兩端已而抖開以占休
咎若績成一條者名曰——————又穿一圈者名曰仙人上馬
圈不穿者名曰蜻蜓落地皆吉兆
也或紛錯無緒不可分理則凶矣 仙人上馬 上見 蜻蜓落地 上見 金
井闌 陶宗儀輟耕錄今人卜卦以銅錢代蓍便于用也又有以
錢八文周圍鋪轉而取六爻名曰——但乾卦初爻及
復之泰不可疑蓋只有六
十二卦耳此法不可用
占候
圖心虛天下 日者 墨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
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
聽遂北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
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

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
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行者
也是——而——————荀子武王之誅紂也行之
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兵忌 日以——東面而迎太歲 熒惑徙舍
呂氏春秋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
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
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
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
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
也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
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
天必三賞君今夕——其——三——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
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
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臣請伏
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
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天衢 呂氏春秋至亂之化其
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

狗若眾車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有其狀若
環篲而赤其名曰𩆜旂有其狀若眾馬以鬭其名曰滑馬有其
狀若眾植華以長黃上
白下其名蚩尤之旗 𩆜旂上見滑馬上見蚩尤旂上見五勝生一壯
淮南子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
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
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
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
||擊鉤陳之衝辰淮南子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以戰必勝以攻必克 北斗之
神有雌雄淮南子|||||||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
太陰所居辰為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
雌故為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日十二
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
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

趙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
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
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 北斗所擊不
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
可與敵上見 能忌淮南子操合陰求各有||||淮中國以 以天占
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人揚子吏|||||聖人以人占天注考察象數知人事之吉凶 德降婁星 揚子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曰在德不
在星||則||星降則德從也注司馬光曰婁影
也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降星崇則德從而壞 辰出參入
皆晉祥國語晉公子|||||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
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人是
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
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
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
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而以||

||也百天之大紀也涌且來成 氣為龍虎成五采 史記項羽
必霸諸侯子孫得之君無懼矣 紀范增說
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
此天子氣也 嘗有天英見 史記漢文帝紀趙人新垣平以望氣
急擊勿失 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
||||望氣見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 史記律書||||| 百王
不易之 五星聚 史記天官書歲星所在||皆從而 監德失次
道也||於|合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
應見柳 史記天官書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
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色蒼蒼有光其
|||有||||
歲早水晚旱 降入失次應見張 史記天官書單閼歲歲陰在
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
危晨出曰||大有光其|| 青章失次應見軫 史記天官書
有|||名曰降入其歲大水 執徐歲歲陰

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於營室東壁晨出曰|||||
青章其||有||||||曰青章歲早旱晚水 跰踵失次應
見亢 史記天官書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 開
婁胃昴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其||有||
明失次應見房 史記天官書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
與胃昴畢晨出曰||||癸癸有光偃兵唯利公
王不利治兵其||有 長列失次應見箕 史記天官書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
||||歲早旱晚水
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昭昭 大章失次應見牽牛 史記天
有光利行兵其|||有|||||官書涒
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 長王國昌熟穀 史
晨出曰|||昭昭白其|||有|||||記
天官書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
焉||作作有芒||其||||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
而昌有女 長王失次應見危上見 天睢失次應見東壁 史記天官書閹茂歲
喪民疾

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
｜白色大明其｜｜有｜｜｜歲水女喪大章失次應見襲
史記天官書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
曰｜｜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
其國有德將有四海
其｜｜有｜｜｜天泉失次應見於史記天官書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
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元色甚明江
池其昌不利起兵其｜｜有｜｜｜天晧失次應見參史記天官
書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
晨出曰｜｜燥然黑色甚明其｜｜有｜｜｜歲星赤黃而
沈大穰史記天官書｜｜｜色｜｜所居野｜｜｜得士得女史記天官書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
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
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不乃
易行史記天官書五星合是謂｜｜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同色史記

天官書｜｜｜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大圓黃滜史記天官書其色｜｜｜可爲好事其
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
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注滜音澤兔過太白間可椷
劍史記天官書辰星繞環太白若與鬭大戰客勝｜｜小戰客勝兔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
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
急約戰注辰星謂之兔星據音而兩容也日蝕胴勝史記天官書兩
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
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
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
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
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
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
流血｜｜｜｜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
生所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

國也食所不利生所利上見仰望平望登高史記天官書凡望雲氣｜而｜之三四百
里｜｜在桑榆上餘二千里｜｜而｜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
氣有獸居上者勝注正義兵書云雲雄或如雄雞臨城有城必
降雲雄上雞雲精白史記天官書｜｜｜者其將悍其士怯雲氣各象其山川人
民所聚積史記天官書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
之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
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若煙非煙若雲
氣成宮闕然｜｜｜
非雲史記天官書｜｜｜｜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史記天官
書｜｜｜｜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正月旦決八風史記天官書漢魏
鮮集｜｜｜｜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
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

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
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
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
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
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
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
雨雪若寒歲惡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見上各以其時用雲色占
見上正月旦比數雨史記天官書或從｜｜｜｜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注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
一日雨民有二升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史記天官書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
之食如此至七日
察太歲所在在｜｜｜五穀逢昌史記天官書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
｜北其大經也
泉水躍畧以知日至決要律景歲星
所在｜｜｜｜其對爲衝歲乃有殃國殊窟穴象占物怪史記天官

書所見天變皆||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

傳天數者 史記天官書昔之|||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皋魏石申

星氣占候 史記天官書自漢之爲天數者|則唐都|則王朔||則魏鮮

三光之占亟用 史記天官書夫常星之變希見而|||||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

客氣發見上

必通三五 史記天官書爲天數者||||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日再中 史記封禪書平又言臣候|||居頃之日卻復中按平新垣平也

視日 史記陳涉世家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爲項燕軍||事春申君自言習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

東井秦分先至必霸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者|||也楚雖彊後必屬漢

風師 漢書天文志有雲如眾風是謂||法有大兵

斗擊 漢書藝文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

聖人知命之術 漢書藝文志又曰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也

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 漢書京房傳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

六情十二律 漢書翼奉傳知下之術在於|||||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

王者忌子卯吉午酉 見上

爲

客時爲主人 漢書翼奉傳上以奉爲中郎召奉問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見於明主侍者爲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爲常事時爲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伍觀之然後可知

辰疏時精必參伍觀之 見上

鐵炭低卬 漢書李尋傳政治感陰陽猶||之||見效可信者也注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于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

辰星效於四仲 漢書李尋傳||主正四時當|||||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

營頭星 後漢書天文志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兵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之|也占曰營頭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注袁山松書曰怪星晝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

五色喜怒 後漢書天文志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稍小至後年六月消

繞帶天街 後漢書蘇竟傳與劉龔書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效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歲星不舍氐房以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爲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煒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

裴回藩屏躑躅帝宮 見上

聖帝應符之兆 見上

八魁 後漢書蘇竟傳夫仲夏甲申爲||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

木勝土刑制德 後漢書蘇竟傳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德在

中宮水在木｜｜｜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

風角星筭六日七分後漢書郎顗傳父宗字仲綬學京氏易善｜｜｜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

丑寅申皆徵後漢書郎顗傳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

寒溫爲實清濁爲貌後漢書郎顗傳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

金氣爲變發在秋節後漢書郎顗傳日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

正宣後漢書郎顗傳汜祀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雷之爲言者謂發號在心也

雷者號令天之威怒後漢書郎顗傳丁丑大風掩蔽天地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

歸忌後漢書郭鎮傳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注陰

陽書曆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

五將三門後漢書高彪傳天有太一｜｜｜注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發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者天目文昌等

武擔石折後漢書任文公傳公孫述時｜｜｜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武乃當之自是常聚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爲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五官獻橘後漢書楊由傳有風吹削哺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

二使星後漢書李郃傳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荊州占晉書天文志劉表爲荊州牧命武陵太守劉叡集天文眾占名｜｜

集星章晉書天文志其雜星之體有瑞星有妖星有客星有流星有瑞氣有妖氣有日月傍氣皆錄其名狀舉其占驗

晉書天文志京房風角書有｜｜｜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互有五色方雲以五寅日見各有五星所生云

如城門如華蓋如龍馬晉書天文志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隱隱在氣霧中恒帶殺氣森森然或｜｜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或雜色鬱鬱衝天者此皆帝王氣

火烟粉沸如旌如鋒晉書天文志猛將之氣如龍如猛獸或如｜｜之狀或白如｜｜或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黑｜｜或｜｜張｜｜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此皆猛將之氣也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

變山形上見如持斧援旂如牽牛

鬭氣晉書天文志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或如火光將軍勇士卒猛或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或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或｜｜人｜｜向敵或如蛇舉首向敵氣如｜雲｜｜或有雲如｜｜赤白相隨在氣中或發黃氣皆

將士精勇如轉蓬揚灰如卷席匹布晉書天文志凡負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或黑氣如壞山墮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或如群羊群豬在氣中此衰氣也或如懸衣如人相隨或紛紛｜｜｜｜或如或雲｜｜｜如｜｜亂穰者皆爲賊微氣如繫牛如人臥如雙蛇如飛鳥如決隄垣如壞屋如驚鹿相逐如兩雞相向此皆爲敗軍之氣

壞垣飛鳥上見驚鹿相逐兩雞相向上見瓜蔓連結晉書天文志凡鬭兵之氣白如｜｜｜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或白氣如仙人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當有千里兵來

斗牛間紫氣晉書張華傳初吳之未滅也｜｜之｜｜常有紫氣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邀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

龍淵太阿晉書張華傳機悟術數與龍淵太阿以｜

「隱士當之」晉書謝敷傳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曰|||| 青蓋入洛 晉書陳訓傳少好秘學天文算曆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陽皓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 夾河西流 晉書苻健載記衆星||||占者曰爲百姓還西之象 大鳥形旗幟仆 魏書彭城王勰傳從征沔北賜帛三千疋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便交敵可勑將士肅爾軍儀勰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爲人所獲勰言於高祖曰始有一鳥||||臣謂大吉高祖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爾此乃大善兵法勰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 隣國貢嬪 魏書崔浩傳有兎在後宮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徵浩以爲當有||||者善應也

明年姚興果獻女 熒惑入秦 魏書崔浩傳初姚興死之前歲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諠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 三陰用兵蓋得其類 魏書崔浩傳浩對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

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 驛馬星流 魏書張淵傳又有客星分徙路占候世宗時牛小紫宮州獄別駕從隆宗就禁尉問路門北夜|||||乃以印付應至陰宗先信之遂遣人試出城俄而救至時人重之 兩馬從西南來 魏書王早傳早與客消長立於門內遣有學原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有||匹一白一赤||||||至即取我還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使人召家人隣里辭別語訖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二馬一白一赤從涼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世祖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尅世祖從之如期而尅輿駕還都所從不雨世祖問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時猶無片雲世祖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

氣四合遂大雨滂沱 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尅 上見 申時大雨 上見 爲客不利 北齊書綦母懷文傳武定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殷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蟻陣鬭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蟻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爲一塚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並鳴士皆讋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 黃黑蟻陣鬭 上見 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 北齊書斛律金傳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 望氣下

臨必有大慶周書蔣昇傳大統三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濟自風陵頓軍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之分也今大軍既出｜｜｜｜｜｜於是進軍與竇泰戰擒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

度星法隋書滕穆王瓚嗣王綸傳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三人為｜｜｜

青氣如樓闕隋書庾季才傳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

北史□□傳長孫少□為若作佚照監典校書後為青州司馬敗圍城二百日長孫誥請書不容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曆醫方卜相風角｜｜｜曆不聞所校長孫名慾雀

賓小人風北史李業興傳與僧芝山之後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了｜｜｜｜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既而以為大原太守

宅有獄氣舊唐書李義府傳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為義府望氣云所居｜｜｜｜發積錢二十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斂更急切

四朔頻大唐書曆志貞觀十八年淳風上言仁均曆有三大三小云日月之蝕必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後｜｜｜｜詔集諸解曆者詳之不能定

漏刻唐書曆志以消息數春分後加千七百五十二秋分後以減二千七百四十八即各其日晷為｜｜也

陽曆陰曆唐書曆志日道表曰｜｜其裏曰｜｜

傳過宿唐書曆志傳仁均曰日躔宿度如｜｜之｜｜

命辰起子半命度起虛六唐書曆志｜｜｜｜｜符陰陽之始

初準變準末準刻準時準差準唐書曆志夏至初日以二百四十八為｜｜｜夏至前後各一日損初準二分皆畢於四十九日為每日｜｜｜又以｜｜六十減初準及變準餘以十八約之為｜｜以距午正前後七刻內數為｜｜又置末準每一刻加十八為｜｜

黑氣狀如鬬雞舊五代史唐臣傳劉鄩攻同州符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破之鄩閉壁不復出

赤文成紫微字宋史王欽若傳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起觀天中｜｜｜｜｜

日下五色雲見宋史韓琦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左右皆賀

昴宿有光雲從北來宋史柳開傳真宗即位命知代州開謂其從子曰吾觀｜｜｜｜｜｜｜多｜犯境上必將至矣

德星宋史周克明傳克明精於術數凡律曆天官五行讖緯及二式風雲氣候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校司天六壬改臺主簿五遷春官正克明頗修詞藻獻書頌德初獻其文十編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

星出八魁眾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為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朝對言臣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也臣在嶺嶠中外之人頗憂其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從其請

旦色赤應在東暮色赤應在西金史紇石烈良弼傳上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而｜｜｜｜｜高麗當之｜而｜｜｜｜｜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得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云

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越絕書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強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日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為未

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穀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彊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彊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彊赤氣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彊穀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穀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亡攻之必得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彊穀足而有多為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彊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兵彊兵多穀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伸白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穀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穀亡

攻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穀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為不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為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為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為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為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

相氣取敵 上見

日走月步 焦氏易林——趨不同舍夫妻反目君主失國

支傷日下氣不相受 吳越春秋伍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卜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巳——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

陽將 吳越春秋句踐之出遊也休息食室於冰厨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以覆後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蓋金之變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

金制始而火救終 上見

德在合斗擊丑 吳越春秋吳王乃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乃從句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為九醜又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後必大敗

時忌 荀悅申鑒或問曰——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少南方火也居之不焚北方水也蹈之不溺

知神人來過 葛洪神仙傳老子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當有—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

所授知喜命得道乃停關中

視月中異物 葛洪神仙傳尹思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日坐屋中遣兒——有——否兒曰今年當大水中有一人被鎧帶劍思自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甲杖矛當大亂三十年復當小清耳後果如其言

刻鳩表端 王嘉拾遺記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薰茅為旌——玉為——置於——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

觀星望氣執斧披圖 王嘉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曰聞國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祕請見景公乃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而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宿則——不服寶衣不甘素食

客星伏南斗中 常璩華陽國志大同志初嵩將征開斬晉今行何如曾對曰——而大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若濟謂龍驤將軍王容

賢人聚 劉敬叔異苑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大史奏五百

畢丙有——欲知五穀但視五木賈思勰齊民要術師曠占術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禾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也

雲形似樹日辰在金劉肅大唐新語馮智戴高州首領盎之子貞觀初隨盎入朝太宗問其善兵法試指山際雲以問之曰其下有賊今日可擊否對曰可擊問何以知之對曰————金能制木擊之必勝太宗奇之授左武衛將軍

亦兵驗蕭時鼎對韓

歲華紀麗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為——乃

黑雲如車李石續博物志京房風角占候曰————一匹——二日中一日大雨一匹——三日雨三匹十日雨

皆以天事名之沈括夢溪筆談予按登明者正月三陽始兆於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入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二星抵於戌故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星抵於酉故曰從魁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爲婚姻酒食之事勝光者王者所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故莫先焉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建也太衝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十月歲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

六壬占————有十二神將以義名之

有十二神將沈括夢溪筆談——貴人爲之主其前有五將謂螣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太陰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惟貴人對相前如日之有天月對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與有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後之有月空者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伸理于君者遇之乃吉

氣順必雨沈括夢溪筆談大凡物理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勝復太過不足之變其發皆不同隨其所發疾病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定熙寧中京師久旱祈禱備至連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驟晴炎日赫然予時因事入對上問雨期予對曰雨候已見期在明日衆以謂頻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暘燥豈復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時濕土用事連日陰者從氣已効但爲厥陰所勝未能成雨後日驟晴者燥金入候厥陰當折則太陰得伸明日運——皆——以是知其——此亦當處所占也若他處候別所占亦異其造微之妙間不容髮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重則水大輕則水小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係湘之民歲暮取江水一頭歲且取江水一斗較其輕重則知其水勢高下云————甚驗

鳥占周密齊東野語寶慶間有僧氏子名守榮善風角——其術多驗號富有子滿雄于上間謁樓鼓角發聲曰旦夕且有變而主人當有興郡者過見富公丁元春因賀之曰旦夕必有嘉除必君也王以為誕越兩月而潘丙作亂王果以告變之功與郡自是人始神之後至史衛王之門頗有信用——一日閒鵲噪史令占之云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晚果李全以玉柱斧爲獻閹者送留質之於府而後納史嘗得李全書置之袖間未啟也因扣云吾袖中書所言何事對曰假破賣十萬耳剗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後以他故黥置遠郡死焉後未見有得其術者

五雲八風瓊貫仲才——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

積灰驗炭瓊寶等從志——知風——識雨皆以榆化灰聚置幽室中天若將風則灰皆飛揚也升土炭二物使輕重等懸室中天將雨則炭重天將晴則炭輕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七

方術部三

星

后來見 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橑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

高其戶 史記孟嘗君傳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

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不舉五月子 見識命上

後漢書王允傳與年十二———者郎中李曼卿與俱至蜀投與劉子與

六庚爲白獸 晉書戴洋傳太公陰謀曰———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與命幷必以當忌

惡月生 宋書王鎮惡傳父休爲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爲鎮惡

唯吾與卿猶享富貴 魏書孫紹傳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

祿命篇 唐書呂才傳———曰漢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源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是天無親常與善人天人之交如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城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厄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居胎而夭壽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爲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背驛馬身剋驛馬二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爲人居弱矬陋而詩言齊公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偕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爲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于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未年戶口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爲

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禪之禮隱君長齡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卒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殺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劭濬皆篡逆幾失宗祧五不驗

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居胎而夭壽異科 見上

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 王充論衡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

鬼神不能改聖智不能回 劉勰新論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命則有命不形於形相則有相而形於形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禀於天相須而成也人之命相賢愚貴賤修短吉凶制氣結胎受生之時其真妙者或感五帝三光或憑龍跡氣要降及凡庶亦禀天命皆屬星辰其值吉宿則吉值凶宿則凶受氣

之始刊命既定期||||||

感星 劉恕新論徵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古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

磨蝎為身命 東坡志林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宮而僕乃以磨蝎為|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皆康彊 吳處厚青箱雜記張尚書方司李給事徵之王秘監歸俱以丁未九月二十日生張兩府李卿府王除將還今||致政|

貴人少福人多貴人多福人少 邵伯溫聞見前錄徐術年八十以術遊士大夫間紹聖初余官長安閏門范上官公命術曰范不枉命僅作參知政事耳今朝廷貴人之命皆不及所以作相又曰古有命格今不可用者|||今||||||余問其說術曰昔之命出格者作宰執文作兩制又次官卿監為監司大郡守安逸壽考之衆但子孫學田宅雖非兩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貴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使作兩制忽罷去但朝官耳不能化子孫貧約如初嵩其命移於刑殺未久即災至故曰貴人多福人少也

處命 魏泰東軒筆錄章郇公慶曆中罷相知陳州舟艤蔡河上張方平宋子京俱為學士同謁公公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胎有||||苦不為宰相亦須樞密副使張宋退召術者設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公弼二命各有二處合張宋默自而已是時梁呂皆為小朝官既而皆昂中梁為相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郇公之言

試命 張邦基墨莊漫錄紹聖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竄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讀狀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一過

當並案食九月 馬永卿懶真子洛中士人張起宗以教小童為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兩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爛然溢人眼鼻起宗自嘆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卜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耕地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闘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而卜者|當|起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洛起宗視其交游飲宴者皆一時貴人輒自歎曰余安得並案而食乎一日公獨遊會節園問其下曰吾適來聞園側教學者誰人對曰老張先生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文與之同因呼為會節先生公每召客必須召起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為主人則揖於左公為客則揖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觀之公所居私第池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籍其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伶人素不可之因為口號曰東田小籍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召之矣晉之言異哉聞之於司馬文季

談天 岳珂桯史中都有|||者居於觀橋之東自榜於門楣之曰看命司

景不祿祿 岳珂桯史蜀有楊艮者善議命游東南公卿間頗多知自云知數|頗|||其得失多以五行為主不信珞琭諸書時韓平原得君權震天下艮曰是不能令終夫年壬申金也月曰劍鋒不復畏它火惟丙寅能制之蓋干支納音俱為火而爐於木

寅生火凡人生時在木今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己巳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以致大受之福亦以招衝擊之災年運於卯火為沐浴氣微而敗故爐鑄不能支矣勿受物也丈非盡其用非可一陽將萌實其時乎既而艮言大驗乃歎其神

辨八煞 周密齊東野語譚善五星每以八煞為說時人號為|||設辨謂僧法辨

陳獨步張五星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承平術者|||||嘗而善記每有客自外來問其聲即知其為何人也謂曰一別今幾何歲矣台庚乃某年某月日時者乎略無一差吾鄉張神鑑亦瞽而善記胸中所儲何啻數萬每談一命則旁引同庚者數十皆歷歷可聽又有|||亦瞽而善辨貿王此猶是暗中摸索至於能別婦人胡隨聞其聲欬即問數語即知其人美惡性情趙信國丞相尋俾謂婢叟升玉器云

醉筆如飛 陶宗儀輟耕錄術士俞竹心者居慶元嗜酒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即與推算||累不構思頃刻千餘言道已往之事極驗時皆以為異人至元己卯間婁敬之為本路治中嘗以休咎叩之答曰

公也日直至一品俀仕甚深信其說乘職則造過值壬午再化術欲有掾歷險益都府判既換押字再命然真書一品二字木幾幸於官所此偶然耶抑數使然耶

安命法 陶宗儀輟耕錄日家者流以日月五星及羅計炁孛四餘躔度過宮遲留伏逆推人之生年月日時以占休咎定壽夭其書曰百中經經首有——曰周天宿度十二宮安命例凡十幹有衍士以其例循為一葉簡明易見其法但看本生月太陽所躔行度便以本生時加在上向下逐宮查數如下面已盡則又於此行自上而下見卯住即是此度安命無據徑也

納音所起 陶宗儀輟耕錄納音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成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數也故曰金戊辰巳巳其數二十有三三者木之

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為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十者土也水以土為音故曰水丙子丁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為音故曰火凡此六十甲子皆然此——之——也

遇龍則化 陶宗儀輟耕錄甲巳土乙庚金丁壬木丙辛水戊癸火此十干化五行與氣也昔人法取歲首月建之干如甲巳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故化土餘倣此又一說亦通謂——龍辰也甲巳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下皆然

相

九方歅 莊子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

梱也為祥

姑布子卿 荀子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

相形論心擇術 ——不如——論心不如——形不勝心心不勝術

敎顏老 呂氏春秋臣嘗聞相人於 飢而——者忍醜

吉人吉臣吉主 呂氏春秋荊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弟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伯天下

參午達理亭毛通骨 抱朴子或人難抱朴子曰——————年其宏淵彭祖多壽久壽目不接見解仙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答付之有徵哉

方上而鋭下宜為貴人 時古門七八年留成公來朝使教行術如先陽見告見五環說與之語說之於是王因皆故孫之東海必自與亨甚之醫海而言所論之也若之必於——昭——故不敢與而後遭之且其剎——王其勿賜

老父過飲 史記漢高祖本紀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呂氏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呂公好相人 史記漢高祖本紀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

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
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
貴將軍（史記趙世家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
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
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矣）
從理入口（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條侯亞夫
自未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爲侯侯八歲爲將
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
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
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此餓
死法也）（摭漢魏春秋許負河內溫
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爲鳴雌亭侯）
聖人不相（史記蔡澤傳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
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
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
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殆先生乎蔡
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

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
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
讓人主之前食肉富
貴四十三年足矣）
百日之內持國秉政（見上）
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見上）
當刑而王（史記黥布傳黥布者六人也姓英
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及壯坐法黥布欣然
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貴賤在骨法憂喜在容色（史記淮陰
侯傳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
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
｜於｜｜｜｜於｜｜｜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
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
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
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人奴安得封侯事（史記衛將軍傳青嘗從入至甘
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
曰｜｜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乎）
不得名一錢（史記鄧通傳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
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
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
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
帝唶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
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
通常爲帝唶吮之心慚由是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
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
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
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
寄死人家）
小吏有封侯骨（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
給事太守府爲少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爲
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蔡父大
奇其形貌謂曰｜｜｜｜｜｜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
相書（漢書黃霸傳始霸少爲陽夏游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
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不可用也霸推

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
霸即娶爲妻與之終身）
娶巫家女（見上）
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漢書王莽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
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
相理鞠條（漢書敘傳許｜｜而｜｜｜注應劭曰許負相周
亞夫從理入口當餓死鞠窮也條亞夫所封也）
必爲此女稱臣（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太夫人呼相者使占諸女見
后大驚曰我｜｜｜｜｜然貴而少子若養它子
者得力過當
踰於所生）
問息耗（後漢書章德竇皇后紀勳尚東海恭王彊
女沘陽公主后其長女也家既廢壞數呼
相工｜｜見后者皆言
當大尊貴非臣妾容貌）
日角偃月（後漢書安思閻皇后紀時年十一二相工茅通見后驚
再拜賀曰此所謂｜｜｜｜
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
燕頷虎頸飛而食肉（後漢書班超傳超行詣相者
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
相者指曰生｜｜｜｜｜｜｜｜此萬里侯相也）
足心有黑

子當爲二千石後漢書黃昌傳昌左｜｜｜｜常自言｜｜｜｜按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嫁

阿鶩魏志朱建平傳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妻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

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上見

獨見白狗魏志朱建平傳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而旁人不見也璩年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數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並急遊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

陶得上壽周當下壽晉書周訪傳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優劣更由年耳

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晉書陶侃傳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

頭低視仰名爲盼刀晉書陳訓傳甘卓爲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而相法｜｜｜｜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所害

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晉書石勒載記有一老父謂勒曰君｜｜｜｜｜｜｜｜當貴爲人主

憑之無相宋書武帝紀初高祖與何無忌等共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及無忌等並當大貴惟云｜｜｜｜高祖與無忌密相謂曰吾等既爲同舟理無偏異吾徒咸皆富貴則檀不應獨殊深不解相者之言至是憑之戰死

三人皆至方伯宋書沈攸之傳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舟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當｜｜｜｜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謬耳其後攸之爲郢荊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

鼓角相齊書王敬則傳母爲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

胞衣紫色上見

仕當至公齊書王僧虔傳僧虔少時群從宗族並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餘人莫及也

年位最高上見

日月相齊書江祏傳高宗腳上有赤志常秘不傳祏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卿幸無泄｜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

無復公相年壽更增齊書張欣泰傳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云｜｜｜｜｜｜｜｜亦可得方伯耳

有封侯志齊書魏陽傳初元度自云｜｜｜｜未仕以示世祖時世祖有求當出與元度曰努力成名上之相

奇聲梁書呂僧珍傳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生有｜｜封侯相也

小虧則當富貴陳書章昭達傳昭達少時嘗遇相者謂昭達曰卿容貌甚善須｜｜｜｜｜｜梁大同中昭達爲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亂昭達率募鄉人援臺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貴

不忘司馬之言南史宋武帝紀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帝嘗衘修令相帝當得州否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用爲司馬年叟典當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用焉

大富老父南史柳元景傳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嘆路側有一｜｜｜自稱善相謂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爲戲之曰人生免饑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

當與天子交手共戲南史李安人傳安人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勛所向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樗蒲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大富貴｜｜｜｜｜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

爲天地母生天地主北史宣武靈皇后胡氏傳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

氏產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劉珍
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勿過三人
知
也額上黑子八幘位當至方伯封公 魏書寇讃傳 初讃之未貴也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
君——及貴也文以民禮拜謁仍
曰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爾日但知公當貴然不能自知得爲
州民也讃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被選
爲盩厔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
見主人兒死自知己必至公吾常以此言瓊 御命闕有 魏書盧
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淵傳 及
車駕南伐趙郡王幹督關右諸軍事詔加淵使持節安南將軍
爲副勒衆七萬將出子午尋以蕭顥死停師是時雍州叛殺
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千衆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
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淵年十四嘗
詣長安將還諸相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
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德聲甚盛望踰

公輔後二十餘年當——願不相忘此 此人亦得富貴相
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
法何由可解之云 北齊書文宣帝紀內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亦 唯高祖異
之謂薛琡曰此兒 必爲良將位極人臣 北齊書暴顯傳顯幼時
意識過吾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
十有好相表大——北齊書方伎傳
語終失僧莫知所去 襪眼試相術 顯祖既即位試于相術
故以帛巾襪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最大達官
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亦貴而各私掐之
至石動統曰此弄癡人至
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 此公子有至貴之相 周書孝閔帝紀 九歲封略陽郡
公時有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必爲吾牧 周書李賢傳 賢
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耳
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遇一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
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卿其勉之 必當爲

天下君 隋書高祖紀 明帝即位授右小宮伯進封大興郡公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
陰謂高祖曰公——形不如面面不如眼 北史皇甫玉傳 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
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一尺之——一
尺之——一寸之——大將軍臉薄眄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
位隣台輔年將九十 舊唐書劉仁軌傳 初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當——後果
如其 一門盡貴 舊唐書蕭嵩傳 嵩與會稽賀晦女與吳郡陸象
言 先爲僚婿象先時爲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高
嵩尚未入仕宣州人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
極人臣然不及蕭郎——官位高而有壽時人未之許
驥耳甚大龍耳甚小 舊唐書李忠臣傳 建中初嘗因奏對德宗
謂之曰卿耳甚大眞貴人也忠臣對曰臣
聞——臣
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 面似大獸 舊唐書袁天綱傳 韋挺就
之相 天綱曰君——

之面交友極誠 伏犀貫腦 舊唐書袁天綱傳 侍御史張行成馬
必得十友攜接——周問天綱天綱曰馬侍御
——兼有玉枕又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古已來君臣遭合罕
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只恐非壽
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成曰公五
嶽四瀆成就——亭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
書右 玉枕上見 五嶽四瀆成就 下亭豐滿 上見 鳶肩
僕射 背如負物上 唐書
馬周傳 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
益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火色騰上必速 恐不能久
登者易頹徐進者少患 唐書高智周傳 智周少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
四人雖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
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
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未
頓高晚顯而壽吾聞——天道也 語遲者

神定必爲重器〔唐書楊九玫傳〕生數歲未言相者謝曰——
及長秀偉美鬚髯崇有博頤——

面如虎〔唐書袁天綱傳〕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
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當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
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
挺——當以武虎官

輔角完起〔唐書袁天綱傳〕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十年
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耶軌後爲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
脈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果坐事見
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
動不火必還果還爲都督

赤脈干瞳〔見上〕

龍睛鳳頸〔唐書袁天綱傳〕武后
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
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
以見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
——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

眉過目〔唐書袁天綱傳〕帝在九成宮令
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故文章振天下首
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

鼻下氣黑〔唐書袁客師傳〕嘗度江叩舟而還左右詰故曰舟中人——皆
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登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
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
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

相在怒時〔唐書張憬藏傳〕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
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
藏遽起曰君之——位必卿相

方頤〔五代史雜傳〕李周年十六爲內邱捕賊將
以勇聞是時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
邱人盧岳將徙家太原偕道旅傳偉不敢進周意憐之送岳至
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
——隆準眉目疏徹身長七尺眞將相也

骨法非常〔五代史吳越世家〕錢
鏐生錢起有子數人與鏐俠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
游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野因游錢
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
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
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爲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
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

見之大驚曰此眞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
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
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
術耳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游時時貸其窮乏之

求其人非有所欲質吾術耳〔見上〕

母天下〔宋史皇甫坦傳〕坦善醫術又善相人嘗相道中夕必爲天
下母後果爲光宗后

天王形頸伽眼仙人身唯龍耳〔宋史于延範傳〕戍城主簿因術自言善相
謂延範曰君是坐——虎

牛目虎顧
望有大威德偏烈當貴之相也郎日當乘同門龍

視物如射〔宋史蕭注傳〕注有膽氣嗜殺而能相人自陝西還帝
問注韓絳爲安撫使施設如何對曰廟算深遠臣不
能窺然知絳當位極將相帝喜曰果如卿言絳必成功問王安
石曰安石——色行尙前視當天下大事然不
如絳得和氣爲多惜
氣和能養萬物耳

面有楷骨可公可卿〔金史施宜生傳〕宜生初宜生既於湯陰遇僧善

風鑑謂之曰子——而觀子身之氣色當遇上且
發輒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從戎故
爲於建劍

因一青馬而貴〔元史王珣傳〕年二十餘過道上謂珣曰君
之相甚奇他日——珣未之信
居歲餘有客以青馬來鬻珣私喜曰道士之言成驗
乎乃倍賈買之後乘以戰其進退周旋無不如意

河目隆顙

修肱龜背〔孔叢子〕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而——黃帝之形
貌也——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

龍角博顙〔何氏易林〕——位至公卿

吳市吏〔吳越春秋〕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
人覩罔有識者翌日——善相者見之曰吾
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

骨鼻仳脇〔王充論衡〕
蘇秦——爲六國相
張儀——亦相秦魏

案骨節察皮膚審人之性命〔王充論衡〕富貴之家役使
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
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

之貲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
｜｜之法｜｜之理以｜｜無不應者 **性有骨法**
王充論衡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亦
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則見命之表證不見性
之符驗也 **骨法爲上氣色爲候** 王符潛夫論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骨
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
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易之說
卦兌爲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聖人有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
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爲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
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面部欲溥平潤澤手足欲
深細明直行步欲安穩覆載音聲欲溫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
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爲祿相表氣色爲吉凶
候部位爲年時德行爲三者招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
厚薄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禍福成敗有不必非

聰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欲外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
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爲輪直者宜
作輻榆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質而工不材何如
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地膏壤雖肥弗
耕不獲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夫覬而弗琢不成於器
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
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或庶隸廝賤無故騰躍
窮極爵位此受天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性命之質
德行之招參錯授不易者也然其大要｜｜｜｜｜五
色之見王廢有智者見祥修善迎之其有憂色循行改尤愚者
反戾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
轉爲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賦之於行參之於時** 荀悅申鑒
或問人形
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
｜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
品云耳

何氏肥張氏瘦

趙岐三輔決錄張氏得鈎何氏得算故三
輔舊語曰何氏算張氏鈎｜｜｜｜

何氏有肥人輒貴瘦人輒賤張氏瘦者輒貴肥｜｜
者輒賤故二族以鈎算知吉凶以肥瘦知貴賤 **嶽峻瀆流** 劉劭材流篇
相者或見肌骨或見聲色皆愚貴賤修短吉凶皆有表診故力
｜崔寔有｜極之勢四｜嶽深有川｜之形五色顯然自
之觀五聲鏘然有鍾磬之音再觀察者猶風
朝之別乃務陽之相馬覽其樓妙不亦難乎 **賢相有四** 杜子雄
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其｜｜｜曰如 **在乎梓美** 李肥稱翁
甫寔身如寵龍口方如器耳如相宅法爲大貴
然忠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係王是也
爲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爲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
不能堅豐富雄者必當具後不能｜｜｜
爲大柄兼而有之｜｜｜｜而已 **相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寶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
日五更張燈｜人｜知休咎
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 **臥蛇文** 馮贄雲仙雜記傳成字有
｜｜｜｜指甲上起從草
如雖刻見以 **遷官則面長一寸額有光氣** 馮贄雲仙雜記郭汾陽旬
文章過人

｜｜｜｜ **靑蠅拜賀及第** 馮贄雲仙雜記衞相牛僧孺名
事已乃後｜｜｜方能｜｜公疑之及登
科說歸坐家庭有靑蠅作人行 **如百斛巨器所貯尚容其本** 驟
去約數欄拆形再三良久乃么
劇談錄曰咸通乾符以來身因察相者麻多言事適中者甚少
思之所識處士丁重善於相人吉凶屢有奇驗于都尉介則盧
鑄頃有學術之札時路相國秉鈞持權與之不叶一日重在盧
昌以第値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簾細看此人終
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人
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路公笑曰見是帝上密親復作鹽鐵使
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官守朝鄭都尉相國曰又安
可比乎重曰鄭爲宣宗注意久之而竟不爲相豈將人事可以
斟酌某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眞爲貴者且次風儀
秀整禮貌謙抑｜｜｜｜｜｜｜｜安使不受益於縣
位哉若逾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敢至門下路曰處士可謂弘遠
矣其後浹旬果登台鉉路相國每見朝上大爲稱賞由茲聲動

京邑車馬造門者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天津橋老人

康駢劇談錄裴晉公微時羇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秉鈞衡朝廷議拔吳元濟翦戮既而延英候對憲宗以問宰臣裴公奏曰奸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容慝動傷一境未聞歸心効順乃坐據一方若以旌鉞授之恐益其兇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涖追兵可以平蕩妖孽於是命晉公爲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時陳許汴滑二帥先於偃城縣屯軍晉公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既平後入朝居廊廟六年拜正司徒爲侍中中書令儒風武德振耀古今涵留守洛師有話——之事

三人皆節度使

玉泉子李業之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阻暴雨投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僮看舍業寄驢於簷下時左軍李生與孫官楊鎮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巳暮矣小僮曰阿翁即欲歸家喜見客可去矣業請門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與禮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備饌業以謝姚再三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異怪乃不意過禮遲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待客慚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某何敢不祗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爾言之過矣老翁曰行官即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衣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領節鉞自愛也業既數年不第從戎幕客楊鎮爲仇士良開府擇用梁職軍中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爲軍使領邠州節度使業自計寃功除鎮武邠涇凡五鎮節鉞一如老翁之言

傳相法

歐陽修歸田錄錢副樞名求官遇異人——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

耳白於面

蘇軾仇池筆記歐陽文忠公嘗言少時有僧相我——名滿天下府不君齒無事得誇其言頗驗

三十六相

吳處厚青箱雜記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又以心相爲上也故心相有——人嘗言忍氣求官自須如此一也爲事有剛有柔二也摹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嘗分與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每事方便六也從小能治家七也不欺人乞貸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遂惡負役十也閒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畝操十三也處隊不便睡著十四也馬上不回頭顧十五也見不介人生嗔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爲人作事周正十八也得人恩方不忘十九也自小便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憐孤恤寡急物二十二也不助强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之分二十四也爲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生慚愧二十七也譽美言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以人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惡食三十一也方圓曲直隨時三十二也聞善行之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飢寒勞苦嘗行以恤之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救彼有難竭力救之三十六也居上一十六善皆全者當位極人臣壽考令終或有不全則斟酌相折居次減殺其一二十者刺史之位其十居上令佐之官其方七者亦須大富

急流勇退

子名臣言行錄錢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中——人也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僧麻衣道者也

洞見肺腑

陶宗儀輟耕錄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杭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時貴咸敬之謝石論孫字退樂者文章俱到致下即撥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居及偏南時胡文敏公謂之七司戶與謝嫻戚居宋同飯文敏公成淳滿向李遂見即起迎謂坐字日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磨愈即而君公菓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藁陽未破時世皇命其郎卿中望氣行過三兩台遍還奏曰臣見守伍中往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聽李之術亦

神矣因用分州人當爲卒迎神仙致召觀日之法能——世稱神相

堪輿

青龍所居庚泥〈管子〉——之——不可得泉

生地 抱朴子有急則入——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武門一房有生地不亦適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轍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亦有死地況一房乎

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 史記樗里子傳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武庫正直其墓

行營高敞地令可置萬家 史記淮陰侯傳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令其——余視其母冢

良通子午道 漢書王莽傳莽以皇后有子孫瑞——子午然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 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爲牡火以地二爲牝故火爲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爲子午道

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後漢書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唶曰——

土禁 後漢書來歷傳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不可久御

三書生 後漢書袁安傳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

故犯妖禁 後漢書郭鎮傳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

出折臂三公 晉書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當出貴甥 晉書魏舒傳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

見牛眠 晉書周訪傳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父老謂曰前崗見一——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

當起宮殿 晉書索靖傳先時靖有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

沙漲爲桑田 晉書郭璞傳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

能致

天子問耳 晉書郭璞傳璞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帝甚異之

山作八字數不及九 晉書載記傳洪——於充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昔吳用土廣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殊症廢窮

門前水中生洲 宋書張暢傳世居臨沔水沔水自襄陽以下至於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暢初生當其——一旦忽——年年漸大及至與世爲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

洲生近市貴王臨境 齊書州郡志泰始——中成都市橋忽生小汀如康人卸碑石衍數見之曰——有——永明二年而始興王鎮爲刺史

村墓工 當瑞志武進縣彭山舊塋在焉其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上有五色雲氣有龍出焉宋明帝惡之遣——高遠文占視墓工云先與世祖墓

塋師答云不過方伯退 **白兔跳起** 齊書高昭劉皇后傳歸塋先
謂世祖曰貴不可言 帝歎側今泰安陵也門生王
清與墓工始下鍤有｜｜｜
亭之不得及墳成兒還栖其上 **十往五往常坐一處** 齊書柳世 隆傳世隆
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 **當出暴貴**
｜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著龜經秘要二卷行於世｜｜
而不久 ｜齊書荀伯玉傳初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
｜｜｜｜｜｜｜也伯玉後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白馬經墳 陳書吳明徹傳時有伊尹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
之日必有乘｜｜逐鹿者來｜｜所此是最小孝子
大貴之徵至 **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 南史宋武帝紀皇考墓在
時果有此應 丹徒之侯山其地秦史所
謂｜｜｜｜｜｜｜者也時有孔恭者妙善占 **並宅圖墓**
墓常常與經墓歎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
北齊書陸法和傳又爲人｜｜｜｜｜呂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
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

法和戒走出將 **葬於桑東封公侯** 北史裴俠傳年十三遭父憂
解之馬已斃矣 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
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俠懼以告其母母
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禍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
宅側有大桑 **龍盤鳳翥** 舊唐書睿宗紀初上皇親拜五陵至橋
林因葬焉 陵見金粟山崗有｜｜｜｜之勢從近
先塋謂侍臣曰吾千秋後宜葬 **獄氣發** 舊唐書李義甫傳陰陽
此地得奉先陵不忘孝敬矣 占候人杜元紀爲義甫
望氣云所居宅有｜｜｜｜積錢二十 **杜固** 唐書杜正倫傳正倫
萬乃可厭勝義甫信之聚斂更急切 與城南諸杜昭穆素
遠未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
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閱
十日止自是 **地有壯氣上見石蛇三卵** 舊書郭誼傳誼者兗州人
南杜稍不振 兒度事怡爲牙將嘗樂滄
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二世爲都頭異姓何
北謂都頭異姓爭貴稱也然宜過二丈不利諸呂安假刺史寄

二丈許｜｜井｜｜石破之皆
流血至是誼及岌三子同誅 **有牛乘人逐牛即敬土** 遼史耶 律乙不
哥傳嘗爲人擇葬地曰後三日｜｜｜｜｜過者｜｜｜至
期果一人負乳猪引牸牛而過其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遂
啓土既葬吉
凶盡如其言 **咸陽辰巳長安戌亥** 焦氏易林｜｜｜｜｜ ｜｜邱陵生止非忠酺市 **破**
楚門 吳越春秋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
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
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閶門者以象
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閶門欲西破楚楚在
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欲東并大越越在
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
羽爲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 **南大門上有木**
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
蛇 見上 **缺西北** 吳越春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
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

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
風外郭築城而｜｜｜｜｜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
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不得其位明
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瑯琊東武海中山也｜｜夕自來
故名怪山范蠡曰臣之築城
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 **泗水却流** 王充論衡傳書言孔子 當泗水之葬｜｜爲之
｜｜此言孔子之德能
使水却不湍其墓也 **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 王充論衡今 言西益宅謂
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
｜｜｜｜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
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
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 **出乘其勝入居其隩** 王符 潛夫
論俗工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門此復虛矣五行當｜｜
｜｜｜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東入反以爲金伐木則家中精神
日戰鬥也
五行皆然 **宰相當出坤鄉** 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自建武以後 羣儒修業開按圖緯漢之｜｜

||於是司徒李公慶登得石碑馮贄雲仙雜記馬重肩葬先
七政太傅子堅奕世論道世掘|||有云牛領岡前
紅簫隴下葬用丙日手板相亞重肩依而用
牛領岡前紅簫隴下 見上 龜葬梁家 虎掊補筆
茲頤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生卜地葬其親至一山中
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於此山梁以為龜神
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登山觀之乃見有郭璞之象試發
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葬他所以龜之所穴葬其親其後梁生
三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贊皆以進士登科立儀官員薦皇
祐中儂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則值熙寧立八路選格就二
廣連典十餘郡今為朝請大夫致仕立贊亦識之立儀立則皆朝
散郎至今皆在從居廣州號為士族至今謂之|||龜能
葬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適與其偶然耶抑亦神物啓之耶
文筆 方今泊宅編會稽山為東南巨鎭周迴六十里北出數隴
葬者紛紛得正穴者趙陸二祖墳而已二墳下瞰鑑湖湖外溪
有山橫抱如几案案之外尖峰名梅里尖地里家謂之|||
筆

山環合當出大魁 何薳春渚紀聞余擕君厚嘗川人也其居在漢銅官廟後|||有相宅者言此地
|||君厚之父朝奉君云與其䟽之於一家不若推之於一
郡則遷其居於後以其前地為烏程縣學不二三年君厚為南
宮魁而莫儔西安宅幾對
天下則相宅之言為不妄 丑年必登高第 何薳春渚紀聞先友提學張公大亨字嘉
甫嘗川人先墓在弁山之麓相墓者云公家遇|有赴舉者
|||初未之信熙寧癸丑嘉甫之父通直公始登第元豐
乙丑嘉甫登乙科大觀己丑嘉甫之兄大成中甲科更和辛
丑嘉甫之弟大受復中乙科此亦人事地理相符之驗也
鬼靈 何薳春渚紀聞張|||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墓術忽
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為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
塘別駕王一為余言縣令周君者括蒼人亦留心地理具飾延
款謂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觀圖畫可定勉應否鬼靈
曰若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定其粗也因指壁間一
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

冢子弟若有乘馬墜此潭幾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
始矣令曰有之鬼靈曰是年此墜馬人必被薦送次年登第也
令不覺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烏子郭景純何如人也今子殆
其倫比耳是年春祀而某溪馬從之馬至潭仄忽大驚躍咖勒
不制即與某俱隮淵底逮出氣息而已是秋發薦次年叨忝者
某是也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宏延鬼靈至墓下
觀之謂宏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參寥中飛出鶴鷁方可
賀也宏曰前日某家臥房米甕中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
憂見鬼靈曰此為對應也君家兄弟有被鶚薦者即是貴人也是
秋安世果為國學魁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患數促非久居世
者但恨無人可授吾術矣後
二歲果發時年二十五矣
野駝飲水 何薳春渚紀聞先君嘗見蔡元度言其父死委
術者王壽昌於餘杭覓葬地數日不至蔡因往至一官府有
紫衣人據案而坐望蔡之入遽語謂曰汝求葬地已得之否
||形是也覺而異之適壽昌至問其所得云有一地在臨
平山勢侯遠於某術中佳城也但恐觀者未識吾言耳元度云
言

始言山形可也王云一大山巍然下臨浙江即野駝|
似水形也元度曰無復他求神先告我矣即用之 暗合孫吳
范公稱過庭錄祖姓甲戌冬殺於鎮國軍先子避地倉皇中不
復問術者以意卜葬郡之水南未幾有建昌黃生者過墓下愛
復問先子所居以刺投謁先子昧其人託以他出生力請曰非
有所覬特欲言少事爾先子出見生問曰水南新墳知公所葬
術者為誰也先子曰亂離中歸土是急以意自卜爾生曰幾於
|||此墳以術徵之不以久遠論來春當有天書及公公
赴無疑先子曰哀苦偷生安有是理笑而謝之生曰願公謾記
此言一揖而去己酉二月當路有薦先子者果有御營參謀之
除 來春當有天書 見上 掘牛山 王明清揮麈後錄中和三年夏太白先生自號太白山人不拘禮則
又云姓王竟不知何許人也金州耆宿云每三年見人州市一
度自見此先生貌裝已僅二四十年顏貌不改不老其年夏六
月三日太白山人修謁金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
夫崔堯封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且大冠之

帥黃巢變初州將盜據上京近已六年又僞國大齊年號金統必應王氣在北牛山伏請開鑿蜀京掘破牛山則此賊自敗散堯封｜｜之大葬且具茶與與之言話移時太白山人禮揖而去莫封遂與州官同詣興州稱義丁男日使萬工｜｜｜一個月鑿其山後崖崩十丈以來有一石桶桶深二尺徑三尺桶中有一頭黃腰獸桶上有一劍長三尺黃腰見之乃吻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遂封劍及獸圖地圖所見石桶事件聞奏僖宗大悅尋加堯封檢校司徒封博陵侯賞黃巢至秋果梟於成中原魁平

朝擢絕勝〔玉明清揮麈後錄〕范擇善同宜和中登第得江西教官自盛家本趙親之官其父至上饒而殂寓於道旁之蕭寺中進退彷徨｜｜悄然之云寺後山中適有一穴不若就葬之不但免陸挈之勞而老僧平日留心風水此地｜｜｜｜｜誠爲吉壤擇善從之既葬之地而殯之其後擇善驟貴登政府乃味歸祔於其祖兆請朝假月往改卜時老僧尚在力勸不從才徙之後擇善即飛語得罪於秦會之未還閣｜者希五箭指攻之云何以遷葬爲名竄告於外械擊川州遷謫而死

部家暇日志延｜翁名進字從先中牟縣白沙鎭人寓鄜陵門山道友席洞宴築室於獨絕嶺瀑水灘側專其術者甚衆落成其處既遷八百怪畢見未及一年禍變相踵席詣翁且告之故翁曰得無居｜｜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說多矣吾不聞五箭之說敢問何謂也翁曰峰巔崇峻陵首隨皆土臭之口直當風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瀑急流懸泉鳴爆衝石走沙聲如雷動者夜不息者名曰水箭聲凋爍燥斥鹵沙磧不生草木不得水泉硬鐵脆錫得犧職聚散若朽壤者名曰土箭屋崖岸崩巉壁崩石巉峰峭板刃攢鋒列戟齒首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樹叢藤蹙大蔭日垂蘿蔓藤陰森蕭瑟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擇於環匝抱氣聚明遠形勢具開堪肥土沃泉甘石潤乃爲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歸依我言去因就君山龍脈結於此〔閣宗古萬自無恙席悉遵其教居止遂安〕〔儀穀耕錄〕江陰州宋季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里許平地上司之後置土牢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爲宜帝王居之人問其故曰｜｜｜｜｜是以知其然也皆弗之信趙彬年就其上起蓋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之土山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八

子史精華卷二百十九

方術部四

巫

知神次曾王|||者操犧牲與其珪璧已執其弊

齋牛山 晏子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於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於公曰公令楚巫|||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於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

去鴞 晏子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柏常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

何爲而不踊焉公曰然有鴞昔者鳴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公問曰今昔聞鴞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鴞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晏子曰嘻亦善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閒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汝薄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夜用事 上見 **益壽** 上見 **得壽地將動** 上見

列子心醉 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見之而||

季咸 上見

積往生跛 已殷上注

||上曰爲師河跛跛行也師巫師巫步多跛故稱往生跛

不能自祓 韓非子巫咸雖善祝||||也

主禳擇 荀子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卦|||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

傴巫跛擊 上見

擊鼓喪豚 荀子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

審於死生能去苛病 呂氏春秋公曰常之巫||||||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

糈藉 淮南子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所救鈞也

巫步多禹 揚子昔者姒氏治水土而||||

祕祝 史記漢文帝紀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祝釐 史記漢文帝紀今吾聞祠官||皆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

九天巫河巫南山巫 史記封禪書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

祠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祠河於臨晉而|||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

秦晉梁荊之巫 漢書高帝紀贊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注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置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爲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荊故有荊巫也

䘏𨛫 漢書地理志雲陽注有越巫||祠孟康曰䘏音辜磔之磔𨛫音穰

祝盜方 漢書息夫躬傳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之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以|||以桑東南指枝爲匕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指祝賊

下神 漢書廣陵厲王胥傳胥迎女巫李女須使||祝詛

五斗米師 後漢書劉焉傳注劉艾紀曰時巴郡巫人張脩療病愈者雇以米五斗號爲||||

假子 後漢

書和熹鄧皇后紀減逐疫｜｜之半注侲子逐疫之人也音振
薛綜注西京賦云侲之言善也善童幼子也續漢書曰大儺選
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
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鞉
狂言（後漢書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
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景王大
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有笑巫者輒病
笑巫輒病見
唐后山
公嫗（後漢書宋均傳浚遒縣有｜｜二｜民共祀之眾巫遂取
百姓男女以為｜｜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
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神
娶者皆取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
怒向漢（後漢書班超傳超既西先至于
寘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何故欲｜｜漢使有
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
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
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
刻畫好繒糜折金綵（後漢書王符傳又婦人不
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
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

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
至于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
或｜｜｜｜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令
廣分寸或斷截眾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
百緣用功千倍破牢為偽以
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
厲神不悅（晉書郭璞傳璞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
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腳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
遲鈍來到城下眾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
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
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靈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
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紀綱
上祠請殺之巫曰｜｜｜｜此是郯亭驢山君鼠使詣荊山暫
來過我不須觸
之其精妙如此
隱形匿影（晉書夏統傳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
甚麗善歌舞又能｜｜｜｜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
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從兄弟欲

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紿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為慶
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
中庭輕步佪儛靈談鬼笑飛觸挑柈酬
酢翩翩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籬直出
拔刀破舌吞刀吐火上見
輕步佪儛靈談鬼笑上見
觸木言怪寓采稱神（宋書周朗傳鬼道
惑眾妖巫破俗｜
｜而｜｜者不可數｜
｜而｜｜者非可算
齋禁（齊書陳顯達傳顯達出杜姥宅大
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
地黃村潘嫗｜｜先以釘釘柱嫗禹步
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
婆羅門（齊書林邑國傳時討｜子紛｜｜
｜善從相州道婦先是婦求婿女嫁者伽藍天梅船台經紛
如并閑首帶花狗婆羅門來招與陰婦子相信咒詛吉利
六能
在帝寢齋（南史衷氏之州內有術｜十歲頭有大肉發有
六能名字｜桂朱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王宣時宣
武為荊州復乃往騎伏事及宣武在郢
神將送與北斗君（南史袁君
此封還郢乃見｜｜俱｜｜所｜｜

正傳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甚貴公子早得時譽為豫章內史
性不信巫邪有為師世祭禱道術為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
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為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
竟取襦云｜｜｜｜｜｜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為
亂政即刑于市而焚
神一郡無敢行巫
巫道療疾（南史孝義傳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
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樵採夜紡績以供養
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
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疾必得大富貴女謂是魅魖弗敢從
遂得病積時鄰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
｜｜為人｜｜無
不愈家產日益
假稱神鬼妄說吉凶（隋書文帝紀詔曰圖讖之興也於三季既非
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
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諸巫覡｜｜｜｜｜｜｜及
委巷諸卜非據典者
所掌者嚴加禁斷
貓鬼（隋書獨孤陀傳陀好左道其妻母先事｜｜轉入其家上從嗣聞而不之信也會

向皇后及魏夫人步氏俱有疾召醫者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也
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爲陰令
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悅左轉遷
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
大理丞楊遠等雜治之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猫
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
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陁因
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咒之歸數
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
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咒之遂入宮中楊遠乃
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
扣而呼之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
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
其人可以絕矣上令以犢車載陁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陁弟司
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爲民以其妻楊氏爲尼
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

此詔誅被訟 **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 舊唐書王世充傳李密
行猫鬼家 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
多戰死士卒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托
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遣巫宣言｜｜｜｜｜
｜｜｜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
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衆皆請戰 **盛服乘傳** 舊唐書王璵傳肅宗嘗不豫太
卜云祟在山川璵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
｜｜｜而行上令中史監之因緣爲姦所至干託長吏以邀賂
遺一巫盛年而美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爲蠹弊與其徒宿於
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鑰不可啟震破鎖而入曳女
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年皆斃閱其贓賂數
十萬震籍以上聞仍請贓錢代貧民租稅 **此行見一大人** 唐
書迴紇傳迴紇首領羅達干等率其衆二千餘騎詣涇陽請降
子儀許之率衆被甲持滿數千人迴紇譯曰此來非惡心要見
令公子儀曰我令公也迴紇曰請去甲子儀便脫兜鍪捨甲策
馬挺身而前迴紇首長相顧曰是也時大子太保李光進兼御

史大夫路嗣恭及裴介馬在子儀之側子儀指視迴紇曰此是
渭北節度李太保又曰此是朔方軍糧使路大夫迴紇便下馬
羅拜子儀亦下馬迴紇之衆爲左右翼各數百人漸進子儀麾
下亦馳而至子儀麾退之子儀命酒與之飲贈之纏頭綵三千
匹子儀執迴紇大將可汗弟合胡祿都督藥羅葛等手責讓之
曰我國家知汝迴紇有功報汝大厚汝何背約負信犯我王畿
我須與汝戰何乃降爲我一身挺入汝營任汝拘縶我麾下將
士須與汝戰迴紇又譯曰懷恩負心來報可汗云唐國天子今
已向江淮令公亦不主兵我是以遠來今知天可汗見在上郭
令公爲將懷恩天又殺之今請追殺吐蕃收其羊馬以報國恩
然懷恩子可敦兄弟請勿殺之合胡祿都督等與宰相磨啜莫
賀達干宰相哆莫賀達干宰相護都毘伽將軍宰相揭拉裴羅
達干宰相梅錄大將軍羅達干平章事海盈闕達干等子儀先
執杯合胡祿都督請咒子儀咒曰大唐天子萬萬歲迴紇可汗
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若起負心違背盟約者身死陣前家
口屠戮合胡祿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卿啜曰如令公盟約皆喜

曰初發本部來日將巫師兩人來云｜｜大安穩決不與唐家
兵馬鬭｜｜｜｜卿歸今日領兵見令公令公不爲疑脫去衣
甲單騎相見誰有此心膽是不戰鬭見一大人巫師有徵矣歡
躍久之子儀撫其背首領等分纏頭綵以賞巫師請將同擊
吐蕃子儀如其約翌日使領迴紇首
領開府古野那等六人入京朝見 **玉女從天而降** 舊唐書李軌傳時有
胡巫惑之曰上帝當遣｜｜｜｜｜遂 **女祝** 唐書禮樂志皇后親祠則郊社
徵兵築臺以候玉女多所糜費百姓患之
令預送內侍享前一日進署后北向再拜近侍奉以出授 **白頭**
內侍送享所享日之平明｜｜奠於坫此冊祝之制也
老人 唐書羅弘信傳善騎射貌狀雄偉爲裨將主馬牧魏有巫告弘信曰｜｜｜使謁者府署有是地弘信曰神欲危
我耶文宗死衆曰魏顧主我爾者弘信
輒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爲宜遂立之 **布麥咒鳥** 唐書西域東女傳以十一
月爲正巫者以十月詣山中｜糟｜｜呼羣｜｜依有鳥 **土龍禱**
來如雉狀剖視之有穀者歲豐否即有災名曰鳥卜

雨【宋史吳元扆傳】遷寧國軍留後知定州屬歲旱吏白召巫曰｜｜｜元扆曰本妖民能止歇也安能格天惟精誠可以動天乃集道人設壇潔齋三日百拜祈禱尉雨沾洽

畫蛇為妖【宋史王剛中傳】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置制四川有女巫｜｜｜｜｜殺蛇驗之

白衣紫巾【遼史禮志】祭山儀巫衣｜｜｜惕隱以｜｜｜拜而祝之巫三致辭每致辭皇帝皇后一拜在位者皆一拜

以酒醴黍稷荐植柳祝之【遼史禮志】瑟瑟儀者皇擇吉日行瑟瑟儀以祈雨又翌日植柳天棚之東南巫｜｜｜｜｜｜｜｜

鳴鈴執箭繞帳歌呼【遼史禮志】歲時雜儀正旦國俗以糯飯和白羊髓為餅丸之若拳每帳賜四十九枚戊夜各於帳內窗中擲丸於外數偶動樂飲宴數奇令巫十有二人｜｜｜｜｜｜｜｜

送鬼【遼史西夏傳】病者不用醫藥召巫者｜｜西夏語以巫為廝也或遷他室謂之閃病

鴛鴦符【金史元妃李氏傳】先是宮中或有幸御李氏嫉始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以事魘魅

能道神語【金史始祖以下諸子傳】初昭祖久無子有巫者｜｜｜｜驗乃往禱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迺是為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鵶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曰斡都拔又久之復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長則殘忍無親親之恩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命名名之

知喜怒【元史祭祀志序】北陲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覡每以為能親見所祭者而｜其｜｜

扁鵲不能與靈巫爭用【陸賈新語】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天下之良醫而｜｜｜｜｜｜者知與不知也

堅額健舌【桓寬鹽鐵論】世俗飾偽行詐為民巫祝以取釐謝｜｜｜｜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

祝伯【焦氏易林】｜｜古善能事鬼神辭所萬歲使君延年

入室求祟【王充論衡】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

生於江南含烈氣【王充論衡】太陽火氣常為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其人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脈胎腫而為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也

眾巫與神合契【應劭風俗通】九江逡遒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為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謙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女均曰｜｜｜｜｜｜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敕條生家男女以備公嫗巫叩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詛仲舒【應劭風俗通】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仲舒朝服而南面誦詠詩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迎紫姑【梁宗懍荊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其夕｜｜｜以卜將來蠶桑并占眾事【按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壻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於廁邊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其神來也】

數白黑棋【沈括夢溪筆談】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伯氏嘗召問之凡人間物雖在千里之外問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弈棋試｜｜｜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棋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人心所知者彼則知之心所無則莫能知如季咸之見壺子大耳三藏觀忠國師也又問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剛經百冊盛大篋中指以問之其中何物曰空篋也伯氏乃發以示之曰此有佛經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安得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與心以顯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窺也

春齋【王偁東都事略陳希亮傳】浮屠有海印國師出入章獻明肅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希亮捕之寘諸法蹤夫詩犬為烏都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

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而先禁之民論解
不敢犯火亦不作災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所觸不能
穢咒冥間絕後宋孝宗時新淦縣有富擊物爲產婦所觸不能
上升時鄉巫能消解咒有神請曰爲|||千遍當有
吕張鄉誦于遊神授驗印各 曰所晴順用印所雨倒用印用
驗畫壹雨止畫壺晴忽不見雷升天矣鄉牛生蔬食鴨遇其
女留殺鴨爲餐時女雨忽於庭天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餅所晴
曰雨當無損於簽須臾大雨鄉望空四向而畫獨庭無雨所晴
順用印所雨倒用印上見 望空四向畫獨庭無雨上見 能於至無中
見多有事 張仲才文始與絕夫精木神火意上二者木不變惟人已投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備觀者|
陶宗儀輟耕錄世謂女巫曰|||
師娘 都下及江南謂男覡亦曰師娘

學屠龍 莊子朱泙漫|||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黑牛白角 韓非子詹何坐
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 使
見|||也而|在其|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
史記封禪書少君常 自 棊自相觸擊 史記封禪書上使驗小
物謂七十能|||用老 方鬭棊|||擾
此欒 含酒三潠 後漢書郭憲傳光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
大事 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執法奏
爲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 溪水不流 後漢書徐登
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郭同日 趙炳傳徐登
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
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
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
乃禁|||水爲|||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荑二人相視而笑
共行其 枯樹生荑 見上 引茅屋梧鼎而爨 後漢書徐登趙炳傳炳東
道焉 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

乃故茅|||主人見之驚 張蓋呼風亂流而濟 後漢書徐
懅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
登趙炳傳炳臨水求渡船人不和之炳 後漢書左慈
乃|||坐其中長嘯|||| 釣於盤中 左慈字元
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
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
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須臾引一鱸魚出操
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
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膾之周
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
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
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幷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
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 擲杯 見上 自斟酌 不醉飽 後漢書左慈傳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
許人慈乃爲齎酒一升脯一斤|||百官||| 遠如許 後
|||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

書方慈得後人逐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逃之遂入走羊羣操知
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
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
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散雲
務以隱身 布金水以滅迹 魏志管輅傳注輅別傳曰石苞爲鄴
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
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曰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
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
|||術 活馬 晉書郭璞傳欲赴趙固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璞
足數成不足爲難|||
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
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
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物馬活矣固
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
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
太守胡孟康被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

心尙淺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 **赤衣人** 見上

裸身披髮銜刀設醊 晉書郭璞傳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値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尸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黃作野**

豬著屏風上 晉書韓友傳爲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孫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爲筮之使——————臥處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爲筮之令

以丹書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鄣泥臥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鼉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窗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 **令丹書版**

作日月 見上 **以豹皮馬鄣泥臥上** 見上 **作布囊張施牖間** 見上 **作皮囊懸樹** 見上 **朱書田字** 晉書淳于智傳智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囓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於腕橫文後三寸作——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啼哭不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藻護張劭母病

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捶拍也使作聲三日放之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爲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疾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鮑謂曰此君本土每見屯蹇君有通塞之思可爲一卦智乃爲其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荊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累病者亦愈 **在狐嗥處拊心啼哭** 見上 **市沐猴繫母臂** 見上

買荊馬鞭懸樹上 見上 **化旋風** 晉書孟欽傳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召詣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遣大騎邏察酒酣目左右收欽欽——爲——飛出第外 **和解二家** 魏書王早傳有東莞鄭氏因爲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又剋明將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

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爲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趙氏竟免 **幻人** 魏書悅般傳其君克年遣使朝獻并送——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 **能作霖雨** 見上 **白羽麾風風勢即返** 北齊書陸法和傳侯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

和乘輕船不介冑丛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腰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卽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戀處遂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 **梁兵步於水上** 見上 **結表放生** 北齊書陸法和傳所泊江湖必於峰側｜｜云此處｜｜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 **聞佩聲曰終必離** 唐書李嗣真傳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婚者｜｜｜｜｜｜｜訪之皆然按知古裴知古 **取雪陰山** 唐書明崇儼傳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雪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 **得瓜緱氏老人圃中** 見上 **入一出四** 唐書袁天綱傳子客師亦傳其術爲廩犧令高宗置一鼠於匳令術家皆射口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則｜｜則｜發之鼠生三子 **紙署台字** 唐書張憬藏傳裴光庭當國憬藏以｜大｜｜｜投使之光庭曰吾既台師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 **石自鬬** 唐書張果傳天寶中有孫甑生者以伎聞能｜｜｜草爲人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 **草爲人騎馳走** 見上 **化丸石爲黃金** 宋史楊偕傳舉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知汧源縣再調峽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者乎就偕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 **司冥間事** 宋史張永德傳柴翁好獨瘦人傳其能｜｜｜｜ **煮汞成金** 宋史張永德傳初永德寓睢陽有書生隣居臥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得求汞五兩既得卽置鼎中煮之成中金 **煮石如麪** 宋史王處訥傳少時有老叟至合｜洛河｜｜｜令處訥食之 **十二里霧** 元史董摶霄傳有斬賊與饒池諸城役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摶霄曰兵擊之巳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

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 **得數珠** 元史伯忠良傳至元十一年八月帝出獵駐蹕召忠良曰朕有所遺汝知何物還可復得否對曰其數珠乎明日二十里外人當有得而來獻者巳而果然帝嘉賜貂裘 **袁公** 吳越春秋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卽杖箖箊竹竹枝上頡橋未墮地女卽捷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爲白猿遂別去 **捷末** 見上 **手戰** 吳越春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卽見越王卽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勝越女之劍 **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 見上 **罵蹇罵眇** 王充論衡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此轅中馬｜此馬亦｜之｜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 **頻魚至河伯處** 葛洪神仙傳葛洪字孝先見賈魚者在水邊謂魚主曰欲｜此｜｜｜｜｜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所能爲元曰無苦也乃以魚與元元以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 **作火** 葛洪神仙傳葛元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元與客談迎送亦然時天寒元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共使得煖元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 **飯成蜂** 葛洪神仙傳葛元方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盡｜大｜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蜂還飛入口中元嚼之故是飯也 **殿庭**

取鯔蜀市買薑（葛洪神仙傳）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嘗爲吳主種瓜菜百菓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膾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膾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埳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埳須臾果得鯔魚吳主驚喜問象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作生膾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已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知是蜀市乃買薑於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提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吳厨下切膾適了

索瓣成實（干寶搜神記）吳時有徐光者常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出賣者亡耗矣

指端出浮屠（王嘉拾遺記）沐胥之國來朝有道術人名羅尸問其年云百三十歲善術惑之術於其｜｜｜｜十層高二尺諸天神仙巧麗特絶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歌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

刻鳳（劉勰新論）公輸之｜｜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龍鷁見其首者名曰鵜鶘皆訾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翮焱發翽然一翥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

遊月中（柳宗元龍城錄）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遊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霧濡衣袖皆溼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煙霧中下視玉城崔巍但聞清香靄鬱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遊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笑舞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夢中迴顧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

噀壁成維摩問疾變相（段成式酉陽雜俎）大歷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抃瓦磕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驔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飲水再三｜｜上｜｜｜｜｜｜五色相宜如新寫逺半日餘色漸淡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

三支節杖（段成式酉陽雜俎）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襦巾幗市鉛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絶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其曲也因徐對舞曳緒回雪迅赴摩跌伎又絶倫也良久明日婦女風飛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瘢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壁有畫僧　見上

節杖子子跳出連擊僧（段成式酉陽雜俎）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爲院僧具蜜餌時菓鄰院僧右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鄰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余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自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拳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麤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柱杖何

住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丨時衆大駭薤護杖何人隙撲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叩鼻敗顙不已衆爲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煞此爲累因指客而去僧半日爲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暫卸膝蓋骨嘗日行八百里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末鹽城腳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爲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丨丨丨丨且無所苦丨丨丨丨丨張惧辭之其人亦不強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能用日辰可代藥石

段成式酉陽雜俎海州司馬郗數曾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遁深於緒牛之術又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見數鑷白曰貧道爲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隱矣

凡三鑷之鬢不復變座客有新鑷者僧言取時稍差別後鬢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飛大野叉術

段成式酉陽雜俎或言刺客丨丨丨丨也韓晉公在浙西瓦官寺因商人無遮齋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䙀履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罌水於結脊下先溜至底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覩者無不毛戴

醋心樹

段成式酉陽雜俎丨丨杜師仁常賃居庭有巨杏樹鄰居老人每擔水至樹側必歎曰此樹可惜杜詰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樹有疾某請治乃診樹一處曰樹病醋心杜染指於蠹處嘗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鉤披蠹再三鉤之得一白蟲如蜡乃傅藥於瘡中復戒曰有實自青皮時必摽之十去八九則樹活如其言樹益茂盛矣又云嘗見栽植經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

瓶隱

劉燾樹萱錄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攜一瓶時躍身入瓶中時號丨丨

身輕如風

袁郊甘澤謠聶隱娘者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盜亦須偷去矣

後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欻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狖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某攀緣漸覺丨丨丨一年後刺猿狖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亦莫知其去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易也彼以羊角匕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反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其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歸尼大怒

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女開腦後藏匕首而無傷用即抽之曰女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其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悟參軍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揖之曰吾欲相見祇迎也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云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

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屠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粗衲送於雞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反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下以藥化之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善無形而滅影隱娘之伎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蠛蠓潛入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踰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

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於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雒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刺鷹隼見上　**跨白騾衛**見上　**化蠛蠓**見上

符飛臂墮宣室志　大和中有江夏從事某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見之即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丨之中其丨劈然有聲遂丨於地巨人即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視之見其樹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墮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無怪

玉念珠康駢劇談錄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本居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之數日盡心檷施僧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今於其孥已來於掌巨福因以丨丨一串留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年藏鏹巨萬遂均陶朱其後職於左軍列第京師嘗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之於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日開合啓囊已亡失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已來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穿窬之盜也試爲尋之未知果得不超他日因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藍縷穿木屐立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爲業超異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爲甥舅然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於累日設肴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客以一枚贈超云有人從內中出而稟性剛決超竟其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携酒食與之從容徐謂之

曰甥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女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密又曰外甥可尋覓厚備繒綵酬之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爲戲終却還與因循未暇甥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女子先在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欻然携珠而下謂超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徑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繒錦醻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田膨郎康駢劇談錄　文宗皇帝常寶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獻追琢奇巧蓋希世之寶置於寢殿帳中一日忽失所在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渥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入之爲盜者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列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懾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求略無尋究之所

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巷靡不搜捕有能武二番將軍下敬弘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届敬弘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起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者惜其妙手南軍去左廣迴復三十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緊意以為盜疑之宴罷及明遂歸其第引而問曰使汝累年不知趫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爾因言父母俱在蜀中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以報恩偷乘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伏其罪敬弘曰如此即事非等閑因茲合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乘者——也市鄭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何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

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踐蹈人不相見賤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球杖擊之歘然已折左足仰而觀之曰我偷乘來不怕他人惟懼於爾既而相偕還復多言於是舁至左軍一款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矜獲在禁旅引賤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營振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竊盜內外囚繫數百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賊郎已告敬弘歸蜀於是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卜影 蘇軾仇池筆記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求君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床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觀其下字云此床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為孝先知之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革——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

雀銜穀雁出瓮 張舜民畫墁錄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閈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人善雕刺二人因令刺之郭于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瓮中作雁數隻戒曰爾曹各于項臍自愛爾之——爾之——乃享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客藏之將以作筒馮投得之循博醉歸臥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瓮裏飛出雁郭祖秉旄之後雀穀捎近發位之後雀遂銜穀馮秉旄雁自瓮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為郭雀兒

錫彈丸 馬令南唐書方術傳潘扆常游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鄭匡國為海州刺史扆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廳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詣廳中視扆棲泊之所弊榻竟帶竹籠而已籠中有——二顆餘無所有扆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為婦人所觸幸吾揩其光錯不爾斷婦人頸矣因人興之問於匡國匡國召扆問曰先生共有劍術乎扆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扆曰可當齋戒二日道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國如期召扆俱至東城扆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遶匡國頸其勢奔掣其聲錚錚匡國據鞍危坐神魂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扆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為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迴厚

撥土成金 馬令南唐書方術傳女冠耿先生嘗——為蜓戲——指痕隱然猶在

剪紙為馬其疾如飛 曾應龍閒窗括異志三山曾先生陟嘗寓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月向俱歇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謂之曰子思鄉之切何不少稍歸耶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合眼上馬以水噀之——視曰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妻令入浴易新衣陟曰我便去妻曰纔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子乎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折驚寤乃身在書館中隨身衣服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惟留一藥籃中有一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銀鬃綠耳步相隨他人未許輕分別不是仙翁豈得知

寫東明二字 周輝清波雜志徽宗召天下道術之士海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字與人多驗蔡京得——皆謂東明乃向日之方可卜富貴未艾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

嫁杏嫁橘 陳襄文昌雜錄禮部王員外言昔見劉儀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了此——

冬深忽攜酒再來云是猾家種門瓶甕處子猶一腹蟹杏上
已而剪酒斷飲再一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子結無數江
南亦多有｜猶彪嘯高似孫緯略廷尉沈僧照校獵中道而
不知是何術也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有邊事當遣人
丁何以知之答曰南周密齊東野語耿｜｜者蠢
山｜｜所以知爾 **聽聲嗅衣物** 能｜｜｜以知吉凶貴賤

相器物

九方皐 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以告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

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皐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徐無鬼 莊子徐無鬼曰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國馬未若天下馬 莊子徐無鬼曰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也而｜｜｜｜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

巧於相踶馬拙於任腫膝 韓非子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自此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踒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而｜｜｜

十人皆天下良工 呂氏春秋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脈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膽腹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君相後此｜｜者｜｜｜之｜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

良狗志不在鼠 呂氏春秋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也｜｜在獐麋豕鹿｜｜｜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

賢取鼠 上見

得駱越銅鼓鑄為馬式 後漢書馬援傳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乃｜｜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影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

金馬門臣謹依儀氏䩭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

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 上見

東門京鑄銅馬 上見

儀帛謝丁 上見

水火分明 後漢書馬援傳注援銅馬相法曰｜｜欲｜｜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膁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牙劍鋒 上見

相印相笏 魏志許允傳注魏氏春秋曰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墮於廁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宋養以法語程甲

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

鷹經牛經馬經上見

馬惡衣香魏志朱建平傳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

呂虔刀晉書王祥傳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相板南史庾道愍傳道愍尤精｜｜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己板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

龍頭突目劉峻世說｜｜上甯戚經種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膁疏肋難齡辭｜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殿相牛經也

壽骨賈思勰齊民要術相馬從頭始頭欲得高峻如削成頭欲重宜少肉如剝兔｜｜欲得大如綿絮苞圭石注壽骨者髮所生處也

綿苞圭石上見

火字水文賈思勰齊民要術馬鼻孔欲得大鼻文如王｜｜欲得明鼻上文如王公五十歲如火四十歲如天三十歲如小一十歲如今十八歲如四八歲如宅七歲鼻如｜｜二十歲鼻欲得廣而方

白脉貫瞳子最快賈思勰齊民要術牛歧胡有壽眼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有｜｜｜

蘭株欲大賈思勰齊民要術牛｜得｜注蘭株尾株

相琴知吉凶段成式酉陽雜俎琴有氣常識｜道者｜｜｜

膺匡欲廣毫筋欲横段成式酉陽雜俎相牛法歧胡有壽｜｜｜｜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衝馬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歲筋雜葽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一年接脊骨一節

宰相笏康駢劇談錄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縉紳之士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相笏良久置於案上曰｜｜｜次至宋補闕笏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相國曰無凡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震朝野未見間佇立間談互有詣譴頃之丞相自中出以手板障面笑猶未已朱崖目之退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問之者莫不寒心股慄未旬日出為河清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相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乃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李相笏錢希白南部新書李參軍善相笏如休咎必驗呼為｜｜｜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九

巧藝部一

射御

感弓矢感繳矣（管子）羿有以｜｜｜哉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故遬歔可及遠道可致往感謂深得其妙

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管子）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故能取遠道而馬不能

調和而堅守之（管子）羿古之善射者也｜｜其弓矢｜｜｜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

御夫（晏子）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

駕八（晏子）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為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

選射（晏子）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夫勇力士與之圖國

射蜻蛉拂左翼（尹子）荊莊王命養由基｜｜｜王曰吾欲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焉王大喜

措盃肘上（列子）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水其｜｜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接踵

猶象人（見上）**不射之射**（見上）**連雙鶴於青雲之際**（列子）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用心專動手均也

後鏃中前括（列子）子輿曰吾笑龍之紿孔穿言善射者能令｜｜｜｜｜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隧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鉤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按龍公孫龍

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見上）**鉤後於前盡矢之勢**（見上）

貫虱之心而懸不絕（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

棘刺端扞矢（見上）

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列子）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之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而｜｜｜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得銜應轡得轡應手得手應心（見上）**二十四蹄**

所投無差上見輪外無蹄跡外無地上見知所以中列子列子學射中矣請于關尹
子尹子曰子丨子之丨丨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
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
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
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中央者中地莊子遊於羿之彀中丨丨
丨丨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前期而中莊子射者非丨丨丨丨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馬體安於
車人心調於馬韓非子趙襄王學御于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
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丨丨丨丨
丨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
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於
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有度難無度易韓非子夫新砥礪殺
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
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

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丨丨丨而丨丨也有常儀的
則羿逢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
恣欲於馬韓非子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丨丨丨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千里之逐韓非子王
子於期爲宋君爲丨丨丨丨已駕察乎吻文驅前輪中繩引却
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
馬掩迹上見旁出韓非子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鈎飾在前錯綴在後馬欲進則鈎飾禁之欲退則錯綴貫
之馬因丨丨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服射服馭荀子羿蠭門者善丨丨者也王良造父者善丨丨者也蓬門即逢
蒙蠭門上見射遠中微及速致遠荀子人主欲得善射丨丨丨丨則莫若羿蠭門矣欲得善馭丨丨
丨丨則莫若王良造父矣不世中荀子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丨丨丨不能以撥弓曲矢中
荀子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丨丨丨丨丨丨丨
王良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不能以

辟馬毀輿致遠上見空石中人荀子丨丨之丨有丨焉其名曰觙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
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閑居靜思則通不窮其馬荀子定公問於
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
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曰東
野畢之馬失兩驂列兩服入廄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
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
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
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丨丨丨丨丨
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
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
以知之也呂氏春秋顏淵作顏闔求馬不已上見車輕馬利呂氏春秋御者反諸己則丨丨丨丨致遠
復食而不倦射招呂氏春秋萬人操弓共丨其一丨招無不中注招埶的也其中石飲羽呂氏春秋養由基射

虎丨丨矢乃丨丨誠乎虎也威馬呂氏春秋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谿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
之谿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丨丨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輕任新節呂氏春秋先王
之使其民若御良馬丨丨丨丨丨丨欲走不得故致千里招欲中小獸欲中大呂氏春秋射丨者丨其丨丨也
射丨丨者其丨丨丨也荆廷白猨呂氏春秋丨丨丨官有神丨丨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
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猨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先中中之上見夢秋駕
呂氏春秋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丨受丨丨于其
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
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儀豪失牆呂氏春秋
今夫射者丨丨而丨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攝其一靷適之呂氏春秋韓昭釐侯出弋靷偏緩昭釐侯

居車上謂其僕轡不偏綏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曰鄉者轡偏綏
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
馮夷大丙御淮南子昔者｜｜｜｜之｜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鶩
怳惚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抮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闔淪天門末世之御雖
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銜不能與之爭先
有儀表之度淮南子善射者｜｜｜｜｜加工匠有規矩之數
調手調馬淮南子馳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緩急｜乎｜御心｜乎｜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乎數而不
在乎欲也淮南子馳音兒競驅也
貫兕中徑革盾淮南子夫括淇衛箘簵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幨腐荷之猶然
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而｜於｜｜矣
教儀生淮南子射者數發儀不中人｜之以｜
則喜矣又況｜｜若乎
射遠貫牢淮南子夫矢之所以｜｜｜｜者務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心也
中的

剖微見上
騁欲馳服欲步淮南子｜｜｜｜｜｜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
去柳葉者
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戰國策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左右皆曰善有
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
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按史記作前功盡息
支左屈右見上
示人
以難戰國策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
｜｜也
挾彈攝丸戰國策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
孫左｜｜右｜｜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
因是以遊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齧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

將修其碆盧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彼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遊乎江河夕調乎鼎鼐
修其碆盧
治其繒繳見上
虛發下鳥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
而｜｜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
以書為御者不盡馬
之情戰國策諺曰｜｜｜｜｜｜｜｜｜｜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達胸掩心戰國策天下之強弓勁弩
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近者｜｜
重射史記孫子傳孫
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
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
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重射好射也

致循對也將欲對射之昨也
逐射見上
臨質見上
世世受射史記李將軍傳廣家｜｜｜｜
射鵰者史記李將軍傳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
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也
中石沒鏃史記李將軍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
之｜｜｜｜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猨臂善射史記李將軍傳廣為人長｜｜｜其｜｜亦天性
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
射闊狹以
飲見上
以射為戲見上
應弦而倒史記李將軍傳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
卽｜｜｜｜
微矰纖繳史記司馬相如傳｜｜出｜｜施
射禽獸給食史記大宛傳堂邑父故胡
人善射窮急｜｜｜｜｜
人馬相得漢書王褒傳庸人之御駑馬必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

至篤爲郡騶乘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
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
哉||也 傷吻敝策上見 執靶附輿上見 追電逐風上見 游睇獲號漢書敘傳
養||而||今李虎發而石開注師古
曰養養由基也游睇流眄也李李廣也 虎發石開上見 十發十
中 中皆同處後漢書陳敬王羨傳寵善弩射|||||
||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彊弩數
千張出軍都亭國人素聞王善射不能反叛故陳獨 一發正中
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注寵敬王羨孫
戟支後漢書呂布傳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
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
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
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
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
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

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
鬬布卽|||||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
然後各罷 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魏志武帝紀注魏書曰大駕幸
於南皮|||||||
燥手柔草淺獸肥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敘曰歲之暮春句芒
司術和風扇物|||||||與族兄
子丹獵於鄴西終日
獲麞鹿九雉兔三十 要狡獸截輕禽魏志文帝紀注典論
曰若夫馳平原赴豐草|
||||使弓不虛
發所中必洞斯則妙矣 貫手著棼吳志太史慈傳嘗從策討麻
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
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
|||圍外萬人莫不稱善 左右射晉書齊南惠王遂傳遂
逆之貫移數寸偉長年
十餘歲慇恭未長安隨劉曜將令狐
泥養爲子及壯便弓馬能||| 不足貴卿子有如此射晉書
魏舒傳爲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
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毓

謝而歎曰吾之||以
||||矢 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晉書劉曜載記雄
武過人||||
|||||於
時號爲神射 一發中刀環晉書慕容翰載記翰又北投宇文歸
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
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爲
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
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
刀鐶之翰|便||追騎乃散 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宋書
樂志謝尙爲江夏太守詣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咨事翼與尙
射曰卿若||||||尙射破的便以其副鼓吹給之
振轡長驅宋書劉懷愼傳子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
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未至數尺打牛奔
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
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
鵠繞翔折翅而下南齊書垣榮祖傳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
死|||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

||阿五仰藉天成齊書武陵王曄傳世祖幸豫章王嶷東田
諸王獨不召曄曄從日風景殊美今日甚恨武
陵上乃呼之曄善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手如何上神色甚
怪疑||||常日不爾今可謂||||帝意乃釋後於華林
路射上教曄最破凡放六
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 六箭五破一皮上見 吟猿落雁梁書元
帝紀騎
則逐日追風弓
則|||| 鹿懸弦輒斃梁書曹景宗傳景宗幼善騎射好
畋獵嘗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麞
鹿無還騎趁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 拓弓弦作霹靂聲梁書
之人皆懼中馬足|||||以此爲樂
曹景宗傳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
十騎||||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
飲其血飢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
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
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
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 逐麞數肋射之上見 耳後風生鼻

頭出火上見撫弦貫的（宋書康絢傳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官猶習武藝高祖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觀者悅之）引弓再發中口入腹（陳書褚玠傳玠剛毅有膽決兼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有猛虎玠——射之——皆——俄而虎斃）摘梅貼鳥珠七發必命中（南史柳惲傳嘗與瑯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之——觀者驚駭）鳥飛何關人事（南史齊宗室曲江公遙欣傳年七歲出寧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自空中翔——，——無趣殺此生亦復不逆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將少年通好此事所在蓮止）百步射蔗（南史齊武陵王曄傳曄善射常以堋的大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射師（南史阮佃夫傳楊運長宣城懷安人素善射爲）引空弓而落飛鳥（魏書始祖神元帝紀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魏景

元二年也文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留洛陽爲魏賓之冠聘問交市往來不絕魏人奉遺金帛繒絮歲以萬計始祖與隣國交接篤信推誠不爲倚伏以要一時之利寬恕任真而遐邇歸仰魏晉禪代和好仍密始祖春秋已邁帝以父老求歸晉武帝具禮護送四十八年帝至自晉五十六年帝復如晉其年冬還國晉遺帝錦罽繒綵綿絹諸物咸出豐厚車牛百乘行達并州晉征北將軍衛瓘以帝爲人雄異恐爲後患乃密啓晉帝請留不遣晉帝難於失信不許瓘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間隙使相危害晉帝從之遂留帝於是國之執事及外部大人皆受瓘貨五十八年方遣帝始祖聞帝歸大悅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酒酣帝仰視飛鳥謂諸大人曰我爲汝曹取之援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衆咸大驚乃相謂曰太子風彩被服同於南夏兼奇術絕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國諸子習本淳樸咸以爲然且離間素行乃謀危害並先馳還始祖問曰我子既歷他國進德何如皆對曰太子才藝非常——｜——是似得晉人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惟

願察之 仰射山峰出三十餘丈（魏書文成帝紀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羣官——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山——過山所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射鵰都將（魏書宗室幹傳幹機悟沈勇善弓馬少有父風太宗即位拜內將軍都將人備禁中太宗出遊於白登之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鵰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鵰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鵰太宗嘉之賜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曰——）五歲射雀（魏書河南王曜傳——嘗——於大祖前中之太祖驚歎焉及長武藝絕人）馳馬立射五的（魏書馳地千傀地千機栝有才藝——時人莫能及）矢不虛發（魏書豆代田傳豆代田代人也太宗時以善騎射爲內細射從攻虎牢詔代田登樓射賊——）大鳥旋轉而下（北齊書斛律光傳光字明月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末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孝暉時在行間光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光時年十七高祖嘉之即擢爲都督世祖

爲世子引爲親信都督稍遷征虜將軍累加衛將軍武定五年封永樂縣子嘗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雲表飛鷃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至地乃大雕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鵰手也）麗龜達腋（北齊書斛律羨傳羨及光並少工騎射其父每日令其出畋還即較所獲禽獸光所獲或少必——羨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羨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荅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其數雖多去兒遠矣聞者咸服其言）不肯備（北齊書王晞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爲——有司不與晞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北齊書暴顯傳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曾從魏孝莊帝出獵——之——）正中獸鼻（北齊書元景安傳顯祖嘗與羣臣於西園讌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侯去堋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與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一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最

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帝嗟賞稱善特賚馬兩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

一圍射馬鹿十五頭 周書齊王憲子貴傳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之中手｜野｜及｜｜有｜｜

一發中雙兔 周書賀拔勝傳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太祖不拜尋而自悔太祖亦有望焉後從太祖宴於昆明池時有雙兔游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斟謙推奉焉

百步懸莎七發五中 周書豆盧寧傳寧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州相與射乃於｜｜｜｜題以射之｜｜｜｜｜｜｜定服其能贈遺甚厚

熊渠不能獨擅其美 周書李遠傳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之名｜｜｜｜

羊車小史 隋書禮儀志羊車一名輦其上如輅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辮髻

數人引之時名｜｜｜｜

箭為第一 隋書楊素傳上賜王公以下射素｜｜｜｜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以賜之

一發雙貫 隋書長孫晟傳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於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而｜｜焉

發皆入鹿 隋書長孫晟傳尋以染干為意利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鏃｜｜｜｜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

請射行中第三者 隋書史萬歲傳尉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曰｜｜｜｜｜｜｜｜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鑄銀童勒背序其射工

北史魏宗室順傳順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即以賜之順發矢即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仍於箭孔處｜｜｜｜足蹈金蓮手持刻炙蓮｜｜｜上｜｜｜｜

彈桐葉常出一孔 北史李元忠傳甚工彈｜｜｜｜｜｜｜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

一發貫二兔 舊唐書代宗紀上畋於苑中矢｜｜｜｜｜｜從臣皆賀

射孔雀屏 舊唐書高祖太穆皇后竇氏傳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

洞五重 舊唐書薛仁貴傳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

五善三侯 舊唐書許景先傳開元初每年賜射節級賜物屬年儉甚費府庫景先奏曰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為利以偶中為能素無｜｜之容頻失｜｜之禮

鷄子 舊唐書畢師鐸傳乾符初與里人王仙芝嘯聚為盜

相與陷曹鄆判衆師鐸善騎射其徒目為｜｜

上射次射下射 唐書禮樂志凡射獸自左而射之達於右腢為｜｜｜｜達右耳本為｜｜｜｜｜達於右腢為｜｜｜

左方右方 唐書禮樂志千牛將軍以矢行奏中曰獲下曰留上曰揚左曰｜｜右曰｜｜｜注留謂矢短不及侯揚謂矢過侯左右謂矢偏不正

箭不虛發 唐書霍王元軌傳常從獵遇羣豕帝使射之｜｜｜｜｜｜豕為盡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用乎

定天山 唐書薛仁貴傳時九年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轉討磧北餘衆擒偽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壯士長歌入漢關

射白鷺中目 唐書石雄傳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

落鵰侍御 唐書高駢傳事朱叔明為司馬有二鵰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鵰衆大驚號｜｜｜｜

掛針立鞭 五代史唐本紀李克用在達靼時時從其部豪射鍼或｜｜於木或｜馬

百步射之欄中以錢爲的（宋史陳堯咨傳）工隸書善射嘗
發家居服以爲帥的嘗｜｜｜｜一發貫其中
三烏（宋史范廷召傳）善騎射嘗出獵有鷙鳥　介胄間插花（宋史
飛過廷召發矢疏貫其二觀者駭異　何灌傳）彬出林
傳河西蕃部叛戾元阿卑李他放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彬出
討不得已遂出兵羌知不來伏以待彬遇伏首尾不相應彬殊
死戰鏑殺所殺羌乘勝追北師還遇險爭進不得行偏將王舜
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人介馬而
先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殪之吾屬必盡乃宣言
曰吾｜先行者｜｜｜｜引弓二發陷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
走矢貫其首翦騎聘貽莫敢前舜臣因得暇衆須臾羌復來舜
臣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無虛者指裂血流至肘海將乃得歸
臉中面貫背上見洞胸出背貫後騎（宋史何灌傳灌河東人遇鐵騎來追灌射
皆徹甲至｜｜｜｜　笠木（宋史劉錡傳錡德順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
先備而引鄉　武第九子也人依狀嘗射弩如洪

錡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　笮鏑相連而墜（宋史張
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　孫爾傳
保爾詳厚好禮接賓客善騎射弋飛止無不中嘗　左右手如一
匡矢一千引滿以射｜｜｜｜｜人服其妙
宋史曹評傳評性喜文史書有楷法慈聖命書屏以奉神宗即賜
王帶旗其能兼善射｜｜｜｜夜或滅燭能中仲史丹使者
射嘗雙破　滅燭能中上見　雙破的上見　貫億（宋史楊守珍傳學兵
的客蕭味　籤家方略善射家僮過
堂下一發貫　手箭（金史蒲察世傑傳）工用｜｜箭長不盈握
髯人服其精　每用百數散指鋒中遇敵捆箭以鞭揮之或
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穀滿（金史宗雄傳）林
府其筈皆以習劍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　武節世撚射
遠幾一百步者走馬射三發已中其二復彎之　接矢射兔（金史宗
弓馬蹴踏而下控弦如故遂｜｜步射獲之　附傳宗
雄方逐兔揀懶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揀懶人呼曰矢及
袞宗雄反顧以手｜其｜就｜｜中之其輕捷如此　矢貫兩

于於樹（金史郭蝦蟆傳）與兄祿大俱以善射應募興定初以功遷遙授同知平涼府事兼會州刺史進官三階賜
姓顏盞夏人攻會州族大遙見其十兵者人馬皆衣金出入陣
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敵
人（宋史范俊傳）射｜｜｜
自日淮耳許書并積學不逝　志氣麾壓取予不疑（淮南子）聽
駭然起曰賜臣請歸工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聽
對曰御者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爲大時許云馬之剛矣響之
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
以是御之（淮南子）寧靡亦和擾也　呼車曰相可見者朝朝
其待驂而後御｜｜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
知箭所中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名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
衡其子今不正轡使馬卒然驚妄轉道中行人必逆大敗之「轡
中危飼之由殿馬者因名事也子轡能樹予之轡下佐我乎共
渴力及吾身與有沭焉競向說乃容其荒丁曰惡子之言事
焉之以行無譬也於竹弦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

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
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
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
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
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把彈攝丸（焦氏易林）公子王孫｜｜｜｜　發鬭有獲室家饒足　貫堅入
則不可矣王曰善大射自　助陽氣（白虎通）人所以射何　射何闡陽氣有獲室家饒足
則內發外｜｜｜｜｜｜｜｜｜｜　達萬物也所以觀　斷竹
續竹飛土逐宍（吳越春秋）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
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王曰
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飢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
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
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之謂也於是神
農黃帝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

有楚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爲方城守臣子也敎爲人君命所起也牙爲執法守吏卒也牛爲中將主內裏也關爲守禦檢去止也錡爲侍從聽人主也臂爲道路通所使也弓爲將軍主重負也弦爲軍師禦戰士也矢爲飛客主敎使也金爲實門門不止也衛爲副使正道里也又爲受敎知可否也縹爲都尉執左右也敵爲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敎吾國人

楚三侯 上見

弦爲將師

矢爲飛客 上見

左若附枝右若抱兒 上見

右手發機左手不知 上見

射日射水 王充論衡堯能——使火不爲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爲害夫——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

平志和心 徐幹中論射以——御以——道得則民安而集

金丸 葛洪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常以——爲——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就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彈枕 劉義慶世說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其——丸迸碎床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桓甚有恨容

彈丸反射不破 段成式酉陽雜俎慈恩寺僧廣升言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土三斤炭末三兩瓷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搨汁半合九味和擣三千杵齊手丸之陰乾鄭彙爲刺史時有富家名寅讀書善飲酒彙甚重之後爲盜事發而死寅嘗詣靈鑒角放彈寅指一樹節其節目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一發而中||||至靈鑒乃陷節碎彈焉

嚙鏃法 段成式酉陽雜俎劉野叔載云隋末有督君謨善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學射於謨以爲曲盡其妙欲射殺謨獨擅其美謨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唯有一矢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鏑笑曰學射三年未敎汝|||

仿彈 馮贄南部煙花記陳宮人衣於春林放||

應弦斃鳥 鄭文寶南唐近事何敬洙善彈射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一日李獨坐小廳有一烏申喙向李向噪其聲甚厲李惡之遂拂衣往後園池亭中烏亦隨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逐略無去意李怒甚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者召來何應召而至注丸挾彈應弦斃之

手熟 歐陽修歸田錄陳康肅公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耳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種桃核 孫升談圃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跡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

小由基 朱子名臣言行錄堯咨精於弧矢曰號|||按宋史陳堯咨

劉一箭 陸游南唐書劉彥貞傳彥貞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

代鴨鞭 [illegible]之異同諸錄子家傳[illegible]上馬圖乃明皇[illegible]驍山時役[illegible]之人無他伎術但有兩瑞各挾彈前導意其燕遊戲[illegible]也後乃問乘輿族遊前以蜂彈|||大抵[illegible]尚

用器物制度固有不能言傳因齒乃見者 **迴九中鳥** 伊世珍瑯嬛記近有一人姓魏家修武善彈以機為九能先彈樹木｜｜｜｜人以為神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一

巧藝部二

算

九九 (管子)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 **引錣** (管子)｜｜量用估錣籌也 **三生萬** (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物 **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 (子華子)天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元元貲於元元貲於始始貲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為一離之而為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矣 **出三入一** (子華子)天之精氣其大數常｜｜而｜｜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倘侁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大數莫過乎五** (子華子)天地之｜｜｜｜｜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實也中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縱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九變復一** (列子)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者究也乃｜變而為｜一者形變之始也 **巧歷不能得** (莊子)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而況其凡乎 **計會** (戰國策)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 **迎日推策** (史記五帝紀)獲寶鼎｜｜｜｜ **生鐘分** (史記律書)｜｜｜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

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鐘術（史記律書）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

善用算律曆（史記張蒼傳）蒼又——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先其算命（漢志律曆志）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豪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注）師古曰邊書也言工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蘇林曰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九枚相因之數有十正而之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

六觚（上見）

豪氂圭撮黍絫（上見）

宜於天下

職在太史（上見）

空積（漢書律曆志）黃鐘而宮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亾與並也（注）空積若鄭氏分一寸為數千

函三為一（漢書律曆志）太極元氣——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鉤距（漢書趙廣漢傳）尤善為——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五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

數始於一（漢書敘傳）元元本本——

善九章算術（後漢書馬嚴傳）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二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羣籍——（注）劉徽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按續馬嚴子

智囊（後漢書魯恭傳）祖父匡王莽時為羲和有權數號曰——（注）匡設六筦之法以窮工商故曰權數

六筦之法（上見）

計飛蝗射隱伏（吳志趙達傳）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無不中効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取小豆播之立處其數（上見）

隻箸從橫（吳志趙達傳）嘗過知故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再三——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慚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

善射有無（上見）

頭乘尾除（吳志趙達傳）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齎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矣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

父子不相語（上見）

素書兩卷大如手指（上見）

迴算帷幕（吳志趙達傳）達嘗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

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造綴述數十篇南齊書祖冲之傳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冲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
釋論語孝經注九章｜｜｜｜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北齊書信都芳傳信都芳河間人少
明算術爲州里所稱有巧思每精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算之妙機巧精微我｜｜｜｜｜｜｜｜也其用
心如此隸秘閣舊唐書高宗紀詔以書學隸蘭臺算學｜｜｜律學隸詳刑寺推步甲乙度量乾
坤舊唐書孫思邈傳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則
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門前水西流舊唐書僧一行傳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淸寺見一院
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
達也即除一算又謂曰｜｜｜｜｜當知｜｜弟子亦至一行承馳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焉而門前水果却西流

驕反覆於乘除間唐書歷志昭宗時詔邊岡改治新曆岡用算巧能｜｜｜｜｜｜由是傳捷超徑等
接之術興而經制遠大衰序之法廢矣除鎛鐘唐書禮樂志黃巢之亂樂工逃散金奏皆亡昭宗即位將謁郊廟有
司不知樂縣制度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法以算數｜｜｜輕重高卬黃鍾九寸五分倍應鍾三寸三分凡四十八等以
鞭算唐書劉晏傳每朝謁馬上｜｜黃帝爲先師宋史徽宗紀大觀三年十一月丁未詔算學以｜｜｜風后等八人配
饗巫咸等七十人從祀尤得其妙宋史楚衍傳衍於九章緝古綴術海島諸算經｜｜｜
九宮算法得八少宋史王延範傳有劉昂頁卜於吉州市其言多驗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又有徐
肇爲延範推｜｜｜｜｜｜肇解起曰君侯大貴不可言當如江南李國主閱月益通宋史侯散忠義傳旦
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道字及古算法｜｜｜｜能｜之擬算布畫目炯炯若有所覺

金史武禎傳子亢寡言笑不妄交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見者莫測也精於算數元史
郭守敬傳大父榮通五經｜｜｜｜水利輒造其極元史王恂傳六歲就學十三學九數｜｜｜六藝之
一元史王恂傳恂早以算術名裕宗嘗問焉恂曰算數｜｜｜｜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數法出於圓方
周髀算經商高曰｜之｜｜｜｜｜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
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勾廣三股
修四徑隅五見上二十有五是謂積矩見上乘除之原周髀算經注推圓方之率
通廣長之數當須乘除以計之九九者｜｜｜也知二推一周髀算經注勾股之法先｜｜數然後｜｜見勾股
然後求弦先各自乘成其實實成勢化外乃變通自乘見上開方周髀算經注勾股各自乘併之爲弦實｜｜除

之即弦也矩內方外周髀算經注或｜於｜或｜於｜形詭而量均體殊而數齊形詭量均體殊
數齊見上互與通分周髀算經注觀其迭相規矩共爲反覆｜｜｜各有所得然則統序羣倫弘紀衆理貫
幽入微鉤深致遠故曰其裁制萬物唯所爲之也用矩之道周髀算經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商高曰
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
正繩望高測深知遠見上勾三股四弦五周髀算經注候其影使長六尺者欲令勾股相
應｜｜｜｜｜勾六股八弦十勾股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周髀算經若求邪至日者以日
下爲勾日高爲股｜｜｜｜｜｜｜｜得邪至日從髀所旁至日所十萬里十等徐岳數術紀遺黃帝爲法惟以
中數耳數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

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
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
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 理煩 徐幹中論故禮以考敬樂以致愛射以
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緩事數以｜｜ 後羿
王嘉拾遺記周羣妙閑算術讖說遊岷山見一白猿化爲老翁
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更精勤算術及考校年曆之運
驗於圖緯蜀 舟中作算 劉敬叔異苑晉安平有越王餘算菜長
人謂之｜｜ 尺許白者似骨黑者如角古云越王行
海算於｜｜｜籌｜有 明數造術 唐六典凡明算試九章海島
餘者棄之於水生焉 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
髀五經綴術緝古取｜｜ 二分其經以爲之業 唐六典算學博
｜辨明術理者爲通 士掌教文武官
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習九章海
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十有五人習綴術緝古十有
五人其記遺三等數亦兼習之孫子五曹共限一年業成九章
海島共三年張邱建夏侯陽各一年周髀五經算共一年綴術

四年緝古一年其束修之禮 視人投算而能察善惡夭壽 李德裕柳
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氏舊聞邢和璞善算心術｜ 射知雉兔 李肇國史補凡｜
頭腳之法云先以加
其頭欠減其腳以見腳除頭以 上雉下兔 錢希白南部新書雉
兔算國史補紀之術
本頭除腳飛者在上走者在下
不明上下頭下下腳腳即折半下見 格術 沈括夢溪筆談陽燧
照物皆倒中間有礙
頭除腳見腳除頭｜是｜｜是｜
故也算家謂之｜｜如
人搖櫓臬爲之礙故也 要術 綴術 沈括夢溪筆談審方面勢覆
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
事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
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亘有綴術二
卷 隙積 沈括夢溪筆談以數求積尺之法如芻萌芻童方池冥
谷塹堵鼈臑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一
術古法凡算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幕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則
得之有塹堵謂如土牆者兩邊殺兩頭齊其法并上下廣折半

以爲之股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爲句以上廣減下廣餘者爲
股句股乘弦以爲斜爲有芻童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
上長加入下長以上廣乘之倍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并
二位法以高乘之六而一隙積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棊層壇
及酒家積罌之類雖似覆斗四面皆殺緣有刻缺及虛隙之處
用芻童法求之常失於數少予思而得之用芻童法爲上行下
行別列下廣以上廣減之餘者以高乘之六而一并入上行履
畝之法方圓曲直盡矣未有會圓之術凡圓田既能折之須使
會之復圓古法惟以中破圓法折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別無
拆會之術置圓田徑半之以爲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
爲股各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爲句倍之爲割田之直徑
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位倍之又以圓徑除所得加入直徑爲
割田之弧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則再割之數 造極之術
也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漫志於此
見 沈括夢溪筆談算術多門如求一上總搭因重因之類
上 增城 皆不離乘除唯｜｜｜一法稍異其術都不用乘除但補

虧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
位一因之若位數少則頗簡捷位數多則愈繁不若乘除之有
常然算術不患多學見簡即用見
繁即變不膠於一法乃爲通術也 見簡即用見繁即變 上見方八
去一與六去一 沈括補筆談算術｜物｜｜｜益少陰之數并
其中爲老陽｜物｜｜｜乃老陰之數并其中
爲少陽此物之定行
其數不可改易者 再撫即覺 張耒續明道雜志衛朴楚州人
病瞽居北神鎮一神祠中每算
曆布算滿案以手略撫之人
有竊取一算｜｜之｜｜

畫

祇筆和墨 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
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
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
礴贏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 解衣般礴 上見 犬馬難鬼魅易 韓非

子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孰易者曰||最|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畫筴 韓非子客有爲周君||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筴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筴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筴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筴同

儀髮易貌 呂氏春秋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而||言審本也

謹毛失貌 淮南子畫者||而||射者儀小而遺大也

畫龍首 淮南子今|||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

殿門成慶 漢書廣川惠王越傳其||有||畫短衣大絝長劍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注成慶古之勇士也按去惠王越孫

圖畫雲臺 後漢書中興二十八將論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二十八將於南宮||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按論載馬武傳後

屏風列女 後漢書宋弘傳弘當讌見御座新||圖畫||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鴻都畫像 後漢書蔡邕傳光和元年遂置||門學|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誤筆作蠅 吳志趙達傳注吳錄曰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落|點素因就以||既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

畫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 晉書王獻之傳桓溫嘗使||||||||||||甚妙

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少於妙處||||||||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邱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

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元皆其所深珍惜者元乃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圖形於壁 上見 **目送歸鴻** 上見 **頰上三毛** 上見 **宜置邱壑中** 上見 **如輕雲蔽月** 上見 **畫通靈猶人登仙** 上見

盤紆糾紛或記心目 宋書王微傳又性知畫繪蓋亦鳴鵠識夜之機||||||||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

蟬雀扇 齊書何戢傳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

漢武北伐圖 齊書王融傳太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使融掌其事

善畫婦人 齊書劉繪傳弟瑱字士溫好文章飲酒奢逸不吝財物榮陽毛惠遠善畫馬瑱||||世並爲第一

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 齊書宗測傳測善畫自|||||||||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

中國今有聖主 梁書干陁利國傳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修跋陁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

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 陳書顧野王傳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瑯邪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乃令||||||||||時人稱爲二絕

圖宣尼象 南史梁元帝紀帝工書善畫自||||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與真不別 南史劉瑱傳陳郡殷蒨善寫人面||||

咫尺萬里 南史齊宗室昭

自傳昭胄子同弟賁能書善畫于扇上圖山水 白團扇圖伎植 之內使覩——爲邈於慎不傳自娛而已

詩 南史梁豫章王綜傳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怨勉餉以——之——言其賄也

立成圖三百六十 魏書道武帝紀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孤虛——

陳平度河歸漢圖 周書劉璠傳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爲中書侍郎屢遣召璠使者八返乃至蜀又以爲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腹心使工畫————————以遺之

寶臺 隋書經籍志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藏古畫

閣外傳呼畫師 舊唐書閻立德傳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工於寫眞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爲詠召立本令寫焉時————云————閣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此末伎立本立德弟

擬李將軍山水 舊唐書長平王叔良傳子孝協坐受贓死孝協弟孝斌孝斌子思訓尤善丹青迄今繪事者推————

思參造化 舊唐書王維傳維以詩名盛于天寶開元間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家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于——而創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一無差咸服其精思

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 唐書韓滉傳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嘗自言——————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

燕支圖 唐書劉崇望傳崇望兄崇龜仕累華要姻舊或干以財率——————與之

人鴈圖 宋史濮王允讓傳宗漢善畫嘗作——————人稱其工按宗不答但寫——

淺外宗 疑非筆墨所成 宋史李瑋傳祖成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畫寫山水至得意處——————幼弟——人欲求者先爲置酒酣落筆烟霏爲狀世傳以爲寶

作山莊圖 宋史李公麟傳第進士爲中書門下後省删定官元符三年歸老肆意于龍眠山巖巖間雅善畫自——————爲世寶傳

以像示儀者驗其神妙 遼史耶律褭履傳清寧間復使宋宋主賜宴於閤面未得其面佯辭使一覿及境——————————

雷公若力士 王充論衡雷虛篇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音也其魄然若敖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

列人 王充論衡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

雲漢圖 博物志漢桓帝時劉褒畫——————也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皆寒

北風圖 見上

飛走 王嘉拾遺記始皇元年有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烈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群物之象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可——————戊點之必——————也

南都賦圖 劉義慶世說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六法 謝赫古畫品錄序畫有——————罕能盡該而自古及今各善一節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

登樓去梯妻子罕見 謝赫古畫品錄顧駿之常結構層樓以爲畫所風雨炎燠之時故不操筆天和氣爽之日方乃染毫——————

眞仙爲難 姚最續畫品——六法——————

點刷研精 姚最續畫品謝赫寫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工操筆——————意在切似目想毫髮皆無遺失

衣文樹色時表新異 姚最續畫品——————

|||點綴旗朱中軏不失雖不窮秋毫而見賞春坊 隨意點染即成數人 顏氏家訓武烈太子偏能
寫真坐上賓客|以問童孺皆知姓名 六馬滾塵 柳宗元龍城錄韋學士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花
萼樓下壁上有|||國內明皇掇秦愛于西花萼謂吳鐵
悉不備風雲前後傳毋也後傳惟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
神妙將發 水畫 段成式酉陽雜俎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停
化俱也 於私第時評伏各必中兼善推步禁咒北年
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為別所謂||也乃請後廳上
掘地為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
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纔硯但見水色渾渾
耳經二日拓以穉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
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 日隨人轉 段成式酉陽雜俎近
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 佛畫中有天藏菩薩
地藏菩薩近明諦觀之規彩鏤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曾青和壁
魚設色則近目有光又往往壁畫僧及神鬼||||眼所子

偃正則倚 畫馬通靈 段成式酉陽雜俎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馬醫稱馬患腳以二十鐶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
嘗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者真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遶
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真似吾設色者乃知
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
至舍視其所||本腳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通靈 馬醫所
獲錢用歷數土乃成泥錢 觀之不覺毛戴 段成式酉陽雜俎常樂坊趙景公寺隋開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
八年改焉南中三門裏東壁上吳道元白畫地獄變
筆力勁怒變狀陰怪|||||吳畫中得意處 水人浮壁
段成式酉陽雜俎二階院西廡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十六對
事寶池尤妙絕諦視之覺|||||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閻
立德子揩立德行天 陳子昂象馬人物 段成式酉陽雜俎異殊
刖粉本驗之無異 院東廊大殿中畫人|上
||畫廷下||||| 時之妙也及僧前額上有相
觀法法擬錦泥同兩廊壁有劉整畫雙松亦不循常格劉整雙
松上見 天衣飛揚滿壁風動 段成式酉陽雜俎平康坊菩提寺佛殿東西障日及諸柱上圖畫是東廊
舊郯法士畫開元中因屋壞移入大佛殿內槽北壁食堂前
東壁上吳道元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題筆跡遒勁如磔
鬼神毛髮次堵畫禮骨仙 楞伽不得心訣用思大苦 段成式酉陽雜俎崇
人||||仁坊資聖寺淨土院門外相傳吳生一夕秉燭醉畫就中戟手
視之壁駭院門裏盧楞伽畫盧常學吳勢吳亦授以手訣乃畫
總持三門寺方半吳大賞之謂人曰||天女明睇將勝 段成式酉
||||共能及乎畫畢而卒
陽雜俎寺西廊北隅楊坦畫 畫聖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國朝吳道
畫近塔||||||| 元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
來者授筆法於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張既號書顛吳宜
為||神假天造英靈不窮眾皆密於盼際我則離披其點畫
眾皆謹於象似我則脫落其凡俗彎弧挺刃植柱構梁不假界
筆直尺虬鬚雲鬢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當有口訣人

貴得知數仞之壁或自臂起或從足先巨壯詭怪膚脈連結過於僧繇矣 神假天造英靈不窮 上見數
仞畫上見 吹雲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有好手畫人自言能畫雲氣
余謂曰古人畫雲未為臻妙若能沾濕綃素點綴
輕粉縱口吹之謂之|||此得天理 乘傳寫貌對之如面 張彥
雖曰妙解不見筆蹤故不謂之畫 遠歷
代名畫記張僧繇吳中人也天監中為武陵王國侍郎直秘閣
知畫事歷右軍將軍吳興太守武帝崇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
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
繇|||||也 壁上畫鷹鳩雀不敢近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廣寧郡王尚書令大司徒司州牧博
涉多才藝嘗于廳事||||蒼||觀者疑其真|||| 七
張讀宣室志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初殿
聖畫 宇既製寺僧求畫工將命施彩飾繪貢其直不合寺僧所
酬亦定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命閒此
寺將命畫工其不敢利其直願輸工可乎寺僧欲先閱其筆少

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諸寺寧有願乎僧以秀京稱難之少年曰某旣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即命圬其壁末爲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將入殿宇且爲僧約曰從此去七日愼弗啟吾之戶亦不勞賜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鑠也當以泥錮之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自是凡六日閴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怪也當不宜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旣啟有七鴿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隅惟西北壖未盡佈巧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眞神妙之筆也於是莫敢繼其色者

正午牡丹

彭乘墨客揮犀 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貓永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相近一見曰此｜｜｜｜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活筆

沈括夢溪筆談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

雨烟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窑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旣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用之自此畫格進

沒骨

沈括夢溪筆談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僞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著名尤長于畫花竹蜀平黃筌并二子居寶居實弟惟亮皆隸翰林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軋己言其畫粗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圖工與諸黃不相上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齒院品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葉取眞松爲之如靈鼠尾

米芾畫史 大夫蔣長源收著色山水頂似荆浩松身似李成｜｜｜｜｜｜｜｜｜｜大有生意

滿堂春色

米芾畫史 徐熙桃一大枝謂之｜｜｜｜

六籍同功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文末畫經緯而書不能形容然後繼之於畫也所謂與｜｜｜｜四時並運亦宜故

氣韻必在生知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謝赫云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

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曹吳二體學者所宗按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稱北齊曹仲達者本曹國人最推工畫梵像是爲曹謂唐吳道子曰吳吳之筆其勢圜轉而衣服飄舉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故後輩稱之曰｜｜｜｜｜｜｜｜

周穆王時畫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昔稱周穆王八駿日馳三萬里晉武帝時所得古本乃｜｜｜｜｜黃素上爲之敗腐昏潰而骨氣宛在逸狀奇形實亦龍之類也遂令史道碩模寫之宋齊梁陳以爲國寶隋文帝滅陳圖書散逸此畫爲賀若弼所得齊王暕知而求得之答以駿馬四十蹄美錦五十段後復進獻煬帝至唐貞觀中勅借魏王泰因而傳模於世其一曰渠黃其二曰山子其三曰盜驪其四曰綠耳其五曰赤驥其六曰驊騮其七曰踰輪其八曰白義

醉僧醉道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唐閻立本至荊州觀張僧繇舊跡曰定得虛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名手明日往曰名下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餘日不能去又僧繇曾作｜｜圖傳於世長沙僧懷素有詩云人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間挂一壺草聖欲狂成便發眞堪畫入醉僧圖然道士每以此嘲僧僧於是聚錢數十萬求立本作｜｜｜圖並傳於世

因猛勵以通幽冥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開元中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答曰吾畫筆久廢若將軍有意爲吾纏結舞劍一曲庶

旻於是脫去縗服若常時裝束走馬如飛左旋右轉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繪事得意無出於此

手握雙管一時齊下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唐張璪員外畫山水松石名重於世尤於畫松特出意象能｜｜｜｜｜｜｜一為生枝一為枯枿勢凌風雨氣傲烟霞分鬱茂之榮柯對輪囷之老枿經營兩足氣韻雙高此其所以為異也

三朝訓鑒圖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皇祐初元上勅待詔高克明等圖畫三朝盛德之事人物纔及寸餘宮殿山川鑾輿儀衛咸備焉命學士李淑等編次序讚之凡一百事為十卷名｜｜｜｜圖成復令傳摹鏤版印染頒賜大臣及近上宗室

鬭牛尾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馬正惠嘗得｜水｜一軸云厲歸眞畫甚愛之一日展曝於書室雙扉之外有輸租莊賓適立於砌下凝玩久之既而竊哂公於青瑣間見之呼問曰吾藏畫農夫安得觀而笑之有說則可無說則罪之莊賓曰某非

知畫者但識眞牛其鬭也｜｜夾於髀間雖壯夫旅力不可少開此畫牛尾舉起所以笑其失眞

一身之力併在拇指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昔吳道子畫鍾馗衣藍衫鞹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髮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筆跡遒勁實繪事之絕格有得之以獻蜀主者蜀主甚愛重之常挂臥內一日召黃筌令觀之筌一見稱其絕手蜀主因謂筌曰此鍾馗若用拇指掐其目則愈見有力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素畫一鍾馗以拇指掐其鬼目翼日并吳本一時獻上蜀主問曰向止令卿改胡為別畫筌曰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以故不敢輒改臣今所畫雖不逮古人然｜｜｜｜｜是敢別畫耳蜀主嗟賞之

畫龍不點精 宣和畫譜張僧繇嘗於金陵安樂寺｜四｜｜｜曰｜謂點則騰驤而去人以為誕固請點之因為落墨才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之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

畫外有情 宣和畫譜董展作道經變相尤為世所稱賞曰非｜｜｜｜｜參盡酌妙入華行之學與化人同遊何以臻此

大安博陵難兄難弟 宣和畫譜李嗣眞云｜｜｜｜｜謂立德立本也

人物精神只在約略穠淡間 宣和畫譜翟琰早師吳道元每道元畫落墨已輒去多命琰布色益｜｜｜｜｜｜｜而道元輒許可故知琰自不凡琰布色落墨與道元眞僞故未易辨也

水幾於道火幾於神 宣和畫譜張南本嘗於成都金華寺大殿畫八明王時有一僧遊禮至寺整衣升殿壁間見所畫火勢焰逼人驚怛幾仆時孫位以畫水得名世之論畫水火之妙者獨推二子益｜｜｜｜｜｜而非筆端深造理窟未易於形容也

作圖光時心遊海上 宣和畫譜杜子瓌精意道釋因畫圖光自謂得意非丹青家所及每詫於流輩曰我｜｜｜｜｜｜遐想日出扶桑滄凉宗其狀若此故脫略筆墨使妍淡無迹宜他人所不能到也

金水張元縱淡 宣和畫譜張元簡州金水石城山人善畫釋氏尤以羅漢得名世之畫羅漢者多取奇怪至貫休則

脫略世間骨相奇怪益甚凡所畫得其世進之相故天下知有｜｜｜｜｜也

上天本樣 宣和畫譜曹仲元江南李氏時為翰林待詔畫道釋鬼神嘗於建業佛寺畫上下座壁凡八年不就李氏責其緩命周文矩較之文矩曰仲元繪｜｜｜｜非凡工所及故遲遲如此越明年乃成李氏特加恩撫焉杜甫謂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信不誣也

孫脫壁 宣和畫譜孫夢卿工畫道釋學吳生而未能少變其後傳移吳本大得妙處至數丈人物本施寬濶者縮移狹隘則不過數寸悉不失其形似如以鑑取物見大小遠近耳觀者神之號稱｜｜｜又云孫吳生以此可見其精絕

朱鉛多以土石為之 宣和畫譜道士李得柔寫貌甚工落筆有生意寫神仙故實嵩岳寺傳吳道元畫壁內四眞人像其眉目風矩見之使人遂欲仙去設色非畫工比所施｜｜｜｜｜故世俗之所不能知也

取畫龍置水傍應時雨足 宣和畫譜曹弗興吳興人也以畫名冠絕一時溪中見赤龍夭矯波間因寫以獻孫皓賞激

珍藏之至宋文帝時累月學嘆所禱無寇于是|弗與|||||| **衆目助其得失** 宣和畫譜周昉留意丹青頗馳譽當代兄皓善騎射因戰功授執金吾德宗召皓謂曰卿弟昉善畫欲令畫章敬寺神卿可特言之經數月帝又諭之方就畫其珍重如此初昉落墨時徹去帷帳使往來縱觀之人得接圖門賢愚畢至或云妙處或指摘未至||||||昉隨所聞改定月餘是非語絕遂下筆成之無復瑕纇當時推爲第一 **大李將軍小李將軍** 宣和畫譜李思訓官左武衛大將軍畫着超絕尤工山石林泉筆格遒勁得湍瀨潺湲煙霞縹緲難寫之狀天寶中明皇召思訓畫大同殿壁兼掩障夜聞有水聲而明皇謂思訓通神之佳手詎其使進乎道而不爲富貴所埋沒則何能得此荒怪闊殿之趣耶其子昭道同時於此亦不凡故人云||||||||大謂思訓小謂昭道也| **王潑墨** 宣和畫譜王洽善潑墨成畫時人號爲|||性嗜酒疏逸多放傲於江湖間每欲作圖畫之時必先沉酣之後解衣磅礴吟嘯鼓躍先以墨潑圖障之上乃因似其形像或爲山或爲石或爲林或爲泉者自然天成倏若造化已而雲霞卷舒煙雨慘淡不見其墨污之迹非畫史之筆墨所能到也 **午景難狀** 宣和畫譜張詢以畫自適後至蜀中因假館於昭覺寺爲僧夢休作早午晚三景圖於壁間率取吳中山水氣象用以落墨爲唐僖宗幸蜀見之歎賞彌日蓋早晚之景今昔人皆能爲之而||爲||也譬如詩人吟詠春與秋冬則著述爲多而夏則全少耳 **有筆無墨有墨無筆** 宣和畫譜荊浩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向嘗謂吳道元||而||項容||而||亦兼二子所長而有之蓋有筆而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而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胸中邱壑盡在目前** 宣和畫譜高克明喜遊佳山水間搜奇訪古窮幽探絕終日忘歸心期得處即歸燕坐靜室沈屏思慮幾與造化者遊於是落筆則|||||||| **鬼使送縑** 宣和畫譜韓幹畫馬忽一夕有人朱衣元冠扣幹門者稱我||也聞君善圖良馬欲賜一匹幹立畫焚之他日有||百

|來致謝何從知其所從來是其所謂鬼使者也 **陛下內廄馬皆臣之師** 宣和畫譜韓幹長安人王維一見其畫遂推奬之官止左武衛大將軍天寶初明皇召幹入爲供奉時陳閎乃以畫馬榮遇一時上令師之幹不奉詔他日問幹幹曰臣自有師今|||||||||也明皇於是益奇之 **顫掣三過處書法存** 宣和畫譜唐希雅妙於畫竹作翎毛亦工初學南唐僞主李煜金錯書本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風神有餘至晚年變而爲畫故||||||||焉 **與花傳神** 宣和畫譜趙昌善畫花果名重一時作折枝極有生意傳色尤造其妙兼工於草蟲然雖不及花果之爲勝蓋晚年自喜其所得往往深藏而不市既流落則復自購以歸之故昌之畫世所難得且畫工特取其形似耳若昌之作則不特取其形似直||||者也 **精而造疎簡而意足** 宣和畫譜葛守昌善畫花鳥附勢枝幹與夫飛鳴態度率有生意大抵畫人爲此者甚多然形似少精則失之整齊筆畫大簡則失之闊略||||惟得於筆墨之外者知之 **與杜甫詩意相參** 宣和畫譜閻士安晚年尤工水墨棘竹數幅惟作水墨三五枝蘆鴈一一雙浮沉於兮演之間始||||||| **影落緗素之間** 宣和畫譜越國夫人王氏以淡墨寫竹整整斜斜曲盡其態見者疑其||||||也 **疑風可動不筍而成** 宣和畫譜文與可守洋州於篔簹谷構亭其上爲朝夕遊處之地故於畫竹愈工至於月落亭孤檻欹飄發之姿||||||||蓋亦進於妙名也 **野王無聲詩** 宣和畫譜顧野王畫草蟲尤工多識鳥獸草木之性詩人之事畫亦|||||也 **拊之若有迹** 宣和畫譜丁謙初工畫竹後兼果實園蔬傳粉淺深率有生意蟲齧殘蝕之狀具能摹寫至使人|||||也 **中岳壁類韓文南海碑** 范公稱過庭錄光祿侍居相府同晁以道往見東坡一頃有從官來東坡揖坐書院中出見良久光祿於坡書案中見一小簡寫云武宗元||畫|有||||||呵呵光祿與晁共三歎之不虛坡

歸疑不已晁輒發問其告曲折云不知何義坡笑曰此既言耳武宗元真宗朝比部員外郎也畫手妙一時甲辰告成召宗元圖仗儀於壁以名手十餘人從行既至武獨占東壁遣摹工居西壁以幃帳摹工規模未定武乃畫一長脚幞頭執儀皆在前諸人愕然且怪笑之問曰此部以上命至乃畫此一人何耶武曰非爾所知既而武畫先畢其間羅列森布大小臣僚下至廝役貴賤形止各當其分終欲飛動諸人始大服前傳碑首曰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亦何意哉其後運思施設極盡奇怪宗元之畫是以似之也

渺然有數百里之勢 葉夢得避暑錄話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嶽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峰嶺重複徑路隱顯||||||||想見為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略備道傍瓜圃宮女有即圃採瓜者或諱之為摘瓜圖而議者疑元稹望雲騅歌有騎騾幸蜀之語謂倉猝不應儀物猶若是盛遂欲以為非幸蜀時傳

務終不能改也

摘瓜圖見上

一筆長一丈八無接續處 劉跂暇日記楚州勝因院有曹仁熙畫水有||||||||||曹慶甲年八十時作

氣韻蕭灑煙林清曠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李成畫平遠寒林前人所未嘗為||||||||筆勢穎脫墨法精絕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真畫家百世師也

牛目中有牧童形 周煇清波雜志元章尤工臨寫在漣水時客鬻戴松牛圖元章借留數日以摹本易之而不能辨後客持圖乞還真本元章怪而問之曰爾何以別之客曰|||||||此則無也

畫牛晝齕草欄外夜歸臥欄中 周煇清波雜志江南徐諤得||||||||則|||持以獻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示羣臣俱無知之旨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

兩伯時 周煇清波雜志龍眠李伯時畫許元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陰圖元度超然萬物之表見於眉睫逸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覩安石膚澤秀潤舒展返首與道林語道林顏然出其後引手出相酬酢皆得其意俯仰步趨之間雅量簡遠妙絕一時碧林道人梵隆少規模伯時為余臨為真為殆不辨更三十年世當不知有|||也

閩語 岳珂桯史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己圖博弈樗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據一局投迸盆中五皆盧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為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人|耶眾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九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朽一罷 鄧椿畫繼畫家於人物必||||謂先以土筆撲取形似數次修改故曰九朽繼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一罷罷者畢也獨忘機不假乎此落筆便成而氣韻生動每謂人曰書畫同一關捩昔書者又豈先朽而後書耶此蓋卓識也

照盆孩兒 鄧椿畫繼劉宗道京師人作|||||以手指影影亦相指形影自分

壁上神必當畫猶無鼠 鄧椿畫繼僧道宏每往人家|其家|||則|||

以逸為先而神妙次之 鄧椿畫繼黃休復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撰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黃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

數尺而有萬丈之勢 陳善捫蝨新話文與可嘗有詩與東坡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丈長坡戲謂與可曰竹長萬丈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研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丈竹哉坡從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因以所畫篔簹偃谷竹遺坡曰此竹||耳||||||

一墻 王明清揮麈第三錄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召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纔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

甲抵一修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論云聞睍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人賜奉酌酒一鍾錫賚稱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

惜墨如金 陶宗儀輟耕錄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逕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是也

六要 夏文彥圖繪寶鑑——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

粉本 夏文彥圖繪寶鑑古人畫稿謂之——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宜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去如春蠶吐絲 夏文彥圖繪寶鑑顧愷之之博學有才氣丹青亦造其妙——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兼備傅染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暈飾設愷之顧愷之

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動 夏文彥圖繪寶鑑吳道子筆法超妙為百代畫聖早年行筆差細中年行筆磊落如蓴菜條——其傅采於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縑素世謂之吳裝

吳裝 上見

下筆皆合詩人句法 夏文彥圖繪寶鑑趙叔儺宋宗室善畫多得意於禽魚每——景物雖少而意常多

刀頭燕尾 夏文彥圖繪寶鑑趙光輔工畫佛道人物兼精蕃馬筆鋒勁利名——

清濟灌河圖 夏文彥圖繪寶鑑戚文秀工畫水筆力調暢畫——一筆長五丈自邊際起通貫於波浪之間與眾毫不失次序超騰回摺蕭蘇戴常州佛寺後壁有徐友畫水亦名清濟貫河中有一筆尋其端末長四十丈筆法既若波浪起伏相對活動愈看愈奇

一筆長四十丈 上見

一扇之閒行十里光鈔 夏文彥圖繪寶鑑戴悳能著色山水人物甚小扇移白衿烏巾黃履不遺毫髮又作紅花綠柳清江碧岫——其可愛也

封臂不令私畫 夏文彥圖繪寶鑑戴琬宜改間在翰林恩寵特

興丁錫毛花竹皆得入閣供奉後因求者甚眾徽宗聞之——批故傳世者鮮

艾竹茅梅 夏文彥圖繪寶鑑文淑善畫竹與陳所翁同舍君龍俱得名時稱六

六館二妙 館——妙又有茅汝元善墨梅人以————為稱

大竹畫形小竹畫意 上見 夏文彥圖繪寶鑑王信卿畫竹自給號賓山杭人得其片幅轉賣於市輒爭取之自言————得法於趙收之

左手子 夏文彥圖繪寶鑑王暉畫人物道釋顏Ⅰ亦能作山水草草皆用左手描寫遂日為————

觀飲啄以資畫筆 夏文彥圖繪寶鑑馮君道畫花竹翎毛性酷嗜鵓鴿每神養之——其——

觀音求畫 夏文彥圖繪寶鑑賀六待詔家世專畫觀音乎其身於藝尤工忽——人得丐者——遂得真

畫石飛去 伊世珍瑯嬛記王維為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相其名益彰時呆坐閒觀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日大風雨中雷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其憲宗朝高麗遣使言某年月日大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知為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群臣以維手跡較之無毫髮差謬始知維畫神妙

雪兔 陸友仁研北雜志余平生見黃荃畫——凡二四本蓋偽蜀孟昶則生每誕辰齊飾畫獻也

五星真形圖 陸友仁研北雜志[illegible]何與家有周昉——昉為寧州長史日所畫其星法亦助手自書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二

巧藝部三

博奕

反兩榜魚〔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貲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而笑

射明瓊上見

博簙〔韓非子〕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與天神博上見

殺梟〔韓非子〕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

六武〔荀子〕——之博則天府已〔注〕言六武之博可以得貨財王逸注楚辭云投六著行六棋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

捉得其齊行由其理〔淮南子〕善博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

棋聖〔抱朴子〕善圍棋之無敵者則謂之——故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棋聖之名焉

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戰國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

大投分功〔戰國策〕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或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一梟五散〔戰國策〕夫梟棋之所以為能者以散棋佐之也夫——不如不勝——亦明矣

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戰國策〕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注〕握不食也食者行棋握不行也

爭道〔史記〕吳王濞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善格五〔漢書〕吾邱壽王傳吾邱壽王年少以————召待詔〔注〕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棋行簺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簺也音先代反

博以八投〔漢書〕王莽傳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

太守可償博進〔漢書〕陳遵傳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官尊祿厚——以————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

棋局取樂〔後漢書〕張衡傳奕秋以————

方羅〔吳志〕韋曜傳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

枯棋三百〔吳志〕韋曜傳夫一枰之木孰與方國之封————孰與萬人之將

牧豬奴戲〔晉書〕陶侃傳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摴蒱者————耳

摴蒱〔晉書〕周顗傳顗之死也敦坐有一參軍————於博頭陵

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

雁聲喝成盧〔晉書〕劉毅傳後有東府聚摴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之即——焉毅意殊不快

五木上見

一擲百萬〔宋書〕武帝紀劉裕家無儋石之儲摴蒱————

常若未解〔宋書〕徐湛之傳頗工奕棋觀戲當世倍以此推之

賭宣城太守〔宋書〕羊元保傳入為黃門侍郎善奕棋棋品第三太祖與——郡戲勝以補————

戲責〔宋書〕謝弘微傳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摴蒱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

之分以還｜｜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

積錢隱人 宋書鄭鮮之傳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摴蒱於高祖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禮

五子盡黑 上見

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 宋書何承天傳承天素好弈棋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上答｜｜｜｜｜｜｜｜邪

批行 宋書范曄傳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

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為｜｜以物輸之綜等諸年少既屢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曄為數曄又與戲熙先故為不敵前後輸曄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熙先素有詞辯盡心事之曄遂相與異常申莫逆之好

摴蒱官賭五擲皆盧 齊書李安民傳明帝大會新亭勞接諸軍主｜｜｜｜安民｜｜｜｜帝大驚曰安民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民少時貧窶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民尋此人不知所在

置圍棋州邑 齊書王諶傳明帝好圍棋｜｜｜｜以建安王休仁為圍棋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為清定訪問

赤松思速思莊思遲 齊書蕭惠基傳當時能棋人瑯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善於大行｜｜｜｜巧於鬬棋宋文帝世羊元保為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元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遊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

十擲輒雉 齊書卞彬傳擲五木子｜｜｜｜豈復是擲子之拙

堯教丹朱 齊書虞愿傳帝好圍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棋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愿曰｜以此｜｜非人主所宜好也

棊登逸品 梁書武帝紀六藝備閑｜｜｜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並悉稱善

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梁書韋叡傳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

三術 梁書王瞻傳瞻幼時輕薄好逸遊為閭里所患及長頗折節有士操涉獵書記於棋射尤善頗嗜酒每飲或竟日而精神益朗高祖每稱瞻有｜｜射棋酒也

賭奇石禮記 梁書到溉傳溉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棋從夕達旦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

部溉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斂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

燭燒卿貂 梁書陸雲公傳雲公善弈棋嘗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高祖將用雲公為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

西南風急 南史謝弘微傳弘微性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復一客曰｜｜｜｜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

投局 上見

既佳光景當得劇棊 南史羊元保傳文帝好與元保棋常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按戎元保子

破荻為局 南史齊武陵王曄傳少時無棋局乃｜｜為片縱橫以｜棊｜指點行勢遂至名品

指點行勢遂至名品 上見

手談 南史齊武陵王曄傳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棋子良大北及退緣讓文獻王謂曄曰汝與司徒｜｜故當小相推讓答曰曄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饒心疎嫉偏不知悔

通夜不止 魏書

晩|琛傳與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棋棄日至乃|—|手下
著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
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負笈京師若爲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
乃以圍棋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
惕然慚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 **機權廉勇** 魏書自序初子建爲前軍將軍十年不從在洛閑暇與吏
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爲奕棋時人謂爲耽好子建每日
棋於|—|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爲時用博奕可也及一
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 **覆棋不失一道** 北齊書河南王孝瑜傳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愼寬厚兼
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 **對手** 舊唐書宣宗紀日本國王子入朝貢方物王子善棋帝令待詔顧師
言與之|—| **大爲蕃人所敬** 舊唐書新羅國傳聞其人多善奕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楊季鷹爲璿之副
璿等至彼|—|其國棋者皆在季鷹之下按璿邢璿 **騁才得意** 唐書李泌傳七歲知爲文元宗開元十六
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勢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
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
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
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
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
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靜若|—|說因賀帝得奇童帝
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遣日** 宋史吳越世家上遣中使賜俶文楸棋局水晶棋子乃諭旨曰朕機務之餘頗曾留
意以卿在假可用此|—| **得金一奩** 宋史章得象傳長而好學美姿表爲人莊重楊億以爲有公輔器薦之得象嘗
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
|—|宗諤|—|數日博又負即反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其
度量宏廓如此 **十要** 宋史潘愼修傳愼修善奕棋太宗屢召對奕因作奕說以獻大抵謂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爲急
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
五者庶幾可以言棋矣因舉|—|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酬博簺 金史盧璣傳章帝幸玉泉山詔璣與致仕宰相俱會食許策杖給扶後預天壽節上命璣與大臣擢槊戲璣獲
勝上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卿|—| **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穆天子傳是日也天子北入於邢|—|—|
|—|(注)疑井公賢人而隱枋故穆王就之遊戲也 **行棋相塞** 劉向說苑塞|—||—|謂之塞也 **象棋**
劉向說苑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幃來清
風似便佚儷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鬬|—|而舞鄭女激楚之
功風綵色以麻目流聲以娛耳 **出機戢機** 黃憲天祿閣外史善奕者能|—|其|—|而不散能|—|其|—|而不貪先機而後
戰是以勢完而難制 **大裨聖教** 葛洪西京雜記杜陵杜夫子美奕棋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
足以|—| **六箸二箸** 葛洪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畔
揭道方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
張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或謂
之究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博昌又作大博經一篇今世傳 **大博經** 見上 **終年有福** 干寶搜神記八
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棋勝者|—|—|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纏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 **爛鞭** 劉敬叔異苑昔有人
乘馬山行遙望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樗蒲遂下馬造焉以策拄
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摧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
既還至家無復親屬 **坐隱** 劉義慶世說王中郎以圍棋是|—|支公以圍棋爲手談 **與輒不競** 劉義慶世說溫
太眞位未高時與楊州淮中估客樗蒲|—|—|一過大
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于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
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爛柯** 任昉述異記信安郡有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棋而歌質因聽之童
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飢俄頃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 **五白** 李翺五木經樗
蒲五木元白判厥二作雉背雉作牛王采四盧白雉牛貶采六
開塞塔禿撅梟全爲王駁爲甿皆云曰盧厥筴十六皆白曰白

厥筴八雉二元三曰雉厥筴十四牛三白三曰犢厥筴十雉一牛二白三曰開厥筴十二雉如開厥餘皆元曰塞厥筴十一雉白各二元一曰塔厥筴五牛元各二白一曰禿厥筴四白三元二曰撅厥筴三白二元三曰梟厥筴二矢百有二十設關二間矢爲三馬筴二十厥色五凡擊馬及王采皆又投馬出初關叠行升王采不出關不越坑入坑有謫行不擇筴馬一矢爲坑

教以常勢 薛用弱集異記元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棊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者之所先積薪棲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閉戸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適興與子圍棋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維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囊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丨丨丨丨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亦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圖棋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鄧艾開蜀勢 見上

對御褫裘 薛用弱集異記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仁傑與昌宗雙陸狄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狄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狄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踰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狄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此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

心振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狄丨丨就丨其丨拜恩而出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

長行 李肇國史補今之博戲有丨丨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黄黑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後人新意長行出焉

限二關執六馬 李肇國史補洛陽令崔師古又好爲古文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丨以丨丨人丨丨丨其骰五枚分上爲黑下爲白黑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全黑乃爲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爲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爲犢其采十全白爲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爲十二塞爲十一塔爲五禿爲四撅爲二梟爲二六者雜采也貴采者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新加進九退六兩采

猧子上局 段成式酉陽雜俎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上夏日嘗爲親王棊令賀懷智獨彈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猧子於坐側丨丨乃丨丨局子亂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賀懷智巾上良久迴身方落賀懷智歸

覺滿身香氣非常乃卸幞頭貯於錦囊中及上皇復宮闕追思貴妃不已懷智乃進所貯幞頭具奏它日事上皇發囊泣曰此瑞龍腦香也

四句乘除人人國手 段成式酉陽雜俎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棊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丨丨丨丨語則丨丨爲丨丨

爭先 見上

空處如龍鳳形 段成式酉陽雜俎晉羅什與人棊拾敵死子丨丨丨丨丨丨

蹙融 段成式酉陽雜俎小戲中於奕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丨丨予因讀坐右方謂之蹙戎

應聲曰殺 段成式酉陽雜俎俗說沙門杯渡入梁武帝召之方奕棊呼殺關者誤聽殺之浮休子云梁有榼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令中使召至陛奏榼頭師至帝方棋欲殺子一段丨丨丨丨中使人遽出斬之帝棋罷命師入中使曰向者陛下令殺已法之矣師臨死曰我無罪前生爲沙彌誤鋤殺一蚓帝時爲蚓今此報也

數犬坐 馮贄雲仙雜記人能盡丨丨丨則徧知棊勢

貴家棊子 馮贄雲仙雜記開元中丨丨丨丨以紫檀

心瑞龍腦奪造化（雲仙雜記）王勃圍棋率下四子成一首爲丨丨詩勃猶謔之向人曰吾自丨丨丨雖一時之閒百用亦可

鎮神頭（蘇鶚杜陽雜編）唐宣宗時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棋上勅顧師言待詔對手王子出楸玉棋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故謂冷暖玉又產如楸玉類楸木琢之爲局光潔可鑑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下凝思方敢落指則謂之丨丨丨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以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稱國手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第一不如大國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下鎮神頭圖

六子皆赤（鄭文寶南唐近事）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詭信使者而杖之詈曰語劉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

也信聞命大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凱旋之日師至新林浦犒錫不至亦無所存勞他日謁見義祖命諸元勳爲六博之戲以紓前意信酒酣掬六骰於手曰令公疑信欲背者傾西江之水終難自滌不負公當一擲遍赤誠如前旨則衆彩而已投之於盆丨丨丨丨義祖賞其精誠照感復待以忠貞焉

忘恚（錢希白南部新書）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往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於前訥睹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算丨其丨矣

長斜（沈括夢溪筆談）李商隱詩曰玉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棋局上事最妙是丨丨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

奉饒天下棋先（何薳春渚紀聞）棋待詔劉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錢塘舍於逆旅逆旅主人陳餘慶言仲甫舍館既定即出市遊每至夜分方扣戶而歸初不知爲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於邸前懸一幟云江南棋客劉仲甫丨丨丨丨丨丨并出銀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博負也須只觀者如堵即傳諸好事翌日數土豪集善棋者會城北紫霄宮且出銀如其數推一棋品最高者與之對手始下至五十餘子衆視白勢似北更行百餘其對手者亦斂手自得頁其誇言曰今局勢已判黑當贏籌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餘子仲甫忽盡斂局子觀者合噪曰是欲將抵負耶仲甫袖手徐謂觀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此技忽似有解因人推譽致遠國手年來數爲人相迫欲薦補翰林祗應而心念錢塘一都會高人勝士精此者衆棋人謂之一關仲甫之藝若幸有一著之勝則可前進凡駐此旬日矣日就棋會觀諸名手對奕盡見品次矣故敢出此標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人某白本大勝而失應棋著某曰某局黑本有籌而誤於應劫劫致敗局凡如此覆十餘局以觀者皆已愕然心奇之矣即覆前局既無差誤指謂衆曰此局以諸人觀之黑勢贏籌固自灼然以仲甫觀之則有一要著白復勝不下十數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見此者則仲甫當攜挈累還鄉里不敢復名棋也於是衆棋極竭心思務有致勝者久之不著巳而請仲甫盡著仲甫即於不當敵處下子衆愈不解仲甫曰此著二十著後方用也即就邊角

合局果下二十餘著正遇此子局勢大變及斂子排局果勝十三路衆觀於是始伏其精至盡以所對酒器與之延款十數日復厚斂以爲其行至都試補翰林

適性（范正敏遯齋閒覽）荊公祗應檢名二十餘年無與敵者棋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曰木圖丨丨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

雖一著終老不能加（葉夢得避暑錄話）若棋竭力不過能進其所能至於不可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不貪不怯（馬永卿嬾真子）玉子紋楸一路饒偏宜簷竹雨蕭蕭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伏柱鏖兵不愧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同於局上消右杜牧之贈國手王逢詩或云此眞贈國手詩也棋貪必敗怯又無功羸形暗去則丨丨也猛勢橫來則丨丨也周伏柱以喻不貪霍嫖姚以喻不怯故曰爲棋詩也牧嘗云棋於貪勇之際所得多矣七十更萬日者牧之是時年四十二三得至七十猶有萬日

饒人一先（姚寬西溪叢語）蔡州褒信縣有棋師閔秀才說嘗有道人善棋凡對局率丨丨

｜｜道人有詩云爛柯真訣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玉局 陸游老學庵筆記大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石彈棋｜上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

松子量 陸游老學庵筆記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

河圖數 羅大經鶴林玉露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棋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臥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棋今官人之棋饒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

地仙丹 蔣正子山房隨筆永嘉余德緖宗文與聶求翁奕棋余屢北有賣｜｜｜者國手也余呼之至給聶云其有僕能棋欲試數著不敢爭俾對仲連敗數局余自內以片紙書十字可憐道士碧不識他仙丹聶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雜技

削竹木以爲鵲 墨子公輸子｜｜｜｜成而飛之三日不下

操舟若神 列子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瓦摳 列子以｜｜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惰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乃注摳探也亦曰藏張莊子作注

鉤摳 上見 **黃金摳** 上見

蹈水 列子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與齊俱入與汨偕出 上見

痀僂承蜩 列子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者｜｜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執吾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注司馬云謂纍丸於竿頭也

纍垸 上見

養鬬雞 列子紀渻子爲周宣王｜｜｜十日而問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木雞 上見

人巧與造化同功 列子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走穆王始悅而歎曰｜｜之｜｜乃可｜｜者｜｜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偃師 上見

五劍常在空中 列子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

｜**道進乎技**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也｜｜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官止神行　**批郤導窾**上見　**遊刃有餘地**上見　**刀若新發於硎**上見　**善刀而藏**上見　**捶鉤**莊子大馬之｜｜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年八十而不失豪芒**上見

解閉呂氏春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

游數淮南子渡水而無｜｜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　**投高壺**淮南子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　**棋鞠亦皆有法**揚子斷木為｜｜｜為｜捖革為｜｜

跳丸弄劍踰鋒投鋏履絙擲幢摘盤　**緣案**抱朴子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技猶多不閑使之｜｜｜｜｜｜｜｜｜｜｜｜｜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呂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躡驚飈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為之而周孔不能況過於此者乎｜｜｜｜閑

者不知其一人抱朴子禰衡論作鼓吏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也乃有畏督遊擧搖鼗擊鼓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二　巧藝部　雜技　　　主

調鵠膠絲戰國策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

狗盜雞鳴史記孟嘗君傳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臧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二　巧藝部　雜技　　　古

戲車史記衛綰傳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為郎注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　**穿域蹋鞠**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注正義曰案蹴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

傳劍論史記太史公自序在趙者以｜｜論斷注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兵書也｜｜　**卞射武戲**漢書哀帝紀贊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注蘇林曰手搏為卞角力為武戲也　**蹴鞠東方**漢書釋之晉灼曰史記以起精曰非信仁兼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

例傳郡國狗馬｜｜｜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後漢書）董氏董偃｜｜雞鞠

之會上見　**弄馬**漢書韓延壽傳又使騎士戲車｜｜｜弄馬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驂馬御者不見也注孟康

盜驂上見　**意錢**後漢書梁冀傳少為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棋格五六博蹴鞠｜｜｜之戲又好臂鷹走狗

騁馬鬬雞注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擲錢也懷丸挾彈後漢書王符傳丁夫不扶犁鋤而丨
丨丨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持掩後漢書王符傳或以謀姦合任為業
或以游博丨丨為事注掩謂意錢也持複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序曰余少曉丨自為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
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虎賁王越河南史阿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序曰余
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
丨丨丨善斯術稱於京師丨丨丨言昔與越游具得其法
芊蔗為杖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敘曰常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
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
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丨丨便以丨丨下
毀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
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

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卻腳鄭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
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
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一坐盡歡葛巾角撇棊魏志文帝紀注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
又能低頭以所冠著丨丨丨立騎馬戲魏志甄皇后傳注魏書曰后年八歲外有丨丨丨者家人諸姊皆
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問之后言此豈女人之所觀耶木人擊鼓吹簫魏志杜夔傳注馬鈞巧思絕世人有
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
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
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令丨丨丨丨作
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
雞變巧百端鯔鰕躍鯆鮮引晉書夏統傳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
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
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

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
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
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丨丨丨
後作丨丨丨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
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
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
緩服戲馬宋書傅弘之傳弘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弘之於姚泓馳道內丨丨丨丨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
有姿制羌胡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初上
馬以馬鞭柄策鐙致兩股內及下馬柄孔猶存騎屋棟打細腰
鼓宋書蕭思話傳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遊遨為事好丨丨丨丨丨銘金琢玉陳書長沙王叔堅傳
丨窮究其妙拍張得三公不可忘拍張南史王儉傳後上華林宴集使各効技藝褚彥回彈
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
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

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謂
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
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
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丨丨故丨丨丨丨丨丨
丨時以為名答打簇北史尒朱榮傳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丨丨戲能中者即時賞帛肖三局象經
舊唐書呂才傳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丨丨丨丨不曉其旨太
子洗馬蔡允恭年少時嘗為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不通乃召
才使問焉才尋繹一宿便能作圖解釋允恭覽藏鉤舊唐書王
之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琚傳雖居
州伯與佐官胥吏酣宴連楹朱槊米弩唐書田頵傳安仁義以
飲謔或摴蒱丨丨以為樂善射冠軍中當時稱丨
瑾丨丨志誠丨皆為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善女工遼史
當瑾槊之一瑾槊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為然蕭余
里也傳使俟鞠不離杖遼史耶律塔不也傳以善擊
術稽丨丨丨鞠幸於上凡馳驟丨丨丨丨分朋擊毬

連勝三籌金史按答海傳二十餘御毬場｜｜｜｜｜宗工舊老咸異之進呈所勝禮物按答海爲班首久宗堯曰今日之勝此孫之力也賞之獨厚

天爲之笑東方朔神異經東皇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誤脫不接者｜｜｜｜｜開口流光今電是也

古掾曹晉洪西京雜記京兆有古生者學縱橫揣摩弄矢搖丸樗蒲之術爲都掾史四十餘年善誦護二千石隨以諧謔皆握其權要而得其歡心趙廣漢爲京兆尹下車而黜之終於家至今排戲皆稱｜｜｜

激矢合還晉洪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驍言如博之竪梟於掌中爲驍傑也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七輪扇晉洪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作｜｜｜連七輪大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顫

猨猴伎王嘉拾遺記扶婁之國其人機巧變化或化爲犀象師子龍蛇火鳥之狀或變爲虎兕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

或復數寸神怪倏忽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俗謂之｜｜｜則扶婁之音訛轉至今

鼠市庾翼晉陽秋大興中衡陽區純作｜｜四方丈餘開門門有一木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

藏彄宗懍荊楚歲時記歲前又爲｜｜之戲

磨車陸翽鄴中記石虎有｜｜置石磨於車上行十里輾磨十斛此車皆以朱綵爲飾惟用將車一人車行則衆巧並發車止則止

蓮花驍顏氏家訓投壺之技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雖欲其驍益多益善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

雅戲顏氏家訓彈棋亦近世｜｜消愁釋憒時可爲之

知音劉餗隋唐嘉話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曰此人即當墮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驚墮殆死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知音皆此類也

刻木獺張鷟朝野僉載郴州刺史王琚｜｜爲｜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縋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出矣

龍躍隼飛矯無遺箭張鷟朝野僉載薛慜者善投壺｜｜｜｜｜｜｜｜置壺於背後却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

花師柳宗元龍城錄洛人宋單父字仲儒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鬬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爲｜｜亦幻世之絕藝也

紙蛺蝶蘇鶚杜陽雜編咸通初有進士張韓者下第後多遊江淮間頗有道術或人召飲若遂合意則索｜剪｜｜三二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俊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爲阻

蠅虎對陣段成式酉陽雜俎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燕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爲一設遂請曾所居一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模連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有｜｜子數十分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勢每擊

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辭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趯鞠高及半塔段成式酉陽雜俎張芬曾爲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水磑常於福感寺｜｜｜｜｜｜

擊錢擲豆段成式酉陽雜俎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彎弓數百斤嘗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一錢飛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一一｜｜貫於刺上百不差一

意舉止辭色若察囚視盜段成式酉陽雜俎舊記藏彄令人生離或言古語有徵也舉人高映善意彄成式嘗於荊州藏鉤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鉤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知映言但｜｜｜｜｜｜｜｜｜｜也山人石旻尤妙打彄與張又新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彄注之必中張遂眞鉤於巾襞中旻曰盡張空拳有頃眼鉤在張君幞頭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後居揚州成式因識之曾祈其術石謂成式曰

可先畫人首數十遺胡越與辨【趙璘因話錄】中有
則相授疑其見欺竟不及畫

透劍門||伎大燕日庭中設
腥數十步若麻字者而編劍刃為棱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
客度馬調直衝下鞭而進錚焉鬥劍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
宣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饗軍則
為之所獲賞止於三數匹帛而已

雕木作鸞鶴鵁鶄奮飛【蘇鶚杜陽雜編】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
||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以關戾置於腹內發之則||
||可高二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卻下兼刻木作猫||
兒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覩而悅之

蠅虎舞涼州【蘇鶚杜陽雜編】韓志和雕踏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
綵謂之見龍床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牙俱
出及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令撤去
志和伏於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稍娛
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伎何試為我作之志和遂於
懷中出一桐木合方數寸中有物名||子數不啻一二百

占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為五隊令||上合
召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婉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
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傳虎子令於
上前獵蠅於數百步之內如鷂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小有
可觀即賜以雜綵銀椀志和出宮門悉轉
施於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半僊戲【王仁裕開天遺事】天寶宮
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令宮嬪輩
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之||

射粉團【王仁裕開天遺事】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
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妙可愛架箭||盤
中||中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於此戲

精客
者為右偶中者為下【司馬光投壺新格】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
||||||使夫用機僥倖
者無所措其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壺
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金壺不失者為賢
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少者負
役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

偶爾中耳幾乎敗壺【邵伯溫聞
見前錄】康節先生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
錫口||康節應聲曰||||坐客以為的對可謂善
謔

八投【程大昌演繁露】王莽傳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服虔曰博弈經以八箭投之

烏龍擺塔【陶宗儀輟耕錄】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蓄龜七枚大小
凡七等置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
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豎
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又見蓄蝦蟆九
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
列大者作一聲眾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眾亦作數聲既而小
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至
松江見一全真道士寓太古庵一日取二鰍魚一黃色一黑色
大小相侔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換接續首尾異色投放
水內浮游如故鄉人衞立中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疊塔說
法則教習之功但其質性蠢蠢非他禽鳥可比誠難矣哉若夫
鬪而復續死而復生要皆法然是未可知也但劇戲中似此者

果亦字
見哉

蝦蟆說法上見　鰍魚斷腰上見

絳樹兩歌黃華二牘【伊世珍瑯嬛記】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
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又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
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謂
是確對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二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三

形色部一

形體

順聞順見〔管子〕耳司聽聽必丨丨聞審謂之聰目司視視必丨丨見察謂之明　老吃〔管子〕行年六十而丨丨

毀堅〔管子〕堅之毀者負如戶〔注〕捐機之發與尋之寸故可毀也　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管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自心使為物莫不得其情也〔注〕心亦當無為故云丨丨

六道〔管子〕四肢丨丨身之體也〔注〕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　君之位官之分〔管子〕心之在體丨丨也九竅之有職丨丨也

潔宮開門〔管子〕其丨丨其丨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注〕宮心之宅猶舍也門謂口也

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管子〕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丨丨〔按〕此段五味五肉分屬五藏五行與他書不同即與下子華子五藏色象配五行亦不同兩存以備參

察於淑湫〔管子〕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丨丨　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丨丨　精舍〔管子〕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可以為丨丨

〔管子〕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丨丨丨丨

筋信骨強〔管子〕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丨丨而丨丨　心全於中形全於外〔管子〕丨丨丨丨

天出其精地出其形〔管子〕凡人之生也丨丨丨丨合此以不

逢天菑不遇人害丨丨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

握遞〔管子〕聾盲喑啞跛躄偏枯丨丨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注〕遞者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

也中察有疥騷終無消醒〔管子〕其泉白青其人堅勁丨丨丨丨

膌勝〔管子〕掌摠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丨丨而哀憐之

凝蹇而為人〔管子〕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丨丨丨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

不銷棄〔管子〕臞婦丨丨〔注〕臞瘦也裸體丨丨搏疾丨丨　嗇食〔管子〕丨丨者不肥體〔注〕嗇謂故棄也〔注〕丨字當作卑字　初胸〔子〕

湯僂〔注〕初猶摩也　黑〔晏子〕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丨丨而長頭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

伊尹丨丨而短逸而髯豐　晏子長不滿六尺〔晏子〕丨丨身相齊國名顯諸

上從下僂身而下聲

侯　相使〔子華子〕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丨丨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　形同則氣同

〔子華子〕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丨丨丨丨丨丨氣同則知識同矣　皆出稟受〔子華子〕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

氣動薄神化回徧丨丨其所以丨丨而丨丨丨其所丨丨然後闕守泰定而精不搖　與天地大數通體為一〔子華子〕

〔子華子〕人之身倂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丨丨之丨丨丨而丨丨

丨丨竅口天地之間人為貴　為骨三百六十上見　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子華子〕其目運而心逝者歟丨丨丨丨丨丨　火宿心木宿肝金宿肺水宿腎

土宿脾〔子華子〕丨丨於丨炎上而撓下其神躁而無準人之暴悍而忌以取禍者心使之也

循東而無節人之攫鷙以取禍者肝使之也於肝觸突于坻而銳其神

不屈發而不能御也其神閑靜而無法人之斟酌而不能　陰伺

使之也丨丨於丨丨絲縮以搆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委隨以取禍者腎使之也丨丨於丨丨丨丨　阿腎
以取腐首腎使之也丨丨於丨丨丨丨磅礴而不盡其衆麤也下注而

不止其神好人而無功人之重　與晝夜相通與天地相灌注〔子華〕

遲滯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

〔子〕人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也丨丨丨丨也　精稟於金火氣宿於水木〔子華子〕五

藏六腑各有所主｜｜｜｜｜｜｜精氣十物上見張蓮
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
子華子人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爲火其熛狐
氣爲離其色赤其狀如｜｜其神爲朱鳥其竅上通於舌
子華子肝之精爲木其氣爲震其色青其獬豸子華子肺之精
狀如｜其神爲蒼龍其竅上通於目爲金其氣爲兌
其色白其狀如｜｜其神介石子華子腎之精爲水其氣爲坎
爲伏虎其竅上通於鼻其色黑其狀如｜｜其神爲元
龜其竅上覆釜子華子脾之精爲土其氣爲戊己其色黃五官
通於耳其狀如｜｜其神爲鳳凰其竅上通於口
司候子華子脾肺心肝腎｜｜之小腰墨子昔荊靈王好
口鼻耳目五官之｜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
固鬼谷子口者｜｜｜｜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
心之門戶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捭闔制
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九竅十二舍鬼谷子｜｜｜
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者氣之門戶心之總

攝有筋無骨尸子徐偃王｜｜｜天分地分列子精神者｜之｜骨骸
也｜｜｜者｜之｜屬天清而散屬
地濁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列子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
而聚｜｜｜｜此有非人之形
而有大片體列子汝之｜｜肌色皯黣列子燋然｜｜含陰
聖之德有氣所不受｜｜黯然五情爽惑
陽之和列子若一身庸非盜哉｜｜｜天地之委形列子
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舜問
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
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也生非汝有是天地
之委順也孫子非汝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
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列子人自世至老｜｜｜｜｜｜｜｜｜一
其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莊世亡生
毛列子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以濟一大化有四列子
世汝爲之爲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人自

生至終｜｜｜｜｜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
氣專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
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
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
於息焉反其極矣骨立列子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淬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不至不反列子曰將此者
先聵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
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
者則倐瘦列子與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
｜｜倐也設令發於｜｜子亦將承之龍伯之民短猶數
十丈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
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
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
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使｜至伏羲神農時其國
人｜｜僬僥尺五諍人九寸列子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
｜國人長一｜｜東北極有人

名曰｜｜氣猛形惢列子朱丹｜｜甚｜｜｜計恬而六孔流
長｜｜食齧淑而趨也有血氣而獨盛
通一孔不達列子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
乎文摯曰所唯命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
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毁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
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
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
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
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
向明而望之既而曰譆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
也子心｜｜｜｜｜｜｜骸存莊子百骸九竅六臟｜天之
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而存焉吾誰與爲親
生是使獨莊子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
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也人之貌
有與也以是知人貌有與上見駢拇枝指附贅縣疣莊子｜｜
其天也非人也出乎性哉

而修於德丨丨丨出乎形哉而修於性

横目之民莊子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丨丨丨乎願聞聖治

囟慢中頞莊子五冥蘽鼻

柳生左肘莊子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黄帝之所休俄而丨丨其丨丨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亾子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腫噲莊子曾子居衞縕袍無表顏色丨丨手足胼胝

顏如激丹齒如齊貝莊子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丨丨丨丨丨丨音中黄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

槁項黄馘莊子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丨丨丨丨者商之所短也按商曹商

修上趨下末僂後耳莊子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丨丨而丨丨而丨丨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

視若營四海上見

重閬莊子胞有丨丨心有天遊

魂交形開莊子其寐也丨丨其覺也丨丨

一葉蔽目不見太山鶡冠子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丨丨丨丨丨丨兩豆塞耳不聞雷霆

兩豆塞耳不聞雷霆上見

乘天明寄天聰託天智韓非子人也者丨丨於丨丨以視丨丨於丨丨以聽丨丨於丨丨以思慮

腸胃爲根本韓非子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丨丨丨丨丨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

戰勝肥韓非子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丨丨故丨丨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人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

行不勝衣荀子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若將丨丨丨其丨

二足無毛荀子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丨丨丨丨也

傴伸荀子身不肖而誣賢是猶丨丨而好升高也指其項者愈衆注伸身之謂

天官天君荀子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丨丨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丨丨

跛匡荀子譬之是猶傴巫丨丨大自以爲有知也注匡讀爲尪廢疾之人

五鑿荀子丨丨爲正心從而壞

堯長舜短荀子帝丨丨帝丨丨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

文王長周公短上見

仲尼長子弓短上見

師者呂氏春秋丨丨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注師瞽師目無見者也故枕之以糠糠其亾眛子目非利之者也

不得擅行必有所制呂氏春秋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丨丨丨丨丨丨丨擅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

九竅寥寥呂氏春秋耳不可贍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沉滯血脈壅塞丨丨丨丨丨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

一有所居則八虛呂氏春秋人之竅九丨丨丨丨丨丨丨注將猶壅閉也

夔非一足呂氏春秋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丨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樂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丨也

帶益三副呂氏春秋齊王亾居衞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衞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矣寡人自去國居衞也丨丨丨丨矣注副或作倍

馬喙淮南子皋陶丨丨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

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淮南子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一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
多虎豹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兌上大口決眦
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西
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修頸卬行竅通於鼻
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北方幽晦不
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頸
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愚而壽其地
宜菽多犬馬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
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
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決眦 上見 修頸卬行
見 翕形短頸大肩下尻 上見 大面短頤美鬚惡肥 上見 日月風雨 淮南
子見於耳目者|||淮南子休偷務而人之 四用 淮南子
也血氣者||也 因覺||精也人主以偷樂
時人有||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
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三 形色部 五體 七

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 各有所宜而人性齊 淮南子伊尹之
則爲物之化成有神矣 與士功也修脛
者使之跖钁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傴者使之塗
||||高注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強脊者任負重目
不止因令傴人 見兕而決各見麋而四目 淮南子||傴向下孕婦||
塗地因其俛也
子|豐人杼首 淮南子魏之郊戎之北鄙凡大人謂之 心之樞
豐人淮記門||||杼首長首也
|國語夫耳目|||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視正
機 則明聽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
於民民歆而德 國語|||舉行無有 骨節專車 國語吳伐
之則歸心焉 踦跂 處人 莊子 踦跂蹄躄 越墮會稽
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
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
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
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

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
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
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
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
不過十之 國語且夫口||||也 口所 上下左
數之極也 三五之門 以紀二辰宜五行也故謂之門
右以相心目 國語耳若體焉||||用而不倦身
之有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
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攜上與上攜下周 上貳代舉下貳代
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
覆上見 蘧篨戚施僬僥侏儒矇瞍嚚瘖聾聵僮昏 國語
使俛|||不可
使仰|||不可使舉|||不可使俯|||不可使視|||不可
使言|||不可使聽|||不可使謀久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
鎛蘧篨蒙璆侏儒扶廬矇瞍修聲聾聵司火 虎目豕喙鳶肩牛
俯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三 形色部 五體 八

腹 國語||拔角生其母戚之曰是|||而|||||而 黑齒雕題
|||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勿視
戰國策|||||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注 烏身人言 史記秦
以卑染齒爲黑雕題首刻其肌以丹青涅之 紀大廉
元孫曰孟戲中衍 長目摯鳥膺豺聲 史記秦始皇紀尉繚曰
衍||||秦王爲人
少恩而虎狼心居 項羽亦重瞳子 史記項羽紀吾
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 羽 聞之周生曰舜目
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 黑子 史記高祖紀高祖爲人隆準
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 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
二|||正義曰許北人呼 長頸鳥喙 史記越世家范蠡去自
爲黶子吳楚謂之誌誌記也 病遺大夫種書曰蜚鳥
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
||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 修下而馮 史記趙世家至於後世
也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噣 首上圩頂 史記孔子世家魯襄
公二十二年而孔子
生生而首上圩頂

生而——（注索隱曰圩首頂音鼎圩頂言頂上窊也）長人（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而異之）

項類皋陶肩類子產（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望羊（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

不能道說而善著書（史記韓非傳非為人口吃——）

不盈五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羔長——受業孔子）

眇小丈夫（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魁然（見上）

槃散（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行汲）

曷鼻巨肩（史記蔡澤傳蔡澤不遇而從唐舉相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注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蝎蟲也巨肩謂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

期期（史記張丞相傳周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知其不可）

八尺為侯丞相六尺失侯（史記張丞相傳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餘——蒼子復長及孫類長——餘坐法——）

猿臂（史記李將軍傳廣為人長——其善射亦天性也）

短小精悍（史記郭解傳解為人——）

腹中肥（漢書五行志在人——而包裹心者脂也）

密理疏理（漢書鼂錯傳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鳥獸希毛其性能暑）

盲杜子夏（漢書杜欽傳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才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以相別）

偏盲（見上）

鼻末銳卑（漢書昌邑王賀傳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

懸珠編貝（漢書東方朔傳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齒若——）

手足皸瘃（漢書趙充國傳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其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寧有利哉）

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漢書翼奉傳——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

不能劇談（漢書揚雄傳為人簡易佚蕩口吃——默而好深湛之思）

兩手皆拳（漢書外戚傳孝武鉤弋趙倢伃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

大聲而嘶（漢書王莽傳莽為人侈口蹷顄露眼赤精——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鴟目

虎吻（見上）

公孫帝（後漢書公孫述傳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

白

恥短陋恐子孫之似（後漢書馬勤傳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也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

長妻（見上）

洞精矘眄口吟舌言（後漢書梁冀傳為人鳶肩豺目————注目睛直視語吃不能明了）

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漢書李固傳固貌狀有奇表———注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

長頭（後漢書賈逵傳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

大耳兒（後漢書呂布傳布目備曰——最叵信按蜀志劉先主傳先主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

美須豪眉（後漢書趙壹傳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身長九尺———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

闊節（後漢書趙[illegible]傳—疾動膝注人有四關十二節）

尼首方面〔後漢書高獲傳〕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注〕尼首首象尼邱山中下四方高也

項中有面〔後漢書東夷傳〕東沃沮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復｜｜與語不通不食而死

頭褊〔後漢書東夷傳〕辰韓俗憙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皆押之以石

長耳垂肩〔後漢書南蠻傳〕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三寸

鬚長四尺〔魏志崔琰傳〕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

面鼻雄異〔蜀志馬超傳注〕馬騰爲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

白眉〔蜀志馬良傳〕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膽如斗大〔蜀志姜維傳注〕世語曰維死時見剖｜｜｜｜

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吳志吳主傳注〕江表傳曰孫堅爲下邳丞時權生｜｜｜｜｜｜｜堅異之以爲有貴象

紫髯〔吳志吳主傳注〕獻帝春秋｜｜張遼問吳降人向有

｜｜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衆軍歎快

狼顧〔晉書宣帝紀〕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

折臂三公〔晉書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杜頸瘿〔晉書杜預傳〕吳人知預病瘿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瘿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

重八百斤〔晉書南陽王模傳〕保體質豐偉嘗自稱｜｜｜｜〔按〕保南陽王模子

眼爛爛如巖下電〔晉書王戎傳〕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

視日不眩上見

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晉書吳畋傳〕畋字子簡｜｜｜｜｜｜｜｜｜

其聲如鐘〔晉書陸機傳〕機身長七尺｜｜｜｜

髯參軍短主簿〔晉書郗超傳〕桓溫辟爲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爲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爲主簿亦爲溫所重府中語曰｜｜｜｜｜｜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超髯珣短上見

謝白面〔晉書謝石傳〕石少患面創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爲｜｜｜

此中最是難測地〔晉書顧和傳〕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

鬚目驚人〔晉書劉牢之傳〕牢之面紫赤色｜｜｜｜而沈毅多計畫

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晉書趙至傳〕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有白起風

有白起風上見

有奇骨〔晉書桓溫傳〕生未期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

面有七星〔晉書桓溫傳〕姿貌甚偉｜｜｜｜少與沛國劉惔善惔稱

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

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上見

似劉司空〔晉書桓溫傳〕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伎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抱輒易人〔晉書桓元傳〕元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常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炯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元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嫗媼每｜｜｜｜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

重兼常兒上見

豹視〔晉書王彌傳〕彌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

雙眸冏徹瞳子四轉〔晉書盧循傳〕｜｜｜｜｜｜｜｜善草隸弈棋之藝

當心

赤毫晉書劉元海載記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
長三尺餘｜｜有｜｜毛三根長三尺六寸　生而眉白
晉書劉曜載記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　驍奇有壯節晉
｜｜日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
石季龍載記年六七歲有善相者　龍顏版齒晉書慕容皝載記
曰此兒｜｜｜貴不可言｜｜｜身長七
尺八｜一淚晉書苻生載記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
寸｜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信乎侍者
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　赤文隱起成字晉書苻堅載記背有
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曰草付臣
又土王咸陽臂垂　目有紫光見肉印晉書呂光載記身長八尺
過膝目有紫光　上四寸日重瞳子左肘有
｜脈起成字文曰巨霸晉書呂光載記光左臂　日角偃月晉書
德載記身長八尺二寸姿貌　肉｜聚容
雄偉額有｜｜｜重文　彈棋八勢宋書王敬弘傳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

二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三　形色部　形體

玄謂之｜　出面露口禿頂拳髮宋書臧質傳長六尺七寸　似畫圖
仲尼像宋書自序上以伯玉容狀｜｜常呼爲孔丘
共稱東門出行爲尉於東門常或服張衣謂伯玉曰此
隋書經籍志王景文亦與伯玉有舊常陪從出猶伯于　白虹貫日
白上孔丘奇形容上於是特賜伯玉庶門服元衣
宋書禰衡傳婷薄子頗以名節議之以濁服　腋下生乳齊書王
多白靖謂之｜｜｜　言爲宋氏亡徵也　敬則傳
敬則年長兩｜｜｜　面方如田齊書李安民傳明帝大會新亭勞
｜｜各長數寸　接諸軍主樗蒲官賭安民五擲皆
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　姿狀纖小齊書劉瓛傳瓛　服膺茹
｜｜封侯狀也　儒學冠於當時｜
丸以白銷損齊書隨郡王子隆傳子隆年二十一　寢噎齊書張
而體過充壯常｜｜｜　坦之傳
坦之肥黑無鬚語聲　數人推扶乃能徒步齊書袁彖傳彖形體
嘶時人號爲｜｜　充腴有異於衆每從

車駕射雉在郊野｜　行出人上常白俯屈齊書扶南國傳法
乘高河人身明中爲
太尉驃騎中兵至左中郎將性方簡身長八尺三寸｜｜
｜青州刺史明慶符亦長與法乘等朝廷唯此二人
以手握臂月小半分梁書沈約傳以書陳情於勉曰開年以來
病增應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
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似全人而形
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臥支體不
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
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年計
｜｜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
追之恨昌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
堪惟恩　紫志梁書沈約傳約左目重瞳　龍顙馬口梁書范縝傳
是策｜　子腰有｜｜聰明過人　八彩重瞳勛
華之容｜｜　軒然之狀形表之異也此于之何　曰梁書劉
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胆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　曉傳能

二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三　形色部　形體　四

犀日角帝王之表　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陳書馬樞傳樞所
龜文公侯之相｜　居處盜賊不入依
托者常數百家｜　青睛陳書徐陵傳陵目有　通睛揚白陳書
新安王伯固傳伯固世祖第五子也生而龜　時人以爲聰惠之相｜　醜而不陋吃而能
胸目｜形狀眇小而俊辯善言論
談南史周弘正傳弘正　似儒剛腸似直　卿言目眇眇以愁予南史劉孝
綽傳子諒爲梁湘東王所善王常遊江濱嘆秋望之美諒對今
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爲刺己應曰
從此嫌之　坳胡南史鄧琬傳劉胡南陽涅縣人也本以面坳黑
似胡故名｜　及長單名胡出身郡將稍至
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即位
除越騎校尉蠻長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方頭隆準南史
矣　黨伐家居江陵｜　頭生二角南史孫謙傳謙未年一寸　七星文南史
｜｜｜與動蘊藉｜　｜肉｜長一寸

陶弘景傳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尺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

黑面僕射 魏書宗室欽傳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

筆頭 魏書古弼傳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是以時人呼為筆公

齇王 魏書王惠龍傳初崔浩弟恬聞惠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惠龍曰信王家兒也｜氏世齇鼻江東謂之｜｜惠龍鼻大浩曰真貴種矣

眇虎 魏書谷楷傳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為名時人號曰｜｜

坐仰偃伏 北齊書安德王延宗傳延宗容貌充壯｜則｜｜則｜人笑之乃赧然發憤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

生而無骨 北齊書濟南王仁光傳河西王仁幾｜｜｜｜不自支持

蒜髮 北齊書慕容紹宗傳魏遣其大將王思政入據潁州又以紹宗為南道行臺與太尉侯景儀同劉豐等率眾圍擊堰洧水以灌之時紹宗頻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還恆有｜｜昨來蒜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蒜者算也吾算將盡乎未幾與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遠近晦冥船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

龍眉豹頸 北齊書高昂傳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幼稚時便有壯氣長而俶儻膽力過人｜｜｜｜姿體雄異

面如刻畫 北齊書崔㥄傳趙郡李渾嘗聚名輩詩酒正讌謔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謦欬為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立髮委地 北齊書王琳傳琳體貌閑雅｜｜｜｜

有班定遠相 北齊書徐之才傳孝綽又云徐郎燕頷｜｜｜｜｜之｜

智牙 北齊書徐之才傳武成生齻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

齊鬚公 北齊書許惇傳惇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鬣公顯祖嘗因酒酣握惇鬚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時人又號為｜｜｜

隱身鞍甲之中 周書李弼傳弼弟檦大統元年授撫軍將軍進封晉陽縣子邑四百戶尋為太祖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檦跨馬運矛衝鋒陷陣｜｜｜｜｜｜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不知檦之形貌正自如是太祖初亦聞檦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歎之謂檦曰但使膽決如此何必須要八尺之軀也

兩手各長尺餘 隋書劉元進傳少好任俠為州里所宗｜｜｜｜｜**臂長過膝**

犀額龜背 隋書劉焯傳焯｜｜｜｜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

摸書知字 隋書盧太翼傳其後目盲以手｜｜而｜其｜

楊大肚 北史齊文宣帝紀雅以楊愔為宰輔使進廁籌以其體肥呼為｜｜｜

六指 北史李諧傳諧為人短小｜｜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善用三短見

馬面彪身 北史斛律光傳光字明月｜｜｜｜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

連心異體 舊唐書高宗紀癸丑汜州獻二小兒｜｜｜｜年四歲

左仗下黑色小兒 舊唐書李密傳密以父蔭為左親侍常在仗下煬帝顧見之退謂許公宇文述曰向者｜｜｜｜｜｜為誰許公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密也帝曰個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

眼有赤光 舊唐書劉師立傳後人告師立自云｜｜｜｜體有非常之相姓氏又應符讖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如何師立大懼俯而對曰臣任隋朝不過六品身材駑下不敢輒希富貴過蒙非常之遇常以性命許國而陛下功成事立臣復致位將相顧己循躬實踰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太宗笑曰知卿不然此妄言耳賜帛六十疋延入臥內慰喻之

李緯好髭鬚 舊唐書房元齡傳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元齡時在京城留守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元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元齡但云｜｜｜｜｜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為當時準的如此

鳶肩火色 舊唐書馬周傳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

面似高麗 舊唐書楊再思傳再思為御史大夫時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

休常勸諸公卿大臣宴於司禮寺預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
戲曰楊內史｜｜｜｜爾思欣然請剪紙自帖於巾却披紫袍
為高麗舞縈頭舒手 神形過人 舊唐書楊愼矜傳儀形風韻
舉動合節滿座嗢笑 高朗爽容喜飲籍甚於時愼名
常覽鏡見其鬚面｜｜有｜於｜復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盡
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材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使
我少體弱耶 驢耳龍耳 舊唐書李忠臣傳建中初常因奏對德
竟如其言 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眞貴人也忠臣對
曰臣聞｜｜甚大｜｜甚小 卷髮 唐書王世充傳世充豺聲｜
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 ｜｜｜忍刻深阻沈書傳兵法
通曉兵策 猙貌魁岸 唐書許爽傳｜｜｜｜武敢善射 方口博脣
推步 碩產巨萬好結納邊豪為長雄
唐書婁師德傳師德長八尺｜｜｜｜深沈 猨臂虎口 唐書郭
有度量人有忤己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 知運傳
知運長七尺 頷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 許伯良器傳
｜｜｜｜ 文造以為嘉命

死安祿山難乃學擊劍欲報賊文友王與為光弼從事見之曰
儞｜｜｜｜｜｜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
短李 唐書李紳傳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 胸有七黑子 唐書高力士傳力
士幼與母麥相失
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在
吾力士祖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帝為
封越國 白眼相公 唐書張允伸傳允伸卒詔張公孝為節度使
夫人 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白號
人號｜｜｜｜ 言音鴻爽 唐書齊映傳映為人白皙長大｜｜｜｜故帝令侍左右或前馬臚傳詔旨 顴視
如猿獸 五代史雜傳張彥澤為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 顴目見耳 五代史前蜀世家王
有為人方頤大口垂 郭雀兒 五代史東漢世家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為飛雀世謂之｜｜｜
手過膝｜｜｜｜
宋史王欽若傳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
癭相 鐵山 宋史王綰升傳子昭遠形質魁偉色黑修長升名

之 黑王相公 宋史王超傳子德用字元輔狀貌雄毅面黑頸
以下白故人皆異之閭閻婦女小兒皆呼德用
曰｜｜｜｜ 牛目虎顴 宋史蕭注傳注按安石觀物如狄按王安石｜｜｜｜ 四乳 宋史范鎮傳兄鎡卒
於隨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
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
目光有芒 宋史儒林傳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
｜為人材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
就 鐵色 宋史文苑傳賀鑄長七尺面｜｜眉目聳拔 面藍色 宋史丁大全傳字子為鎮江人｜｜｜ 人
質么睽 宋史南漢世家有余延業者｜｜｜ 睛如金 宋史佞幸傳王黼為人美風姿目｜｜｜有口辯才
廣而耳重輪 宋史外國大食傳大中祥符五年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盧華百三十歲｜有｜｜｜｜親甚偉
務學術
異 長髮因吉 遼史蕭陶蘇斡傳四世祖因吉髮長五尺時呼為｜｜｜ 曰老風騷 遼史逆臣傳察

割字歐辛其父安端嘗使奏事太祖謂近侍曰 虎若蛇皮 遼史逆臣
此子｜｜｜｜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門
傳益都娑忍多 髯張口哆 金史宗翰傳為人驍幹雄偉｜｜｜
力｜｜ 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
之氣見於顏間或噴齒大罵不 目光如鶻 金史王聯傳儀狀魁奇
休雖痛自懲創餘亦不能變也
中有火之 元史孟速思傳幼有奇質年十五盡通本國書太祖聞召至闕下一見大悅曰此兒｜｜｜｜它日可大用
黑樣使臣 元史拜降傳授浙江省理問官時事方草創省臣有所建白及事有不可便宜自決須奏聞者以拜降
敷奏數令馳驛往返於朝及引見世祖遂識 修眉覆目 元史察罕帖木
之名曰｜｜｜｜復求耶其兒器重如此
兒傳身長七尺｜｜｜｜ 左頰三毫 元史 上見額有赤文如雙樹
頰有三毫或怒則毫皆直指
何宋祖傳宋祖狀貌魁偉｜｜｜｜｜｜ 面如紫瓊 元史張起
額隆起有相者謂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

嚴傳起服|||美揚方顙而眉不任乘馬元史李术魯翀
目清揚可覘望而知爲雅量君子傳拜陝西漢中
道廉訪使會立太禧院除僉太禧宗禋院兼祗承神御殿事詔
遣使趣之還過儀至龍虎臺帝聞子翬來何綫大禧院使阿榮
對曰臣聞翀體肥||||遠周書師曠曰瞑臣儀見爲
|從水道來是以緩耳||唯耳之恃人於也|||||而耳又寡
聞而易窮手子皮 小墨墨 劉向新序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
將爲天下宗乎 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師
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
曠曰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
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不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
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
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
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
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
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耳何害乎國家

哉 齒堅剛舌柔順孔叢|||卒盡相|||||定
終以不能 目瞯焦氏易林 斲害如其願衆家
蒙 口方舌圓爲知樞門焦氏易林 解釋鉤帶商旅以歡 痔瘡小瘦焦氏
龍易林|||以病之癃 禿齒焦氏易林 因門生意牢戶使我困窮 大足長股易林
易多齊沙隴||||焦氏易
|||利 食多者長食少者幼 劉熙釋名齒始也少長之別始乎
出行道 此也以齒|||也
也 事業所須 劉熙釋名手須也 任於恩 白虎通心之爲象
|||之||也言任也|||也
火 白虎通心所以爲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
宗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
上故心下銳也耳爲之候何耳能徧內 支體主 爲心視口爲心
外別音語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 白虎通目爲
譚耳爲心聽鼻爲心 肝之府 班固白虎通腑也||也肝者
喚是其|||也 木之精也上仁仁者不忍故以膽

斷也是以肝膽 雄頦而深目虎膺而能背 吳越春秋專諸者堂
二者必有勇也 邑人也伍胥之亡楚
如吳將過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鬭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
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甚也聞
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
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
戾於從 迎風則僨負風則伏 吳越春秋
雅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爲用 秋臣罔
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王
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救此要離語 人心惠而目多采 充
論衡無形篇知名家賦喬木知貴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
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
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 足蹈二五手把十文 葛洪神仙傳洪抱
人聚||| 西昇中胎及復命
邕及珠韜玉機金籍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顙長耳大
目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

三漏門|||以周文王時爲守藏史
至武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爲老子 髮大如纏
王嘉拾遺記頻斯國人來朝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
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爲衣||||堅韌如筋伸之幾至一丈
置之自 劉義慶世說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 顏回重
縮如蠡 面似羌 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
瞳 劉熙新論孔子 防迅異記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
返守||| 六手 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軒轅
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 大頭龍鬚 秦權鳴前
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 錄雄
頭大足短項中稱爲 髮至於膝 李繁鄴侯外傳周氏既娠凡二
|||援雄有雄 年方寢而生必生而
年與公 柳宗元龍城錄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
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不知遺何好而
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 登耳 舊唐書解縉慶木
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眞態也 女選爲妃詔胡宗欲謝

而慶本兩耳先卷朝上多呼爲｜｜

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尺餘段成式酉陽雜俎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

生不怕京兆尹死不畏閻羅王段成式酉陽雜俎上都街肆惡少率髡而膚劄備衆物形狀恃諸軍張拳強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脾擊人者今京兆薛公上言白令里長潛捕約三千餘人悉杖斃屍於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炙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劄左膊曰｜｜｜｜｜右膊曰｜｜｜｜｜｜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劄工劄胸腹爲山亭院池樹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

白舍人行詩圖段成式酉陽雜俎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常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叢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纈窠鎖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也

脇下有兩肉翅長數寸段成式酉陽雜俎魏明帝起凌雲臺峻峙數十丈即韋誕白首處有人鈐下能著屐登緣不異踐地明帝怪而煞之｜｜｜｜｜｜

覺元段成式酉陽雜俎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腦神曰｜｜髮神曰元華目神曰虛監鼻神曰沖龍玉舌神曰始梁

元華上見

虛監上見

沖龍玉上見

始梁上見

影神段成式酉陽雜俎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鳧五名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竈罔舊抄九影名在麻面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魚全食不辨

聲如鼓簫若成韻節段成式酉陽雜俎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已後每寐熟即｜｜｜｜｜｜｜｜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

頭中有珠杜光庭錄異記洪州北界大王埠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里咸異之其家令此子以舟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間江岸險絕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舡勢抵岸力不能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馳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舡所抵處岸中得錢馬所跑處亦恐有物因令左右斸之得金五百兩齎之還家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使人誘之以其狎熟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牛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旣還家親友省觀咸共嗟訝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以落焉

宜爲隆儒殿學士宋敏求春明退朝錄邇英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原叔久在講筵而身品短同列戲之曰｜｜｜｜｜｜｜

口能納拳王偁東都事畧王黼傳黼善風姿面如傅粉鬚髮與目中精色盡金黃張｜｜自｜其｜

椎首馬令南唐書義死傳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也常從業軍初爲小校猾捷善射｜｜鷹目軍中號朱深眼

朱深眼上見

玉樓銀海趙德麟侯鯖錄東坡

在廣州日作雪詩云凍合｜｜寒起粟光搖｜｜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移汝海過金陵見王荊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兩肩爲玉樓以目爲銀海是使此事否坡笑之

得坤爻六二之動葉夢得石林燕語呂丞相微仲性沈厚剛果遇事無所爲屈身幹長大而方望之偉然初相蘇子瞻草麻云果毅而達兼孔門三子之風直大以方｜｜｜｜｜｜｜蓋以戲之微仲終身以爲假言固不可不奪也

骨類盧多遜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寇萊公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禍矣君｜｜｜｜｜耳後果如其言

倚市簷岳珂桯史始蘇有民家姓唐一兒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動｜｜｜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輒傾市從觀之日略十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爲巨室受囷粟蓄立囷外朗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

肖其外氏陸游老學庵筆記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節外甥亦然或云襄陽魏道輔家世指少一節道輔之姊嫁子宣故子孫｜｜

丨丨聲雖步碎陸游老學庵筆記韓魏公丨丨文潞公丨丨相者以為二公若無此二事皆非人臣之相

天人相 陸游老學庵筆記陳魯公長卿重厚寡言有丨丨之丨然識者擬其少英俊之氣予為編修官時一日與沈持要尹少稷見公於都堂閤公忽盛怒曰張德遠以元樞輒受三省樞密院訴牒雖是勳德重望亦豈當如此方言此時精神赫然目光射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生未嘗見公怒古人有貴在於怒者此豈是耶

龍爪 陸游老學庵筆記虞居中河北道上賈衆妙善相見孫莘黃庠手曰左手得丨丨雖當魁天下而不腰情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為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

大如柱 陸游南唐書盧文進傳嘗至無定河見人丨丨丨丨長可七尺云

鬚若緣坡竹 王楙野客叢書魯直次炳之王服紙詩讚曰王侯丨丨丨丨馮王戴髯奴詞曰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 王楙野客叢書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為丨雉正作矮字呼也

司馬光如周必大 羅大經鶴林玉露詩壹一日燕

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耳蓋疑其相也一老瑞社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丨像亦如必大滿臃上為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為太平宰相與閒指遊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閒之福十有餘年 二十

八文 周密齊東野語古之所謂廋詞即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手指云大者兩文小者三文十枚共計丨丨丨丨

陀印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湖州貴涇坊有周丨丨者其人手中有彌陀丨故得名

津液涎淚皆水 張仲才文始真經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丨丨丨丨

應斑應榆 張仲才文始真經

禹目含肝 張仲才文始真經魂晝寓目能見含肝能夢夜丨丨丨丨

魄素 心丨丨肝丨丨

領 陶宗儀輟耕錄項後白髮曰丨丨

宜髮 陶宗儀輟耕錄人之頒漢馮唐白首為郎官素髮垂領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算髮以為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血之餘心主血血為心役不能上廕乎髮也然本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則亦

可作蒜髮偽蒜爲蒜髮隋從明日寡本作宜與白雜為丨據此則當用宜字為是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三

形色部二

容止

敬發其充（管子）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是謂內得

善氣迎人（管子）——親如兄弟

氣淵（管子）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泉源浩然和平以爲——

正形飾德（管子）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萬物畢德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

意行似天（管子）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

欣然淵然滲然（管子）東郭郵曰夫——懽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清靜者縗絰之色也——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

顏色整齊（管子）——中心必式

循呷覆手（管子）既食乃飽————注呷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

撩膝隱肘（管子）亦有——毋有——

悲色禮顏（晏子）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開之以——然後能盡其復也

相御自得相國自下（晏子）晏子爲齊相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爲——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齊——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刷涕（晏子）公——而觀晏子

抑手疾視（晏子）公怒色變——

矜立（晏子）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日晏不能

端弁帶（子華子）今天下老師先生——而說

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子華子）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

——————道形德容（鬼谷子）言必詩書行不僻淫以——爲——以——爲——

解頤而笑（列子）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

地文天壤（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萌乎不震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濕灰（上見）杜德幾善者幾（上見）

形諜成光（列子）內誠不解——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齏其所患

若欺魄（列子）子列子與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焉而不可與接汝睨士人也

睢盱（列子）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高誘注淮南子云——睢視貌

蹀足謦欬疾言（列子）惠盎見宋康王康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

敦杖蹙之乎頤（列子）伯昏瞀人北面而立————立有間不言而出

掉頭（莊子）鴻蒙拊髀雀躍——曰吾弗知吾弗知

卑陬（莊子）子貢——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雁行避影（莊子）士成綺——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

口呿舌舉（莊子）公孫龍——而不合——而不下乃逸而走

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莊子）——————成——————若——

嚬有爲嚬笑有爲笑（韓非子）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而——————

由禮則雅（荀子）容貌態度進退趨行————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

簡連（荀子）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注簡連傲慢不前之貌

禹行舜趨（荀子）弟佗其冠衶禫其辭——而——是子張氏之賤儒也

猶若（荀子）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

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
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耶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
下且孰肯諫汝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也孔子曰
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
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
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
矣哉注猶若舒和之貌 **戰者不習使人戰者嚴駔** 呂氏春秋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公子沓
訾之曰申子說我而戰為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
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公子沓無以應
｜也｜｜也意 **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
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
若陵上之木 呂氏春秋君子之容｜｜淳淳乎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
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 **矔眮** 揚子｜｜轉目也梁益之間瞋目曰矔轉目顧視曰眮吳楚曰眮
沕遙 揚子｜｜

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沕或曰遙 **磬折抱鼓** 抱朴子立則｜｜拱則｜｜ **恭恭然如不足溫溫**
然如有就 文中子其接長者｜｜接幼者｜｜｜｜ **動徐行方** 文中子子閒居儼然其
也｜若有所應其也｜若有所畏 **晉侯視二** 國語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
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
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
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
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
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
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是以云 **惰**
華之｜也 國語狼｜ **面很** 國語邦宜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
心心很敗國 **雀立不轉** 戰國策｜｜｜｜不害吟宵哭注雀立踊也 **貴錯** 戰國策被髮錯臂文身｜｜左

祁甌越之民也注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 **被服造次必於儒者** 史記五宗世家河間獻王德以孝景
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山東諸儒多從之游 **儀狀端正** 史記儒林傳大常擇民年
十八已上｜｜｜｜名補博士弟子 **天姿善為容** 史記儒林傳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
徐襄襄其｜｜｜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 **不股栗** 史記酷吏傳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
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
惡餘皆｜｜注徐廣曰髀腳戰搖也按都郅都 **儀狀不倫** 史丹 漢書
傳丹為人足知愷悌愛人貌若｜｜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 **奮髯抵几** 漢書朱博傳齊部舒緩養名博
｜｜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
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就職博｜｜｜｜曰觀齊兒欲
以此為俗耶注師古曰抵擊也 **容貌堂堂** 後漢書伏湛傳湛｜｜國之光暉

後漢書張湛傳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 **容姿**
雖｜｜｜｜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
趨步有出於眾 後漢書虞延傳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顧宗
目之顏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 **溫偉** 後漢書鄭康成傳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
溫恭有蘊藉 後漢書桓榮傳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
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 **攝須理鬢** 後漢書蔡邕傳｜｜餘官委貴 **揚衡** 後漢書蔡邕傳
胡老乃｜｜含笑援琴而歌注衡眉目之間也 **常以法度自整** 後漢書黃琬傳才趣子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
徵而言事者多訟誣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為
發東海二郡相在所有名器所在稱神｜｜｜｜家人
莫見墮容焉 **家人莫見墮容** 上見 **避雨危坐** 後漢書郭泰傳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

於野時與等輩丨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丨丨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狀如學道 後漢書向栩傳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少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丨丨丨丨又似狂生

頭沒杯案 魏志武帝紀注曹瞞傳曰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丨丨丨丨中肴膳皆沾汚巾幘

華獨坐 魏志華歆傳注華嶠譜敘曰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丨丨丨

鬼躁鬼幽 魏志管輅傳注輅別傳曰輅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日為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丨丨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丨丨故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按何謂何晏鄧謂鄧颺

奇雅 蜀志諸葛亮傳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丨丨甚敬重之

氣候分明 吳志朱然傳然長不盈七尺丨丨丨丨內行修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

骨體不媚 吳志虞翻傳注翻別傳曰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丨丨丨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

龍章鳳姿 晉書嵇康傳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丨丨丨丨天質自然

善於俯仰 晉書李勢載記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丨丨丨丨時人異之

音儀詳緩 宋書張敷傳敷丨丨丨丨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

顏嗔謝笑 宋書顏竣傳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時人為之語曰丨竣丨而與人官丨莊丨而不與人官

潔白綏帶風貌清嚴 宋書孔覬傳先是庾徽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之衣服器用莫不粗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覬丨丨丨丨皆重迹屏氣莫敢輕犯

遲行緩步便得宰相 齊書褚淵傳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嘆曰褚淵能丨丨丨丨持此丨丨丨丨矣

御襲阻之 齊書柳世隆傳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許降世隆開門納之攘兵燒營而去火起乃覺收之怒丨丨丨丨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婿張平虜斬之軍旅大散

空中俯仰 齊書張敬兒傳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丨丨丨丨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

蟬冕所照史仁風采 齊書虞果之傳果之風絕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房使兼竹中上每嘆其風器之美于時在座曰某之為丨丨丨丨陛下故當與其飢矣

風形瓌潤 齊書胡諧之傳諧之丨丨丨丨善自居處

坐常危膝行則曳步 齊書張融傳融風止詭越丨丨丨丨丨丨丨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

風采稜岸 齊書沈文季傳文季丨丨丨丨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時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

公庭就列容止出入 梁書何敬容傳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每丨丨丨丨丨丨

賀雅 梁書賀琛傳每見高祖語常移晷刻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丨丨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

復見衛杜在目 梁書何炯傳何炯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丨丨丨丨丨丨

恒以方稽叔夜 梁書伏曼容傳曼容素美風采帝丨丨丨丨丨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眸表韶慧色見英朗 梁書伏挻傳挻少有盛名徐勉以疾還宅挻致書勉報曰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丨丨丨丨丨共丨丨觀丨丨共丨丨丨

翔翮之名駒逸雲中之白鶴 局宇詳正 陳書沈君理傳論史臣曰夫衣冠雅

道鄭綱嘉酬謝以操俗致修||總曰尒我見謝道兒未
小可觀詩云其儀同式彼三子者其行斯風焉
嘗足南史謝述傳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
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
人曰|||覺此生芳蘭竟體南史謝覽傳梁武平建鄴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拜自餘皆揖
覽時年二十餘爲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閑雅視瞻聰明
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想謝莊政當如此
自此仍嘯歎亦復可觀南史王彧傳美風姿爲一時推謝莊見之歎曰尋文并但風流可悅乃
彼賞味||有一客少時及見謝琨答曰景文方謝雅步如常
源明爲好父矣梁闕良頁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帝史袁粲傳愍孫峻於儀範廢帝倮之迫使走愍孫
戲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鋑袁粲一名愍孫||飄飄
有凌雲氣南史齊宗室衡陽王道度子鈞傳與郡張融尚抗絕
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緝曰

衡陽王||其風情素韻彌見可趣進轉美南史齊宗室南
懷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其見貴如此
郡伯赤斧子穎胄傳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秘書郎
高帝謂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足慰人意韶
麗南史齊臨川獻王映傳手自擁擘魏書宗室子華傳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
懸拔賓客風韻||
長史鄭子湛子華以文見美魏書任城王澄傳蕭賾使庾蓽來朝蓽見澄音韻遒雅
親友也見侮罵遂卽去之
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也風神外偉黄中內潤魏書
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
清河王懌傳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
之嘗曰此兒|||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效
人舉措魏書尉地干傳地干奉上忠謹尤善嘲笑世
祖見其|||忻悅不能自勝甚見親愛舉止風流
有似儒者魏書賀狄干傳狄干在長安幽閉因習讀書
史通論語尚書諸經|||||有不可

犯之色魏書于烈傳烈善射少言|風彩閑潤魏書盧九明傳涉歷羣書兼有文義
進退可觀永安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彧辭姿清亮進止可觀
欽愛之及彧開府引爲兼屬仍領部曲
魏書宋弁傳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
而對|||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
相愛舉動可更爲一行魏書裴粲傳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
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
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往修謁
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
謂粲曰|||
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不以霑濡改飾魏書裴粲傳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
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
方今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眼光奕奕北齊書琅邪王
儼傳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
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

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愧裴
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
北齊書崔瞻傳楊愔欲引瞻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
子省因問思道曰我比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翩翩與其親通
理當相悉思道答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
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使奏用之事既施行愔又曰
者其價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服章有殊於
省新藉藉然動容
衆周書獨孤信傳信既少年好自修飾側帽周書獨孤信傳信在秦州嘗因獵日
軍中號爲獨孤郎
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容止堂堂足爲
咸慕信而|||爲其爲鄰境及士庶所重如此
當今楷模周書長孫紹遠傳大祖每謂羣公曰長孫公任使之
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何何足多也然其||
獨坐滿一榻隋書韋藝傳藝容貌瓌偉每夜參謁
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番

人畏憚莫敢仰視

平生未嘗迴顧 隋書李禮成傳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滎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顯母每謂所親也此兒｜｜｜當為重器耳

縮鼻笑 北史崔㥄傳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㥄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之憾不釋

二天人 北史崔子約傳子約武定中為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瞻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久立子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為｜｜｜也

傾軍門下見一神人 北史李諧傳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桓嘗過元乂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中曰｜｜｜｜｜｜｜｜元中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

承受綸言有若成誦 舊唐書溫彥博傳彥博善於宜吐每奉使入朝詔問四方風俗｜｜｜｜｜｜｜｜聲韻高朗響溢殿庭進止雍容觀者拭目

私居拱手內齋束帶 舊唐書柳仲郢傳仲郢以禮法自持｜｜未嘗不｜｜｜｜未嘗不｜｜

端凝若植 舊唐書馮定傳為太常寺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閱於廷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問其姓名翰林學士李珏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為古章句者也乃召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

進止閑華 唐書宗室復傳從父若水為左金吾大將軍兼通事舍人容貌瓌偉在朝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宜勞揖贊｜｜｜｜有可觀者

祁寒烈暑無懈容 唐書姜行本傳行本性恪敏所居官雖｜｜｜｜｜｜｜加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

搢紳屬目 唐書陳叔達傳叔達明辯善為容每占奏｜｜｜｜江左士客長安或泊振多薦諸朝

居常簡貴公 唐書韋陟傳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公｜｜｜｜視僚寀蔑然其以道道合雖後進布衣與均禮

雪立不徙足 唐書韋風傳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在廷者皆振裾吏｜賦｜｜｜雪甚幾至轉亦不失恭

氣象清古 唐書王邱傳｜｜｜｜行修潔於詞賦尤高

笑不改

容 五代史唐臣傳周德威狀貌雄偉｜｜｜｜人見之凜如也

秀峙 金史顯宗諸子從憲傳從憲風儀｜｜性寬厚善騎射待府僚以禮秩滿去者皆有謳帝尤愛重

俊鶻脫帽 金史李仲略傳除翰林修撰兼太常博士改授左司都事為立夏國王諭冊官還權領左司一日奏事退上顧謂侍臣曰仲略精神明健如｜｜｜｜又曰李仲略健吏也

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 元史趙孟頫傳孟頫才氣英邁｜｜｜｜｜｜｜｜｜

好惡咸發於聲 逸周書官人誠在其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實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柔清濁｜｜｜｜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和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備勇氣壯力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以其前觀其後以其隱觀其顯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聲

躅足 逸周書師曠蹶然又稱曰溫恭敦敏方德不改開物日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足分均天則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師曠東｜其｜曰善哉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躅是以數也

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 逸周書民有五氣喜怒欲懼憂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氣憂悲之氣皆隱之陽氣必見｜｜｜｜｜｜民情不可隱也喜色猶然以出怒色厲然以侮欲色嫗然以偷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瞿然以靜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可新之色誠潔必有難汙之色誠口必有可信之色質浩然固以安偽曼然亂以煩雖欲改之中色弗聽此之謂觀色

膜拜 穆天子傳天子乃口之人口吾黃金之環三五朱帶貝飾三十工布之四口吾乃｜｜而受

目說耳說心說 董仲舒春秋繁露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矣言理應對遜則｜｜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兔罝之容 焦氏易林｜｜｜｜不失其恭和謙致樂君子攸同

攘臂拯肘 焦氏易林｜｜｜｜｜怒不

可止很戾復荀悅申鑒——徐幹中論夫容
很無與為市側手垢顏——不鑒於明鏡也——符表貌者人之——
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孤松獨立劉義
盛德者盛德者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
慶世說山公曰嵇叔夜清風拂人劉義慶世說謂大傅六小府
巖巖如——之——在殿廷會見王丞相覺——
來——冰矜劉義慶世說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
之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
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鬚
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
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
公勿復談郗遂大瞋——而出不得一言朗朗如日月入懷劉義
慶世說時人目夏侯太初——
之——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頹玉上見劉義慶世
說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劉義慶世說
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若不堪羅綺劉義慶世說王丞相見衛

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軒軒劉義慶世說每朝時諸公
終日調暢————韶舉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
來——如劉義慶世說林公道王長史一時退匿劉義慶世說
翰——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
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
避意長仁曰我試覲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
姿——顏氏家訓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
容實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為東郡與武帝別帝曰
——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不然而出
生此被責飄颻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
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宋祁
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侯密雲無淚也嶄峭筆記
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徐賾馬令南唐書義養傳徐溫字端美無
可喜者謂之——州朐山人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
字與人交衆中
然可畏目為——

妍醜
宛姤——管子其泉黃白其人淳疫半也姤好也——蒙倛首子華子今有美麗佞姣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
之以——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狗倛丈人列子曰孔子顏謂子曰用言不
以輕佻阿傷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
分乃疑於神其——美鬈莊子——長支離其形莊子支離疏者
——之謂乎大出櫛甬敢頤隱於齊肩高
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
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
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
——苟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闉
跂支離無脤莊子——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盎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
全人其瘦大癭上見曲僂發背莊子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
脰肩肩——莊子——上有五管頤隱

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躚而鑑於井句僂指天上見跰躚上見生子恐似己莊子厲之人夜
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
身七尺——而面長三尺廣三寸荀子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
——目耳具而名動天下突禿長左荀子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
下而以——短瘠荀子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
楚霸——軒較之
之狀——身如斷菑荀子周公之狀身如斷菑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焉
——面如蒙倛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倛
廣狀荀子閎夭之身如植鰭狀荀子傅說之狀身如植鰭
狀——色如削瓜狀荀子皋陶之狀色如削瓜面無見膚荀子伊尹之狀面無須麋
傴武與禹跳湯偏荀子參牟子上見桀紂長巨姣美荀子
背同——堯舜參牟子
古者——天下之美
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荀子今世俗之亂君鄉曲

之傀子莫不｜｜｜｜｜｜｜｜淡顔呂氏春秋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雄顔廣頞色如｜｜｜血氣態度擬於女子

垂眼臨鼻長肘而盭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

垂眼臨鼻上見粲然惡丈夫之狀呂氏春秋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高堂下謂其侍者曰我若何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也喟然嘆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

重帷而見衣若手呂氏春秋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子光胥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其｜｜｜請因說之

美

鬢國語｜｜長大則賢

富都那豎國語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於府官煩於樂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遺請於魯侯擇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貲爲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注富於容貌都閑也那美豎未冠者也

昳麗戰國策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

城北徐公戰國策｜｜｜齊國之美麗者也

如婦人如女史記留侯世家太史公曰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孔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肥白如瓠史記張丞相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時王陵見而怪其美上乃言沛公赦勿斬

美士上見

貌侵史記武安侯傳武安者｜生貴甚注蚡貌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

身體鴻大漢書王商傳爲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容貌甚過絕人和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眞漢相矣

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上見

美麗自喜漢書佞幸傳董賢字聖卿爲人｜｜｜｜

明須髮後漢書馬援傳爲人｜｜｜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毋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眉目如畫上見

狀醜不可示遠後漢書承宮傳永平中徵詣公車會臨辟雍詔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敕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以｜｜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欽頤折頞後漢書周燮傳燮生而｜｜｜｜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

粉白不去手魏志何晏傳注魏略晏性自喜動靜｜｜｜｜行步顧影

有姿望晉書何劭傳劭雅｜｜｜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

姣無雙晉書石苞傳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

玉人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裴叔則楷字

玉山照映上見

觀者如堵晉書衛玠傳玠字叔寶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

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晉書王衍傳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爲事每｜｜｜｜｜

連璧晉書夏侯湛傳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

擲果晉書潘岳傳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之以｜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走

小兒以瓦石擲之上見

姿容既妙迴旋如縈晉書王湛傳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原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騎者無以過之

濯濯如春月柳晉書王恭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曰｜｜｜｜｜｜常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其神仙中人也

奴僕之下者晉書趙王倫傳會形貌短陋｜｜

｜｜按今孫秀子

膚若凝脂眼如點漆　晉書杜乂傳杜乂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此神仙中人也

狗面　晉書苻朗載記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

以形貌爲官　齊書丁覘等傳史臣曰內侍樞近世爲華選金璫頍貂朝之麗服久忘儒藝專授名家加以簡擇少姿貌冠冕基蔭所通後才先貌事同｜｜者｜｜斯遠舊矣強之在炎朝亦有妙察仲宣之虎體國見貶容陋何殺之讓雖未能采識前古之美與夫戶宦殿服何等級哉

小褚公　齊書何戢傳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爲｜｜｜

王謝一雙　齊書阮韜傳末者武進侍中四人並有風貌｜或｜稱爲｜｜韜前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

年少堂堂　齊書王傳性沈隱不妄交遊身長八尺潔白美容觀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度｜｜如此必爲公輔之器

眉目疏朗神彩爽發　梁書張緬傳緬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

蹙頞臄哆吻斷顩　宋書劉瑀傳｜｜｜｜形之異也

雙珠　南史謝靈運傳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與昶並美風姿時人謂之｜｜

肥癡瘦狂　南史沈慶之傳沈昭略性狂雋嘗遇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而｜約曰汝是沈昭略邪何乃｜而｜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皮膚若漆　南史熙慶度容貌壯醜｜｜｜

面如冠玉貌似蝟毛　南史鮑泉傳泉美容善解小事元帝在荊州不如元帝以書責之曰｜｜｜｜｜｜還疑未偶｜｜徒勞綴緣

生平　南史卞彬傳本無業而名將醜先是外

纖妍潔白如美婦人　國獻七尺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爲｜｜｜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曰比張良嗣已稱古過之

醜舍人　北齊書衛仁遜傳他祖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

見用曾有術到吳值世祖在後庭出左右轉追者不得出遊姊名乃云｜｜｜世祖曰必士遜也將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析笑

獮猴面科斗形　北齊書宋游道傳時人語曰遊道｜｜｜陸操｜｜｜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

王子晉後身　舊唐書張易之傳易之爲奉宸令引辭人閻朝隱薛稷員半千也爲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則令嘲戲公卿以爲笑樂若內殿曲宴則二張諸武侍坐樗蒲笑謔賜與無算時諛佞者奏云昌宗是｜｜｜｜乃令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如子晉乘空辭人皆賦詩以美之崔融爲其絕唱其句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崔史作名卉

狀貌醜異　舊唐書許敬宗傳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絰率更令歐陽詢｜｜｜｜衆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

蓮花似六郎　舊唐書楊再思傳張易之兄昌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爲非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傾巧取媚也如此

門頰腳短　舊唐書封常清傳常清

貧年三十餘隋大業爲四鎮節度使高仙芝爲都知兵馬使每出征討常從三十人衣服鮮明常清慨然發憤願投牒請預一｜｜｜｜而跛仙芝見其貌陋不納明日又投牒仙芝謂曰僕員已足何須復來常清怒謂仙芝曰常清慕公高義願事鞭轡所以無媒而前何見拒之深乎公若方圓取人則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

背上無項胸前有頭　舊唐書崔善爲傳武德中歷內史舍人尚書左丞甚得譽諸曹令史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傴僂之曰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全｜別｜｜高祖聞之勞勉之曰澆薄之人醜正惡直昔齊末叛吏欲射律明月而高緯惡之遂滅其家朕雖不德寧免斯事因購求言者使加其罪

碧鸛雀　唐書裴寬傳寬性通敏工騎射彈棊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爲潤州參軍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也與俱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

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之矣明日將兵旅使觀之寬時衣碧瘡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爲｜｜｜許曰爰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

倪陋 唐書陸羽傳羽貌｜｜｜口吃而辯

鬼貌藍色 唐書盧杞傳杞體陋甚｜｜｜｜何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志吾族無類矣

姿采如峙玉 唐書郭敳傳敳爲人仁恕｜｜｜｜凡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

面如冰玉脣如渥丹 元史李泂傳泂骨骼清峻神情開朗秀眉疏髯目瑩如電顏｜｜｜而｜｜｜然峩冠褒衣望之者疑爲神仙中人也

性無鬚眉 孔叢子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纓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鬢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

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夫也不病毛鬚之不茂也

鬚髯如戟面正紅白 孔叢子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若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亞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訥訥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驅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見形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爲臨淄宰上

佳骨媚皮媚色稱 王充論衡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

有晏子之風 周斐汝南先賢傳周乘字宜光姿貌短陋｜｜｜｜｜｜

影亦好 劉義慶世說任育長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

蒹葭倚玉樹 劉義慶世說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元共坐時人謂｜｜｜｜｜

逆流蝦蟆 張鷟朝野僉載周張元一腹粗而腳短項縮而眼缺吉頊目爲｜｜｜｜

肉机 段成式酉陽襍俎黃齱兒矮陋機惠明皇常危之行間事動有錫賚號曰｜｜

水月觀音 孫光憲北夢瑣言蔣凝侍郎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爲祥瑞號｜｜｜｜

清粹端美 孫光憲北夢瑣言沈詢侍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旆京城誦曹唐遊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知也

玉界尺 孫光憲北夢瑣言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風神秀異號曰｜｜｜

若冰壺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光啓中成都人侯翮風儀端秀有｜｜｜

羅浮茯苓 蘇東坡志林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爲童子貌肥黑矮小予嘗戲之曰此｜｜｜｜也俗諺曰下有茯苓上生兔絲因名之曰苓之字

表纖且醜老何許作之壯長非植物也

人樣子 范公偁過庭錄神廟大長公主哲宗朝重於求配遍士族中求之莫中聖意御帶器械狄詠頗美丰姿近臣奏曰不知要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詠爲｜｜｜狄詠狄青子也

兩字臉 張端義貴耳集有一以官得郡陛辭有官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外面有一語云褁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横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卿所奏不必宜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在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劄稱指殊不知｜｜｜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面落鑑中妻怖遽倒 釋文瑩湘山野錄佑有文而容一陋其妻右僕射嚴續之女有絶態一日晨粧佑潛窺於鑑臺其｜｜｜｜｜｜｜佑怒其罵已因棄之按佑潘佑

身軀與堂上公案相等 陶宗儀輟耕錄孔某者皇慶癸丑間爲江浙省掾史｜｜｜短小僅｜｜｜｜｜｜凡呈署牘文必用瓦凳閣足令高脫歡丞

卽以其先聖子孫而且才學俊辰甚禮遇之時有詔許文正公
從祀夫子廟庭公之子參知政事思孔風度不雅因小過晦之
退丞相曰他祖公容得參政父親坐參
政反不容他一箇子孫立耶許大慚

性情

無根而固（管子）——者情也
六氣（管子）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之發禁止聲色之淫（注）六氣
卽好惡喜怒哀樂　平正（管子）凡民之生也必以——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怒哀樂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　利安
以寧（管子）彼心之情——勿煩勿亂和乃自成　人生以欲（管子）凡——之——也必——其——憂則失紀怒則失
端　天植（管子）凡將立事正彼——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　一意摶心（管子）內心體既正
血氣既靜——耳目不淫雖遠若近　摶氣如神萬物備存（管子）乃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

心能執靜道將自定（管子）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
——心中有心（管子）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之——又——焉　智舍（管子）心也者智之——也
心不爲九竅（管子）——九竅治　滌除玄覽（老子）——能無疵　躁勝寒靜勝
熱（老子）——清靜爲天下正　徑寸之地如炎如冰（子華子）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
交滑如理亂棼如涉驚波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
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矣
大所謂神明者其　以我於願接彼忿悁何爲不鬭（子華子）今子之曰謹志
若之何而堪之
於爲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子而
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
之意而——之心——而——鬭且不止小則鬭凌
節淬大則碎首穴胸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免其幾於殆矣[illegible]

（子華子）心術之所門其容幾何然則歷險緩遍太行雁門橫霍
之——之關竅水之不通而氣以有容唱欲炎之好惛冰之炎
與冰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故革四擣則裂胃
中滿則充溢氣發脫悁怫作狂積事於心心氣乃焦　莫陰乎慈
莫使乎怒（子華子）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亦子聞言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凌
波而先濟跋而夢子　性猶水然（子華子）人之——其——水之
後之人使於恐故也　源本甚潔而無有穢穢其所以
濁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柔心（列子）——痏弱　須臾
能反其本初則還復歸於自然者矣　骨不驕不忌
之忘可復得乎（列子）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夕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
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
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
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
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
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

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屛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
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寤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
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不覺天地之
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
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
——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　氣專志一（列子）其在嬰孩
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
抑之眞樂眞知（列子）無樂無知是——　心如淵泉形如處女（列子）姑射山在海河
至也——
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　務內觀（列子）務外游不知——
不食五穀——　外游者求備於物內
觀者取足於身　惴惴縵縵（莊子）小恐——大恐——　心鬬（莊子）與接爲構日以——　淒然似秋
煖然似春（莊子）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
——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坐忘（莊子）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蒿目〔莊子〕今世之仁人｜｜而憂世之患

毗陽毗陰〔莊子〕人大喜耶｜於｜大怒耶｜於｜

排下進上〔莊子〕老聃曰女慎無攖人心人心｜｜而｜｜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彊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廉劌雕琢〔見上〕

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見上〕

淵而靜縣而天〔見上〕

形體保神〔莊子〕｜｜｜｜各有儀則謂之性

趣舍滑心〔莊子〕｜｜｜｜使性飛揚

與憂俱生〔莊子〕人之生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

為性萑葦蒹葭〔莊子〕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

心若縣於天地之間〔莊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

焚和〔見上〕

戚醮〔莊子〕滿心｜｜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

五綦〔荀子〕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百樂〔荀子〕故｜｜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

天情〔荀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

虛一而靜〔荀子〕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

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荀子〕｜｜｜｜｜｜｜｜謂之虛

不以夢劇亂知〔荀子〕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謂之靜

形之君〔荀子〕心者｜｜｜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

心如槃水〔荀子〕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

精合感應〔荀子〕性之和所生｜｜｜｜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

象道工宰〔荀子〕心之｜｜也心也者道之｜｜也

天之就性之質情之應〔荀子〕性者｜｜｜也情者｜｜｜也欲者｜｜｜也

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荀子〕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也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四六〔呂氏春秋〕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者不蕩乎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說臭〔呂氏春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

春女思秋士悲〔淮南子〕｜｜｜｜｜｜而知物化矣

人之斗極〔淮南子〕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

桑葉落長年悲〔淮南子〕｜｜｜而｜｜｜也〔注〕桑葉落長年悲從微見著犯歸故

適善惡之馬〔揚子〕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以｜｜｜｜｜也歟

潛天潛地〔揚子〕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天而天｜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

心之滔也猶析則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心度**國語不能深知君之丨丨注度尺寸也**懸旌**戰國策楚王曰
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丨丨而無所終薄**厲精**漢書
宣帝紀飭躬丨丨所為百姓**密靜有思**漢書薛宣傳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丨丨丨丨思省吏職
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矜潔自貴**後漢書黨錮傳榮少知名桓帝時為尚書中
與丨丨丨丨於人少所與**心亭亭**後漢書蔡邕傳余心今浚大清滌穢濁今存正靈和液暢今神氣寧情志泊今丨丨
嗜欲息今無由生踔守**正靈**上見**愛才樂酒**後漢書孔融傳注
衛而還俗今肸翩翩而獨征
雖家居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丨丨丨常
曉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逐蠅不得取筆擲**
地蹋壞魏書梁習傳注魏略苛吏傳曰濟陰王思性急嘗執筆
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

丨能還丨丨之**精确**吳志韋曜傳孫休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懼曜侍講儒士
又性丨丨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馬癖**晉書杜預傳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
錢癖上見**酒者難改**晉書唐彬傳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大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
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丨丨丨丨遂用彬**絕不豫見**
俗人晉書阮修傳修性簡任不修人事丨丨丨丨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
怒雞子晉書王述傳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丨丨圓轉不止便下床以屐齒踏之又不得
甚瞋拔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正賴絲竹陶寫**晉書王羲之傳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
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丨丨丨丨丨丨恒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
月下長咏申旦而

止晉書顧愷之傳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丨丨丨丨瞻每遙讚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己愷之
不覺有異遂丨丨丨丨**柳葉紿**晉書顧愷之傳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桓元嘗以一丨丨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
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葉自蔽元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也甚以珍之**唯衣**宋書謝景仁傳性矜嚴整潔居
元依傍竹帷之右其不見也丨丨
身淨潔丨丨唯一日丨丨沐浴每欲唾左右人丨丨左右爭來受**才端性緒**宋書高帝紀
聽一日沐浴每欲唾左右爭來受
依先所以相振**但問用險何如**宋書劉顯傳常謂惠開性大險
丨丨靜矜丨丨**疲勞**每致諫惠開不悅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
險也險王分改給丨丨**交前拂坐處**南齊書王思遠傳思遠清修立身
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
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猶令二人丨丨丨其丨丨**少壯三好**
梁書陶弘景傳齊書律書**愛松風**梁書陶弘景傳
南弁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丨丨丨丨每聞

其響欣然為樂**回面避女妓**南史王規傳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
其響欣然為樂丨丨梁書丨規常言
聽仍設女妓元規與同宴規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合罷輒上
回面避之然後取酌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歎笑規容色自若
兩反南史王思遠傳思遠常日見王思遠終日
頭散帶終日酣飲而論從橫唐突不驚捷便隨明日見明上蓮
水淫南史何佟之傳佟之性
相客使從後見思遠亦其丨丨也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
十餘過猶恨不足**方正**魏書宗宋欽傳欽有武幹不納少言
時人稱為丨丨魏書宗欽傳息直有闇雖暑月不解衣冠
一生不笑北史高聰傳長性剛毅雖有慶吉事未常開口而
賜長兩雖拜飲而頗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丨丨丨丨今方隔山
齊約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
有事不有右見雄**耿**魏書西南夷傳除貴由人時物
名無不雅施大義**取政為雅**行宗甚烈性丨丨自以帝屬耻

居跋下遂陰結徒黨不好煩碎魏書源懷傳懷性寬容簡約|
將襲鄴發覺賜死|恒語人曰爲貴人理世
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
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北齊書元坦傳性好畋漁無日不
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
常數百頭自言|
|鳥賊舊唐書李靖傳弟客師性好馳獵
四時從禽無暫止息有別業在昆
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際澧水鳥獸皆識
之每出則烏鵲隨逐而噪野人謂之|李益疾舊唐書李益傳少有癡病
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有散灰
扃戶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妒癡爲|唐衢善哭舊唐書唐衢傳衢客
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事不樂
爲之罷會故世稱|左拾遺白居易遺之詩曰賈誼哭
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
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

射擊賊曰尚書此盜時大夫死兒冠謀議韻喪每見如此事
對孫弟輒隨我亦君之徒饗將何所爲不能係聲哭轉作樂府
辭其爲名流地癖舊唐書李憕傳憕豐於產業伊川膏腴水陸
稱重如此上田修竹茂樹自城及闕口別業相望與吏
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八塼學士舊唐書李程傳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候
程性懶日過八塼乃至時號|
杖木至腐其臂血流唐書皇甫湜傳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
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譊
躍呼杖|—|—|笑疾宋史蔡挺傳挺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釋
與不言殺豬紬稱萬人有|—|雖上前不
白惡飛禽宋史范廷召傳性|所至處樂備皆手自稱錯
禁彈射殆絕尤不喜驢鳴必解殺之|
宋史王沿傳子鼎性猜忌其行部至於|—|—|至路
川八義館疾作不知人事左右皇遽發樂俗悉興題識莫敢進
以逆聞喜宴獨不戴花宋史司馬光傳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
於卒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

|同列語之曰君賜|薑桂之性到老愈辣宋史晏敦復傳檜使
不可違乃釋一枚所親諭敦復曰公能
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爲身計誤國好別白黑遼史
家況吾|—|請勿言檜卒不能屈
耶律宗古傳性坦率|—|人道尙中耳目役心逸周書
有不善必盡言無隱時號彊業古人天道尙
右日月西移地道尙左水道東流|—|心有幽
四佐不和曰廢地有五行不通曰惡天有四時不時曰凶
心生包太心生雄忘心作勝逸周書雒彼|—|是|—|雒彼義
是|—|雒彼|—|是|
樂董仲舒春秋繁露心不得|—|繭卵董仲舒春秋繁露名性不
不能|—|體不得利不得安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
性如|如|則待覆而爲雛繭待繅性禾善米董仲舒春秋繁
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此之謂眞天|比于|—|
此|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春秋冬夏之類董仲舒春秋
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繁露爲生不

能爲人爲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
之所以爲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
而行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
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
|也喜春之答也怒秋
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人同有董仲舒春秋繁露喜氣爲暖而當春
怒氣爲淸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四
氣者|與|所|—|也非人所當蓄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
二襪異於一足韓非子文王伐崇至鳳黃虛襪係解因自結
王以拾擴臣而起失其一襪結其左右及索
之|—|—|其色也如此蘭而有之性有堅香之驗王充論衡爲兒以
以此曰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行種樹爲戲孔子能行
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故
|—|王充論衡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之
天人大經逸大經一陰一陽|之|—|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

於陰陽氣邵陽氣仁六節荀悅申鑒中德不離｜｜不悖則三才元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神錄太
僞而剝喪慶世（世說）王平子曰太尉阿兄形似道｜太尉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落落穆穆上見混淆
無涯（劉晝新論）達者之懷則｜｜而矯人之情必刻擊而煩細蟠蠡（鹽）庭行坐解于帥南東川節度所于收明
好食貝蠡昨人罰之｜朝莊學縛常有時不給（馬賈）賓而離池上宿昔柳川宅守既擅山林亦
遊而時好恭地不容浮靡日有十數捕伏蜥宮搜（類說）望衆齋
作者使｜｜｜而笑詩吟詠朴魏
野竹成平崇德簡隱士朴居鄴州號野居欣皆號能詩朴性癖
常時醫往來鄴鬪每欲作詩即｜｜中｜｜或得之則躍而出
遺逃之者無不驚一口無客則病一日接客則病（世說）參軍伊石床蕭觀泰晉公喜接賓客終日
剛耐不喜家居邊賓客少間則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祭元度雲氣弱毀見賓客每不得已再見則以嗽茶多退

必嘔吐詹云家冗｜｜｜｜｜其力擘山骨造成大隱鶯錄葉公好石森然發露若林
而聞徑於石間亦有自他所移種置道旁以補缺空者氣緣心生仲才文始筵蓋風而雷電皆緣氣而生而
之覺於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瘵如內想大火久心凝爲水莊子仲曲收始叵盈｜有所結
物逃出心亮物淚出心愧物汗出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四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五

言語部一

名言

天日人心（管子）道之在｜若｜也其在｜者｜也天道至則反人心有餘則驕（管子）
｜｜之數｜｜｜盛則衰｜｜之變｜｜驕則緩怠今日不爲明日亡貨（管子）府之處事精矣不可
藏而舍也故曰｜｜｜｜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
（管子）天氏「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益忠損欲（管子）曰｜之而惡少者惟
曰｜之而壯者無老者無偷（管子）公曰仲父年長雖寡人患多者惟｜壯者無老者無偷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

曰臣聞｜｜｜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多賤寡貴散輕聚重（管子）夫物｜則｜｜則
｜則｜｜則｜人君知其然故覗因之矣不足而御其財物大器晚成（老子）大方無隅｜｜｜甘泉先
竭直木先伐（文子）其文好者身見殺必剝其角矣膏燭以明自消（文子）
鳴鐸以聲自毀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晏子）景公問晏子曰
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惡言不出口
苟語不留耳（鄧析子）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故｜｜｜早閉（鄧析子）不
閉在｜不不鏡於水鏡於人（墨子）君子｜｜｜｜而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
窮在早稼功不十不易
吉與凶利不百不變法（商子）杜摯曰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

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列子〕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安往而不愛哉

小言人毒盡〔列子〕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也〔注〕小言細巧易以惑人

成大功者不成小細〔列子〕將治大者不治細

度在身稽在人〔列子〕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

愼爾言將有和之愼爾行將有隨之〔列子〕關尹子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

名軋知爭〔莊子〕｜也者相｜也｜也者｜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莊子〕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

刻核太至不肖之心應之〔莊子〕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則必有｜｜｜｜｜而不知其然也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莊子〕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可不愼與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莊子〕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

天損人益〔莊子〕無受｜｜易無受｜｜難

兵莫憯於志寇莫大於陰陽〔莊子〕｜｜｜｜｜鏌鋣爲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邱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莊子〕｜｜｜｜｜｜｜｜｜｜｜｜｜｜大人合并而爲公

內刑〔莊子〕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者動與過也

吡其所不爲〔莊子〕內德有五中德爲首何爲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者也

忤於耳而倒於心〔韓非子〕且至言｜｜｜｜｜｜非賢聖莫能聽

恃人不如自恃〔韓非子〕此明夫｜｜｜｜｜｜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不聽窕言不受窕貨〔韓非子〕李兌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

苟難苟察苟傳〔荀子〕君子行不貴｜｜說不貴｜｜名不貴｜｜唯其當之爲貴

致誠則無他事〔荀子〕君子養心莫善於誠｜｜｜｜｜｜

六生〔荀子〕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者君子愼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煖於布帛深於矛戟〔荀子〕故與人善言｜｜｜｜傷人之言｜｜｜｜

好度好同好謙〔荀子〕巧而｜必節勇而｜必勝知而｜必賢

中事中說〔荀子〕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

安久移質〔荀子〕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

守少守多〔荀子〕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能無狂乎

官人守數君子養源〔荀子〕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

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荀子〕｜｜｜｜｜｜｜｜｜｜

狂生者不胥時〔荀子〕｜｜｜｜｜而落

狎虎〔荀子〕人賢而不能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也

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荀子〕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愼之

聖人無兩心〔荀子〕天下無二道｜｜｜｜｜

仁心學心公心〔荀子〕以｜｜說以｜｜聽以｜｜辯

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荀子〕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詩曰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亡博問也

禍生自纖纖（荀子｜｜之所由生也｜｜也見故君子早絕之）

流言止於智者（荀子流充止於甌臾｜｜｜）

區蓋之間（荀子言之信者在乎｜｜｜注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名區者與邱同蓋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邱蓋不言邱與區同也）

不蹶於山而蹶於垤（呂氏春秋人之情｜｜｜｜）

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淮南子凡人之論｜｜｜而｜｜｜而｜｜｜能欲多而事欲鮮）

誹譽在俗窮達在時（淮南子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意行鈞｜｜）

取四重去四輕（揚子何如斯謂之人曰｜｜｜｜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存神索至（揚子聖人｜｜｜｜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也）

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見上）

吉人凶其吉（揚子｜｜｜｜凶人吉其凶）

好息敗德（揚子諱言敗俗諱好敗則｜｜｜｜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

三好三檢三門（揚子天下有｜｜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

上士訓德下士訓已（揚子｜｜｜之耳｜乎｜｜｜之耳｜乎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往訓順）

聖人之言似水火（揚子｜｜｜｜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天常爲筆舌（揚子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大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

｜帝王之｜｜也

勝己之私（揚子｜｜｜｜之謂克）

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抱朴子若大觀財色而心不戰闘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焉多矣故｜｜｜｜｜也）

修學務早（抱朴子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

昌潛解寢（文中子聖人之道其｜也｜其｜也齊盦焉若寘身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

孝立則忠遂（文中子楊元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曰｜｜｜｜矣）

自知者英自勝者雄（文中子李密問英雄子曰｜｜｜｜｜｜｜｜）

無辯無爭（文中子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曰何以止怨曰｜｜）

言之大甘其中必苦（國語｜｜｜｜譖在中矣）

福基（國語夫德｜之｜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德義之樂（國語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

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

善行惡戒（見上）

善人在患弗救不祥（國語｜｜｜｜｜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

君子自以爲不足（國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爲賢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蚋蟻蜂蠆皆能害人（國語｜｜｜｜況相國乎）

人之化（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於海爲蛤雉入於淮爲蜃黿鼉魚鱉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也何日之有）

可高可下（國語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也｜｜也）

嗜其疾味（國語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

必驟近其小喜（國語夫天之所棄必｜｜｜｜｜｜而遠其大憂）

削株掘根戰國策｜｜｜｜無與禍鄰禍乃不存常數常道戰國策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趙國策｜｜｜｜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毫毛斧柯戰國策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不拔將成｜｜有德於人不可不忘戰國策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也｜｜｜｜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勞神苦民史記秦本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矣使人為之亦｜｜矣時難得而易失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

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犂明至國陰謀道家所禁史記陳丞相世家始陳平曰我多｜｜是｜｜之｜｜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盛德容貌若愚史記老子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眾｜｜｜｜｜｜貌言華至言實史記商君傳｜｜｜也｜｜｜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為將三世必敗史記王翦傳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客曰夫｜｜｜｜者｜｜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偏聽獨任史記鄒陽傳｜｜生姦｜｜成亂倚伏史記賈生傳禍兮福所｜福兮禍所｜憂喜聚門兮

吉凶同域水激矢激史記賈生傳｜｜則旱兮｜｜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流逝坻止史記賈生傳乘｜則｜兮得｜則｜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也徐廣曰坻一作坻駰案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史記申公傳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者｜｜｜｜｜｜｜｜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無曲學以阿世史記轅固傳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不敢於養人漢書禮樂志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夫仁人者

｜｜｜｜｜｜｜｜｜｜｜｜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五霸上見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漢書疏廣傳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置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墯耳｜｜｜｜｜｜｜｜｜｜｜｜｜｜｜｜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日慎一日後漢書光武帝紀戰戰慄慄｜｜｜｜注太公金匱曰黃帝居人上惴惴若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慎一日壽終無殃為貴當使可賤後漢書馬援傳詔百官祖道援謂黃

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何其往來屑屑不職**後漢黃瓊傳後以病歸一歲後徵至梁陽疾篤不任進道煩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也遂拒之瓊慨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元纁聘之遂不應｜**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後漢書張霸傳｜若不善加已直為愛之**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漢書郭太傳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後果以議論阿枉敗名云**知足常足**魏志王昶傳語曰如不｜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矣**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蜀志劉先主傳注先主遺詔敕後主曰｜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在前必奉在下則扶**吳志陸遜傳遜謂諸葛恪曰｜我｜者吾之同升｜我｜者｜持之今觀君

氣陵其上意茂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明鏡照形古事知今**吳志吳主五子傳孫奮數越法度諸葛恪上牋諫曰語曰｜所以｜｜所以｜｜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情恕理遣**晉書衛玠傳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非意相干可以｜｜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晉書桓沖傳沖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沖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沖笑而服之**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晉書陶侃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惜分陰**晉書陶侃傳侃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高一世處之愈之器重一時體之滋冲**宋書顏延之傳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不以所能干眾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

天為人者恥士之上也**以身為溪壑**宋書顏延之傳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者屏欲之謂也**恐宜移在此器**齊書蕭穎胄傳上慕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日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也**人笑褚公至今齒冷**齊書樂頤傳弟預官至驃騎錄事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向人此言｜孝嗣心甚納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梁書王份傳天監初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高祖嘗於宴席問群臣朕為有為無份對曰陛下｜｜｜｜｜｜高祖稱善**今夕止談風月**梁書徐勉傳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可不宜及公事故時人咸服其無私**今使爾識有饑苦**南史宋文

帝紀數於武弘堂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食不至有饑色上戒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以節儉期物知**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南史劉穆之傳穆之謂所親曰｜｜｜｜今日思為刀徒布衣不可得也**垂綸者清不獲貪餌**南史王彧傳文帝嘗與群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故｜｜｜眾皆稱善**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為賢**魏書封軌傳軌善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言者慚退**苟有良田何憂晚歲**魏書楊侃傳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兒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但恨無才具耳**衰至便驕**魏書賈思伯傳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

驕思伯曰——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

凡人官爵莫若處中 北齊書張纂傳有二子長忻次遵業忻普泰中爲都督隨爾朱世隆以功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縣伯遵常發其大盛每語親識曰——————忻位秩太高深爲憂慮而忻豪險放縱遂與公主情好不協乃爲武帝所害時稱遵之先見

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懨飲 周書寇儁傳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嘗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五匹儁於後知之乃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遂訪主還之其雅志如此

路旁有公 舊唐書竇羣傳羣嘗謁王叔文叔文命撤榻而進羣揖之曰去年李實伐恩恃貴傾動一時此時公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已處實形勢又安得不慮——若——

事難全遂物無兩興 唐書李義琰傳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爲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宅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璡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偏下哉答曰不然——————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

可闕事不可多事 唐書沈傳師傳嘗擇邸吏尹倫遲緩不及事官屬厥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誡倫曰——————倫如是足矣故所在以廉靖聞

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 唐書李德裕傳嘗謂——————能簡冗官誠治本也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 唐書孟詵傳居嘗語人曰養性者——————當時傳其當

繁暑坐變清涼 五代史唐臣傳莊宗使人問郭從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艱常如河上則可使——————莊宗嘿然

慮深獲全患生所忽 五代史雜傳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中國無事馮道嘗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至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御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遂跌而傷凡蹈危者——而——居安者——於——此人情之常也

文官不愛錢武臣不惜死 宋史岳飛傳或問天下何時太平曰——————天下平矣

儉可助廉恕可成德 宋史范純仁傳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以——惟——以——其人書於坐隅

亭沼如爵位林木似名節 宋史盧革傳子秉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秉曰——————時來或有之——非培植根株弗成大——士大夫立——也堂書此其言

十二時中莫欺自己 宋史葛邲傳嘗曰——————其實踐如此

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元史許衡傳衡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

義勝欲敬勝怠 六韜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則昌欲勝義則亡——————則吉怠勝敬則滅

息邑 六韜龍韜將帥與成然猛勁將傳罪耳術伏吏人行動必有——壞非壞不高

木非水不流 遇虎論木非樹弗徵非煉——————

縱華之言後有斧 逸周書文傳文之美而以身剝自滿伐者故不足恃之美殺其牛——————凡彼濟者必不怠彼聖人必應時有有王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

石有玉而傷其山 以好船者溺好騎者墮越絕君子各以所好爲禍

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欲 說苑——於修德明莫明於離物——

延笑傷心人怨傷國 宋史石公弼傳凡在公宋言取石者有羊質虎皮者柔衣不稱領者倒走不視地者有屋壞輔頹者阿傾——————山將崩者下將衰者

人先窮根枯枝行人因同殘　以仁安人以義正我（董仲舒春秋繁露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非思無辨罰橘柚思無狄猿猢猻（柑橘鐵盤富今世亦患多狀不損材木不勝患借終之無窮也）

也——咏食味言（劉向說苑雜言食先嘗於卑然後子於貴樂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樂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劉向夢庵滴且修綴鬼鴉悲鳴逢蒙傳弓虎豹騰呼道以優游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豪）人之善澤於背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為福者善不直必終其曲為禍不釋必終其怨為禍當慎根萌一

激之怒發於大三寸之舌芒於劍（黃憲天祿閣外史）是

以身危而功不成夫為利於諸侯哉　縮口之言若囊縮心之言若冰（黃憲天祿閣外史）

諫雖不甘君之口其亦寒心哉　今左右之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孔叢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清受塵白取垢（王充論衡以雖有泥以黑點污有知之青蠅所汙皆在練素遇顯者危辱豐者鈴頹墜之）力勝貪慎勝禍（王充論衡夫命難知人不耐富雖想常在懸垂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以貪富命才則操以取貴發時失事欲以富貴不可得也）——勉力勤事　四

者世之毒（王充論衡作妖怪者常由好色為禍雖者常發勇力為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為毒酒雖多飲嘗波為害蜜雖甘食勇夫強國勇夫雖近好女悅心好女雖甘辯士快意辯上雖信故美味腐腸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

也——止謗莫如修身（徐幹中論語稱救寒莫如重裘——瘳饑莫如親衣）中國饒士

大夫遨遊何必故鄉之曰（王粲英雄記孟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邪

貴綸若不驕我豈無畏（皇甫謐高士傳曾參字子輿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我——參終不受）徙地數十然而民之處必顛故

（豫於岸拱抱之衆勿危於川谷者何哉為其傷親也其子之立已身亦如之至誠之人未能信至誠之行物或見疑皆由言行何必至）離補執（劉晌大唐新語呂太一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備牙床䕶辣以防令史之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鈐衡之司當須簡要尚通）——（當中當其俊拔）三

尺帝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段成式酉陽雜俎傳云釋

而對曰昔吳宗懷鋼忠州參善乞以假令錯爐而總再三稱諸賢與佐衆善奉行曼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歟曰——至今以為名理了識梁元帝雜傳云吾患

末洛中沙門者域得道者使安人與域俱於廣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以法行宜借前乞言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見得）守口如瓶防

意如城（朱晦菴名臣言行錄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清慎勤（呂本中官箴當官之

法惟有三事曰忍之一事衆妙之門（呂本中官箴）當官處事尤是先

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　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呂本中官箴前輩嘗言）

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之意　落便宜是得便宜（邵伯

聞見前錄康節先生病甚伊川先生之來曰得候宜亦不可
再作何候耶先不可再去又曰｜｜｜｜故康節詩云
珍中至人皆有路路使宜是
幾可下飯范公偁過庭錄王子野待制家傳奇學老于口
再使宜益可終身行之也
不先生節能前知禍福甚敬信之子野五食羅列珍品甘旨水
生過至子野指謂公曰試觀之何物可下飯乎生過現良久曰
此皆不可唯飯
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徐度却掃編王仲朋嘗之曾言與其常以不遇處之乘舟
常以覆溺處之｜｜無事矣
常謂官好做家常飯好吃趙德麟侯鯖錄范堯夫承
相嘗教子弟云文正公有云
仕德曰休為善最樂羅大經鶴林玉露余家藏
山谷八大字云｜｜｜｜
毋以一毫芥胸中周密齊東野語趙忠
摘經與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定女照初發偏鉤起多端德行德莊故餘于命家
爲故與忠之交兄遊於之回隙

寓言

陰水厥陽水厚五寸晏子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不
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
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
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
魯以息吾怨遺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遂不伐魯

白馬非馬公孫龍子｜｜｜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
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
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
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
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
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
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
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
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
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
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
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為有馬謂有白馬為
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
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
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
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
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
馬也不可以為馬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
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
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惟白馬獨
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指物公孫龍子｜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
下而物可謂指乎｜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
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

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
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
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
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且指
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
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
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
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
於物而乃與為指

堅白石公孫龍子｜｜｜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
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
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
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
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曰
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
其白藏奈何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

盈故離離也者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
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
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
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
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
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
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
乎離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
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
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
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且猶白以目
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堅以
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
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竊饍 關尹子果之人宗丨不

熟藪饑胼與中國之民雖飢餓三日不啓口至死不食也吳享
甕吉受而和之病人食之為之體輕萬氣似之為之鬱然酸癡

體至脫欲不可加然而病人為之體輕萬
氣為之解怒何也吳章莊吉之調存也

北山愚公河曲智叟

列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
北丨丨丨丨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
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
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太行王屋
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
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
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丨丨丨丨笑而止之
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
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
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
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
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
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
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 列子公儀

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
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
力能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王作色曰吾之力若能裂犀兕
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
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
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
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
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
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
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
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
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罔兩問景 莊子丨丨丨丨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

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
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注罔
兩景外之微陰也

庖丁解牛 莊子丨為文惠君丨丨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

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
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
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
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
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
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
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
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
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
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
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天地一指萬物一馬 莊子以指喻指之非指不

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
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丨丨丨丨也丨丨丨丨也

炊累 莊子從容無為

而萬物丨丨焉注若游塵之自動

赤水遺珠象罔得之 莊子黃帝遊於丨丨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

望還歸｜其元｜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冶成踴躍 莊子今大｜鑄金｜｜｜｜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以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成寐蘧覺 見上

三劍 莊子臣有｜｜｜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

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

觸蠻 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國蝸左右角 上見

黃馬驪牛三 莊子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牛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棘猴 韓非子宋人有請為燕王以｜刺之端為母｜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藏三牙 呂氏春秋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孔叢作臧三耳

海大魚 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奚以薛為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土偶桃梗 戰國策臣來過

於淄上有｜人｜｜｜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

見鳥六雙可得 戰國策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而｜｜｜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鷹擊剡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結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

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翅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一發再發之樂見上

秦為大鳥見上

蚌鷸 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方出曝而｜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

攻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顧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得全全昌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無離前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豨膏棘軸不能運方穿見上

弓膠昔幹不能傅合疏罅見上

狐裘不可補以黃狗之皮見上

大車不較不能載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五音見上

兩黃鵠 漢書翟方進傳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進師古曰託言有神來告之

翰林主人子墨客卿 漢書揚雄傳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以為｜｜｜｜為｜｜以風

莫傾人梁棟 晉書陸玩傳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得諸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邪玩笑曰戢卿良箴

丁剛不可屈 晉書苻堅載記堅饗群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至｜｜｜以｜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

麝本多忌沈實易和 宋書范曄傳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過分必害｜｜｜｜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

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狂泉 宋書袁粲傳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懽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此亦欲試飲此水

反謂不狂為狂見上

此中唯宜飲酒 南齊書謝瀹傳瀹兄朏為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

混沌畫眉 南史齊江夏王鋒傳江祏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亦推七弦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嘆曰江祏遂復為｜｜｜｜欲益反弊耳

枯魚銜索 南史卞彬傳彬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

吉窮鳥爲｜｜賦以喻意後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旣不遂乃著｜｜｜蝸蟲蝦蟆等賦皆大有指斥又爲禽獸決録其禽獸云羊性淫而很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很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蚪斗唯唯羣浮闇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

北風甚勁 金史施宜生傳正隆四年冬爲宋國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耻見宋人力辭不許命張燾館之都亭因間以首邱諷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爲廋語曰今日｜｜｜｜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宋始警其副使耶律闢離剌使還以聞坐是烹死

筆死 見上

日飲天酒五斗 東方朔神異經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腳中間相去千里腹圍千六百里但｜｜｜｜｜

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 東方朔神異經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圓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

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西王母｜｜｜｜｜｜｜｜｜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圓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碌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

以智爲愚 劉向說苑政理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陽橋 劉向說苑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白龍化魚 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齒亡舌存 劉向說苑常樅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樅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樅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樅曰嘻是已常樅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樅曰嘻是已張

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樅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樅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劉向說苑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

蜉蝣戴盆 焦氏易林｜｜｜｜不能上山

螳螂黃雀 吳越春秋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大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爲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撝撓長吟悲鳴自以爲安不知｜｜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盈綠林徘徊枝陰䟴躖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蹭蹬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埳其旁闇忽陷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

殲焉乃大王取矣**殺必用於歲寒**旹宣宗大和間史令有殺生於千個之間其葉如雲其榦如虹蔭於春夏不知秋冬沐之以芳雨暢之以薰風受天澤之寵而根荄茸乎一寥其青松朱柱之樹不得雨落而槁悴者二匝下有萬草凋岑在陰其孤蘭與衆英皆不得被乎陽春有牧者頓兄於北陵之陂而盼之欲繫則無修繩欲伐則無斧斤使山之草木離披偃蹇乖榮而待於幽焦萌而聽於穀當是之時臣不知牧者之何所解也吾王曰是一也一一一一奈春夏何意者其伐之乎牧者無斧柯詣於樵蘇

東方有兔小首兀尾張讀宣室志大和中有柳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曾日暁誤入山蹊中松徑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噴室有栢楊若人居者前對霞翠因并人境光因臨流疑佇忽見一缶合於地光即啓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盈尺其水高數寸巵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巵而已酣甚遂假於榻及暁方寤因覩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於神祠曰武之在卯堯王人季我棄其寢我去其銀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由

今之後二百餘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一一一一一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與乎其義人誰以辯其東平子光閱而異之遂行出徑約數十步回望其室盡無見矣光究之不得友人呂生者覩而解之未幾告曰吾盡評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大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之二年其歲己卯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宸者言其去蓋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餘矣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焰者火豈非南方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其始蓋元年也東方有兔小首兀尾者敘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寢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與乎其義誰人以辯其東平子謂其義與而獨吾能辯之東平吾之邑也益又信矣如是而辯果得道者之遺記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五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六

言語部一

比喻

尊天貴風雨管子萬物——而——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大山之隈奚有於深管子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濕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高行在身雖行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

祈羊沈玉管子山高而不崩則————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極矣

懷繩與准鉤管子————夫繩扶撥以爲正准壞險以爲平鉤入枉而出直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

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管子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强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也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管子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也

虎豹託幽而威可載管子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山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也

迹求履憲猶管子——之——也夫爲有不適善注迹者履之所出憲法也擬迹而求履法履法可得

蜚蓬之問不在所賓管子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

燕雀之集道行不顧管子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雀物之小者也故曰——————遠於

堂上百里堂下千里門廷萬里管子————遠於——遠於——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

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管子——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

鳥飛准繩管子————此言大人之義也繩繩乎愼其所先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於北意南而至於南起於南意北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

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見上

一樹百穫管子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者人也

立朝夕於運均之上管子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搖竿而欲定其末

朝揉輪而夕乘車管子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欲————

鼎足管子召忽曰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之有——也去一焉則必不立

左書右息管子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而————矣按三人召忽管仲鮑叔之注反用左手書右手息而不動倒行逆施之譬

百馬伐驥管子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

澤下尺生上尺管子如天雨然————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注澤從上降潤有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

使水逆流管子不明於決塞而欲歐衆移民猶————

唯陶所爲冶所鑄管子

猶埴之在埏也｜｜之｜以｜水平雲平（管子）｜而不流無
猶金之在鑪｜｜之｜以｜源則激竭｜｜而雨
不甚無委雲毋代馬走毋代鳥飛（管子）｜｜使盡其力｜
雨則越巳｜｜｜使弊其羽翼毋先物
動以觀風與波（管子）能若夫｜｜登春臺（老子）衆人熙熙如飄
其則｜乎惟其所欲適享大牢如｜｜｜
風驟雨（老子）｜｜不終朝｜｜不終日孰爲此
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跂者不立跨者
不行（老子）｜｜｜｜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
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注）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
則不可以久立身行道也自以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老子）不
貴而跨於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行欲｜｜
｜｜｜（注）琭琭喻少珞珞喻多玉少故見貴石多故合
見賤言不欲如玉爲人所貴如石爲人所賤當處其中也
抱之木生於毫末（老子）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

足九層之臺起於累土（見上）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見上）操煙之徒（晏子）
下
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
今君之左右皆｜｜｜｜而君終不知
曀（晏子）｜｜｜｜｜｜｜小事之成不社鼠（晏子）景公
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問於晏子
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
而塗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
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公狗之猛（晏子）人有酤酒者爲器
夫國亦有爲人主左右是也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
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人挈器而入且酤公
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
是美哉水乎清清堅哉石乎落落（晏子）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
也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
水也｜｜｜｜｜其濁不無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
也公曰廉政而遬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

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鹿生於野命懸於廚（晏子）｜｜｜
堅無以爲久是以遬亡也｜｜｜
服命有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晏子）夫愚者多悔不肖者
繫矣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
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晏子）轉拂無一
｜｜｜｜｜｜｜雖速亦無及已秋蓬人詔諛我者甚
衆胥之猶｜｜也孤其根而懸牛首賣馬肉（晏子）靈公好婦人
矣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而丈夫飾者國人
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
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
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
禁之於外猶｜｜｜於門而｜｜｜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不
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假以指喻（子華子）太古之聖人所
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
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也言之致
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湮則知者正之爲其所淆亂則知者止

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思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體
之宗爲百體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煉剛
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爐鼓神化也神鼎熟物之器
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貨也藥龍者衆陽氣
也實者就陽也帝鄉者盛暑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
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
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
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
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上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藁衣
冠者帝所以善世御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
已矣故帝之遊也號以洪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曲言
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誑欺其失世之好譎怪也
見拯溺錘石救火投薪（鄧析子）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
上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之以｜
｜｜｜｜倒裳索領（鄧析子）貢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走跳
之以｜驅逸足於庭求援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

丨丨而**抱薪加火爍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鄧析子謀篇雖於必聽重莫難於必成成必合於數聽必合於情故丨丨丨丨丨丨必丨丨丨丨丨丨丨必丨丨故曰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獨行之術也

染蒼則蒼染黃則黃墨子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嘆曰丨於丨丨丨丨於丨丨丨丨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已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魚水不務陸將何及墨子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眾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眾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詩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

毆驥墨子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毆耕柱子曰將丨丨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

童子為馬墨子大國之攻小國譬猶丨丨丨之丨丨也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

文軒敝轝粱肉糟糠錦繡短褐墨子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丨丨之與丨丨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丨丨之與丨丨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丨丨之與丨丨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

分定尹文子彭蒙曰雉兔在野眾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丨丨故也

飛蓬乘風商子今夫丨丨丨丨遇飄風而行千里丨

丨之勢也

投策分馬慎子夫投鈞以分財丨丨以丨丨非鈞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

澥與山爭水海必得之慎子不聰不明不能王不瞽不聾不能公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醉者神全**列子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遌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

堯牽舜箠列子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為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丨丨一羊丨荷丨而隨之則不能前矣

爭魚者濡爭獸者趨列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非樂之也

岐路之中又有岐列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之者眾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

白往黑歸列子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丨而丨丨而丨豈能無怪哉

爝火莊子日月出矣而丨丨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樂出虛蒸成菌莊子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啟態丨丨丨丨丨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今日適越而昔至莊子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醫門多疾莊子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丨丨丨丨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山木自寇膏火自煎莊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桂伐漆割見上

鑑於止水莊子人莫鑑於流水而丨丨丨丨

丨**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莊子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

也有力者負之而走上見 續鳧斷鶴（莊子）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亡羊（莊子）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均也 胠篋探囊發匱（莊子）將為｜｜｜｜｜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乃為大盜積者也 播糠迷目 蚊虻噆膚（莊子）老聃曰夫｜｜｜｜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則通昔不寐矣 大澤礨空 大倉稊米（莊子）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 仁義先王之遽廬（莊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 推舟於陸（莊子）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今古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也 柤梨橘柚味相反而皆可口（莊子）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邪其｜｜｜｜｜於｜ 褚小懷大 綆短汲深（莊子）｜｜｜｜不可以｜｜｜｜者不可以｜｜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 求馬唐肆（莊子）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也（注）唐肆非停馬處 去其害馬者（莊子）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椎拍輐斷（莊子）｜｜｜｜與物宛轉（注）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足合 無嬰逆鱗（韓非子）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飛必冲天鳴必驚人（韓非子）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號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

｜｜雖無鳴｜｜｜｜｜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 越人不疑羿 慈母逃弱子（韓非子）羿執決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不可必則｜｜｜｜｜ 一葉之行（韓非子）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也 三人成虎（韓非子）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楚人鬻珠 秦伯嫁女（韓非子）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塵飯塗羹（韓非子）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可以戲而不可食也 守株（韓非子）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 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韓非子）夫｜｜｜｜｜｜｜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 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韓非子）｜｜｜｜｜｜

丨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
玉巵無當韓非子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有瓦器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器堂谿公曰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邪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丨之丨丨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
登高而招順風而呼荀子丨丨丨丨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丨丨丨丨之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
所漸者然荀子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丨丨丨丨也
挈裘領荀子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丨丨丨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
指測河戈舂黍錐飡壺上見
源開瀆荀子丨丨丨丨其丨丨其丨丨江河可謁
六驥不致荀子一進一退一左一右丨丨丨丨
曲得所謂荀子府然若渠堰檃括之於已也丨丨丨丨

丨為外而不折傷
度已以繩接人用枻荀子故君子之丨丨則丨丨丨丨丨則度已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枻故能寬容因求其成天下之大事矣
咶天救經荀子是猶伏而丨丨救經而引其足也
霜雪將將荀子詩云如丨丨之丨丨如日月之光明
覺跌千里荀子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蹞步而丨丨丨丨者夫哀哭之
川淵深山林茂荀子丨丨丨而魚鱉歸之丨丨丨而禽獸歸之
郊草不瞻曠芸荀子堂上不糞則丨丨丨丨丨丨
塼塗塞江海僬僥戴太山荀子譬之是猶以丨丨丨丨丨也以丨丨而丨丨丨也蹎跌碎折不待頃矣
墨以為明荀子詩曰丨丨丨丨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
欲南無多惡北無寡荀子假之有人而丨丨丨丨而丨丨丨丨豈謂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注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肯捨南而走北乎
眸而見之荀子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丨丨丨丨也心之於慮亦然
見大水必觀荀子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丨丨丨丨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及其得也必以餌故荀子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丨丨丨丨丨丨丨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弓調馬服荀子丨丨丨丨而後求勁焉丨丨丨丨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
不長一類不私一物呂氏春秋陰陽之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甘露時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取之衆白呂氏春秋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丨

丨丨丨也
石不奪堅丹不奪赤呂氏春秋丨可破也而丨可丨丨丨可磨也而丨可丨丨堅與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
竭澤焚藪呂氏春秋雍季曰丨丨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丨丨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
契舟求劍呂氏春秋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丨其丨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丨丨若此不亦惑乎
有居車無去車呂氏春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丨丨丨丨丨丨丨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
兔化而狗則不為兔呂氏春秋丨丨丨丨丨丨丨非狗則不得兔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射魚指天呂氏春秋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丨丨丨丨丨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
絕江託船致遠託驥呂氏春秋丨丨丨丨丨者於丨丨丨丨者丨

於｜霸王者託於賢
塞上馬淮南子近｜｜之人有善術者｜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
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
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
遽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
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淮南子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
膠漆相賊冰炭相息淮南子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冰炭｜｜｜｜也
百舌之聲不脂之戶淮南子人有多言者猶｜｜｜｜人有少言者猶｜｜｜｜注不脂之戶難開閉也
唯止能止衆止淮南子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
貍變則豹豹變則虎揚子聖人虎別
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
貍別其文萃也
龍蟠蚖肆揚子｜｜於泥｜其｜矣蚖哉

蚖哉惡觀龍
之志也與
六翮備尸鳩揚子鷦明冲天不在｜｜乎拔而｜｜｜其累矣夫
貂狐燠揚子
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
乎曰舉世寒｜｜不亦｜乎
剛則甈柔則坯揚子敢陶天下者其在和乎｜｜｜｜
｜｜方斧方刀揚子始皇｜｜｜將相｜六國方木將相方肉
鳳鳴鷙翰揚子孔子讀而儀秦行何
如也曰甚矣｜
｜而｜｜也
航不漿衝不薺揚子或問｜｜｜｜｜｜有諸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
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注
樓航不棹聚衝車不載鎡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揚子｜｜｜｜其至
矣乎螭虎桓桓鷹
隼獟獟未至也
蜉蝣校巨鼇白芨料大椿抱朴子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
所見爲有所不見爲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
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豈所能及
哉
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見上
金舟玉馬抱朴子｜｜｜｜不能凌陽侯之波｜｜｜｜不任

騁千里
之迹也
禽魚結侶冰炭同器抱朴子｜｜｜｜之｜｜｜｜之欲其久合安可得乎
枯楊
瑚璉抱朴子此之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諫蠹千仞垂陰萬
畝而莫之知也插株於途要者雖鉤曲戾細而速朽而猶
見用也故廟堂有｜｜之｜
｜窮谷多不伐之梓楩也
瓊艘瑤楫金弧玉弦抱朴子｜｜｜｜無涉川
之用｜｜｜
無激矢之能
牛緣木馬逐鳥抱朴子及責如此之人令信神仙是使｜｜｜｜也
投魚於淵置猿於木文中子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
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
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冠禮如劍服猶如皆
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
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也
流爲川塞爲淵
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
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文中子太原府君曰天下有道聖人推
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遂而藏之所謂

｜之斯｜｜爲
｜之斯｜｜爲
何往不利也
厚棟任重國語不｜其｜不能｜重莫如國
棟莫如德
醉怒醒喜國語｜而｜而｜庸何傷
卬浦國語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
｜｜而
後大
一人頸矢百羣皆奔國語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將｜｜｜｜王
其無方
收也
農夫作耦國語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判此
大夫之
力也
自踰短垣國語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荆蠻則何有於周室
連雞戰國策諸侯不可一猶｜｜
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
兩虎相鬭駑犬受敝戰國策頃襄王二十
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
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
歇者遊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强於
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而｜｜｜其｜不如善

縲牽長 戰國策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故縲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縲牽長也

指大於臂臂大於股 戰國策臣未嘗聞——————若有此則病必深矣

輿瓢 戰國策百人——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

懷寶夜行 戰國策臣聞——重——者不以——任大功者不以輕敵

騏驥之衰孟賁之倦 戰國策——也駑馬先之——也女子勝之

百獸畏虎 戰國策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之——也

積羽沉舟 戰國策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臣聞——————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至楚北行 戰國策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而——也

井中求火 戰國策夫攻形不如越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而謂曰我將為爾——也

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 史記項羽紀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

衣繡夜行 史記項羽紀富貴不歸故鄉如——————誰知之者按漢書作衣錦

高屋建瓴 史記漢高祖紀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之上——水也

目論 史記越世家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也

啜汁 史記魏世家彼勸太子戰攻欲——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注冀功勳者衆也

照千里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梁王曰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肦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豈特十二乘哉

奉漏甕沃焦釜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周子曰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也

烏能擇木 史記孔子世家衛孔文子將攻大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木豈能擇烏乎

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

發縱指示 史記蕭相國世家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

蕭何與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史記三王世家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中｜｜｜｜｜｜｜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 莫邪鈍兮刀銛（史記賈生傳）｜為｜兮｜｜｜

為 章甫薦屨（史記賈生傳）｜｜兮漸不可久 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史記賈生傳）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兮｜｜｜ 竈上騷除（史記李斯傳）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 跖犬吠堯（史記淮陰侯傳）｜｜之｜｜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

痿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史記韓王信傳）僕之思歸如｜｜｜｜｜｜勢不可耳 搤肮拊背（史記劉敬傳）夫與人鬬不｜其｜不｜其｜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 攻轅下駒（史記魏其武安侯傳）上怒內史曰公生平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乃局趣｜｜｜

｜死灰復然（史記韓長孺傳）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獨不｜乎田甲曰然即溺之 穿魯縞鴻毛（史記韓長孺傳）強弩之極矢不能｜｜｜｜衝風之末力不能｜｜｜ 不食馬肝（史記儒林傳）於是景帝曰食肉｜｜｜｜不為不知味言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破觚斲雕（史記酷吏傳）漢興｜｜而為圜｜｜而為樸 奔踶（漢書武帝紀）馬或｜｜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注）師古曰奔踶者乘之則奔立則踶人也泛覆也 泛駕 上見 蹈薄冰以待白日（漢書元帝紀）猶｜｜｜｜｜｜豈不殆哉 更張（漢書禮樂志）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 阪上走丸（漢書蒯通傳）為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騖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

定者也（注）數語見史記張耳陳餘傳無走丸之喻 束縕乞火（漢書蒯通傳）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 抱火厝薪（漢書賈誼傳）夫｜｜｜之積｜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芒刃斤斧（漢書賈誼傳）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髖髀之間非｜｜則｜｜ 聖人有金城（漢書賈誼傳）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者此物此志也故曰｜｜｜｜｜ 黑子著面（漢書賈誼傳）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之｜｜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注）師

古曰｜子今所謂｜子也 虎翼（漢書賈誼傳）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者也 鼠不容穴銜窶數（漢書楊敞傳）惲上書訟延壽郎中邱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者也 鐵炭伍印（漢書李尋傳）政治感陰陽猶｜｜之｜｜見效可信者也 士美養禾（漢書李尋傳）｜之｜｜者君之明者善養士 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漢書匡衡傳）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也 乘雁集不為多雙鳧飛不為少（漢書揚雄傳）譬君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之｜｜之 失一狼走千羊（漢書西域傳）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 口中蚤蝨（漢書王莽傳）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 駑馬鉛刀不可強扶（後漢書隗囂傳）昔文王三分猶

服事殷但丨丨　綏其衛轡後漢書鮑永傳永以吏人痍傷之後
丨丨丨　適丨丨丨討衛衡喻法律以埒御
人　物微志信後漢書襄楷傳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
也　吟於始秋丨有丨而丨丨人有賤而言忠　鳧藻後漢
書杜詩傳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軍和睦士卒
丨丨注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　攻玉以石洗金
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後漢書王符傳夫明君之詔也若聲
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
徐必相應也且丨丨丨丨丨丨　夫須
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
幅以成度後漢書孝明八王傳論人情須節以　水薤後漢書龐
正其德亦猶布帛丨丨丨其丨為　參傳郡人
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
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
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丨者欲吾清也拔大本丨者
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嘆息而還

雞肋後漢書楊修傳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
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丨丨
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　螘塿之址以益其高後
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　漢
書皇甫規傳夫德不稱祿猶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豈輕力審功安固之道哉丨丨丨　塵加嵩岱霧集淮海後漢
書楊倫傳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
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雖未有益不為損也　窮鳥後漢書趙壹傳有一
賊絕原野罻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驪者繳彈張右
羿子彀左猛失激矢交集於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
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
今振我西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告天天平祚賢
永年且公且　臣毋即禽虎亦即臣後漢書野王二老傳初光武
侯子子孫孫　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
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
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丨丨丨丨

丨人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
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
於郟鄏彼丨丨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
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
去莫知　螳螂斧役朝菌蜀志郤正傳注雍門周為孟嘗君曰天
所在　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
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丨丨丨丨丨丨
丨而丨丨丨丨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　驅羊拾芥晉書懷帝紀論
擾天下如丨發丨　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晉書元帝紀
取二郡如丨遺丨　司空廣武侯
并州刺史劉琨等勸進表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由巢抗
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
事上慰宗廟乃顧之懷下釋普天傾首之勤則所謂喬柯茂葉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神人獲安無不幸甚
南金北銑晉書職官志泰始盛於太康丨丨丨丨丨來居　冰炭不
斯位升太興訖於建元丨丨丨丨丨丨用處茲秩

言冷熱自明晉書王沈傳書稱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
誠之心著也丨丨丨而丨丨丨之質丨丨丨者以其
有實　蜂蠆作於懷袖晉書劉毅傳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
也　之丨丨丨丨丨丨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
外故　魚懸由於甘餌晉書段灼傳臣聞丨丨丨丨丨丨
也　丨丨勇夫死於重報　蘭怨桂親晉書陸機
傳唐太宗制是知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
年之丹非丨丨而丨丨豈途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
勢異　常山之蛇首尾相衛晉書溫嶠傳嶠重與侃書曰僕與
也　仁公當如丨丨丨丨丨丨　騎
猛獸安可中下哉晉書溫嶠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丨丨丨　松柏之姿經霜
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晉書顧悅之傳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簡文悅其對　之蘭玉樹晉書謝玄傳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常

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丨丨丨丨欲使其生於庭階耳

采菽中原勤者功多 晉書涼武昭王傳經史道德如丨丨丨丨之則丨丨丨丨

窮猿投林豈暇擇木 晉書李充傳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為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充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乃除剡縣令

榱椽之材不為藩落 晉書褚裒傳祖碧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碧曰物各有所施丨丨丨丨丨丨令以丨丨丨丨丨丨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

得薪保耀 晉書孫登傳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丨丨所以丨其丨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千斤大牛不若羸牸 晉書桓溫傳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丨丨丨丨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丨丨丨丨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

快犢破車 晉書石季龍載記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丨丨丨丨丨丨牛為丨丨子時多能丨汝當小忍之

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 晉書慕容超載記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為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為太尉麴仲為司空潘聰為左光祿大夫封嵩為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為青州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五樓聞之嫉隙漸遘

火含烟而妨火桂懷蠹而殘桂 宋書顏延之傳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為害則燻心智耗真情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僞虎能嘯人遠與豺俄鱗不噬誰為落毛 南齊書王僧虔傳高平檀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為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為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彎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敕既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十二接艱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鰓九流繩乎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為日已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去冬乞豫章丞為馬超所爭今蒸縣敵南昌縣為史僕所奪二子勳蔭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身雖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為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為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嫁長沙景王尚書伯為江州檀珪祖亦為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為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為中軍參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勳異績已不能甄常階舊途復見侵

曝鰓 上見 **蟬腹龜腸** 上見

屈曲從俗能蔽風露 齊書王秀之傳秀之宗人僧祐太尉從祖兄也爰遠光祿勳宋世為之曰玉遠如屏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王遠如屏風 上見

墜茵落溷 梁書范縝傳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丨於丨席之上自有關籬牆丨於丨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

如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 上見

未聞刃沒而利存 梁書范縝傳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

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無刀
舍刀無利｜｜｜｜｜｜豈容形亡而神在 神之於質猶
利之於刀上見 騏驥可駿何異騏騄梁書阮孝緒傳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孝緒
曰非志騁富貴但性畏廟堂若 藉魚於樹棲鳥於泉宋史吳處之傳王現
使｜｜｜｜以｜夫｜｜
為吳興太守欲召為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
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耳不
辭而
退 御人如馬魏書神武帝紀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為神武更
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羈
絆而翦竟不蹄齧已而起曰｜惡｜亦｜此｜矣榮遂坐神武
於牀下屏左右而訪 堅木利器魏書甄琛傳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為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
時事後榮備朱榮
下天山之｜｜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
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鉛刀而割欲望

清肅都邑
不可得也 玉石駑驥周書蘇綽傳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
試之｜｜｜卜｜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
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十
步之內必有芳草隋書煬帝紀方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四海之中豈無奇秀 水
閒墻隋書元諧傳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
氣調少與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
大將軍及高祖為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
｜｜一堵｜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迥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諧擊
破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
閒墻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 十羊九牧隋書楊尚希傳尚希時見天下州郡
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
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
分領具寮以眾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精幹良才百分
無二動動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琴有更張

之義無所任之理今存要去閑并小為大國家則 飛鳥過故
不敢果(?)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
鄉猶躑躅徘徊舊唐書太宗紀上於武成殿賜宴因從容謂侍臣曰朕少在太原喜羣聚博戲暑往寒逝將三
十年矣時會中有舊識｜者相與道舊以為笑樂因謂之曰他
人之言或有面諛公等朕之故人實以告朕即日政教於百姓
何如人間得無疾苦耶皆奏即日四海太平百姓歡樂陛下力
也臣等餘年日惜一日但眷戀聖化不知疾苦因請過并州上
謂曰｜｜｜｜｜｜｜｜｜況朕於太原起義遂定天下復
少小遊觀誠所不忘岱禮若畢或冀與公等相見於是賜物各
有 北叟失馬舊唐書蕭瑀傳太宗嘗從容謂房玄齡曰蕭瑀大
差 業之日進諫隋主出為河池郡守應遭剖心之禍
翻見太平之日｜｜｜｜ 壅以黑墳暖以春日舊唐書岑文本傳上封事曰譬
事亦難常瑀頓首拜謝
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疏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之
｜｜｜之｜｜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

脯臘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舊唐書元行沖傳行沖性不阿順多進規
誠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亦猶蓄聚以自資也譬貴家聚積則
｜｜｜｜｜｜｜｜｜｜｜｜｜｜伏想門下賓客堪充
旨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物仁傑笑而謂人曰・ 摘使瓜好
此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按仁傑狄仁傑
再摘令瓜稀舊唐書承天皇帝倓傳賢每日憂惕知必不保全與二弟同侍於父母之側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
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省悟即生哀愍辭云種瓜黃臺下
瓜熟子離離｜｜｜｜｜｜｜｜｜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
歸而太子賢終為天 蝸蚓之餌垂海而望吞舟之魚唐書選舉志李栖筠
后所逐死於黔中
門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
｜｜｜｜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
自比於金舊唐書魏徵傳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邪善冶鍛而為器人乃寶之朕方｜｜｜｜以卿

爲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厲得便爾
鑽皮出羽洗垢索瘢（唐書魏徵傳）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惡則｜｜｜｜
懲沸羹者吹冷虀傷弓之鳥驚曲木（唐書傅奕傳）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陛下撥亂反正而官民律令一用隋舊且｜｜｜｜｜｜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
薦圭璧於房闥（唐書陳子昂傳贊）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爲婦人訕侮不用可謂｜｜｜｜｜｜以脂澤汙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於言其聾瞽與
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唐書朱敬則傳）臣聞｜｜｜｜｜｜｜｜｜｜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卽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

臣猶鹿也羅織吏如獵者（唐書魏元忠傳）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邪對曰｜｜｜｜｜｜｜之｜苟須臣肉爲之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
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唐書張九齡傳）九齡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
猶髮有梳（唐書吳兢傳）明皇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夫帝王之德莫甚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之｜｜
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唐書李泌傳）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堂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卽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動若棊生靜若棊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不可復合如此葉（唐書李泌傳）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矣由是不赦
衒玉賈石（唐書柳渾傳）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而｜｜者也往必見擒何賊之禦既而果爲賊縛
兎葵燕麥搖動春風（唐書劉禹錫傳）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游元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有唯｜｜｜｜｜｜｜｜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
烏鳶遭害仁鳥逝（唐書楊虞卿傳）穆宗立逸游荒恣虞卿上疏曰｜｜｜｜｜｜｜誹謗不誅良臣進
倒植浮圖（宋史兵志）熙寧初嘗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已故邊無橫費強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一方重兵在西北天寶之亂由京師空虛賊臣得以肆志也帝曰邊上老

人亦謂今之屯兵過於昔時其勢如｜｜｜｜朕亦每以此爲念也
如水在器方圓不常（宋史王化基傳）蓋中人之性｜｜之｜｜｜｜｜｜在勸用之者如何耳
孫臏用兵扁鵲醫疾（宋史畢士安傳）曾孫仲游爲文切於事理而有根柢蘇軾在館閣頗有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天下論君之文如｜｜｜之｜｜｜｜之｜｜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矣況其有邪
一蛇二首（元史姚天福傳）侍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統天福言於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首之患
王道如龍首（六韜）夫｜者之｜｜｜｜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之情
逐獸分肉（六韜）取天下若｜｜野｜而天下皆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
濟則同利（見上）
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逸周書）助余體民無小不敬｜｜｜｜｜｜｜｜｜
緜緜蔓蔓豪末斧柯

逸周書｜｜不絕｜｜若何｜｜不掇將成｜｜**冬陽夏陰不召自來**逸周書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
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曰之｜｜曰之｜｜而民｜｜此謂歸德**狐雉之戲**越絕書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
急之不遂絕其合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諫諫
者反親今｜｜｜｜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鎰尚以詐相就
而況於人乎**興利若草除害若海**董仲舒春秋繁露故聖人之為天下｜｜也其｜春氣之生｜也各
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為天下｜｜也｜
川瀆之瀉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壬人敗歲**董仲舒春
秋繁露股體移易其處謂之｜｜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水常漸魚**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
常漸人者若｜｜｜｜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
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間若
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
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殽

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殽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反裘負薪愛其毛不知皮盡**桓寬
鹽鐵論曰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
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而｜｜｜｜其｜｜也
馬効千里不必胡代桓寬鹽鐵論故｜｜｜｜｜｜｜士貴成功不貴文辭**代馬依北風**
飛鳥翔故巢桓寬鹽鐵論文學曰樹木數徙則殘蟲獸徙居則壞故｜｜｜｜｜｜｜｜｜｜｜｜｜｜莫不哀其生由此
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潦歲鼃**桓寬鹽鐵論昔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
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巨泰山而包邱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之｜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虎兕**
相據螻蟻得志桓寬鹽鐵論文學曰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而｜｜｜｜兩敵相
機而匹夫乘閒**江海流蒿火怒**桓寬鹽鐵論夫禮讓為國者若｜｜｜｜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為無本若｜｜｜｜

竭｜而無繼**腹毳背毛**劉向新序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嘆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
言過矣夫劍産於越珠産江漢玉産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
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
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
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
｜下之｜上之｜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江海長為**
百川主劉向說苑夫｜｜無不受故｜｜｜｜｜｜之｜｜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
一士也**浸水天雨**劉向說苑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
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
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
子其猶｜｜｜之與｜｜｜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
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

水之與天雨乎**樹蒺藜**劉向說苑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
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
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
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
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者夏不
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
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拔簡子趙簡子**順針縷者成**
帷幕劉向說苑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
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
之也｜｜｜｜｜｜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
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大樽**劉向說苑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
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
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

也夫賜其猶十累壤也以十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丨丨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飲江海 劉向說苑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丨丨丨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美惡自服輕重自得 劉向說苑鏡以精明丨丨丨丨衡下無私丨丨丨丨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黑

響不辭聲鑑不辭形 劉向說苑傅子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君子正丨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聚沙而雨 劉向說苑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勿聽也得其人如丨丨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燕雀處屋 孔叢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順問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

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吾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丨丨丨丨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教羊牧兎使魚捕鼠 焦氏易林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任非其人費日無功

虎卑勢貍卑身 吳越春秋夫丨之丨將有以擊也丨之丨丨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

夏鑪炙濕冬扇翣火 王充論衡丨時丨以丨丨丨時丨以丨丨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

氣猶粟米形猶囊 王充論衡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爲壽丨丨丨丨也增減其壽命亦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

魚之於淵蟣蝨之於人 王充論衡人生於天地也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

一貫也

王良登車馬無罷駑 王充論衡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馭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

不酤飴蜜未爲知味 王充論衡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爲深多也豈徒師門高學之生哉甘酒醴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見馬見牛 王充論衡人病見鬼猶伯樂之丨丨庖丁之丨丨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

吠形吠聲 王符潛夫論諺曰一犬丨丨百犬丨丨世之疾此固久矣哉

豉 王符潛夫論民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猶良工爲丨丨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豉盡美而多量其遇拙工則陸之麴豉皆臭敗而棄損今六合亦猶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

鴉鳥欺孺子 徐幹中論夫俗士之寡達人也猶丨丨之丨丨丨也鴉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踴躍蹈足而不以爲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說然

而有贅焉有抑焉若將可察卒至乎不可察是達人之所以乾啓躡聲而不舍也

蹲蹲然若將可獲 見上

耿介過人 劉義慶世說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爲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爲小物丨丨丨丨朕所以好之

斲梓染絲 劉勰文心雕龍才有天資學慎始習丨丨丨丨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

肌豐力沈 劉勰文心雕龍夫翬翟備色翾翥百步丨丨而丨丨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

本采爲地 劉勰文心雕龍是以括囊雜體切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丨丨丨丨矣

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泣露如泣 劉勰新論陽氣主生物所樂也陰氣主殺物所悲也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雖不增久壓不

加瑩（水經注）文士傳曰文帝之在東宮也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拜坐坐者咸伏惟劉楨平仰觀之太祖以爲不敬送徒隷簿後太祖乘步牽車乘城降閱簿作諸徒咸敬而楨獨坐磨石不動太祖曰此非劉楨耶石如何性楨曰石出荊山懸岩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內秉堅貞之志｜之｜｜｜之｜｜稟氣貞正稟性自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爲文學

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宋祁筆記）予謂老子道德篇爲元言之祖屈宋離騷爲詞賦之祖司馬遷史記爲紀傳之祖後人爲之如｜｜｜｜｜｜｜｜｜｜矣

鷄頭（王楙野客叢書）今人論事之雖齊有｜｜老｜之說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六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七

言語部三

品藻上

大器（管子）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也

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管子）鮑叔曰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

千萬人之上（晏子）齊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根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也

君子細人（晏子）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也

直稱之士正在本朝（晏子）晏子使於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蹙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蹴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吾君不肖｜｜｜｜｜｜也

軫方轂圓（子華子）夫子｜｜而｜者也將無乎而不可

人之準繩（子華子）仲尼｜｜｜｜｜｜｜也

國之儁老（子華子）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也

命善命惡（尹文子）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者也頑嚚凶愚｜｜｜者也

逢衣徒（列子）丈人曰汝｜｜｜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堅白之昧終（莊子）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

存乎蓬艾之間（莊子）夫三子者猶｜｜｜｜｜｜若不釋然何哉

畸人（莊子）子貢曰敢問｜｜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于天（注）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

風波之民（莊子）若夫人者非其

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毀之得其所謂贅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謂之——————

枯槁不舍 莊子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也才士也夫

博大眞人 莊子關尹老聃乎古之————哉

稠適上遂 莊子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

么麽俊雄 鶡冠子無道之君任用——動則煩亂有道之君任用——動則明白

蚤虱之細 韓非子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者也

革車千乘不如燭過一言 韓非子趙簡子曰與吾得————不如聞行人——之——也

通士公士直士愨士 荀子有——者有——者有——者有——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

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愼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若是則可謂愨士矣

以分異人爲高 荀子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

倜然無所歸宿 荀子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愼到田駢也

怪說琦辭 荀子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玩——甚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

斂然聖王之文章 荀子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敎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簟席之上———————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上愚 荀子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日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爲巧君子不知無害爲治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

老身長子不知惡 見上

勁士 荀子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矣

篤厚君子 荀子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矣

大儒之稽 荀子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也

獨立貴名 荀子通則一天下窮則————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雅儒 荀子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者有大儒者

濟俗 荀子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爲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

之以已爲修也其愚陋——而冀人之以已爲知也是衆人也

雅文辯慧 荀子所以說之者必將————之君子也

千歲之信士 荀子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矣

大忠次忠下忠 荀子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矣

上勇中勇下勇 荀子有——者有——者有——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尙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

國寶國器國用國妖 荀子口能言之身能行之——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也口言善身行惡——也

繢然大

天（荀子）子謂子家駒|||||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注）續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與功用 **魁士名人**（呂氏春秋）學而能爲|不疾||旨未與上（呂氏春秋）|||未嘗照故未嘗見之嘗有也 **文錦練染**（淮南子）故浣子|也雖醜登廟子產|||也美而不貪 **與類之竊甚於斃斯**（揚子）亦賊大椿食而已矣 **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揚子）或問屈原智乎曰|||||如其智如其智 **書肆說鈴**（揚子）好書而不要諸仲尼||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也 **佗則苓**（揚子）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開明||||也 **牛羊用人**（揚子）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腹臘也歟||之||也 **蝼蟒不靚**（揚子）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也 **莊周少欲鄒衍自持**（揚子）君子不妄之言必有驗乎近人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大也 **多知爲雜**（揚子）或問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何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 **聖人不雜**（揚子）好書而要諸仲尼||也 **罰莊之才之珍也不其沉**（揚子）或問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 **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揚子）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絕德絕力**（揚子）或問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非絕德邪力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邪 **蛛蝥之靡**（揚子）或問要離非義者與不以家辟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厚於慶忌實|||也爲可謂之蔑也 **蔡規曹隨**（揚子）或問蕭曹曰|

也|||也 **鄭人**（揚子）或問叔孫通曰||也 **虎哉虎哉角而翼**（揚子）或問酷吏 **貨殖蚊**（揚子）或問|||曰 **不純師不純表**（揚子）世稱東方生之盛也 **古之膚使**（揚子）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 **王命雖**|||其猶劣諸注膚美也 **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揚子）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 **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揚子）或問柳下惠人也其爲人也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也 **魚鶴龍文**（抱朴子）非遺水而龔見獺郎悲 **七制之主可以即戎**（文中子）子曰|||也其人者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文帝武帝宣帝光武明帝章帝也 **諸葛無死禮樂有與**（文中子）使|||也 **其道甚而動**（文中子）或曰蕭何人也子曰其|||也 **斯靜至**（文中子）或曰荀何人也子曰其|||也其顏氏之流乎 **天之直人**（文中子）子謂魏徵曰汝覆毅於|||也 **仁哉樂毅**||| **如哉太初善護其蘊** **史陳文**（文中子）子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 **閉關人**（文中子）子謂徐陵閉關人也 **器微有子**（文中子）子謂收遊於館陶通與魏徵歸告子曰 **天子生於三才九疇布衣也三才九疇屬布衣上見**（文中子）曰|||矣 **簡敬**（文中子）或問謝安子曰 **久於其道鍾美於是**（文中子）或問王導子曰|||矣 **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也是人必能敘彝倫矣** **漢相**（文中子）子謂識兵

畧徃時令遠乎哉　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　國語公使趙衰爲卿辭曰丨丨丨丨丨丨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

人傑　史記高祖紀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丨丨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

重厚少文　史記高祖紀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丨丨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

閎覽博物　史記吳太伯世家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淸濁嗚乎又何其丨丨丨丨君子也

眞將軍　史記趙世家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子卿起曰此丨丨丨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

猶龍　史記老子傳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丨邪

老子隱君子　史記老子傳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丨丨丨丨丨也

慘礉少恩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贊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丨丨丨丨

烈丈夫　史記伍子胥傳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丨丨丨孰能致此哉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丨丨丨丨丨丨

傾危之士　史記張儀傳贊太史公曰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丨丨丨丨哉

智囊　史記樗里子傳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丨丨

滑稽多智　見上

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史記孟荀列傳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丨丨丨丨丨丨

佳公子　史記平原君傳贊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丨丨丨也然未睹大體

爲燕尾生　史記鄒陽傳蘇秦不信於天下而丨丨丨丨

秀才　史記賈生傳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丨丨召置門下甚愛

國士無雙　史記淮陰侯傳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丨丨丨丨

握齱　史記酈生食其傳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丨丨好荷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

木偶人衣綺繡　史記任安傳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上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丨丨丨之丨丨丨耳將奈之何

國器　史記韓長孺傳安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合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丨丨

才氣天下無雙　史記李將軍傳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丨丨丨丨丨丨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

蒼鷹　史記郅都傳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丨丨

冠狗　漢書五行志賀爲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此服妖亦犬旤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丨丨也注師古曰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

道人　漢書五行志丨丨始去注服虔曰有道之人去

千里駒

漢書楚元王交傳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宫武帝謂之｜｜｜

夫唯大雅卓爾不羣 漢書景十三王傳贊｜｜｜｜｜｜｜河間獻王近之矣

是非頗謬於聖人 漢書司馬遷傳贊文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良史之材 上見

小雅巷伯之倫 上見

口諧倡辯 漢書東方朔傳贊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朔為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

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言不純師行不純德 上見

詼達多端 上見

依隱玩世 上見

滑稽之雄 上見

近古之逸民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也

伯夷之廉史魚之直 漢書貢禹傳朕以生有｜｜｜｜｜｜｜｜｜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

耆艾魁壘之士 漢書鮑宣傳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

鄒魯大儒 漢書韋賢傳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

天士 漢書李尋傳拔擢｜｜任以大職位李尋曰天士知天道者也

國之司直 漢書蓋寬饒傳贊蓋寬饒為司直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無以加也

仲亞翁歸 漢書何並傳贊何並之｜｜｜云

士之高致 漢書蕭望之傳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平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也拔朋鄭明

好節士 漢書蕭望之傳令大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朱雲者｜｜｜勸望之自裁

儒宗 漢書蕭望之傳贊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為｜｜｜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近古社稷臣 上見

心如金石 後漢書王常傳帝於大倉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負忠臣也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

有守相器 後漢書寇恂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

有折衝千里之威 後漢書賈復傳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鄗尉光武曰賈

督｜｜｜｜｜｜｜方任以職勿以擅除

此太僕之室 後漢書祭形傳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太僕吾之與儕也按形時為太僕

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 後漢書祭形傳論祭形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猶貊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陸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

武節剛方動用安重 上見

大才晚成 後漢書馬援傳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況援兄

井底蛙 後漢書馬援傳謂囂曰子陽｜｜｜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元精所生王之佐臣 後漢書郎顗傳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

韓棱楚龍淵郅壽

蜀漢文陳龍濟南椎成後漢書韓稜傳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寳劍自手署其名曰｜｜｜｜｜｜｜｜｜時論者爲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龍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海内奇士後漢書臧洪傳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弒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枹鼓可得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

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後漢書宋弘傳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

楚國二龔不如云陽宣巨公後漢書宣秉傳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崇英逸偉後漢書蔡邕傳方今聖上克明輔弼賢知｜｜不墜於地

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後漢書鍾皓傳時皓及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歎曰｜｜｜｜｜｜｜｜

士之模楷國之楨幹後漢書盧植傳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内學爲儒宗｜｜｜｜｜｜｜｜也

一日千里後漢書王允傳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王佐才也

幹國之器後漢書岑晊傳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爲友李膺王暢稱其有｜｜｜｜

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後漢書劉儒傳郭林宗嘗謂儒｜｜｜｜｜｜｜

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後漢書郭太傳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月旦評後漢書許劭傳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焉

瑰玉秋霜後漢書孔融傳論懔懔焉皜皜焉其與｜｜｜比質可也

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後漢書謝夷吾傳稱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仁足濟時知周萬物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魏志武帝紀注孫盛異同雜語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太祖大笑

噓枯吹生魏志武帝紀注張璠漢紀孔公緒能清談高論｜｜｜｜

冠世之懿魏志武帝紀注河閒張超稱袁遺有｜｜｜｜幹時之量

儒林丈人魏志三少帝紀注傅暢晉諸公贊帝嘗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並屬文論名秀爲｜｜｜｜沈爲文籍先生望會亦有名號

龍翰鳳翼國之重寶魏志邴原傳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士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

｜｜｜｜｜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三人爲一龍魏志華歆傳注魏畧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三人相善時人號｜｜｜｜｜｜｜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

裴樂優劣魏志陳思王植傳注荀綽冀州記楊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爲後出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友善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小減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二兒之優劣即｜之｜｜也

子許少欲文生多情魏志衛臻傳注郭林宗傳曰臻父茲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皆呵減價乃取林宗曰｜｜｜｜｜｜｜｜此二人非徒兄弟乃一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按子許茲字

時雄兒魏志鄧艾傳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也與某相值故窮耳

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蜀志劉先主傳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

｜｜｜｜｜｜｜｜｜｜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臥龍（蜀志諸葛亮傳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伏龍鳳雛（蜀志諸葛亮傳注襄陽記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管蕭亞匹（蜀志諸葛亮傳亮之器能政理抑亦｜｜之｜｜也）

絕倫逸羣（蜀志關羽傳羽聞馬超來降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

南州冠冕（蜀志龐統傳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淸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士之｜｜由是漸顯）

非百里才（蜀志龐統傳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

國之元寶（蜀志秦宓傳注述劉焉表薦任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

廊廟器（蜀志許靖傳評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爲稱又以人物爲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爲大較｜｜｜也）

歎述不去口實（蜀志黃權傳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足下｜｜｜｜）

掞張（蜀志鄧芝傳孫權與諸葛亮書曰丁厷｜｜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注掞音夷念反或作㶣蕃謂丁厷之言多浮豔也）

筆妙舌妙刀妙（吳志吳主傳注沈友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眾人皆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之｜｜之｜｜之｜三者皆過絕於人）

生子當如孫仲謀（吳志吳主傳注吳曆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

宗室顏淵（吳志宗室傳注孫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爲｜｜｜｜）

蜀之揚雄今之仲舒（吳志闞澤傳注虞翻稱澤曰闞生矯傑蓋｜｜｜｜又曰闞子儒術德行亦｜｜｜｜也）

東南之美非徒竹箭（吳志虞翻傳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者｜｜｜｜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

當今無輩（吳志張溫傳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溫｜｜｜｜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

是我輩人（晉書何曾傳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曾曰卿｜｜｜｜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

今日顏子（晉書羊祜傳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之｜｜也）

子奇甘羅之儔（晉書裴秀傳度遼將軍毋丘儉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沈靜守眞性入道與博學強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兼包顏冉游夏之美）

頠若武庫五兵縱橫（晉書裴頠傳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一時之傑也）

杜乂膚清叔寶神清（晉書衛玠傳劉惔謝向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其爲有識者所重若此）

雅素佳士（晉書譙剛王遜傳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按承譙剛王遜子）

人之領袖（晉書魏舒傳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也）

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晉書劉智傳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

｜自比之外殆日目欲寢矣**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晉書唐彬傳彬使詣相府計事於時僚佐
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爲人
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因辟彬爲鎧曹屬**超然元著**晉書王戎傳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
王濟曰昨遊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璞玉渾**
金晉書王戎傳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
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勖工於用短陳道寧纚纚如束長竿**欽其寶莫名其器**上見**瑤林瓊樹**
風塵表物上見**用長用短**上見**纚纚如束長竿**上見**當從古人中求**晉書
王衍傳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耳**口中雌黃**晉書王衍傳妙善元言唯

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如珠玉**
在瓦石間晉書王衍傳衍儁秀有令望希心元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顧
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巖巖清峙壁立千仞**上見**神峰太**
儁晉書王澄傳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
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
平子矣按平子澄字**落落穆穆**上見**巳經平子**上見**人之水鏡**晉書樂廣傳尚書令衛瓘朝之
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
｜｜｜｜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上見**森森如千丈松**

晉書和嶠傳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雖礌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大廈棟梁**
上見**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晉書李重傳沉爲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不爲利行
不要名絕迹窮山韞韣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遁逸之節行成名立搢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
拔沉劉沉原**萬物不能移**晉書阮咸傳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若在官
人之職必絕於時**兼有諸人之美**晉書阮裕傳或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
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一丘一壑自謂**
過之晉書謝鯤傳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
｜｜｜｜｜｜｜｜**木屑霏霏**晉書胡毋輔之傳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不絕誠爲後進領袖

也彼澄王澄**兗州八伯**晉書羊曼傳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
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濌伯凡八人號｜｜｜｜蓋擬古之八儁也**四伯**
晉書羊聃傳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
高平張嶷以狡妄爲滑伯而聃以狼戾爲瑣伯蓋擬古之四凶**八達**晉書光逸傳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
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
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按逸字孟祖輔之即母輔之
懸河瀉水晉書郭象傳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注而不竭**弘敏而多奇雅達**
而聰哲晉書陸機傳賓禮名賢而張公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伐**

吳之役利獲二俊（晉書陸機傳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

若非龍駒當是鳳雛（晉書陸雲傳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

在乎四五之間（晉書虞預傳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予諸葛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龍躍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忠而不諂贊以力見授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斷斷時宜在亂猶顯不忘忠貞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爲謟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啟寤矣）

百代文宗（晉書陸機傳唐太宗制遠超枚馬高躡王劉——一人而已）

連璧（晉書夏侯湛傳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

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晉書孫楚傳楚初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

一詠一吟許將北面（晉書孫綽傳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矣）

吏非吏隱非隱（晉書孫綽傳綽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按許詢許詢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晉書吾彥傳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

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晉書吳綝傳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恭自然清州部吏不足汙吾兒也）

靜比揚子雲默識擬張安世（晉書成公簡傳簡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許言——）

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晉書王導傳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

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晉書陶侃傳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陸抗諸人不能及也）

道韻平淡（晉書樂廣傳彥輔——體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拔彥輔樂廣）

南金（晉書顧榮傳時南士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書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也書奏皆納之）

金玉其質見上

荒萊特苗鹵田善秀（晉書楊方傳恢嘗遣方爲文廌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耶聞處舊甕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力者乃——之——之——資質已良但沽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援授諸藉椒術贊術）

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晉書桓彝傳彝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徐寧眞海岱清士因爲叙之）

海岱清士上見

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晉書王湛傳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

渡江名

臣皆出其下晉書王承傳承少有重槩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王導衞玠周顗庾亮之徒｜｜｜｜為中興第一 中興第一見上 無官官事無事事心晉書劉惔傳孫綽為之誄云居官｜｜｜之｜處事｜｜之｜時人以為名言 勃窣為理窟晉書張憑傳憑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按劉惔 公才公望晉書顧和傳王導常謂和曰孔愉有｜｜而無公望丁潭有｜｜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 諂道佞佛晉書何充傳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於｜二何｜於｜ 正字拔人晉書蔡謨傳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按克蔡謨父 向謂問人不謂問位晉書蔡謨傳陳留時為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衍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君侯｜｜｜｜｜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 未若長卿慢世晉書王徽之傳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也 小者佳晉書王獻之傳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 獲士一人有半晉書習鑿齒傳後以脚疾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

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裁｜｜｜｜耳 珪璋特達機警有鋒晉書顧和傳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俊按導王導 山南有人晉書何琦傳桓溫嘗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焉何公負止足者也 野鶴在雞羣晉書嵇紹傳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之 正為顏回詩虞為游夏雖憲為子貢晉書文立傳師事譙周門人以｜｜陳｜李｜ 裴秀之死痛樂遂之嘉名晉書王沈傳察竊者以泚嗤為雅量瓌慧者以淺利為鎸鍤膺胎者以無檢為弘曠傭者以守意為鄙貞嘲哮者以麤發為高亮韞蓄者以色厚為篤誠恭婪者以博納為通濟眠賊者以難人為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與嘲閃者得清勵之聲除停恃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illegible]靜斯

皆｜｜｜｜｜｜｜｜ 湘中琳瑯晉書羅含傳太守謝尚與含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之｜按君章含字 才絕畫絕癡絕晉書顧愷之傳俗傳愷之有三絕｜｜｜｜｜｜ 不言而四時之氣備晉書褚裒傳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亦｜ 孫仲謀晉宣王流亞晉書桓溫傳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之｜也 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晉書殷仲文傳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古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隨陸無路絳灌無文晉書劉元海載記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

晌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序序之美惜哉**姿宇神調英雄之魁**晉書劉曜載記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卿其人矣後岳崔岳**吾門標秀**晉書慕容皝載記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煢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眈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之——乃佐時之良器也**魏之陳徐晉之潘陸**晉書姚興載記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儁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其作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遇於楊祖非尚明矣興曰若爾祖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祖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爲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西方英儁**見上**遠來騏驥不知近在東都**晉書馮跋載記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遙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歎向之曰吾何識子之晚也按素弗馮跋弟**紅紫成章邱陸生韻**晉書慕容德載記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摽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淸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俛仰則————至於今日荒草頹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七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八

言語部四

品藻下

台鼎人宋書謝方明傳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處闇室未嘗有惰容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丹陽尹劉穆之白高祖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直置便自是———無論復有才用**應有盡有應無盡無**宋書江智淵傳爲隨王誕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咨議參軍謝莊府主簿沈懷文並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人所————者其江智淵乎**始平始安可謂二始**宋書顏延之傳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眞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出爲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郡今卿又爲————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俗惡俊異世疵文雅**見上**望雖不足才能有餘**宋書臧質傳任晉之樂安人也歷世祖南平王鑠撫軍右軍司馬長史行事太祖稱之曰——————**氣概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書王元謨傳元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淸節必繼美吳隱之**宋書王鎮之傳出爲使持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祖謂人曰王鎮之少著將——————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所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荆楚仙人**宋書袁顗傳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嘆曰此——————也**此入作公應繼王太保**宋書自序沈林子簡素廉靖不交接世務義讓之美著於閨門雖在戎旅語不及軍事所著詩賦讚三言箴祭文樂府表牋書記白事啓事論表二

一百二十一首太祖後訪林子宗歎息曰｜｜｜｜**後來佳器**齊書豫章王嶷傳入爲宋順帝車騎諮議參軍府掾轉驃騎仍遷從事中郎諮可從袁粲粲謂人曰｜｜｜｜也**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齊書王儉傳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放効儉嘗謂人曰｜｜｜｜｜｜｜｜｜｜蓋自比也**今之樂廣**齊書張緒傳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謂人曰此兒｜｜｜｜也**正始遺風**齊書張緒傳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宜爲宮職**過江未有人**齊書張緒傳僕射王儉謂人曰北士中覓張緒｜｜｜｜｜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人不耳**使人不衣自暖**齊書謝超宗傳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歡**風流不墜政在江郎**齊書江斅傳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斅歎曰｜｜｜｜｜｜｜｜**江東裴樂**齊書陸慧曉傳慧曉清介正直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也**閤下自有二驥**齊書劉繪傳豫章王嶷爲江州以繪爲左軍主簿隨鎮江陵轉鎮西外兵曹參軍驃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史之中見遇莫及琅邪王詡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也**卿過李偉我非林宗**齊書樂頤傳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頤爲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於茅｜｜｜｜郭｜｜**祖逖之流**梁書鄭紹叔傳時刺史蕭誕以弟諶誅蕭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illegible]徐孝嗣見而異之曰｜｜｜｜也

精神秀朗梁書范岫傳[illegible]流親人袁照學書一夜不怠照撫其背曰卿｜｜｜｜而勤於學卿相才也卿相才兒**王訓無謝彥回**梁書王訓傳遷侍中既拜入見高祖從容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爲宰相敬容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神情不凡必成佳器**梁書傅昭傳昭十一隨外祖於朱雀航賣曆日爲雍州刺史袁顗客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梁書到洽傳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匹高祖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常竊議｜｜｜｜｜｜｜｜五年遷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群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昂昂千里之駒**梁書袁昂傳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之曰｜｜｜｜｜｜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即千里爲字**金山玉海**梁書朱异傳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曰竊見錢塘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閑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萬丈緣陛未登｜｜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稱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梁書羊侃傳高祖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即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荊南秀氣**梁書劉之遴傳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梁書王規傳大同二年卒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遒正神峰標映｜｜｜｜｜｜｜｜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端右材**梁書蕭介傳侍中闕選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之｜也

臧盾之飲蕭介之文梁書蕭介傳初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
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
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
祖兩美之曰||||||||即席之美也 東南美 劉孺
傳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
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
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劉
孺雒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同其見親愛如此 雒陽才 上見
滕曾子 梁書滕曇恭傳太守王僧度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爲||| 當爲儒者
宗 梁書賀瑒傳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
將來|||| 賞德標奇未過此子 梁書庾詵傳子曼倩亦早有令譽世祖在荊州辟爲主簿遷中
錄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荊南信多
君子雖美歸田鳳清屬桓階|||||||| 意聖人 沈不

害傳傳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 兩玉人
檢僕射汝南周弘正嘗稱之曰沈生可謂|||乎
南史謝晦傳時謝混風華爲江左第一嘗與晦 蕭散直上 南史王惠
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耳
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
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王郎有
如萬頃陂焉 有如萬頃陂 上見 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南史柳惲傳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
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 明珠 南史劉孺傳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叔父瑱爲義興郡攜以之
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也 益者三友此實其人 南史劉遵傳遵自隨蕃及在東宮以舊恩
偏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
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
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
爲心辭章博贍元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

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鄙升不動朱霄衿叩本
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及引道南
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 半天朱霞雲中白鶴 南史
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劉訏傳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歊矯
矯出塵如||||訏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纖縞揆歊訏族兄
此子當年的人物 魏書宗室孚傳少有令譽侍中游擊幷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上
||恨吾徒衰老不及見耳 言同百舌膽若鼷鼠 魏書宗室慶和傳東豫州刺史爲蕭衍將所攻渠城
降之衍以爲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
望風退走衍責之曰|||||||||遂徒合浦 當爲宗室
領袖我不妄談人物 魏書任城王澄傳以氐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荊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
文明太后引見存誠勵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
德音閑婉||||||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記之||||

||也 文武頓出其門 魏書宗室崇傳高祖南伐蕭寶卷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崇身備三仗免冑直前
將士從之顯達奔潰動發僞計爲於爾日勇冠三軍高祖大悅
而言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以功賜爵高平縣
侯 胸中所懷踰於甲兵 魏書崔浩傳召新附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
視此人尫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乃
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
至此也 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 魏書盧元明傳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
遇與忘返性好元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文筆別有集錄少時
嘗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
盧郎有如此風神|||||||| 黃中內潤文明外照 魏書
||||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
高允傳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元伯見而異之歎曰
高子||||||||必爲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 劉生

堂堂搢紳領袖魏書崔挺傳肅宗初大軍破秋石𢷬爲李平行臺則中城拔壘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

朝之儁秀魏書郭祚傳自官夕秋清徽後園高祖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浩浩如黃河東注魏書崔光傳大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參撰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爲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固今日之文宗也

有規檢禰衡無冰稜文舉北齊書盧文偉傳長風太守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思道｜｜｜｜｜

嘗發爲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北齊書崔㥄傳祖鄉李渾宴聚名賢詩酒正驩謔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使人那得不畏服

物外司馬北齊書王晞傳性閑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

此人風流警拔北齊書裴讓之傳爲大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裴文季爲不忘矣

佳舍人北齊書裴讓之傳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蘊藉文襄目之曰士禮｜｜｜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

獨孤公猶鏡隋書高熲傳右衞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上上怒之皆被疏黜因謂熲曰｜｜｜｜｜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按熲父賓賜姓獨孤氏

河朔英靈隋書李德林傳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之｜｜也

襄陽水鏡復在於茲隋書柳莊傳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在梁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矣

德爲人表行爲士則隋書盧昌衡傳出爲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論者以爲美談

金城湯池隋書辛彥之傳吳興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公所謂｜｜｜｜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

齊平寶鼎歸北史魏宗寶偉傳偉性溫柔好虛靜篤學愛文初自鄴還庾信贈其詩曰梁亡垂棘反｜｜｜｜｜爲辭人所重如此

精神大道北史崔㥄傳㥄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嶷如神以簡貴自處爲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

趙李人物北史李渾傳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今實居多使還爲東郡太守

北間第一才士北史邢邵傳下時與梁和妙簡聘使邵與魏收及從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讓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子才故應比｜｜｜｜｜｜何爲不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行限南人曰鄭伯猷後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爲不可

能賦能詩北史陽休之傳休之字子烈儁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爲之語曰｜｜｜｜陽休之

有君子貌兼君子心北史楊達傳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曰｜｜｜｜｜｜｜｜者唯楊達耳

業廣鎔金器成琢玉舊唐書禮儀志永泰二年敕曰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各奉義方修德立身事資括羽恐干戈之後學校尚微僻居遠方無所諮稟山東寡學頗疑必就於馬融關西盛名尊儒乃稱於楊震負經來學當集京師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將子弟欲習業者自今已後並令補國子生欲其｜｜｜｜｜｜｜｜日新厥德代不乏賢

激濁揚清舊唐書王珪傳時房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元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

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巳所懷謂之確論**飛鳥依人自加憐愛**舊唐書長孫無忌傳

太宗目無忌曰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一代楷模**舊唐書李

靖傳靖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爲||||乃下

優詔加授特進**倉曹人物志**舊唐書李守素傳守素尤工譜學自晉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閥閱莫不

詳究當時號爲行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援證世南

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歎曰行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李倉曹以善談人物及得此名雖爲美事然非雅目公既言成

準的宜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彥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爲五經笥今日||爲|||可矣**霞開飈起**舊唐書孔

穎達傳貞觀|八年圖形於凌烟閣贊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校讎||**海內明珠東南遺寶**

舊唐書狄仁傑傳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爲河南道黜陟使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

過知仁矣足下可謂||之||||之||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後來詞人稱首**舊唐書張九齡傳開

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中書令與九齡同姓叙爲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也九齡既欣知已亦

依附焉**塵外孤標雲間獨步**舊唐書杜審權傳制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守尚書左僕射上柱國

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戸杜審權韻合黃鐘行眞白璧冲粹孕靈岳之秀精明含列宿之光||||||||**春蘭**

秋菊俱不可廢舊唐書裴守眞傳子子餘事繼母以孝聞舉明經累補鄠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諶皆以文

法兼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子餘與朝隱行諶優劣崇業曰譬如|||||||也**醍醐**

乳腐舊唐書穆寧傳贊與弟質員賞以家行人材爲搢紳所仰贊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爲

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賞爲||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爲高**寒松千文**舊唐書穆寧傳論穆融監

之剛正如||||倚嚴||勁節**鷙鳥逐雀英氣動人**舊唐書穆寧傳論賞節實峯州之敢決如||||||

||瑞玉晴川舊唐書鄭朗傳詔曰鄭朗植謀端方京氣莊重讜若||||濬如||||**天下文宗**舊唐書陳

子昂傳家世豪富子昂獨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爲感遇詩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矣由是知

名**不意培塿而松柏成林**舊唐書郎餘令傳初授霍王元軌府參軍數上詞賦元軌深禮之先是餘

令從父知年爲霍王友亦見推仰元軌謂人曰郎氏**當爲國器**兩賢人之望也相次入府||||||||

聳壑昂霄舊唐書房玄齡傳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秘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

未有如此郎者||||但恨不見其||||云**明珠兼乘未若一言**唐書薛收傳嘗上書諫王止畋

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長者卿也||||||||令賜黃金四十鋌**鳥有火色騰上必速**唐書馬周

傳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恐

不能久**我家龜龍**唐書崔液傳液字潤甫尤工五言詩湜歎因字呼曰海子||||也**多識君子**

舊唐書褚遂良傳時飛雉數集宮中帝曰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俍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俍子曰得雄者王

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

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哉**五百歲一賢者生**唐書員半千傳羈丱通書史客晉州州舉童子房元

齡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常曰||||||子宜當之因改今名凡

舉八科皆中

形如死灰心如鐵石 唐書唐臨傳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爲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絕意俯欵曰爲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云

謝清貌古 唐書韓思復傳初鄭仁傑李無爲者隱居大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恨仕不及宰相也

稚圭今之管蕭 唐書張文瓘傳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爲長史嘗歎曰｜｜｜｜｜吾所不及

盛德遺範 唐書韋陟傳開元中居喪以父不得志殁乃與弟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造敦曉乃強調爲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盡在是矣

直遺愛兼之者魏公 唐書魏知古傳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子產古｜｜｜其乎｜

斯爲國寶不墜家風 唐書盧奐傳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專城之重

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

後出詞人之冠 唐書張九齡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也

朝廷羽翮 唐書李程傳敏爲帝所遇嘗｜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也

本求茂才乃得遷固 唐書韋述傳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陋倪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它唯命之問曰｜｜｜｜｜｜遂上第

當變二鄒之間 唐書鄒士美傳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眞卿柳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與口｜｜｜｜矣｜

國瑞 唐書劉晏傳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

楊氏之慶 唐書楊嗣復傳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閱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也因字曰慶門

日角珠廷非庸人相 唐書李珏傳甫冠舉明經李絳爲華州刺史見之曰｜｜｜｜｜｜｜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也乃更舉進士高第

清廟之器 唐書李珏傳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遷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

釘座梨 唐書崔邠傳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爲門目曰｜｜｜言座所珍也

百鍊剛 唐書元德秀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或問所長華曰穎士若｜｜之｜不可屈

藥籠中物 唐書元行沖傳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臘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不可一日無也

三珠樹 唐書王勃傳初勔勮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

干將莫邪難與爭鋒 唐書李邕傳邕雖黜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常謂邕如｜｜｜｜｜｜｜｜但虞傷缺耳

謫仙人 唐書李白傳天寶初

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

玉界尺 五代史六臣傳趙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

桂林之下無雜木 宋史李昉傳昭遘字逢吉宗諤從子也幼時楊億嘗過其家出拜億命爲賦既成億曰｜｜｜｜｜｜｜非虛言也

大事不糊塗 宋書呂端傳時呂蒙正爲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決意相之

風流安石瀟灑淵明 宋史沈遼傳遼故受知於王安石王安石嘗與詩有｜｜謝｜｜｜｜陶｜｜之稱

經馳萬馬中能駐足 宋史王存傳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者其王存乎

鷙鶴摩霄不可籠縶 宋史謝泌傳泌性好直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倚以忠義自任徐禩稱其如｜｜｜｜｜｜｜｜

光風霽月

宋史周敦頤傳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 **晴雲秋月塵埃不到** 宋史文同傳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曰與可襟韻灑落如｜｜｜｜｜｜｜｜司馬光蘇軾尤敬重之 **冰壺玉尺纖塵弗汙** 元史黃溍傳溍天資介特在州縣惟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 **消堅釋石** 闕覽 鹽鐵論東方朔自稱辯略｜｜｜｜當世無雙 **憤憤僊僊姚姚** 劉向說苑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嘆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

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鬥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浸水時雨** 孔叢子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之與｜｜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時雨之所生也[illegible]大焉民

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文之烏獲** 王充論衡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也 **超而又超** 王充論衡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 **鴻儒世之金玉** 王充論衡故夫邱山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也奇而又奇矣 **河漢涇渭** 王充論衡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也其餘｜｜也 **精潔心過於丹青** 荀悅前漢高后紀贊曰于陵之徒｜｜｜｜｜矣 **通而不黎清而不介** 王粲英雄記華歆潔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嘆曰若華公可謂｜｜｜｜｜｜｜｜者矣 **風雲之器** 袁宏後漢紀袁宏曰馬援才氣智略足為｜｜｜｜躍馬委質編名功臣之錄選其

時矣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猶復垂心講藝深微才亦過乎 **稱量天下繩墨四海** 袁宏後漢紀末世陵遲臧否與執銓提衡｜｜｜｜之人揚清激濁｜｜｜｜之上於是德不容而怨有餘故君子道亢而無容全之體小人危窮而有害勝之心風俗彫薄大路險巇其在斯矣 **顯處視月** 劉義慶世說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牖中窺日** 上見 **世之干將** 劉義慶世說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譬諸寶劍則｜｜｜｜ **謖謖如勁松下風** 劉義慶世說世目李元禮｜｜｜｜｜｜｜ **平輿二龍** 劉義慶世說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之淵有｜｜焉 **九皋鳴鶴空谷白駒** 劉義慶世說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之｜｜｜｜之｜｜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

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
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徊懸鼓之待槌　八音琴瑟五色龍章上見
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劉義慶世說王公目太尉｜｜｜｜｜｜
三年少劉義慶世說阮光祿云王家有｜｜｜右軍安期長豫
吐佳言如屑劉義慶世說胡毋彥國｜｜｜｜｜後進領袖
豐年玉　荒年穀劉義慶世說世稱庾文康爲｜｜｜稺恭爲｜｜｜
標鮮劉義慶世說世目杜弘治｜｜季野穆少
穆少上見
林澤中爲自遒上劉義慶世說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歎林公器朗神儁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疏
風領毛骨不復見如此人上見
標雲柯而不扶疏上見
樂託修拔劉義慶世說謝中郎云王修載｜｜｜｜之性出自門風
文學鏃鏃　無能不新劉義慶世說謝鎮西道敬仁｜｜｜｜｜｜｜｜
亭亭直上劉義慶世說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阿大羅羅清疏

羅羅清疏上見
觸目琳琅劉義慶世說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見｜｜珠玉
日月入懷劉義慶世說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之｜
單衣襜褕有餘劉義慶世說邊文禮才詳儁逸孔北海謂之於曹公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則｜｜
嵯櫱劉義慶世說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
攀安提萬劉義慶世說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
遊雲驚龍劉義慶世說時人目王右軍飄如｜｜矯若｜｜
有天際眞人想劉義慶世說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腳北窗下彈琵琶故自｜｜｜｜｜｜
不復似世中人劉義慶世說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
湛若神君劉義慶世說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

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嶽峙淵清劉峻世說注李氏家傳曰膺｜｜｜｜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頹頹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䬃䬃如行松柏之下
頹頹如玉山上見
軒軒如千里馬上見
䬃䬃如行松柏之下上見
德爲龍光聲化鶴鳴酈道元水經注漢末多士其中刺史二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軌蒸蓋同會於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爲冠蓋里而刻石銘之此碑於永嘉中始爲人所毀其餘文尚有可傳者其辭曰峩峩南岳烈烈離明實敷儁乂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
傑出薄域劉道元本紀注徐孺子名稚南昌人高尚不仕太守賈萌辟不就桓帝問尚書令陳蕃徐稚袁閎誰爲先後蕃答稱袁生公族不鏤自雕至於徐稚｜｜｜｜故宜爲先
孤峯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

劉肅大唐新語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爲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裝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爲罪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半英雄殷芸小說傅巽有知人之鑑在荊州目龐統爲｜｜｜後統附劉備見待次諸葛亮如其言
醉聖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沈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爲｜｜
膾屠郎浩魏泰東軒筆錄王荊公爲

館職與滕甫同為開封府試官甫屢稱一試卷荊公取遂其這寘在高等及拆封乃王觀也觀平日與甫親薦其為人薄於行荊公素惡之至是疑為滕所賣怒見於色謂滕處操倖言以自辯且曰苟有意賣公者令甫老母不吉荊公恢然答曰公何不愷悌凡事須懷輕重豈可以太夫人為呪——奇逸通脫驥子墮地也荊公又不喜鄭獬至是自為——

案要得避暑錄話俞澹字清老揚州人少與魯直同從孫莘老學於漣水軍魯直時年十七八自稱清風客清老云——

寘——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八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五

常談上

思之思之鬼神通之管子內業——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

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管子侈靡——道若祕云——稛載而歸管子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

持條橐变管子小問——不以官為事——釣名管子——之人無賢士焉[illegible]有工管子一曰[illegible]者——伏寇在側精有目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沉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於隱也沉疑之

得民也者前貴術令不虛行管子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成軸管子——夫——後賤者知之驗也——之多也其慮大也不免其入小也不寡情之未驗之患也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功管子——兆成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善者不辯辯者不善金玉滿堂老子——莫之能守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舉火晏子問之間士待臣而後——者數百家眾口鑠金晏子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按國語作眾心成城——衣莫若新人莫若故晏子晏公與晏子立於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之新也信善矣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其應如響子華子必以其——天地之間人為貴子華子人之所為

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伸屈也皆與天地之
大數通體而為一故已｜｜｜四通八達【尸子】華子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負嵎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
｜而｜｜游士之所湊也不知甘苦【墨子】今有人於此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之辨矣
出其不意【孫子】攻其無備｜｜｜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商子】公孫
鞅曰臣聞之｜｜｜｜｜｜不瞽不聾不能公【慎子】不聽不明不能王｜｜｜海與山爭
水海必得之貧者士之常【列子】｜死者人之終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列子】孔子
顧謂弟子曰｜｜其痀僂丈人之謂乎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列子】宋有狙公者愛狙養
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

而｜｜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而｜｜足乎衆狙皆伏而喜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列子】
語有之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中傷【列子】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之不能有所｜
｜｜放生【列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示有恩也客曰民知
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河漢【莊子】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
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不近人情見上六合之外聖人存
而不論【莊子】｜｜｜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孟浪【莊子】
夫子以為｜｜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莊子】長梧子曰是黃帝之
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越俎代

庖【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肯綮【莊子】技經｜｜之未嘗而況大軱乎新發於硎【莊子】
今臣之刀十九年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莊子】｜｜
｜｜｜｜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師心【莊子】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
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者也內熱【莊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與注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
不可解於心【莊子】子之愛親命也｜｜｜｜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見上風波【莊子】言者｜｜｜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肝膽楚
越【莊子】自其異者視之｜｜｜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形骸之外【莊子】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
索我於｜｜｜｜｜不亦過乎安排【莊子】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蚊負【莊子】肩吾

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
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山也既雕既琢復歸於朴【莊子】者歸之｜｜｜｜｜｜｜侗乎其無識
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雀躍【莊子】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而遊華
封祝【莊子】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
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
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物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
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
殃則何辱之有呼牛呼馬【莊子】昔者子｜我｜也而謂之牛｜我｜也而謂之馬有數存焉於其

聞 莊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 可口 莊子彼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天門開 莊子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弗|矣

見笑大方 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洋而歎

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常||於||之家

|見落馬首穿牛鼻 莊子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是謂人

筌蹄 莊子|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管闚 莊子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

材與不材之間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

目擊 莊子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步亦步趨亦趨 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匍匐而歸 莊子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耳

數米 莊子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解衣般礴 莊子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聞人足音跫然而喜 莊子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矣

日計不足歲計有餘 莊子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見上

鹵莽滅裂 莊子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陳人 莊子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開口笑 莊子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編虎須 莊子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不免虎口 見上

平為福 莊子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

千里不留行 莊子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布施 莊子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

厚貌深情 莊子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人心險於山川 見上

酒保 莊子狙公賦芧 酒保 ……

遠水不救近火 莊子……

知淵中之魚者不祥 ……

地於行也而德絀吹毛求疵韓非子不｜｜而｜｜不洗垢而察難知矛楯韓非子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
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
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韓非子鄙諺曰｜｜｜｜｜｜｜｜此言多資之易
為工也蓬生麻中荀子｜｜｜｜不扶而直君子道其常荀子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
危也汙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曰｜｜｜｜而小人道其怪大君子荀子小人之傑也彼固曷
足稱乎｜｜之門哉井井有條荀子｜｜分其｜｜理也有治人無治法荀子有亂君無亂國
｜｜｜｜天君荀子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規磨之說荀子是｜｜｜也滿巾之辟也注
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其久則偏盡而不圓
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

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權之言也養欲給求荀子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
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人之｜｜人之｜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
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情文俱盡荀子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其次情文代
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坐而言起而行荀子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故｜｜｜｜｜｜之｜｜可設張而可施
｜｜天圓地方呂氏春秋｜道｜｜道｜聖人法之所以立上下天下太平呂氏春秋｜｜｜｜萬物
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呂氏春秋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
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此之謂
至貴以不解解之呂氏春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
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
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乃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也耳而目之呂氏春秋趙襄
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
邪為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矣登所與吾又耳而目之矣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
復問而以為中大夫以石投水呂氏春秋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奚若孔
子曰沒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
不可謂乎呂氏春秋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可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
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

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
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嘆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
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
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無立錐之地呂氏春秋無欲者其視有天下也與
｜｜｜｜｜何交淺言深荀子氾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客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也談語而不
稱師是返也｜｜｜｜而｜｜是亂也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臨河羨魚
不如歸家織網淮南子｜｜而｜｜｜｜｜｜｜｜｜不今不古揚子童牛角馬｜｜發策
決科揚子或曰甚似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

子為道乎羊質虎皮揚子――而――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章而習之子國
為利乎
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白紛作猳揚子或曰何
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以處偽曰有
人則――之無人則――之之謂年彌高而德彌邵揚子
偽觀人者容其作猳而已矣――――者是孔
子之漏脯充饑鴆酒止渴抱朴子曰――以――以奴數嬰腓子以抱朴
往以酬――以――
猶將獨立者為游吞疏概以云云抱朴子詠河洛之籍三教巾文
――――者為曉解當世籍博百氏之――
子程元曰――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
爾所及也魚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子讀書
範譚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國語諺曰
觀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惑
――――――――注講貫國語士朝而受業晝而――夕而
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
如登喻難如崩喻易

受業上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國語――――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
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惟其所在生氣國語――不報楚
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惡而抗宋我
曲楚直其衆擇禍莫若輕國語范文子曰擇禍莫如輕
莫不――――禍無所用輕福無所用重爭
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戰國策臣聞――――――揣摩戰國策得太
公陰符之謀
伏而讀之簡抵掌而談戰國策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行百
練以為――――――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
里者半九十戰國策詩云――於――此言末路之難歡戰國策秦軍大剋趙軍大破秦人――
――道人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戰國策蔡澤曰吁君何所見之蛇
貝瞪晚也夫――――――
足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
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

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
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者終
亡其門下戰國策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開罪戰國策文倦
酒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於是憒於憂
而性懧愚沈於國家亡羊補牢戰國策莊辛語曰見兔而顧犬未
之事――於先王為晚也――而――未為遲也
公子王孫戰國策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
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左挾彈
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
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親友戰國策孟嘗君擇舍
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
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
――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抱薪救火戰國策以地事秦譬猶
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而――――也薪不盡
則火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戰國策鄙語曰――――――――
不止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

於牛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戰國策古之――――――壹敗塗
後乎――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
地史記高祖紀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
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
者亡賴史記高祖紀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
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公卿其一未知其二
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史記高祖紀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
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
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
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
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
天下也高祖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
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饟不絕糧道吾
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

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

妒賢嫉能 上見

有氣力 史記呂后紀朱虛侯｜｜｜

詿誤 史記文帝紀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吏民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

當世得失之林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也何必舊聞

小鬼 史記封禪書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之神者

陳陳相因 史記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武斷鄉曲 史記平準書豪黨之徒以｜｜於｜｜

招搖 史記孔子世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市過之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 上招搖翱翔也

不能贊一辭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

折衷 史記孔子世家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於夫子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史記陳涉世家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之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哉

夥頤 史記陳涉世家陳勝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

便宜施行 史記蕭相國世家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上來以聞

言人人殊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

諸生 上見

美如冠玉 史記陳丞相世家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丈夫｜｜｜耳其中未必有也注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

因禍爲福轉敗爲功 史記管晏傳其爲政也｜｜而｜｜｜而｜｜｜貴輕重慎權衡

罷休 史記孫子傳吳王曰將軍｜｜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舟中之人爲敵國 史記吳起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盡｜｜也

魚肉 史記張儀傳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王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也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史記孟嘗君傳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元孫元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今君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

食客三千 史記孟嘗君傳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嘗好客遇客無所敢失｜｜｜｜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

有何面目 上見

唾面 上見

物有必至事有固然 上見

掉臂不顧 上見

穎脫而出 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

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非特其末見而已**無所有**上見**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史記平原君傳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所謂｜｜｜｜者也**翩翩佳公子**史記平原君虞卿傳平原君｜｜濁世之｜｜｜｜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利令智昏**上見**窮愁著書**上見**俾倪**史記信陵君傳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史記春申君傳論曰｜｜｜｜｜｜｜｜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擢髮**史記范雎傳｜賈之｜｜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負荊**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廉頗聞之肉袒｜｜以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刎頸之交**上見**膠柱鼓瑟**史記藺相如傳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而｜｜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史記鄒陽傳諺曰有｜｜｜｜｜｜｜｜何則知與不知也**不羈**史記鄒陽傳使｜｜之士與牛驥同皁**先容**史記鄒陽傳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無因至前**史記鄒陽傳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而｜｜也**明珠闇投**上見**積毀銷骨**史記鄒陽傳衆口鑠金｜｜｜｜**草藁**史記屈原傳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闒茸**史記賈生傳｜｜尊顯兮讒諛得志**蔕芥**史記賈生傳細故｜｜兮何足以疑**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史記魏豹傳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緩頰**上見**腐儒**史記黥布傳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掉三寸舌**史記淮陰侯傳酈生一士伏軾｜｜｜之｜下齊七十餘城**備員而已**史記申屠嘉傳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等爲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

廉謹爲丞相｜｜｜｜按平原君傳毛遂自贊曰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意亦相似而常談所譏則彷此傳**民以食爲天**史記酈生傳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人｜｜｜**目皮相**史記陸賈傳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恐失天下之能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史記袁盎傳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沾沾自喜**史記魏其武安侯傳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不直一錢**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

囁耳首鼠兩端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
語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
｜｜死灰復然史記韓長孺傳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
｜｜｜安國安國曰｜｜獨不｜｜乎田甲曰然卽溺
之數奇史記李將軍傳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
爲李廣老｜｜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史記李將軍傳贊諺曰｜｜｜｜土崩瓦解史記主父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偃傳天下
之患在於｜｜｜｜何相見之晚史記主父偃傳書奏天子天子召
不在於｜｜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
也｜｜吞雲夢者八九史記司馬相如傳｜｜｜道不拾遺史
｜｜其於胸中曾不蔕芥｜｜｜記
循吏傳子產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
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四年田器不歸五年
士無尺籍喪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史記汲黯傳上居病莊助爲
期不令而治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

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
｜｜｜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
臣至如黯刀筆吏史記汲黯傳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
近之矣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
｜｜｜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重足而立見後來居上史記
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上汲黯
傳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
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
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
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者｜｜上默然有間
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推轂史記鄭當時傳每朝候上之間
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
｜｜及官屬丞史有味其言之上見史記儒林傳序太史公
誠有味其言之也功令曰余讀｜｜｜至於廣厲
學官之路未嘗蘊藉史記酷吏傳義縱者河東人也補上
不廢書而歎也黨郡中令治敢行少｜｜｜縣無逋事不寒

而栗史記酷吏傳義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
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
鞠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救過不贍史記酷吏傳九卿碌
四百餘人其後郡中｜｜｜｜碌奉其官｜｜｜｜
何暇繩墨不能得要領史記大宛傳騫從月氏至卑論儕俗史
之外乎大夏竟｜｜｜月氏｜｜記
游俠傳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與世沈浮見上居門史
豈若｜｜｜｜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記
郭解傳邑中賢豪談言微中史記滑稽傳天道恢恢豈不滑稽
｜｜者以十數大哉｜｜｜｜亦可以解紛
史記滑稽傳序甚有文理漢書高帝紀十一年五月
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
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
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
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爲南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漢
粵王使陸賈卽授璽綬它稽首稱臣書

景帝紀黃金珠玉｜｜｜｜｜｜嗚呼漢書武帝紀登日親登｜
｜｜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高御史乘轎在廟旁吏卒
咸聞｜萬惡心漢書昭帝紀定大旱六月發三輔及漢家自有
歲者三稱閔｜｜年吏有告劾亡者也迫東
制度漢書元帝紀八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
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
爲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
曰｜｜｜｜｜｜｜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俗儒不達時宜上見科第漢書
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元帝
紀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無爲漢書成帝紀建始元
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郎從官年六月有青蠅
數集未央宮成帝紀中陵司比比漢書哀帝紀郡
殿中朝者坐加功馬殿門內尚未｜｜閎｜｜｜地動權
枯朽者易爲力漢書異姓諸侯王表鍋金石者難不絕如綫漢
爲功｜｜｜｜｜｜｜｜其勢然也書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稍益衰微｜｜｜｜一人鄉隅漢書刑法志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而悲泣則一
堂皆爲之不樂銅錢漢書食貨志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上幣｜｜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係
風捕景漢書郊祀志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終不可得挺身漢書五行志｜｜獨
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縮朒漢書五行志肅者王侯｜｜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注師古曰朒
音女六反投鼠忌器漢書賈誼傳里諺曰欲｜｜而｜｜此善喻也反脣相稽漢書賈誼傳秦人家富子
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而｜｜履
雖鮮不加於枕漢書賈誼傳｜｜｜｜｜｜冠雖敝不以苴履頤指漢書賈誼傳今陛下力制天下
｜｜如意如意見上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漢書董仲舒傳夫天亦有

所分予｜｜｜｜｜｜｜｜｜｜｜｜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差以豪氂繆以千里漢書司馬
遷傳易曰｜｜｜｜｜｜｜｜按史記作失之毫氂差以千里徐廣曰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戴盆望天漢書司馬
遷傳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何以｜｜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
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薄技見上九牛亡一毛漢書司馬遷傳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
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與螻螘何以異
談何容易漢書東方朔傳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曲突
徙薪漢書霍光傳｜｜｜｜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漢書韋賢
傳鄒魯諺曰｜｜｜｜｜｜｜｜｜｜取青紫如拾芥漢書夏侯勝傳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

術經術苟明其｜｜｜｜｜俛｜地｜耳學經不明不如歸畊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漢書夏侯勝傳勝從
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
謂｜｜｜｜｜｜｜｜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顓門名經見上直日漢書京房傳分
六十四卦更｜｜用事足以自娛漢書翼奉傳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
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延年益壽漢書李尋傳宜急改元易號迺
得｜｜｜｜皇子生災異息矣多謝漢書趙廣漢傳湖都亭長西至界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問趙君注師古
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如神漢書趙廣漢傳發姦擿伏｜｜見事風生漢書趙廣漢傳專厲
彊壯蠭氣｜｜｜｜無所迴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不可干以私漢書尹翁歸傳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

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托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
不任事也又｜｜｜｜五日京兆漢書張敞傳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
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
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
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遂棄舜市惶恐漢書朱博傳遷琅邪
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毋持布鼓過雷門漢書王尊傳遷
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
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卑人漢書劉輔傳以

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不可以爲主
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漢書孫寶傳爲京兆尹故吏
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
交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文
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
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
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稚季寶曰其次文曰｜｜｜
｜｜｜｜寶默然稚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
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自恐見危時淳于長
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稚季託寶故寶窮無
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
取稚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
度稚季而譴他事衆口讙譁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稚季耳目長
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
所厚自陳如此文曰吾與稚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顧受將命
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

禍耳稚季遂不敢犯法寶竟歲無所譴
布衣交見上
耳目長見上
同學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好學治齊
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博
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漢書王嘉傳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
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
里諺曰｜｜｜｜｜｜
臣常爲之寒心賢董賢
尊師重傅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書國之將興｜｜｜而｜｜
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
賜餐賜太師靈壽杖
鼻祖漢書揚雄傳有周氏之蟬嫣兮或｜｜於汾隅
疏通證明漢書儒林傳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
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
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注師古曰同
門同師學者也疏通猶言分別也證明明其僞也按喜孟喜
同門見上
相思漢書外戚傳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
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
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
上愈益｜｜悲感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
遲姍帷
一作幃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九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

言語部六

常談下

推心置腹（後漢書光武帝紀降者更相語曰蕭王｜赤｜｜人｜中安得不投死乎）反水不收後悔無及（後漢書光武帝紀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為將猶恐無能有益｜｜｜｜）

樂此不為疲（後漢書光武帝紀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也）

郎官上應列宿（後漢書明帝紀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含飴弄孫（後漢書明德馬皇后傳吾但當｜｜｜｜不能復關政矣）

猶去虎口歸慈母（後漢書劉盆子傳明日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上見）

鐵中錚錚傭中佼佼（上見）

一丸泥封函谷關（後漢書隗囂傳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為大王東｜｜｜｜此萬世一時也）

萬世一時（上見）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後漢書馮異傳赤眉破平士卒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

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又望蜀（後漢書岑彭傳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差強人意（後漢書吳漢傳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隱若一敵國矣）

有志者事竟成（後漢書耿弇傳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也）

落落難合（上見）

明見萬里（後漢書竇融傳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之外）

底裏（後漢書竇融傳自以｜｜上露長無纖介）

孤雛腐鼠（後漢書竇憲傳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耳）

修飾邊幅（後漢書馬援傳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

久稽天下士（上見）

妄自尊大（後漢書馬援傳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不如專意東方）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漢書馬援傳已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守錢虜（上見）

開心見誠（後漢書馬援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

萎腇（後漢書馬援傳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知有

其無成而但||咋舌叉手從族乎

矍鑠 後漢書馬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

據鞍顧眄上見

畫虎不成反類狗 後漢書馬援傳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縭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按後漢書孔僖傳又有畫龍不成反爲狗之語僖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

刻鵠不成尚類鶩上見

輕薄上見

切齒上見

寒心上見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後漢書卓茂傳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今吾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

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後漢書宋弘傳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事不諧矣上見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後漢書韋彪傳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 按孝經緯之文也

毛食 後漢書馮衍傳飢者||注臣賢按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用

二天 後漢書蘇章傳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 後漢書梁竦傳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

作舍道傍三年不成 後漢書曹褒傳諺言||||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相疑異筆不得下

聚訟上見

入室操戈 後漢書鄭康成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吾||吾|以伐我乎

人生一世 後漢書張霸傳||||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

賢者固不可測 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序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往日之喜迺爲親屈也

恨相知晚 後漢書第五倫傳

婦曰嘗長諸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

爲善最樂 後漢書東平憲王傳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蒼腰帶十圍故云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後漢書班超傳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狐疑上見

舐犢 後漢書楊彪傳子脩爲曹

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之愛

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後漢書虞詡傳諺曰｜｜｜｜｜｜｜｜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

槃根錯節 後漢書虞詡傳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何以別利器乎

容容多後福 後漢書左雄傳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

梁上君子 後漢書陳寔傳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竊盜

盜不過五女門 後漢書陳蕃傳鄙諺曰｜｜｜｜｜｜以女貧家也

甑已破矣視之何益 後漢書郭太傳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物色 後漢書嚴光傳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訪之

相助爲理 後漢書嚴光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邪

雞肋 後漢書楊修傳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

人中呂布馬中赤兔 魏志呂布傳注曹瞞傳時人語曰｜｜有｜｜｜有｜｜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蜀志劉先主傳注襄陽記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畏蜀如虎 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亮圍祁山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

死諸葛走生仲達 晉書宣帝紀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眾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爲之諺曰｜｜｜｜｜｜｜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尸居餘氣 晉書宣帝紀司馬公｜｜｜｜形神已離不足慮矣

駑馬戀短豆 晉書宣帝紀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景帝爲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疏而智不及｜｜｜｜｜必不能用也

咄嗟

便辦晉書石崇傳崇為客作豆粥｜｜｜
絕倒晉書衛玠傳琅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
上方不足下比有餘晉書張華傳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而｜｜｜｜
杯中蛇影晉書樂廣傳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是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卽角｜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
禮豈為我設晉書阮籍傳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邪
未能免俗聊復爾爾晉書阮咸傳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
將無同晉書阮瞻傳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
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晉書嵇康傳初康居貧嘗與向

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會以此憾之
貂不足狗尾續晉書趙王倫傳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
一紙書晉書劉弘傳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賢於十部從事
木屑竹頭晉書陶侃傳時造船｜｜及｜｜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竟達空函晉書殷浩傳後溫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
乘興而來興盡而反晉書王徽之傳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

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何必見安道
皮裏春秋晉書褚裒傳裒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於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晉書石勒載記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於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於｜｜｜｜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
妍皮不裹癡骨晉書慕容超載記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為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妄語耳
嗜痂宋書劉穆之傳邕所致｜食瘡

｜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床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按邕穆之子
影迹無端宋書謝靈運傳今｜｜｜｜假陟登設終古之踪末之或有
蚤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宋書沈攸之傳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
耕當問奴織當訪婢宋書沈慶之傳太祖將北討慶之固諫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客食宋書五行志永明中宮內坐起御食之外皆為｜｜世祖以客非家人名改呼為別食
三十六策走為上計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

急裝欲走有告敕則者敕則曰檀公｜
｜｜｜汝父子惟應急走耳｜
豈有此理
齊書虞悰傳
鬱林廢悰竊
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
子天下｜｜｜｜耶
如風過耳
齊書廬陵王子卿傳汝比在
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
冀汝美勿得敢
｜｜使吾失氣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齊書張融傳太祖素奇
愛融為太尉時時與融
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
｜｜｜｜｜｜｜｜
蒙有猶焉
梁書任昉傳朱益州汨喪叙
越謨剔摭直切絕交遊屐黔
首以鷹鸇嬈人竄於豺
虎｜｜｜請辨其惑
一身兩役
梁書張充傳張充字延符吳
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祿
大夫有名而代充少時不持操行好逸遊緒嘗請假還吳始入
西郭值充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脫韝拜
於水次緒曰｜｜｜｜無乃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
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
明年遂修身改節學不盈載
多所該覽尤明老易能清言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梁
書

邵陵王綸子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啟高祖曰城已
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者親格戰勢不能禁
自縋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
｜｜｜｜｜｜｜｜乃使確為慰勞文
酒令
梁書王規傳湘
東王時為京兆
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
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傅昭在坐並謂為智言
名下無虛
陳書姚察傳報聘于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
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
所親曰｜｜｜
定｜｜士
劉胡來
南史鄧琬傳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
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焉出身
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
即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便止
騎橐駝
南史蘭欽傳幼而果決趫捷過人宋
末隨父子雲在洛陽恒於市｜｜｜
夫榮妻貴
魏書宗室匡傳
詔曰夫榮於朝
｜｜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
三藉叙故任封加名亦宜同等
賜饗
魏書任城王澄傳時詔延
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胄

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
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為七
言連韻與高祖往復｜
｜遂至極歡際夜乃罷
耳聞不如目見
魏書崔浩傳李順等復
曰｜｜｜｜｜｜吾曹
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
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
子細
魏書蘇湛傳湛性寬
容簡約不好煩碎恒
語人曰為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也譬如為屋
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
削不密非
屋之病也
有始無終
魏書段承根傳承根好學機辯
有文思而性行疏薄｜｜｜｜
鐘鳴漏盡
魏書游明根傳臣桑榆之年｜｜｜｜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
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
寒
舞文弄法
北齊書孝昭帝紀又以廷尉中丞執
法所在繩違按罪不得｜｜｜｜
美景良辰
北
齊
書段榮傳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
｜｜｜｜未嘗虛棄賦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皆聞文

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賤者亦時
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後孝言段榮子
恐不濟事
北齊書高
昂傳又隨
高祖討爾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延
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今當割鮮卑
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
久前後戰鬭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
罪願自領漢軍不
煩更配高祖然之
男來女往
北齊書王紘傳紘上言突厥與宇
文｜｜｜｜必當相與影響南北
旅還宜選九州勁勇
強弩多據要險之地
潤筆
隋書鄭譯傳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
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
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
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
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熲戲
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
上
笑
大關節
舊唐書穆宗紀丁丑詔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
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為朋黨

謂之——予收去可匆贏氣名無不先定水言敗俗洮用與悵鄭助等臣合重試意在精覈豈能不於異而之片刑求深衛趙目貴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其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何多亦合宜了幾徵其深自懷僥成宜盡棄以鑒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泰用弘寬假式示殊恩孔溫業趙存約竇洵直所試粗通予及第盧公亮等十一人可落下自今後禮部舉人宜准開元二十五年敕及第人所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

作鬧 舊唐書武宗紀時有纖人告中尉仇士良言宰相作赦書欲減削禁軍衣糧馬草料士良怒曰必若有此軍人須至樓前——宰相李德裕等知請開延英訴其事帝曰奸人之詞也召兩軍中尉諭之曰赦書出自朕意不由宰相況未施行公等安得此言士良等惶恐謝之

對手 舊唐書宣宗紀日本國王子入朝貢方物王子善棊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

好消息惡消息 舊唐書杜元穎傳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吾嘗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餽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也元穎遵奉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

未耐何 唐書承天皇帝倓傳帝惡偏語賜倓死俄悔悟明年廣平王收二京使李泌獻捷泌與帝雅素從容語倓事帝改容曰倓於艱難時實有力為細人間欲害其兄我計社稷割愛而為之所泌曰爾時臣在河西知其詳廣平於兄弟篤睦至今言建寧則嗚咽不自已陛下且言得之讒口耳帝泣

可人 唐書溫造傳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曰——也往從之

救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 唐書魏謨傳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沒入掖謨——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於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閱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廑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穢之嫌說曰——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女

貧不學儉富不學奢 唐書馬周傳里語曰——言自然也

唾面自乾 唐書婁師德傳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耳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 唐書陸象先傳象先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史有罪誡遣之大吏曰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慚而退嘗曰——為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邪

芒刺在背 唐書崔日用傳嘗謂人曰吾平生所為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者——云

曳白 舊唐書苗晉卿傳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以張奭為第一奭御史中丞

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囂然不平安祿山因間言之帝為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

清流 唐書裴樞傳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張廷範為大常卿樞以為廷範勳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為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謂樞不浮薄今乃爾罷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戶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於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史李振曰此等自謂——宜投諸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白著 唐書劉晏傳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人不堪命皆去為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

炙手可熱 唐書崔鉉傳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於屏

笑殺天下人 唐書鄭綮傳綮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

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傲罔制詔下數曰萬一然
——既視事宗閔詣慶樞首曰歆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
讓不聽立朝偘然無復故態 笑者不可測 唐書魚朝恩傳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
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也 眼孔大 唐書安祿山傳帝為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戒
曰善為部署祿山——毋令笑我為瑣戶交疏臺觀沼池華
僭締幕率緹繡金銀為箸筐爪籬大抵服御雜乘輿不能過帝
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雞大幛前置榻爲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五代史死
節傳王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其於忠義蓋天性也 小樓羅 宋史張思均傳思均
起行伍征討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為——焉 矯枉過而 越絕書子之役仇臣之討
賊至誠感天—— 牛驥而擅 董仲舒春秋繁露無危——是昭君也 一飭動而
乳狗噬虎不計禍福

自枝指 和寬鑑論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以對 疣瘤之相待色流之相連——樹欲靜
風不定子欲養親不待 劉向說苑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
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
少進見之邱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
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邱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
失邱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以一失也事君
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之三失也——乎——
——吾——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
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於是弟
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臧三耳 孔叢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
理至於——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
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
也先生實以為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
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
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能應

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充口 焦氏易林飲食——
安和無咎 東行西走 焦氏易林——犬馬南北騾驢失車林下喪其 渴不可言 焦氏易林能馬上山
經無水泉喉唇 吳越春秋不能 王充論衡故命
難沈——廢物報讎畢為—— 若有神助 貴從賤地自達
命賤從富地自危故夫富貴——貧賤者有鬼禍命貴之
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賤反
此 王充論衡——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
手中無錢 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不學猶手中無錢
也欲人君任使之百 楊溝 三輔黃圖長安御溝謂之
姓何偏之奈何也——謂植楊於其上也 寧逢惡賓
無逢故人 爲洪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
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
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
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
矯爲弘歎曰——

巢居知風穴處識雨 劉勰新論天將風也織塵不動而鳥曰鳴旦且
雨也寸陰未布而蟻蚓移矣——風凸方至而烏鵲應之
方底圓蓋 顏氏家訓娣姒之比兄弟則疏
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其親厚 落索 顏氏家訓婦人之性率
之恩猶——而——必不合矣 寵子婿而虐兒婦寵婿
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
罪於其家者母實為之至有諺云——阿姑飧此其相報也家
之常弊可不戒哉 不唧溜 宋邢峯記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
尚數百種故謂就為唧溜凡人不慧者即曰
——謂團曰突欒謂精曰唧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
盧仝詩云不唧溜鈍漢團朝林逋詩云團欒空遶百千回是不
曉俚人反語逋雖 突欒 上見 唧令 上見 窟籠 上見 一肚皮不合時宜
究為團亦其誤也
費袞梁溪漫志東坡退朝食罷捫腹徐行謂侍兒曰是中有何
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

坡荆以爲未嘗至朝毁乃曰學上||||坡捧腹笑

冬烘 葉夢得避暑録話唐人言||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顔標是魯公之言人以爲戲談今蜀人多稱之

乾星照濕土 姚寬西溪叢語諺云||||來日依舊爾

包彈杜撰 王楙野客叢書||對||爲甚的包拯爲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須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没彈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世言杜撰包彈本此

牛食如澆羊食如燒 丁達蠡海集牛共羊居丑未之位牛色蒼雖有雜色而蒼多近於春陽之生氣故闘死則殺敵羊色白雖有雜色而白多近於秋陰之殺氣故闘死則不懼凡草木經牛噉之餘必重茂經羊噉之餘必悴槁諺有之曰||||信夫是蓋生殺之氣致然也

跨竈 海客日談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竈門馬之良者後蹄印地之跡反在前蹄印地之前故名||言後步趲過前步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一

言語部七

詼諧上

吳王惡乎存 晏子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于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使狗國者從狗門入 晏子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

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楚之水土使民善盜 晏子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耶

盜毆 尹文子莊里丈人字長子曰|少子曰|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

杞人憂天地 列子杞國有||||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

夏其—其人舍然大喜
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 列子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
背綠也設令——— **竊鈇** 列子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觀其行
步——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
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 **不見人徒見**
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金 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
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奈何對
曰取金之時— **散人惡知散木** 莊子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
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
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
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
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
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
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
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于文

木耶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
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
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
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
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又———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莊子南海之帝為儵北海
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
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
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 莊子今取———
—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
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 **虎食外病攻內** 莊子開之曰聞之夫子善
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
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
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
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其—毅養其外

而——其—此二子 **為犧** 莊子祝宗人元端以臨牢筴說彘
者背不顧其後者也 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
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
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
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
彘謀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載鼷以車馬樂鴳以**
鐘鼓 若 莊子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
————也彼又安能無驚乎哉 **暖姝**
濡需卷婁 莊子有——者有——者有——所謂暖姝者
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
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
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
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
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
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
萬家堯聞舜之賢而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

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
而不得休息所謂卷婁者也 **豕蝨** 上見 **蟻慕羊肉** 上見 **羶行** 上見 **大儒**
臚傳 莊子儒以詩禮發冢———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
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
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
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呂鉅** 莊子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
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
—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車上儛** 上見
名諸父 上見 **死藥** 韓非子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之以
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
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客獻不死之藥
臣食之而王殺臣是——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
人之欺王也不如— **三虱相訟** 韓非子——與——一虱過之曰
釋臣王乃不殺 訟若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
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 韓非子鄭縣
患於是乃聚嘬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殺 **飲鼈** 人乙子妻之

市買鼈而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浴矢韓非子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
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
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柰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乃—以—掩耳盜鐘呂氏春秋范氏之亡也百
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揜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
矣推狂使人多禮楊子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乎————乎將使鼈長而後食
之國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遂出文伯之母聞
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搏之不得揚
君之恥國語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

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是—吾————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
忸怩顏乃趣赦之求繫既繫求援既援國語董叔將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
他日董祁愬于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于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吾請一叔向曰————矣————矣求
而得之又何請焉以規為瑱國語王曰子復言不穀雖不能用吾慭寘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
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也不嫁不宦戰國策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
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
矣今先生設為————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然宦過畢矣田子辭食玉炊桂因鬼見帝戰國策蘇
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

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烏不為烏鵲不為鵲戰國策史疾為韓使楚楚王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
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柰何頃間有鵲止于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
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
————————————也名母戰國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其—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
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也將盡行
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沐猴而冠史記項羽紀項王見
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以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耳果然項王聞

之烹說者視舌在不史記張儀傳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
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吾—尚——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人固未易知知人亦
未易史記范睢傳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
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
也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
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
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所持者狹所欲者奢史記滑稽傳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
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

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
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而｜｜｜
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
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
去

齎以薑棗薦以木蘭 史記滑稽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
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
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
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
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
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
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
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
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
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壟竈為槨銅歷
為棺｜｜｜｜｜｜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

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史記滑稽傳楚相孫叔敖
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
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
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
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
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
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
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
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
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
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
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
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
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汝雖長幸雨立我雖短幸休居 史記滑稽傳優旃者秦倡朱儒也
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
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
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
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
何益｜｜｜｜｜也｜｜｜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 史記滑稽傳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
縱禽獸於其中｜｜｜｜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漆城蕩蕩寇來不得上 史記滑稽傳二
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
於百姓愁費然佳哉｜｜｜｜｜｜即欲就之易為漆
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上履下似人足 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
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
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也其履｜處乃

者乎

河伯留客久 史記滑稽傳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
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
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
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
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
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
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
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
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
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
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
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
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
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
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

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人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之｜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

聲謷謷尻益高 漢書東方朔傳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謷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𪄟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

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漢書東方朔傳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人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

兼此數子 漢書東方朔傳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齒牙樹頰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者朔之進退濡辭皆此類也

元尚白 漢書揚雄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爰清靜作符命 漢書揚雄傳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注師古曰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

覆醬瓿 漢書揚雄傳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也

狗曲 漢書儒林傳王式東平新桃人詔除下爲博士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爲齊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也式恥之陽醉逷墬

蝗蟲鳳凰食 漢書循吏傳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爲治郡中亦平婁豐年鳳凰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比郡爲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

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耶

陳驚座 漢書游俠傳陳遵字孟公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云

天帝除書 漢書王莽傳是時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乎

巨毋霸 漢書王莽傳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欲奮擊胡虜自謂｜｜｜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風莽注晉灼曰諷言毋得篡盜而霸

勿爲盜賊自致亭長 後漢書馬武傳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

｜｜｜｜｜｜｜｜｜斯可矣武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

遨遊二帝間 後漢書馬援傳援到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

良怖急者可牀下伏 後漢書馬援傳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後稍定郡中服之

高髻一尺廣眉半額大袖匹帛 後漢書馬廖傳城中好｜｜四方高｜尺城中好｜｜四方且半｜城中好｜｜四方全｜｜

我獨詐善 後漢書張湛傳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不亦可乎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 譏誚七十

此縑出自機杼 後漢書王丹傳丹資性方潔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遵聞而有慚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

遼東豕 後漢書朱浮傳浮與彭寵書曰往時｜｜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 [illegible]

卿前在郡食鴈美乎 後漢書王符傳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

｜｜｜｜｜ **銅臭** 後漢書崔烈傳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程夫人于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耶烈于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于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烈怒舉杖擊之

豈關仲尼據顏回 後漢書吳祐傳注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陶縣人也年二十二爲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捶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欲以爲仲尼之君關小人少以宏爲顏回｜｜｜有｜｜｜之義府君異其對仰日欽嘆

寒蟬 後漢書杜密傳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 譏誚七十一

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後漢書孔融傳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後操討烏桓人融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生世不諧作太常妻 後漢書周澤傳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眞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注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

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後漢書葛龔傳注龔善爲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爲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爲之語曰｜｜｜｜｜｜｜｜事見笑林

買菜乎求益也 後漢書嚴光傳注皇甫謐高士傳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床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近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

言光因觸言不撫是凡非撫許也天子欲我三乃來人主何以見
當見人臣乎子道貴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在旁小
司史足先曰————
故當依勸 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 後漢書文苑傳韶傳
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
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韶潛聞
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
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 上見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後漢
書禰衡傳衡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餘子碌碌不足數也 適可作尉 魏志武帝
紀注曹瞞書勢序榮禮以公為北部尉曹瞞傳曰為尚書右丞
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
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 執虎子 魏志蘇則傳注魏略舊儀
王時————耳王大笑 侍中親自起居故俗謂之

嘲之————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
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吾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
馳也 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 上見 程優說肥瘦 魏志王衛二劉傳注吳質別傳上
植曹真與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後————徵
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
傳雅闕可建為侍書日時刺禁酒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 中聖人 魏志徐邈傳
問以曹事邈曰————達白之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
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
賢人與世俗傾佛翁吉自見化得絕刑 乞兒乘小車 傳注世語
則泰擢為和撫夷大將軍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毓調泰君釋褐公
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一何駛乎泰曰
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 死諸葛走生仲達 晉書
職猶騏驥一牛又何遲也眾賓咸悅
亮傳注漢晉春秋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
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

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如
————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瓠壺 蜀志張裔傳張府君——外雖澤而內實麤 君馬何駛 蜀志楊洪傳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
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注益部耆舊傳雜記
曰每朝會祗次洪坐嘲祗曰————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
明府未著鞭耳眾傳之以為笑 潞涿君 蜀志周群傳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
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
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
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
潞乃署曰————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橫目苟身蟲入其腹
吳志薛綜傳西使張奉于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
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
————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
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于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

使人牽驢題門諸葛子瑜 吳志諸葛恪傳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一——入長檢其
面————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 軍旅在後酒食
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在先 吳志諸葛恪傳孫權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
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
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
之事將軍————之事將軍——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
遂為盡爵 試使輔吳復求鸚父 吳志諸葛恪傳注江表傳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
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
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
對————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 君非折衝之容 晉書宣帝紀三年春正月王凌詐言吳人塞涂
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詐不聽夏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
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於武邱面縛水次白凌

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邪帝曰以——故耳

噉大臠 晉書梁孝王肜傳肜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噉大臠故難臠門公在此獨嚼尚難矣

卿輩意亦復易敗 晉書王戎傳戎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耳

月光乃在牛背上 晉書王衍傳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我——矣

蝨處褌中 晉書阮籍傳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之——乎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邱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

雞肋不足以安尊拳 晉書劉伶傳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其人笑而止

猶不廢我嘯歌 晉書謝鯤傳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

沙之汰之瓦石在後簸之揚之糠粃在前 晉書孫綽傳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鑿齒曰——

書簏 晉書劉柳傳時有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矣時人重其言

奴價倍婢 晉書祖納傳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耶

假有神錐必有神槌 晉書祖納傳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雅無以對

短轅犢車長柄麈尾 晉書王導傳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眾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元規塵汚人 晉書王導傳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起舉扇自蔽徐曰——按亮庾亮元規亮字

相與有瓜葛 晉書王悅傳導嘗共悅弈棋爭道導笑曰——那得為爾耶按悅王導子

蘇武節似不如是 晉書陶侃傳蘇峻作逆溫嶠與侃同赴朝廷峻平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導有慚色

入幕之賓 晉書郗超傳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為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矣按溫桓溫

刻畫無鹽唐突西施 晉書周顗傳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也

阿奴火攻固出下策 晉書周顗傳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

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

莫近禁臠 晉書謝混傳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是呼為禁臠故珣因以為戲

滓穢太清 晉書謝朗傳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為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是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邪

令巢許遇

稷契當無此言（晉書王羲之傳）劉惔為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時羲之在坐曰｜｜｜｜｜｜二人並有愧色

馬曹（晉書王徽之傳）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豈得獨擅一車（上見）

未若諸庾翼翼（晉書孫盛傳）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按放盛子安國盛

字韓盧後（晉書張天錫傳）時苻堅強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遠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魁六年夏晉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

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邪博曰卿是韓盧後邪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耶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撫掌焉

短尾為刁（上見）

太儒（晉書范宣傳）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

此太逼人（晉書顧愷之傳）桓元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元曰白布纏棺樹旒旐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元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因罷

了語危語（上見）

何至作老婢聲（晉書顧愷之傳）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又為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

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晉書謝敷傳）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便是｜｜｜｜死

充隱（晉書桓元傳）元以歷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並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

厭卿老拳飽孤毒手（晉書石勒載記）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池迭相毆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讎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卿亦｜｜｜｜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

卿目睆睆正耐溺中（晉書石季龍載記）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

拜賊而卿國士（晉書慕容暐載記）猛入鄴與晷出首月之門與見語乃卿猛猛曰非｜今卿何恭倨之相違也晷答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何所怪也按面是甫與

人面狗心狗面人心（晉書苻朗載記）朗既至揚州

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悟言不過一二人而已時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俊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而｜｜｜｜而｜｜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

數孫皓（宋書劉穆之傳）河東丁說之者為南康相素輕後猷之與盛俱緣元會並坐盛性嗜酒謂猷之曰卿昔嘗見臣今不能見勸一杯酒可以之因｜｜｜｜答之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按邕穆之孫

作謝宣明面（宋書劉穆之傳）孝建二年除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幕下｜｜｜｜｜見向使齋師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

得錢會戲何用賒為（宋書王弘傳）弘性褊隘人忤意者輒面加責辱少時嘗摴蒱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蒱戲得罪弘詰之曰君｜｜｜｜｜｜｜｜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

不審公城子

野何在上見

那得此副急淚宋書劉懷慎傳德願性粗率爲世祖所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丨丨丨丨丨丨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時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爲諧謔上亦愛狎之

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宋書張暢傳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帝曰何事相苦初尚之爲元凶司空及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黃閤故暢以此譏之

世載雄狐宋書王准之傳宋臺建御史中丞爲僚友所憚准之父訥之祖臨之曾祖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曰猶差卿丨丨丨丨

格佞宋書鄭鮮之傳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辭

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慚而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吾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爲丨丨

妳母宋書何承天傳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丨丨承天云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邪

鳳凰將九子上見

今日何不著鹿皮冠宋書何尚之傳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染鬢髮媚側室宋書謝靈運傳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丨丨欲以丨丨丨丨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爲廣州所統曾城令及長瑜何長瑜

軍人慣噉麤食宋書宗慤傳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部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葅粟飯謂客曰宗丨丨丨丨丨丨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爲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

伸卿眉頭宋書王元謨傳民間訛言元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討元謨元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答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爲笑丨丨丨丨元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元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

老慳老傖宋書王元謨傳孝武狎侮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擬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吝呼爲丨丨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廳事柳元景垣護之並北人而元謨獨受丨丨之目凡所偁爲因方晉疏亦如之

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宋書沈慶之傳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碻慶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

久住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諸將並謂宜留鼓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宋書沈慶之傳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率衆討之至歐陽誕遣客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耳

草翁風必偃宋書王景文傳長子絢年七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答曰丨丨丨丨丨偃少以敏慧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秘書丞戲偃尚之子絢舅也應曰草翁風必丨今作偃刻木之爵又景文名彧彧郁同音也

華林閣勅齊書張敬兒傳詔加

敬兒謂府僚同三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閤因口自爲鼓聲既拜王敬則戲之呼爲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也敬則甚恨

莫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 齊書垣榮祖傳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民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天命有在今京師無百里地｜｜｜｜且我不欲負孝武

王儉三公 齊書虞玩之傳時人呼孔逷何憲爲｜｜｜｜

司驢 齊書謝超宗傳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怨望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爲｜｜爲省司所奏以怨望免官禁錮十年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閤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跳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前後言誚稍布朝野

落水三公墮車僕射 上見

羞面見人扇障何益 齊書劉祥傳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如汝

人才皆已令僕 齊書劉祥傳祥與爲僕射王奐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

書厨 齊書陸澄傳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也 都

白非是 齊書張融傳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乃去其爲異如此

陸處無屋舟居非水 齊書張融傳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

但恨今日刑于寡妻 齊書謝朓傳朓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略謂朓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

還東掘顧榮冢 齊書丘靈鞠傳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王令

文章大進何如我未進時 齊書丘靈鞠傳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靈鞠曰｜｜｜｜｜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不賴舅氏遑卹外家 齊書何求傳求弟點性率到好狎人物建元中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

以卿爲騎兵 梁書任昉傳始高祖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

千秋萬歲誰傳此者 梁書南平王偉傳時世祖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人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按恭傳字

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梁書夏侯亶傳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也

何敬容殘客 梁書張纘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纘者纘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

衆造寺 梁書何敬容傳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焉

門外不見卿馬跡 梁書徐文盛傳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使我何處得降文盛無以答

爲屐謎 梁書孫謙傳謙從子廉便僻巧宦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于廉廉委以文記爽常有求不稱意乃｜｜｜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是也

文字不辯豈得非愚 陳書虞寄傳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客

大慚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使卿復知寒暑 陳書徐陵傳大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收大慚

何至與駑馬爭路 南史劉式之傳瑀注使氣尚人後爲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德彈王僧達云陰猜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驅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躍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罹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按瑀式之子

帶二江之雙流 南史謝朓傳朓嘗輕祏爲人祏嘗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定後不急祏以爲恨已後祏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以嘲弄之祏轉不堪銜祏江祏也

生天在前成佛在後 南史謝靈運傳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當｜靈運｜｜｜必｜靈運｜顗深恨此言

遙遙華胄 南史何昌寓傳昌寓後爲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閭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

大德所以不德 南史荀伯子傳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絕服五世初以文義至中書郎昶子萬秋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昶見秀異材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爲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爲昶曰此將不傷道德耶答曰｜｜｜｜｜｜乃相對矣竟不看焉

非君家阿公 南史顏延之傳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

銅山西傾洛鐘東應 南史江祿傳祿先爲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于壁壁爲之倒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者也

唯覺逢人 南史王惠傳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耳

到溉尚有餘臭 南史到溉傳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就相執敬容謂人曰｜｜｜｜｜｜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溉忤之如初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爲譏云

何無忌諱 南史殷淳傳淳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羨盡勗云益殷蓴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報答曰｜｜｜｜

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 南史謝莊傳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元護爲雙聲磝碻爲疊韻 南史謝莊傳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其捷速如此時王元謨垣護之率師北伐攻于磝碻故云

老狗復還 南史王僧達傳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于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放無處去已｜｜尚之失色

君長東隅應嗜此族 南史王融傳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居然｜｜｜｜

如雞比鳳 南史王慈傳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之｜｜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

何以興蔡氏之宗 見上

湯定不可澆雪 南史王瑩傳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公吏不可超宗往瑩處對諸賓謂瑩曰｜｜｜｜｜｜瑩面洞赤惟大

賍愧憖埜父（按）

欲向南錢可食遂向東爲黄銅（南史王瑩傳既爲公須南黄閤宅前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閤向東時人爲之語曰｜｜｜｜｜｜｜｜｜｜）

若爲攸（南史王亮傳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巑之性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代之巑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亮諱被代未知明府諱｜｜｜字當作無骰尊傍大爲大傍無骰爲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顧下床跣而走巑之撫掌大笑而去（按）亮父名攸）

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南史沈昭畧傳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遊曰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耶何乃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穢里陋里（南史劉繪傳出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此人應聲曰亦未審孔子何陋而居｜｜繪默然不答亦無忤意歎其辯速）

復奇顯（南史齊宗室魚復侯子響傳直閤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癲如雷敢相隨耶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

可謂連璧（南史王敬則傳敬則免官以公須郡後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老子與韓非同傳（見上）

雖復竝坐可橫政恐滿巷無枕（南史劉之遴傳之遴從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黙而手乎聞捨書戲之曰｜｜｜｜｜｜｜｜｜｜）

旱母（南史梁宗室推傳普通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焉）

當以人肝代米（南史傅琰傳于時丹陽縣令沈巑之以清廉抵罪放之聞之曰清吏氣不可爲也政當處季孟之間耳巑吳興武康人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巑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欲令清譽日至巑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不然清名不立）

一代鼎臣不可罷餘（南史邵霽勸傳晉遐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腳疾更增不復能起霽勸曰腳疾亦是大事公爲｜｜｜｜｜｜復爲）

有八尺圍無一寸腸（南史卞彬傳孫抱爲延陵縣爽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閤下過取筆書鼓云徒｜｜｜｜腹｜｜｜｜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抱甚更瞋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按）爽爲高爽）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一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二

言語部八

詠諧下

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魏書宗室傳 長悅附錄昭成 古慶事未嘗開口而笑高祖遷都以代尹留鎮除朔州鎮都大將因別賜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岳當為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左右見者無不扼掌大笑）

餓虎將軍飢鷹侍中（魏書宗室傳 暉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眄故時人號曰——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受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

市曹（上見）

去食就信實有所闕（魏書宗室傳 欽傳 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欽乃大慚於是待客稍厚）

驢王（魏書宗室傳 暉弟鷙傲很兇鷙從叔安豐王延明責之曰汝兒悖性與身而長昔有宋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

千奴一膽（魏書崔元伯傳 并州胡數萬家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問群臣曰胡寇縱暴人眾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誅則良民大受其禍今盛秋不可為此小盜而復興眾以廢民業將若之何元伯對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眾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共——也宜得大將軍為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計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為威猛胡魏長服諸將莫及太宗從之遂平胡寇）脫

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魏書胡叟傳 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

桃弓僕射

黃觚少師（魏書郭祚傳 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持一黃觚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為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

眼如車輪（魏書楊大眼傳 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目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黑宇（魏書宇文忠之傳 忠之頗涉文史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為——）

牛象鬥於江南（魏書邢昕傳 昕傳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人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慚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識者謂之——）

世事同知文學外（上見）

大夏初成（北齊書盧文偉傳 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雀相賀謂之曰——應聲答曰且得——）

子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北齊書盧文偉傳 子詢祖 按詢祖邢邵曾戲曰卿年少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邵甚重其敏贈）

棘刺應自足

何假外求（北齊書徐之才傳 當服棘刺凡李諧等調之——坐者皆笑）

共車千秋

分一字（北齊書李繪傳 繪與梁人泛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耳一坐大笑）

卿道亦是留連之一物（北齊書王晞傳 晞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

酒獎彼責｜豈直在魚鳥而已 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北齊書徐之才傳）之才聰辯彊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諧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北齊書徐之才傳）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便狂｜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卿答云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養馬則爲驢 生男則爲虜養馬則爲驢（見上）用人似貧士市瓜（北齊書楊愔傳）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己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愔｜取其大者愔聞不屑焉其聰記强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謂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人唱名誤以盧士深爲士琛士深自言愔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 漫漢果自不虛（見上）盧郎玉潤所以從玉（見上）驚蛺蝶（北齊書魏收傳）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文襄嘗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假山立不動若遇當途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蛺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 愚魏衰收顏嚴腥瘦（北齊書魏收傳）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收答曰｜｜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笭籠著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 白鄉劇飲甚得師風（北齊書元文遙傳）子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遊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徵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鄉劇飲亦天性所得 思道答云 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娘子（北齊書祖珽傳）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于時喧然傳之 應急像（北齊書封述傳）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作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須誓便用 學步邯鄲（周書趙文深傳）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焉至於碑牓餘人猶獎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 何爲謗經（周書蕭詧傳）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容止詳雅以府僚隨詧歷黃門散騎列卿後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如周跋踏自陳不謗經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政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 蘇夔無父（隋書蘇夔傳）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按威夔父） 二柳俱摧孤楊獨聳（隋書柳機傳）初機在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坐皆欲笑機竟無言 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隋書柳䛒傳）子詡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詡因獨言曰｜｜｜｜｜ 惟堪啗飯（隋書賀若弼傳）上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者｜｜｜｜耳 日之夕矣（隋書陸爽傳）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通倪不持威儀好爲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矣 麥豆不殊（隋書麥鐵杖傳）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邪威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慧 如上馬入陣不

在人後隋書周羅睺傳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參宴席陳
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
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
自是益見親　戴帽傷隋書梁彥光傳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
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
相州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
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
罪相州百姓呼爲｜｜｜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
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
變其風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　似鴨隋書元胄傳者以爲頗有
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疏蘇威怯懦元
胄元旻正｜｜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　荷葉河水眷顧
新故隋書何妥傳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
既姓何是｜｜之荷爲是｜｜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
是｜｜之顧是｜｜之故眾咸異之　兄弟輩何爲竊人王家北史魏臨淮王譚傳孝友字性機辯好酒貌短
而眇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甕甕餘一斛上皆加
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曰吾｜｜｜甚無禮
｜｜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　何勞旦旦北史孫搴傳搴
歸周文撫手大笑孚臨淮王孫　少時與溫子昇
齊名嘗謂子昇曰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搴要其爲誓子
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搴悵然曰卿不爲誓事可
知矣　大鵬始欲舉鷰雀何啾唧北史王晞傳晞從文宣北征乘赤
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
虞候爲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
在爲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孝昭嘲之曰王七思歸何
太疾季高曰｜｜｜｜｜｜嘲者曰誰　似疥駱駝北史
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遨於是隋失季高不復得言
劉晝傳晝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綴緝辭藻言甚古
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
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
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

正｜｜｜｜
伏而無嫵媚　四大北史熊安生傳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
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
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湝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
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屐而去冀州人爲之語曰顯公鍾宋公
叡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顯公
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　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
侍登床唐書劉洎傳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
已上於元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
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牀罪當死
請付法帝笑而言曰｜｜｜｜｜｜｜｜　左相宣
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唐書閻立本傳及爲右相與左相姜
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
立本惟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
字文爲語曰｜｜｜｜｜｜　石豈能反唐書李昭德
傳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詣闕皆
獲進見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
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　蘇模稜舊唐書蘇
赤心洛水中餘｜｜｜盡｜耶左右皆笑　味道傳味
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
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
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模稜以持　隨駕隱士舊唐書盧藏用
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爲｜｜｜　傳初隱居之時
有貞儉之操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爲｜｜｜｜　婦翁
及登朝趑趄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於世
與女婿非天子賜學士舊唐書張垍傳垍嘗賜珍玩不可勝數時
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示均均
戲謂垍曰此｜｜｜｜｜｜｜｜｜｜也　伴食宰相舊唐書盧懷慎傳懷慎與紫
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
以爲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
讓之時人謂之｜｜｜｜　臘月瑞雷舊唐書王求禮傳時三
月雪鳳閣侍郎蘇味道
等以爲瑞草表將賀求禮止之曰宰相燮理陰陽而致雪降暮
春災也安得爲瑞如三月雪爲瑞雪則｜｜雷亦｜｜也舉朝

噱笑以為口實

火迫酇侯（舊唐書姚令言傳：朱泚既僭號，令言與源休爭功，令言自比蕭何，源休曰：唯唯之謂成嘉之業，無出予之不若。吾比蕭何，無讓于當曹參可矣。將朝士在賊廷者聞之，皆笑謂源休為||||。）

囁嚅翁（舊唐書蕭俛傳：性溫雅，多不能持論，士友言議之際，吻動而不發，白居易等目為|||。）

霖何在（舊唐書豆盧瑑傳：與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與瑑善，往賀之，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為霖作解之祥也。瑑笑答曰：|||耶。）

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舊唐書鄭綮傳：綮善為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綮每形於詩什而嘲之。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而問之曰：諸君大誤，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矣。）

傅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舊唐書姜師度傳：師度既好溝洫，所在必發眾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緯，時人謂之語曰：||||||||||||。傳之以為口實。）

前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舊唐書王弘義傳：弘義嘗於鄉里傍舍求瓜，主悋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命人捕逐，斯須園苗盡矣。內史李昭德曰：||||||||||||。）

四其御史（舊唐書郭霸傳：天授二年，自宋州寧陵丞應革命舉，拜左臺監察御史。如意元年，除左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二年，右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故拜焉。時人號為||||。）

油衣以瓦為之必不漏（舊唐書谷那律傳：貞觀中，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若為得不漏？那律曰：能|||||||矣。意欲太宗不為畋獵，太宗悅。）

曲如鉤例封侯（舊唐書[illegible]傳：擢累[illegible]左

丞用清[illegible]前史惡之，以其短而傴僂，曰||||。）

胡頭應祝（舊唐書楊元琰傳：暉等為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乃請祝髮事佛，辭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而戲曰：||||。以多鬚似胡云。）

終南捷徑（舊唐書盧藏用傳：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耳。藏用慚。）

非其家奴何郎之云（舊唐書宋璟傳：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

適從何處來（舊唐書武儒衡傳：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然以疾惡人分明，終不至大任。）

兩班孫角首簽用觸言辭（舊唐書楊收傳：母長孫親授經，十二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果人多造門觀賦詩，率成其席。收喻之曰：||||，切當時歎此。）

巢蘇介之尤取

蜣螂之轉（五代史唐臣傳：韋說豆盧革罷相，任圜與安重誨鄰，及孔循議擇當為相者，圜意屬李琪，而重誨不欲琪為相，謂太常卿崔協可。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也。重誨笑而止。）

并禁月明（五代史雜傳：李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茂貞笑而不怒。）

三不開（五代史雜傳：馬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為|||，謂其不開口以議論，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

佛佞公耶公佞佛（五代史雜傳：胤孫既學韓愈為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於世。時人謂之曰：佞清泰不得，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胤孫曰：公素慕韓愈為人，而常誦傅奕之論，今反佞佛，是||||||||。胤孫為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為笑。）

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五代史雜傳：馬胤孫卒後，其家婢有為胤

孫語者初崔協為明宗相任位無所發明旣及而有降
語其家府孫又然時人嘲之曰｜｜｜｜云 遺下兔
園冊 五代史雜傳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劉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
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兩兔園冊者鄉校俚儒
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秘書
監 世修降表李家 五代史後蜀世家孟昶命李昊草表以降初昊事王衍為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為草降
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 世豈之賢 五代史楚世家馬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
日烹五十雞以供膳羹殷上濮希聲不入沈頓食雞肉數器而
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肫｜｜｜｜
耶 王當代 宋史丁謂傳謂之子珝性險僞好分詆訕言乳 當代丁謂之子問者咸笑之因目為｜｜｜ 瞎榜 宋史
陳思讓傳若拙多誕妄寡學術當時以第二人及第者為瞎榜措紳無文故目為｜｜云按若拙思讓孫 牛及鐵

冠安在 宋史雷德驤傳德驤孫簡夫始起隱居出入乘牛冠鐵冠
自號山長關中用兵以口舌捭闔公卿既仕自奉稍驕
修騎御服飾頓忘其舊聖俞指笑之曰｜｜｜｜ 無口匏 宋史李沆傳沆為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
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 以手搏得狀元 宋史王嗣宗傳嗣宗得告歸山嗣宗遜於
外議以大兄為｜｜｜｜
傳舍體之甚厚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待
耳何足道也仍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幘擢首科
故放 三旨相公 宋史王珪傳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
及之 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以其上
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熟煞顏回 宋史陳繹傳繹為
與貌違暮年參為敦朴之政務權寵而行
狀好事者目為｜｜｜｜ 佞史謗書 宋史陸佃傳遷吏部侍郎
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為之以修撰神宗實錄從禮部
庭堅曰如公言蓋｜｜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乎 滿朝

歎 宋史章鑑傳鑑在朝日號寬厚然與
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為｜｜｜云 近貴為聵樂龍作聾 宋史
聶崇義傳河南洛陽人郭忠恕嘗以其姓嘲之曰｜｜｜｜全
節｜雖然三个耳其內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為詩
聊以一聯酬答郎云勿笑有三耳全勝有二心蓋因其名
以嘲之忠恕大慙人許其機捷而不失正真儒者之戲云 有三
耳有二心 上見 執梃為降王長 宋史南漢世家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劉鋹預之自言朝廷威靈及
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
率先來朝願得｜｜｜｜諸國｜｜｜ 太宗大笑賞賚甚厚其詼
諧皆此類也 司空滿川太保徧地 宋史湖南周氏世家周行逢多署溪洞酋帥為司空太保一日謂仲
雅曰吾有湖湘兵強俗庶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
公部內｜｜｜｜孰敢不懼行逢不悅 雙陸休癡
遼史伶官傳上嘗與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
位重元喜甚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勝前

後已償數城一日復博羅衣輕指其局曰｜｜｜｜和你都輸去也帝始悟不復戲 空車走峻坂若雞行
遼史逆臣傳何元年詔求直言時浪思年十八衣
贓野射鵝 羊裘來牛說闕有司問曰汝何故來對曰應詔言事
苟不以鈴求見過亦可備直言之選有司以聞會帝將出獵使
諸曰僕吾選則見之海思曰臣以陛下急於求賢是以來耳今
反獲於獵詣從此歸帝聞即召見賜坐問以治道命明王安
與耶律頗德試之數日安端奏曰海思之材臣等所不及帝
召海思問曰與汝言者何如人也對曰安端言無收
檢若｜｜｜頗德如｜｜｜｜｜帝大笑 鳳凰其飛
有四所應亦異 金史元妃李氏傳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瑇瑁
頭者戲於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
｜｜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
若鄉上飛則風雨順時鄉下飛則五穀豐登鄉外飛則四國來
朝鄉裏飛則加官
進祿上笑而罷 朱雲攀檻秉文舉人 金史趙秉文傳明昌六年入為應奉翰林文字

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
門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等物之來文初不肯
言詰其僕歷數交游者東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從與王庭筠
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贇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
罰有差當時為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東文
上大夫莫不恥之坐是久廢 老覷之腹洪店
國唯萊是盛 桓寬鹽鐵論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
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
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窮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裘
食甘毳無假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食蔬糲葷茹
臘而後見肉審 大蔚 貪於春夏
儩之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
廉於秋冬 王充論衡齒之生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
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
是則鄉部吏 雖
盜蹠之吏以秋冬為家伯夷之舉矣 長如葵莢荓如朝生 論衡

如以上世人民侏長佼好堅強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
為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
世之後人可 作閒態 黃憲天祿閣外史閣外烏雀皆
色如嫫母 驚使賊眾不疑伏兵在外又合
閤下勿擊柝示以閒暇乎徵君鼓琴帳中可為
閒之笑曰此必伏虔 也吾知其弱矣 唯鏡是所以在
東南者亦不知 應劭風俗通俗說縣令問主簿雷星在城東南
何法主簿伯答曰
也 殺朔若死此為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 張華博物志君山
有道與吳包山潛
通士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
王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飲致盡帝
欲殺之朔乃曰 常璩華陽國志
乃赦之 東方牧犢兒 蜀志周顯王之
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
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為土惠王怒群臣賀曰天奉我矣王

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
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
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 隨其雲霧中 劉義慶
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 世說王
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
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 鬼董狐 劉義慶世說
干寶向劉真
長敘其搜神記劉曰 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劉義慶世說支道林
卿可謂之 因人就深公買印山
深公答曰 虛為遠志出為小草 劉義慶世說謝公始有東
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
獲已始為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
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
應聲答曰此甚易解則 則 謝甚有
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羊公鶴
劉義慶世說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欣
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

遂名之為 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 著弊絮在荊棘
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中 觸地非關 劉義慶世說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
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
如 西戎其屋 劉義慶世說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
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
仰視云王乃 如從屋漏中來 劉義慶世說祖廣行恆縮頭詣桓
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
復
軍 稱樂太早絕鼎系 酈道元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
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王時而鼎見
於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
謂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故語曰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京師士子見肅
漏卮 一飲一斗號為 按肅王肅也 博士買驢書券
三紙未有驢字 顏氏家訓鄴下諺云
使汝以此為師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

在其中矣今勸無益之事恐非業也旭既不識其父澐又飄颻其母顔氏家訓梁世費旭詩云
不知是邪非般澐詩云飄颻雲母舟簡文曰—何劉沈謝暗中摸索亦
可識劉餗隋唐嘉話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識若遇—著—爲
賢等報讐劉餗隋唐嘉話許高陽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謚曰繆昂子彦伯於衆中將
擊之袁曰今—何爲反怒彦伯慙而止扶風馬隴西牛張鷟朝野僉載隋牛弘爲吏部侍郎有選
人馬倣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臥食果子嚼敵曰嘗聞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作驢亦不假倣應聲曰嘗聞—
千石不用駒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弘驚起送與官鵝集鳳池張鷟朝野僉載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蠢濁
爲內史時人號爲—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雙驢入臺終日迎送無時暫舍時人號爲驢宰相

驢宰相見上裴郎中來元齡不死劉肅大唐新語裴元本好諧謔爲戸部郎中時左僕射房元齡
疾甚省郎將問疾元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候元齡元齡笑曰—
矣胡面尚爲宰相獠面何妨聰明劉肅大唐新語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
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爲松樹無
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
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勣狀貌胡也活剝王昌齡生吞郭
正一劉肅大唐新語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
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謂之諺曰—

—卷耳后妃之德高擇羣居解頤賀慶本女選爲妃詣明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時長
安令杜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聞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也藝
眉有驗然後藝鬚段成式酉陽雜俎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爲天閹博陵崔諶之兄也嘗謂之曰何不以
錐刺頤作數十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庶曰持此還施貴族—崔家時有惡疾故庶以此嘲之大王
世充小竇建德趙璘因話錄周愿嘗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與之連轡路周一驢極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
—愿答曰總是—李尚書遜性嚴毅不好戲
笑時愿知江西鹽鐵留後事將至李公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謔
忝僚無虛幸諧謔矜莊以待之及愿至獨遜李公寒溫外不與
之言周亦無由得發一日饌親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
來投落拓不事李公遍問舊將別墅及家僮有技者圖書有名
者悉云貨卻李責曰郎君未官家貧產業從賣何至賣及書籍

古畫惆悵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書此猶在否其
人慙懼不敢言質云暫將典錢愿忽言曰尚書大屯李公忘卻
先拒其談謔之事遂問曰尚書何屯愿曰已遭堯典舜
典又被此兒郎典李公與怒之意大開自此更不拒周尚書大
屯見上行閤鴛鴦馮贄雲仙雜記朱子存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行其事人謂之—三
鹿郡公馮贄雲仙雜記袁象判兒爲性頑鈍方棠謂袁生已封—益譏其大鹿頑也頑石處上巨
鼇戴之王保定摭言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薦送啟謝曰巨鼇戴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
還爲得首冠之語肇曰—豈非首冠耶愁殺昌圖王保定摭言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
請進士並乘驢鄭光業體幹偉大或嘲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鄭—莫倚
柂王保定摭言令狐趙相鎮淮揚與張祜押燕公行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柂門上水船船底破好看李—

問頭王保定摭言張祜憶柘枝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白樂天呼爲問頭祜曰明公亦有目連經

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目連經上眼中安障晦言方保定

于恩缺性好侮人嘗與龍邱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瞖子改令謔曰指大嗅酒帶鹽簿好嗅酒點醬只見門外橋絳水兒

李答曰猶大嗅酒點鹽下人吹們敢未見乎詩者闕末見口昇開榜上見張方實介

丁度日休南海鄭愚門生春闈內宴於曲江醉臥於別館乘崇筍羅列旁側率皆新飾何年擢昭符之子因以謔之亦

皓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熟侮者即固問日欲以日休畫伏劉嗣作之昭符那日休也日勿嘗之矣以其背宿

安人傳之魚省日息沔給事視仁坊有宅在西山亭九多羨書鴨及雜禽之類極多常宋人掌以爲口寶

之時人謂禿須碑孫光憲北夢瑣言仕郡公府司以伍之象尖日從郎歷過倚從分除尚書不败也之子畢

之

若人論復君廊廟無他才未嘗經撥寒素甘貧窮從而已老鼠

時人號爲凡溜落錄永嘗賜紫因死而不問

㬊尺孫光憲北夢瑣言唐進士宇文翔雖士族子無文藻酷嗜持有女及笄僞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宜謔

可論其附方派緝宇其兄誅議巨有氣焰能爲人致登第於嘆

女身者番紛合之元兄乘有所獲相國京公許以其中表臣都

之閒過奉相商者合禮以幾費神於家人云老鼠不足大人局

內因而經障不生謂守文曰色將化號爲鼠尾從日亦

行之事壯水牛不勝載孫光憲北夢瑣言唐進士許

用以幾之仙詩十論呼稱臣湯个燕縣外有

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典行誦之李倒就而讀真主人館亦偉

李啟之日昔宥尖陷標儀好詠可兼瀏鈞此際拜見安知

亦恐其作腳水求簪與立行弟作郎未陷儒許緋

時人聞而笑之孫光憲北夢瑣言唐進士許

買乾鞋士曰秀才胸兩幾對曰與士得不得縣尖文

昭肆也也怒順

言道士呼了雲登華山上方偶有賊作字文翰郎而怕抽秋不

中投蠢敵之口不知且怪

敢人城郡之外皆言南足性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翰尚云

日市征之介成有損除唐近事廬山九天使

偉飲術酒則有兼人之量曉服餌丹砂遊於沖漠

浮陽也彩霞會雙寶因風所飄墮於道能四翔吟哦自大降

道上且然且言失否端節前翳雲霓白謂常止上天之召命山

帝除而乘之徬徨翁負勝其載七傷背折血酒席聆仰抗久

之甲久背飲男曰呼我若站師共狀訴於公府王之不寬處士

神所間之爲何以飛入陰內宍生赤土畀貴其踏破紫小翩

寵那稱萬無名方說法馬留族浮薄子數人結爲一社結事喻

傳語底如諸上大人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宵

號其思爲消閒化福閒居剛察訪東京呂天安病瘦得說

記而以雙手指畫此人曰爲時所笑以土毀泄氣出

如東平部高與因簽肆社人曰爲泄氣師子王景亮又從而發

爲七字對曰說法馬留爲察訪泄氣師子作知州愚卿大舒之

因逼祈使所發以他事聚而皆蒙愗矣蒼口之爲業非獨發人

陰私敗人成事則遐氣師子上見生張八熟魏三忠憫編把彭乘墨客揮犀

骨殺怨禍亦及之

野坐門下此郡有妓女美色而聚止步傳士人謂之

府會忠慾令乙詩於野野賦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

州||熟魏三莫怪樽前無慶語相逢俱是

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識緋御覽彭乘墨客揮犀

任相府一日同行胡忽有風吹荊公儒領而上直緣其鬢上顚

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

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風之功公曰如何禹玉曰

笑而應曰||||||荊公亦爲之解頤施中獅子

外郎彭乘墨客揮犀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時

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許率同列往觀

政曰彼歐也紿若內乃謝吉奢泰預郎曹日不過數角人謝不
及歟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晉陽｜｜｜耳安
可盃
邪
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揮麈于荊公思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
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
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
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人曰此垢汙非
疾也進澡豆令公洗面公曰｜｜｜｜｜ 龜鶴
夫妻 江休復隣幾雜志田况約伐而長角軒富彥國女弟潤而短仕館中石曼卿目之爲｜｜｜｜ 王琪望月
叫三聲 歐陽修歸田錄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踪梯窗副使爲
南京留守時年二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
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一人以此日相嘲琪嘲亢曰
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 一坐爲之大笑 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歐陽修歸田錄盛文

肅公豐肥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
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爲名臣至慶歷
中爲翰林侍讀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舍每晨起將視事必焚
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
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爲
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爲之語曰｜｜｜｜
｜｜｜｜也 衆人善人駱駝 沈括夢溪筆談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之群見遠
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紛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
禁圍於著位之前舉人皆拜於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
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歲元止令解頭入見然
尚不減數百人爲鼎中了不在解頭別爲一班最在前列目見
班中惟從前一兩行稍應升起之餘行亦終不成班列而罷
每爲閤門之累常爲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二色謂｜
｜｜｜｜ 問即不會用則不錯 沈括夢溪筆談古人應試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爲之

詩曰｜｜｜｜｜ 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沈括夢溪筆談有一故相遠派
在姑蘇有嫉遊者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
璋者好作謔題其傍曰｜｜｜｜｜｜｜｜｜｜｜｜ 還
魂秀才 乃何泊已綴天腹一年開府解榜出有慶復者被黜李衆詰鼓院訴有司不公朝廷差鐵推灌等重考取巳落
首七十餘人復亦預焉時號｜｜｜ 前發解官皆爲外郡 爲除學士仵作學士 方勺泊宅編舊制直
龍圖閣謂之假龍龍圖閣待制謂之小龍龍圖直學士謂之大
龍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外帶此職例呼龍圖近歲本閣學士
朝廷九重之少會除授有授此職者道呼龍圖近歲除直秘閣
者尤多兩浙市舶張苑進篤除香符之時號｜｜｜｜ 運判符
舞館閣宋中孫中得之號｜｜｜越州通判魏志常獲盜萬鳥皆得之號賊學士 鳴鼓見晴節子 邵傳聞見
役錢客門劉貢父門某人有陰過不中司將鳴鼓而攻之貢父
日中可自用老夫難爲｜｜｜｜客笑而去滑稽之爲厚

者｜也 崖州爲大 王偁東都事略丁謂性險巧而善談笑在崖州嘗問客天下州郡孰爲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
廷宰相作崖州司戶參軍則｜｜｜｜也聞者絕倒 能言鴨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陸龜蒙詩云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
未有一看錢却因養得｜｜｜｜｜鬭破王孫金彈丸註云陸龜
蒙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出舍下彈其一綠頭鴨龜
蒙遽從舍出大呼曰此綠頭有異善人言適將獻天子今持此
死鴨以詣官內養少長宮禁信然厚以金帛遺之因徐問龜蒙
曰此鴨何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 昌家非類雄名女氣 魏泰東軒筆錄王汾口吃劉攽嘗嘲之曰恐是
｜｜又疑｜｜不見｜｜惟聞｜｜｜蓋以周昌韓非揚雄鄧艾
皆吃也又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攽應
聲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爲戲也 紫宸殿下頻呼寒食原頭屢見 上宋羅
江｜魏泰東軒筆錄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
江怕宋應上言此畜不曰旁附不亡所以欲悪臣同蜀有羅江

狗赤而尾小者其儆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備行幸時謂之——又有御史蔣平財輸詔獄與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軍邊斥矣時謂之斥車御史

斥車御史上見雖

甲辰小戊子（魏泰東軒筆錄晉公庚與郎中龐籍同生於甲辰晉嘗戲籍曰郎中乃——也程文惠公與龐潁公同生於戊子程已貴而龐尚爲小官嘗戲龐曰君乃——耳後潁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爲小戊子矣潁公笑之）

治淋唯用一味樞密副使（魏泰東軒筆錄王文康公苦淋百療不差洎爲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疾——仍須當服此得不發）

杜園賈誼（魏泰東軒筆錄陳繹晚爲敦朴之狀時謂之熟熟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案制科廷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大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與——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熟熟顏回合坐大噱繹有慚色杜園熟熟皆當時鄙語）

既爲馬默豈合驢鳴（魏泰東軒筆錄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諧玩屢以犯人熙寧中爲開封府試官出題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於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御苑養象而牓諭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默爲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聞而歎曰——）

邊和尚（馬令南唐書邊鎬傳鎬性柔懦御下無法初平建州民所俘獲爲以全活爲務閩人德之號邊羅漢及破湖南市不改肆楚人喜謂邊菩薩既而政出多門莅事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爲——）

但得人間烟火氣多（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孫魴字伯魚性聰敏好學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亂歸江淮魴從之遊故其所吟詩頗有鄭體及吳武王據有江淮文雅之士駢集遂與沈彬李建勳爲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魴不在席以魴詩詰之彬曰此非有風雅騷度——爾魴遽出譏彬曰非有風雅何然而謂得人間烟火氣何邪彬笑曰子夜坐句云畫多灰雜蒼蠅跡夕久烟銷寶鴨香闔座大笑）

抽書

姿（馬令南唐書談諧傳彭利用性朴鄙頗拘古虛誕無居常拱手正坐對家人稱子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因自謂彭蠡錢稱用彭利用）

孫山外（范公稱過庭錄吳人孫山滑稽才子也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子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

愷悌君子

上丈（范公稱過庭錄潁川陳恬叔易以才名稱鄉里家貧與弟同居一日弟作其意遂捶之親鄉中咄者曰——自號澗上丈人里人之子從叔易學文而好刷飾頭面乘止妖嬈因爲——）

碑鐵（徐度却掃編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頭以自售時人謂之——云）

少室山人（徐度却掃編趙政字從道宋城人晚節益不喜仕築室南都城北杜門不交人事有園數畝雜植花木日居其間鄉人目之爲獨樂園然曉後再至乎頗相悉劉待制器之歎曰豈謂獨樂園中乃有——）

——平

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妄（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在黃州陳慥季常在岐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病公以書戲之云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皐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也前輩相與可謂善謔也）

燒車與船延之上座（趙令畤侯鯖錄王介甫詭計不通外除自金陵過揚州劉原父作守以州郡禮邀之遂留府會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肯就坐原父辨論久之遂去從妓願介甫同——）

吾從衆（趙德麟侯鯖錄東坡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坡云——）

枝頭乾（葉夢得石林燕語元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多一時名士在館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意以爲平緩曰子由此除

不離核謂如果之粘核者又潛遁曰豈不勝汝｜｜｜予聞者
皆大笑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輒便槁土人因取藏之謂
枝頭乾 三物 葉夢得石林燕語祖宗時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
故子 庶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荆公欲廣收人材於是不
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賓媒干求之私進見者既
不敢廣坐明言其請往往皆於送客時羅列於廡下以次留身
敘陳而退遂以成風執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則皆杜門不復通
閤中亦以牓揭於門曰假日不見客故事見執政者肴鞾不出
笏然客次相與揖則皆用笏京師士人因言廳上不說話而廡
下說話假日不見客而非假日見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
謂之 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 周煇清波雜志蔡卞之妻王夫人頗知書能詩詞蔡
有國事先謀之於私第然後宣之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
每日奉行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
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為笑 譏 猝魂見鬼 周煇清波雜志梁普通中晉陵女子

錢妙真年十九辭親學道誦黃庭七年積四十言道成佩白綠
入洞洞門自啓王昆再開輝授身張守性爽從事郎為黃冠受
業茅山崇禧觀師號尋真見洪府山中有高道劉蘘衣為其樸
茂常留在左右因有所得一向作任省尋輝遊共洞且俾躬探
以其語未不倫謝之仍說近人死哀見仙人對奕以新建相陪
方作何穴忽念恐知宮相尋不覺身從戶後出知宮其師也後
十餘年以度牒寄其妹家無為至今不知蹤跡先人以其終日
浪走若有所營因即其師號戲易曰｜｜｜親舊傳以為笑
帶汁諸葛亮 岳珂桯史郭根帥淮東寶榮二歲倪從為余兄周伯吏部時在其幕府每從東閣游見其議論自負
真敢攖者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
臣心意蓋以孔明自許竊怪之以為少年戲劇妄標置耳嘉泰
開禧間倪位殿嚴賓客日盛相與慫慂倪以為可就復出逐逆
當軸意以與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過見之於揚倪迎謂曰君
所謂洗腳上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嶮隘可守而不可
出豈若得平衍爽塏之地指麾成大功顧不快邪陳景俊為隨

軍漕先行求之中扇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之余
至泗正見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兩句然後知所聞為不誣
也倪既潰於符離倪又敗於儀真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
彭法傳師為法曹好謔適在坐謂人曰此｜｜｜也傳者
莫不得饒人處且饒人 陸游老學菴筆記紹興末朝士多饒州
荆掌 人時有監察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
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
然曰｜｜｜聞傳以為笑 滕屠鄭沽 陸游老學菴筆記王荆公素不
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為｜｜｜
｜然二公資豪邁殊不病其言 郡事皆如律令 陸游老學菴筆記紹興末謝景
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儀劉季高以書與景思
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也聞者絕倒 視待制
如夫人 監兵官 陸游老學菴筆記政和以後斜封墨敕盛行乃有以寺
｜｜｜者大抵皆以非道得之晁叔用以謂視
待制可對｜｜｜ 蓋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 王明清揮麈後錄毛澤民受知曾文
為滿頭眩黯如此

肅擢爲館閣文肅南遷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
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壻澤民傾心事之惟謹一日宴集觀池中
鴛鴦元度席上賦詩末句云莫學鮑鸞便飛澤民即席和以
呈元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曰豈非適
者邪 得巽二勝六力 王明清揮麈餘話唐元奇章
澤民聽不能舉手 元檝餘載爲手忠欲出獵羣
獸求哀於山神云當令巽二起風滕六致雨翌日風雨甚不復
出獵建炎中金寇駐淮泗間時張韓擁兵於扇鄉虜皆於家整
師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為憂將欲交鋒之際風雨大作
虜衆辟易散去械折甚多因遂奏凱逐師厚直方滑稽之雄也
爲參贊耶亦笑云焉知張七韓五乃 鶴種梅種瓜皮李皮 陳隨隱漫
｜｜｜邪聞者爲之鬨堂
錫林可山稱和靖七世孫不知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序中矣
姜石帚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孫兒若非｜
井｜｜｜定是 五體投地一德格天 程俶三柳軒雜識沈丞相說
｜｜｜搭 爲模盱眙時佛其上人謂

之｜｜之後以對

泰檜｜之閣 又字賦許 齊東野語張｜延平人少貧才入太學不羈為節性豪良

既久為時中齊長其人形少而好作為勤以苛禮律諸生同舍

多不平之有日林叔弓亦輕浮之士也於是以其名｜作｜｜

齊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公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

乏劉乂一點之墨許警句云中分交兩縫風使十樣斜文上元

無分人前進出步曲盡 辭閣 周密癸辛雜識周益公日記云楊

形容之妙閣當絕倒 存中人號為｜｜以其多髯而旹

逢迎也王庭溪集載劉共甫云范伯達嘗 諸君吏送只乞一上

日作中為醫鬧形則稱其所為則鬧也

牢 文瑩湘山野錄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一黜初為校理忤章

款太后貶倅河中僚友餞於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為司諫

因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勝貶睦州僚友又餞於亭

曰此行愈光後為天章閣知開封府撰百官圖進呈丞相怒奏

曰宰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盡自綸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罷

仁宗怒落職起饒州時親賓故人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范俟

謂送者曰仲淹前後三光矣此後｜｜ 可也客大笑而散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二

婦女部一

賢明

負郭女子 晏子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吏拘之

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之民賤妾請有道於

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於色

乎何為老而見奔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入門晏子望見

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愛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

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

聞之勇士不以衆彊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

譬之猶自治魚鼈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今君出令於民苟可

濟於國而益於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矣甚乎

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

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

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為子言之於君使人送

之歸明日早朝而復於公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

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仲父治外夫人治內 呂氏春秋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

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

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

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

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

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窮人知終

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

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

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以行步氣志 上見女事人醉丁｜龍商右者

佚｜｜注女亟 君子能勞後世有繼 國語魯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

貞上無邪也

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
曰吾聞之先姑曰||||||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
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
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寢門之內治其業
國語公父文伯
之母如季氏康
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
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
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
於內朝|||婦人|||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
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
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別於男女之禮
國語公父文伯之
母季康子之從祖
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
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為
|||
||矣
微而昭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
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
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
|||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意歌以詠之度

於法
矣
欲明其子之令德
國語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
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
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
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
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
氏之婦知也夫|||||||也
女知莫如婦上見**觀晉公**
子從者皆相國
國語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
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羈之
妻言於負羈曰吾||||賢人也其|||||也以相一
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僖
負羈饋飧寘璧焉
公子受飧反璧
亟索士慭庇州犁
國語伯宗朝以喜歸其妻
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
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
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
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聞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
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焉得畢陽及欒弗

忠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
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於荊
徹其環瑱至老不嫁
戰國策齊王
使使者問趙
威后威后問使者曰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
||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
椎王連環
戰國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
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
后引錐椎破之謝
奏使曰謹以解矣
暴得大名不祥
史記項羽紀陳嬰者故東陽
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
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
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
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
古之有貴者今||||||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
敗易以亡非世所指
名也嬰乃不敢為王
緹縈上書
史記漢文帝紀齊太倉令淳于
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
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
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

|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
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
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
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除肉刑
謹事漢王毋以老妾持二心
史記陳丞相世家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
陵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
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
妾語陵||||||漢王長者也||故||||妾以死送
使者遂伏劍而死
項王怒烹陵母
括不可使將
史記趙奢傳趙括自少時學兵
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
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
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
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王曰何以對曰
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
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
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

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
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
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哀王孫而進食 史記淮陰侯傳信釣於城
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
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
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豈望報乎 輒問有
所平反活幾何人○漢書雋不疑傳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
不疑——即不疑多有所平
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 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
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
時耶 漢書王章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
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
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
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
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
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

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 王章小女 上萬石嚴姬
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
漢書嚴延年傳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
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
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
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
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
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
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
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
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
官東海號曰—— 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上見倢伃辭輦 漢書
外戚傳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同輦載倢伃——曰觀古圖
書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得
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 誦詩窈窕德象女師之篇 漢書
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

外戚傳倢伃——又——每進見上疏依則古
禮注詩窈窕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
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 直前當熊
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即是詩篇益失之矣
漢書外戚傳建昭中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
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倢伃——而立左
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舉
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
母知陵母知與田人 漢書敘傳嬰達有命吉凶 聆呱刻石 漢書敘傳如
——而——令——聽劭曰妣叔向之母也石叔
向之子也聽其啼聲知其後必滅羊舌氏 訓以臨民之政 後漢
書梁——傳母有伏波德博覽書傳初遷在五 慎無一言加於
原宮——遷之善精母有其助焉
梁氏 後漢書李燮傳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二子歸鄉里
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

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
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
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
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
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成
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
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
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
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
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
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絶今
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絶衆人勿妄往來——
——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 隱者之風 後漢書戴良傳初良
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 五女並賢每有求姻
輒便許嫁疏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
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焉 焉敢云挽鹿車○後漢書鮑
宣妻傳勃

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
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
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
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
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
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
尉子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
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
忘 **四行**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女有——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
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
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
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
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
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
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
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曲從**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爾

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 **引刀趨機** 後漢書樂羊子妻傳河
爭分曲直此則所謂——矣 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
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
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
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
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而言曰此機生自
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
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
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
還終業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 **對雞不餐**
後漢書樂羊子妻傳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
——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
棄之 **以義相導** 後漢書陳文矩妻傳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
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
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
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

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
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
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
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
德狀己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
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爲良士 **端操有**
蹤幽閒有容 後漢書列女傳贊——區明風烈昭我管彤 **母預兒事** 魏志許允傳注
魏氏春秋曰允後爲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
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諸——後移居
墓所景王使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
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
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
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力也 **作厚褥大被** 吳志孫皓傳注吳錄曰
孟仁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或問其故 **倚井** 吳志
母曰小兒無德致客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

妃嬪傳注會稽典錄曰孫策功曹魏騰以迕意見譴將殺之士
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大——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
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
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
驚遽 **追罵成濟** 晉書賈充傳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
釋騰 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
不竊 **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 晉書皇甫謐傳出後叔父
笑 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
遊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
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
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
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
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 **截髮** 晉書陶侃傳侃早孤貧爲
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 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
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得雙髲 **夫人城** 晉書朱序傳
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 初苻丕之來

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敵遂領百餘婢并
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
新築城不遂引退襄陽
人謂此城為|||

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 晉書王渾妻鍾氏傳子渾妻鍾

氏字琰穎川人魏大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
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

鍾禮郝法 晉書王渾妻鍾氏傳濟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

陵郝時人稱|夫人之|云

三不娶子 晉書鄭休妻石氏傳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

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沈生命棄之
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沈及前妻女力不兼舉
九年之中|||

侃交結勝己 晉書陶侃母湛氏傳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

|||||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
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
吾憂

封鮓 上見

賢父書 晉書韋逞母宋氏傳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

矣

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
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
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
在徙中推鹿車背|||所授|||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
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
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
堅常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壼對曰
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
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
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
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號宋氏為宣
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立講堂 上見 **隔絳紗幔受業** 上見 **宣文君** 上見 **生子皆以孔為名** 晉書 傾深

[illegible][illegible]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為
亂以女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
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
邑里得活者甚衆||||||焉

聰明有訓識 齊書虞玩之傳

悲處之人也以強學見知母親兆長
史王敷之女|||||||被惠何慈

教書學 齊書王融傳父道琰廬陵內史母臨

川太守謝惠宣女博

詣鄉里自賣 齊書韓靈敏傳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值歲飢母

敏婦人也 融 ||
老病篤趙||||||言辭哀切鄉里憐之人人分升米相
相救遂得以免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貳

採桑箔 齊書韓靈敏傳會稽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癃病母不安其室值歲飢二女

|於偶||||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
稱為義門多欲取為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

女師 梁書太宗

|皇后紀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太尉
南昌文憲公后幼而不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也

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 梁書鄧元起傳元起初為益州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

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

不隨子入官府 梁書

張緬傳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入正室|
|||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
還都並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
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闃然如貧素者

猶深先覺 陳書駱牙傳梁太清末世

祖宿趍地歸安牙母陳觀止䂊儀表知非常人寶待甚厚及世
祖為吳興太守引牙為將帥牙母|||特栢谷之禮

女長 南史蕭矯妻羊傳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隨程人隨母還

劉氏母亡居喪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人號曰|

光益家道 魏書宗室嘉傳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

妹也聰明婦人及為嘉妃多所匡贊||||||有

婦德 魏書陸琇傳琇字伯琳第五子母

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

高明婦人 魏書李孝伯傳李孝伯

妻崔覽女｜生一子元顯｜豈合此女屈事卑族魏書崔休傳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姻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崔氏與翼詩數十首辭理可觀非衣帽不見魏書裴叔業傳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閤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教勸諸子從師受業魏書高謙之傳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常誡之曰自我為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業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魏書姚氏婦楊氏傳姚氏婦楊氏者閹人符承祖姨也家貧無產業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

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污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母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之小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強舁於車上則大哭言留欲殺我也由是存家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婦衣裳敝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呂嬃亦不過也不以華飾為意魏書王椿傳椿妻鉅鹿魏悅之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星夜馳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尒朱榮妻北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足于財｜｜撫兄子收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洽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元象中卒贈鉅鹿郡君肅我嚴君魏書王賜傳益有襲祖琚爵初琚年七十餘賜得世祖時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內外婦孫百口奉之｜｜家內以治恭祖官至高州樂陵太守我事三代

主唯用一好心隋書譙國夫人傳譙國夫人者高涼冼氏之女也世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為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弘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誡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為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衆此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灨石寶知之遽告夫人

曰平虜驍將也領兵入灨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鬭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保於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贛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於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章昭達內外逼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為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為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

璒以南康拒守洸至嶺下逡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於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爲儀同三司册夫人爲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于州獄又遣孫盎出討佛智戰尅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盎爲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爲廣州總管譙國公册夫人爲譙國夫人以宋康邑迴授僕妻洗氏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勅書曰朕撫育蒼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兆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所以遣往誅翦爲

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識正理遂令孫盎斬獲佛智竟破羣賊甚有大功今賜夫人物五千段暄不進愆誅合罪責以大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於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於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勅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爲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賻物一千段諡爲誠敬夫人

坐胡牀於障後察之○隋書鄭善果母傳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戶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恒——闚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慚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埽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邪答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謝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柰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

散贍六姻爲先

君之惠○見上

二客公輔才唐書王珪傳珪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勅具酒食歡盡日喜曰——汝貴不疑

升堂乳姑唐書柳玭傳昭國里崔山南琯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階下——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與子孫皆得如婦孝

歲寒松柏唐書鄭義宗妻盧傳事舅姑恭頃夜有盜持兵劫其家人皆竄匿惟姑不能去盧冒刃止姑側爲賊捽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爲不懼答曰鄰里急難尚相赴況姑可委棄邪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姑曰——然後知——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青褶押佃五代史楚世家周行逢性勇敢果於殺戮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紿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戶送租入城行逢強邀之

卒無留意 **畫荻** 宋史歐陽修傳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 **日易十錢使從學** 宋史賈易傳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 **拽虎** 宋史童八娜傳虎銜其大母女手||祈以身代虎爲釋其大母銜女以去 **笑虞邱** 劉向新序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爲虞邱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邱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邱子虞邱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持節行義** 劉向列女傳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乃追之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

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于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不以私害公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門外車跡何深也** 皇甫謐高士傳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爲衣食飽衣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 **引咎感姑** 宋[illegible]華陽[illegible]修趙萬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修終無慍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亦感悟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惡姑知變可謂婦師矣 **患無德義不患不富**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吳李衡字

叔平襄陽人羊衜以女英習配之後來爲丹陽太守每欲治家事英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往武陵龍陽氾洲上作宅種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事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匹絹亦當足用爾衡既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英習曰此當是種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士||||||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 **作粟粥待** 劉義慶世說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曰勿憂尋還||頃之允至 **刀織絹一匹示不忘本** 趙璘因話錄元佐貴爲相其母||||||母觀元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吾向見長官自中[illegible]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爲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

爾富顯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諭以朝廷恩容之不可恃撫驕故元佐始終不失臣節 **掩錢** 劉宗遠金華子雜編李景讓兄弟少孤貧夫人王氏性嚴重明斷近代貴族母之賢無及之者婦居東都諸子尚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嘗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內古墻夜塌僮僕修築次忽見一槽船實以散錢婢僕等當困窶之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於堂前夫人聞之誡僮僕曰切不得輒取俟吾來視之而後發既到命取酒酹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猶身爲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宜得之也我何堪爲若天實以先君餘慶假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爲俸錢入吾門此未敢覬乃令亟掩如故其後諸子景讓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岳讓最剛直奏彈無所避爲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子皆封泥之懼其糾劾也 **姨止一子不欲令事女主** 杜荀鶴松窗雜記狄梁公爲相有姨盧氏居午橋南別墅姨生一子未嘗來都城公因休沐候姨安否問表弟有何樂願悉力從其欲姨曰相自貴耳|||有||||||||||公大慚而退|

安能事賣絹牙郎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柳仲郢鎮鄆城有一婢失意將婢於城都鬻之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大郡宅在苦竹溪女儈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歸其家女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蕭衙窗窺柳婢在街衢有鬻綾羅者從窗下過召婢就宅蓋公於束綾內選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與還女儈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爲柳家細婢死則死矣|乎蜀福聞之皆嗟歎也

一城獲全 沈括夢溪筆談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於軍前後期當斬偕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得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身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建州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

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爲之戢兵而入|以|至今連氏爲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接踵皆連氏之後也

家財十萬緍兌下戶之輸 何薳春渚紀聞宣和間朝廷收復燕雲朝科郡縣數率等第出錢增免夫錢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與一子俱而家素饒於財聞官司督率嚴促而貧下戶艱於輸納仰請於縣乞|以|縣令欣然從之調夫蓬運數日盡空其廡藏者七間因而掃治設佛供一晝夜既畢明且視之則屋間之錢已復堆垛盈滿數之正十萬緍而皆用紅麻爲貫每五緍作一辮辮首必有一小木牌上書麻靑二字觀者驚異莫知其然或有釋之者曰始聞靑州麻員外家至富號麻十萬家豈非神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因密令人往靑州跡之果有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錢十萬鎮所而未嘗用也一夕失之不知所往劉氏即專人致殷勤於麻氏諭其事復歸此錢麻驚嗟久之而遣介委曲附謝云吾家福退錢歸有德出于天授今復往取是天理而非人情不敢祇領也劉氏知其不可曰我既誠輸此錢以助國用豈當更有之即散施貧民及助修佛道觀宇一錢不留於家家益富云

索火焚帖 李元綱厚德錄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與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于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詣鼎臣妻相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婢僕語之曰我來既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爲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節烈

刺笄 呂氏春秋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而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群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

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鬬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之證與反斗之號

不避菹醢之誅 戰國策韓取聶政屍暴之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沒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以揚其名也

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 上見

築女懷清臺 史記貨殖傳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

幽居守節 漢書五行志

莊公二十年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二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

海曲呂母 後漢書劉盆子傳天鳳元年琅琊｜｜有｜｜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

漆室女 後漢書盧植傳注琴操曰魯｜｜｜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

葵使吾終年不食葵吾西鄰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爲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歌以女貞之辭自經而死

明白之節 後漢書列女傳序詩書之言女德尚安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爲列女篇

貞義 後漢書樂羊子妻傳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

帷車以俟讎家 後漢書龐淯母傳酒泉龐淯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二人時俱病物故讎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己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讎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行義相俟 後漢書劉長卿妻傳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殁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已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縣邑有祀必膰焉

禮宗 後漢書皇甫規妻傳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初規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聘以軿輜百乘馬二｜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

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云

陰字未成 後漢書陰瑜妻傳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敕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覺之不爲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代道捍夜應對不失 後漢書盛道妻傳犍爲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

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為齎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截耳斷鼻 魏志曹爽傳注列女傳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閡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兩——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衆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

效死樓下 晉書石崇傳崇在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於官前因自投——

投梭 晉書謝鯤傳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折其兩齒

發家僮令助戰貿環珮為軍資 晉書虞潭母孫氏傳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饋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仍盡——其——隨潭——其所服——以——

率部曲先登 晉書張茂妻陸氏傳茂為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率茂——為——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為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踰城突圍 晉書荀崧小女灌傳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

覆燭登橙 晉書何無忌母劉氏傳少有志節弟牢之為桓元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製檄文劉氏潛以器——徐——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兵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讐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元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年既盛美自厲冰霜 南史垣閎傳劉楷為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為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閎為交州閎弟閎又為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垣深者閎之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儉惆悵良久晏深妻鄭氏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績傍無親援——甚有容德——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其孀婦所齊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羇魂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鋒服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

割髮毀面誓不更行 南史張彪傳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為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為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時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圍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

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如不能生得遂我魂共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若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爲家主楊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粧飾昭達許之楊入宅便以刀——哀哭慟絕——————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爲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溫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爲時所重異

貞義衛婦 南史張景仁傳霸城王整之姊嫁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遂手爲亡婿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爲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腳爲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之閭

時比秦嘉妻 魏書封卓妻劉氏傳渤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人——之——

割左耳 魏書魏溥妻房氏傳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太守房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病且卒顧謂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但夙心往志不聞於沒世矣良痛母老家貧供奉無寄赤子矇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怨於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繦褓顧當以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氏操刀——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

貞孝女宗 魏書盧元禮妻李氏傳——————將植部指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於州里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扶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乃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洛八旬方達攀援號擗而不能以聞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蓋爲其廢養絕類也李既非嫡子而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加旌異則無以勸引澆浮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爲孝德里標李氏門閭以旌風俗

表門閭比曹娥 魏書列女傳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悲泣鄰人異之正光中母死女時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遊申請爲營墓立碑自爲製文——其——之——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爲孝女冢

拳不可開 北齊書樂陵王百年傳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崇義夫人 唐書薛仁杲傳仁杲已敗其將旁命地降詔即統其兵未幾復叛命地尤豪也樂其父子信倚之至是入南山緣商洛出漢川衆數千所過剽掠敗大將龐玉至始州掠王氏女醉臥於野王取命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女爲崇義夫人

——**剔目示無它** 唐書房元齡妻盧氏傳元齡微時病且死謂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一——元齡明——會元齡良愈禮之終身

引刀斷指 唐書樊彥琛妻魏傳彥琛病篤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彥琛曰生死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彥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逆我絲鳴乎我矣——其——軍伍欲妻之因折不從乃以刀擬頸曰從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見害聞者傷之

引斧斷臂 五代史馮道傳序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

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雜家青齋之間忽然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汙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血入碑為婦人與嬰兒狀 宋史譚氏婦趙氏──至元十四年天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脅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不滅又煆以熾炭其狀益顯

丈夫女 吳越春秋子胥逃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

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哉

食人

魚辱我不忍久生 吳越春秋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槨題湊為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于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

守一醮之禮 常璩華陽國志巴志永初中廣漢漢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馬妙祈妻義王元憒妻姬趙蔓君妻華夙喪夫執共姜之節──守一醮之禮──號曰三貞遭亂

兵殆甚懼見拘辱三人同時自沈於西漢水而沒死有黃鳥鳴其葬處國人傷之乃作詩曰關關黃鳥爰集於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彼繡彼黼其心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攘

三貞 上見

執手自斷下出 酈道元水經注張貞女黃氏女也名帛與父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與──

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 吳競樂府古題邯鄲女子秦姓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

投水不歸 陶宗儀輟耕錄泉州龍溪縣澳甲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五後于心間不處寇起掠其里婦果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之一時不遇丈夫於間寇取哀──丞寇曰蔡色欲先汙之一下蔡以長竿鉤篙使其舟阻之尾竟──寇退上之屍隨舟反上流屍逆流而附於舟舟卒之不去移舟邇河岸上屍從之上名之父母得其屍則其女也夫之──婦人耳屍死不出於天性自其──

血題詩 陶宗儀輟耕錄越縣劉溪劉氏貞婦不幸如是詩妙端適同邑祝某至正庚子春為苗獠所虜不欲辱其身之義不受辱其間──指──學上己程水而死之月日明日也苗帥服其節為立祀之之邑人咸日引女顏詩云磯頭宋懷漆宮變沒山下野人求幽旌旗影亂入同憐念敵驚淫鬼亦愁父母仇恨何日報夫其吾貞魂此時伏九泉有路還歸去夢到家鄉──

從一不再適 陶宗儀輟耕錄張聖卿者郴州人女寵是也斷髮不信輕弗再適──陶宗儀輟耕錄張聖卿者郴州人女寵是也十五歲嫁程頭渭緒所吾死矣女其善事後人春──一末幾吾死春慟哭絕日囑匠人日造棺宜極大將以殮納亡者衣服弓劍之屬匠如其言既殮乃自經鄰里就用此棺同葬之事在上寸朝所其冢時至正戊子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三

婦女部二

才藝

浩浩乎育育乎 管子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管子曰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我不識婢子曰詩有之｜｜者水｜｜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能史書習事 漢書西域傳初楚主侍者馮嫽｜｜｜｜｜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

錦車持節 上見

就東觀續成漢書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

子婦為撰集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丁氏｜｜｜之又作大家讚焉

作大家讚 上見

作申情賦 後漢書袁隗妻傳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云

女尚書 魏志明帝紀注魏略曰帝嘗游讌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

女博士 魏志甄皇后傳注魏書曰后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邪

具數十人饌不聞人聲 晉書周顗母李氏傳字絡秀少時在室顗父浚為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子內宰豬羊｜｜｜｜之｜甚精辦而｜｜｜｜

雅人深致 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傳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未若柳絮因風起 上見

為小郎解圍 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傳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風韻高邁敘致清雅 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傳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於別榻道韞｜｜｜｜｜｜｜｜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頌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

殊開人胸府初同郡張元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元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使人心形俱服 上見

林下風氣 上見

清心玉映 上見

獻椒花頌 晉書劉臻妻陳氏傳嘗正旦｜｜｜｜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采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

織錦為迴文旋圖詩 晉書竇滔妻蘇氏傳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淒惋

韓公 齊書武穆裴皇后傳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世用為宮中職僚世祖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為｜｜

僕射閣筆 梁書劉孝綽傳其二妹適瑯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悱｜｜徐勉子為晉安郡卒喪還京師妻為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為哀文既睹此文於是｜｜

與卿容其

賦新詩互相贈答（陳書後主張貴妃傳論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採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

左射右射必疊雙

（魏書李安世傳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𢷋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摽軍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婦女尙如此男子那可逢

當興我家

（魏書李彪傳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諷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世宗聞其名召爲婕妤以禮迎引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

潘將軍

魏書楊大眼傳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

營同坐幕下對諸僚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也

升座講老子

（北史盧道虔傳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後司馬氏見出更娉元氏其聰悟常|—高|—|—|—道虔從弟元明隔紗帷以聽焉

學士先生

（舊唐書女）學士尚宮宋氏傳名若莘父庭芬生五女皆能屬文長曰若莘次曰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俱召入宮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華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嘉其節槩不以宮妾遇之呼爲|—|—|—|—

著女論語

（舊唐書女學士尚宮宋氏傳|—|—|—十篇其言模倣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其問答悉以婦道所尚

曹大家東征之流

（舊唐書宋庭瑜妻魏氏傳父克）己有詞學魏氏善屬文先天中庭瑜自司農少卿左遷涪州刺史魏氏隨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賦以敘志詞甚典美開元中庭瑜累遷慶州都督初中書令張說年少時爲克己所重魏氏恨其夫爲外職乃作書與說敘亡父疇昔之事并爲庭瑜申理乃錄南征賦尋託說歎曰|—|—|—|—|—|—

衆篇並作采麗益新

（唐書上官昭容傳婉兒勸帝侈大書）館增學士員引大臣名儒充選數賜宴賦詩君臣賡和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主|—|—|—|—而|—|—|—|—又差第群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者大抵雖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觀婉兒力也

擬離騷爲小山篇

唐書太宗徐賢妃傳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嘗試使|—|—|—|—|—|—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往孝德大驚知不可掩於是所論著遂盛傳

教妾騎射

（五代史唐太祖家人傳太祖正室劉氏常從征伐爲）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其侍|—|—|—|—以佐太祖

織薄爲屋

（宋史韓世忠傳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

女秀才

遼史邢簡妻陳氏傳父陞五代時累官司徒陳氏甫笄涉通經義凡覽詩賦輒能誦尤好吟詠時以|—|—|—名之

瑪爲甲裳爲旗

（金史阿鄰妻沙里質傳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抄旁近部族）

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營柵爲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以男夫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仗劍督戰凡三日賊去

命婦自爲一軍

（金史完顏仲德妻傳崔立之變妻自毀其容服）携妾及二子給以采蔬自汴走蔡蔡被圍丁男皆乘城拒守謂仲德曰事勢若此丈夫能爲國出力婦人獨不能耶|—諸|—|—|—|—親運矢石於城下城中婦女爭出繼之

五言數家婦人居二

（鍾嶸詩品漢爲|—|—者不過|—）|—而|—|—|—|—徐淑敘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老嫗吹箎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箎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箎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即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

女太史

（從鴻後封技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

北山移文

（馮贄雲仙雜記梁天女金陵十歲忽|—|—|—|—）

——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勸之

女相如 馮贄南部烟花記煬帝以合歡水果賜吳絳仙絳仙以紅牋進詩謝帝曰——絳仙才調———也

不櫛進士 劉訥言諧噱錄閥閱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

女學士 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尚越蕃人也少舉進士清警有才思文價藉於北土時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妻之

詠燭 張邦基墨莊漫錄浮休居士張芸叟久謫還自旣還怏怏不平嘗爲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愁色自是無復躁進意司馬朴之室浮休之女也有詩在鄜延路上一寺中一聯云滿目傳舍芳草綠倚闌滴泣海棠紅或云便是——若

書大雅吟 姚寬西溪叢語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卽廷尉展之弟恒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王逸少師善鍾法能正書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人————賜之

詠秋水篇 張端義貴耳集與宗寶近臣論及莊子忽命呼

秋水至則綠衣翠鬟小女僮也能———聞者駭異

能溫酒 陶宗儀輟耕錄宋季參政相公鉉翁子杭將求一妾貌才藝兼全之妾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以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就事初甚熱次略寬三次微溫公方旣飲而每日並如初之第三次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攜入京公死囊橐資皆爲所有因而巨富人稱曰奚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便能動人亦其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爲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于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矣

女工

女事無文章 管子————國之富也

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 管子昔桀紂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

勝事

管子桀鄉女——若終歲積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攤之

修絲麻梱布絹 墨子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凊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以爲民衣

牽挺 列子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

抑黑質揚赤文 淮南子泰之幼女衛之稚質倜繁組雜奇彩————禹湯之智不能逮

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國語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

何愛餘明照四壁者 戰國策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埽室布席——於——之——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

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埽室布席幸無我逐也

秫縫 戰國策黑齒雕題鯷冠——大吳之國也注秫綦鍼也言女工之拙

一月得四十五日 漢書食貨志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注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

手迹整理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是謂執勤也

蘊習酒食 魏書崔浩傳浩著食經序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

習繡 元史刑法志諸匠戶子女使男習工事女——

擊絮 越絕書子胥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卽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

飾微治細 桓寬鹽鐵論婦女————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

難成易弊 桓寬鹽鐵

論女紅｜｜而｜｜車器難就而易敗問績劉向說苑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曾不如反遇
多態焦氏易林織縷未就針折不復女丁｜｜亂我政事手狎王充論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
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也刺繡師王充論衡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之｜能縫帷裳納縷之工
不能織錦手引成錦王嘉拾遺記成王五年有因祗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貌輕潔被纖羅雜繡之衣
長袖修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颻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於口中｜｜而結之則｜文｜鍼神王嘉拾遺
記薛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制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也機絕鍼
絕絲絕王嘉拾遺記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龍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
寸宮中謂之｜｜孫權嘗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際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岳

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歆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
人謂之｜｜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鳶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
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縵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拆髮以神
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絃百斷百續也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為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
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幙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
吳有三絕上見一尺繡法華經七卷蘇鶚杜陽雜編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
四稚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上｜｜｜｜｜｜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
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史善作飛僊蓋以絲一縷分為三縷染成五彩於掌中結為金蓋五重其中有十洲

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傅之則虬硬不
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助作飛僊蓋上見

容貌

毛嬙丽施管子｜｜｜｜天下之美人也小腰管子夫楚王好｜｜而美人省食細腰尹文子楚莊愛
｜｜一國皆有飢色黃公二女尹文子齊有｜｜者好謙卑有｜｜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
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特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
色上見娥媌靡曼列子簡鄭衛之處子｜｜｜｜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
芷若以滿之婑媠列子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者以盈之按穆公孫穆娥姣列子鄭有處子之｜

｜者必服而招之媒而桃之必務而後已捧心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而矉其里其
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美嚬上見曼理皓
齒韓非子｜｜｜｜說情而捐精閭娵莫媒荀子｜｜子奢｜之｜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惡者之孽
荀子語曰好女之色｜｜｜｜也安矜呂氏春秋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煙視媚行煙視媚行上見
玉女呂氏春秋身好｜｜注玉女美女也靨酺淮南子｜｜在頰則好在顙則醜注｜｜者頰上窐也窐皆在顙以
槃故醜綃為縵澤淮南子室有美者｜｜｜｜之｜｜不待脂粉芳澤淮南子曼頰皓齒形夸骨佳｜
｜｜｜｜｜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娥㜲揚子｜｜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間謂之㜲娃媠窕豔揚子｜｜｜｜
｜｜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南楚之外曰嫷宋衛晉鄭之間曰豔陳楚周南之間曰窕女三為粲國語恭王游於

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衆｜｜｜｜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華落愛渝 戰國策以色交者｜｜而｜｜

粉白黛黑 戰國策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袖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袖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聞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袖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

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袖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注粉白墨黑謂鬢也

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 上見

天下莫若是兩人 上見

南之威 戰國策晉文公得｜｜｜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

白台閭須 戰國策左｜｜而右｜｜南威之美也注皆美人

犀角偃月 戰國策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頞權衡｜｜｜｜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

眉目准頞權衡 上見

尹邢 史記外戚世家｜夫人與｜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上見

低頭俛泣自痛不如 上見

隨俗雅化 史記李斯傳｜｜｜｜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曼姬 史記司馬相如傳鄭女｜｜正義曰文穎云鄭國出好女曼者其色理曼澤也

宜笑 史記司馬相如傳皓齒粲爛｜｜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

衆嫭 漢書禮樂志｜｜並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

色 漢書杜欽傳必鄉舉求窈窕不問｜｜所以助德理內也

相態以麗佳 漢書揚雄傳閨中容競淖約兮｜｜｜｜｜

絕世獨立 漢書外戚傳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而｜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

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合法相 後漢書后妃傳序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

妙婧纖腰 後漢書張衡傳舒｜｜之｜｜兮揚雜錯之袿徽

嫮眼 後漢書張衡傳騁｜｜以蛾媚兮增

弱腕素肘 後漢書邊讓傳｜｜｜｜而蛾揚援毛嬙之｜｜｜｜｜

顧鬢曼睩 後漢書南匈奴傳

動左右 後漢書南匈奴傳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

大橋小橋 三國志周瑜傳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瑜納｜｜

腰闊尺六 梁書羊侃傳儛人張淨琬｜｜一｜｜寸時人

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紅白爪 陳書高祖章皇后傳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功之服則一爪先折

宮中遙望飄若神仙 陳書張貴妃傳論張貴妃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鑒特聰慧有神采進止閑暇容色端麗每瞻視盼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常於閣上靚粧臨於軒檻——

髮長七尺其光可鑒 上見 **瞻視盼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 上見

少盛如花 魏書北海王詳傳詳之初禁也乃以蒜商本告母大怒詈之苦切曰汝自有妻妾侍婢——何忽共許高麗婢姦通令收此罪

奇色 魏書邢巒傳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為侍中亮於是奏劾巒在漢中掠良人為奴婢巒懼為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大守隨景明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也暉大悅

手甚纖柔 北齊書盧文偉傳宗道性麤率重任

俠歷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伎云——宗道即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按宗道文偉孫

花見羞 五代史唐明宗家人傳淑妃王氏有美色號——

赤烏氏美人之地 穆天子傳赤烏之人丌好獻女于天子女聽之女列為嬖人曰——也寶玉之所在也

鄭旦 越絶書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北壇利里邸士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去縣五里 士府

采軟吹氣勝蘭 郭憲洞冥記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回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污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也

嬰斂從容 相寬 宮敬

倫康莊馳逐窮巷蹋鞠秉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聚——傅白黛青者衆

畫眉之妾五七卷髮之女二人 黃憲天祿閣外史寡人雖有——亦無以為也

綮姬 黃憲天祿閣外史王之宮——盆蘇——融加陽春

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 西京雜記卓文君姣好——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姣好 上見

體輕氣馥 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並玉質凝膚——綽約而窈窕絶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瓀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

動心驚魄 王嘉拾遺記越謀滅吳蓄天下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花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謂之神人

非雲非雨非朝非

暮 王嘉拾遺記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以文車十乘迎之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改靈芸之名曰夜來

玉人齊潤 王嘉拾遺記蜀先主甘后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后與玉人潔白——嬖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妒於玉人也后常欲琢毀壞之乃誡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繫懷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甘后為神智婦人焉

愁容尚能惑人況在歡樂 王嘉拾遺記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儔江東絶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為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真狀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琥珀如意撫案即折——此神女也——乃命雕輪就織室納於後宮

髮委藉地 劉義慶世說桓宣武平蜀

以令勢妖爲妄其有寵當者將後十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
自刃襲之止值李梳頭——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曰國
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
見殺乃是本懷主慙而退

膚色玉曜上見

欲求好婦立在津口

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段成式酉陽雜俎妒婦津相傳言晉大始
中劉伯玉妻段氏字光明性妒忌伯玉常
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
何以水神善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
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
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
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妒也婦人渡河
無風浪者以爲己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
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

肌香 蘇鶚杜陽雜編元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
舞儷姿玉質——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
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妾也後出爲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
以香啗之故肌香也

紅芙蓉人 蘇鶚杜陽雜編寶曆二年淛東國貢舞女二
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修眉夥首蘭氣融冶
冬不纊衣夏不汗體上更琢玉芙蓉以爲二女歌舞臺每歌聲
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於庭際舞態豔逸
更非人間所有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
日所侵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

解語花 王仁裕開天遺事太液池千葉白蓮開帝與
貴妃宴賞指妃謂左右曰何如此———朋

鳥爪 馬令南唐書方術傳
女冠耿先生——

似花蘂之翾輕 陶宗儀輟耕錄蜀主孟昶納
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蘂
玉貌宛然神仙
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
——也或以爲姓費氏則誤矣

粧飾

簪珥辟千金 周穆王——而——
—粉瑩冰現可也

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 列子周穆王篇簡鄭衛之
處子娥媌靡曼者————————衣阿
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以滿之

美珥 韓非子薛公相齊
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
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
不聽是說不行於王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
勸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
日坐視——之所在
而勸王以爲夫人

粉題 揚子———剔頭
不可忍瞻也

華丹亂窈窕 揚子——女
之——
——也

女爲悅已者容 戰國策士爲知已者死———
———注修其容色

玉聲璆然 史記
孔子世家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
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

宛珠簪傅璣珥 史記李斯
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之————之——阿縞之衣錦
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蜚纖垂髾 史記司馬相如傳———戌削——垂髾徐廣曰
袘音移衣袖也纖音參駰案郭璞曰纖袿衣飾

閻易 史記司馬相如傳揄獨繭之褕袘眇——以
——與世殊服注徐廣曰閻易衣長貌

戌削媥姺徶循 史記司馬相如傳———
戌削言如刻畫作之郭璞
曰媥姺徶循衣服婆娑貌

俠嘉夜 漢書禮樂志———茝蘭
芳如淳曰嘉夜芳草也

跕躧 漢書地理志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丈夫
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
女子彈弦——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注師古曰跕音
它頰反躧與屣同躧謂小履之無根者也跕謂輕躡之也

小結見綢繆 漢書張敞傳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
—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
從恣之義也注師古曰——組
組之屬所以自結固也

張京兆眉憮 漢書張敞傳——爲婦畫
眉長安中傳———

珍髢 漢書揚雄傳資娵娃之
——兮鬻九戎而索賴

四起大髻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
紀注東觀記曰
馬皇后美髮爲———但以髮成尚有餘綹
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

步搖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

綖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環珮加賜各後漢書
一具注釋名曰皇后首副其上有垂珠步則搖也愁眉五行志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啼糚墮馬髻折要步齲齒笑所
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糚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
邊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啼糚上見
成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爲京都歙然諸夏皆放效墮
馬髻上見折要步上見齲齒笑上見漆畫五采爲絲後漢書五行志延熹中婦女始嫁至
作|||瑇瑁擿後漢書輿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
條翦氂簪珥耳璫垂珠簪以||爲|長一尺端爲華勝上
爲鳳凰爵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
以安簂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後漢
簂幗也結髻也解見史記注及三國志注華勝上見兩結上見六
獸後漢書輿服志皇后謁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條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

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
|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
以翡翠爲華云一爵九華上見高髻廣眉大袖後漢書馬廖傳長安語曰城中好||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四方全匹帛假紒後漢書東平憲王傳今送光烈皇后||||帛巾各一注周禮追
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鄭康成云副婦人首服
二輔謂之假紒續漢書帛字作皁案紒即髻也隱居服後漢書逸民梁
鴻傳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
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
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
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床下
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
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
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之
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

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患
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
椎髻上見屈紒後漢書東夷傳倭女人被髮||巾幗晉書宣帝紀亮數挑帝戰不出因遺帝||婦人之
飾雀釵晉書元帝紀將拜貴人有司請市||帝以煩費不許五兵佩晉書五行志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
有||擷子紒晉書五行志惠帝元康中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緩鬢傾髻晉書
五行志太元中公主婦女必||||以爲盛飾用假髻上見
髲既多不可恆戴乃先於木及籠||裝之名曰假頭狀
如天師衣戴衣晉書王恭傳淮陵內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
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紫綸巾熟錦袴晉書石季龍載記季龍常以女
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與不及側
騎一千爲鹵簿皆著||||||
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靴游於戲馬觀金銀鏤帶五文織靴上見飛

天紒宋書五行志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
髮者三分髮抽其鬟直向上謂之||||五條五辮宋書
|敬弘傳左右嘗使二老婢戴|||虎魄釧南齊書東昏侯紀潘氏
||著五綵袷襠飾以朱粉服御極選珍寶主衣
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金釵鑷南齊書周盤龍傳
價皆數倍||||一隻直百七十萬盤龍愛妾杜氏
上送||||二十枚錦裙襦陳書殷不害傳不害善事
手故曰煦周公阿杜錦裙襦親陽其母蔡氏||||氈席被衣
留被玉鳳南史齊南康王子琳傳母荀昭華寵傾宮才人
罷備位於宋女者依例賜||||荀時爲采女傳王鳳
鳳投地曰我不能例受征帽而著小褶襖魏書任城王澄傳高
此武帝乃躬爲貼革祖還洛引見公卿高
祖曰營國之本禮教爲先朕離京邑以來禮教爲日新以不澄
對曰臣謂日新尚祖口朕明入城見車上婦人||||||
|者君爲如元尚書何爲不察澄曰著猶少於不著者高祖曰
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

命史官書之

夾領小袖 魏書咸陽王禧傳高祖又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爲丨丨丨丨我徂東山雖不三年既離寒暑卿等何爲而違前詔

王車細 魏書靈徵志高祖太和五年六月上邽鎮將上言於鎮城西二百五十里射獵於霧南千木中得丨丨丨三枚二青一赤制狀甚精

髻如飛鳥 北齊書幼主紀婦人皆剪剔以著假丨而危邪之狀丨丨丨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

珠松 隋書禮儀志皇后謁廟服袿襡大衣蓋嫁服也謂之褘衣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比深衣制隱領袖緣以條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丨丨是也

班花服 晉書后妃傳叙三月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丨丨丨丨與衛三人掌巾櫛膏沐

糚點 北史馮淑妃傳帝至晉州城巳欲沒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丨丨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

裙上有五色雲起 舊唐書中宗紀皇后自言衣箱中丨丨丨丨丨丨丨令畫工圖之以示百僚乃大赦天下

線鞾 舊唐書輿服志武德來婦人著履規制亦重又有丨丨

脂粉資 舊唐書明皇楊貴妃傳韓虢秦三夫人歲給錢千貫爲丨丨之丨

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煥發 舊唐書明皇楊貴妃傳明皇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之丨丨而遺鈿墮舄瑟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連鑣方駕不施帷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靚粧盈巷蠟炬如晝

艷粧 上見

通 舊唐書南平獠傳人並樓居登梯而上號爲干欄男子左衽露髮徒跣婦人橫布兩幅穿中而貫其首名爲丨丨

平脫金泥刺繡 唐書肅宗紀禁珠玉寶鈿丨丨丨丨丨丨

兩博鬢 唐書車服志首飾大小華十二樹以象袞冕之旒又有丨丨丨

寶鈿花釵 唐書車服志內外命婦服飾丨丨丨丨

線鞋 唐書車服志武德間婦人曳履及線鞾開元中初有丨丨侍兒則著履

險粧 唐書車服志婦人衣青碧纈平頭小花草履彩

帛縵成履而禁高髻丨丨去眉開額及吳越高頭草履

兜籠 唐書車服志巴蜀婦人出入有丨丨

囚髻 唐書五行志僖宗時內人束髮極急及在成都蜀婦人效之時謂爲丨丨唐末京都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狀如椎髻時謂之拋家髻

拋家髻 上見

脂盞粧具 唐書李德裕傳詔浙西上丨丨丨丨

醉粧 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號丨丨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

衣服畫雲霞 上見

趕上裙 宋史五行志理宗朝宮妃繫前後掩裙而長窣地名丨丨丨梳高髻於頂曰不走落束足纖直名快上馬粉點眼角名淚粧剃削兩鬢必留大錢許於頂左名偏頂或留之頂前束以綵繒宛若搭焦之狀或曰鵲角

不走落 上見　**快上馬** 上見　**淚粧** 上見　**鵲角** 上見

魚媚子 宋史五行志淳化三年京師里巷婦人競剪黑光紙團靨又裝鏤魚腮中骨號丨丨丨以飾面

九翬 宋史

輿服志妃冠飾以丨丨四鳳

白角冠梳 宋史輿服志皇祐元年詔婦人冠高毋得踰四寸廣毋得踰尺梳長毋得踰四寸仍禁以角爲之先是宮中尚丨丨丨丨人爭倣之至謂之內樣冠名曰垂肩等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爲服妖遂禁止之

內樣 上見

珠璣帕首 宋史章獻劉皇后傳柴氏李氏二公主入見猶服髮鬢太后曰姑老矣命左右賜以丨丨丨丨

綵鞾 金史儀衛志皇后妃嬪導從四十人幞頭繡盤紫衫令金束帶妃用偏扇方扇團扇各才六諸婦各十四皆宮人執服雲腳紗幘紫四褛衫束帶丨丨

白燕昇天 郭憲洞冥記陽嶕細囊出嶕山山臨碧海上尚年一寶如今之軟聚作之有青有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燃另似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足足冰處於閣邊有青鳥赤頭道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玉釵以贈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黃諓欲之明日示之既發匣有丨丨飛丨丨後宮人學作此釵曰名玉燕釵言吉祥也

著而柔滑 劉熙釋名脂砥也丨丨丨如砥石也

脂和

塗面〔劉熙釋名胡粉胡餬也｜以｜｜也〕畫代眉〔劉熙釋名黛代也滅眉毛去之以此畫代其處也〕香
澤〔劉熙釋名｜｜者人髮恒枯悴以此濡澤之也〕注面〔劉熙釋名以丹｜｜曰勺勺灼也此本天子諸侯群妾當以次
進御其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於面灼然為識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錄也〕赬粉〔劉熙釋名
赬赤也染粉使赤以著頰上也〕太華髻〔班固漢武帝內傳王母著黃金褡襹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
之劍頭上｜｜｜戴太真晨嬰之冠履元璚鳳文之舄〕三角髻〔班固漢武帝內傳上元夫人頭作｜｜｜餘髮散垂至
腰〕同心七寶釵〔葛洪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龍鸞之釵〔王嘉拾遺記魏文帝
所愛美人薛靈芸其人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况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指環挂
榴枝上因其處起臺〔王嘉拾遺記吳主潘夫人以姿色見寵每以夫人遊昭宣之臺志意幸愜既盡酣醉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四 婦女部 粧飾 十九

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得火齊｜｜｜｜郎｜石｜｜｜｜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將
為妖矣權乃翻其名曰榴環臺〕丹脂點頰〔王嘉拾遺記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
頰血流污袴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
更益其妍諸嬖人欲要寵者｜｜｜｜｜｜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倒龍〔王嘉拾遺記孫亮作琉璃屏風鏤作瑞應圖凡一
百二十種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
等使忽覩不相分別常侍於側使翔風調玉以付工人為倒龍之勢鑄金釵象鳳凰之
冠之佩鏤金為鳳凰冠之以為飾言刻玉為倒龍之勢〕常璩華陽國志巴志江州縣郡治涂山有涂上
江州臨林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江州縣郡治涂山有禹后祠北水有銘書詞云漢初犍為張君為
太守忽得仙道從此升遐今民曰張府君祠縣下有清水穴
巴人以此水為粉則膏暉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
也〕戴勝〔宗懍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為人日剪綵為人或鏤金箔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剪綵為

驚鶴髻〔崔豹古今注魏宮人好畫長眉今多作｜｜｜〕蟠龍釵〔崔豹古今注梁冀婦所制〕盤桓
髻〔崔豹古今注長安婦人好為盤桓髻到於今其法不絕〕蟬鬢〔崔豹古今注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
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制蟬鬢縹緲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為衣
裳一時冠絕〕紫粉〔賈思勰齊民要術作紫粉法用白米英粉三分胡粉一分和合均調取落葵子熟蒸生布絞汁和粉日
曝令乾〕香粉〔賈思勰齊民要術作香粉法唯多著丁香於粉合中自然芬馥〕花釵
禮衣〔六典內外命婦服花釵翟衣六品以下妻及女嫁則服之其次花釵禮衣凡婚嫁則服之〕
應嫁女〔劉昫唐書太宗時宮人騎馬者依周禮舊儀多著冪䍦雖發自戎夷而
全身障蔽永徽之後皆用帷帽〕
今｜｜海內倣效遂為風俗〕銀泥裙〔李肇國史補韋太尉皋在西川凡事設殺筆上將吏婚嫁則以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四 婦女部 粧飾 二十

｜｜衣給其夫氏以銀泥衣給其女氏〕梅花粧〔韓鄂歲華紀麗人日｜｜｜｜｜〕星靨〔段公路北戶錄
余訪花子事如面光則為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黥跡大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之名〕山花為粉〔段公路北戶錄
其花似藝其花紅不下紺藍以之為粉〕辟寒金〔段成式酉陽雜俎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常翱翔於海上
貢之用｜｜｜｜｜宮人爭以鳥所吐金為釵珥謂之辟寒金以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
國來獻此鳥飴以真珠及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鑄之乃為器服
以髮相纏〔段成式酉陽雜俎漢武帝宮人侍者皆以髮｜｜｜而無繫縛〕參鬟〔段成式酉陽雜俎髻品｜｜｜〕
迎春髻〔段成式酉陽雜俎髻品漢元帝宮人｜｜｜｜〕飛仙九環〔段成式酉陽雜俎髻品王母降武帝宮從者
有｜｜髻〕百合同心〔段成式酉陽雜俎髻品漢元帝宮有百花髻〕分髾髻〔段成式酉陽雜俎髻品魏武

帝宮有反綰髻又梳——髻　九貞段成式髻鬟品隋文宮有——髻　歸順段成式髻鬟品貞元中有——髻又有鬧掃妝髻　螺子黛馮贄南部烟花記煬帝宮中爭畫長蛾眉司官吏日給——五斛出波斯國　潤毛玉撥馮贄南部烟花記隋煬帝朱貴兒插昆山——之——不用蘭膏而鬢鬟鮮潤　北苑妝馮贄南部烟花記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極可愛宮嬪縷金於面皆以淡妝以此花餅施於鬢上時號——　龍角釵蘇鶚杜陽雜編大歷中日林國獻——釵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上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舟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傾滿於舟楫上命置之掌內以水噴之遂化為二龍騰空東去　不盈一握蘇鶚杜陽雜編元載寵姬薛瑤英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摶之——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　上有字曰玉兒蘇鶚杜陽雜編同昌公主出降有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工巧妙麗殆非人工所製有金陵得者以獻公主酬之

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授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洎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話於門人或有云玉兒即潘妃小字也　烏蠻髻袁郊甘澤謠紅線乃入閨房飾其行具梳——髻攢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　翡翠指環張泌妝樓記何充妓於後閣以——換刺繡筆亢知歎曰此物洞仙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命蓉頭急以蜻蜓帽贖之　痕映青編張泌妝樓記徐州張尚書妓女多涉獵人有借其書者往往粉指——並——於——　六英張泌妝樓記半陽泉世傳織女送董子經此董子思飲留此水與之口寒織女因祝水令暖又曰熱乃拔——寶釵就而畫之於是半寒半熱相和以飲　夜飛蟬張泌妝樓記杜甫舞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以助妝飾　曉霞妝張泌妝樓記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臙脂倣畫名——　桂紅膏張泌妝樓記開元初宮人

被進御者日印選以綢繆記印於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則水洗色不退　迎唐八鬟宇文氏妝臺記煬帝令宮人梳——髻　點脣宇文氏妝臺記唐末——有臙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工巧恪兒殷淡紅心猩猩暈小朱龍格雙唐媚花奴　朝天五國故事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皆謂之——　蘇幕遮王延德高昌行紀婦人戴油帽謂之——　飛雲丹馬縞中華古今注自三代以鉛為粉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蕭史為燒水銀作粉與塗亦名——　金泥飛頭鞋馬縞中華古今注秦始皇令宮人當暑戴黃羅髻蟬冠子五花朵子披淺黃銀泥飛雲帔把五色羅小扇子靸——　奉聖馬縞中華古今注漢高祖令宮人梳——髻　歸真馬縞中華古今注梁天監中武帝詔宮人梳迴心髻——髻　朝雲近香馬縞中華古今注隋大業中令宮中梳——髻歸秦髻奉仙髻節暈髻　佛妝——

莊綽雞肋編燕地其家仕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留髮冬月以苦蔞塗面謂之——但皆傳而不洗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　條脫吳曾能改齋漫錄唐盧氏雜說文宗向宰臣——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誥言安妃有條脫為臂飾即今釧也　紅錦勒襆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　珠瓏璁范大成攬轡錄婦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其少多綰髮貴人家即——冒之謂之方髻　高髻纖裳首翹鬢朵陸游南唐書后妃傳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至於採戲奕棋靡不妙絕後主嗣位立為后寵嬖專房創為——及——之妝人皆效之　一年景陸游老學菴筆記靖康初婦人首飾衣服皆備四時如節物則春旛燈毬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杏花荷花菊花梅花皆併為一景謂之——　錯倒底陸游老學菴筆記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

｜｜蝶粉蜂黃 王楙野客叢書草堂詩餘載張仲宗滿江紅纖腰詞｜｜｜｜｜｜都總押注蝶粉蜂黃唐人宮妝
陶宗儀輟耕錄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
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
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
府玉臺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豔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貌之姝
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脣口腰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
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
之者韓偓香奩集百詠有屧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人短以
今校之亦自少也亦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
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
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
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窅
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為妙以此知札腳自五代以來
方為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為者少
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為者為恥也 靈蛇 伊世珍瑯嬛記甄后既入魏宮宮庭

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大不傷人每日后梳妝則盤
結一髻形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為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
不同號為｜｜髻宮人
擬之十不得一二也 玉香獨見 伊世珍瑯嬛記徐月英臥履皆以薄玉花為飾內散以龍
腦諸香屑謂之｜｜｜｜鞋 流蘇 伊世珍瑯嬛記輕雲鬟髮甚長每梳頭立榻上猶拂地已綰髻左右餘髮各粗一
指結束作同心帶垂於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
｜髻於是富家女子多以青絲效其制亦自可觀 神粧 采蘭雜志髻神
曰雁蠅黛神曰天鈇粉神曰子占脂神曰興蒼首飾神曰
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楊太眞粧束每件呼之人謂之｜｜

蠱惑

婦言人事 管子｜｜｜｜則賞罰不信 食意 管子主德不立則婦人能｜其｜ 寵宮 管子公｜｜而
如賢才自刑自媒 管子｜｜之 桀愛女華 管子女華者桀之所
而為公治內 自媒女醜而不信 愛也湯事之以千金

婦人為制 晏子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
說之翁請公許之 悔泣 莊子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
則是｜｜｜也 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
同匡牀食芻豢 說情 韓非子曼理皓
而後｜其｜也 齒｜｜而損精 則美人 韓非子魏王遺荊王美人荊王甚悅
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
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
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為妬也
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常
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
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
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
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 女戎 國語大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
戎勝戎而戎亦必以 前魚 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
女戎勝晉其若之何 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

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
出曰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
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
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之
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
猶曩臣之前所得｜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
諾有[illegible]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
人者[illegible]也姬也長孫左輔下武陵等時用前魚皆以宮人言
之 女口 ｜｜ 五行志孝桓好色聽 晨婦 漢書外戚傳悲｜｜之
以安為更適貞數更 作戒兮哀褒閻之為郵
溺寵 後漢書后妃傳序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降好
令遂忘｜｜ 注溺黑也蠹食木蟲以諭傾敗也 抵破書案
後漢書劉元傳更始韓夫人嗜酒每侍宴見常侍奏事
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 善為妖
態 後漢書梁冀傳壽色美而｜｜｜作愁眉啼妝
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壽與冀妻孫壽 窈窕作態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陜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竊盜奇香 晉書賈充傳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竊盜以遺壽充僚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按壽韓壽

置妃膝上共決 陳書張貴妃傳論是時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張貴｜於｜｜｜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

步步生蓮花 南史齊東昏侯紀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也

每欲見妓恆因稷請奏 南史柳世隆傳惔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慍甚重其婦顏氏婦性愛白樂女妓精麗略不敢視從弟張稷與惔狎密而爲惔妻敬稷每請妓必先相聞夫人惔｜｜｜｜｜｜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惔世隆次子

恩情即歇病亦除差 南史劉瑱傳瑱妹爲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痾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日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妳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

芳無姻孩 魏書長孫稚傳稚妻張氏生二子子彥子裕後與羅氏私通遂殺其夫棄張納羅羅年大稚十餘歲妒忌防限稚雅相愛敬｜｜｜｜偏信之中婢疑致死者乃有數四

以手揕胸 北齊書王晞傳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肯晞｜｜｜｜而退帝聞之笑按北史作撫背

纔命 北史馮淑妃傳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

更殺一圍 北史馮淑妃傳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帝從其言

粉鏡自玩 北史馮淑妃傳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戍淑妃方以｜｜｜｜後聞亂唱賊至於是復走

殤隋帷飾 有楷實齋宋犯盧獄

似納於犢鱗下詔無殊於扇賜既於｜｜遣怨意於綦偏

引刀剪髮 舊唐書明皇楊貴妃傳天寶九載貴妃復忤旨送歸外第時吉溫與中貴人善溫入奏曰婦人智識不遠有忤聖情然貴妃久承恩顧何惜宮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哉上即令中使張韜光賜御饌妃附韜光泣奏曰妾忤聖顏罪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無可遺留然髮膚是父母所有乃｜｜｜｜一繚附獻明皇見之驚惋即使力士召還

回心院 唐書高宗廢后王氏傳初帝念后間行至因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耶流涕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日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嫗骨醉

破舌 逸周書美男破老美女｜｜

斲名苕華之玉 沈約竹書紀年注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子焉｜其｜於｜｜｜｜

桀媚末喜於膝上 郭憲洞冥記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蝶遊於路邊謂曰昔｜｜｜以金爵貫玉蝶服爲飾今蝶腹餘金爵穿瘢得非此耶因曰龍魚服網者食之帝曰試我也

東平歌 常璩華陽國志蜀志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豔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爲｜｜之｜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至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臾邪歌龍歸之曲其親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

忍冷 東軒筆錄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而歸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四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五

動植部一

鳥

起北意南起南意北〔管子〕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為鳥｜於｜｜｜而至於南｜於｜｜｜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

還山集谷上見

前德義後日昌〔管子〕｜｜｜天鳳凰之文｜｜｜｜

春北秋南〔管子〕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惟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

有羽翼以通其意上見

鴻鵠〔管子〕近之鴻鵠鶬鴝鷃鶉鵠鴇上見

翡翠小鳥〔管子〕決獲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駝之通遠

羣蛇巨雄｜｜皆歸之

鳥飛而上〔莊子〕下物類相同焱本相應魚動而｜｜｜｜

咸以為真〔尹文子〕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唯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于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

有必飛之備〔關子〕貰鵠之飛日行千里

布穀久復為鷂〔列子〕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鷂也

鶂視而生〔列子〕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

舞而不下〔列子〕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注〕住當作數

漚鳥上見

木雞〔列子〕紀渻子為周宣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可鬭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雞德全上見

大禹見伯益名夷堅志〔列子〕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行而｜之｜｜知而｜之｜｜聞而｜之

六月息〔莊子〕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上見

培風〔莊子〕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圖南上見

鷽鳩笑上見

飛搶榆枋上見

絕雲氣負青天〔莊子〕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翱翔蓬蒿上見

鷦鷯一枝〔莊子〕｜｜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與于鷇音〔莊子〕其以為異於鷇音｜｜｜

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莊子〕澤雉｜｜｜｜｜｜｜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畜樊中上見

鵠白烏黑〔莊子〕｜｜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伏鵠卵〔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

雞才上見

晝不見邱山〔莊子〕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言殊性也

白鶂相視風化〔莊子〕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

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莊子〕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鼠嚇上見

奏九韶具大牢〔莊子〕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以為樂｜｜｜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

柎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 **已養養鳥**上見 **鴈不能鳴**莊子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丨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丨丨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意怠**莊子東海有鳥焉其名曰丨丨其為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引援而飛迫脅而棲**上見 **鷾鴯社稷**莊子鳥莫知於丨丨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丨丨存焉爾 **畏人而襲諸人間**上見 **雕陵異鵲**莊子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丨丨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 **鶉火之禽**鶡冠子鳳凰者丨丨丨丨陽之精也 **陽精**上見 **籠中之鳥空窺不出**鶡冠子一目見之了

羅不可以得雀丨 **司夜**韓非子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 **翩翩**韓非子鳥有丨丨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 **蒙鳩**荀子南方有鳥焉名曰丨丨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注蒙鳩鷦鷯也蒙當為蔑方言云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 **桑飛**上見 **蔑雀**上見 **烟海**荀子飛鳥鳧鴈若烟海 **翼若干聲若簫**荀子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鳳樂帝之心 **秋秋**上見 **樂帝之心**上見 **至日祀高禖**呂氏春秋仲春之月元鳥至丨丨之日以太牢祀於丨丨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鷹化為鳩**呂氏春秋仲春之月乃丨丨丨丨注鷹化為鳩喙正直不鷙擊也鳩蓋布穀鳥 **鳴鳩拂羽戴勝降桑**呂氏春秋季春之月丨丨丨丨丨丨其丨丨丨於丨注鳴鳩班鳩也是月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者是也戴任戴勝鴟也爾雅曰鵖鴀部生於桑堤

月其子彊飛從桑空中來下故丨丨降於桑也 **覆以玉筐**呂氏春秋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丨丨丨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 **鳴若謚隘**上見 **北飛不反**上見 **祭鳥**呂氏春秋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 **養羞**呂氏春秋候鴈來元鳥歸群鳥丨丨 **入水為蜃**呂氏春秋雀入大水為蜃 **北鄉**呂氏春秋雉丨丨丨丨 **去駭**呂氏春秋凡鳥之丨丨丨丨樂丨丨丨丨丨丨不駭 **所求者在之間隙屋騎**呂氏春秋今使燕爵為鴻鵠鳳凰雖必也 **挑虛**淮南子鳥啞而飛 **啞啞**淮南子鳥之丨丨 **黃口**淮南子曰夏至鶯鳥不搏丨丨 **鳥不得矣** **喈喈**淮南子喈喈為鳥之鵝燋獲其巢故丨丨鳴之 **候歲**淮南子鵠長鳴 **燕雁代飛**淮南子丨丨丨丨丨丨丨注燕春分來秋分去雁秋分來春分去 **致雨**淮南子土龍

入窾則化淮南子存者鳥之屬丨丨 **羽翼弱水暮宿風穴**淮南子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邅回蒙汜之渚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丨丨丨丨丨丨丨當此之時鴻鵠鶬鴰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況直燕雀之類乎 **注喙江裔**上見 **踆烏**淮南子日中有丨丨 **暉日知晏陰諧知雨**淮南子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注暉日鴆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日先鳴陰諧暉日雌也天將陰雨則鳴 **知風**上見 **德彌精所至彌近**淮南子昔者二皇鳳至於庭三代至於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 **鶴知夜半**淮南子雞知將旦丨丨丨丨 **鶴壽千歲**淮南子丨丨丨丨以極其游 **河伯不溯**淮南子鳥有沸波者丨丨為之丨丨畏其誠也 **巢扶枝**淮南子夫

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大人過之升白深澤揚子
則探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
鳴鵠｜｜｜揚子鴻鵰｜｜｜｜鷇飛肉｜揚子明珠彈
附夫不急慘於冰揚子彼南風內懷其東｜｜其得不復
鴻漸猶水揚子或問｜｜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乎山雌之肥揚子｜｜卜之其｜｜乎
鴻飛冥冥揚子｜｜｜｜弋人何篡焉食潔揚子鵠明遠集
肆揚子朱鳥翾翾｜其矣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 註朱鳥雁別名也肆舍
也朱鳥上見六翮揚子鵠明冲天不在｜｜乎雞雛揚子雞之｜也卵｜子
雖之不才鶘鳥之間揚子雞陳楚宋魏之間謂之鷗鶘鳥之間謂之｜也
鶡鴠揚子布穀自關東西梁楚之間謂之｜｜周魏齊宋楚
之間謂之擊穀自關而西或謂之布穀擊穀布穀上見定甲之間謂之｜｜或謂之
而西或謂之布穀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五　鳥部　五
獨舂自關而東謂之城旦或謂之倒懸或謂之鵖鴀揚子尸鳩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
謂之鶝鴀自關而西秦隴之內謂之鶡鴠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猶鳩也
之間謂之鶡鴠自關而西秦隴之內謂之鶡鴠｜鳥鶡南工爵揚子桑飛自關而東謂之｜｜
之｜｜或謂之過羸鶡鵊揚子鶡鳩自關而東謂之鷦鷯或謂之女鴎自關而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鸁
鷦或謂之女鴎女鴎上見鷦鷯西謂之｜｜或謂之芮鳥或謂之之
楚雀揚子鸝黃自關而東謂之｜｜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上見秋侯子揚子鶬鶊｜｜之人面鳥身
雀楚雀上見秋侯子閒謂之｜｜人面鳥身抱朴子千歲之鶴
｜｜而｜｜｜燕知戊已抱朴子鵲知夜半鶴知夜半而太歲燕知戊已
寺亦知其名｜｜而大歲不以戊己日銜泥巢於室也
十大鵲不以｜｜｜｜｜｜胳鵲晝肉以杵納巢戶北向抱朴子
萬不引擊戶既不占危也｜｜｜
歲戶口｜｜｜其色多白而爰居避風國語海鳥曰
尾採取陰乾末服｜｜頭五百歲魯東門之外二日
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今茲海其有
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
川禽國語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鷇卵國語
鳥翼｜｜注翼成也生哺曰鷇未孚曰卵俯噣白粒仰棲茂樹戰國策黃雀因是以｜｜｜｜｜｜｜｜
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
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
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
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齧蔆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
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
盧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
矣故晝遊乎江湖夕調乎鼎鼐｜｜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
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
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
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
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五　鳥部　六
｜｜史記晁書水泮後鑿｜覽德輝史記賈生傳鳳皇翔于千
也先澤百鳥與稱鳩｜｜仞之上兮｜｜而下之
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史記司馬相如傳鴻鷫鵠鴇駕鵝鸀鳿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群浮乎其上
汎淫泛濫｜｜｜｜｜｜｜｜
掩翡翠游唳喋鷫鸘鳴步鶣｜｜秋廉史記
身鹿｜鶡蘇史記司馬相如傳蒙｜｜｜｜索隱曰蓋康云鶡鳥尾
頭著鶡蘇也鶡蘇析羽也張揖云鶡似雉鬭死不卻蒙覆而
取之鶡以蘇為符故於之以成之焦明史記
鳥鶡音曷蘇上云鳥尾為蘇也｜｜｜索隱引張揖
五方之鳥也東方｜｜｜｜
鴨明狀似鳳水鳥也鳥卵如甕史記大宛傳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
海暑溼耕田田稻能言鳥漢書武帝紀南越獻馴象
有人｜｜｜｜師古曰即鸚鵡也翔翔而
對欲集禾下漢書宣帝紀元康｜年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
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

｜｜威鳳漢書宣帝紀南郡獲白虎｜｜寶注晉灼曰鳳之有威儀者也為飛下止地文章五
色漢書宣帝紀有司告祠上帝宗廟二月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留十餘刻吏民並觀
殊翁雜五采文漢書禮樂志赤鴈集六紛員注孟康曰翁鴈頸也言其文采殊異也｜｜前赤
後青漢書郊祀志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文武之貌漢書五行志於易巽為雞
雞有冠距｜｜｜｜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禍冠距鳴將漢書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
化為雄｜｜｜｜注師古曰將為率領其衆也起居人漢書五行志雞者小畜主司時｜｜｜小畜見上司
時見上穴居好水漢書五行志鸜鵒白羽旱之祥也｜｜而｜｜黑色為主急之應也禿鶖漢書五行志昭
帝時有鵜鶘或曰｜｜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殺之先聞雷聲漢書五行志雉者聽察｜｜｜｜故月令以紀

氣長鳴雞漢書昌邑哀王髆傳賀到濟陽求｜｜｜朝夕烏漢書朱博傳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
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生翠漢書南越傳佗
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四十雙孔雀二雙大馬爵漢書西域傳安息國
有｜｜｜尾涎涎漢書外戚傳童謠曰燕燕｜｜｜張公子時相見亦神之精鳳皇之佐後漢
書章帝紀注孫柔之瑞圖曰鸞鳥者｜｜｜雞身赤毛色亦被五彩鳴中五音人君進退有度親疏有序則至也
條枝大爵後漢書和帝紀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及｜｜｜｜注西域傳曰安息國居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條
枝國臨西海出師子大雀郭義恭廣志曰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即今之駝
鳥也駝鳥見上五色大鳥後漢書桓帝紀濟陰言有｜｜｜｜見於己氏義鳥後漢書郡國志注廣志曰

有弔鳥山縣西北八十里在阜山衆鳥千百群共會鳴呼啁哳每歲七月八日晦望至集六日則止歲凡六至雉雀來弔特悲
其方人夜然火伺取無嗉不食者以為｜｜則不取也俗言鳳皇死于此山故衆鳥來弔弔鳥見上勇雉後漢書輿
服志鶡者勇雉也其鬭對一死乃止冠雀後漢書楊震傳後有｜｜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注冠音貫即鸛雀也長
尾雞後漢書東夷傳馬韓有｜｜｜尾長五尺安息雀後漢書西域傳安息王滿屈復獻獅子及條支大鳥時謂
之｜｜鬭鴨吳志吳主傳注魏明帝時使人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長鳴雞將九雛
晉書穆帝紀鳳皇｜｜｜見于豐城華亭鶴唳晉書陸機傳｜｜｜｜豈可復聞乎孝鳥晉書成公綏傳少有
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每集其廬令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美之頸長一丈
聲聞十餘里晉書石季龍載記揚州送黃鵠雛五｜｜｜｜｜｜｜｜泛之于元武池｜一舉萬里

晉書慕容盛載記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有疑忌之際愚則為人所猜智則危逼巢幕當如鳩鵲
高飛｜｜｜｜不可坐待罟網也按柔盛叔父素身綠首晉書慕容盛載記有雀｜｜｜｜集于端門栖翔東園二
句而去翔庭舞翼以應仁乾宋書樂志白鳩篇翩翩白鳩再飛再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
羽明鮮｜｜｜｜小音中鍾大音中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宋書符瑞
志鳳凰者仁鳥也首戴德而背負仁項荷義而膺抱信足履正而尾繫武｜｜｜｜｜｜｜｜興八風降
時雨食有節飲有儀往有文來有嘉游必擇地飲不妄下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上翔夕鳴曰歸昌昏
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文采五色聲音諧從宋書符瑞志元嘉十四年三月丙申大鳥二集秣陵民王
顗園中李樹上大如孔雀頭足小高毛羽鮮明｜｜｜｜｜｜衆鳥如山雞者隨之如行三十步頃東南飛去揚州刺史

彭城丁義康以聞改烏鴛出丹穴鷃起西湘宋書符瑞志沈湖
所集永昌里曰鳳凰里之奏上頌曰梅仁
所被岡幽不攘至和所感麑兒勿彰｜｜｜宋
｜｜白鹿踰海赤烏越江結習符陰儀刑錘陽逸翰飾飛書
符瑞志素鳩自遠｜｜｜性䴏五教名編赤耶宋書符瑞志有
｜頌性閒淑羽貌鮮麗哲具儀時惟皓
鳩｜｜｜｜｜｜｜殷朏方昌同心鳥宋書符瑞志｜｜｜
姊翅來遊漢錄兌韓爰降爰休主列德及遐方四夷
合同黃生歸北霜降客南宋書謝靈運傳｜｜｜｜｜白鼠
則至宋書鮮卑吐谷渾傳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雉鷟
黃或在平地｜色｜色｜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接響漢侶宿江潭
成霞鴻飛起雪宋書張暢傳合聲鳴侶乘翰翩翥白鳥宋書范泰傳
帝值有獻｜｜哲帝問此為何瑞雲位卑報後答曰昔聞王者
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謝朏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
二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五動植部鳥九
此乎楚雀多名梁書沈約傳其林鳥則翩泊弛顏遺音下上｜
｜｜決嚶雜響或班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頸好
巢隱而枝藏上見班尾綺翼綠衿絳頸上見葉隱枝藏上見與鳥如鵲
間關而來往胡鳥梁書高昌國傳有｜｜名
梁書何胤傳胤居武邱西寺講經論學徒隨之有｜｜｜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波斯國傳有｜｜
且旦集王殿前為行列梁書｜｜鷲鳥噉羊士人極以為患
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春來秋去幾二十年陳書馬樞傳所居之處常有白鷰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櫚廡時集几案｜｜｜｜
逐鵲清音南史荀伯玉傳齊高帝鎮淮陰伯玉為高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郎深懷憂
慮見平澤有群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儛｜｜九野
弄｜｜騅雲閒志為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指猶帶前綫
南史張景仁傳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
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
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為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
｜｜｜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
不忍復雙飛噉火魏書波斯傳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日行七
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
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凌霄郡君北齊書幼主紀御馬則
藉以氈罽食物有十餘
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梁肉馬及
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
高思好書所謂噉所逍遙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鬪雞亦
號開府大馬雞鷹多食縣邑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
數日乃死鳳凰集楓樹上周書武帝紀天和二年秋七月辛丑梁州
言｜｜｜｜於｜｜上鷩鳥列傳以萬數
身朱足隋書煬帝紀大業八年三月甲午車駕度遼大戰于東
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乙未大頓見二大烏高丈餘皓
｜｜遊泳自若上異之命工圖寫并立銘頌金飾隋書禮儀志雞是
｜｜｜亦主巽位鼓精隋書音樂志鷺｜｜
二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五動植部鳥十
也趙王勾踐嘗大鼓於雷門以厭吳音雅步清音遠心高致隋書
時移於建康有雙鷺鳴鼓而飛入雲
盧思道傳以降字見其傳千秋萬歲隋書王劭傳有人於黃鳳
｜｜｜｜｜｜｜｜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
述附致其文以為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王有日月
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鱗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
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
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
｜｜｜｜解人語
也合利名隋書裴矩傳有鳥烏食銅鐵唐書高宗紀吐火羅
｜｜｜遣使獻大｜如駝｜｜
上遣獻雙鵲銜紫泥舊唐書代宗紀夏四月戊申乾陵上仙
｜昭陵｜觀之鶬鶊有｜｜｜｜補殺之陵上缺
丁｜｜｜｜｜｜｜｜｜｜｜四足有
几十肉翅狐首舊唐書代宗紀大鳥見武功｜｜｜｜｜
五處爪長四尺三寸毛亦如蝙蝠群鳥隨而噪之神
簸將張伯芬舊唐書德宗紀汴鄭皆有內鳥皆入田緒李納
射擊以獻紫城之境鳴｜鴉｜方十餘里高一二三尺緒納惡

而去之佔宿復如之鳥口皆流血

頻伽鳥舊唐書憲宗紀丙寅訶陵國遣使獻僧祇僮及五色鸚鵡｜｜｜并異香名寶

青骹鷹舊唐書懿宗紀沙州節度使張義潮進甘峻山｜｜｜四聯

稱萬歲舊唐書音樂志武太后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又常｜｜｜為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鸜鵒冠作鳥像今按嶺南有鳥似鸜鵒而稍大乍視之不相分辨籠養久則能言無不通南人謂之吉了亦云料開元初廣州獻之言音雄重如丈夫委曲識人情慧於鸚鵡

吉了見上

晉州鴿舊唐書劉祥道傳子齊賢為晉州司馬高宗聞其方正甚禮之時將軍史興宗嘗從帝於苑中弋獵因言｜｜出好｜劉齊賢見為司馬請使捕之帝曰劉齊賢豈是覓鷂人耶卿何以此待之

晨遊紫霧夕飲元霜舊唐書長孫無忌傳有一威鳳賦頌朝陽｜｜｜｜資長風以舉翰侯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烟氛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馴鸞鳥於南荒殄亂世而方降應明時而自彰

婚贄舊唐書孝敬皇帝弘傳召諸東都裨右衛

將軍裴居道女為妃所司奏以白鴈為贄適會苑中獲白鴈高宗喜曰漢獲朱鴈遂為樂府今獲白鴈得為｜｜彼禮但成謠頌此禮便首人倫異代相望我無愧德也

烏集舊唐書柳仲郢傳初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大｜於昇平里第廷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為候唯除天平烏不集

異雀五色舊唐書崔信明傳以五月五日日正中時生有｜｜數頭身形甚小｜｜畢備集於庭樹鼓翼齊鳴聲清宛亮隋太史令史良遇而占之曰雀五色奮翼而鳴此兒必文藻煥爛聲名播於天下

結遼舊唐書林邑國傳有｜｜鳥能解人語

鸜鵒集殿樹舊唐書讓皇帝憲傳時有｜｜千數｜麟德｜廷｜翔棲浹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祥帝書亦為作頌

符命繫鳥頸舊唐書王世充傳又羅取飛鳥書｜｜於帛｜｜｜縱之有彈捕得鳥而獻者亦拜官

突厥雀舊唐書突厥傳始畢末叛鳴鵽羣飛入塞吏曰所謂｜｜｜者南飛胡必至此春還悉墮靈夏間率無首

海東青宋史太祖紀乾德元年九月戊辰女真國遣使獻｜｜｜名鷹

聲被管絃宋史樂志太平興國中伶官蔚茂多侍大宴聞雞唱殿前都虞候崔翰問之曰此｜｜｜｜乎茂多即法其聲製曲曰雞叫子

名符瑞應金方宋史樂志素鳥爰止淳精允感｜｜｜｜｜｜

白花遼史蕭樂音奴傳平重元之亂以功遷護衛太保改本部南尅儀為旗鼓搜剌詳穩監陸海東青鶻獲｜｜者十三賜稍相并玉吐鶻拜五蕃部節度使

活羅金史世紀景祖為人寬恕能容物不生不見喜愠推與人分食解衣無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念先時有叛去者遼人誘之叛者門攻主｜｜也活羅吾能獲之吾豈能為活羅哉活羅漢語慈烏也北方有之狀如大雞善啄物見牛馬橐駝脊間有瘡啄其脊間食之馬牛輒死若飢不得食雖砂石亦食之景祖嗜酒好色飲啖過人時人呼曰活羅故以此詬之亦不以介意其後詬者力屈來降厚賜遣還

勢如連雲聲如殷雷金史五行志泰和二年八月丙申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有大鳥十集於臺

上其羽五色燦然文多赤黃緒冠雞頂尾闊而修狀若鯉魚尾而長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傍亦高四五尺食烏鵲數形色各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然初自東南來｜｜｜｜｜｜｜｜林木震動牧者驚愕即驅牛擊物以驚之殊不為動俄有大鳥如鵰鶚者怒來搏擊之民益恐奔告縣官皆以為鳳也命工圖上之留二日西北去

南飛就暖元史太祖紀白翎雀奚名常在北方鴻雁遇寒則｜｜｜｜耳

食蝗元史泰定帝紀河南路洛陽縣有蝗可五畝羣烏食之既數日蝗再集又食之

喜神元史察罕傳嘗行因脫靴藉草而寢鴉鳴其旁心惡之鄉靴擊之有蛇墜靴中歸以其事聞帝曰是人所惡者在爾則為｜｜宜戒子孫勿殺其類

窮海帛書元史郝經傳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纍臣有｜｜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灌灌山海經青邱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鳩

其音若呵名曰｜｜佩之不惑**瞿如**山海經禱過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鵁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其鳴自號也
羅羅山海經萊山其木多檀楮其鳥多｜｜是食人**鳥食人**見上**蠻蠻**山海經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
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注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得飛爾雅作鶼鶼鳥也**畢方**山海經章莪之山有鳥焉其狀
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譌火**鵸鵌**山海經西水行百里至于翼望之山有鳥
焉其狀如烏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服之使人不厭又可以禦凶**以髯飛**山海經上申之山其鳥多當扈其狀
如雉｜其｜｜食之不眴目**白鵺**山海經單張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食之已嗌痛可以
已痸**竦斯**山海經灌題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名曰｜｜其鳴自呼**狀如夸父**山海經梁
渠之山有鳥焉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囂其音如鵲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鷲鵑**山海經北囂之山有鳥焉

其狀如烏人面名曰｜｜宵飛而晝伏食之已暍**宵飛晝伏**見上**象蛇**山海經陽山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
五彩以文是自為牝牡名曰｜｜其名自詨**鴣鸐**山海經小侯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而白文名曰｜｜食之不灂
酸與山海經景山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其鳴自詨見則其邑有恐**精衛**山海經發鳩之
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故
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銜木石堙海**見上**鵹鶘**山海經盧其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沙水出
焉南流注于涔水其中多｜｜其狀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訆見則其國多土功**絜鉤**山海經硜山有鳥焉其狀如鳧
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見則其國多疫**鴒鸚**山海經廆山有鳥焉其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
｜其鳴自呼服之不眯**竊脂禦火**山海經崌山有鳥焉其狀如鴞而赤身白首其名曰｜｜可以｜｜**跂踵**

山海經復州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見則其國大疫**嬰勺**山海經支離之山有鳥焉其名曰｜
｜其狀如鵲赤目赤喙白身其尾若勺其鳴自呼**䶅鵌**山海經丑陽之山其上多椆椐有鳥焉其狀如烏而赤足名曰
｜｜可以禦火**孟鳥**山海經｜｜在貊國東北其鳥文赤黃青東鄉注鳥名也**自歌自舞**山海經有臷民之國
帝舜生無淫降臷處是謂巫臷民巫臷民朌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鳥鸞鳥｜｜鳳鳥｜｜爰有
百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大鵹少鵹**山海經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
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甘柤白柳視肉三騅璇瑰瑤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
有百獸相羣是處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一名｜｜一名曰青鳥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射畏軒
轅之臺**飛蔽一鄉**山海經北海之內有蛇山者蛇水出焉東入于海有五彩之鳥｜｜｜｜名曰翳鳥**震呴**

夏小正雉｜｜傳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相**
識以雷見上**變而之仁**夏小正鷹則為鳩傳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也故
具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為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桴粥**夏小正雞｜｜傳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
嫗伏也粥養也**來降燕乃睇**夏小正｜｜｜｜傳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
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內也**操泥就家**
見上**長股**夏小正有鳴倉庚傳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也**鳩相命**夏小正鳴鳩傳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
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鳴弋**夏小正｜｜傳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卑飛**
斂翼六韜鷙鳥將擊｜｜｜｜**善芳**逸周書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注奇幹北狄善芳鳥名

文翰逸周書蜀人以丨丨注文翰者若皋雞鳥有文彩者皋雞似鳧冀州謂之澤特也 菌鶴逸周書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丨丨短狗為獻 飛八百里穆天子傳鶤雞丨丨飛八百里注鶤雞鵾雞屬也 舞白鶴二八穆天子傳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飲于孟氏爰丨丨還宿于雀梁 無宛氣於中董仲舒春秋繁露鶴之所以壽者丨丨是故食水 復二十日董仲舒春秋繁露 待丨丨丨丨丨呴呴禽經鶴俟丨丨下齊衆庶 朝奇群偶禽經鴛鴦元乃愛其類共鴛鴦匹鳥也元而後能鳴 鳥燕也丨鳥丨而丨愛其類也 孕月禽經注卵伏月卵則向月取其氣助卵也 南越禽經陽鳥越雉 交睛禽經鵁鶄睛交而孕注相視而睛不眩轉孕而生雛 澤則鷺晉安丨丨丨鵁鶄也飛必丨丨曰懷南江左曰逐隱 擾則逐注鷺野鴨也飛止大 別匹禽經鴇鴇丨丨而語 禽經水鴨丨丨澤之中聚處既家擾之惡其族類而相逼逐也

拙而安禽經鳩丨丨不善營巢取鵲巢居之雛丨丨丨處也雄呼晴雌呼陰注鳩鳲鳩也方言鳲鳩蜀謂之拙鳥 友悌禽經鶺鴒丨丨 杜宇禽經巂周子規也啼必北向名曰子規蜀右曰丨丨 玉雞鳴潮水應東方朔神異經大荒之東極至鬼府山臂沃椒山脚巨洋海中升載海日蓋扶桑山有玉雞丨丨丨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丨丨丨之矣 青雀郭憲洞冥記漢景帝改崇蘭閣為猗蘭殿後王夫人誕武帝於此殿有丨丨飛於霜城門改為青雀門乃更修飾刻木為綺橑雀去因名青綺門 勒畢細鳥郭憲洞冥記元封五年丨丨國貢丨丨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之間如黃鵠之音也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日蟲帝置之於宮內旬日而飛盡帝惜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帷幕或入衣袖因名蟬宮內嬪妃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為丈夫所媚 候日蟲上見 翻明雞郭憲洞冥記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朝往夕還常銜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奇愛之剉以釀酒名曰桂醪嘗一滴舉體如金色隨逓飼黃桂之酒祝雞公善養雞得遠飛雞之卵伏之名曰丨丨丨如鵠大色紫有翼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雞 五時雞郭憲洞冥記有司夜雞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亦曰丨丨丨 舞日鷺郭憲洞冥記有丨丨鷺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丨丨丨 垂露鴨郭憲洞冥記有升巢鴨不食止於芙蕖上不食五穀唯吸葉上垂露因名丨丨丨一名丹毛鬼 鴻鵠舉劉向新序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而丨丨丨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鬭者勇也得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者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大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將去君丨丨丨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

樹者不折其枝有雞不用何書其言為 有文武勇仁信上見 光興八風氣降時雨劉向說苑黃帝即位惟聖恩承大明道一惟修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鸛顙鴛腮龍文龜身燕頷雞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戴仁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丨丨丨丨丨此謂鳳像大雅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於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 宮蔽日而降上見 畢一 無尤鳴焦氏易林丨丨丨鴝鵒 不見甘粒但見藜蒿

焦氏易林堅冰黃鳥常哀悲鳴丨丨丨丨數驚鷙鳥爲我心憂隨鳳東焦氏易林雄欲丨丨鴟思其順理
羽翼出叐日中蘙笑白啄丨丨焦氏易林鳧得水没毛羽悅澤毛羽悅澤上見呼乳焦氏易林
雀行求粮萃歸丨澤狗焦氏易林水鳧雛畜少雛丨役行千里江海丨焦氏易林鳧遊以水
爲宅焦氏易林鳧鴈啞啞雌雄相和常共娛樂得其所欲丨丨丨隨時就溫文翰焦氏易林丨丨晨風
雌雄相和不憂殆危隨陽休息轉逆天和丨丨焦氏易林鴻鴈南飛千里不哀寒心
飄搖焦氏易林桃雀竊脂巢於小枝搖動不安爲風所吹丨常憂危殆鳧遇相廬丨焦氏易林
甘樂趨鱠雛驅不去深日窮身焦氏易林鶻鵰聚婦丨折腰不媚與伯相背丨與鵲爲仇焦氏易林
千雀萬鳩同公共母焦氏易林九子丨丨丨一巢雄文祝雛焦氏易林丨丨張弓飛去相對

蹲趺六鴟焦氏易林五鳥丨丨旋枝張翅來從其母焦氏易林白鳥銜餌鳴呼其子丨丨
丨丨鳳生十子焦氏易林同巢共乳歡悅相保丨丨志在蒿苗嚴遵道德指歸論鵠鶴高飛終陽
丨丨日馳驚而平丨丨通千達萬東西嚴遵道德指歸論鴻鵠高飛逆厲丨丨丨而志在乎陂池俛游
太清嚴遵道德指歸論鸞鳳翺翔萬仞之上常以爲穿延頸舒翼凌蒼雲薄日月高翔遠逝晡時不食丨丨丨丨之中而
往來九州棲息八極乃得其宜凌蒼雲薄日月上見往來九州棲息八極上見翺翔虛
嚴遵道德指歸論翔者丨而神鳳之感也以風生也以䴉之孕黃憲天祿閣外史鶴不精而感不交
而生其丨丨丨其丨此之謂氣化感星感水感日黃憲天祿閣外史問鳳竹之荒有鳥日鵰
翼生於股熒惑見則孕是以食而丨於丨也鼎陵之墟有鳥日鳥跨臨溪而啄影則孕吐於口而生是丨丨於丨也扶桑之野有

鳥日搖光丨丨丨之精千歲丨孕其形如雞是感於日也聖鳥王充論衡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禽獸方與
客飲有鸇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鸇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
子恥之則使人多設羅得鸇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
鸇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爲鳩報仇此
虛言也夫鸇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爲義
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鸇低頭自責是丨丨也曉公子之言則
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
鳥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翩翩足足雍雍喈喈王充論衡瑞命與詩俱言鳳凰之鳴
瑞命之言丨丨丨丨詩云丨丨丨此聲異也爲人起居應劭風俗通雞將旦丨丨丨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
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東方之牲應劭風俗通青史子書說雞者丨丨丨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
出故以雞祀祭也志閑則比之荀悅申鑒偶子囑雞者急則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

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疎則放丨丨丨丨流緩而不安則食之不驅之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善
近人徐幹中論鵠鳥之性丨丨丨丨飛不峻也不速也䠓蹭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蹈腐䠓足而
不以爲弊也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張華博物志崇邱山有鳥丨丨丨丨丨丨丨名曰
虫見則吉良乘之壽千歲觀樂使作人悲喜張華博物志越地深山有鳥如鳩青色名曰冶鳥穿大樹作巢
如升器其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次狀如射侯伐木
見此樹即避之去或夜冥人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也鳴曰
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樹去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使
去但言笑而不已者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犯其止者則虎通
夕來守人不知者即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鳥也夜聽其鳴人
也時丨丨丨形長三尺澗中取石蟹就人火間炙之
不可犯也越人謂鵲巢門戶背太歲張華博物志丨丨丨丨丨
此鳥爲越祝之祖丨丨丨丨得非才智也

終

日映水張華博物志山雞有美毛自愛其色｜｜｜｜日眩則溺死

善鬬葛洪西京雜記成帝時交趾越巂獻長鳴雞伺晨雞即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雞長鳴一食頃不絕長距｜｜

青翅黃肸青冥金距葛洪西京雜記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獸或以鷹鷂逐雉兔皆為之佳名狗則有修毫釐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之屬鷂則有從風鷂孤飛鵠

從風鷂孤飛鵠上見

銜天璽葛洪西京雜記元后在家嘗有白燕｜白石大如指墮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為皇后常并璽笥中謂為｜｜也

張氏傳鈎干寶搜神記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床張氏祝曰鳩來為我禍也飛上承塵為我福也即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鈎遂寶之自是子孫漸富貲財萬倍蜀賈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鈎與賈張氏既失鈎漸漸衰耗而蜀賈亦數罹窮厄不為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力求於是賚鈎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云

冠赤幘干寶搜神記安陽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書生明術數乃過宿之夜半後有一人著皁單衣來往戶外呼問亭主亭主應諾見亭中有人耶答曰有一書生在此讀書乃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者呼亭主問答如前復嗟而去既去寂然書生知無來者即起詣向者呼處效呼亭主亭主亦應答如前乃問曰向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冠赤幘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蠍也於是書生天明握劍孚昨夜應處果得老蠍大如琵琶西舍得老雄雞父北舍得老母豬凡殺三物亭毒遂靜

青鶴鳴時太平王嘉拾遺記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鶴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曰｜｜｜｜｜｜

聲似鐘磬笙竽上見

重明鳥王嘉拾遺記堯在位七十年有秖支之國獻｜｜之｜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鷄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羣惡不能為害

雙睛上見

飲

瓊槃飾雲霓王嘉拾遺記成王即政四年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赤象至於京師育於靈禽之苑｜以｜｜｜以｜｜二物皆出上元仙方

銜南海泥巢崑岑木王嘉拾遺記成王六年燃邱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以千為羣鳥多力狀如鵲｜｜｜之丹｜｜｜｜之元｜遇聖則來集以表周公輔聖之祥異也

雙頭雞王嘉拾遺記大初二年大月氏國貢｜｜｜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於甘泉故館更以餘雞混之得其種類而不能鳴

解人語王嘉拾遺記章帝永寧元年條支國來貢異瑞有鳥名鳷鵲形高七尺｜｜｜其國太平則鳷鵲羣翔昔漢武時四夷賓服有獻駮鵲若有喜樂事則鼓翼翔鳴

常在地中應時而鳴王嘉拾遺記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沉明石雞色如丹大如燕｜｜｜｜｜｜｜聲能遠徹其國聞鳴乃殺牲以祀之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為嘉瑞亦謂寶雞其國無雞犬聽地中候晷刻

嗽金王嘉拾遺記明帝即位二年昆明國貢｜｜

｜鳥形如鵲而色黃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飴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

高翥萬里王嘉拾遺記蓬萊山南有鳥名鴛鴦形如雁徘徊雲間棲息高岫足不踐地生於石穴中萬歲一交則生雛千歲銜毛學飛以千萬為羣推其毛長者｜｜｜｜聖君之世來入國郊

藏珠王嘉拾遺記瀛洲有鳥如鳳身紺翠丹名曰｜｜舞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耀於日月也

姑獲宗懍荊楚歲時記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槌床打戶捩狗耳滅燈燭以禳之注按玄中記云此鳥名｜｜一名天地女一名隱飛鳥一名夜行遊女好取人女子養之有小兒之家即以血點其衣以為誌故世人名為鬼鳥荊州彌多斯言信矣

銜蘆以防矰繳崔豹古今注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嘗｜｜長數寸｜｜｜｜焉

變蒼變黑崔豹古今注鶴千歲則｜｜又二千歲｜｜所謂元鶴也

功曹崔豹古今注吐綬鳥一名

｜｜向日而飛崔豹古今注鶡鴠出南方鳴常自呼常｜｜｜｜畏霜露早晚希出有時夜飛夜飛則以樹葉覆其

背上嘉賓崔豹古今注雀一名｜｜言常棲集人家如賓客也燭夜崔豹古今注雞一名｜｜匹鳥崔豹古今

注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至死故曰匹鳥露華鴦鄭義恭廣志有｜｜｜｜以秋冬生卵

莊出蜀赤神之精鳳凰之佐顧野王王符瑞圖鸑鳥者｜｜｜｜｜｜雞身赤色色亦被五彩鳴

中五音肅肅羅雞喜則鳴舞波羅越釋法顯佛國記｜｜｜者天竺名鴿也凌霄之姿劉義慶世說支

公好鶴住剡東岇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

林曰既有｜｜｜｜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何肯作耳目近玩｜見賞其神

俊沈約[illegible]記支遁嘗養一鷹人問之何以答曰｜｜｜｜太白睢芒雞必夜鳴劉歆新論｜｜｜

｜｜｜｜火精光盛馬必晨驚雞為兌禽金為兵精馬者雞畜火為武神干戈戰與介胄將動而禽獸應之千年生

鶤任昉述異記｜｜｜胡｜桃都鳴日任昉述異記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

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鳴銜珠任昉述異記噲參養母至孝曾有元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參

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秉燭視鶴雌雄雙至各銜明｜以置參家報春任昉述異記頗潛山有｜｜鳥

春至則鳴秋分亦[illegible]任昉述異記｜雞潮水上則鳴孫鳴似鶤雞之類也何潮緯翅海賦曰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木

客任昉述異記廬陵有｜｜鳥大如鶴千百為羣不與眾鳥相厠朱朱賈思勰齊民要術風俗通云俗說朱氏公化而

為雞故呼雞者皆言｜｜綠眼黃喙賈思勰齊民要術言沈充鵝賦序曰于時｜｜｜｜家家有焉

發彩若丹砂鄭道元水經注其山出雞鳥形類雉純黑而旋好自與之同｜｜｜｜｜｜｜｜性馴良而易附

州東幼子捕而執之曰赤觜烏亦曰阿雞烏歸飛鄭道元水經注時禽異羽翔集間關兼比翼鳥不比不飛烏名｜｜

鳴聲自呼此戀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也豫章俞益期性

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逢適在南與韓康伯書曰惟檳榔

樹最南遊之可觀但性不耐寒不得北植不遇長者之目令人

深恨嘗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腸赤丹心外

露鳴情未達終□歸飛｜千路由萬里何由歸哉飛不丹心外露上見以家雞鬪之則可擒

鄭道元水經注鵕鸃山雞也光色鮮明五色吐綬利距善鬪世｜｜｜｜｜｜｜也霜天月夜無日不

鳴余知古渚宮故事湘東王修竹林堂新陽太守鄭裒送雌鶴於常霜其雄者偏在宅｜｜｜｜｜｜高振江律闘者

曝澱所有野鶴戍起空中擊之不去即哀之雄也交頸頡頏擁翼闖合歸翻然其舞婉轉低昂妙契絃節將軍淚營

朝野僉載太宗養一白鶻號曰｜｜取鳥常驅至於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鳴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

往返數週一年九雛吳競樂府古題古詞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古鳥母生子本在南山巖石間而來為秦

氏彈丸所殺白鹿在苑中人得以脯黃鵠摩天鯉魚在深淵人可得而烹煮之則壽命各有定分死生何歎前後也若梁劉孝

威城上烏｜生｜｜｜但詠烏而已不言本事辟千種｜鄴中記｜｜｜楊枝一尋音影相接便

段公路北戶錄孔雀不匹偶｜｜｜｜有孕｜｜｜｜如白鵠雌雄相視則孕鈎輈格磔段公路北戶錄鷓鴣

惟本草註鳴云｜｜｜飛捕虎豹李石續博物志虎鷹能｜｜｜｜身大如牛翼廣二丈鳳所止處

擬深三尺有關石如卵段成式酉陽雜俎鳳骨黑雄雌夕旦鳴各異黃帝使伶倫制十二籥寫之其雄

聲其雌音樂有鳳凰臺此鳳脚下物如白石者｜有時來因雷儀候其｜｜｜｜｜｜｜｜｜正白服之安心神

鵠而孕段成式酉陽雜俎孔雀釋氏書言孔雀｜｜｜｜鸛井段成式酉陽雜俎江淮謂羣鶴旋飛為｜｜

鴿亦好旋飛必有風雨人探巢取鷇子兒鵲上梁必貴段成式
六十日內能飛蒲霄激雨為之散酉陽雜
俎鵲巢中必有梁崔圓相公妻在家與娣姒戲於後園見一
鵲構巢共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眾悉不見俗言｜
｜｜烏翅重天將雨段成式酉陽雜俎俗鴿信段成式酉陽雜
｜｜候｜飛｜｜｜｜俎大理丞鄭復
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能飛行數時樂鳥段成式酉陽雜俎
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為平安信元宗時有五色鸚
鵡能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鳥輒瞋目叱咤岐府文學熊
延京獻鸚鵡篇以贊其事張燕公有表賀稱為｜｜鸜鵒
可使取火段成式酉陽雜俎｜｜舊言｜｜｜｜效人言勝鸚
鵡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煙霄外物也
元鼎鵝段成式酉陽雜俎漢南郡張公城西北有白鵝池
世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鵝之聲眾中有鈴聲甚清亮候
之見一鵝咽頸極長羅得之項上有王母使者段成式酉陽雜
銅鈴綴以銀鎖隱起元鼎元年字俎｜｜｜｜齊

郡函山有鳥足青觜赤黃素翼絳顙名王母使者昔漢武登此
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為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
王母藥函常金腳段成式酉陽雜俎上高洋天保三年獲白
令鳥守之鶻一聯不知所得之處合身毛羽如霜目
色紫爪之本白向未為淺烏之代都赤段成式酉陽雜俎｜
色蠟觜並黃當時號為｜｜｜首紫背黑緣白睛白
毛三斤半已上四斤已下便是生漁陽白段成式酉陽雜俎｜
代川赤巖裏向虛鼠中山白鶻飛生｜｜腹背俱白大者
五斤便是生徐無及東西曲一名大曲隨駕老鶻趙璘因話錄
小曲白素樹上生向高武谷口博海飛德宗初登勤
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
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
鎰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必得及出召幹事所由於春明
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搜羅之而綠衣者果
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也上皇時數登此每來鶻
必集樓上號｜｜｜｜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睹鶻盛集

又從頭歎如昔時心知聖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參識
聞夜晝於此亦知係教坊李尉亦為京尹所保用後予郡守
守檢書出賢實仙傳記獨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飲啖燕巢白鳳
之二年｜｜濟州｜｜皆使鶴銜取之無恙
劉崇遠金華子雜編楊收嘗話於湘南日見有一百姓家燕巢
梁年於棟楹踰三尺其燕哺雛既飛忽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
除徘徊漸聚棟之上棲息無空際不復畏人家人饋食於堂手
中盤實皆被眾禽搏撮不可驅逐其家老人因測災祥顧之甚
閣忽以杖擊破｜｜隨手有一｜｜雛長三寸許自巢而墮未
及於地歘然出戶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
而君子往歲宰於晉陵縣時阿濫堆尉遲偓中朝故事驪
為縣丞王告以之所親耳山多飛禽名｜｜｜朱來
蘇鶚杜陽雜編建中二年南方貢｜｜鳥形有類於戴勝而紅
觜紺尾尾長於身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其有告者輒聞於庭外數
百步宮中多所憐愛常為玉屏和却火蘇鶚杜陽雜編順宗皇
介稿以吟之則其聲益加寥亮帝即位歲拘彌國貢｜｜

｜雀一雛體純黑大小似燕其聲清殆不類鳥常銜鳥置於
火中火自散去上嘉其異遂盛於水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
持蠟炬以燒之終碧纖翁鈴枝叟劉燾樹萱錄劉入賈傳於鏡
不能損其毛羽湖泊舟夜月縱步於清水方
為中兒二叟立語一曰｜｜｜曰｜｜飛奴王仁裕開天遺
｜相對吟詩與遠損之化為白鶴飛去事張九齡少年
時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知更雀王仁裕
見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為｜｜開天遺
少裴耀卿勤於王政夜有客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
夜至初更則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為｜｜｜燕足繫
｜王仁裕開天寶中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
宗為賈於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目睹堂中有雙
燕戲於梁間長吁語燕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由于
湘中我婿離家不歸數歲蔑有音耗欲憑爾附書投於婿爾
若相允當泊我懷中燕遂飛於膝上蘭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
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遂小書其字繫于足

上燕遂飛鳴而去仁宗時在荆州忽見一燕飛鳴于頭上見有一小竹筒繫在足上宗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宗次年歸

決雲兒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鶻上甚愛之每弋獵必置之於駕前帝目之爲｜｜｜

錦地鷗 陶穀清異錄閩中造盞花紋鷓鴣斑點試茶家珍之因展蜀畫鷓鴣於書館江南黃是甫見之曰鵓鴣亦數種此｜｜｜也

長生網 陶穀清異錄鶉之爲性鬭同類之網禽則至訪其材必求鶉之善鳴者誘致則無不獲自號引鶉爲｜｜｜

肉薦床 陶穀清異錄章貢小家川蘇氏山林多鶉容滿生可悉醫鉄一網數十百啅喈可其故其叢之曰此君家｜｜｜也

漢宮兒 陶穀清異錄鬬鴨鄭遊隱居有高十同何以開日封日不才目於｜｜｜聞潮｜於｜穴長謂之有鶴蛙也

滅翎鶯 陶穀清異錄綠衣史得昭遠曰鴨頗予於但足短耳宜謂之｜｜｜

牛大婦 陶穀清異錄少年衛前領號｜｜｜人以其媚態過於嬌女嬌妖呼爲插羽佳人

兀地奴 陶穀清異錄鶉多在廄闕則尾及人家屋獸偽類故或有呼｜｜｜鵁世呼爲鴨｜｜｜謂其行步盤跚耳

九亭仙 陶穀清異錄

者

朝尾 黃休復茅亭客話孔雀每至晴明其尾自迴顧視之謂之｜｜

桐花鳳 宋祁益部方物略記桐花鳥羽翼翠

之露俗曰桐花鳥羽翼翠尾花落則隱以是見貴有｜｜｜

護花鳥 宋祁益部方物略記萬首以宗驗其狀殿鳴嚶嚶若禁若護名而不信舍名揩攏石｜｜｜

能誦隨客詩梵本心經 李昌齡樂善錄好者養一鸜鵒甚慧｜｜｜｜｜及以籠籠加意豢養熙寧六年段忽繫獄及歸問鸚鵡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怨苦汝在家籠飼以時否鸚鵡曰汝半年在獄不堪鸚哥幾時籠閉豈不生怨恨乎段大感悟即日放之

勅水巫步禹符 彭乘墨客揮犀鸛能｜禁蛇故食蛇啄木遇穴能以符｜字成｜印蠡蚪自出鸛有隱巢木故鸛鳥臭能見燕銜泥窗避戊己日故巢固而不傾鶴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置于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巢中養魚而水不涸 上見

丁母鸛 彭乘墨客揮犀嘉峽間有｜｜比常鸛差大雌雄未常相隨處者必雙得之閉雖於籠中縱出食食飽輒歸縱雖亦然若雙縱則徑去不復返矣

背托 彭乘墨客揮犀河州有禽名｜｜狀類鶻高三尺許常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都子每從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一小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即啄而呑之良久寧出視石已軟爛如泥矣

霜信 沈括夢溪筆談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即此也

丹鶉 沈括夢溪筆談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有白鶉此丹鶉也色赤黃而文銳上禿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所化者魚鱗蟲龍類火之所自生也天之以九分爲七宿有喙有嗉而無尾此其取象於鶉歟

鑽籬菜 蘇軾東坡志林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梭花雞爲｜｜｜竟無所益但欺而已

扶老 馬縞中華古今注｜｜禿鶖也如鶴而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鬭好啖蛇

天女 馬縞中華古今注燕一名神女一名天女一名鷙鳥

貴客來輒先號鳴庭間 鄭景望蒙齋筆談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即是其處余雖不及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雞犬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者老相傳自晉迄今如此每有｜｜｜｜鳥｜｜｜｜｜｜人以爲占

燕練尾鵲闘練翼 馬永卿嬾真子｜｜其｜｜之｜｜其｜｜燕趙陳襄文呂在錄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乃知燕亦蟄驚蟄後中氣乃出非渡海也

送客神鴉 范成大吳船錄西王母之女稱云華夫人助禹驅神斬石疏波有功見紀今封妙用真人廟額曰凝真觀廟前有馴鴉客舟將來則迓於數里外舟過亦送數里土人謂之神鴉

金吾 如鶉見西溪叢語漢百官表中尉秦官武帝

太初元年更爲執金吾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
古𨵿||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于
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雞寒上距鴨寒下嘴 陸游老學庵筆記淮南諺曰雉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嫗曰||||||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其咮於翼間耳

謝豹 陸游老學庵筆記吳人謂杜宇爲||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市中賣筍曰謝豹筍唐顧況送張衛尉詩曰綠樹村中謝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謝豹爲何物也

銜水添硯 葉廷珪海錄碎事藍田山悟眞寺有僧寫涅槃經聲傳自空中||||

喚起催歸 王楙野客叢書葉夫經謂退之||宿金曙||門木西喚起催歸二鳥名許起此

鴨姓奚 王楙野客叢書世爲戲語嘲姓奚者以謂|||呼奚必來因觀應劭風俗通謂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來不覺發笑又觀顏眉吾詩曰邀卿白雞呼翁翁音祝得非朱與祝聲相近邪此語已見於古今呼大爲盧則戰國策有韓盧詩有盧令而盧之聲亦久矣

張端義貴耳集歐陽詢有爲鷸歎九|以雞爲||以雞爲盧公者

越王鳥 沈懷遠南越志|||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啄百草不飾魚唯啖木葉糞似熏陸香南人遇之既以爲香又治雜瘡

狀似鳥口勾末可受二升許南人以爲酒器珍於

知風雲 沈懷遠南越志江鷗一名海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雲若群飛至岸必風渡海者以此爲候

松鳧 沈懷遠南越志化蒙縣有松侯山上有池池中有鳧棲息松必風|

鷄上見稽山子

點軍縱鴿 周密齊東野語曲端紀律極嚴故今野人謂之松鳧

羽葆千人 周密齊東野語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庭間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庭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爛旗幟精明魏公雖奨而心實忌之

秋循鼎 牛雉識 陳剛中云成吉思皇帝當西征渡流沙萬餘里其地皆荒寂無人之境有大鳥其一|足以||益鵬類也

畢觜參奎循房心尾箕 了達齋海身飛角皆屬陽故書飛鳴而夜栖宿然烏獨夜飛鳴者色黑屬陰從其類也鶴鵝夜飛鳴者水鳥含陰從其性也然鴈之爲鳥古稱爲陽鳥何陰鳥也釋之曰凡鳥方咮駢趾從陰而能夜飛鵝鴨鳧鶩盡然但不能遠飛耳而鴈生北方秋自北而南春自南而北蓋歷七政所行以順其情夫|分已後||||之位|分已後||之位得乎右轉之氣實陰鳥而猶陽亦猶十月純陰而猶陽月也

雞見爲神 張仲才始與經文

廟以||||是以聖人以深爲恨

遇其儔必鬭 程永亨搜采異聞錄竹雞之性||||取之者捕落葉爲城置媒其中而隱身於後操罔驚媒使之鳴鬭者隨聲必至閉門飛入城直前欲鬭而罔已起無脫者蓋白|閑則不復見

好絮 釋永亨搜采異聞錄鵓鴿性||獵人於茂林間淨擇地布散穀於上鴿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捕罕取

之 寒號蟲 陶宗儀輟耕錄五臺山有鳥名||||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脂當盛暑時文采絢爛乃自鳴

曰鳳凰不如我比至深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鷇雛遂自鳴曰得過且過

千里傳書 陶宗儀輟耕錄顏清甫幼子偶彈得一鴿歸以供膳於精翎間得書一緘書上題云家書付男郭甫開析爲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父白眞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夫鴿未及知盤桓尋覓遂遇清甫見之賣其子便取木匣函鴿候病稍愈直抵仲賢官所獻書與鴿且語其故仲賢感然曰畜此鴿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左右廩之

白翎 陶宗儀輟耕錄||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世皇因命伶人碩德閭製曲以名之

綠朝雲 採蘭襍志河間王琛有妓曰朝雲善歌又有綠鸚鵡善語朝雲每歌鸚鵡和之聲若出一喉琛愛之號爲||||

內史 採蘭襍志鴝鵒一名|

花多 見少卿一名|| 採蘭襍志見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五

動植部

獸上

得幽威可載管子虎豹｜｜而｜｜｜也墜岸斂管子｜｜｜一切人之所大難也而猨猱｜焉乘黃管子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雒出書地出｜｜迹乘黃神馬也噓唏管子東郭有狗｜｜日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廢陰陽之變管子｜｜｜孤白｜｜｜｜六月而壹見虎疑管子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耳行野管子馬者所乘以｜｜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隋也虎牽晏子景公

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之｜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林樾弗除虎子華子山有猛｜｜｜｜色物毛澤｜以子華子猶之畜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歸狐首邱文子狐死｜｜｜｜｜｜而為儀則廄無走馬矣反邱孤善嘷尹文子服儒長者守傭曰善博字大曰｜｜嘗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寶客鼠未腊者為璞尹文子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復往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太行之猨尹子中黃伯曰我左執｜｜｜｜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右執雕虎唯象之未或為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雕虎夫貧窮太行之猨也疏賤者義之雕虎也吾尸試之矣

見其燕鐘尸子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黼衣上駮騂有龍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之市而堯鶉居鷇飯菜粥｜｜｜而堯元駒上見松柏之鼠不知美樅尸子｜｜｜｜一乘黃元駒荀子騏驥騹騮纖離｜｜｜｜堂密之有｜｜日千里走｜｜有必走之勢也白孕而生列子宣爰之獸｜｜｜｜｜曰類蕑騮綠耳赤驥白義渠黃踰輪盜驪山子列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而左｜｜右驂｜｜而左主車則造父為御𧿹㒃為右次車之乘右服｜｜而左｜｜右驂｜｜而右｜｜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梁鴦養虎列子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邱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

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不順使喜上見狙公養狙列子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黑牛生白犢列子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飲河莊子偃鼠｜｜不過滿腹捕鼠不如狸狌莊子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言殊技也跳踉莊子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

器
不能執鼠莊子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麋鹿食薦莊子民食芻豢
————蝍且甘帶鴟耆鼠四者孰知正味決驟莊子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
—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蚊虻僕緣莊子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而拊之不時則缺銜
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注僕僕然羣著馬穴神邱下莊子鼷鼠深—乎——之—以避熏鑿之
患來田來藉莊子虎豹之文——猨狙之便執斄之狗————齕草飲水翹足而陸莊子馬蹄
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
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
死者已過半矣連以羈馽編以皁棧上見前有橛飾後有鞭筴上見交頸分

背莊子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相靡怒則————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
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上見虎狼仁
莊子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皮為之災莊子夫豐狐文
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
是何罪之有哉其————也胥跡江湖之上上見王長其間莊子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
豫章也攬蔓其枝而————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
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函車莊子————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介而離山上見白
顙莊子解之以牛之————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巫祝解除棄此二者亢鼻上見逃深

蓁莊子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於——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
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見巧上見衣以文繡食以芻菽莊子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
犧牛乎————————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元枵之獸鶡冠子騏驎者————陰之
精也似鹿韓非子大馬————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虎曰
韓非子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之盼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也盻然環其眼上見五技
而窮荀子梧鼠——乳彘乳狗荀子——觸虎——不遠遊不忘其親也剸車荀子六畜衛獸一切
而——祭魚呂氏春秋孟春之月獺————田鼠化為鴽呂氏春秋季春之月————注田鼠鼠也
鴽鶉青州謂之鴾鴾周雒謂之鴽幽州謂之鶉也不可譙詬呂氏春秋草木雞狗牛馬————遇之譙詬遇之

則亦譙詬報人用齒角爪牙必託於卑微隱蔽呂氏春秋諸搏攫抵噬之獸其————也
————————此所以成勝常祥不庭呂氏春秋地大則有——岐母羣抵天翟不周注皆獸名岐母
羣抵上見天翟不周上見鼠前兔後趨跲走顛呂氏春秋北方有獸名曰蹶——而——
—則——則—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之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取甘草
與之負而走上見飛兔要褭—呂氏春秋—古之駿馬也角為城尾為旌呂氏
春秋鯀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能以—舉其—能以——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
山副之以吳刀茹黃呂氏春秋荊文王得——之狗宛路之繒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時頤呂氏春秋使循疾走
馬弗及至已而得若其——也貍處堂而眾鼠散呂氏春秋瘈赤肉而烏鵲聚——————背曰

西走（呂氏春秋驥驁綠耳｜｜而｜｜而）蹠實（淮南子獸｜｜而走）文章成獸（淮南子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爪牙移易志與心變神與形化）牛哀化（上見）無角無前有角無後（淮南子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者膏而｜｜｜者脂而｜｜）飛黃（淮南子青龍進駕｜｜伏皁）居牙（淮南子鳳凰不下句爪｜｜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鷙矣）猰貐鑿齒（淮南子逮至堯之時十日竝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得木而捷（淮南子猨｜｜｜｜魚得水而鶩）知水高下（淮南子獺穴｜｜｜｜之｜主水之所及則徙避而爲穴）雞斯之乘（淮南子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元玉百

工大貝白狐元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狌狌知往（淮南子｜｜｜｜而不知來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逮日歸風（淮南子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卑體彌耳（淮南子狐之捕雉也必先｜｜｜｜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聾蟲（淮南子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齕咋足以噬肌碎骨蹶蹄足以破盧陷匈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草駒（上見）騟騋（揚子｜｜之馬亦驍之乘也）李父（揚子方言虎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或謂之於䖘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李耳（上見）伯都（上見）風生獸（抱朴子｜｜｜似豹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中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不燃其

毛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鎚鍛其數千下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須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菖蒲塞鼻即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騰黃之馬吉光之獸（抱朴子｜｜｜｜｜｜｜｜皆壽二千歲）仲能（抱朴子玉策記曰｜｜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下名曰｜｜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麟不吠守（抱朴子｜｜｜｜以陟六方）蘭筋（抱朴子騁｜｜者不爭途乎騏驥之羣子失｜｜｜麛不同羣）麠麌（國語獸長麑麌〔注〕鹿子曰｜）狐埋狐搰（國語夫諺曰｜｜之而｜｜之是以無成功）胡貉代馬（戰國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戾蟲（戰國策虎者｜｜）韓盧（戰國策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而逐蹇兔也）蹇兔（上見）錯木據水（戰國策猨獮猴｜｜｜｜

則不若魚鼈）投骨相牙（戰國策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鬭者｜｜之一骨輕起｜｜者何則有爭意也）韓子盧東郭逡（戰國策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環山三騰山五（上見）三窟（戰國策馮煖曰狡兔有｜｜僅得免其死耳）有執（戰國策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溺井（上見）䍧車依輪（戰國策楚王遊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還走冒人（戰國策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其網前而驅己也因｜｜｜｜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俛噴仰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戰國策汗明曰君亦聞驥乎

之商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丨而丨丨而丨丨丨丨韓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服鹽車上見虎即食

戰國策丨將丨丨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隔由羅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鬪矣不可比困戲

策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丨丨丨丨此之必噬人客有請此之者疾視而呼此之犬大不動復此之犬遂無噬人之心太一

貢丨史記樂書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丨丨丨今天馬下霑赤汗今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後漢書禮樂志作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

天馬上見 亦汗上見 龍友上見 蒲梢史記樂書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丨丨 含血戴角史記得

丨丨丨丨之麟史記封禪書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丨丨然獸見犯則鬭之若麟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

蓋麟云注徐廣曰武帝立已十九年蒼兕史記齊太公世家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丨丨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注蒼兕水獸九頭也不見人犬之憂史記李斯傳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丨丨丨丨丨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纖離史記李斯傳丨丨之馬駿良駃騠丨丨不實外廄柔和史記張釋之傳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賢馬史記匈奴傳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亦猿史記司馬相如傳其上則有丨丨蛫玃鳴鐵注正義曰蛫蛫螭似猿而猿似猿類射干漢書音義曰射干似狐能緣木丨丨蛫蛫史記司馬相如傳蛫蛫注正義曰蛫蛫獸名也豹丨丨郭璞曰丨丨似猿大赤目長尾虎豹之駒史記司馬相如傳丨丨注漢書音義曰駒乃駒優也曰蟃蜒大獸長百尋丨丨駿之駒

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野馬史記司馬相如傳軼丨丨而食虎豹之曰窮駁馬也丨丨轥騊駼郭璞曰騊駼馬而射游騏史記司馬相如傳丨丨角端史記司馬相如傳丨丨遺風史記司馬相如傳乘遺風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馬小丨角端音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傳弓韋以獵武也沈牛史記司馬相如傳丨丨注漢書音義曰沈牛水牛也能沈沒水中丨丨麋蛇史記丨丨麋蛇注索隱曰張揖曰丨丨似猶頭上有角腰下黑猛氏史記司馬相如傳丨丨注漢書音義曰猛氏獸名今蜀中有獸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丨丨梟羊史記司馬相如傳射丨丨注郭璞曰梟羊似人長脣反踵被髮食人羊也丨丨丨丨丨機巨漢書音義曰梟羊也似人長脣龍身神其食人之龍頭也本作徒丨丨史記大宛傳其俗土著耕田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天馬子上見一角獸

遠方所獻丨丨鶴牙象類史記龜策傳東都朝鮮騶牙先見史記滑稽傳武帝時建章宮後閤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餐臣臣乃言詔曰可已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丨丨丨丨丨丨丨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生余吾水中漢書武帝紀元狩三年秋馬生余吾水中丨丨丨丨丨丨南越獻馴象能言鳥注應劭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丨丨丨丨師古曰馴擾也丨丨丨丨丨象人意也丨丨丨丨丨名獸漢書東方朔傳上林苑獻棗上以仁愛人名獸不作兩牝者丨丨西從西域來丨丨九真郡獻奇獸注丨丨丨丨丨丨丨無角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丨丨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遊

闢闓魏王臺注服虔曰馬毛色如虎者有兩也師古曰言其變化若鬼神 守禦類 漢書天文志狗—也天狗所降以戍守禦 祭天尊物 漢書五行志牛畜—也 大畜之言 漢書五行志—也蓋牝獸之淫者也 犬以吠守而不可信 漢書五行志於易兌爲口—言氣毀故有犬旤 剛而包柔 漢書五行志羊上角下蹏—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旤 國之武用 漢書五行志馬— 搖尾而求食 漢書司馬遷傳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積威約之漸也 一角五蹄 漢書終軍傳軍爲謁者給事中從上雍祠五畤獲白麟—而—也 嘯而冽風 漢書王褒傳故虎—龍興而致雲— 鼲鼬 漢書東方朔傳—之襲狗—何功之有 傷乾 漢書劉屈氂傳— 象龍 漢書西域傳注師古曰重譯 …者也 野馬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六 獸部 獸上 九

小步馬 漢書西域傳烏秅國出— 奉世使西域大宛聞… 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而還 封牛大狗 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水牛象—沐猴孔爵 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鈴之沐猴即獼猴也 桃拔 漢書西域傳烏弋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 師子犀牛 一封橐駝 漢書西域傳大月氏出—注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 魚目 漢書西域傳贊蒲梢龍文—汗血之馬充於黃門 於檡 漢書… 鼻角 後漢書章帝紀注…三角如馬有三角—上— 似虎 天祿 後漢書靈帝紀注…理如綠自本達末則爲— 後漢書章帝紀疏勒國獻師子封牛— 使文時詣闕師子 …

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名之即今之峯牛 峯牛 上見一四至二百萬 後漢書章帝紀注… 牽馬 漢書…權馬—也郡國調馬豪右華權馬—餘人青貫而自取其利 野人所用 後漢書五行志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爲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之—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 遲鈍之畜 上見 水牛 後漢書郡國志注交州記曰有翢羊—其角— 後漢書… 刻毛爲識 後漢書…款段馬 …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六 獸部 獸上 十

毀壞檻穽不得妄捕 後漢書宋均傳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遊度江 山林 後漢書法雄傳遷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 縱火 後漢書…虎害人—後漢書… 東遊度江 … 乳中出 … 小乳中出 後漢書… 血從前脚上 … 二年巳賦詔… 常閉武帝歐 …

天馬語赤汗今親見其然也 赤菟 後漢書呂布傳布嘗御良馬號曰｜｜能馳城飛塹 呪虎 後漢書童恢傳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

果下馬 後漢書東夷傳濊多文豹有｜｜注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

神鹿兩頭 後漢書西南夷傳雲南縣有｜｜能食毒草

食藥鹿 後漢書西南夷傳又有｜｜｜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

靈羊 後漢書西南夷傳冉駹夷有｜｜可療毒注本草經曰羊角味鹹無毒主療蠱毒去惡鬼安心氣強筋骨也

童牛 後漢書西南夷傳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肉重千斤毛可為毦

麡羊 後漢書西南夷傳地有鹹土煮以為鹽｜｜牛馬食之皆肥注麡郎䴥狼也異物志狀似鹿而角觸前向入林樹則角故恒在平淺草中肉肥脆香美逐入林則捕之皮可作履韈角正四據南人因以為林

符拔 後漢書西域傳安息國居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為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為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絕影 魏志武帝紀注魏書曰公所乘馬名｜｜

跡大如斛 魏志王凌傳注魏略曰初東郡有謠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眾馬皆應明日見其｜｜｜｜行數里還入河中

端牛 魏志鮮卑傳其獸異於中國者野馬羱羊｜｜角為弓世謂之角端者也

辟毒鼠 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大秦多金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髦駭雞犀瑇瑁元熊赤螭｜｜｜

一踊三丈 蜀志先主傳注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走渡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危矣可努力的盧乃｜｜｜｜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

的盧 見上

卷葉塞創 蜀志鄧芝傳注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元猿緣出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木｜｜其｜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日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踣地呼鳴 吳志孫堅傳注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乘馬馳還營｜｜｜｜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

直錢一萬 吳志三嗣主傳注江表傳曰何定佞邪僭媚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廚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定而皓以為忠勤賜爵列侯

巴滇駿馬 晉書明帝紀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illegible]數上數

迅若飛禽 晉書石崇傳崇嘗與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牛｜｜｜｜愷絕不能及

八百里駮 晉書王濟傳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惜鄣泥 晉書王濟傳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臣象逸駿 晉書陸機傳｜｜｜｜模於外開

黃耳 晉書陸機傳初機有駿犬名曰｜｜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

慈特 晉書禿髮傳｜｜服於纓紼分紺犢緩於樂邦

白額駒 晉書涼武昭王傳常與呂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騧草馬生｜｜｜此其時也

陰精 晉書石勒載記絕｜｜之歐

朱龍 晉書冉閔載記閔所乘赤馬名曰｜｜日行千里

赭白 晉書慕容儁載記初廆有駿馬曰｜｜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蹀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

之意乎乃止季龍尋思既爲象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驂逆不
齡傷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讚傷功其傷置
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　脊相延方上見　比鮑氏驄上見　鑄銅圖象上見
鳳膺麟身晉書苻堅載記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及諸珍異五百餘種
純靈之獸宋書符瑞志天鹿者||||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
周印宋書符瑞志||折衝獸之名也星宿之變化王者德盛則至
七百里馬宋書江夏王義恭傳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臧質魯爽等反加黃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
|||||賜義恭
威服百獸宋書宗愨傳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愨曰吾聞師子||||乃製其形與象相御象果驚奔衆因潰散
雙鬐應範二封中圖宋書謝莊傳舞馬賦曰觀其||||||元背滿燕室虛陽理兒潛號紆汗飛緒沫流朱至於肆夏已升采齊既薦始徘徊而龍俛終灰若而翻盼迎調露於飛鏈赴承雲於驚箭鶩奔坰之
秦坰彌塵吳門曳練上見　彌摩狀吳門之曳練窮虞庭之蹈蹀究遺野之環袪

龍驤赤驥齊書高帝紀太祖夜從承明門乘常所騎赤馬入殿內驚怖既知蒼梧王死晟稱萬歲及太祖踐阼號此馬爲龍驤將軍世謂爲||||

麟首鹿形龍鱗共色齊書祥瑞志永明十年郡陽郡獻一角獸|||||瑞應圖云天子萬福允集則一角獸至

白虎仁應齊書祥瑞志瑞應圖云王者不暴||||

虎身龍腳獅子頭齊書祥瑞志明二年騶虞見安東縣五界山|||||詩傳云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至德則出

陳世子青工三郎爲齊書陳顯達傳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

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上見　||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

犢牛齊書蕭穎冑傳賜穎冑以常所乘||||

泰西貢托實多駿駿齊書王融傳上以當獻馬不勝

使偭問||||||||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駑駘之不
若求名檢事殊爲未守將見且信晉有時而爽明駟之牧不能
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偽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偏
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
主客何爲勢均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驥復相方若千
里日不必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
買死馬之骨亦郭隗之故矣不能答

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齊書卞彬傳彬曰禽獸云||||||||||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

梁文梁書武帝紀仁威既破||||白楼

逐日追風梁書元帝紀驍則||||||乃

就場雅拜赴曲徐趨梁書張率傳曜能首回鹿驤悅而舞率雙鳧既||時吟猿落雁而||時||||而|||敬躁中於促節捷繁外於驚杯馳行驟動虎發龍驤雀躍燕集飽引兔翔妍七盤之辨羽陵九劍之抑揚蹕借儀於漁陽寄假器於黎卑婉弁協頓俛傳合雅露沫蔽紅沾汗流稍乃却走於集靈劌齋於豐夏鬱風雷之壯心思展足於陌野拔此舞馬賦語

龍首鹿驅兩鏡雙鳧上見　鬱風雷之壯心上見

掘尾狗子山家小兒梁書侯景傳大監中有釋寶誌曰||||目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處亡趣自汝陰死三湘又口||||果猿背太極

黃蒼南史張彪傳王僧辯遇之甚厚殷前作臥觀據尾狗子山家小兒皆猿狀引爲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自陽侯踐位爲東揚州刺史弁給鼓吹室家於財書夜祭嘗不前剋令王僧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始興見害彪不自安教盱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吞零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門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敗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彪之皆發遣惟常所養一大名||||在彪前後未曾離捨乃還入若耶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

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賊未獲黃蓊驚吠劫來便噉一人中必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首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僑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請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頭受刀曾不辭懼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蓊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逐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敕迎為家主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蓊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溫燎乃甦後起投於火乞始起於若耶興於若耶終於若耶及妻犬皆為時所重異

其形似馬其聲類牛 魏書聖武帝紀聖武皇帝諱詰汾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先行導引歷年乃出

角容一石 魏書桓帝紀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

一角如麟 魏書文成帝紀庫莫奚國獻名馬有||狀|

名駝 魏書孝文帝紀太和二年秋七月戊辰龜茲國遣使獻||七|頭

|請付太僕以充國閑 魏書任城王澄傳西域嚈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遣澄駿馬一匹澄||||||||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騧騮 魏書奚斤傳父簞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良馬曰||一夜忽失求之不得後知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盜養於窟室簞聞而馳往取焉庫仁以國甥恃寵慙而逆擊簞簞捽其髮落傷其一乳及苻堅使庫仁與衛辰分領國部簞懼將家竄於民間庫仁求之急簞遂西奔衛辰及太祖滅衛辰簞晚乃得歸之

諸蓋逸騶 魏書崔浩傳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眾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牝馬||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敝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

鯪鯉 魏書高閭傳高宗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獻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閭閭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

三尺馬 魏書高句驪傳出|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即果下馬也

四角羊 魏書吐谷渾傳拾寅奉修貢職受朝廷正朔又受劉義隆封爵號河南王世祖遣使拜為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後拾寅自恃險遠頗不恭命通使於劉彧獻善馬|||或加之官號

龍種 魏書吐谷渾傳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為||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是也

青海驄 上見

老駝豫知熱風 魏書且末西北方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豫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赤彪儀同逍遙郡君 北齊書幼主紀御馬則藉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粱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凌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馭能逍遙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鬬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邑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

色類既殊或多駿逸 周書齊王憲傳太祖嘗賜諸子良馬唯其所擇憲獨取駁馬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若從軍征役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駁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左右取以賜之

揜于 周書楊忠傳嘗從太祖狩於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為||因以字之

一角同蹄 隋書高祖紀開皇四年春正月辛卯渝州獲獸似麋||||

師子驄 隋書李渾傳帝令渾督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

脊有

內廄隋書王劭傳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騧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作足坎於馬爲美脊是故騧騮馬｜｜行則先作弄四足也大驢舊唐書高宗紀辛未吐蕃使人獻馬百匹及｜｜可高五丈廣袤各二十七步赤兔舊唐書代宗紀十一月甲寅乾陵令於陵署得｜｜以獻舞象舊唐書德宗紀丁亥詔文單國所獻｜｜三十二令放荊山之陽五坊鷹犬皆放之出宮女百餘人嘉禾麟食舊唐書憲宗紀東川觀察使潘孟陽奏龍州武安縣｜｜生有｜｜之麟之來尋鹿環之光彩不可正視使畫工圖之以獻神牛舊唐書地理志曰南漢屬風地縣界有嶓風山上有風門官令民至山事金牛往往夜見照燿十里昕騶則湃水沸溢有藥疫人家牛病則書曰｜｜三花飛鳳舊唐書職官志凡外牧進良馬印以｜｜｜｜之字而爲志稱左稱右舊唐書職官志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麄良以數紀名著之簿籍細馬｜｜｜麄馬｜｜蔚州鬬羊舊唐書張說傳說初爲相時明皇意欲討吐蕃說密奏許其通和以息邊境明皇不從及瓜州失守王君㚟死說因獲｜｜｜上表獻之以申諷諭其表曰聞勇士冠雞武夫戴鶡推情舉類獲此鬬羊遠生越嶲蓄性剛決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爲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選良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方爲不遺才獸不藏伎如蒙効奇靈圖角力天場抑鼓怒以作氣前躑躅以奮擊趹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賭勝濺血爭雄敢毅見而衝冠鷙很鬭而擊觸與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揭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若鬭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其力取勸焉拂菻狗舊唐書高昌傳武德七年文泰獻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能曳馬銜燭云本出拂菻國中國有｜｜｜自此始也波斯犬舊唐書波斯傳又多白馬駿犬或赤日行七百里者駿犬今所謂｜｜｜也活褥蛇舊唐書波斯傳伊嗣侯遣使獻一獸名｜｜｜蛇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十驥舊唐書鐵勒傳獻良馬十匹太宗奇其駿異爲之制名號爲｜｜一日騰霜白二日皎雪驄三日凝露驄四日懸光驄五日決波騟六日

飛霞驃七日發電赤八日流金騮九日翔麟紫十日奔紅赤又爲文以敘其事小馬庳牛唐書高祖紀戊申禁獻侏儒短節｜｜｜｜異獸奇禽者鬬象唐書中宗紀丁丑幸洛城南門觀｜｜｜黃驄驃唐書禮樂志帝之破竇建德也乘馬名｜｜｜及征高麗死於道頗哀惜之命樂工製黃驄疊曲兩首犬唐書五行志神功元年安國獻｜｜｜肘膝行鬣唐書五行志文德元年李克用獻馬二｜｜皆｜｜長五寸許蹄大如七寸甌鱗臆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鬣｜｜嘶不類馬日行三百里龍媒唐書百官志尚乘局左右六閑三日｜｜龍顱鳳臆蛇頸豹膝唐書王綝傳綝以醉失職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見驥驥曰子賢者而以罪廢耶曰子聞積廡氏馬乎一名｜｜｜｜不釋轡而死一名｜｜｜踶齧衒野而肥驟馳如舞翔麟唐書李適傳凡天子饗會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給｜｜馬豹文而形小唐書盧藏用傳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鼮鼠而賦之若盧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鼨鼠｜｜｜｜一坐驚服津梁種唐書劉從諫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所謂｜｜｜者歲入馬價數百萬犓牛唐書天竺傳其畜有｜｜黑色角細長四尺許十日一割不然困且死越睒駿唐書南詔傳越睒之西產善馬世稱｜｜｜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之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文馬五代史梁臣傳寇彥卿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愛之賜以所乘愛馬｜｜黃龍九騮五代史東漢世家凡欲閒旻自立頗有中國多故乃遣其臣述軋高勳以自愛｜｜｜｜十二稱王帶報聘遼凡欲契丹求康工名旻東漢主劉旻自在將軍五代史東漢世家旻攻潞州世宗親征戰於高平旻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爲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黃騮自鵰窠嶺間道馳去悵還晉陽得從道以歸乃爲黃騮治廄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南州毓質中區效祥宋史樂志

嘉彼駁象來歸宥鄉大鳥小鳥宋史薛懷讓傳懷讓好畜馬與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騶馬有丨丨丨丨丨丨若九尾駁
獸加馬宋史劉熙古傳順州山中有丨丨丨丨而食虎豹契丹不
能識問熙古熙古曰此所謂駁也爲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
海經管子書曉然鐵象宋史曲端傳端有馬兩騎馬宋史張威傳
之契丹咨歎服名丨丨日馳四百里金人之來也
擇丨丨及精兵凡虎脊能媒宋史路振傳房騎之精降爲驪
三千人至是媒焉騎飲泉呀風流沙瀚海丨丨孤
[illegible]丨[illegible]曉霞的額秋星燕方丹騣曉霞的額秋星上見
[illegible]傳[illegible]臆角起方背珠明
[illegible]傳其國有霄霄不到闍婆傳本國山多猴不
[illegible]十萬馬多而小只人呼汲丨丨之辭卻出
[illegible]兵求尚書秉德進[illegible]有黃馬服乘如意黑
[illegible]史[illegible]分傳七年十一月乙丑[illegible]今爽石題[illegible]鐵甘祖
且[illegible]嶺人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雖未息也且不能四方
[illegible]與人遂割其兩耳謂之丨丨馬遼貴人乃弗取

語元史耶律楚材傳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
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
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丨丨丨丨好生惡殺此天
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
心以全民命驅體大步行遲元史安南傳忽[illegible]甫牙謂陛下須
帝即日班師索白象數頭此獸丨丨甚丨丨丨
甚不如上國之馬伏候敕
旨於後貢之年當進獻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七

動植部三

獸下

鹿蜀山海經杻陽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
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其名曰丨丨佩之宜子孫猾褢音
如斲木山海經堯光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金有獸焉其狀如
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蟄其名曰丨丨其音如斲木見則
縣有大繇如羊而無口山海經洵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玉有獸焉
其狀丨丨丨丨不可殺也其名曰患蠱
雕山海經鹿吳之山上無草木多金石澤更之水出焉而南流
注於滂水水有獸焉名曰丨丨其狀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嬰
兒之音葱聾山海經符禺之山其獸多朱厭山海經小次之山
是食人丨丨其狀如羊而赤鬣其上多白玉其下

多赤銅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舉父山海經崇吾之山東望蝴
首赤足名曰丨丨見則大兵淵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
臂豹虎而善孰湖山海經崦嵫之山有獸焉其狀馬身而
投名曰丨丨鳥翼人面蛇尾是好舉人名曰丨丨䑏疏
山海經帶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碧有獸焉耳鼠山海經丹熏
其狀如馬一角有錯其名曰丨丨可以辟火之山其上多
樗柏其草多韭薤多丹雘熏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棠水有獸焉
其狀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獋犬以其尾飛名曰丨丨食之
不脥又可孟極山海經石者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豹而幽鴳山
以禦百毒文題白身名曰丨丨是善伏其鳴自呼
海經邊春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身諸犍山海經單張之山
善笑見人則臥名曰丨丨其鳴自呼其上無草木有獸
焉其狀如豹而長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名那父山海經灌題之
曰丨丨善吒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尾山有獸焉其狀
如牛而白尾其音窫窳山海經少咸之山無草木多青碧有獸
如訆名曰丨丨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丨丨

丨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山𤟤 山海經獄法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丨丨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諸懷 山海經北嶽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其名曰丨丨其音如鳴鴈是食人

狍鴞 山海經鉤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丨丨是食人為物貪惏食人未盡還害其身像在夏鼎

閭麋 山海經縣雍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其獸多丨丨

居暨 山海經梁渠之山其獸多丨丨其狀如彙而赤毛其音如豚

獨𤞑 山海經北囂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白身犬首馬尾彘鬣名曰丨丨

領胡 山海經陽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尾其頸腎其象如勾瞿其名曰丨丨其鳴自詨食之已狂

辣辣 山海經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名曰丨丨其鳴自詨

從從 山海經栒狀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犬六足其名曰丨丨其鳴自詨有鳥焉其狀如雞而鼠毛其名曰蚩鼠見則其邑大旱

狪狪 山海經泰山其

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丨丨其鳴自詨

軨軨 山海經空桑之山北臨食水東望沮吳南望沙陵西望湣澤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其名曰丨丨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水

朱獳 山海經耿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曰丨丨其鳴自叫見則其國有恐

犰狳 山海經餘峩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菟而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名曰丨丨其鳴自詨見則螽蝗為敗

獙獙 山海經姑逢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鴈其名曰丨丨見則天下大旱

峳峳 山海經䃌山南臨䃌山東望湖澤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獋狗其名曰丨見則其多狡客

蠪姪 山海經鳧麗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箴石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丨丨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精精 山海經跂踵之山其上多草木多金玉多赭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丨丨其鳴自叫

猲狙 山海經北號之山臨於北海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丨丨是食人

當康 山海經欽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丨丨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穰

合窳 山海經剡山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彘而人面黃身而赤尾其名曰丨丨其音如嬰兒是獸也食人亦食蟲蛇見則天下大水

朏朏 山海經霍山其木多穀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尾有鬣名曰丨丨養之可以已憂

馬腹 山海經蔓渠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伊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洛有獸焉其名曰丨丨其狀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夫諸 山海經敖岸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丨丨見則其邑大水

文文 山海經放皐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其名曰丨丨

山膏 山海經苦山有獸焉名曰丨丨其狀如逐赤若丹火善詈

狏狼 山海經蛇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白尾長耳名丨丨見則國內有兵

移即 山海經鮮山有獸焉其狀如膜大赤喙赤目白尾見則其邑有火名曰丨丨

聞獜 山海經几山有獸焉其狀如彘黃身白頭白尾名曰丨丨見則天下大風

九代 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儛丨丨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

右手操環佩玉璜在大運山北〔注〕馬名

騊駼 山海經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名曰丨丨有獸焉其名白駮狀如白馬鋸牙食虎豹有素獸焉狀如馬名曰蛩有青獸焉狀如虎名曰羅羅

蛩蛩 上見 **羅羅** 上見

吉量 山海經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有一女子方跪進杯食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丨丨乘之壽千歲

縞身朱鬣目若黃金 上見

跊踢雙雙 山海經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丨丨有三青獸相并名曰丨丨〔注〕公羊傳所云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

三相并 上見

屏蓬 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鏖鏊鉅日月所入者有獸左右有首名曰丨丨

嗛鼠 夏小正田鼠出傳田鼠者丨丨也記時也

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 夏小正傳獺獸祭魚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故謂之獸大之也

俊羔助厥母粥 夏小正仞丨丨丨丨丨傳俊也者

大也猲也名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六韜
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弭耳俯伏**猛獸
丨將搏丨丨**前兒在子**逸周書儀人丨丨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長夷丨在子口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
則鳴曰在子注貢奇獸**燿玆**逸周書周頭丨丨燿玆者羊也**尊耳**逸周書史林以丨丨尊耳者身若虎豹尾長二
尺其身食虎豹注史林戎之在西南者**玆白**逸周書正北方義渠以丨丨玆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注義渠西戎國丨丨者
駮者也丨丨一名**駮犬**逸周書渠叟以丨丨駮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注渠叟西戎之別名也**費費**逸周書州
靡丨丨其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北方謂**吐**
之叩嘍注丨丨門霙羊好行立行如人被髮前足猶長者也
嘍上見**嗛羊**逸周書北方臺正東高夷丨丨者羊而四角注高夷東北夷高句驪**青熊黑豹白牛**
文馬逸周書不屈何丨東胡黃羆山戎戎菽其西般吾白虎屠州禺氏騊駼大夏茲白丨丨犬戎丨丨而赤鬣縞身目
若黃金名**古黃之乘**上見**每牛**逸周書數楚丨丨丨丨者牛之小者也注數楚北戎**走百里**

古黃之乘
執虎豹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天子之狗丨丨丨丨丨丨**豪馬豪牛尨狗豪羊**
穆天子傳壬寅天子飲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乃獻良馬
十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牥牛二百以行流沙天子之丨
丨丨以三十祭文山又賜之黃金之罌二九**歎沙歎玉**
貝帶二十朱三百裹桂薑百簡歸遺乃膜拜而受
穆天子傳東遊於黃澤宿於曲洛廢□使宮樂謠曰黃
之池其馬丨丨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丨丨皇人受穀**羊之為**
言猶祥董仲舒春秋繁露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啼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
受之類知禮者故丨丨丨丨**氣四越**董仲舒春秋繁露羔之所以丨丨與故鄉以為贄者好引其末是故丨丨
乘者當以絜繼頭避風病東方朔神異經西南大苑有馬其大二丈氣至䲢尾委地蹄如丹腕可握

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丨丨東方朔神異經南方有
丨丨以丨丨**彼國人不纏無損**獸似鹿而豕首有牙善
依人求五穀**齧鐵**東方朔神異經南方有獸焉角足大小形狀
名丨丨之獸如水牛皮毛黑如漆食鐵飲水其糞可為兵
器其利如鋼**蹄如蓮花善走多力**郭憲洞冥記元封三年大秦
名曰丨國貢花蹄牛其色駁高六尺
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丨丨丨丨丨帝**跡在石上皆如**
使輦銅石以起望仙宮跡在石上皆如花形郭憲洞冥記元封四年修彌
花形上見**毛色赤斑皆有日月之象**國獻駿騾高十丈
丨丨丨帝以金斑為丨丨郭憲洞冥記東方朔從
鞭絆以寶器盛鐵以飼之繞日三匝之地得神馬一匹
高九尺帝問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適東王
公之舍稅此馬遊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棄馬於清
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馬返丨丨丨丨然入漢關關猶未
掩臣於馬上睡不覺而至帝因其名曰何對曰因疾為名步景

朔嘗乘之雖如駕駑之駘耳東方朔因而行吉雲草十種種於
九景山東丨丨花明年應生握之丨丨丨丨之奔以秣馬馬終
不飢**步景上見**飛鐵獸色以黑為之郭憲洞冥記翁橐國獻丨丨狀如鹿青
也不以繩縶之及死帝惜之而
不葬閉於苑門皮毛皆爛朽惟骨色猶青時人取其神異
也以繩縶其足往視之唯見所繫處存而頭尾及骨皆飛去**依**
北風相質巡盤說樹木藪從幽棧鼓攀徙居則墂**豹食駮駁食**
故代馬丨丨飛鳥翔故巢莫不永其生
虎劉向說苑麒麟日鶵食猾猾食丨丨丨丨**動則有容儀**劉向說苑麒麟
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年
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有文彰也幽間則循循如也
丨丨**盧黑鵲白**孔叢子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
丨丨**唯韓盧宋鵲獨否何也**子順答曰丨色丨丨
色非色**虎盧**伊氏易林騎豺逐兔不見丨丨
而何**虎盧**所望徑行丨丨亡我失寡**成母**伊氏易林以所丨丨牛和以欣二年虎

呻喧焦氏易林牧羊稻園聞|||起鬚髯怒焦氏易林白龍黑虎|||為蛸所伏焦氏易林
虎飢欲食||||逍遙石門焦氏易林麒麟騄耳遊食澤旁循山上下不失其子多態焦氏易林
老狐|行為蠱怪為魅為妖驚我王母終無咎悔炙魚銅斗張伺夜鼠焦氏易林||
不忍香味機發為祟在頸班奴焦氏易林登山上谷與虎相觸猬為功曹||奔北斑奴。本作斑叔角當
心劉勰新論寒山有獸其名曰貌其||俯而磨之情心而先造禹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
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於|禹曰
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
尾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
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其笑如狐
其豔如康萬畢天條闞外史今有妖狐成群遊於大冢之中憩
於金穴之內其容足以媚太陽之光其氣足以使雷

霆之聲食如鼠鼠蟠若雄鷹狀如㺃狒巧若猨
猱|||||倏忽萬態莫能區識牛許牛馬馬許
牛人王充論衡||||||然則牛馬之雖虎王充論
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犍觭儒者
說云||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
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為驗故
皋陶敬羊起坐事之皋陶敬羊上見獮猴服於鼠王充論衡鹿之角足以觸
大獮猴之手足以搏鼠然
而鹿制於犬|||角爪不利也噬食鬼魅應劭風俗通虎者陽物百獸之
長也能執搏挫銳||今
人卒得惡遇燒悟虎皮飲之參伐之精荀悅漢紀虎者金行
繫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假戎之獸
犬無鳴吠張華博物志後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師子使
人格之殺傷甚眾王乃自率常從軍數百擊之師子
哮吼奮起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起上于車軛
師子將至此獸便跳起在師子頭上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

得師子一還來至洛陽三
千里||皆服||||青鶻白雀飛龍虎子周處風土記大
則||||
||||騶良捷然猶狎易使也九逸葛洪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
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
名絕羣一名逸驃一名紫燕騮一名綠螭驄
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為||修蹻雞踶白望青
葛洪西京雜記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
逐雉兔皆為之佳名狗則有||||||之名鷹則
曹
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
名鶻則有從風鶻孤飛鶻毛有綠光葛洪西京雜記後得貳師
天馬帝以綠地五色錦為
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為之熊羆||||皆長二
尺者直百金卓王孫有百餘雙詔使獻二十枚盤瓠干寶搜神記高
辛氏有老婦人居於王宮得耳疾歷時醫為挑始出頂蟲大如
繭婦人去後置以瓠籬覆之以盤俄爾頂蟲乃化為犬其文五
色因名盤瓠黑龍干寶搜神記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
||一狗字曰|||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

分與食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臥於草中遇太守
鄭瑕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爇之信純臥處恰當順風犬見
火來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臥處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
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臥處周迴以身灑之獲免主人大難
犬運水困乏致斃於側俄而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
訝其事覩火蹤跡因爾慟哭聞於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
甚於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即命具棺槨
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葬高十餘丈的尾干寶搜神記太
興中吳民華隆
養一快犬號||||當將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為大蛇盤繞犬
奮咋蛇蛇死隆僵仆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舟復反草中徒伴
怪之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犬為不食
比隆復蘇始食隆愈愛惜同於親戚知雨干寶搜神記董仲
舒下帷講誦有客
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
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遂化為老狸胡博士干寶搜神
記吳中有一書生皓首稱||||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初
九日士人相與登山游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冢中羣狐

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 **八龍駿** 王嘉拾遺記穆王巡行天下馭
不去乃是皓首書生 |之|一名絕地足不踐土
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宵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
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
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遞而駕 **曹家白鵠** 王嘉拾遺記曹洪家盈
焉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 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
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讓帝其馬號曰白鵠此馬走時
惟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馬共
濟行數百里瞬息而至馬足毛不濕時人謂乘風 **文如錦斑** 王
而行亦一代神駿也諺曰憑空虛躍|||| 嘉
拾遺記任城王彰少而剛毅時樂浪獻虎|||以鐵爲檻
梟般之徒莫敢覘彰曳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神
勇 **五足獸** 王嘉拾遺記因墀國獻|||狀如師子問其使者
||是何變化對曰東方有解形之民使頭飛於
南海左手飛於東山右手飛於西澤自臍以下兩足孤立至暮
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外落元州之上化爲|||則

一指爲 **嗅石** 王嘉拾遺記瀛洲有獸名||其狀如麒麟不食
一足也 生卉不飲濁水||則知有金玉吹石則開金沙
寶璞粲然 **嗽月** 王嘉拾遺記岱輿山有獸名||形如豹飲金
而可用 泉之液食銀石之髓此獸夜噴白氣其光如月
可照數十畝 **食鐵** 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永昌郡有貊獸
轅之世獲焉 ||猩猩獸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 **大**
客 劉敬叔異苑始興郡陽山縣有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捲之
遙入深山見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相與
躍陛狀若歡喜前象復載人就一汙濕地以鼻掘出數條長牙
送還本處彼境田稼常爲象所困其象俗呼||因語曰我田
稼在此恆爲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復見侵便 **三足大虎** 劉敬
見踴躍如有馴解於是一家業田絕無其患 叔異
苑晉時豫章郡吏易拔受番還家違遁不返郡遣追見拔言語
如常亦爲設食使者催令束裝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乃見眼目
角張身有黃斑色便豎一足徑出門去至林 **居大樹** 劉敬叔異
麓即變成|||所豎一足即成其尾也 苑熊無穴

或||孔中東土呼熊爲子路以物擊 **子路可起** 見上 **處山穴**
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劉敬叔異苑熊於||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見則含穴
外死人欲捕者便令一人臥其穢內餘伴執杖隱在巖側熊輒
共與出人不致傷損 **髯鬚主簿** 崔豹古今注羊 崔豹古今
傍人乃得脫其子 一名||| **參軍** 注猿一名
|| **驚帆** 崔豹古今注||曹真有駃馬名爲 **白兔** 崔豹古今注
|| 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疾也 秦始皇有七
名馬追風||躡景|| **果然** 張勃吳錄九真猗蒲縣有獸名|
奔電飛翩銅爵神鳧 猿狖類也色青赤有文居樹上此郡
及日南 **重其神駿** 劉義慶世說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
皆有之 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 **楡鴈**
劉峻世說注伯樂相馬經馬白額 **銅牌在角** 任昉述異志餘干
入口至齒者名曰||一名的盧 縣有白鹿士人皆
傳千年矣晉成帝咸康捕得|||| **水居曰能** 任昉述異記堯
後有云漢元鼎二年臨江所獻白鹿 誅鯀於羽山化

爲黃能入於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 **吼時地動石裂** 任昉
白黃能即黃熊也陸居曰熊|||| 述異
記南金山有獅子爲其毛黃赤 **辟塵** 任昉述異記||犀海獸
而光解耳小若|||| 也然其角辟塵致之於座
塵埃不入 **怒毛** 任昉述異志封嶽山中有|獸 **千歲化爲老人** 任
若不噴毛短三寸若噴毛長三尺 昉
述異記猿五百歲化爲 **封使君** 任昉述異記漢宣城郡守封邵
玃玃|||| 一旦忽化爲虎食郡民民呼之
曰|||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 **虎千年牙蛻角生** 任昉述異
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記漢中山
有虎生角道家云| **胡髯郎** 任昉述異記古人說羊 **青鳥** 見上 **鼠**
|則||而|| 一名|||又名青鳥
大者如犬中者如兔 任昉述異記西域有|國
|||小者如常鼠頭悉白商賈有經過其
國若不祈祀|||| **騧馬鹿毛** 賈思勰齊民要術騧馬 **龍顱** 賈思勰
則嚙人衣裳 |||||皆善馬也 齊民要

術馬｜｜突目平脊大腹髀重有肉此二事備者亦千里馬也 **有角爲奇**〔酈道元水經注〕域之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蹄谷漢武帝聞大苑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故漢賦天馬之歌曰天馬來兮歷無皐運千里兮巡東道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驟首而馳晨發京城食時至敦煌北塞外長鳴而去因名其處曰候馬亭今晉昌郡南及廣武馬蹄谷盤石上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故其俗號曰天馬徑夷人在邊效刻是有大小之迹體狀不同視之便別 **感北風之思頓羈絕絆長鳴而去**〔見上〕 **猨徒鼯族**〔酈道元水經注〕水出鵝鵝山有二峯峻極於天高崖雲舉亢石無階｜｜衰其捷巧｜｜窮其輕工 **鳴咆命疇嘯侶野**〔酈道元水經注〕威驩已南豐霞滿岡｜｜孔雀飛翔敬日龍山 **乘危綴飲**〔酈道元水經注〕山多猨猨好｜｜｜故雖乏斯名馬 **一白一黑盤戲河上**〔酈道元水經注〕晉太元十四年寧州刺史費統言晉寧郡滇池縣兩神馬

｜｜｜水之 **放著北山中初不開發**〔酈元道水經注〕此峽多猨猿不生北岸非唯一處或有取之｜｜｜將同貉獸渡汶而不生矣 **順往倒返乘空若飛**〔酈道元水經注〕山多猴獼似猴而短足好游岩樹一騰百步或三百丈｜｜｜ **淵水出山竿**〔酈道元水經注〕山溪有白竿淵｜舊｜漢武帝元封二年白竿出北淵有牧者禱祀之俗禁拍手貨有竿出木野好驚作自此絕焉 **追風赤驥**〔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琛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諸王服其豪富按琛乃魏河間王琛 **虎伏熊驚**〔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永橋南道東有獅子坊獅子者波斯國王所獻也莊帝謂侍中李或曰朕聞｜｜見獅子必｜｜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出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虞人牽

盲｜至聞獅子氣｜怖跳踉曳鎖而走帝大笑 **項有特骨大如覆斗**〔杜寶大業拾遺記〕合浦徐聞縣多牛其｜上｜｜｜日行三百里｜｜｜｜ **兕大如馬**〔張說梁四公記〕黑谷之北有毛潔白長尺餘 **能知曲直**〔張鷟朝野僉載〕安南有象｜｜人｜有聞訟者行立而觀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 **獅子驄**〔張鷟朝野僉載〕隋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騣曳地號｜｜朝發西京暮至東洛隋末不知所在唐文帝敕訪之得於朝邑市麪家挽磑驟尾悉焦禿皮肉穴馬到新豐向帝鳴躍帝得之甚喜齒並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 **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塵**〔薛用弱集異記〕寧王方集賓客讌語之際鶩馬牙人麴神奴者請呈二馬寧王即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郎共咨

詢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即令鞭辮馳驟往復數四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貫者曰此馬｜｜｜｜｜｜復鞭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差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伏 **狀小勢猛據地一吼山石皆裂**〔李肇國史補〕裴旻爲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因憩山下四顧自若有一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爲也旻曰真虎安在乎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往次藂薄中果有真虎騰出｜而｜｜｜｜旻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慙愧不復射虎 **性仁不忍傷類**〔李肇國史補〕劍南人之采猓然者獲一猓然則數十猓然可盡得矣何哉其猓猴｜｜｜｜見被獲者聚族而啼雖殺之終不去也 **望雲騅**〔李肇國史補〕德宗幸梁洋惟御騅馬號｜｜者駕還京飼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至必長鳴四顧若感恩之狀 **天虎人虎**〔李肇國史補〕生化而後氣化氣化而後形

化俗言四指名｜｜也五指**食冰**韓鄂歲華紀麗｜之扇飛雪之方**伽那**段公路北
者｜｜也惟道德者能焉
戶錄梁朋法師**巴兒**段公路北戶錄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
云象一名｜｜文青山鎮其山多猿有黃緋者絕大毛彩
殷鮮真爲奇獸元者善啼啼數聲則衆猨叫嘯騰擲如相呼焉
其音凄入肝脾韻合宮徵方知當一部鼓吹因召獵者捕而養
之目爲**丁香叱撥**李石續博物志天寶中大苑進汗血馬六匹
｜｜一日紅叱撥二日紫叱撥三日青叱撥四日
黃叱撥五日｜｜｜｜六日桃花叱撥上乃製名曰紅玉**決波**
騂口紫玉騂日平山騂日凌雲騂日飛香騂日百花騂
段成式酉陽雜俎肅利幹國獻馬百匹十匹尤駿上爲製**緣**
騟名｜｜｜者近後足有距走歷門三限不躓上尤惜之
矜籍滕馴若守狗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有百
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爲業隔日一放
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飢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
利相若老人抵掌吟之｜獺皆至｜｜｜｜｜戶部郎

中李翰段成式酉陽雜俎翔州陟屺寺僧那照善射每言
親觀之**虎威**光長而摇若鹿幘地而明滅者見低而不動者虎
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當刺其中者虎死威
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
或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
物如虎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爲也又虎殺人能令屍起自解
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脇兩旁皮
內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佳無官人所娼嫉**如乙字**上見**忽雷駁**
段成式酉陽雜俎秦叔寶所乘馬號｜｜｜常飲以酒每
於月明中試能竪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九尾**
金色役於日月宮段成式酉陽雜俎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
食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於毬場縱犬逐之
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大皆不敢逐狐亦不
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
環守之狐良久緩跳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墻俄失所
在劉自是不復令捕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

｜｜｜｜｜有符有**膽隨四時**段成式酉陽雜俎象｜｜
腦已可洞達陰陽在四腿春在前左足在前右如
膽無定體也膽端有爪可拾針**妬惡犬聲**段成式酉陽雜俎胸
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貞白言夏月合藥宜
避家牙於巢旁南人言象｜｜｜獵者裹糧登高樹構熊巢
伺之有羣象過則爲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
日困倒其下因擒殺之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角之**
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
犀形似百物段成式酉陽雜俎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
當其溺時人趁不復移足｜｜｜｜｜或云
角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插倒者一半已上
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爲白暗犀
爲黑暗成式門下醫人吳士皋言嘗於南海郡見舶主說本國
取犀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狙杙云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欄
折則不能起犀牛一名奴角有鴆處必有犀也犀
三皮一孔劉孝標言犀墮角埋之以假角易之**溺則行千**

駝段成式酉陽雜俎駝性羞木蘭篇明駝千里脚多
誤作鳴字駝卧腹不帖地屈足｜｜｜｜｜｜｜**大鐵熊**段成
式酉陽雜俎｜｜｜肅宗時加**金驢一鳴天下太平**段成式酉
叟東川獻大錢驢猗頓家師子｜｜｜｜｜｜陽雜俎
陝州僧金輪山及辛所乘驢上山失之時有人見者乃金**山公**
驢犬熊者行往聽其鳴響七人言｜｜｜｜
避崖因話録李汧公之子約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
又獲一猿名｜｜嘗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
必嘯和傾屬達**白騾將軍**鄭棨開天傳信記明皇將登封泰山
且不復外貸益州進白騾淨潔朗豐潤權奇偉異
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勞也告成禮畢復乘而下
纔及山趾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騾無疾而殪上歎異久之謚
之曰｜｜｜命有司具櫬槥壘石爲墓馮贄雲仙雜記
爲墓墓在封禪壇北數里至今存焉**赤將軍**衛翰有馬曰｜｜
｜翰愛之甚常以朝覲加其首張彥遠歷代名書記
日過吾北林兒遠矣此駿馬也**毛彩照地**元宗好大馬御廄至

四十萬遂有沛艾大馬命王毛仲爲監牧使燕公張說作駉牧
頌天下一統西域大宛歲有來獻詔於北地置群牧筋骨行步
久而方全調習之能逸異並至骨力追風｜｜｜不可名狀
號木槽馬聖人舒身安神如據牀榻是知異於古馬也時上好
蕃蕃君間生遂命悉圖其駿則有玉花驄照夜白等時岐薛寧
申王廄中皆有善馬幹並圖之遂爲古今獨步祿山之亂沛艾
馬種遂絕 **木槽馬**上見 **玉花驄**上見 **照夜白**上見 **曳練生風** 張固幽閒鼓吹齊參京兆府解
試時有二試官務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
蘭賦不肯作曰兩箇漢相對作此題速改之爲渥洼馬賦口授
步口裔筆斯須而就警句云四蹄｜｜｜翻
瀚海之驚瀾噴｜｜｜下胡山之亂葉 **九花虬** 蘇鶚杜陽雜編副元帥郭
子儀與大將李忠義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京都吐蕃大滲
上還宮闕圖功臣於凌烟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僭亂中原
是卿再安宗社朕蒙塵卿復勠力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雖
圖券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沾衣子儀伏於上前嗚咽流涕曰

老臣無復致命久矣但慮衰耄不堪王事賴伏陛下宗廟社稷
之靈以成微績上因命御馬｜｜｜并紫玉鞭轡以賜子儀仰
九花之號因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
｜｜｜即范陽節度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麟頭頸鬃
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故號爲｜｜
｜上東幸親倶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左右曰行幾去此幾里
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鞭恐閤夜而｜｜｜緩緩然若行方里
而已侍從奔喘無及者上以爲超光躡影之匹也自是益加鍾
愛既復京師特賜 **一嘶羣馬聳耳**上見 **超光躡影之匹**上見 **耳中有**
子儀宗功臣也
毛引之可長一尺 蘇鶚杜陽雜編上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皆｜｜｜｜｜而
進退緩急皆如上
意故謂之功臣 **嵩山四叟** 劉肅樹萱錄王縉嘗讀書｜｜｜有｜攜樝來相訪自稱木須南林
大節孫文刷石媚虬高談劇 **勝行騂甲鳴鳳英銜** 張讀宣室志海岱之間出
飲飲皆俱比爲猿升木而上

元黃石或五茄之可以長生元宗皇帝嘗命臨淄守每歲採而
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爲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元
黃石忽遇一翁姿貌甚妙而風度明朗髭鬚極豐衣褐衣自道
左出叩李邕馬且告曰君候躬自採藥豈不爲延聖主之壽乎
因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以彰治世雍熙之瑞則享國無疆無
勞採常藥耳邕曰龍馬安在答曰當產齊魯之郊若獲之即是
太平之符雖麒麟鳳凰亦不足以並其瑞邕方命駕以從乘遽亡
見矣邕大異之傾謂從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貞若
求龍馬於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於
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騅毛兩｜｜｜鬃尾若龍之鬐
鬣嘶｜｜｜之音目馳三百里乾貞訊其所自會恩曰吾獨
有牝馬嘗浴於淄水遂有胎而產因以龍子呼之乾貞即白於
邕邕甚喜因表其事以獻上大悅詔內閑 **蜀馬** 李濬松窗雜錄成都府出小駟
廐異其狀因命畫工圖其狀用頒示中外
以其便於難路號爲 金宣城郡亦有小馬
時人皆呼爲宜州蜀馬語習不悟良可矣焉 **不遇其子則驚**

驥負分衞 康駢劇談錄咸通乾符中京師醫者綿坤頗得秦和之術詐脉知吉凶休咎至於得失時日皆可預言適有燕
中奏事大將暴得風疹眾醫無不療之不瘳昇疾請坤投藥數
服而愈所酬金帛甚多仍以送馬一匹留賜馬之質相甚奇然
足騁多蹶雖制以銜勒加之鞭策而於投之性竟莫能改坤以
浪費甚衆託人以賤價貨之求駿者絕試遂復如初累月不售
隣伍間有王生貿易於中貴之門頗甚貨遽忽請坤云有青州
監軍將發須稅馬以備行李亦知馳騁非騎但欲致於牽控之
問坤直以無用之畜付焉亦不約錢馬之價王生經句不至謂
其脫畀亡逸一旦復來且輸十萬坤既獲善價因以十千遺之
假見王生易衣裝蓄僕馬至於奴婢妻子服飾皆鮮潔或曰王
生賣馬金帛雜資幾二四百萬坤甚驚訝詢其事王生初不備
說坤因某以無用之畜獲價頗多伊競騁步之材何以至此乃
云初致馬於青社監軍舉足如有羈絆及將還遂遇小馬坊中
使因遺留試信宿而往不復見馬衞詢左右云數日前魏博曾
進一馬毛骨大小與此正同聖人常來打毬騎異未有其偶將

到日方遣調習步驟策轡如風今則進御數朝所賜之物甚厚
王生因大索其價遂以四十萬酬之是以物之至時亦有冥數
｜｜｜｜，，｜乃知稀等 **報時猿** 王仁裕開天遺事商
野築傳岩未遇良遂奚異於此 山隱士高太素累徵
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秀
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即有猿一枚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
候太素因目之爲｜ **鞠躬而啼不易其候** 見安馬 王仁裕開天
｜｜其性度有如此 上夕遺事長安俠
少每至春時結朋聯黨各還 倚以錦韉金絡並轡於
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皿而隨之遇好囿則駐馬而飲 **汁酒**
並僕耳 李元獨異志漢黃鄭爲封浚令部人陳廉擕酒并程 以爲醉閒是何物人未及應衆中語曰｜｜｜，莉
以其物有靈閒囊放 **白鼯** 李元獨異志後煙胃彭性僻偏逆
之得猴忍啼而去 駿馬變之其主所惜也彭曰余有美
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彭遂 **十八姨** 杜光庭錄異記
換之馬號曰｜｜後因獲獻於文帝 嘉陵江側有婦

人年五十巳來自稱｜｜往往來民家不飲不食每教諭人
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若爲惡事者我常令猫兒三五個巡檢
汝來語畢遂去或倪忽不見民間 **玉猫** 陶穀清異錄道家
知其是虎所化也皆敬而懼之 三牲 流黃言佛旋虎是
｜｜｜附錄向異錄王呆佩金錢市名馬凡得五匹
神仙所享 **驥國公** 各有位號曰金鞍使者千里將軍技遠侯虎
往郎 陶穀清異錄郭休隱居泰山畜一 **精童** 陶穀內
｜｜ **尾君子** 猢猻護將不踰規矩呼曰｜｜，異錄李
道般華山道士山栖谷飲有奇術能攝伏鬼神畜一黑猿見呼
爲｜｜道般於巖側古松上以茅草枝捎營｜巢爲｜寢息
之所名曰 **鈍公子** 陶穀清異錄陸象僊家號｜｜｜附錄清異
巖青宅 ｜｜｜｜以避諱故也 **吉祥座** 錄｜
杜重威 **披鬃騣踏** 黃休復茅亭客話聖朝未克蜀之前劍利之
馬也 閶虎纍九其白衛前有倚漢虎名｜｜子地
號貌人瑪縣漢開日陽林虎名｜｜
子商旅聚徒而行屢有遭搏噬者 **不傷醉人** 黃休復茅亭客話凡虎｜｜
｜亦有一村夫入市醉歸臨岸而睡有虎來嗅之虎鬚刺
入醉者鼻中醉者大嚏噴其聲且震虎驚躍落岸而斃 **食狗**
必醉 黃休復茅亭客話凡虎｜｜狗若虎之酒也 **純善之獸** 孫氏瑞應圖大鹿者｜｜｜｜｜子孝則
白鹿見于名明 **玉追** ｜｜｜一名
惠及下則見 今史太平寰宇記張飛有馬名｜｜｜一名玉追
豹月烏 ｜見 **嗜酒好展** 今陶齡樂善錄猩猩形人面容顏端正
在封谿山谷間自十爲羣共相語言㶌㶌
可聽聞之者無不欲獻性｜｜且｜｜人因以張之猩猩一見
乃知張已及其祖先姓字必呼名罵曰奴輩故設此以張我邪
而復於我亦何爱而衛乃爲此我今捨衛而去俄而猶奈宋
何旣而等聚爐飲竟至沉醉取履而着人乃擒犖得之 **笭毛** 畝
求長安志唐太宗所乘六駿刻石於昭陵 **田參軍** 錢希白洞微
北關之外五日｜｜｜騎々劉黑闥時所乘 志有鄭繼超
者赴官西蜀道遇｜｜｜者與偕行多聲妓臨別以一妓贈名
妙花其美麗鄭後歸里妙花告謝曰某非人乃狐耳問田參軍

曰亦狐也鄭送之 **行輒嗁紙** 彭乘墨客揮犀鄧｜｜十數步
郊化爲狐而去 以物擊竹管之乃起旣行復
嬌性｜｜狀如兔毛斑滑膩可愛 彭乘墨客揮犀山民云
予凡行中於京師賓燕貉之見之 **熊猫** 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
有潛伏之所必在石崖木中山民謂 沈括夢溪筆談契
之｜｜惟虎出內里外見迷不知道路 **跳兔** 丹北境有｜｜形
皆兔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 **肉騣** 東坡志
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於契丹慶州之地 林余在
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騣如牛領下垂胡側
立側項毛生肉端吾人云此｜｜馬也 **白𩨂** 古今注馬
｜｜｜非其 **䆗** 馬編中華古今注特有牙而不 **黃羊** 中華
騎則嚙煞之 䆗牙 一名齧得見人懼謂之｜｜
古今注狗一名 **渠來** 方勺泊宅編虞舒臣策元祐五年作監察
｜｜人日義獻 御史是時察官亦許言事擢侍御史不
歷殿院至紹聖改元移起居郎明年遂爲給事中初入臺值郡
城開渠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入其家馴服若素畜養者家人

龍愛之名曰｜｜伯無事惟喜騰踔亂毀簾幃窓牖之類則縶臣必有遷改錫賚之慶田衛每遇慶事則贈以肉一觔案來必歡喜跳躍然後食之以爲常凡數年經臣卒前一夕案來死

眼迷離腳撲朔 何薳春渚紀聞東坡先生云中秋月明則是秋必多兔野人或言兔無雄者望月而孕佔斯言則木蘭詩云雄兔｜｜｜｜雌兔｜｜何也

碧雲霞 邵博聞見後錄｜｜｜廄馬也莊獻太后臨朝以賜荊王王惡其旋毛太后却之曰旋毛能害人邪吾不信留以備上閑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云

五花 宣和畫譜開元後天下無事外域名馬乘驛累至內廄遂有飛黃照夜浮雲｜｜之乘

竹牛 康譽之昨夢錄西夏有｜｜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尤且健勁

玉逍遙 張邦基墨莊漫錄神廟朝御馬有曰｜｜｜者蓋蹄白也嘗幸金明池歸乘之

山谷 趙德麟侯鯖錄東坡嘗云有樵人山居夜夢溪邊有一人溺水樵人援而出之後縱步至一溪邊覓夢中見者欲人縛一鹿來樵人得之鹿逐樵人避步不可

離後於所居林間有桃一枝甚大樵婦過而食之棄其核而去樵人取之破其核得雄黃一塊樵人吞之自此不復食東坡名此鹿爲｜｜

雲犬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忘其名居圍城中族人在州西別墅城閉既久內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歎有畜犬彷徨其側有憂色中舍因囑曰爾能爲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應之至夜置一布囊並簡繫犬背上犬即由水竇出至莊鳴以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未曉入城如此數月比予城開孫氏闔門數十口獨得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於別墅之南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氏師民刻石表其墓曰｜｜誌

義驍 岳珂桯史吾鄉有｜｜特甚前余嘗爲作傳曰｜｜者九江戍校王成之鐵騎也成家世隸尺籍開禧開虜大入淮甸成以卒從戎四方山屢戰有功稍遷將侯騎方淮民習安倉卒聞虜至而逃奔迸滿野成匍匐負花驄見病驍焉拆而擗脊如堵地行逐水草步月餘乃歸其上流血淋漓見遍爲十叢而得之會罷兵歸飼以豐秣幾半年瘡痏僅完毛彤復生日置之櫪慭慭然

與羣馬不相僩盼一出櫪廡下觸鼻噴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治在城陬每旦與同列之隸帳下者率夜漏未盡二刻騎而往屏息庭槐下執撾候晨鵠鶩行立俟顧指盡午退以爲常馬或蹴荼不任相通融爲假借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騎孔始命鞍躍鳴人立左右驍扑不可制易數十健卒莫能執何乃以歸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羸卒持鞍來則帖耳馴服如平時撮迅通衢磬控蹀亟無少忤若自是惟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受雖日浴於河羣馬皆裼而騎相望後先驂之馭者終莫敢竊脫其羈絡前郎噬齧之軍中咸指爲驚悍摘弗藹寨定庚午嵎冠李元礪盜弄潢池兵庚符下統府調兵三千人以往成與行崎嶇山澤夷若方軌至吉之月餘寇來犯龍泉擱成出捕閱四五合危敗之矣成以約出其艙及鞬而隊死焉官軍既鳴鉦騎屹立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將覘且馬也取之元礪有弟悍狠特甚每出掠率强取十二三適見之色動曰我欲之將不敢違遂試之跳躑進退折旋良慷即不勝喜貯以上廄爲豆粟灌泉芻豢用金玉爲鑣樂鞿沃續極其鮮明

羣衆皆讙而來賀輸重率有爲賊掠取者知之曰騎他日未嘗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賊邪竊怪之於是日游其騎於峒嶼間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得一快意馳騁而地多阻日不可得後旬浹復犯永新州官軍當有追至被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殷樂乘騎以來騎識我軍旗幟取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控不止則怒以鐵槊擊之膀盡傷騎不復顧甘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騎也是與服者必其會相與逐之就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以徇於軍曰得元礪之弟矣誅而進賊軍大駭軍士踴躍爭奮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道朝廷方思其跡梁曰俟吉語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恥其功之出於馬也沒騎之事騎之義遂不聞於時君子曰騎歸病傷不秣而死

能嘯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猿有三種金絲者黃玉面者黑純黑者面亦黑金絲玉面皆難得或云純黑者雄金絲者雌又云雄｜｜雌不能也

雙脊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果下馬土產小駟也以出德慶之瀧水者爲最高不踰三尺駿者有兩脊故又號｜｜馬健而善行

香鼠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至小僅如指掌大穴於桂中行地中疾如激箭 **八尺龍** 陸游老學菴筆記東坡在黃州時作西樓詩曰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烽夜封甘泉宮 **千里騅** 王明清揮麈後錄滁州清流關昔在五季太祖皇帝以五千之兵敗江南李氏十五萬衆擒皇甫暉姚鳳以獻明清親嘗至其地恭觀太祖人游之偉績當其始也趙韓王教村童於山下始與太祖定謀用其計盡俾為鄉導從仄徑乘月夜指縱銜枚取道於清流關側盧子岩浮西澗入自此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犒勞將士擐鋒待職倉黃聞變初不測我師之多寡躍其愛馬號｜｜｜奔東郊太祖追及於河梁以劍揮之人馬俱墜擒下馳送擒姚鳳即以其衆解甲請降自此兵威如破竹盡取淮南之地 **鶻鴿青** 王明清揮麈後錄太宗騎騾名｜｜ **寅客** 葉廷珪海錄碎事｜｜虎也亦曰寅駁｜ **師子驄** 葉廷珪海錄碎事煬帝賜李靖御馬一匹名｜｜ **猴部頭** 羅大經鶴林玉露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

嘗燕會飲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為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緋優服謂之｜｜｜朱溫既篡引至座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溫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樂聞絲竹** 張世南游宦紀聞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為上黔蜀次之此本草所載云然世南頃游成都藥市間多見之詢所出云來自黎雅諸番及西和宕昌亦諸番寶貨所聚處五羊桂莞桐城亦有之往往皆來自蕃船又有所謂河北山犀紋粗而不光要之數處皆非所出乃所聚耳犀似牛豬首大腹脚有三蹄色黑好食棘其皮每孔生三毛頂一角或云兩角或云三角郭璞爾雅注犀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橢亦有一角者稍長鋒異明犀有二角一在額上為兕犀一在鼻上為胡帽犀牯犀亦有二角皆為毛犀而今人多傳一角之說向在蜀見畫圖犀之形角在鼻上未審孰是此數種俱有粟紋以粗細為貴賤貴者有通天花文犀有此紋必自戀其影常飲濁水不欲照見也文理絕好者有百物之形或云通天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通天犀腦上角千歲者長且銳白星徹端能出氣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駭雞故曰通天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雞見即駭其真者刻為魚銜入水水開三尺俗所謂離水犀者是也犀胎時見物象尖大則形於角上故云通天有倒插有正插有腰鼓插倒插者一半以下通正插者一半以上通腰鼓插者中斷不通其類極多皆以為奇異故波斯呼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言難識別也犀中最大者曰墮羅犀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犀額角其花多作撒豆斑色深者堪作帶胯斑散而色淺者但可作器皿耳或曰兕是犀之雌者未知的否又曰犀之佳者是牯犀紋理細膩斑白分明俗謂斑犀服用為上然入藥則不如雄犀也凡犀入藥者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為勝其角尖又勝方書多言生犀相承謂未經水火湛爐者是或謂不然蓋犀有捕得殺而取者為生犀有得其蛻角為退犀亦猶用鹿角法耳唐相段文昌門下醫人吳士皋因職於南海見舶主言海中取犀牛之法先於山路多植木如豬羊棧其犀以前腳直常依木而息植木久必露犀忽倚為即木折犀倒而因擒之取其角

又云犀每自掛角必培土埋之海人跡其處潛易以木角若直取之則犀徙去別山尋跡不可尋已未知今之取犀角保如此否異物志云山東海水中犀牛｜｜｜彼人動樂犀則出肆若聞老璫李德不撰鈷頭文一編其間有論犀帶至貴者無出於黑犀謂生犀徹骨黑者名黑骨犀不若湯火只如餅餡壓四邊取方為錢且其文頭或如柔棋或如狗蝨以燥蝎刷之自然光潤性含脂脉在內兼無破裂四邊雲頭兩腳直者是也不拘黔蠟特粘黔謂無紋蠟謂紋旋特紋細粘紋大而勻或每一粒紋尖上更有一眼名佳也又有豬黃犀須是裏外透明瑩淨如與金色者乃貴也又一說犀有二種曰山犀曰水犀水犀少見五溪記云山犀者食竹木小便竟日不盡夷獠以弓矢採取故曰黔犀大者犀之性寒能解百毒世有友人章深之病心經熱日燥舌乾百藥不效有教以犀角磨服者如其言飲兩碗許疾頓除成都雙流縣有一匠者能以牛角造通犀但刻畫大過真易為人所識別然色澤粟紋自有不可掩者井邑間市語謂犀下品為鬼犀乃兀犀角其紋俱絕不堪也 **以鼻聽** 張世

前游宦紀聞一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蓋聞之前輩
餘論而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牛首剖至耳竅見窒塞無孔
始信其言之不妄埤雅樂式有曰聾牛耳撓豹牛耳無孔以鼻
聽也焦竑易林曰牛龍耳聵蓋龍亦聾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
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
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花牙沈懷遠南越志象聞雷聲
則牙花𠚤出逡巡復沒占
語云犀因望月紋生
角象為聞雷｜發｜
聞金鼓聲長嘶奮迅斷絏而出周密齊東
野語畢再
遇兗州將家也開禧用兵諸將多敗事獨再遇累有功金虜認
其旗幟輒避之遷至鎮江都統制揚州承宣使驍衛上將軍
後以老病致仕始居於霅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駔異常稱主翁
能御之再遇既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圉中適遇禖可迎神｜｜
｜｜意謂赴敵於是｜｜｜｜｜其家慮傷人命從卒｜
十餘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
聳耳以聽汪然出涕
喑啞長鳴數聲而斃
野婆周密齊東野語邕宜以西南丹諸蠻
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黃髮

堆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也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已下有皮
纍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巳
盜必復至失子家顧何之其家如為所竊則積鄰里大罵不絕
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群皆雌無匹偶每遇男
子必負去求合嘗為健夫設計擒之大聲中風轉嘶吼腔絕不
可起後人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
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鑄非鍥蓋
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為何用也
腰間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見上
合邦周密齊東野語淬休使遼錄亦謂有｜
｜者以其肉一臠置之他物之鼎則立
糜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類大
肩極肥腯甚畏日為隙光所射輒死
帶甲野猪周密癸辛雜識
續集北方野猪
大者數百斤最獷悍難獵每以身揩松樹取脂自潤然後抓沙
中傅沙於膚久之其膚革堅厚如重甲名｜｜｜｜雖勁弩不
能入
也
骨如津梁周密癸辛雜識續集西域有沙海汪據要津其
水熱如湯不可向近此天之所限華夷也終古

未嘗通中國忽一夕有巨獸浮水室其｜長數十里耦於兩溪
｜｜骨中有髓竅可容並馬於是西域之地始通中國其國
謀往來者每以膏油塗其骨合潤
髀其枯折折則無復可通故耳
骨中髓竅可容並馬見上
月形張仲才文
始與經犀
八角張仲才文始與經犀牛望月｜｜｜｜特
因識生始有｜　而彼與月初不在角
遺香
以｜｜不補是以
罕人以約為紀
循一逕釋求亨搜采異聞錄鹿行草莽中異
人見其跡但｜｜｜無問遠近也村
民結繩為綴置其所行處鹿足
一絓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
倒懸枝上見上
旄星之精陶宗儀
輟耕錄
金華黃先生嘗云子將以舉子經學取科第有一賦題曰角端
亦曾未其事實否乎余曰未也因記史記司馬相如傳獸則麒
麟角端之語退而閱之按注郭璞曰角端音端似豬角在鼻上
堪作弓又云似麒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張揖
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為弓以此推之豈亦麟之屬與及考符瑞
志名臣事略癸辛雜識等書仍始得其詳蓋太祖皇帝駐師西

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然能作人語云此非
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懾獨耶律文正王進曰此名角端乃
｜｜｜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
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馭載稽之前志禹氏治水功
成天降飛菟日行三萬里而未嘗言也又后土跌蹄之獸毛
善言而未聞其獨角也軒轅獲飛黃而獨角漢武獲獬卅角而
五蹄又未嘗聞其能言善馳也及聖祖誕膺天命而角端出焉
夫一角者所以明海宇之一萬八千里之涉者所以視無遠弗
屆也此又天將開天下於太一統之象也至正庚寅江浙鄉試
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院中彷彿見一物馳過其疾其狀若猛
獸者宣卒從而喧哄
因出角端為賦題
隱背狗陶宗儀輟耕錄北方凡皁鵰作巢
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採卵較其
多寡如一巢而二卵者置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彀一乃狗
耳取以飼養進之於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多毛羽數根
而已田獵之際鵰則戾天狗則
走陸所逐同至名曰｜｜｜
吹毛羽陶宗儀輟耕錄國朝每
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

會足以盡出諸獸於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列置訖然後師子至身材短小絕類人家所畜金毛猱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及各飼以雞鴨野味之類諸獸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師子則以掌擎而——之——紛然脫落有若燖洗者此其所以異於諸獸）

鐵獺（陸友仁研北雜志梅聖俞有馬名——）

狙猿朝廟（伍遠稗史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於祠傍以千百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趨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猿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

女奴（採蘭雜志猫一名——）

黃芝（採蘭雜志李白有馬名——）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七終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八

動植部四

鱗

小如蠶蠋大藏天下（管子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則——欲——則——於————欲上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

上凌雲氣下入深泉（見上）

被五色而游（見上）

得水神可立（管子蛟龍——而——也）

天之使者（管子龍鬬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元服——————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

不可脫淵（老子魚————於——）

河伯民（晏子——以水爲國以魚鼈爲——）

六鼇（列子一釣而連六——）

盈車（列子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鈎荊篠爲竿剖粒爲餌引——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

吞舟（列子——之魚不游枝流）

呴濕濡沫（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以——相——以——不如相忘於江湖）

相忘於江湖（見上）

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莊子龍————————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傳沫（莊子烏鵲孺魚——細要者化）

魚樂（莊子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也）

東海波臣（莊子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之——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枯魚之肆（見上）

餌（莊子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錎沒而下驚揚而——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

提鵜鶘（莊子魚不畏網而——）

喉下有逆鱗徑尺（韓非子夫

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 神君 韓非子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以我爲｜｜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 蕩而失水螻蟻得意 韓非子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焉 鱣似蛇 韓非子｜｜｜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 乘雲遊霧 韓非子飛龍｜｜騰蛇｜｜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 無足而飛 荀子螣蛇 胠於沙而思水 荀子鯈鉢者浮陽之魚也｜｜｜｜｜｜則無逮矣 鯈鉢 上見 別一成羣 荀子黿鼉魚鼈鰌鱣以時｜｜而｜｜ 上冰 呂氏春秋孟春之月魚｜｜ 薦鮪 呂氏春秋天子焉始乘舟｜｜於寢廟 洞庭鱄 呂氏春秋魚之美者｜｜之｜東海之鮞 東海鮞 上見 雚水鰩

呂氏春秋｜｜之魚名曰｜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遊於東海 從西海游東海 上見 食清游濁 呂氏春秋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乎｜而｜乎｜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耶 食清游清食濁游濁 上見 負舟 呂氏春秋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奈何憂於龍焉龍俛首低尾而逝 牛蹄涔無尺鯉 淮南子夫｜｜之｜｜｜之 月虛腦減 淮南子｜而魚｜｜月死而蠃蛖膲 八竅卵生 淮南子嚼吞者｜｜而｜｜注魚鳥之屬 螭虬游冀 淮南子今夫赤｜青｜之｜｜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噆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鱓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於元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磛岩虎豹襲穴而不敢咆猨狖顛蹶而失木枝又況

直蛇鱓之類乎 扶搖而登威動天地聲震海內 上見 時飛則飛時潛則潛 揚子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 不制 揚子龍以｜｜爲龍 潛升在巳用之以時 揚子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不亦亨乎 升卿 抱朴子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呼之卽吉 名魚 國語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登用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 鯤鮞 國語魚禁｜｜注｜魚子也｜未成魚也 別孕 國語今魚方｜｜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蓺也注別別於雄而懷子也蓺極也 合兩如一 戰國策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而｜｜也 異物之神 史記漢文帝紀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爲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 騰遠 史記司馬相如傳

｜｜射干注索隱曰孟康云｜｜鳥名也司馬彪云｜｜蛇也郭璞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 揵鰭振鱗 史記司馬相如傳於是乎蛟龍赤螭鮔鰽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鱋鰨｜｜擢尾｜｜奮翼潛處於深岩 騰蛇殆於郎且 史記龜策傳｜｜之神｜｜｜｜注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蝍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正義曰卽津日反且則餘反卽且公也狀如蚰蜒而大黑色 驤首奮翼 漢書鄒陽傳臣聞交龍｜｜｜｜則浮雲出流霧雨成集 鼃魚 漢書東方朔傳土宜薑芋水多｜｜注鼃卽蛙字也似蝦蟇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 竢慶雲 漢書揚雄傳懿神龍之淵潛｜｜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 躆顥蒼 漢書敘傳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也 適覩如戲鐵釜 後漢書郡國志邛都注南中志曰縣東南數里有水名邛廣都河從廣二十里深百餘丈有魚長一二丈頭特大｜｜｜｜狀 點額 後漢書郡國志注交州記曰有堤防龍門水深百尋

「大魚登此門化成龍不得過曝　後漢書班固傳引｜
鰓｜｜血流此水恒如丹池　蟲聯乘鱗　｜｜於沼注｜｜
，謂　凌雲奮鱗　後漢書張衡傳夫元龍迎夏則｜｜而｜　矜
黃龍也　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避害也
後漢書張衡傳魚｜｜而　配龍騰蟄　後漢書張奐傳蛇
鱗并波｜　兮鳥登木而失條　能屈伸｜｜
從魚　後漢書東夷傳海出　軒鬐躍鱗　晉書劉元海載記豹妻呼
使來皆獻之　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
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而至祭所　交首解角　晉
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按豹元海父　書
慕容皝載記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於龍山皝親率羣僚　那歟
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嬉翔｜｜而去
晉書呂光載記營外夜有　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
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
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有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
北暴雨滅其迹杜進言於光曰龍者｜｜人君利見之象易曰

見龍在田德普施也斯誠明將軍道合
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　龍見西方半天騰上　脣
宋書王曇首傳景平中有｜｜｜
五綵雲　｜｜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　唼藻
宋書謝靈運傳輯采雜色錦爛雲鮮｜｜
戲浪汎萍流淵　｜｜｜　或鼓鰓而湍躍或掉尾而波旋鱸鮆
乘時以入浦｜　乘時入浦沿瀨出泉　見
餘沿瀨以出泉　上　海燕　齊書五行志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浦
有海魚乘潮來水退不得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
鱗未死有聲如牛土人呼為｜｜取其肉食之　髯蛇膽　南史
傳為晉平太守郡舊出｜｜｜可為藥　庾悅
出｜｜可為藥　戲渚成文噴流揚白　梁書沈約傳其賦則　赤鯉青魴纖鯈鉅鱯
碧鱗朱尾脩翩假頜小則｜｜｜　大則纖鯈鉅鱯　見　頭有王
不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
字　魏書孝文昭后高氏傳初開終寧陵數丈於梓宮上獲大蛇
蛇長丈餘黑色｜｜｜　發而不動遂擲置他處

頭兩角　魏書尒朱榮傳父新興太和中繼為酋長家世豪擅財
貨畜牧曾行馬羣見一白｜｜｜有｜｜遊於馬前新興
異之謂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　龍王龍婦龍子　魏書
後日覺滋盛牛羊駝馬色別為羣谷量而已
波如傳有二池傳云大池有｜｜次者有｜｜小者　建同眞臘　隋書
有｜｜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傳九眞海中有魚名｜｜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
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似鯽觜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
水望之　見　舊唐書明皇紀秋七月癸丑朔壬戌
如山　浮胡上雙魚夾舟　次益昌舟渡吉柏江有｜｜｜而
躍護者　金龍者見　舊唐書僖宗紀奉天鎮上
以為龍　吉｜，自河昇天　恩魚志　舊唐書音樂｜不似
見明釣瑞鵠　青蛇乘高而下　舊唐書楊朝晟傳軍次方渠無水
長如太夜仙　師徒囂然遽有｜｜｜｜｜｜｜｜　硯
其跡水隨而流朝晟命築防環之遂為停　舊唐書裴度傳
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蛇餞　宣徽院五坊小

使每歲秋按鷹犬於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餉小不如意即
怒其須索百姓畏之如寇盜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橫尤甚乃至
張網羅於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水口驚我供奉鳥雀又羣
聚於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誡之曰吾以此蛇致
供奉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去　舊唐書眞臘傳海
人賂而謝之方肯攜｜　而去　大魚如山　中｜｜有時半出
望之　如蜥蜴而五色　宋史程顥傳顥舉進士調鄠上元主簿茅
｜　山有池產龍｜｜｜｜　祥符中曾取
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　一爪承嬰兒　金史五行志
而逝民俗嚴奉不敢捕而脯之　天眷元年夏
有龍見於熙州野水凡三日初於水面見一蒼龍良久而沒次
日見金龍｜｜｜｜一兒為龍所戲略無懼色三日如故
光燄爍人　元史順帝紀皇太子寢殿後　新甃井中有龍出｜｜｜｜　繞槐　元史順帝紀長慶寺有龍纏｜｜樹
飛去樹　赤鱬　山海經青邱之山英水出焉南流注於卽翼之澤
皮皆剝　其中多｜｜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如鴛鴦食之

不疥 虎蛟 山海經禱過之山浪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海其中有||其狀魚身而蛇尾其音如鴛鴦食者不腫可以已痔

肥𧓍 山海經太華之山有蛇焉名曰||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何羅 山海經譙明之山譙水出焉西流注於河

其中多||之魚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癰 鰼鰼 山海經涿光之山囂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河其中多||

之魚其狀如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其音如鵲可以禦火食之不癉 魳魳 山海經少咸之山敦水出焉東流注於雁門之

水其中多||之魚食之殺人 䱗父 山海經陽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銅留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河其中有||之魚其

狀如鮒魚魚首而彘身食之已嘔 鱅鱅 山海經減蘇之山北臨乾昧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海其中多||之魚其

狀如犁牛其音如彘鳴 箴魚 山海經栒狀之山识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湖水其中多||其狀如倏其喙如箴食之無

疫疾 寐魚 山海經諸鉤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是山也廣員百里多|| 鮯鮯 山海經流沙行五百步有山焉曰跂

踵之山廣員二百里無草木有大蛇其上多玉有水焉廣員四十里皆涌其名曰深澤其中多蠵龜有魚焉其狀如鯉而六足

鳥尾名曰||之魚其名自叫 修辟 山海經橐山其木多樗多構木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鐵多蕭橐水出焉而北流注於

河其中多||之魚狀如黽而白喙其音如鴟食之已白癬 巴蛇食象 山海經||||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

之無心腹之疾 解隃寇 逸周書揚州禺禺魚名|||注亦奇魚也 光如聚炬火 郭憲洞冥記西域獻

火龍高七尺映目看之|||| 一有一亡 劉向說苑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

短能為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

雖難得貪以死餌 孔叢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之難得者也子果

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士雖懷道貪

以死祿矣 偶視俱走 孔叢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而||也 訒訒 焦氏易林南有嘉魚駕黃

取魴鱮鯉||利來無憂 鯉子 焦氏易林臨河求鯉燕婉父弭屏氣攝息不得|| 九色班龍 班固武帝內傳

王母乘紫雲之輦駕||||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綵旄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 餘

腹 干寶搜神記江東名||者昔吳王闔閭江行食膾有餘因棄中流悉化為魚今魚中有名吳王膾餘者長數寸大者如

筯猶有膾形 毛龍 王嘉拾遺記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脈中有||時脫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

國獻||一雌一雄致置衆龍之宮 噴水為雲 王嘉拾遺記瀛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

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 清水鯿濁水鮒 常璩華陽國志漢中

志河陽縣有度水水有二源一曰清檢二曰濁檢有魚穴||出||出常以二月八月取 鼓浪成雷噴

沫為雨 崔豹古今注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日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

從其子還大海中||||||||水族驚畏皆逃匿其鼓當者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眼為明月珠 婢鱗士

父 崔豹古今注江東呼青衣魚為||呼童子魚為|| 河伯度事小吏 崔豹古今注烏賊魚一名||||||

鱗甲成字 顧野王符瑞圖虞舜時黃龍從洛水出詣舜||||舜即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

出舜前 娵隅 劉義慶世說郝隆為謝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二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

作一句云||躍清池桓問||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

不作蠻語也 横公 任昉述異記北方荒外有石湖方千里中有||魚夜即化為人剌之不入煮之不死若以烏梅二

七箇煮之即熟可治邪病 印頰 任昉述異記城陽縣城南有堯慶都墓廟前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魚若非祀者

捕而懶婦魚任昉述異記在南爲有｜｜｜俗云昔楊氏家婦不得懶婦魚姑所溺而死化爲魚其脂膏可燃燈燭以之照鳴琴博奕則爛然有光及照紡績則不復明焉**琵琶**任昉述異記海魚千歲爲劍魚一名｜｜形如琵琶而善鳴因以名丐**頭在南岸尾在中渚**酈道元水經注郭頒世語曰昔文王之世大魚見孟津長數百步高五丈｜｜**非時及佗處則無**酈道元水經注縣北有山臨城謂之谿原邱其下有穴謂之鼈穴言潛通浦北達於河直穴有潛謂之鱗潛成公子安大河賦曰**擔生**酈道鱣鯉王鮪暮來遊周禮春薦鮪然｜｜｜｜｜元水經注邑人有行於途者見一小蛇疑其有靈持而養之名曰｜｜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爲湖縣長及吏咸爲魚矣**春秋有白魚出穴**酈道元水經注水出郡之西南聖水谷東南流逕大防嶺之東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高廣四五丈入穴轉更崇深穴中有水耆舊傳言昔有沙門釋惠彌者好精物隱嘗篝火尋之傍水

入穴三里有餘穴分爲二穴殊小西北出不知趣詣一穴西南出入水逕五六日方還又不測窮深其水夏冷冬溫｜｜數日而返人有採捕食者美珍常味蓋亦丙穴嘉魚之流類也**聲如小兒**酈道元水經注廣志曰鯢魚｜｜｜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也司馬遷謂之人魚故其著史記曰始皇帝之葬也以人魚膏爲燭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即鯢魚也**性馴良不爲物毒**酈道元水經注溪水又東合洛谷谷有二源合同注一壑於申蛇戍西左右山溪多五色**割血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酈道元水經注水出丹魚先夏蛇｜｜｜｜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赤光上照如火網而取之｜其｜以｜｜｜長居淵中**嘉魚出於丙穴**酈道元水經注褒水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思稱｜｜｜｜良木攢於褒谷矣**望[illegible]直上**酈道元水

經注洪波淘湧瀾浪雲頹古老目有鱣魚奮鰭遡流｜｜｜至此則爆鰓失濟故因名湍矣**春末遊渚冬初入穴**常以｜｜｜｜抑亦褒漢丙穴之類也酈道元水經注山下有丙穴穴方數丈中有嘉魚**大魚將欲鼓作蒲魚皆浮聚水側**酈道元水經注川之北有盧塘塘池八頃其深不測有大魚常至五月輒一奮躍水湧數丈波襄因陸細魚奔迸隨水登岸不可勝計又云｜｜｜｜｜**以婦人衣投之則躍而不起**酈道元水經注山多大蛇名曰髯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伺鹿獸過便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濡令濕訖便吞頭角骨皆鑽皮出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爲珍異故楊氏南裔異物志曰髯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剎賓享嘉宴是豆是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搏之｜｜｜｜｜｜便可得也**暮從臍入旦從口出**酈道元水經注｜長淵廣州

記曰鯌魚長二丈大數圍皮皆鑽物生子子小隨母覓食驚則還入母腹吳錄地理志曰鯌魚子朝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曰｜｜｜｜｜腹裡兩洞腸貯水以養子腸容二子兩則四焉**首十身**段公路北戶錄薰角｜｜｜｜**受戚說皆空**段成式酉陽雜俎邛山有大蛇樵者常見頭若邱陵夜常承露氣見不公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何以見度常欲鄰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居也不容爲｜｜｜｜且日汝以瞋心受此苦復忿恨吾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自捨昔而來後何月誰者見蛇死於淵中並渰數十里**龍親家**段成式酉陽雜俎王彥威尚書在汴州二年夏旱時袁王傳季祀前汴因宴王以旱爲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閒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以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舊說｜與蛇師爲｜｜｜｜**黑氣如香烟徑出甕外**段成式酉陽雜俎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

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至滻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鞭築地成竅置蟲於中沃盥其上少頃蟲蠕蠕如長竅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忽至大震數聲

葉上鱗起栗栗而動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寘懷中坐食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覺|史驚懼棄林中遽白衆曰此必龍也可速去矣須臾林中白煙生彌於一谷中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龍無尺木不能升天 段成式酉陽雜俎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

大小皆三十六鱗 段成式酉陽雜俎鯉脊中鱗一道每鱗有小黑點|國朝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鯶公賣者杖六十言鯉爲李也

逾年字消唯空紙 段成式酉陽雜俎烏賊舊說名

河伯度事小吏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其身江東人或取墨書契以脫人財物書跡如淡墨|耳海人言昔秦皇東遊棄算袋於海化爲此魚形如算袋兩帶極長一說烏賊有矴遇風則蚪前一鬚下矴鮹魚凡諸魚欲產鮹魚輒觝其腹世謂之衆魚之生母

河伯健兒 段成式酉陽雜俎鮹魚章安縣出鮹腹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腹中容四子頰赤如金其鏈網不能制俗呼爲|

鬐鬣挂山半山爲之摧折 杜光庭錄異記南海中有山高數千尺兩山相去十餘里有巨魚相鬥|

三度過海兩度上漢 杜光庭錄異記天復初馮行襲侍中節制金州洵陽縣永南鄉有如柏君撈於漢江勒漢濱採得魚長數尺身上有字云|行至勒漢命屬相君

龍有五耳 黃休復茅亭客話又聞|謂生時眠時嬉時怒時蛻骨時也

王鮪 |宋祁筆記黃公言河陽出王鮪即今黃魚也形如豕口與頤身目俱在腹下每春二月出於石穴逆河而上人乃取之其腥人可近官以爲餌獻御其味甚美然有毒所謂|若

鱓喜睡鰍好遊 江休復隣幾雜志販鱓者器中置鰍云|不爾輒死

鰻井 沈括夢溪筆談越州應天寺有|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來不可知唐徐浩詩云深泉|閩即此也其來亦遠矣鰻將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云黃巢曾以劍斷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候之

枳首 沈括夢溪筆談宣州寧國縣多|蛇其長盈尺黑鱗白章兩首文彩同但一首逆鱗耳人家庭檻間動有數十同穴略如蚯蚓

水梭花 東坡志林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雞爲鑽籬菜

赤驥青馬元駒白騏黃雉 馬縞中華古今注鯉魚之大者鯶魚即今之赤鯉也兗州人謂赤鯉爲|謂青鯉爲|謂黑鯉爲|謂白鯉爲|謂黃鯉爲|

龍蛻 何薳春渚紀聞橫海清池縣尉張溥若於鄆州東城夜自淮舍還而月色昏晦殆不分道行過道傍木枝有光

而折以燭路至家插壁間醉不復省也晨起怪而取視則枝間一龍蛻才大如新蟬之殼頭角爪尾皆具中空而堅扣之有聲如玉石且光瑩奪目遇晴則光燭於室遂寶之於家傳玩好焉

通印子魚 陳正敏遯齋閒覽莆陽|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荊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寫之訛者

誦紅娘子三字蟒輒不動 邵博聞見後錄廣西人喜食巨蟒每見之即|且誦且以藤蔓繫其首於木刺殺之

玳瑁魚 岳珂桯史別有雲質而黑章的皪若漆曰|文采尤可觀

絳綃青綃 王明清揮麈後錄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初家穎上縣百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於焦氏臺之陰一日釣處見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者我也|

若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周密齊東野語海有魚曰|
射者緡若中之怒而去馬鮫銀鷹燕尾大若覩睟見綸用火
燻之可致遠常淵潛不可捕春夏乳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
此時簾而取之簾爲疏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縋以鐵下
垂水底魚過者必鑽觸求進愈觸愈怒觸怒則頰張鬣鉤若鎖
故者不可脫何使觸網而能退卻則悠然逝矣知進而不知退
用罹烹醢周密癸辛雜識後集背作先子觀潮有道
之酷甚夫如惠文冠人負一籠自隨啟而視之皆枯蟹也多至
百餘種|||如皮弁如箕如瓢如虎如鶴如蝗如蝴或赤
或黑或紺或斑如玳瑁或綮如黃錦其一上有金銀絲皆平日
目所未覩信海涵
萬類無所不有斑如玳瑁綮如黃錦上見上有金銀絲上見大青
小青見閩部疏大原府二龍威靈甚著廟貌特雄府帥每至必修謁焉常化形爲青蛇人因爲|||小青極暴猛人
不可嗔魚儒林公議張詠性剛急嘗作鱖魚賦其序略曰江
犯有若鱖既者處於中流後將不沒舟人曰此||也

鱐物則怒多爲鵰鳶所食蓮宗書驗名古謂沼島環遊張仲才
之鱐鰝因而賦之亦欲刺世人之福薄者文始魚
經以盆爲|以石爲|魚|波明食動幸賜於天張仲才文
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始魚經重
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放封大海
|郎而成之魚釣鱗焉不知我無我而遂遊者亦然
張仲才文始魚經一䱐代滿龍珠蘭雜志薛若社好讀書往往
至微亦能|乎||微夜一日遇此郎告之曰夜半
不屈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非延益之道薛謂瘠心傳記則心
眛於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提一魚亦色與薛曰此
謂知更魚夜中每至一更則爲之一躍薛畜盆中置
書几凡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就寢更名曰||

介

爲萬物先爲禍福正管子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御神用寶管子桓公

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炎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
|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此
檢數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
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
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託舍於君
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勞若以百金之龜爲無貲而藏之泰
臺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
粟可食三年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
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鄉
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
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
龜注無貲無假也立龜爲寶號曰無貲東海之子見上藏之泰臺
見上無貲見上革築室賦籍藏龜見上白君之龜墨子昔者夏后開使
蜚廉折金於山而陶
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卜於|||||曰鼎成三足而方
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乙

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留骨而貴莊子吾聞楚有神龜死已
曰夏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
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曳尾塗中上見爲清江使河伯
|||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莊子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
|||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
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
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人君曰獻若之
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箕圓五尺上見珠蛤
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
鶡冠子月望而蜃月毀於天|六跪二螯荀子蟹|而
|蠃蚌虛於深洛上下同離也非蛇蟺之穴無所寄
託者用心躁也用心躁上見紫紶荀子東海則有
||魚鹽焉伐蛟取鼉升龜取黿呂氏
春秋季夏之月令漁師||||月望則實月晦則虛呂氏春秋月也者羣陰之本也

丨蝦蛤丨孝陰盈丨陰盈陰蚄 見朱鼈 呂氏春秋醴水之魚名
丨蚌蛤丨孝陰蚄 曰丨丨六足有珠百碧
蠃蛖 淮南子月虛而魚腦 蛤梨 淮南子作龜 龍無耳 淮南子丨
減月死而丨丨膲 殼而受丨丨丨 而目
不可以瞽 郭索 揚子蟹之丨 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 抱朴
精於明也 後蚓黃泉 灼中文
子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
其上時有白雲蟠蛇
外 國語如龜焉丨 壽藏否 國語龜足以丨 葆龜 史記龜書青黑
其丨必丨其丨 則寶之 緣者天子之丨 青顛上見紫
也注公羊傳曰青黑緣何休曰緣甲顛也千歲之
龜青顛明乎吉凶也按樂記緣作寶文不同故緣
貝 史記司馬相如傳因瑇瑁鈎丨丨注正義曰毛詩虫魚疏云
貝水之介虫大者蚢音下朗反小者爲貝其日質如玉紫點
爲文皆成行列當大者徑一尺小者七 八名龜 闕凡 史記龜策傳丨
八寸今九真交趾以爲盃盤寶物也 丨龜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八 動植部 介 四

丨各有文在腹下文
云云若此某之龜也 各有文在腹下 見上 千歲乃滿尺二寸 史記龜策
傳龜丨丨 在嘉林中 史記龜策傳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
丨丨江南丨丨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
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常巢
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
正諸侯得我爲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
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
不偉哉故龜可不敬與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
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
太卜官得生龜何爲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
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
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
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 甲子
重光 見上 支牀 見上 名龜 見上 非四民所得居 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
丨丨丨有者人

太卜求丘能陰處 漢書五行志龜 丨丨非極陰也 鮚埼 漢書地理志鄞注有鮚埼亭
有丨丨亭師古曰鮚音結
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其
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 木盧 後漢書郡國志中盧
侯國注荊州記縣南
下五里有陵水東流江沔水中有物如馬甲如鯪鯉不可入七
八月中好在磧上自曝膝頭如虎掌爪小兒不知欲取弄戲便
殺人或曰生得者摘其鼻
厭可小小便名爲丨 蝦鬚長四丈四尺 吳志呂岱傳注交
廣記曰吳後置廣
州以南陽滕修爲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
從後至東海取丨丨丨丨封以示修修乃服之 化鼠
晉書五行志太康四年會稽 八足二螯 晉書蔡謨傳謨初渡江
彭蜞及蟹皆丨爲丨甚衆 見彭蜞大喜曰蟹有
丨加以丨丨合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
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按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
二螯 六目萬歡四目萬齊 齊書祥瑞志永明八年四月長山縣王
惠獲丨丨龜一頭腹下有丨丨字并有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八 動植部 介 五

三卦兆六月建城縣呂城田獲
丨龜一頭下有丨丨字 綺貝繡螺 齊書張融傳螺蛤 蛸蛸丨丨丨 眉目
內闔礪殼外纖 齊書周顒傳後何胤言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
卿䗯糖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
之學生鍾岏曰蚌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
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丨丨丨丨惘混沌之奇
丨丨非全人之慎不榮不枯不若草木之不若無聲 光采五色 隋書
無臭與夫礫石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 高祖
章皇后傳高祖宣皇后章氏諱要兒吳興烏程人也本姓鈕父
景明爲章氏所養因改焉景明梁代官至散騎侍郎後母蘇嘗
遇道士以小龜遺已 丨丨丨丨日三年有 翁授三歸 北齊書陸
微及期後生而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 法和傳嘗
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
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
丨丨丨丨丨 晉唐書李密傳豹變鵲起今烏白飛尾 見山海
龜[illegible]人[illegible] 鼉鳴鱉應 也其時丨丨丨見機而作

經柤陽之山怪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憲翼之水其中多元龜其狀如龜而｜｜｜｜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聾可以爲底
封者若龜前後有首逸周書區陽以鼈｜注區陽亦戎之名也鼈封大也千
載而人寶龜董仲舒春秋繁露
百足蟹郭憲洞冥記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者其殼勝於黃膠亦謂之螯膠勝於鳳喙之膠也
夜未央待龜黃郭憲洞冥記影娥池中有鷙龜望其羣出岸上如連璧弄如沙岸也故語曰｜｜｜｜｜｜
能言龜飲桂露郭憲洞冥記元封三年數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豁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朔而問焉言無不中
文著象二十八宿劉向說苑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

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
象日象月上見成市焦氏易林河橫流魚驚｜｜
天地間壽考之物班固白虎通乾草枯骨衆多并一獨以灼龜何以｜｜之｜｜｜故問之也
長卿干寶搜神記蟛蜞也嘗通夢於人自稱｜｜今臨海人多以｜｜呼之
黑蚌能飛王嘉拾遺記陰泉在寒山之北員水之中亦水波常圓轉而流也有黑蚌飛翔來去於五岳之上昔黃帝時務成子遊寒山之嶺得｜｜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矣
四翼王嘉拾遺記崑崙山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萬年則升木而居亦能言
升木而居上見
生卵者石則軟取之則堅王嘉拾遺記蓬萊山西有含明之國有大螺名躶步負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明王出世則浮於海際焉
八足六眼王嘉拾遺記員嶠山西有星池千里池中有神龜｜｜｜｜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岳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
河伯使者崔豹古今注江東呼龜爲｜｜

元衣督郵河伯從事崔豹古今注龜名｜｜｜｜鼈名｜｜｜｜
蒯開甲食蟹出蒯合甲蟹還任昉述異記南海有水蟲名曰蒯蚌蛤之類也其小蟹大如榆莢｜｜｜則｜亦｜食亦｜入爲蒯取食以終始生死不相離
蟹奴任昉述異記璅蛣似小蚌有一小蟹在腹中蛣出求食故淮海之人呼爲｜｜
背文具八卦古字酈道元水經注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堅以石爲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爲客龜
擁劍顏氏家訓異物志云｜｜狀如蟹但一螯偏大
海鏡劉恂嶺表錄異｜｜廣人呼爲膏藥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口中甚滑日照如雲母內光有小肉如蚌胎腹中有小紅蟹子其小如豆黃而螯足俱備｜｜飢則蟹子走出離腹卽覺出食蟹飽歸腹｜｜亦飽
力與虎鬬李石續博物志蝤蛑大者｜能｜｜｜取之不戒螯能剪殺人
吐五色氣彌滿一室段成式酉陽雜俎史論作

將軍時忽覺身所居房中有光與妻過東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晨粧開奩奩中忽有五色龜大如錢｜｜｜｜常養之｜後
鱟帆段成式酉陽雜俎鱟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舊說過海輒相負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遊行今鱟殼上有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爲｜｜｜成式荊州嘗得一枚至今閩嶺重鱟子醬鱟十二足殼可爲冠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爲小如意耳
向東輸與海神段成式酉陽雜俎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真稻芒也長寸許｜｜｜｜未輸不可食
以殼爲翅段成式酉陽雜俎蛤梨候風雨能｜｜｜飛
無腸公子馮贄雲仙雜記蟹曰｜｜｜｜龜曰先知君
先知君上見
辟巨蛇毒杜光庭錄異記明皇帝時資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云此龜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笥之中｜｜之上常貯巾箱中忽有小黃門恩澤方深而爲背肉所累將竄南徼不欲屈法龜之密授此龜救之曰南方多巨蟒常以龜置於側可以無苦陷者拜授而懷之泊

邕象郡之屬邑里市館舍悄然無一人投宿於旅館飲膳芻豢燈燭俱具一無所闕是夜月明如晝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仍出此龜置於階上良久神龜伸頸吐氣其大如綖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龜遊息如常向之風雨聲亦已絕矣及明驛吏稍稍而至羅拜亭下曰昨知天使將至合備迎奉適緣行旅悞殺一蛇衆知報冤蛇必此夕爲害側近君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氣某等不敢遠去止在近山岩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恙乃神明所佑非人力所及也久之行人漸至云當道有巨蛇十數皆已斃爛自此無復報冤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黃門應召歸長安復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得臣之性命賴此生全南方之人水社毒類所傷人命不知紀極實賢德所及神龜之力也

蟹泉 彭乘墨客揮犀 蒲陽壺公山有||在嵩崗之側一穴大可容臂其源常竭求涓滴不可得州縣遇旱暵即遣吏齋沐罷淨器於前以茅接之泉乃徐徐引出滿器而止有一蟹大如錢色紅可愛耕茅入器中游泳俄頃乃去若遇蟹出雨必霑足此亦應天奇蟹井之類也

車渠 沈括夢溪筆談海物有||蛤屬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蚶殼故以爲器緻如白玉生南海

病瘧者挂門戶上 沈括夢溪筆談閩中無螃蟹元豐中子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蟹士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有||則借去||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鬼亦不識 見上

蠵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蠵||形似龜黿背甲十三片黑白斑文相錯鱗差以成一背其邊裙闌闕皆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鬣前兩鬣長狀如楫後兩鬣極短其上皆有鱗甲以四鬣擢水而行海人養以鹽水飼以小鱗俗傳甲子庚申日輒不食謂之||其說甚俚

內則黃中通理外則戈甲森然 陳隨隱漫錄姑蘇守臣進蟹應制程日茅店酒旗語豈王言耶令陳藏一撰聞先臣援筆立成晷曰此卿出將入相文在中而橫行||匈奴之象||也上乃悅

十月雄 周密齊東野語賈收耘老隱者隱居苕城南橫塘上沈嘗以詩遺之蟹曰黃杭稻雜驛西

風肥八泊||橫跪蹣跚鉗齒白圓臍吸勝斗膏紅蟹須團老拈研柚淺稀庖丁細研恣分寄橫塘溪上客持螯痛放酒杯空耘老得之不樂曰吾未之識後進輒我且聞其不羈何和韻誠之云彭越孫多伏下風蟹蛙奴視敢稱雄江湖縱養膏腴紫貝鑊終無爪眼紅嘲稱吳兒牙似鐵剪撕湖女手如葱獨憐盤內秋臍實不比溪邊夏殼空君與恕曰吾聞賈多與郡將往還頗改古人短長曾爲人所訟吾以長上推之乃歸我若此復用韻報之云蟲腹無端苦動風團臍還郤勝尖雄水寒且弄雙鉗利湯老難逃一背紅液入幾家煩海涸醢成何處污陽憑好收心躁潛蛇穴毋使雷驚族類空

橫跪圓臍 見上

秋臍實 夏殼空 見上 團雌尖雄 見上 雙鉗利 一背紅 見上

三史精華卷一百三十八終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九

動植部五

蟲豸

螣蟇〔管子〕苴多—|—出多蟲蟆 昏虵巨雄〔管子〕決獲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肩陋之汁肥流水則—|—|—而蟁
翡翠小鳥竹錯之 再乳再飛〔晏子〕東海有蟲巢於蟁睫—|—|—而蟁不為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
焦冥 見上 貞蟲〔墨子〕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絝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
螣蛇所指〔鬼谷子〕府蹤不失如—|—之—|— 蚑母從子〔鬼谷子〕若—|—之—|—其—|—也
蜎飛蠕動〔鬼谷子〕故觀—|—|—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 怒蛙〔尹文子〕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而軾之
烏足根為蠐螬葉為蝴蝶〔列子〕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之—|—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灶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
鴝掇 見上 純雌純雄〔列子〕—|—其名大腰—|—其名稺蜂 醯雞生乎酒〔列子〕厥昭生乎濕
因雨而生見陽而死〔列子〕春夏之月有蠓蚋者—|— 焦冥集蚊睫〔列子〕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羣飛而—|—於—|—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觚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不知春秋〔莊子〕蟪蛄 甘帶〔莊子〕蝍且—|— 栩栩然〔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蝴蝶—|—|—蝴蝶也 怒臂當車〔莊子〕汝不知夫螳螂乎—|—其—|—以—|—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憍

夾竹翅〔莊子〕—|—之蟲—|—之物 不可語海語冰〔莊子〕井鼃—|—以—|—於—|—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於—|—名—|—篤於時也
雄鳴上風雌應下風〔莊子〕蟲—|—|—於—|—於—|—而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
得美蔭〔莊子〕覩一蟬方—|—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 化藿蠋〔莊子〕奔蜂不能—|—
能天〔莊子〕所謂能者乃蟲唯蟲能蟲唯蟲能天 蟲蛻不得成 翂翂成從〔鶡冠子〕夫蚊寅墜乎千仞之谿乃始
—|—而 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韓非子〕蟻—|—其—|—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
一身兩口〔韓非子〕蟲有蚘者—|—爭相齕也遂相食因自殺 蠶似蠋〔韓非子〕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
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荀子〕螾—|—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用心一 見上 耀蟬〔荀子〕夫—|—者務在

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按呂氏春秋耀作燿
身女好而頭馬首〔荀子〕有物於此儳儳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五帝占之曰此夫—|—|—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濕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螭龍為蝘蜓〔荀子〕天下幽險恐失世英—|—|—鴟梟為鳳凰
飲而不食〔荀子〕—|—者蟬也 不飲不食 見上 開戶〔呂氏春秋〕仲春之月蟄蟲感動—|—始出
以致之之道去之〔呂氏春秋〕鼠黃蚋聚之有酸徒水則必不可以狸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以茹魚去蠅蠅愈至不可禁—|—|—也
墐戶〔呂氏春秋〕蟄蟲咸俯在穴皆墐其戶 無骨者不

知冰呂氏春秋｜｜｜｜可今｜｜注無骨

居海上從蜻呂氏春秋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

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呂氏春秋｜｜｜｜｜｜｜突洩

同乘天機淮南子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蟁蝱適足以翱翔夫與蚑蟯一燥而焚宮燒積｜｜夫受形於一圓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

不食駒犢淮南子曰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蟬始鳴半夏生蟁蝱｜｜鷙鳥不搏黃口注五月微陰在下駒犢黃口肌血脆弱蟁蝱鷙鳥應陰不食不搏

土龍致雨淮南子｜｜燕雁代飛

月中蟾蜍淮南子｜｜有｜

蝦蟆為鶉水蠆為蟌淮南子夫｜｜｜｜｜｜皆生非其類為聖人知其化

介蟲動以固貞蟲動以螫淮南子｜｜｜｜之｜｜｜｜之毒｜熊羆之動以攫搏注貞蟲無牝牡之合而有毒故能螫

詹諸淮南子月照天下蝕於｜｜

蚙窮淮南子昌羊去蚤蝨而來｜｜

鼓造淮南子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辟兵壽盡五月之望注｜｜謂梟一曰蝦蟆五月望作梟羹今作蝦蟇羹

水蠆為蟌孑孓為蟁兔齧為䗁淮南子｜｜｜｜｜｜｜｜｜｜｜｜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

搏輪淮南子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其｜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蜋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

紅蠶揚子｜｜緣於枯桑其繭不黃

祝之仂之揚子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曰類我類我久則｜矣

元駒揚子吾見｜｜之步雖之晨雞也注｜｜蚍蜉子也

服翼揚子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或謂之飛鼠或謂之老鼠或謂之僊鼠自關而西秦隴之間謂之蝙蝠北燕謂之蟙䘃

蟙䘃見上

蠦蠅揚子守宮秦晉西夏謂之

守宮或謂之｜｜或謂之蜤易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東齊海岱謂之螔螏北燕謂之祝蜓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鳴謂之蛤解

蛇醫見上　蠑螈見上　祝蜓見上　蛤解見上　蝒馬

麥蚻揚子蟬大者謂之蟧或謂之｜｜其小者謂之｜｜有文者謂之蜻蜻注即蚻也爾雅云耳

杜狗揚子蛄詣謂之杜蛒螻螲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蛉南楚謂之｜｜或謂之蛞螻

王孫揚子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之間謂之｜｜

社公揚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鼅鼄或謂之蠾蝓蝓者侏儒語之轉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蝳蜍｜注齊人又呼｜｜｜亦言周公

大蜂煞象抱朴子｜｜｜｜一以其毒｜｜

揮斧抱朴子｜｜之蟲雖設形而不能

勇蟲抱朴子晉文迴輪於｜｜而壯士雲集

頂上有象領下有丹書八字抱朴子內芝者謂萬歲蟾蜍｜｜｜｜｜｜｜｜體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為流水帶其左右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二物者得而陰乾末服之可令人壽四萬歲

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見上

蚳蝝國語蟲舍｜｜注蚳螘子也可以為醢蝝復陶也可食舍不收也

六足四翼戰國策王獨不見夫蜻蛉乎｜｜｜｜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

蜚鴻史記周本紀｜｜滿野注索隱曰案高誘云｜｜蠛蠓也言飛蟲蔽田滿野故為災非是鴻雁也隨巢子作飛拾飛拾蟲也

地螾史紀封禪書黃帝得土德黃龍｜｜見

蝟令於鵲史記龜策傳｜｜｜｜注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曰鵲令蝟反腹者蝟偷其意而心惡之也

壧處頃聽漢書禮樂志霆聲發榮｜｜｜｜注晉灼曰壧穴也謂蟄蟲驚起也師古曰壧與巖同言雷霆始發草木舒榮則蟄蟲處巖穴者莫不傾聽而起頃讀曰傾

性盜竊漢書五行

志鼠者小—小蟲見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蜚色青近
蟲—|—上爲蜚臭惡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
女同川澤淫風所生—蜮漢書五行志蜮生南
所生—|—之有蜮也短弧越越地多婦人男女
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蜮秋陰
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必死南方謂之—|—
漢書王褒傳蟋蟀—|—龍無角蛇有足漢書東方朔傳臣以爲—|
—|—蜉蝣出以陰又—|—謂之爲—又—|
跂跂脈脈善緣壁藏精育蕃得秋乃化魏志管輅傳館陶令諸
是非守宮即蜥蜴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
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射覆卦
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
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此蜂窠
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
擧坐觳觫長足上見在官爲官在私爲私晉書惠帝紀帝在華
驚起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

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牛鬭晉書殷仲堪傳父嘗患耳聦
曰—|—地—|—地—|—聞床下蟻動謂之—|—狀
若神龜大如陵阜晉書佽國仁載記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
—|—|—|—盧三部自須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
—|—乃殺馬而祭之赴軒蜓集明燭宋書何承天傳飛蛾翔行翻燭
熾滅滿室—|—|—|—者必以
熾滅如烏豆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少時於草中射蟲有蟲
爲度—集其身搖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
上卜道士曰不須憂此封侯之瑞也鼃兩部鼓吹齊書孔稚珪傳門庭之內草萊
不剪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爲陳
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孫孫息息三十五歲齊書卞彬傳頗
—|—何必期效仲擧—|—飲酒擯棄形骸
作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縕有生所託資
其寒暑無興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疎縈縕敗絮不能自釋於
攝性懈惰懶事皮膚深側不謹洗沐失時四體䟕䟕加以臭穢
故葦席蓬縷之間蚤蝨猥流淫癢渭濩無時恕肉探揣㧙撮日

不替乎蟲有諺曰朝生暮孫若吾之蟲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
之憂晏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換搔齧不能加脫略緩懶
復不勤於捕討—|—|—|—齊書卞彬傳其蝦蟆賦
—|—|—爲其略言皆實錄也紆青拖紫云—|—名爲蛤魚
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闇
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李浮闇水王歡已附
今慈汝鳴南史沈僧昭傳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爲會稽
人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
呪厭十許日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南史沈僧昭傳遣
鳴僧昭曰—|—|—|—即便喧聒寧廢臨海太守郡有
—|—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鼃黽蟾鬭北齊書
文之國與百姓共之大可嘗小乃教勿封神武帝
紀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陳—|—|—者以爲黃者東
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蛇盡死
蝸螺舊唐書劉禕傳比好啖蜆天使食唐書五行志李揆時作相
蝸螺以自同史諱呼爲—|—前一月有大蝦蟆如牀見室

之中俄失所在占者以爲適從何處來舊唐書武儒衡傳守道
蛆—|—也有附麗之事不同嫉惡太甚終不至
大任時元衡作相中書舍人時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
之會食於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而遠
集於此同僚失色沙蝨舊唐書南平獠傳山—|—|—|蝮蛇蝦蟆大如鼎唐書五行
儒衡意氣自若有毒草及—|—
志—神龍中渭水有—|—|—|—活褥蛇唐書波斯國傳貞觀十二年
—|—里人聚觀數日而失獻—|—|—狀類鼠色正青長
九寸能入穴取鼠蠶蟲宋史太宗紀太平興國二年磁州
抽穴鼠保安等縣—|—|—生食桑葉殆盡龍精宋史孔維傳天文辰
爲馬蠶書蠶爲—|—|月直大夏二子
大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人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
美作—|—|傳指蚊蠅也家有滑光亭告其鄉
滑光有心於窟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故網尤惡之清師海山
經鳥山湖水出焉東流注於食水其中多—|—山海經中南
中多—|—注科斗也爾雅謂之活東騸蟲伊洛東望穀城之

山無草木無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是爲螫蟲實爲蜂蜜之廬其祠云用一雄雞禳而勿殺

朱蛾 山海經大蠭其狀如螽｜｜其狀如蛾

琴蟲 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有蜚蛭四翼有蟲獸首蛇身名曰｜｜

猎猎 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衡天有先民之山有槃木千里有叔歜國顓頊之子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有黑蟲如熊狀名曰｜｜

螘卵 夏小正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蚳｜｜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

天螻 夏小正螜則鳴傳螜｜｜也

寧縣 夏小正鳴扎傳扎者｜｜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扎

屈造 夏小正鳴蜮傳蜮也者或曰｜｜之屬也

蜉蝣有殷 夏小正｜｜｜｜傳殷衆也蜉蝣殷之時也蜉蝣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

良蜩五采具 夏小正良蜩鳴傳｜｜也者｜｜｜

蝭蠑 夏小正寒蟬鳴傳蟬也者｜｜也

丹鳥羞白鳥 夏小正｜｜｜｜｜傳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丹良 見上

隨陽出入 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下之昆蟲｜｜而｜｜

嬰蜺 東方朔神異經南方蚊翼下有小蜚蟲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復未嘗有毈復成九子蜚而復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百獸此蟲既細且小因曰細蠓陳章對齊桓公小蟲是也此蟲常春生以季夏藏於鹿耳中名｜｜

蟬不知雪 桓寬鹽鐵論以所不睹不信人若｜之｜｜｜

違山十里聲猶存耳 劉向說苑孔子謂弟子曰｜｜｜｜蟪蛄之｜｜尚｜｜

螫毒 劉向說苑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於人則不靜余恐｜｜於我也

探懷得蚤 焦氏易林｜｜｜｜所願失道

趾多攬垣 焦氏易林飛蛾過道｜｜｜｜｜

蟻室蜂戶 焦氏易林｜｜｜｜螫我手足

作室 焦氏易林飢蠶｜｜繅多亂纏緒不可得

小大相保 焦氏易林蜎飛蠕動各有配偶｜｜｜｜咸得其所

如雪 焦氏易林青蛉｜｜城邑閉門

汙白 焦氏易林躑馬殆惡神降家青蠅｜｜暴子離居

從天請雨 焦氏易林蝦蟆羣聚｜｜｜｜雲雷集聚應時輒與得其所願

類母 焦氏易林蜾蠃生子深目黑醜似｜其｜雖或相就衆人莫取

生怪 焦氏易林鼠聚｜｜爲我患悔道絕不通商旅失意

長股 焦氏易林東山辭家處婦思夫伊威盈室｜｜扁戶歎我君子役日未已

傴視怒腸 焦氏易林螗白用蛩驚房惡懼任力何行旅隨身如蝟見鵲｜｜｜｜不敢拒格

焦氏易林蜘蛛作網以｜｜｜｜青蠅嚶聚罹我羅域爲網所得死於網羅

嘵聚 見上

雨水暴下蟲蛇化爲魚鱉 王充論衡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鱉何則｜｜｜｜｜｜｜｜變｜｜｜｜｜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

風雨之氣感蟲物 王充論衡故天且雨螻蟻徙蚯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也

頭赤武頭黑文 王充論衡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食則侵漁故蟲食穀身黑｜｜則謂｜官｜｜身赤則謂｜官使加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

白照 王符潛夫論人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驅馬蓬中擢｜｜矣彼自照螢火也

守宮 張華博物志蜥蜴或名蝘蜓以器養之以硃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治擣萬杵點女人支體終年不滅惟房室事則滅故名｜｜

青蚨 干寶搜神記南方有蟲名𧌒蝺一名蝍蠋又名｜｜形似蟬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烏衣蟻王 干寶搜神記吳富陽縣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蹹殺之昭意甚憐此蟻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人｜｜從百許人來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不慎墮江慚君濟活若有急難當見告語歷十餘年時

所在刦盜昭之被橫錄爲劫主繫獄餘杭昭之忽思丨丨夢䕶急當告今何處告之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夢告其人曰但取兩三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人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久也於是使覺蟻嚙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得免

神蛾 王嘉拾遺記王母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員邱之穴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爲珮此則丨丨之火也

岱輿銜火八翅六足 王嘉拾遺記丨丨山丨丨大如蜂聲如雀丨丨丨丨

五色蝙蝠 王嘉拾遺記岱輿山有丨丨丨丨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腦重頭垂有斑黑者如鳥至千歲形變如小燕青者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止於石穴

懶婦 崔豹古今注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爲丨丨

鳴聲如紡績 崔豹古今注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丨丨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

也促織一日促機一名紡緯

歌女 崔豹古今注蚯蚓一名蜿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丨丨或謂之鳴砌

鳴砌上見

火花 崔豹古今注飛蛾善拂燈一名丨丨一名慕光

慕光上見

赤衣使者 崔豹古今注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騶一名丨丨丨丨好集水上亦名赤弁丈人

赤弁丈人上見

鳳子 崔豹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鳳蝶江東呼爲撻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爲丨丨一名鳳車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

鳳車上見

生柑橘園中上見

智在轉丸 崔豹古今注蜣蜋能以土苞糞推轉成丸圓正無斜角莊周曰蛣蜣之丨丨於丨丨一曰蛣蜣一曰轉丸一曰弄丸

弄丸上見

螻如羊螾如虹 沈約竹書紀年注黃帝軒轅氏黃服齋於中宮坐於元扈洛水之上有鳳凰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於阿閣或鳴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鳥來儀有大丨丨丨

大丨丨帝以土氣勝遂以土德王

蝙蝠百歲者倒懸 酈道元水經注丹水又逕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嘗測其遠近穴中蝙蝠大者態多倒懸元中記曰丨丨丨丨得而服之使人神仙

主簿蟲 李肇國史補劍南原無蝎嘗有人任主簿將蝎之任而有之今呼爲丨丨丨也

昭蘇 韓鄂歲華紀麗蟲既丨丨物方駭蕩

骨可爲硯 李石續博物志李司徒勉在汴州得異丨一節丨丨南海賈得於海南云是蜈蚣脊骨

金色蟻 段成式酉陽雜俎健駄邏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丨丨大者如指小者如米齧石壁如雕鐫成立佛狀

鈎注 段成式酉陽雜俎籠無故自濕洞者赤蝦蟆名丨丨起之人見止

以氣吸兔 段成式酉陽雜俎吳公綏安縣多吳公大者兔尋能丨丨丨丨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

顛當顛當牢守門蠮螉寇汝無處奔 段成式酉陽雜俎顛當成式書齋前每雨後多顛當窠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捍其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纔入

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爾雅謂之王蛈蜴鬼谷子謂之蛈母秦中兒童戲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負子 段成式酉陽雜俎丨丨水蟲也有子多負之

十二辰蟲 段成式酉陽雜俎避役南中名避役一曰丨丨丨丨狀似蛇醫脚長色青赤肉鬣暑月時見於籬壁間俗云見者多稱意事其首倏忽更變爲十二辰狀成式再從兄䢵嘗觀之

竈有馬足食之兆 段成式酉陽雜俎竈馬狀如促織稍大脚長好穴於竈側俗言丨丨丨丨丨丨丨

謝豹 段成式酉陽雜俎丨丨虢州有蟲名丨丨常在深土中司馬裴沈子常獲坑獲之小類蝦蟆而圓如毬見人以前兩脚交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鼠頃刻深數尺或出地聽丨丨鳥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

江臭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 段成式酉陽雜俎滕王圖一日紫極宮會秀才劉曾封云嘗見滕王蛺蝶有名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郎巾 段成式酉陽雜俎予幼時嘗見說丨丨謂狙之筋也武宗四年

官市郎巾子夜會咨悉不知郎巾何物亦有疑是猿巾者生老僧奉賢云涇師段府宅在招國坊嘗失銀器十餘事貧道時爲沙彌每隨師出入段公宅段因令貧道以錢一千詣西市賈胡求郎巾出至修竹南街金吾鋪偶問官健朱秀秀曰甚易得但人不識耳遂於古墻摘出三枚如巨蟲兩頭光帶黃色斷得即令集奴婢環庭炙之蟲蝶蠕動有一女奴臉色瞤動詰之果竊器而欲逃者

念阿房宮賦 馮贄雲仙雜記揚州蘇隱夜臥聞被下有數人齊念||||聲緊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蝨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止

金蟲 宋祁益部方物略記蟲質甚微翠體金光取而腊之參飾釵梁右|

|唫夏鳴秋 宋祁筆記鶗鴂鳴春蟋蟀||蛁蟧|蟪子蟻陰非有命之者氣自動耳

職陰上見蝸

後旁行觸前卻行 彭乘墨客揮犀有蟲狀如蟬形小而偏好隱於屋壁及書策中前有兩長足如蟹螯||則|||則||有鄭房秀才因揭策見之不知其有毒也戲以手指再三撥之後觀其行或爲所螫指腫數日遇良醫治之得愈嘗云此名惡氣不治殺人

夜虎 彭乘墨客揮犀嶺南有異蟲如蜈蚣長尺餘嘴利如錐多夜出半身着地半指空而行或有誤觸之者直入人心腹食人至死乃出土人謂之爲||甚畏避之

消麵蟲 張讀宣室志吳郡陸顒家於長城之東其世以明經仕顒自幼嗜麵爲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爲生入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齎酒食詣其門既坐謂顒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網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文物之光惟吾子峩焉其冠危焉其儀莊然其容凝然其儀與唐朝儒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顒謝曰顒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酬燕極歡而去顒信士也以爲群胡不我欺有日群胡又至持金繒爲顒壽顒志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飢寒色故持金繒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君子歡爾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顒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顒曰彼胡率好利不顧其身爭米鹽之微尚致相賊殺者

寧肯輕金繒爲君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厚君耶匿身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顒遂僑於渭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羣胡又詣其門顒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處郊野與我心也既從胡人挈顒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欲富君耳幸望知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顒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麪乎曰然又曰食麪者非君也乃君腹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顒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乃天下之奇寶也顒曰何以識之曰吾嘗見寶氣亘天起於太學中故我爲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清日望之見斯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夫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生故好食麪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麪食之可見矣顒即以數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顒又問曰此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稟中和之氣此蟲乃中

和之粹也既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函盛其蟲又金縢之命顒致於密室謂顒曰明日當自來及明旦胡人以十輛車盛金玉絹帛約數萬獻於顒共持金函而去顒自此大富治田園爲養生具日食梁肉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顒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耀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乎顒既以甚富素享閒逸自遂即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構火其下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焰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中出捧白玉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霞綃之衣佩玉珥珠翠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叱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碧瑤冠被霞衣捧絳帕籍中有一珠徑二寸餘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珠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顒曰至寶來矣即命絕燎自鼎中取蟲置金函中其蟲雖鍊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顒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顒即執胡人佩帶從而入

焉其海水皆豁開數步鱗介之族但辟易而去乃遊龍宮入蛟室奇珍怪寶惟意所擇纔一夕而其獲甚多胡人謂順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貨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順從於南粵貨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而甲於鉅室也

蛙僧梵音 張讀宣室志有石憲者其籍編太原以商爲業常行貨於代北長慶二年夏中於鴈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甚因偃大木下忽夢一僧蜂目被褐衲其狀甚異來謁前謂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羣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遊乎卽不能我見檀越病熱且死得無悔於心耶憲以時暑方盛僧且以禍福語相動因謂僧曰願與師偕往於是其僧引憲西去且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羣僧在水中憲怪而問之僧曰此元陰池故我徒浴於中且以蕩炎燠於是引憲環池行憲獨怪羣僧在水中又其狀貌無一異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立池旁羣僧卽於水中合聲而譟僅食頃有一僧挈手曰檀越與吾偕浴于元陰池愼無俱憲卽隨僧入池中忽覺一身盡冷噤而戰由是驚悟見已臥

于大木下衣盡濕而寒慄且甚時已日暮卽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聞道中忽有蛙鳴甚類||之梵音於是竟往尋之行數里見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其水果名元陰池者其僧乃羣蛙耳憲曰此蛙能幻形以惑於人豈非怪之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胡蠓 沈括夢溪筆談閩人謂大蠅爲||

傍不肯 沈括夢溪筆談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蟲方爲秋田之害忽有一蟲生如土中狗蠍其喙有鉗千萬蔽地遇子方蟲則以鉗搏之悉爲兩段旬日子方皆盡歲以大穰其蟲舊曾有之土人謂之||

四蟲 晁邁紀談錄||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蠍蛆不知臭

長跂長脚 馬縞中華古今注長跂蠨蛸也身小足長故謂||小蜘蛛||也俗呼爲蟢子

黍民 馬縞中華古今注牛亨問蟻||何也答曰昔河內人見有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蚊蚋馬皆大蟻故呼蚊蚋曰黍民蟻曰元駒也

應聲蟲 范正敏遯齋閑覽淮西士人楊勔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聲言應答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蟲乃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

穴中豁然雲氣往來 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公七歲戲於庭蟻||||別見天日||||久之以告夫人夫人至無所見禁勿言

識上下 邵博聞見後錄飛蜂走蟻猶||

在水則活失水則醉 張邦基墨莊漫錄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如一堆泥然

登木捕蟬 葉夢得避暑錄話晏元獻一日遊渦水見蛙有躍而||||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蜩蚓賦

背生芝草 王明清揮麈後錄道家者流謂蟾蜍萬歲||||出爲世之祥

曲蟺 王楙野客叢書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聲地只行呼之聲也

豹脚 周密齊東野語吳興多蚊每暑夕浴罷解衣盤礴則營營羣聚嗜嘬不容少安心每苦之坡翁詩曰湖州多蚊蚋||尤甚且見之詩云飛蚊猛捷如花腰又云風定軒窓飛豹脚益嘲之豹脚蚊著名久矣

如花鷹見上飽似櫻桃饑如柳絮 周密齊東野語渡淮蚊蚋尤盛高郵露筋廟是也孫公談圃云泰州西洋多蚊使者按行以艾烟薰之方少退有一廳吏醉仆爲蚊所嘬而死世傳范文正詩云||||重||||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卽其地也

市聲訌訌 周密齊東野語姚鎔喻白蟻文云物之不靈告以話言而勿聽俗所謂對馬牛而誦經是已雖然羣生之類皆含佛性皆具天機百舌能語白鸚能棊伯牙絃清而魚聽海翁機露而鷗疑害稼之蝗知卓茂害人之鱷識昌黎若此之類言可喻理可化安可例以馬牛而待之況夫螻蟻至微微而有知自國於大槐以來則有君臣尊卑南柯一夢言語與人通井邑與人同人但見其往來憧憧而不知其||||固自有大小長幼之序前呼後喚之響默傳於寂然無譁之中一種俱白號曰地虎族類甚昌其來自古賦性至巧累土爲室有嘴至剛嚙木爲糧吾嘗窺其窟穴矣深閨邃閣千門萬戶離宮別館複屋修廊五里短亭十里長亭縈紆繚繞乎其甬道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玲瓏乎其蜂房嵯峨之巧則巧

矣盛則蟲矣然卵生羽化方孳育而未息鑽椽穴柱不盡噬而
不已遂使修扉之宏洞廣夏爲之頹圮夫人嘗剏亦云難只
上棟下宇以待安上爾乃鳩居之而不恤蠶食之而不恥天下
其寧有是理余備歷險阻拙事生涯恣物者計尺寸而與之地
較錙銖而賦之財苟作數椽不採美材既杉櫚之無有惟梓楸
之是拔正爾輩之所蘊逐蓊香而俱來苟能餓爾之口腹豈不
岌岌乎殆哉雖然爾形至微性其五常其於親親無閒門同氣
之閒近於仁其行濟濟有君子遜畔之風近於禮有事則同心
協力不約而競集號令信也未雨則含沙負土先事而綢繆智
識靈也其徒羽化則空穴飛之於外有同室之義也既盡性之
不泯宜善言之可施余之締創爾所見余之艱難爾宜知今與
爾畫地爲界自東至西十丈有奇自南至北其數倍蓰請遷種
類以他適毋入籬闌而肆行苟諄諄而莫聽是對馬
牛而誦經其共爲頑也幾希以酒酬地爾其知之 地虎見上梁
土爲室 嚙木爲糧見上 鳩居蠶食見上 含沙負土見上 冰蛆周密癸辛雜識續集

西域雪山有萬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蟲如
蠶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能治積熱 鐵中生周密癸辛
雜識續集鮮于伯機云向聞其乃翁云北方有古寺中有大
鐵鍋可作數百人食一夕忽有聲如牛吼曉而視之已破矣下
鐵竅中有蟲色皆紅凡數百枚猶有
蠕動者||蟲亦前所未聞也 通明如月光照滿室周密癸辛
雜識續集循建有村落小民家一婦人以織麻爲業每夜踞牀
於大水盆中忽一日視之盆中水涸矣視之初無罅漏凡數夕
皆然怪其異至夜候之夜過半果有一物來徑入盆中飲水甚
身|||||婦細視之乃一白蜘蛛耳其大如五斗
栲栳其婦遂急以大雞籠罩之割其
腹內得一珠如彈丸大照明一室 大如五斗栲栳見上 殺一而
五用王逵蠡海集蚯蚓二竅一前一後前|雖|||
備五用焉視聽嗅食歇蓋全受五氣以生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九終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

動植部六

百穀

四種五穫管子常山之東河汝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而||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
鄗上黍北里禾管子古之封禪||之||所以爲盛 內甲以處管子夫粟||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
少也眴眴壯也莊莊成也由由管子苗始其少也||乎何其孺子也至其||乎何其士也至其||乎兹免何其君子也
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管子其種||無不宜也
黑秀箭長管子其種大苗細||赨莖||
大細水腸管子其種||

|木腸||赨莖黃秀 慈忍水旱見上 白稻長狹管子五粟之
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 狀甚鹹以苦
其物爲下其 如箭如葦如藋如茨管子其麻大者||||大
種|||| 長以美其細者|||||
民之司命管子五穀食米||||也 萬物之主管子凡五穀者||||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
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
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閒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 穀始
管子正月之朝||也日至百日黍 黍秫之始 牟麥之始見上 麥
秫之始也九月斂實牟麥之始也
者穀之始管子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 黍穀之美者管子天子祀於
||也宗者族之始也
太祖其盛以黍|者|| 唐叔異畝禾子華子昔吾之宗君爲
||也祖者國之重者也 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
都於郟鄏修和周邠於是吾之宗君膺其所以爲辟者其族有
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大山之器車也曰||||之|也唐叔

得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爲獻王命分寶于於魯公時唐叔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戎菽 列子進其||有稻粱之味

萬寶成 莊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

黍爲上盛 韓非子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祭先王||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五種 呂氏春秋令告民出||命司農計偶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穗大堅均粟圓薄糠 呂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以窐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士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而||乎子能使||而||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

稑不爲稑重不爲重 呂氏春秋穜||禾||穜||禾||是以粟少而失功

四時不正正五穀 呂氏春秋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疏穖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秮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閱而青零多秕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舂之易則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後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庭辟米不得恃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之麥和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胕動蚼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黃帝曰||之||也||||而已矣

稠穗 見上

青零 見上

不噮而香 見上

穗如馬尾大粒無芒 見上

莖葉格對 見上

辟米 見上

疏節而色陽 見上

二七以爲族 見上

小莢不實 見上

弱苗而穗蒼狼 見上

平土宜五穀 淮南子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調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之人慧而||

汾宜麻濟宜麥河宜菽雒宜禾渭宜黍江宜稻 見上

三變 淮南子夫子見禾之||||也滔滔然曰狐鄉邱而死我其首禾乎注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

夫子首禾 見上

稻生於水 淮南子||||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

嘉生 國語陰陽序次風雨時至||繁祉人民和利按史記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注韋昭曰嘉穀也

黍稷無成不能爲榮 國語晉語曰||||||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

薦在宗廟 國語||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卬君也若黍苗之卬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

卬陰雨 見上

穀明 國語物莫伏于蠱莫嘉于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宵靜女德以伏蠱慝

異母 史記魯周公世家唐叔得禾||||同穎獻之成王注索隱曰尚書||作畝並通

漸漸油油 史記宋世家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今禾黍||注索隱曰漸漸麥芒之狀音子廉反油油者禾黍之苗光悅貌

一莖六穗 史記司馬相如傳導||||於庖

宿麥 漢書武帝紀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注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

乃熟故云宿麥草之驅者漢書五行志蔽苣｜｜｜含秀垂穎漢書禮樂志西顥沆碭秋氣肅殺｜
｜穡舊不廢注師古曰五穀百草秀穎成實皆因舊苗無廢絕也旅生後漢書光武帝紀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
斛易粟一斛至是野穀｜｜麻尗尤盛注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今字書作穭音呂古字通自然穀後漢書郡
國志注博物記曰扶海洲上有草名師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斂穫至冬乃訖名曰｜｜｜或曰禹餘
糧見上合含方秀後漢書梁鴻傳惟季春兮華阜麥｜｜｜兮｜｜｜東牆後漢書烏桓傳其土地宜穄及｜
｜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同本異穗異本同秀宋書符瑞志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盛則二苗
共秀於周德三苗共穗於商德｜｜｜｜於夏德｜｜｜穎穟秋秀宋書符瑞志謂降嘉種呈祥初構甘露春
疑｜｜｜於今匪烈斷歲仍富縈隰陰序宋書符瑞志治人參天通動風柃歲末假載高廩已積庤禾穜穋甘

露流後擢秀辰畦揚穎角浮灕穗合蘂｜｜｜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宋書謝靈運傳阡陌縱橫塍埒
交經導渠引流脈散溝井蔚蔚豐秋苾苾香秔｜｜｜兼有陵陸麻麥粟菽候時覘節遞藝遞孰二頃五
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宋書陶潛傳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
｜｜｜｜一莖二十三穗宋書符瑞志永明二年八月梁郡睢陽縣界野田中穫嘉禾｜｜｜
元苗紅粒梁書元帝紀化俗移風常在所急勸耕且戰彌須自許豈直燕垂寒谷積黍自溫寧可陵此｜｜坐
碌｜桃花米南史任昉傳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惟有｜｜｜二十石無以為斂秋穀懸黃魏書
古弼傳車駕畋於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世祖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
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謂

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卜可謂社稷之臣九期禾隋書音樂志羅雅曲五味九變乘六禾合芳甘旨庶且多三危之露
｜｜｜圓案方丈綴星羅畢舉斯集同山河積石化為瑞麥舊唐書明皇紀武威郡上言番禾縣天寶山有
醴泉湧出｜｜｜｜｜遠近貧乏者取以給食改番禾為天寶縣嘉禾麟食舊唐書憲宗紀東川觀察使潘孟陽
奏龍州武安縣｜｜生有｜｜之麟之來食麃環之光彩不可正視使畫工圖之以獻穭稻唐書明皇紀揚州｜｜生
烏節唐書地理志揚州廣陵郡土貢黃稑米｜｜米琅邪稻唐書李百藥傳隋內史令德林子也七歲能屬
文父友陸乂等共讀徐陵文有刈｜｜｜之｜之語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郡子籍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號奇童聖
米唐書杜悰傳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從西川徙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稍稍民不能得舉家還本自給呼為｜｜敕陂澤
發菰葭皆盈溢更表以為祥供大人米唐書西域傳摩揭陀土沃宜稼穡有異稻巨粒號｜｜｜｜連理

麥宋史哲宗紀安州臨江軍產芝及｜｜｜占城稻宋史食貨志大中祥符四年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
遣使就福建取｜｜｜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擇民田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後又種於玉宸
殿帝與近臣同觀畢刈又遣內侍持于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京糯元史順帝紀命
大司農司屯種雄霸二州以給京師號｜｜華新元史禮樂志我黍既｜｜其稷宜｜｜木禾山海經海內崑崙之
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
按賈思勰齊民要術郭璞曰木禾穀類也膜稷穆天子傳甲戌巨蒐之人奴觴天子於焚留之山乃獻馬三百牛羊五千
秋麥千車｜｜三十車養性陸賈新語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禾
實粟缺董仲舒春秋繁露｜於野而｜｜於倉天以賜人董仲舒春秋繁露五穀食物之性也｜之所｜

爲｜也**尊實**董仲舒春秋繁露宗廟之祭夏上｜｜尊實麥也夏之所初受也**杌實**董仲舒春秋繁露宗廟之祭秋上｜｜杌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董仲舒春秋繁露宗廟之祭冬上｜｜敦實稻也冬之所畢實也**芳花當齒**焦氏易林下田種黍｜｜｜｜雨淋集紛榮滿壟按淋一作林大**三月種**崔寔四民月令｜｜｜可杭稻**甘而多腴**王充論衡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鶉重**張華博物志｜食粟則｜｜不能飛**九穗禾**王嘉拾遺記炎帝時有丹雀銜｜｜｜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盈車嘉穗**王嘉拾遺記燕昭王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穟穟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葉一歲百穫一莖滿車故曰｜｜｜｜**浹日翻形**王嘉拾遺記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宜種百穀有｜｜之稻種之十旬而熟有｜｜稻言食者死而更生有明清稻食者延年也清腸稻食一粒歷年不飢**一粒歷年不饑**見上**搖枝**

粟王嘉拾遺記背明國有｜｜｜其枝長而弱無風自搖食之益髓有鳳冠粟似鳳鳥之冠食者多力有遊龍粟葉屈曲似遊龍瓊膏粟白如銀食此二粟令人骨輕**繞明豆挾劍豆**王嘉拾遺記背明國有｜｜｜其莖弱自相縈繞有｜｜｜其莢形似人挾劍橫斜而生有傾離豆言其豆見日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延精輕心**王嘉拾遺記背明國有｜｜麥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府有｜｜麥食者體輕有醇和麥為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袒有含露麥穟中有露味甘如飴**紫沉雲冰**王嘉拾遺記背明國有｜｜麻其實不浮有｜｜麻實冷而有光宜為油澤有通明麻食者夜行不持燭是苣藤也食之延壽後天而老**不周粟**王嘉拾遺記員嶠山多大鵲高一丈銜｜｜之｜粟穗高二丈粒皎如玉鵲銜粟飛於中國故世俗間往往有之其粟食之歷月不饑**菊灰止蠹**宗懍荊楚歲時記夏至日取｜為｜以止小麥蠹**虎沙**崔豹古今注虎豆一名｜｜似狸豆而大實如小兒拳亦可食**狸沙**崔豹古今

注狸豆一名｜｜一名獵沙其似葛而實大如李核可啗食**早熟及麥**郭義恭廣志秫有赤有白有胡秫｜｜｜**蓋下白**郭義恭廣志稻有｜｜｜正月種五月穫穫其莖根復生九月復熟**烏杭黑穬青函白夏**郭義恭廣志稻有｜｜｜｜｜｜｜｜之名**蟬鳴稻**郭義恭廣志有｜｜｜七月熟**蹄鑽**郭義恭廣志｜｜粱粒如蠖子貌文帝以為粥**禾生於寅壯於丁午**賈思勰齊民要術｜｜｜｜｜｜｜長於丙老於戊死於申惡於壬癸忌於乙丑**九穀忌日**賈思勰齊民要術氾勝之書曰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申卯凡｜｜有｜｜種之不避其忌則多傷敗**提露**賈思勰齊民要術｜黍心初生｜天｜令兩人對持長索搜去其露日出乃止**黍生於巳壯於酉**賈思勰齊民要術｜｜｜｜｜｜｜長於戊老於亥死於丑惡於丙午忌於丑寅卯稌忌於木衝**戴甲**賈思勰齊民要術種大豆夏至後｜十日尚可種｜｜而

生不用深耕**憎日**賈思勰齊民要術豆花｜見｜見日則黃爛而根焦也**豆生於申壯於子**賈思勰齊民要術｜｜｜｜｜｜｜長於壬老於丑死於寅惡於甲乙忌於卯午丙丁**麥生於亥壯於卯**賈思勰齊民要術｜｜｜｜｜｜｜長於辰老於巳死於午惡於戌忌於子丑**地麥**賈思勰齊民要術種瞿麥法以伏為時注一名｜｜**扶疎生**賈思勰齊民要術感禾實似大麥**左折右炊**賈思勰齊民要術揚禾似瞿麥細｜｜｜｜停則芽生**大禾**賈思勰齊民要術｜｜高丈餘子如小豆出粟特國**牡麻**賈思勰齊民要術夏至先後各五日可種｜｜｜｜有花無實注**斑黑**賈思勰齊民要術種麻子止取實者種｜｜麻子注｜｜者饒實**無變暄萋**酈道元水經注丹水又東南歷西巖下巖下有大泉湧發洪源巨輪淵深不測蘋藻冬芹競川含綠雖嚴辰肅月｜｜｜**洋川米**酈道元水經注洋川者漢戚夫人之所生處也高祖得而寵之夫人思慕本鄉追求｜｜｜帝為驛

致長安鄉復其**交麻**杜寶大業拾遺記大業四年改胡麻曰――**覆雉**韓鄂歲華紀麗鷹化爲鳩而
鄉吏名曰縣
及候麥――**重思**段成式酉陽雜俎鄴都稱名――其米如石榴
―以富時子粒稍大味如菱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暮
翠矣垂思雲氣**黃兒米**馮贄雲仙雜記杜甫在蜀日以七金買
交被嘉穀應時――半籃細子魚一串籠桶杉市油
巾皆蜀人奉**飯香齒碎之**馮贄雲仙雜記吳興米炊**靈光豆**杜陽雜編
養之粗者――白馬豆食之――大小類中國之綠豆其色殷紅
雜編大曆中日林國獻――而光芒長數尺本國人亦呼爲詰多珠和石上菖蒲葉煮之則
大如鵝卵其中純紫稱之可重一觔上**光芒數尺**上見
啗一丸香美無比而數日不復言飢渴――上**詰多珠**上見
碧麥紫米蘇鶚杜陽雜編――大於中華之麥粒表裏皆碧香
氣如粳米食之體輕久則可以御風――有類苣藤
炊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人髭髮**盆蔬**賈休復茅亭客話蜀人
縝黑顏色不老久則後天不死每巾元節刻生五穀供

謂之――盤以供佛初至時介意禁解謂**佛豆**宋祁益部方物
嘗有雷護之既中元節後即棄之糞壤略記豐粒茂苗
豆列一類秋種春斂**六稜**沈括夢溪筆談胡麻直是今油麻其
農不常――右――有――有八稜者中國之麻今謂
之大麻是也有實爲苴麻無實爲枲又曰牡麻張騫始自大**八**
宛得油麻之種亦謂之麻故以胡麻別之謂漢麻爲大麻也
稜莊綽雞肋編胡麻俗呼芝麻言其性有――謂兩時薄收
拗大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子向上炒焦壓榨才得生油膏車
則滑鑽鍼乃澁**備四時氣具五方色**朱弁曲洧舊聞麥秋種夏
也拗於殺切――之――蕎麥葉青
花白莖赤子黑根**紅蓮稻**龔明之中吳紀聞――早――從古有
黃亦―――之―之陸龜蒙詩云遊爲曉風吟白菊近
炊香稻**能賤金玉**胡銓耕耡稿日無食則饑司命之本三代
識紅蓮處農而發爲道之原其和足召陰陽之和其
貴――**坤黃貴白**胡琦耕耡稿朧西郡開國侯來於外叫―
之貴――內含――載行於野懷大夫君子之心

斯饗我農成先**視時登損**胡琦耕耡稿持常平使者之穡――
公風化之業――佐地官司徒之職待國賜頒
金釵姚寬西溪叢語王琪君玉金陵飲酒詩云蜀江雪浪**青箱**
來天際一派泉春寶釵碎蓋謂水碓春――糯也
嘉種王明清揮麈餘話祖帝尊以東未動天步而降軒三推告
畢嘗嚴以班遂播――之――以成爲歲之豐年趙氏李
元叔上庸**稻爲貴**稗史柳軒雜識五穀以――古人各以
沐越語其類配之如以殺雜配爲黍謂野人之食也
以啜菽配飲水謂貧者之孝也以蔬食配菜羹謂貶降之食也
惟食稻則對衣錦又祭祀以稻爲嘉蔬公享大夫則以爲吉饎
是古徙以**西天菉豆**釋文瑩湘山野錄眞宗深念稼穡聞占城
稻爲貴也稻耐旱――――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
珍貨求其種占城得種二十石至今在處播之西天中印土得
菉豆種二石不知今之菉豆是否始種於後苑秋成日宜近臣
嘗之仍賜占稻及
西天菉豆御詩

蔬菜

葷菜管子六畜育於家瓜瓠――百果備具國之富也**生蓏**管子春採――秋采**老韭爲**
菹也――之――也列子朽瓜之爲魚也**以澤量**荀子葷菜百**漢上石耳**呂氏春秋――江浦之橘
雲夢之柚**赤木元木之葉**呂氏春秋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焉餘瞀之南南極之崖
有菜其名曰嘉**嘉樹**上見**崑崙蘋壽木華**呂氏春秋菜之美者――之――陽
樹其色若碧
華芸雲夢芹呂氏春秋――之――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具區菁浸淵草**上見
土英上見**苦菜死薺生**呂氏春秋日至――而――**蕪菁**揚雄方言蘴蕘蕪菁也陳
楚之郊謂之――魯齊之郊謂之――關之東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其小者
謂之辛芥或謂之幽芥其紫華者謂之蘆菔東魯謂之菈遝

鹵芥見上 蒓蓮見上 園葵史記公儀休傳食茹而美拔其｜｜而棄之 菜茹有畦漢書食貨志還廬桑樹｜｜｜｜瓜 冬生漢書召信臣傳大官園種｜｜葱韭瓠果蓏殖於疆埸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然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為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供奉養 種無害助人食後漢書桓帝紀詔司隷校尉部刺史曰蝗災為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國｜｜｜以｜｜ 鬼目菜吳志三嗣主傳有｜｜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葉廣四寸厚三分 春初早韭秋末晚菘齊書周顒傳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

｜｜｜ 食菜不食心梁書江泌傳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以其有生意也 白莧

紫茄南史蔡樽傳初樽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權約生子酧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樽妻吳贖婢母

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樽判還本主吳能為巫出入樽內以金釧賂樽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撾登聞鼓訟之為有司劾時樽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為恥曰不言錢及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以為常餌 氣味終不改舊唐書高力士傳為李輔國所構配流黔中道力士至巫州地多薺而不食因感傷而咏之曰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夷夏雖不同｜｜｜｜｜｜ 皃次宋史趙立傳承楚間有樊梁新開白馬參湖賊張敵萬猶冗其間立絕不與通故楚糧道愈梗始受圍菽麥野生澤有｜｜可采後皆盡至於榆皮食之 卵蒜夏小正納｜｜傳｜｜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

薺以冬美芥以夏成董仲舒春秋繁露｜｜｜｜而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之為言濟與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芥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 甘味 苦味見上 冬葵溫韭浚茈蓼蘇桓寬鹽鐵論熟饌縕胃捡抵磨鷇鮑面瓜狗觿脯片川鮮羔挑幾胎扁

皮黃口春鮮秋鯔｜｜｜豐薷耳菜毛果蟲貉｜｜｜ 龍爪薤郭憲洞冥記烏哀國有｜｜｜長九尺色如玉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為丸服一粒千歲不饑故語曰 薤和膏身生毛見上 掌中芥郭憲洞冥記有｜｜｜葉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不經掌中吹者則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躡地亦名躡空草 躡空草見上 瞑菜嵇含南方草木狀綽菜夏生於池沼間葉類茨菰根如藕條南海人食之云令人思睡呼為｜｜按段公路北戶錄睡菜五六月生田塘中葉類茨菰根如藕條土人採根為鹽菹與此同 種子水中嵇含南方草木狀蕹葉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人編葦為筏作小孔浮於水上｜｜於｜｜則如萍根浮水面及長莖葉皆出於葦筏孔中隨水上下南方之奇蔬也冶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苗當時萎死傳魏武能噉冶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 芸薇王嘉拾遺記成帝四年立芳蔬園於金墉城冬多種異菜有菜名｜｜類有三種其

色紫為上蔬其味辛色黃為中蔬其味甘｜色青為下蔬其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膳 三轉乃佳賈思勰齊民要術蘿宜白輭良地｜｜｜｜ 三翦再翦賈思勰齊民要術種葱四月始鋤鋤遍乃翦翦與地平翦欲旦起避熱時良地｜｜｜淌地｜｜八月止種非翦如葱法一歲之中不過五翦 內作賈思勰齊民要術種韭法以升盞合地為處布子於圍內法｜｜｜不向外撥圍種令科成 椒目賈思勰齊民要術種椒熟時收取黑子四月初畦種之法黑子一名｜不用人手數近促則不生也 雉尾蓴賈思勰齊民要術食膾魚蓴羹芼羹之菜蓴為第一四月蓴生莖而未葉名作｜｜｜第一作肥美葉舒長足名曰絲蓴五月六月用絲蓴八七月盡九月十月內不中食蓴有蝸蟲著故也十月水凍蟲死蓴還可食 形似珊瑚賈思勰齊民要術從十月盡三月皆食環蓴環蓴者根上頭絲蓴下莖絲蓴既死上有根莖｜｜｜｜一寸許肥滑處任用深取即苦澀 鹿角賈思勰齊民要術南越志曰候菜色赤生石上南越謂之｜｜ 冬風

賈思勰齊民要術廣州記云——菜陸生宜配肉作羹也 **旁勃** 賈思勰齊民要術神仙服食經曰七禽方十一月采————白蒿也白兒食之壽八百年 **風吹別分** 酈道元水經注溳水又東逕假山縣東十許里至平樂村從平樂順流五六里山甚高峻上合下空中有石林甚整頓旁生野花人往乞者神許則——————隨假而樹不得過越 **十八種**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陳留侯李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富傾天下而性多偷恡惡衣粗食常無肉味止有韭茹韭菹崇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一十八聞者大笑 **合歡** 唐[illegible]盧氏雜記齊冏有菜兩葉相對黃開夜合名——菜 **稼茄子** 段成式酉陽雜俎茄子熟者食之厚腸胃動氣發疾根能治竈瘃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俗謂之————僧人多炙之甚美有新羅種者色稍白形如雞卵西明寺僧造元院中有其種 **諸葛菜**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公曰諸葛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絢曰莫不是取其纔出甲者生啗一也葉舒

可煮食二也久居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劚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溥乎曰信矣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為————江陵亦然 **猿啼一聲遽生為蕨** 馮贄雲仙雜記——之地蕨乃多有每———————— **筍奴菌妾** 陶穀清異錄江右多菘菜粥筍者惡之罵曰心子菜蓋————也 **貴芋** 宋祁益部方物略記芋種不一————則貴民儲於田可用終歲 **張知縣菜** 沈括補筆談忠定張尚書曾令鄂州崇陽縣崇陽多曠土民不務耕唯以植茶為業忠定令民伐去茶園誘之使種桑麻自此茶園漸少而桑特盛於鄂岳之間至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於茶租獨崇陽無茶租民監他邑思公之惠立廟以報之民有入市買菜者公召論之曰邑居之民無他種植且有他業買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種而費錢買菜笞而遣之自後人皆置圃至今謂蘆菔為———— **落蘇** 陸游老學庵筆記茄子一名————今吳人正謂之———— **跛驢還丹** 張端義貴耳集浮[illegible]作楊花之義子紅莧

為————之———— **苦玉束** 周密齊東野語世傳涪翁喜苦筍嘗從斌老乞苦筍詩云南園苦筍味勝肉籜龍稱冤莫采錄煩君更致————明日風雨以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筍歸明日青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云吾固不愛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嘗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放翁又從而和之云我見魏徵殊嫵媚約束兒童勿多取於是世以諫筍目之 **諫筍** 見上 **十分甜** 周密齊東野語南康簡寂觀有甜苦筍周益公詩云蔬食山間茶亦甘況逢苦筍————若看甜筍留僧味端為森森正且嚴 **紫花菘** 周密癸辛雜識今成都麵店中呼蘿蔔為菜子曰市井諸然亦有謂按爾雅曰葵蘆服也郭璞以蘆為痕俗呼蘿蔔氣北人或作萊蔔釋曰————也一名葵益其性能消食解麵毒 **龍孫** [illegible]寧竹譜呼筍為———— **冰壺先生** 釋文瑩玉壺清話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遺子食經羹黎含糗之說上因問食品何物最珍對曰食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虀汁為美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痛

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盎連啜數根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胎殆恐不及屢欲作————傳記其事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玉版和尚** 釋惠洪冷齋夜話東坡嘗要劉器之同參————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廉泉寺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此筍何名東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乃悟其戲為大笑 **稚子** 釋惠洪冷齋夜話老杜詩曰竹根——無人見沙上鳧雛並母眠世或不解稚子無人見何等語唐人食筍詩曰稚子脫錦繃騎猶干杏滑則稚子為筍明矣

果部

[illegible] 管子其種————[illegible]朱跗黃實 **則婁** 管子冰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贖蟄蟲———— **絕芋** 管子五政曰無殺麑夭毋蹇華———— **淮南橘淮北枳** 晏子嬰聞之橘生————則為————生於————則為————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

然者何木土與也 **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晏子〕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今者萬乘無教令臣固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珠玕華實**〔列子〕｜｜之樹皆叢生｜｜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 **碧樹冬生實丹吹酸**〔列子〕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而｜｜而｜｜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 **五石瓠**〔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子有｜｜之｜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中河失船一壺千金**〔鶡冠子〕不提生於弗器賤生於無所用

果蓏有六而桃為下〔韓非子〕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啖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數以盆鼓**〔荀子〕然後瓜桃棗李一本｜｜｜｜ **沙棠實**〔呂氏春秋〕羲州之原果之善者｜｜｜之｜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 **羣帝所食**〔見上〕 **甘櫨**〔見上〕 **江浦橘雲夢柚**〔見上〕 **雁頭**〔揚子〕䓈芡雞頭也北燕謂之䓈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芡南楚江湘之間謂之雞頭或謂之｜｜或謂之烏頭 **光明洞徹**〔抱朴子〕崑崙有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為｜｜｜｜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 **共濟**〔國語〕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注〕佩匏可以度水也 **大如瓜**〔史記封禪書〕安期生食巨棗｜｜｜ **東陵瓜**〔史記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

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世俗謂之｜｜｜從名平以為名也 **取獻宗廟**〔史記叔孫通傳〕孝惠帝曾春出遊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上乃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樝棃**〔史記司馬相如傳〕隱夫鬱棣｜｜｜荔支〔注〕徐廣曰｜｜似李 **蹲鴟**〔史記貨殖傳〕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至死不飢〔注〕徐廣曰古蹲字作踆駰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溉一曰大芋 **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漢書地理志〕敦煌注師古曰郎春秋左氏傳所云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者也其地今猶出大瓜長者｜｜｜｜ **遠國珍羞**〔後漢書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注〕廣州記曰荔支樹高五六丈大如桂樹實如雞子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醋者至日禺中翕然俱赤則可食 **似安石榴**〔見上〕 **至日禺中翕然俱赤**〔見上〕 **龍邱巖桃**〔後漢書郡國志〕東陽記曰龍邱山有九石特秀林表色丹白遠望盡如蓮花｜｜長隱居於此因以為名其峯際復有巖穴外如窗牖中有石牀｜前有｜｜樹其實甚甘非山中自有莫知誰植 **馬韓大栗如梨**〔後漢書東夷傳〕｜｜出｜｜｜｜ **啖好李而去**〔晉書王濟傳〕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 **畢伐樹**〔見上〕 **桑椹甜甘**〔晉書張天錫傳〕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 **食尾至本漸入佳境**〔晉書顧愷之傳〕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 **嘉瓜**〔宋書符瑞志〕晉武帝太康三年六月｜｜異體同蔕生河南洛陽輔國大將軍王濬園 **嘉瓠**〔宋書符瑞志〕晉武帝太康元年十二月戊子｜｜生寧州寧州刺史費統以聞 **早青瓜**〔齊書到撝傳〕宋世上數遊會撝家同從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

得|||與上對剖食之上懷其 明藕移玉青蓮代金 齊書張
舊德意盼良厚至是一歲三遷 融傳顏
藻搖映荷芙提陰狀容曼詠秀遠華深||| 梁
||||晒芬芳於遙渚沉灼爍於長洲 三十子共梃 昔
元帝紀太寶元年正月辛亥朔左衛 梁書沈約傳約嘗
將軍王僧辯獲橘|||以獻 經寸半 侍讌值豫川獻栗
||帝奇之問曰栗事多 南史王僧孺傳有饋其父|
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 冬李 |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
大人未見 扇瓜合濟 魏書太武帝紀所在甘露流液降於殿內
不容先嘗 ||| 生於中山野木連理植於魏郡
房中多子 北齊書魏收傳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
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
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王新婚妃母 千年棗
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勅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匹
隋書波斯傳土多良馬大驢獅子白象大鳥卵眞珠頗黎獸魄
珊瑚瑠璃瑪瑙水精瑟瑟呼洛羯呂騰火齊金剛金銀瑜石銅

鑌鐵錫錦疊細布氍毹毾㲪護那越諾布檀金縷織成赤麖皮
朱沙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胡椒畢撥石蜜千年棗|
|附子訶黎勒 舊唐書中宗紀甲子夏四月丁亥
無食子鹽綠雌黃 馬上口摘 上遊櫻桃園引中書門下五品已
上諸司長官學士等入芳林園嘗 山南枇杷江南柑橘 舊唐書
櫻桃便令||||||置酒爲樂 德宗紀
詔||||||||歲 舊唐書職官志凡近湯之
一貢以供宗廟餘貢皆停 近湯先熟 地潤澤所及瓜果之屬先
時而熟者必苞匭 新茁 舊唐書穆宗貞獻皇后蕭氏傳太和中
而進之以薦陵廟 太皇太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居義安
殿皇太后居大內時號三宮太后上五日癸拜四節獻賀皆由
複道幸南內朝臣命婦詣宮門起居上尤執禮造次不失有司
嘗獻||櫻桃命獻陵寢宗 舊唐書白居
廟之後|||中使分送三宮十宅 殼如紅繒膜如紫綃 易傳南賓郡
當峽路之深險處也花木多奇居易在郡爲木蓮荔枝圖寄朝
中親友各記其狀曰荔枝生巴峽間形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

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
||瓤肉瑩白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此其實過之若
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 舊唐書康國傳
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金桃銀桃 武德十一年獻
||||詔令 龍骨求鳳棲梨 唐書地理志河中府河東郡
植之於苑囿 士貢龍鬚席| 學
唐書李撫傳撫又古終南山有|||餌之延年狀植葛粉帶
藕 作湯餅賜大臣右驍衛將軍甘守成能餌藥石曰常春者千
歲藕也早藕杜蒙也方家 合歡瓜 遼史太祖紀二年秋八
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 月王子幽州進||| 青蔓
離披 元史王薦傳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
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沭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思母
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有 食之宜子 宛周書庾民
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 以榛孜者其
實如李 蘇蛟細齒郭憲洞冥記道||||出岣嶁山山臨
山崕細諸碧海上萬年一實如今之軟棗咋之有膏

塗山紫梨 郭憲洞冥記塗山之背梨大如升或
云十紫色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 紫輕梨 上見 琳國
碧李 郭憲洞冥記琳國去長安九千里生玉葉李色如碧
玉數|年一熟味酸苦韓終常餌此李因名韓終李 韓終
李 上見 閣衣柰 郭憲洞冥記有紫柰大如斗甜如蜜核紫花青研
之有汁如漆可染衣其汁著衣不可澣亦名|
龍肝瓜 ||郭憲洞冥記有||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
所謂冰谷素葉之瓜仙人瑕邱仲採藥得此瓜食之
|千歲不渴瓜上恒如霜雪刮嘗如蜜滓 冰谷素葉 上見 翠水菱 郭憲
及帝封泰山從者皆賜冰谷素葉之瓜
洞冥記有元都翠水水中有菱碧色狀如雞飛亦名翔雞菱仙
人見伯子常遊|||之涯采||而食之令骨輕舉身生毛羽也
何嘗滅香 焦氏易林北方多棗橘柚 焦氏易林文山
所聚|||||盈我筐筥 肥腯多脂 蹲鴟||||
班固武帝內傳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
大如鴨卵 仙桃七顆||||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

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
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
乃止 **三千年一生實**上見 **朱火靈瓜** 拾遺記因武帝內傳王母告上元夫人日吾嘗與夫人遊｜丹陵
食｜｜味甚好憶此
未久而已七千歲矣 **蕪種** 吳越春秋西坂中可以居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與王援而食之謂
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之物人
不食也吳王曰何謂｜｜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
旁子復生秋霜 **含消** 一輔黃圖三秦記云御宿園出梨十五枚勝天梨如五勝落地則破其取梨先以
懸之故不食
布囊承之號曰 **青華木實** 嵇含南方草木狀荔枝樹高五六丈餘如桂樹綠葉蓬蓬冬夏榮茂｜｜
｜｜北園梨也
｜｜實大如雞子核黃黑似熟蓮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
榴有甜酢者至日將中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子百斛
一樹下子百斛上見 **壺柑** 嵇含南方草木狀柑乃橘之屬滋味甘美特異者也有黃者有頳者稱者謂之

｜｜交趾人以席囊貯蟻鬻於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連枝葉
蟻在其中并窠而賣蟻赤黃色大於常蟻南方柑樹若無此蟻
則其實皆為群蠹所 **甘美特異**上見 **無蟻則為群蠹傷**上見 **人面子** 嵇含
傷無復一完者矣
南方草木狀｜｜｜樹似含桃結子如桃實無味其核正如人
面故以為名以蜜漬之稍可食以其核可玩於席間餉饌御客
出南 **細李** 周處風土記南都｜｜四月先熟 **萬歲一實** 王嘉拾遺記窮桑者西
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
上千尋葉紅椹紫｜｜ **椹實如棗** 王嘉拾遺記闕河之北有紫
｜｜食之後天而老 成林其｜｜｜羣仙餌焉
韓終採藥四言詩曰闕河之椹 **磅磄山桃** 王嘉拾遺記扶桑東
寶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不老 五萬里有｜｜｜上
有｜樹百圍其花 **冥流素蓮陰岐黑棗** 王嘉拾遺記西王母進
青黑萬歲一實 洞淵紅藕嶗山甜雪｜
｜｜｜｜萬歲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素蓮者一房
百子凌冬而茂黑棗者其樹百尋實長二尺核細而柔百年一

熟
瓜如桂 王嘉拾遺記崑崙山上有九杵第三杵有｜｜｜ **宵降** 王嘉拾遺記後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
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異瓜種瓜名｜｜長三尺而形
屈曲味美如飴父老云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空峒靈
瓜四劫一實西王母遺於此地世代遐絕其實頗在 **四劫一實**上見 **積冰方盛** 王嘉拾遺記恒山獻巨桃
核巨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帝使植於霜林園
園皆植寒果｜之後百果｜｜俗謂之相陵與霜林之聲恢
也 **官梨** 鄭緝之永嘉郡記青田郁入家多種梨樹名曰｜｜子
大一圍五寸恒以供獻名御梨吏司官視士人有未知
味者梨墮落至地即融汁 **狗牙雞心獼猴細腰** 郭義恭廣志有｜｜牛頭羊矢｜｜｜｜之名
貍頭女臂龍蹄羊骹 郭義恭廣志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為美有烏瓜魚瓜｜｜瓜蜜筩瓜｜
｜瓜｜｜瓜｜瓜瓜瓜瓜州大瓜如斛御瓜也有青登瓜大
如三斗魁有桂枝瓜長二尺餘蜀地溫良瓜冬熟有春白瓜細

小小瓣有織正月種三月熟有秋泉 **同心梨** 段龜龍涼州記呂光時燉煌太守宋
瓜秋種十月熟形如羊角色蒼黑
款獻｜之 **紫柰榴紅綠李** 任昉述異記鄉鄉老子祠有｜｜｜一李二色 **一實二蒂**
任昉述異記漢章帝元年上虞 **安陽李** 任昉述異記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
蝶獻瓜｜｜｜及玉色橘
咲一枚數日不食今李核有｜ **七尺棗三尺梨** 任昉述異記北方有｜｜｜之｜
｜｜大而有甘者即其種也
南方有｜｜之 凡人不得 **瓜䉐** 賈思勰齊民要術治｜｜法且起露未解以杖擊瓜蔓散
見或見而食之即為地仙
灰於根下後一兩日復以 **一歲三熟** 賈思勰齊民要術臨海異物志曰楊桃似橄欖其味
土培其根則滋無蟲矣
甜五月十月熟諺曰楊桃無蹙一歲三熟 **壺橘** 賈思勰齊民要術廣州記曰盧橘皮厚氣色大如甘
｜｜｜｜其色青黃核如棗核
酢多九月正白色至二月漸變為青至夏熟味亦不
與冬時士人呼為｜｜其類有七八種不如吳會橘 **雷柚** 賈思勰

民要術裴淵記曰廣州別有柚號曰｜實如升大**內容外勁**賈思勰齊民要術椵柚其｜其｜其柚如覆甌其中如縋繩

餘甘賈思勰齊民要術臨海異物志曰｜｜子大如棧形初入口苦澀後飲水更甘大如梅實核兩頭銳東岳呼餘甘柯欖同一果耳

益智賈思勰齊民要術吳氏本草曰龍眼一名益智｜｜一名比目

比目上見

本母子賈思勰齊民要術收瓜子法常歲歲先取｜｜瓜截去兩頭止取中央子注本母子者瓜生數葉便結子子復早熟用中輩瓜子蔓長二三尺然後結子用後輩子者蔓長足然後結子子亦晚熟種早子熟速而瓜小種晚子熟遲而瓜大去兩頭者近蒂子瓜曲而細近頭子瓜短而喎凡瓜落疏青黑者爲美黃白及斑雖大而惡若種苦瓜子雖爛熟氣香其味猶苦也

中央子上見

不並同安之實酈道元水經注汶水又東逕懸狐城北者彥云城北名烏灣中有地數頃上有栗園栗小殊｜｜｜也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大官長洛如栗州也樹本高茂望若屯雲積氣矣

僊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景陽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山一曰西王母棗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嚴霜乃熟亦出崑崙山亦曰王母桃也

白馬甜榴一實直牛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白馬寺浮圖前柰林葡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葡萄實偉於棗味並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爲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

寄果之首李德裕國史補李直方嘗第果實名如貢士之目者以綠李爲首楞梨爲副櫻桃爲三甘子爲四蒲桃爲五或薦荔枝曰｜｜｜｜又問栗如之何曰取其實事不出八九

無核段公路北戶錄南方果之美者有荔枝梧州火山出者夏初先熟而味少劣其高潘者最佳五六月方熟有｜｜類雞卵大者其膚擘白不減水晶性熱液甘乃奇寶也

變柑段公路北戶錄新州出｜｜有苞大丁升者且皮薄如洞

庭之楠榴之所弗及俗云移植不自畢形味俱變因以爲名

草龍珠帳段成式酉陽雜俎貝邱之南有葡萄谷谷中葡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歸者卽失道世言王母葡萄也天寶中沙門曇霄因遊諸岳至此谷得葡萄食之又見枯蔓堪爲杖大如指五尺餘持還本寺植之遂活長高數仞蔭地幅員十丈仰觀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如墜時人號爲｜｜｜｜

無石子段成式酉陽雜俎｜｜｜出波斯國波斯呼爲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九尺葉似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圓如彈丸初青熟乃黃白蟲食成孔者正熟皮無孔者入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屢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仁如栗黃可噉

瓜惡香段成式酉陽雜俎｜｜｜香中尤忌麝鄭注太和初赴職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盡死一蒂不獲

木威子段成式酉陽雜俎橄欖子種樹東向枝曰｜｜｜南向枝曰橄欖

莫拗折項盧氏雜說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召親朋會食呼左右曰處分廚家爛蒸去毛｜｜｜｜

｜｜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鳧鴨之類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相國餐美諸人強進而罷

龍耳李馮贄雲仙雜記崔奉國家一種李肉厚而無核識者曰天罰乖龍必割其耳耳血墮地故生此李

月精馮贄雲仙雜記陸展郎中見楊梅歎曰此果恐是｜｜然若無蜂兒採香誰勝難知之味即以竹絲籃貯千枚并茶花蜜送衡山道士

當以太原尹相挍汝若不游｜｜｜｜｜｜｜馮贄雲仙雜記楊炎食蒲桃曰

鼠精李馮贄雲仙雜記王仲家堂前有鼠從地出其穴即生李樹花實具好此｜｜｜也

分蒂蘇鶚杜陽雜編洛浪州產｜｜瓜瓜長二尺其色如棋一顆二蒂

桃大如石甕鄭常洽聞記吐谷渾有｜｜｜｜｜

五色林檎鄭常洽聞記永徽中魏郡人王方言拾得此樹以果獻刺史紀王愼王貢於高宗以爲朱柰又名｜｜｜｜或謂之聯珠果上重賜王方言文林郎亦號此果爲文林果俗云頻婆果

聯珠果上見

文林果上見

相思子李濟翁資暇錄豆有

圓而紅其首烏者衆世呼爲｜｜即紅豆之異名也其木斜斫之則有文可爲彈博局及琵琶槽其樹也大株而白枝葉似槐其花與皂莢花無殊其子若穭豆處於甲中通身皆紅李善云其實亦如珊瑚是也

孖子甕 陶穀清異錄果中子繁者惟夏瓜多瓜石榴故嗜果者目瓜爲｜｜｜

獨子青 陶穀清異錄遼東處有瓜若漬灰則以酒代水實成破爲十段每段中止有一子而長數寸食一顆可作十日糧國人珍之名｜｜｜

挹腰綠 陶穀清異錄洛南會昌中瓜圃結五六實長幾尺而極大若類蛾綠其上鐵文酷似蝶形圓中人連蔓移土檻貢上命之曰御蟬香｜｜｜

尉佗方物 蔡襄荔枝譜荔閩粵南粵巴蜀有之廣初南粵王｜｜以之備｜｜｜｜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荅遝離枝蓋夸台之紐有是也

命工寫生 蔡襄荔枝譜予家莆陽再臨泉福二郡十年往還道出鄉國每得其尤者｜｜｜｜

膜如桃花紅核如丁香母 蔡襄荔枝譜陳紫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瓤厚而瑩｜｜｜｜｜剝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

桃核半枚容米三四斗 張邦基墨莊漫錄王黼將明盛時搜求四方瓌奇之物以充玩好有人以｜｜｜來獻中｜｜｜｜｜｜其間題詠之字滿矣李之儀端叔題云觀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十丈蓮信有之矣今不知存否也予嘗觀洛陽記云吐谷渾桃大如石甕豈非此桃也耶

義塘瓜 張邦基墨莊漫錄義邑｜｜邨出一種瓜大者如拳破之色如瓤味甘如蜜餘瓜莫及頃歲貢之以其子蒔他處即變而稍大味亦減矣

桃奴 趙德麟侯鯖錄桃實經冬不落者謂之｜｜

語兒梨 趙德麟侯鯖錄｜｜｜果實之珍因其地名耳

洞庭人以爲業 葉夢得避暑錄話與中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最盛他處好事者園圃僅有之不若｜｜｜｜｜也

木竹子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皮色形狀全似大枇杷肉甘味秋冬間實

羅望子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殼長數寸如肥皂又如刀豆色正丹內

有二三實猥食甘美

紅鹽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劉郎｜｜草果之珍名實始結即頻取｜｜乾之繞如小舌

五稜子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形甚詭異瓣五出如田家碌碡狀味酸久嚼微甘閩中謂之羊桃

波羅蜜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大如冬瓜外膚礧砢如佛髻削其皮食之味極甘子瓤悉如冬瓜生大木上秋熟

槌子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大如升碗啼視之數十房攢聚成毬每房有縫冬生青至夏紅破其瓣食之微甘

火炭子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如烏李

山韶子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色紅肉如荔枝

部蹄子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色紫大如石榴

特乃子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狀似枇杷而圓長端正

秋風子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色狀似楝子｜｜｜

鳳棲梨 程大昌演繁露陝州有梨樹貞觀中有鳳止其上結實香脆其色亦黃號｜｜梨

亮功紅 陸游老學庵筆記余家蔡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實絕大而美名｜｜｜亮功者蔡家御書閣名

也

監州見樹 陸游老學庵筆記許昌亦嘗以成都幔府來攝郡未久罷去故其荔枝詩曰歲杪｜｜曾｜｜時新入座但聞名最恨不及時也

崖蜜 王楙野客叢書東坡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十分甜吟齋夜話謂事見鬼谷子｜｜櫻桃也漫叟漁隱諸公引本草石崖間遂疑爲證僕謂坡詩爲橄欖而作就以櫻桃對言

側生 王楙野客叢書杜詩｜｜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與玉壺雲壑布衣台背老勞生重爲翠羽須歐本作勞人害馬或者又引西漢書馬出處以證二｜字所自

丹宮玉壺 上見

比伯夷 史繩祖學齋佔嗶朱文公謂受命不遷謂橘踰淮爲枳也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不可移徙也末乃言橘之高潔可｜｜｜宜立以爲像而效法之

榲桲 張世南遊宦紀聞唐鄧間多大柹初生澀堅實如石凡百十柹以一榠樝置其中則紅爛如泥而可食｜｜亦可代榠樝用此歐公歸田錄所載但江南人不識｜｜世南侍親官蜀至梁益間方識之大者如梨味甜而香用刀切則味損而黑凡食時先以巾拭去毛以巾包於柱上擊

碎其味甚佳蜀人以||切去頂刳去心納沉香檀香末并麝
少許覆所切之頂線縛蒸爛取去候冷研如泥入腦子少許和
勻作小餅燒之香味不減龍涎〔張世南遊宦紀聞〕
黃濟
||大如小橘色褐味微酸而甜本草載於橘柚條謂橘中別有
名||者長樂志曰王壇子舊記又云相傳生於王霸壇側
王壇子
上見
諫果〔周密齊東野語〕涪翁在戎州日過蔡次律家小軒外植餘甘子乞名於翁因名之曰味諫軒其
後王宣子以橄欖送翁翁賦云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
橄欖來想見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
方回然則二物亦可名之爲||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終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一

動植部七

草木上

十年之計〔管子〕||莫如樹木
澤根〔管子〕||之毋伐
蹇華〔管子〕五政曰無殺麑夭毋||絶芋
一茅三脊〔管子〕江淮之間||所以爲藉也
甘苦之草〔管子〕陰陽之分定則||生焉從其宜則酸鹹和焉
樹竿〔管子〕毋夭英毋||注英謂草木之初生也竿箭之初生也
蚖菕杜松〔管子〕其木宜||與||其草宜楚棘
萯䓤　上見
欀桑〔管子〕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注櫄木名欀桑又曰柔桑也
蕃蕿〔管子〕其草宜||其木宜杞
苹蓨〔管子〕其草宜||其木宜白棠
如茅走〔管子〕其草||與||其木乃樠迷如茅走皆以名
魚腸〔管子〕其草||與蕕其木乃柳
品榆〔管子〕山之側其草蕾||與蔞其木乃||
十二衰〔管子〕凡彼草物有||各有所歸注衰草上下相重次也
五臭所校〔管子〕五粟之土其地其桀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
宥客〔管子〕種木||榆杬椰棟||
墾藥安生〔管子〕||藟與桔梗||小辛大蒙
蕘白昌〔管子〕其山之旁有||彼||及彼||
惡目〔管子〕其種櫑葛茈黃秀||其葉
大部鄰細部鄰〔管子〕其種||草葉如扶櫪||||若苑
大蓄細蓄〔管子〕其種||白莖青秀
求道〔管子〕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隫在衍在邱以蔓在山皆宜竹箭||猶植注||亦竹類也
黑鵝馬
夫稍〔管子〕其種||陵
柴棬室奉〔管子〕五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把以上者爲||||三園以上者爲棺槨之奉柴棬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不受令於天〔管子〕敎||樹木之勝霜

靈山髮晏子夫｜｜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愛槐晏子景公有所｜｜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
者刑傷之者死秋蓬孤根晏子譬之猶｜｜也｜其｜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湛蘭晏子今夫蘭本
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蔭塗人子華子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
矣可以大斲子華子豫章楩柟之｜｜｜者必在大山岑谷厓巔峿之間扶踈剔之剞劂之剝制之苟不中
於程度則有虎狼蛟蜃虺蜴之變雷霆風雨霧壓之虞草本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
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之｜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
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堂密美樅尸子松柏之鼠不知｜｜之有｜｜菌芝列子朽壤之上有｜｜者生於
朝死於晦冥靈列子荊之南有｜｜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注木名也生江南以葉生為春葉落為秋大椿

列子上古有｜｜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鄧林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
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彌廣數千里焉不知晦朔莊子
朝菌｜｜｜時為帝莊子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癰也豕零也是｜｜｜者也雞癰豕零見上不
夭斤斧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
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
乎寢臥其下｜｜｜｜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散木莊子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
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

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液樠見上不材故壽見上文
木莊子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冬夏青青莊子受命於地唯松
柏獨也在｜｜｜｜怒生莊子春雨日時草木｜｜銚鎒於是乎始脩苓葉遇霜鶡冠子其得道以生乎今
不亡名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乎今不可存者｜｜｜｜朝露遭日是也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甚名聞勝大山是也其
得道以危至今不安名者繁增霧棠木降風是也棠木降風見上不勝春風韓非子數披其木不妨使枝
大本小枝大本小將｜｜｜｜｜｜｜｜枝將害心曼根直根韓非子樹木有｜｜有｜｜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
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橫樹倒樹韓非子夫楊｜｜之即生｜｜之即

生｜｜之又生射干荀子西方有木焉名曰｜｜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
然也注木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翣烏翣見上枝葉必類本荀子辟之若艸木｜｜｜｜｜非以無
人而不芳荀子芷蘭生於深林｜｜｜｜｜｜｜繇動呂氏春秋天地和同草木｜｜靡草呂氏春秋
孟夏之月聚蓄百藥｜｜死黃落呂氏春秋是月也草木｜｜乃伐薪為炭兎絲根不屬呂氏春秋人或
謂｜｜無根兎絲非無根其｜｜｜也茯苓是獨食殺人合食益壽呂氏春秋夫草有莘有藟｜｜之則
｜｜｜而｜之則｜｜三葉呂氏春秋孟夏之昔殺｜｜而穫大麥狶首呂氏春秋｜｜生而麥無葉而從事
於蓄藏注｜｜草名倒生淮南子秋風下霜｜｜挫傷注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挫傷者彫落也膏夏淮南子巫
山之上順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注｜｜大木其理密白如膏浸潭苽蔣淮南子雪霜滾灖｜｜｜｜

地膚屬骨甘草生肉 淮南子今夫｜｜毛｜｜而｜｜上｜｜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

良醫橐藏 淮南子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然而｜｜｜而｜之有所用也注雞毒烏頭也

雞毒 見上

男子樹蘭不芳 淮南子｜｜｜｜美而｜｜

去蚤虱來蛉窮 淮南子昌陽｜｜｜而｜｜｜

蔐苕 淮南子｜｜類絮而不可爲絮注即所謂蘆花絮也

蛇牀似蘼蕪 淮南子｜｜｜｜｜而不能芳

巴菽鼠食之肥 淮南子魚食｜｜而死｜｜｜｜而｜

美人懷服 淮南子申椒杜茝｜｜之所｜｜也及漸之於滫則不能保其芳注椒茝皆香草滫臭汁

一日遇七十毒 淮南子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磽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而｜｜｜｜｜

七年後知 淮南子楩柟豫章之生也｜｜｜而後知

窮谷之汙生以青苔 淮南子水之性淖以清｜｜｜｜｜｜｜

止下漸上 楊子或問木漸曰｜於｜而｜於｜者其木也哉

鉤曲戾細 抱朴子比之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抽條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植林於冷崖者雖｜｜｜｜而速朽而儲見用也

丹翠芬馥 抱朴子遊果林之｜｜｜｜戲憩閑之｜｜

狀似昇龍相負 抱朴子龍僊芝｜｜｜｜｜｜之｜也以葉爲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枝則得千歲矣

狀似樓殿 抱朴子五德芝｜｜｜｜｜｜莖方其葉五色各具而不雜上如僂蓋中有甘露紫氣起數尺矣

九曲 抱朴子朱草芝｜｜曲有三葉葉有三實

折之枝葉如金石之音 抱朴子參成芝赤色有光｜｜｜｜｜｜｜折而續之即復如故

皮如纓蛇實如鸞鳥 抱朴子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其｜｜｜｜

無風自動 抱朴子草芝有獨搖芝｜｜｜｜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雞子十二枚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末服之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枚百歲可以分他人也懷其大根即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

大雪而花季冬而實 抱朴子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

特生如牛角 抱朴子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坂上狀似葱｜｜｜｜｜長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七日二至百日則得千歲矣

木如昇龍花葉如丹羅實如翠鳥 抱朴子樊桃芝其｜｜｜｜其｜｜｜｜｜其｜｜｜｜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之上以立夏之候伺之得而末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

帶之辟兵 抱朴子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燃｜｜｜｜以帶雞而雜以他雞十二頭其籠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

一寸九節 抱朴子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冬袒不寒又菖蒲須得生石上｜｜｜｜｜已上紫花者尤善也

千歲之栢根如坐人 抱朴子｜｜｜｜木其下｜｜｜｜｜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水爲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可以治病

搖木 國語｜｜不生危松柏不生埤

松柏之地其土不肥 國語高山峻原不生草木｜｜｜｜｜｜｜｜

實繁枝披 戰國策臣聞之木｜｜者必｜枝之披者傷其心

朝生 戰國策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注木槿也

郄車而載 戰國策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耳

幽莠似禾 戰國策｜｜｜｜之幼也

五大夫 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

秭鳺先滜百草奮興 史記曆書冰泮發蟄｜｜｜｜｜｜｜｜

芝九莖 史記封禪書乃下詔甘泉房中生｜｜｜

淇園竹史記河渠書下｜｜之｜以爲楗　猼狙史記司馬相如傳諸蔗｜｜注索隱曰漢書作巴且文穎云巴蕉也郭璞以爲蘘荷屬未知孰是　青薠史記司馬相如傳薛莎｜｜注漢書音義曰青薠似莎而大也　菴蕳軒芋史記司馬相如傳｜｜｜｜注漢書音義曰菴蕳蒿也軒芋猶草也　檗離朱楊史記司馬相如傳｜｜｜｜注漢書音義曰離山梨朱楊赤楊也　結縷戾莎史記司馬相如傳布｜｜攢｜｜注徐廣曰漢書音義曰結縷似白茅蔓連而生戾莎草可染衣　留落胥餘史記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閭注郭璞曰落穫也胥餘似并閭索隱曰晉灼曰留落未詳司馬彪云胥邪樹高十丈葉在其末異物志實大如瓠繫在顛若挂物實外有皮中有核如胡桃核裏有膚厚半寸如豬膏裏有汁斗餘清如水味美於蜜也　落英幡纚史記司馬相如傳｜｜｜｜紛溶萷蔘旖旋從風　流夷史記司馬相如傳雜以｜｜注漢書音義曰流夷新夷也　蓍老百莖下有神龜守上有青雲覆史記龜策傳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　百莖一根史記龜策傳蓍百莖共一根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　又伏靈史記龜策傳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　上擣蓍史記龜策傳蓍龜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下有神龜　千章萬个史記貨殖傳巴蜀亦沃野地饒｜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　史記貨殖傳木｜｜竹竿｜｜渭川千畝史記貨殖傳｜｜｜｜竹　桐生漢書禮樂志｜｜茂豫靡有所詘注師古曰桐讀爲通茂豫美盛而光悅也言草木皆通達而生美悅光　靈華漢書禮樂志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效異披圖案諜元氣之厚各無所詘皆中遂也情回復此都荔遂｜｜　奇木漢書終軍傳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　日茂芝成｜｜　寄生寠數漢書東方朔傳若樹爲｜｜盆下爲｜｜　本心漢書蕭望之傳附枝大者賊｜｜

師古曰木心樹木株也　芳芝漢書楊雄傳墜吾蒸之家分兮颮爓爓之｜｜　縈蒲後漢書郡國志注三齊記曰城南行蒲臺高八十尺秦始皇所頓處在臺下｜｜繫馬今蒲猶榮者　康成書帶後漢書郡國志注三齊記鄭康成教授不期山山下生草大如薤葉長尺餘堅刃異常土人名曰｜｜｜｜　甘芙異於菊後漢書郡國志注荊州記曰縣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極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七十者猶以爲夭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爲南陽令縣月送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廣父患風羸南陽恒汲飲此水疾遂瘳此菊莖短葩大食之｜｜廣又收其實種之京師遂處處傳植之　光武種後漢書郡國志注荊州記曰郡社中木廘樹是｜｜至今也　鳧茈後漢書劉玄傳王莽末南方飢饉人庶羣入野澤掘｜｜而食之　薏苡一車後漢書馬援傳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　異香美木後漢書賈琮傳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之屬莫不自出　干雲蔽日後漢書丁鴻傳｜｜｜｜之木起於葱青　芳草甘木後漢書班固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　黃腸後漢書中山簡王傳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腸雜木注黃腸柏木黃心　濮竹後漢書西南夷傳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　長年神藥後漢書西南夷傳莋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莋都縣土出｜｜｜｜仙人山圖所居注劉向列仙傳曰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蹋折腳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元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云五嶽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不復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間期年復去莫知所之也　白草後漢書西域傳西夜國一名漂沙地生｜｜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傅箭鏃所中即死　童童如車蓋蜀志先主傳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五丈餘遙望見｜｜｜｜小｜｜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

或謂當出貴人

令人久壽晉書嵇康傳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意甚信之

一年三秀晉書嵇康傳煌煌靈芝｜｜｜｜

陽柯陰蕤晉書張協傳瑤爽寶之｜｜｜｜訓大呂之｜｜

神蘤晉書張協傳仰折｜｜俯採朝蘭

何可一日無此君晉書王徽之傳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耶

負霜稱儁晉書曹毗傳麟以絕迹擢奇松以｜｜｜｜

雒常晉書肅慎氏傳有樹名｜｜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

中國有聖帝其木生皮可衣上見

金城柳十圍晉書桓溫傳溫自江陵北伐經｜｜見少為琅琊時所種｜｜皆已｜｜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婆娑無復生意晉書殷仲文傳仲文因月朔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

悉成人狀晉書石勒載記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

五丈五節晉書苻洪載記始其家池中蒲生長｜｜｜｜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

如竹形上見

華平宋書符瑞志｜｜其枝正平王者有德則生德剛則仰德弱則低

紫達宋書符瑞志｜｜王者仁義則見

但見遠志無有當歸宋書五行志魏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

引蔓松上擢枝蘭逵宋書謝靈運傳顧眄草之薄弱仰青春之葳蕤｜｜頒於｜｜纖｜於｜｜

散葉荑柯芳蘤飾萌宋書謝靈運傳爾乃孟陬發節雷隱蟄驚｜｜｜｜麥萋萋於旄邱柳依依於高城

怨清香之難留矜盛容之易闌宋書謝靈運傳水草則萍藻蘊菼雚蒲芹蓀蒹菰蘋蘩蕝荇菱蓮雖備物之偕美獨扶渠之華鮮播綠葉之鬱茂含紅敷之繽翻｜｜｜｜｜｜必充給而後搴豈蕙草之容爽

佳年增靈驅妖斥疵宋書謝靈運傳

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並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蒨林蘭近雪而揚猗卷柏萬代而不殞伏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綠蔕茂素蕤於紫枝既｜｜而｜｜亦｜｜而｜｜注本草所出藥處於今不復依隨上所生耳此境出藥甚多雷公桐君古之采藥醫緩古之良工故曰別悉參核者雙核桃杏人也六根者芍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根口根也五華者菫華芫華梔華菊華庭龍華也九實者連前實槐實柏實兔絲實女貞實蛇床實蔓荊實蓉實口口也二冬者天門麥門冬三建者附子天雄烏頭水香蘭草林蘭枝子卷柏伏苓並皆仙物凡此眾藥事悉見於神農

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上見

二冬殊性三建異形上見

水香擢蒨林蘭揚猗上見

二箭四苦宋書謝靈運傳其竹則｜｜殊葉｜｜齊味水石別谷巨細各彙既修竦而便娟亦蕭森而蓊蔚露夕沾而悽陰風朝振而清氣

修竦便娟蕭森蓊蔚上見

救頹宋書謝靈運傳藝當有採藥｜｜

石上地黃竹下天門宋書謝靈運傳尋名山之奇藥越靈波而憩轅採｜｜之｜｜摘｜｜之｜｜揭曾嶺之細辛拔幽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

丹陽上見

異根雙挺共杪為一齊書祥瑞志永明三年九月何陽縣之穀山梓樹連理｜｜｜｜｜｜

散英瀉豔齊書蘇侃傳蘭涵風而｜｜菊籠泉而｜｜

龍鬚檉柏望之五采齊書許伯珍傳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邱萇隱處也山多｜｜｜｜｜｜出呼為婦人岩

丁公藤齊書樂頤傳解仲恭亦僑居南郡家行敦睦得纖豪財利輒與弟兄平分母病經時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父語之曰得｜｜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病母即差至今江陵人猶有識此藤者

一莖三花梁書武帝紀天監十年五月乙酉嘉蓮｜｜｜｜生樂遊苑

見者當富貴梁書太祖張皇后傳后嘗於室內忽見庭前昌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

所有后鶯硯詔侍者曰汝見不對曰不梁書沈約傳見后日常聞｜｜｜｜因遽取吞之東南獨秀其竹｜｜｜｜九府擢奇不遷植於淇水皆分根於樂池古樹更生枝葉梁書褚翔傳出爲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己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積年枯死翔至郡忽｜｜｜百政咸以爲善政所感鍾山梁書阮孝緒傳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蓡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桑柿梨栗成林梁書沈瑀傳永泰元年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四株｜及｜｜女丁半之人咸歡悅頌之｜｜旅松南史庾沙彌傳墓在新林忽生｜｜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蘇子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風俗與吐谷渾同不識五穀惟食魚及｜｜羊刺魏書高昌傳有草名｜｜狀若中國枸杞子其上生蜜而味甚佳每夜有人呼聲隋書五行志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亭亭如蓋隋書高熲傳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尺許｜｜｜｜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青木香隋書樊子蓋傳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以禦霧露婆那娑隋書真臘傳有｜｜｜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菴羅上見毗野上見婆田羅上見歌畢佗上見竹米舊唐書文宗紀襄陽山｜｜結實其｜可食瑞柳舊唐書呂渭傳授太子右庶子禮部侍郎中書省有柳樹建中末枯死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後其樹再榮時人謂之｜｜渭試進士取瑞柳爲賦題上聞而嘉之開花不及春舊唐書孔紹安傳大業末爲監察御史時高祖爲隋討賊於河東詔紹安監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安

自洛陽間行來奔高祖見之甚悅拜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良馬兩匹錢米絹布等時夏侯端亦嘗爲御史監高祖軍先紹安歸朝授秘書監紹安因侍宴應詔詠石榴詩曰只爲時來晚｜｜｜｜｜時人稱之秋木再花舊唐書杜景儉傳則天嘗以季秋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爲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慮陛下布德施令有虧典禮又臣等忝爲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如爍晨霞舊唐書劉禹錫傳太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徵還拜主客郎中禹錫銜前事未已復作遊元都觀詩序曰予貞元二十一年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時此觀中未有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還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紅桃滿觀｜｜｜｜遂有詩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有四年得爲主客郎中重遊茲觀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其前篇有元都觀裏桃千樹總是劉郎去後栽之句復爲有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又到來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兔葵燕麥上見同房獨藥舊唐書白居易傳木蓮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爲黃心樹經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色艷膩皆｜｜｜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迨謝僅二十日天台靈草舊唐書皇甫鎛傳柳泌本曰楊仁力少習醫術言多誕妄李道古奸回巧宦與泌密謀求進言之於皇甫鎛因徵入禁中自云能致靈藥言｜｜｜｜山多｜｜｜｜羣仙所會臣常知之而力不能致願爲天台長吏因以求之柳子舊唐書范希朝傳除振武節度使單于城中舊少樹希朝於他處市｜｜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居人賴之旗子草唐書五行志光啟元年七月河中解縣生草葉自相樛結如旗之狀時人以爲｜｜｜金雞樹唐書則天武后傳太后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遂封嵩山禪少室冊山之神爲帝配爲后封壇南有大槲枝日置雞其杪賜號｜｜｜落雁木唐書地理志猶

州戲山郡土貢麩金
茶石蕭㴻｜｜｜
衣錦將軍（五代史吳越世家錢鏐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
所嘗戲大木
曰｜｜｜｜
旱金青囊（五代史四夷附錄胡嶠入契丹道其所見渴城淀地氣頗溫其水泉尚洽草軟
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
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
息雞草（五代
史四夷附錄胡嶠入契丹道其所見蟲漢始有柳而水
草豐美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
課民別樹榆柳桑棗為五等（宋史河渠志太祖乾德五年正月詔曰應
緣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
棗外委長史｜｜｜｜及地所宜之木仍｜戶｜高下｜
｜｜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
者聽其孤寡
榮獨者免
毒藥樹（宋史侯仁寶傳仁寶知邕州之右江生
｜｜｜宜化縣人常採貨之仁寶以聞詔
盡伐
去
補闕柳（宋史辛仲甫傳乾德五年八拜右補闕出知光州
六年移知彭州先是川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

民栽柳蔭行路郡人
德之名為｜｜｜
郭公所種（宋史郭進傳進嘗於城四面植
柳壕中穫荷芰蒲藕後益繁茂
郡民見之有垂涕者
曰此｜｜｜｜也
既成宿根旋擢新榦（宋史陳堯叟傳麻葉
所種與桑柘不殊｜
｜｜｜｜
｜｜｜
金花木（宋史馮伸已傳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
飲飲輒死伸已日汲自供終更無恙旁城數
里有｜｜｜土俗言花開即瘴起人不敢
近伸已故以花盛時酣飲其下亦復無害
著作林（宋史范純仁
傳以著作佐
郎出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蚕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
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綠後呼為｜｜｜
生男（宋史
李庭芝傳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棟鄉
人聚觀以為｜｜｜也遂以名之
二樹進理（宋史易延慶傳
母平生嗜栗延
慶樹二栗於墓
五枝為一樹（宋史樊知古傳
併｜｜｜｜｜｜
樹｜｜开｜
兩木自合（宋史榮
怨見傳
家榆樹｜
李公柳（宋史李瑋傳以武成軍節度知鄆州發卒城
｜｜
州西閘調夫修路數十里夾道植柳人謂｜

｜｜
蝦蟆丹樹（宋史闍婆國傳闍婆國地不產茶其酒出於椰子
及｜｜｜｜｜｜｜華人未嘗見或以桃榔檳
椰釀成
赤藥樹（宋史勃泥國傳國有｜｜取其根煎為
其香美
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
登相（宋史
高昌國傳不有五穀沙中
生草名｜｜收之以食
開花如繫絲藤（金史五行志至寧元
年宣宗彰德故園竹
｜｜｜
竹｜｜
扶疎瑰奇如珊瑚枝（元史五行志至元元年十二月
芝草生於荊門州當陽縣覆船
山一本五幹高尺有二寸一本二幹高五寸有半幹皆兩岐二
本相依附｜｜｜｜｜｜｜其高者結為華蓋慶雲之狀
華蓋慶雲之狀見上
結實盈尺（元史五行志至元二十一年明
州松樹｜｜其大有｜｜者
太
等桑（元史姜彧傳以知濱州課民種桑
歲餘新桑徧野人名為｜｜｜
交陰境內（元史蘇夢解
傳桑柘榆柳
臨
｜｜
花四照（山海經南山經之首曰鵲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
｜｜｜
於西海之上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

其名曰迷穀
佩之不迷
迷穀上見
白䓘可以血玉（山海經崙者之山其上多
金玉其下多青雘有木焉
其狀如穀而赤理其汁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飢可以
釋勞其名曰｜｜｜｜｜
注血謂可用染玉作光彩
文莖（山海
經符禺之山有木焉名曰
｜｜其實如棗可以已聾
箭䉋（山海經英山其上多杻橿其陰
多鐵其陽多赤金禺水出焉北
流注於招水其中多鮮魚其狀如鼈其
音如羊其陽多｜｜其獸多犲牛羬羊
鉤端（山海經嶓冢之上
漢水出焉而東南
流注於沔囂水出焉北流注於湯水
其上多桃枝｜｜作｜｜桃枝屬
無條（山海經皋塗之山有
草焉其狀如槀茇其
葉如葵而赤背名
曰｜｜可以毒鼠
禦水（山海經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邱有木
焉其狀如棠華黃赤實其味如李而無
核名曰｜｜可以禦
水食之使人不溺
芒草（山海經荔耳之山有草焉其狀如
蘇而赤華名曰｜｜可以毒魚
牛
傷（山海經大騩之山多㻬琈之玉多麋玉有草焉其狀葉如榆
方莖而蒼傷其名曰｜｜其根蒼文服者不厥可以禦兵

天偏（山海經堵山神天愚居之是多怪風雨其上有木焉名曰——方莖而葵狀服者不㖞）黃棘（山海經苦山其上有木焉名曰——黃華而員葉其實如蘭服之不字）嘉榮（山海經半石之山其上有草焉生而秀其高丈餘赤葉赤華華而不實其名曰——服之者不霆）帝庥（山海經少室之山百草木成囷其上有木焉其名曰——葉狀如楊其枝五衢）寇脫（山海經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啟而冬閉是穴也冬啟乃必有兵其上多白玉其下多白金其木多樗柳其草多——）帝女桑（山海經宣山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柎名曰——之——）黃華青柎見柜格之松（山海經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樹名曰——日月所出入也）若木（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若水出焉）九欘九枸（山海經有鹽長之國有人焉鳥首名曰鳥氏有九邱以水絡之名曰陶唐之邱有叔得之邱孟盈之邱昆吾之邱黑白之邱赤望之邱參衛之邱武氏之邱神明之邱有木青葉紫莖元華黃實名曰建木百仞無枝有——下有——其實如麻其葉如芒大皞爰過黃帝所為有窫窳龍首是食人有青獸人面名曰猩猩）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一終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二

動植部八

草木下

柳稊梅杏杝桃則華（夏小正——柳也者發孚也杝桃山桃也）緹縞（夏小正——傳——也者莎隨也縞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蘩（夏小正采蘩蘩由胡由胡者——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拂桐芭（夏小正——傳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莠萑葦（夏小正——傳未秀則不為萑葦秀然後為萑葦故先言莠）湟潦生苹（夏小正——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馬帚（夏小正荓秀傳荓也者——也）萑未秀為菼葦未秀為蘆（夏小正時有霖雨灌荼傳灌聚也荼萑葦之莠為蔣褚之也）倚箭路竹（逸周書——人——人大）隨陽生落之草木（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下——而——）百香之心（董仲舒春秋繁露暢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為德音發於事者盡為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獨末之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暢天子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為贄）影中丹雀霜下寒荷（郭憲洞冥記劉影山去昭河三萬里有雲氣望之如山影丹雀生於影中其浮水上有紫河為思深十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盛）龍木寶珠（郭憲洞冥記元光中帝起壽靈壇壇列植——之木似青梧高十丈有——色如丹汁灑其葉地皆成——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珍枝樹）連錢荇浮根菱倒枝藻（郭憲洞冥記昆靈池西有昆靈池方四百步有——————連錢荇如錢文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沉波下實細薄皮甘香葉半青半黃霜降彌美因名青水菱也倒

枝藻者枝橫倒水中長九尺餘如結網有野鴨秋鳧及歸鷥來翔水上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如結網也亦名水網藻中有轉羽舫凌龍舫凌波舫帝宮遊宴於此

夙葵 郭憲洞冥記有——草色丹葉長四寸味甘久食令人身輕肌滑

懷夢草 郭憲洞冥記有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夢懷其葉則夢之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

指星木 郭憲洞冥記帝嘗見昔星東方朔折——之——以授帝帝以木指孛星尋則沒也

紫[illegible] 郭憲洞冥記帝於望鵠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池廣千尺登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酌雲根酒雜以元草黑發金蒲甜鬱果以青櫻龍瓜白芋紫菱黃葳地花氣騰此錫於地下生花入地十丈乃得此島其根倒出亦名金虎鬚草因名——也

金虎鬚草 見上

生金樹 郭憲洞冥記影娥池北作鳴鶴之苑有——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

女香 郭憲洞冥記有——樹細枝葉婦人

帶之香終年不滅

傷陽傷陰 劉向說苑高山之巔無美木——於多——也大樹之下無美草——於多——也

命制輪班 焦氏易林——種生荊山————

冬生不花 焦氏易林————老女無家

文山紫芝雍梁朱草 焦氏易林————生長和氣福祿來處

生長和氣 見上

自條其枝 焦氏易林大樹之子————當夏六月枝葉茂盛鸞鳳以庇召伯遊暑翩翩偃仰各得其所

寄生無根 焦氏易林————如過浮雲立本不固斯須落去更爲枯樹

據陰託陽 嚴遵道德指歸論夫太山之木本——於——木——於——垂枝布葉華實青青大而合抱高連百尋者生於無大成於不爲

其葉如雲其幹如虹 黃憲天祿閣外史今有穀生於千仞之間————發於春夏不知秋冬沐之以芳雨暢之以薰風受天澤之寵而根荄茂乎一窠

沐以芳雨暢以薰風 見上

暢草 王充論衡天下太平人來獻——

玉樹 三輔黃圖甘泉谷北岸有槐樹今謂——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云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揚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也

低光荷爲衣障日 三輔黃圖琳池昭帝元始元年穿琳池廣千步池南起桂臺以望遠東引太液之水池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實如元珠可以飾佩花葉雜萎芬馥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氣常香益脈治病宮人貴之每遊燕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或折以——以爲戲弄

孫枝 應劭風俗通梧桐生於嶧山之陽岩石之上采東南——爲琴聲極清麗

精秀 劉劭人物志夫草之——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

松竹貞秀 袁宏後漢紀夫————經寒暑而不衰榆柳虛枝盡而零落此草木之性修短之不同者也

鶴草 嵇含南方草木狀——蔓生其花麴塵色淺紫帶葉如柳而短當夏開花影如飛鶴翅尾足無所不備出南海云是媚草上有蟲老脫爲蝶赤黃色女子藏之謂

之媚蝶能致其夫憐愛

吉利草 嵇含南方草木狀——其莖如金釵股形類石斛根類芍藥交廣俚俗多蓄蠱毒惟此草解之極驗

楓人 嵇含南方草木狀——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瘤癭一夕遇暴雷驟雨其樹贅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取之不以法則能化去

指甲花 嵇含南方草木狀——其樹高五六尺枝條柔弱葉如嫩榆與耶悉茗末利花皆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國移植於南海而此花極繁細纔如半米粒許彼人多折置衿袖間益其芬馥——一名散沫花

金可作枕紫可作牀白可作履 嵇含南方草木狀判寒蒲有三種——判————判————判——與他處壯則擘判金貫又被境有材判指痾自愈猶不相當者月前時刻之與病人身齊置牀下蹈臥亦愈

指病自愈 見上

懷風 葛洪西京雜記樂遊苑自生玫瑰樹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時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爲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紫

䕸綠節〔葛洪西京雜記〕大液池邊皆是彫胡｜｜｜｜之類菰
之有米者長安人謂之彫胡葭蘆之未解葉者謂之紫
籜菰之有首班駁如錦繡〔葛洪西京雜記〕終南山多離合草葉
者謂之綠節似江離而紅綠相雜莖皆紫色氣如
蘼蕪有樹直上百丈無枝上結藂條如車蓋葉一青一
赤望之｜｜｜｜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 神芝靈
苗〔王嘉拾遺記〕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勸畝畝之事百穀滋阜聖
德所感無不著焉｜｜｜發其異色｜｜｜擢其莖穎陸地丹藥
駢生如蒜香藻 石蕖千年一花〔王嘉拾遺記〕軒轅且遊洹流久
滴巠卜亦成池 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洹流如
沙塵中多神龍魚鱉皆能飛翔有｜｜｜｜靑色堅而
其輕花葉扇靡靡翳其波上一莖百葉｜｜｜｜ 碧藕千常〔王嘉
拾遺記〕磻水在磻磎山東其水小流在大陂之下 仁壽〔王嘉拾遺記〕
所謂沉流亦名重泉生｜｜長｜｜七尺彌常也
｜本似柏而枝長柔軟其花堪食故呂 倒生菱〔王嘉拾遺記〕林
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不壽之華焉 池有｜｜｜｜莖

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上 虹草〔王嘉拾遺記〕背明國北有草
實沉泥中名紫菱食之不老 名｜｜枝長一丈葉如車輪
根大如轂花似朝虹之色昔齊桓公伐山
戎國人獻其種乃植於庭云霸者之瑞也 日精〔王嘉拾遺記〕背明國有紫菊謂
之｜｜一莖一蔓延及數畝味甘食者至死不飢渴 焦茅〔王嘉拾遺記〕高五丈燃之
成灰以水灌之復成茅也謂之靈茅 黃渠草有｜｜草映日如火其堅
朝若金食者焚身不熱有｜｜葉如蒲莖如蓍採之以占吉凶
萬不一遇｜ 連理桂〔王嘉拾遺記〕元鳳二年於淋池之南起桂臺以望遠氣東引太液之水有一｜｜｜樹上枝跨於水
水下枝隨岸南生 夜舒荷〔王嘉拾遺記〕靈帝遊於西園起裸遊
與上枝同一株 館千間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
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檝
搖漾於渠中渠中植蓮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莖
有四蓮叢生名曰｜｜｜亦 合歡草〔王嘉拾遺記〕魏明帝苑囿
云月出則舒也故曰望舒荷 及民間草樹皆生連理有

｜｜｜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眾條扶
疏夜則合為一莖萬不遺｜謂之神草 神草上見金莖〔王嘉拾遺記〕昔武帝
為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 蔓金苔〔王嘉拾遺記〕祖梁國獻｜
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苒弱狀似｜｜｜
｜｜色如黃金若螢火之聚大如雞卵投於水中蔓延於波瀾
之上光出照日如火生水上也置漆盤中照耀滿室名曰夜明
苔著衣袂 浮筠之簳〔王嘉拾遺記〕蓬萊山有｜｜｜葉青莖
則如火光 紫色大如珠有青鳥集其上下有沙礫細
如粉柔風至葉條翻起拂細沙如雲霧仙
者來觀而爲之吹風竹葉聲如鍾磬之音 恆春樹〔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坐通
雲之臺亦名祈｜｜｜之｜｜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方之
色昭王之末仙人貢焉列國咸賀王曰寡人得恆春矣何憂太
清不至恆春一名沉 影木〔王嘉拾遺記〕瀛洲有樹名｜｜日中
生如今之沉香也 視之如星列萬歲一實實如瓜青皮
黑瓤食之骨輕上如 芸苗〔王嘉拾遺記〕瀛洲有草名｜｜
華蘂皐仙以避風雨 狀如菖蒲食葉則醉餌根則醒 節相

去一丈〔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永昌郡有大竹名濮竹｜｜｜｜受一斛許 人形皆具能作兒
啼〔劉敬叔異苑〕人參一名土精生上黨者佳｜｜｜
｜昔有人掘之始下鏵便聞土中呻吟聲尋音而取果得人
參 高飛獨搖〔崔豹古今注〕移楊圓葉弱蒂微風大搖一名｜｜｜一名｜｜ 樹之階庭使人不
忿〔崔豹古今注〕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風來輒 嵇康種之舍前 仙
身相解了不相牽綴｜｜｜｜
人花〔崔豹古今注〕欝金芙蓉蓮葉如鳥翅一名鳥羽一名鳳翼花大者
其色多紅綠紅者紫點綠者紺點俗呼爲｜｜｜ 一名連
擷 酒杯藤〔崔豹古今注〕出西域藤大如竹似葛花實如
花 梧桐實花堅皆可以酌酒實大如
指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士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實
消酒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出大宛得之事出張騫出關志
文章映蔚可愛上見 羊躑躅〔崔豹古今注〕羊見之則躑躅分散故名｜｜｜花芊見 洛神珠

崔豹古今注苦葴一名苦蘵子有裹形如皮弁始生青熟則赤
裹有實正圓如珠亦隨裹青赤長安兒童謂爲|||一曰王
母珠一曰皮弁草 王母珠見上 皮弁草見上 無患 崔豹古今注程雅問拾櫨木一名||昔有神巫
名曰寶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爲棒殺之世人相傳以
此木爲衆鬼所畏競取爲器用以却厭邪鬼故號曰無患也 防
露 來風 戴凱之竹譜藍竹所生大抵江東上密||下疎||連畝接岡漱散岡澗 雞脛 戴凱之竹||似
篁高而笋脆稀葉梢杪類記黃綱 筍 靜潤貞 戴凱之竹譜有竹象盧因以爲名 東觀諸郡緣海所生肌理||·筍
色||凡今之 服媚彌芬 劉勰文心雕龍蕙蘭爲國香||||書亦國華飄澤方美 瑜衛
篁匪茲不鳴
任昉述異記周武王時孤竹之國獻|||一株 愁婦草 任昉述異記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以民從征戍秦久不
返妻思而卒既葬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謂之相思
木今秦趙間有相思草狀如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十二 動植部 草木下 六

名|||亦名霜草人 石連理 任昉述異記宋南山有石樓樹吳太皇元年郡吏伍曜於海際
呼發萎益相思之流也
得之枝莖紫色有光 子母竹 任昉述異記南中生|||今之慈竹也 重錢 任昉述異記鮮物
南越謂之|||也
述異記昔爲之澤葵又名|||
亦呼爲|||南人呼爲妬草 忘憂療愁 任昉述異記萱草一名紫萱又呼爲|||
草與中書生
呼爲|||花 懶婦箴 任昉述異記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爲|||
任昉述異記懸腸草一名離別草
思子蔓南中呼爲|| 女草 任昉述異記䕡蘢草一名|||又呼爲|||江浙呼爲妬草
女曰娃故 娃草 上見 紅綾 任昉述異記|||花夏生一般有文采因名焉
以爲名 長春 任昉述異記燕
昭王種|||樹葉如蓮花樹身似桂樹花隨四時之色春生碧
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黃冬生紫
花遇雪即謝故 丹青樹 任昉述異記辰州蠻溪有|||枝葉
號爲長春樹 直上籠雲下無枝條上有五色葉圓如

雖甚彷號丹青樹俗謂|| 馬鬣 任昉述異記松有兩鬣三鬣七鬣者言如|||也言拉者非
之五采樹今在辰陽縣
安貝多 任昉述異記上空山有|||樹與衆木有異一年三放花其花白色香美 嫁棗 賈思勰齊民要術正月一
日日出時反斧斑駁椎之名|||賈思勰齊民要術凡插
注不椎則花無實了而零落也 鳩脚 梨園中者用旁枝庭前
者中心用根帶小枝樹形可喜五年方
結子|||老枝三年即結子而樹醜 榆 忌採心 賈思勰齊民要術|生三
年不用採葉尤|||注採心則科
茹大長更須依法燒之則依前茂矣 能種一頃歲收千匹 賈思勰齊
民要術榆莢散後復生不勞耕耨 勞費|||||
|唯須一人守護指揮處分既無牛犂種子人功之費不慮水
旱風蟲之災比之穀田勞逸萬倍男女初生各與小樹二十株
比至嫁娶悉任車轂一樹三貝一具值絹二疋成絹一百八十
匹聘財資遣 竹性愛西南引 賈思勰齊民要術|||向
相行記事 故園東北角種之數歲之後自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十二 動植部 草木下 七

當滿園諺云東家種竹西家治地謂滋蔓而來生也其居東
北角者老竹種不生亦不能滋茂故須取西南引少根也 合
賈思勰齊民要術|記曰|||竹 冬藍 賈思勰齊民要術
飴 筍六月生至九月味與箭竹筍相似 賈思勰齊民要術曰榆莢落時
可種藍五月可刈藍六月種|| 益 賈思勰齊民要術異物志
|冬藍水藍也人月用藍也 鈣 曰|||狗蒔苡實長寸許
加根椇味辛辣 扶留 賈思勰齊民要術吳錄地理志曰與
飲酒食之佳 |藤緣木而生味辛可以食檳榔
賈思勰齊民要術東觀漢記曰馬
肸 賈思勰齊民要術竹筍肥美 苴上 援至荔浦見冬筍名|||言禹貢
評曰|||
厥苞橘柚疑謂 三豉 賈思勰齊民要術神仙服食經云地榆一
是也其味美 名玉札
地榆不用明月珠其實黑如豉北方呼豉 北方難得故尹公度曰寧得一斤
爲札當言|||與五加者服之可神仙 鹿葱 賈思勰齊民要術稱合宜男花
賦序云宜男花者荊楚之俗號曰|||
|可薦宗廟稱名則義過馬舄也 出蜀 一樹一石 賈思勰齊民要術蜀

志記曰枋樹｜｜｜｜出｜思惟賈思勰齊民要術嵩山記曰
｜正白而味似桃樹出與古嵩寺中忽有｜｜樹即貝多
也有人坐貝多樹下｜｜因以名焉漢道士從外國賈思
來將子於山西脚下種極高大今有四樹一年三花洛谷勰齊
民要術傳元朝華賦序曰朝華五子賈思勰齊民要術裴淵廣
離木也或謂之｜｜或曰愛老州記曰｜｜樹實如梨裏
有五核因名五貞義酈道元水經注又逕七賢祠東左右筠篁
子冶霍鉏金臺列植冬夏不變｜｜魏步兵校尉陳留阮
籍中散大夫譙國嵇康晉司徒河內山濤司徒瑯琊王戎黃門
郎河內向秀建威參軍沛國劉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陽
結自得之遊時人號之爲竹林七賢也向子期所謂山陽舊居
也後人立廟於其處廟南又有一泉東南流注於長泉水郭緣
生述征記所云白鹿山東南二十五里有嵇公遺竹上見對郭臨
嵇公故居以居時有遺竹焉蓋謂此也
川有岡蔭渚酈道元水經注水北有華嶽廟廟側有樹栢數南
百根｜｜｜｜｜｜｜｜高六丈彌望奇可翫也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十二　動植部　草木下　八

北對生凌空交合酈道元水經注木出西谿東流水上有連理
二樹之間東樓松其樹柞櫟也｜｜｜｜｜｜｜谿水歷
流注於魚水酈道元水經注汝水又西南流逕徂徠山西
松也抱朴子稱玉策記曰千歲之松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
犬或如人皆壽萬歲又稱天靈有偃蓋之松也所謂｜｜也
勝火木酈道元水經注東南有廬水水側有｜｜｜方俗言曰
櫰子其木經野火燒死炭不滅故東方朔云不灰之木
若氣清烟澄酈道元水經注其城隍壍之外林藪荒蔓榛棷寞
也鬱藤盤筆秀參錯際天其中香桂成林｜｜｜｜
桂父縣人也棲居芳風藻川蘭響遊翰酈道元水經注縣西有
此林服桂得道小山山上有淳水既清
且茂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萬年千歲楊衒之
｜｜｜俗謂蘭爲都梁山因以號縣受名焉洛陽伽
藍記建中寺有一涼風堂本騰避暑之處淒涼常冷經
夏無蠅有｜｜｜｜之樹也按騰閹官司空劉騰也牛筋狗

骨雞頭鴨脚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瑤光寺講殿尼房五百餘間
綺疏連亘戶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
｜之木｜｜｜｜酒樹麵木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昭儀尼寺閹
之草亦悉備焉官等所立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
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出詣景明景明三像五重葉椹
恆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
各異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池西南有願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
宅所立也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遶柯葉
旁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又然凡爲｜｜每重｜｜｜｜京師
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施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爲惑衆命
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之其日雲霧晦日月蔽虧風烟出入
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高林巨樹足使
｜｜｜｜懸葛垂蘿能令｜｜｜｜迎輦花顏師古大業拾遺記洛陽進合蒂｜
｜｜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
因以迎輦名之花外殷紫內素膩菲芬粉蕊心深紅跗爭兩花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十二　動植部　草木下　九

枝幹烘翠類通草無刺葉圓長薄其香氣穠東西列植南北成
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不多睡
李肇國史補貞元中度支欲所取兩京道中槐樹造車更栽
行小樹先符牒渭南縣尉張造造此其牒曰近奉文牒令伐官
槐若欲造車豈無良木恭惟此樹其來久遠｜｜｜｜｜
｜輝映秦中光臨關外不惟用資行者抑亦曾蔭學徒拔本塞
源雖有一時之利深根固蔕須存百代之規況神堯入關先駐
此樹元宗幸獄見立豐碑山川宛然原野未改且召伯所憩尚
自保全先王舊遊寧宜翦伐思人愛樹詩有薄言運斧操斤三
情所未忍付司具狀牒上度支使仍具奏聞遂罷造寺入臺
眠盤地五出照人韓鄂歲華紀麗柳｜｜而｜｜花｜｜以｜｜吐玉韓鄂歲華紀麗蘭芽｜｜柳眼
挑垂乳韓鄂歲華紀麗離金韓鄂歲華紀麗菊勾鼻桃包湑令
金｜｜樹逕綵斑謝｜｜水生池玉昌解頤
綠鄭華林苑有｜｜｜劉恂嶺表錄異記｜｜生於海岸
子重三斤或二斤牛沙箸沙中春吐苗其心苦骨白而且勁

可爲酒籌凡欲取者輕步而前及手急攫之不然閒行者輒遶縮入沙中推尋之終不可得也可爲酒籌見上越王竹段公路北戶錄嚴州產——根於石上狀若荻枝高尺餘土人用作酒籌睡蓮段公路北戶錄——葉如荇而大沈於水面其花布葉數重凡五種色當夏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也風條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泉石崇邃歷中祓禊之勝也曾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謂傷吾——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參軍尹孝逸曰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遊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常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靈運池塘十字焉五鬣段成式酉陽雜俎松今言兩粒五粒當言鬣成式修竹里私第大堂前有——松兩根大則如椀甲子年結實味如新羅南詔者不別五鬣松皮不鱗中使仇士良水磑亭子在城東有兩鬣皮不鱗者又有七鬣者不知自何得俗謂孔雀松三鬣松也松命根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理

成字曰天下太平段成式酉陽雜俎大歷中城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詔藏於祕閣每片一天王段成式酉陽雜俎京西持國寺寺前有槐樹數株金監買一株令所使巧工解之及入內迴工言木無他異金大嗟惋合膠之曰此不堪矣但使爾知予工也乃別理解之——塔戟成就剪花六出刻房七道段成式酉陽雜俎梔子諸花少六出者惟梔子花六出陶貞白言梔子——其花香甚相傳即西域薝蔔花也瓦松段成式酉陽雜俎——崔融——賦序曰崇文館——者產於屋霤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霤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鬱毓根柢連卷間紫苔而裛露凌碧瓦而含烟又曰慚魏宮之烏悲恧漢殿之紅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已有著說乎博邪段成式酉陽雜俎——在屋曰昔耶在墻曰垣衣廣志謂之蘭香生於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長安西載其瓦於洛陽以覆屋前代詞人詩中

多用昔耶梁簡文帝詠薔薇曰緣階覆碧綺依簷映昔耶或言搆木上多松栽土木氣泄則瓦生松花面徑七八寸段成式酉陽雜俎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深紫黃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抹心者重臺花者其——夜有人過輒叱之段成式酉陽雜俎護門草常山北草名護門寘諸門上——————燒之集象段成式酉陽雜俎南安有人子藤紅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狀崑齋——————南中亦難得桂花耐日段成式酉陽雜俎衞公言桂花三月開黃而不白大庾詩皆稱——————又張曲江詩桂花秋皎潔妄矣猴郎達樹段成式酉陽雜俎紫薇北人呼爲————謂其無皮猿不能捷也北地其樹絕大有環數夫臂者天漿段成式酉陽雜俎衞公言石榴甜者謂之——能已乳石毒合掌柏段成式酉陽雜俎太常博士崔碩云汝西有練溪多異柏及藤秋葉上欵俗呼————四向下垂如百子帳段成式酉

陽雜俎木龍樹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龍寺寺有三層磚塔高丈餘塔側生一大樹縈繞至塔頂枝幹交橫上平容十餘人坐枝杪——————莫有識此木者僧呼爲龍木梁武曾遣人圖寫焉人觸則葉翕人去則葉舒段成式酉陽雜俎倒生木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出東海報竹平安段成式酉陽雜俎童子寺竹衞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相傳其寺綱維每日——————音聲樹趙璘因話錄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地仙閣馮贄雲仙雜記虢州別駕氣氚以當歸爲————曰使血海增光以棗木爲杵臼號金剛骨三賢如古君子馮贄雲仙雜記朝真觀九星院有——松三枝————梁閣老妓以麗水囊貯香遊之不數日松皆半枯雌雄樹馮贄雲仙雜記九仙殿銀井有梨二株枝葉交結宮中呼爲————菖蒲當再拜馮贄雲仙雜記王穀之以菖蒲映竹曰————止以九節爲貴而

此君而目蔚然｜｜正｜｜此君鳳首木蘇鶚杜陽雜編李輔國家藏｜｜｜尚一尺雕刻爲鳳之狀雖嚴凝之時置諸高堂大廈之中和煦之氣如二三月家於山西大木下張讀宣室志大宝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兄弟四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然不能分句詳義由是年壯尚不得爲郡貢常與兄弟友生會宴盈座朱綠相接獨生白衣甚爲不樂及酒酣或嘲之生益慙且怒後一日棄其家遁去隱晉陽山葺茅爲舍生有書百餘篇笈而至山中晝習夜思雖寒暑切肌食粟襲苧不懈勞苦而生蒙庸力愈勤而功愈小生息學如卒不易其志歲後旬餘有翁衣褐來造之因謂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讀古人書豈有志於祿仕乎雖然學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詳義何蔽滯之甚耶生謝曰僕不敏自度老且無用故居深山讀書自悅雖不能達其精微然必欲終於志業不辱先人又何及於祿仕乎翁曰吾子志趣甚堅老夫雖無所能誠有補於君耶幸一訪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之｜｜言竟忽亡所見生怪之以爲妖遂徑往山

西尋其跡果有椴樹蕃茂生曰豈非段氏子乎因持鍤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形生曰吾聞人參能爲怪者又可愈疾遂淪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所覽書自能窮奧後歲餘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而卒異人降康駢劇談錄唐昌觀舊有玉蘂花甚繁每發若瓊林瑤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乘馬峨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迥出於衆從二女冠三女僕僕者皆丱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者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玉蘂院｜｜｜詩醒醉草王仁裕開天遺事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有一人醉過於草旁不覺失其酒惡後有醉者摘草嗅之立然醒悟故目爲｜｜｜

｜｜永豐柳孟棨本事詩曰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爲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爲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星蘇烈侯陶穀清異錄唐保大二年國主幸飲香亭賞新蘭詔苑令取滬溪美土爲｜｜｜擁培之具瀛州玉雨陶穀清異錄司空圖莊鑿謂梨爲｜｜｜｜玉雞苗陶穀清異錄東平城南許司馬後圃薔薇花太繁欲分於別地栽插忽花枝穿根掘得一石如雞五色燦然郡人遂呼薔薇爲｜｜｜玉玦陶穀清異錄錢俶以弟信鎮湖州後圃芙蓉｜上｜一黃｜｜枝柏老僧不知從何而旁也信戲幹取玦以獻人謂眞仙來遊留｜此以驚世耳月宮花陶穀清異錄洛陽大內臨芳殿莊宗所建牡丹千餘本其名品亦有在人口者具於

後有樂仙人｜｜｜小黃嬌雪夫人粉奴香蓬萊相公卯心黃御衣紅紫龍杯三雲紫盤紫酥天王子出樣黃火鍊金太平樓閣睡香陶穀清異錄廬山瑞香花始緣一比丘晝寢磐石上夢中聞花香酷烈不可名既覺尋香求之因名｜｜四方奇之謂乃花中祥瑞遂以瑞易睡蚱蜢竹陶穀清異錄江湖間有一種蜀竹其葉斜結如蟲狀山民曰此｜｜｜也清神樹陶穀清異錄僞閩甘露堂前兩株各四丘尺高蓄茂姿後宮人呼爲｜｜｜每春初嬪嬙戲摘新芽堂中設傾筐會紫凌霄根通三泉杜光庭錄異記子不見嵩傳松柏華蔭之樹上｜｜｜｜下｜｜｜｜上有元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柿有七絕黃休復茅齋客話滕處士昌祐字勝華園中有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一柿樹夏中團坐十餘人數陰如蓋無異氣云｜｜｜｜頗宜種之一有壽二多陰三無禽巢四無蟲蠹五有嘉實六本固七霜葉紅而堪玩平露孫氏瑞應圖｜｜者如蓋生於庭似四方之政王者不私人以官則四方之政平若東方政不平則

西低北方攻不平則南低西方攻不平則東低南方攻不平則北低四方攻不出其根若絲一曰平雨

十間花屋 樂史太平寰宇記梁元帝竹林堂中多種薔薇康家四出薔薇白馬寺黑薔薇長沙千葉薔薇多品葉並以長格校其上使花葉相連其下有｜｜｜｜枝葉交映芬芳襲人

叢首披散 宋祁益部方物略記椶皆皮此得自幹攢聚於顛｜｜｜｜秋華而實其植則叢

枝枝相避葉葉相讓 宋祁益部方物略記在上所宜亭擢而上｜｜｜｜｜｜繁陰可庇美幹斯仰石楠

錦被堆 宋祁益部方物略記花跗芬修叢刺森便不可把玩蹝以姸整右｜｜｜注花出彭州其色一似薔薇有刺不可玩俗謂薔薇爲錦被堆花

錦帶花 宋祁益部方物略記苒苒其條若不自持絲葉丹其蔓衍紛弄右｜｜｜注蜀山中處處有之長蔓柔纖花葉間側如藻帶然因象作名花開若形似飛鳥畢人亦號鬢邊嬌

鬢邊嬌 見上

玉蟬花 宋祁益部方物略記石蟬花注始生其莖森擢長二三尺葉如菖蒲紫萼匝出與蟬甚類綵絲相側蜀人因名之又曰者號｜｜｜

添色拒霜 宋祁益部方物略記自濃而淺花則常態偭反之亦反之怪右｜｜｜｜｜花

鴛鴦草 宋祁益部方物略記翠莖分生其似匹鳥過而觀之勢若下嫣之｜｜｜

七寶花 宋祁益部方物略記擢穎挺挺盛夏則榮丹紫合英以寶見名右｜｜｜｜

旌飾花 宋祁益部方物略記擢深亭亭屑屑紫丹永名使佛方圖寶列右｜｜｜｜

月中種 錢希白南部新書杭州靈隱山多桂寺僧曰｜｜｜也至今中秋夕往往子墜寺僧亦曾拾得

光可鑑物 彭乘墨客揮犀有菌叢生於行者前數壞上其形如瑞芝潔白可愛夜則有｜｜以｜｜

半化爲石 彭乘墨客揮犀帝山有柏木一株長數尺｜｜｜｜半猶是堅木蔡君謨見而異之目遊弘第余前陽日就見之

牡丹不名 歐陽修洛陽牡丹記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他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至｜｜則｜｜｜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

姚黃

左紫 歐陽修洛陽牡丹記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花｜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粗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擫紅鶴翎紅硃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

鶴翎紅 **玉板白** 見上 **一百五** 見上

鳶尾牛膝 沈括夢溪筆談草藥上品除五芝之外赤箭爲第一此神仙補理養生上藥世人惑於天麻之說遂止用之治風良可惜哉以謂其莖如箭言赤箭疑當用莖此尤不然至如｜｜｜｜之類皆謂莖葉有所似則用根耳何足疑哉

鶴虱 沈括夢溪筆談地菘即天名精蓋其葉似菘又似名精故有二名｜｜即其實也世間有單服火蘞法乃是服菘耳不當用火蘞

金纏腰 沈括補筆談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圃中有芍藥一幹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黃蕊間之當時揚州芍藥未有此一品今謂之｜｜｜者是也公異之開一會欲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花之瑞時王岐公爲大理寺評事通判王荊公爲大理評事僉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州鈐轄諸司使忘其名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衙鈐轄者申狀暴泄不至尚少一客命取過客曆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惟有陳秀公時爲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爲盛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爲宰相

碧玉椽 李格非洛陽名園記苗帥園北竹萬餘竿皆大滿二三圍疏筠琅玕如｜｜｜

御筆頭枝冉紫 何薳春渚紀聞元豐間朝廷問究其良一五於學下泰風路閣｜的行當想形使之次至開寶有奉旨相一株雖低幹不枯而枝葉無存者數株闌圃俗凌波圖紙問在古傳以｜｜｜閒而歎其閱歲之久也後郡泰奏朝祖忽復一枝｜｜殿行｜當時今同歎賞之語私札寄異以爲大人第所加回枯進死傾向雨露所枯蜿蜒盤礴如龍鳳飛舞之狀方均自宅滿盤宮縣安園寺豐衙有唐宣宗時悟空大師手植今百餘年矣其大者｜｜｜｜｜｜｜小者與常檜不甚異

斑紅六出

蜀主昇平嘗理園苑異花果畢集其間一日有青城山中天師
入內進花兩粒曰紅梔子種賜臣知聖上理苑囿輒取名花兩
樹以助佳趣賜與束帛皆至朝市散於貧人遂不知去處宜令
內圃子種之不覺成樹兩瓶其葉婆娑則梔子花矣其花｜｜
｜其香襲人 翰如植筆 〔弁〕曲消藥圃中株頂上松｜｜｜
蜀主甚愛重之｜其間數株上巨下細柯似枯槎皮
或倒落僧指云此是嶽神為建神師 東者紋左旋西者紋右旋
所後天將曉雷兵懼遂倒植之而去
邵博聞見前錄曲阜城聖國也孔子廟宅有廟庭中二檜 手托
名數十圍｜｜｜｜｜｜世傳孔子手植也
邵博聞見後錄鳳翔府園有枯槐一株故老云昭宗扶 七星
槐 此樹令朱全忠劫遷因顧無憾者故至今謂｜｜云
邵博聞見後錄芸草過秋則某上 郎榆 姑榆 〔邵博聞見後錄〕
香 徵白如粉汗南人謂之｜｜｜ 榆有二種一名
｜一名｜ 僕明之中興紀聞白樂天為蘇州守時邑
白公檜 信及民皆敬而愛之嘗植檜數本於郡圃
｜郎榆無莢

後人日之為｜｜ 彈弓種桃 孫升談圃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
以泥丸甘棗馬 拾丸核放擲人遠不到處以｜｜
之不數年｜ 繅金黃 〔邢邦基墨莊漫錄〕洛陽牡丹之品見於
花蒲山谷中 花譜然未若陳州之盛且多也園戶植
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政和壬辰春予侍親在郡時園戶牛氏
家忽開一枝色如鵝雛而淡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許柔莖重
疊約千百葉其本姚黃也而於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暈縷之其
心紫蕊亦金粉縷之牛氏乃以｜｜｜｜名之以籃篩作棚屋圍
障復張青幄護之於門首遣人約止遊人人輸千錢乃得入觀
十日間其家數百千予亦獲見之郡守聞之欲剪以進於內府
衆園戶皆言不可曰此花之變易者不可為常他時復來索此
品何應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為辭乃已明年花開果如舊品
矣此亦草 水臺 名｜｜一名爵臺
木之妖也 〔趙德麟侯鯖錄〕 一質如金石 〔東坡詩〕與大雄寺
陳霸先宅庭亦有大檜中空列為四枝斷之如金石 〔葉夢得〕 放山岩
陸宰者｜｜｜｜｜相傳以為霸先所植

中自竹數｜竿皆余累歲手植初但得數十竿耳一日觀之既
久不覺成林無一處不森茂可喜嘗自戲善種竹無如余者迺
過吳江以語王份秀才份云竹殊易種但得肥地盡去瓦礫削
棘深根鬆以水沃取糞壅使釋培無不可活不必擇時然取美
觀則可如欲利用不如擇瘠地磽确非人力所營或崖谷間自
生者其質堅實而肉厚｜｜｜以為椽宮竹十歲一易者
此僅之習居前後多竹椽既歸一一驗之無不 真竹
如其言乃知余三十年種竹初未嘗得真竹 上見 海濱奇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洛陽西溪鹽場初文靖公嘗官於此手
觀 植牡丹一本有詩刻石後范文正公亦嘗臨海復題一絕陽
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後人以二公
詩筆故遂詠極多而花亦為人出重其歲久茂盛每歲花開
百朵為｜｜ 闢陰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台州法相禪院矮檜高
之｜｜也 繞數尺偃蓋蟠屈枝葉繁茂不可圖狀唐大
中年今待價石記云｜｜三丈餘距今 楊伯嵒臆乘
久矣除年謂表為五六丈一郡之珍玩 可礪指用 思宋竹內番

思宋竹園丹竹質其 伏道艾 〔范成大驂鸞錄〕｜｜｜
澀以｜｜｜｜ 家最貴之〔按伏道地名〕 臘脂木 〔范
成大桂海虞衡志｜｜｜｜ 堅緻色如臘脂 暗麝 陳善捫蝨新話南
可繼作此廣州及州洞杜林亦有之 中花木有北地所
無者茉莉花含笑花闍提花鷹爪異花之類以性皆畏寒故茉
莉皆六月六日極名尤盛市中婦女競簪茉莉束敗所謂｜｜
客人 三十客 姚寬西溪叢語牛僧兄伯聲嘗得｜｜｜牡丹為
名也 貴客梅為清客李為幽客桃為妖客杏為艷客蓮
為溪客木樨為岩客海棠為蜀客躑躅為山客梨為淡客瑞香
為閒客菊為壽客木芙蓉為醉客酴醾為才客臘梅為寒客瓊
花為仙客素馨為韻客丁香為情客葵為忠客含笑為佞客楊
花為狂客玫瑰為刺客月季為痴客木槿為時客安石榴為村
客鼓子花為田客棣棠為俗客曼陀
羅為惡客孤燈為窮客棠梨為鬼客 天矯堅瘦 〔陸游老學庵筆
檜｜｜｜皆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名 記〕檜有二種海
土檜海檜絕難致凡人家所有大抵土檜也 遠自衛明綺夜

炫晝 陸游老學庵筆記楊廷秀在高安有小詩云近紅暮看失燕支丨丨丨丨雪色奇花不見桃惟見李一生不曉退之詩了語之曰此意古人已道但不如公之詳耳廷秀愕然問古人誰曾道予曰判公所謂積李兮丨丨崇桃兮丨丨是也廷秀大喜曰便當增入小序中

瑞花鬪 陸游老學庵筆記蜀孟氏時苑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數百房皆並蒂鬪其狀於畢亭寺門樓之東熱壁閒謂之丨丨丨

上元著花 陸游老學庵筆記歐陽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詩歐詩云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初但謂桃花有一種早開者耳及遊成都始識所謂小桃者丨丨前後即丨丨狀如垂絲海棠曾子固雜識云正月二十

羣延壽 王明淸揮麈後錄道家者流謂蟾蜍萬歲背生開天章閣賞小桃正謂此也芝草出爲世之嘉祥政和初黃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譓以待制守河南有民以爲獻者譓即以上進祐陵大喜布告天下百官稱賀於庭上表云九天膚澤溥及含靈萬歲蟾蜍背生神草本實二物名各一芝或善丨丨或能丨丨乃合爲於一體尤特異於百辟

春黃秋紫 王楙野客叢書此云春蘭秋蘭各有異芬不如秋蘭之香尤甚於春蘭也蘭有二種邵伯溫曰細葉者春花花少濶葉者秋花花多離騷紉秋蘭以爲佩又曰秋蘭兮靑靑綠葉兮紫莖今沅澧間所生在丨則丨在丨則丨然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郁也

靈根夜吠 張端義貴耳集蓬萊閣崇禮在太學前廊稍陵有進枸杞根如大犬作質步學官令前廊貫述皆不下筆某欣然賞之其用一句丨丨丨丨樂學皆服用東坡詩靈庬或夜吠又出白樂天枸杞詩因此夜登王堂

四出 史繩祖學齋佔畢花中惟岩桂丨丨今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出惟岩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

對青 許觀東齋紀事竹之異亦頗多成都古今記云丨丨竹竹黃而溝靑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湖中亦有之惟會稽頗多彼人呼黃金間碧玉嚴州有一種小竹曰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鍼凡所以爲竹無不具前輩詩有小竹如鍼能具體即此也

十二時竹 洪巽暘谷漫錄安福西鄉地名下莊有同俊杈若官得丨丨丨丨一根於其州植之家庭以非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也久不苟及云矣又多憔悴不竹故歷有餘年猶而竹若經得三竹續節曰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凡十二字點畫可數

杏株開薔薇 郭象既甫志呂仲發題識宰安吉日縣圃有大丨一丨十月間忽丨花四朵全是丨丨殊不類杏白是呂從劉恭甫樞密之辟不逾年凡四遷猶亦花之瑞也

竹醉日 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五月十三日謂之丨丨丨能生日可種竹齊民要術所謂丨丨丨也

山林之風 程棨三柳軒雜識余嘗評花以爲梅有丨丨丨丨杏有閨門之態桃如倚門市倡李如東郭貧女

闢地十畝移種成列環潔輝映夜如對月 周密齊東野語梅花爲天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歲乙巳余得曹氏荒圃於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散漫弗治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又增取西湖北山別圃江梅合三百餘本築堂數間以臨之又挾以兩室東植千葉緗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前爲軒如堂之數花時居宿其中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因名曰玉照復開澗環繞小舟往來未始半月捨去自是客有遊桂隱者必求觀焉

全文武之才盡悲歎之態 周密齊東野語調羹止渴梅丨丨丨丨學舞貪眼柳丨丨

叢生苔間 周密癸辛雜識宜興縣之西地名石庭其地十餘里皆古梅苔蘚蒼翠宛如虬龍皆數百年物也有小梅僅半寸許丨丨丨丨然著花極晚詢之土人云梅之早者皆嫩樹故得春最早樹老則得春漸遲

五花同幹 周密乾淳起居注太上宣上同至飛來峯看放水簾時荷花盛開太上指池心云此種丨丨丨丨近伯圭自湖州進來前此未見也

枯柯再生 寫林公謂成都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刻在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聖朝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丨丨丨丨時人異焉三國至乾德丙寅歷一千二百餘年枯而復生於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實并舊枝猶存者若老龍之形

天棘 釋惠洪冷齋夜話王仲正言老杜詩江蓮搖白羽丨丨是

青絲高秀實曰天棘天門冬也天門冬一名顛棘非天棘 火失
也王元之詩曰水芝臥玉腕天棘舞金絲則天棘蓋柳也其
刺把都〔陶宗儀輟耕錄〕｜｜｜｜者回回地所產藥也其
沙如木鱉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有湯引
鎖鎖〔陶宗儀輟耕錄〕回紇野馬川有木曰｜｜燒之其火經年
不滅且不作灰彼處婦女取根製帽入火不焚如火鼠布
云 雲錦〔陶宗儀輟耕錄〕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遊處也野雲
廉公一日於中置酒招疏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
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執荷花右手執杯歌小聖樂行酒趙
公喜即席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蓋漣漪主人自
有滄洲趣遊女 種紙〔袁稱潛懷素傳〕素疎放不拘細
仍歌白雪詞 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貧無紙乃種
蕉葉萬餘株以供揮灑 御衣黃〔劉斧青瑣高議〕宮中牡丹品最
人間之曰吾｜｜耳 上者｜｜｜次曰甘草黃之曰
建安黃次皆紅紫各有佳名終不出三花之上他日宮中貢一
尺黃乃山下民王文仲所接也花面幾一尺高數寸祗開一朶

絳幃籠 建安黃〔見上〕
護之 天黃〔見上〕〔採蘭雜志〕簡徐女子侍女同種則香放名｜｜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二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三

儀飾部一

儀仗

畫日月於太常〔子華子〕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備十有二章黼黻九旂爛如
也 十有二章〔見上〕 設張容〔荀子正論〕｜｜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 持輪挾輿先馬
荀子天子乘大路越席以養安側載睪芷以養鼻前有錯衡以養目
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三公奉軛持納諸侯｜
｜｜大侯編後大夫次之 介而坐道〔見上〕 旌信〔荀子〕龍旗九斿所以
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坐道
｜｜ 養威〔荀子〕持虎蛟韅絲末彌龍所以｜｜也 婦官染采〔呂氏春秋〕命｜｜黼黻文章必
也

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勿敢偽詐以 昭庸顯明
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國語服物｜｜采飾｜｜法庸功也昆服旗 渠門〔國語〕大路龍
章所以昭有功采色之服所以顯明德也 旂九旒｜｜
赤旂注渠采旂 戰國策干拙｜｜而知兒首注旃曲柄
門亦旂名旃旌旗旌幢也爾雅旄牛尾為竿頭 百夫荷
以先驅〔史記周本紀〕｜｜旗｜｜ 皁游〔史記秦本紀〕贊禹功其錫爾｜｜ 黃屋左纛
史記項羽紀紀信乘｜｜｜車傅 法駕〔史記漢文帝紀〕奉天
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 子｜｜迎於代邸注
索隱引漢官儀云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
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
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
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 畫雲氣車〔史記封禪書〕文成言曰上即
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
神物不至乃作｜｜｜｜
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 發國遷〔史記李斯傳〕｜｜之徒執職傳警〔史記叔孫通傳〕

於是上帝倘出於百官｜｜　六尺輿史記袁盎傳孝文帝出趙
｜｜按職官廣曰一作幟　可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
聞天子所與共｜｜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
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　魚須
史記司馬相如傳靡｜｜之橈旃與｜｜之珠旗注郭璞
明月日以海魚須為旃旌言撓弱也通呂為旃也漢書音義曰
以明月珠　羽蓋　史記司馬相如傳下靡蘭蕙上拂　鏤象史
綴節旄　丘｜｜史記錯翡翠之威蕤繆繞｜｜記
司馬相如傳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六玉虯　皮軒　道游　史
注郭璞曰｜｜山所出鑾輿有鏤錫龍屬也　記
司馬相如傳｜｜後｜｜王郭璞曰皮軒革車也或曰郎
曲禮有｜駙則載虎｜者也道道車前游車皆見周禮也　雲
罕　史記司馬相如傳載｜｜注索隱曰張揖曰罕車也前有九
旒｜｜之車皆以｜｜為旌旗皆非也且案中朝鹵簿圖
云｜｜鷺駟不兼言九　朱輪　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
旒｜｜與九旒車別也　｜｜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

陛戟　漢書霍光傳期門武士｜｜陳列殿下　繡絪馮黃金塗　韋絮薦輪　漢書霍光傳作乘輿
萌如畫｜｜｜｜｜｜　漢書韓延壽傳駕四馬傅總建｜｜幢之　漢書
｜｜｜｜｜｜　幢棨羽旄　傅總建｜｜植｜｜　揚雄
漢書足寒與遡登　鄧偽旖柅　漢書揚雄傳鳴聲赤而軼澤帶　萬
大江皇今翳｜｜　分夫何旟旐｜｜之｜｜也
馬下乘　漢書揚雄傳敦｜｜於華後威咸　漢書揚雄傳建光耀
中營今方玉車之｜｜之長繁今昭｜｜之
｜｜注服虔曰華蓋華蓋　洪頤旗　漢書揚雄傳作泰壹樂
也師古曰威咸皆威蕤也　樹｜｜注服虔曰其
顏師古曰名也　豹尾　漢書揚雄傳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　蔡取流旃　漢書揚雄
名也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閒｜｜中
傳迺鞭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　曜日元旄　見上　歷天捎星
之｜｜彌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元旄
漢書揚雄傳上｜｜　綵車　漢書王莽傳莽乘｜｜從陸師古
之旂曳｜｜之旃　曰｜｜皇孫之車天子出行令莽乘

之以朱鉞金戚　漢書王莽傳左建　乾文車坤六馬　漢書王莽傳
從｜｜｜右建｜｜　五成將乘｜
｜駕｜｜｜皆有鶴鳥之毛服飾甚偉每一將各置左右前
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持節稱太
一之使帥持幢　馬衣　漢書王莽傳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郎
稱五帝之使　主莽謁見大駕乘六｜以五采毛為龍文
古曰以被馬上也　法物　後漢書光武帝紀益州傳送公孫述
｜蓋角長三尺注師　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
始　玉青蓋車　後漢書安帝紀太后與兄鄧騭定策禁中其夜使
備　騭持節以｜｜｜迎帝齋於殿中皇太后御崇
從殿注續漢志曰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
華蚤皇子為王錫以乘之故曰｜｜｜皇孫則綠車　充庭　漢後
書安帝紀四年春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車注每大朝
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於庭故曰｜｜｜車也以年飢故不陳　朱
班重牙　後漢書輿服志乘輿金根安車立車輪皆｜｜｜貳
轂兩轄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

吉陽筩衡立衡橫文畫輈羽蓋華蚤建大旂十二斿畫日月
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鍐方釳插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
金就十有二左纛以犛牛尾為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是為
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白馬者朱其
尾尼為朱鬣云所御馬六　繆龍文虎　見上　吉陽筩　見上　華蚤　見上　金鍐
餘皆駕四後從為副車
方釳　見上　朱旄　見上　羽析幢翳　後漢書輿服志戎車蕃以矛麾　緹輪
金鼓｜｜｜｜轄胄甲弩之箙
後漢書輿服志獵車其飾皆如之重輞｜　闟豬　見上　交路幨裳　後漢
｜緹總纁之一曰闟豬車親校獵乘之
書輿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加｜｜｜非法
駕則乘紫罽軿車雲𣝔文畫輈黃金塗五末蓋蚤左右騑駕三
馬　黃金塗五末　見上　八十一乘　後漢書輿服志乘輿大駕公卿奉
引大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
｜｜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　武剛車　後漢書輿服志輕
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　車古之戰車也洞

朱輪輿不內不㨂建茅戟幢麾轒輼弩箙藏在武庫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在鹵簿中諸車有茅戟其飾幡斿旗幟皆五采制度從周禮吳孫兵法云有巾有葢謂之｜｜｜武剛車者為先驅又為屬車輕車為後殿焉

鳳凰闟戟 後漢書輿服志前驅有九斿雲罕｜｜｜｜皮軒鸞旗皆大夫載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翅非也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

雞翅 見上

豹尾以前比省中 後漢書輿服志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皆皁葢赤裏朱轓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

赤罽汗 後漢書輿服志諸馬之文案乘輿金鍐方釳插翟象鏤龍畫總沫升龍｜｜｜青兩被鸞尾附馬左右赤珥流蘇飛鳥節赤雁葉皇太子亦加之王公列侯鏤錫又繁朱鑣朱鹿朱文絳扇汗青被鸞尾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青被尾當盧乂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騑駕云

鸞尾 見上

棨戟 後漢書杜詩傳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注漢雜事曰漢制假｜｜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代刻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也

傳車驂駕垂赤帷裳 後漢書賈琮傳為冀州刺史舊典｜｜｜｜｜｜｜｜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迺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

長庚飛鈴 後漢書馬融傳乘輿乃以吉月之陽朔登於疏鏤之金路六驥騶之元龍遝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修橦曳｜｜之｜｜載日月之大常棲招搖於元戈注枉矢於天狼羽毛紛其髟䰐揚金嫛而拖玉瓌

金華青葢爪畫兩轓 後漢書董卓傳卓遂僭擬車服乘｜｜｜｜｜｜｜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注金華以金為華飾車也爪者葢弓頭為爪形也轓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彩續漢志曰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葢金華蚤畫轓竿摩謂相逼近也今俗以

事干人名謂｜｜之相干摩

竿摩 見上

騶虞幡 晉書安帝紀以後將軍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鎮北將軍劉牢之為元顯前鋒前將軍譙王尚之為後部以討桓元遣兼侍中齊王柔之以｜｜｜宣告荊江二州

鵰羽仗 晉書禮志元帝大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

重轂貳轄 晉書輿服志玉金象革木等路是為五路並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為橫文二十輻法月之數｜｜｜｜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鈴金薄繆龍之為輿倚較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樞文畫輈及輔青葢黃為裏謂之黃屋金華施橑末橑二十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為鵾翅加以金銀雕飾故世人亦謂之金鵾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棨戟於車之右皆橐而施之棨戟韜以黼繡上為亞字繫大蛙蟆幡

法月 見上

飛鈴 見上

象宿 見上

金鵾 見上

韜以黼繡上為亞字 見上

鈎膺玉瓌龍輈華轙 晉書輿服志五路皆有錫鸞之飾和鈴之響｜｜｜｜宋書法駕行則五路各有所主不供出臨軒大會則陳乘輿車輦旌鼓於其殿庭

五時五帝 晉書輿服志周禮惟皇后有安車也王亦備之自漢已來制乘輿乃有之有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名為｜｜車俗謂之｜｜車

耕根 晉書輿服志｜｜車駕四馬建赤旗十有二旒天子親耕所乘者也一名芝車一名三葢車置耒耜於軾上

三葢 見上

蹋猪 晉書輿服志獵車駕四馬天子校獵所乘也車輞漫輪繆龍繞之一名闟戟車一名蹋猪車魏文帝改名｜｜車

鸞旗 晉書輿服志｜｜車駕四先輅所載也鸞旗者謂析羽毛而編之列繫幢傍也

建華 晉書輿服志｜｜車駕四凡二乘行則分居左右

記里鼓車 晉書輿服志｜｜｜｜駕四形制如司南

羊車 晉書輿服志｜｜一名輦車其上如軺伏兕箱漆畫輪軛

畫輪 晉書輿服志｜｜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車

御衣 車御書車御藥車皆駕牛

御書 見上

御軺見御乘上　雲母晉書輿服志||車以||飾犢車臣下不得乘以次王公耳　皁輪晉書輿服
志||車駕四牛形制猶如犢車但||漆輪轂上加青油幢朱絲繩絡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特加之　四望晉書輿服志位
至公或||二望夾望車步幢車駕牛形制如皁輪但不漆轂耳王公大臣有勳德者特給之　三望上見　夾望上見
通幰晉書輿服志||車駕牛猶如今犢車制但舉其幰通覆車上也諸王三公並乘之　小使晉書輿服志||車
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　追鋒晉書輿服志||車去小平蓋如通幰如軺車駕二||之名蓋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陣
之間是爲傳乘　紫罽軿晉書輿服志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帷裳雲樻畫轅黃金塗五采蓋
瓜施金華駕三左右騑其有見小君則乘|||車雲樻畫輈黃金塗五采駕三　雲樻畫轅上見　赤罽軿
晉書輿服志長公主||||赤罽軿車駕兩馬公主王大妃王妃皆油軿車駕兩馬右騑公主油畫安車駕三青交路以紫絳罽軿車

駕三爲副王太妃二夫人亦如之　油罽上見　給鼓吹駙馬晉書平原王幹傳武帝踐阼封平原王邑萬一
千三百戶|||||一匹加侍中之服　緹幰晉書賈充傳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
鼓吹||||兵萬人騎二千　赤幢曲蓋晉書何雄傳泰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鼓吹　輶軒晉書潘岳
傳望||||而翩振　方綵晉書潘岳傳表朱元於離坎兮飛青縞於震兌中黃暉以發揮兮||紛其繁會　五路
九旗晉書潘岳傳||||鳴鑾揚旆瑤鈒入蕤雲罕晻藹　瑤鈒入藥上見　文虎伏軾龍首
衛輗宋書禮志||||||鸞雀立衡櫠文畫輈翟羽蓋黃輿所謂黃屋也金華施橑末建太常十二旒畫日月
升龍駕六黑馬施十二鸞金爲叉髦插以翟尾又加髦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所謂左纛輿也　行一里木人
輒擊一槌宋書禮志計里車未詳所由來亦高祖定三秦所獲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車||||||大駕

內何以夾指南　前怪畏旃頭宋書禮志晉武帝嘗問侍臣旃頭何義彭推對曰秦國有||||觸山截水無不崩潰
唯||||故虎士服之則奉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摯虞決疑無所是非也徐爰
日彭祖之說各言意義無所承據案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罼罕前引畢方昴員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
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　畢方昴員上見　鍾虡飾金輅懷音宋書樂志皇帝當便殿奏休成
之樂歌詞翠蓋燿澄輝奕凝宸|||||　旒齊雲舒翠華競搏齊書樂志諸容輅序佾文靜縣
宸儀發蹕衛術淨蓋|||||　羽警金鐸齊書樂志||從動||||時遊　重蓋麒麟頭齊書
輿服志但阻水明刃加其轡爲||||又作||||采畫以馬首後之道明臣子孫從行門間車騎有莊載自前史器必依禮服
飾行法凡其義象天於方法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蓋之飾表之志緣此爲疏爽又假爲蓋首加乎馬頭車不師古辭或可

施建武中明帝乃省重蓋等　香衣齊書輿服志晉武帝給安平獻王孚雲母恭晉中朝又有||||渡江左唯御所乘
青油齊書輿服志||||此卽是謂輪幔車　三公禮行所乘齊書輿服志青蓋安車朱轓漆班輪駕一左右
騑通幰車爲副諸王禮行所乘皁蓋安車朱轓漆班輪駕一通幰牛車爲副||||||　俠轂白直齊書豫章
王嶷傳嶷自陳曰臣自還朝便省儀刀捉刀左右十餘亦省唯郊外遠行或復暫有人從亦省服身今所牽仗二||||||
其七八||人車無大小皆必校上啟伏度聖心脫未委曲或有言其多少不附車貿節希即賜垂教又啟揚州刺史舊有六白
領合扇二白拂臣脫以爲疑不審此當云何　白領合扇上見　白拂上見　煥爛四繖齊書長沙
王晃傳晃便弓馬多從武容爍赫都街路人爲之語曰|||||　儀纛齊書始安王遙光傳遙光行還入城風飄||
出城外　大小輦齊書魏虜傳其車服有||||皆五層下施四輪三二百人牽之四施組索備傾倒轀車建龍旂尚

黑四輪軒魏書魏房傳爲｜｜｜會日六七十人牟上殿元三駕魏書太武帝紀天興二年春正月甲子初
祠上帝於南郊以世祖神元皇帝配降壇視燎成禮而反乙丑曲赦京師始制｜｜之法十二牙旗魏書奚斤傳
魏初大將行師唯長孫嵩與斤得給｜｜｜斤征河南獨給備幼及｜｜｜朱畫步挽魏書高車傳正光中伊匐遣使朝貢
因乞｜｜｜一乘并幔褥鞦靽一副繖扇各一繖扇上見青曲
枝青曲蓋五枝赤漆扇五枝鼓角十枝詔給之
蓋上見赤漆扇上見大樓小樓魏書禮志｜｜輦輞十二加以玉飾衛輪雕縷與輦輅同駕牛十｜｜輦
轅八衢輪色數與大樓輦同駕牛十二
天子太皇太后皇太后郊廟亦乘之以二十四爲節周書宣帝紀改
大成元年爲大象元年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
稱天臺冕有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武賁持鈒
馬上周書宣帝紀行幸同州增候正前驅戒道爲三百六十乘
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鼓樂俱作又令

稱鼓節周書李延孫傳父長壽性雄豪有武藝
警蹕以至於同州少與蠻酋結託屢相招引侵滅關南孝
昌中朝議恐其爲亂乃以長壽爲防蠻都督給其｜｜以慰其
意長壽與因此遂得任用亦盡其智力防遏桑蠻伊川左右寇
盜爲之稍息鼙毦隋書煬帝紀大業二年三月庚午車駕發江都先
是太府少卿何稠太府丞雲定興盛修儀仗於是
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之用
者殆無遺類至是而成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
萬騎入於東京初駕｜象後以六駝代之隋書禮儀志大象初遣鄭譯
閱視武庫得魏舊物取九異
者並加雕飾分給六宮有乾象輦羽葆圓蓋畫日月五星二十
八宿天街雲罕山林奇怪及游麟飛鳳朱雀元武騶虞青龍駕
二十四馬以給天中皇后助祭則乘又有大樓輦車龍輈十二
加以玉飾四轂六衡方輿圓蓋金雞樹羽寶鐸旒蘇鸞雀立衡
六螭龍銜軛建太常畫升龍日月駕二十牛又有象輦左右金
鳳白鹿仙人羽葆旒蘇金鈴玉佩｜｜｜｜｜｜｜｜｜｜井

仗游仙小樓亦駕十五馬車等合十餘乘皆魏天興中之以
所制也何帝至是盡復御之復令天下車皆以庫成木爲輪
渾成木爲輪上見赤欘杖隋書禮儀志左右衛左右武侯大將軍領左右大將軍並武弁絳朝
服劍與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褶金玳瑁裝兩襠甲雖
左右武衛大將軍執｜｜｜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侯將軍
領左右將軍左右監門衛將軍太子左右衛左右宗衛左右內
等率左右監門郎將及諸副率並武弁絳朝服劍佩綬侍從則
平巾幘紫衫大口袴褶金裝兩襠甲左右
武衛將軍太子左右宗衛率執白檀杖白檀杖上見龍環金飾
大刀隋書禮儀志後周警衛之制置左右宮伯掌侍衛之禁各
更直於內小宮伯貳之臨朝則分在前侍之首並金甲各
執｜｜｜｜｜｜行則夾路車千秋萬歲隋書虞內史奏改周代旗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元武｜｜｜｜
之旗皆貫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隋書閻毗傳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
所制也

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
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爲可毗對曰臣初定數
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
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
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
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
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旗旒之數爰及
冕玉皆同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王平陳因以爲法今憲
章往古｜｜｜｜｜｜｜｜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
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
此類須彌平坐隋書何稠傳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
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逼乃廣爲
也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
內復起｜｜｜天子獨居其上刺史肉傳北史崔悛傳初悛爲常侍求人修起
居注或曰魏收可悛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爲之又欲陷
收不孝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

習過徐州悖備｜｜｜迎之使人相聞收口勿皆儀稱多於右力也收語塞急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動何稽古之有倭自以門伐素高豺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 **假旌節** 傳唐書顏王璵傳初李命之蕃卒遂不逞受節綿州司馬史貴番說曰王帝子也且爲節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節單騎往進人所瞻仰請建大纛蒙之油幾旌節狀先驅道路足以威衆璵笑曰但爲真王何用｜｜｜乎 **能街唱道** 唐書溫造傳左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臣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若不糾繩實廢彝典 **衛內五衛** 唐書儀衛志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號一曰供奉仗以左右衛爲之二曰親仗以親衛爲之三曰勳仗以勳衛爲之四曰翊仗以翊衛爲之皆服鶡冠緋衫袂五曰散手仗以親勳翊衛爲之服緋絁繡野馬皆帶刀捉仗列坐於東西廊下 **一嚴再嚴三嚴** 唐書儀衛志天子將出前二日大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庭畫漏上五刻駕發前

發七刻擊一鼓爲｜｜前二刻擊二鼓爲｜｜｜作中版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前二刻擊三鼓爲｜｜｜諸衛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殿庭 **香路** 唐書儀衛志次｜｜｜一有衣繡以黃龍旗者四人服如衛衣都尉 **雉尾障扇** 唐書儀衛志次｜｜｜｜同號者騎夾繖 **花蓋** 唐書儀衛志次｜｜二叉一次俾倪十二左右橫行 **俾倪** 上見 **黃鉞** 唐書儀衛志次｜｜車上建黃鉞駕二馬左武衛隊正一人在車駕士十二人 **佈以馬道** 唐書儀衛志次告止旛四傳教旛四信旛八凡旛皆絳爲之署官號篆以黃｜｜｜取其疾也 **儀刀誕馬** 唐書儀衛志皇太子宮行滿道｜｜｜｜皆減半乘輅車而已 **排城** 唐書百官志行幸設三部帳幕有古帳大帳次帳小次帳小帳凡五等各三部其外則設以｜｜ **南衙立仗馬** 唐書百官志飛龍廐日以八馬仗列宮門之外號｜｜｜｜ **拂翟** 宋史禮志帝自大次至版位內臣二人執翟羽前導號曰｜｜一人 **厭翟車** 宋史禮志前出宮一日兵部等其鹵簿陳小駕鹵簿於宣德

門外太僕陳｜｜｜東偏門內南向其日未明外命婦應採桑及從採桑者先詣親蠶所幕次以俟起居 **半仗角仗** **細仗** ｜宋史儀衛志其殿庭之儀則有黃麾大仗黃麾｜｜黃麾｜｜凡正旦冬至及五月一日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發冊受寶則設細仗 **合璧連珠雷公電母** 宋史儀衛志日月｜｜旗一在左星｜｜旗一在右｜｜｜｜旗各分左右 **扶搜旗** 宋史儀衛志每｜｜｜一十七人搭材衣大五色官相花衫勒帛 **搭材** ｜見 **珍珠七寶翠毛華樹** 宋史儀衛志宮中導從之制本｜｜｜｜｜｜二人衣緋絝衫本金寶山二人衣緋繡袍衣能服合二人衣緋繡金袍並扇腳幞頭 **金寶山** 見上 **龍騰合** 上見 **行** 宋史儀衛志天上宮儀衛稱排禁衛｜｜一十人 **行門** 宋史儀衛志皇太后儀衛殿前指揮使兩班左班都虞候一人都知一人｜｜二人長行二十人帶器械右班指揮使一人都知一人行門二人長行二

十人帶器械 **寶符** 宋史儀衛志元符二年徽宗即位兵部侍郎黃裳言南部大駕鹵簿名物除用與故制殊外餘因時事取名伏見近者興校元符茅山之上日有重輪太上老君見門發紅光武夷君廟有仙鶴臣請以爲旗號曰｜｜曰重輪曰祥光曰瑞鶴從之 **重輪** 上見 **瑞鶴** 上見 **雀頭** 宋史儀衛志｜｜一名鶴珠正衛志少也香木爲之四足緣山以龍卷之中面用絲織雲龍四圍錯采繪走龍形微曲上加緋羅繡停裹以緋羅繡帕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擁之爲前驅爲不設則以朱回絡之 **柯舒** 宋史儀衛志｜｜黑漆棒也制同車輻以金銅釘飾撲又作舒 **甲騎具裝** 宋史儀衛志｜｜｜｜甲人鎧也具裝馬鎧也甲以布爲裹黃絁表之青綠畫爲甲文紅錦緣青絁爲下幫絡幹爲絡金銅錢長短于膝前膺爲人面二自背連膺纏以錦臆乾具裝如常馬用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 **孔雀** 宋史占城國使開寶七年又貢｜｜｜｜遼史儀衛志輿人二兩人將越四十斤 **錦絡帶繖** 之天子用｜｜｜｜行龍翔

虎步（金史海陵本紀詔罷｜｜｜｜軍乃牛置）一品傘（金史拔答海傳性倜儻不羈有父之風年十五太祖易
以｜內外仗（元史世祖紀聖誕節初立｜｜｜｜及其和署樂位）劈正斧（元史禮樂志元正受朝儀守常
出閣既節鳴鞭二侍儀使斥通事舍人分左右引擎執護尉｜中行爭二人引殿外第工斧直正門北面六導從側卷序
一立繡鞭竿（元史輿服志鞭竿｜｜｜如角鞭鉤下有小橫木紉以朱絲絲絡角絡珠佩一帶帶末有金銅鈴）
皁旗（宋周書其內天子車立馬乘亦青陰衫｜｜）閣右旗齊修夫大旗齊軾（左昇｜劉向新序楚
文者則之歐鹿疏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旃之長拖地芊
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抽弓於韔援矢於箭引而未發
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拘
地故也｜之｜於｜｜之｜於｜今子擲國有名大
人有赦一等文之所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
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

文爲江南令而大治御仗二百一十有九羽儀三百（唐六典衛尉掌邦國器械文物之事凡｜｜之物｜｜之物）
火城（宋國史補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於城東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內僚問疾有司就私第設燎次
自千牛以下各分而典掌之每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傘列燭有至五六百炬者謂
排班每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傘列燭有至五六百炬者謂之｜宰相｜｜將至
謂之｜宰相｜｜將至）洞案（宋邵伯溫聞見錄子苗頗門下省會大
則衆少皆撲滅以避之子排正仗吏供｜者設於前
戮兩螭首間案｜設於香熾修注官夾案立子詰吏何名洞
不知予思之通朱黍爲案故名曰洞耳丞相公序許其人
勞各常｜｜（宋邵氏聞見錄記館職宋公著國庫記至｜｜不能得其
營）猊座（宋史禮志偶問諸儒無有知者予後十餘年方得其義矣
用之始編問無有知者文臣兩制武臣節度
此方有氏梁以首大猊座不曉可謂｜｜文臣兩制武臣節度
如此故天保一作猊座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乘二月徹無
宗日視朝宰相乘則皆乘之徹亦如之猊似大猴牛川中其谷巨
最長色如黃金取而縫之數十斤成一座價直錢百千皆用紫
紵縲以爲因金金鋤法錯其制度無殊別政和中有久次卿監
者亦乞之時詔預賜猊座得躁進之目坐此斥罷或云猴毛以
精不不敢先公使北時已作猊座則使武臣乘紫絲座
故事歸北庭制亦乘猊座金鞍重將命也大觀中國信
以禮部郎中鄭久中充使承學仰見禹禍中華古今注武王
度使節質先借使逐俱乘猊座　軒車代紂大風折蓋太公因
折蓋之形制亦爲曲蓋以賜將帥自漢　玉斧（蔡絛鐵圍山叢談藝祖受命之初｜｜｜｜夢得石林燕語崇政殿
朝乘輿用謂曰｜｜嘉有罪號者賜其一玉斧
即舊講武殿舊制不甚大崇寧初改後殿十步因增舊制發
其基正中袱，大七八寸玉色如截肪兩旁碾波浪甚能文
如胡髮制作極巧妙余領左史時每見之殿其下必
有寶器將之鎮今乘輿行幸則於後置之也
以朱武臣以黑（宋葉夢得石林燕語節以鐵爲之一節一麾文臣
一節一麾旌二幟旌二凡八物皆以紅繒爲之旗一龍虎旌
凡幟上爲塗金銅龍頭以朴旌加木盤節以金銅葉爲之盤三
皆加紅絲爲麾鎗亦施木盤鉤紅以赤黃布畫豹文皆以髮

漆爲杠｜｜｜｜｜旗則綢以紅繒節及麾鎗則綢以
碧油故謂之碧油紅旆受賜者藏於公宇私室皆別爲堂號節
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號衙　碧油紅旆（見上）
門唐制有六纛今無有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三終

儀飾部二

符節

相授管子符節印璽典法筴籍以丨丨也 尺六寸 周禮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
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各為丨丨丨之左券右券 商子以
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 左券右券丨丨予
吏之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謹藏其丨丨木柙以室
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即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 如月應日
關[illegible]子節璽相 荀子關市幾而不征丨丨禁止而不偏如
信丨丨丨丨 質律 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質律
剡也可以為法 珪璧瑗玦 荀子聘人以丨問士以丨召
故曰質律也 人以丨絕人以丨反絕以丨

為符 呂氏春秋墨者鉅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丨丨以丨丨約曰符合聽之 瑞節 國語為車服旗
章以旌之為贄丨丨以鎮之 剖符 戰國策蘇秦使使者操王之重洪列諸侯丨丨於天下 合符釜山 史記黃帝
紀丨丨丨丨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於釜山猶禹會諸侯於塗山然也 符六寸 史記秦始皇紀數以十為紀丨
法冠皆丨丨 銅虎竹使 史記孝文帝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按銅虎後亦名金虎見恩志
異主 持節歸節 史記汲黯傳臣謹以便宜丨丨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丨丨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傳 臥起操持 漢書蘇武傳杖漢節牧羊丨丨丨丨節旄盡落 棄繻 漢書終軍傳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
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
夫西遊終不復傳還丨丨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
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遮前丨丨丨止也 謁者代持 漢書王莽傳衛常持節所止令丨丨丨丨之 新使五

威節 漢書王莽傳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丨丨丨丨曰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旄牛尾 後漢書輿服志
注漢官儀曰節所以為信也以竹
為之柄長八尺以丨丨丨為丨 鐵印文符 後漢書百官志凡居宮中者皆有口
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為
丨丨丨丨案省符乃內之 封棨傳 後漢書百官志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史為
丨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 明著國命 斂作威重 後漢書杜詩傳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
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
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丨
丨丨丨丨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
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
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 白虎幡銀字棨 宋書王准之傳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宮使二更開廣莫門南臺
云虎須丨丨丨丨丨丨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元保奏免御史
中丞傅隆以下是前繳啟曰既無墨敕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

異虛設元嘉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
為非禮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棨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之失
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 答有或慮詭不奉旨 宋書謝莊傳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於時世祖出行夜還敕
開門莊居守以丨丨丨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讌
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於
遊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歸容恐不
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稟命出牖
盡此而已 梁書曹道恭傳道恭疾篤令取所持節謂僧[illegible]曰丨丨丨丨即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
可與棺柩相隨家皆流涕從僧[illegible]道恭兄子也 朝廷授此非以為飾 梁書韋叡傳四年王師北伐詔叡都
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
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
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受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
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

也若能拔之其城自拔衆皆猶近疑敵指其飾曰||||||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死戰魏軍果敗走圍急攻之中宿而城拔 **火熾** 梁書蕭景傳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符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按南史作符如火則||當爲句 **青龍騶虞朱雀元武** 隋書百官志開皇七年夏四月癸亥頒||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南方以||北方以||按北史騶虞作白虎

水魚符 隋書高祖紀開皇九年閏月丁丑頒||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 **雌一雄一** 上見銅魚符

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夏五月丁亥制京官五品已上佩||| **玉麟符** 隋書樊子蓋傳進位光祿大夫封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縑二千匹女樂五十人子蓋固讓優詔不許帝顧謂子蓋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皋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別造||||以代銅獸

銀菟符 舊唐書高祖紀義寧二年停竹使符頒|||於諸郡 **木契** 舊唐書職官志倉部郎中員外之職掌判天下倉儲受納租稅出給祿廩之事凡中外文武官品秩有差歲再給之乃置||||一百枚以與出給之司合諸司官人及諸色人應給食者皆給米 **藏左班右** 舊唐書職官志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辨其左右之異|其|而|其|以合中外之契焉一曰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二曰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三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徵召四曰木契所以重鎮守愼出納五曰旌節所以委良能假賞罰 **左三右一左五右一** 舊唐書職官志魚符之制王畿之內||||王畿之外|||||大事兼敕書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 **雙龍符** 舊唐書職官志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之|左右各|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曰青龍之符西方曰騶虎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元武之符左四右三 **專賞專殺** 舊唐書職官志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詣而佩之旌以||||飾以||| **交魚巡魚** 唐書車服志宮殿門城門給||符||符 **雄雌各十二** 唐書車服志將國給符|||||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其國朝貢使各齎其月魚而至不合者劾奏 **月魚** 見上 **魚袋** 唐書車服志隨身魚符皆以||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 **節樓** 唐書百官志節度使行則建節入境州縣築||迎以鼓角 **罷敕玉契** 唐書崔神慶傳是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龜者爲防後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況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亦重愼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慶事於未萌之前故長無悔吝之咎今太子與陛下異宮非朔望朝而別喚名請降||||詔可 **龍牌給牒** 宋史太宗紀端拱二年正月戊午|乘傳銀|復|樞密院| **傳信牌** 宋史眞宗紀咸平六年十月戊寅給軍中|||| **金字牙符** 宋史高宗紀紹興五年十一月庚午朔初置節度使以下|||||命都督府管之給將帥立戰功

者 **一虎一豹** 宋史兵志凡發兵樞密院下符一至五周而復始指揮三百人至五千人用||||符五千人已上用虎豹符 **雙虎豹** 見上 **雄雌木箭** 遼史儀衛志木箭內箭爲雄刻箭爲此皇帝行兵則用之還宮勘箭官執暗符東上閤門使執雌符如勘契之儀 **綠油紅字** 金史百官志大定二十九年牌|：尚書省文字省遞用之朱漆金字者敕遞凡之所左右司掌之有合遞文字則牌送各部付馬鋪轉遞日行二百五十里如臺部別奉聖旨文字亦給如上制 **朱漆金字** 見上 **鹿符** 金史百官志符制貞祐三年更定樞密院用|官押可同兵符統節司用虎符 **銀海青** 元史世祖紀賜河西行省金符||||符各一 **圓符**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四年九月壬辰製銅鍍海青||| **趺爲伏虎首爲明珠** 元史兵志萬戶佩金虎符符|||形||||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 **隨符牒而合之** 唐六典置木契與應出物之司相合以文行用||||||以明出納之愼

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丨唐六典隨身魚符之制左二右丨佩以爲飾刻姓名者去官而納焉不刻者傳而佩之其用則丨丨丨丨丨丨丨皆積將之英蕩是也英蕩上見　青瑣龍虎之別沈括夢溪筆談古之飾如今之虎符

印綬

璽問管子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丨丨之以信其言纔綬丨丨子華子精　印塗子華子如以璽

丨法令之長印商子以左券予吏之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也謹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丨丨丨有擅發禁室印及

丨郎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　禁印入禁室視禁法令及禁剟一字以上罪皆亦不收璽韓非子內門豹爲鄴令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

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丨其丨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丨丨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丨丨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子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柳墟淮南子璽之丨丨正與之正領　璽紐淮南子丨丨之五兩之綸半通之與之復注璽印墟兒也賢者以爲佩　鈕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不由其德丨丨丨丨丨丨亦泰矣　古者大夫印亦稱璽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璽書　懷通侯印歸注璽印也丨丨丨之丨丨璽書璽封書也　鄉里史記李斯傳君侯終不丨丨丨之丨於丨丨明矣　刓弊史記淮陰侯傳韓王見人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丨丨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　持御史大夫印拜之

史記周昌傳高祖丨丨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見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　青綸史記丨丨丨傳佩丨丨　銀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出宫門行謁上人　青　秦官位上卿丨印丨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　金紫漢書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皆秦官丨印丨綬　綠綬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見銅印黑綬　漢書百官公卿表秩比六　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漢書上丨丨自丨比上丨丨丨丨丨丨　少見其綬漢書朱買嚴助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填撫方外不丨丨丨丨丨丨威德並行　臣傳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群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丨丨丨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　懷銀黄垂三組漢書揚雄傳上卒暴遽會稽太守章也　尉嘗不肯將軍不念其歎今而世傳巧詐承傳行塞因用爲　漢書爲顯傳中書僕射牢家丨丨丨丨今卿里是丨過也　繫纓若若與

梁小府丘虞充宗結爲寵交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易罷下故歌之曰牢邪石邪丘虞充邪印何丨丨綬丨丨邪　印　殺漢書匈奴傳建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丨丨丨丨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　劍斷漢書匈奴傳令宗歸將狀于受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　劍擊桴殺木板將雖不指爲漢合於封賊奏以爲堅守都尉貴大伕大吏大監　傳漢書何丨傳曰從樂所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丨丨　傳國璽漢書元后相入咸陽子嬰上秦王了璽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丨丨丨丨　御史刻印章印子戶漢書王莽傳陽公人大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　昔莽以正五年爲黃金印赤紱之師古曰此丨丨之祖也　萬昌王莽傳臣愚以爲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爲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才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丨丨宰衡丨丨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穀如相國朕親臨授焉　高皇帝

璽綬後漢書光武帝紀丙午赤伏符君臣而神奉｜｜｜｜帝注
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
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
封之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
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
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
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
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 武都紫泥封上見
李斯所書上見 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上見 螭一角缺上見 光明章表轉
相結受後漢書輿服志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
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
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多其係璲以為章表故詩曰鞙鞙佩
璲此之謂也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
｜｜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

至孝明皇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乘輿
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為祭服云 剛卯後漢書輿
服志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
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
象牙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蕤諸侯王以下以綬赤絲
蕤縢絲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既決靈殳四方赤青
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
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
剛癉莫我敢當 印文六十六字上見 乘輿黃赤綬後漢書輿服志
凡六十六字｜｜｜｜四
采黃赤紺縹淳黃圭長 四采上見 施玉環鐍後漢書輿服志紫綬
丈九尺九十五首 以上繫綬之間得｜｜
｜｜云 拔首文圭後漢書輿服志凡先合單紡為一系四系為一
｜五扶為一｜五首為一｜文采淳為一｜首
多者系細少者系 解所佩綬以帶忠後漢書李忠傳忠遂與任
粗者皆廣尺六寸 光同奉世祖以為右大將

軍封武固侯明也相｜｜｜ 正郡國印章後漢書馬援傳注東觀記曰
白｜｜｜｜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
書伏字犬外鄉城皋令印皋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
下人人下羊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
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
者事下大司空｜｜｜｜奏可 犬外鄉上見 白下羊上見 紫艾後漢
書馬防傳定弟石黃丹公主付護系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
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餘日賜駮犀具劍
佩刀｜｜綬 飛鵠化石椎破得金印後漢書靈帝紀注張顥為
下邳各一梁相新而後有鵲飛翔近
地令人擿之鵠地化為圓石顥命
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 帶金銀後漢書班超傳今臣
幸得奉節｜｜護
西域注金銀謂印也金 六印磊落驊組流離後漢書蔡邕傳連
印紫綬銀印青綬也 衡者｜｜｜｜合
從者｜ 銀艾後漢書張奐傳公前後仕進十要｜｜ 輝景燭燿
｜｜注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

璽光徹天蜀志先主傳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
璽潛漢水伏於淵泉｜｜｜｜｜｜ 文成仁字
蜀志向朗傳注襄陽記魏咸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
成都得璧玉印一枚｜似｜｜魏人宣示百官藏於相國府
井上五色氣吳志孫堅傳注吳書曰孫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
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日有｜｜｜衆軍驚怪
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 紐交五龍上見
於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
璽印晉書山簡傳｜｜可徙｜｜紫綬
什中紹蠟新昏伯｜｜青朱綬 斗大晉書周顗傳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
如｜ 繫肘
晉書孔愉傳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
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
印龜左顧
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
｜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受天之命皇帝壽
宋書禮志秦興六璽秦制也漢舊儀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
昌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此則漢遵秦也初

高祖入關得秦始王藍田玉璽螭虎紐文曰｜｜｜｜
｜高祖佩之後代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劍俱爲乘輿所寶傳
國璽魏晉至今不廢斬白蛇劍晉惠帝武庫火燒之今亡晉懷
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屬石勒及石勒弟石虎死胡亂
晉穆帝代乃還天府廣韻志林曰傳國璽自在六璽之外天子
凡七璽也漢注曰璽印也自秦以前臣下皆以金玉爲印龍虎
紐唯所好秦以來以璽爲稱又獨以玉臣下莫得用漢制皇帝
黃赤綬四采赤黃縹紺皇后金璽綟綬亦如之於體上綬之色如
此後代變名也晉魚豢王丁以金爲璽孫亮造金璽六
枚是也又有麟鳳龜龍騶驢馬鴨頭雜印今代則闕也 **傳國璽**宋書禮志古
在六璽外上見**金璽**上見**麟鳳龜龍**上見**騶馬鴨頭**上見**鑑璽**
制也漢代者｜｜者何在廣謂或謂之傳璽或謂之**長壽萬年**
沒燹矣則以此璽爲授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乎
宋書符瑞志晉孝武太元元年三月己酉丹陽江寧民
虞由樂｜得日璽璽一紐文曰｜｜｜獻晉王 **多識者**

璽珍乘 宋書百官志法駕出則｜｜｜人｜傳國｜操斬白蛇劍｜｜｜ **一璽官爵立契行**
信 宋書孔琳之傳大璽印者所以｜｜｜｜｜｜官與大
於皇帝貴其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爰封之印及
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印至於內
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不達若謂官名異姓與傳襲
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
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而四
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傳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
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乘其
准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
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
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 **一片金** 宋書百官志梁安任遐爲光祿就王晏乙｜｜｜晏乃啟轉爲金紫不行
帝負 齊書祥瑞志永明九年十一月齊蘭陵廣漢縣於陶所瓦間見有白光窺尋無物自後夜夜輒復有光既經旬日村民

張歷宣堪甚作以人尚見光照內外慶宣疑之以告孔休先
乃共掘以復上璽一鈕方八分上有篆文曰｜｜曲阿縣民
黃興宅今有爲白取函畫衣四丈舒柔軟鮮異雖加採拔隨
而更生夜中恆有白光燭屬大牀似綵綿積疑非常請師卜
佐決上傳占使掘之深三尺 **長承萬福**上見 **六鑄六毀** 宋書王
獲一印一紐文曰人不萬福
景十五年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當
拜印工鑄其印 而鑄｜｜既成顏容不翼補而用之居
就六日**斛擬官印綬在前** 宋書何尚之傳尚巴進位書侍御史宋齊
桓侯卒斛擬官印綬在前｜｜以來此號何嘗大盛何始重其選車
前依倚書二承給三騶儀挹西 **秦始皇玉璽** 南史宋武帝紀
疑留侯 稽衛帝先收其璽綬承位十七記 九月命王長安
見故帝衛中及｜｜ 送之都 **印文爲鳥形** 武帝紀
乃為滬人時方寸古印篆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之所在
且篆刻光照內映｜有之｜｜｜之｜變妙奇巧不類人跡

文曰天 **虎像中得玉璽** 魏書太武帝紀鄴城毀五層佛圖於
安平 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
壽永昌其 大小組綬 魏書孝文帝紀給尚書五等品
且 規以授以官 閑以大小組綬已上朱衣上佩｜｜｜
朱印 周書曰大小鄴曰有人於安郎得玉印 以獻詔以示諸
日印上有篆書二字文曰｜｜新者新也陛下來其命亦是
臨民 **直素朱印** 魏書官氏志崇世朝政移輕人多竊冒軍功
之名 以詔吏部熟尚門加檢覆數得偽階者二百
人因乃表言竊見吏部劾滯多皆竊改換乃授甲兵奏揆頗復
列上鄉閭揀練已得二百餘人明加隱而未發者向有千數
請罪雖恩免猶須州定尚道 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
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勾奏按若名級相應者即於黃素楷
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
吏部 一留兵局與奏按對掌進則防揩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
理從前以來勳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冒之徒輕
爲苟且今請征職白民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

者亦列名銜列階歷階備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並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則付吏部順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勳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敘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目印記一如尚書郎中自掌遞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偽詔從之 **印縫** 見上

于闐玉印 魏書祖瑩傳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是何代之物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

天皇后璽 北齊書穆后傳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城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 **以璽告於太廟** ｜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為穆后之瑞焉

北齊書辛術傳于時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傳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於建鄴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之於齊故衛以進焉

三紐 周書文帝紀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為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為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玉璽｜｜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為天授其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為氏焉

受命璽 隋書高祖紀改傳國璽曰｜｜｜

督攝萬機 隋書禮儀志又有｜｜｜｜印一紐以木為之長一尺二寸廣二寸五分背上為鼻紐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腹下隱起篆書為｜｜｜｜凡四字此印常在內唯以印籍縫用則左戶郎中度支尚書奏取印訖輸內

皇太后皇后璽不行用 隋書禮儀志｜｜｜｜並以白玉為之方一寸二分螭獸鈕文各如其號璽｜｜｜有令則太后以宮名衛尉印皇后則以長秋印

太后以宮名衛尉印皇后以長秋印 見上

神璽 隋書禮儀志皇帝八璽有｜｜有傳國璽皆寶而不用皇帝負扆則置神璽於筵前之右置傳國璽於筵前之左又有六璽其一皇帝行璽封命諸侯及三公用之其二皇帝之璽與諸侯及三公書用之其三皇帝信璽發諸夏之兵用之其四天子行璽封命蕃國之君用之其五天子之璽與蕃國之君書用之其六天子信璽徵蕃國之兵用之六璽皆白玉為之方一寸五分高寸螭獸鈕

方一寸五分高寸 見上

獸頭小綬 隋書何稠傳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朝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飾乎乃加｜｜｜｜及佩一隻

隨身魚 舊唐書高宗紀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

弄印之禁 舊唐書尹思貞傳其年懷貞伏誅乃下制曰國之副相位亞中台自頃邪由號司天憲將作大匠尹思貞賢良方正碩儒耆德閑不復飭清而提知節吉易從匪色難犯微先王之體要敷祗必陳抗倚臣之情權拂衣而謝故以事聞海內名動京師屬年是盤錯根自達必能條理前弊發揮舊章宜承｜｜｜｜式允登車之志可｜｜｜御史大夫

加官告兩字 舊唐書李揆傳時吏部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行用參雜難以征分揆奏請准司勳兵部印文例｜｜｜｜至今行之

倒用司農印 舊唐書段秀實傳韓旻追駕秀實以為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使人走諭靈岳竊令言印不遂乃｜｜｜｜印行以追兵旻至駱驛得符軍人亦莫辨其印文惶遽而迴

貞元冊南詔印 舊唐書南詔傳以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持節冊南詔仍賜牟尋印鑄用黃金以銀為窠文曰｜｜｜｜｜

承天大寶 唐書明皇紀改傳國寶為｜｜｜｜

皇天景命有德者昌 唐書車服志初太宗刻受命元璽以白玉為螭首文曰｜｜｜｜｜｜｜｜至武后改諸璽皆為寶中宗即位復為璽開元六年復為寶天寶初改璽書為寶書

宮官印 唐書車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封令書以｜｜｜皇后以內侍省印皇太子以

左春坊印兒以丙坊印**備天地四方之色**唐書車服志大雙綬璽質黑黃赤白縹綠為純以丨丨丨丨

丨丨**洗印**唐書百官志節度使入境州縣齋印迎於道左視事之三日丨丨祖其刻鈌**欽崇國祀**宋史仁宗紀慶曆八年十一月己亥作皇帝丨丨丨丨之寶**鎮國神寶**宋史仁宗紀皇祐五年十月壬子作丨丨丨丨**五使印**宋史禮志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以王旦為大禮使王欽若為禮儀使馮拯為儀仗使知樞密院陳堯叟為鹵簿使趙安仁為橋道頓遞使仍鑄丨丨丨及經度制置使印給之**有光照宇**宋史輿服志紹聖三年咸陽縣民段義得古玉印自言於河南鄉劉銀村修舍掘地得之丨丨丨丨四年上之詔禮部御史臺以下參驗元符元年三月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及講議官十三員奏按所獻玉璽色綠如藍溫潤而澤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背螭紐五盤紐間有小竅用以貫組又得玉螭首一白如膏亦溫潤其背亦螭紐五盤紐間亦有貫組小竅其面無文與璽大小相合篆文工作皆非近世

所為臣等以歷代正史考之璽之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曰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今得璽於咸陽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與李斯小篆體合飾以龍鳳鳥魚乃蟲書鳥跡之法於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非漢以後所作明矣**令溫柔重改鑄**宋史輿服志乾德三年太祖詔重鑄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印先是舊印五代所鑄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鑄印官祝溫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繆篆即漢書藝文志所謂屈曲纏繞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隨僖宗入蜀子孫遂為蜀人自是臺省寺監及開封府興元尹印悉丨丨丨丨丨為**璽以金盤龍鈕係以暈錦**宋史輿服志凡上尊號有司製玉寶則以所上尊號為文寶用玉篆文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大綬赤小綬連玉環**以龍蚓鳥魚為文**宋史李公麟傳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

堅甚非昆吾刀蟠肪不可治琱法中絕直秦李斯所為不疑議由是定**約宏**遼史儀衛志丨丨印丨丨萬鳥之總名以為印節取疾速之義行軍詔賜將帥用之道宗賜耶律仁先鷹鈕印即此**天璽**葛洪西京雜記元后在家嘗有白燕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為皇后嘗并置璽笥中謂為丨丨也**水德將滅木祚方盛**王嘉拾遺記武王伐紂樵夫牧豎探高鳥之巢得玉璽文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背大篆文**蘭金泥封**王嘉拾遺記丹丘所貢丨丨之丨之以此泥丨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國多以此泥為璽封衛青張騫蘇武傅介子之徒皆受金泥之璽封也**傭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十三田缺門上得鐵印銘曰丨丨丨丨丨丨王嘉拾遺記王溥先時家貧穿井得丨丨丨丨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涓校尉林書降福明神報焉**從於貢鉞之內**唐六典符寶郎掌天子之

八寶及國之符節辨其所用有事則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八寶一曰神寶所以承百王鎮萬國二曰授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三曰皇帝行寶答疏於王公則用之四曰皇帝之寶勞來勳賢則用之五曰皇帝信寶徵召臣下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答四夷書則用之七曰天子之寶慰撫蠻夷則用之八曰天子信寶發蕃國兵則用之凡大朝會則捧寶以進於御座車駕行幸則奉寶以丨丨丨丨**六合大同**尉遲樞南楚新聞盧宗在鎮武時鑄印徵兵文曰丨丨丨丨印**印書**王倚筆錄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熟狀擬定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丨降出不行而已**敕牓印**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予治平初同判尚書禮部掌諸處納到廢印極多率皆無用按唐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百日內須知制誥王元之兵宋給事詩云須知百日掌絲綸又謂員外郎為瑞錦窠員外郎廳有大石諸州府送到廢印皆於石上碎之又圖寫祥瑞亦員

外郎罷所掌令以楚元和初任禮部員外郎有詩曰移不變塗
同|||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今之曆印宜準故事移之
金 沈括夢溪筆談舊制中書樞密院三司使印並|||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爲之塗金餘皆銅鑄而已 印不開
匣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河南縣尉司|||前後相傳|||瓶|||開必境內有盜起但以一水朱記用代行移新舊官交印但易匣
之封 六字爲文|||周必大玉堂雜記翰苑印以翰林院學士印|||耳 眷錄崇德二年少傅監修上兩字微刓
日南慶宗有司 璞純白鈕朱色 陶宗儀輟耕錄文宗開奎章閣
印無加比久者 作二螭一曰天曆之寶一曰奎
章閣寶命臣虞集篆文今上作二小璽一曰明仁殿寶
一曰洪禧命臣楊瑀篆文洪禧||||而號|||| 武氏印
永存 陶宗儀輟耕錄後至元間太師伯顏出太府監所藏歷代
玉璽磨去篆文改造押字以書及鷹坊等物以分散其寵
與叅先以奏請故也獨唐武氏一璽于色瑩白製作如官印璞
僅半寸許因不可他用遂付藝文監收之竟獲不存豈武氏之
智能料
之乎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四終

服飾部一

冠巾

首服 晏子身服不雜綵||不鏤刻 觚廬之理 晏子冠解|||| 冕璪 子華子先王之冕璪解也吹玉則吹
行旒||以示發降之品 鮮冠 墨子昔者楚王||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 約絇 荀子皮弁爵冠
緇纚細修以||其|| 知天時者 莊子||||圜冠者|||| 華山冠 莊子古之道術有在於宋鈃尹文聞其風
而悅之作爲||之||以白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 解果 荀子逢衣淺帶||其冠注||狹隘也 山冠 荀子天子
||||諸侯玄冠大夫禪冕士韋弁禮也 元冠 見禪冕上 章弁 見爵冠 荀子魯哀公問||||於孔
子孔子不對||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
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
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
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丹績之袖 呂氏春秋自縮之冠
||||獬冠 淮南子楚文王好服||||楚國效之汗獬冠如今御史冠 承露 楊子覆結謂之幘巾或謂之||||或
謂之帞頭 楊子自關而東秦晉之郊曰絡頭南楚江湘之間曰
||||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曰幧頭或謂之帑或謂之
髮帶其遍者謂之幧 幧頭 見上 鬢帶 見上 莊首 文中子以||其||也爲冠所元
帶或謂之幧帶
統紘紐 國語王后親織||||公侯之夫人加之以||||||公 緹冠 戰國策黑齒雕題||||秋 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注鯷大鮎
以其皮爲冠 無顏 戰國策宋康王爲||之冠注冠不覆額 黄收 史記五帝紀堯||純衣注索隱曰收冕名
法冠六寸 史記秦始皇紀數以六爲紀符||皆|| 竹皮冠 史記漢高祖紀高祖爲亭長乃以||爲

||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

劉氏冠 上見

冒絮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文帝朝太后以||提文帝注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

冠雄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性鄙好勇力志抗直|||佩豭豚注|以||佩豭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

側注 史記酈生傳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

高山 上見

元服 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注如淳曰||謂初冠加上服也

袒幘 漢書五行志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出遊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帶持刀劍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埜遠至旁縣

步搖 漢書江充傳冠襌纚||冠飛翮之纓注服虔曰冠襌纚故行步則搖以鳥羽作纓也臣瓚曰飛翮之纓謂如蟬翼者也按傳文謂前衣裘類內

飛翮之纓 上見

高廣財二寸 漢書杜欽傳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稱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詆廼為小冠||||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

冕旒黈纊 漢書東方朔傳||而前||所以蔽明||充耳所以塞聰

進賢 漢書雋不疑傳不疑冠||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按後漢書輿服志云進賢冠古緇布冠也儒者之服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至小史一梁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亦兩梁

柱後惠文 漢書張敞傳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彈治之耳注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號||||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廌一角今冠兩角以解廌為名耳

鵕鸃 漢書佞幸傳序孝惠時郎侍中皆冠||||貝帶傅脂粉

麟韋之弁 漢書王莽傳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注李奇曰鹿皮冠

顏短耳長 後漢書五行志延熹中京都幘||||短上長下

綬色為纓 後漢書輿服志冕冠垂旒前後邃延玉藻孝明皇帝

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為十二旒以其采||組||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為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色為組纓旁垂黈纊郊天地宗祀明堂則冠之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刺史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

鵲尾 後漢書輿服志長冠一曰齋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纚為之制如板以竹為裏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楚冠制也民謂之||||非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

如覆杯 後漢書輿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也委貌以皁繒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行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元端素裳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者也

通天 後漢書輿服志||||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却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為述乘輿所常服

遠遊 後漢書輿服志||||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也

璫貂 後漢書輿服志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附蟬為文|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衣服以中常侍惠文冠中黃門童子佩刀云

賜南單于 上見

解豸 後漢書輿服志法冠或謂之||冠||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為冠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建華 後漢書輿服志||冠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縷鹿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春秋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前圓以為此則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樂人服之

知天者冠述 上見

方山 後漢書輿服志||冠似進賢以五采縠為之祠宗廟大予八佾四時五行樂人服之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之

巧士 後漢書輿服志||冠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不常服唯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

簿中次乘例車前以備官者四星云 卻非 後漢書輿服志｜｜冠制似長冠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 卻敵 後漢書輿服志｜｜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二寸制似進賢衛士服之 樊噲冠 後漢書輿服志｜｜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馬殿門大難衛士服之或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 裂裳裹楯冠之 見上 術氏 後漢書輿服志｜｜冠前圓吳制差池邐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 鶡尾 後漢書輿服志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為緄加雙｜｜豎左右為｜冠云鶡者勇雉也其鬥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 表武士 見上 有頍以安物 後漢書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所｜｜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 顏題 後漢書輿服志三代之世法制茲彰下至戰國文武並用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為絳袙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漢興續其顏卻摞之施

巾連題卻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為耳崇其巾為屋合後施收上下群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 絳袙 見上 文長耳武短耳 見上 納言 後漢書輿服志尚書幘收方三寸名曰｜｜示以忠正顯近職也 交讓 後漢書馬援傳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 埤幘狹冠 後漢書梁冀傳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 折上巾 見上 折巾一角 後漢書郭太傳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以為林宗巾 林宗巾 見上 折風 後漢書東夷傳高句驪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形如弁按大加小加高句驪官名 禿巾 魏志王衛二劉傳注典略曰融為九列不遵朝儀｜｜微行唐突宮

掖按融孔融 赤幘 吳志孫堅傳堅常著｜｜ 黑介幘 晉書職官志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右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開府位從公者為文官公冠進賢三梁｜｜｜ 建華 晉書輿服志｜｜冠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古用雜木珠原憲所冠華冠是也 緗幘 晉書輿服志漢儀立秋日獵服｜｜及江左哀帝從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御讀令改用素白幘 白帢 晉書五行志初魏造｜｜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帢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帢 顏帢 見上 白接䍦 晉書山簡傳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 [illegible] 晉書[illegible]傳｜｜欸乃灼灼分明色麗其千千 當服著此 晉書諸葛恢傳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 白綸巾 晉書謝萬傳簡

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為撫軍從事中郎萬著｜｜｜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 幘與冠同色 宋書禮志宋文帝元嘉六年六月辛酉朔駙馬都尉奉朝請徐道娛上表曰謹案晉博士曹宏之議立秋御讀令不應著緗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淺學管見竊有惟疑伏尋禮記月令至者四時之服正見鸞路龍旂赤旂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則黃文極於此無以冠則某服某馬也且幘又非古服出自後代上附子冠下不為衣冠因不革而｜豈容異色愚謂｜恆｜｜｜不宜隨節變綵上合在近謹以上聞如或可採乞付外詳議太學博士荀萬秋議伏尋幘非古者冠冕之服諸無其文案摯虞獨斷云幘是古卑賤執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書曰其執事皆赤幘知並不冠之服也漢元始用宋自今從故司馬彪輿服志曰尚書幘名曰納言迎氣五郊各從其色從章服也自茲相承迄於有晉大宋受命禮制因循斯既歷代成準謂宜仍舊 尚書幘 見上 迎氣五郊各如其色 見上 侍中左貂常侍右貂 宋書禮志

武冠昔惠文冠本趙服也一名大冠凡侍臣則加貂蟬應劭漢官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錬不耗蟬居高食潔目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此因物生義非其實也其實趙武靈王變胡而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故秦漢以來侍臣有貂蟬也徐廣車服注稱其意曰北土寒涼本以貂皮暖額附施于冠因遂變化蓋有乎||||

漢元引幘王莽加屋 宋書禮志幘者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帝額有壯髮始||服之||項禿又|其|也

以幅巾為雅 宋書禮志傅元子曰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

觸樹成岐因而弗改 宋書禮志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之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為國容也徐爰曰俗說帢本未有岐荀文若巾之行||枝||謂之為善||||通以為慶弔服

烏紗帢 宋書禮志明帝泰始九年制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車白帢低幘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

然則士人宴居皆著帢矣

繡帽 宋書五行志魏明帝著||被縹紈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阜諫曰此於禮何法服耶帝默然

司徒狀 宋書五行志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仁統軍赭圻制烏紗絹反抽帽猶民間謂之||||京邑翕然相尚

鹿皮帽 宋書何尚之傳尚之在家常著||||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帽

烏丸帽 宋書鮮卑吐谷渾傳宗虜拓跋燾軍擊慕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西奔白蘭攻破于闐殺戮復至二十七年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若欲率部曲入越巂門并求牽車獻||||女國金酒器胡王金剣等物太祖賜以牽車若虜至不自立聽入越巂虜竟不至也

玉介導 齊書高帝紀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敕中書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此制始自大明末後泰始尤增其侈留此置主衣政是興長疾源可即時打碎凡復有可異物皆宜隨例也

金薄帽 齊書東昏侯紀著||||纔成袴褶||||

平天冠 齊書輿服志平冕黑介幘今||||皁表朱綠裏廣七寸長尺二寸垂珠十二旒以朱組為纓如其綬色

空頂幘假髻 齊書輿服志||||施||||

至于鳳凰度三橋 齊書五行志永元中東昏又造四種帽帽因勢為名一曰山鵲歸林者詩云鵲巢夫人之德東昏寵嬖淫亂故鵲歸其林藪二曰兔子度坑天意言天下將有逐兔之事也三曰反縛黃離嘍者曰小鳥也反縛面縛之應也四曰||||||鳳凰者嘉瑞三橋梁于宅處也

山鵲歸林上見 **兔子度坑**上見 **反縛黃離嘍**上見

解散髻斜插幘簪 齊書王儉傳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朝野慕之相與放效

貂蟬從兜鍪中出 齊書周盤龍傳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世祖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出||||耳

筍籜冠 齊書明僧紹傳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按本傳慶符僧紹弟

佛冠 齊書林邑國傳晉建興中日南夷范稚奴文數商賈見上國

制度教林邑王范逸起城池樓殿王服天冠如||身被瓔珞

穀皮巾 梁書張孝秀傳常冠|||躡蒲履

玉冠金幘 梁書于闐國傳王||如今胡公帽

胡公頭 梁書侯景傳時男女皆露紒富者名以錦纈雜采為帽似中國||||

烏絲布帽 南史梁宗室上傳常陰服微行||||夜出無有期度

玉帽簪 南史陳暄傳陳太建中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向慕焉暄以||||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

紗帽 北齊書平秦王歸彥傳宮內唯天子||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以寵之

戎帽上見

常冠 周書武帝紀宣政元年||月甲戌初服||以皂紗為之加簪而不施纓導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皮弁十有二琪 隋書煬帝紀大業二年二月景戌詔尚書令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大將軍宇文愷內史侍郎虞世基禮部侍郎許善心制定輿服始備輦路及五時副車上常服||||文官弁服佩玉五品已上給犢車通幰三公親王加油絡武官平巾幘

侍稍一品已上給爬梁下至胥吏
服色皆有差非庶人不得戎服 平巾幘 上見 黃大銅珠九旒 隋書
禮儀志進賢冠以鐵為柱卷——|——施珠為獬豸角形 隋書禮
——祀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 儀志法
冠——名獬豸冠鐵為柱其上——|
——兩枝——|——|——法官服之 玭豐貂 隋書禮儀志武弁之制
王冠枝四品已上金枝侍臣加附蟬——|——|天子巾幘山三公已上
七品已上毦白筆八品已下及武官皆不毦筆——|文官 玉冠枝 上見古
野人之服 隋書禮儀志帽 也革巴云上古穴居野
處衣毛帽皮以此而言不施衣冠明矣案宋齊之間
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
或有紗高屋或有烏紗長耳後周之時咸著突騎帽如今胡帽
垂裙覆帶蓋索髮之遺像也又文帝項有瘤疾不欲人見每常
著焉相魏之時著而謁帝故後周一代將為雅服小朝公宴咸
許戴 象山峻 形 隋書禮儀志魏明帝以高山冠似通天乃毀變其
之 形除其卷筩介如介幘上加物以——|——|——行人

使者通 袷頭 隋書禮儀志巾案方言云巾趙魏間通謂之承露
皆服之 郭林宗傳曰林宗嘗行遇雨巾沾角折又袁紹戰
敗幅巾渡河此則野人及軍旅服也制有二等今高人道士所
著是林宗折角庶人農夫常服是袁紹幅巾故事用全幅皁而
向後襆髮俗 九琪 隋書禮儀志鹿皮弁——許公袷帢 隋書宇文
人謂之——|——|在官聽政則服之 述傳雲定
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為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
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遊定興每
時節必有路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服炫燿時人定興
為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稱其著爭放學之
謂為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
乃製襆頭巾令深袙耳又學之名為——|——|——述大悅曰雲兒
所作必能變俗我聞 象牙簪導 隋書何稠傳魏晉以來皮弁有
作事可法故不慮也 纓而無簪導稠曰此古田獵之
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 藤笠 隋書流求傳織——|——金鼠冠 隋書
故弁施——|——|——自稠始也 為——|飾以毛羽

于闐佩金鈿——|——妻戴金花其王 北史崔休傳
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儉 崔家舊事 帝嘗閱故府
得有佳冠日尚書部尚書——|遲 北史李繪傳新羅常遣使朝
制頗謂休曰此卿——|——也 古弁 貢繪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
制什山其使者曰——|——遺 唐書太宗紀丁丑上初
象安有大國君子不識 翼善進德 服——|——冠貫臣服——|——冠
如此巾服卿非所宜 唐書憲宗紀帝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 杜處仁戴夾羅巾帝謂之曰比慕卿門地
清素以之選尚——|——|——從 上倣 唐書令狐德棻傳高祖問
他皆服為之唯——|——|——也 棻曰比者丈夫冠婦人髻
競為高大何也對曰冠在人之首君為——|——所以古人方諸君上
昔宋晉之末君弱臣強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
之後君強臣弱衣服之貴復極方
變改此則近事之徵何之 方諸君上 上見 起梁 唐書蕭銑傳大業十三
年岳州校尉董景珍等同謀叛隋郡官將推景珍為主
景珍曰吾素寒賤雖假名號眾必不從今若推主當從眾舉羅

川令蕭銑梁氏之後寬仁大度有武皇之風吾又聞帝王膺籙
必有符命而隋氏冠帶盡號——|——斯乃蕭家中興之兆今請以
為主不亦應天順人乎 僕射樣 唐書裴冕傳冕性本侈靡自
衆乃遣人諭意銑大悅 製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效
之呼為——|——|—— 芙蓉冠 唐書禮樂志帝即位作龍池樂舞者十有二人
冠——|——|——躡履備用雅樂唯無磬又作聖壽樂
以女子衣五色繡襟而舞之又作小破陣樂舞者被
甲冑又作光聖樂舞者烏冠畫衣以歌王迹所興 黑表纁裏
唐書車服志大裘冕者祀天地 青珠為珠 唐書車服志袞冕者
之服也——|——|無旒金飾 一品之服也九旒——
貫三采下以 平頭小樣 唐書車服志初隋文帝聽朝之
組為纓色如其綬 服以赭黃文綾袍烏紗帽折上
巾六合鞾與貴臣通服唯天子之帶有十三 持綫 平巾幘弁服
錄文官又有——|——|—— 百官常服同於庶人 唐書車服志
者朝日受朝之服也以 花趺 唐書車服志太宗嘗進德冠以賜
鹿皮為之有攀以——|——|貴臣玉璂制如弁服以金飾梁——

｜｜三品以上加金絡五品以上附山雲 **道公渾脫** 唐書五行志大尉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人多効之謂之｜｜｜近服妖也 **英王踣** 唐書五行志中宗賜宰臣宗楚客等巾子樣其制高而踣帝在藩邸時冠也故賜人號｜｜｜ **冠加一星珠** 唐書百官志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宮正各人｜｜｜以服五緯衣從其方色 **危腦帽** 五代史前蜀世家衍當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謹覆其項俛首門瞻謂之｜｜｜ **尖巾** 五代史前蜀世家合國中皆戴大帽又好爽｜其狀如笄 **籠巾** 宋史輿服志貂蟬冠一名｜｜籠藤漆之形正方如平巾幘飾以銀前有銀花上綴玳瑁蟬左右爲三小蟬銜玉鼻左插貂尾一公親王作祠大朝會則加于進賢冠而服之 **七笄** 宋史輿服志元豐年詳定朝會儀注冠纓亦如之 **承天** 宋史輿服志仁宗天聖二年南郊禮儀使李維言通天冠請令官寫｜｜一字準較迴遵品改｜｜冠 **鹿胎** 宋史輿服志仁宗景祐三年詔臣庶之家拼得採捕｜｜製造冠子 **簪戴** 宋史輿服志｜｜幞頭簪花謂之｜｜中央郊祀明堂禮畢回鑾臣僚及扈從並簪花恭謝日亦如之大羅花以紅黃銀紅三色欒枝以雜色羅大絹花以紅銀紅二色羅花以賜百官欒枝卿監以上有之絹花以賜將校以下太上兩宮上壽畢及聖節及錫宴及賜新進士聞喜宴並如之 **重戴** 宋史輿服志｜｜唐士人多尚之蓋古大裁帽之遺制本野夫巖叟之服以皂羅爲之方而垂簷紫裏兩紫絲組爲纓垂而結之頷下所謂｜｜者蓋折上巾又加以帽焉 **百寶純金冠** 宋史大食國傳其王錦衣玉帶蹋金履朔望冠｜｜｜｜｜ **四頂帽** 遼史逆臣傳重元小字孛吉只聖宗次子道宗即位冊爲皇太叔免拜不名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復賜金券｜｜｜二色袍尊寵所未有 **頂珠** 金史輿服志巾之制貴顯者于方頂循十字縫飾以珠其中必貫以大者謂之｜｜帶旁各綴珠結綴長半帶垂之海陵賜大興國者是也 **滴粉縷金** 金史輿服志皇后冠服花珠冠兩博鬢以上並用鋪翠｜｜｜｜裝珍珠結製下有金圈口上用七寶鈿窠後有金鈿窠二穿

紅羅鈿金紋幞帶一 **軟角** 元史輿服志祭宣聖廟執事儒服用｜｜唐巾 **珠子捲雲** 元史輿服志天子夏服冠｜｜｜｜冠 **展角** 元史輿服志幞頭漆紗爲之｜其｜ **學士帽** 元史輿服志｜｜｜制如唐巾兩角如匙頭下垂 **益前簷** 元史世祖后弘吉剌氏傳胡帽舊無前簷帝因射日色炫目以語后后即｜｜｜帝大喜遂命爲式 **七寶笠** 元史賈荅傳北方乞族倫部大寒奏賞駝馬補其死損由是輕發內帑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賜｜｜｜ **繁露** 逸周書天子南面立絻無｜｜朝服八十物搢挺 **勇武者消其志於貌** 董仲舒春秋繁露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韍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蓋玄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後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所以超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聖人之所諱貴也君子顯之於服而｜｜｜｜｜｜｜也矣 **修四敎**

劉熙釋名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當自｜｜｜於｜｜也 **陌頭** 釋名綃頭綃鈔也鈔髮使上從也或曰｜｜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 **取其文章** 班固白虎通皮弁者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也 **合歡** 晉陸翽鄴中記石季龍出獵著金縷織成｜｜帽 **珠璜** [illegible]前戴綵寶之繡制小上畢[illegible]陽江尉以下中酷雕給別旒｜｜ **芒心接離** 段成式酉陽雜俎峽中俗夜市不敗武劍符若｜｜｜｜名曰常後 **學綬** 上見 **金絲給瓏** 蘇鶚杜陽雜編寶曆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衣輕羅之衣戴輕金之冠輕金冠以｜｜結之爲鸞鶴狀仍飾以五采細珠｜柳唐可高一尺 **組藤爲蓋** 李濟翁資暇錄永貞之前｜｜｜｜曰席帽取其輕也後或以大薄稍之與二三分冬則不御霜雪則不障暑氣乃細色罽代藤曰氈帽貴其厚也非崇貴莫戴而人亦未尚元和十年六月裴晉公之遇盜不自化理第早朝時青氈一帥拒命朝廷方參議兵計而晉公預焉二帥俾捷步張晏等傅刃伺便謀害至里東門導炬之下霜

刀劍飛騎值公賢帽是輕刃不即及而帽折其餘脫觸朝貴
皆尚之近者而表之丨亦皆戴焉大和末又染絹而復代罽曰
為絹帽號示其妙與囟帽之庇遠矣會昌以來吳人 安豐頂 陶
衍巧抑有結絲帽若網其巧之淫者織花鳥相厠焉 穀
清異錄南漢僭號小國乃作平頂帽自 奉聖精話 馬紗中帶古
冠之由是風俗一變皆以丨丨丨為尚 今注晁元中
詔令二十七世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宴參侍令披畫披
帛至今然矣至端午日宮人相傳謂之丨丨巾亦曰丨丨巾
袜額 馬縞中華古今注昔禹王集諸侯於塗山之夕忽大風雷
震雲中甲馬及卒一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被甲
者以紅絹袜其首額禹王問之對曰此丨丨蓋武
士之首服皆佩刀以為衛從乃是海神來朝也 衣冠之制
有變更 穷若盧圖畫見隋志自古丨丨丨丨丨丨指事繪
形必分時代究殊注服三禮備作物狀貴繁難可得而
裁也漢魏已前始戴幅巾晉宋之世方用羃䍦後周以三尺皁
絹向後幞髮名折上巾通謂之幞頭武帝時裁成四脚隋朝惟
貴臣服黃綾紋袍烏紗帽九環帶六合靴次用桐木黑漆為巾
子裹于幞頭之內前繫二脚後垂二脚貴賤服之而烏紗漸廢
唐太宗嘗服翼善冠貴臣服進德冠至則天朝以絲葛為幞頭
巾以賜百官開元間始易以羅又別賜供奉官及內臣圓頭宮
樣巾子至唐末方用漆紗裹之乃今幞頭也三代之際皆衣襴
衫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為三等品服庶人以白國語曰兆者
朝也古公卿上服也至周武帝時下加襴唐高宗朝給五品已
上隨身魚又敕品官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並金帶深淺綠服
並銀帶深淺青服鍮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一品已上文官帶
手巾算袋刀子礪石武官亦聽佩之朝制武官五品已上帶七
事跕蹀開元初復罷之晉處士馮翼衣布大袖周緣以皁丨加
襴前繫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謂之馮翼之衣今呼為直裰又
梁志有袴褶以從戎事三代之前人皆跣足三代已下始服木
屐伊尹以草為之名曰屨秦世參用絲革靴本胡服趙靈王好
之制有司衣袍者宜穿皁靴唐代宗朝令宮人 打纈 集異記得石
侍左右者穿紅錦鞾靴凡在禁省所宜詳辨 林䟽通曆

至五代國初京師皆不禁丨丨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 褦襶
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繖又服帽故謂之重戴
如覺問淡叢語嚴毅 陸游老學菴筆記王荊公于富貴
子云丨丨益了也 竹根冠 聲色器不動心得耿天隱丨丨丨
變詠 陸游老學菴筆記秦太師作相時裹頭
不已 太師錯攢 巾當面偶作一攢謂之丨丨丨丨樣 紫藤帽
陶宗儀輟耕錄仕君碧先生應召次錢唐諸儒者爭趨其門燕
孟初作詩嘲之有丨丨丨子高麗靴處士門前當怯薛之句聞
者傳以為笑用紫色纓藤編帽而製靴作高麗國 燕巾 陶宗儀
樣皆一時所尚法飾則內府誂為者之譯語也 輟耕錄
按儀禮士冠庶人巾則古者十以上有冠無巾幘惟庶人戴之
秦謂民為黔首漢謂僕隸為蒼頭漢書謂卑賤者所服此其證
也後世上下通
用之謂之丨丨

帶佩

重半鉤 晏子大帶丨丨 金鉤玉佩 莊子錄丨以為丨珠丨以為
丨鏡丨為倍重 丨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
以為 墨子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丨 列子孔子
身服 帶茭 丨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 帶索 遊於太山
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 莊子紛衣丨
鹿裘丨丨鼓琴而歌 緩佩玦 莊子丨丨者事至而斷 濩帶 丨燭言偽行
以速惡天 韋弦 韓非子西門豹之性急故佩丨以緩 聽律習容
下之主 已董安于之心緩故佩丨以自急
荀子和樂之聲步中武象趨中 文中子衣裳襜如劍佩
韶護君子丨丨丨丨而後上 防躁 鏘如皆所以丨其丨也 大
帶 國語卿之內 金玦 國語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裻之衣
子為丨丨 佩之丨丨 注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 金銑
國語狐突歎曰以尨衣純而玦 師比 戰國策遂賜周紹胡服衣
之以丨丨若寒甚矣胡可恃也 冠具帶黃金丨丨 注漢書
黃金胥比師古云胡帶之鉤也 按史記匈奴傳孝文皇帝遺單
于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索隱引國策

此文謂省屧與佩㧞相近而又各有異意實一物故史記漢書條並不錄

黃金橫帶（戰國策）——而馳乎淄澠之間

乘輿加翡翠山（後漢書輿服志）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色五色罽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為鏢口之飾——者————紆嬰其側

鏢口（見上）紆嬰（見上）駮犀具劍（後漢書馮魴傳）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拜子世為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按定為馮魴孫）

金錯鉤佩（後漢書楊賜傳）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注金錯以金間錯其文）

衛氏玉玦（晉書王祥傳）祥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所賜山元玉佩————綬笥皆勿以斂

衝牙錚鎗（晉書潘岳傳）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綃紈綷縩

紫羅香囊（晉書謝元傳）元少好佩————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

木代刃（宋書禮志）虞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司馬彪志具有其制漢高祖為泗水亭長拔劍斬白蛇為不疑云劍者君子武備張衡東京賦紆黃組腰干將然則自人君至士人又帶劍也自晉代以來始以——劍——劍

紫荷（宋書禮志）尚書令僕射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笏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或云漢代以盛奏事負荷以行未詳也

急帶（齊書張融傳）王敬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髀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何為

茶土

玉環（南史柳惔傳）武帝之在襄陽惔阻道帝解——賜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既御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斁帝因勸之酒惔時未有爵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厄酒邪遂會封曲江縣侯

萬釘金帶（周書達奚武傳）武性貪悋其為大司寇也在庫有——————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

金鏤玉梁

周書侯莫陳順傳魏文帝東討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賊不敢出營文帝還親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帶賜之

十三環金帶一要（周書李賢傳）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服——————中廄馬一匹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

軍記帶（隋書禮儀志）諸軍各以帛為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為記御營內者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並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亦各題其軍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已下至于兵丁廝隸悉以帛為帶綴于衣領名————

金縷鞢

螳蜋鉤（隋書禮儀志）革帶案成博二寸禮圖曰璫綴於革帶阮諶以為有章印則於革帶佩之東觀記楊賜拜太常詔賜自所著革帶故知形制尊卑不別今博三寸半加————以相拘帶自大裘至于小朝服皆用之

九環帶（隋書柳裘傳）尉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高祖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後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一腰

金裝刀子（舊唐書高宗紀）五月乙未五品已上改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已上各賜————礪石一具

算袋（舊唐書高宗紀）戊戌敕文武官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深緋五品淺緋並金帶六品深綠七品淺綠並銀帶八品深青九品淺青鍮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一品以下文官並帶手巾——刀子礪石武官欲帶亦聽之

佩龜（舊唐書則天皇后紀）改內外官所—魚並作—

金裝銀裝（舊唐書中宗紀）又令內外官依上元元年九品已上文官咸帶手巾算袋武官咸帶七事鞢韄並足其腰帶一品至五品並用金六品七品並用銀八品九品並用鍮石魚袋著紫者——著緋者——

珂佩（舊唐書職官志）凡百寮冠笏繖幟——各有差常服亦如之

笏囊（舊唐書張九齡傳）故事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體羸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之設自九齡始也

節步（舊唐書董晉傳）帝問冠冕之制對曰古人服冠冕者動有佩玉之響所以——也

鉈尾（唐書車服志）腰帶者搢垂頭以下名曰——取

順下黃銀帶唐書杜如晦傳帝賜元齡｜｜｜曰如晦與公同
之義黃銀帶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涕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
更取金帶遣元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金字十二唐書狄仁
平生明日為元齡言之敕所御饌往祭傑傳轉幽
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縷延壽帶宋史禮志以七月一
｜｜｜於袍以旌其忠日聖祖降日為先天
節十二月二十四日降延恩殿日為降聖節休假宴樂並如天
慶節中書親王節度樞密三司以下至駙馬都尉詣長春殿進
｜｜｜｜金縷續命縷上保生壽寶佩宋史樂志袞衣璆鳴
酒畋御崇德殿賜百官飲如聖節儀燁燁｜｜琳琅
宋史樂志｜｜瑤縷宋史樂志南郊宗祀金秀有節宋史樂志
朝佩徐出獻屏許原璿衡節步搖佩｜｜見服斯皇
｜上佩通犀宋史輿服志帶古惟用革自曹魏而下始有金銀銅
｜｜之飾宋制尤詳有玉有金有銀有犀其下銅鐵角石
墨玉之類各有等差玉帶不許施於公服犀非品官通犀非特
旨皆禁銅鐵角石墨玉之類民庶及郡縣吏伎術等人皆得服

之其｜有金｜｜荔支師蠻海捷鐵鐵金塗天王八仙犀牛寶
瓶荔支師蠻海捷雙鹿行虎洼面束帶則有金荔支師蠻戲童
海捷犀牛胡荽鳳子寶花金塗犀牛雙鹿荔支上見師蠻上見雙鹿
野馬胡荽犀有上等次等以特特為別
見行虎上見御仙花宋史輿服志觀文殿學士至寶文閣直學士
上館殿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侍書侍郎散騎
常侍｜宋史王旦傳上出知鳳翔帥日以其知制誥
｜帶｜拈犀帶仍兼修撰判院事面賜金紫犀｜｜寵之
秋蘆門鶻紋宋史曹彬傳高麗獻玉帶為｜｜
精巧詔後苑工以黃金倣其製為帶賜彬極玉佩
雙結帕遼史禮志祭山儀皇后御絳帓絡｜｜｜遼史儀衛
縫紅袍懸｜｜｜絡縫烏靴三山紅犀志大祀皇
帝服金文金冠白綾袍紅帶懸魚雙同心帕遼史儀衛志皇后
｜｜｜佩犀玉刀錯絡縫烏靴戴紅帕服絡縫紅
袍縣玉佩｜｜遼史儀衛志臣僚服紫窄袍繫｜｜
｜｜絡縫烏靴黏韘盤紫帶以黃紅色條裹葦為之用金玉水

晶靛石綴飾之｜｜太宗史以錦袍金
帶會同元年羣臣高年有爵秩者皆賜之蹀躞遼史西夏傳金塗銀帶佩｜｜
解錐短刀弓矢骨觀犀吐鶻玉山子兎兒玉頭金史章宗諸子洪裕傳大定二十六年生是時
顯宗薨逾年世宗深感及聞皇曾孫生喜甚滿三月宴于慶和
殿賜曾孫金鼎金香合重綵二十端｜｜｜｜｜
｜｜一副名馬二匹章宗進玉雙駝鎮紙玉琵琶撥玉鳳
鈎骨觀犀具佩刀衣服一襲世宗御酒歡懽乙夜方罷玉鳳
鈎上見閒金刻鏤金史謝里忽傳賜｜｜丁是早起自脩
｜｜｜往晚之刻鏤者腰佩也左佩華穆天
子傳七萃之士曰天子日從其所名狂失夫當爆工既得男女
衣食百姓瑤窟之人執事故天有時民日營門何謀于樂何
意之思與民共利世以為常也天子嘉之賜以劍左刀右鈎前
｜｜｜也乃再拜頓首抱玉乘玉佩之精也
冠前董仲舒春秋繁露｜之在｜青龍之象也｜之在｜白虎
之象也｜之在｜赤鳥之象也｜之在｜元武之象也四

名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銀佩桓寬鹽鐵論子思之｜｜｜左光照
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美子虞公之垂棘
右光照左其劍右帶環佩｜｜｜｜鞶囊焦氏易林
劉向說苑縱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
佩玉｜｜張華博物志漢末喪亂絕無玉
無以繫之今之玉佩受於王粲佩始復作之｜｜｜｜｜
｜橫金徐度卻掃編舊制執政以上始服毬文帶佩魚從之
臣止服御仙帶世謂之元豐官制始詔六曹侍書
翰林學士並服御仙帶佩魚故東坡謝翰林學士金寶瓶徐度卻掃
士表曰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蓋謂是也
編舊制凡特賜緋章服皆服｜｜｜｜帶三日職事
官惟侍御史有舍則例賜緋餘非特旨無有賜者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五終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六

服飾部二

衣裳

服文有章（管子）天子——，——止于帶緣。　雜采（管子）散民不敢服——。　長鬈貂（管子）百工商賈不得服——。　博帶大袂（管子）——梨，——列。（注）梨，博帶以就袂也。梨，割也。列，人伏以從小。　襏襫（管子）首戴茅蒲，身——。　豹幨（管子）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幨。（注）幨謂之蔽。　縣衣　羅衣（管子）春日——，夏——。

服——捍寵橐甚勝籯屑蝬若十日之功，用人若十，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籯屑蝬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

公衣　冬輕暖　夏輕清（晏子）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而——，夏——而——。　隅肶之制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十六　服飾部　衣裳　一

晏子衣不務於——。　狐白豹茈（晏子）景公賜晏子——之裘，元——之，其貲千金，使梁邱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使嬰修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於下，不可以爲教。因辭而不受。　狄衣纏領（晏子）古者嘗有——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　一衣而五彩具（晏子）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

傳　中侻不駔（晏子）聖人之服——而衆，其動作倪順而不逆，可以和生，可以導衆民。　駔華（晏子）入君之服——，——不麋鹿裘。（晏子）晏子不縕布之衣——，——之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　袗衣（孟子）舜之居於衾席之上而——，——鼓五弦之琴。（孟子）舜進於巖廊之上，鼓琴，袗衣見而——，——而——窮如神明之居。

程子在孟子　紡緇禪緇（孟子）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援之而弗舍，曰：

而以見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布如近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也，今子之所衣者——也，以補緇而當我之新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　適身體和肌膚（墨子）聖人爲衣服——，——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　牡服（墨子）昔者晉文公好——，——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而踐之朝。　大布衣牂羊裘　見上　絳衣博袍（墨子）昔者楚王鮮冠組纓，——，以治其國。其國治。　齊桓好衣紫（尸子）——，闔境不鬻異采。　緻衣九種（尸子）人之言，君天下者席瑱九重而堯白屋，——而堯大布。　逢衣（列子）——，征也。注：向長大。　五衣（列子）日月——。　縕廣（列子）宋國有田夫，常衣縕廣。　衣一（荀子）——僅以過冬。　綵，裁衣也。　被服（荀子）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十六　服飾部　衣裳　二

謂分辨，異文也。　菲德（荀子）天子——，以養其德。　重色（荀子）——而衣，不挫（荀子）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其服不挑，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之以養重色之衣，重多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　懸鶉（荀子）古之民也，服五采雜間色——。有司而其異也。　其衣則不完，其冕——。順古之民也。　不完冕（荀子）子貢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耶？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誰肯諫汝矣。　腹幗（荀子）子路盛服，——，孔子曰：由是——。　襤褸（荀子）子夏貧，衣若縣鶉。　狐白（呂氏春秋）天下無——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　鶡衣（呂氏春秋）——乃爲——。　粹衣（呂氏春秋）——足以逸身，——而已矣。　天子（呂氏春秋）季春之月，天子——于先帝。（注）周禮：司服之職，曰王者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有鞠衣，黃衣，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春王東方，色皆倣此。　入婦官染采（呂氏春秋）命——，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忒，黑黃蒼爲對不誘不淫也。

亦莫不質良勿敢偽詐以給郊廟祭祀（呂氏春秋）田贊衣
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補衣**｜｜而見荊王注
補衣弊　**短綣短袂**（淮南子）不袴以便涉　**裋衣**（淮南子）凍者
衣也　游｜｜攘卷以便刺舟　假｜｜於春
而暍者望冷風於秋　淮南子裘而｜　**須捷**（揚子）南楚凡
冷風於秋利雜不若狐粹　裘之｜　人貧衣被醜
弊謂之，或謂之褸裂或謂之襤褸故左傳曰蓽
路襤褸以啟山林或謂之挾斯器物弊亦謂之挾斯　**挾斯**上見
裗（揚子）襜褕江淮南楚謂之，自關　**統裾**（揚子）以布而無緣
布而謂之襜褕其短者謂之裋褕　敝而紩之謂之襤
褸自關而西謂之統　**祇裯**（揚子）汗襦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自
其敝者謂之緻　關而西或謂之祇裯，自關而東謂之
甲襦陳魏宋楚之間謂　**大巾**　蔽膝（揚子）江淮之間謂之褘
之襜襦或謂之禪襦　或謂之袚魏宋南楚之間謂
之｜｜自關東西謂之｜齊魯之郊謂之袡　**襬褸**（揚子）
襦西南蜀漢謂之曲領或謂之襦　褌陳楚江淮之間謂之䘙

｜｜謂　**偏禪**（揚子）｜｜覆之　**礿纗**（揚子）｜｜謂之襌（注）　**涼衣**上見
之禪衣　偏禪所以移也　礿纗今人呼衿字衣也　謂之袇衿　**純衿**
袒飾（揚子）｜｜謂之直衿（注）婦人初嫁所著上衣直衿也　**袌明**（揚子）廣雅云袌明長襦也　純衿
揚子｜｜謂之幂（注）俗人　**褸**（揚子）｜｜謂之衽　謂之緻褸
呼接下江東通言下裳　**偏禪**（揚子）　衣縫緣也　謂之纗
裯　**褌**（揚子）謂之袙　**褶**（揚子）｜｜謂之　**襤褸**（注）即小兒次衣也　衦
頓（揚子）大袴謂之　**袏衣**（揚子）小袴謂之　**儉以潔**（文仲子）子之服
謂之，｜（注）今徐落也　｜｜無長物焉稿
羅綺繡不入於室曰君子　非　**非黃白不御**上見　**文錯其服**（國語）大夫衣裳錯綴之宜
衣白不衣婦人則有青碧　蓋其功庸不補而能金玉其車
尚章黼不健以過於朝晉
｜｜｜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　**比象**
國語文章　（注）黼黻絺繡之文章　**心文**（國語）夫服｜之｜也
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　注言心所好身必服

之**大采小采**（國語）天子｜｜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
｜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
｜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　**偏裻之衣**（國語）使申生伐東
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　山衣之｜｜
佩之金玦（注）裻在　**狂夫阻之衣**（國語）是服也｜｜
中左右異故曰偏　（注）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
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則狂夫方相氏為之　**韎韋之跗注**（國語）郤至以
四日元衣朱裳以見故曰阻也　**跗注**
｜｜君子，客日韎韋之跗注以為韎韋之衣　韋以為跗注，韎茅蒐染
也韎茅蒐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跗注一人
為鄉謂注兵服自　**貌之恭**　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
要以下注於跗　一人｜｜　敝黃金百斤盡　**大服**
用之他去　**胡服都**（戰國策）以兵象大服者　**服奇志**（注）戰
衣而歸　衣服｜｜使用所以｜也　國
策且｜｜者｜｜俗僻者亂民是以莅國　**奇僻之服**上見　**純衣**（史記）
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

五帝紀黃帝收｜｜（注）**不吏地**（史記）吳太伯紀所幸慎夫人令
鄭玄曰純衣士之祭服　衣｜得｜｜幃帳不得文繡以
示敦樸為　**日赤月白**（史記）封禪書太祝牢則衣紫　**五帝各如**
天下先　及緒五帝各如其色｜｜
其色上見　**文祿**（史記）趙世家人或取他人嬰兒負之衣　**綃袍**（史記）
以｜｜居山中　人程嬰公孫杵臼　善
范雎傳須賈曰叔今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
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以賜之
衣（史記）刺客傳豫讓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變其容貌而前　**鮮衣**（史記）劉敬
衣出其裝褐中｜｜乃隨吳約伍將時乃　傳劉敬
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
與之｜｜｜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
短衣楚製（史記）叔孫通傳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
王憎之　短衣楚製　**中裙**（史記）萬石君傳
皆取親｜｜　附　**繡袷**（史記）匈奴傳服｜｜　綺衣繡袷長襦錦袷
縞身自浣滌　縝袷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

一緒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 史記司馬相如
十匹使中大夫意諭者令府遣單于 著犢鼻褌 傳盡賣其車騎
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與保 求盜
庸雜作滌器於市中注韋昭曰今三尺作形如犢鼻矣
衣 史記淮南王傳又欲令人衣——————持羽檄 襁緥 漢書宣帝紀
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 曾孫雖
在——注李奇曰襁絡也以繒布為之絡負小兒褓小兒 大藉
大藉也孟康曰褓小兒被也師古曰襁即今之小兒繃也
見 青綠民所常服 漢書成帝紀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
上 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日勿
止 牛馬衣 漢書食貨志貧民衣——之——而食犬彘之食 紗縠禪衣 漢書江充傳初充
召見犬臺宮自請
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曲裾後垂交輸
冠禪纚步搖冠飛翮之纓注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
為紗縐者為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張晏曰曲裾如婦
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

後是禮深衣續衽鉤
邊賈逵謂之衣圭 曲裾上見 交輸上見 偏諸 漢書賈誼傳今民賣
僮者為之繡衣絲履
——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
得以衣婢妾注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襻及褾領者
也 不苦盛暑不憂至寒 漢書王褒傳故服絺綌之涼者——————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之
悽愴 宰敝膝 漢書東方朔傳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
——道入登階就坐注師古曰為賤者之服
東方朔傳董君綠幘——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館陶
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注傳著也韝即今之臂韝也 珠襦
漢書霍光傳太后被——盛服坐武帳中
漢書魏相傳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
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
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
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
迎春季夏見錫樂秋衣所樂冬

兆民咸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
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四人各職
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 齋衣 漢書邴吉傳始顯少為諸曹
出服——————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迺使
從官持——————注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 黃紈方領 漢書韓延壽傳作衣
之信繳備————十餘年注師古曰雖 皂衣 漢書蕭望
有五府服于朝皆著皂衣被繳張衣 大袑 漢書朱博傳
多——不中衣度自 勃功曹官屬
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 法地三寸上見 上襦中襦下襦 漢書南
粵王傳
——五十衣——二十衣——二十 翠衣 漢書西域傳贊天子
衣韋布衣師古曰以綈為衣曰褚 負黼依襲——為玉
几而處 綈緣 漢書外戚傳慎夫人令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
其中 ——令長衣 緹 漢書外戚傳趙后有宮人使——紅羅粉——令緹素
為衣 孝成趙皇后傳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
諸于 漢書元后傳注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即徒衣之類也按

政君元后小字 諸于 漢書王莽傳好將厚
于役漢書作諸於 皂衣繡袷 漢書王莽傳卒——————————服 約服 漢書王
芥—— 注師古曰緇深者而 ——————
揚赤色也 約絕也純為約服也 褐之褒 漢書敘傳大鐘靡沈
——衣 不之急所趣不適 全然終韓亡滿穿錄倒寒直路也邸——
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注師古曰褒謂褐身之衣也 將軍服 後漢
書光武紀光武將賓客還舂陵時伯升已會衆起兵初諸家子弟
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
厚者亦復為之迺稍自安 也 諸于 繡擿 後漢書光武帝紀時
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
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
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
威儀注字書無擿字續漢書作 緇 上見 都紵大袍 後漢書禮
儀志養三
請于上加繡擿如今之半臂也
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
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也皆服————單衣皁

縹領袖中衣注進賢扶五枚五更云赤心奉袖後漢書輿服志
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大學講堂祀宗廟諸祀則
服約元絳緣領袖為中衣絳絝袜｜其五色袍後漢書輿服志
｜也五郊衣幘絝袜各如其色｜者或曰
周公抱成王晏居故施袍禮記孔子衣縫掖之衣縫掖之袖合
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皁緣
領袖中衣韋衣後漢書祭遵傳身
為朝服云無｜家無私財狐尾單衣後漢書梁冀傳冀
亦改易輿物之制
作平上軿車埤幘狹冠折海中得一布衣袖長三丈後漢書東夷傳東沃
上巾擁身扇｜｜
沮耆老言嘗於｜｜｜布貫頭衣後漢書西南夷傳先
其形如中人衣而兩｜｜｜是西部都尉廣漢鄭
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
即以為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二領
鹽一斛以為常毛毼為衣後漢書烏桓傳食肉飲酪｜
賦夷俗安之｜注鄭康成注周禮曰毛之縟細者

為皮毛柔蝡天下名裘後漢書鮮卑傳又有貂豽鼲子
毳｜故｜以為｜注貂豽鼲並鼠屬豽
猴屬鼲子裘吳志吳主傳注吳歷曰權以使聘魏上破蒲萄印
也綬及首級所得上比表將吏功勳宜加爵賞之
意文帝報使致｜｜明光鎧騧馬雉頭裘晉書武帝紀太醫
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司馬程據獻
｜帝以奇技異服典晉書皇甫方回傳刺史陶侃禮之
禮所禁焚之於殿前素士服侃每造之著｜學門輒
下而緗綈綾穀晉書潘安傳天子乃御玉輦刺文袴晉書謝尚
進陰華蓋尉牙錦緋｜｜｜傳好衣｜
「｜諸父責晉書謝萬傳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為撫
之因而自改鶴氅裘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履版而
前既見與帝宋書禮志春秋左傳戎服將軍又云宮部
其談移日伍伯衣至衣韎韋之跗注先儒云韎絳色今昨｜
｜宋書禮志宮內游徼亭錦文衣宋書禮志其在陛列及
｜答辟長卒｜朝服武冠備鹵簿五騎虎賁服｜

｜咲毛嘗離支衣見上宋書禮志大誰士
人服離支衣上取科｜單衣哭幘紫布褠宋書禮志衛士
郝敞注紅紋袙齊書鬱林王紀居常裸天衣齊書輿服志衮衣
祖肩｜雜綵袒服漢世出陳留襄邑
所織宋末用繡及織成建武中明帝以織成
重乃采畫為之加飾金銀薄世亦謂為｜｜褘翟齊書輿服志｜車駕親
戒中外禁織孔雀毛裘齊書文惠太子傳善製珍玩之物｜
服所服｜為｜光彩金翠過於雉頭矣故
乃勝新南齊書張融傳太祖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纏故誠乃
素儉有本文所謂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
也是吾所著已令師子皮袴褶齊書芮芮虜傳獻
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皮如虎皮
色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陳書周迪傳迪性質
云此非師子皮乃扶拔皮也紫紗袜腹樸不事威儀冬則短
身布袍夏則｜黃羅襦南史褚彥回傳｜險衣南史周弘正
｜居常徒跣｜乳母服也傳劉顯將之

尋陽朝貢舉迎送賜絲帛十匹約曰｜｜來者以賞之眾人競
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弘正綠絲布
袴綺襦襪紛昂而至坑標碧絲布袴南史梁愍懷太子方矩傳
取帛按假種三字未詳好著微服嘗入朝公服中
著｜摳衣魏書宗室忠
高元帝見之大怒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緣為傳忠性好衣服
遂著｜｜｜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
式何為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
所願帝曰人之百戲衣見上都是內裁北齊書楊愔傳自尚公主
無貝乃至此乎後衣紫羅袍金縷大帶遇
李庶顏以為恥謂曰我此衣服品色衣周書宣帝紀詔天臺侍
既見千將不能無愧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
紫綠衣以雜色為緣名曰｜隋書煬帝紀嘗觀獵遇雨左
｜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油衣右進｜｜上曰士卒皆霑濕
我獨衣此乎金縷錦袍隋書何稠傳波斯嘗獻｜組織
乃令持去殊麗上命稠為之稠錦既成踰所獻者

金衣舊唐書高宗紀十二月吐火羅獻｜｜一領上不受

著碧舊唐書高宗紀司衛少卿伯孫茂道奏稱八品九品舊令著青亂紫非卑品所服望合｜｜詔從之

花間裙舊唐書高宗紀詔雍州長史李義玄曰朕思還淳返樸示天下以質素如聞游手墮業此類極多時貧不豐便致飢饉其異色綾錦並｜｜靡費既廣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敵常著七破間裙豈不知更有靡麗服飾務遵節儉也其紫服赤衣閭閻公然服用兼商賈庶人厚葬逾禮卿可嚴加捉搦勿使更然

七破間裙上見

五色雲起舊唐書中宗紀皇后自言衣箱中裙上有｜｜｜｜令畫工圖之以示百僚帝以后服有慶雲之瑞大赦天下內外五品以上母妻各加邑號一等

鶻銜綬帶鴈銜威儀舊唐書文宗紀詔頒朱賜衣文彩不常非制也朕今思之宜有定制節度使宜以｜｜｜｜觀察使宜以｜｜｜｜成儀瑞草也

罨畫打毬衣舊唐書敬宗紀庚子西川節度使杜元穎進｜｜｜｜｜五百事非虛也

百鳥之狀並見裙中舊唐書五行志安樂公主有尚方織成毛裙合百鳥毛正看為一色旁看為一色日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

朱衣纁裳白紗中單舊唐書職官志大夫中丞押大事則冠法冠衣｜｜｜｜｜｜以彈之小事常服而已

八字銘舊唐書輿服志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賜繡袍各於背上繡成｜｜｜長壽三年四月敕賜岳牧金字銀字銘袍

金字銀字銘袍上見

冪䍠舊唐書輿服志武德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窺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為淺露

膜皮舊唐書薛萬徹傳太宗嘗召司徒長孫無忌等十餘人宴于丹霄殿各賜以｜｜萬徹預焉太宗意在賜萬徹而謬呼萬均因愴然曰萬均朕之勳舊不幸早亡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命取膜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于前侍坐者無不感歎

錦裘繡帽舊唐書李晟傳每將合戰必自異衣｜｜前行親自指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臨陣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懷光益不悅

畫獸文衫舊唐書王毛仲傳初太宗貞觀中擇官戶蕃口中少年驍勇者百人每出遊獵令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韉著｜｜｜｜謂之百騎至則天時漸加其人謂之千騎

紙衣舊唐書周智光傳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覲次潼關智光阻兵時所部將任榮之及智光死忠臣進兵入華州大掠自赤水至潼關二百里內畜產財物殆盡官吏至有著｜｜或數日不食者

金鳥袍舊唐書鄭朗傳初大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節儉冀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節儉省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絕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一｜｜元宗幸溫湯御之一即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衛閤使張元昌便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焚之

法象可則舊唐書李德裕傳正服儀曰象人作服｜｜｜｜雖在宴所何不快安

珠繡帖繡服唐書元宗紀禁珠玉及錦繡刻鏤器玩｜｜｜｜者廢織錦坊

大袖連裳唐書車服志｜｜｜｜者六品以下妻九品以上女嫁服也

棠苧襴衫唐書車服志太宗時士人以｜｜｜｜為上服貴女功之始也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襴袖褾襈為士人上服開骻者名曰缺骻衫庶人服之

黃裙逐水流唐書五行志楊貴妃常以假髻為首飾而好服黃裙時人為之語曰義髻拋河裏｜｜｜｜｜

胡[illegible]衣唐書車服志秋向來婦者｜人以｜為｜赤皮靴

蜀纈袍唐書崇綬傳帝嘗幸其院韋妃任會綾方衣學士鄭顥欲驗告之帝不許時大叟以袍｜｜｜罽而去其待遇若此

紙被唐書李罕之傳初為浮屠行匃市窮日無得者抵鉢溉｜｜去梁衆攻劉左壘下

象道象事宋史輿服志議禮局檢討官俞栗言元以｜｜纁以｜｜故凡服皆元衣纁裳今太常寺祭服則衣色青矣前三幅以象陽後四幅以象陰故裳制不相連屬今之裳則為六幅而不殊矣

象賜象陰上見其服（宋史輿服志）公服凡朝服謂之——公服從省謂之常服 宋袍（宋史輿服志）景德三年詔內諸司使以下出入內庭不得服皁衣違者論其罪內職亦許服—— 紫衫（宋史輿服志）本軍校服中興士大夫服之——以便戎事 帽衫（宋史輿服志）——帽以烏紗衫以皁羅爲之角帶繫鞵東都時士大夫交際常服之 真珠盤龍（宋史董遵誨傳）太祖問遵誨母安在遵誨奏曰母氏在幽州經亂睽隔太祖因令人賂邊民竊迎其母送與遵誨遵誨外弟劉綜貢馬以謝太祖解其所服——衣命齎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太祖曰吾方委之方面不此嫌也 對衣（遼史太宗紀）會同三年二月辛亥學離韶未里使回鶻阿薩蘭還賜——對之 水獺裘（遼史道宗紀）詔奪商賈及副使之族并民奴婢不得服駝尼—— 展裘若些（遼史儀衛志）——謂之公服 展皁（遼史儀衛志）五品以上官趙朝則朝服省則—— 熊鹿山林（金史輿服志）其從秋山之服則以——爲文其長中

許取使千騎也 無縫衣（元史世祖紀以別鐵木兒亦列失金爲禮部郎使馬八兒國阮西脫西爲禮部侍郎佩金符）使于馬都尚衣局織—— 質孫（元史輿服志）——漢言一色服也內庭大宴則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無定制凡勳戚大臣近侍賜則服之下至于樂工衛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別雖不同總謂之質孫云 比甲（元史世祖后弘吉剌氏傳）后製一衣前有裳無衽後長倍于前亦無領袖綴以兩襻名曰——以便弓馬時皆倣之 貞金褡褸（班固武帝內傳）王母上殿東向坐著——文彩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元瓊鳳文之舄 吉光（東方朔十洲記）天漢三年西國王使至獻——毛裘色黃益神馬之類也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燋 跪襜（劉熙釋名）鞞蔽也所以蔽膝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齊人謂之巨巾田家婦女出自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爲名也又曰——跪時襜然張也 心衣（劉熙釋名）——抱腹而施鉤肩鉤肩之間施一襠以奄心也 留幕

（劉熙釋名）——冀州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留幕冒也絡也言幕絡在衣表也 侯頭（劉熙釋名）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袍義亦然也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猶言解瀆臂直通之言也 給衣不集色（宋…）俊讀絕中古損益殺行文質苑全合士而稱之制遠矣——而衣裳之度彰矣此聲諧音而金石之品繁矣 結綱（王嘉拾遺記）漢武帝天漢二年渠搜國之西有祈淪之國其國人織草茅爲纊——爲衣似今之羅紈也至元狩六年獻綱衣裘帝焚于九達之道恐後人效尤以物名裁燒之網如金石之氣 青鳳（王嘉拾遺記）周昭王二十四年塗修國獻——丹鵲各一雄一雌孟夏之時鳳鵲皆脫易毛羽聚其羽以爲一衣一名燁質一名暄肌服之可以增暖上見鳥工能工（金…）衍竹書紀年帝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衣飛去又使浚井自——衣之以石 鬱若慶雲皎如荆玉（劉勰新論）紫貂裘自狐裘製以爲裘舜服——衣自穴而出

此裘衣之美也（駢苔蒼制編）以翡翠葉織珠縈碎若柘纖此卉服之惡也蔡葉鄉異彼服質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櫥戶洞房則蘗集翠之珍麗異常天時南則裘不如蘗後若木而則裘不及蘗 集翠（薛用弱集異記）海郡獻——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命昇坐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隱士衫（馮贄雲仙雜記）成芳隱麥林山剝苧織布爲短襴寬袖之衣著以酤酒自稱——浮光（蘇鶚杜陽雜編）寶曆元年南昌國獻——裘其國有紫海水色如爛椹可以染衣浮光裘即海水染其色

也以五采爲成龍鳳各一千三百絡以九色眞珠上衣之以飾牝苑爲朝日所照而光彩動搖觀者皆眩其月上亦不爲之貴一日馳馬從舍忽值暴雨而浮光裘略無沾濕上方歎爲異物也

半衣 馬縞中華古今注始皇元年詔宮人及近侍宮人皆服衫子亦曰||

唐裝 邵伯溫聞見前錄熙寧初洛陽老人富翁者皷卷脚幞頭衣黃彩繫革帶||也

寬衫窄衣 葉夢得石林燕語太平興國中李文正公昉嘗舉故事請禁品官綠袍舉子白紵下不得服紫色衣舉人聽服皁公吏工商伎術通服皁白二色至道中弛其禁今胥吏||與軍伍||皆服紫沿習之久不知其非也

山谷褐 王明清揮麈後錄明清兄緒見先妣製道服先人云須異于俗人者乃佳昔見黃太史魯直所服絕勝時在蘇安平匠者欽合裝之从之始就名之曰|||數十年來則人人服之殆遍國中矣

貉袖 曾三異同話錄近歲衣制有一種如旋襖長不過腰兩袖僅掩肘以最厚之帛爲之仍用夾裏或其中用綿者以紫皁緣之名曰||

履舄

金綦玉絇 晏子景公爲履黃||之||飾以銀連以珠良||之||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

飾銀連珠 上見

履憲 管子大鼠軸之多也其慮大也不宅其人小也不寡猶迹求||之||也注言法也縱迹而求履法履法可得

韤係 子華子且循亦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既郊而陳武王||||解焉有五臣者皆受指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韤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旌鉞而親係之

知地形 莊子履句屨者||

紃屨 荀子布衣||之士注紃條也謂編麻爲之麄繩之屨也或讀爲穿

顙推屨 呂氏春秋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之|

複舄 揚子徐兗之郊謂之扉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自關而東複履其庳者謂之鞮下禪者謂之鞮絲作之者謂之履麻作之者謂之不借

不借 上見

鞠角 揚子南楚江沔之間總謂之麤西南梁益之間或謂之屩或謂之𢇛履其通語也徐土邳圻之間大麤謂之||注今漆履有齒者

赤舄 抱朴子又安期先生者賣藥于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巳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于阜鄉亭以||一量爲報

重足 文中子爲履所以|其|也

珠履 史記春申君傳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鄭尚書履聲 漢書鄭崇傳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

木屐 後漢書五行志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

蠶織履 後漢書衞颯傳南陽茨充代颯爲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勸令||||民得利益焉注東觀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炙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雙鳧 後漢書王喬傳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

軟材平底木屐 晉書宣帝紀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前行蒺藜悉著屐

連齒 宋書武帝紀性尤儉易常著||木屐

婦人員頭男子方頭 宋書五行志晉初作屐者||||員者順從之義所以別男女也晉太康初婦人皆履方頭此去其員從與男無別也

監屐 宋書竟陵王誕傳誕遣將軍欽使與東討與彬之衆相遇於曲阿之奔牛塘誕獲左右皆悉八藏詩彬之衆人多豁||於孤豹中夾射之欽等大敗

紫皮履 齊書高帝紀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

虎皮鞾 梁書蕭琛傳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負其才氣欲候儉時

儉宴丁興遊苑琢乃著｜｜｜簑 穀木屐 南史梁宗室蕭傳美
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 子杖氣亡多激揚當
乘折角牛｜｜｜破服必丁 穿角屐 魏書王遵業傳時政歸門
儒者名盛每內為宗室推重 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
相而尊業從容恬素若處郎闕宵者 脛纏 魏書于洛侯傳為秦
｜好事者多效執屐以學之 州刺史而貪酷安忍
州人富熾奪民呂勝｜｜一具 青絢黃金纏 隋書音樂志洛陽
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 朝霸高端冕臨正
陽｜｜｜ 以象牙為屐 隋書崔賾傳王齊朝霞古貝晴紹
裳云文羅裳 履屐下垂金屐頭戴金寶花冠彼
真珠瓔珞足履華屐耳懸金璫當服白疊｜｜｜ 舊唐書
｜若露髮則不加瓔珞臣人服製大抵相類 短鞾 輿服志
發至扎齊有長帽｜｜合袴 朱居士屐 舊唐書高士廉傳蜀人
褲子朱紫元黃各任所好 朱桃椎者隱居不仕每
為芒屐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之｜也為鬻米置於芒
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為焦先之流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十六 服飾部 屐舃 五

屩出水鄉 舊唐書劉知幾傳議者皆云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
多有危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
案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
矣如張僧繇畫群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明
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於｜｜非京華所有
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
乎 朱鞾 唐書車服志褒衣者一品之服也青衣纁 白韈 唐書車
裳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赤舄 服志通
天冠者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群臣養老之服也絳紗袍朱裏紅
羅裳白紗中單朱領褾襈裾白裙襦絳紗蔽膝白羅方心曲領
黑舄 烏皮 唐書車服志白紗帽者視朝聽訟宴見賓客 六合 唐
之服也以烏紗為之白裙襦白襪｜｜履 書
車服志初隋文帝聽朝之服以赭黃文綾 五色線鞾 唐書車
袍烏紗帽折上巾｜｜鞾與貴臣通服 服志流
外及庶人不服綾 小花草履 唐書車服志婦人衣青碧纈平頭
羅穀｜｜｜ 彩角褑成履而禁高

險拉人窘閙初及 高頂 唐書五行志文宗時吳越尚織
吳越高頭屐 ｜｜草履紐如穀前代所無 樓屩 劉 青
張志和傳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叟兄鶴齡為築室越州東郭茨
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麤屨 唐書朱桃椎傳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為長史
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麤幘｜｜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
屐韈 宋史輿服志八附儀中書門下學士兩省御史臺官人 青耳
批出升朝官上貴道將至午時｜｜｜急趨赴丹墀奏
宋史儀衛志騎手前子服垂耳髮 細表紵裏 宋史輿服志政
青頭縮青繡大袖彩袴勒帛｜｜履 和議禮局上皇
帝冕服之制履｜｜｜ 宋史輿服志有緋黃淡黃袍衫
｜施紃者綦以繫之｜｜ 皁文鞾 宋史王裴紅束帶｜｜｜大宴則服
之 鞾 宋史輿服志景德元年詔河東陝西一路轉運使
劉金絲方勝練鵲錦校緋官兼賜紫羅錦旋襴｜｜
納鞾 宋史輿服志冠禮三加冠服初加緇布冠深衣大帶納
屐而加幞頭公服革帶｜｜｜堅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十六 服飾部 屐舃 十六

鞁過草屩 宋史鄭僅傳夜縋崖｜｜人事叟之以僂遠｜｜ 木底 宋史高昌國傳北廷托山中出硇砂
山中常有煙氣涌起無雲霧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見禽鼠皆赤
采者著｜｜鞋服之皮者即其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變為
砂石土人 絳縫屩 遼史禮志祭山儀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絨
取以治皮 鞾 絳袍帶懸魚三山絳垂飾犀玉刀錯｜｜
｜｜紫雲鞾 元史輿服志祭天鹵簿纛一執者一人夾者四人護 紅
者二人皆錦帽紫生色寶相花袍鍍金帶｜｜鞾
｜元史輿服志祭天鹵簿左右攝提旗二執者二人甲騎 青雲
冠朱甲青勒甲絛鍍金環白繡汗胯束帶｜｜鞾
元史輿服志祭天鹵簿風伯旗左雨師旗右雷公旗左電母旗
右執者四人騎青甲騎冠綠甲青勒甲絛鍍金環白繡汗胯束
帶｜ 元史輿服志祭天鹵簿各而騎者五人 紫鞾 元史輿
綠雲 錦帽青絲生色寶相花袍銅帶｜｜鞾 服志祭
天鹵簿豹尾一執者一人夾者二人皆 青鞾 元史輿服志祭天
騎武弁紫生色寶相花袍紫勒帛｜｜ 鹵簿騎而引旗者

四八青絁巾青絁生色寶相花青䩞（元史輿服志附錄祭服紫
袍青勒帛｜佩劍執弓矢 紵絲靴｜｜襪一百二
十羊毳（元史輿服志曲阜祭服皂鞾 白絹（元史輿服志曲阜祭
三白｜｜履各四十有二對 服｜｜夾襪四十有
二紅錦（元史輿服志 花鞾（元史輿服志殿下旗仗左右二列青
斷袍以｜｜ 龍旗第五執者一人黃絁巾黃絁生
色寶相花袍勒 雙斤（元史輿服志旗制以納石失有｜｜ 素鞾
帛｜佩劍 二帶鈎飾以珠緣納石失金錦也
元史輿服志張宿旗青質赤火焰腳繪神人 雲朵頭（元史輿服
衣豹皮朱帶｜｜右手仗劍坐于雲氣中 志雲頭鞾
御以皮帮鞾｜｜ 緒縧尚黃 寬臘鏃鞽古者庶人鹿皮皁
作雲氣鞾象于臘 黃｜｜而已及其後則甚
下不借鞮鞻革爲令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絲與細下越端
縱務中者鄧里闟作蒯苴蔡堅婦女葸者縫走著革鞮狗官
腹羆在表見上 輕騾使容上見 縠革 釋名｜｜鞻深頭者之名
也縠埧也以其深鞔覆足也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十六 服飾部 鞾履 七

鳳文舄 漢武內傳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褡襹文采鮮
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
戴太真晨嬰之冠
履元璚｜｜之 商舄 王充論衡古之跣對今履｜｜ 紫絲 葛洪西京雜記成帝好蹴鞠群臣以
蹴鞠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
之家君作彈棊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服以朝覲 丹
舄 王嘉拾遺記穆王東巡大騎之谷指春宵宮集諸方士仙術
之要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
紫麐｜｜之 芒屩 揚衒之洛陽伽藍記高陽
敷碧蒲之席｜｜仙侶｜｜倒騎水牛 高陽金盛之時貴遊
子弟無不駕長簷車跟｜｜ 高屐 顏氏家訓梁世士大夫皆
尚褒衣博帶大冠｜｜
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 飛雲 雲仙雜記
莫爲站衍及地者｜｜韓者行則仰仆 樂天燒丹于廬山
草堂作｜｜玄綾爲質四面以素綃 染香 上見 振屐如烟霧 上見
作雲朵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烟霧

牛刀履 雲仙雜記趙延之安成人作｜｜紋干紋布爲之托以精銀褙以絲綴 鳳 陶穀清異錄唐
儒雅合有做孔子履製造名｜｜ 遵王 上見 千重 異錄唐
相諸王做之而微殺其飾別呼爲遵王履
制上冬日進｜｜ 後其法 鄭文寶南唐近事元宗幼學之
用羅帛十餘層錦夾縫之 銀鞾 馮權常給使在右上深所親
作履曰此虞舜之日爲衛護 保大初聽政之暇命親王
及東宮舊僚擊鞠敎有等語及前事即賜銀二十斤以
代銀鞾權遂命工鍛 此亦九百 歐陽修歸田錄馮相和相同在
鞾穿爲人皆哂之 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鞾新買
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
鞾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
於是哄堂大笑 聚雲 馬縞中華古今注
室大笑 帝令冬至日上舅姑｜ 東晉以草木
織成即有鳳頭之 和 馬縞中華古今注
履｜履五朵履 爲之圓文上以麻爲之名曰麻鞋起自伊尹以草爲之至秦
以絲爲之東晉公主及宮貴皆絲爲之凡 馬縞中華古今注
婦之家先下絲麻鞋一兩取其｜｜之義 履 今注三代及
周著｜｜以帶繫于踝以鵝文吉吳妃乃 五色立鳳 古今注
故處以羅爲之後加以絲綿晝夜不易 馬縞中華
爲帝宮人戲弄｜｜今 重臺 今注宋有
｜｜朱錦履｜ 望仙 如草鞋｜｜靴 武
履｜ 五色雲霞 馬縞中華古今注有分 鞾 見前後
宗閣頭鄉鞾一 始皇立顧履及有｜｜ 紅
進綠日王安用 月作鞾以榜褸鞾 鞾
有黃院子引出宮監 神宗有悅色合數去 元老 京
之殊翠裝飾毛帶｜｜各修小爲之人打者但加 供御絲鞋 老
記宗中時有絲鞋局專挑 人知其數當見蜀中 彝
被賜數百緉皆絕奉御有司郎佐雜臨朝服絲鞋退即以羅
鞋易之遂 解脫 周密武林舊事西浙之人以草爲履而無名
嘆此句 曰解脫履絲鞋 子六緉履緉縣三代皆以皮爲之朝

祭之服也晉永嘉元年用黃草始有伏鳩頭履子梁天監中
武帝易以絲名｜｜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
五朵百合 陶宗儀輟耕錄唐大曆中進｜｜草履子建中元年進｜｜草履子 高麗鞾 陶宗儀輟耕錄杜清碧先
生應召次錢唐諸儒者爭趨其門彝孟初作詩嘲之有紫藤帽
子｜｜處士門前當怯薛之句聞者傳以為笑用紫色樓藤
縛絹而製鞾作高麗國樣皆一時所 紅韈華章仙 伊世珍瑯嬛記
尚怯薛則內府執役者之譯語也 李女貽賢大以
｜｜雀頭 伊世珍瑯嬛記馬嵬老嫗拾得太真襪以致富其
｜之履 女名玉飛得｜｜履一雙真珠飾口以薜荔根為
長僅三寸玉飛奉 霜解 伊世珍瑯嬛記姚月華贈楊達所製
為異寶不輕示人 一尺竹履霜｜與履而｜謂是鬼物
香物也因贈詩曰金刀剪紫絨與郎
作輕履願化雙仙鳧飛來入閨裏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六

居處部一

宮苑

三階 管子立政｜｜之 扶臺 管子君立｜｜ 上兩而兩受要 五衢之衆皆作 以平國筴 管子先封
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鏃者為庸故
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也 士事不文木事不鏤
晏子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 橫木龍蛇立木
不能入也｜｜｜｜｜｜示民之節也
鳥獸 晏子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 西曲潢 見 璿室玉門傾宮
高｜｜傾｜｜｜｜｜｜
璿室 晏子古者之為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為奢侈也故節於
身謂於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為｜｜｜｜殷
之衰也其王紂作為｜｜｜卑徒者有罪高大 長庚 晏子景公為
名有實是以身及焉又作頃上作傾宮｜一年未息

｜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致堂上之樂酣
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
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
日夫子為賜而誡於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西罷役不果成長
庚 塗 豫 子華子堯不以士階為陋 衢室 宮 華子堯居於｜｜之
而有虞氏傷戒於｜｜ 宮垂衣而變摇遠如神
明之神明居 見 瑤臺九驂 尸子人之言君天下者 合宮總章陽
居 上瑤臺 ｜｜｜｜｜而堯自屋
館 明堂 尸子夫黃帝｜｜有虞氏曰｜｜殷人曰｜｜周人曰
皆所以名休其善也 按呂氏春秋天子夏居明堂
秋居總章春冬則居青陽元堂 元堂 禁封以禁印 中天之臺
陽館門青陽也合宮即元堂也 ｜｜｜中
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
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

久出易人之患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

義臺 ……有||……無所用之

貴文 荀子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大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孔子曰大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也

觀望勞形 呂氏春秋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而已矣

修閭扃 呂氏春秋乃||||……必備

有娀九成 呂氏春秋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之臺飲食必以鼓

青陽 呂氏春秋孟春之月天子居||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太廟季春之月天子居||右个

左个 上見 太廟 上見 右个 上見

元堂 呂氏春秋孟冬之月天子居||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右个

金在其後 呂氏春秋周明堂||||有以見先德後武也

蒿柱 呂氏春秋明堂茅茨||土階三等以見節儉

五采爭勝流漫陸離 淮南子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橑檐榱題雕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芰荷||||||||修掞曲挍夭矯曾橈芒繁紛挐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措其剞劂削鋸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

公輸王爾無所措其剞劂削鋸 上見

遁木遁水遁土 淮南子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標株欂櫨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嬴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瀷淢菱杼紾抱芒繁亂澤巧偽紛挐以相摧錯此|於|也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修碕抑淢怒瀨以揚激波曲拂邅回以像湡浯益樹蓮菱以食鱉魚鴻鵠鷫鷞稻粱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於|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廈曾加擬於崑崙修為牆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為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騖而無蹟蹈之患此|於|也

木巧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十七　居處部　宮苑　二

上見 像閎侈 上見 疑於崑崙 上見

厚其棟 國語不||不能任重

匏居之臺 國語先君莊王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

榭講軍實

望氛祥 國語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臺不過|||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

銅為柱質 戰國策董閼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也

元英 燕府宗器設於|| 戰國策大呂陳乎||故鼎反乎|| 宮名

金人十二 史記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重各千石置宮廷中

極廟 史記秦始皇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象天極故曰極廟天官書曰中宮曰天極是也

復道周閣 史記秦始皇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史記秦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 上見

非壯麗無以重威 史記漢高祖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

直百金 史記漢文帝紀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上曰百金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十七　居處部　宮苑　三

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柏梁銅柱 史記封禪書其後又作|||承露仙人掌之屬

矣 益延壽觀 史記封禪書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 通天 史記封禪書作||臺置祠

具其下將招來仙神人之屬注索隱曰蓬字疑衍 青雲 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曰黃帝就|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

廷 明廷 上見 千門萬戶 史記封禪書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

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仙龜魚之屬其

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 神明臺 井幹樓 上見 十二樓

史記封禪書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迎年 迎年 上見 宣

房 史記河渠書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宮 榮椽 史記趙世家魏獻||則以為楹注索隱曰劉氏云榮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十七 居處部 宮苑 四

椽蓋地名其中有高處可以為臺基也按榮椽是楹柱可為椽登飾有光榮所以魏獻之故趙因用之以為楹柱 沉沉

史記陳涉世家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者注沉沉宮室深邃之貌也 離宮 史記范雎傳於是范雎乃

得見於||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 永巷 上見 宣室 史記賈生傳上方受釐坐|| 陽雲之臺 史記

司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登||||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南榮 史記司馬相如傳偓佺之倫暴

於||注應劭曰南榮屋櫓兩頭如翼也故郭元云榮屋翼也七語云飛榮似鳥舒是也縣偃臥日中也 華榱璧璫

史記司馬相如傳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 步櫩 上見

西清 史記司馬相如傳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虬蚴蟉於東箱象輿婉蟬於|| 楯軒 上見 鳷鵲

露寒 史記司馬相如傳過||望||注漢書音義曰皆甘泉宮左右觀名也 宜春 史記司馬相如傳下棠梨息|

注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宮在應州萬年西南三十里 宣曲 史記司馬相如傳西馳||濯鷁牛首注漢書音義曰宣

曲宮名在昆明池西 細柳 史記司馬相如傳登龍臺掩||注正義曰部六柳名在昆明南柳市 高門 史記漢書

作外高閭見|注如淳曰黃門北未央宮中有高門 罘罳 漢書文帝紀七年夏六月癸未央宮東闕||災注師古曰

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屏也 明光 漢書武帝紀太初四年秋起||宮 建章

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二月起||宮 五柞 漢書武帝紀後元二年二月行幸盩||宮注張晏曰有五柞樹因以

名宮也 太液 漢書昭帝紀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池中公卿上壽 池籞 漢書宣帝紀又詔||未

御幸者假與貧民注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禦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 銅池 漢書

宣帝紀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中注如淳曰銅池承霤也 樂遊苑 漢書宣帝紀神爵三年春起||| 屬玉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十七 居處部 宮苑 五

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冬十二月行幸萯陽宮||觀注服虔曰以玉飾因名焉在扶風晉灼曰屬玉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 舊

貫之居 漢書元帝紀惟德淺薄不足以克入|||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注師古曰論語稱閔子騫云仍

舊貫帝自謙言不足克入先帝之宮室故引以為言也 甲觀畫堂 漢書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宮生||||為世

嫡皇孫注如淳曰甲觀觀名畫堂堂名 桂宮 漢書成帝紀初居||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

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 龍樓 上見 馳道 上見 博

望苑 漢書成帝紀建始二年秋罷太子||以賜宗室朝請者注文穎曰武帝為衛太子作此苑令受賓客也 號

令所由出 漢書五行志門闕|||||也 叢臺 漢書五行志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災 白鶴

館 漢書五行志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災 輅軨 漢書五行志未央殿||中雌雞化為雄注孟康曰

秘乾度
名也　玉堂金門（漢書五行志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烟灌｜｜流｜｜井水陰也竈烟陽也玉堂金
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倉琅根（漢書五行志木門｜｜謂宮門銅鍰）南臨渭北（漢書五行志秦孝文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
非常殿入（漢書五行志上前殿入｜｜中）
如淳曰殿上室名　河奇號非（漢書地理志益州注惠帝四年常有｜｜苑｜｜兔鐘鼓帷帳不移）
而具（漢書賈山傳｜｜也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
承明之廬（漢書嚴助傳君厭｜｜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
文石之陛赤墀之
谷都　鳳闕神明（漢書郊祀志起建章宮｜｜其東則｜｜左｜｜其稱千門萬戶）
史
涂（漢書梅福傳故願一登｜｜赤｜｜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
林光（漢書金日磾傳是時上行幸｜｜）

宮　差次屋基（漢書東方朔傳｜｜欲作｜｜度用百金重於民之財務而不爲其損亡｜至今猶存）
（張衡傳衡自爲郎中數有兩因宮王宮投案調節｜｜）
熙宮｜｜中｜蘇林曰幹樑也亦顏與夢中以爲日承夢｜｜之
之宿舍也一邊爲兩夏　雲霧波流（漢書揚雄傳｜｜樹萬而成諸於兒大夏也
者也顏音苦夢音扶分反）
紅失鴟愬繚流離兮（漢書揚雄傳｜｜之｜｜下戶金鋪（漢書揚雄傳｜｜而聽｜｜之窮）
今余闇惑蜿蜒上與螭虯蟠漢（漢書揚雄傳蓋天子穆然於玄｜｜之中）
與宵窮　閑作｜｜
上比帝宅　紫宮（漢書揚雄傳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
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
弩陸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偉非木
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采
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
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於｜｜｜｜若曰此非人力

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師古曰棠梨宮在甘泉苑垣
外師得宮在櫟陽界其餘皆甘泉苑垣內之宮觀也）高光迎風
見洪厓旁皇儲胥弩陸上見棠梨師得上見　出入日月（漢書揚雄傳
上｜｜｜｜京皇周流｜｜）
天根風（漢書倭傳以昭儀位次婕好（漢書外戚傳孝元馮昭儀）
與地帝｜｜以昭儀房云銅沓黃）
金塗（漢書外戚傳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
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切皆｜｜｜｜｜白玉
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
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宴昵殿（漢書敘傳大將軍王
鳳薦伯宜勸學召見
｜｜（注）張晏曰（注）宴昵殿
戚宴飲會同之殿　金華（漢書敘傳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
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殿中）
師古曰金華　後漢書光武帝紀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
殿在未央宮　都卦幸南宮｜｜殿遂定都焉注蔡質漢典職儀
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
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又洛陽宮閣名有都卦殿臣賢

按給料或作｜｜（後漢書章帝紀）始朮宮　宗於｜｜（後漢書章帝紀）及西還幸元氏祠光武顯
御北殿存說　宗於縣舍正堂明日又祠顯宗於｜｜
皆在　廣成囿（後漢書和帝紀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
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　承善閣
樂（後漢書桓帝紀秋七月己未南宮｜｜火
注衛敬雜記曰宮中門謂之閣廣雅曰閣謂之閨　直里　曜見苑（後漢
書紀）作｜｜｜｜注洛陽宮閣簿曰濯龍圖千乃萬五百步
中有魚梁臺西羅圭苑周｜｜｜｜｜東羅圭苑周一千五百步
一柱三帶飭以赤鍛（後漢書｜｜依志注蔡質漢儀曰德陽殿周
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
於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廁以青翡翠
一｜｜｜｜｜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官於此自到偃師去宮
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雒陽宮
閣簿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　上鬱律
與天連見上周家所造｜也（後漢書五行志夫雲臺者乃｜｜之｜
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　濯

龍後漢書百官志｜｜亦園名近北宮直里亦園名也在雒陽城西南角直里上見放泰紫後漢書班固傳
其宮室也體象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之圓方樹天中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
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冠山朱堂上見三十六所後漢書班固傳西都則有上囿禁苑林麓
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神池靈沼往往而在裛以藻繡絡以綸連
後漢書班固傳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
火齊流燿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釦砌後漢書班固傳於是元墀｜｜玉階彤庭碝磩綵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
而生觚稜後漢書班固傳設璧門之鳳闕上｜｜而棲金雀棲金雀上見左牽牛右織女後漢
書班固傳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似雲漢之無涯左開鴻池右作上林後漢書揚

雄傳先帝之制｜｜｜｜不奢不約以合禮中金虎魏志武帝紀作｜｜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九
華魏志文帝紀黃初七年三月築｜｜臺紫廬晉書后妃傳左貴嬪離思賦既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厠於｜｜仰
模元象合體辰極晉書謝安傳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安不從竟獨決之
宮室用成皆｜｜｜｜而役無勞怨以文石綷之下穿伏室晉書石季龍載記太武殿基高
二丈八尺｜｜｜｜｜｜｜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
極技巧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玉壁上見連房數百觀閣相交晉書
慕容熙載記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高七十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
｜｜｜｜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為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玉燭宋書武帝紀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

處起｜殿圓淵方井兼植荷花宋書禮志殿屋之為｜｜｜｜｜｜者以厭火祥也刮楹
接檐達嚮水虹宋書樂志為宮備蕭日館希屏校殿宮漢重翟綺風｜｜｜｜清暑爽立
雲甍特起宋書符瑞志乃延陵霄迭作景陽有鶡景陽天淵之浚｜｜｜｜｜｜植類斯萌動類斯出極望江
波逦對岳崎壁畫古賢烈士宋書百官志奏事明光殿以胡粉塗｜｜｜｜｜以丹朱色地謂之丹墀
考星創制揆日興功齊書武帝紀永明年詔曰青谿宮體天含暉則地極資光定靈源允集符命在昔
期運初開便倫方逸齊之勞我則未暇時流事往未催悽咽朕以寡薄嗣奉鴻業思存締構式衣王遠｜｜｜｜｜
子來告畢規揆備且中頌泰之所以暢悅之懷可克日小會九日臺齊書武帝紀永明五年九月己丑詔曰九
日出商飈館登高宴羣臣辛亥車駕幸商飈館館上所立在孫陵岡世呼為｜｜｜者也商飈館上見青樓齊書

東昏侯紀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何不純用琉璃上見壽昌
前興風華晛橫齊書后妃傳論世祖嗣位運藉休乎｜｜｜青梧文階花梁繡柱雕金鏤寶照爛
房帷趙瑟吳趨承閑奏曲蔵霞傍思足使充物羊由私藏加以團飴穿列修竹內施高障齊書文惠太子
傳風韻甚和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元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樓觀塔宇多聚奇石妙極山水
慮上宮中望見乃｜｜｜｜｜｜｜｜造姬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玫陛齊書
竟陵王子良傳臣一月入朝六登｜；；高殿榭人繼李顏色繼有所陳啟自達巍黃山歎牛首齊書徐孝
嗣傳從世祖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為離宮之所故應有邁邪鍾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乃
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上竟無所修立白樓齊書魏虜傳自佛狸至萬民世增雕飾正殿西

梁士彥謂 徽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陳書張貴妃傳論至德二年乃於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閣高數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並以沉檀香木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之屬瑰奇珍麗近古所未有每——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遊其上) 雕欒綺節珠窗網戶(南史循吏傳序齊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宇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及永明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

北距長城東包白登(魏書道武帝紀天興二年以所獲高車衆起鹿苑於南臺陰——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爲三溝分流宮城內外又穿鴻雁池) 雲母堂金華室(魏書道武帝紀天興二年秋七月壬子車駕還宮起中天殿乃——) 模鄴洛長安之制(魏書莫題傳太祖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入與論興造——)

之 朝會萬國安御聖躬觀望遠近(魏書高允傳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宜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西堂溫室足以——紫樓臨望可以——若廣修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已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高宗納之) 小牙(魏書皮豹子傳於其城內別有

(徐所衛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 三臺(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九年八月乙丑至自晉陽甲戌如晉陽是月陳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人內附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游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讌羣臣並命賦詩以新宮成丁酉大赦內外文武並進一大階) 玳瑁樓(隋書食貨志大統中又毀東宮造修文偃武隆基嬪嬙諸院起——)

天樞(舊唐書則天皇后紀梁王武三思勸率諸蕃酋長奏請大徵斂東都銅鐵造——於端門之外立頌以紀上之功業) 沉香亭子(舊唐書敬宗紀波斯大商李蘇沙進——材拾遺李漢諫云沉香爲亭子不異瑤臺瓊室上怒優容之) 曲江四岸皆有行宮臺殿(舊唐書文宗紀內出曲江新造紫雲樓彩霞亭額左軍中尉仇士良以百戲於銀臺門迎之時鄭注言秦中有災宜興土功厭之乃浚昆明曲江二池上好爲詩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乃知天寶已前——以——有司請名思復升平故事故爲樓殿以壯之——)

會昌壬子廢(舊唐書宣宗紀延和殿樓曰親親樓凡廊舍屋宇七百間——修百福殿成名其殿曰——)

合宮聽朔堂府通和(舊唐書禮儀志乾封二年詔曰——門守衡之茂範——敷帝勣之處) 一儀之中定三才之本(舊唐書禮樂志乾封二年詔曰——景化——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總成三百六十故方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宇論此爲方——構茲一——) 開乾坤之奧策法氣象之運行(舊唐書禮儀志垂拱三年詔曰——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諸侯之位也——故能使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答合盛烈豈不美歟——)

南殿竹宮(舊唐書音樂志武后之世天子弘儒宋孜——誦之詩有從拒之賦朝吟——蘇奏——) 螭頭(舊唐書文

宗紀甲子拔左右省起居郎舍人…帝憲傳
硯及紙於｜｜下記言記事 花萼相輝樓唐書讓皇帝憲傳及先天之後興慶是
龍潛舊邸因以爲宮憲於勝業東南角賜宅申王撝岐王範於
安興坊東南賜宅薛王業於勝業西北角賜宅邸第相望環於
宮側元宗於興慶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之樓南面
題曰勤政務本之樓元宗時登樓聞諸王音樂之聲咸召登樓
同榻宴謔或便幸其第賜金分帛厚其歡賞諸王每日於側門
朝見歸宅之後即奏樂縱飲擊毬鬬雞或近郊從禽或別墅追
賞不絶於 勤政務本上見 引水四注飛溜懸波如瀑唐書西域
傳拂菻國其殿以瑟瑟爲柱黃金爲地象牙爲門扇香木爲棟梁其俗無瓦
擣白石爲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於盛暑之
節人厭囂熱乃引水潛流上遍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
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檐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
妙如 此 儲殿側爲射堋院唐書高宗紀太宗嘗命皇太子遊觀習射太子辭以非所好願得奉至尊居膝

下太宗大喜乃｜｜｜｜使太子以木爲尾唐書禮樂
居之太宗每視朝皇太子嘗侍晚入內殿二玄則天
始毀東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其制度既無復可紀者不足
記其後火焚之既而又復立開元五年復以爲乾元殿而不毀
初則天｜｜火於之二十五年元宗遣將作大匠鵠藏索
匠長倚素毀之聖素以爲勞人乃去其上層易以眞瓦
寶昔祖宗志常於登封降禪朝覲之禮名封祀壇曰舞 仙起帝
鸞亭登封壇曰｜｜降禪壇曰景雲臺以紀瑞焉
所唐書裴矩傳帝在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悉召天下
所奇伎作使入陳端門前皮金錦佴令現者千所爲帳有官都
人列繪幔帷閣夾道被服光麗廬邸皆供帳池酒林肉澤民給
蠻夷與民貿易在所令邀飲食相娛樂蠻夷嗟咨謂中國爲｜
天子以爲誠謂宇文述牛弘曰矩所建白皆朕之 興賢
志要未發矩輒先聞非悉心奉國何能是邪爾帝降帛布
著樂於此 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因朕今｜｜

｜院爲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
院爲集賢院命宰相張說爲學士知院事 部公卿得列舍旣
上序曰｜｜｜帝宴詠中出一籤曰｜｜｜以名山
上環五色雲帝率宮家中生書院樂工工部有官敷千門語意天寶時
慢宋殿亭｜｜｜ 玉堂珠殿 五代史南漢世家劉龑好奢侈 洞開
｜｜｜｜｜ 悉聚南海珍寶以爲｜｜｜
諸門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宋史太祖紀開寶
｜謂左右曰｜｜｜｜ 寫尚書無逸篇 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
義二閣｜｜｜ 於屏 杜有金書六字 宋史禮志邇英延
日好不欲崽邪邪僻 不爲山象飛來峰 宋史劉熙志扎樹池中
上日具陳在銘也 以纊花文石爲流杯之所 宋史職官志天章閣
之其上｜｜｜｜ 則有大也引西湖水注 天禧四年建在會慶

殿之西龍圖閣之北明年仁宗即位修天章閣畢以奉安眞宗
御製東曰羣玉殿西曰蘂珠殿北曰壽昌殿南曰延康殿內
書所以改曰天章取爲章於天之義取爲章於天之義以在位定天
｜｜｜｜｜｜｜｜｜｜｜｜｜
水心 宋史禮志 殿成帝以寇未備將泛舟往焉 以下銀浮金鼎以
王應辰傳徙宮方室者 宋
池 ｜｜｜｜｜ 於上 日月宮 宋史太宗紀五年八月以人
｜｜ 萬春千秋 宋史宗紀淳熙十四年八月改南京宮六殿
爲 門爲之外三門爲南面左右掖門爲｜｜右掖門
｜｜ 乘殿 宋史禮志曲宴宋使使伏祇侯舍人引大臣使相臣僚
｜｜｜ 付副及方臣僚｜｜宋史 生臣僚並於兩階上殿就位立
其飾不應異臣僚 補傳 黃金閣以五采 金史本紀 海陵
推於西洞門出 京宮殿運一木之費至
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而後
｜｜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

飛涼樓金史世宗本紀勅有司於東宮｜｜前後建殿位孟浩
詩曰皇太子雖爲儲貳宜示以儉德不當與至尊宮室
相侔乃 象鸞金春 元史英宗紀至治元年四
霤之乃巳未造｜｜｜｜殿 四阿反坫重亢重
郎 逸周書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
｜｜｜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舂常畫內階元階堤唐
山廧應門 龍疏 刻向新㢠斬臺五重黃金釘玉
庫臺元闕 琪玕｜｜翡翠珠璣莫落連飾 上圓下方八窗
四闥 班固白虎通｜｜｜｜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
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
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
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鳳凰應 王充論衡元帝之初
有｜｜｜ 令濟陽宮 有鳳凰下濟陽宮故
木衣綈繡土被朱紫 三輔黃圖始皇窮極奢侈築咸陽宮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
制紫宮象帝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橋
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

梁橋之南北堤激立石柱咸陽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東至
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別館相望聯
屬｜｜宮人不移
樂不改懸窮年忘歸猶不能徧 欲與南山齊 三輔黃圖未央閣｜｜也所造起其
閣｜｜｜ 風至其聲玲瓏然 三輔黃圖未央宮周回二十八里前殿東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
丈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以制前殿至孝武以木蘭爲棼橑文杏
爲梁柱金鋪玉戶華榱璧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丹墀左
碱右平黃金爲璧帶間以和 落猿巖棲龍岫 三輔黃圖梁孝王好營宮室
氏珍玉｜｜｜｜也
苑囿之樂作曜華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有膚寸石
又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
里奇果異樹珍禽怪獸畢有
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鶴洲鳧渚 見上 雲母窗日曜之有光
陸機洛陽記宮中有臨高陵雲宣曲廣望閶闔萬世修齡
總章聽訟凡九觀皆高十六七丈｜｜｜｜｜｜ 三雲

葛洪西京雜記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殿 四寶 葛洪西京雜記武帝爲七寶牀雜寶案廁寶屏
風列寶帳設於桂宮 木有龍蛇百獸之形 王嘉拾遺記周靈王二十二年起昆昭之
時人謂之｜｜宮 臺亦名宜昭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崿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
理盤錯以一樹而臺用足焉大幹爲桁棟小枝爲栭桷其｜｜
芳塵糝雨 王嘉拾遺記石虎起樓高四十丈結諸羌於
樓上時亢旱舂雜寶異香爲屑使數百人樓
上吹散之名曰｜｜ 臺上有銅龍腹容數百斛酒使人
於樓上噀酒風至望之如霧名曰｜｜｜臺用以灑塵 靈禽園
王嘉拾遺記明帝即位二年起｜｜｜
遠方國所獻異鳥珍獸皆畜此園 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
王嘉拾遺記石虎於｜｜｜｜結珠爲簾垂
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
風搖動終無傾倒之理 劉義慶世說凌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
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

臺雖高峻常｜｜｜而｜｜｜魏明帝登臺懼其
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銅
溝玉檻 任昉述異記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伎
樂日與西施爲水嬉吳王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
「｜｜｜｜」宮之楹
檻珠玉飾之 閣以丹青色以輕素遠望若仙居 酈道元水
經注渠水又南逕止車門下魏武封於鄴爲北宮宮有文昌殿
溝水南北夾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東出石竇下注之湟水故
魏武登臺賦曰引長明灌街里謂此渠也石氏於文昌故殿處
造東西太武二殿於濟北穀城之山采文石爲基一基下五百
武直宿衛屈柱趺瓦悉鑄銅爲之金漆圖飾焉又徙長安洛陽
銅人置諸宮前以華國也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之爲基巍
然崇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其中曰銅雀臺高十丈
有屋百餘間有屋更增二丈立一屋連棟接檐彌覆其上盤迴
隔之名曰命子窟又於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
丈又作銅雀於樓巔舒翼若飛海則金雀臺高八丈有屋一百

九門北有冰井臺亦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
數井井深五十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
之石炭又有粟窖及鹽以備不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左思
魏都賦曰三臺列峙而崢嶸者也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
中陽門次曰廣陽門東曰建春門北曰廣德門次曰廄門西曰
金明門一曰白門鳳陽門三臺洞開高三十五丈石氏作層觀
架其上置銅鳳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石氏立東明觀觀上加
金博山謂之鏘天北城上有齊斗樓超出羣榭孤高特立其城
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塼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
皆加觀榭層甍反宇飛檐拂雲｜｜｜｜當其全盛
之時去鄴六七十里霜文秘瞰隙離眩目酈道元水經注魏太
｜｜｜｜｜和中宮都洛陽經
構宮極修理街渠務窮隱發石視之嘗無毀壞又石工細密非
今之所擬亦奇爲精至也遂因用之其一水自千秋門南流逕
神虎門下東對雲龍門二水衡枕夕上皆列雲龍風虎之狀
以火齊薄之及其晨光初起夕景斜輝｜｜｜霏

以停酈道元水經注皇居創徙宮極未就北躔乘虛來往塲
停於此構宵榭於故臺所謂｜｜｜也街
之洛陽伽藍記泉西有華林園高祖以泉在園東因名蒼龍海
華林園中有大海即魏天淵池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高祖於
臺上造清涼殿世宗在海內作蓬萊山山上有仙人館上有釣
臺殿並作虹蜺閣｜｜｜｜至於三月禊日季秋九辰皇帝駕
龍舟鷁首｜｜｜｜唐六典若元正冬至大陳設燕會赦過
遊於其上承天門聽政宥罪除舊布新受萬國之朝貢四夷之
賓客則御｜｜｜｜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
坐而視朝焉次北曰朱明門左曰虔化門右曰肅章門肅章之
西曰暉政門虔化之東曰武德西門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
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焉兩儀殿之東曰萬春殿西曰千秋殿
兩儀之左曰獻春門右曰宜秋門宜秋之右曰百福門其內曰
百福殿百福之西曰承慶門內曰承慶殿獻春之左曰立政門
其內曰立政殿立政之東曰大吉門其內曰大吉殿兩儀之北
曰甘露門其內曰甘露殿左曰神龍門其內曰神龍殿右曰安

仁門其內曰安仁殿大明宮在禁苑之東南西接宮城之東北
隅南面五門正南曰丹鳳門東曰望仙門次曰延政門西曰建
福門次曰興安門丹鳳門內正殿曰含元殿殿南闕左曰翔
鸞閣右曰栖鳳閣其北曰宣政門門外東廊曰齊德門西廊曰
興禮門內曰宣政殿殿前東廊日華門門東門下省省東南
北街南有含耀門出昭訓門宣政殿前西廊月華門門西中
書省省西南北街南面昭慶門出光範門宣政之左曰東上閣
右曰西上閣次西曰延英門其內之左曰延英殿右曰含象殿
宣政北曰紫宸門其內曰紫宸殿殿之南面紫宸門左曰崇明
門右曰光順門殿之東曰左銀臺門西曰右銀臺門次北曰九
仙門殿之北面曰元武門北臨渭水東拒滻川唐六典禁苑在
左曰銀漢門右曰青霄門｜｜大內宮城之北
｜｜｜｜｜西畿故都城所有果蓏莫不毓焉若羽京
隋苑宮門府之蒐校獵九宮之亭則總祥以爲儲供焉
都衛備唐六典東都苑在成泉右谷前伊闕後邙山南面三
門中曰定鼎左曰長夏右曰厚載東面二門中曰建春

南曰永通北曰上東北面二門東曰安喜西曰徽安西連禁苑
苑西四門南曰迎秋次曰新義次曰龍興北曰宣輝皇城在都
城之西北隅南面三門中曰端門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東
面一門曰賓耀西面二門南曰麗景北曰宣輝東城在皇城之
東東曰宣仁門南曰承福門皇城在東城之內百僚廨署如京
城之制宮城在皇城之北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
光政其內曰乾元門興教之內曰會昌其北曰章善光政之內
曰廣運其北曰明福乾元之左曰萬春右曰千秋其內曰乾元
殿殿之左曰春暉門右曰秋口門北曰燭龍門明福之東曰武
成門其內曰武成殿明福之西曰崇賢門其內曰集賢殿武成
之北曰日口殿集賢之北曰仙居殿其東曰億歲殿又東曰同
明殿其西北出曰洛城西門其內曰德昌殿北曰儀鸞殿德昌
南出曰延慶門又南曰韶暉門西南曰洛城南門其內曰洛城
殿又北曰飲羽殿上陽宮在皇城之西南東面二門南曰提象
門北曰星躔門提象門內曰觀風門南曰浴日樓北曰七寶閣
其內曰觀風殿其西則有西上陽宮北曰化成院西南曰甘露

殿最東曰雙瞻亭又西曰麟趾殿東曰神和亭西曰洞元堂觀
風之西曰本枝院又西曰躍春殿東曰含蓮亭西曰芙蓉亭又
西曰宜男亭北曰芬芳門其內曰芬芳殿宮之南面曰仙洛門
又西曰通仙門其內曰甘湯院次北東上曰玉京門門內北曰
含閣門南曰奉初門玉京之西曰客省院蕃殿翰林院又西曰
上陽宮宮西曰含露門玉京西北出仙桃門又西曰奉晨門
北出曰元武門門內之東曰飛龍廄禁苑在宮城之西北北北
宮西南考水南帶洛水交渠發源二水會於其間ーー之ー
旨 **池底鋪錦** 夾石閘城綠文宗崩穆宗嗣位二閒得禁中老宦
人每引泉先於ーーー王建宮詞曰魚藻宮中
鎖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只今池
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是也 **金鋪玉觀** 輝映浴日 馬融賦南部灼花
記帝觀書處窗戶玲瓏相望ー **閃電窗** 上見覆海 虎括爽溪翠跡 犀上翠樓古人
號為閃電窗
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ーー今合文中 **闕八** 上見
謂之闕八吳人謂之罳頂唯宮室祠觀為之 闕八上 **罳頂** 上見 非

時不御 邵伯溫聞見前錄劉溫叟事本朝太祖皇帝為御史中
丞太祖一日與數黃門登正陽門之闕溫叟自臺歸
過其下或告溫叟當避溫叟不顧明日求對面謝曰陛下御前
樓則六軍必有希賞賜者臣所不避者欲陛下ーーー也太
祖大悅出內帑三 **壽山艮嶽** 王稱東都事略政和初天子命作
千緡付有司自罰 ーーー於禁城之東陬詔閹人
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
以太湖靈璧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抵觸若碎若
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蟠木瘿藤雜
以黃楊對青蔭其上又隨其旋斡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蹬
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絕頂增高樹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
天下蠢工絕技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
猶以為未也鑿池為溝澗壘石為堤捍任其石之性不加斧鑿
因其餘土積而為山山骨暴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
飛來峰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
餘岡種丹杏鴨腳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

巘築脩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賴
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於其下曰椒崖接水之
末增土為大陂從東南側柏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華葉結結為
幃蓋如飛龍之狀曰龍柏陂循壽山而西移竹成
林復開小徑至數百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
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
面徑數仞因而為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開深池車駕
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為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
布屏從艮嶽之麓琢石為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磴又於洲
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囿曰藥寮
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綠萼華堂築臺高
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為品
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角亭於其中央榱椽窗楹皆以瑪瑙石
間之其地琢為龍礎導蔡河水為龍池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幸東西
瀕景龍江西則瀰漫是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
開闔近金水門北幸擷芳園堤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

芙蓉垂楊略無隙地又於舊地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
夾懸岸磴道隘迫石多峯棱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峯
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陂桃花
閘雁池迷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
宮然華陽大抵眾山環列於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
闢宮門於西入徑廣於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
運昭功敷慶萬壽峯而名之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
固侯居道之中束石為小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
建三丈碑附於石之東南陬其餘石若羣臣入侍帷幄正容凜
若不可犯或戰慄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趨又若傴僂趨進其怪
狀餘態娛人者多矣上既悅之悉與賜號守
吏以奎章金字列於石之陽其它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並
與賜名惟神運峯前巨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
第其甲乙者也乃命羣峯其略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
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銜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蟠螭坐
獅堆青凝碧金鼇玉龜疊翠獨秀棲煙嚲雲風門雷穴玉秀玉

曾鉉雲與以雕琢成砌日月觀逆瀛須彌老人高居卿雲閣
露閣玉噴玉蘊玉珠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於者名日翔鱗亭
凍泉者日舞仙獨踞淵中者日下觀礫崖於諸山者日俯嶮小
峯而附於池上者日伏犀怒猊儀鳳鵠龍立於天泉上者日留
雲留霧又秀嶽翔谷漱翠岩柳朱崩積雪嶺貝闕黃石仆於亭
際者日抱猿又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眾石
作亭庇之寘於環春堂者日玉京獨秀太平巖寘於萼綠華
堂者日卿雲萬態奇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過

者膽戰股栗 上見 神運峯 錫爵盤固侯 上見 玉京獨秀太平巖 上見 卿雲萬態奇峯 上見

四園 梁蕭繹有□林苑金明也宮有花卉中園謂之||

瓊鋪珠㣲

合沓炳煥 周弄高皮線忠已而踏從天上霽會宴殿||||

黃閣 □郭英綸壽雜記天子門||三公日黃閣給事舍人因與郡太守日黃堂

紅綃泥窗 陸游老學庵筆記蜀人謂糊窗日泥窗花蕊夫人宮詞云

曾遊蜀亦所不解過因廬山

貢雲 周密齊東野語宣和中艮嶽初成令近山多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張於絕巘危巒之間既而雲盡入遂括囊以獻名曰||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滃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

廨署

朝夕受君命 國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爲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爲寬利也夫署所以||||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所命次公弗取

命於司里 國語公欲弛郈敬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以||||嘗禘蒸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徙次

藏室 史記老子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之史也

莫府 史記李牧傳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爲士卒費注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莫大也

東閣 漢書嚴助傳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延賢人

畫室 漢書霍光傳光聞之止||中不入注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雕畫之室師古曰雕畫是也

玉堂之署 漢書李尋傳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

射室 漢書韓延壽傳歌者先居||||望見延壽車轂叫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

寺舍 後漢書光武帝紀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

與蓍

龍闕對府 後漢書百官志注蔡質漢儀曰司徒默於尊者不敢稱府

蓬萊山 後漢書竇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注老子爲守藏史復爲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爲仙府幽經秘籙並皆在焉

海流 後漢書班固傳太液昆明鳥獸之固賦若辯樂||||道德之富注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雕畫山神海靈 後漢書西南夷傳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飾||||奇禽異獸以炫耀之夷人益畏憚焉

東西亭 晉書惠帝紀行次新安河間王顒使官屬步騎二萬迎於霸上顒前拜謁帝下車止之以征西府爲宮惟僕射荀藩司隸劉暾太常鄭球河南尹周馥與其遺官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故號爲||||焉

留臺 上見

一同方色 晉書張駿傳于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元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內官寺署||||

挈壺署 晉書石勒載記置||

｜鎭總明觀宋書明帝紀立｜｜｜徵士林館梁書武帝紀
體貨錢學士以克之爲東觀祭酒大同中於台
西立｜｜｜領軍朱異太府卿晉王移鎭以來府舍未有梁書
賀琛舍人孔子袪等遞相講述衆論
傳武帝引見論問以兩事論上對詳敏帝悅其用爲荊州治中
敕付以脩復府州事論還州脩修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
不及民判部以爲自｜｜悅塵埃滿積梁書周捨傳爲八官府
｜｜｜｜之｜也雖廣廈華堂閨閤重邃
捨居之則｜｜｜荻障上見施行馬置鷄尾陳書蕭摩訶傳
以荻爲障壞亦不營制三公黃閤聽事
置鷄尾後主特賜摩訶開黃閤尚書下舍魏書鄱陽王幹傳幹
門｜｜｜聽事寢室並｜｜｜｜會赦不遵典法御史
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因屏左右而謂幹曰
殿下比有風聞即欲起彈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修來彪
當不言脫不悛改夕聞旦發而槐棘蕭宇之魏書李崇傳使辟雍
幹悠然不以爲意彪乃表彈之｜｜｜｜之禮蕭嗣而復興頌

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樹高隴壯於外｜｜｜顯麗於中
道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
於上序游夏可致之麟趾學周書于謹傳世宗雅愛文士立
於下國豈不休歟｜｜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
預聽焉乃至蕭撝王褒與卑鄙之徒同爲學士謹言於帝曰
蕭撝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
之義帝納之詔翼定其儀等不樂可同天祿周書蕭撝傳時
班次於是有等差矣外史廨宇建移未
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
｜是乃廣內秘府藏言之奧帝王所寶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
館不立臣雖愚贊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陳奏將
降中旨仰遵修營在茲一周未加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
帝納焉於是文學館舊唐書太宗紀下是海內漸平太宗乃銳
廨宇方立意經籍開｜｜｜以待四方之士行臺司
勳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爲學士每更直桂坊紀新唐書高宗
閤下降以溫顏與之討論經義或夜分而罷罷太子左

右諭德坊大夫｜｜官其改司經控鶴府舊唐書則天皇后
局｜｜｜德賢館罷隸右春坊紀初爲寵臣張易
之兄弟置控鶴府｜｜｜官員延英殿舊唐書德宗紀
改爲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丙午以先天故
事并令仗衞之官自文武六品已上清望官每日二鵲巢樹
人更直待制以備訪問仍以｜｜故地爲廨
舊唐書｜｜大理少卿徐嶠上言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
太盛鳥雀不棲至是有｜｜其｜於是百寮以幾至刑措上表
陳賀｜有舊唐書褒傳少聰敏屬文童子舉弱冠拜
寶儀書立守儀刑府與元在藩邸帝之介與
掾邸優文學府門別置推事使臣則天於
中以備顧問府中稱爲｜｜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
推勘必獲其情後有按鞫亦覺爲新開門者例竟也
不全一弘義殿謂新開門爲｜｜古人此門者也
東宮學士舊唐書學傳勝遂之「宗學爲歌詩以翰林學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十七　學校部　以備晏賦
諸有學官才堪任學士六府舊唐書百官志武后萬歲通天元
名爲之稱遂以學名焉年置仗內六閑一日飛龍二曰
祥麟三日鳳苑四曰鵷鸞五曰吉良六曰六群亦號六廄｜五坊以供時狩一曰雕坊二曰鶻
坊三曰鷂坊四曰鷹坊五曰狗坊東西二府宋史職官志樞密院與中書對掌機務號
爲二府宋史職官志一司之職國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總國計應四
方貢賦入朝廷不預一歸三司通管鹽鐵度支戶部號曰計省
｜其恩數廩祿與執政同爲計相銀臺院銀門宋史職官志翰林學士院凡
｜御內東門小殿南給札書訖封進入其明日宣出乃付門下
中書中書舍人宣讀其詞進入內侍授御札但用御寶封遣內侍
｜｜門外｜｜｜而已未於中書捨故事學士之制｜中書遣吏持送本院內
送學士院｜｜｜而已未於 故事學中書遣吏持送本院內
侍御院如御書摘文管勾｜｜｜宋史職官志政和五年｜賜學上院北廡宋史食貨
除授內

志以||爲司瓊林大盈宋史食貨志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召入苑庫論河北保甲之害因言元豐及內庫財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備緩急若積而不用與東漢西園錢唐之||||何異願以三十萬緡募保甲爲軍將用其宰相廳事皆置屏風處金史世宗本紀帝謂宰臣曰……者以屏議耶庸四寶庫元史太祖紀二十五年七月靈金壬辰以倉問僞爲|||責其人俾司他所

內府丁嘉拾遺記高祖常佩劍於身天下已定呂后藏於寶庫庫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及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也 蘄五羊像南史梁上|||又作五穀羔隨象悉之云昔高固爲楚相五羊銜穀莖於楚庭故圖其像爲瑞六國時廣州屬楚 龍吐遷鎮元水郡道鎮廷小城西又一城是大司馬琅邪王所修因項羽故宮舊址即構宮觀門闕雉堞楹制義熙十二年霖雨暴漲汴水甚長城

遂崩壞冠軍將軍彭城劉公之子也發吏築之悉以坤學玄壯堅峻樓櫓壯麗南北所無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河南薛安都舉城歸魏魏遣博陵公尉苟仁城陽公孔伯恭援之邑閣如初觀不異昔自後毀撤一時俱盡唐道丁難徙尚存|||||許爲精 劉餗隋唐嘉話洛陽府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妙矣 崔公望省樓 居八座及爲太常於都省廳事後起一樓止與尚書省相望人 冰廳 趙璘因話錄郎官南門東道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郎謂之|||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祠 有落星石 趙璘因話錄秘書省內部呼爲|||以其清且冷也|||薛少保畫鶴賀監草書郎餘令畫鳳相傳號爲四絕元和中 四絕 上見 韓公武爲秘書郎挾彈中鶴一眼時謂之五絕 五絕 上見

松廳 趙璘因話錄御史臺三院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南有古松也刑察廳謂之魘廳於此多屬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貯於陶器以防暑濕御史躬親緘啓故謂之茶瓶廳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謂之朝簿廳

驄廳 下見 茶瓶廳 上見 朝簿廳 上見 賜度支錢造 裴庭裕東觀奏記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臺院崔郁爲京兆尹因徒逆賊而走上始命造京兆尹廨宇京兆尹不得歸府|||以賊罪官而召翰林學士韋澳授京兆尹使合廷|||||一尚賓合|府宅與公事方蹤吏不敢欺尋換左散騎常侍李佑上其制造成廨宇極一時壯麗尚有||||錢谷自南部新書荊南 五花判有|||||作賓之上地也 視草臺 沈括夢溪筆談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 槐廳 沈括夢溪筆談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徹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予爲學士時目觀此事 五司廳 沈括夢溪筆談予爲鄜延經略使日新一廳謂之|||延州正廳乃都督廳治延州事五司廳治鄜延路軍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經略安撫總管節度觀察也

木天 沈括夢溪筆談內諸司舍屋唯秘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相傳謂之|| 題後省 蘇軾東坡志林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留滯於舍人條例省往來余曰當公廳須前安通何必栽|||執政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 郭熙畫樹石 待詔|局 葉夢得石林燕語官制行內兩省諸廳照壁自僕射而下皆|||||外尚書省諸廳照壁自令僕而下皆|||||鮑詢花竹郭熙江邨 待詔避暑錄話翰林學士院有學士直舍分於門之兩旁每院受詔與中使坐……余爲學士時始請關直舍各分其一間與北門通爲||以照壁限其中屏間命待詔||畫|||一新 瑩玉於||與玉堂||春||晚||屏相配當時以爲美談之棲 賀表云蓬萊道山|||| 陸游老學庵筆記秘書新省成徽廟臨幸除叔詣參政作臨川時無||||謝陳羽衛其邸六飛之能及者||僕因考之漢省中皆粉壁畫古列士列

亦見漢官典職而漢舊宋志亦曰郎官奏事明光殿以胡粉畫古列賢列士唐紹苑粉壁畫海中曲龍山宪宗臨幸中使懼而塗之是後皆畫松鶴見李德裕詩壽壁有薛鶴法秘閣廳壁許渾畫鶴見鄭谷詩後井與無人迴廊爭薛稷因有許稷鶴共起五湖心畫臥云畢弘大曆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陸集賢注記云集賢院南廳畫院修詩閣北壁畫數行雙鶴四廳當門畫丈十尖於屏帳左右諸弟子執絡問道東觀記謂孟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廳錄謂文宗自撰集尚書君臣事蹟命畫於太液亭肖像畫像見於所載 粉壁畫古列士班班若此歷朝謂畫堂畫九子非疑有所據

列女上見 畫松鶴上見 南薰殿繹詩圖北壁叢竹雙鶴」見合[illegible]

雜識後集先君子於紹定丙午年歸出守富春九月到任未幾值慈明太后上仙應諸行官有色之冗先子便爲之畧無科擾民稱之爲周佛子撫節序贊有廢但舉修建縣學一新樓觀祭卷刻之於石又重定釋奠儀重建合江驛驛後爲大閣扁曰尚

湖萬象閣綠園盤池建堂曰有興蓮之端子 圃爲商其亭

因名之曰||取古詩風合雨花香之詩 子 月 抄 唐 有 臺院

史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謂之殿院監察御史謂之監院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御衣院樂懸院廚院皆||耳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七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八

居處部二

第宅 井竈廄附

瓚宅 管子辟田疇利||修樹蔻勤土 **四榮樹** 管子宮中||

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 其餘日害女功

近宮近門近市 管子凡仕者||不仕與耕者||工賈|| **墾白其門而高其閭**

管子令左右州曰表稱貲之家皆|| **黃后井青后井赤后井白后井黑后井** 管子五和時節飲於||之以倮獸之火爨八舉時節飲於||之以羽獸之火爨七舉時節飲於||之以毛獸之火爨九和時節飲於||之以介蟲之火爨六行時節飲於||之以鱗獸之火爨 **新井** 管子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掘||而

杼井 管子管遂易火||易水 **先傳直木** 管子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直木又求直木直木 以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益廣** 晏子吾細人也皆有避燥濕君爲一室而不逮成何

晏子宅 晏子景公欲更||之||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 **湫隘囂塵**上見 **爽塏**上見下 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迺毀之而爲里鄰宅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鄰是卜二三子先卜其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

按晏子宅卜鄰二段與左傳同以年考之恐左氏本於晏子故錄之 **里室**上見 **樓榭** 子華子||聯累 **數椽**

了和子夫子之自好者創勦｜｜足以自庇而一節之食穿井
足以糊口其就者以不肖之軀而役人主之所必然者耶
得一人 子華子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常一日而一人居外及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於庭家相與語曰
今吾之｜｜｜｜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
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於宋君宋君召其人而問之丁氏對曰
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 辟潤溼圉風寒 墨子為宮室之法曰高
力非得一人於井也 足以｜｜｜邊足以｜
厚樹 墨子非以高臺｜｜逮野之居以為不安也 闇牖取明 尸子天雖不愛人猶戶｜必｜已｜矣
則天無 逢室 列子庇其｜｜若廣廈之陰 連櫨 列子招則｜楹屋棟也 化人之宮 列子
事也 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而 構以金銀絡以珠玉 上見
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
望若屯雲 上見 高明之觀 莊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

｜｜｜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 遽廬 莊子
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仁義先王 窮閻漏屋 荀子彼大儒者雖隱於｜｜｜｜無
之｜｜也 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 疏房
檖貌 荀子｜｜｜｜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 重樓疏堂 荀子志愛公利｜｜｜｜ 短綆不可
汲深 荀子｜｜｜｜以｜｜井之泉 室大多陰臺高多陽 呂氏春秋｜｜｜｜則｜｜｜｜則
家墻犨於前西家潦徑其宮 呂氏春秋士尹池為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之｜｜｜而
不直｜｜之｜｜｜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
家工人也為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鞔以食三世矣
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
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
故弗禁也 燕雀相賀 淮南子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憂樂別也 伯益作井龍登

玄雲 淮南子｜｜｜｜御使照崙而 震風淩雨知為帡幪 楊子｜｜｜｜然後｜夏屋之
｜也 藻稅 抱朴子了榭脩臨乎雲 土木凌霄丹綠棼橑 抱朴子｜起｜
於｜｜構 漢書｜華僕以遊宴
於｜｜｜ 室 國語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
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
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
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
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
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 土木勝 國語知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
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
柏之地其土不肥今｜｜｜｜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
氏亡 鉅室 戰國策腹擊為室而鉅荊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

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
用令擊之｜｜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甕牖繩樞 史記秦始
皇紀陳涉｜｜｜之子 孔里 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 開第康莊
之衢 史記孟荀列傳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高門大屋尊寵之 北第第一
史記夏侯嬰傳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迺賜嬰｜｜｜｜曰近我以尊異之
第 史記司馬相如傳位為通侯居列｜｜注索隱曰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也 大第室 漢書高帝紀賜女子公
王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吏二千石從之長安受小第室者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 小第室 漢書五行
牧庭者講武之｜｜樹 生養之本 漢書五行志｜｜｜｜者｜｜｜ 都竈 漢書五行志昭帝元
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圂壞｜｜ 禹井 漢書地理志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 板屋 漢書地理

志大水騎酉山多林　一堂二內（漢書鼂錯傳臣聞古之徙遠方
木民以（為室）｜　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
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
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門（漢
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　奴婢
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注）張晏曰二內二房也　室（漢書
公孫弘傳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　堂皇（漢書胡建傳
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廄車庫｜｜矣　監御史與護
軍諸校列坐｜｜上（注）　廣夏（漢書王吉傳｜｜之下　茅堂（漢書
師古曰室無四壁曰皇　（注）師古曰廣夏大屋也　堂賢
傳愛屋於鄒　重殿洞門（漢書佞幸傳詔將作大匠為賢起第北
闕下｜｜｜｜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
檻衣以　赤墀青瑣（漢書外戚傳曲陽侯根驕奢僭上
綈錦　（注）師古曰青瑣者刻為連瑣文而以青塗之
也　土山漸臺洞門高廊（漢書元后傳五侯大治第室起｜｜｜｜閣道連屬彌望　內澹

水注第中大陂（漢書元后傳初成都侯商病欲避暑從上借明
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以
行舡立羽蓋張　窦奥（漢書敘傳丁｜之就尋後陳勝曰兩翼
周帷韓濯逃譏　（注）東南隅謂之窔西南隅謂之奧師古曰窔
奧室中之　春陵舊宅（後漢書光武紀注｜｜｜｜在今隨
二隅也　｜｜大會故人父老（注）
州棗陽縣東南宅南二里有白　龍飛白水（孔子宅）
水焉即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
｜｜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孔子宅在今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
面洙泗相圃　神井（後漢書郡國志注｜　泰樂廄（後漢
之東北也　留古曰城內有｜｜能與雲雨
書郡國志陳留郡尉氏（注）陳留志曰有陵樹鄉北有　蒲臺（後漢書郡國
畢聲有天子苑囿有｜｜｜漢諸帝以肄其猛獸
國志注齊記曰城南有｜｜｜高八十尺秦
始皇所頓處在臺下縈蒲繫馬今蒲猶縈結　松子（後漢書郡國志注襄陽耆

舊傳｜有｜｜｜今下有神塚中（神農九井（後漢書郡國志注荊
名為人揣不可得南部所稱
山山有一穴云是｜｜所生又有周圍一頃二十畝地外有兩
重塹中有｜｜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則眾井動即
此地為神農社年常祠之（金井（後漢書郡國志注荊州記曰縣南十里有井
傳云有金人以　帷帶殿館（後漢書
杖撞地輒成井　（數百淺者四五尺深者不測俗
木也以金銀　連閣臨道（後漢書馬防傳又大起第觀
為釘飾其上　殿館皆飾以金銀坯壁帶變中之橫
梁覆冲（後漢書樊宏傳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
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
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
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
又池魚牧　陰陽與室（後漢書梁冀傳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
畜有求必給　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
有｜｜｜｜　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
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金
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
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
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倡伎鳴
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
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
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
里　飛梁石蹬陵跨水道上見　梁山象二崤上見　菟苑（後漢書梁冀傳又起菟苑於河
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
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
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　連里竟街（後漢書楊震傳伏見詔書
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　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
舍合兩為一｜｜｜｜｜　樓閣相接（後漢書呂強傳又今外戚四
雕修繕飾窮極巧技　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

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丹青素壁雕刻之飾不可殫言||汲上文井魏志公孫瓚傳注英雄記曰瓚
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瓜牛廬魏志管寧傳注魏略曰焦
先自作一|||淨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搆火以自炙|鬪鴨欄吳志陸遜傳時建昌侯慮於堂
前作|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即時毀撤之|銀牀晉書樂志後園鑿井
|金瓶素綆汲寒漿|金瓶素綆上見|杜姥宅晉書后妃傳成恭杜皇后孝武在寧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爲廣
德縣君裴氏名穆長水校尉綽孫太傅主簿遐女琅邪東海王越妃宮舍子惟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謂
之|河陽金谷晉書石崇傳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鎭下邳崇有別館在|之|一名梓澤送者
傾都帳飲於此焉|梓澤上見|宅中有一柳樹晉書嵇康傳性絶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
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山形有蜀晉書向秀傳黃河以|之|外閣晉書隱逸傳庾袞遂
發撓於溫縣晉書衛瓘傳近涼嗝湊容舍所居亦猶冬有|恒自守|鄉人謂之曰樹了|所植
晉書孫綽傳|井不與焉|可感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耶|別廬晉書劉琨傳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
冠絶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館字崇雅晉書祖逖傳逖在宅於烏衣巷|常使容車馬
晉書陳頵傳少好學有文義父祈立宅起門題曰|||祈笑而從之|盤龍齋晉書劉毅傳初毅家無儋石之儲|
齋名盤龍於其上號爲|歸厚門愼終室晉書桓溫傳好學能屬文家
在當縣定宅邑子門|||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晉書劉元海傳元金城人
口|||之|室曰||之|

也與前氏世爲豪族西州爲之語曰 翟宜春亭晉書左思傳從
與新平羊不數頭|||晉書溫羨從書監賈謐請講
秀許溫誅退居|||專意典籍|伐木爲材織葦爲席晉書羅
含傳轉齋王問命爲此至官辭疾不就|||隨庭蘭菊叢生
州別駕以廨舍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
晉書孫合傳致仕還家|||忽生|衡晉書隱逸傳辛謐之禮
|||以爲德行之感焉|||貞於岩穴子所之劉委於
|倚木於樹結屋其上中有卻無人之地晉書郭文傳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
而居焉亦|容膝晉書隱逸傳尚南陽以高俗塞|||之|日涉成
無壁障|||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趣上|的綽宋書何尚之傳致仕於方山
晦志山田鄉曰年禮宜遐東樂齋齊斯貴儀能屈事東道降節狗
倚舍|||之|所叔此行求決矣尚之宅在南澗寺側故書云南
不畏猜者|所謂於以|銅陵之奧金谷之麗宋書謝靈運傳
蘭宅時所謂於以|銅陵之奧金谷之麗宋書謝靈運傳抗卓氏充鉅觀之踰
樸蘭南澗之麴也|卓氏充鉅觀之踰|北所以昔暗殷角
故前後之觀|石子羅何屋於戶簑列鏡澗於窗前宋書謝靈運傳
寒以嚴軒||||小形宋書謝靈運傳貞
|||因丹霞以賴帽附碧雲以舉椽|||宋書張敷隱
岡岸梅檔爽備此爲|||||風亭月觀吹臺琴室宋書徐湛之
水井石道即回則終蔽明鮮|||||微角陵城舊
有高麗游之更加修整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
更起||||||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
玩之適一|||立第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宋書臨川王宏傳宏少而
時之盛也|||聞泰爲好文籍太祖寵愛
蘇當爲|||於|||聚石蓄水彷彿邱中宋書劉勔傳勔經始鍾
嶺之南以爲棲息|||
朝士|有若自然宋書隱逸傳戴顒居吳下吳下
愛素者多往遊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

閒小小寧北第舊邸（齊書豫章王嶷傳嶷啟曰自制｜｜上
營｜｜｜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改修而已小小製留
已自卸隨往後收合得少雜材并蒙賜故板故架內得作小眠
齋始欲成就皆補接為辦無乖格製要是柏屋之華一時有序
小眠齋上見柏屋之華一時新淨上見長梁齋（齊書王僧虔傳兄子儉為朝宰起｜｜｜
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毀之）不以宅易州（齊書武陵王曄傳出為江
州刺史常侍如故上以曄方出外鎮求曄宅給諸王子曄曰先帝賜臣此宅使
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立館揚烈（齊書劉瓛傳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竟陵王子良親往
修謁表世祖為瓛｜以｜｜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
室美為人災此華宇豈吾宅也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古齋（齊書劉悛傳……閣下有廣翻舊非罷任還
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
｜張陵並宅其閒有水必有興味（齊書陸慧

曉傳武陵王曄守會稽上為精選僚吏以慧曉為征虜功曹與
府參軍沛國劉璡同從述職行至吳璡謂人曰吾聞張融與
慧曉｜｜｜｜｜｜｜遂往所而飲之｜｜）此木真宅四五十萬（……買宅
云寧有此不答曰恐諸侯休何容二價者之曰君但自小
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慰相日是月以君欺人並是孔心乎
山（齊書何求傳求弟點少不仕胤亦懷隱遁之志所居宅名為｜｜）三橋宅（梁書武帝紀帝以宋孝
武大明八年甲辰歲生於秣陵縣同夏里｜｜｜）開街列門（梁書曹景宗傳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內起宅長
堤以東夏口以北｜｜｜｜）南西小屋住在｜｜（梁書……傳……
遣僧珍往南海……成門牆……
宜其宅不以為恥……
堵｜宿｜以｜｜外｜而｜｜既取陰於造……
又因離於旁村仍開宅以遠臨閣高軒而旁觀　鳳……

桐通柿（梁書沈約傳蘇皆衡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其修林則表以桂樹列以梓則冠以芳芝｜｜｜｜）千櫨捷
嶫百栱　結榱櫳根閒搖木末（梁書沈約傳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謐或｜｜於｜｜或｜｜
相持
於｜室暗籠
為藩邸松栝　賜芳林苑（梁書南平王偉傳齊世青溪宮改為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為第）穿池
種樹少寄情賞（梁書徐勉傳中年聊於東田閒營小園者非在播蒔以要利入正欲｜｜｜｜｜又以
郊際閒曠終可為宅倘成歸老之所於斯）桃李茂密桐竹成陰（梁書徐勉傳近東邊兒孫之
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為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
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此莊乃以自金成就兩
宅已消其半今國僮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
｜｜｜｜｜臨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
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
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

心蓋是筆勢所至耳）並饒菰蔣殊富芰蓮上見　借官地起屋（梁書裴子野傳無宅｜｜｜二
畝｜茆茨數間｜房宇處以｜｜）自湖瀆列宅至青溪（梁書朱异傳異及諸
子｜｜｜｜｜其中有臺池玩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起宅在白楊石井（梁書謝舉傳……｜｜｜｜
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瑞室（梁書何胤傳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
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為堵別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
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遊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
著元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
忽不復見胤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
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
｜｜｜頌刻石以旌之按元簡衡陽王）
上見離垢（梁書劉慧斐傳嘗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過處士張
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於東林寺又

於山北搆園一所號曰｜｜｜剸貽人乃謂爲離垢先生｜｜

十畝之宅山池居半 梁書庾詵傳性託夷簡特愛林泉｜｜｜｜｜｜蔬食弊衣不治產業

極林泉之致 陳書孫瑒傳其自居處頗失於奢豪庭院穿築｜｜｜｜

｜｜**婚第** 陳書始興王伯茂傳六門之外有別館以爲諸王冠婚之所名爲｜｜

到公石 南史到溉傳溉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欽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也

桐山 南史齊武陵王曄傳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爲｜｜

青陽巷第 南史齊始興王鑑傳上爲南康王子琳起｜｜｜｜新成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

居廉讓之間 南史胡諧之傳范柏年本梓潼人土斷屬梁州華陽郡初爲州將劉亮使出都諸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柏年梁州復有此水否對曰梁州唯有文川武

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帝嗟其善答

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 南史陸慧曉傳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

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南史呂僧珍傳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

八鄰 南史陸慧曉傳沈雖復崇閈｜｜高城萬雉莫不蓄㛹開泉疏濬林澤

莫含壁 魏書莫含傳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或音訛謂之莫回城云

數有赤光紫氣之異 魏書高樹生傳居宅｜｜｜｜｜｜鄰伍驚恐欲謂怪宅不可居樹生曰何往非吉安之自若

草屋數間 魏書高允傳幸允第惟｜｜｜｜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

鴟尾 魏書高道穆傳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尚書令崇之子貴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買民宅廣興屋宇皆置｜｜又於馬埒堠上爲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道穆名恭之以字行北史作高恭之傳

永年之宅 魏書邢巒傳高祖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高祖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

太原王宅 魏書爾朱榮傳初榮於宅構起廳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豈是王太原宅榮往爲本郡世皆呼爲上太原未幾爾朱榮居榮之宅榮封太原王焉

團焦 北齊書神武紀從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赤氣赫然屬天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之時遂爲寺

門施行馬 北齊書魏蘭根傳天平初以病篤上表求還鄉

里魏帝以舊人不長宜就家勞問給以門府儀同｜｜｜｜

竹林別宅 北齊書楊愔傳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等但如遵彥謹慎自得｜｜｜｜銅盤重肉之食

掩一扉 周書達奚武傳武貴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止一兩人而已外門不施戟恒｜｜｜

枕帶林泉 周書韋夐傳所居之宅｜｜｜｜夐對玩琴書蕭然自樂時人號爲居士焉

馬璘山池 舊唐書德宗紀癸亥賜羣臣宴於｜｜｜｜上賦九日賜宴詩六韻賜之

樊川別墅 舊唐書憲宗紀三月辛丑制宰相杜佑與同列宴於｜｜｜｜上遣中使賜酒饌

十六宅 舊唐書文宗紀上幸｜｜｜與諸王宴樂決十六宅宮市內官苑文嬴等一人以供諸王食物不精故也

每構一堂費踰千萬計 舊唐書明皇楊貴妃傳銛受二

品上柱國私第立戟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御照耀京邑遞相誇尚｜｜｜｜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即徹而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

尚書員外郎一人每日更直 舊唐書裴寂傳高｜｜｜｜寂第其見榮貴如此

麤令充事 舊唐書河間王孝恭傳孝恭常悵然謂所親曰吾所居宅微爲宏壯非吾心也當賣之別營一所｜｜而已身沒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

輟殿材營構 舊唐書魏徵傳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爲小殿輟其材爲徵營構五日而成

百孫院 舊唐書涼王璿傳外諸孫成長又於十宅外置｜｜｜每歲幸華清宮宮側亦有十王院百孫院宮人每院四百餘人百孫院三四十人又於宮中置維城庫諸王月俸物約之而給用諸孫納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於東宮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別院太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則同親王公主在於崇仁之禮院

親仁宅 舊唐書盧杞傳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

氏兄弟又與尚父家子孫相告訐詔促按其獄杞奏曰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子儀｜｜｜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勳伏望陛下特赦而勿問俾私自引且德宗從其言時人嘉其識大體

城南之最 舊唐書杜式方傳時父作鎮揚州家財鉅萬甲第在安仁里杜城有別墅亭館林池爲｜｜｜｜昆仲皆在朝廷與時賢遊從樂而有節度式方杜佑子

複垣洞穴 舊唐書王鍔傳子稷歷官鴻臚少卿居第在嘗奏請籍坊以莅之｜｜｜貿金錢於其中

先人舊業安可以奉權臣 舊唐書楊損傳家在新昌里與相路巖第相接巖以地狹欲易損馬廄廣之遣人致意時損伯叔昆弟在朝者十餘人相與議曰家門損益恃時相何可拒之損曰非也凡尺寸地非吾等所有｜｜｜｜｜｜窮達命也巖不悅

輞水周於舍下 舊唐書王維傳宋之問藍田別業在輞口｜｜｜｜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在京師日飯十數名

俗以元載爲戒家務中無所有惟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

居者逸作者勞 舊唐書李日知傳時安樂公主池館新成中宗親往臨幸從官皆預宴賦詩日知獨存規諷其卒章曰所願暫思｜｜｜莫使時稱｜｜｜論者多之

清虛原幽棲谷 舊唐書韋思謙傳嗣立於驪山構營別業中宗親往幸乃自制詩序令從官賦詩賜絹二千匹因封嗣立爲逍遙公名其所居爲｜｜｜｜｜｜按嗣立思謙子

五王宅 舊唐書讓皇帝憲傳初元宗兄弟聖曆初出閤列第於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亦號五王宅

於禁中置內宅 舊唐書張暐傳暐以主婿元宗特加恩寵許｜｜｜｜｜侍爲文章

薛王別墅 舊唐書李林甫傳林甫京城邸第田園水磑利盡上腴城東有｜｜｜｜林亭幽邃甲於都邑特以賜之及女樂二部天下珍玩前後賜予不可勝計宰相用事之盛開元以來未有其比

木妖 舊唐書馬璘傳天寶中貴戚勳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及安史大亂之後法度隳

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時謂｜｜

亭館第舍力窮乃止 見上

粟廩書庫琴亭 舊唐書白居易傳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因爲池上篇曰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爲主喜且曰雖有池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加石樽焉

午橋別墅 舊唐書裴度傳度以年及懸輿王綱版蕩不復以出處爲意東都立第於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環極都城之勝概又於｜｜｜創｜｜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名曰綠野堂引甘水貫其中釃引脈分映帶左右度視事之隙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當時名士皆從之游

館宇清華竹木幽邃 舊唐書牛僧孺傳洛都築第於

歸仁里在淮南得奇木怪石置之階庭───宮與詩人白居易吟詠其間無復進取之懷

起草院 舊唐書李德裕傳長安私第別構───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則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焉

精思亭 上見

題寄歌詩皆銘之於石 舊唐書李德裕傳東都於伊闕南置平泉別墅清流翠篠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遊而───今有花木記歌詩篇錄二石存焉

迎仙樓延和閣 舊唐書高駢傳呂用之又薦術士諸葛殷張守一有長年之術駢並署為牙將於府第別建道院院有───高八十尺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羽衣霓服和聲度曲擬之鈞天日與用之守一三人授道家法籙談論於其間竊佐罕見其面

忠臣之門 唐書馮元常傳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居其家人曰───天下高之所凡名族皆願通婚

韓公井 唐書韓朝宗傳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

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無恙人更號─

坎地獲錢 唐書尹思貞傳其家───十二低而門樹戟時人異焉

古作陋室銘以見志 唐書崔沔傳沔儉約自持祿廩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

自雨 唐書王鉷傳以寶鈿為井幹引泉激霤號─亭其奢侈類如此

回軒巷 唐書張志和傳觀察使陳少遊往見為終日留表其居曰元真坊以門隘為買地大其閎號───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遊為構之人號大夫橋

欹湖竹里館 唐書王維傳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相酬為樂

浩然亭 唐書孟浩然傳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號曰孟亭

如偃月 唐書李林甫傳林甫有堂───號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

一鳴二品 宋史王易簡傳顯德四年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歸鄉里宋初召加少傅所居第院構───室───樓優游自適

甬瓦 宋史郭進傳初開寶中太祖令有司造宅賜進悉用───有司言舊制非親王公主之第不可用帝怒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役無敢言

僅容旋馬 宋史李沆傳沆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

巢林一枝 宋史李沆傳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五知堂 宋史任布傳布歸洛中作───謂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

壯麗與公侯等 宋史陳希亮傳洛陽田宅───

營居鳳山十年而就 宋史楊存中傳嘗───極山川之勝

雲巢 宋史沈遼傳徙池州既至心得九華秋浦間翫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擇不過爾耳即築室於齊山之邸名曰───好事者多往遊

小斜川 宋史蘇過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自號斜川居士

以稼名軒 宋史辛棄疾傳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

安樂窩 宋史邵雍傳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遊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因自號安樂先生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行窩 上見

快樂仙宮 宋史王繼先傳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

草廬 元史吳澄傳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故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

陶庵邵庵 元史虞集傳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為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故世稱邵庵先生

天心水面 元史李泂傳僑居濟南有湖山花竹之勝作亭曰───文宗嘗敕虞集製文以記之

樓吉 山海經有弇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名曰鳴鳥爰有

百粲欲傳之風有軒轅之國江山小寓多明焦氏易林｜｜深
之南｜為｜不壽者乃八百歲｜｜道里利通焦氏易
堂邃宇君安其所焦氏易林高樓陸處以避風雨舉舉累累焦氏易林｜
｜｜如光覆焦氏易林求我所欲得其利偏終身開闢禍門焦氏
跂之室不蔽窈盛之門高屋｜｜君先其固
易林穿鑿道路為君除嚴遊道德指歸論豐屋｜｜大
舍｜｜｜竟在我部榮觀戶為門飾以奇怪加以采文宋
椽欐朴袁宏後漢紀陰興起第宅｜｜足避風雨蓍
稱豐屋之戒若不修德雖有崇臺廣廈猶傳舍也蕘茇
為墻蓬蒿為室皇甫謐高士傳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
世耕於蒙山之陽｜｜｜枝木為
牀蓍艾為席飲水所處蓬蒿沒人皇甫謐高士傳張仲蔚明天
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
食菜墾山播種
窮素｜｜｜
閉門養性不治榮名諸葛井劉澄之梁州記｜｜亮宅有｜深四尺餘口廣一尺五寸累傳如初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十八　居處部　第宅　夫

開芳林列軒庭清流激堂宇劉義慶世說康僧淵去豫章去郭
云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
｜｜於｜｜五色烟出任昉述異記漢水西山有九井井中常
｜｜於｜｜出｜有數丈傳云昔人有鑿之八
得數斛因阿結牖連扃接閣酈道元水經注山下水際有二石
室青室蓋隱者之故居矣細水東流注
於嶠谷側溪山南有石室面西有兩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
｜｜｜｜所為石室相距也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跡
庭中亦有舊宇處尚髣髴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豐周鄉
飲似是栖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教西河疑即此也而無辨之
般濟精廬酈道元水經注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逕小贊大覺
廣陽太守｜｜｜南俗謂之子夏廟
酈道元水經注泚水又北逕｜｜東又東逕｜｜南蔡香原隱
教授處也徐廣云原隱居廣陽山教授數千人為土宴所名雝
千古世懸猶表二贊之稱既雲霞競道酈道元水經注司馬彪
無碑頌竟不知定誰居也郡國志曰睢陽縣有當

門亭城內有高臺甚秀廣巍然介立超焉獨上謂之大不為慮
蠡臺亦曰升臺焉當昔全盛之時故與｜｜｜矣
小足開居酈道元水經注溳水沿注西南逕陸道上解南居廬臨側川谿｜｜｜亦勝竟也楊儀
居上洞楊儀居下洞酈道元水經注溳水逕漢長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洲洲大岸西有洞湖停水數十畝長
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綠｜｜｜秀字處明通望周博
與蔡洲相對在峴山南廣昌里
酈道元水經注湖東北有大暑臺高六丈餘縱廣八丈賈誼宅
一名湖陽亭｜｜｜｜遊者登之以暢遠情
酈道元水經注晉懷帝以永嘉元年分荊湘中諸郡立湘州
治此城之內郡廨西陶侃廟云舊是｜｜地中有一井是誼
所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似壺傍有一腳石床纔容一人
坐形流俗相承云誼宿所坐床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里中太傅錄尚書長
秋惟隱達桐楊夾植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巒廷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十八　居處部　第宅　七

射鄉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
華屋齋館敞麗｜｜｜當世名為貴里掘此地者
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重巖複嶺嶔崟相屬深谿洞壑邐迤連接楊衒之洛陽伽藍記
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
｜｜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
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斜峰曲沼
山情野興之士遊以忘歸按倫司農張倫楊衒之洛陽伽
藍記｜環堂入石槽鐵罐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義井里北門外有
牖｜｜桑樹數十株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
｜｜｜供給行人定昆池武平一景龍文館記神龍中安樂
飲水庇陰多有憩者公主西莊在延平門外二十里司
農卿趙履溫種將作大匠楊務廉｜｜｜文柏梁張鷟朝野僉載宗
引流鑿沼延袤十數里時號楚客造一宅新成
皆是｜為｜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
蒸人以文石為階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則仰仆沉香紅粉泥

壁上見文石階砌上見波此井者誕女必多美艷劉恂嶺表錄異記
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訪使以眞珠三
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云｜｜
茅能更衣 馮贄雲仙雜記僕子鄉隱廬山康王谷無花果代以
茅茨每年一易茅謂之｜｜｜或時雨濕致漏則
以油幄承梁坐於 栗木關 馮贄雲仙雜記凡門以 扎枕白鹿
其下初不悲歎 爲｜者夜可以遠盜
原 劉禹錫嘉話錄員半千莊在武川｜｜｜華清竹徑除
欽翠海棠和花塢藥畦蠶居麻稻里諺曰上有天堂下有員
莊 上有天堂下有員莊上見 與惠山泉脈相通 玉泉子李德裕在
中書嘗飲惠山泉
自毘陵至京置遞鋪有僧人詣謁德裕好奇凡有游其門者雖
布素皆接引僧白德裕曰相公在中書昆虫遂性萬彙得所水
遞一事亦日月之薄蝕微僧竊有惑也敢以上謁欲沮此可乎
德裕頷之曰大凡爲人未有無嗜者至於燒汞亦是所短況三

惑博塞弋奕之事弟子悉無所染而和尚不許弟子飲水無乃
虐乎爲上人停之即三惑馳騁怠慢必生焉僧人曰貧道所謂
相公者爲足下通常州水脈京都一眼井｜｜｜｜與
裕大笑曰眞荒唐也曰指公但取此泉脈德裕曰井在何坊曲
曰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因以惠山一罌昊天一罌雜以八罌
一類十罌暗記出處遣僧辨析僧因啜嘗取惠泉昊天八罌
同味德裕大加奇歎當時停 移春檻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楊國忠
水遞人不告勞焉議乃弭｜｜ 子弟每至春之時求名花
異木植於檻中以板爲底以木爲輪使人牽之自轉 廂峽
所至之處檻在目前而便即欣賞目之爲｜｜｜ 峽天
令造屋勢有曲 司空莊 錢希白南部新書司空圖侍郎
析脊霤之 莊在中條山王官谷周迴十餘里
泉石之美冠於一山北巖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 砌臺 黃鑑楊文公談苑
溉良田數十頃至今子孫猶存爲｜｜之｜耳
遊十｜即今捺臺也王侯家
多作砌臺以爲林觀之景 盛夏燠暑不見畏日清風忽來留
而不去 李廌洛陽名園記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爲行列區處
周於其物夜則月牖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望者三稍
西一堂在大池間逾小橋有高臺一 又西一堂竹環之中有石
芙蓉水自其花間湧出開軒窗四面甚敞｜｜｜
盡此山林之景而洛陽城中遂得之 幽禽靜鳴各誇得 橫堂列木映花承 李
洛陽名園記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
者見之且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壞唯此堂
正與法合西南有臺一區尤工緻方十許丈地而 廳
無間紙欄楯周接｜｜｜｜無不妍洛人目爲劉氏小景今
所爲｜｜不能 綠中有大星必得甘泉 ｜｜｜｜｜以法鑿井者
問德向爭矣 ｜｜｜｜｜｜｜留所鑿之
地役碗
果泉星者 花木之淵 ｜｜｜大樹 ｜｜｜｜｜歲時獨
梳｜｜｜ 繞水富竹 ｜｜｜｜｜｜｜宅園高
日日而已 田居城而北宋氏園亦 張氏園自東 李

青樓 宣和書譜｜｜｜｜｜多至萬卷時號 道館 道士陳景
元字大虛師號眞靖自稱碧虛子所居以
而區別之四方學者來從其遊則隨所類借閱與校讐於是
入人得盡其學而 ｜明之中吳記聞湯山法師年乃
所載號爲完書 丁令威宅 綠丹井存焉號丁令威
泉丹水至今甘 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 繩李東軒筆錄王
美雖旱不竭 則公再罷政以使
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讓同平章事既得賜允改左僕射太歲
又求宮觀累表得會靈觀使築第於南門外七里去城亦七
里作門 驢從數僮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湖溝以
行終未嘗乘馬與肩輿也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
又｜｜｜｜｜有勸築垣牆不答元豐末荊公
被疾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既而荊公疾愈稅城中屋以
居竟不 碧鮮叢邃翠微環列 馬令南唐書隱者傳謝就所居
復造宅 依泉石築亭榭開軒四敞則｜

爽之趣村絕塵囂蕭 退思岩 王銍國老談苑晉宗道以孤直遇主公家之學知無不爲每中書罷
歸私宅別居一小齋繪山
水題曰—獨游其間 曲肱軒 徐度卻埽編張行者字昌世彭城人從無巳游最久益高
弟也以學行見重於鄉里自以不能爲王氏學因不事舉業家
貧甚未嘗以爲戚惟以經籍自娛爲文章操筆立成名所稱之
居曰—
號曲肱居士 曰 小蓬萊 張邦基墨莊漫錄宿州靈璧縣張氏蘭皐圃一石甚奇所謂：：也蘇子瞻
垂之題其上云東坡居士醉中觀此醒外而聯子瞻之意蓋取
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酒石醉則踞之乃醒也莊頎叔過見之復
題云荆溪居士暑中觀此爽然而涼吳石可餘禮安中爲宿守
題其後云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笑而去張氏皆刻之其
石後歸 下可轉篇 曾應龍同窗括異志永興橋之西陸氏宅有
禁中 大井不知何年所鑿面闊數尺其深不可測
雖大旱不涸其：：以時時於其中有浮萍及破碎蒲桃
浮起不知何來古老相傳云此下通大海豈海水伏流地中從

此過耶今爲富氏得之正廳堂之中有浮萍破帆上見不背三陽
中以板覆蓋甚謹蓋防顛溺也
劉跂暇日記李誠明仲言堂屋前 日月牖 劉跂暇日記邵先生堯夫雍於所居便坐
要今人作佇廊非也
坐曰安樂窩兩傍 晃蕩 蘇亙 岳珂桯史脩樓 傑觀
開窗曰：：
丁郎莊 遺諸丁郎號寬西溪
乃潤州城南橋名渾居此橋謂 人行其下望之如蟻 陸游老學
之：：故基尚在拔運許渾 庵筆記蔡
京賜第有六鶴堂高四丈 三元文正 陸游家世舊聞青州王沂公所居坊有榜曰
九尺
之 屈原宅 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太平年寺
坊 傳爲：：蓋屈原故宅此稱舊 倒抱卿不見
曰 周密齊東野語景定三年正月詔以魏國公賈似道有再造
之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廟賈周辭遂以集芳園及緡錢百萬賜
之 園故思陵舊物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
架廊疊磴幽眇透迤極其營度之巧猶以爲未也則隧

地通道抗以石梁旁透湖濱架百餘楹飛樓層臺涼亭燠館華
邃精妙前揖孤山後據葛嶺兩橋映帶一水橫穿各隨地勢以
構築 兩橋映帶 一水橫穿 見上 作半閒亭於四古松間 周密齊東野語張鎡
功甫號約齋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
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
—以巨鐵絙懸之空半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
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眞有挾飛仙遡紫清之意 三分水二分
竹一分屋 見 白居易 梁余雜識 許野鶴曰人家住屋須 方好此說甚奇 屈戌 宗陶
儀輟耕錄今人家窗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即古金鋪
之遺意北方謂之—其稱甚古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
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
膝銅鋪鎖阿甄屈膝當是屈戌
驛舍 道路橋 梁附

不可橫道 管子 以— 轘轅 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之險注謂路狹隘而又轘曲
緱氏東南有
轘轅道見也 東衢 同千乘者東不— 爲杜夏不—
輪廣限澳其途之所出— 四通八達 子郭王月齊之爲國也表而何得偶
—而—遊士之所湊也 七聖皆迷 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
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 寓館 國語國無—
於襄城之野——— 無所問途 亦寄也無寄寓者不
爲廬舍可以 雨畢除道水涸成梁 國語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
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
寄羈旅之客 先王之教曰—|—而—
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
—而—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
宮 列樹立鄙食 國語 —以表道 —以守路 寓望 國語疆有— 汪繼境
室 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
金侯 重館 國語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 條達輻湊 戰國策魏地方
之人

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輻湊史記汲文帝紀太
侯四通——無有名山大川之險傳僕見思選則足徐
皆以絡——按旗亭史記三代世表臣爲郎時與方士考功會
漢書作傳留——下注旗亭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取名
也**棧道**史記留侯世家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
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示天下無還心以固
項王**廣成傳舍**史記酈生傳舍**廄置**史記田儋傳田橫與
意客二人乘傳詣雒陽
未至三十里至尸鄉——注**類略通五尺道**史記西南夷傳秦
瓚曰廄置置馬以傳驛也時常——
諸此國**都亭**史記司馬相如傳於是相如乃舍都亭史記司馬
類置吏焉都亭舍——注按臨邛郭下之亭也相如傳
千里廢不被築注郭璞曰古爲亭侯於一**封軺傳**漢書平帝
皇陵皆築地合半頁山所謂隱以金椎也紀徵天下
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
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遣詣京師至者數

千**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漢書賈山傳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
人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
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邛郲九折阪**漢書王尊傳
——爲馳道之既至於此——益州刺史
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
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
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
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罪外**漢書何並傳君宜以時歸師
古曰罪外亭名在郲**長仟橋**漢書五行志元始二年二月癸
郭之外而罪露人以水沃救不滅於是之下書曰人
二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霸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
空猶之以戊督數故其道駮惟長安御道多以所近爲名迺二
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
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或云寒民舍居橋下疑以火自燎爲此
災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
命至於地皇四年爲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絕滅霸駮之橋欲

以東陪宮之京都長仟之道也又毀此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
[illegible]
以師仁[illegible]其更名[illegible]爲**銅駝街**[illegible]
長仟[illegible]
石超[illegible]楊王虎於東陽門[illegible]戊
由[illegible]斬其大將[illegible]十六人[illegible]自[illegible]
——**千金堨**[illegible]以修[illegible]**長堤之**[illegible]
朱雀桁[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阿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上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
[illegible]
[illegible]**水陸紆險行途從道**[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行**分置市里經途川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崔公橋**[illegible]
[illegible]

以柱為橋惟無長柱不可得用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
木數百枚悉用之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者山坂
千里徑北齊書封隆之傳擢隆之督晉州北界崔山舊路高峻大軍往來士馬勞苦隆之啟高祖請於舊徑東
谷別開一路高祖從之仍令隆之領步騎一萬以隨山即便開鑿
日而就高祖親總六軍路經新道嘉其省便賜穀二百斛諸葛
亮桓溫舊道南史劉季連傳…中不能制諸郡…州郡不民役郡守據險自守州
在成都山路險阻難行…於是從漢中山加形勢隨便開道…
界威承風討賊所開之路多得古迹賊是——
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周書韋孝寬傳為雍州刺史先是路
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
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
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
州夾道——

頭 隋書何妥傳時蘭陵蕭眘亦有儁才住
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眘其見美如此
驛驢 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驢——前驛——驢楊炎…所自
居——兒唐書…可畫…百里一驛有…驢…人中
弟前刻門戟 銀牌 驛人聽前加——其急…
洋行元年是歲東封泰山所過州府上御子城門樓設山車…
船載樂從臣侍從本州父老進奉伎樂…京州…
羣臣會於延壽…在 改殿門名…
陰就行宮賜宴父老賜……名曰——擺鋪 …
罪承紅字牌奔齊…路…官…遞…
罰其役所書自有程行之仍令…
省久之稽緩後……飛橋
絡繹不逮道…爾…
宿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常壞舟船亮始作——無柱以便
往來沼陽…以…仍下其法自…邑至於泗州皆為飛橋

交往來之衢 宋史石揚休傳遷著作佐郎知中牟縣…豪富…
人謀太常為樂下使作免役者——也地瘠民貧賦役所無宗
凡六十餘家揚休籍之罷之 種蠣於礎 宋史蔡襄傳徙知泉
州…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為梁其長三十里蔡襄 宋史
一百六十丈——以為固至今賴焉 植松七百里 蔡襄
傳從知泉州又——鑿…人刻碑紀德 構崖貫壑 金史張中彥傳正隆營
汴京新宮中彥採運關
中材木青峰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險絕自唐宋以來不能致中彥
使——起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盤山水
之路遂…元史兵志元制——各驛傳之處名也蓋以通達
…梁…於…所謂置郵而傳命未有重於
…此者 夕陰街 北 香室街在…轉…長安八街九陌
爲 夕陰街在…香室街在…夕陽街尚冠前
街 河厲 酈道元水經注河水…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

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兩岸累石作基陛節節相次大木
縱橫更鎮壓兩邊俱來相去三丈並大材以板
橫次之施鉤欄甚嚴飾橋在清水川東也 羊腸蝽道三十六
迴 酈道元水經注…水又東南逕…而又屈徑…南絕壁
山嶺有路若盤蛇之形若覆壺其高二十餘里——
——開山圖謂之仇夷所 三橫四直 隋唐遺吳地記羅城作
亞字形周敬王六年丁
亥造至今唐乾符三年丙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其城南北
長二十里東西九里城中有大河——蘇州名將十里地
縱六雄七縣八門皆通水陸郭三百餘巷吳長二縣古坊六
十虹橋三百有餘地廣人繁民多殷富古跡靈寶異事後因
王郎叛亂羅 七縣八門皆通水陸 上見 玩珠 沈括夢溪筆談嘉祐
城乃以重修 中揚州有一珠甚大
天晦多見初出於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甓社湖又後乃在新
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予友人書齋在湖上一
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
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

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
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
不類月熒熒有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為明珠賦伯易高郵
人蓋常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
人至此往往維船數宵 邵伯溫聞見前錄 土蕃獨唃囉
以待現名其亭為|| **唃家位** 一族最盛雖西夏亦畏之朝廷
封西平王用為藩翰陝西州縣特 **駱駝虹**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置驛謂之|||歲貢奉不絕 西去數百步乃仙橋
南北約數百步橋兩三虹朱漆欄楯下排
雁柱中央隆起謂之|||若飛虹之狀 **支徑** 陸游老學庵筆記先君入蜀時
至華之鄭縣過西溪唐昭宗避兵嘗至之其地在官道旁七八
十步澄深可愛亭曰西溪亭杜工部詩所謂鄭縣亭子澗之濱
者亭旁古松間||| **五松**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史記秦
入小寺外弗見也 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
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為五大夫東坡贊松詩不及五株封李
商隱有|||驛詩李白序謂風雨所作五松之賦當言五松事

惟荊公詩老松先得||| **清涵萬象** 周密癸辛雜識後集先君子於
大夫封此為得之 紹定四年辛卯出守富春九月
到任未幾值慈明太后上仙應辦符宮官色之冗先子處之
略無科擾民德之為周備了棺郭浮費百府其中修建餘學一
新釋奠祭器刻之於石又重建驛與後進 因達觀驗風
建台江驛驛後為大閣扁曰|||||| **森木** 杜部大路上白
有嚴息如郵亭之
類其名為|||

產業部一

田農

不涸之介 管子揆度|||名揚力穀也||| **野不積草** 管子|||農事先也 **本事** 管子上不
好||則末產不禁末產不 **一樹一穫** 管子一年之計莫如樹
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 |||者穀也
宜地穀 管子桑麻殖於野五穀|||國之富也 **安水藏** 管子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
於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秎穫 上見 |||使時水雖過度無害
所秎獲可以之事也 **小郊出耕** 管子十二|||十二小郊疑是節氣名註
日如穀雨 **博民於生穀** 管子先王之禁山澤之 **粟十** 管子四與
鸎鶩之類作者|||也 而農佚|

||因會之後農人 **石民** 管子上農工商四民者國之|||也
佚樂而眾得十全 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故曰石
聖王敬畏戚農 管子今夫農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具備
其械器用比耒耜穀芨及寒擊槁除田以待時
乃耕深耕均種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
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稅衣就功別苗莠列疏遬首戴苧蒲
身服襏襫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
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
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
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土則多賢
是以||||| **先雨芸耨** 上見 **稅衣就功** 上見 **三務** 管子民有|||不布其民非其民也註三
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三 **月不足而歲有餘** 管子凡農者|||
則飢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
者 **有人之塗** 管子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
也 治國之道也註謂保有其人其塗因衆也 一 二

把百日餔管子雨露屬天地疾沒利以疾作收斂毋留｜｜｜｜年大茂管子五穀蕃熟草木茂實歲豐登｜｜黃唐宜黍秫管子｜｜無宜也唯｜｜也汪唐盧瓶也土滿管子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耳也田筴相圓管子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穀賊管子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相高下視肥磽觀地宜管子｜｜｜｜｜｜｜｜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高田間田庸田管子｜｜十石｜｜五石｜｜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上農挾五管子｜｜｜中農挾四下農挾三春傳耜夏決芸管子｜有以｜｜有以｜｜發薉管子穎來鹹鹵斥澤山閒環壤之壤無不

｜｜春之秋秋之秋管子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五農夫賦耜鐵此之謂｜｜｜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獨操國門管子君穀積而務則農人｜｜｜｜郤走馬以糞老子天下有道｜｜｜｜河上公注糞者糞田也多聚叔粟墨子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故不敢怠倦愛子不惰食商子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建繕｜｜｜｜｜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墾草商子爲國之數務在｜｜陳寶商子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其｜赴時列子農｜｜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變齊莊子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厭飧見上僕力寡

能荀子相高下視肥磽序五種省農功謹蓄藏以時順修使農夫｜｜而｜｜治田之事也掩地表畝荀子｜｜｜｜刺屮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畝數盆荀子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一歲而再獲之朴力荀子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而寡能矣楛耕荀子｜｜傷稼楛耘失歲田師荀子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以力盡田荀子故仁人在上則農｜｜｜｜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序五種荀子相高下視肥磽｜｜｜君子不如農人好稼荀子｜｜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出實百倍荀子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定準直呂氏春秋田事既飭先｜｜｜農乃不惑少舍呂氏春秋仲春之月耕者｜｜少舍猶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燒薙行水呂氏春秋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升穀呂氏春秋是月也農乃｜｜天子嘗

新先薦寢廟命有司收斂按是月孟秋之月穿竇窖修囷倉呂氏春秋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按是月仲秋之月斥鹵生稻粱呂氏春秋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之｜｜[illegible]野盡冷風呂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以窐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使保濕安地而處乎子能使｜｜｜｜乎子能使子之｜｜爲｜｜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野禁有五呂氏春秋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呂氏春秋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

土緩草端呂氏春秋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
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見生
樹生見死穫死呂氏春秋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
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
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
凡草生藏日中出狶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
也五時｜｜而｜｜而｜菖生始耕上見殺三葉穫麥資生樹麻菽上見無
與三盜任地呂氏春秋｜｜｜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
為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
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望之似有餘就之則
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
虛呂氏春秋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僵高培
則拔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不俱生而
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下得陰上得陽呂氏春秋晦欲廣以
平甽欲小以深｜｜

｜｜｜｜然後咸生稑植施土呂氏春秋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
其種勿使數亦勿使疏於其施土無使
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耰也必務其培其｜也植植者其生也
必先其｜｜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
夬心中央帥為冷風呂氏春秋莖生有行故遫長弱不相害故
遫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
｜｜｜｜｜三以為族乃多粟呂氏春秋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
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
｜｜｜｜長其兄而去其弟呂氏春秋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
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是故
其耨也｜｜樹肥樹墝呂氏春秋｜｜｜無使扶疏｜｜｜不欲專
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粃墝而專居
則多耕道呂氏春秋稼之容足耨之容
死耨據之容手此之謂｜｜｜得時呂氏春秋｜｜｜之
禾長秱長穗大本
而莖殺疏穖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強如此
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秮米而不香後

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閲而青零多秕而不滿得時之黍芒
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
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
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
長秱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
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秱短穗多秕厚糠薄
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㾊辟米不得恃定熟卬
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
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
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
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
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秱長而頸
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
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胕動蚼蛆而多
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
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
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

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
衛變彊殃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
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不風不飴不益不蝗不蟲不
蚼蛆上見正五穀上見壓鋤而耨抱甀而汲淮南子古者剡耜而耕
木鉤而樵
｜｜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耰
鉏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耨離淮南子離先稻熟
而農夫耨｜｜不
以小利傷大穫也埸子畝揚子｜｜婦人桑觳人不足於晝承星履草
注離與稻相似抱朴子自叙饑寒困瘁躬執
務躬耕稼穡｜｜｜｜｜｜庶人之職文中子躬耕或問曰不躬
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民之大事國語夫｜｜｜｜在農上
受其饑且｜｜｜也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
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
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順時

覛土（國語古者太史｜｜｜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陽氣烝土膏動（見上）弗震弗渝脈其滿眚（見上）修其疆畔日服其鎛（國語｜｜｜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不民無懸耜野無奧草（國語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隸農（國語其從｜｜也雖獲沃田而勤）勤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

易下水（見上）（戰國策東周欲為稻西周不｜｜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利十倍（戰國策呂不韋賈於邯鄲

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幾倍曰｜｜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綦貲耕（戰國策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而｜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農師（史記周本紀棄弁為｜｜天下得其利）勤身從事（史記孝文帝紀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按漢書勤身作歷身晉灼曰古勤字也）中歲上歲（史記天官書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北方為｜｜東北為｜｜）畝一鍾（史記封禪書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并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火耕水耨（史記平準書江南｜｜｜｜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閒）一日不作百日不食（史記趙世家肅侯遊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急｜｜｜｜｜｜肅侯下車謝）拙業

史記貨殖傳田嚳｜｜不有陽以益一州｜）秋罷（漢書元帝紀是月雨雪隕霜傷麥稼｜｜注師古曰｜｜者言至秋時無所收｜｜也）名田（漢書哀帝紀有司條奏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注如淳曰既收其｜｜限又自得有私田三十頃）闢土殖穀（漢書食貨志｜｜｜｜曰農）不易一易再易（漢書食貨志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為｜｜上田休一歲者為｜｜中田休二歲者為｜｜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上孰中孰下孰（漢書食貨志｜｜其收自四餘四百石｜｜｜｜百石｜｜｜）代田（漢書食貨志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

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隤土附根（見上）能風與旱（見上）田（見上）人輓犁（見上）離宮卒田其宮壖地（見上）命家田三輔公田（見上）草把七（漢書貢禹傳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手足胼胝）極膏腴上賈（漢書張禹傳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公田口井（漢書[illegible]

前在大夔始令天下———以師古曰計口而爲井田鬻畯後漢書郡國志注博物記曰十千爲草掘食草根其處成
泥名曰——民人隨此畝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一年三收後漢書郡國志注荆州記曰城南六里將馬比有品
泉其下流有數十畝可常十二月下稱明年十月新穀便獲———兼功自厲後漢書王丹傳家累千金隱居
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惰嬾者恥不致丹皆———隱嬾上見歲星守
心年穀豐後漢書郎顗傳考經鉤命決曰———————王歲星守心爲禾華故年豐也歲星出左
有年後漢書郎顗傳石氏經曰———————出右無年王在氏魏人中大也漢勝刻鏤原隰龍
鱗後漢書班固傳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場綺分———————決渠降雨荷臿成雲五穀垂穎桑麻
敷芬穿成國渠築臨晉陂晉書宣帝紀青龍元年———————溉田數千頃國以充實焉雲

布晉書食貨志[illegible]東作荷鍤贏糧有同———督戰南畝晉書傅玄傳分宜敕州郡檢諸虛
許害農之事———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illegible]之穀可從而致出進於暫一水旱便蟲傷假哉[illegible]
勞強兵以待有事是故少雨久旱———之法于輓米損衆失將士勞芝鄧艾一歲種二歲穫晉書扶南陽典
以耕種爲務———————相土揆時齊書武帝紀詔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嚴課農桑———————必
窮地利若耕蠶殊衆足厲浮惰者所有即便列奏其違方驕矜伕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以勸勤怠校殿最歲竟考甲
以申相勸——齊書鬱林王紀詔曰執事暫比常寒機野陂——或偏無褊紀年非乏非荒雖由王道不損不欠
實賴民和頃歲多稼無爽遺秉如積而一登之美未臻萬斯之基尚遲且風土異宜百民殊務刑治緒未必同源妨本害政
事非一揆兗旅驁心無定風興可嚴下州郡務滋撚毋肆力齊耕殖———廣開地利深樹國本克阜天民

明帝紀宜嚴課農桑罔令游惰———必窮地利場功齊書樂志務哉嬰歲———嘉可收倘有天桃敗
水猶及落杏飛花梁書元帝紀時惟星鳥表年耕於東秩春紀稻龍霞成取於前陵況三農務業———
———問民有令———王前賜田南史王秀傳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寒僧點在寺側有郎———
也帝遣主書宣旨就秀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帝怒送付市評田價以直還之由是
忤旨家有兼牛通借無者魏書孝文帝紀詔牧守令長勸率百姓無令失時同部之內貧富相通———
———若不從詔一門之內終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水田分給細民魏書源懷傳懷又表曰景
明以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菑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給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
甚諸鎮———請依地令———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已上奪歲

一周北鎮邊蕃事與諸鎮不日置官分不差別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黎庶怨嗟僉曰煩猥若歸事郡實少敵服諸王
師更化五分減二詔曰省表具恤民之懷已敕有司一依所上下爲永準如斯之比不便於民皆依前害者其備列以聞
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魏書高允傳帝引允與論刑政言其得失因問允曰萬
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
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
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人不易力魏書樊子鵠傳後出除散騎常
侍本將軍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勸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公廨
魏書肅宗紀延昌四年六月丁卯詔省府州縣皆給———不得為生與人爭利陌南阡西阡東陌

北齊書禮儀志北齊藉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粱白穀大豆
赤黍小豆黑穄麻子小麥色別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
作祠壇於丨丨丨丨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 九穀之書
道四門又為大營於外又設禦耕位增於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隋書盧思道傳思勝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斷以周旋剏為條制收略傳隋書樊
四人之介其餘制度寶丨丨丨丨丨
自為司農凡種植收穫丨丨丨丨丨丨北史蘇綽傳夫百畝之田必春耕
丨丨皆出入意表 蓋月之夏耘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
三時者農之丨丨也若失其一時 人耕法舊唐書工方翼傳遷
則穀不可得而食按劉書無月字 夏州都督屬牛疫無
以營農方翼造丨丨丨之丨施 賜田十頃舊唐書李靖傳吾近
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 京城而丨丨丨丨耕之
可以贍時患於備寇尺壁賤於司陰 舊唐書宇文融傳制曰今
先食趨時患於備寇尺壁賤於司陰陽和布澤丁壯就田言念
饑饉事資極助宜委使司與州縣商量勸作農社貧富相恤耕
耘以時仍觖至雨澤之後種穫作月州縣常務一切停減使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 耦耕法 舊唐書工方翼傳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
丨丨丨丨丨 疫民廢田作方翼為丨丨丨丨丨耦 丨丨丨 法機關力
省而見功多 刀耕 唐書旅賁傳火耕民采作為食 地瘠 唐書孝友傳
百姓順賴 丨火耕民采作為食 地瘠頗困孝友伊川以
賓使自都至闕口時 寒桑柘葛麻 宋史地理志河東其俗
墾彌望時渴丨丨 丨而丨丨丨 無治剔杜南山土地膏沃二渠灌溉兼有其
生多歲蕃其勤儉尤甚 丨剏杜南山土地膏沃二渠灌溉兼有其
利 宋史地理志陝西其民慕農桑好稼穡丨丨丨 於
丨丨丨丨丨丨 大抵夸尚氣勢多游俠輕薄之風
厚稻麥 宋史河渠志戶部侍郎劉甄上疏曰關河之所行利害
之利況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十里 限田 宋史食貨志自景德以
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 限田 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
戶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繼之益務約己愛人即位之初下詔
曰今循吏既登秋穫向茂其令州縣諭民務謹蓋藏毋以妄費

上書考古典從木均田制不立因詔丨丨公卿以下毋過三十
頃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
違制律以 湖田 宋史食貨志紹興五年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
田嘗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
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政和以來
始廢湖為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餘姚上虞每縣收
租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莫若先罷兩邑
丨其他州縣之湖鄞之廣德湖山之湘湖等處尚多望詔漕
臣盡覆之其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令監司守令條上 圩田 上見
於是詔諸路漕臣議之其後議者雖令廢湖合廢竟仍其舊
閘田上見 方田 宋史食貨志丨丨神宗患田賦不均熙寧五年重
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
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田亦
淤塍墳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
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

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蹙奇
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
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
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
為埄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
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
正令既具乃以濟州鉅野縣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此 戶帖 上見 莊帳 上見 地符 上見 甲
帖上見 歲得稻千四 宋史陳希亮傳河北 百渠九堰 宋史沈遘傳從弟括括字
有田丨丨丨丨丨
存中以尖任為沐陽主簿縣依沭水乃職方氏所書浸田所本
者故蹟漫為汙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為丨丨丨以播析原委
得上田七千頃 播琴 山海經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爰有膏菽膏
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丨丨丨 注播琴猶播殖
方俗 均田 夏小正農率丨丨傳率者循也均田也 及雪澤丨丨丨 夏小正傳
言耳 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宮澤之毋高下也初服於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榮鞠樹麥 夏小正｜｜傳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尊宅禽饗之 逸周書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耕維｜其｜之既秋而不穫維｜其樹｜｜人而穫之饑夫誰哀之

野事 逸周書鄙不過｜有宜以便｜｜

金穰木康 越絕書大陰三歲處｜則｜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則｜二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

三表 越絕書越王曰請問｜｜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為邦寶

寶路開 桓寬鹽鐵論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讎滅仇讎滅則田野闢田野闢則五穀熟而｜｜｜｜

木耕手耨土耰啖食 桓寬鹽鐵論鹽鐵賈官作百姓不便貧民或｜｜｜｜｜｜｜｜

蹠耒 桓寬鹽鐵論民｜而耕負擔而行

豐歉 焦氏易林肯澤肥墝農人｜｜青

牛白咽呼我俱田 焦氏易林｜之下可以多耕歲樂時節民人安業｜｜｜｜｜歷山五利四

焦氏易林｜｜｜｜｜俱田 **新田宜粟上農得穀** 焦氏易林｜瓠高邑黍稷盛茂多穫富稻

君子懷德以千百祿 **騂田堆壤** 焦氏易林｜麻麥不收我躬室家饑有 **雨師娶婦** 焦氏易林｜｜｜｜｜黃巖季丁成禮既婚相呼南山背濁下土年歲大有 **磽磽禿白** 焦氏易林｜不生黍稷死以

供祭祇靈代祀 **荷鋤俟雨不如決渠** 黃憲天祿閣外史誥曰｜｜｜｜｜古時不可緩也 力

勤十頃能致嘉穎 王嘉拾遺記成王五年有因祇之國去王一都九萬里獻女工文繡其國丈夫勤於耕稼一日耕十頃之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因以嘉禾許之｜｜｜｜｜｜｜

陸海 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早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

[illegible]岸上鳥 宗懍荊楚歲時記[illegible]其名自呼農人候此鳥則[illegible]

犁杷上岸 宗懍荊楚歲時記此鳥則｜｜｜｜[illegible]

今南方地江東呼穫穀也 **墾欲廉勞欲再** 賈思勰齊民要術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淺[illegible]古曰耰

今日犁廉耕細牛復不 **轉地** 賈思勰齊民要術初耕欲深轉地欲淺[illegible]後再勞地熟旱亦保澤也注耕不深地不熟轉不淺[illegible]之新生

美田法 賈思勰齊民要術凡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穊種七月八月犁稀上也

殺之為春穀田則畝收十石其美與蠶矢熟糞同注稀種者反覆掩也

[illegible]種 賈思勰齊民要術[illegible]後九十日[illegible]

[illegible] 賈思勰齊民要術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田一而當五名曰[illegible]少但九月十月一[illegible]之至春｜｜亦得

強土 賈思勰齊民要術[illegible]上長[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五月耕一當三六月耕[illegible]七月[illegible]

地[illegible] 賈思勰齊民要術耕五不當一冬[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勿使[illegible]

後[illegible]之則立春保澤凍蟲死來年[illegible]稼田雜[illegible]可[illegible]十石

脂田 賈思勰齊民要術[illegible]

紙土堅垎名曰｜｜及盛冬耕泄陰氣 **腑田** 賈思勰齊民要術[illegible]

王[illegible]名曰｜｜腑田與脂田皆傷田 **摩平待種** 賈思勰齊民要術凡秋耕[illegible]

[illegible]凡麥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謹｜｜以｜｜時 **緩土** 賈思勰齊民要術[illegible]可[illegible]

｜及河水[illegible] **沙白輕土** 賈思勰齊民要術｜｜｜｜｜之田五月六月可[illegible]麥田[illegible]

齊民要術凡春種欲深宜曳重撻夏種欲淺直置自生注春
風冷生遲不曳撻則根虛雖生輒死夏氣熱而生速曳撻遇雨
必堅垎其澤多者或亦不須撻必欲
撻者宜須待白背濕撻令地堅硬故也鉏耰自生上見仰穗賈思勰齊
民要術若者穀秋耕之地得——待雨早晚相雜賈思勰齊民要術凡
夏若仰壟匪直濕決不生兼與草薉俱出
田欲————有閑之歲宜晚以大歲早田倍多
穀早早用倍多於晚其早晚相雜防歲道有所宜
於晚上見馬耳鏃賈思勰齊民要術苗生如————小鋤賈思勰齊民要術凡
五穀雖————爲良小鋤者非直省功穀亦鋤不厭數
倍勝大鋤者草根繁茂用功多而收益少
術良田率一尺留————科溝地得壤鏟之苗出壠起地賈思勰齊民要術春
則深鋤————周而復始勿以無草而暫停
鋤————慶爲除草故春鋤不用觸濕六月以後雖濕亦無嫌注
春苗既淺陰未覆地濕鋤則地堅夏苗陰厚地不見日故雖濕

亦無觸濕上見白背賈思勰齊民要術苗既出壠每一經雨
害矣————時輒以鐵齒鏉楱縱橫杷而勞之生長
壯日賈思勰齊民要術凡種五穀以————種者多實老惡
日死日種者收薄以忌日種者敗傷又間成收薄中定日爲
住賈思勰齊民要術凡什者五穀之精也使稼耐旱常
藏雪汁以冬————器盛埋於地中治種如此則收常倍
棋亦爲候者大率以————賈思勰齊民要術是時禾稼與枝柯同時有變桃李
厘種黍時見棗上葉向不構賈思勰齊民要術乃止————注苗生如
折也黍成於不————賈思勰齊民要術凡種————覆一——尚儲
角————核而削皆從之生者均熟黃金賈思勰齊民
不畏嚴霜從水至木皆無秕減乃勝刈者要術曰二
欲富————者謂陂汪汪下田賈又東南分爲二水一水
秋鋤麥曳柴壅麥根也

水枝分東北爲樊氏陂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俗謂之元亭陂
陂東有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
——樊了失隨年藉酈道元水經注城之東有馬仁陂郭仲產
業與公陂日陂在此縣五十里益地百頃其所周
溉田爲————酈道元水經注縣東北數十里有屋原種
————境無儉歲昔田它撫摩濡谷保————之稱也
稻早晚無乃不秀酈道元水經注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
火耕藝法與華同名白田種白穀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
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與於草甸
芽穀乃代————————————折救功重
收穫利輕速故也米不外散恒爲豐
國——見本鋤打佛之錢錫之凡幾予而入倉廩安可轉農事而
貴木雒山鄭熊齊馬伏記交阯之地最爲膏腴舊有得意田
業亂右山仁長引維王其作門矣使其田曰————

武仙縣記武陽段氏僮豐俄則出取金錢埋佃戶曾成與族呂李
之九里從前有————遂可棄無用金
鄉鄉五錢侯叔獻爲汜縣令縣多沒官田有一李誠莊
方圓十里內外其中最爲膏腴————百家————雲積屋
潁下佃戶李甲於此耕種事後所棄之田在東者來宋某如
起如泰如————————拔————歸居之人始就抗牌菖蒲田鄉
宋族廚中說那的作郎於唐人慶曆間為史以老謝事居里中
染別館得山下六畝食俸給不之暇日往山前舊廟爲萬畝狀
歲味以自樂山南六穗皆從六股有稜所種耕時當見傳之————
人日之————————————而————之————達
燧燦於品稱乃候雨暘十中七八見老農業學得避暑處在山於
加衍於戶祖
之細地因梯田路乃成人緣山耕二十里至仰山纘齋陰之間
所見多耳梯田路道坂之間皆用何借而上至百名————
四十雙————陶宗儀輟耕錄當有偷華亡人去有擬客先開————
————之何殊不可勝延漏蠻南雜謚因成有用皆補相其

佃作三人使二牛前帝中歷而後服之錄中曰爲一佃以二老
爲己二三己爲角四角爲雙約有中原四畝地則老人之詩是見
矣

蠶織

上女衣五管子——中女衣四下女衣三　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管子
——————注桑麻所作注女勤於職　使不疾病管子
樹則蔽明女紅於寧無見露府徵而織——於——
民之通於蠶桑——蠶——————夔之秋冬之秋管子大夫有四秋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而分有四時故曰
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
纊之所作此之謂——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
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　蠶蠶總而三俯三起荀子有物於
纊之所作也此之謂——此緣蠶分其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十九　產業部　蠶織　十六
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飾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
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
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
五帝五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
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
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而——蛹以爲母蛾以爲父
——事乃大　分繭稱絲呂氏春秋季春之月蠶事既登——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
已夫是之謂蠶理
敢　以桑爲均呂氏春秋蠶事既登后妃獻繭乃收繭稅——蠶
盥——廣狹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
莽莽呂氏春秋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爲之莽莽　理
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也可以爲之——　絲
淮南子繅——而商旅絕往——經——指——其
弃於口商旅知而怠故先紕——經指揍——南——紱麻莫
成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複——麻考——淮南子男子不得修
以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農畝婦人不得——

——蠶以熱湯淮南子蠶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繭純——
不得繰人馮子——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
時也繰人不足於衣　女紅漢書景帝紀錦繡纂組害——
年正月命中宮蠶於北郊按皇后蠶者也　蠶母宋書禮志魏
老據其儀也及至晉氏先蠶多采魏法晉武帝太康六年使侍
中成粲草定其儀中皇后采桑壇在蠶室西帷宮中門之外桑林
在其東先蠶壇在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取列侯妻六人爲——蠶
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蓋雲母
安車駕六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
嬪世婦諸太妃公太夫人公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
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前一日蠶宮生蠶
著薄上桑日太祝令以一太牢告祠先蠶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
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采三條諸妃公主各采五條縣
鄉君以下各采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
便坐公主以下以次就位設饗賜絹各有差　皇機蠶林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十九　產業部　蠶織　十七
工錦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
終年非荒非亂非由王道不稱不秀實輔民和
志永明二年護軍府門外桑樹一株並有蠶絲綿被枝葉吏民
按漢光武時有野蠶成繭百姓得以成衣服今則——其
亦此之　關中八蠶南史到溉傳後爲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
類乎　二移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宜恐當
及時無待涼秋日溉答云余衣本百結——蠶書孝文帝紀——
——徒——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蠶即以長安——
死巧民歲——婦之織衣止蔽形後魏書盧昶傳昶帷一夫之耕食
賦之牛　此羅綺工　周書武帝紀省掖庭四夷樂——年
抵歲調則惟常理後宮——人五百餘人　繒鄉
外徵求於何取足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
麻土　周書蘇綽傳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
——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隋書魏宗室傳爲
——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　杼柚代奪河東太守俗多商賈

罕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淑下車勸課躬往敦示二
年閭家給人足爲之謠曰桑州河東｜｜｜元公至止田疇
始野蠶食槲葉舊唐書太宗紀是歲滁州言｜｜｜｜一
理成繭大如柰其色綠凡六千五百七十頃畝
種桑二樹舊唐書玄宗紀四月戊子朔癸巳勅天下州府賜
民戶每田｜｜長吏逐年檢計以聞
桑千樹舊唐書李襲譽傳河內有一年四熟舊唐書尹思貞傳爲青州刺史境內
｜｜｜藝之可以充衣｜｜｜
有蠶｜｜｜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素絲五兩
州見繭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於此乎特表薦之
舊唐書李元愷傳景龍中元行沖爲洛州刺史邀元愷至州問
以經義因遺衣服元愷辭曰微軀不宜服新麗恐不能勝其美
以速咎也行沖乃以泥塗汙而與之不獲已而受及還乃采三
以已之所蠶｜｜｜以酬行沖曰義不受無妄之財
條唐書儀衛志尚宮引皇后詣采桑壇升自西陛東向立初皇
后將詣望座位司賓引內外命婦采桑者執鉤從者皆就位

皇后既至尚宮奉金鉤自北陛升進典製奉筐從升皇后受鉤
采桑典製以筐受之皇后｜｜｜止尚宮前受鉤典製以筐俱
退皇后初采桑典製等各以鉤授內外命婦皇后采桑訖內外
命婦以次采女史執筐者受之內外命婦一品采五條二品采
九條止典製等受鉤與執筐者退復位司賓各引內外命婦采
桑者以從至蠶室尚宮以桑授蠶母蠶母切之以授婕妤食蠶
灑一簿止一品采五條二品采九條上見以吉貝爲衣衾宋史注輦傳之
佛與人｜｜
｜織｜｜｜工作皆婦人役之有月直大火則浴種宋史孔維傳維抗疏
至期年者棄推遣老民尤苦之
日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爲傷馬也原再也天文辰爲
馬蠶書蠶爲龍精｜｜｜｜｜其｜與馬同氣物莫能
兩大故禁再生苦參上宋史高昌國傳地有野蠶可爲綿帛女始蠶足小
蠶以齒馬也｜｜｜｜｜正｜
｜｜｜傳先蠶而後子何也繅以涫湯董仲舒春秋繁露繭待
日事有漸也居自卑事者始｜｜｜｜而後能爲絲

繅一繭得絲一斤東方朔神異經東方有桑樹焉高八十丈敷
張自輔其葉長一丈廣六七尺其上自有蠶
作繭長三尺｜｜｜｜｜入山采葛作黃絲布吳越春秋
有柄長三尺五寸圍如甕越王曰吳
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
於子何如群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以｜｜之｜
欲獻育必親杼黃帝內經天脈闕亦也諺有之日夜勸於朝女勤食
之於｜｜｜｜耕必望而言得時勿怠也
蠶績蟹王充論衡｜｜老｜而爲｜蛾
文化而爲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蠶三化張華博物志｜｜｜先孕
而後交不交者亦產子子後爲冰蠶王嘉拾遺記員嶠山有
啜食無省日易傷收採亦薄｜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
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
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爲黼黻作
白粥泛膏於上祭蠶吳均續齊諧記吳縣張成夜起忽見
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即就

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
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成如
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今五色蛾任昉述異記園客者濟陰
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人美色人多欲妻之客
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十餘年服食其實忽有｜｜｜集香
草上客收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一女自來助養蠶以香
草食之得繭一百二十枚繭大如甕每繭蠶上見有女自來
繅六七日絲方盡繅訖此女與客俱仙去
助養蠶以香草食之上見人蛾賈思勰齊民要術俗稱四月繭爲｜｜其
機杼繳絡絲上見八蠶
鮑廚民要術永嘉記日永嘉有｜｜｜蚖蠶而滿機杼少多曰
月初績蚖蠶四月初績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寒珍七月
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績八蠶愛珍上見寒珍上見四出
再熟者前輩皆謂之珍養珍者少養之

上見愛蠶賈思勰齊民要術——者故蚖蠶種也蚖珍三月既績
愛者取蚖珍之卵藏內甖中隨器大小亦可十紙蓋覆器口安
硎泉冷水中使冷氣折其出勢得三七日然後剖生養之謂為
愛珍亦呼愛子績成繭出蛾卵卵七 賈思勰
日又剖成蠶多養之此則愛蠶也 愛子上見 泥屋四月齊民要
術蠶五行書曰三月上巳取土——宜蠶吉沼案今世有
三臥一生蠶四臥再生蠶白頭蠶頡石蠶楚蠶黑蠶有一生再
生之異灰兒蠶秋母蠶秋中蠶老秋兒蠶秋末老獬兒蠶綿兒
蠶同繭蠶或二蠶三蠶共為一繭凡三臥四臥皆有絲綿之別
三臥四臥上見錦兒上見秋母上見同繭上見老獬兒上見宛人可為蠶師
秦觀蠶書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兗篚織文徐篚玄纖
縞青篚檿絲荊篚玄纁璣組豫篚纖纊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
獨言於兗然則九州蠶事兗為最乎予游濟河之間見蠶者豫
事時作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今予所書有

與吳中蠶家不同 種變秦觀蠶書——臘之日聚蠶種沃以牛
者皆得兗人也 浴於川毋傷其藉乃縣之始雀臥之
五日色青六日白七日 化治秦觀蠶書——常令煮繭之鼎湯
蠶已蛻尚臥而不傷 如蟹眼必以箸其緒附於先引謂
之餵頭毋過三絲則絲籠不及則脆其審舉之凡絲自鼎道錢
眼升於鏁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於車為版長過鼎面廣
二寸厚七黍中其厚插大錢一出其端橫之鼎耳後鎮以石謂
總錢眼而上之謂之鏁眼為三盧管管長四寸樞以圓木建兩
竹夾鼎耳縛樞於竹中管之轉以車下直錢眼謂之鏁星中之
左端置環繩其前尺有五寸當車床左足之上建柄長寸有半
陰柄為鼓鼓生其寅以受環繩繩應車運如環無端鼓因以旋
鼓上為魚魚半出鼓其出之中建柄半寸上承添梯添梯者二
尺五寸片竹也其上揉竹為鉤以防絲竅左端以應柄對鼓為
耳方其穿以閑添梯故車運以牽環繩繩簇鼓鼓以舞魚魚振
添梯故絲不過偏制車如轆 錢眼上見 鎖星上見 添梯上見 戌治秦觀
轆以活其兩幅以利脫絲 蠶書

——唐[illegible]無桑蠶國不肯出其王郎度置婚許之
將迎乃告曰國無絲可持蠶自為衣女聞之密置帽絮中關守不
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
蠶為衣則有繭可為絲矣世傳蠶之未蛾而殺者不可為新真
見陰家謂以鹽籠盛之者成絲為蠶蛻之繭也後以
為絲而其中空不復可食嗚呼世有知于圖治絲法者尚以致
人則食蠶之死可憐計為予作寶蠶哀謹 一州兩家世世婚姻
有功而不見於錄書史所載以為恨物者
時為老成宛州出輕紗與之若無義以為衣與君烟絡
——懷——能織相研——宮——懷他人家得其法並自唐
以來名家今 名家三百餘年 ——見龍精報說
三百餘年矣 兒璃蠶宗如玉明虛揮
如后妃親蠶之所也延福宮以有機金鋪當春日之蠶陽率六
宮而與俱耕既乃宗室親蠶宮蠶屬三采絲路風泉川治
地溫氣舒然後——五色之絲亦皆
乎東海八蠶之綿仰前於吳都注李元叔上廣州賦 一歲八育

王楙野客叢書左太沖吳都賦曰鄉貢八蠶之
綿注謂有蠶——漢按唐記八蠶以其地暖故
耳前番期說曰日南蠶八熟張文昌注用詩曰有蠶多生桂與
時不養蠶此言可驗矣而海物異名記乃謂八蠶共作一繭與
前說異 其作一繭上見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九

產業部二

商賈

勝商管子夫齊衢處之本通達百符一馬管子請以令分商商
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若賈｜｜而｜｜無
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蓄賈上見獨操國趣管子且君幣藉而
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務則賈人｜｜｜
｜貨準管子市者｜之｜也不饜本管子故有因穀故穀有貴賤分有綫
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官
財君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之事
賈不敗管子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商之子常爲商管子今夫
｜｜首與功而不與分焉商賈

州處觀凶饑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
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
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
珍異物聚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
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
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
奇怪時來珍異物聚上見五而六之九而十之管子公曰攻人丁之精材若何齊子
對曰｜｜｜｜｜｜｜而｜
｜｜｜不可爲數操贏制餘子華子｜｜商賈之所爲也慎用一布子華子
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
不敢縱苟而餘爲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
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十去其商尹文子至治而無闕
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者大小多少各當其
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習貨在於身商子商賈之
工賈仕負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士｜｜｜理

其賤韓非子不之富貴有焉止子若與人爭買百金之賈多
故曰貨久而毀之貴其百金而｜｜｜｜得千鎰焉
錢善賈韓非子鄙諺曰長袖善舞｜｜｜折閱荀子良賈不｜｜不市注折損也閱賣也以察盡
財荀子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百工以巧盡械器朝飲其羊荀子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
敢｜｜｜｜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不豫賈上見積慶行而爲商賈荀子｜｜｜歸
移管子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也四方來雜呂氏春秋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
｜｜｜｜遠方皆至則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按是月仲秋之月鈍賈不有鈍揚子賈如是待之國語
則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也爭利者於市朝戰國策爭名者於｜｜｜｜
珠玉之贏幾倍戰國策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之｜幾倍曰｜

｜立國家之主就時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
贏幾倍曰無數什器於壽邱｜｜｜於負夏注索隱曰就時
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尚書大傳曰販於頓邱｜｜就時負夏是也史記商所
婦武負貰酒時飲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
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不得衣
絲乘車史記平準書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重租稅以困辱之
商大賈或｜｜｜｜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
心計史記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年十三侍中
管山海之貨史記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
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
物史記不軌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史記

置商賈人軺｜二｜　平準〔史記平準書〕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
｜五丈以上｜　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
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
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
輸置｜｜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
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
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illegible]時轉物〔史記越世
騰躍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　[illegible]宋世家范蠡止
於陶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　[illegible]
｜｜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　[illegible]
使使郎縣為賈人｜　深藏若虛〔史記老莊列傳吾聞
｜人多於國經租稅　良賈｜｜｜｜〕　廢舉〔史記仲尼
弟子列傳〕子貢好｜｜與時轉貨貲　逐什二〔史記蘇秦傳〕周人之俗治產
｜與時轉貨貲　業力工商｜｜｜以為務　鼓刀〔史記
信陵君傳〕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　販賤賣貴〔史記呂不韋傳〕呂不
｜居者　[illegible]陽翟大賈人也

往來｜｜　取馬羊旄牛〔史記西南夷傳〕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
｜家累千金　[illegible]
賈｜其｜｜　以此巴蜀殷富　重裝〔史記淮南子傳〕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
車〔史記貨殖傳〕故歲在金穰水毀　[illegible]
水饑火旱｜則｜　萬貨之情〔史記貨殖傳〕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
物｜二者形則｜｜｜則｜　三寶〔史記貨殖傳〕[illegible]
可得而觀矣　不出則｜｜[illegible]
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　積著〔史記貨殖傳〕[illegible]
賤之｜貴之｜｜　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
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
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息
幣上見　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上見　谷量馬牛〔史記貨殖傳〕烏氏倮
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
畜至用｜｜｜｜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所驅[illegible]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貪賈三廉賈五上見　法孔氏之雍容
〔史記貨殖傳〕宛孔氏[illegible]南陽行　販脂　辱處〔史記貨殖傳〕｜｜辱處也而雍
賈盡｜｜〕[illegible]　伯千金｜｜小業也而張氏千
萬　通財鬻貨〔漢書食貨志〕｜｜[illegible]　操其奇贏日游都市〔漢書食貨志〕商賈大者積
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乘上之急所賣必
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
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
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
所以流亡者也　有仟伯之得上見　[illegible]
[illegible]武帝時鹽鐵[illegible]
[illegible]者多｜｜　賈區〔漢書[illegible]〕
臨邛[illegible]　吳和市[illegible]帝紀凡下貧之家可
[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京師及四方出錢

[illegible]穀米殺絲綿之屬貴和價以優[illegible]
所產者皆悉停之必是[illegible]
通與販賈[illegible]　紫皮[illegible]
名部衣又皮絲絹[illegible]
[illegible]
收民為[illegible]
｜[illegible]日之間[illegible]
東[illegible]之門[illegible]　西州大賈
切禁絕犯者｜[illegible]
隋書何妥傳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　興生〔北史封隆之傳〕[illegible]
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　[illegible]
寧[illegible]事長秋卿[illegible]何[illegible]為安州刺史除書[illegible]
曉[illegible]本[illegible]同安州｜｜何[illegible]
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奉國夫鐵婦寧思方略以濟百姓如
何見造問｜｜[illegible]不為商賈何以相示[illegible]失色

北史孫騰傳騰為大賈孫騰利有者從之
貴賈無者與之一一輸稅之人於是弊矣 建標立候 魏書食貨志
凡一一一一縣治物以二物平市三賈均市 宮市 唐書張
注二物謂秤以格斗以概三賈謂上中下之等 建封傳時
宦者主宮中市買謂之一一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
行文書置白望數十百人于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
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
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
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
夫以驢負柴宦者市之予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
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
父母妻子待此而後食今與汝柴而不取直而歸汝猶不肯我
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使擒之以聞[illegible]宋史食貨志明人謂三百
以聞乃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 [illegible] 斤為一一一凡舶舟最大
者曰獨樯載一千一一次者曰牛頭比獨樯 [illegible]河渡 宋史張方
得三之一又次曰木舶曰料河遊得之一 平傳新法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五十 莊業部十 商賈 五
一一坊場司農并及祠廟 易[illegible] 周禮九賦一取充稱人二
宋關伯微子廟皆為賈區 宗像以規三務[illegible]以正民四
貨官以屬五人曰必禮六往來取此 七陰盡收五穀陽盡收牛
商賈一一八農人美利九曰龍可動
馬趣絕蓋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中人
動而應之利其收發當以太陰在陰而發一一旦一一之盛至賈
六畜貨財以益一一以應陽之至也一一且一一之衰至發糴以
一一田宅一一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
宛周齊魯商徧天下 桓寬鹽鐵論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
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
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智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
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蹻之徒無猗頓之富一
一一一一一一故乃賈之富 運之六寸轉之息耗 [illegible]
成器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
之發著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
歲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取之貴賤之間耳 商季 焦氏易林一一晚歲

息斧 焦氏易林陶朱白圭善賈 三奇六耦 王孫善賈 焦氏易林
一一一一三致千金德施上仁
相隨俱市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焦氏易林南販北賈 東賈齊魯南賈荊楚
一一先得利寶 與[illegible]為市 利得什佰
焦氏易林一一市一一一一賈客所 焦氏易林日中為市各抱所有
一一羽毛齒革為我利寶 交易一一 珠玉[illegible]心悅歡喜
載寶抱子 焦氏易林宜行賈市所求 六在道西三在道東 市樓
必倍一一一一與利為友
直市 三輔黃圖廟記云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一一市
一一市一一凡四里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
夾橫橋大道一一一一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又有當
市樓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之一
一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即秦[illegible] 任昉述異記鬱林郡
文公造物無二價故以直市為名 珊瑚市 有一一一海先而珊
瑚樹碧色生海底一株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至小者
尺餘蛟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瑚珊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五十 莊業部十 商賈 六
鼓聚鉦散 唐六典京都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為之貳凡
建標立候陳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以三賈均市凡與
官交易及懸平贓物並用中賈其造弓矢橫刀[illegible]
工人姓名然後聽鬻之諸器物亦如之以偽濫之物交易者沒
官短狹不中量者還主凡賣買奴婢牛馬用本司本部公驗以
立券凡賣買不和而榷固及更出開閉共限一價若參市而[illegible]
自入者并禁之凡市以日午擊鼓三百聲而
眾以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聲而眾以散 亥市
村市為亥柳子厚[illegible]
歸[illegible]荷包飯一一人郎[illegible]
則[illegible]
時多謂之[illegible]
則其俗又以冷[illegible]
蔡[illegible]驗 丘郎謂之一一[illegible]謂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
互與牙字相似
因訛而為牙耳

百工

官工【管子】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巧目利手【管子】雖有｜｜｜｜，不如拙規矩之正方也。工之子常爲工【管子】今夫工群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辨工苦工完利【管子】論百工，審時事，｜｜｜｜｜｜，監壹五鄉，以時鈞脩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於鄉，工師之事也。一日作五日食【管子】今爲末作奇巧者，｜｜｜而｜｜｜，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手撟之功【管子】百鍾之家不得｜｜，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讎其｜｜｜｜、唐園之利。代斵傷

手【老子】夫｜大匠｜者，希有不｜｜者矣。男工【漢書】女工作文采，｜｜作刻鏤。獨巧共巧【尹文子】所貴工倕之巧，不貴其｜｜，貴其能與衆｜｜也。習工【尹文子】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老商｜｜舊仕莫不存。寶在於手【商子】技藝之士｜｜｜｜｜則窮。不兼事【商子】工｜焉則處上者何事戰。追業【列子】農赴時，商趣利，工｜｜，仕逐勢。巧食宋國【列子】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玉楮葉上見游游【韓非子】作象｜｜｜。挫鍼治繲【莊子】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鼓筴播精上見圓中規方中矩曲中鉤直應繩【莊子】陶者曰：我善治埴，｜｜者｜｜｜，｜｜者｜｜｜。匠人曰：我善治木，｜｜者｜｜｜，｜｜者｜｜｜。不

徐不疾得於手應於心【莊子】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不｜，｜｜｜而｜｜｜，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老斲輪上見疑神【莊子】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也，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成見鐻然後加手上見指與物化【莊子】工倕旋而蓋規矩，｜｜｜｜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運斤成風【莊子】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盡堊而鼻不傷上見緯蕭【莊子】河上有家貧恃｜｜而食者，其

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癸四板射稽八板【韓非子】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手巧【韓非子】夫匠者，手巧也。一人射者非一發【韓非子】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器牢【韓非子】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以巧盡械器仁人在上【荀子】故｜｜｜｜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便備用【荀子】設規矩，陳繩墨，｜｜｜，君子不如工人。分事而勸【荀子】百工｜｜｜｜。巧任【荀子】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無

作淫巧 呂氏春秋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或｜為｜｜以蕩上心

昆吾作陶 呂氏春秋｜｜｜｜注昆吾顓頊之後吳回黎之孫陸終之子己姓也為夏伯制作陶冶埏埴為器

量小大訾功丈 呂氏春秋大匠之為宮室也｜｜｜而知材木矣｜｜｜而知人數矣

呼輿謣 呂氏春秋今舉大木者前｜｜｜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衞之音哉然不若此

鹽汗交流喘息薄喉 淮南子今夫繇者揭钁臿負籠土｜｜｜｜｜｜｜｜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

漸乎矩鑿之中 淮南子輪子陽謂其子曰良工｜｜｜｜｜｜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注漸習也

協革 國語工｜｜注工百工之官革更也更制度名合其數也

軍匠 史記惠景侯者表梧以｜｜從起郟入漢後為少府作長樂未央宮築長安城先就功侯五百戶

織薄曲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削勃以｜｜｜為生

厲工 史記梁孝王世家罷其劍鋼著身厲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

洒削 史記貨殖傳｜｜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作巧成器 漢書食貨志｜｜｜｜曰工

工用相得 漢書王褒傳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咢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也

督繩削墨 見上

上手工 後漢書百官志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掌｜｜｜作御刀劍諸好器物

漆工 後漢書申屠蟠傳家貧傭為｜｜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

雲梯之械 晉書陸機傳共有公輸｜｜｜｜

鬻畚為業 晉書苻堅載記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嘗貨畚於洛陽

雷霆不能入 南史祖暅之傳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

蕉蒻 唐書德宗紀戊午罷九成宮貢立獸炭襄州｜｜

裝潢匠 唐書百官志本注熟紙匠十人｜｜｜十人筆匠六人

門匠 唐書食貨志德宗時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為｜｜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

昆吾冶 逸周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民側側余知其極有宜乃召｜｜｜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注昆吾古之利冶朔月旦朔者之也

鑠金鏤木分苞燒埴 陸賈新語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撓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以備器械

補巧續長 陸賈新語夫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于大都之廣地近于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短者｜｜大者治鐏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斅以明光上備大宰春秋禮庠序以文采立禮於莊冠帶正容對酒行觴鄉上刻畫布陳宮室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

四民之求足以相更 桓寬鹽鐵論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故農民不離畎畝而足乎田器工

人不斬木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

雖失斧公輸尤輔 焦氏易林｜｜｜｜｜｜｜抱其器適君子處

卒不為輿故能成輿 鹽鐵論道古者指驕論夫工之造輿也｜｜為方為短為長為曲為直為從為橫終身楔楔｜｜｜｜｜｜而令可行也

工良師巧鍛一數至 王充論衡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冶工鍛鍊成為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也

子起午畢 王嘉拾遺記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二人騰虛緣木揮斤斧于雲中｜時｜工｜時已｜秦人謂之子午臺

欲劍無折必加錫欲劍無卷必加金 劉勰新論大人歐冶之鑄劍太剛則折大柔則卷｜｜｜｜｜｜其｜｜｜｜｜｜｜｜其｜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 [illegible] 唐六典凡內外繕造百司供給大事則聽制敕小事則俟省符以諸大匠而下于署監以供其職凡諸州

匠人長上者則[?]各其資納之隨以|||凡功有長短役有輕重凡營築之時火土之禁必辨其經制而敘其條目凡營造修理土木瓦石不出于所司者總料其數上于尚書省凡營畢縣皆鐫題年月及工人姓名使其名物而閱其虛實

造十二辰車 張鷟朝野僉載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廻轉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週轉不爽毫釐又作木火通鐵盞盛火展轉不翻

洛匠 杜光庭錄異記唐李太尉德裕一日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舁巨木請謁焉閽者不能拒之公異而見之叟曰某家藏此桑實三世矣某已耄矣感公之好奇援是以獻雖不中有奇寶若伐者斲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且老或身已殁子孫亦當得其旨訣非|||無能斲之者也公如其言訪于洛下匠已殁其子應召而來睨而視之曰此可得而斲之矣因解爲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鴿羽翼爪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鴿少其翼公以形羽全者進之自爾其一

料之微失一鴿少翼

上見塔動頭西北 歐陽修歸田錄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初成望之不正而|||||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于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于胸爲結搆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于世者是也

木經 沈括夢溪筆談營舍之法謂之木經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梁以上爲上分地以上爲中分階爲下分凡梁長幾何則配極幾何以爲榱等如梁長八尺配極三尺五寸則廳堂也此謂之上分楹若干尺則配堂基若干尺以爲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則階基四尺五寸之類以至承拱榱桷皆有定法謂之中分階級有峻平慢三等宮中則以御輦爲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盡臂後竿展盡臂爲峻道前竿平肘後竿平肩爲慢道前竿垂手後竿平肩爲平道此之爲下分其書三卷近歲土木之工益爲嚴善舊木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爲之亦良工之一業也

弓有六善 沈括夢溪筆談予伯兄善射自能爲弓其||一者往體少而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一張便正凡弓往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梳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傅角與筋此兩法所以爲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節長則健而柱節得中則和而有力仍弦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此膠之爲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爲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塔動 沈括夢溪筆談錢氏據兩浙時于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兩三級錢帥登之患其|||匠師云未布瓦上輕故如此方以瓦布之而動如初無可奈何密使其妻見喻浩之妻賂以金釵問塔動之因浩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則不動矣匠師如其言塔遂定蓋釘板上下彌束六幕相聯如胠篋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動人皆伏其精練

批紅判白 李格非洛陽名園記李衛公有平泉草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接以他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

賢於士大夫 邵伯溫聞見錄長安民安民以鐫字爲業崇寧初蔡京下爲元祐姦黨籍上自書刻石立于文德殿門又令安民刊字民辭曰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馬相公者天下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鐫也官府怒欲罪之民曰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二字於碑恐後世并以爲罪也嗚呼安民者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過惡|||遠矣

補研 邵博聞見後錄石晉時關中有李處士者能|治|研已破碎留一二日以歸完好如新琢者其法不傳或以爲異人

孫襲祖業子受父訓 田永卿嫡孫子三代之時百工傳氏||||||故其利害詳盡

骨路 陸游筆記市井中有補治故銅鐵器者謂之||

開蘇黃詞翰遂至飽煖 王明清揮麈二錄九江有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

董使劉之仲舒曰小人家舊貧襲江國|||內翰|總士||

|||今日以改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門賢哉士大

夫之所不及也鑾 運郢顧之斤斧攻杞梓之良材 王明清揮麈錄話紹興壬

以酒而從其請

戌夏顯仁皇后歸就九重之養伯氏仲信年十八作慈寧殿賦

以進云||||||萬竹散雨今千鋪轉雷

織凍 弘但南鄰飯飽閒新春鐵錢留五月至七月號為||倒 閻鑄鐵木櫟四可鑄|鐵炭柄貫六可鑄十工爰費皆在

為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鑊作末曰排整作以一

歲約之日役二百人十日可鑄一萬緡一歲用工九月可得二

十七 堂花 周密齊東野語馬塍藝花如藝粟橐駝之技名天下

為緡 并時之品質足以奪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

曰||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緶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

溲硫黃盡培溉之法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

之以微風盎然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

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

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清氣竟日乃開此 山房隨筆

雖擬而助長然必適其寒溫之性而後能奪其妙耳 大復遺嘯

辨識前世墨石為山木見頭者者予賞和民始與大復

筆致不遺餘力其大峰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開為

譜然工人特出於吳興謂之山匠 門 雕花版為宗伯憲錄斷匠人雕刻精妙無

之||或亦朱勔之遺風

比嘗見所造||四面||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

花木禽鳥纖悉俱備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

無復此

一人矣

漁樵

乘危百里 管子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取

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 注謂海湖激起則水逆流

地富 慎子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桂 餌金鉤 闕子魯人有好釣

艸必取己富焉則地無事也 者以||餌|黃金|

之||錯以銀碧之釣其持竿處位即 翡翠之綸 上見詹何

是然其得魚不幾矣故曰釣之務不在芳餌

列子||以繭絲為綸芒鍼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

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楚

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

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

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

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

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

能以弱制彊以輕制重也 其釣莫大 莊子任公子為大鉤巨緇

餌有釣者 常釣||見五十犗為餌||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

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鶩揚

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

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 淮南子

其生不絕其長 荀子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

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 黿鼉魚鱉鰍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

山林不童 荀子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餌

也||不夭其生也

春乎 呂氏春秋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 |||也

燒炭 呂氏春秋季秋之月||伐薪為炭 呂氏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 物有動靜 呂氏春秋之若釣者魚有大小餌

有宜適||

師 呂氏春秋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 淮南子

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 ||| 矣夫何故也其所以之術也 筍箴芒距微綸芳餌

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 江抗

獵者機動釣者靜||射者扣罟者扣舟

魚者||釣者靜 淮南子 ||| 之得魚一也

上見 擬餐 淮南子大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魚也

弸 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

投而｜｜｜者能以
其所欲而釣之也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國語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
平｜｜｜｜｜｜而嘗
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結網罟史記三皇紀｜｜以教佃漁秋冬山
採史記孫叔敖傳｜｜｜則勸民｜｜春夏以水山伐漢書地理志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為
業果蓏蠃蛤烏集秦水後漢書烏桓鮮卑傳鮮卑寇邊西光和
食物常足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
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廣從
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
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
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網得一纖梭於雷澤晉書陶侃傳侃少時漁於雷澤｜｜｜｜以
挂於壁有頃雷雨
自化為龍而去鍊探｜之殷時復以登軸自娛西河分竟
伏乞禁斷荊州諸管又頻禪林二州諸管三十一州諸寺事
其俗靜謐丹行放素以縱之風化大洽皆見人以採捕魚者

出網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贖生舊唐書李乂傳時中宗遣
姓美之號其處門｜｜｜｜使江南分道｜｜於所在
官物充直乂上疏曰江南水鄉採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
土地使然有自來矣伏以聖慈含育恩周動植布天下之大德
及鱗介之微品雖云雨之私有溥於末流而生成之惠未洽於
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費之若少
則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
支有闕在於拯物豈若憂人作笄捕魚樓閣取歡舊唐書高宗紀四年閏五月
丁卯禁｜｜｜
｜｜｜｜者羊茅以漁六韜文王田於渭陽見太公｜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
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
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
權夫釣以求得也其釣有三權見上食餌牽緡六韜太公曰緡微
情深可以觀大矣餌明小魚食之緡
綱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
魚｜｜其｜乃｜其｜人食其祿乃服于君攻綸汀洲焦氏易林｜｜

釣鯉鯽鮒尼父孔丘善釣鯽魚焦氏易林｜｜｜｜｜｜公作
罾網一舉獲利消息我家佳
而歎隱筌而歎大夫問公史天楚號之漁也｜｜｜自謂能慢子樓於洞庭之渚磯于七澤
之兩在雲吸甘沚
浩乎與太虛同流｜隱於手若恍月影日上衍下猶人釣者｜｜｜應于鈞則可以得魚膝痕
任釣磯衡陽人少喪父母漁於渫管中此石而釣累年不移其膝石磨今
有｜｜｜｜｜｜
從任晉為太尉不燼薪任物進鳳湖南方有災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條
子火生宋木其名如中國寒時也以此木
以釣所得之不燼以其皮絲之時以說角水遁火焰民思術
伐非時之木｜｜月有闕元小經遠銅鈺當扎日水井
收｜｜以乾茅則不生有闕案｜有冰室室有數井深十五丈
藏水及石炭者｜｜可書嘗釣其旋繩者以成式酉陽雜俎秀
人參之類為此謂之石炭才得顧非熊言釣魚｜

｜｜｜｜｜｜生｜其所｜宗聚鼓穴山段成式酉陽雜俎中有
鯿鱗不復大吳鄉日謂一山名鼓穴穴常於穴前
出經水張穴流角附近而出所繞樹而網獲無
謂井雷澤擅｜於｜魚分軌出所獲不於當時貢行規
為此州刺史聞與候前有網上有茂密羈罟衛之利不下數十
退治其說其事
千齡文賞前出近出金陵城北有湖周迴十數里鼎府維管
千山環其西鍾阜據山北其東名留勝山掩映如畫六朝
古跡多出其間
｜｜｜｜｜｜建康實錄所謂元武湖是也浮子之半繫以竹梗
之｜｜視其深一簇煙雨向放凡魚食叢竹許叶寶一碧
則知魚之中鉤一繫魚來殼釣鱗一一絲轉胡少沒許一隔提
烟向一舡輕至若蠅入於酒父則｜｜｜｜於農夫則
曰一犁春雨於舟了則月一篙春水皆曲盡形容之妙也以金
鼓振動之水洛魚盡入深潭中上人集船數百艘以竹竿覆潭
水則嫩魚郡陽湖水連南康軍江一帶至冬深

中｜｜｜｜｜｜｜候魚驚如大餅餤陸游老學庵筆記劉人贊
出即入大網中多不能脫餤新者短而廣束縛齊整狀
｜｜｜｜不可遽燒必以斧 青箬笠綠蓑衣 王楙野客叢談徐
破之至有以斧柴爲業者 師川云張志和漁
父詞曰｜｜｜｜｜｜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詞曰新婦灘
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故魯直取張顧二詞合爲浣溪沙曰新
婦灘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
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 起家鑿
所傳世蓑衣 陳隨隱漫錄姑蘇女子沈清友能詩 范致明
詠漁父云｜｜｜紅｜｜｜｜綠｜｜｜ 擺鉤 岳陽風
土記江上漁人取巨魚以兩舟夾江以一人持綸約其一綸繫
其兩端度江所宜用鉤皆輻之中有十鉤有大如秤鉤皆相連
每鉤相去一二尺約盡處名兩錯一斤形如錘以使水勢深
沒餘上箭以五寸許正鉤使欹側絕往來撓以待魚行而取
之謂之｜｜數舟聯比而下每中魚則俟其困急則紛撓則
收隨之上下行其力困然後引而取之爭有相遠數月者縣繫

百斤之魚皆可釣綸用一百二十絲成魚至大者力不能勝
即以環循綸投之助之亦須漁人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也

畜牧

薦草多衍 管子｜｜｜｜則六畜易繁也 食薦 管子馬牛之肥腯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其孰山藪林澤｜｜者
幾何往薦草之美者 犧牲不勞 管子｜｜｜則牛馬育 陰山之馬 管子桓公問於管子曰｜｜｜｜｜其
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金爲此奈何 不竭之府 管子藏於｜｜｜若若蓄積有六
畜也 存滯 邸立駢牢 管子并五穀之所生也以爲民饒彼從滯之壤
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非牧野管仲馬市門一吏書其事牛馬之地秋賦生
以無用之壤藏民之羸事處困牧食之人養視不失｜｜
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汝好組麗
死之罰去都縣之秩奪其賦也 欄牢 晏子｜｜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 一流

之筌 墨子｜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不能刻剔毛
則痛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
覽讒諸國下 晏子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
溫廐夏則涼廡｜｜｜｜｜｜｜戢其耳曰馴
合纍 游牝於牧 呂氏春秋季春之月乃合纍牛騰馬｜｜｜｜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遊牝別其群則縶騰駒 班馬正 呂氏春秋仲夏之月｜｜｜｜｜ 道風議 呂氏
｜｜｜｜班馬正｜｜｜｜之｜｜｜之草 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 見牧童 呂氏
春秋人於澤而問｜｜｜｜人於水｜伯樂學相馬子輿以陸嶮卑懸 睡馬
而問人｜｜爲馬正｜｜之家也｜｜以相｜｜｜｜｜
飼不別｜｜｜｜｜ 國馬公馬 周語｜｜｜足以行 塚前蹄後蹄間三寸
戰國策夜遊馬之｜｜之｜｜｜｜｜｜｜者不伯樂顧
可賤因奔也此馬之時也言馬之進步在前｜｜稀而過之蹄也
戰國策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於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
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

 六

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 千金市骨 戰國策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
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
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
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
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
者三 王馬之周孝王孝王召使｜｜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
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
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
見馬 不忍｜曰止人爲｜｜｜史記平準書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
士 不能具 ｜｜｜｜字牝 史記平準書漢興接秦之弊
大子不能具｜｜｜｜｜｜者僨而不得聚會
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 史記平準書上林中｜｜｜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

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屮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
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
|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式之馬母史記平準書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亭有
畜牸馬以孳出牝馬天下|一|歲課息牧家海上
史記平津侯傳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
爲薛獄吏有辠免家貧|||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齒未平不得出關漢書景帝紀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注服虔曰綰衛綰
也馬十歲傳馬漢書昭帝紀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
齒|||輔||注張晏曰驛馬也穀食馬
食獄漢書昭帝紀太僕減|||水衡省|||宜四撥其山川漢書地理志
川上河沫濆日常時其相魚鹽民一男步作
女畜|||注師古曰馬牛羊豕

盛怒至傴伏櫪漢書李尋傳馬不|||不可以趨道注師古曰
日|之伏櫪古曰||謂伏櫪而秣之也趨讀曰趨牸牛
産羊魏書宗室孚傳遷左丞蠕蠕主阿那瓌既得返國其人大
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詣
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
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
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即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
|||餬其口命且畜牧繁息足其所便毛血之利患無衣
食富擬國君魏書爾朱榮傳其先居於爾朱川因爲
部大人昭成帝以秀容川方三百里封之
|||牛羊駝馬色別爲羣谷量而已
背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梁肉
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於此
||亦來世思子將
功授鼎武將軍羣臣彼爾朱榮北征都督將特賜戎服破蠕蠕別

部將軍退除討牧給事中七年車駕南討假冠軍將軍後
將軍時仍遷洛牧福乃行牧馬之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內以東
拒黃河南北千里爲牧地事尋施行今之馬場是也及白蛇遊
從代移雜畜放牧所福善於|||並無損耗高祖嘉之
代郡人少先業傳父新興太和中繼爲會長家業豐財貨
馬前無數歎貧行牛尋見一||頭有兩角|於|新興縣之
謂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馬至二百餘萬匹魏書
日是漢唐牛羊駝馬色別爲羣谷量而已
食貨志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爲牧地畜
産滋息|||||||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即位
之後復以河陽爲牧場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
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
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北齊書神武紀
牧狐於武於此下屏左右而訪時事
神武日開公|||將此求龍種隋書場帝紀
置馬牧於青海中以|||無效而止

望如雲錦舊唐書王毛仲傳毛仲部統嚴整羣
牧孳息遂數倍其初芻粟之類不敢
盜竊每歲廻殘常致數萬斛不三年馬從東
封以諸牧馬數萬匹從每色一隊
|||執陟攻駒夏小正
執陟攻駒也攻駒也執駒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
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分夫婦駒
馬陽馬|||之|也將閑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不蓄齒不牸周書牛羊
畜雞使李保養之越絕書婁門外雞陂墟故|||所
|||去縣二十里牛宮越絕書
吳東今合西者故吳所畜牛羊
家雞也名爲今以爲圃納柑朱公居陶
闓公在湖爲漁父在齊爲鴟夷子皮在西戎爲猗頓
蓄有諸侯有之曰公居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
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
有九洲多畜養水草壘所爲之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

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納池水合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一||六月|二|八月|三|神守者鱉也所以納鱉者魚二萬三百六十則蛟龍爲之長而魚將飛去納鱉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繞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枚直五十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枚長二尺者五萬枚長三尺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貨得錢五百一十五萬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於後苑治池一年得錢三十餘萬池中九洲仍分八谷使大小各爲一類不相錯雜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

在池中周繞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上見**金堤爲錢買鯉鹽**不當也郭憲洞冥記元封四年脩彌國獻驄馬高十尺毛色赤斑銜銅皆有日月之象帝以||||緋以||||以飼之

尾入塞桓寬鹽鐵論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蓄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羸驢馲駝||||驒騱騵馬盡爲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

||||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于猗氏故曰猗頓

以戍爲毋焦氏易林牛狗||||||焦氏易林一年**牢閑法群**焦氏易林||豚彘不至||戴錄

不休焦氏易林**牝馬**奔駝焦氏易林||無兩蔡駒**畜一息千**壯駒||||不蕃不三歲不生兩

焦氏易林犢擾嗥嗥如鼓肥腯繁多||合草以刈冬無禍憂之室|||古入治邑肥腯牛羊郡邑多門有其藥材宿桐而厚取以秣馬謂之||||**牸牛草馬皆有蓄積**賈思勰齊民要術||馬頗嗜而食果肥壯矣

爲河東調飼於養民畜||||||家家豐塞 **三飭三時**賈思勰齊民要術飲食之節食有下逮雞豚||||飲者|何謂也一日惡飼二日中飼三日善飼何謂三時一日朝飲少之二日晝飲則胸饜水三日暮極飲之 **春夏早放秋冬晚出**賈思勰齊民要術牧羊必須老人及心性宛順者起居以時調其宜適|||注春夏氣軟所以宜早放秋冬霜露所以宜晚 **刻白木爲卵形**賈思勰齊民要術養雞鴨欲於庭之下作窠多著細草於窠中令暖先|||||窠別著一枚以誑之 **九洲八谷**賈思勰齊民要術池中||||谷上立水二尺又谷中立水六尺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又易長也 **閉門成市**酈道元水經注東城中有二碑似是樊仲碑碑云破故吏人各司馬宏日仲山甫封於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能治田殖至三百頃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蠃梨果檀棘桑麻||||||兵弩器械**出入**皆至百萬其興工造作爲無窮之巧不可言富擬封君

閑廐唐六典駕部郎中員外郎掌邦國之輿輦車乘及天下之傳驛廐牧官私馬牛雜畜之簿籍辨其||||之政令司其名數凡三十里一驛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而監牧六十有五皆分使而統之凡畜養之宜孳生之數皆藉于人僕之屬凡諸衛有承直之馬凡諸司有備邊之車皆將其則以定數焉 **給丁給粟**唐六典廐牧署掌飼畜之事率爲之式凡象一給二丁細馬一中馬二駑馬三駝牛騾各四驢及純犢各六羊二十各給一丁乳者倍之凡象日||六圍馬駝牛各一圍羊十一共一圍而飼犢八分其圍四分其圍乳駒乳犢五共一圍給粟各三斗鹽二合開成粟一斗||乳者重者各以其乳用牛半之羊有四合 **在牧之馬皆印**唐六典諸牧監掌羣牧孳課之事凡監六分馬五千匹爲上監三千匹已上爲中監已下爲下監凡馬牛之羣以百二十駝騾驢之羣以七十羊之羣以六百二十羣有牧長牧尉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粗良

以數紀爲名而著其簿籍細馬之監稱左粗馬之監稱右凡馬
各以年名籍之每歲季夏從至孟秋羣牧使以諸監之籍合爲
一帳以仲秋上於寺凡馬以季春游牝其駒犢在牧三歲別羣
馬牧課馬四游五課駝四游六課牛驢三游四課羊三游門課
凡監牧孳生過分則賞其有死耗者每歲亦以率除之若歲疫
以私畜停間者以後除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給程以訪過日
不獲依而償之｜｜｜，｜｜先以歲進馬粗良有差使司卿
凡御細馬五十匹較馬一百匹進之於諸監之細馬生駒以其
數申所由司次入於其四歲以下歷朔月每年條充諸衞官馬凡
馬牛皮脯及筋角之屬皆納於有司每年終監牧使巡按課
之數以功過相｜唐六典少卿
說爲之考課焉羊毛雜畜皮角皆其數附送所由監掌牧養隣
右諸牧牛羊以供其宴會祭祀及尚食所用每歲與典牧分月
以供之丞爲之貳若百司所供者則以時皆供之凡｜｜及｜
｜｜｜｜養而致肩以効群｜｜鮮魚｜｜｜魚千里
爲 梁郡葭華紀屋附神水 咸邪基

莊漫叟山谷詩云爭名朝市｜｜｜子問諸學士魚千里多云
此齊民要術載范蠡種魚事法池中作九埒然初無千里字心
頗疑之後閱關尹子云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
其幾千萬里不窮乃知前輩用事如此該博字皆有來處也
魚苗 用癸辛雜識江州等處水濱產｜｜地十至于夏皆取
之出售以此爲利販子輳集多至建昌父至福建衢婺其
法作竹器似桶以竹爲之內糊以漆紙貯魚種于中細若針
芒戢戢莫知其數著水不多但陸路而行每遇陂塘必汲新水
日換數度別有小籃製度如前加其上以盛養魚之具又有口
圓底尖如篦篩之狀覆之以雨納器中去其水之盈者村小魚
又擇其稍大而黑鱗者則去之不去則齧其衆故去之終日奔
馳夜亦不得息或欲少憩則專以一人時加動搖蓋水不定則
魚洋洋然無異江湖反是則水定魚死亦可謂勤矣至家用大
布兜于廣水中以竹掛其四角布之兩邊出水而尺僕蕭蓛散
魚于布兜中其魚苗時見風波微動則爲陣順水旋轉而遊戲
焉養之一月半月不覺漸大而貨之或曰初養之際以油炒糠

飼之後並
不育子

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

飲饌部一

飲食

左酒宮右漿台丨三飯三叶中右之食乎而右丨丨丨鬼神饗
酒醬宮其而退三之叶也食必三發叶也
氣君子食味五味會子方發之氣謂君而用之與其丨丨丨其丨丨其丨之通氣合好
右之似而也足以周觴五獻以效功男女不辨以好事女不辨樂聚
丨丨丨而已矣男女樂者丨丨丨丨逆
之者從酒君子論酒所謂之丨今君子食上見敗酒所謂
詠酒者晝夜守飲謂之丨丨丨也
唱深酌者其腐臭之謂也所貴不踰一回腸膜露王之身則閑
乎飲酌名丨丨之謂也好小

之士飯丨丨丨而丨丨臘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所以其樂為
也然後為而靈王說之末了分世而民可修也則求以鄉其上
也故食實者之民未相為飲食時丨丨而才盡故聖人作為
素食耕稼樹藝以衣民食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
適腹而已矣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
已矣而得全於酒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
墜亦弗知也生死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遻物而不慴
不慴彼丨丨丨而偷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白鷺之血
仁范氏乃獻丨丨丨以飲王且牛馬之積粉成封朝之
庫以洗之況及一乘之人已飲而行也出兩
于鍾丨丨丨望門百北樓將醉酒丨丨蔚街身部外
之氣逆於入身公孫朝酒
之田力十畝黍菽不修孔子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荀
足以給丨丨食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
樂莊子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啜菽飲水知也君子丨丨丨非
常大至

思其足亂神者子起日步之滑以為頭步之滑也勞酒呂氏
飾然也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間也酒丨其丨也
春秋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
載耒耜參保介之御間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
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丨丨厚酒呂氏春
秋肥肉
丨丨遠味危明也足以丨丨丨丨丨而已矣元山不同
以相呂氏春秋食
樂有酒和丨之丨之丨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崙
之井三危露擇水之
所呂氏春秋
必甘
麋通天子用禮樂
明呂氏春秋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酏也仲秋之月八月是也流

有欲得民心以致必用六物呂氏春
就於有酒丨之與民同之同味乃命
人必必必
器
制
殺
之
汁
啜
捕
生
自
丨傳以見志飯

參丙旦民之所食臛答史記大宮書張食啖史記叔孫通傳呂
大抵｜｜者美 陳為廚主｜｜ 后與陛下攻苦｜
｜其可行甚如得 脫粟飯史記平津侯傳食一肉｜｜之｜
曰食無菜茹為啖 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奉祿皆
以給之家 蒲陶酒史記大宛傳宛左右以｜｜為｜富
無所餘 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 百末旨
禮樂志｜｜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酲注師古曰百末百
草華之末也旨美也以百草花末雜酒故香且美也事見春秋
繁石驛上見 馬酒 史記禮樂志給大官挏｜｜注李奇曰以馬乳
為酒撞挏乃成也師古曰馬酪味如酒而飲之
亦可醉故 上尊 漢書平當傳使尚書令譚｜｜ 引滿舉白 漢書敘傳
呼馬酒也 賜君養牛一｜｜酒十石 引大將軍
競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
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談笑
大嚼 後漢書五行志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
嚼復嚼 有井四方纖微不可整｜｜今年尚可後年饒

後嚼名京都飲 甘醪 後漢書樊儵傳 桃榔麵 後漢書西
酒相強之辭也 賜 丁盛亂｜｜｜｜
荊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於生又無經紀故其俗嗇
町頭有｜｜木可以為｜百姓資之 注臨海異物志曰桃榔木
外皮有毛似栟櫚而散生其木剛作鍬鋤利如鐵中石更利唯
中焦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擣稻米片又似麥麵中作餅餌
志曰桃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傍無枝條其顛生葉不
過數十似楼葉破其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麵赤黃密緻可食
也 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 吳志吳主傳注吳書曰鄭泉字文淵
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閒
居每曰｜｜｜｜｜｜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
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賜
賜茶荈 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
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
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
賜茶荈以當酒 鄰酒 晉書武帝紀薦羔餅於太廟 十二年
減或｜｜｜｜以當酒

何晉何曾傳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
取其食｜｜上不｜作｜｜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新炊 晉書荀勗傳勗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所｜
成木之作｜遂明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舉世伏其明識
極木量而止 晉書山濤傳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
｜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 酩
丁 晉書山簡傳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
酊 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
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無
所知時時能騎駿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 茗艼
于醰 晉書阮籍傳籍聞｜｜｜營人善｜ 大盆盛酒 晉書阮咸傳諸阮皆
廚有貯酒數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圍坐相
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一飲一斛五斗解酲 晉書劉伶傳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

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
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婦
兒之言慎不可聽仍 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 晉書劉伶
飲酒御肉隗然復醉 傳有大人
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
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
｜｜｜唯酒是 銜杯漱醪 晉書劉伶傳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
務焉知其餘 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
無慮其 枕麴藉糟 上見 甕間盜飲 晉書畢卓傳為吏部郎常飲酒
樂陶陶 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
其｜｜｜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
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
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
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拍浮酒船 上見 齊中酒
聽事酒 假酒 晉書劉弘傳為荊州刺史下教云酒有齊中｜｜｜
｜｜｜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

亦同其所適尚自**飲酒有定限**晉書陶侃傳侃每｜｜｜｜常
今不得分別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
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惟酒可以忘憂**晉書顧榮傳榮恒縱酒
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酣暢謂友人張翰曰
｜｜｜｜｜｜｜但**將無酣目**晉書周顗傳初顗以雅望獲海內
無如作病何耳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
｜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顗
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
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
了麴蘖事晉書孔群傳性嗜酒王導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七百石秫米不足**
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群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
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其耽酒如此**不見肉糟淹更堪久**上見乳
酪養性晉書張天錫傳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
應聲曰桑葚甜甘鴟鴞革響｜｜｜｜｜人無妒心

味小生晉書司馬道子傳道子嘗設盛饌極精珍[illegible]
[illegible]晉書何曾傳[illegible]所由會稽王
味就若此谷日皆好推｜｜｜[illegible]曰關中之
｜｜｜問孚夫皆如其言**十年不敗**[illegible]人窮
酒或至千斛徑｜｜｜｜｜**可飾之物**[illegible]
上幸論次酒藏者樹饗[illegible]
醒曰大潤果加[illegible]上[illegible]之[illegible]
之爲貴耳此非惟[illegible]但者若
不能立志**术成熇然**[illegible]
義制耳｜｜｜[illegible]
甘並至美[illegible]
榴治雜核木[illegible]
皆市中[illegible]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爲[illegible]
口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illegible]
御食有｜｜帝曰我食此不**桃花米飯**[illegible]
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illegible]

[illegible]二[illegible]**水引麪**[illegible]何[illegible]傳太祖爲領軍與[illegible]來往
[illegible]監｜｜｜｜數置歡宴上好｜｜｜｜｜飯合婦女躬
自執事以**粳米粥**[illegible]世祖幸芳林園就[illegible]求｜｜｜
設上[illegible]及[illegible]數十與太官鼎味不及也
下甲酒[illegible]人作助[illegible]而作又[illegible]字[illegible]
有[illegible]自[illegible]曰[illegible]作木旁君助又曰酒[illegible]
亦[illegible]劍也助[illegible]之[illegible]宋而酔
[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出[illegible]所
[illegible]　**菱米飯**[illegible]
[illegible]南史[illegible]上道中[illegible]
花[illegible]中[illegible]成[illegible]　**菰米飯**[illegible]
路[illegible]
度之所後人[illegible]不得[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入[illegible]中[illegible]一與相遇[illegible]不期忽覩
[illegible]令日[illegible]少府[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騎之[illegible]
[illegible]已備水[illegible]品[illegible]騎[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食休[illegible]
日[illegible]　**猶水猶兵**｜南史陳[illegible]可以[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酒｜｜也[illegible]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illegible]
日而不飲不可一[illegible]而不[illegible]美哉江[illegible]
[illegible]**脫粟飯**｜｜南史[illegible]
桑落[illegible]傳[illegible]
傳大祖以其[illegible]
以微過得罪[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年威嚴不峻[illegible]息
歸入門[illegible]後[illegible]勤｜｜｜十時[illegible]
命賜以｜｜｜[illegible]一[illegible]曰朕[illegible]此[illegible]

卿同其｜｜旨也其益如毫其損如刀魏書高允傳酒之為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為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夭年亂志夭亂之損不亦夥乎

一飯三升魏書闞駰傳性能多食｜｜｜｜至｜｜乃飽

車輪括頸引滿相勸北齊書高季式傳通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高祖之婿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關鑰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欲以地勢脅我耶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為我痛飲命左右索｜｜｜｜消難｜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乃俱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宴集其被優遇如此

別室獨餐北齊書崔暹傳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暹食便往造焉暹不與之言又不命匕箸裴坐觀暹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攜匕箸恣情飲啖暹方謂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周書王羆傳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羆為其設食使乃裂其薄餅緣羆曰｜｜｜｜｜｜｜｜｜｜｜｜｜｜乃能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

河東酒南史何點傳敕有司月給｜｜｜一斗號之曰逍遙公

六飯隋書禮儀志陳制皆依梁舊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黍盛以｜｜｜｜稷以敦稻以牟黃粱以簠白粱以簋黍以瑚粱以璉

州美酒隋書楊尚希傳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懽然曰公愛我者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出｜｜足堪養病宜臥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

春秋二社隋書李士謙傳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喧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

唐書代宗紀癸巳加百官｜｜增舊五分之一

中和酒舊唐書德宗紀貞元五年正月壬辰朔乙卯詔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眾共樂咸合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及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和同俾其昭蘇宜助暢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內外官司休假一日宰臣李泌請中和節日令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穜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問遺村社作｜｜｜祭勾芒以祈年穀從之

立春後造舊唐書文宗紀故事吳蜀貢新茶皆於冬中作法為之上務恭儉不欲逆其物性詔所供新茶宜於｜｜｜｜｜

地麵粥舊唐書哀帝紀全忠奏文武兩班進曰湘江入漆渠西｜｜｜以餉行營

比廩飧舊唐書哀帝紀一五九朝日元帥府排｜｜｜｜造｜｜｜｜｜｜敕曰百官入朝兩廊賜食遷都之後有司闕供元帥梁王欲整大綱復行故事俾其班列舉認優隆宜賜詔獎飭

臘面茶舊唐書哀帝紀內中勅福建每年進橄欖子比因閹豎出自閩中牽於嗜好之間遂成貢奉之典雖嘉忠蓋伏恐煩勞今後只供進｜｜｜｜其｜｜｜｜｜｜

宜春酒舊唐書地理志宜春漢縣屬豫章郡吳分宜春置安成郡隋改為宜春隋煬帝為宜春郡復改為宜春｜｜泉水名在州西取此水為｜作貢

暴秋酒舊唐書職官志良醞署令郊祀之日帥其屬以實樽罍若享大平供有節之酒以實六尊若應進者則供｜

｜｜醉鄉 以饌 唐書裴休傳父肅肅生三子休俅俶皆登
桑落壺頭 有進士第休志操堅正童齓時兄弟同學於庠
序別墅休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饋
僑者信休與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恐
日何繼無宜
｜獨不食 中山千日襄陽三雅 舊唐書李密傳密居窮室毋藉糟邱朝謁罕見其身學臣
希覩其面斷決自此不行數奏於是停擢｜｜ 唐
｜｜之飲醉面無名｜｜之杯觴連詛此 舉白浮鍾 晉李
德裕傳納諫徵曰漢｜｜｜｜ 舊唐書阿陵國傳俗以｜樹
驚流涌｜｜｜ 椰花 爲酒其樹生花長二尺餘大如人膊｜
割之取汁以成酒 生春 唐書德宗紀劍南貢｜｜酒 達子 多楔葉 廉 唐書食
味甘飲之亦醉
宗時自關東至海大旱名蔬皆｜ 劇 貪泉 唐書戴立傳拜廣州
盡貨者以｜爲｜｜爲｜ 舊音前日牧守貪肆
爲藏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產衣食弗求嘗見貪泉 良醞
曰此豈隱之所酌耶吾雖日汲廣易吾性哉遂酌飲去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五十一 食饌部 食飲 九

可戀 唐書王績傳績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 酒家南董 唐
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耳 書
王績傳焦革家善釀績追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
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也 酒鄉記 王績
傳情著｜｜｜以 茶神 唐書陸羽傳羽嗜茶著經三篇時鬻
次劉伶酒德頌 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爲｜｜
判品第 唐書陸龜蒙傳龜蒙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 自
松江入助其好者雖百里爲致之初病酒 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邱井六
丙恭乃已其後客至絜壺置杯不復飲 水說七種 見上
史劉贊傳父玭爲縣令贊始就學每食玭自食肉而以蔬食食
贊曰肉食｜之｜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
也由是贊 紫酒青酒 五代史四夷附錄于闐以蒲桃爲酒又有
益力學 ｜｜｜｜ 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 茶
翁樂婦爲 宋史樂志｜以爲｜｜｜以
翁樂婦爲｜以侑元功以酎大斗 石乳白乳 宋史食貨志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

茶片茶蒸造實棬模中串之惟建劍則既蒸而研編竹爲格置
焙室中最爲精潔他處不能造有龍鳳｜｜｜｜之類十二等
以充歲貢及 仙芝玉津先春綠芽 宋史食貨志茶有二類曰片
邦國之用 茶曰散茶其出虔袁饒池光
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興國臨江軍有 黃花秋葉 宋史食貨志 團戶採造
｜｜｜｜｜｜｜之類二十六等
｜｜｜｜茶之 顧渚紫筍 宋史食貨志茶之產於東南者浙東
京犯者設官 西江東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廣東西
路十州六十有六縣二百四十有二 雲川｜｜生石上者謂之
｜所陵之陽羨紹興之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
皆絕品也 陽羨 見上 日鑄 見上 謝源 見上 黃龍雙井 見上 北苑 宋史食貨志建
品也 寧臘茶｜｜爲
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 社前 火前 雨前 見上 大龍鳳 宋史
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備賜予｜｜
食貨志紹聖二年蠲末起｜｜茶一千七 趙坡 宋史食貨志
白二十八斤五年復減大龍鳳及京鋌之半 蜀茶之細者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五十一 食饌部 食飲 十

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 水南
芽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但所產甚微非江建比也
見 白芽 上見 蒙頂 上見 小酒大酒 宋史食貨志自春至秋酤成即鬻
土 謂之｜｜其價自五錢至三十錢
有二十六等臘釀蒸鬻候夏而出謂之｜｜ 入香京鋌 宋史后妃傳
｜｜自八錢至四十八錢有一十二等 舊賜大臣茶
有龍鳳飾太后曰此豈人臣可得 鬻糴 宋史王曰專曰疾甚
命有司別製｜｜｜以賜之 內侍問者日或二三
四帝手自和藥 竹光 宋史填安世傳偶送客至汀 苦瓠 宋史崔
并｜｜｜賜之 別代｜｜酒斗醉書不成字 與之傳
宋庶地序｜｜民或取茶以 代茗 見上 花酒 宋史外國傳佛齊傳
代茗州縣征之故有 其國中
有｜｜酒椰酒檳榔酒蜜酒 非宗成貴胄不得飲 元史昔兒吉思
皆非麴糵所醞飲之亦醉 傳朝廷舊
典日見酒｜｜｜｜也 盃錫 元史蔡罕傳帝嘗賜
｜｜｜｜｜ 枸杞酒曰以｜鄉｜壺 姬求飲天子

命人取水而表方納十州已瀛洲有丨丨如酒味則
名起曰丨丨玉價名曰玉醴飲數月丨丨令人長生玉價方
荆神異經西北荒中有丨丨之酒泉注乃置一人與長生丈
酒美如肉澄清如鏡上有丨丨之酒取一樽一樽復生與大
地同休無乾時飲者如鏡丨丨東方朔記二日都拾
此酒人不死仙丹傳丨丨丨記東方朔神仙傳年乃歸母問
之湖曰兒暫息都崇丨丨之以丨丨忽失朔乃歸封
兒食之大飽門飲乃大簸露丨丨合門則味丨丨提酒劉郎寔
上門九萬里有碧霞如麥割之以醴丨丨則味如丨丨劉向說苑
醇酬飲一合一日不醒但飲胡水隨飲而醒丨丨劉向說苑
其於酒醴事權劉向說苑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
者莫甚於樂物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
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
也必丨之丨衣純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
路嗑嗑尚飲十榼孔叢子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
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
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
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
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蔡伯階飲丨丨林氏易林丨丨之所願志快意林成萬歲鏡王山東八子門
憂來樂蕃英丨丨心之所願志快意林成萬歲鏡王山東八子門
登上福學蝎餅劉熙釋名胡餅作之大漫沍也亦言以胡麻著上也
飲丨丨丨丨髓餅丨丨金餅
之屬皆隨形而名之也蒸餅上著梅酒
而名之也
丨之太清紅雲液紫虹華英丨丨其九月丨
屬也以丨丨為冬玉膾紫糕紫英丨丨
食霧糕丨丨月令丨丨以丨丨為丨丨丨日月
丨丨丨丨先窮以及祖禰其進女酒南方草木狀南人
酒有及謁賀者師者老如正月

德侯冬月陂池時竊酒器中密固其上瘞陂中至春
不復發矣女將嫁乃發陂取酒以供賓客謂之丨丨其味絕美
翁剡子粽色若蓮花合彩力草木熬鉛子如筆毫長七八分一月花
暇出次以付浦建安八年定六月朔味辛雅五味中芬芳亦可薦
史求津嘗以丨丨丨丨偷魏武帝梅香酎方朔林呂山梅其
大如拳掩丨丨時極暇既紅味如洋盆以兼三味南譜元晏春
臨酒旅丨丨丨非實人事客不得飲丨丨丨丨備論通于論
及於味粉視依待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子曰昔
師曠識分新易牙別淄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
取積之門進不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孰也不同子
焉得兼之倫笑而不答退告人日土安之識過劉氏吾麥杏晴
將發以杏汁李柰時將餘杭酒神仙傳王遠字方平
久棟以李柰汁故丨丨丨初過洪與往蔡經家遠知經
當為戶解於是告以要言經去十餘年忽還家語家人曰七月
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是日王君果來引
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麻姑至各進行廚還語經家人
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乃出天廚非俗人所宜飲乃以斗水
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
右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酤酒得一油囊酒五
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九醞酎西京雜記漢制宗朝八
酒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曰醇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
祠以一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洪西京雜記司馬相
日酎一日丨丨丨丨丨鸘鷞裘酒加以鸘鷞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為歡金漿西京雜記卓文君還成都
居貧愁懣以所著丨丨丨丨金漿處梁孝王遊於
市人陽昌丨丨丨與文君為歡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
賦丨枚乘為柳賦其辭曰罇盈縹玉之酒爵
獻丨丨之醴注梁人作藷蔗酒名金漿菊花月保寶搜神記九
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命菊花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釀
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丨丨酒醉眠千月
干寶搜神記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時有州
人劉元石好飲酒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

然來飲且與一杯得否希不免飲之曰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葬之經三年希曰元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至石家語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石亡來服已闋矣希曰酒之美者而致丨丨丨丨令合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冢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冢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爾作何物也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

泛膏 干寶搜神記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南角舉手招成曰此是君家之蠶室我即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十五日作白粥丨丨於上以後年年大得蠶今之作膏糜像此

沆瀣漿 王嘉拾遺記炎帝始教民耒耜百穀故阜聖德所感無不著焉時有丨丨丨是謂霞漿服之得道後天而老

黍臛 宗懍荊楚歲時記十月朔日丨丨俗謂之秦歲首未詳黍臛之義今北人此日設麻羹豆飯當謂其始熟嘗新耳禰衡別傳云十月朝黃祖在艨艟上會設黍臛是也

屠蘇 宗懍荊楚歲時記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長幼以次拜賀進丨丨酒

青田酒 古今注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實之形至中國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劉章得兩核集賓客設之常供二十人之飲一核盡一核所盛以復飲飲盡隨更注水隨盡隨盛不可久留久置則苦不可飲名曰丨丨丨

飯落成糜 劉義慶世說賓客詣陳太邱宿太邱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邱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箄丨丨釜中太邱問炊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箄飯今丨丨太邱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使人自遠 劉義慶世說王光祿云酒正丨丨丨丨注光祿王蘊也

青州從事 平原督郵 劉義慶世說桓溫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丨丨丨丨惡者謂丨丨丨丨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題合 劉義慶世說人餉魏武一杯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丨丨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illegible] 劉義慶世說任育長過江初拜官與飭供饌羊雙

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丨之丨丨丨不如丨之丨丨丨

積憂解 任昉述異記漢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虫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也積憂所致上使按圖果秦獄地朔曰夫丨丨者丨酒而丨乃取虫置酒中立消

桃酢 賈思勰齊民要術丨丨法桃爛自零者收之內之於甕中以物蓋口七日之後既爛漉去皮核密封閉之三七日酢成香美可食

杏李麨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丨丨法杏李熟時多取爛者盆中研之生布絞取濃汁塗盤中日曝乾以手摩刮取之可和水為漿及和米麨所在人意也

杏仁粥 賈思勰齊民要術丨丨丨千丨可以為丨

林檎麨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丨丨丨法林檎赤熟時擘破去子心蒂日曝令乾或磨或擣下細絹篩麤者更磨擣以細盡為限以方寸匕投於椀中即成美漿不去蒂則大苦合子則不度夏留心則太酸若作乾飯者以林檎麨一升和米麨二升味正適調

醬醯 賈思勰齊民要術崔寔曰二月榆莢成及青收乾以為旨蓄色變白將落可作丨丨注旨蓄謂旨美之蓄

上時 中時 賈思勰齊民要術造酒法十月桑落初凍則收水釀者為丨丨春酒正月晦日收水為丨丨

五色衣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丨丨丨丨麴法餅成刺作孔竪槌布艾椽上臥麴餅艾上以艾覆之大率下艾欲厚上艾稍薄密閉窗戶三七日麴成打破看餅內乾燥丨丨丨成便出曝之如餅中未燥五色衣未成更停三五日然後出反覆日曬令極乾然後高廚上積之此麴一斗殺米七斗

銀光 賈思勰齊民要術粱米酒法一酘畢後十日便好酒色漂漂與銀光一體薑辛桂辣蜜甜膽苦悉在其中芬芳酷烈輕儁遒爽超然獨異非黍秫之儔也

薑辛桂辣 上

縹色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丨丨酒法用方麴五斤細剉以流水三十五升漬之炊米四斗酘之令酘七斗計几三酘酒令清又炊一斗米酘酒中攪令和解封四五日黍米丨丨丨便同飲矣

夏雞鳴酒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丨丨丨丨法秫米三升煮作糜麴二斤擣合米和令調以

水五斗漬之令才淹　柯梅酒　賈思勰齊民要術——法三月
日雞鳴便熟　二月取水二月二日煎之先攪麴
中水一宿乃炊黍米　當梁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酒　編竹
飯日中曝之酒成也　當梁法當梁下置甕故曰當梁　貫
勰齊民要術食經七月七日作酒法方一石麴作燥餅——甕
下器餅作上密泥甕頭　七日出餅曝令燥還內甕中一石米
合得　賈思勰齊民要術——法以三月三日收水
石酒也　九酒　九酒九斗米九斗焦麴末九斗先曝乾之　時和之
揉和令極熟九日一一醱後五日一醱後三日一醱勿令狗鼠近
之食以隻日醱不得以偶日也使三月中即令醱足常預作湯
甕中停之醱畢輒便五升　賈思勰齊民要術食經作
洗手蕩甕傾於酒甕中也　千歲苦酒大豆　——法用大豆
斗熟汰之漬令澤炊曝極燥以酒漬之任性多少以此為率
作大豆——法用生小豆六斗水汰則甕中黍米作饙覆
豆上酒一石漬之綿幕一二十石為一裝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豉法三間屋得作百石豆
甕口二十日苦酬成

常作者番次相續常有熱氣作秋冬夏皆不須
穰覆作少者雖至冬月乃穰覆豆耳極少者猶須十石為一聚
若三五石不須煖難得　麥豉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法七月小
所故須以十石為率　麥細磨為麵以水拌之而蒸氣餾
好熟乃下攤之令冷手挼令細布置蓋亦如麥麴黃衣上七日
衣足亦勿簸揚以鹽湯周遍灑潤之要須氣餾好熟乃下攤大
熱氣及煖內甕中盆蓋於蘘糞中燠之二七　餢飳　賈思勰齊民
日色黑氣香味佳熟捧作小餅如神麴形　要術——一
名粗牧用秫稻米屑水蜜溲之純漿如湯餅麵　麪子　賈思勰齊民要
手搦團可長八寸許屈令兩頭相就膏油煮之
術切麵粥變麵粥法切麵一名——
拔餅粗細如小指大重縈於乾麵中
方棋壞去勃蒸熟蒸之氣餾勿蓋下著陰地令冷
挼散勿令相黏袋盛舉置須即湯煮別作臛澆而不泥冬天一
作得十日麫麪以粟飯饙水浸即漉著麪中以手向簸箕痛挼
令均如胡豆揀取均者熟蒸曝乾須即湯煮笊籬漉出別作臛澆

其酒大得　陰陽相裹　賈思勰齊民要術糉法風土記注云俗
以五月五日與夏至先以二節日用菰葉裹黍米以淳濃灰汁
煮之令爛熟於五月五日夏至啖之黏黍一名　賈思勰齊民
糉一名角黍蓋——尚——未分散之時象也　女麴　要術食
次曰——秫稻米三斗淨淅炊為飯軟炊停令極冷以麴範中
用手餅之以青蒿上下奄之置床上如作麥麴法三七二十一
日開看遍有黃衣則止三七日無衣乃
停要須衣遍乃止出日曝之燥則用　抱甕醪　裴啟語林羊稚
人抱甕須臾復易　舒冬月釀酒令
人速成而味好　劉墮　酈道元水經注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
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
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醑之色清白若滌漿
焉別調氛氳不與他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貢選最佳
酌矣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
語為桑落也更為籍徵之雋句中書之英談　別調氛
氳見上　蘭薰麝越見上　自成馨逸見上　佳酌見上　索郎有顧思同旅語見上　巴

鄉清　酈道元水經注江之右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　取作飲醑香皆金色而甚
芬香　酈道元水經注——城中有井其水色當清若黃
黃者如灰汁——　甘露　酈道元水經注
翁山上有一石梁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
見一翁坐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漿與猛　酪奴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
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
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
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
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
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
嫗甕注瓨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
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字是習字高祖即
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
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
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食亦有——因

凡復朔者冷淘唐六典太官令掌供膳之事丞爲之貳凡朝會
飲爲所須以冷淘燕饗九品以上共其膳食夏月加丨丨粉粥
念子粽 杜寶大業拾遺記南海郡送都丨丨樹一百株勅付西
苑十六院內種此樹高一丈許葉如白楊枝柯長細花
餅色葉正赤似蜀葵而大其子小 設者飲荀莿 武平一景龍
於柿子甘酸至美蜜漬爲丨益佳 文館記四月
上巳日上幸司農少卿王光輔莊駕還朝後中書侍
郎南陽岑羲丨丨與學士等討論經史 鍼挑酒魔
張鷟朝野僉載 常元載以鼻聞酒氣使人以鍼可治即取丨
丨元載鼻尖出一小蟲曰此丨丨也聞酒即畏之是日元載飲
至二斗 澗丈餘 張鷟朝野僉載隋末將高瓚爲人豪俊請客串長八尺餅丨丨丨餕粗如杜酒行自作金剛舞
以送 上頓 張鷟朝野僉載王晙嗜酒一飲或至一日 勝蘭生過玉
之 不能自號丨丨時人以大臥爲丨丨
薤 柳宗元龍城錄魏徵好相能治酒有名曰醽醁翠濤常以大金
簽內盛十年飲不敗其味即此所味有大宗文皇帝嘗有

詩賜公稱醽醁丨丨翠濤丨丨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 上見神
年味不敗蘭生即漢武百味旨酒也王績陽帝酒名 上
泉小團昌明獸目 李肇國史補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衆劍南
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牙號爲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筍東川有丨丨丨丨丨丨峽州有碧澗明月
芳蕊茱萸寮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
南有衡山岳州有㴩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筍婺州有東
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之黃牙蘄州
有蘄門團黃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 碧澗明月上見 不凍春
梁之商貨不在焉
陽之士窟春富平之三勒 李肇國史補酒有郢州之富水
丨丨丨凍 作梁 者翰林志每歲內賜春服物三十疋暑服物
杏酪粥肉餕 李肇翰林志每歲內賜春服物三十疋暑服物
三十疋綿七屯寒食節料三十疋酒餅丨丨丨
丨丨清明火二柱蒸餅端午衣一副金花銀器一事百索一
軸青團鏤竹大扇一柄角粽三服沙箋重陽酒糕粉糕冬至歲

酒見野雜記新茗新瓜新筍見 蓋饌 上見 屈枅 段成式酉
爲錦生曲日就筵校下直就第賜之 陽雜俎魏
貴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於黃
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
以釀酒名丨丨酒之芳味世 碧筩杯 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
中所絕倫以三十斛上號 莊爾 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
鄭公慤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
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囷如象鼻傳噏之名爲
丨丨 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 白雪如玉 段成式酉陽雜俎今衣冠家
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 名食有庾家粽子
味如杏酪 段成式酉陽雜俎同州司馬裴沆常說再從伯自洛
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晚程偶下馬忽有老人白衣
曳杖而至邀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其異常人因
隨行數里至一莊 裴渴甚求漿老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
就取裴視龕中有一杏核一瓢如笠滿中有漿 活火煎 趙璘因話錄李
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飢渴丨丨丨丨

約州刺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 麴生風味 鄭棨開元傳信
炙丨丨活火謂炭火之焰者也 記道士葉法善
精於符籙之術居元真觀有朝士十餘人詣之解帶淹留滿
坐思酒忽有人扣門云麴秀才吾不知人何比恍惚如此
抗聲談論拔引今古以小劍擊之隨手喪元亦于階下化爲瓶
一坐驚懾遽視其處所乃盈瓶醲醞也咸大笑飲之其
之甚佳坐客醉而撫其瓶曰丨丨丨丨不可忘也
其仙雜記元宗留暑以銀礴泥以防風 雲仙雜記高力士
不粉賜丨丨酒一瓶爲軒以賜當以制度上等以防風粥爲賜
翰林賜丨丨一瓶別取防 換骨醪 雲仙雜記憲宗采鳳在
風得五合餘食之口香七日 雲仙雜記李元造丨丨丨晉國公千
淮西回黃帑金 二色酒 酉中有翠花雜記西門季元造於器中花亦不散其中白
瓶恩賜二斗
有所石 碧芳 酒 雲仙雜記房壽六月 寒具 晉中有節食名
故也 召客擣蓮花製丨丨酒 陳禪僧書故寫晉

一一者亦無注解疑此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饊
餅桓元嘗盛具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一一不濯手而執
書畫因有涴元不懌龍膏蘇鶚杜陽雜編憲宗時處士伊祁元
自是食客不設寒具酒解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茭之席
飲一一之酒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一杯雲母劉燾樹萱錄劉商
人神爽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少遊湘中秋月方
皎忽見一畫水輿中有七八女子懷麗容止商駭詩未絕聞舟
中語曰裝陽與人所命給劉商黃精二斤乃玉帝所餌之餘食
之者爲地仙一女子曰此人不遠可邀致之忽聞人呼商遂即
舟邊拜一女子命侍兒揚孫珠斛一一一漿商取飲一女子
笑曰此人不因者無丹元氣耳因曰愼自精修夫爾食忽靈餌
漸近天爵宜修復遂之岸商覘之直至舜妃廟前落帆入廟祭
明廟中得巴牋詩句後果得乎紅綾餅餤王保定摭言韋澳孫宏
人遺黃精服餌後不知所在同在翰林宣宗賜一一
一食之甚美皆卷白波李濟翁資暇錄飲酒之一一義當何
乳酪膏腴所製起按東漢既擒白波賊戮之如卷席故

酒席做之以噇餅李濟翁資暇錄石鏊餅本曰一一同州人好
快人情氣也相餉將校公狀必懷此而去後增以甘辛變
其名質以畢羅李濟翁資暇錄一一者蕃中畢氏
爲貢遺矣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社酒治聾
賈氏談錄兵部李濤小字社翁時李公昉爲翰林學士月給內
醞兵部嘗因春社寄昉詩云社翁今日沒心情爲寄治聾酒一
瓶一一一號玉尖陶穀清異錄趙宗儒在翰林時因中使到院
一一酒聞中使言今日早饌進一一麪用消熊棧鹿
爲內餡上甚嗜之御十餘貴宗儒驗其名問其形製蓋人間出
尖饅頭也又問熊鹿消棧之說曰熊之極肥者名消鹿既獲以
倍料精養湯玉陶穀清異錄釋鑒與天台山居頌一一入同河
者云棧甌精雲上旃謂湯宦滑精麥暖秀雨耳
陶穀清異錄天成中帝令作一一餅去者不解蒸煎之乃
得其法止用碎肉與麪摟和如臂刀截每隻二寸厚蒸之太平
子陶穀清異錄穆宗臨芳殿賞櫻桃時進異方起風物清妍
君帝御雲舟涼衫嬪嬙夾侍少頃進西涼州御料葡萄酒連

沃曰戶有之兩方有此做此帆覺門含春王陶穀清異錄唐末
體醲恬風味如仙眞一一也馮翊城外酒家門
額上有白書四句云數醺化甘芳幽宮買千觴飛空卻回顧
此一一於王字末大書酒也二字如扁字體散逸非世俗書
人謂是呂[illegible]米陶穀清異錄羅公潔陽羽人家兩壁而恥言
洞賓題貧嘗有所親訪之苦食糜斷於正名但云嚶
少許一一所親初不可映字陶穀清異錄金陵士大夫淵數
悟久而乃見大笑而已家家事鼎鐺有七妙齏可照面
餛飩湯可注硯餅一一飯可打擦擦臺
可穿結帶醋可作勸盞寒具嚼著驚動十里人穿結帶見上湯社
陶穀清異錄和凝在朝率同列好事者遞日以茶相飲柑粥
終始循環味劣者有罰號爲湯社既登庸前事頓寢
[illegible]王繼[illegible]所尊以羊乳豆粥而參之性所嗜也時盧
從翁斗麓事趨朝待漏常廚其小饌亦滿其品曰栗粥乳粥豆
沙加糖粥三種並供膳客取少許併和而食栗粥乳粥見上甘草
廚官遂有王黃亥耵未一一自元黃之稱

癖陶穀清異錄宣城何子華邀客於剖金堂慶新橙酒半出嘉
陽嚴峻畫陸鴻漸像維意顧吾子華因言前世惑駿逸者爲
馬癖泥貫索者爲錢癖耽於子息者爲譽兒癖耽於褒貶者爲
左傳癖若此叟者溺於茗事將何以名其癖卿老先
生楊粹仲曰茶至珍蓋未離乎草也草中之甘無出其上者宜
目陸氏爲一一坐客聯首歡呼曰允矣哉楊氏之命名
也有氏獎陶穀清異錄酒不可絕似飲之雖湛酒者亦醉惆識
不容或致嘔逆蓋生取者煙之妖官法私方之所忌令
熱之反清濁之亂亦進俱行白成殺錯做家之所悉冗書
生朝逢冬至日延客以諸家畢遺之酒爲其席客恐私相告
戚至於再三遍疑而問之一人曰其釋君家一一
次日其不敢言一一所畏者雜端棣遂致唉哦花糕員外
陶穀清異錄僧舍傍有餅作坊其盛不可言主人由此大
有金帛入貲爲鎮列官益與德中也國初術嘗爲鴻子皆唸其
餅果與造者壞大凡事與具精五福餅陶穀清異錄馮悅少
不特餅也都下人呼一一一一行路逢土人於驛舍

士人批食其中一物是爐餅各五事細味之無料陶穀清
丘不同兒善而嚼盡以問主人笑曰此——也消災異錄僖
宗幸蜀倉皇之食一日將昇殿有宮人出方巾所包麪半斤許
會村人獻酒一偏提因用酒溲麪煿餅以進嬪妃泣奏曰此|
|飯官家若以此廢生陶穀清異錄裴晉公盛冬常以魚
靈爲意乞強進半枚投魚兒酒飲客其法用龍腦凝結刻小
魚形狀每用沸酒一盞投一甘露經陶穀清異錄汝陽王璡家
其中隨即消釋名魚兒酒有酒法號———四方風
俗諸家材料莫不備其珍之未嘗以示人太和勅寶若宜崇其
家云天寶之亂散去十九惟進一短編大內即日造進每香用
其法越梅香見冷面藥陶穀清異錄符趙遠性不特茶強以一
也工秋則終日不食終夜不寐宵爲徹史同
到會茶超遠數日人凡有喀嗨皆以甘爲上此物而日嚴令了
無和美之態可謂———也敵偕脩佛服甚以甘菊湯送之亦
可爽乳妖陶穀清異錄吳僧文了善烹茶爲之擬和事
神果方始入湯花粟如湯了游荊南高保勉白於季興

延至紫雲菴日試其藝保勉父子呼爲湯神龍坡陶穀清異錄
奏授華定水大師上人目曰——宜一作定開寶中竇儀
以新茶飲余味極美奩面而有針標云森伯湯悅有——
——山子茶因詢儀云——是顧渚之別境陶穀清異錄
頌蓋茶也方初飲時森然嚴乎齒牙既久清風起於兩[illegible]
肢因肢但森二義一名非熟遊乎湯甌境界誰能目之[illegible]
橄欖仙陶穀清異錄猶子彝年十二歲余讀胡嶠茶詩愛其造
語新奇因令效法之近晚成篇有云生涼好喚———
同味宜稱———對御而言則雖蘇爲凡夫對仙而言則橄欖
爲俗士井著莽之高尚可當此然彝亦文詞之有基址者也
水豹囊陶穀清異錄豹革爲囊風神呼吸之具也人方修鍑
煮茶啜之可以滌滯思而起清風益熟神有爭清而角勝
也昔陪瑯友謝子龍溪每引吉祥蕊陶穀清異錄吳僧梵川誓
此義稱爲———以供笑願燃頂供養雙林傅大士
自住蒙頂結菴種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絕佳者苦口師陶穀
聖楊花————共不踰五斤持歸供獻不復再摘清異

皮光業最耽茗事一日中表請嘗新柑筵具殊豐簪紱叢集
纔至未顧樽罍而呼茶甚急徑進一巨甌題詩曰未見甘心氏
先迎——衆噱曰此師晚甘侯陶穀清異錄孫樵送茶與焦
固清高而難以療飢也刑部書云———十五人遣
侍齋漏影春陶穀清異錄———法用鏤紙貼盞糝茶而去紙
閣僞爲花身別以荔肉爲葉松實鴨腳之類珍物爲
蕊沸湯幻茶成陶穀清異錄饌茶而幻出物象於湯面者茶
點攪匠通神之藝也沙門福全生於金鄉長於茶
海能注湯———幻茶成一句詩並點四甌共一絕句泛乎湯表小小
物類唯手排耳檀越日造門求觀湯戲全自詠曰生成盞裏水
丹青巧畫工夫學不成卻笑當[illegible]異錄鬪李太
時陸鴻漸煎茶贏得好名聲[illegible]好飲———不知其
果何物余家偶得與婢使擣消因嘗其功答曰尚未烹但浮
迷耳試取[illegible]大白所飲蓋謂此耳餘
甘氏不夜侯陶穀清異錄胡嶠飛龍澗飲茶詩云沾牙舊姓
——破睡須封不夜侯新奇哉後生所不可發及

也耐重兒陶穀清異錄有得建州茶膏取作———八枚賜以
金鑾獻於劉王晦後迎重遷之爲內侍所盜門遣
貴清風使陶穀清異錄[illegible]
臣兩部文口下嘗一稱曰———皆之人[illegible]
茶[illegible]之信有作處訣可按茶百戲[illegible]
襟而當之子弟藝者耳代[illegible]打水[illegible]
茶言水言器具煎調之法所護持者色香味而已凡世復有下
湯運匕別施妙訣使湯紋水脈成物象者禽獸蟲魚花草之屬
纖巧如畫但須臾即就散滅此龍腦吳淑江淮異人錄[illegible]保
茶之變也時人謂之茶百戲大中南海常貢———揉能
補益元宗嘗以漿調清服之耿先生曰余爲佳也乃以縑囊貯
龍腦浸於琥璃瓶中食頃曰已點矣明日發之半盌香氣襲然
石巖白彭乘墨客揮犀蔡君謨善別茶後人莫及建安能仁院
有茶生石縫間寺僧採造得茶八餅號———以四餅
遺君謨以四餅密遣人走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君謨被召
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笥中選取葉之精品者碾待君

請君謨捧甌未嘗輒曰此茶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索茶帖驗之乃服

縷金花 歐陽修歸田錄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歷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於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兩浙之品 歐陽修歸田錄臘茶出於劍建草茶盛於兩浙｜｜｜｜日注為第一自景祐以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

囊以紅紗 見上

餺飥 歐陽修歸田錄飲食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矣

熁盞 蔡襄茶錄凡欲點茶先須｜｜令熱冷則茶不浮

候湯 蔡襄茶錄｜｜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沉前世謂之蟹眼者過熟湯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最難

蟹眼 見上

雲腳粥面 蔡襄茶錄茶少湯多則｜｜散湯少茶多則｜｜聚

雀舌麥顆 沈括夢溪筆談茶芽古人謂之｜｜｜｜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木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許其細如針惟芽長為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為品題予山居有茶論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來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靈草 見上

真一酒 蘇軾仇池筆記予在白鶴新居鄰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家人盡寢月色如霜其後有偉人衣桄榔葉手攜斗酒丰神英發如呂洞賓曰子嘗｜｜｜乎就坐三人各飲數杯擊節高歌合江樓下海風振水大魚皆出袖中一書授子乃真一法及修養九事其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既出忽然

研膏 熊蕃北苑茶錄有唐茶品以陽羨為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袞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茶其後稍為餅樣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耳迨至本朝建溪獨盛採焙製作前世所未有也士大夫珍尚鑒別亦過古先丁晉公為福建轉運使始製為鳳團後又為龍團貢不過四十餅專擬上供雖近臣之家徒聞之而未嘗見也天聖中又為小團其品迥加於大團賜兩府然止於一斤唯上大齋宿八人兩府共賜小團一餅縷之以金八人析歸以侈非常之賜親知瞻玩賡唱以詩故歐陽永叔有龍茶小錄或以大團賜者輒方刲寸以供佛供仙家廟已而奉親并待客享子弟之用熙寧末神宗有旨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矣然密雲之出則二團少粗以不能兩好也

鳳團龍團 見上

密雲龍 見上

洞庭春色 邵博聞見後錄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曰｜｜｜｜

鹿胎 邵博聞見後錄仁宗幸華王殿羅酒作樂獨召守相韓琦至揚前酌｜｜酒一大杯

祛襟滌滯致清導和 大觀茶論茶之為物擅甌閩之秀氣鍾山川之靈稟｜｜｜｜｜｜｜｜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沖澹閒潔韻高致靜則非遑遽之時可得而好尚矣

沖澹閒潔 見上

韻高致靜 見上

鳳餅 大觀茶論本朝之興歲修建溪之貢龍團｜｜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

色味兩全 大觀茶論茶工作於驚蟄尤以得天時為急輕寒英華漸長條達而不迫茶工從容致力故其｜｜｜｜若或時暘鬱燠芽甲奮暴促工暴力其色味所失已半故焙人得茶天為慶

靈味 大觀茶論卓絕之品真香｜｜自然不同

純白為上 大觀茶論點茶之色以｜｜｜｜真青白為次灰白次之黃白又次之

一鎗一旗 熊蕃北苑茶錄……次曰揀芽乃一芽帶一葉者號｜｜｜｜次曰中芽乃一芽帶兩葉者號一鎗兩旗

萬春銀葉 熊蕃北苑茶錄｜｜｜｜宣和二年造｜｜｜｜銀模銀圈兩尖徑二寸二分

玉清慶雲 熊蕃北苑茶錄｜｜｜｜宣和二年造

玉葉長春 熊蕃北苑茶錄

長壽玉圭 熊蕃北苑茶錄｜｜｜｜政和二年造竹圈直長三寸二分

太平嘉瑞 熊蕃北苑茶錄｜｜｜｜政和二年造

龍苑報春 熊蕃北苑茶錄｜｜｜｜宣和四年造

玉除清賞

無疆壽龍 北苑別錄｜｜｜｜小芽十二水十五宿火正貢一百銙

北苑別錄｜｜｜｜小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一百銙

貢四丨片添六十片金餅黃儒品茶要錄借使陸羽復起閲其丨丨味其雲腴當爽然自失矣闘品黃偹
品茶要錄茶之精絕者曰闘曰亞闘丨丨雖最上園戸或止一株蓋天材間有特異非能皆然也一斗爲率明
之吳中紀聞蘇子美大豪放飲酒無節在婦翁杜正獻家每夕觀
書以丨丨丨丨正獻深以爲疑使子弟密察之聞讀漢書張子
房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案曰惜乎擊之不
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
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的乳
正獻公知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誠不爲多也
馬令南唐書嗣丨詔建州製丨丨茶號曰京挺臘茶之貢自此始飯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八
月秋社以猪羊肉腰子
妳房肚肺鴨餅瓜薑之屬切作棊子片樣若湯張邦基墨莊漫錄僧謂酒壯
滋味調和鋪於飯上謂之丨丨請客供養
爲丨丨丨鮮有知其說者予偶讀釋氏會典乃得其說云有一
客僧長慶和尚一寺呼沽人酤酒召僧見之怒飛瓦奪瓶擊
之吳精莊

自樹其脈有碎其酒凝滯若樹如綠毛搖之不散僧持某常持
般若經須飲此物一杯即誦詠一見乃將瓶就樹捻之其酒普
落器器中器無子遺奄然流暝於乎東坡蜜酒張邦基墨莊漫錄似絲
器師醸暢矣酒之顛斷其起此乎蘇東坡守黃州嘗以蜜爲釀又作蜜酒歌人罕傳其法
亦不多在黃州嘗以蜜爲釀又作蜜酒歌人罕傳其法每蜜用
四斤煉熟入熟湯相攪成一斗入好麪麴二兩南方白酒餅子
米麴一兩半搗細生絹袋盛都置一器中密封之大暑中冷下
稍涼溫下天冷即熱下一二日即沸又數日沸定酒即清可飲
初全帶蜜味澄之半月渾是佳酎方沸時又煉蜜半斤冷投之
之尤妙予嘗試爲之味甜如醇醪善飲之人恐非其好也
生春齊物論二種其醇和者名丨丨其次者名丨丨散
藥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在惠州作酒名丨丨丨散丨丨丨
八餅勝角葉夢得石林燕語故事建
藥以治病藥非酒不散取
十斤以獻斤爲十餅仁宗以非故事命劾之大臣爲請因留而
八餅爲斤仁宗時蔡君謨知建州始別擇茶之精者爲小龍團

絕勅然自此遂爲歲例寶中賈青爲福建轉運使又取小團
之精者爲密雲龍以二十餅爲斤而雙袋謂之雙角團茶大小
團袋皆用緋通以爲賜也密雲獨用黃蓋專以奉玉食其後又
以爲瑞雲翔龍者宣和後團茶不復貴皆以爲賜亦不復如向
日之精後取其精者爲銙茶葉夢得石林燕語白樂天詩
歲賜者不同不可勝紀矣藍尾三杯丨丨酒㧾膠牙餳唐
人白丨丨多不用陽子名伙嘆云出於從白酒律謂酒巡匝末
坐者連飲三杯爲丨丨今長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
以啖爲食下友法極簡易盛夏三日
藝之竈下朝成色如不減大爲作之每晚竣日
卽與飲一杯劉白墮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
而散亦復然盛暑之日中旬不
今丨之往者亦如是也晉在察其成以其法造奇之京
愜丨覜後世知明年夏復一見發視如新者自陷酒當時謂之丨
飛其忠飲明年夏復一見發視如新者
丨丨謂其可下甲遺人如飲一飛千里或曰騎驢酒當是以識
升史精莊

之而正焙外焙丨丨葉夢得避暑錄話北苑茶正所產爲曾坑謂之
行也丨丨非曾坑爲沙溪謂之丨丨地相去不遠
而茶種懸絕沙溪色白過於曾坑但味五木
短而微澀識茶者一啜如別涇渭也
木出作酒故人烏程鄉若下酒勝丨丨之丨丨
以丨丨名之烏程鄉作茶勝丨丨謝氏論茶
自然瑞草魁可爲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
記曰食有酪奴指茶爲酪奴之奴也杜牧之詩山實東南秀茶
稱瑞草魁施肩吾詩茶爲滌煩子酒爲忘憂君
爲滌煩子酒爲忘憂君
煩子上見瑞草魁代酒從事上見瑞草魁
近年只用庖人開泉師可公好酒也徑梅
井酒仍往有棟泉造以襍酒名今南庫中自出
中日見小心芽姚寬西溪叢語龍圖勝雪白茶二種先去
取出芽先去外兩小葉謂之烏嘴又次取兩嫩

異謂之白合酒——陸游南唐書雜藝列傳其餘所有

可以水中得爲水母 蒼餅 失其姓名唐長安人也從中使至江表宋遷闈祥印誅犯司遂亡命而某崗事吳及烈祖受禪御膳宴設頗之異有中朝承平遺風其食味有——天喜餅駝蹄餤有分餤賽餅錦鑲及瓏璁餤他蹄餤見上 春分餤見上 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饅頭法但存

瓏璁餤見上 紅頭簽見上 圍酒陸游老學庵筆記嶺南俗家富者婦庭二日或稱月內見作——飯以前魚蝦雞鵝猪羊灌腸蕉子薑桂鹽豉之類埋飯中謂之盤游飯此即東坡先生所謂盤游飯也 鑒?冰堂所老學平時府州——酒爲天下第一方務德家有其法 薔薇露宋史四方供御酒名——時禁記承酒謂之流香酒分數旋取 流香見上 勝沙粥中宮御酒名肩若內戶大小已盡祭矣 時大臣僧文肅頫西府文肅忽苦腹疾子厚來視孝問文肅忽思——時外湖空青先生皆公卷在側呼喚而謝文肅食之其

美子厚猶未去也詢其速致之術空青云適介於市中貨撫沙館搶中買來取其種入粥中故耳子厚嘗歎云使日轉運使上命也其後空青仕 乳浮酸面如疏星澹月 王明清揮塵後錄其說上命宦果數歷輸轢 曉月近侍取茶其親上來擊拂少頃曰——————顧諸臣曰此自布茶飲畢皆頓首謝 甕頭竹葉 丁謂對客茶山老人云唐人好飲甜酒亦不可曉子美曰人生幾何春與夏不必合煙如蜜甜退之曰一樽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少人知飲詩唐人以酒比飴蜜者大率謂醇乎醇者耳非謂好飲甜酒也且以蜀人詩驗之曰——————經春然如餳氣味綠黏臺曰老杜詩不言酒綠楊黏蓋謂曰宜城酒似飴口黏臺醪似傳泉天詩非不言酒之甜也至要其極論則日甘露太甜非上味醲泉醇酒乙安味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曰甕揭開時香酷烈餅封時後味甘辛酒味至於甘辛乃爲佳耳樂天之語又如此豈好甜酒哉且退之詩亦自有酒味冷冽之語又樂天尊好甜酒耶然樂天戶大嫌甜酒之句正屬退之非好甜酒矣大抵酒味之適口古

今所同皆其之所好與今異耳三山蒼不深考耳 精鑿爲君子 王琳對客論酒品以色爲味重而甜者爲聖色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爲賢色黑而酸醨者爲愚以家醪——醉人者——以家醪黍釀醉人者爲中庸以秫醴麥釀醉人者爲小人其說雖不同然以酒黍分聖賢者其意如魏人庾諱所謂清者爲聖濁者爲賢之說 黍麵爲中庸見上 麥麯爲小人見上 花露 王琳對客叢書以我州郡酒甚佳名頌者合詩味清花上露 長勁 王琳對客叢書以我州郡酒各有名——人亦莫興色似洞中泉行川取此乎 今見制之後常備是一闊雜然此非命不敢輒入李得道緣云行酒時中夜迎蕃往問疾召入宮中致諸久之無及近日——酒事佳是射嬰酒名也各有瀾溜皆降旨觀是也頗乖僕 達東春 朱淑真其對耳其高室官閒經們揚州家未見有之府 下不相准及執政近日嘗聞得李彥穎信若臣等方得李彥穎書帖 張淡善 賈官爲下飯 買耳集興斬道——酒甚佳各餽遺三十瓶

劉岑官不作郎未達時欲甚用——————————和勁 羅大經鶴林玉露唐子西一餓時以水沃飯一瓯果一匙如此苦淡——者曰養生法——者曰齊物論揚誠齋退休名在惠州名酒之——者曰金盤露劫者曰椒花雨嘗曰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意蓋有爲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勁孰若和勁兩忘 椒花雨 上見 紅友 弘中前人臣在稼在牟邑滿朱冠稱續編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坡公嘗與蒲秀才步田至晉地土以酒見餉謂坡曰此——————也坡云此人知有——不知有黃封與 山梨佳醞 周密癸辛雜識李仲賓云其家有梨園快居人也 名味傳佳意頗惜之漫用大甕儲數百枚以缶蓋而泥其口久而忘之半歲後至園中忽聞酒氣熏人因啟觀所藏梨則化爲水清冷可愛湛然甘美真——————也 軟飽 東坡曰浙人謂飲酒爲軟飽俗謂睡爲黑甜故老杜詩曰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稱陀樹 君時當大鸞萃君於手巾內 伊世珍瑯嬛記昔有客過芋飲酒爲——故東坡詩曰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解茶菓人與一菓容食之五內清涼異而詰其所從以酒爲衣
來芬君曰此蓬萊山———葉衆仙食之以當飯
陸友人研北雜志唐陝貴與人宋參知政趙朴成都古
事益之後嘗飲酒謂人曰貧者———鄭倚洒今記鄭人刻
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苞以藕絲蔽以蕉葉
信宿馨達於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

食饌部

膳羞

鼎饋管子桓公外舍而不———注不以鼎饋食亦其義不益也以魚爲牲管子舉春祭塞久禱———以爲
乃酒用者所以爲親戚也鳥獸魚鼈必先薦之管子凡置彼食———實裁中別裁在醬前
截在醬前上見無醢則腫管子總食———閉之本其用醯獨運守齊有渠展之鹽
燕有遼東之煮管子夫楚有汝漢之金———伐菹薪煮沸水管子
君———鈎飴呫噬管子十日之家十人———守民口也管子味者所以守民耳也

色者所以守民目也魚腊鯢鮁管子以爲———以爲蕉膳管子黃帝作鑽燧生火以熟———民食之無茲
膳之病而天下化之令人口爽老子五味爽失也言失於道味也海食之遊晏子對公曰止———
之獻豚有不具二牲晏子晏子之魯朝食進餽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晏者進膳則———侍者曰膳豚有肩晏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
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炙三弋五卵苔菜晏子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
———耳矣公聞之往燕而睹晏子之食也入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
也免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卵士之
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
再拜而謝五味盡御晏子乃觳盡反則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子
而謝———於上
厚於斂於百姓以爲美食———矜矜焉炙魚鼈———
———前方丈目不能偏視手不能偏操口不能偏味茹藿

列子殷敬｜｜自以味之極｜｜梁肉蘭橘列子厲以｜｜甘芹萍子列子昔人有美戎菽｜枲莖｜
｜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枲莖見上脂夷莊子五味濁口使口｜味相反而
皆可於口莊子其猶柤梨橘柚邪其｜甘口而疾形韓非子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
｜｜｜｜豹胎韓非子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枯魚之膳韓非子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
糅餅菜羹羹藜負爲衣而有饑色冬｜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韓非子
｜｜｜非正味也而二｜賢尙之所味不必美屈芰荀子今夫｜得珍芰亦二足而珍也然而曾子嗜其｜食其芰
備而成荀子重味｜代罯而食荀子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曼而饋｜｜五味調香
荀子芻豢稻梁｜｜所以養口也貴本親用荀子饗尙大羹而飽庶羞｜而也湆之不若

奧之荀子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傷人｜烈味呂氏春秋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
謂之疾首以彘嘗麥呂氏春秋農乃收麥天子乃｜｜｜先薦寢廟雞跖呂氏春秋齊王之食雞也
必食其｜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羞以含桃呂氏春秋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先薦寢廟
蓄菜呂氏春秋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乾菜之屬也天子然後可具呂氏春秋
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
｜｜｜大一羹之蟲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
爲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
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
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淡而不薄

肥而不膿三群之蟲見上水最爲始火之爲紀見上鼎中之變精
妙微纖見上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雋觾之翠呂氏春秋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雋觾之翠述蕩之擥旄象之約
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醴水之魚名曰朱鱉六足有珠百碧雚水之魚名曰
鰩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遊於東海述蕩擥見上旄象約見上鳳丸見上洞庭鱄東
海鮞見上朱鱉見上雚水鰩見上崑崙蘋壽木華呂氏春秋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之｜｜之
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瞀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
淵之草名曰土英嘉樹見上土英見上陽華芸雲夢芹見上陽樸薑招
搖桂越駱菌呂氏春秋和之美者｜｜之｜｜之｜｜之｜｜之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

之卵大夏鹽宰揭露長澤卵見上沙棠實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
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江浦橘雲夢柚
漢上石耳見上縮頞而食呂氏春秋文王嗜菖蒲菹孔子聞而服之｜｜｜之三年然後勝之用
有所託呂氏春秋盬之｜｜｜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齊味萬方淮南子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
或以爲甘煎熬燎炙｜｜｜其本一牛之體荊吳甘酸淮南子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之變黏
牡淮南子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也百梅淮南子百梅足以爲百人酸
梅不足以爲一人和狗羹淮南子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
未始知味者也非其土不食文中子｜｜菓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其地道也｜｜｜曰非地道也天全
泰國語

禘郊之事則有｜｜王公立飫**房烝殽烝**上見**折俎加豆**國語今女我
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
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
柔嘉選其馨香絜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
罇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
飲食之於是乎有｜｜醻幣宴貨以示容合好
宰水鹽成鹹羹於是乎｜國語仁賦成小鼎爭小宴於是
置罷備爲以爲｜｜**廚庖**
羞鼈國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焉
小鼈｜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
芰同上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
宗老將｜｜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
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
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
其私欲干國**珍異庶侈**上見**燕人食棗**國語士食魚炙祀以特
之典遂不用｜｜｜祀以角

具戰國策有以君膳之也食以｜｜**煎熬燔炙和調五味**不嗛易牙乃｜｜
｜｜｜｜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
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甘脆**戰國策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
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
矣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
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
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以養親
親供養備不敢**藿羹**戰國策民之所食大抵｜飯｜｜**食以駃騠**史記鄒陽傳蘇秦相燕人
當仲子之賜
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注孟康曰駃騠駿馬也
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諛而更食以珍奇之味
史記西南夷傳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
枸醬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家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

生除廣曰枸一作蒟音窶駰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鮐鮆鯫鮑**
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
史記貨殖傳｜｜千**胃脯**史記貨殖傳｜｜簡微耳濁氏連騎
斤｜千石｜千鈞注晉灼云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
羊胃以末椒薑坋之漢書孔光傳黃門令爲太師省中
訖暴使燥則謂之脯**十七物**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
｜｜注師古曰食**羹芋魁**漢書翟方進傳成帝時關東數水陂
其有十七種物溢爲害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光
共遣掾行事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
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
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
子威飯我豆食｜｜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桂蠹**漢書
南越傳帝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
｜｜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應劭曰桂樹中蝎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
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

法膳漢書王莽傳願陛下愛精休神闊略思慮遵帝王之**豫養**
常服復太官之｜｜使臣子各得盡歡心備供養
導擇後漢書光武帝紀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
猶未止非徒有｜｜｜｜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
其令太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遠方口實**上見**猊糖**
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後猊形**鬱養強孰穿掘萌芽**後漢書和熹鄧后紀凡供薦新
號｜｜｜味多非其節或｜｜｜｜或｜｜｜｜
｜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
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
書獻鰒魚後漢書伏隆傳張步遣使隨隆詣闕上
郭璞注三蒼云鰒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鰒無鱗有殼
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曰石決明一名鰒魚音步角反**果桃菜茹**陸機
續漢書杜林傳｜｜之備
後漢書獨行傳｜｜受賜皆懷之以歸
果後漢書孔融傳以果賜之融常揀小者指之曰此貪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

冬得韭蓱齏晉書石崇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龍鮓晉書張華傳陸機嘗餉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非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人乳蒸豚晉書王濟傳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豚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食不過鹽菜晉書良吏傳太守家從妨了門也當之官人斷諸錢之論曰何為布衣時遷近不出門||||資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猶伐陽大守而聽梁掾其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千里蓴羹末下鹽豉晉書陸機傳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時人稱為名對象肉晉書張協傳程啓雞殺||嗽羅留白晉書范究傳究||||曰||倪問曰安用此為究云故可以極倪於是允相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為政之實

梲倪附倪肴饌屢費百金晉書謝安傳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亦||||世頗以此譏焉牛心炙晉書王羲之傳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坐客未啖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製魚蝦鮓晉書虞嘯父傳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雞棲半露晉書苻朗傳人有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恆||||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豪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食鵝知黑白處上見凍肉脯晉書夏統傳容與載記什氏貯李思||||仲冬須生黃皆下有訶以處不得加羌煮貊炙宋書五行志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以大將林狗盤及為|||||||貴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會皆此為先尚書以為絕味宋書毛修之傳修之嘗為羊羹以薦虜尚書||||||||||獻之於燾燾大喜以修之為太官令九種鹽宋書張暢傳魏主又遣送氈及||||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啖胡豉上見東府甘宋書彭城王義康傳上嘗冬月啖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大供御者三寸安成食宋書徐湛之傳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各奢豪與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為之語曰||||||||臨汝飾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營陽一月費米萬斛宋書顏竣傳時歲早民飢竣上言||||||||||||何孟宋書廬陵王義真傳太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後思食||熊蒸宋書劉湛傳上創佐後鄉膳不宜牲顯達上一盤上即以充飯||||龍肝之饌齊書崔祖思傳君劉湛傳守其業庖人不乏||||

||||何可知矣食鮭二十七種齊書庾杲之傳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常有||||言三九也蓴菜鮑魚齊書武陵王曄傳尚書令王儉詣曄曄留儉設食柈中設食||||而已黃頷臛齊書虞悰傳悰善為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悰曰恨無||||何曾食疏所載也醒酒鯖鮓齊書虞悰傳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一方而已瓜飲甘果齊書竟陵王子良傳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及||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屠後鄉齊書門傳丈人之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盆手偷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驚刃寧復慈心所忍逐夷之一食數鉢齊書虞愿傳明帝素能食尤好||以銀鉢盛蜜漬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積果如

山岳列肴同館諸〔宋書貞琛傳〕大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
南齊相誑誇豪——⋯⋯露
麥之產不同一域之資而寶主之 如水精〔梁書中天竺國傳〕
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嚥已同臭腐〔國〕臨大江其水甘美下
有真鹽色正白 西苑綠沈瓜〔南史任昉傳出為新安太守卒於官
白——〕武帝聞昉方食——投之於
盤悲不 菓如粟凝醍醬自〔南史⋯⋯凡深傳孝凡御偽譬指答
自勝〕酪為凡漢作同時詩曰——供春賭
秋菜——解冬寒——謝 鰒魚三十枚可得十萬錢〔南史褚彥回傳
無復鮑魚戍有問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
——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門生有勸計賣之彥
——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是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
與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
食蟹蟛蜞議〔南史何胤傳胤初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
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使〕

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二 飲饌部 膳羞 八〉

門人——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
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慚混沌之奇
獲懸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
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實〕 瀧沙構白
鼓波出素〔南史張融傳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眾異後以示鎮
軍將軍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
鹽耳融即求筆注曰——〕 孔雀不能裁乃不管
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
〔南史周捨傳捨占對辯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
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 香汁適口
南史齊豫章王嶷傳嶷妃庾氏有女功婦德嶷甚重之宋時武帝
及嶷位官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儉已損身以相營本紀王自
行來公事晚還饑乏躬營飲食未嘗不 能口 中〔南史〕
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 ——〔齊〕世祖出飾中
嘗求——〕則人答 此味故為南北所推〔南史——〕侯
與〕敬不在不敢與〕 虞悰為羅列相與美膳

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二 飲饌部 膳羞 九〉

既至祖思曰——魚膾鱠鯉似非句中法李曰吳膾虞
禎巴蜀解祖思曰——〈傳中法文李曰吳膾與食非
吳閩勢衍故崔浩此〉千里尊吳蓴羹故應還沈上見〔南史
日尊吳故憲還〕爾侯〕鱗脯〔南史〕卓之〔穎川〕上博得
敢百——以供酒食〕以子 鶴鱸鰂 宣之爾〔南史朱異傳好飲食極滋味聲〕一日
家——以供酒食〕 書宗之
三羊三日一牖〔偽割全雖事嘗館——〕 業以時運漸謝不 水精戎
鱠〔魏書崔浩傳浩撰食經——
浩〕南州味鄉食者此醫彼故與細問其目也 崔浩
傳浩〕不復得酒食朝夕抗辭曰少及以小粗聞旨諸味諸事所修 〔魏書
經——〕手自視為遺旨終〕將〕時有 力不任 使當功
年〕間不復備光然志久服〔年〕 不能其與妨用十餘
占〕是為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聽 肴記皆此須也親之
後信〕見之〕能與之會不暴〔除〕亂拓之〔則〕參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
〕
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二 飲饌部 膳羞 九〉
飲食肥美牛羊群肆百姓蓋茹蔬〔食〕則兼〔猶〕食〔其〕祖〔宗〕肉〔道〕蔬
平生思享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遂大疏示來世
南人飲食手自煎調〔魏書毛脩之傳脩之能為
——〕曾所遇世祖親侍之遂大官尚書
歸屬南所公加〕衣服時 肝味 魏書〔高〕之傳於是遷大官尚書
車常在大官主進御膳 珍羞〔鄭〕清米〔李〕名鹽〔廳〕白〔石〕鹽〔時〕
皆盡——及狀〔味〕為鼓強兒枝羅列於庭〔下〕〔寶〕作〔種〕——
歌〔之〕善形於色語人曰天地人我為老大有所〔食〕〔豐〕其〔豐〕〔亦〕
大官就第月送 〔魏書〕〔得〕〔作〕〔禮〕辭〔綠〕〔語〕在〔元〕傳〔賜〕〔尚〕〔絕〕一〔槃〕〔給〕〔來〕〔宋〕
膳供食之味—— 綠李丹柿朱李甘瓜〔魏書〕〔甚〕〔傳〕〔在〕——與
〈之〉 〔北齊書文宣紀天保七年〕
饒〔魏書〕〔名〕〔廣〕〔傳〕出——其味斷慈 五月出漢陽上谷豐是月
其美復有內臟其形如王
常以肉餡——銅盤重肉 〔北齊書楊愔傳〕〔學〕〔館〕〔有〕〔奈〕〔貲〕〔客〕〔迎〕
——遂不復食 見〔誠〕〔刺〕之〔自〕〔姬〕〔然〕〔獨〕〔坐〕其〔李〕〔文〕〔綜〕〔適〕

大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
有茂竹遂爲宿於林亭引錢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調盤具盛
饌以飯之乃以發膳語子曰汝曹但如遵
彥淵宜自得行林別室一一一之食
大邪蒿 北齊書邢峙傳天保初郡
舉孝廉授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時方正純
厚有儒者之風厨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
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
宜食顯祖聞而嘉之
楚佳胡鏇筵芳丹 南史樂志賓禮下心中卯昧旦看有品
多爲害或鼎或蠢竹九串一一
四縣 南書食貨志常盤字一一
如邀列俎彫且薛之政合口款無有海以
成之二日鹽鹽引池以化之三日形鹽
崗朗梨 北史
物地以出之四日飴鹽於戎以取之
附向塗出於幽州刺史尋以爲蒙之室與王世義商辯李密崔
指蘭氣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並特原之胞遂饋於家階
絕人事唯修營園果世
蒔菁菹 北史孟信傳從孝武帝入關對
稱一一一以爲珍異
東州子遺平太守政尚寬和權

家無他山中老人皆以徒酒餉之倩仰顏捨引慇懃勞問乃自
出酒以鐵瑺溫之素木盤盛一一一唯此而已又以一瑺借老
人但執一杯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一部來無人
以一物見遺今鄉有此蹶且食菜已久欲爲鄉受一依隨耳
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
悅再拜擘腿進之酒盡方別
瑞鹽 舊唐書代宗紀戶部尚書度支韓滉上言解縣兩池生
乃還破號
一寶應靈慶池時 **莽** 舊唐書職官志尚食局奉御二人直長五人
食醫八人奏御掌謹其儲供辨名數
之宜若進御必辨其一一春肝夏心
秋肺冬腎四季之月脾王皆不可食
飛刀鱠鯉 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
子建成常作湯餅特以疾不從有進牛魚於
建成者將召賓人作鱠時唐儉趙元楷在坐各自許能爲鱠
成從之既而謂曰一一一調和鼎食
實有從之至於寡論鄭諧同爲於李綱矣
燒尾 公卿大臣初拜
官者例許獻食名爲一一一環拜僕射無所獻後因作宴
匠宗曾鄉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爲臣部常默然環矢日臣聞大

家樹猶有五州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
前所食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
昧名
舊唐書蕭德本修廢每會賓
友滋味於數坐客有於一者
內盛盤 五代史死事傳孫晟
製李昇父子二十餘
年官至司空家益豪侈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
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一一時人多效之
桃花鹽 宋史食貨志代
州寶興軍之民私市契
肉如熊白 宋史高昌傳次歷伊州有
丹特維度房一一一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
斤小者一斤而甚美
扈邦駕鹿舌醬 遼史禮志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爲負罰重
九宴射宮擇高地卓帳賜蕃漢臣飯菊花酒一一一爲
甜水鱸 金史
節以菊花酒一一一一爲
誥論監作一一一
鹿脩 九史尽定爲一一
不壽鮓 東方朔神異經南方
州一一一人家五穀名無損欲人割取肉不病肉自復其肉惟可作鮓使
人肥美而所肉不壞香之不入稀盡更瀉肉復作鮓如初愈美

名一一是也
追復 東方朔神異經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
一丈長深三尺酒美如玉澄清如鏡上有玉尊
玉遮取一尊一尊復出與天同休無乾時石邊有脯焉味如
饗鹿脯似此肉人不生死一名追酒其脯名曰一一食一片復
一片
茶黃鮨 一一之一不可勝食
蒸挑撥脂桶皮黃 一一錄
殘纈冒拖楠麑鼓鮓洞沉猶鋪百川鮮
存鶯秋楪冬癸扁片花梨蘇帶耳菜香果羅
秋雛上見芊淹雞 柏宮論有不弱紅不市食及
施成市作羹啖麻食必極時楊脈卦卵狗腸胃腹煎角炒肝
一一蝟馬騾日屠捕脯脯脯蒸豆賜殽鮑甘蔗熱
梁和殼膾雁羹 上見 **挑梁和炙** 上見 **爪瓠羹**
多一一之一文侯曰季曾不能具五味故教
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不可以升 十和 劉向新序韓文侯見李日晏進膳餐之食一一
德嚴遵道指歸

論乃味｜｜｜｜｜｜｜｜桃濫柰脯劉熙釋名｜水漬而藏之
琴瑟不可以尺寸調　其味濫濫然酢也｜｜切柰之
暴乾之蝦脩劉熙釋名｜｜取盤藏之桃諸劉熙釋名
如脯也使骨肉解之背然也｜｜桃諸藏桃也諸
儲也藏以為儲待給冬月用之也｜｜凍餒黃罶天隊開外史
皮狐以為脯肩積以待冬月時用之也｜韓王褚而求｜
世子以私財作水實取美饌而藏之文蒸珍饌黃寫天賦湖之外
既東乃進於工韓王饌為之賦黃水之史館以香芳之
醴飽以湖波之魚｜五侯鯖蘭洪內京雜記五侯不相能賓客
｜｜｜鬱乎穰穰不得往來婁護豐辯傳食五侯間
各得其權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王嘉拾遺記漢昭帝
為鯖世稱｜｜以為奇味焉蛟鮓常遊渭水使群臣
釣為樂有大夫任綺釣得｜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頭有
一角長二尺牙出唇外帝曰此魚鮒之類非珍膳也乃命大官
為｜骨青肉
紫甘甚美　煎以桂髓蒸以鹽沫脯以青茄變以鬧蘇逸工記宋拾

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其食則有渠淦之
鼂｜｜｜｜叢庭之鷄｜｜｜｜洪漳之鹽｜｜｜｜九江珠
蒸｜｜｜｜華清鹹菹宗懍荊楚歲時記仲冬之月采擷
霜燕菁葵等雜菜乾之并為一｜｜花鹽
夏深灑以緣錯
賈思勰齊民要術五月中旱時取水二斗以鹽一斗投水
下鹽中合清盡又以鹽投之水鹹極則鹽不復消融易器淘治
少太之沙去垢土瀉清汁於瓮中鹽甚白不廢常用又一石
還得八斗汁亦無多損好日無風塵時日中曝令成鹽浮即便
是｜｜厚薄光澤似鍾乳久不接取即成｜｜大如豆正四方
千百相似而成印輒沉猶取之花中一鹽白如珂雪其味又美
白如珂雪上鹽膝脡賈思勰齊民要術作｜｜法羊肉二斤猪肉
子十一枚生薑一斤橘皮兩葉合先取｜｜五片作皮勰齊民
肉甑上蒸令熟生肉薑清蔥橘皮和之　腶脯　要術作｜｜法
布魚於甕中一行魚一行橘以滿為限｜　糅肉　賈思勰齊民要術
｜房上法肥則不能久熟須先食故也｜　法用

[illegible]

其處之則發其下有大鹽|以次傘子鹽蜀道九木圖
多繁類霧氣集浮籌見畢日少食多鬼以出而[illegible]之
縣製備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粗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
如張傘故因名之曰|有不成者亦必方寸於常鹽乃
首比齊齊大那魚比制莒小|閩傷有之冷如側崖洞門中與
明之謂日鄉中內之味也羊肉何如資羹省飲何如酪粥見多高明杯
日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而各有所長以對
味言之甚是優劣|鏤金龍鳳蟹大業拾遺
唯者不中與酪作奴|記[illegible]貯則諸蜜蛤進
食用九釘牙盤又有|天餉之劉恂嶺表錄異記[illegible]乃了其[illegible]蛤
為食品第一|之類也沒中有肉紫色兩[illegible]肉[illegible]
人尤重之多燒以薦|驕七脡段公路北戶錄恩州出[illegible]
俗亦為|炙|鏤其味[illegible]了其細如針[illegible]於乃
云小魚一斤千|一斤千頭見象鼻肥脆偏堪為炙|錄段公路北
頭未之過也|戶錄之[illegible]城

稱用當用皆序里|牙小而紅小人備之節食其
[illegible]|四按象有十二肉其脈隨乃榑日陳賊器六帳
水內諸|菊苗齏|膾鮮|爆凝殊降茶線有樂人力濟西韓其
卯雞內|段成式酉陽雜俎|[illegible]
下斑茶一盞|無水自生|段成式酉陽雜俎內陽鴟鵝細比者味鹽明肉中以米
以自釀酒|[illegible]
解則如海南味|向齒似猾|段成式味陽雜組有物逐人
若月盡則今盡|向齒似猾段成式有甜形如
另日有類則吹鼠信曰君殊不體物可得言似生於[illegible]
雜式有言不具漫秋食不稱奇者酒醉[illegible]
酸而不酢道之因以流味二種成觀之食之者
人笆張寄所致有黃白盤一種成類之時了寶山
西技多釀以為酒有來歲貢在成西[illegible]時了寶山[illegible]
故中有滷菊百樹今在京北丹直[illegible]林也亦了不少
技產迤架擬日其味何如橘柚[illegible]止[illegible]也信日乃園[illegible]
成之琚日金衣素裁見包作貢|[illegible]駝峯炙|段成

式內陽雜細切為曲良翰|馬齒羹|[illegible]
能為臨驟|其美|馬齒羹尚禮法詩則中名據王令
毅號不金齏玉膾|高祖與[illegible]|[illegible]松江鱸魚湯
晉小年後游洲穀蝦藉為十味先於釜中
[illegible]中成時記長安四月已後[illegible]
司厨定謂之|公饌之節常日不同
雜編同曰公主出降上每賜御饌湯物而道路之使相屬其饌
有|其酒有凝露漿桂花醑其茶則綠華紫英之
號露|一羊之內取之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見敗紅虬脯非
也但行於盤中則[illegible]如虬紅絲高一尺以筯抑之無數分撮
則復其故迨諸品味人莫能識|白肥修膳|李師古家饌[illegible]貞元
而公主家廚食如[illegible]中|批[illegible]和州刺史
其子[illegible]及給事已下尚未分官到待[illegible]特穆氏家
法切[illegible]命[illegible]子[illegible]饌恐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illegible]直日必探
之[illegible]珍羞[illegible]於鼎組之前蒐新其味計無不為然而未嘗免笞叱
之過者一日給事道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忽曰[illegible]而
相滋其宜乎遂同試日甚異常品即以白裹脩改之而進常果
再[illegible]宛與[illegible]季[illegible]給事盛形美色可[illegible]
數給事將[illegible]得杖遂命前戒日使令日誰直可與[illegible]
之作[illegible]之殺滿[illegible]前日有此味[illegible]
|八珍主人|[illegible]
以[illegible]用則落盤東既有味外之味香外之香使入殺不可
以待[illegible]未悟特|也關食經[illegible]
廚司大耗|玄卵米羹|[illegible]
醋為小札|[illegible]
沙加米[illegible]
卯木相粥|[illegible]
元[illegible]之語|雙[illegible]羹|[illegible]良醫愈之勸合頻食羊眼[illegible]終身食

之不斂其家名｜｜｜也人有呼學士羹上見逍遙炙條
學士羹者病目進此實有所益 賜之逍遙炙 金殿作宗問
全俶王真公主飯身因令以九龍食羹｜｜｜賜之道場羹
仿遺宜旨因有所請則登來二公主對使者免冠謝恩若子白
蘭殺清異錄江南書作｜｜．臙脂蘇笋非一物也士若子
嗜之名建九重城御廚往取其制度以做法焉時供大中也
蘭殺清異錄中忽有一道人視求魚見及構一小木盤
然羹 山牌子云食｜｜｜五錢一蓋人試嘗之盤中六魚大如
学饒策腸胃皆在焉上有黑紋如一圓月汁如淡水食者旋剝
大鱗腸其味香美非常有人問道人之魚何故有月道人從
脊中傾出皆是荔枝仁初未有魚并汁也笑而急走回顧云遣
來月也不識食貫渼者故人明年時疫食之者皆免道人
不復｜｜。晶羹 陶穀清異錄石耳石髮不漁行食者茂腊菜大莊人
再見 ｜｜｜以魚脯鱗肉石決明蝦脯石用組首鶴汁及
決明蝦脯清白然冰去澀泥滓桂楢冷清與二汁相和潤酣其
嚴多汁爲良｜｜｜不足聽圖恩入別物恐偷類雜則風韻去矣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五十二 食貨部 饌羞 六

此｜子子孫寶貴者 縷子膾 陶穀清異錄廣陵法曹宋龍從
不可不世其美也 ｜｜絕以其手自製故人家
得享之惟府寮兩受其饋｜｜｜法用大腑肉絕以其
魚肉細切以碧荷爲盖遠劝一筍爲胎骨玲瓏牡丹
軒奇異者以筍菹爲首有一種｜｜｜｜鮮以魚鯛成形
既熟出盖中敎紅如初開牡丹 不止一材解作從氏未常尚伎
之無心炙 驅(?)脷熟清異錄陵成式既好嘗火之樂 不皆
其以鷹餮飯成式既飢村家未食主人老姥出饑膳 五味不
加意而珍美如此後嘗令廚人具此品 因呼｜｜｜姥初不爲
古錄兵越稱省上瓜錢氏子弟進食取一瓜 各
蘇之之的數言定剖觀貞者張寔謂之｜｜ 未至否交九以歸
選 闕穀清異錄爪最盛者無縮婦糧出處列市 食憲章 臨穀清
遺踰濃香故彼人云｜｜｜｜｜ 異錄
文昌承相英倪家後九精饌事每出一味翁嘗傳之以爲撰武
家有婢掌以修饌之法指授女僕由盡其妙老婢名膳祖四十

尔閑自婢獨美九者可以嗣南之旨自編食經五 飛鸞涅論沈括夢
十卷一書一物製治無者日侍稱鄉平公｜｜｜ 溪筆談
刀約使史丹獻爲則行詩日拂熱雜蹤畢有勞賀跋支饑行三
陶穀清異錄十｜｜｜皆私實在伎鄰羅官名如中國賤政官賀跋
支小性衣防陽匹製小木器以色衣木爲之如黃陸｜形 谷
如發而大宗屠食果餖内饮人爲珍膳味如枕子而脆
蒸炎 孫楫東人記中佐之年十正南人好作淦遊伋所脇酥炙無不有理
在中字記日隱之實子爲作談老臥凡試食維京之名
｜｜詩人好游上出一瓢云投滴酥爲果李商師友談紀蘇
醐谷蕭炙鍋內掘其瓊器飯盤中滴過叔黨言其宣姊
嫁者敵敞貌故爾小之子也傳正守長安日殷諸妹閉戶不治
一事惟｜｜｜。花 一容二十何皆工巧盡力爲之
者一品二十八枚 有貧(?)饌 部傳聞見後錄仁皇帝內宴十門分各進饌
者錢左右對直一千帝不悅日數戒汝輩無侈靡 帝日吾箸未嘗收直
靡 一各物錢二十八千吾不忍也留不食 芳遺集龍丹穴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五十二 食貨部 饌羞 七

維雞之｜｜｜佩文韻府聞見後錄曹植七啓言食味｜｜｜得大魚全體而烹
不加醯鹽 唐書蕭合南唐書屬官傳堅僧嗜魚｜｜｜之 ｜ 御花瓜 元
老東京夢華錄七月七夕以 熟所陷之按頭尾 ｜｜乾
瓜雕刻成瓜樣謂之｜｜ 樓羅 劉跂暇日記北人樹上 苗安
如鳥 村品味以羊爲貫 陶穀清異錄冬春食之詩所謂初蓮長
披然 以狼肉香苑賴宮伯傳兩似猶乃供猪臘雜之目
此同則以此爲猶食乃一笑留以光庭同饌 蓮花肉 陸游老學
從而遺日異猶食畜｜｜｜ 庵筆記朱
英般宴金國八使九蓋第一肉鹹豉第二爆肉雙下角子第二
｜｜｜ 曲血腥野頭鵝第四 肉胡餅第五羊舌先名人牛閻羅第六
假閒所第七茶花索粉第八假沙魚第九水飯 謝豹蝦 謝豹筍
賊既後斷瓜簋有食粥子餡餅白胡餅縮餅 食瓜微聲 清王
喃陳左遊老學菴筆記吳人謂杜字爲謝豹杜宇初 暉明
喃丹項入時蝦日｜｜｜市中賣筍曰｜｜｜

居安令生上｜瓜：：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
壁苑錄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於道山
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
有據依咸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去
陳隨隱漫錄｜｜取兩翼上步魚止取兩腮以蝤蛑
頭簽爲簽爲鵝鴨爲掌簽止取兩螯餘悉棄之地謂非貴人食
上步魚上見 蝤蛑簽上見 炙蟹張世南遊宦紀聞世南嘉定甲戌侍
親自成都歸過荆門官所丹過行州見
釣於水濱者觀之籃中皆大蝦蟹兩兩相負牢不可拆
力分而行人收即相負如初扣釣者云由間以爲珍味乃知成
都人最貴重以籽物和酒炙之曰｜｜親朋間更相饋遺者此
也辛巳侍親守南陽一日過都閒池岸亦有相負者數十對詢
陵胡常留括蒼人問之亟命人捉去謂其鄉里以爲珍品名曰
風蛤予世居甓溪有毛以環之曰風蛤夷人以爲好鼓且開山
傍人夜持火炬入深溪或巖洞間捕大蝦蟹名曰有擁劍人貫
重之甚南亦皆采鬻其味乃巨田雞耳扣捕者云商而其類以

與所見者異矣坡公詩人根不脫得蝸御郎此物也世南謂
觀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曰乘鱟黿鼉同眾共罟到兩林而
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
六十雌常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鱟 風蛤上見 石
掩上見 玉腕 宋僕耕錄江鄰幾雜志云丁正臣家｜｜家
館中沈休文云福州人謂之佩羹郎今魚肝是也佩
羹上見

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二

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三

珍寶部一

珠玉

九德 管子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 起於禺氏 管子玉｜｜｜又禺氏之邊山 赤野末光 管子珠起於｜｜｜又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
握不見於手含不見於口 管子｜｜而辟千金者珠也 ｜而｜｜而懷
不見於披挾不見於掖 管子｜｜而辟千金者璧也 珪中四千

瑗中五百 管子尺者爲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 末用 管子珠玉｜也 珠勝
火玉勝水 管子｜｜者陰之陽也故｜ 者陽之陰也故｜ 上勝 管子以珠｜爲上 江陽之珠
管子黃金｜｜後也｜者陰之陰也故｜｜以先明馬 老子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幾也不之明山之守而｜一貨也｜｜以有精者其精華之氣燦然以少周王以所埃周
生漩淵之渦 淮南子華子大物之有精者其精華之氣不可以知力得也故金以少周王以所
珠之所｜而隱淵之下也 廉以溫 樸子華子傳之佳玉者不論其
而儀則脩矣井里之璞 周子｜之非淵於諸部之宗君爲聖周自正周大小之分在當
但連城矣 井里之璞 周子｜｜於鄰部之宗君爲周自正周之公作右成
鴈其所以爲群者其族有二曰｜｜｜於是名之宗和氏
也曰大山之器專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 三棘六異 尸子夏后之璜和氏
之珠｜｜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 良寶上見 玉明光照一室 尹文子魏田父有得寶玉
徑尺鼎於野者

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隣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丨丨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隣人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隣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

五城之都僅可一觀 上見

淥河得珠 列子范氏之黨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

彈千仞雀 莊子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

驪龍頷下 莊子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丨丨丨丨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和氏之璧 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

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丨丨丨丨

至美不飾 韓非子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丨丨物丨足以丨之

宜為君子器 說苑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丨丨丨丨丨不宜為細人用

木草潤崖不枯 荀子玉在山而丨丨丨淵生珠而丨丨丨

璇玉瑤珠 荀子丨丨丨丨不知佩也

君子比德 荀子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丨丨丨丨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丨丨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其聲清揚遠聞 上見

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 上見

蒼璧小璣 呂氏春秋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一丨丨丨丨有之利故也淮南子蒼璧雖石多工少珠不明者日璞

炊以鑪炭色澤不變 淮南子譬如鍾山之玉丨丨丨丨三日三夜而丨丨丨丨則至德天地之精也

天地之精 上見

圓折方折 淮南子水丨丨者有珠丨丨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

鑛山石牠蚌蜄 淮南子土地各以其類生金玉丨丨丨丨丨銅鐵各有所能名有所宜[illegible]

碧瑜 [illegible]

碧盧 淮南子[illegible]故劍工似莫邪

玉英白 [illegible]

出蚌蜄 [illegible]

磨厲有明 [illegible]

琥珀黎綠 [illegible]

丨丨連城之寶也[illegible]

玉膏流出凝而成之 抱朴子玉脂生於有玉之山常從[illegible]

[illegible]之彤色無常不可多得[illegible]水精[illegible]如水精[illegible]

白珩 國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

庇蔭嘉穀 國語玉足以丨丨丨丨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

水火災 國語珠足以禦丨丨則寶之

砥厄結綠懸黎和璞 戰國策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

天下名器 上見

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illegible]

保玉 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

照乘十二乘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二十四年魏王與齊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

小也尚有徑寸之珠丨丨前後各丨丨十五城易璧史記藺相
丨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如何趙也
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崑山玉隨和寶史記李斯
人遺趙王書願以丨丨請丨丨傳今陛下
致丨丨之丨有丨丨丨丨直千
之丨垂明月之珠橐中裝史記陸賈傳尉陀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注張晏曰珠玉之
寶也珠胎漢書揚雄傳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丨丨夜光滅蚌漢書王莽傳夫丨丨之可以丨丨合琁耀吐
也英精漢書鄒陽傳隨侯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漢書班固傳翡翠火齊流耀含英
英精蜯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丨丨
夜光流夜光見監田王丨後漢書郡國志丨丨出焉火齊後漢書班固傳翡翠丨丨流耀含英
也
大如酸棗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出名馬赤玉貂豽丨珠丨丨大如丨丨五穀綴衣為飾後漢書東夷傳
韓唯重瓔珠以丨丨丨丨白珠青玉後漢書東夷傳倭山其山有丹光珠後漢書西
丨丨及恵疏遠耳
南夷傳出銅鐵鉛錫金銀丨丨光珠琥珀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孔雀
翡翠犀象猩猩貊獸丨丨華陽國志曰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為
金有光珠穴博物志曰光珠即江珠也徐衷南方草物狀曰凡
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
在蚌左右蚌珠長二寸半凡二品珠也採當二月上光色精奇常山大樹自拔根
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丨丨丨丨丨有異常玉備狀若雞子 容德曾書泉
以為獄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大牢祀之 自然作思惟佛像齊書皇后傳
祀淯水得白地珠宋書符瑞志丨丨丨王者不以財為寶則生珠
王丨丨
符瑞志永明七年越州獻白珠丨丨丨于闐玉齊書皇后傳
丨丨丨長三寸上起禪宮寺置刹下永明元年有司
秦貴妃淑妃並加金玉河水出玉名曰丨丨丨王羊金獸孝南史阮
章紫綬佩丨丨丨傳有
父彥之宋大尉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與孝緒七歲出繼從伯孝緒傳
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

歸丹之姊瑯琊王晏之妹同皆感歎與之孔人憐其傳哀辛苦
綱綱丨丨丨丨等物與之孝緒見而歎曰冷彥之遷還王氏
林邑美玉魏書崔挺傳挺為光州刺史有人年逾九十杖與遠州向相少
曇亭丨丨丨乃忍使丨丨得一丨丨方尺有上甚有光彩藏之海
能以玉為寶遂懸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乃表送京部出苞
枚河魏書于闐傳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枚河白瑗隋書禮儀
中出玉石上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志陳永定
元年武帝即位徐陵白所定乘輿御服皆採梁之舊制又以為
晃珽後漢用白玉珠晉過江服章多闕遂用珊瑚雜珠飾以翡
丨子傳中頗杜亦今不能備已琢用明珠纏中隋書史萬歲傳
丨丨延之論子云白琢未冰是也先是南寧夷黨
務求丨丨丨丨見取丨記之萬里出行軍總管率眾擊
之入丨精丨用丨丨東入小勃弄大勃弄至於南中虜前後屯
據要害丨丨丨丨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
歲之後丨丨丨丨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渡西二河入渠
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破丨丨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定國寶
丨丨丨丨丨使丨丨楚州獻丨丨丨丨丨丨須其符僧
丨丨丨丨丨丨大丨如分丨八丨元丨丨丨丨丨丨十二枚一曰元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王也丨方連圓有孔黃玉也二
丨玉丨丨丨文丨也丨丨丨丨丨王也徑可五六寸其文
果丨丨丨丨丨之丨四丨西丨丨玉環二枚曰玉也徑六七寸五
曰碧色丨丨丨有光六曰如意寶珠形圓如雞卵光如月七曰
紅靺鞨大如巨栗赤如櫻桃八曰琅玕珠二枚長一寸二分九
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斜長如鵲形
將入印中以物投之形著丐十一曰皇后采桑鉤長五六寸
細如筋屈其末似金又似銀十二曰雷公石斧長四寸闊二
寸無孔劚緻如青玉十二寶置於日中皆白氣連天代宗是
月夢見天帝謂以十二寶置中國有災
宜以第二寶鎮之按新唐書只載獻定國寶五句以下不詳今
入白氣連天見正午向日以艾蒸之即燃唐書肅宗本紀上元二年建子月遂以楚州所獻丨丨傳國寶
此

遣使以大珠大如雞卵圓白皎潔光照數 元黃大珩 唐書左行
尺狀如水精——————————也上元
年楚州獻寶玉曰——————形十二府玉帶 五代史東漢世家
如意長八寸有孔云辟兵疫 元欽間晏自上閣
辛中國多故乃遣其貢臣述軌內數以自愛黃賜九龍——珠
——枚賜枚元欲契丹永康王名旻東漢主劉旻
——五代史河東劉氏世家 北珠 元史食貨志戶部侍
易—長馬之好者—————— 尚書山輒取元豐庫
宰相與我同爲帝后胡是有元豐人觀推有陛下有內藏
庫朝廷有關用甚於乃藏必得自然役取戶部豈可擅取朝
廷庫務物貨若人人擅取雖 非臣等力所能防 不可治 元史李孟傳
物則綱紀亂矣欽宗然之
堅拒——— 押忽大珠 元史傳文人中書賈人有答珍寶述
文曰此珠詞——也六十萬酬之不爲過矣一串傳玩文
僻何所用之不當同含之可不得以何可使目有光文日人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五十三 珍寶部 珠玉 六
合之千萬人不得則遂寶也若 大如榛實 元史那律希亮傳玉
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 遣以耳環其二珠
——價直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敢以是傷
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於例亦不可王是宗功乎大名
王 琇玕 外十其陰多碧石其陽多——之王 嬰垣之山 山海經漆
木出焉北流注於渭其上多棫柏其下 藻玉 山海經泰冒之山
多竹箭其陰多赤銅其陽多——之汁 洛水出焉東流注
於河其中多——汁 灌丹木 山海經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
澡玉玉有文彩者 以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
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其中多
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元玉玉膏
所出以———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峚山
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堅粟精密濁澤而有
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
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注丁有栗文 堅粟精密濁澤有光 上見

五色發作以和柔剛 上見 吉玉 山海經凡海山之首自苟林之山
至於陽虛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
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禮太牢嬰用——首山魈也其祠
用稌黑犧太牢之具蘗釀於齋罷鼓嬰用一璧尸水合天也其祠
肥牲祠之用一黑犬於上用一雌雞於下刉之
刉一牝羊獻血嬰用吉玉彩之饗之 琪樹爲珠 山海經三珠樹在厭火北
生赤水上其爲樹如柏———文玉樹 山海經開明北有視肉珠樹
——自其葉樹若彗———玗琪樹不死樹注五
彩玉 天智 逸周書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身厚以自
樹 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於千人求
之四千庶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凡天智 元縷碧朱 逸周書
王武王則寶與同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
賂當外寶天元琮宗馬十二王———十二 江歷 逸周書正
參方元繚碧琮十二 江歷 逸周書陳
因見規叔已開耳貫詢雕題離邱漆齒請合以丹 崑崙狗
青仁純就剛——龍角神龜爲獻注江歷珠名 春山之瑤 穆天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五十三 珍寶部 珠玉 七
子傳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上女——詔女崑崙曰舍四
千泉七卜乃至於崑崙之邱以觀春山之瑤賜語海天子受命
有何 玉果璿珠 穆天子傳天子人朝於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
再拜 觀天子之瑤器日天子之瑤———燭銀黃
金之 玉榮枝斯之英 穆天子傳天子於是得———注
膏 英玉之精華也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海
經曰黃帝乃取峚山之玉 三珠萬隻 穆天子傳天子於是取玉
榮而投之鍾山之陽是也 ——王器服物於是載玉
——天子四日休群玉之 璿瑰瑤瑀 穆天子傳枝有采石之山
山乃命邢侯待攻玉者 重蟭氏之所守曰枝斯——山
——琅玕玲瓏玉瑱玗琪 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 董仲舒春
衛尼凡好石之器於是出 秋繁露玉
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
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是
則不有玉至親而不敝其惡———故君子不
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

汚見仁而至高潔也廉而不秘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磨過而
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堅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
不受汚玉類備者東方朔十洲記—有—石高千
故公侯以爲寶瀛洲玉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爲玉醴光
照千里東方朔神異經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
—中有金階西北滄淵虬子靜海遊珠郭憲洞冥記方朔舟拜
入兩闕中名天門於帝前時臣求遊萬林
之野發九色鳳雛冷源丹瀨之水赤色西過郭憲洞冥
洞窟得——洞窟有磨瑙丙如花一枝貝記太
初三年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帝以錦盒
覆之如照月夾因名照月珠以錫華爲盤以琉璃之抬錦盒
覆之如照月上見鮫人淚珠郭憲洞冥記吹影國貢文犀四頭狀
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爲簾如錦綺之文此國去長安九千里
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乘象入海底取寶宿

於—之舍得—則鮫寧失千里駒不失黃蛇珠郭憲洞冥記有鮫
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
草色丹葉長四寸味甘久食令人身輕肌滑赤松子餌之三歲
乘黃蛇入水得黃珠一枚色如貧金或言是黃蛇之卵故名蛇
珠亦名銷疾珠語曰——抵鵲桓寬鹽鐵論崑山之旁以玉璞—鳥—象天地班固自見
通璧方中圓外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方中圓外上見
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
昔魚之報三輔黃圖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靈沼名神池云堯
時治水嘗停船於此池通白鹿原原人釣魚綸絕而
去夢於武帝求去其鈎三日戲於池上見大魚銜索帝曰豈不
發所所夢耶乃取鈎放之間三日帝復遊池池濱得明珠一雙
帝曰豈——耶擲米成珠葛洪神仙傳王方平降於蔡經家令人相
訪麻姑麻姑至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
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
得米便擲之—地視其—乃—真—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

老矣了不喜復作七采九華葛洪西京雜記漢帝相傳高祖斬
此狡獪變化也白蛇劍劍上有——珠——玉以
爲飾雜廁五色織爲簾葛洪西京雜記昭陽殿——珠
琉璃爲劍匣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色黑如漆
王子年拾遺記昭王坐握日之臺參雲上可捫日時有黑鳥白頭
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懸照室內百
神不能隱其精靈此珠出陰泉之底陰泉在寒山之北員水之
中言水波常濤擊而赤色有黑蚌飛翔去來於五岳之上昔黃
帝時霧成子遊寒山之嶺得黑蚌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能飛
矣至燕昭王時有國獻於昭王王取瑤漳之水洗其沙泥乃嗟
歎曰自懸日月以來見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遇此蚌千歲一生
珠也珠漸輕細王常懷此珠當淳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曰銷暑
招涼之珠也自開不能隱其新上見銷暑招涼上見
光先出之初也其金鏡闔郭下有藏金窟刻武士以衛之螢星夜日王嘉拾遺記郭
掛下以—於似燭之珠於四壁—觀之如——望之如—里

都付洛陽多錢郭氏爲友王嘉拾遺記大始元年魏帝爲陳留
室夜日晝貫百紅匹王之六有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
—如
今之鐙金性鐙利精王嘉拾遺記石季倫愛婢名翔風妙別
寶珮亦現如瓦璞植如莖土石妹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出
處者乃使翔風別其聲色悉知其所出之地言西方北方子聲
沉重而性溫潤佩服者—人——東方南賜百琲王嘉拾遺記
方子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者—人——石崇常以沉—
水之香如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者—以真珠
—有跡者節其飲食令體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
那得百琲珍珠黑玉王嘉拾遺記瀛海之北有勃觀之國人皆衣羽毛
無翼而飛日中無影壽千歲食以黑河水藻飲以
陰山桂脂憑風而翔乘皮而至玉版方尺王嘉拾遺記帝堯在
中國獻——之環色如淳漆位時有聖人方治河洛之
濱得———獸狀如豕銜珠如燭王嘉拾遺記禹鑿龍關之
圖天地之形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

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
進有｜｜｜夜明之｜其光｜｜**鳥吐**王嘉拾遺記瀛洲有｜如鳳身紺翼
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珠累斛仙人**種玉**干寶搜神記陽公
常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耀於日月也伯雍雒陽縣人也
本以儈賣為業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
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
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
陽公未娶又語云汝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
時往視見玉子生石上人莫知也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
有行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為狂因戲云得
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所｜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
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聞而異之拜為大夫乃於種玉處四
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
央一頃地名曰玉田**可照面**郭義恭廣志白玉善者｜以｜｜出交洲
置之平地終日不停郭義恭廣志夏難珠其色黃生東夷又有明珠又有夜光大珠皆徑寸或圍二寸已上出黃支形至圓｜
｜｜｜**豐年玉**劉義慶世說世稱庾文康為｜｜｜稚恭為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為荒年穀庾
長仁為
豐年玉**蚌病**劉勰文心雕龍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成珠矣**蛇珠千枚不**
如一玫瑰任昉述異記凡珠有龍珠龍所吐者蛇珠蛇所吐者南海俗諺云｜｜｜｜｜｜｜言蛇珠賤也越
人諺云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上見**觀日**張說梁四公記扶桑
國使使貢方物又貢｜｜｜玉大如鏡方圍尺餘
明澈如琉璃映日以觀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珠母**劉恂嶺表錄異記收
小蚌肉貫之篾曝乾謂之｜｜容桂人率如脯燒之以薦酒非
內有細珠如粟乃知珠胎之蚌隨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
皮日休鹿門隱書金貢珠**能言而利物**玉｜｜｜｜｜者也
寶消[illegible]山中有蒽下必有銀
有礦下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山
中有玉者木旁枝下垂謂之｜｜**香玉辟邪**蘇鶚杜陽雜編肅宗賜輔國｜｜

得一物其形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照之潔徹若輕冰焉生持
以示於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彈珠名之常置於箱中其後生遊
長安乃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馬而言衣橐中有奇寶願有得
一見生即以彈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貨也願
以三十萬為價曰此寶安所用而君厚其價如是哉胡人曰我
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珠若置於濁水泠然
洞徹矣自亡此寶且三歲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故此越
海踰山來中夏以求之今果得於子矣胡人即命注濁水於缶
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瑩纖毫
可辨生於是以珠與胡獲其價而去**雙珠宴**張泌粧樓記洛陽人有妓樂者三月
三日結錢為龍為簾作錢龍宴四圍則撒真珠厚盈數寸以斑
螺命妓女酌之仍各具數得雙者為吉妓乃作｜｜｜以勞主
人**土石之標**羅隱兩同書龍為鱗介之長鳳為羽毛之宗金玉乃｜｜｜｜芝松則丹木之秀**鑑潤**
之資羅隱兩同書龍有鱗寶之別麟鳳有仁愛興今玉有｜｜｜｜芝松有貞秀之姿**上有百象天**
下太平字王仁裕開天遺事開元元年內中因[illegible]地[illegible]至夜有光宿衛者記其處所遂乃奏之上命鑿其地
得寶玉｜片如拍板樣｜｜｜｜百僚得負收之內庫**記事**王仁裕開天遺事開元中張說為宰相有一人
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
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秘而至
寶也**占風鐸**王仁裕開天遺事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片子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為｜｜｜
照物形狀毛髮形色一一備見杜光庭錄異記柳子華唐朝為成都令一日方午有車騎擁車
前後女騎導從徑入廳事使一介告柳云龍女且來矣俄而下
車左右扶衛升階與子華相見云宿命與君子為匹偶因止命
酒樂極歡成禮而去自是往復為常遠近知之子華罷秩不
知所之俗云入龍宮得水仙矣[illegible]衙中為節度押衙
青城鎮遏使頗好善常以藥石救貧民之疾每自躬親撫視健
卒民庶莘莘為勸將奉公推誠及物為時人所重有一珠大如

一一二各高一尺五寸而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鏁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縱澣濯數四亦不消歇 芬馥經年上見

上清珠(蘇鶚杜陽雜編)肅宗為兒時常為明皇所器每坐於王案前熟視上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因命取上清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上上清珠即開元中罽賓國所貢其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有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形搖動於其中及上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氣掌庫者具以事告上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按上謂代宗一一 神光異氣上見

履水(蘇鶚杜陽雜編)代宗皇帝即位歲扶餘國貢一一珠色黑類鐵大如雞卵其上鱗皺其中有竅云持入江海內可行於洪波之上下皆不溺之寶遂命善游者以五色絲貫之繫於左臂遂入龍池中人則出驟於波上若在平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而衣裳無沾濕上奇之以御匣盛之使人至長慶中頻御試弄於游池上遂化為黑龍入於池內俄而雲霧暴起不復追訝矣

冷暖玉(蘇鶚杜陽雜編)日本國王子出楸玉棋子一一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出玉棋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謂之冷暖玉又產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為棋局光潔可鑑

靈粟珠(蘇鶚杜陽雜編)同昌公主出降有神絲繡被繡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其精巧華煥絕比其上綴以一一之一一珠如粟粒五色輝煥

鬭龍方虎(蘇鶚杜陽雜編)德宗時南方進美玉者二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鑑毛髮時伊祈元解方坐於上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玉此一虎玉也上驚而問曰何謂龍虎玉耶元解曰一一者一也生於水中為龍所寶若投之水必有虹霓出焉一一者一也生於巖谷為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即紫光迸逸而百獸懾伏上異其言遂命試之各如所說

火玉(蘇鶚杜陽雜編)武宗皇帝會昌元年扶餘國貢三寶一一又松風石火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則不復挾纊

清水(張讀宣室志)馮翊嚴生者家於漢南嘗遊峴山

毬子云是其祖所留數世傳寶矣一一但皆側立耳

歲星之精(杜光庭錄異記)一一陝於荊山化而為玉側而視之色碧正而視之色白卞和得之獻其玉後入趙獻秦始皇一統天下琢為受命璽

火星之精(杜光庭錄異記)一一隊於南海為大珠徑寸餘將出海上光照數百里紅氣亘天今名其地為珠池亦名珠崖後有所用多於此得

鶴銜舞(孫氏瑞應圖)昔平公鼓琴有一一自天而下一一明珠於庭一鶴失珠覓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

浮波如日(沈括夢溪筆談)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於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甓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予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為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常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船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為玩珠

洒翠(沈括夢溪筆談)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雞卵微紺色瑩徹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觀則末底一點凝翠其上色漸淺若回轉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謂之一一

琉璃珠(佛書)西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雖深皆可見如人仰望虛空之月影人疑此近之 上見

撒殿(陶穀清異錄)一一使人入貢以本國俗一一詔從之使人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殿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班閣門使副內臣

附肌如醉(沈括夢溪筆談)一一其用則有玉璋龍虎之別皆璜琥之類是也漢人所持節乃古之旌也予在汝東得一玉琥美玉而紅一一一溫潤明潔或云即玫瑰也古人有以為帽名者以為西方是也有以為貨者左傳加以玉琥二是也有以為瑞節者山國用虎節是也

浮遊湖

西邵伯溫聞見前錄孫覺龍圖下第時家高郵一夕晦夜忽月
光入窗隙孫與之與同舍望光所在行二十餘里見大珠｜
｜上其光屬天旁照遠近 其光屬天旁照遠近 上見珠熟范成
有崔伯易者作感珠賦記之
大抵海濱之珠出合浦海中有珠池蜑戶投水採蚌取之歲
有豐耗多得謂之｜｜相傳海底有處所如城郭大蚌居其中
有怪物守之不可近蚌之細｜ 逸得 沈懷遠南越志威寧縣有穿
稍長延於外者始得而采 其上多珠有九品大五分
以上至一寸八九分為大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璫
珠璫珠之次為走珠走珠之次為滑珠滑珠之次為磊砢
之次為官雨珠官雨珠之次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蒙
為稅珠稅珠之次為｜｜珠 如彈丸大 石反之在福建有時有
村落小民家一婦人以織麻為業每夜漉麻於大水盆中忽一
日視之盆中小瀾爭觀之初無鱗鬣凡數夕皆然怪其異至夜
候之夜過半果有一物來得入盆中飲水其身通明如月光照
滿室婦細觀之乃一白蜘耳其大如五斗栲栳其婦遂急以大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五十三　珍寶部　珠玉　十四

雞籠罩之剖其腹內得一｜ 破霧 南劉開居錄蘇子瞻言其光
珠｜｜照明一室 祖光祿云有一書生者半得下
見大蜂觸蛛網相縈久之俱墮地起視之已化為小石色青生
異而收之因置衣帶中一日過市遇鬻寶胡僧者乃摇
因願見胂珠書生威以帶中石示之胡相視久之｜｜珠
賈人至海上採珠寶常以霧晦為苦有此珠即霧自開因以貴
貨易之值 南海明胎 釋文瑩湘山野錄一成瓊州戶官私藏
數千緡耳 蚌胎為陽夷所役盡籍之者｜｜｜也
在仕無不垂涎而安之太守而下輕其估悉白其爲唐質肅公
介時以言事謫潭停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預料謂近侍曰言
介必不肯買案具果然 伊世珍瑯嬛記河伯貢伯禹珍河
奏發上覽之果然 衆寶互作 獻多寶之珠多瑕珠者夜中宴
樂懸於殿中光微如白日客時｜｜戲既上見
鵑而珠中｜｜｜宴罷音亦已

五金

與衆爭貨 管子金｜｜ 用揆 管子黃金者｜｜之｜也 儉賤侈貴 管子儉則傷
事侈則傷貨
｜則金｜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
｜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 金九 管子五聚而務輕｜｜
事務輕前而金得 注五會之後兵戰既息
九分一以供官也 百乘一宿之盡 管子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
金一鎰｜｜｜也
一篋 管子黃金百鎰為｜｜ 美金惡金 管子｜｜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
馬｜｜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
木 中幣 管子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 銅山四百六十七鐵山三千
土
六百九 管子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
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之｜｜｜山出
｜之｜｜山 山之見榮 管子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
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
銅上有赭者下有鐵 起於汝漢右涔 管子金｜｜之｜｜ 紫山白金 管子
此｜｜者也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五十三　珍寶部　五金　十五

然之｜｜戈也 首山銅 子華子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
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
鑄神鼎
於山上 蒙沙 子華子大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
處而秘惜不可以知力窺也｜金以｜固玉以瑛
麗水生金 韓非子荊南之地｜｜之中｜｜ 銅英青金英黃 淮南子｜｜｜黃白鉛
可為丹 淮南子｜｜之與丹異類殊色 藏金鉱巖 淮南子故
而｜以｜｜者得其數也 黃｜於
之山所以寒 銀自山溢 史記封禪書殷得 造白金 史記
貪鄙之心也 金德｜｜｜ 於是承上指
請｜｜及五銖錢龍天下 山出奇 史記貨殖傳銅鐵則千
鹽鐵論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 里往往｜｜｜山出棊
隱曰言如棊 連錫 史記貨殖傳豫章出
予往往有之 黃金長沙出｜｜ 偽黃金 漢書景帝紀中六年冬十
二月改諸侯名官鑄錢｜｜｜棄市律注應劭曰文帝五年聽
民放鑄作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

相狃擬爲財起爲麟趾褭蹏漢書武帝紀詔曰有司議曰往者
盜賊故定其律也 麟趾褭蹏 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
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爲｜
｜｜以協瑞焉注應劭曰獲白麟有馬瑞故改鑄黃金如麟
趾褭蹏以協嘉祉也古有駿馬名要褭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
千里也師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爲麟趾褭蹏則
舊金雖以斤兩爲名而官自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之類
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爲麟足馬蹏之形以易舊法耳今
人往往於地中得馬蹏金金甚精好而形製巧妙 吉字金挺 見上 名｜名 漢書律歷志凡律度量衡用銅
者｜｜｜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注師古曰取銅之名以合於同也 有似士君子之行 漢書律歷志銅
之爲物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於｜｜｜｜ 銀貨一品 漢書食貨
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爲｜｜｜｜案地理志朱提山名 朱

提銀八兩爲一流 見上 石空錫監町銀鉛 漢書地理志律高注西｜｜山出｜東南｜｜
山出 從陸山銅出 漢書地理志來唯注｜｜｜｜｜注師古曰陸音胡工反 萬斤爲一匱 漢書王莽
傳時省中黃金｜｜｜｜者｜｜｜尙有六十匱 鹽洗 後漢書王符傳洗金以鹽注今之金工發金色者皆淬之於鹽水中
以鐵爲貨 後漢書東夷傳韓國出鐵濊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貿易皆｜｜｜ 黃銀 宋書符瑞志｜｜紫
玉王者不藏金玉則｜｜紫土光見深山 下方黃鐵 齊書蕭穎胄傳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
歷相傳付稱爲｜｜莫有見者 嚴道銅山 齊書劉悛傳永明八年悛啓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
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
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
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縣｜｜鑄錢今蒙山近青衣
水南青衣在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

山去南安二百里按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出僚出云甚可經
略此議若立淵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鐵
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 蒙山銅 見上 銅石 見上 楊邁 南齊書林邑國傳中國
得紫磨金夷人謂之｜｜按南史林作陽 金汁流出於浦 齊書林邑國傳林邑有金山｜｜｜｜ 夜
則出飛狀如螢火 南齊書林邑國傳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 一斤爲餅
乃併爲遺 南史梁武紀後主紀傳金予有在定界五信之其他鍮銅繪采稱是 鑄生石
上 南史扶南國傳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有山出金金｜｜｜無央限也 出自夫餘 魏書高句麗傳正始中世
祖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悉弗進曰高麗係誠天極累葉純
誠地產土毛無愆王貢但黃金｜｜｜｜珂則涉羅所產今夫
餘爲勿吉所逐涉羅爲百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絕
之義悉遷於境內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實兩賊是爲 銀官 魏書食貨

志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
其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
斤其色潔白有踰上品詔並置｜｜｜常令採鑄又漢中舊有金
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彧爲梁州刺
史奏罷之其鑄鐵爲農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牽口冶爲工故常鍊鍛爲刀送武庫 金戶 見上 銅官 舊志
魏書食貨志尙書崔亮奏恒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
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一斗得銅
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川
南山並是往昔｜｜｜｜｜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
冶利並宜開鑄詔從之 金坑淵閟 唐書德宗紀詔邕州所奏｜｜誠爲語人以利非朕素懷其坑任人開
採官不得禁按新唐書只載罷金坑二字不詳今入此 黃銀爲鬼神所畏 唐書杜如晦傳太宗嘗賜房
元齡黃銀帶顧謂元齡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惟
獨見公因泫然流涕又曰朕聞｜｜｜｜｜｜命取黃金帶

還元節視送於靈所火燒其上嘗有五色氣舊唐書孟詵傳詵少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之家見其敕賜金謂禕之曰此藥金也若||||試之果然金苗宋史食貨志有官監者許道部內州縣|無官及使臣掌幹花金宋史食貨志知桂州王覺奏杭門等處產金及生||田瓜子金宋史趙普傳開寶六年帝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也掘地得鐵若山形宋史王昭遠傳端拱初召為殿前都虞候領勁州防禦使命有司治綾錦院為公署|||||或言此地即鐵山故治丙大宋史占城國傳開寶七年又貢孔雀傘二|||四賓鐵宋史高昌國傳俗又號伊州地有野蠶生苦參上可為綿帛又有礪石剖之得||謂之喫鐵石赤十斤錫山海經服山其木多苴其上多封石其下多|獨銀金穆天子傳天子大朝於黃之山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珍器||天子之珍玉果璿珠||黃|之|出若耶越絕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金犀東方朔神異經西方日官之外有山焉其長十餘里廣二三里高百餘丈皆大黃之金其色殊美不雜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餘皆純金名曰||入山下一丈有銀又一丈有錫又一丈有鉛又入一丈有丹陽銅似金可鍛以作錯塗之器丹陽銅|見上精和班固白虎通金者||之至也王者從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廬江出金王充論衡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後往爵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竿綸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為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行更為盟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即共掇拙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

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爵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斤餘賢自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下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為疑隱言之不實苟飾美也即復因却上得黃金狀如前章事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之今不得直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金狀郡上賢等所採金自言湖水有賞故不與直十二年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狀并金出前怪故彌紀之凝鉛為銀神仙傳淮南王劉安好方術有八公詣門人能煎泥成金||||水銀入石飛騰流珠柔弱可以成器王嘉拾遺記炎帝採峻鍰之銅以為器峻鍰山川名也下有金井白氣起其上人升於其間甫塗之路在於地下井中之金||||也閼金泥王嘉拾遺記元封元年浮析國貢||||之|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閭人常見水邊有人冶此金為器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鍛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是也銀燭見上辟寒金王嘉拾遺記昭王即位二年昆明國貢嗽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密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聞其鳴者得此乃處於金倉之園飼以珍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珮謂之|金色青而利王嘉拾遺記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地中多丹煉石為銅銅||||鳧脯飛王嘉拾遺記日南之南有淫泉之赤時有|色如金|鼓於沙礫羅者得之乃與金無異也鳴山洲地王嘉拾遺記少昊以金德王於|銀|於|銀山羅含湘中記曰湘縣有||山常多金||後漢之世蜀因陽谷中欲金牛後漢之世蜀王之物化為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金一斗道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為土惠王以為奉我矣土將得蜀土地惠王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

笑之曰吾識汝當塚華陽國志博南縣西山高四十里越
情當得爲也 金沙 之得蘭滄水有||以火融之爲黃金
蔦闕 劉敬叔異苑永康王曠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
人寄宿忽求買之曠怪所以求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胡
||於石上疾作偷取變成黃金胡人不工上劉敬叔異苑晉陵薛
矩索市龜旣得擲破內容有二鴨處虹吐氣因而晉陵薛
鸞有||從其釜資與吟鄉便爲順帶而猶之隨 舶銅 酈道元
投隨過使||金滿釜於是沒數日就而豐富成孫 水經注
河中有貝子||以 酈道元水經注東合略增傳云此
羊祠之則可取也 銅鄉 鄉中有||今猶時聞銅聲於水水
輒變深作銅 柿子金 李石續博物志裴翅之閒故存陵白水之
聯魚爲之花柿子金地多得金鴿跖及蹠今趾中空四旁有文
刻工巧甚難似於千物上摘成如乾柿上人謂 烏金 不可合鍊
之|||或曰此異數所爲藥金和藥最良
段成式酉陽雜俎金曾經在印塚及爲 牡銅牝銅 段成式酉陽
紋銅沒器陶隱居謂之|||||| 雜俎鍊銅時

與一童女俱以水灌鋼銅當自分爲兩 螻頂 段成式酉陽雜俎陽
段有凸起者||也凹陷者||也 金中||金最上
六兩爲一埒有蛟蟻蛙穴及水鼻形當中陷 紫膽 見||牛遺跡
處名曰趾腹又鋌上凹處有紫色名紫膽上
段成式酉陽雜俎太原縣孔有銀牛山漢建武二十一年有人
騎||||騎人司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有天子登封送
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上惟見牛 蘇秦金 段成式酉陽雜俎||
跡||皆爲銀也明年世祖封禪 蘇秦金||魏時洛陽令史
高顯洞得黃金百 辛鋭 張讀宣室志嘗隱中有京兆裴思元僑
斤銘曰蘇秦金 居 洛陽性尚奇符蔡神仙之術夜遊高
山有道士教曰夫餌金液者可以延壽昔子當先學鍊金如是
則可以肩赤松鶴成矣裴思元於是求煉金之術積十年過術
十數百終不能得其妙後一日有居士||者貌甚清瘦然
有寒色衣敝裘叩思元門謂思元曰我病亡窮無所歸聞先生
好古尚奇策天下異人方士我故來謁耳願先生納之思元即
止居士於舍其後居士身疾瘡盡潰血且甚韋氏一家盡惡之

思元嘗問術士數人會食而居士不得預旣且聘居士實至客
前廚於筵席上盡溺客怒皆起韋氏家僮亦競來罵之居士遂
告大行至庭忽亡所見思元與諸客甚異之因視其溺乃紫金
也耐光澤燦贊禪代之寶思元見驚且歎有解者曰居士紫金
精也識其名氏信矣且辛者蓋西方庚辛金也而鋭字 康
從金兌亦西方之兀佑推其義則居之解若合符然 化士 騈
劇談錄李汧公鎮鳳翔有屬邑編甲因耕田得馬蹄金一甕里
民送於縣宰||將至府庭宰邑者喜悅以自爲殊績
於公藏之邑中不展因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
爲土塊兒發金出穴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遞相驚異不輕駭
以狀聞於府官議者僉云奸計換之遂造理曹掾與軍吏數人
就鞫案其事遂全之社或其金已寬隱者爲深所轄推沮莫能
自白既而詰辯遂具遂以爲易金伏罪詞欵具存未窮隱用之
所遂令拘繫僕隸俾以所辭或云藏於壅坎或云投於水中紛
紜枉撓結成獄具備以詞案上聞汧公覽之愈怒俄而因有遊
席停杯語及此事列坐賓客咸共驚歎公命客人之擾或云

有根據之辭談笑移時以爲賊所竊無足訝也時袁相公滋
亦在幕中俛首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非判官親鞫
平袁相日與之無素李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袁相曰某疑
此事未了更請相兩詳之汧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
別有見非判官莫探情僞袁相曰諾因俾移獄府中按問乃令
闢窺閉得三十五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在焉遂於列肆索金
鎔寫與塊形相等旣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人
力二農夫以竹擔舁至縣境計其負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舁
明其即路之時金已爲||矣於是羣情大豁宰邑遂獲清雪汧
公歎服無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途至德宗朝皆
爲宰相 鴉觜金 沈括夢溪筆談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嘗以罪
配沙門島能作黃金有老鍛工畢升曾在禁中爲
捷鍛金升云其法爲爐竈使人隔牆鼓鞴蓋不欲人覘其啟閉
也其金鐵爲之初自冶中出色尚黑凡百餘兩爲一餅每餅輻
解疊爲八片謂之||||者是也今人尚有藏者上令上坊鑄
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遍以賜近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

在江右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為寶鎮復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李簡夫家有一軀乃其伯祖虛己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也其軀夜中往往出遊擲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寶藏

印子金 沈括夢溪筆談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澗之間往往得小金餅上有篆文劉主字世傳淮南王藥金也得之者至多天下謂之——是也然止於一印重者不過半兩而已鮮有大者予嘗於壽春漁人處得一餅言得於淮水中凡重七兩餘面有二十餘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紋理分明傳者以謂泥之所化手痕正如握泥之迹襄隨之間故舂陵白水地發土多得金麟趾中空四旁皆有文刻極工巧 趙飛燕外傳帝寵趙昭儀俗多裹金餅以賜行兒乳媼始此類也

紫[illegible] 何薳春渚紀聞法全首座無相師留心爐事嘗於焦山與僧法全語及點化金曰我年二十無家為道人同侶二人共學丹竈歷年無成因紹聖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謂曰我輩所學遊訪未遂今當各散行以十年為期却以此月此日會於此地還舉所得為約

三人者散往川陝京洛間我即留江浙轉首之間忽復至期出豐樂橋三人者次第俱集相得歡甚劇飲數日各出所得方訣參較之內一劑法差似簡易即試為之而銅色不盡一人曰我於成都藥市遇一至人得大藥點彼亦奇甚而我未試也因取同煮而色益高意謂藥少未至增藥再煮及出坩中則盡金矣更相驚嘆俯市肆中云良金也衆復相與謀曰竊聞京師金肆為天下第一若往彼市之無疑則真仙秘術也遂以十兩就市樊氏取其家金較之則體色而加——即得高價以歸

膽水浸膽土 宋周輝清波雜志信州鉛山膽水自山下注勢若瀑布用以浸銅鑄冶是賴雖乾溢係夫旱潦大抵盛於春夏微於秋冬古傳一人至水濱遺匙鑰翌日得之已成銅矣近年水流斷續浸銅頗費工力凡有坑有水處曰膽水無水處曰膽土——銅丁省利多——銅工費利薄水有盡土無窮今上林三官提封九路檢踏無遺膽水膽土其亦兼收其利

丹竈須生金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生金出西南州峒生山谷田野沙土中不由礦出也峒民淘沙為以坏土出之自然融結成顆大者如麥粒小者如麩片便可鍛作服用但色差淡耳欲令精好則重鍊取足色耗去什二三既鍊則是熟金——所——故錄其所出

玉龍膏 姚寬西溪叢語安南有——南人用之化銀液接金陸令界中以先生行必為女過——上視為爪嘗客得餘自稱几印化先知用米粥研進嘗與官娼持贈諸公宗曰此物可惜勿令衆之取置諸中宗取之久皆成白金寶遇小罐盛宋金鈴陪中合官人——成之投火中徐然出之皆成白金指銀猶在

絲金 未精意記之不沙中揀金人出於石縫石而以者色明少介之有前浮大石藏之名——如蚯蚓可谷癸宋雜職給官應閣前引座川余——工皆能削以其薄泥拾——人首如引以了故世名爪子今其作名知麥片則名麩皮金色淡紫北之言偏介色復加一等此金之上品也銀之品有似如銀用行行以後者有中寶四品高者有名精銀其絕品則色高故官品有今出古之日若合金於華銀合於高名之出也

麩皮 見羅相松紋見殿

宋何薳粹裝禎用張極患用時張某顯子留意以錢為安一錫牌綴於上人皆不能辨其偽至死而子孫不能泉州趙家販船其六年于今間抗自言於畜中發——抽相傳久十作法做沙布地隱錢於目力刃不傷其身伏傳間以瓶有角馬是不使米取以為細於下日其名目法撒沙驗之則果無所傷大鐵復擬應手首落遂執送官

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四

珍寶部一

錢

民之通施 管子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 穀賤子食布帛賤子衣 管子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則以幣——則以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 以幣貨金 管子能夏之地布黃金九下——巨家以金小家以幣 小家以幣 上見 莊山歷山以金鑄幣 管子湯以——之金鑄幣而贍民之無檀賣子者禹以——之——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 以二年之粟顧之 管子請立幣國銅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 國銅 見上

棧臺錢鹿臺布 管子請散——之——散諸城陽——之散諸濟陰 穀幣金衡 管子人君操——而天下可定也 下幣 管子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也 溝瀆 管子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也號令者徐疾也 出山金 管子——出金通幣利布於泉 立幣注 母權子 子權母 國語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而行小大利之 御府金錢 史記漢文帝紀張武等受賂遺金錢上覺乃發——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 八銖 史記大事記高后二年行——錢 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錢 莢錢 史記平準書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 四銖 上見 吳鄧氏錢 史記平準書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 貫朽而不可校 史記平準書京師之錢累巨萬——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 史記平準書造銀錫爲白金以爲——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 重八兩 上見 白選 上見 連珠文 史記平準書注索隱曰錢譜肉好皆有周郭 之其文爲龍隱起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也 三銖 史記平準書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錢文如其重 文如其重 上見 周郭其下 史記平準書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令不可磨取鋊焉 五銖 上見 赤側 史記平準書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側——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 赤側 注俗所謂紫紺錢也 紫紺 上見 三官錢 史記平準書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

刀布 史記平準書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之幣興焉 輕重 注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大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 九府 史記貨殖傳設——爲不衡與少府皆 水衡錢 漢書百官公卿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 大子私藏 穀之甚微爲利甚厚 漢書食貨志孝文五年爲錢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大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人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

稱不受生致不正要之而立之法則人為煩苛而力不能勝錢
幣而甚（小字）非其幣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以周
文上見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
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
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
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
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
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
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
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
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
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
百六十為大貝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
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
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五十一　珍寶部　錢　三

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
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
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
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
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
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
錢矣是為布貨十品凡寶貨　鑄
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連錫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　契刀錯刀
上見　黃金錯其文　上見　四品並行　上見　寶貨　上見　錢貨六品　上見　布貨十品
上見　可易富貴　魏書甄琛傳錢之為用貫以相通器也而——以——　張氏無名錢　漢書張安世傳安世
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元帝本
內別藏——以百萬數　都內　水大農屬官少府——錢
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
萬萬按都內水衡少府即前所謂三官錢也　少府　上見　文為人頭

幕為騎馬　漢書西域傳烏弋國其錢獨——文為王面幕為夫人面　漢書
西域傳安息國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
同亦以銀為錢——獨——　白水真人　後漢書光武紀
論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
字文為——按光武謂宅南二里有白水鄉張衡所謂龍
飛白水也　金刀　上見　四出文錢　後漢書宦者傳——錢　漢貨　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百
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
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言天下當並還劉氏　黃
牛白腹　上見　鐵官　上見　錢薄　後漢書劉陶傳——之錢後治鑄之議　上見　無輪郭文章
後漢書董卓傳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
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
不便人用　賨錢　後漢書南蠻傳——秦惠王并巴中——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
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世號為白虎復夷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五十一　珍寶部　錢　四

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
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
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
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得以倓錢贖死盟
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銀錢十當金錢一　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以金銀
為錢——　當五百　晉書食貨志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　當
千　上見　比輪　四文　晉書食貨志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
小錢謂之沈郎錢　沈郎錢　上見　金埒　晉書王濟傳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
阿堵物　晉書王衍傳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卻阿堵物——

｜其積如山流如川晉書魯褒傳錢之為體有乾
如此按郭王怨異積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
其｜｜其｜｜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
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
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
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
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
哀此煢獨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
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
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嬴
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
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嬴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
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
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
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

顏 見上　孔方 見上　無翼而飛無足而走 見上　家兄 見上

排金門入紫闥 上見

輿貨錢 晉書□□有勸載□選□□□為錄｜｜

社錢 宋書武帝紀初高祖家貧負刁逵｜｜三萬經時無以還逵執錄甚嚴王謐造逵見之密以錢代還由是得釋

嗣功龜貝 宋書孔琳之傳時議欲廢錢用穀布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其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歷代不廢者也

翦鑿 宋書何尚之傳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

貨貴利民救白五政開鑄流圜法成九府 宋書顏竣傳｜｜｜｜民富穀賤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適用

耒子 宋書顏竣傳前廢帝即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如今之翦鑿者謂之｜｜景和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千錢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不盈三寸 上見　鵝眼綖環 上見　入水不沈 上見

我昔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 齊書鬱林王紀極意賞賜動百數十萬每見錢輒曰｜｜｜｜｜｜

太平百歲 齊書祥瑞志泰始中世祖於青溪宅得錢一枚文有北斗七星雙節又有人形帶劍又治盆城又得一大錢文曰｜｜｜｜

買本一千加子七百 齊書竟陵王子良傳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猶求請無地棰革相繼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何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

九陌錢 梁書武帝紀詔曰朝四而暮三眾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

怒為用頃聞外間多用｜｜｜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年

四柱錢 南史敬帝紀太平二年四月己卯鑄｜｜｜錢一准二十壬辰改四柱錢一准十｜｜

厚輪大郭 南史□□武陵王紀傳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

黃榜紫標 南史梁臨川王宏傳宏性愛錢百萬一聚｜｜標之千萬一庫懸一｜｜如此三十餘間

風飄水浮 魏書楊侃傳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米斗幾直一千侃奏曰昔馬援至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徵入為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共鑄五銖錢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以今況昔即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侃乃隨事剖辨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如侃所奏

雞眼鐶鑿 魏書食貨志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

姦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依律而禁河陽錢北齊書王則傳在京諸像毀以鑄錢於時世號——布
泉周書武帝紀更鑄錢文曰以一當五與五銖竝行以一當五上見五行大布周書武帝紀更
鑄——錢以一當十與布泉錢竝行永通萬國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十一月丁巳初鑄——錢以一當
十與五行大布竝行東錢隋書食貨志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
百名曰——西錢見上長錢見上裁皮糊紙隋書食貨志大業已後巨姦大消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
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翦鐵鍱——以爲錢相雜用之十鑪舊唐書代宗紀判度支韓洄奏請於商州
紅崖冶洛源監置——鑄錢江淮七監每鑄一千費二千文請皆罷從之方孔三足
河岸輒處得古錢三千——自其形小——八十五文爲陌舊唐書昭宗紀丙辰敕準向來事例每貫抽除

外以八百五十文爲貫每陌八十五文如聞坊市之中多以八
十爲陌更有除折頓爽舊規付河南府市肆交易並以
——不得更有改移號銅排斗舊唐書食貨志則天長安中降敕非鐵錫銅蕩穿穴者竝許行用其有
——沙澁厚者皆不許簡官鑪偏鑪積錢時錢舊唐書食貨志時江淮錢尤濫惡有——
等數底折舊唐書裴延齡傳延齡奏李充爲百姓妄請積年和市物價特較今折塡謂之——錢重規第五
色琦傳初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十既當國又鑄——代
五十會物痛騰踊餓殍相望議者以爲非是詔貶忠州長史
有聲如牛五代史雜傳袁象先子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
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之以錢聲必止聞者以爲笑折二宋史神宗紀熙寧六年十月壬戌行——錢毛錢宋史
高宗紀紹興十三年十一月辛卯毀私鑄——頒行草三體宋史食貨志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

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後改元更鑄皆曰
元寶而冠以年號至是改元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仁宗特命
以皇宋通寶爲文慶曆以後復冠以年號如舊烏背漉銅宋史食貨志大觀元年二月
監所得私鑄改鑄錢與復京畿兩監以轉運使宋喬年領之用
提舉京畿鑄錢司爲名喬年鑄——蔡京上詔以漉銅式
頒行諸路交子宋史薛田傳改侍御史益州路轉運使民間以鐵錢
重私爲券以便交易謂之——自富家專之數至爭
訟請官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未報及寇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議蜀人便之經制總制宋史陳遘傳加龍圖閣直學士
經制七路治於杭時軍用度百出遘創議度公私出納其增
其贏號——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倣其式號——錢於是天
下今有經制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銀葉爲錢宋史……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
錢名自兩人始也金一兩紫磨勒佛宋史佛……鑄金銀爲錢無穿孔小平錢背爲工名禁民私造

食貨志正隆二年歷四十餘歲始議鼓鑄冬十月初禁銅越外
界懸罰賞格括民間銅鍮器陝西南京者輸京兆他路悉輸中
都三年二月中都置錢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京兆置監一
曰利用三監鑄錢文曰正隆通寶輕重如宋——錢而肉好
文峻整過之珠駮無澀錢金史食貨志大定十八年代州立監鑄
與舊錢通用錢命震武軍節度使李天吉知保德軍
事高季孫往監之而所鑄——不可用詔短錢金史食貨
削天吉季孫等官兩階解職仍杖季孫八十時民間
以八十爲陌謂之——以貝代——元史……南民
官用足陌謂之長錢——錢是時初行鈔……民不
便之……鯨文輕影郭憲洞冥記帝昇望月臺時
於鄉……仍其俗南端有三青鴨羣飛俄而止於臺
上帝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日色已暝帝……之實以爲檢
時取……布爲……火光甚微而光色無內不入……化爲三小
龜皆背有……文……各據——大錢五天壽永昌王嘉拾遺記晉
……帝……影動因名——錢時因……國獻王

錢千緡其形如環上土人掘拾遺迹郭況北武皇后之弟
有——之字 郭氏窖 也累金數億家童四百餘人關下
有敬金銅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屋懸明珠於四垂晝視
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夜月晝星富無
匹 王清本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初洛陽村王清傭力得錢五
鐶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爲薪以求利經宿爲隣人
盜斫副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也汝勿斫
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言于孫嵩之後掘其根根下得
大甕二散錢貫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 段成式酉陽雜俎
十餘年巨富遂鑄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青蚨——似蟬而狀稍
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
飛來不以遠近其母必知處然後各錢小用子而埋東行陰墻
下三日開之即以母血塗之如前每市物先用子即子歸母用
母者即母歸子如此輪還不知休息若買金銀珍寶即錢不還
青蚨 歐陽脩歸田錄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
名爲伯 文著年號 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

皆——此二錢不然者 沈括夢溪筆談熙寧中
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也 順天得一 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
千文皆——當時在庭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
子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僞年號得一
特以名鑄錢 張舜民畫墁錄唐武德中鑄開
耳非年號也 竇后指甲痕 通錢面篆隸八分楷十文也一時爲
開通元寶亦曰開元通寶皆有偶乃大謬——也進樣
時悞以甲承之其銅模後人皆不能法今獨錢傳行於世八
分與篆體錢皆不復見矣 楊妃掐迹 吳曾能改齋漫錄世傳
開元之議已見武德錢 項集世紀…開
元錢乃明皇所鑄上有甲痕乃—— 昧不知其故竇后云
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及書皆歐陽詢之所爲初進
一樣文德皇后掐 御書錢 蠟樣後鑄錢未有御書者
痕因鑄之 化中太宗始以錢文書之既成以
賜近臣崇寧大觀—— 洪遵泉志宋自紹興
益藝故事也 山庵 劉仁恭造泥錢號曰——稱心 洪遵泉志

——武徒得曰也有此錢其形四方狀如牌長寸向闊
分面四接皆上下通關若鶴翅中收狀其上有首形如拜揖下廣
有孔號爲蟻鼻 洪遵泉志——錢譜曰此錢其形上狹下廣
稱心錢 ——俯不而凸起長七分下闊三分上銳處可闊
分重十二銖面有文如刻洪遵泉志 錢余按此錢徑
錢不類字世所謂之蟻鼻錢 梵字 洪遵泉志八分重二銖六參銅色純赤文
不可識大抵類卜秋鳥 洪遵泉志千秋成李孝美曰 羅紋翅
篆吐背錢 此錢徑八分文曰——
紋 洪遵泉志——錢——錢傳譜曰
炳曰二比當左木今有 北斗 文曰大泉五十背爲北斗
之十軼文爲比十相軼之象有文衍和管韻圓之形謂之北斗
之洪遵泉志——錢附用口今有此錢徑一寸重五銖面
星錢旅背日曹太宗與此同乃四錢謂之北斗 錢日
帶中有四間中有錢孔即此錢也 納文 洪遵泉志月文并文錢雙五錢
以十錢直舊曰五錢 日月 上見 星文 上見 雙五 上見 雙十 上見 明月 洪遵泉志
加有以今但見有

此錢文曰明月能文 洪遵泉志——錢收泉曰徑九分重三銖
如字 三 錢 洪遵泉志 錢譜曰徑寸一分重十銖面有肉郭
兩 下皆作 有花相向文曰五行大角背文有野草
閉花 雙星 洪遵泉志——錢李孝美曰此雙鳳錢余按此錢徑
寸二分重六銖輪郭重厚 錢五銖面文有兩家北 雙鳳
之狀 洪遵泉志——錢徑寸一分重五銖向文爲龍鳳
面文爲雙鳳翔舞之狀 雙魚 洪遵泉志九分面四銖有錢
盤縫之形皆 白雀 洪遵泉志徐氏稍如寶錢余按此錢徑
文雙魚相向 有大桃樹人民得其下少中獲錢在以向
告仲寶仲寶日往獲數百如是積年凡得數十萬家人役其時
側見穴中得錢甚多仲寶悉人掘之深數尺有 飛出其
下獲錢千百萬 —— 剌史 洪遵泉志遂并收部記云昔前中蜀城
錢盡白雀乃去 蚨 剌史李師奈理鍋於錫浦與李木間鄰距
宅之北地形漸高闊走西向與祠相接於其北盤地五六尺
得大家軌般其羽得金錢於甕外數十枚各重十七八銖徑一

寸七八分圓而無孔夫緣二分有隅起規規內向合一一古二
十一字其緣其陰有刀形背後者以何師泰師泰命并合錢復
座之永安五男八銖序一分上下輪郭之間背有槃文而上周出十
之永安五男洪遵泉志一一錢譜曰徑一寸三分重十
文文曰永安五男背作四七夕洪遵泉志一一錢譜曰徑寸
神之狀又有月相對者四分重十二銖肉好背向皆有
周郭文為李北識文相對形穿
上為花穿下為葉製甚古質
背向皆有周郭亦有徑寸四分重十八銖者文曰伍男貳女
公玖郭好郭邊作連珠文於外分為八分若貨形其二二五九
背作大字伍男貳女癸公玖卿十似之庄男洪遵泉志男錢譜曰
大字
一一布錢世人謂之男錢洪遵泉志
錢曰一則一一也形長三銖背向背有周郭又有兩角於方
穿之上復更有小穿邪正安之狀若八角然其文一面曰長破
吟內一面曰一一貞富皆篆字其間有八柱郭外仍有小納
一一吉精華 卷一百五一 明 多聞
長年洪遵泉志一一錢譜曰
長年徑七分重文曰長年大寶背中方用以為鑒
一一棱方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一一一
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鄧錢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
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略相似既五銖貨泉
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錢比今錢加輕
間俗語謂錢之至薄者曰一一按貨泉疏云今法錢不二一滴
農民釋其木相合絡次炭家錢日多俗有說以為
也甜乞一錢釋惠洪冷齋夜話仲殊初遊吳中自負一
造之輒就覓錢皆樹側席縮曰初不用於陽
多加求奈何殊曰錢如蜜一一一
保劉文貞公曰錢一一一
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漠君臨中夏宜用楮幣俾子孫世守之
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絕不用錢迄武宗頗用之不
久輒罷此雖術數讖緯之學然驗之於今果如所言

雜貨
管子管子金之明山珍班碎千金管子一一
一一一而一一丹青管子一
在山民知而取之矣
珠在淵民知而取之玫瑰羽翠
珠王府以一一謝以
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丹砂
一一者為琳琅珠玉也丹青管子
蘇非子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
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
珍子南海則有翡翠能輝光華觀
荀子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
果以為村琅玕
碧玉之 恭南子
待名實反其幽鄭人以一
一一夜光之寶於天下
以一不消一一出中國欲來至
一一吉精華 卷一百五十四 紀寶 十五
武夫類玉戰國策一一珷玞
元帝寶石武夫
子曰是石之金者
用為水玉
者也水玉
得一一而提其列
數世家亦不皆
馬瑙
十層角十一一五色
碧黎玉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
然之物案深光潤逾於衆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
加以衆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其真物
虛脆八貞實其真物

阯日南者用犀角二長九寸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一長三尺已上若翡翠羽各二十 按此謂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

初如桃膠 後漢書郡國志注南方草物狀曰有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四五八九尺大者如斛削去外皮中成虎魄如升 初如桃膠凝堅成也

捲握之物足富十世 後漢書張堪傳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

沉沙棲陸 後漢書南蠻傳若乃凌山隱海之靈物沉沙棲陸之瑰寶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

枝柯扶疎 晉書石崇傳崇字季倫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帝每助愷常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曜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矣

光彩曜日 上見

珊瑚閒纈琉璃疎華 齊書張融傳海賦其精珍今道叢寶淪深瓌池玉窟珠嶼珊炯今日開夜舒月解陰

丹玉鏤騏驎 梁書武帝紀乙丑南兗州隊主陳文與於桓城內鑿井得金鏤玉璧水精環各二枚

文鏡色辦照冰霞

水精環 上見

未名之寶 梁書林邑國傳梁陳遣進身述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 [illegible]

蚌貝羅 梁書婆利國傳有石名蚌貝羅之柔軟及刻削為物乾之遂大堅彊

狀如雲母色如紫金 梁書中天竺國傳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

薄如蟬翼 上見

如紗縠重沓 上見

鑄石為五色琉璃 魏書大月氏傳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如意寶珠 隋書波斯國傳有

琥珀大如斗 唐書嗣宗紀後國獻琥珀大如斗 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精也

瑪瑙大如斗 唐書嗣宗紀 上見

玦以瑪瑙 唐書高宗紀上御紫宸殿 ……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以上

金鏡珠寶 唐書明皇紀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以上金鏡珠囊 按新唐書無

瑟瑟 唐書德宗紀陝州觀察使李泌奏盧氏山冶出瑟瑟請禁以充貢奏上曰瑟瑟不產中土有則與民共之任人採取

金剛 唐書天竺國傳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又有旃檀鬱金諸香通於大秦故其寶物或自扶南交阯貿易焉

碼碯盤 唐書裴行儉傳初平都支遮匐獲瓌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遍出示坐者有碼碯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筍 唐書韋堅傳於下流為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為升樓 望春臺 堅預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為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會稽則羅吳綾絳紗南海瑇瑁象齒珠琲沉香豫章力士甆飲器茗鐺釜宣城 石綠 始安蕉葛蚺膽翠羽吳郡方文綾船皆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絕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

珊瑚生磐石上 唐書拂菻國傳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船墮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格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繫網舶上絞而出之失時不取即腐

枸杞 [illegible]白花者十二 賜 井玉吐鵠

明米 通典 周書東北夷 回鶻傳 [illegible]

不用作方伯惟須馬肝石 [illegible]帝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玉櫃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惟食此石而已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舂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年不饑渴也以之拂髮白者皆黑帝坐群臣於甘泉殿有白髮者以石拂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惟須馬肝石

米生火中色黑 [illegible]其堅若鐵

此石醋裂不和丹砂不可近髮

影犀 郭憲洞冥記吠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

織以繁風木 郭憲洞冥記東方朔從西那汗國歸得[illegible]繁風木十枝獻帝長九尺大如指為節如錦綺之文

此木臨因桓之水則爲貢所謂因桓是也其源出胡淡樹上有
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油麻風吹聲如玉音因以爲名帝以枝
遍賜群臣臣有凶者枝則汗臣有死者枝則折老聃在於周
世年七百歲枝竟未汗偓佺生於堯時年三千歲枝竟未一折
帝乃以枝問朔朔曰臣已見此枝三遍而枯而復生豈汗折
而已哉里語曰年末半枝不汗此木五千年一汗萬歲一枯
雲露 郭憲洞冥記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多生此草移於
九景之山全不如吉雲之地帝曰何謂吉雲朔曰其國俗
之云氣吉吉凶若樂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著於草樹皆成
五色露珠甚甘帝曰———朔得乎朔乃東走至夕而返得元
露青露盛青琉璃各受五合跪以獻帝遍賜群臣得嘗者
老者皆少疾者皆愈凡五官嘗萬歲李克孟岐郭瓊黃安也
一掘而中萬鍾之粟 桓寬鹽鐵論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爲有餘里計耕桑之
功資財之寶是一物而售百倍其
價一也———也 江珠 張華博物志神仙傳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爲

茯苓茯苓化爲琥珀琥珀一名———今泰山出茯苓而無琥珀
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云燒蜂巢所作未詳此二說
烽火樹 葛洪西京雜記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
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
———全夜光 瑪瑙甕 王嘉拾遺記有丹丘之國獻———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於殊方以露充於厨也
景嘗欲然
碼碯石類也南方者爲之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其
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能騰空飛腦色黃日行千里腦色青者
嘶聞數百里腦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濕日行三百里腦色白者
多力而怒今爲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功所制者多不成器亦殊
朴拙其國人聽馬 玉人石鏡 王嘉拾遺記畢方貢———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
鳴則別其腦色
有玉人機戾 玉駝 王嘉拾遺記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高五丈虎魄鳳凰高六尺火齊鏡廣三尺闇
自能轉動
中視物如晝向鏡語
則鏡中影應聲而答 鏡影應聲 見琥珀燕 王嘉拾遺記昔漢武帝寶鼎元年四方貢

珍怪有———置之 然有 王嘉拾遺記秦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泛黑水而至於雍
靜室自於室中鳴翔
都始皇與之語及天地初開之時了如親見又曰臣之國去咸
池日沒之所九萬里日月之所不照以萬歲爲晝萬歲爲夜其
晝則天昏然中間洞照數百丈萬歲遇合則爲一日也夜則琢
———以代日光此石出於然山其上石皆有光明燃石則火出火
大如粟狎 水精如意 王嘉拾遺記孫和於月下舞———誤傷鄧夫人頰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
髓一寸
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和乃命合此膏琥珀
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妍 吸芥 常璩華陽國志南中
志博南縣有獮猴———微謂之仁目此琥珀珠穴謂之龍(?)
虎魄能———濟公輿朝士共飲酒琥珀椀
此琉璃英英誠爲 可爲車軸 珊瑚大者 王嘉拾遺記任昉述異記———盛酒
———所以爲寶耳 何恥(?)世說汗廣志珊 女珊瑚 任昉述異記
記云武帝時南海獻珊瑚婦人 瑟瑟枕大如斗以金床承之 李
漢命植於殿前謂之———

國史補唐建中初道場發有
———御史中丞持按覆得乃得而進之召市人貴其
價直或云不貲無價 玉龍 段成式酉陽雜俎梁大同八年戊
云美石非真瑟瑟也 主揚光欣獲———長一尺
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頸亦空曲
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中出水聲如琴瑟水盡乃止 魑魅行
伏了了然在鏡中 段成式酉陽雜俎琥鏡在濟南郡有方山相傳
有良工得仙於此山有明鏡座存方二丈
———南燕時鑄七千歲冰 段成式酉陽雜
遂使魑魅俗言山神惡其照物故塗之
所化 埋以當王氣 段成式酉陽雜俎胡綜博物孫權時掘得銅
也所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又一白玉如意
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
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埋寶物———此盍是
平 如朽釘 段成式酉陽雜俎寺之制度鍾樓在東唯此寺緣李
右座林甫宅在東故建鍾樓於西寺內有郭令玳瑁

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寶帳寺主元意多識釋門故事云此寺有席
一每至生日常轉請此寺僧就宅設齋有僧乙嘗歎佛施鞍一具
賣之材直千萬又僧廣有聲名口經數年次當歎佛因極祝右
座功德箴獲厚覬得異簾下出綵篋香羅帕藉一物｜｜｜長
數寸僧歸失望慚惋數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已遂攜至西市示
於商胡商胡見之驚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貨此不違價僧試求
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極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 見龜
人曰此直一千萬遂與之僧訪其名曰此寶骨也 寶骨上
劉崇遠金華子雜編瑤盃中紋名曰千里其近有描紋之第
瑤一級左右有什里皆接於千里者通王之紋也今取當龜驗
之莫有也徐太尉彥若之赴廣南將渡小海元隨軍將忽於淺
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其內有一小龜子長可
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子之項極小不知所入之由
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舷壓重起而視之即有衆龜層
疊乘船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渡海慮致不虞因取所藏之瓶子
祝而投於海中衆龜遂散既而語於海船之胡人胡人曰此所

謂｜｜也稱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蓋海船之人不勝迎
也苟或得而藏於家何處寶藏之不豐哉胡客惋歎不已
涼草 蘇鶚杜陽雜編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識夏則於堂
中設｜｜之｜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
枯未嘗彫落盛暑束之牕戶間而涼風自至既有木高一尺陳
刻鸞鳳之狀形似枯槁毛羽脫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之高
堂大廈之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別 有木見
名為常春木縱烈火焚之終不燋黑焉 上松風石
杜陽雜編武宗皇帝會昌元年夫餘國貢火玉三斗及｜｜
松風石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
涼飈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令置 辟寒犀 王仁裕開天遺事開元
諸殿內稍秋風颼颼即令撤去 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
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 翡 歐陽脩
有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犀也 翠 歸田錄
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
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

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
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器腹信手磨之
金屑紛紛而落如研中磨 寶 廣異記魏生買得一美石後有
墨始知翡翠能屑金也 母 胡人見之云此｜｜每月望設
壇海邊石上 李玫纂異記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
可以集珠寶 吸金石 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
以數十千易之云此｜｜ 海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華亭
於海中鎔之引出上必有金 井 縣市中有小常賣鋪適有
一物如小桶而無底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
何用如此者凡數年未有過而問之者一日有海舶老商見之
駭愕且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駭對意必有所用
漫索五百緡商嘻笑償以三百即取錢付鬬因問此物我實
不識今已成交得錢決無悔也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
曰｜｜凡海舶必須汲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
此井於水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其名 鸜 陶宗儀輟耕
於舊而未嘗遇今幸得之吾事濟矣 鵒石 錄徐彥璋云

商人某海船失風飄至山島制舟登岸深夜昏黑偶墮人一穴
其穴險峻不可攀緣此明穴中微有光見大蛇無數蟠結在內
始甚懼久稍與之狎蛇亦無吞噬意所苦饑渴不可當但見蛇
時時舐石壁間小石絕不飲啗於是商人亦退而取小石啗之
頓忘饑渴一日聞雷聲隱隱蛇始伸展相繼騰升纏知其爲神
龍遂挽蛇尾得出附舟還家攜所啗小石數十至京城示識者
皆｜｜寶｜｜也乃信神龍之窟多異珍焉 猫 伊世珍瑯
此貨之致富彥璋親見商人道其始末如此 睛 嬛記南蕃
白胡山出猫睛極多且佳他處不及也古傳此山有胡人徧身
俱白毳無衣常抱一猫猫死埋於山中久之猫忽見夢曰
我已化矣可掘觀之及掘猫身已化惟得二睛堅滑如珠中間
一道白橫搭轉側分明驗十二時無誤與生不異胡人怪之
又見夢云埋此於山之陰可以變化無窮中一顆青色有光者
吞之得仙胡掘得遂與山人置酒食爲別及吞即有一猫如獅
子負之騰空而去至今此山最多猫睛猫睛一名｜｜｜仙
女上元宗御負二枚即此元宗藏於牡丹鈿合中以驗時 獅容

若無伊世珍瑯嬛記南水晶極佳者不分厚薄丨

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四

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五

器物部一

法器

不可欺以輕重管子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其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行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丨

不可差以長短管子尺寸尋常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丨

百鼓管子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丨之粟者不行注鼓十二斛

正名五管子權也衡也規也矩也準也此謂丨

釜鏂管子定其券契之齒丨之數不得為侈弇焉

不得為侈弇見上

成事以質管子取人以己丨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注質所以量物者

一稱一量管子衡石丨斗斛丨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

一高一下不得常固管子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丨

扶撥為正管子夫繩丨以丨

壞險為平管子丨以丨

運均管子猶立朝夕於丨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

豆區釜鍾晏子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按左氏文同晏子在先故錄之

鼎子華子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丨丨於山上鬪神叅九鼎焉所以

———也按左傳桀有昏德鼎遷於商
商紂暴虐鼎遷於周九鼎本禹鑄也三足而方墨子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
於山而陶鑄之於昆吾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平準之
鼎成———不炊而自亨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上見
法尹文子———律度權量是也芻狗莊子天———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傳何巾以文繡尸祝以將之
鍾斛莊子———不敢人於囿竟按鍾音終又音與六斛四斗也升委無失———于石以陳非安亦
米之數也傳曰宥坐之器荀子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
少曰委多曰精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
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
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
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
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

見上盆鼓荀子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程者物之準荀子———也注同程者度量之總名也
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呂氏春秋仲春之月日夜分則———注度
尺丈也量斛鍾也鈞銓衡石稱也石百三十斤角斗甬也呂氏春
平斗甬量器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令均等也秋周鼎
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器寶揚子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也器寶待人而後寶
天揚子或問———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眹中承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蓋天揚子請問———曰蓋哉蓋
哉應難未幾也名器國語鑄———藏寶財固民之珍病是待注名器鐘鼎也一鼎而九萬人挽之
戰國策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此投泗水
彭城下史記封禪書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邱社亡而鼎———於有黃帝盤史記封禪書汾

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
於眾鼎文鏤毋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
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
至中山晏溫———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按有麃
過事者什款識———見上錯史記封禪書作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
有鹿過漢書[illegible]而祀———的今曆用———
古曰晝漏夜漏[illegible]其二十———法師連體合度漢書律曆志———從
權———自其狀似爵以縻爵祿漢書律曆志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為斛其
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注師古曰庣不滿之處也音吐彫反有庣見上美陽得
鼎漢書郊祀志是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
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於斄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於郊
梁文王興於酆武王治鎬由此言之則郊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

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
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
不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
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於宮廟也昔寶鼎之
出於汾脽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
今年穀嗛未報鼎焉為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臧與詔欽者得事
實也有司驗脽上非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
於眾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
議是刻銘先功臧於宗廟見上寶非周鼎漢書吾丘壽王傳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
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
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
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
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
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
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

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
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通
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
孔壺浮箭 後漢律曆志——為漏——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
仲山甫鼎 後漢書竇憲傳南單于於漢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
吐金景歊浮雲 後漢書班固傳寶鼎詩嶽修貢兮川效珍——兮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被龍文 見上
候風地動儀 後漢書張衡傳陽嘉元年復造——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
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
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
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
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
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

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
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
方起
圓石如水碓 晉書律曆志趙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狀——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
古尺 晉書摯虞傳時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
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
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
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
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
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
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
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
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終閡而不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
白虎樽 宋書禮志正旦元會設——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
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蓋杜舉之遺式也畫為虎
宜是後代所加欲令言者猛如虎無所忌憚也
動運為機持正為衡 宋書天文志王蕃云虞書稱旋璣
玉衡以齊七政則今渾天儀日月五星是也鄭康成說
——皆以玉為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渾儀羲和
氏之舊器歷代相傳謂之機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
玉鼎 宋書符瑞志晉成帝咸康八年九月廬江春穀縣留桂夜見門
內有光所得——一枚外圍四寸豫州
刺史路永以獻著作郎曹毗上玉鼎頌——之器
在用也傳夾鍾律所通者遊機衡所擬者大寶鼎——周序軒朱
——真圓寶冠衆瑞——至象亦皆休徵
六琯 晉書樂志——真宜八羽華庭
玉樹金枝 齊書樂志——嚴盧——戴久——桂樹瑤姐
金鏤漆材 齊書樂志——既萬——浙蠟砑背
瑱琴繡鞍 齊書樂志——既飾
以齊齊書樂志——古歷器得——銅盤銅鋗銚山罍樽鈃豆
映——南齊書陵王——州治下立學校

鐘各二
欹器 南齊書祖沖之傳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獻之日獻之
不因風水施機自運 南齊書祖沖之傳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勞人力
子尾樽 梁書劉杳傳
者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杳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
樽約云鄭元答張逸謂為畫鳳凰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
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
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
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
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
渾 ——一不合渾論——不合蓋——蓋因方器以——
——**魏相風烏** 周書于謹傳梁主出降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
表——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轝輦法物以
獻鍾虡無
仙人欹器 隋書——傳魏文帝又造二欹器一為二仙
私焉——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

一仙人又持金瓶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瓶而注乎器焖
氣通發山中謂之——爲二仙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
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鳧鴈蟾蜍以
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中有人言三
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器形似觥
而方滿則平溢則傾各爲什頭 水芝欹器見上 二樹六蛟者隋
禮儀志明山賓[illegible]之制[illegible]睢有——一曰象樽周樽也
二曰山樽夏樽也二曰著樽殷樽也[illegible]有蛟名亮與其器通所
象樽之酒以爲桂璜之寶[illegible]禮重於獻不容其樽宜依蛟名
以備大典案禮器有——春祠夏礿祭用雞彝鳥彝王以圭瓚
初祼后以璋瓚祼故春夏兩祭俱用二彝今古禮殊祈從其
祼止循其二春夏雞彝秋冬斝彝庶禮物備也帝曰雞是金禽
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於義爲疑山賓曰臣愚管不
奢明詔則終年非疑夜鳥彝是南方之物則主火位木生於火
宜以鳥彝春夏 金敦玉豆 隋書音樂志甘酸有宜芬 闕鼎方壺
兼用帝從之 ——勺藥——盛交錯

二十史構遺 卷二百五十二 器物部 古器 六

隋書音樂志——臨碑—— 銅二十 鐵尺 隋書趙煚傳煚爲冀州刺史市多姦詐煚爲——
在函鹿鳴成曲嘉魚入處
肆百姓便之 置之於馬上刻漏 隋書耿詢傳詢作——水尺[illegible]
因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宮常雖爲伶人譯等存召[illegible]
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蘇宮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
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
非雅正之音請以——爲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不[illegible]
請樂器其聲率雅淡[illegible]——於午陛東南[illegible]
下鄭譯調一律 鄉洗 獻 [illegible]於卯陛之南皆北向罍水在洗東
罍在洗西南肆分獻 瑞物 太階之南上瑞爲前列次瑞次之下
器洗盥罇各於其方 [illegible] 唐書禮樂志設——
瑞爲後又陳伎樂 旂房——於東塡之外 銅律銅尺 唐書禮樂志文收既定樂
國寶器亦如之
復鑄——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稱二——十四稱尺一斛左右
耳與鬲皆萬積十而登以至於斛與古玉尺玉斗同皆藏於大

樂署 木渾圖 唐書曆志李淳風爲——以則黃道 下據準基木樹縱足 唐書天文志李淳風
上去渾天儀[illegible]太宗因詔爲之七年儀成表裏三 水激輪 唐書天文
三重——[illegible]如——宜——[illegible]以六合表注 志浮圖一行與梁令瓚[illegible]大銅儀爲天之象具列宿赤道
及周天度數——[illegible]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 綴以日月
令得運行 能杜 [illegible]天文志[illegible]杞[illegible]爲[illegible]日尺七寸水槽及
運行龍杜[illegible]一尺七寸半齊長六尺九寸高度皆四寸池深
一寸廣一寸半龍能[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杜杜在 覆矩 圖 唐書天文
日[illegible]下有山[illegible]在水平槽上皆用銅 志見差
冬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一以[illegible]之遠大其[illegible]史爲
南白丹穴北距幽都[illegible]移 [illegible]差可以[illegible]日食
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而 雞竿 [illegible]日樹金 於五
天下之[illegible]皆[illegible]其數矣 [illegible]長七丈有雞高四尺
宋雜取[illegible]行小飾[illegible]祝其——先作——[illegible]用黃金飾之樹竿首 [illegible]雞金

二十史構遺 卷二百五十二 器物部 古器 七

爲符瑞邪 魯公作文王尊彝 宋史哲宗紀元符二年果州團練
后乃止 使仲忽進古方鼎誌曰——
——— 青箱 宋史禮志又言隋以——奉種穉[illegible]其禮青箱皆
——— 無其制請用竹木爲之而無蓋兩端設襻飾以青中
分九隔隔盛一種覆以青帊稱稑[illegible]之種不在
數名請用黍稷秫稻粱大小豆大小麥陳於箱中 丹漆爵金
能杓之——宋史樂志——之——[illegible] 屋陳 宋史樂志[illegible]
——於[illegible]是日酒酌[illegible]禮器——[illegible]
玉佩瑤琳相子[illegible]祀東儀 牙盤 宋史[illegible]太大常[illegible]
有例對陽士休何[illegible]不除 太廟——[illegible]
趙令[illegible]皆以爲[illegible]太廟用先王之[illegible]於用[illegible]稱
瑞宮原廟用時王之禮故用牙盤爲稱不可易也年[illegible]
鹿甒 遼史穆宗紀應曆十八年三月乙酉獲[illegible]祭天
瓶 地造人酒器刻爲鹿文名曰——十 貯酒以祭天 外鑲[illegible]
元史世祖紀造大樽於殿樽以木爲 編椰 元史[illegible]傳
龍 質銀內而——爲——高一尺七寸 [illegible]山爲道陽行省平

章政事其猶｜｜爲斗大小不｜衆寡猶繪得以高下其手游
民咸病之卽飭有司嚴防禁飭獲諸物乃畢集而備自乎
儀周鑄鎮於以一｜｜｜希望柔牛中央卑出中正表而幾何度 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
中君子之道 班固白虎通玉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
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 九應陽法陰象陰數

王嘉拾遺記禹鑄九鼎｜者以｜｜｜｜者以｜｜｜使工師
以雌金爲陰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
豹尾鼎 白帖助陽侯伏二尺大篆書又鎖於契山見一鼎問得 袁協鼎緣琅琊權帝武元年於彭蠡水流一鼎其文曰
何獸答曰得一豹曰何不截尾遂雌 留大府等 唐六典凡置木
爲蛇立廟并作一鼎文曰｜｜｜ 契九十五隻二
十五隻與少府將作苑總監合七十隻與巾官合十五隻刻少
府監子十四隻雄付少府監五隻刻將作監字四隻雄付將作

監五隻刻苑總監子四隻雄付 金字成銘 段成式酉陽雜俎吳
苑總監皆應索物｜｜｜｜｜｜主客陸緬謂魏使尉
瑋曰我至鄴見雙闕極高圖飾甚麗此間石闕亦爲不下我家
有荀勗尺以銅爲之｜｜｜家世所寶此物往昭明太子好
集古器遂將入內此闕既成用銅尺量之其高六丈瑋曰我京
師象魏固中天之華闕此間地勢過下理不得高魏管師曰荀
勗之尺是積黍所爲用調鍾律阮咸譏其聲有激陷之韻後得玉尺度之過短 八角玉升 [illegible]
雜俎隨國貢｜｜｜鼎以水澆之 常燃鼎 杜陽雜編明國貢｜｜｜
則無暑冬以火逆之無寒異事甚眾
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
自熟香潔異於常等久食之令人反老爲少百疾不生 懸鈴 張掄
紹興古器評｜｜詩人以水得禮謂水玩之則溺化之則濡
而鼎之爲物出入於水而不溺以況則習於禮者也飲酒者苟
能以禮自防豈有沉湎敗德之患乎已尊之設其意如此 亞乳彝 張掄紹興古器評｜｜｜古之彝皆凡作壺形者

皆爾器也蓋亦取形所 虎彝 張掄紹興古器評｜｜是器签飾
以象飾之之意耳 虎首之狀 足若爲而此倍飾
其兩耳三面者以饕餮之屬致飾無所不用而此用虎者
先於五行爲義於五行爲金金與虎皆主乎剛而有所以制
於酒 季婦鼎 張掄紹興古器評｜｜｜昔康王命作冊畢分
也 居里成周郊則成周者周也說文以林屬於山
爲麓則從於林麓者皆謂其山之林麓耶王欲從楚先命小臣
交往見以相其居于於是復遣錫貝錫馬及賜所以賞之曰
季婦者按說文婦通 乳紋 張掄紹興古器評｜｜｜鼎一器
作姑祀祝融之後姓也 形模制作皆無少異通體不加雕鏤
惟飾以乳而已鼎烹飪之器乳所 古小今大 張[illegible]某升
以養人者也御器尚象厥有旨哉｜｜｜而｜｜昔
人飲酒有數石不亂者班固論一夫百畝所收之眾人食月一
石五斗古之人亦今之人也豈有一人能飲數石日食五升者
乎 鐘有 張世南游宦紀聞許翰老[illegible]黃秘書辨博之說
云昔長睿父博學好古頗得一代之遺器其鼎文有上

下畫一而中兩二者長睿父謂之[illegible] 劉宗元[illegible]
日此｜｜也蓋著飲食有節之戒 刻銘四面 明上杵庫[illegible]月
蔡使費榮敏公案余父子之贊大父也吳與人今猶播於江之
上海器處弘度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爲義人皆稱曰
費佛子陵陽牟先生所撰墓誌銘載其事甚詳家之舊物有二
致｜｜於刻之｜｜日出以是人以是子孫永如是推此則與
古仁人之用心者矣

樂器

十二鐘 管子｜審合其聲修｜｜｜以律人 五鐘 管子昔黃帝以
情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 其緩急作五聲
以政｜｜令其五鐘一曰青鐘大音二曰赤鐘重心
三曰黃鐘灑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 擂鼓之
有桴｜｜成鼓成鞞 晏子鐘鼓｜｜拊者 子華子鐘鼓祝圉曰
｜則擊｜｜子成｜｜以｜｜而和聲不聞 比竹

韓子大鐘則竽者五聲之長 韓非子｜｜也｜｜｜｜者也故
竽｜｜是已 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
和 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 韓非子大瑟｜｜｜｜ 樂有
者｜故其｜之｜耶故鼓似天鍾似地磬似水 見似
竽笙簫和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萬物 鼓天鍾地 上似
星辰日月萬物見 樂將鑄鍾 呂氏春秋黃帝又命伶倫與｜｜ 十二｜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
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 舜為 二十三絃瑟 呂氏春秋以替變乃
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拌五絃之瑟作以
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立仰延乃 十達作五
拌瑟變之所為瑟益之八絃以｜｜｜｜之｜
絃之瑟 呂氏春秋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
絃瑟 物散解果實不成故｜｜為｜｜｜ 以來陰氣以定羣
生 撥刺枉橈闊解漸越 淮南子琴或 而掛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大不

出鈞重不過石 國語曰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
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
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
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
｜｜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
林 國語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 景鍾 國語其勳銘於景鍾 國語鄭伯嘉
｜｜注大林無射之覆也 銘於｜｜ 鄭伯納女工妾
三十人女樂二八 千石鍾萬石簴 戰國策大王據千乘之地而
歌鍾二肆及｜｜｜｜ 建｜｜｜｜ 天下之士
皆為 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 史記樂書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
役處 絃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
右傍其餘 素女鼓五十絃瑟 史記封禪書太帝
｜｜則君臣之位正矣 使｜｜｜｜
｜悲帝禁不止故破 史記封禪書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
其瑟為二十五絃 空侯 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

絃及空侯琴瑟自此起 史記李斯傳 [illegible]
｜｜胡｜｜之｜ 洞簫 [illegible] 曰
簫之無底 八 鑑得古磬十六枚 漢書禮樂志成帝時犍為郡於 金文秀
底者 [illegible]
音｜｜ [illegible] 樂志曰 [illegible]
之其音 [illegible]
琴木之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竽也 [illegible]
節之 [illegible] 牙操 [illegible] 通鑑 伯牙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未詳孰是
掛以 [illegible] 人刻之 [illegible] 良木 [illegible]
果行其音而其 [illegible] 故時人名曰｜｜ 琴瑟 [illegible]
[illegible] 帝 [illegible] 長尺六孔為十二月音 [illegible]
[illegible] 之及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舍道舜
而下得｜｜｜｜ 又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魏王冢
亦得玉律則古者又以玉為管矣 以玉者取其體含廉潤也

昭 漢琯見 晉書樂志｜｜｜｜ 雅頌 四廂金石 晉書樂志
永和十一年謝尚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大樂并制石磬
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 [illegible]
敗苻堅又得其樂工楊蜀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於是 始備 [illegible]
諧｜｜ [illegible] 傅 [illegible]
以傅氏言之恐非仍舊也又宋孝武帝大明中吳興沈懷
從應詔造絲梁其器與空侯 繞梁 上栽絲坑 [illegible] 上之
相似 [illegible] 後亡其器亦絕
傅元琵琶賦曰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
人｜｜｜｜ 欲貫方俗語故名曰琵琶取其易傳於
外國 坎侯 [illegible] 空侯 [illegible] 漢武帝 [illegible] 太一
也 [illegible] 人侯暉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節
也侯者因工人姓 [illegible] 音訛也
古施郊廟雅樂近世來專用於楚聲 宮商角徵羽五音 [illegible]

長笛賦此器起近世出於羌中——又稱因吹江其
事不言仲所造風俗通則曰邱仲造笛武帝時人其後更有羌
笛爾三説不同吹龠宋書樂志龠杜夔云李伯陽入西戎所
同未詳孰實 吹鞭[illegible]曰蔱號曰——笛先蘇注東觀[illegible]常有鉦吹十
吹小蔱發吹大 霍山六鍾 宋書符瑞志廬江——潛縣霍山崩得
蔱蔱即筤也[illegible]
陵情奇上有古文 銀裝箏 宋書何承天傳承天又能彈箏[illegible]
書一百六十字[illegible]彈箏[illegible]久賜——一兩銀裝箏[illegible]
[illegible]城[illegible]敬[illegible]上本施鼓持後[illegible]以金銀衲銀村琵琶[illegible]
[illegible]太祖以鼓多[illegible]改[illegible]——六[illegible]
[illegible]琵琶[illegible] 横吹一部[illegible]之緑[illegible]
在東宮賜[illegible]——[illegible]
年除[illegible]木官如故及彭城義[illegible]大[illegible]鍾[illegible]陳[illegible]
千人人[illegible]沈攸之——虎[illegible]以自隨[illegible]
[illegible]七年[illegible]十二[illegible]字[illegible]水[illegible]木樂器[illegible]
[illegible]六[illegible]表[illegible]太和中[illegible]

[illegible]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illegible]乃[illegible]成[illegible]
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illegible]
否[illegible]者沸騰莫有適從登旋[illegible]
馬交驗所有樂器[illegible]失[illegible]太[illegible]人
[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黄鍾[illegible]
人衣[illegible]於西北[illegible]於[illegible]
儀[illegible]十四[illegible]不[illegible]
禮[illegible]氏修[illegible]之[illegible]磬氏[illegible]
雜[illegible]依十二月[illegible]十一[illegible]
備隋[illegible]
磬之數各以——爲定奏可於時[illegible]
[illegible]太[illegible]長 木槽[illegible]九[illegible]
孫承[illegible]解聲律[illegible]
楽候——八絃[illegible]字德[illegible]
[illegible]才[illegible]之[illegible]所通解[illegible]諸聲别

造一器號曰——凡各一[illegible]至十六管[illegible]
時人稱其思理[illegible]譯內史
中大夫[illegible]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每一——用
——帝令與[illegible]議之[illegible]而奏[illegible]鄭譯[illegible]秀学
蕤賓東[illegible]西[illegible] 於諸侯[illegible]俱非[illegible]之
音——各[illegible]唐書[illegible]三十六簴唐書職官
[illegible]之[illegible]志凡天子宮
懸建簴——[illegible]凡植者爲
鍾十二編磬十二[illegible]三十六[illegible]以[illegible]鍾
[illegible]上有六[illegible]人謂之 秦漢子[illegible]
——[illegible]人謂之——[illegible]
[illegible]琵琶[illegible]而小[illegible]中管[illegible]
號曰——[illegible] 清樂[illegible]而曲出
於胡部[illegible]之名——之[illegible]前代[illegible]律之器也 響泉韻
後人失其傳而[illegible]以異名故俗部諸曲悉源於雅樂

[illegible]鼓琴有所自製天下 阮咸[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家傳——[illegible]所愛者 [illegible]人破古冢得銅器
似琵琶人莫能辨[illegible]所作器也——管[illegible]如[illegible]
命易以木[illegible]
宋史樂志[illegible]之 [illegible]
[illegible]其中[illegible]然後[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不一[illegible]律之[illegible]於[illegible]
凡雜用於隋唐正律之外有所謂[illegible]
大樂外有所謂下宮調下宮調又有中管[illegible]又曰[illegible]
[illegible]雙調十四[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合[illegible]根失
之大[illegible]有曰——[illegible]胡[illegible]
失之[illegible]
以[illegible]
[illegible]家自[illegible]至於此[illegible]上 胡[illegible]琴上 見渤
海琴上見 紅牙笙[illegible]遼史太宗紀七年秋七月 九曜七星[illegible]

門丨丨鏡七箇七十二絃琵琶元史郭侃傳得丨丨丨丨五尺珊瑚燈檠 瑤琴
者曰丨丨匏
霜條篪郭憲洞冥記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鍾挂丨丨之吹丨丨之唱來雲依日之
曲
浮金輕玉磬郭憲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簾青琉璃爲扇懸火齊爲床
其上懸丨丨丨丨之丨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
落霞之琴郭憲洞冥記帝常夕望東邊有青雲起俄而見雙白鵠集臺之上倏忽變爲二神女舞於臺握鳳管之簫撫丨丨之琴歌青吳春波之曲
象萬物之生班固白虎通笙者太簇之氣丨丨丨丨丨故曰笙
有震音煩氣七政之節有六合之和爲天下樂之故謂之笙
班固白虎通鼓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溫以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
上應卯星者震之氣也班固白虎通鼗

丨丨以通王以祿爲本班固白虎通簫者中呂之氣萬物生於道故謂之韶也無音見於無形僇也簫也故謂之簫
角者丨丨丨丨言承天繼物爲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緣也故謂之籥也
商聞徵爲班固白虎通琴者也丨也所以丨丨丨宮商角則宜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
禁止淫邪班固白虎通琴者禁也所以丨丨丨丨正人心也
其氣磬故曰磬班固白虎通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
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有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有親也此三有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鍾也
鍾之言動班固白虎通丨丨爲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鍾爲氣用金爲也
亡然昌正相迫之氣班固白虎通鎛者時之氣也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丨丨丨丨故謂之鎛
終始之聲鼓者班固白虎通柷丨丨丨丨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柷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柷柷始也敔終也

八琅之璈班固武帝內傳上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丨丨丨丨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
雲和之笙上見昆庭之金上見震靈之簧上見五靈之石上見湘陰之磬上見九天之鈞上見樂統
應劭風俗通雅琴者丨之丨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宗廟列於鍾鼓縣於虡懸也雖在窮閻阨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爲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喧嘩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人心邪僻之情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所以自禁止邪禁之道故近之閑居則爲從容以致其思而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

事則若之以琴以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
與八音並行上見
蕩滌邪穢納之雅正應劭風俗通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丨丨丨丨丨丨於丨丨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己截竹吹之聲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簻便易持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以手批把因以爲名應劭風俗通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丨丨丨丨丨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璠璵之絃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丨丨丨丨丨丨
柯亭竹干寶搜神記蔡邕嘗至丨丨以丨爲椽邕仰盼

之日良竹也取以為笛發聲遼亮一云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
會稽高遷亭見屋東間第十六竹椽可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絲桑均土王嘉拾遺記庖犧去巢穴之居變茹腥之食立禮教
以導文德造干戈以飾武｜｜為瑟｜｜為塤禮樂於
是興浮金鐘沈明磬王嘉拾遺記顓頊居位奉后執珪以禮百
矣神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鍾磬受武德
者錫以干戈有｜｜之｜｜之以羽毛拂之則聲岑華鏄
振百里石浮於水上如萍藻之輕取以為磬不加磨琢
管𥳑澤雕鐘員山静瑟浮瀛羽磬王嘉拾遺記秘王奏環天之
和樂列以眾管之寶器則有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
撫節按歌萬靈皆聚狷管管笛人以｜｜｜為｜吹
之其聲清圓遇雨必鳴馮贄雲仙雜記羿登琴｜｜｜有｜如
勝於絲竹刃物聲竟因陰雨破作數截有異蛟踊
去石弦鼓馮贄宣部網花記篇｜名｜｜｜一名吹雲筝見上
雲筝一名東宛錚一名長嘯一名桑谷

東宛鍾見上長嘯見上桑谷見上于闐琴李綽尚書故實蜀王宮造｜
｜｜散在人間蜀王即隋文
之子楊百納琴李綽尚書故實李汧公取桐孫之精者雜綴為
秀也之謂之｜｜｜｜用蝸殼為徽其間三面尤絕異
通謂之響泉韻磬絃蝸殼為徽見上大小忽雷段安節樂府雜錄文宗朝內庫二琵
一上可十年不斷
琶號｜｜｜｜白玉方響蘇鶚杜陽雜編上於內殿前看牡丹翹足憑
欄忽吟舒元輿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
語合者如咽吟罷方省元輿詞不覺歎息良久泣下沾臆時有
宮人沈阿翹為上舞河滿子調聲風態率皆宛暢曲罷上賜金
臂環即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伎女濟敗因以聲得
為宮人俄遂進｜｜｜｜云本吳元濟所與也光明皎潔可照
十數步言其犀槌即響犀也凡物有聲乃響應其中焉架則雲
檀香也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馥著人則彌月不散制度精妙
固非中國所有上因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清越聽者
無不淒然上謂之天上樂乃選內人與阿翹為弟子焉拱辰管

沈括夢溪筆談鼓吹部有｜｜｜即古之叉手管也太宗皇帝賜今名木性都盡聲始發越沈括
筆談琴雖用桐然須多年｜｜｜｜｜｜｜予曾見唐初路
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聲愈清又嘗見越人陶道真畜
一張越琴傳云古冢中敗棺杉木也聲極勁挺吳僧智和有一
琴瑟瑟微碧紋石為軫制度音韻皆臻妙腹有李陽冰篆數十
字其略云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
工斲為此琴篆文甚古勁其材謂之四善太堅如
石可以制琴亦所未論也按五色線云向書古女
多用稱咲陀皆前木也伽陀羅即咲陀也燒槽陸游南唐書後主昭惠
后周氏小字娥皇大司徒宗之女年十九歸於王宮通書史
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御燒槽琵琶時謂之晉陽
古焦桐之說即此類也蓋材之美者成焉冰清
謂有材而無名之或謂因其所存之冰清在中都恭李奉寧十
客有葉知幾者官天府與馬崇以博古知音自名嘗得有上
人構古其至今氏器之甚名曰｜｜謝紋錦瓊制作奇巧識

與不識皆謂數百年物腹有題字曰卓氏斯器
惟至正有清韻尚月君風勁環餘神爽逆絕機靜夜窗寂響有
大聲發於陽瀋感而鐘人其器之奇獨知政又有大曹
年三月三日上成蜀郡雷氏斷風相尚書正元十一年七月八
日再修歐紋纖麴上琢餘神爽泛絕機靜上古威
士雄記見上忘味姚寬西溪叢語
｜｜琴中題云石山孫枝株
馬伏羲將扶大隨承吳神機忘味范成大吳船錄得古琴錢氏物也中題
云峰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太宗當代第一聲聞十里
乃丁丑太清觀先是乾明門外修太清觀成上聞滁州有高
大鍾｜｜乃命徙之以賜是觀
聲聞十里顯德六年二月
鼎鐘月例賽先不犯獨祭凡度曰｜｜甚佳賜日煩為置一
月蔡琰前漢庫上所破琵琶又名｜｜唐詩琵琶字皆作人聲
蔡邕爾士昭君琵琶壞使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

似今北方為溜不似上見雁床 汝明古琴疏伏羲時斲 火燧四 令下相柏鳥頭而為琴一曰丹維一

曰 三曰秀 青翻 見汝明古琴疏楚王子無虧有琴曰

文四曰衛華 後賀求秦不得歸因撫琴歌曰洞庭兮木

秋冷傷兮皇哀去千里 灩澦 汝明古琴疏載有琴號曰

之家因作成陽之布衣 竹刻背文在八托琉道德實情

微音靈發感物悟事皆小篆書後不 春風 汝明古琴疏柳

惲武陵王召對使破之無不惋惜 文鴨 英號曰

農器

丈夫二犁 童五尺一犁 管子 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 以為 日之功 穀

芨 管子 今夫農群萃而州處 [illegible] 用其四時 [illegible] 其械器用比

耒耜 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耕 乃耕深耕均種疾耰先雨

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 槍刈耨鎛 見

以旦暮從事於田野 [illegible] 小於耒耜 銚耨子

二史彙編 卷一百五十二 器物部 農器 六

挾引 鍾耨 晏子 君將戴笠衣褐被耕 水若抽 莊子 鑿木為

以當劍戟 鍾耨 以蹲行畎畝之中 機後重前輕

數如 引之俯舍之仰 往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

泆湯其名為槔 引之俯舍之仰 則 彼人之所

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桔槔 上耒耜 非禹之手人下也 六尺之

耜 呂氏春秋 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 身就 以在民先

耜成畝也 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 剝 耜序

淮南子 古者 而耕 而耨木鉤而樵 抱甄而汲民勞而

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耰鉏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

刈鉤 揚子 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鉊或謂之鐹 宋 揚子 耜

刈鉤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鐮或謂之鍥 宋魏之

間謂之 或謂之渠疏 見 揚子 宋魏之間謂之

渠疏 無齒為朳 攝 揚子 或謂之度自關而西謂之桔

或謂之拂 齊楚江淮之間謂之柍

或謂之桲注今連架所以打穀者 鑱 錢 史記淮南王傳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

十餘萬 漢書 西域 耒耨鉏拂 每縣則耕以勸農作 之東巡必躬耕

之祭 耕於也 之南巡必

躬耕 每縣則藉以勸民 之西巡必躬耕 每縣則獲以

勸收 之北巡必躬耕 每縣則耕以勸蓋藏 以報

水耕 後漢書 用力少見功多 反治 者 以

戍 入 水以鼓之也 服於 御 耦 潘岳 藉

耕 有 通用 潘岳

傳於是我皇乃 水中 大和二年閏二月丙戌

降 出 水 給絲

躬自 衣 公九卿 有五鄉末之

耕以 四 一人絳衣介幘

以 耒 傳絲束也 其

人 耒未云禰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祭

夫 初 始用 也者終歲之用 祭 鉏金為鉏

不 是用之始用之也 也或日祭祀也

二史彙編 卷一百五十二 五器物部 農器 七

曲 名采稼不斫茅室不蔽衣有褐被 剷草

下 擬植為器工不造奇巧 不可衣食之物

不痛 鐵論 給民用民用純粹 是以農夫作劇得穀者少百

姓苦 鐵論 五穀之利而間草之一

之矣 錢利鉏 也明 正法 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

耶 樓 齊民要術 按 其一 若今 矣今自齊

州迤西猶用長轅犁兩腳耬長轅耕平地尚可於山澗之

間則不任用且迴轉至難費力未若齊人蔚犁之柔便也 兩腳耬之 中也 蔚犁 見 陸翽

賈思勰齊民要術 先放水十日 春堂 表 異記

後曳 十 通 遍數 為良 者 刈 為

槽一槽則 男女 以 春稻 有 過

拍 聲 敲 於 婦之 之使不能比其 也

鐵 利 形 下 閭 居上 縣 表 故 引而居下壁 礰 碌

礡（陸龜蒙耒耜經）耙而後有｜｜焉有｜｜焉自爬至礰礋皆有齒｜｜觚棱而已礰礋音格宅礰礋音歷澤斲而
成之患我南畝（倒鈎耕隊觸附傾作風雨之憂作輸水稻之氣）其利已溥矣所急須按此
擬貝耜除稼（胡釘耕隊觸正以九農播厥百穀依仿亞依）
司農卿詔稼則猶依旅有厥其熟如茨如梁如坻如京終善且
有偃師鋸騰從尋｜動萬波隨（胡銅耕隊觸以耐贓隊澗淇）
按此代貝耜謝表｜擬此波隨陂渝輪回而谷之蠲者
無滯碍舉頭而背之蛇獨任捲舒見前圍繳九流通之材故流
有｜｜之懸按此擬水部車龍除水陸轆運使器
濕就燥自下升高（胡銅耕隊觸）｜｜泄北海以灌涯｜
激西江而竝潤度阡升之法以行蒞
駕之輸按此代破塊起雷（胡銅耕隊觸）收｜｜之功實在｜
車龍到任謝表｜之賜方將於陳報祀於邪疇此代
祭春雨連枷（周密癸辛雜識後集今宋永
任謝表）連枷打稻之｜｜古之所謂拂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五

器物部二

軍器

犀脇（管子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脇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蘭盾（見上）鞈革（見上）三革五兵（管子
定｜｜偃｜｜明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　文事勝也注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鈎弦（管子疏藏器弓弩之張衣夾鋏
｜之造戈戟之緊其厲何若其宜修　而不修省故何視注鈎弦所以挽弦）三官（管子｜｜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
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寵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九
章（管子｜｜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
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韟章則載食而駕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雍狐之
戟芮戈（管子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烏號之弓（管子黃帝之
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
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羣小
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顓而絕帝之弓裹墮焉於是百
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及高
入深可以（墨子良弓難張然）金劍木盾（墨子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
鈎強之備（墨子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為舟戰之器作為
鈎強之備退者鈎之進者強之量其鈎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勢亟敗越人）雲梯之械（墨子公輸盤為楚造｜｜｜｜成將以攻宋）
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
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邱牛火車（孫臏兵法甲冑矢弩戟｜｜｜｜一人耳）楯不楯

月孫子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之——也 繁弱忘歸 公孫龍子楚王張——之弓載——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 宛鉅鐵釶利若蜂蠆 荀子楚國之民齊疾而均速若飄風脇蛟犀兕堅若金石 脇蛟犀兕堅若金石 上見 徐力遐劬飲羽於石梁 闕子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來見公公曰為弓亦遲矣對曰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

精盡於弓 上見 含光承影宵練 列子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衞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衞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惟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啟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切玉如切泥 列子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焉

干越 莊子夫有——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

蕭楯 騶注子究實能之極——之元謂之鏗方之傳未當斧也

不目語耳 韓非子以表——以鼓——

水擊鵠鴈陸斷駒馬 韓子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則臧獲不疑鈍利

犀楯犀櫓 韓非子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立於矢石之所及者

犮之戈 荀子是人也所謂以——————鑄牛矢也

剝脫砥礪 荀子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不——則不可以斷繩剝脫之砥礪之則劙盤盂刎牛馬忽然耳

劙盤盂刎牛馬 上見

衝人穴 荀子是——而下同邊注深入也求——攻城之大事也

浮游作矢 荀子倕作弓——而羿精於射

鉅黍 荀子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曶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

桓公葱太公闕文王錄莊君曶 上見

干將莫邪鉅闕辟閭 上見

利械 呂氏春秋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其——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呂氏春秋見月戎人之乃教於用備以兵

五戎 ——楊吐五戎五戎是謂刀劍矛戟矢也

冬寒夏熱 呂氏春秋田贊衣補衣而見荊王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荊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日則——日則——衣無惡乎甲者

得於干遂 呂氏春秋荊有次非者得寶劍——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荊王聞之仕之執圭

宛路之矰 呂氏春秋荊文王得茹黃之狗——之——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

谿子弩 淮南子烏號之弓——之——不能無

弦而射【注】鉊鉤夫也以柘桑爲弩 淳鈞【淮南子】故峣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區冶生而——之劍成 槽矛無擊

修戟無刺【淮南子】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鬬

隆衝渠幨上見 修鎩短鏦【淮南子】齊爲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 霜文沈居【淮南子】大鐘鼎美重器華蟲疏鏤以相繆紾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照耀煇煌偃蹇寥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若簟籧篨纏錦經冗似數而疏此遁於金也

水斷龍舟陸剸犀甲【淮南子】夫純鈞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鍔則——

墨陽【淮南子】服劍者期於恬利而不期於——莫邪【注】美劍名

絕側羸文齧缺卷鋌【淮南子】今劍或——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

可以愛身【揚子】劍客論曰劍——曰狴犴使人多禮乎

弛而不失

其良【揚子】見弓之張兮——兮或曰何謂也曰檠之而已矣 伏馬梁【揚子】——自關而西謂之䩡

韇或謂之䩡 或謂之箙 䩡丸上見 鉤釨鏝胡【揚子】戟楚謂之釨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

羊頭【揚子】凡箭鏃胡合嬴者四鐮或曰拘腸三鐮者謂之——

鉀鑪【揚子】箭其小而長中穿二孔者謂之——其三鐮長尺六者謂之飛虻內者謂之平題

飛虻上見 平題上見 鶴厀【揚子】矛骹細如鴈脛者謂之—— 鉼釨【揚子】——謂之刀斗 青萍

豪曹【抱朴子】——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 斷馬指趾【抱朴子】——雖有——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也

楛矢石砮【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貫之——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銘栝上見 得之金櫝上見 申孫【國語】乾時之役——之矢集於桓鉤【注】乾時之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名鉤帶鉤也

錞于丁寧【國語】戰以——儆其民也【注】錞于形如碓頭與鼓角相和丁寧謂鉦也儆戒也唐尚書云錞于鐲也非也鐲鉦也錞于各異物

檿弧箕服【國語】宣王之時有童謠曰——實亡周國

擁鐸拱稽【國語】官帥—— 建肥胡 奉文犀之渠【注】肥胡幡也文犀之渠謂楯也

肥胡上見 文犀之渠上見 建鼓秉枹【國語】十旌一將軍載常——挾經——

長兵【戰國策】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遊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

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在前——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

富韓勁魏之庫【戰國策】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

素甲【戰國策】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注】素甲亦爲之非金革也

弦機【戰國策】堅箭利金不得——之利則不能遠殺矣

刀金【戰國策】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窟穴中罷於——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

少府時力距來【戰國策】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皆射六百步之外【注】皆弩名按史記注少府時力距來謂少府所造二種弩也

甲盾鞮鍪鐵幕革抉㕦芮【戰國策】

無不畢具注鞮革履鍱冪謂以鐵爲臂脛之衣以革爲射決決射韝也吹與敵同謂韝也兩音如字謂繫構之衿
被甲扎甲絣戰國策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刎——妻自豁——徐夫人七首國識
也
策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取之百
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注索隱曰徐
姓夫人名 大鉞小鉞 史記周本紀周公旦把
謂男子也 畢公把——以夾武王 句戟長鎩 史記秦始
皇紀鉏擾棘矜非 靈旗 史記封禪書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
鉄於——也 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
三星爲太一鋒命曰——爲 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上見 劍 孫子史記
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豎 新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夫吳城
世家於旄羽祓矛戟——鼓 高以厚地廣以深甲——以
誰而至法宗隱曰擐人播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夫吳城
土選 以能 屬盧步光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
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
二十史精華 卷一百五十六 器物部 兵器 六
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
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
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 —— 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 吳王大說 劍 繚 史記孟嘗君傳客何
所爲 答日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 輔 矢 史記刺客傳荊軻
又 —— 注 劍草名以把劍之物 輔 矢 史記信陵君傳平原
原君負 —— 矢 —— 太阿 史記李斯傳——服太阿之劍 全兵 史記韓王信傳陳平言上曰胡者——請
爲公子先引 —— 服 之劍 全兵 陳平言上曰胡者
合彊弩傳兩矢外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
騎遂解去漢亦罷兵 史記衛綰傳上賜之劍 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
服 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
上日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
—— 也 —— 嘗 大黃 史記李將軍傳廣身自以
—— 也 射其裨將 注 索隱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
長兵短兵 史記匈奴傳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 鳴鏑 史記匈奴傳冒頓乃作爲——習勒其騎射
白

挺 漢書諸侯王表陳吳奮其白梃 注 師古曰梃大杖也 竹矢骨鏃 漢書地理志 匈奴耳珠
—— 注 應劭曰 大 ——
弓弩 —— 爲 ——
或 —— 爲 焠金劍草 漢書藝文志後世—— 爲甲器械甚備—— 爲 弓 韡 漢書韓延壽傳延壽
坐射 騎吏持戟夾陛列 —— 羅後 —— 拘弩負 —— 甲 帶 四 向 陳 破 甲 鞮 鍪 居
立騎上 從者帶 —— —— —— —— 拘弩負
馬上 —— 武庫兵器 漢書毋將隆傳—— 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天下公用 徑路 漢書
匈奴傳 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
以 —— 刀金留犁撓酒 —— 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
共飲血盟 注 徑路刀也 匈奴寶刀也 服刀 漢書西域傳 —— 山有鐵自作兵兵有
路 匈奴寶刀也 服刀 弓矛 —— 劍甲 注 劉德曰服刀拍髀也
髀 上見 玉具寶劍 漢書王莽傳休謁見莽莽書禮自納休亦開其
欲以爲 名與相答陵 莽疾休侯之莽緣恩意進其
好 —— 休孔休 虞帝七首 漢書王莽傳時莽紺衫 衡 —— 朝 漢書敘傳
服 帶 璽 韍 持 —— —— 衡 朝 戎 車 七 征
二十史精華 卷一百五十六 器物部 兵器 七
—— —— 閒關 注 鄧展 —— 雲車 後漢書光武帝紀 劉 營百數——十餘
丈 注 雲車即樓車稱雲言其高也升之
以 —— 望 敵 —— 猶 —— 也 —— 公 耀日 絳天 後漢書蔡遵傳元
輸般爲雲梯之械 ——
門——轔兵車名也
呂 望 敵 猶 楚 下 云 公 耀 日 絳 天 —— 旗 —— 歐刀 後漢書郅惲傳
建 光 元 年 —— 後漢書朱 旗 —— 後漢書
文 下 逆 東 都 尉 —— 刑 —— 使 述 行 刑 授 燭 紀 父 光 姚 光 —— —— 龍 淵 蜀 漢
文濟 南 椎 成 後漢書韓稜傳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
日 寶 劍 自 手 署 其 名 曰 韓 稜 —— —— 鄧 壽 ——
陳 寵 —— 羽矛爲矢 後漢書陳球傳 弦大木爲弓 —— —— 霹靂車
—— 引 機 發 之 遠 射 千 餘 步 多 所 殺 傷
後漢書袁紹傳操乃發石車擊 —— 貊弓 後漢書東夷傳句驪一名
紹樓皆破軍中呼曰 —— 霹靂車 後漢書東夷傳句驪一名
貊 耳 有 別 種 依 小 水 爲 居
因名曰小水貊出好 楛弓 後漢書東夷傳濊少冠俗能步戰作
弓所謂——是也 楛弓 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
出 其 鞬 櫝 丸 後漢書南匈奴傳今齎雜繒五百匹弓——
也 矢 四 發 遺 單 于 注 方言云藏弓爲鞬藏箭爲韇 ——

九部箙也發四矢日發見儀禮也 **角端弓** 後漢書鮮卑傳角端牛以角爲弓俗謂之—— **流馬木牛** 蜀志劉後主傳十年丞相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畢教兵講武 **元戎** 蜀志諸葛亮傳注魏氏春秋亮損益連弩謂之——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望之若山** 吳志賀齊傳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鬬艦之屬—— **鈎橦** 晉書宣帝紀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 **斗牛紫氣下津兩龍** 晉書張華傳初吳之未滅也——之間常有——平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

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遣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隨四時而變爲五色** 晉書劉曜載記曜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 **蛇矛** 晉書劉曜載記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捫安陳安 **夕火爭光秋月競色** 晉書慕容德載記得劍與——揮戈與—— **大夏龍雀** 晉書赫連勃勃載記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 **飛樓木幔** 宋書武帝紀張綱治攻具成設諸奇巧——之屬莫不畢備城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 **遠兵** 宋書索虜傳答爲——軍之遠其發有機體難動於必捷重而不遲銳於分鋒明於中微 **杜郵之賜** 宋書謝莊傳初世祖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上甚說當時以爲知言 **筩袖鎧帽** 宋書殷孝祖傳太宗初即位徵孝祖入朝御仗先有諸葛亮——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 **火車** 宋書高帝紀偽與賊馬步危至又推——數道攻戰 **編棕皮爲馬具裝** 南齊書高帝紀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吳喜軍主沈思仁與偽龍驤將軍任皇鎮

內參軍劉越緣各據險相守明帝遣太祖領三千人討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太祖軍容寡闕乃——析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 **七寶矟** 南齊書東昏侯紀——戎服急裝不變寒暑 **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 南齊書東昏侯紀輦中帷帳及步鄣皆袷以綠紅錦—— **平州鐵刀** 南齊書劉悛傳——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一口 **萬鈞弩** 南齊書魚復侯子響傳子響自選百餘人作騎將——門張宿江堤上 **玉環刀** 南齊書劉懷慰傳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郡是王業所基吾方以爲願任經理之事——以委卿又手敕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一口 **烏楯槊** 南齊書魏虜傳偽騎爲前後相接步軍皆——綴接以黑蝦蟆幡 **朱色鼓綠色鼓黑色鼓** 南齊書魏虜傳其所王軍——公侯——伯子男——竝有鼙角吹脣沸地 **吹脣沸地** 上見 **神鋒弩** 梁書楊公則傳大軍至新林公

則自越城移屯何軍府罍北樓與南掖門相對
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鷹蓋纔｜｜射之 銀裝刀 梁書席闡文傳
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深勸之穎胄同焉仍遣田 善勝威勝 梁書
祖恭私報高祖并獻｜｜高祖報以金如意
陶弘景傳大通初令獻二刀於高祖 拍車步艦 陳書黃法𣰰傳
其一名｜｜一名｜｜並爲佳寶 五年大舉北伐
都督吳明徹出秦郡以法𣰰爲都督出歷陽齊遣其歷陽王步
騎五萬來援於小峴築城法𣰰遣左衛將軍樊毅分兵於大峴
禦之大破齊軍盡獲人馬器械於是乃爲｜｜及｜｜豎拍以
逼歷陽歷陽人窘蹙乞降法𣰰緩之則又堅守法𣰰怒親率士
卒攻城施拍加其樓堞時又 隨機損益妙思出人 陳書徐世譜
大雨城崩克之盡誅戍卒 傳高祖之拒
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諳 銑鋧 陳書蕭摩訶
解舊法所造器械並｜｜｜｜ 傳隨明徹齊
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 馬幡 南史梁宗室傳
摩訶遙擲｜｜正中其額應手而仆 綜先入以｜｜麾眾

單馬遣 鐵纏矟 南史王茂傳從武帝東下爲軍鋒師次秣陵東
之至都 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眾號二十萬及
戰梁武軍引卻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絕 四有鳥
人執｜｜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勳第一欣慶力也
漆大弓 南史蔡道恭傳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
｜｜｜ 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
皆 折樹矟 南史羊侃傳駕幸樂遊苑侃與宴時少府奏新造兩
辟 刃矟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
紫騮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
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矟爲｜｜ 霜明
朱弓斑絲纏矟 南史杜崱傳岸膂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
七八合所佩｜｜｜四石餘力｜｜｜長
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 晉嵐寶劍 魏書
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爲杜彪接獻前兄 帝記｜
因獻｜造兩萬人雜仗 魏孝宜武帝紀詔曰比緣征役執興仗多
｜｜ 毀敗在庫戎器見有無幾安不忘危古

人所戒五兵之器事須充牣給造既 綴鈴刃下 魏書陳留王虔
般非眾莫舉今可｜｜｜｜｜ 傳虔姿貌魁傑
武力絕倫每以常矟細短大作 孋矟十二牀 魏書源賀傳是時
之猶患其輕復｜｜於｜｜ 每歲秋冬遣軍三
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
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
分爲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武衛三百
乘弩床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
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 馬槍 上見 刺虎矛 魏書畢眾
則種殖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畜矣
徼獻魚珠璣四具銀裝劍一口 細明光人馬鎧 魏書蠕蠕傳
｜｜一枚仙人文綾百匹 詔賜阿那瓌
｜｜｜｜｜｜二具鐵人馬鎧六具露絲銀纏槊二張并白鞬
赤漆槊十張并白眊黑漆槊十張并幡露絲弓二張并箭朱漆
柘弓六張并箭黑漆弓十張并箭赤漆楯六幡并刀黑漆楯六
幡并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黃紬被褥三十具私

府繡袍一領并帽內者雜綵袍一領緋袍二十領并帽內者雜
綵千段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內
中宛具百子帳十八具黃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䴬八石
榛麪五石銅烏錯四枚柔鐵烏錯二枚各受一斛黑漆竹榼四
枚各受五升婉二口次草馬五百匹駝百二十頭牸牛一
百頭羊五千口朱畫盤器十合粟二十萬石至鎮給之 剡木
爲箭剪紙爲羽 北齊書郎基傳梁吳明徹率眾攻圍海西基與
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盡戎仗亦盡乃至
｜｜｜｜｜｜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 河陽
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壘之思何以相過
幡 北齊書綦母懷文傳武定初官軍與周文戰於邙山是時官
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言於高祖曰赤火色黑水色水
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高祖遂改爲赭黃所
謂｜｜者也又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
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
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 斬甲過三十札 上見 赭旗畫猛

周書武帝紀詔諸軍
獸聲鳥之象皆以｜｜｜｜｜｜

火攢 周書王思政傳魏大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突岳衆不敢當引軍亂退岳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攻之思政亦作｜｜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岳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

象劍 隋書禮儀志劍案漢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刀蔡謨議云大臣優禮皆劍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刃也近代以木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爲｜｜言象於劍

旋機弩 隋書禮儀志弩車上張幕幕下張平一弩傳矢五人更守兩車之門施車輪馬槍皆外其輪以爲外圍次內布鐵蔆次內施熱鞬㲃一盤鞬中旋弩牀長六尺闊三尺牀桄陛插鋼錐皆長五寸謂之蝦鬚皆施機關張則錐皆外向其牀上施｜｜｜以繩連弩機人從外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觸所而發

木狗 隋書高熲傳尉迥之起兵也遣子惇率步騎八萬進屯武陟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熲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熲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欷就路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大栰熲豫爲｜｜以禦之既渡焚橋而戰大破之

綠沉甲 隋書張奫傳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賓之謂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獸文具裝

矢皆石鏃 隋書靺鞨傳自拂涅以東｜｜｜｜即古之肅愼氏也

布甲 隋書流求傳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靺鞨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而還

輪刀 隋書婆利國傳國人善投｜｜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

桃竹白羽箭 隋書突厥傳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爲婚也帝取｜｜｜｜｜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

火弩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五月丁丑車駕渡遼甲申上親率鐵騎與李世勣會圍遼東城因烈風發｜｜射城上屋及樓皆盡麾戰士令登乃拔之

浪人劍 舊唐書德宗紀辛卯南詔獻鐸鞘｜｜｜吐蕃印八紐

官錐 舊唐書憲宗紀初屬防禦徐州倉庫來無防籍乃令發兒兩出於鄧汜廬壽滁和兗海沂密曹濮等州界剽牛馬輒逆揭以衣絲招致亡命有家二十萬男女十五以上皆令執兵其人皆部伍爲兵號曰｜｜首尾屬庶十餘郡生擾安其際至是悉作

拍刃 舊唐書闞稜傳善用大刀長一丈施兩刃名爲｜｜每一舉輒斃數人前無當者

半段槍 舊唐書哥舒翰傳吐蕃施逐翰把之於苦拔海其衆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當其鋒擊之三行皆敗

雲橋 舊唐書西域傳賊造｜｜廣闊數十丈以巨輪爲腳推之使前鈎梯直上生牛皮多懸水囊以爲障直抵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爲廊冒以牛皮迴環負土運輸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

藤甲竹弓 舊唐書林邑傳以｜爲｜以｜爲｜

志嶲州嬀川郡土貢楮

得古鐵戟若鐘然銘曰

｜上之詔因以名縣曰

機號｜將 **將軍磯** 上見

與爲忿兵兵忿者勝貪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不勝其計必帝意遂

決東遼良懼上言臣請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了見也餘奮

絕域頗井支體所屬高麗于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

其地因不可失但遣一二愼將付銳兵十萬｜｜｜｜唯手可

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唐人猶能振高昌緩突厥陛下止發蹤
指示得歸功望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號士爪臣氣力未衰可
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泞 **鐵紙鎧** 唐書
三尺帶方元羌海壞荒淺決井爲乘大所所宜行 徐商
傳拜河中節度使置備征軍 凡 唐書王及善傳除右千牛
手人 ── 爲 ─ 勁矢不能洞 **太** 衛將軍帝曰以爾忠謹故
擢三品要職羣臣莫樓辭不得至朕所 **短長三制** 唐書馬燧傳
爾保 ── 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 遂河東節度
爵後進節度使太原承鎮防之地兵力寡弱燧乃募廁役得數千
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 ─ 稱士所衣
以便進退爲戚東胄以後兜象刻鏤於殺行 **長短爲**
以戢兵止則爲陣退則後爲 ─ ─ ─
以唐書李元諒傳德宗出么大興道州於之巢平州於是剌
矢 史華進襲城廷學之 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浮圖引兵徑
薄其城拔之時兵與合卒 ─ ─
梟兵數日至禹餘軍氣乃振 **戈鋋犀函** 唐書王處存傳

師入朝將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延刻五十里旗 ─ ─ 鄉 **劵鎧**
同鶻恐不敢仰視錫但忽受其體 ─ ─ 熾光鮮 ─ ─
唐書顔彥暉傳梓有鏡堂世稱其驍彥暉嘗會諸將宴上長子
璉尤親信彥暉以所佩劍號 ─ ─ 佩之使侍左右嘗語將
曰與公等生死同之 **金裝** 唐書 ─ ─ 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
達若先尚亦務寶 大總管帥騎士六萬趨遼東又敕突厥
丹奚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會十九年四月勣濟遼水道
東城帝度遼水撤橋以堅士心帥劍會士衆以上 又以元
金爲山五文開士被以**銷** 唐書 舉城下詩百濟上 初貞
從帝與勣會甲光炫日 **子** 精兵以稍碣崗時傳 及越 ，
胡旋前 五代史死節傳李 景以劉仁崗來降飲月 之保 ，
女子 **竹龍** 巨竹數十萬竿上施旅屋號爲 州世宗以
板橋王氏劍 五代史雜傳馮暉鎮靈武行 十以攻之來
吾聞王氏劍謂暉顧首領一人指其似劍日此 ， 稍朱之
諸腰間若將號之因擊殺首領者取 **搭馬牌** 五代史南唐世家劉
於彥貞之兵施利刃

串馬維以綱在人刻不能識既 ── 一以及長 **傀儡** 宋史
佛鋸 矢于其地則其見而知其性一鼓敗之 宋史 儀衛
以羊牛木如斧於其南柄 **木羽** 宋史 兵志 咸平元年六月御前
以前上獻小刀輪所各攜 ── 宋史思佑歸宋獻 ── 弩箭箭
尺條各府長進中鎗中則蜂去而錦存家不 **鐵輪撥渾** 宋史
可致各增有宋月係目徐其子為東西神行 兵志 ──
為其用聞言信夫由本名川人強姓其扶自口爲人一斤前首
寶見頗通容隨事作八分刀日當 ─ ─ 鹵 ─ ─ ─ 十 ─
而行為以上得 **狼牙** 曾元 ── 以其 ── 牟定宿 ─ 始造箭
亂且試何以所首自 ── ── ── ── ── ── ── 口如父用日一
插弓與子弟是絳得史 ── 上 ── ── 子 ── ── ── 不苦合
四博折什之具明 ── ── 乃 ── ── 子 ── ── ── 射步弩
木鶴鶴無羽 下 ── ── ── ── 一 上 門 箭
不用羽可謂精 **秘鏃爲輕** 宋史 ── ── ── 行托軍千五
多具空壞之 ── ── 人 ── ── ── ── ── 紅軍每隊
不過數人使不得爲竝宋史宜臨用設不可當擾傀過肘能鑿肩
力可推可援務出即易用文申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人之
便使不使出生 **小矢激三百步** 宋史造仮傳高十數從湖北
紅綸旗僉僕輿鉅而以南方
踏爲弩不利用射 中輒洞穿 **透鎖甲夜貌烽** 發 既 ── ── 用其得 ─ 世以傳器
令克敵 ── ── 次 跳 **淨天惧** 宋史
以將騎閥習以射的其遺去山 **凈天** 旗 在行旗以馬見稱
進未備神臂陷罕 **紫大蘇** 宋史成效傳鍼雖不標官其令
立 ── 以日夫 不桔毀 ── 同前不可長不六
尺挿之功 **狀指大銳** 宋史錯花雖 ── ── 數詞行用折刀破甲貫
府敵許實 以錦鎗 ── ── ── 發之於身與其腹盾
大銃 金史傳蟲傳合其七以下其翔目的及分十內托隣
其地文攻城守而分道之語言大指向人向北
以車貫數出巷萬人门微列爭鬥紋命其以攻破之具有人砲
者 ─ ─ 若鎖用帝集以大炮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

久所鑄劍半截之」以甄務剛鐵為火矢及為牛皮洞以至
城下所得為公間可容人時城上不可奈何多人為穴箭以
鐵罐盛藥六出名四撒何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俱碎迸無
迹又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大兵
惟畏此二物云「牛皮洞」上見「飛火槍」」見 去物 金史張汝能傳出兵備邊州
其價翔躍不可得歟日天」」也何物不可顧使隨日當須者
報發月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為一有為不肯身任其贊
一日之間價減數倍 汝之劍 史張汝弼傳出武庫劍甲贍
尚書省免知所論 其自擇其論之日劍」」」也不
用合晉以 混江龍 宋史河渠志備戡潛水號」」」元史阿朮傳 魔子
此處之 [illegible] 其
製張則分暫峻則合而 飛鳧電影 六韜大扶胥三
易持世阻以為古木有 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
」」」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 木螳螂 六韜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二丈
銅為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為首

白二十具一名行馬平 行馬 上見 天棓天鉞天搥 六韜方首鐵棓
易地以步兵敗車騎 維肦重十二斤
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
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方首鐵槌重八斤柄長五
尺以上千二百 天羅虎落 六韜三軍器用」」」鎖連一部
枚一名」」」 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
劍刃扶胥廣一丈五尺 飛江天船 六韜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
高八尺五百一十具 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
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內圓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
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舡
用備 六韜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若攻城圍邑則有轒轀
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衛大櫓
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
羅虎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雲火
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
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上

漸何種麻以為弓弦」越絕書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
發 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
日麻林多 越絕書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
以防吳 五色竝見 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
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
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
「五色竝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
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
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
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
銅釜絕鐵䥥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
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
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
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鈞耶
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
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

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乙下
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為大刑三小刑
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今赤堇
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
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
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 穿銅絕鐵 洪如粢米
上見 純鈞 上見 華如芙蓉 上見 爛如列星 上見 巖巖如瑣石 煥煥如冰釋
上見 太乙下觀 上見 因天精神悉其伎巧 上見 傾城量金珠玉竭河 上見
干將歐冶 越絕書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
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
通天下為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
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
干將使之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鐵
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

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二劍何物所象其名為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毆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洩溪取英上見

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上見

晉鄭之頭畢白上見

光明洞照如水精東方朔十洲記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九萬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為昆吾冶其石成鐵作劍||||||狀割玉物如割泥亦饒仙家按今昆吾地石中出鐵作刀劍稍然但無所謂仙家也

鳴鴻郭憲洞冥記帝解||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黃帝采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崩取刀以示朔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以手中化為鵲赤色飛去雲中

化鵲飛去雲中上見

吳魁釋名盾遯也跪其後避以隱遯也大而平者曰||本出於吳為魁帥者所持也

中有七星吳越春秋伍子胥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價值百金以此相答

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吳越春秋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邪曰子以善為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邪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絰蔟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邪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邪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以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

吳鴻扈稽吳越春秋闔閭既寶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

求賞王曰為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兩鉤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

鉤飛上見

水行如楚吳越春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

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三輔黃圖金內府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

四兵握機要覽東弓南矛西劍北戟中鼓

亦曰||**十二年一磨鎣刃上常若霜雪**葛洪西京雜記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劍劍上七采珠九華玉以為飾雜廁五色琉璃為劍匣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與挺劍不殊||||加||

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 **直千金壽萬歲** 葛洪西京雜記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 **曳影** 王嘉拾遺記顓頊有──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剋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裏如龍虎之吟 **如龍虎吟** 上見 **入劍** 王嘉拾遺記昆吾山草木皆劍利土亦鋼而精至越王句踐使工人採金鑄之以成──之精一名掩日二名斷水三名轉魄四名懸翦五名驚鯢六名滅魂七名卻邪八名真剛以切玉斷金如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 **雙兔食鐵** 王嘉拾遺記昆吾山有獸大如兔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刃俱被食盡王令檢庫穴獵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為兔所食王乃召其劍工令鑄其膽腎以為劍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鏌鋣者雌其劍可以切玉斷犀王深寶之 **殲三猾** 王嘉拾遺記漢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窮谷里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答曰為天子鑄劍慎勿洩言上皇謂為戲言而無疑色工人曰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翁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剋定天下昴星精為輔佐以──木衰火盛此為異兆也上皇則解腰間匕首投於爐中俄而烟焰衝天日為之晝晦及乎鑄成工人問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呂后藏於寶庫庫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 **白虹** 崔豹古今注吳大皇帝有寶劍六一曰──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 **漏影** 崔豹古今注吳大皇帝有寶刀三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 **各投五嶽** 陶弘景刀劍錄周昭王鑄五劍──銘曰鎮嶽 **定業** 陶弘景刀劍錄齊高帝蕭道成以建元二年造一刀銘曰── **永治四方** 陶弘景刀劍錄梁武帝命弘景造神劍十三口用金銀銅錫鐵五色合為之文曰服之者── **騰馬** 陶弘景刀劍錄後蜀李雄以晏平元年造刀五百口文曰── **赤冶**

陶弘景刀劍錄後魏昭成帝拓拔犍以建國元年於赤冶城鑄刺刀十口金鏤──字 **白鹿** 陶弘景刀劍錄後魏宣武帝恪以永明元年於白鹿山造一刀文曰── **神術** 陶弘景刀劍錄前秦苻堅以甘露四年造一刀用五千工銘曰── 陶弘景刀劍錄後涼呂光以麟嘉元年造一刀銘背曰──長二尺六寸 **建平** 陶弘景刀劍錄南燕慕容元明以建平元年作刀四口文曰── **有勝** 陶弘景刀劍錄西涼李暠以永建元年造刀一口銘曰── **永安** 陶弘景刀劍錄北涼沮渠蒙遜以永安二年造刀一口銘曰── **幼平** 陶弘景刀劍錄周幼平為曹公勝打千虜將軍元代少果勇自打鐵作刀引刀騎蒙衝擢分朱揮君少愛征討黃武背曰──後討黃武分刀為一流星大可愛號其刀曰── **安國** 中界功作安關將不作一佩刀文曰── **萬人** 陶弘景刀劍錄關羽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采武都山鐵為二刀銘曰──及羽敗羽惜刀投於水 **張飛**

刀 陶弘景刀劍錄──初拜新亭侯自命匠鍊赤珠山鐵為一──銘曰新亭侯蜀大將也 **淒然風氣** 陶弘景刀劍錄鄧艾年十二曾讀陳太郎碑碑下壙中得一刀黑如漆長三尺餘刀上常有氣淒淒然時人以為神物 **隱起雲文** 陶弘景刀劍錄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作山──斫玉如泥及貴示五官中郎將蔡邕邕曰此項羽之刀也 **武庫令辨名數備國用** 唐六典──掌藏天下之兵仗器械──其──以──亦為之凡軍鼓之制有二一曰銅鼓二曰戰鼓三曰鐃鼓四曰──弓之制有四一曰長弓二曰角弓三曰稍弓四曰格弓弩之制有七一曰擘張弩二曰角弓弩三曰木單弩四曰大木單弩五曰竹竿弩六曰大竹竿弩七曰伏遠弩箭之制有四一曰竹箭二曰木箭三曰兵箭四曰弩箭刀之制有四一曰儀刀二曰鄣刀三曰橫刀四曰陌刀槍之制有四一曰漆槍二曰木槍三曰白幹槍四曰樸頭槍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細鱗甲四曰山文甲五

曰烏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皁絹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
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鎖子甲十有三曰馬甲彭
排之制有六一曰膝排二曰團排三曰漆排四曰木排五曰聯
木排六曰皮排旗之制三十有二一曰青龍旗二曰白獸旗三
曰朱雀旗四曰玄武旗五曰黃龍負圖旗六曰應龍旗七曰龍
馬旗八曰騶馬旗九曰鳳旗十曰飛黃旗十一曰鵔鸃旗十二
曰太平旗十三曰騏驎旗十四曰飛麟旗十五曰駃騠旗十六
曰駃騠旗十七曰浮齒旗十八曰五牛旗十九曰犀牛旗二十
曰金牛旗二十一曰兕旗二十二曰角獸旗二十三曰角端
旗二十四曰吉利旗二十五曰騶驎旗二十六曰騶牙旗二十
七曰黃鹿旗二十八曰白狼旗二十九曰赤熊旗三十曰辟邪
旗三十一曰苣文旗三十二曰刀旗袍之制有五一曰青袍二
曰緋袍三曰黃袍四曰白袍五曰皁袍器用之制有八一曰大
角二曰鼉三曰鐵斧四曰鐵鋸五曰棒六曰鉤七曰鐵盂八
曰水

十

迸光出室環燭方丈 段成式酉陽雜俎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爲衆所忌及西戎

歲犯邊青春每陣常運劍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大北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嘗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有靈青春死後劍爲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鎮西知之求易以它寶廣琛不與因贈詩—刻舟尋化去彈鋏未酬恩—

鏤鋏星鐔有時而吼 段成式酉陽雜俎鄭雲逵少時得一劍常在莊居歸日暮

膝坑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窣然而下紫衣朱幘被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玩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墮黑氣著地數日方散

藕中得劍 段成式酉陽雜俎成式相識溫介云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爲業嘗於陂中見旱

—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

獲焉其

[illegible] 段成式酉陽雜俎—南蠻有毒槊無刃狀如朽

精無絲 鐵中人血立死言從天雨下入地丈餘祭地方

摲得風羽 段成式酉陽雜俎又言雕翎能介諸鳥羽復善作一

之 風羽法去括三寸鑽小孔合透箭及鏃風柔深一

枝自括達於孔

寒骨白 段成式酉陽雜俎單雄信幼時學堂前

則不必羽也 植一棗樹至年十八伐爲槍長丈七尺

拱闊不合刃重七十斤號爲——與秦王相

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火出因爲射遂敬德槍折

火精光如

曾千藏年耐撥覽爲狗風所齧以側斫艦上鐵彼睨應手

蘇鶚杜陽雜編上將欲奪尺以橋——劍出肉數因數日

所碎在有皆呼爲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側斫不足慮也及乘

激過彼俸從皆見上伏數尺光明則火精劍也建中二年大

周尺有六其閃有山方數丙甲出迎鐵其白有毒不可擊爲

拆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自流爲之鏃之爲劍必多靈異其

劍之——切金玉如泥以柄磨之則生烟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赤起

一丈威 陶穀清異錄隋煬帝征遼將軍麥

鐵杖見帝帝憐賜御副槍——蕭氣拜

戰棚 彭乘墨客揮犀邊城守具中有戰棚以長木抗於女牆之上大體類敵樓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倉卒城壞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

吳鈎 沈括夢溪筆談唐人詩多有言吳鈎者吳鈎刀名也刃彎今南蠻用之謂之——刀

臂師處士耳師張柔 沈括夢溪筆談鄜州發地得一銅弩機甚大製作極工其側有刻文曰——史傳無此色目人不知何代物也——

瘊子 沈括夢溪筆談

凡鍛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鍛之比元厚三分減二乃成其末留筋頭許不鍛隱然如瘊子欲以驗未鍛時厚薄如浚河留土筍也謂之瘊子甲

寶劍 沈括夢溪筆談錢塘有聞人紹者常寶一劍以十大釘陷柱中揮劍一削十釘皆截隱如秤衡而劍鋒無纖迹用力屈之如鉤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弦關中種諤亦畜一劍可以屈置盒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則舒屈無方蓋自古有此一類非常鐵能爲也

劑鋼柔鐵 沈括夢溪筆談古人以——爲——爲刃——爲

楚錄不爾關牛盡斃博聞見後錄近歲魏為貧宮二縣接境
則多功析　地名龍透向氏佃民耕田忽聲出地中耕
牛驚走得銅劍一長二尺餘民持歸掛牛闌上入夜劍有光
｜後之谷中其光益甚民恐亦驚擲於戶外郎飛去然
神物　竹穎　丁偶東都事畧李當又嘗教韓愈獲之前後
也　毛穎傳作｜傳竹穎者謂矢也　玉腰　錄西夏有牛
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尤且健勁其近
兕黑者謂之後醮近稍近兕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身人
常雜犀角　火油機　馬令南唐書林仁肇猶合贊先劍巨舟貿陵華
以市馬　油欲順風縱火謂之｜，孫合贊馬
合將戰闘則後撃猶後｜有｜　南唐書歸明傳茂忠微時所乘大緣沉
贊　挾茂忠劉茂忠
短佗魁係嶠錄與淑事類賦六｜｜　閱庫出試宛然如新　炯樹馬利
亦復指臤引斲去日錄宏右弓名
衰子藝祖既平江南詔以兵器盡納揚州不得支動號曰禁庫
方驗作亂帝以出征許於運州軍選練兵仗既｜傑｜西方將

士望見所貯弓挺直大喜曰此眞弓也因｜｜之｜｜｜｜是
日弓數千張亢盡噫自閱寶之乙亥至宣和之辛丑一百四十
七年而膠漆不　一百四十七年膠漆不脫　上見風成弓詔四上制宋史
號可謂異矣
勝騷遠弓式詔施行之弓製質努極輕利能　象皮　宋史兵志大甲
破堅於三百步外卽遇人所謂｜｜｜｜者
惟大理國最工甲胄皆用｜｜胸背各一大片如龜殼堅，甲亦
徹猝又難竣小皮片為披膊護項之屬製如中國鐵甲，肩
與越彥衞雲麓漫抄杜少陵故衞將軍挽詞有曰：｜千大勝
羽黃河十月小修可注云家語亦羽者日月者月千大勝
所勝者千兵也師古日古詩六花亂落如紅雨亦作古落槊
也此意古將軍善舞劍及彎弧故曰舞劍過人絕鳴弓射斷飛
括鋒行恒順猛噬失蹄騰亦羽下大勝黃州十月水滿可行步澌
外呻速至今稱則亦別謂節古弦不虛發發必中默可以供十
軍之勝藥如所法則不
與下句對而意殊遠矣　終踣之野鏊鐵鍊精　伊世珍瑯嬛記美有古劍其得東

之其奇上有篆書十六字極古不可辨大白見之曰是薛
燭劍也其文曰：｜｜｜｜｜｜｜｜｜｜薛燭所造百日事成

廿史精華卷一百五十六

器物部三

文具

削方筆墨管子於是命百官有司｜｜｜注方版也　竹素元毫抱朴子逍遙竹素寄情｜｜守常待
終斯小翰林子墨漢書揚雄傳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足矣
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以為主人｜｜為客卿以風
殺青簡後漢書吳祐傳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
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
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
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二尺四寸簡後漢書曹褒傳褒既受命

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
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
蔡侯紙後漢書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
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
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
白筆[illegible]有事則
書之故當簪筆今之｜｜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
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者乃簪之手板
古笏矣而尚書令僕射尚書手板頭
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銀研晉書劉[illegible]儀同三司封命諸部
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為豫章王時朕嘗
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
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為辭賦試為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為
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於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
子俱得九籌卿賜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
幾落此奴度內南齊書王敬則傳世祖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

｜｜世祖聞此言敬則曰臣若知書不是作何書部令史耳那得今日
賜卿古人之物梁書何[illegible]傳明帝手詔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皆勢傾天下[illegible]獨廉
[illegible]所詔賜手版以隨身文相撫[illegible]於枝林明帝聞之賜
潔[illegible]所[illegible]笏[illegible]曰卿有古人之風故｜｜｜
毫盡每削用之陳書鄭灼傳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
書錄南史[illegible]祖傳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為楯以鐵為｜如意其壯大以備不虞欲以代杖帝高帝
周宣王竹簡南史江淹傳時襄陽人開古塚得玉屐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illegible]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
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
黃紙[illegible]用白紙
宜用｜｜且承黃為之
金裝木匣[illegible]太和中令問
可甚為卷軸以備校錄[illegible]
孫步任職期府可效參軍[illegible]進奏[illegible]太宗[illegible]書賞吾敕書
上召寄十餘卷內出卷太宗文皇帝筆跡文宗實惜不能釋手

其似筆[illegible]書｜｜製作精巧何堅不鑽晉書楊[illegible]傳[illegible]令承筆仍賦[illegible]字郎曰蟬匣囊中物｜｜｜可
｜一朝操政事冠三端上見青州石絳州墨硯舊唐書柳公權傳
定使冠三端未為第一[illegible]墨易[illegible]當評硯以
令｜｜｜｜大之穀紙[illegible]傳初從[illegible]地多｜｜
缺者誠宜補葺然此去京師[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當[illegible]人
觀聽來謂是[illegible]古人[illegible]之[illegible]為深誠[illegible]曰吾不之[illegible]也
只多墨[illegible]安[illegible]傳亦尾硯唐書地理志[illegible]州上貢
有文字[illegible]之於｜｜｜絶｜｜[illegible]地[illegible]裂上
谷墨唐書藝文志大府月給劉[illegible]麻紙五千番季給｜｜｜
[illegible]三十六九歲給河間[illegible]州[illegible]平[illegible]兔千五百皮
為筆材見火鑑大獵[illegible][illegible]方傳家故藏高祖太宗
材上[illegible]賜[illegible]數函上之一曰[illegible]
虔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日有晝夜視公疾大老[illegible]來岳
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書它大略如此文宗受之不[illegible]手

其舊物有佩筆以木爲管韜刻金其上別爲環以限其閒筆尙
可用也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胯七方六刓胯各附
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佩筆上見精筆唐
等物常佩於帶者天子悉留禁中又敕撰部本
裴行儉傳行儉每曰褚遂良非——佳墨未唐書王
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姸捷者余與虞世南耳燒松光墨方羅傳
丹李爲王所居鳳泉墅方員尙紛雜扇保姚若不
東川罨田植樹治林垠壁完葺屋——爲留家穴石爲硏
唐書桑系傳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筆牀唐
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注老子彌年不出書
陸龜蒙傳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狸毛唐書歐陽詢傳
茶竈——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通書出於詢父子
爲名號大小歐陽體雖自矜重以——柿葉唐書鄭虔傳
爲筆霰以兎毫管背象牙并是末審書虔善圖山水
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數屋遂往日取葉
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有

錦囊 唐書李賀傳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
弱馬從小奚奴背——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
然後爲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
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輒怒曰是兒要
嘔出心 鐵硯 五代史晉臣傳桑維翰——以示人 毛錐子 五代
乃已耳 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
史漢臣傳史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
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
言筆也弘 玉硯金匣 宋史吳越世家錢俶善草書上一日遣使
筆默然 謂曰聞卿善草聖可寫一二紙進來俶即
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書褒美因賜—— 紅綠象牙管筆
一紅綠象牙管筆龍鳳墨蜀箋盈丈紙皆有數
見龍鳳墨上見蜀牋盈丈上見金銀蒔繪硯宋史日本國傳端拱元年貢——一筥
一合納金硯一鹿毛筆 鹿毛筆 松煙墨上見 水晶硯 遼史太宗紀會同四年秋
松煙墨金銅水瓶鐵刀

七月壬申晉遣——玉魫既鎮紙 金史宣宗諸子洪裕傳大定二十
使進—— 六年生是時顯宗薨逾年世宗深
感及聞皇曾孫生喜甚滿三月宴於慶和殿賜曾孫金鼎金香
合重綵二十端犀鞾犀叶鶻玉山子兎兒琵頭一副名馬一匹
章宗進——玉琵琶撥玉 隃麋 漢官儀尙書令僕
鳳鈎竹硯犀具佩刀衣服一襲 丞郎月賜——大墨一枚
小墨附爲洪西京雜記天子筆管以錯——爲毛皆以秋兎
一枚賨附之宅官陰縣爲之以雜寶爲匣廁以玉璧翠羽皆
直百 青鐵硯麟角筆側理紙 ——拾遺記張華造博物志四百
金 卷奏於武帝帝常於御前賜
此鐵是于闐國所出獻而鑄爲硯也賜——以麟角爲筆管
此遼西國所獻——爲辭此向遂所獻南人以海苔爲紙其
理縱橫邪側 漆鳥管筆 陳宮舊事皇太子初拜
因以爲名——有——金裝彩花鏤博山
筆牀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枚——一副 張筆左紙 庾肩吾書品仲將不妄染毫必

須——而——孔明動見 夫子硯 酈道元水經注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尙書春
楷皆謂胡肥而鍾瘦
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書祕之希
有見者於時閣上有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矣廟屋三間夫
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閒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夫
向——北前有石——一枚作井欄云平生時物也 以竹爲硯
孔元舒在窮記 魚子 李肇國史補紙有由拳之利藤角之
廣州—— 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十色牋
琅玕十幅 段成式酉陽雜俎東都寺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
居也天寶中北宗雅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
古桐枝幹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異蜂聲如人吟咏禪師謂
之其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以捺竹羅巾網獲一
焉留於紗籠中經日忽有數人少集於籠外語聲甚細禪師隱於柱聽之有
類皆有私於籠外語聲甚細相慰狀又一日其
君爽勝獲——紙——君出可爲禮星子詞當爲行曰子與青桐
料理諸事非世人事終日而去禪師與籠放之 筆心用胎髮

段成式寄溫飛卿有姚合作筆爲子雲常書用｜瑩管如
｜：｜｜開元中筐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玉上見松枝管馮贄雲仙雜記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芟松枝爲筆｜人問之曰幽人筆正當如是｜幽人筆
見上硫黃酒舒毫洪蔡粉借色馮贄雲仙雜記養筆以｜其｜養紙以｜｜｜其｜養傳
以文麥麩貴乎陽罷蠶以豹龍鬚友馮贄雲仙雜記郗詵射
皮蘘貴乎適溫遂使予遊之策第一由并其筆曰｜｜
｜｜使文章貢馮贄雲仙雜記羅隱有筆工甚惡詭之曰筆｜｜
我予此｜｜也吾以一物助子取高價因以對雁頭牋百
幅士大夫聞之後分同雁頭牋上見桃花馮贄雲仙雜記楊炎在
傳後以溫翮大混換之馮贄雲仙雜記滑頭士少學有人投紙
紙並以冰油繡花百番馮贄雲仙雜記有香聞之皆是繡花又學我錫因此文
取其明其
思大龍賓十二馮贄雲仙雜記明皇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
淮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

臣即墨之精默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黑松使者上松
上皆有｜｜｜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
花牋李匡乂資暇錄｜｜｜牋代以爲薛濤牋誤也松花牋其來舊
矣元和初薛濤尚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乃命
匠人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薛濤牋
名曰薛濤牋今蜀紙有小樣者是也其獨松花一色
見上荷蒙恬惠遺仲叔投張讀宣室志元和中博陵崔珏有自汝
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嘗一日有書牖
下忽見一童長不盡尺露髮衣黃自北牖下趨至榻前且謂彼
曰幸寄君硯席可乎彼不應又曰我向壯而備指使何見拒之
深耶彼又不顧已而上榻躍然拱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幅文
書致於彼前乃詩也字細如粟歷然可辨詩曰昔｜｜｜｜｜
｜｜｜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鉤覽訖笑而謂曰既願相從無
及後悔耶其童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
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彼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安
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

悵江生不相負應只貯好文章彼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童
笑而下榻走趨北垣入穴中中彼即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
彼因取書頗銳如新音信通千里龍蛇運八行上見七寶硯鑪王
用之月餘亦無他怪
裕開天遺事內庫中有｜｜｜｜｜一所曲盡其巧每冬
寒硯凍置於鑪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常用之雪方池
陶穀清異錄和魯公有日方硯通明無纖翳陶穀清異
得之於裴譜北邸公自題硯室曰｜｜｜治茗蕉錄僕東居
金陵黃來都｜，｜出帶幾數萬取梁代紙而書號小金城
其所日錄天藏門硾紙後酒則刻史追作錄大銘陶穀
清異錄｜命有徐鉉之硯備既紫｜有友陶穀清異錄余家
而有兼有紋紋如波之女流見人得名有
藏有兩沈淡之以以熟之松紋視形正圓
紫潤可愛首於有子夭｜｜天生紋君畜白染
有兵小黃中文曰剡溪小箋月而｜｜天生路的如背之右角有
紙以之有寄上乃有得其字臣之名乎賤鋒都尉陶穀清異錄
蜀多文婦亦

爲士人致元微之集聞薛濤名因奉使使見焉濤之猶情筆硯
於之後作四友贊其略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之頭
引書媒而黯黯入文畫媒上見覩軒實篇陶穀清異錄唐宜春
畝而休休微之烝取王從謙喜書札學晉二
楷法用宜城諸葛筆一枝酬以香璧陶穀清異錄蜀人景煥
十金勁妙甲當時號爲｜｜｜｜博雅士也志尚靜隱
築玉壘山茅堂花樹足以自娛嘗得墨材甚精止造元中子陶穀
五十團曰以此終身墨徵文曰｜｜｜｜盤象曰副墨子
清異錄韓熙載留心翰墨四方膠煤多不合意延歙匠朱逢於
書館傍燒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文曰｜｜｜｜文曰名麝
香月但｜｜麝香月上見陶穀清異錄開元二年賜宰相張
而寶之寶相枝馮贄雲仙雜記賜｜｜各二十龍鱗月
硯各一寶相枝斑竹筆管定名陶穀清異錄唐世東子將入場
也花點｜｜宮紋如兔毫利於筆皆使毫筆甚其價
十倍號｜｜每筆工劾一枝則錄姓阿之水流影藻客擇
名候其榮捷則詣門求阿堵偕呼謝筆峽孫之翰人

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賢此石｜｜則｜｜孫曰一月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石潤爲賢上見

鼠鬚栗尾歐陽修歸田錄蔡君謨既爲余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爲世所珍余以｜｜｜｜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君謨大笑以爲太清而不俗

延州石液沈括夢溪筆談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烟甚濃所霑幄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試掃其煤以爲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爲之其識文爲｜｜｜｜者是也此物後必大行於世自予始爲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禿矣造煤人蓋未知石烟之利也石炭烟亦大墨人衣予戲爲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未老石烟多似洛陽塵

善墨如研犀惡墨如研泥晁氏墨經凡｜｜研之｜｜｜｜｜研之｜｜｜

墨色紫光爲上晁氏墨經凡｜｜｜｜｜｜黑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爲下凡光與色不可廢一以久而不渝者爲貴然忌膠光古墨多有色無光者以蒸溼敗之非古墨之善者其有善者黯而不浮明而有豔澤而無漬是謂紫光凡以墨比墨不若以紙比墨或以硯試之或以指甲試皆不佳

質如金石陳師道後山談叢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錠不爲文理｜｜｜｜潘谷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

十樣蠻箋章望之延漏錄益州｜｜｜｜曰深紅曰淺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又有彩霞金粉

蒼毫馬縞中華古今注牛亨問曰自古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作秦筆耳以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非兔毫竹管筆也

遠烟何薳春渚紀聞而谷于旭陽子也其墨法止用｜｜鹿膠二物鎔澤出嗅睹之右文潞公嘗從迴求墨久之持烟一丸見公且請以指案摶指起烟亦隨起曰此烟之最輕遠者乃抄烟以易命起指公對吸之當自有龍麝氣其烟香也凡墨入龍麝皆奪香而引先息反爲墨病俗子不知也

自有龍麝氣上見

墨隱何薳春渚紀聞潘谷賣墨都下元祐初余爲童子侍先君居武學直舍中谷嘗于致墨取百錢或就而乞探復取斷碎者與之不吝也其用膠不過五兩之制亦遇其不收後俾谷醉飲郊外經日不歸家人求之會於枯井而死體有不然疑且解化也東坡先生嘗贈之詩有一朝入海尋李白空有人間畫墨仙之句蓋言其爲｜｜也山谷道人云一日過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囊揣之曰此李承晏軟劑今不易得又揣一日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其小揣子墨得者云可入藥用小楷其氣之力也

李承晏軟劑

春渚紀川東鄰陳相作方背模銘之曰｜｜｜｜任墨也之上其作｜｜｜銘曰朱瑜東宋名士大夫得之藏金玉比也

玉檪樣何薳

紫瑜東窗

金玉比上見

造何薳春渚紀聞大家常和其墨精緻與其人已見東坡先生近所藉皆用膠系嘗就和得數挺銘曰有歲入磨處與可截子過不爲五百年後名而滅膠傳借如江南徐斷熙作修墨花有子嘗開取悅作限內作浸背花取其家去也

金碎玉何薳春渚紀聞｜｜朝高麗人入貢灰乞浩然聞販其家浩然止以十笏進呈其自珍秘蓋如此世人有獲其寸許者｜｜｜乃用相詩玩云

如屑鏡何薳春渚紀聞見李一生無它嗜獨見黑光嘉勅賜字其所製銘曰見李二寄假能造者不減潘陳賀方則張秉道康爲皆也墨管相膠之法其製皆｜｜｜也

十三家墨斷珪殘何薳春渚紀聞余爲兒時於彭門寇釣國家見其先世所藏僅自李廷珪下至潘谷｜｜｜｜｜｜也墨外滿目其廷珪小挺後久不見形彩而尚於紙間視之其墨皆井墨所及東坡先生臨御日取試之爲詩往詩十二篇各於篇下書墨工姓名同第其

磨人何薳春渚紀聞一日謁章季子於寄春之法門寺亦大上出廷珪墨半斷爲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

公所藏者其背有亦作牛形模糊象古朴是百餘年何遠
物東坡先生所謂非人磨墨墨磨人者不虛語也 四和 春渚
紀聞余假與舒純父論李氏對膠法因語及寡木沈珠與居彥
寔造墨再和之妙純父曰頃於相州韓家見廷珪一墨曰臣廷
珪||墨則知對 何遠春渚紀聞歙之大姓汪氏一夕
膠之法寓於此也 斗星研 山居漲水暴至遂爲非戶之廬飛天
硯工也復有巨石於支牀之石與而取之使琢爲硯石色正天
碧細羅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狀輔星在焉因目之爲||研其
||何遠春渚紀聞與余拂居所家所寶||
|| 玉蟾蜍 何遠春渚紀聞小而長經信中愛其獨不出光云是南唐御
府中物今與許師聖者附近徐氏傳說明居用母錢在錦屏下
後得於關已而與燕中世次有狀漫之蛤蚓中裂加綠蓋猶戶
氣所何遠春渚紀聞一片徐氏所寶|||近時
致也 龍尾溪石 水處有眼點綴十許正如一月狀其色明暗隨
月盈虧是 色明暗隨月盈虧 上見 銅雀臺瓦 何遠春渚紀聞相州
亦異矣 魏武故都所築||

||其||初用鉛丹雜胡桃油搗治火之取其不滲而退初乾耳
後人於其故基掘地得之鑱以爲研雖易得墨而終乏溫潤好
事者但取 何遠春渚紀聞魏武既破袁紹於冀
其高古耳 南皮二臺遺瓦 州紹死遂其子譚於南皮築臺以候
望其軍而名曰袁侯臺魏文帝與吳質從容遊集於南皮亦築
臺以居名讌友至今||有||故址在焉人有得其||形
製多大響之悍然有聲音之子遂取其斷缺者規以爲硯其堅
與鐵石競屢致工斷之具僅能容之而特潤緻發墨可用如昔
人創物制器雖甚微者皆有所 何遠春渚紀聞與許
不苟非若後世之簡陋也 景星助月 采字師正字畫規模鋪
可徒殆覆其妙自爲兒時已有研癖所藏具四方名品幾至
拔猶求取不已常言吾死則以硯葬端無遺恨矣最佳者得禁
君謨所寶端溪硯一圓厚寸餘中可徑尺色正青紫綠有一眼
才如箸大名之||||又得二石一以分余玉堂樣色紺青
頰沈河石面有十數暈金翠周間與孔雀毛間金花正相類其
宜墨而不知石所從出又一端石古斗樣長尺餘爲肝色下有

王禹玉丁村書上堂舊物四字又圓研下岩石有二碧眼中極
室下晶用鑽墨師正常所用者奠蒼正爲之銘曰圓如月潔如
瑩物謂其琢削不巧見謂椎魯無文郎而視之其中甚溫又一
端石下岩樣者以余深紫色無眼余命之曰端友且爲之銘云
君子取友必端子有縝玉之美復具眼
而知默斯斬摩以窮年爲子之三益也 玉堂舊物上見 端友上見 爲
三益上見 八面受敵 何遠春渚紀聞生時孫硯又不奈宿墨滯筆 日用硯八寸而周箔 崔之則常用新硯
矣故名|云| 紫玻璃 何遠春渚紀聞永嘉林叔寄所藏端石馬蹄 樣深紫色厚寸許而徑七八寸下有鄭魁銘
詩||字其首云仙翁種玉芝耕得|| 落出海鯨四璺成
大爲詩詞題通月露洗合乾坤奠常恐鋤通崔山行亦自攜 潤
通月露洗就雲溪上見 瑪瑙盂 何遠春渚紀聞徐州蕭戎陳昇供 本行用閣與基者得||| 圓
中無雕琢紋盂中容二合許號石盂也陳用以貯水注硯曰
開研之中有一鰤長寸許游泳可愛意爲偶汲因水得之不以

爲異也後或疑之取置缶中盡出餘水驗之魚不復見復酌水
滿中須臾一魚泛然而起以手取之終無形體可拘復不可知
爲何一 鰤游泳 上見 銅蟾蜍 何遠春渚紀聞古||章申公硯
匱也 滿也每注水滿中置蜍研則不假人
力而蜍口出泡泡須則滿水 鴉青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高麗國
入研已而復吐腹空而止 使人每至中國或用摺疊扇
爲私覿物其扇 澄泥 黃伯思東觀餘論歐陽公研譜云相州
用||紙爲之 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人乃
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
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人筩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
猶今所名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 如德人 邵博聞見
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蓋傳聞之誤爾 後錄予嘗
許硯端石|||每過於厚或廉於才不能無底滯欲石如後
人類失之輕而愚事風生無一不厭足人意能兼其才地則爲
絕 宜和書譜智永所用筆退即投大甕中歲久輒貯
品 筆冢 敗覽自爲銘以瘞之當時許人有||對墨池者 玉堂

之用　徐度卻掃編熙寧間蘇公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時梁況
之左丞方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錢塘蘇公一見與
之留連數日待遇甚厚既別復遣介至津亭手簡問勞且以一
硯遺之曰不硯一枚留為異日｜｜｜元祐六年梁公在翰
苑一夕宣召甚急將行而常所用硯誤墜地碎命僕取他硯以
行既至則面授旨尚書左丞蘇某拜右僕射梁公受命退歸玉
堂方抒思命詞當筆之際覘所攜硯則
頃年錢塘蘇公所贈也蘇公蘇子容
雞林紙　張邦基墨莊漫錄本朝能書世
推蔡君謨然得古人元妙者當在米元章米亦自負如此嘗有
論書一篇及雜書十篇皆中翰墨之病用｜｜｜書贈張大亨
嘉甫蓋米老得意書也
筆墨劍子　張邦基墨莊漫錄予外氏居唐州而方
城下邑也予往來必過仙公山下地名
新寨居民多以造石為工匠貨之硯紫青白三種石也亦作鼎
彝器之類其硯如吳郡蝦村石之易得一枚不過百錢惟有一
種曰太陽坑石乃元章所謂也出者坑在山頂其石色如端溪
堅重極宜作硯極發墨不數磨而已發硯殊可愛也蓋元章性

急每用筆墨磨甚易故以適意為快也然多損筆墨故士人謂之｜｜｜
擇毫淨捲心圓　張邦基墨莊漫
錄章不相甲公手寫雜書云宣州筆有名耳未必佳也凡筆
｜｜｜便是工夫鋒之長短尖齊在臨時耳處處皆能要
自指教令精意而已無他奇也
諸葛世傳　葉夢得避暑錄話筆本不出宣於宣州自唐惟｜｜一姓｜｜共業
治平嘉祐前有得諸葛筆者率以為珍玩云一枝可敵它筆數
枝熙寧後世始用無心散卓筆其風一變諸葛氏以三副力守
家法不易於是浸不見貴而家亦衰矣
無心散卓　上見
三副力　上見
可與九華朱倕上
下　葉夢得避暑錄話潘衡墨自佳亦由此
以得名尤用功｜｜｜｜也
用兔毛自恬始　馬永卿懶
真子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
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耳
趙國毫　[illegible]
退之以毛穎為中山人者蓋出於右軍經云唯｜｜｜中用蓋
趙國平原廣澤無雜木惟有細草是以兔肥肥則毫長而銳此

良筆
瀟湘之寶　岳珂桯史張紫巖墨之銘曰存身於昏昏而大
也下之理出以昭昭斯為｜｜｜｜子將與之歸
老而進退
雞毛筆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嶺外亦有兔然極少
俗不能為兔毫筆率用雞毛其鋒踉蹡不聽使
然[illegible]叢過歐公研譜以｜｜｜｜｜為
青州紅絲石　第一此硯多滑不受墨者其墨紗不可加
鳴筆簡　姚寬西溪叢語大祖以貞魚
陸游老學菴筆記謝景魚名倫
門為粲民謂之｜｜｜成硯止用滿中｜｜｜紙先去墨
徐以合民粲洗筆
增硯　仁朝青神堂的紋鉄九縣大人王氏
高皆盡而不損硯之女瑜裔使從用之妹
也元數瑤富鄭公也鄭公始為文館文簡公增修房肅朱墨子
聖子女適陳子成但為執政元豐有古硯一奇其王氏舊物也
諸女相從幾｜｜　王明清揮麈餘話陳公洧祖未達時嘗知
｜｜今猶歸氏　端州聞郡內有富民藏一硯奇甚至破其
家得之硯問其所謂質十餘者成一墨能傳遞之狀可畏二鸛
鸛眼以為目每遇陰晦則雲｜擁｜公洧及歸於張仲謀詢政

和間遂登金門祕陵閣　王明清揮麈餘話
於宣和殿為侍從之用
貨汁焦　上見
有水一泓　丁晉公自海外徙
宅光州臨終以一巨硯寄郡帑中上題云候五十五年有姓丁
來此作通判可分付問之至是歲有丁姓者來貳郡政即晉公
之孫計其所留年月尚未生啓視之但一硯時大端硯一枚
｜有一小竅以一棊子覆之揭之｜｜｜｜｜在出纓有水時盈
涸之甚不可名狀
氏子孫至今寶之
月計歲計世計　張端義貴耳集筆之用以｜｜墨之用以｜｜研之
用以｜｜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
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於是得養
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惟其然
鈍為體　上
靜為用　下　張世南
是以能永年此唐子西硯銘　游宦紀
聞研品中端石人皆貴之青花於譜記凡數家取與各異或任
其有眼為端或以無眼為貴然石之有脈者必有眼嫩則多眼
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不特為石之驗也
眼之品類不一曰鸜鵒眼曰鸛鵒眼曰了哥眼曰雀眼曰鸚翁

眼曰猶眼曰綠豆眼各以形似名之｜｜｜｜｜｜｜｜｜｜｜｜談諧
火黯為佳然亦石之病乾道癸巳高廟宣諭學士數說以賜曾
覿其一云端璞出下巖色紫如豬肝密理堅緻潤木發墨呵之
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砂壤相雜
不惟肌理既粗復燥而色赤如後歷新者不可用製作既俗又
滑不留墨此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眼聯於石有嫌況病眼
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無眼 張世南游
點綴已上皆聖語不眼少而色正者方為佳物 蘄璧 宦紀聞涉
隨先生寶為 歙硯後有蔡忠惠題詩曰玉質純蒼理緻精鋒
芒都盡墨無聲相如閒道還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後以送王
書李路及汪書述二衢以五千得｜硯後刻東坡銘曰東坡硯
龍尾石開鴝鵒見｜｜類居士同出入更寒暑就燥濕今何者
竊先塗可參寥老空 金束腰帶子紋 張世南游宦紀聞沅芷黎
歙｜硯皆無此物也 歙硯樂者類端石而無眼
有｜｜｜｜｜間有間者其初甚發墨久而後滑或磨以細
石乃仍如新有色綠而花紋如水波者有色黑而金星者有生

自然銅於石中琢以為北斗三台之類者有生白綠當中而為
琴樣者其類不一慶元間星路公燁字丙文始刻為硯以遺放
翁今遂盛行 書刀 張世南游宦紀聞已丑秋過訪一親舊出
在端歙之下 示古物數種皆所未見一刀長可七八寸
微彎背之中有細齒如鋸末有環子退而考諸傳記乃知其為
削考工記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此所以微彎也鄭
氏謂之｜｜以滅青削槧如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蕭曹持奏
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牘皆以刀筆自隨鄭氏
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
削如此是刀與削分為二物也鄭氏曰刀削之屬削今之書
刀孔安國曰赤刀赤刃削少儀曰刀卻授拊鄭氏曰頴環也拊
把也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似
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予所謂有齒
如鋸者正釋名所謂若鋒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環又不可名之
以削古人製作精微必有所 滴 張世南游宦紀聞胡崇段佩
未更俟請教於博洽君子云 星 畢記度宣卿｜｜研云寶虔

丙戌秋八月於州見史君武本嘗入京過金陵出其所藏坡仙
硯既觀而屬胡泳記之曰硯端石以石眼在池得名形方以
今尺度之可寬何其末復篆可有半月以下殺其陰容掌
不宦新用半寸池中之字微為坡如半月用以隱墨星在
池者十有 下者東以十數大者間見 近半月其 倚南壁
而 後者大而內外微拘中最縱如針眼而紺碧眾星此為獨
勝小者九 倚東壁 倚西壁如拱而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
而一低如欲東其外皆 錯落相輝半月止墨元雲點雙
而下有人制作之情如北斗在陰名 上刻四字曰癸巳端巖
下三字曰子容記子容蘇丞相頌也其利得也東璧之外有墨
書子瞻二字下有小字附識宇紹二不可辨內壁外子功二
字史君云硯陰七字本亦未嘗刊以借觀者衆懼把玩之多遂
皮其後故李氏刊之然坡詩有以端溪硯贈范純夫侍講風月
行解贈子功中書詩一首詩中狀與此硯既合以年譜攷之
當在元祐八年癸酉硯後歸李才元家其孫家於成都之成都
府史君以百五十緡購得之外用以二綵匣蓋陰各有朱字記

歲月及十人姓名外者已亥洋州造大方記內者辛未杭州後
洋沆上宋坡仙元祐己巳以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旨則內御為坡仙在杭作 蠲紙 程
無疑也作詩為先二年耳范李後為姻家故硯歸李云 棨
三柳軒雜識溫州作｜｜ 赫蹏 趙彥衛雲麓漫抄古者結繩而治
絜白堅滑大略類高麗紙 二帝以來始有簡冊以竹為之
而書以漆或用板以鉛畫之故有刀筆之說秦漢末用縑
帛如勝廣之屬帛內魚腹高祖之帛射城上守中世衛用紙趙后
傳所謂｜｜者注云薄小紙然其實亦縑帛蔡倫所用縑帛者
謂之紙縑貴而不便於人倫乃用木膚麻皮為則古之紙從縑
帛字從系云故今人呼紙為幅蓋取 漢春秋硯 程敏政
為冊之義又曰紙幅者古用縑素也 漢寶 語胡
具作大硯可數尺號其號曰宋螺子 劉宋集驗研錄上有細墨
胡旦｜｜｜｜道命埋塚中 竹斑點漆而書中有方以
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煙松煤夾
和為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

墨亦然也　龍香劑清異錄宋與與附張遇供御墨　銀光
之遺墨　墨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
伊世珍瑯嬛記紫竹與方岙久別而想像難與因附卿伊世珍瑯嬛記
賁——紙所其悲愁眷戀之意復綴以小算子詞
筆神曰佩阿硯神曰淬妃
墨神曰回氏紙神曰——

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七

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八

器物部四

坐臥具

籧篨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或謂之——自關而西謂之簟亦其粗者謂之籧篨自關而東或謂之篕棪

篕棪見上象牀

武帳史記汲黯傳上嘗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注應劭曰武帳織成為武士象也如淳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武也

甲乙帳東方朔傳推甲乙之帳——於門通之衢

張坐臥漢書王莽傳太官齎糒乾肉內者行張坐臥——師古曰張坐臥謂帳被也

後漢書李忠傳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

世祖因披特賜李忠諸鄉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衣物賜之

毾㲪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土出象犀瑇瑁珊瑚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諸香石蜜胡椒薑黑鹽注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毾㲪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所以登以上牀也

六尺牀榻席魏志衛覬傳亦滿于席行布以為裘所使下令曰而將相服物蓄用弗向已魯至財盡國孤近至其盡——慨然其賜——與錢一千萬以表至德

虎魄枕宋書武帝紀寧州嘗獻——光色甚麗時將北伐以虎魄治金創上大悅命搗碎分付諸將

細葛斗帳南史宋武帝紀……以為節儉……遂鍚帳女具及嫁女具銅——

小陳帳齊書禮志宋元嘉南郊——以為裘乃勝————

氍毹牀晉書禮志太學博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因有故而祭亦曰旅——以——為——干幄中不開

郊所置更衣帳齊書禮志祠部郎李撝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
宮宇｜｜幕張尸次尸則有幄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
居｜｜白貂坐褥齊書褚澄傳淵薨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
｜也　寺贖太祖所賜淵｜｜｜壞作裘及纓
綃蚊幬三齊苮席齊書崔祖思傳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唯｜｜｜｜五盞盤桃花飯
舊牀齊書竟陵王子良傳昇明三年爲會稽太守都閣下有｜｜羅任還乃致以歸百子帳齊書廣傳以
繩相交絡紐木使按獲以青綃形制平圓金寶齊書林邑國傳
下各有人坐謂之爲繖一云｜｜｜也　永明九年遣使
貢獻｜鹿牀宋書元兇劭傳所居室｜紅席南史梁武帝紀海中
｜等物在有竹樹環遶浮鵠山去餘姚岸可
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文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
伊丹山學道遣使獻｜｜帝方給其使通至云此草常有
紅鳥居下豐柏牀南史夏侯詳傳魚弘有眼牀一張皆是豐柏
故以爲名　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
二字見精巧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一　器物部　坐臥具二
重爲銀鏤金花上見七寶牀象牙牀｜｜梁書扶南傳移獻｜｜
脚｜｜｜｜｜｜詔曰武帝笑辨頭裘
朕常嘉之今移所獻亦此之流也盤枕晉書張華傳出赤盤其
商麗之物有乖風化可付其家人晉陽秋曰又其美復有白｜其形
如王商皆人服以瑠璃｜殿魏書大月氏傳世祖時其國人商
爲｜｜頁之中國　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瑠璃
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
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
作　六合城隋書禮儀志大業四年煬帝北巡出塞行宮設｜｜
六合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六
尺外面一一方有板離合爲之塗以青色壘六板爲城高一丈六
尺上加女牆板南北門闕南北門又於城四角起敵樓一門觀
門樓檻皆丹青綺畫
又造六合殿千人帳　六合殿千人帳上見　觀風行殿隋書宇文愷傳及長城之役
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
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

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金薤牀隋書附
莫不驚駭帝彌悅焉前後賞賚不可勝紀　國傳王坐
｜｜隻　北史心賢傳時行殿初成未有題目帝詔近侍
獻金花　圓檯　各名之對皆非｜莫允帝心賢乃爲｜｜帝笑
曰正與朕意｜牀舊唐書敬宗紀巳卯幸苑內古長安
同郎名之　城中得故未央宮掘獲｜｜｜一張長六
尺七寶帳舊唐書五行志張易之爲母阿臧爲｜｜
有魚龍鸞鳳之形仍爲象牀犀簟　象牀犀簟上見
三部帳舊唐書職官志凡行幸預設｜｜｜｜其外置排城
以爲蔽捍其內有帳大帳次帳小次帳小帳凡五部
之帳爲三部排城見板爲小排城上見秋席舊唐書柳王瑰傳性
板上畫辟邪獸衣裳皆漆之　儉學將渡鄧州江登
舟見｜餘｜爲門皆以闌可　金牀琵琶枕舊唐書盧簡辭傳
以爲殺處奈何踐之命撤去　福建監鐵院官盧
昇坐牀一二十藉箱擲之于其家得｜｜｜｜大金羅牀唐書
如斗照慾見之曰此宮中所無而盧歸爲吏可知也
二字見精巧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一　器物部　坐臥具三
書驃國傳其工近適則昇以｜｜｜獅子牀舊唐書尼婆羅傳
遠適則乘象嬪妹其衆常數百人　其王那陵提婆身
着真珠玻瓈車渠珊瑚琥珀瓔珞耳　氈衾唐書高宗紀免民一
垂金鉤玉璫佩寶裝伏突坐｜｜　成狙咸民百歲以上
衆角　豹頭枕唐書五行志韋后妹嘗爲｜｜｜以辟邪伏熊枕
｜｜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亦服妖也
見｜龍鬚席唐書地理志鳳翔府土貢　龍鳳席唐書地理志蘄州土貢
上｜貢椿實｜｜蠟燭　陵郡土貢｜｜｜
蘇藤席唐書地理志忠州南　竹簟唐書地理志蘄州　銀睽簟
唐書地理志廣州南　水葱席唐書地理志登州　木枕布衾唐書
海郡土貢｜｜｜　土貢賞布｜｜　興部土貢｜｜　陽城
傳城管以｜｜｜｜　百頂穹廬五代史晉書帝紀十二月庚
貸人輒其賢爭傳之　北京留守劉知遠進
｜｜紫茸傘宋史王彬傳初帝在南京開淵按遣中使曾澤問疾
｜｜淵遣其帳幔茵褥皆不具帝輟所御｜｜｜以賜

錦絲席〈宋史吳越錢俶世家太平興國三年俶貢｜｜千〉莎羅〈遼史穆宗紀應曆四年印部州山前山後
百餘都鬼主牟黑進將軍阿濟等三百三十九人獻〉龍文方茵
馬二百一十犛牛一大角羊四犀株一｜｜｜一
〈遼史禮志柴册儀擇吉日前期置柴册殿及壇壇之制
厚積薪以木爲三級壇置其上席百尺氈｜｜｜｜〉赤帟陰
｜〈逸周書成周之會墠上張｜
羽｜｜｜〈注〉陰鶴也弁帟也〉爻閭〈逸周書外臺之四隅張赤
帟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
命之曰｜｜〉影娥簟〈郭憲洞冥記武勅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
表有光因名明犀常時中有光影亦曰｜｜織
以爲｜〉如綠蚊之文〈郭憲洞冥記武帝與東方朔狎暱帝曰朕所
錦綺之文好其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
老帝曰服何藥邪朔曰東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
曰子何以知乎朔曰臣小時掘井陷落地下數十年無所託寄
有人引臣欲往此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隻屐與臣臣
泛紅泉得至此草之處臣采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簟遨

臣入五燭之鍛設元琨雕枕刻黑玉鋼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
曰鏤雲枕又爲蛟龍之白何以蛟虎繡爲衿被此玄柔而冷常
以夏日貯之〉雲[illegible]〈見鏤雲枕上〉雲錦帷〈班固武帝內傳乃修
因名柔毫枕｜｜
除宮掖設坐大殿以
紫羅爲地燔百和之香張｜｜之｜然九光之燈〉貂帳〈開元天寶遺事
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爲天宮之饌
史本王與微君欲觀雪丁庭〉琥珀帳〈三輔黃圖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
有姬臥｜｜賦白雪之歌〉之室以畫石爲狀文如錦
紫｜｜｜以紫玉爲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綠熊席〈西京
待者於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涼邪〈雜記趙飛燕爲皇后
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牀白
象牙簟｜｜〉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
坐則沒膝其中雜薰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鏤文〈西京雜記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上遺飛燕
枕｜｜〉沈黃簟〈西京雜記會稽歲時獻竹簟供御世號爲｜｜｜〉麟文〈王嘉拾遺記昭王即位二年廣延

〈[illegible]以[illegible]有二人名[illegible]名提謂臣公[illegible]之[illegible]各一人
能[illegible]不自[illegible]之[illegible]各[illegible]之香臘各以[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席[illegible]虎頭[illegible]拾遺記[illegible]二年宮中夜[illegible]
[illegible]之狀[illegible]有[illegible]間[illegible]行間[illegible]見之以[illegible]白子
虎[illegible]不[illegible]使[illegible]之門中有[illegible]何之果見一[illegible]
地不復[illegible]持[illegible]不見有物[illegible]視[illegible]見[illegible]在
[illegible]枕[illegible]有[illegible]撿[illegible]中得[illegible]
[illegible]虎頭枕[illegible]下有篆書字[illegible]〉南浦〈[illegible]記[illegible]拾
[illegible]之枕[illegible]也[illegible]〉南浦〈[illegible]
[illegible]於[illegible]席上[illegible]
[illegible]分別[illegible]
[illegible]〉赤[illegible]文簟
[illegible]
[illegible]太子[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

方生於波側以｜｜｜之陰〉赤[illegible]席〈[illegible]新論不以[illegible]遲而沉
｜｜常隨[illegible]之陰[illegible]秋[illegible]
香八尺版牀〈[illegible]文法[illegible]
[illegible]
有｜居常芬馥〉古帳〈[illegible]
等古帳八十連[illegible]十連[illegible]
二十連[illegible]
鳶毛被〈[illegible]
續[illegible]
不[illegible]
謂[illegible]
而不垢[illegible]
梁[illegible]片以[illegible]
簡三隻置戶上〉藕絲枕〈不[illegible]世[illegible]以[illegible]火或門以水

試之虎□□八取此木必須陰 **色綾枕** 段成式酉陽雜俎臺山
晦夜無一星則伐之|||| 有色綾木理如綾文有
姓取爲枕呼 **重頂敵花** 馮贄雲仙雜記楊宗師宮中花開則以
爲|||| 貴頂帳□家敵榻檻置階存御史掌之號
日括|||| **傳香** 雲仙雜記交居□城效也待客以香名其嬰者
香 行進存洞神雜錄鐵道燈火則斂紅被|||| 枕八分
筆下別不相見 **凝烟** 雲仙雜記有佩男士具貧遇人與虎
以羽門英待之 毛刺筦筆 枕□□□□即得之然
大妻之外令一人知則殆矣財方 **散恰愁除啼夜除悴延秋**
盛有|張風筆蘇指呵而得之
洞鏡角部州花仙迷樓煬帝迷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 都蘇
月一名|||二名|||三名||||四名||||
杜陽雜編元載寵姬薛瑤英處金絲之帳||之稱其□出□
自□□□云是郤魚之獸鬣所爲也其色殷鮮光軟無比
鵲斑 杜陽雜編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於廣化里堂中有鷓鴣枕其枕以七寶合爲||之 **能□**

杜陽雜編|處佛背人內道場所設金花帳晶瑩||之所
居巳之術焚玉騎之香爲瓊膏之乳皆九年所獻所貢獻也
紫茭 赤獸鳴杜陽雜編上好神仙不死之術時有處士伊祁元解
縝髮角絕息香涼上知其異人遂令密召入宮處九華
之室設||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茭席 **龍文** 孔八年扶餘國所貢
色紫而類茭葉光軟香淨冬溫夏涼
繡以金水蠶絲所織也方二尺厚一寸其上|||彩形并人
工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蚊
游泳於其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吹不能傾
動大者可闊三尺而蠶經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繭形如
方斗自然五色國人繰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錦上始覆
會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爲嬰兒繃褓耳焉我被飛使者
因此錦之絲木蠶也得水則舒遇火則縮遂於||前令四官張
之以水一噴則方二丈五色煥爛於是時却令以火逼之須
臾如故 **遊仙**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龜茲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瑪瑙溫溫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

五湖盡在夢中所見帝因立名爲||枕後賜與楊國忠 **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號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
施之人小休皆稱 傳至相但稱守明帳 陶穀清異錄自知神
不知所自色淺紅恐是鮫綃之類於鏁被中有十洲三島之象
||||可此爲怪耳夜則燦錯如金箔狀退敗失所
在 **夜燦如金** 上見大同錦||| 陶穀清異錄李文饒家有藏曾所賜
上了無縫隙但如一度肤 其體白竹也闔唐平密張置楊
王耳今工人必無能之者 **如肤玉** 上見 **六合被** 陶穀清異錄莊宗
頗用選命錦江織十幅無縫絲錦爲被材被 **楊花枕** 陶穀清異錄盧
成內可言狀市於半紙批曰宜賜名||| 滅梁平蜀之後志
文紀行玉枕侍故凡枕之學實者悉不可用親舊間作| **起紋**
||賜之遂獲安寢自是縫青繒充以柳絮一年一易
秋水 陶穀清異錄中書堂設||| 席色如蒲萄紫而
合紛米有類湖面之可遺郛閑中吏偶覆盆水水皆暈上

不能治濡不亂其何物爲 **桃笙** 東坡志林柳子厚詩盡時一
之李發價儲而歸於家 失貴反賤|| 桃笙葵扇安可常不
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 **枕中紫杏** 鄴博聞見後錄
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 楚氏洛陽舊族
元輔者爲予言家藏一黑水晶||有中開||一枝杏花紋之
寶也初避身入朝陽先世寄玩恐棄之獨負枕以行屏勢逼
亦棄於馬令南唐書義烏避梁王徐知誥嘗遊林山陰地
山谷中 **虎帳** 僞府場編虎皮爲大幄率屬會其下號曰|
長相思 道德藏侯鯖錄被中著綿謂之||綿綿之意緣被
異此 **黄細** 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余得一古被四邊有緣
意也 向歲思正從遊鍾父路公知倫尺縣題詩衙鼓上云置
採出頭來 樓一而過錯多邊少不知他| 破裏珠賦蘇
道放衙 **中閑雙鳳** 大花鏡可半庭||| 仁政殿下 **賀君** 附宗儀
盂蜀上一錦被其闊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 **輟耕錄**
若雲版樣盛以叩於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於肩此

之謂｜｜也楊元誠太史古兒時聞｜｜伊世珍瑯嬛記謝伯
舅人福密公云嘗於宋宮庫見之 生源女盛夏上元宗以
之辟塵伊世珍瑯嬛記謝
席｜辟塵錦運有帳門｜｜

舟車

連乘車管子刑餘戮民不敢 游車管子戎馬待｜｜之車輜管
服絻不敢畜｜ 乘戎士待陳妾之餘 車輜子
鄉師｜｜造修之其其繕何若注 服連輜輦管子行
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 若必有一斤一鋸
一錐一鑿若其事立注服連輦名所 兩輦管子王車什一
以藏作器人挽者輜輦大車駕馬 什二注車輦所以纆
兩故曰 機旋相得用之牢利 管子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圜曲直
兩蓋 皆中規矩鉤繩故｜｜
成轂輻管子車｜｜三十輻共一轂老子
器堅固騎連伍而行 當其無有車之用

棧軫晏子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之車而駕駑馬以朝 堅車晏子｜｜馬不知貴也 全固輕
利墨子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可以任重致遠
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 君子息其足小人息其肩 墨子古者聖王亦嘗厚措
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
車用之陸｜｜｜｜焉故萬民出財齎而
予之不敢以為慼恨者何 劉三寸木任五十石之重墨子公輸子削竹木
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
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
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之｜而
故所謂巧利於 文軒墨子舍其｜｜鄰有敝輿而欲竊之 司南車宋鬼
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子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列子乘其｜｜若文軒之飾絲輪
｜之｜為其不惑也 軿穀梁與路通注郎在傳寶路綴輪

毂殺吳子牢車施 陰濕則停陽燥則起 吳子凡用車者
戶｜｜｜｜｜貴高賤下
馳其強車若進 能挑文 韓非子延陵卓子乘｜｜｜
若止必從其道 之乘鉤飾在前錯錣在後 不諧駿
栝三月五月 荀子奧與之輪大山之木也 五覆五反 呂
｜｜約蘗來敝而不反其常
季春之月命舟牧覆舟｜｜｜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
注舟牧主舟官也是月天子將乘舟始漁恐有穿漏反覆覆之
五覆五反 奚仲作車 呂氏春秋｜｜注奚仲黃帝之
慎之至也 後任姓也傳曰為夏車正封於薛 越舲
蜀艇淮南子｜｜不能無水而浮 鷁首 淮南子龍舟｜｜浮吹以娛 三寸之鎋 淮南子
車無｜｜ 容木方版 淮南子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
不可以馳騖 通往來也乃為｜｜｜以為舟航
故地勢有所 窾木浮 飛蓬轉 淮南子見｜｜而知為 蟬翼 淮
作楫為 舟見｜｜而知為車

子古之所為不可更 揚子浩浩之海濟｜｜之 艫 揚子
舟推車至今無｜｜ 樓航 方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 羅車
檻艎之間謂之｜｜車東 錄龍 揚子車構｜｜陳楚之 艑艍
南海江湖之間謂之 閩謂之艇或謂之｜｜｜
其子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小舸謂之
艖謂之艒縮｜｜小艒縮謂之艇 葦林木 桃富國說苑 大蓬之
以消於朗唯其功庸不揃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
侯之駟而無尺之稼無大積於民故也注萬茨前後木
倢木形 推車 史記五帝紀竟而 蒲車 史記封禪書古者封禪為
檐也 形車 縉衣｜｜乘白馬 惡傷山之土石草木
樓船高十餘丈 史記平準書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
也 觀環之治｜ 旗幟加其上甚
北 武剛車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大將軍令｜｜ 文鷁 史記司馬
以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相如傳浮
｜｜楊注漢書音義曰鷁水鳥也畫其
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 當數十兩車 淮南

王傳上取汜陵木以為舡一長千丈史記貨殖傳舡一一一丈注
舡之鼓一中國一一一一宋隱曰總積數長千丈
舳艫千里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舟舡
虞舜於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
獲之一一一一薄樅陽之歌軨獵漢書百官紀太僕曰一一車奉乘
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僕孫勍皆不正府注文穎曰軨獵
小車前有角與不衣也師古曰所謂路軨漢書百官志車府
太僕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路車騎馬駿馬因令丞御伏
服曰上乘輿路車又主凡小廣柳漢書季布傳濟見錯季布衣
車於今之小馬輿也偶衣置一一車中并與其家
徒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師古曰增日反陵書中興軨柁舟漢書
有識以車行載錫引衡是今運轉人皆是也廢助
傳一一御除川前一而厥漢書王吉傳其樂甚從一一之間
人木生今竹輿車也不槭故注師古曰衡馬銜也檝車鉤心
也私輿漢書胡旨勝傳與兮及元受翟方進陰侯嘉有詔皆
陵勝不私見國家微賢原常為衛從賢者宜為上曰大
史籍畫　卷一百五十一人　器物部　舟車　十
天乘來邪腸輔幷漢書張敞傳禮君母出門緹油屏泥漢
口唯唯有詔有駕車則乘一一下堂則從傳母
循吏傳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
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
於軾車蓋特高一丈見上越人鑄銅為船後漢書郡國志
前呂章有德注交州記曰
任若月初生後漢書輿服志中二千石二千石皆
江湖退時見皂蓋朱兩轓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
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屏星後漢書輿服
十二初後謙一寸一一一示不敢自滿也志注謝承書
曰孔伯字巨鄉新淦人州別駕從事車前舊有一一如刺史車
曲翳儀式是時刺史行部發去日歆刺史怒欲去別駕車屏星
伷諫曰明使君傳車自發聞而欲徙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
行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即投傳上刺史追辭謝請不肯還於
是遂不去屏星說文十層赤樓後漢書公孫述傳述植穰漢中築
曰車當謂之屏星宮南鄭又造十一一一一自關舡

注楚以飾丹闌上見直進突露樓後漢書岑彭傳裝一一一樓
其前檻也舡一一一數千艘注竝
舡下澤一一一車御款段馬平上軿車與服之制一一埤幘
名後漢書馬援傳乘後漢書梁冀傳冀亦改易
被衣折上巾擁朱文之軨後漢書張酺王龔傳論晨門有抱關
身嫋狐尾單衣之賢柱下無一一一注朱文畫車
為文犀舟勁檝後漢書張衡傳雖有一一一猶雲帆蜺幬後漢
也人涉卬否有須者也注犀堅也
昔馬鮑傳方舟建艇舟張一一施紫轂後漢書袁紹傳輜軿
一一駁颿颺陵迅流發權孤縱水舲一一填接街陌注說
文曰軿車衣車也孫炎注周禮曰軿
猶屏也取其自蔽隱紫轂飾者之車馬革船後漢書南匈奴
于騎候望朔方作一一欲度笮摩傳北虜果遣二
逐名部附者呂戾有備乃引去魏志董卓傳乘青蓋金華
一油船吳志吳主傳注吳歷曰曹公車爪畫兩轓時人號曰一
陣出作夜渡洲上長安吳志吳主傳注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
史籍畫　卷一百五十一人　器物部　舟車　二
大舡名射虎車吳志張昭傳孫權作一一一為方目飛雲大船
為一一間一置蓋一人為御自於巾射之
吳志周瑜傳注江表傳曰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
一一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追鋒車晉書宣帝
紀初帝至襄平發天子梳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
之先是詔帝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間詔書
五至手部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閣入視吾面帝大陽燧青
遲乃乘一一一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
蓋晉書惠帝紀帝濟河張方帥見杓艕乃作輿輪晉書輿服志
騎三千以一一一一車奉迎秋造孤轃
一一旁建一一一開四出門馳馬來往晉書王濬傳武帝謀伐
一而方圓異則吳詔濬脩舟艦濬乃作
大舡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一一一
一其上皆得一一一又畫鷁首怪獸於舡首以懼江神舟楫
之盛自畫怪獸以懼江神上見龍躍順流晉書陸機傳初輜軿
古未有萬計一一一

晉書陸機傳——騁於南苑衝輣息於朔野 平肩輿 晉書謝萬傳萬嘗衣白綸巾乘—— 徘徊輿 晉書

桓元傳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馬又作——施轉關令迴動無滯 牛皮船 晉書慕容垂載記垂引師伐釗於滑

臺次於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爲吾今爲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爲——

——百餘艘載疑兵列仗溯流而上按釗翟釗 解飛令狐生造 宋書禮志指南車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遠

使地域平漫迷於東西造立此車使常知南北鬼谷子云鄭人取玉必載司南爲其不惑也至於秦漢其制無聞後漢張衡始

復創造漢末喪亂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聞之士爭論於朝云無指南車記者虛說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更造之

而車成晉亂復亡石虎使——姚興使——又爲安帝義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長安始得此車其制如鼓車設木人於車

上舉手指南車雖回轉所指不移大駕鹵簿最先啟行此車戎狄所制機數不精雖曰指南多不審正回曲步驟猶須人功正

之范陽人祖沖之有巧思常謂宜更構造宋順帝升明末齊王爲相命造之焉車成使撫軍丹陽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劉休試

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嘗移變晉代又有指南舟索虜拓跋燾使工人郭善明造指南車彌年不就扶風人馬岳又造垂成

善明酖殺之 百屈千回未嘗移變 上見 指南舟 上 鵲巢下馬 宋書禮志雉車周禮

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宮中從容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輓或——漢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是也 平

乘舫 宋書禮志——晉平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像龍舟悉不得朱油 行船者在艦內 宋書王鎮惡傳

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悉——羌見艦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乘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惋咸謂爲神 蒼

鷹 宋書江夏王義恭傳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舡上迎之 蒱笨車 宋書劉凝之傳夫妻共乘—— 出

市買易 三層艦 齊書柳世隆傳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作羌胡伎泝流而進 舴

艋 齊書張敬兒傳敬兒乘——過江詣晉熙王燮 崐崘舶 齊書荀伯玉傳張景真又度絲錦與——營貨輒使傳令

防送過南州津按景與張景真 八掆輿 齊書江夏王寶元傳乘——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京師住東城百姓多往

投集慧景景從慧景 千里船 齊書祖沖之傳造——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 頭尾似魚 齊書扶南

國傳爲舡八九丈廣裁六七尺—— 衝波噬水 宋書武帝紀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蒯恩等三十九乘主巨艦

迅檝——旗鼓八艚爲集石頭 飛艦 梁書元帝紀巨艦克水浮川 齋舫 梁書安成王秀傳六年出爲使

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舡以爲——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所主以牢者給參佐

下者載齋物 沒突艦 梁書裴邃傳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爲長橋斷淮以廣築壘逼橋每戰輒克於是密作

——會甚雨淮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魏衆驚潰邃乘勝追擊大破之 飾以金玉加之錦繢 梁書羊侃傳初

赴衡州於兩艖艄起三間通梁水齋——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塡咽 鵃

舠 梁書王僧辯傳王師次於南州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千艘並載士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

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 鯿魚舟 梁書陸雲公傳天淵池新製——形闊而短高祖暇日常泛此舟在朝唯引太常

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異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 樓船拍艦火舫水車 陳書徐世譜傳世譜

尤敢勇有膂力善水戰梁元帝之爲荊州刺史世譜將領鄉人事焉侯景之亂因預征討累遷至員外散騎常侍仍領水軍從

司徒陸法和討侯景戰於赤亭湖時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以益軍勢 金翅 陳書徐敬成傳其年

隨都督吳明徹北討出秦郡別遣敬成爲都督乘——自歐陽引埭上溯江由廣陵齊人皆城守弗敢出 立亭池植

荷芰 陳書孫瑒傳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舡爲大舫於中——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

勝賞馬**眠輿**陳書新安王伯固傳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至於草間輒呼民下從遊動至旬日所捕麞鹿多使生致

雕文舸南史梁昭明太子統傳游後池乘———摘芙蓉

野猪南史王琳傳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猪故琳戰艦以千數以——為名

萑葦作筏魏書太武帝紀車駕至淮詔刈———數萬而濟

申訟車魏書宣武帝紀詔立理訴殿———以盡冤窮之理

四望蜀車魏書高允傳詔賜允蜀牛一頭————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

植幡矟於上北齊書河南王孝瑜傳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眈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斆處處營造

以渾成木為輪周書宣帝紀又令天下車皆——————禁天下婦人皆不得施粉黛之飾唯宮人得乘有輻車加粉黛焉

龍舟鳳艒隋書煬帝紀遣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採木造————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

黃龍赤艦見上

黃蔑隋書煬帝紀上御龍舟幸江都以左武衛大將軍郭衍為前軍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為後軍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舳艫相接二百餘里

高颿巨艦隋書煬帝紀又滄海道軍舟艫千里——電逝——雲飛橫斷沮江逕造平壤島嶼之望斯絕坎井之路以窮

牽子隋書禮儀志羊車一名輦其上如軺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辮髮數人引之時名羊車小史漢氏或以人牽或為果下馬梁貴賤通得乘之名曰——

形如小傘隋書禮儀志御史中丞給方蓋軺————

馬輦隋書公孫景茂傳拜淄州刺史賜以——便道之官

五牙隋書楊素傳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

六拍竿見上

腰輿舊唐書褚無量傳任拜本散騎常侍復為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仗出入特許緩行又為造——令內給使輿於內殿

七寶輿舊唐書崔寧傳本名

旴跋作我子義橫之術吐蕃與諸雜羌戎殺附西山拓靜等
州詔錢武收復武溝旴統兵西山旴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知
次賊城川圍有礫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可
穴深知之以告旴是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
百里下城寨數四諸將相謂曰崔旴神兵也將吏前進
以擇蓋遍師式人悅裝——迫旴入成都以誇士衆 **艦挾二**
輪舊唐書李皋傳常運心巧思為戰———
蹈之揚風鼓疾若掛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 **漆船底**舊唐書杜
亞傳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為
勝亞乃令以———貴其速進又為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
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 **步輿** 舊唐書[illegible]者今相從內觀四年復為少師
亞本書生奢縱如此 以足疾賜——聽乘至閣門以政
事諸東宮太 **梅花艕** 舊唐書楊行密傳最彥章等率舟師復攻
子承乾為拜 般攻岳州許德勳為信以舟千二百艘
大蛤子湖琳山之南為木能鎖舟夜徙二百艘斷楊林岸彥章
以荊江將超江陵信踹之德勳以————迅舸進幽木龍舟

陵江東移亂錢銳 **齊雲艄** 五代史南唐世家長淮之舟皆為檣
高阜溺死為人 周師所得又造———數百艘
子宋史輿服志龍肩輿一名椶——一名龍檐子舁以二竿故
名椶子南渡後所製也東都皇后備儀從常乘則自藤輿
中輿以太后用龍輿后惟用檐子示有所尊也其制方質椶頂
施走脊龍四角走脊雲子六朱漆紅黃藤織內花龍為障排門簾
有窓簾朱漆藤坐椅踏 **獨檣牛頭木舶料河** 宋史食貨志胡人
子紅羅裀褥軟屏夾幔 謂三百斤為一婆
蘭凡舶舟最大者曰——載一千婆蘭次者曰——
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曰——曰——遞得三之一 **刀魚船** 宋史
何承矩傳建議選鎮兵於乾寧軍挽——
自界河直趣平州境以扼西面之勢 **凌虛安濟致遠** 宋史高麗
傳元豐元年始遣安燾左諫議大夫陳睦假起居舍人往聘
造兩艦於明州一曰————次曰靈飛順濟皆名為神
舟 **靈飛順濟** 見上 **龍首鷁尾** 遼史聖宗皇后蕭氏傳所乘車置
———飾以黃金又造九龍輅諸子

淸以白金爲符 九龍輅諸千軍 上見 飾白鶴 元史世祖紀宋沿
圖各有巧思 江制置使趙溍樞
密都承旨張世傑知泰州孫虎臣等陳舟師於焦山南北阿朮
分遣萬戶張弘範等以拔都兵船千艘西掠珠金沙至木阿朮
阿塔海登南岸石公山指授諸軍水軍萬戶劉琛循江南岸東
趨夾灘繞出敵後董文炳直抵焦山南麓以擣其右招討使劉
國傑趨其左萬戶忽剌出擣其中張弘範自上流繼至趨焦山
之北大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地乘風以火箭射其篷宋師
大敗世傑虎臣等皆遁入退至圍山猶——
——舟數百艘宋人自是不復能軍 平底 元史食貨志上海總管羅璧朱
淸張瑄等造——海舟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 柔牙企倫 元史[illegible]人商議中書
省事如樞密院事大理同[illegible]初開海道置
進——節以賜之濟伯衡——哨船四十餘艘往來
——重騎之武兵 六韜 大——者——也十乘敗千人百
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十人此其大

鳥舟龍舟 穆天子傳癸亥天子乘——浮於大沼
也 池龍下有舟字舟皆以龍鳥爲形制今與之[illegible]
舫此其須慮 越絕書治須慮者
遺制者 須慮 越人謂船爲—— 木蘭文杏爲檝櫂 洞冥記此泉池在五
柞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風舟侍仙舟含煙舟 輕羽凌龍凌波
或以沙棠爲枻枻或以——
洞冥記且露池西有遠池方四百步有連錢荇浮根菱倒枝藻
連錢荇荇如錢文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沈波下實細薄皮甘香
葉半靑半黃霜降彌美因名靑冰菱也倒枝藻者枝橫倒水中
長九尺餘如結網有野鴨秋鳧及鷗鷺來翔水上入此草中皆
不得出如倚網也亦名水網藻中有—— 遊月 艗月 [illegible]也中有
——舫——舫 舫而常遊宴於此
——舡——舡 [illegible]遠見船蔑數百人或以香桂之枝爲擢
亦以木蘭之心爲楫椽實之竹爲篙刺有脈之爲繩纜也石麻
山蝤蛫國錨如絲可縋萬斤生石裏破石而後錯鈍鑿采斫
得此脈縈緒如麻行也名曰石麻亦可爲舟也

飛輪 [illegible]有名椎車無柔楆與軸及其後木輪不衣
輪[illegible]轂[illegible]蓋無柔輪之作大夫士則單楆木其
[illegible]有柔中宿以柔與大輪蜀輪今庶人宮者銀 鑾鳴和應 說苑劉向
[illegible]在後結後植杆中者
[illegible]設於衡和設於軾馬動而
[illegible]鳴——而——行之節也 飛廬爵室 劉熙釋名其上板曰覆[illegible]所發深枕也其上屋
曰[illegible]家[illegible]舍也其上重室曰——在上故曰飛也 可載萬人
又在上曰——於中候望之如鳥雀之警示也
[illegible]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illegible]池中後作豫章
大[illegible]起宮室[illegible]以給諸陵祭祀餘付
長安 水物[illegible]悵波 [illegible]爲之——造舟楫
[illegible] 蜂舟 [illegible]
[illegible]螺舟[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文梓船 木蘭楫[illegible]
[illegible]雲舟[illegible]
[illegible]之以[illegible]飛行殿 上見 飛龍水馬[illegible]
[illegible]名曰——[illegible]
[illegible]

令宮奴背梳頭髻**齊山截海**孫光憲北夢瑣言唐大中淮西
獲本宮呼曰——同武昌不解其洪令公乞師於梁
于崇上與荊方睦乃誠成令帥兵救之於是以本州上次得征
乃以犯爲五州軍力造巨艘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上
列庭守治司局有若征府之制又有
「——之名共於華北可知也**太平車**邵氏聞見後錄民間車重大推村
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一十里少蒙雨
雪則跬步不進故俗謂之——**五御折旋**古人所謂輜車
者兵車也——利於輕速**夜航**宋氏筆談然其名舊矣今蘇杭有夜航船
「——夜航號明之中央紀聞——唯浙西有之**危檣**
重構焉令向者皆發也然今賢不識兵機自棄大航——**郭家車**
千隻游老學庵筆記成都諸名族婦女出入皆乘犢車惟城北
一郭氏車最鮮華爲一城之冠謂之——江瀆廟西廂有
壁畫犢車廟祝指以示
予曰此郭家車子也

器物部五

雜器

入枉出直管子鈞——**箕揲**管子輕重——**勝——**扶**挾**管子左執
注七者所以藏匙貫故中有箕注揲者也扶挾旦右執——
曰挾七抱挾猶皆也**能爲板築**管子——各仕六**不可解而後解**
管子——繩解——**出器處器**管子未起者何待注出器謂可出
「注結必待觿而後解——之其宜起而
用之器也器謂延攻城者其無有器之用**奇物**老子民多伎巧——**滋起**
貯所而備者**形**文子鏡——**任器**淮南子——盡於**纊**子華子——**不設**
形——故能有形**飛羽**伏鱗無**勘**狀子懷水存於所**纏**——**稽**子華子云有——而

飛羽伏鱗無**勘**子華子如以匙——也如以璽**磁石取鍼**鬼谷
以承其生矣**勘綸**淮南子以其類其應如響**黄而文**
子其察言也不失**鍾綸**有——爲禁宦之不能識也**能**
豈——之——爲蒙**綴**察之
於權衡則**繊豚**揃**錙**淮南子——而爲守備則必撮——**龍**
矣
斲子百年之木破爲**飲於土食於土**人——**故與**墳
猶樹——之
以爲器夫**木器液金器腥**見**士盛土鉶**韓非子者堯有天下
下無費——飯於——**飲於**——
犯滿韓非子鏡——而無**械用**荀子——則凡**亦人以糖衛人**
事其惡從而此——非舊器者衆毀
用柯齊人用一革荀子故上地形制不門者械用備不可不異也**獨**
荀子恐爲子脊身羅凶邪見不聽則而——楽之江**外**
鹿注百到之後盛以鴟夷之江也顧云鴟鳧小器也**昇内**

屏荀子天子｜｜諸侯｜｜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甌臾荀子流丸止於｜｜流言止於智者注甌
臾皆瓦器也礛諸淮南子璧瑗成器｜｜之功鏌邪斷割砥礪之力升甌揚子㼜甈謂之盎自關而西或謂之
盆或謂之盎其小者謂之｜｜牆居揚子炊䈪謂之縮或謂之䈪或謂之匼篝陳楚宋魏之間謂之｜｜繘綆揚子
繘自關而東周洛韓魏之間謂之綆或謂之絡關西謂之｜｜鹿觡揚子鉤宋楚陳魏之間謂之｜｜或謂之鉤格自關
而西謂之鉤或謂之鐵磚瓻抱朴子嶸燿以廁日月之間擲｜｜於洪鐘之側古物文中子邢公好｜｜鍾鼎
什物珪璧錢貝必具子謂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嬰環國語侯挾｜｜以字君之塵中挾挾也嬰馬
僕賓馬帶古靡不敢留餘也槃匜國語一介嫡男奉｜｜以隨諸御鴟夷吳語取申胥之尸盛以｜｜而投之
於江釜鬲戰國策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於塗什器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

於壽邱注索隱曰什器什數也蓋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為數猶今云什物也橇檋史記夏紀泥行乘｜山行乘｜
棰拊史記秦始皇紀執｜｜以鞭笞天下人主延壽史記漢文帝紀十七年得玉杯刻曰｜｜｜｜齊桓
公器史記封禪書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一宮盡
駭罍樽直千金史記梁孝王世家初孝王在時有｜｜孝王誡後世善保｜｜無得以與人銅盤
史記平原君傳毛遂奉｜｜而跪進之箯輿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
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前漢後雜十器比余史記
匈奴傳繡袷綺袍一｜｜一注辮髮之飾也邛竹杖史記西南夷傳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
布｜｜｜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犀象之器史記李斯傳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

廷｜｜不為玩好木器髹者千枚史記貨殖傳｜｜注徐廣曰髹音休漆也閉器漢書
五行志沸湯之在｜｜而湛於寒泉則為冰西捲竹杖漢書地理志日南郡縣注水入海有竹可為杖服
匿漢書蘇武傳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穹廬注
孟康曰服匿如甖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積竹杖漢書昌邑哀王髆傳賀到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細
旃漢書王吉傳｜｜之上注師古曰旃與氈同杯案盡文畫金銀飾漢書貢禹傳臣禹嘗從之東宮
見賜｜｜｜｜｜｜｜非所以賜食臣下也缿筩漢書趙廣漢傳敎吏為｜｜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
桀大姓子弟所言注蘇林曰缿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筩竹筒也如今官受密事筒也師古曰缿若今盛錢臧瓶為小孔
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缿與同盧罌漢書趙廣漢傳摧破｜｜注師古曰盧所

以居罌罌所以盛酒也便面漢書張敞傳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拊馬靈壽
杖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腹如大壺漢書
陳遵傳先見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譏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
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為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
稽｜｜｜｜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居井眉
見上羽觴漢書班倢伃傳顧左右兮和顏酌｜｜兮銷憂雲母屏面漢書王莽傳常翳｜｜｜｜非親近莫得
見也注師古曰屏面即使面威斗漢書王莽傳莽親之南郊鑄｜｜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
厭勝眾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者岐山銅器後漢書章帝紀進幸槐里｜｜得｜｜形似酒樽獻

之鉏器漢書和熹鄧皇后紀蜀漢鉏器九帶佩刀並不復調注鉏音曰以金銀緣器也 五鈞後漢書五行志
注續漢志曰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為具將有識者
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篋也後黨人禁錮會赦有疑者皆謝廷尉人
名悉入數簿見 彌牟 後漢書禮儀志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
方笥中｜至陰氣萌作惡物不楙其體以朱索連董
菜｜｜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 杖鑾鍾上見 玉杖
文如法以施門戶所以盛氣綠見後禮注
後漢書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
以｜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為
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按周禮作王杖天子所賜故
曰王杖也文字轉訛沿為玉杖又為王鳩杖譌謬已久今仍之
鐘劍為鼓 後漢書馬援傳注裴氏廣州記曰俚獠｜｜｜｜鼓唯高大為貴面闊丈餘初成懸於庭剋晨置酒招致
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為
大釵執以叩鼓叩竟留遺主人也 屏風列女 後漢書宋弘傳弘當讌見御坐

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帝即為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
勝其 擁身扇 後漢書梁冀傳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埋幘狹冠折上巾｜｜狐尾單衣 夫子
喜 後漢書鍾離意傳注鍾離意別傳曰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
甕 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机席劍履男子
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
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
甕也對曰｜｜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
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
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 泥車瓦狗 後漢書王符傳或作
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諸戲弄
之具以巧詐小兒 金鐻 後漢書張奐傳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八枚 郭
璞注山海經云鐻音渠
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 翻車渴烏 後漢書張讓傳又作｜｜｜｜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

日省百姓灑道之費注翻車設機車
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 鞍勒 後漢書馬援傳男子
鍛為兵器 注 蘇合 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 雀頭 鍛金
勒馬銜也
香 吳志吳主傳注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 七寶鞭 晉書
明帝紀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於湖
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
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
氏故敦云然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
糞輒以冷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
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
傳玩稽留遂久 [illegible] 琉璃鍾 晉書
崔洪傳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讌公卿以｜
行酒而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失不趣之義

故 以好不以新 晉書庾懌傳懌為豫州刺史鎮蕪湖帝以
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
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懌所獻
之上扇｜｜後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 熨斗 晉書
韓伯傳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為作
襦令伯捉｜｜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母
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猶熱 竹馬 晉書殷浩傳溫少與浩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
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
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溫既以雄豪自許
每輕浩浩不之憚也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
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 蒲葵扇 晉書謝安傳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
問其歸資答曰有｜｜五萬安乃取 局腳直腳 宋書武帝紀宋臺既建有司
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可奏東西堂施｜｜牀銀塗釘 五花屏筍 宋書禮志帳鎮不得作｜｜及｜｜形
上不許使用｜｜牀釘用鐵

金縷匕箸宋書沈慶之傳大祖妃上世祖｜｜｜及杯杓上
以賜慶之曰卿辛勤匪殊歡宴有且觴酌之賜宜
以大夫金銀爲花獸齊書高帝紀大明泰始以來相承奢侈百
爲先也 姓成俗大祖輔政罷御府省二尚方諸飾
玩至是又上表禁民間華偽雜物不得以金銀爲箔馬乘具不
得金銀度不得織成繡裙道路不得著錦履不得用紅色爲旛
蓋云眼不得剪綵帛爲雜花不得以綾作雜服飾不得作鹿行
錦及局腳檉柏床牙箱籠雜物綵帛作屏障錦緣薦席不得私
作器仗不得以七寶飾樂器又諸雜漆物不得以｜
｜不得輒鑄金銅爲像皆須墨敕凡十七條 甘蔗杖齊書
鬱林王他出所郵物 蠡器齊書東昏侯紀馳騁渴乏輒下馬
宮人寺覓用之 解取腰邊｜｜酌水飲之復上馬
馳去 方樏牢燭齊書禮志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大古之
時與共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
之始也今雖以｜｜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卺以 銘內栟齊書王敬
鏁蓋出近俗復別有｜｜雕費采飾亦虧曩制

則傳出行從市過見｜｜欵曰此 麈尾扇齊書陳顯達傳顯
與青無此栟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 達謂其子曰｜｜
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 縹繖齊書崔祖思傳晉獻大祖金
此自隨汝扇府史作蠟拂 一枚上爲納受
洛盆齊書劉悛傳悛在蜀作｜｜餘金物稱是 異物以奉異人齊書張融傳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修靜
以白鷺羽麈尾扇遺融 素隱几齊書孔稚珪傳父靈產頗解星文好術數元徽之起兵密白大
日此既｜｜
祖日彼之兵衆雖張以天時寘數而觀無能爲也大祖賞其言
擢遷光祿大夫餉靈產白羽扇｜｜因君性好古故遺君古
物 日字器齊書崔慰祖傳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日字｜之流於遠近 水碓磨
齊書祖沖之傳於樂遊苑造｜｜世祖親自臨視 稻杖夜酒杯徐景山酒鎗齊書何求傳求
造｜
少不仕金陵王子良遺默｜｜｜｜
以適意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遊宴樂不隔也 連理机齊書

傳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 瑇瑁栟櫚柈齊書扶南國傳
遺以｜｜竹翅書格報之 獻金縷龍王坐
像一軀白檀像一軀牙塔二軀古貝三 夏侯妓衣梁書夏侯亶
雙瑠璃蘇鉢二口｜｜一枚 傳晚年頗好
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
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也 鏤銅鴟夷榼梁書劉之遴傳
之遴好古愛奇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二
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鐏二
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四種澡盤一枚銘云初平
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
二年 水沉香杯梁書林邑國傳古人斫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中則｜故名曰沉
｜次不沉不浮 錯綵縱帷陳書宣帝柳皇后傳
者曰｜香 帛母之遺製及有所藏家人具以告
之行歲時｜封帕 玉柄麈尾陳書張譏傳後主在東宮集宮僚
傾嘲不能自勝 置宴時造｜｜新成後主親

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 栟櫚屏風南史齊宜都王鏗
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 傳年｜歲時與吉
甘曜南略先言往行左右談排
倒壁其背顏色不與言談無輕亦不顧視 瓠食器南史劉杳傳
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府之職
故爲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因以賜之曰卿有古人之
風故遺卿古人之器 籠燭伏扇南史梁南平王偉傳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又加穿築果木珍
奇窮極雕麗有侔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夏設
｜ 引與賓客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藩邸之盛
無過 眠則同眠起則同起魏書咸陽王禧傳禧自洪池東南走僕從不過數人左右從禧者唯兼防
焉 閤尹龍虎禧憂迫不知所爲謂龍虎曰吾憒憒不能堪試作一
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欻憶舊謎云｜｜
食如狗狠賊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
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眠也而龍虎謂之是箸 銅鑊魏書孫傳鑄銅

爲器大口寬腹名曰｜｜上既以爲且輕易於齎食 **黃金合盤** 魏書食貨志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赫連收獲珍寶府藏
盈積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十二具徑二尺二寸鏤以白銀鈿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器錯
用具珍鍛以紫金鏤以白銀範圍擬載吐耀含靈闔文典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 **西域鬼作** 北齊書元
韶傳齊神武帝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馬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
｜也 **銀鏤甕** 周書文帝紀太祖入關收撫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無所取左右竊一｜｜以歸太
祖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眾大悅 **延年杖** 周書于謹傳詔曰朕以元首主子教化宣民孝悌篤之仁壽是以古先明
王咸若斯典立三老五更躬自袒割肵以眇身處茲南面何敢遺此黃髮不加尊敬太傅燕國公謹執德淳固爲國元老饋以
乞言朝野所屬可爲三老有司具禮擇日以聞謹上表固辭詔答不許又賜｜｜ **竹屏風** 周書賀蘭祥傳雍州刺史

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以｜｜絺綌之屬及以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 **七寶冪籬** 隋書秦孝
王俊傳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 **金精盤** 隋書楊素傳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
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價值巨萬以賜之 **許公缺勢** 隋書宇文述傳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爲製
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爲｜｜｜｜（按定興雲定興） **永年之瑞** 隋書樊子蓋傳
後與蘇威宇文述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杯賜公用爲｜｜｜｜ **扶南犀**
杖 隋書譙國夫人傳遣夫人以｜｜獻於陳主 **碼碯杯** 隋書西域傳序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
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 **[illegible]手板** 北史崔暹傳先是文襄疑文宣佯愚虞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暹暹曰
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顧乃將｜｜挃暹竹者自揩拭而徐視之以是知其質癡不足慮也帝既錄暹

責其性皆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己功以贖死帝喜曰我免爾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 **銀頗羅**
舊唐書肅宗紀上元二年庚午龜茲王白孝節獻｜｜ **柳棬** 舊唐書中宗紀景龍四年三月甲寅幸臨渭亭修禊飲賜
羣官｜｜以辟惡 **承露囊** 舊唐書元宗紀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讌百寮於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
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天下諸州咸令讌樂休暇三日仍編爲令從之 **金鏡珠囊** 舊唐
書元宗紀開元十八年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已上｜｜｜｜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賦
八韻詩又制秋鏡詩 **江心鏡** 舊唐書憲宗紀詔揚州每年端午｜｜所進罷之 **銀粧盒** 舊唐書敬宗紀
已已前兩淮角各進五壽｜｜三具 **鋺子** 舊唐書敬宗紀丙子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奉詔令當道造｜｜二十具計
用銀一萬二千兩金一百三十兩那已進盝具用銀一千三百兩當道在庫祇備銀無二三百兩折百計收市方成此兩具臣

當道唯有開使錢五萬貫每事節儉支費猶欠十三萬貫不足臣若因循不奏則負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誅求又累陛下慈
儉之德伏乞宣令宰臣商議何以遣臣得上不違宣索下不闕軍須不困疲人不斂物怨將有以罷進奉故德裕有是奏 **子**
｜舊唐書五行志讌飲中俗中飲酒令口｜｜ **骰** 離進堂擲倒俗謂盂盤爲子母又名盤爲臺 去 **胡餅** 舊唐書李大亮
傳太宗下之書曰以卿既竭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猶遠彰心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
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能便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終始若一古人稱一言之重
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 **金背鏡** 舊唐書高季輔傳貞觀十
八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吏部侍郎凡所銓敘時稱允當太宗嘗賜｜｜一面以表其清鑒焉 **常滿樽** 舊唐書李
敬元傳敬元素亦有吏才初爲武德令時懷州刺史李文暕將調率金銀造｜｜｜以獻百姓具弊之官吏無敢異議敬元素

抗詞固執支諫乃損**八尺銀餅**舊唐書齊映傳改洪州刺史江
其制度以家財營之西觀察使映常以頃爲相輔無
大過而罷冀其復入用乃傍歛貢奉及大爲金銀器以希旨先
是銀餅高者五尺餘李兼爲江西觀察使乃進六尺者至是因
帝誕日端午映爲**脂粉磑**舊唐書郭曖傳大曆十三年有詔毀
餅高八尺者以獻除白渠水支流磑以妨民溉田昇
平有|||兩輪郭子儀私磑兩輪所司未敢毀徹公主見代
宗訴之帝謂公主曰吾行此詔蓋爲蒼生可爾豈不識我意耶
爲衆率先公主即日命毀由是**金唾壺**舊唐書鄭朗傳初大和
尊門碾磑八十餘所皆毀之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
節儉冀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節儉省用風俗已移長裾大
袂漸以減損若更令禁斷恐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此事
亦難戶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
袍飾以金鳥一袍玄宗幸溫湯御之一與貴妃當時貴重如
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衛**金匜**唐書文
副使張元昌使用|||昨因李訴已誅之矣帝紀爲

貢|**雜器**唐書禮樂志右校令**鳳翔府花口瓢**唐書地理志鳳翔
具||以備汎掃州郡郡土貢紗
絹|隔布|||**五色藤盤**唐書地理志循州海豐郡土貢布
知母胡粉|||鏡匣蚺蛇膽甲煎鮫革
茶臺**寶爐**唐書安樂公主傳又爲||鏤飾**鈿鞍寶勒**唐書郭
綬草獸神禽間以璖貝珊瑚不可涯計英乂傳
拜劍南節度使教女妓乘驢擊毬|||及它**北帝所佩**唐
服用日無慮數萬費以資倡樂未嘗問民間事
商||駙傳數月蕭勝獻鎬匕首用之日此|||**鸊鵜卮**五代史
也得之者兵不敢犯駙寶祕之常特以坐起唐莊宗
紀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於京師昭宗異其狀
貌賜以|||紫瓷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
予家**萬歲杯**五代史爲道傳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
曰傳國寶||||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
有形之寶爾王者**機輪**宋史太祖紀開寶九年六月庚子步至
固有無形之寶也晉王邸命作||挽金水河注邸中爲

池**木龍**宋史河渠志天禧五年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
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疊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
繫橫木下垂水數條置水旁當時頼焉**鐵龍爪揚泥車**宋史河渠志選人
以護岸謂之|||李公義者獻|
||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
而沉之水篙工急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鳳文**
宋史樂志理係赴玉清昭應宮導**縷寶法物**宋史輿服志又有
引珠翠毀|昇座不設交椅香爐寶子香匙灰
起火者猶盛燭刀皆以金爲之**鳳**宋史輿服志鳳輦赤質頂輪
爲之是所謂||||也身下有二柱緋繡輪衣絡帶門
簾皆|||羊車爲以牛今以二小馬門**胡桃紋鵲色**宋
飾皆鵞羽翟尾錦軛日引車門爲上下轄鐵史
食貨志開寶初選因權書州市益絲發錦||||守臣
日納五以爲常七日賜令內大澀緩而已豈間歲之紋色平
命龍**水晶脚踏**宋史劉貴妃傳紹安人紹興二十四年進賢妃
頗恃寵驕侈特內盛夏以||飾||帝見之
之

命取爲枕妃**燕游十友**宋史李昭玘傳昭玘入黨籍中居閑七
懼撤去之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射
於十器命曰|||爲之序以爲與今之人友**古鏡照二百**
或過所可照於鴈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
里宋史呂蒙正傳朝士有藏||者自言能欲獻之
家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
聞者**白金額面器**宋史張洎傳李煜既歸朝貧甚洎猶丐索
歎服之以||與洎洎以||未滿意**以**
銀鑄坊錢器宋史陸萬友傳萬友始業坊錢既貴遂**錦綺**宋史
不忘本||||數下事示子孫
傳遣內司製錦間以其家係隨**地衣**宋史曹彬傳禁內織
被服甚質太后嘗以金錦||屏錦繡宮苑爲||**石**
盤宋史楊佐傳爲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
柏木爲幹上出井口垂綆而下方能及水歲久幹摧取欲易
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工晴
則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謂之||

如是累月幷幹宋史吳越世家將以閏月在西京耕籍
一新利役其舊 瑊玏簟 祀役然請扈從不許留惟濬侍祠令俶
歸國太祖宴俶於講武殿賜寶衣玉束帶玉鞍勒 文楸棋局水
馬｜｜｜金銀錦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八百事
精棋子 宋史吳越世家上遣中使 金花扇 宋史吳越世家昱
賜俶｜｜｜筆札丁尺牘人祇管
取觀賞之賜以御書 阮囊 宋史勃泥國傳王坐繩床若出則
及急就章｜｜｜大布單坐其上衆舁之名曰｜｜ 蝙
蝠扇 宋史日本國傳端拱元年貢｜｜｜二枚 銷魚燈 遼史聖宗紀統和元年十二
月甲辰夕然｜｜｜於雙溪
銀甖 遼史禮志皇帝納后之儀皇后車至便殿東南七十步止
惕隱夫人請降車負銀甖捧騰覆黃道行後一人張羔裘
若襲之前一婦 七寶金洗 金史宣宗皇后王氏傳天興元年冬
人捧鏡邦行 哀宗遷歸德二年正月遣近侍徒單
四喜東甲答失不奉迎兩宮后御仁安 玉倚蓮蓋 金史僕散揆
殿出迎金及｜｜｜賜從行忠孝軍 傳泰和六年

春宋人復數路來侵取泗州靈壁閏縣春命揆爲右副元帥
以討之揆至軍前集諸將校告以朝廷弔伐之意分遣將士渫
破復取臨淮蘄縣而符離壽春之圍亦解去敵屢敗蟣悉遁出
境上郎遣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持手詔勞問征討事宜仍
賜玉具劍一｜｜｜一金器一百兩重綵二十端帝復以詔
襃諭賜玉鞍勒馬二及玉具佩刀內府重綵御藥以旌其功
續弦膠連金泥 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
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
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爲羣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
多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爲｜｜｜｜或名
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 大如雀卵
續之使力士掣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
黑如桑椹 東方朔十洲記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湖月支國
王遣使獻香四兩｜｜｜｜帝以香非中
國所有以付外庫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
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

不散於是信 照見鬼魅 郭憲洞冥記望蟾閣十二丈上有金鏡
知其神物也 廣四尺元封中有祇國獻此鏡
｜不復 郁夷香 郭憲洞冥記｜｜如棗核食一片歷月
隱形 不饑以粒如粟米許投水中俄而滿大盂也 丹
豹髓白脂肴 郭憲洞冥記甘泉宮南昆明池中有靈波殿七間
皆以桂爲柱風來自香帝既就於靈怪常得
之｜｜之 磨青錫爲屑以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 麟鬚拂
暴雨光不滅有蛾如蟬以作香聚麟鬚拂拂之
見 郭憲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
上 翠羽麟毫簾 拾遺記編｜｜｜｜爲｜青琉璃爲扇懸黎火齊爲床
沈光香 郭憲洞冥記元封中起方山像招諸靈異召東方朔言
其秘異乃燒天下異香有｜｜｜｜精祇香明庭香金磾
香金碗香渠國所貢精構之屬青檀木有香 精祇香 上見 明庭香
如淳漆削置器中以蠟和之香有燃燃數里
見 金磾香 上見 渠魂香 上見 精構燈 上見 明天發日香 郭憲洞冥記帝常夕望東邊有

青雲起俄而見雙白鵠集於臺之上倏忽變爲二神女舞於臺握
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歌青吳春波之曲帝舒闊海元落之席
散｜｜之｜香出瑤池異國地有發日樹日從雲出雲
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亦名開日樹有明而如桂
脂 高珉唾壺 郭憲洞冥記惟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
也 傍有｜｜｜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
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化成青雀
因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則不見巨靈也 銀口黃
耳金錯玉鈕
彫文形漆今庶者｜｜｜｜行柳陶瓠 上見
｜中者舒王將器余錯蜀杯｜｜｜ 楊登 劉熙釋名
牀之前小榻之 九光燈 班固武帝內傳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
上所以登牀也 以紫羅爲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
然｜之｜刻玉門之棗酌蒲萄
之醴宮監香果爲大宮之饌 躡水機 之｜可使無降
恂檢舉｜ 鵲尾杓

陛下何愛賢陳忠有｜權而長留之
酒傳尼王欲勸者呼之尼則指其人 **綈几** 羽騎綺為之西京雜記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以象牙為火籠
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以酒為書商取其不水以玉為
硯亦取其不水夏設｜｜冬設｜｜公侯皆以竹 **身毒寶鏡**
木為几冬則以細罽為橐以憑之不得加綈錦
西京雜記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
繩繫｜｜｜國｜｜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
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 **青**
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錦一曰斜文錦
玉五枝燈 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
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高七尺五
寸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鱗甲 **屏風如蛛絲** 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
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
殿中設木畫｜｜｜ **旋風條融螭光反影** 拾遺記靈帝修闕
文｜蜘｜｜縷 鳳凰龍各一雌一雄

孟冬之時候鵲皆脫易毛羽聚鵲翅以為扇擇鳳羽以 **恒輝**
飾車蓋也扇一名｜｜二名｜｜三名｜｜四名｜｜
宵燭鳳腦燈 王嘉拾遺記周穆王一十六年東巡大騎之谷指
春宵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而螭龍虯之類奇
種憑空而出時已將夜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一名｜又列
｜｜之｜過於宮內又有｜｜｜之｜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
取此花以覆燈七八 **燋石葬燈** 王嘉拾遺記員嶠十里
尺不欲使光明遠也 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
矣孟冬水涸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烟色萬變山人掘之人
數尺得｜｜如炭減有碎火以蒸燭投之則然而青色深掘則
火轉盛有草名｜｜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 **金塗連鏁**
則燋刈之為席方冬彌溫以枝相摩則火出矣
張敞東宮舊事皇太子納 **漆花燈** 張敞東宮舊事皇太子
燈 妃有｜｜｜｜｜一 妃有｜｜｜｜二具 **扶**
戴凱之竹譜竹之堪杖莫尚於筇磥砢不凡狀若
老 人功豈必蜀壤亦產徐邦一日｜｜名實縣同 **眼明袋** 吳均

緒齊諧記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采藥見一童子執五綵
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何用此何為答曰赤松先生
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
人八月旦作｜｜ 此遺象也 **琉璃七** 吳均續齊諧記會稽趙
溪中檢與倉曹王叔卿家隔一巷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
西夜烏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三家娘子
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
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
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
故來相詣豈能為一曲邪文韶即為歌草生盤石音韶清暢又
深會女心乃顧謂婢子還取箜篌為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為酌
兩三彈泠泠更增楚絕乃命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箜篌腰
叩之以倚歌歌闋夜已久遂相佇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
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椀白｜｜｜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
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椀甚疑而委悉之屏風後則琉璃七在焉
箜篌帶繫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

夜所見者於是遂絕 **辟寒** 任昉述異記｜｜｜｜齊丹丹國所出漢
當宋元嘉五年也 武時人貢每至大寒於室焚之暖氣
翕然自外而 **千石酒鍾** 任昉述異記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
入人皆減衣 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且五里崇飾土木
殫耗人力宮妓數千人上別立春 **消** 思宮民要術榆
行宮為長衣之欲造｜｜｜｜ **寃** 生十五年後中為車
轂及｜｜ **不津** 齊民要術｜｜ 提日中高處 **不灰**
木 郭道元水經注開山圖曰山川之｜｜｜生火之石｜案注云
其木色黑似炭而無葉有石赤色如丹以一石相磨則火發
以然無灰之木可 **風爐** 陸羽茶經｜｜以銅鐵鑄之如古鼎形
以終身今則無之 厚三分緣闊九分令六分虛中致其杇
墁凡三足古文書二十一字一足云坎上巽下離於中一足云
體均五行去百疾一足云聖唐滅胡明年鑄其三足之間設三
窓底一窓以為通颷漏燼之所上並古文書六字一窓之上書
伊公二字一窓之上書羹陸二字一窓之上書氏茶二字所謂

伊公羹陸氏茶也置墆埭於其內設三格其一格有翟焉翟者火禽也畫一卦曰離其一格有彪焉彪者風獸也畫一卦曰巽其一格有魚焉魚者水蟲也畫一卦曰坎巽主風離主火坎主水風能興火火能熟水故備其三卦焉其飾以連葩垂蔓曲水方文之類其爐或鍛鐵為之或運泥為之其灰承作三足鐵柈擡之 三足三窾設三格備三卦上見

水方 陸羽茶經｜｜以椆木槐楸梓等合之其裏并外縫漆之受一斗

竹夾 陸羽茶經｜｜或以桃柳蒲葵木為之或以柿心木為之長一尺銀裹兩頭

鹺簋 陸羽茶經｜｜以瓷為之圓徑四寸若合形或瓶或罍貯鹽花也其揭竹制長四寸一分闊九分揭策也

熟盂 陸羽茶經｜｜以貯熟水或瓷或沙受二升

具列 陸羽茶經｜｜或作床或作架或純木純竹而製之或木或竹黃黑可扃而漆者長三尺闊二尺高六寸具列者悉斂諸器物悉以陳列也

都籃 陸羽茶經｜｜以悉設諸器而名之以竹篾內作三角方眼外以雙篾闊者經之以單篾纖者縛之遞壓雙經作方眼使玲瓏高一尺五寸底闊一尺高二寸長二尺四寸闊二尺

飛精 柳宗元龍城錄｜｜長安任中宣家素蓄寶鏡謂之｜｜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南汴洞庭風浪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因問姓氏但笑而不荅持鏡而去夢迴[illegible]覺篋中已失所在

紅蝦盃 段公路北戶錄｜｜出湖州潘州南邑縣大者長二尺土人多理為｜

照日光環一丈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末海陵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異之因發其下得鏡匣十三重各匣一鏡第七者光不蝕｜｜｜｜｜｜其餘規銅而已

照骨寶 段成式酉陽雜俎秦鏡舞溪古岸石窟有方鏡徑丈餘照人五藏秦皇世號為｜｜｜在無勞縣境山

象耳皮鞭 段成式酉陽雜俎玄宗嘗閱內庫見一鞭金色長四尺數節有蟲齧處狀如盤龍靶上懸牙牌題象耳皮或言隋宮庫舊物也

無塵子 馮贄雲仙雜記方鎔隱天門山以櫻桐葉拂書號曰｜｜｜月以酒

脯祭之[illegible]

[illegible]金蟾[illegible]百寶[illegible]案[illegible]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於廣化里[illegible]

蜃脂 蘇鶚杜陽雜編｜｜同昌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賨為燈法乃以香蠟燭遺之米氏之鄰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賨具以事對其燭方二寸長尺餘其上施五色[illegible]爇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煙出於上即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也

元載末年造芸輝堂於私第[illegible]｜｜本楊國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美女伎樂之形外以[illegible]水犀為押又絡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

龍鬚拂 蘇鶚杜陽雜編｜｜｜｜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精為柄刻紅玉為

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為聲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於空中則成瀑布三五尺未[illegible]若[illegible]之則[illegible]若生[illegible]後上知其[illegible]之載不得已而遂[illegible]

被袋 李濟翁資暇錄｜｜[illegible]也此若遠遊行則用大和九年以十家之累者遷適冠謫人人皆不自期常虞竄謫[illegible]每出私第咸備四時服用舊以紐為腰袋置於鞍乘至是服用既繁乃以被易之成俗於今大中已來吳人亦[illegible]為之或有[illegible]而不用也

司徒甲 李濟翁資暇錄｜｜[illegible]為甲以助食指之伸者亦因所公也嘗思代指而為甲方隨人新甲木[illegible]假甲於竹[illegible]為[illegible]用名德既崇[illegible]所爭倣效好事者且曰｜｜

偏提 李濟翁資暇錄｜｜元和初酌酒猶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譽雖數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遺滴居無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蓋觜柄皆具大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

䟽小說目之曰論者亦利其便且省柄行從而履傾仄今見行用

漬白龍皮設於座末 劇談錄李相國德裕宅在安邑坊東南隅桑道茂謂爲玉椀舍宇不甚宏侈而制度奇巧其間怪石古松儼若圖畫在文宗武宗朝方秉化權威勢與恩澤無比每好搜掇殊異朝野歸附者多求寶玩獻之常因暇日休澣邀同列宰相及朝士宴語時畏景赫曦咸有鑠金之慮軒檻高敞已及亭午搢紳名士交扇不暇稍頃延於清亭之所既而延於小齋不甚高敞四壁施設皆古書名畫俱有炎爍之慮及列坐開樽煩暑都盡良久覺清飆爽氣凜若高秋備設酒肴及於將罷而能出戶則火雲烈日熇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問之云此日唯以金盆貯水ǀǀǀǀǀǀǀ

無燄有光 王仁裕開天遺事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之曰瑞炭燒於爐中ǀǀ而ǀǀ每條可燒十日

饞魚燈 王仁裕開天遺事南中有魚肉少而脂多彼中人取魚脂煉爲油或將照紡織則暗而不明或使照筵宴造飲食則分外光明時人號爲ǀǀǀ

龍皮扇 王仁裕開天遺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子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徹去明皇亦嘗差中使去取看愛而不受帝曰此ǀǀǀ子也

光照十步 王仁裕開天遺事隱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染叩之則有聲每出處遇夜則此杖有ǀ可ǀǀǀ之內登危陟險未嘗足失則杖之力也

捏塑成雙鳳 王仁裕開天遺事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ǀǀǀǀǀ到冬月則燃於爐中及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餘灰不可參雜也

自暖杯 王仁裕開天遺事內庫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杯足上有鏤金字名曰ǀǀǀ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內藏

紫明供奉 陶穀清異錄文宗宮內供奉即蜜餘甘湯遂賜山乘湧使夜宮嬪離火上獨狀瑞城泠能湯書久之賜設殿王才人問官家今日以何爲獸上日綠漪供奉已去是罷供奉不來與ǀǀǀǀ相守熟讀尚書無爲荷數遍朕非不能取熱閑快活正要與後宮舉觴晉

時陶破

四通杖 陶穀清異錄比邱海光住廬山石虎菴役農人長沙瘦而斑衣言捨身爲菴中供養具俄忽外竹生一竹花紋律如婁者之衣既成竹六尺餘無節黃綵瑩淨江州太守聞之意將奪取竹一夕自倒太守遣罪去光乃用爲拄杖日日有光光來都下予因見之光云發務自稱ǀǀǀ予遂小篆此四字於杖之首令黑漆之

淨君 陶穀清異錄商山館中窗額上有八句詩云ǀǀ掃浮塵涼友招清風炎炎火突滿然一堂中誰知鹿冠叟心地如虛空虛空亦莫問睡起照青銅不知何人作淨君涼友是帚與扇明矣

光音王 陶穀清異錄光叔之賢會昌微息之帝因引照戲令宮嬪離合鏡子須臾以ǀǀǀ参帝曰鏡子封王聊命更之竟不能易帝不懌而罷距宣宗即位三四年耳

偃音燭 陶穀清異錄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ǀǀǀ賜安國寺冀追冥福其狀如高層露臺雜寶爲之花鳥皆玲瓏臺上安燭既燃點則玲瓏者皆動丁當清妙燭盡絕響莫測其理

光濟叟 陶穀清異錄同光元年高麗遣行人至副使春部少卿上其國朴嵩叟文雅僚遊如中朝賢士人於書無所不觀談譃有味既行吏掃除其館舍案上得餘燭半挺其末紅印篆文曰ǀǀǀ大小長印歲青朴子親造四字予知而得之更恭以命燭也

水精金脈屏風 陶穀清異錄成稔前蜀王鍇求長生不死延異人方士日夕塗字映ǀǀǀǀǀǀ焚香徹旦謂飛昇可致僚吏民士莫不竊笑

一條白玉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樂安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爲詩有代夫贈人白蠟燭詩曰景勝銀釭花比蘭ǀǀǀǀ遺人兼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

白暗黑暗 彭乘墨客揮犀南人謂象牙爲ǀǀ犀爲ǀǀ故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貨

透光鑑 沈括夢溪筆談世有ǀǀǀ鑑背有銘文凡二十字字極古莫能讀以鑑承日光則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謂鑄時薄處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後冷而銅縮多文雖在背而鑑面隱然有迹所以於光中現予觀之理誠如是然予家有三鑑又見他家所藏皆是一樣文畫銘字無纖異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樣光透其他鑑雖至薄者

皆莫能達古舌夾鏡沈括夢溪筆談予於譙亳得一古鏡以手
人剡日有銜循之當其中心則摘然如灼龜之聲人或
曰此|||也然夾不可鑄須兩重合之此鏡甚薄略無銲跡恐
非可合也就使銲之則其聲當銑塞今扣之其聲冷然纖遠既
因抑按而響剛銅當破柔銅不能如
此澄瑩洞徹歷訪鏡工皆罔然不測凌牀沈括夢溪筆談信安滄景之間冬月作小
坐牀冰上拽
之謂之|||見前途吉凶沈括夢溪筆談嘉祐中伯兄為衛尉
丞吳僧持一寶鑑來云齋戒照之當
|||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濯其鑑鑑不甚明彷彿見如
人衣緋衣而坐是時伯兄為京寺丞衣綠無緣遽有緋衣不數
月間英宗即位覃恩賜緋後數年僧至京師蔡景繁時為御
史嘗照之見已著貂蟬甚自喜不數日攝官奉祀遂假蟬冕照
物影倒向日火生馬縞中華古今注陽燧以銅為之形如鏡
|||則|||則|||以艾承之則火出
矣千人麪牀方勺泊宅編湖州近郊幽岩院資定州紅瓷器邵伯
產其盡有大麪牀號||||

見前錄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器稍堅問曰安得
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為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送不
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方家瓢魏泰東軒筆錄北齋待宴人使
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勸酒器不一其間最大者謂大
鍾之半篾以金受三升前後使人無能飲者惟方偕一舉了銅
而盡戎王大喜至今目其器為|||每宴南使即出之
鳩杖天台藤杖趙景遷家藏余少好蓄三代秦漢間遺器
遭錢塘兵亂盡亡之後有遺余|||頭色
如碧玉因以|||花盤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八月秋社市
為幹植之每置左右學先生預斂諸生錢作社會以致
罷備祗應白席歌唱之人歸時四山觚張掄紹興古器評周
各攜|||果實食物社糕而散|||觚有二器
純緣之下拱以四山而兩面則為饕餮間以雷紋中又為四
變制作無小異但一則色幾混綠一則純如鉛色為不同耳山
張掄紹興古器評周|||是器腹足飾以雲雷饕餮紋
耳鐙鍍前古色若翠玉兩耳通貫上下可繫以製考其制作非

周人不旗孫觚張掄紹興古器評商|||是器銘為二孫聯
能為也比之狀前一孫則執旗焉大銘之以二孫者蓋
與所謂子子孫孫同意不所傳無窮也周禮司勳凡有功則蟠
書於王之太常此作旗者豈亦取太常之義以昭其功耶
虬觚張掄紹興古器評周|||是器有腹之間為細紐糾結
之狀間以蟠虬形模典雅可愛蟠無銘識可求要之非周
文物俱明盛大令郁郁與古器評漢|此古僕御供給之器
不能有也虎形也右提右挈乎走本承無滿溢之失古人制器
豈有前哉諸之徒物昔人取以為鳧缶張掄紹興古器評周
聖賢之瑞以此飾器始不虛設是器銘一字作鳬形
鳬子孫之上亦以鳬為飾蓋鳬出入於水而不溺以況則習於
禮者也蓋之於卑味之器所以示飲食必由於禮古人創器以
寓意亦以見禮也羊鐙張掄紹興古器評漢|||按說文以
以示戒者乃如此耶鐙謂之錠張敞東宮舊事載銅鴨
頭鐙之類則知漢人之器往往取象於物是器為羊形腹後作
轉軸反首於首以承鐙腹虛可以貯水制作巧妙非智者其能

銅鴨頭鐙見上宜子孫張掄紹興古器評漢|||銘辭見漢鑪
多以宜官宜公宜侯王宜子孫為銘正與詩
所謂宜君宜王宜民宜人宜爾室家之類同意皆善頌之辭也
是器彷彿廼形上設陂湖以及其背以為鑪虛其腹容水以
沃爐制作綿緻辟邪鑪張掄紹興古器評漢|||此香爐也通
載氣法物也為辟邪形折其半為蓋反覆開闔之口
則自背通氣香之所從出也魚盌張掄紹興古器評漢|||魚
規模甚小可以置諸懷袖豳之詩美萬物之盛多能備
禮而魚之為物游泳深渺雖及於政至於盛多則王者
之政求而為享之禮備此器以魚為飾意其在是歟雲螭鑪
張掄紹興古器評漢|||是器蓋也瀰體以螭為飾而蓋作
山雲之狀仍間以螭穴其末可以通氣豈非香煙之所從出乎
昔人以為香氣翠尾帚張邦基墨莊漫錄孔雀毛著龍腦則
者意有得於是也相綴禁中以||作帚每幸諸閣擲
龍腦以辟穢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有遺
者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也具理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自

儋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我本儋州人寄生西
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見
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後批云新釀甚佳求一——臨行寫此以
折菜錢宣和中予在京相臨見南州一士人攜此帖來粗摩挲
紙行書挾一二字類顏魯公殆無 趙德麟侯鯖錄李廣與
文甚奇偉也具理南荒人餅覺 **虎子** 兄弟獵於冥山之北見
臥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頭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 **褻器**
形爲洩器示厭辱之也至今洩器謂之——或爲虎號
趙德麟侯鯖錄西京雜記云長安巧工丁緩者爲臥褥香爐一
名被中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爲機環轉運四周爐
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 **越窰** 趙德麟侯鯖錄秘色器
被中爲名今謂之—— 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爲供
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曰秘色比見唐陸龜蒙集越器詩云九
秋風露 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
鬭遺杯乃知唐時已 **熟火** 周輝清波雜志宣和間宗室爲爐火
有秘色非自錢氏始 爽炭既至詢所左右云炭色紅焰

非是甚齊供——也以此 **聚螢** 稍大乃演繁露沈存中游役
類推之豈識世事艱難 丁朱崖敗有司籍其家有
絳紗籠數十大率如燭籠而無跋無燼不知何用其家
日——也詳其此製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亦已巧矣 **石炭** **竹**
陸游老學庵筆記北方多——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
炭 燒巨竹爲之易然無煙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鐵烹錬利於竹
炭皆用牛車載以 **邛州鐵** 見 王楙野客叢書自歎天許有
入城予親見之 上 **小鑊** 兩——事如揚州小鐵腰郎
公侍姬也如曰小花鑊植二三升日還攜 **長明公** 李玫纂異記
小鑊去試覓乞剩有此小鑊乃酒鐺名耳 進士楊禎家
於渭橋以居處繁雜頗妨肄業乃詣昭應縣長借石甕寺文殊
院居旬餘有紅裳既夕而至容色姝麗徐步於簾外歌曰金殿
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帷弄孤影楨拜迎於門既
即席楨曰可聞姓氏乎對曰某燧人氏之苗裔也始祖有功烈
於人乃統丙丁鎮南方復以德王神農陶唐氏後又王於西漢
因食采於宋遠祖無忌以威猛暴耗人不可親遂爲白澤氏所

執漢明帝時佛法東流摩騰竺法蘭二羅漢奏請某十四代祖
令顯揚釋教遂封爲——至開元初玄宗治驪山起華清宮
因修此寺累傳既立遂設東西幢封某爲西明夫人因賜琥珀
膏設珊瑚帳非閒足下有幽隱之志籍甚既久願一款顏楨納
之自是晨去暮還半年家童竊告楨乳母母乃潛伏於佛榻俟
明以觀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潛登一燈矣因撲滅後遂絕紅
裳 **錦地衣** 周密齊東野語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
名 至還—— 錄泰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秦默
然不樂鄭 **色如紅玉**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又有楨柳——
竟失意 亦可爲杖能辟雷每雷作時杖頭皆有火
光然不 **辟雷** 見上 **指上花盡在影中**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透光鏡
可曉 其理有不可明者前輩傳記
僅有沈存中筆談及之然其說亦穿鑿余在昔未始識之初見
鮮于伯機一枚後見有清大家二枚最後見胡存齋者尤奇凡
對日映之——之—— **溫石大瓮**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達鄉
——纖悉畢具可謂神矣 嘗爲光祿寺令史掌膳

云炊米之器皆以——爲——甑以白檀香若 **瓶** 周密癸辛
瓷器之類皆銀爲之極其侈靡前代之所無也 雜識長安
有耕者得陶器於古墓中形如臥繭口與足出腹之上下色
純黑勻細若石光潤如玉呼爲——大者容數升小者僅容數
合養花 **作窯** 秩惠陰窯夜簡彭淵材游京師貴人皆前席其
成貲 家在汴之新昌其貧至饘粥不給父以書召其歸
凶材於是布囊跨一驢以一騾挾以——宋縣皆斜絳其腹一
邑聚觀相與慶三門歲月布囊中必金珠也子雖知其迂闊
疑之乃問親舊淵材還相慶曰君官府雖未入手必使父母
妻兒脫凍餒之厄囊中所有可畢出以觀之淵材喜見眉鬚曰
吾富可敵國也汝可拭目以觀乃開囊有李廷珪墨一 **烽兒** 宗
充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草稿一巨編餘無所有 陶
依輕材縷杭人制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木片頂分
許名曰發燭又曰——蓋以發火及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
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豈即杭人之所製與宋翰林學
士陶公穀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知者批杉條染

硫黃竄之代用一一與火遇得燄穟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按此則焠寸聲相近字之譌也然引光奴之名爲新

引光奴 上見 火寸 上見 解語盃 陶宗儀輟耕錄至正庚子秋七月九日飲松江泗濱夏氏清遜堂上酒半折正開荷花置小金巵於其中命歌姬捧以行酒客就姬取花左手執枝右手分開花瓣以口就飲其風致又過碧筒遠甚余因名爲｜｜｜半容成日然｜｜

還形 伊世珍瑯嬛記楊太眞駢鬼疑後明皇朝久思惟有道士以少君術來見上極其寵待甚得復見道士出袖中黃羅裹細綃誦咒呵筆書一女人像使上齋戒慢之凝神定意想其平日三日夜不懈道士曰得之矣上出像觀之乃針貫処面貌也上竟黃道士笑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攀而供之索十五六聰慧潔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肆歌子建步虛詞道上復焚符誦咒吸烟呵象上交命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見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衛遣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於盡五色花蒲之一一燭上既入道士命作者出反閉金扉以既錦綬之天未明道士攸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更見

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九

器物部六

布帛

季絹 管子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三｜｜三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 經暴布 上見 文錦綬帛 管子於是以虎豹皮｜｜諸侯諸侯以｜｜鹿皮報 使燔功之縕 管子文采纂組者｜｜｜也 作賦 管子｜｜以斂繒帛 魯梁之綈 管子魯梁之於綈也｜下殺也遙綈也綈之行針也今吾欲下魯梁何以而可管子對曰民衍爲｜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 疏縷之綈 晏子合｜｜｜以成帷幕｜ 輕繞阿錫 列子

列子今有天瑞使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衆之以供首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按此記錫作錫 異采 尹文子昔齊桓好衣紫闔境不鬻｜｜ 火浣 列子｜｜｜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 布則火色垢則布色 上見 束布 呂氏春秋｜｜之衣新素履｜ 雜布 荀子｜｜與錦不知異也 注 雜布 織布 麤可爲布 淮南子胡人見｜不知其｜以爲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育化 注 織麻子 音 私 女工之縕 揚子或曰霧縠之組麗曰｜｜｜矣 揄鋪 揚子艦帔縷葉 揄 揚子｜｜｜｜毳也荊揚江湖之間艦帔 方言艦帔陳宋鄭衛之間謂之帔縷葉自揄鋪楚曰艦之北郊朝鮮洌水之間曰葉輸 剡錦 抱朴子｜｜｜且｜ 尺縠 戰國策王木之間曰葉輸 剡鍛而堅 抱朴子未可謂之滅於藝衣 尺縠 戰國策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也 七緵 史記景帝紀令徒隸衣｜｜布 阿縞 史記李斯傳｜｜之衣錦繡之飾 赤

綿絲絝史記匈奴傳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
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
｜｜各四十匹使中大史記西南夷傳元狩元年博望侯
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蜀布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
｜卬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阿緆史記司馬相如傳被阿
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錫揄紵縞雜纖羅垂霧｜
｜紵縞上纖羅上榻布史記貨殖傳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
匹｜｜皮革千石｜｜師古曰榻布厚之布也
錦繡綺縠絺紵罽漢書高帝紀賈人毋得衣
｜｜｜｜｜｜｜操兵乘騎馬注師古曰綺文繒也即今之細
綾也縠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疏布也弋綈漢書文帝紀身衣
也罽織毛若今毼及氍毹之類也｜｜注如淳曰弋皂也賈誼
曰身不包綿師古曰弋黑齊三服漢書元帝紀罷角抵上林宮
色也綈厚繒綿音大奚反館希御幸者｜｜｜官
田家其母今發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
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師古曰縰與纚同即今之方目
綃今之輕綃也華文漢書禮樂志被
紈素今之絹也輕｜｜則為縠白縠禪纚漢書江充傳充衣｜之衣
｜之裏緣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蒼葛漢書江都王傳遣人通越繇王閩侯
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以被牆｜｜｜珠璣犀甲
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荃葛｜｜珠璣犀甲
甲翠羽蝯熊奇獸注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
被牆者雜與道 綈練 漢書王莽傳太后宜服衣｜｜顏師古曰綈厚繒也練
｜之麗密 綈練以視天下注師古曰綈厚繒也
綾 漢書王莽傳自公卿以下一月 冰紈 後漢書章帝紀已詔
之緣｜｜布二匹或帛一匹 齊相省｜｜方空縠吹
綸絮注紈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釋名曰縠紗也方空者紗薄
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綸似絮而細吹者言吹
噓可成亦紗也前書齊有方空縠上見吹綸絮上見此繒特宜染色
三服官故名齊相罷之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
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上

｜故用之耳六都布 後漢書馬援傳更為援制｜｜單衣注東
宮故事不敢息 觀記曰都布谷史記曰答布千疋前書音
義曰答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 都致錯履 無極上見 厚繒 後漢書
文曰都致錯履無極有布名 綠縹 後漢書王符傳昔孝文皇帝躬
今陛下躬服｜｜厚大華 衣弋綈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
飾素簡所安發自心性 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
成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
服文組｜｜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瑇
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 葛子上見 筩中上見 女布上見 魚澤 符傳注
窮極麗美轉相誇詫 後漢書王
日魚宂 灰洗 見蜘蛛作絲 不可見風 筩中黃潤一端 揚雄蜀都賦布則
布日灰洗上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筩中黃潤一端
數一端數金 上見 蘭干 後漢書西南夷傳土地沃美宜五穀
金｜端數金上見 蘭干 後漢書西南夷傳土地沃美宜五穀
金 ｜ 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毲
布帛文章如綾錦注外國傳曰諸薄國女
子織作白疊花布華陽國志曰蘭干獠言紵 潔白不受垢汙
津西南夷傳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
先日覆亡人然後服之注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
華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為布也 梧桐布上見 斑罽 後漢書西南夷傳其人能作旄氈｜｜青頓毞毲
漬緝織以為布也 梧桐布上見 斑罽 作旄氈
按之緣沈周書伊尹為四方獻令曰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巳
闟耳貫胸雕題離身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龍角神龜為
獻湯曰善何承天纂文曰紕氐罽也音紕 紕罽 上見 火毳 後漢書西南夷傳文
氏罽也音卑疑反紕 火毳 後漢書西南夷傳
獻之賦蛤蟆於內府注火毳即火浣布也傳子曰長老說漢桓
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爭酒失杯
而汗之冀偽怒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燁然而赤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澣也 金縷罽 後漢書西
域傳大秦
國刺金縷繡織成｜｜毛｜｜毞毲後漢書烏桓傳婦人能刺韋作
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 毾㲪 文繡織｜｜注廣雅曰毾㲪
也氍音力於反 十二蹋 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 先
毲音胡達反 機 魏志杜夔傳注馬鈞巧思絕世舊綾機

生患其喪功費曰乃皆易以——海西魏志東夷傳注魏略大秦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布水羊毳見上鹿行錦齊書高帝紀大明泰始以來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大祖輔政罷御府省二尚方諸飾玩至是又上表禁民間華僞雜物不得以金銀為箔馬乘具不得金銀度不得織成繡裙道路不得著錦履不得用紅色為旛蓋衣服不得剪絲帛為雜花不得以綾作雜服飾不得作——及局脚檉柏牀牙箱籠雜物綵帛作屏障錦緣薦席不得私作器仗不得以七寶飾樂器又諸雜漆物不得以金銀為花獸不得輙鑄金銅為像皆須墨勑凡十七條吉貝梁書林邑國傳出璖琱貝齒——沈木香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也與焦麻無異梁書扶南國傳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得數尺以為手巾——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涴則投

中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白疊子梁書高昌國傳多草木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纑名為——國人多取織以為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波斯錦梁書滑國傳普通元年又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等物花練陳書姚察傳察自居顯要甚勵清潔其廩賜以外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止送南布一端——一匹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欵接幸不煩爾麻布蒲練見上入筒細布南史宋武帝紀廣州嘗獻——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精麗勞人見上涼州緋色天下之最魏書尉聿傳性耿介肅宗時為武衛將軍是時領軍元乂秉權百寮莫不致敬而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為平西將軍東涼州刺史——乂送白綾二千疋令聿染拒而不許乂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覆驗無狀還復任紫纈魏書封回傳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仙人文綾魏書

畢眾敬傳獻真珠璣四具銀裝劍一口剌虎矛一枚——一百匹單絲之縑魏書食貨志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良有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百練北齊書李元忠傳曾貢世宗蒲桃酒一盤世宗報以——遺其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奉時愛己故也久相嘉尚嗟詠無極恆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山東大文北齊書祖珽傳自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為娛遊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為聲色之遊諸人嘗就珽宿出——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令諸嫗擲樗蒲賭之以為戲樂連珠孔雀見上老石機杼北齊書石曜傳武平中黎陽郡守值斛律武都出為兗州刺史武都即丞相咸陽王世子皇后之兄

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聚斂絹數千匹以遺之及至黎陽左右諷動曜及郡治下縣官曜手持一縑而謂武都曰此是——聊以奉贈自此來並須出於吏民吏民之物一毫不敢輙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綾文布隋書高帝紀相州刺史豆盧通貢——命焚之於朝堂雞鳴布隋書地理志豫章之俗頗同吳中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為——六破舊唐書代宗紀戊寅詔纂組文繡止害女紅令師旅未息黎元空虛豈可使淫巧之風有虧常制其綾錦花文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透背及大繝錦竭鑿——已上並宜禁斷其長行高麗白綿大小花綾錦任依舊例織造有司明行曉諭金碧文絲舊唐書穆宗紀南詔王邱佺進——十有六品盤絛繚綾舊唐書敬宗紀詔浙西織造可幅——一千匹真珠絹舊唐書文宗紀日本貢——黃絁唐書禮樂志刺史令贊其土之實錦綺繒布葛越皆五兩為束錦以——常貢之物皆篚文積布唐書地理志保

州土貢｜｜｜䌷甲唐書地理志蔡州土貢珉玉棊子四窠雲花｜｜｜雙距溪鶩等綾胡女布唐書地理志隰
州大寧郡土貢｜｜｜蜜蠟燭鵝溪絹唐書地理志陵州仁壽郡土貢｜｜｜細葛續臘苦藥端屯絢
綟唐書百官志布五丈爲｜錦六兩爲｜絲五兩爲｜麻三觔爲｜月庫唐書裴延齡傳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
緡析爲貢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贖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鬬鷄紗五代史雜傳孫德昭
梁太祖頗德其附已以龍鳳劍｜｜遺之鹿胎䌷殺宋史太宗紀太平興國七十詔川峽諸州官織綿綺｜
透背六銖款正等悉罷之平絁宋史食貨志青齊鄆濮淄濰沂密登萊衡永全州市｜｜八蠶之綿宋史
陳堯叟傳咸平初詔諸路課民種桑棗堯叟上言曰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皆云｜｜｜諒非五嶺之
俗度其所產悉在女南繡絲絞宋史闍婆國傳淳化三年十二月國王貢象牙眞珠繡花銷金及｜｜｜雜色絲絞

吉貝雜色絞布花蓆宋史高昌國傳出貂鼠白氎繡文｜｜布紅珠筋線遼史聖宗紀統和七年賜於越宋國
王｜｜｜｜命入內神帳行再生禮皇太后賜物甚厚金線綺遼史聖宗紀太平五年二月戊午禁天下服用明金
及｜｜｜國親當服者奏而後用駞尼遼史道宗紀詔夷離菫及副使之族并民奴賤不得服｜｜水獺裘刀柄兎鶻
鞍勒珮子不許用犀玉骨突犀惟大將軍不禁自成綿段金史章宗紀平晉縣民利通家蠶｜｜｜長七尺一寸
五分闊四尺九寸詔賜絹十匹西錦元史世祖紀以平陰縣尹馬欽獻粟六百石賑饑民又給民粟種四百餘石詔獎
諭特賜｜｜五端以旌其義印花綺段元史世祖紀蘇木達國相臣那里八合剌雞赤因事在俱藍國聞詔代其
王打古兒遣使奉表進指環｜｜｜及錦衾二十合東紵元史世祖紀耽羅遣使貢｜｜百匹覩密比綾
綺元史世祖皇后弘吉剌氏傳后嘗於太府監支繒帛表裏各一帝謂后曰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后自是率

宮人親執女工拘諸舊弓絃練之緝爲紬以爲衣其｜｜｜春蕪香荃郭憲洞冥記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
神精香草亦名荃蘼一名｜｜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爲布所爲春燕布亦名｜｜布堅密如純氷也握一
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彌月芬馥霞光藻龍連煙郭憲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
毫爲簾青琉璃爲扇懸黎火齊爲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有｜繡有
｜｜繡有｜｜繡有走龍錦有雲鳳錦飜鴻錦閣上燒荃蘼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走龍雲鳳飜鴻見上
鳳毛布鳳毛錦郭憲洞冥記有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却睡草末多國獻此草此國
人長四寸織｜｜爲｜｜以文石爲牀人形雖小而室宇崇曠織｜｜｜以錦爲帷幕也靈瀆郭憲洞冥記日色已晡帝
來海舶之齊以爲煙焉取｜｜布爲鶴火光照徹而光色無幽不入齊陶之縑桓寬鹽鐵論更之所入非獨｜｜｜

｜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素綈錦冰桓寬鹽鐵論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縑練者婚姻之
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絲不粥於市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牽離劉熙
釋名牽離離也貧者著衣可以牽絡絮也或謂之｜｜者罽賓氍毹三輔黃圖溫室以椒塗壁被之文繡香桂爲柱
設火齊屏風鴻羽帳規地以｜｜｜｜蒲桃錦散花綾葛洪西京雜記霍光妻遺淳于衍｜｜｜二十四匹
｜｜｜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四躡六十日成一匹匹直萬錢
雲昆列堞王嘉拾遺記因祇之國來獻有｜｜錦文似雲從山岳中出有｜｜錦文似雲霞覆成堆疊珠錦文
似貫珠佩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蛟布任昉述異記揚州有蛇市市人
鬻珠玉而雜貨｜｜蛟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龍紗任昉述異記南海出蛟綃紗泉先潛織一名｜｜其價百餘金以爲

服入水不濡

織錦濯之江流 酈道元水經注錦工｜｜則｜｜｜｜而錦至鮮明濯以佗江則錦色弱矣

蛟龍錦 錫衍之洛陽伽藍記荊州秀才張裴裳為五言有清拔之句云異林花共色別樹鳥同聲或以｜｜｜賜之按或謂臨淮王或

交梭白縠 唐六典山南道厥貢｜｜｜｜

絹八等布九等 唐六典凡絹布出有方土類有精粗｜分為｜｜｜分為｜｜所以遷有無和利用也

綾文突起 顏師古大業拾遺記越溪貢耀光綾｜｜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泛於石帆山下收野繭繅之繅絲女夜夢神人告之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野繭即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繅絲為裳必有奇文繅成果符所夢故進之

兎褐 李肇國史補宣州以兎毛為褐亞於錦綺復有染絲織者尤妙故時人以｜｜眞不如假也

青縑白綾 李肇翰林志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內臺給｜｜｜｜或以錦被帷帳氊褥通中枕

娑羅籠段 李石續博物志驃國諸蠻並不養蠶收娑羅木子破其殼中如柳絮細織為幅服之謂之｜｜｜｜

得水則舒遇火則縮 蘇鶚杜陽雜編大軫國貢神錦衾水蠶絲所織也方二丈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彩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於其間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不能傾動大者可闊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月即跳入荷中以成其繭形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寶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為嬰兒襁褓曷能為我被耶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水火相反｜｜｜｜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即方二丈五色煥爛逾於向時上乃歎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不亦然哉則却令以火過之須臾如故上益異之

龍油綾魚油錦 蘇鶚杜陽雜編有文王國貢｜｜｜｜紋采尤異皆入水不濡溼云有龍油魚油故也

燈籠錦 邵伯溫聞見前錄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服所謂｜｜｜者上亦怪問妃曰文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後潞公入為宰相臺官唐介言其故及燈籠錦事介雖以對上失禮遠謫潞公尋亦出判許州蓋上兩罷之也或云燈籠錦者潞公夫人遺張貴妃公不知也

一年景 陸游老學菴筆記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婦人首飾皆備四時如節物則春旛燈毬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併為一景謂之｜｜｜

裁以為衣真若煙霧 陸游老學菴筆記亳州出輕紗舉之若無｜｜｜

輕容 周密齊東野語紗之至輕者有所謂｜｜出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

錯紗配色綜線絜花 陶宗儀輟耕錄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剖去子線弦竹弧置按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於｜｜｜｜｜｜｜｜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帨帶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人既受教競相作為轉貨他郡家既就殷未幾嫗卒莫不感恩灑泣而共葬之又立祠歲時享之

十史精華卷一百六十